属性纠缠论

实体属性发生学导论

Attribute Entanglement: An Introduction to the Genesis of Entities and Their Attributes

王德生　著

德麦国际出版社
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出 版 信 息

书名	《属性纠缠论——实体属性发生学导论》
英文名	Attribute Entanglement: An Introduction to the Genesis of Entities and Their Attributes
著者	王德生
执笔	复合主体：王德生立题、口述承重命题与裁定，Claude 执笔与统稿
出版	德麦国际出版社 · 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 新加坡
编号	德麦国际专著第 396 号
ISBN	979-8-90690-754-7
定价	US$50
开本	170 mm × 240 mm（16 开）
规模	导言、十五编一百一十三章、结语；附录九件，参考书目一份
字数	正文约 51.8 万汉字；连同前言、导读、附录与参考书目，约 53.9 万汉字
版次	2026 年 10 月第 1 版

人机合写声明。本书由人与 AI 共同完成。书题、三大创新、全书判词与各编的承重命题，由王德生立题、口述并裁定；文字在他的指令下由 AI（Claude）执笔成稿并统稿，再经他审定。

虚构声明。书中的陪读人物，长沙河西的鲁长庚、鲁晓帆、闵策、闵小满一家，以及骆一鸣、韦东山等所有配角，都是虚构的。各章“放回日子里”的场景也是虚构的。他们不承担证据，只负责把一个判断落到一个具体的人、一个具体的晚上。书中的论证与证据，以正文所引的原典、研究与站内专著为准。

健康内容声明。第十一编及书中其他涉及身体与病的段落，只谈看问题的视角，不构成诊断，也不构成治疗建议。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用药请遵医嘱。

两种标记。凡未标〔待核〕的出处、年份与数据，本书已对过；书中转述的内容，大意以所引原典、研究与站内专著为准。

- 〔待核〕：原典字句、出处、年份或实验数据还没有逐字核对原文，统稿与再版时据参考书目逐条查对。书中凡转述近现代仍在版权期内的著作，一律写大意，不作长引。
- 〔待验〕：本书自己的推断或预言，还没有经过检验。第 112 章登记的八条预言，凡数字阈值给不出的地方都标了〔待验〕，须在开跑之前补登。

这两种标记都是故意留下的门。标得多，不是因为不确定的东西多，是因为本书不愿把没对过的东西写成对过的。

站内专著编号。书中“第 N 号”指德麦国际站内专著的编号，不是本书的章号；全表见参考书目第一类。

评分说明。按 SDE 学派的规矩，参与撰写本书的人与 AI，都不为本书出具创新智商认证分。本书的评分，交给未参与撰写的独立基底去做。

全书结构：出版信息、前言、导读、目录；导言；上部（第一、二编）、卷一（第三至六编）、卷二（第七编）、卷三（第八编）、第九编、下部（第十至十三编）、结算（第十四、十五编）；结语；附录九件；参考书目。

版权所有，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传播本书的任何部分。



两千五百年的实体论看见了属性，却总给它找一个先在的主人。属性没有独自的主人：主体、客体、互动三种属性一起发生，互相纠缠，按三方程、六路径、三原理运行。

—— 全书判词

前 言

一天下来，你会说很多句话，把一样东西挂到一个主人身上。

“我体质差。”“这孩子不是学数学的料。”“这道题太难。”“这药管用。”“他脾气坏。”“我们俩一说话就僵。”

说的时候，没有人觉得这里面有什么要想的。体质差，是我的；难，是题的；管用，是药的；脾气坏，是他的；僵，是我们俩之间的。主语在前，属性在后，中间一个“是”字，事情就定了。

这本书想请你在这些句子前面停一下，问一句：**这个属性，真的是它那个主人的吗？**

一句判词

先把全书的判词摆在桌上：

两千五百年的实体论看见了属性，却总给它找一个先在的主人。属性没有独自的主人：主体、客体、互动三种属性一起发生，互相纠缠，按三方程、六路径、三原理运行。

前一句是一笔旧账。

从亚里士多德说“苏格拉底是白的”开始，西方哲学一直在问：白是挂在什么上面的？他的回答是：挂在一个站在下面、始终同一的东西上，这个东西叫实体。

后来的人不断改这个回答。有人说实体是上帝托着的，有人说实体劈成心和物两块，有人说实体只有一个，有人说实体根本找不到，只剩一束知觉。东方也一样：梵我、性善性恶、天理良知、体质，都是在替属性找一个早就在那里的主人。

这些人看得都很准。他们都看见了属性会变、会显、会藏；有的人还看见了它离不开感官，离不开关系。看见之后，他们几乎都做了同一个动作：把一场发生，记成一样先在的东西。本书把这个动作叫作“先在化”。

后一句是本书要立的东西。

属性不是被拥有的，是发生的。而且它从来不独自发生：一个人的属性、一样东西的属性、一场来往的属性，三种一起亮，一起暗，你推我，我改你。它们怎样推、从哪里推起、推完之后怎样把结果记回去，有规矩可循。这套规矩，就是本书说的三方程、六路径、三原理。

三件新东西

全书有三大创新，一句话各说一遍。

创新一，属性发生学，回答属性从哪里来。**属性的定义：属性是两种纠缠的同时发生，中间是一个乘号。一种是承载者的发生，即某号位侧重显影，显成“它”“我”或“我们之间”；一种是属性的发生，即某维侧重、落在某界。两者互为条件，一起发生，一起经反复显影、特征律收口、封装而稳定。**

没有号位显影，侧重的那一维只是洪流里的运行，显不成谁的属性；没有某一维侧重，号位亮起来也只是一个空的“我”或“它”。所谓“本来就有”，是同一处反复亮、慢慢稳下来以后留下的印象。

创新二，三属性纠缠发生：主体属性、客体属性、互动属性互相关联、互相需要、互为条件、互相影响，缺了哪一种，另两种都显不出来。

创新三，三属性发生的 SDE 方法论：三种属性的发生守同一套规矩。三方程告诉你它们怎样互相决定。六路径告诉你从哪一角切进去。三原理告诉你：哪两种属性一相撞，就会推动第三种改变，再把改变记回去。

三者缺一不可。只有第一条，是一个新对象；加上第二条，才有新结构；再加上第三条，才有能动手的方法。

先在化是什么样子

先在化这个词有点硬，用一个家常的例子说清楚。

小区门口有一条土路，本来没有路，是大家抄近道，一天天踩出来的。十年以后，搬进来一户新人，看见这条路，说：“这里有条路。”他说得没错。只是他说的“有”，是一个结果，不是一个起点。路是走出来的，他却把它当成本来就摆在那里、等人去走的。

属性也是这样。鲁长庚爬了快二十年山，腿上练出了一股劲，这股劲是一次一次爬出来的。有一天他说“我的腿力强大”，这句话里就只剩下一个“我”和一个“强大”。那二十年的坡、那二十年的爬法，都退到了句子外面。

退到外面不要紧，要紧的是退出去以后，人会按这句话去办事。腿一软，他会说“年纪大了，腿不行了”，于是只想着去补腿；他不会想到，也许是坡换了，也许是爬法变了。一个属性被记成先在的，人就只会去改它那个主人。

先在化不是看错了，是记错了：看见的是一场发生，记下的是一样东西。这本书要做的，就是把记下的东西，还原成那场发生。

为什么是现在

这个问题很老，到了今天，它变得急了。

一个初二的孩子用 AI 写完了作业，作文写得很好。这篇作文的“好”，是谁的？是孩子的能力，是机器的能力，还是那一晚孩子和机器之间的一场来往？

一位老人戴上手环，每天看心率、看睡眠分数。看得越勤，他越觉得“我身体不行了”。这个“不行”，是他身体的属性，是手环读数的属性，还是他和手环之间那种盯着看的关系的属性？

一个小组用了新的工具，原来最慢的那个人突然成了最快的。上周他还是“能力一般”，这周变成了“能力强”。他变了吗？

AI 首先改动的，是人和事之间的来往。来往一改，原来挂在人身上的能力、挂在题目上的难度、挂在药上的效果，都开始松动。如果我们还用“主语加属性”的老办法去记，就会一边看着属性在动，一边坚持说它本来就在那里。

拆不是骂

本书会和很多大名字过招。西边有亚里士多德、笛卡尔、洛克、休谟、康德、黑格尔、胡塞尔、梅洛-庞蒂、怀特海；东边有龙树、孟子、荀子、公孙龙、庄子、朱熹、王阳明，还有中医。

本书有一条规矩：每一处说他“停在哪里”之前，先把他“对在哪里”写足，并且写出他完全成立的条件。一个思想家越大，他的问题越尖，他停下的地方才越值得看。

还要先说清楚：本书要向他们学的地方很多。亚里士多德教人分清，说一个东西“是什么”和说它“怎么样”，是两种不同的说法；休谟提醒人：找不到的东西不要硬说找到了；佛家让人看到：看起来有自性的东西，一层层拆下去都是缘起。本书站在他们的肩上，只是往前多走一步：拆完之后，看它是怎样一次次被重新造出来的。

这本书也会给自己写死法。全书的判词能被推翻：导读里会写明什么样的数据算它错，结算部分会把八条预言一条条摆出来。一本讲回写的书，自己也要能被回写。

这本书怎样走

全书分六块。上部是缺口：东西方两千五百年，十四章，看每一家把哪一种属性先在化了。卷一、卷二、卷三是本书的三大创新，各占一卷；卷三之后插一编合论，看同一个身体怎样一会儿被显成“我”、一会儿被显成“物”。下部是应用：教育、健康、事业三个领域的难题，外加 AI 时代的总论，每章一张三角卡。最后是结算：和老对手逐一对账，把预言和死法写在明处。

这本书从哪里来

王德生博士在他的思想历程里，曾经把知识写成一个式子：知识是主体、客体、互动三者的函数。写完他发现，这个式子里有两处亏空。一处是：客体究竟是什么？另一处是：主体和客体，真的先于互动而在吗？

本书接的是第二处。它不再问“知识是谁的”，而往下多走一步，问“属性是谁的”，并且回答：三方都不是先在的主人，三方是一起发生的。

一家人陪你读

书里会反复出现长沙河西的一家三代。鲁长庚是退休钳工，每天清早爬岳麓山；女儿鲁晓帆是社区护士；女婿闵策在软件公司当产品主管；外孙闵小满上初二。他们不承担证据，只负责把每一个判断落到一个具体的人、一个具体的晚上。

全书从鲁长庚的一句话开始：“我的腿力强大。”

这句话他在平地上走了一辈子都没说过。它只在一道陡坡、一次爬的时候亮起来。读完这本书，你会知道它为什么只在那时候亮，亮的时候挂在了谁身上，以及怎样让它亮得更久。

导 读

这一篇不讲道理，只给你一张地图、几条路线和三句随身带的问话。读完它，你就知道这本五十万字的书，哪里可以快走，哪里要停一停。

一、判词

全书的判词只有两句：

两千五百年的实体论看见了属性，却总给它找一个先在的主人。属性没有独自的主人：主体、客体、互动三种属性一起发生，互相纠缠，按三方程、六路径、三原理运行。

前一句判旧账，后一句立新说。

判旧账的那一句，有两个动词要看清楚：“看见了”和“找一个”。看见了，是公道话：亚里士多德看见了白会变、苏格拉底不会跟着没了；休谟看见了往心里找，只能找到一束知觉；佛家看见了一切都是缘起。找一个，是他们共同的收回动作：看见属性在动之后，又给它安一个不动的主人，让它有个地方挂。

立新说的那一句，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没有独自的主人”，说的是属性不归任何一方单独所有。第二层：“一起发生，互相纠缠”，说的是主体、客体、互动三种属性是一同亮起来的，缺一种另两种就显不出来。第三层：“按三方程、六路径、三原理运行”，说的是这种纠缠有规矩，可以诊断，可以动手。

二、三大创新

全书骨架是三大创新。三者合起来才是一个新的看法：创新一给出新对象，创新二给出新结构，创新三给出新方法。

	创新一：属性发生学	创新二：三属性纠缠发生	创新三：三属性发生的 SDE 方法论
回答	属性从哪里来	三种属性是什么关系	怎样判断、从哪切入、怎样推进
核心命题	属性是两种纠缠的同时发生：某号位侧重显影 × 某维侧重发生，中间一个乘号，一起经封装、回写挂上“它的”“我的”；实体是粒子化的聚合体	主体、客体、互动三种属性互相关联、互相需要、互为条件、互相影响	三种属性的发生符合三方程（结构）、六路径（切入）、三原理（推进与回写），内外两层全息
推翻	实体先在、属性附着	单极中心主义（属性只在物上／只在人里／只在中间）	只改一角的干预（只改学生、只改病人、只改员工）
所在卷	卷一（第三至六编）	卷二（第七编）	卷三（第八编），贯穿下部应用

这张表里有几个词，正文会一个个讲清楚，这里先用大白话垫一下。

“维”，指 SDE 的三维。SDE 是本书所用的本体论框架，三个字母各指一维。S 是显露：一样东西露出来、被认出来的那个形状。D 是差异序列：一串有先后、会修正的不同，可以叫它“路”。E 是特征纠缠：让路能走、形状能长的那片缠在一起的土。

一个属性在哪一维上侧重，决定它是哪一族：侧重路的，是能力和倾向，比如创造力；侧重土的，是禀赋，比如毅力、热心、魅力；侧重形状的，是形态和身份，比如高、硬、“老师”。

“号位”，指一场发生被意识照亮时的三个位置。一号位亮，你感觉到“那儿有”，比如“下雨了”“石头硬”，句子里不需要“我”。二号位亮，你感觉

到“正在”，比如心流里，只有事在走，“我”退场了。三号位亮，你才感觉到“我”。婴儿先认得东西，再认得来往，最后才有“我”。

“粒子化”，指一团东西在整体、稳定、独立三项上都过了线，就被感觉成“本来就在那里”。先在的错觉，就是从这里来的。

“单极中心主义”，指只认一种属性的偏法：有人说属性都在物上，有人说都在人里，有人说都在中间的关系里。三种偏法，全书会一一点名。这些词读到后面忘了，可以翻附录 I 的术语表。

三、一句话里的三种属性

在看地图之前，先练一下眼睛。本书把属性分成三种，你在日常说话里每天都在用，只是没分开过。

主体属性，挂在一个“我”或“他”身上：“我的腿力强大”“我笨”“我体质差”“他能力强”。

客体属性，挂在一样东西或一件事上：“石头很硬”“这题难”“这药有效”“这个岗位很重要”。

互动属性，挂在一场来往上：“谈话很顺”“关系很僵”“爬得很轻松”“这节课上得很闷”。

日常说话的习惯，是三选一：一句话只挂一角。本书要你做的，是一句话听出三角来。

拿鲁长庚那一句试一试。“我的腿力强大”，挂在主体上。可是这句话说出口的那个早上，有一道坡，坡很陡，这是客体属性；有一次爬，爬得不算吃力，这是互动属性。三样一起在场，他只说出了一样。

再拿闵小满试一试。骆老师当着全班对他说“你啊，不是学数学的料”，挂在主体上。客体那一角，是期中卷偏重的一次函数图像题，题干又长；互动那一

角，是发卷时当着全班的那一句，和一节讲得快、他不敢问的课。这一句评语，把三角里的两角删掉了。

一句话只说出一角，不等于另两角不在场；它们只是没被说出来，所以也没人去改。这是全书要你带走的第一个习惯。

四、全书地图

全书十五编一百一十三章，分成六块。

上部　缺口（第一、二编，第 1 至 14 章）。西边从亚里士多德走到二十世纪，东边从印度、佛家走到名家、先秦性论、老庄、宋明理学和中医。每一章做同一件事：他看见了什么，他把哪一种属性先在化了，他缺三大创新中的哪一个。第 14 章把东西方并成一张判决表，立起三种单极中心主义，并把一道两千年没补上的亏空，交给卷一：主体和客体，真的先于互动而在吗？

卷一　属性发生学（第三至六编，第 15 至 41 章）。第三编搭底盘：总式“号位 × 维 × 界”、实体是什么、粒子化、持存、三族属性、三界、意识怎样显影和回写、状态怎样一步步变成属性。

第四编写客体属性：“石头很硬”里为什么没有“我”，第一、第二性质要怎样重判，物自体要怎样重解。第五编写互动属性：“谈话很顺”“关系很僵”怎样被挂错到一个人身上。第六编写主体属性：“我”为什么最后才亮，腿力为什么是最硬的主体属性，创造力为什么是三律一起跑的所得。

卷二　三属性纠缠发生（第七编，第 42 至 49 章）。这是全书的中枢。第 43 章把鲁长庚那道坡从头到尾走一遍；第 44 至 47 章各讲一个“互相”，每个都配一种检验办法：共变、抽离、阈值位移、干预追踪；第 48 章排出单极中心主义的谱系；第 49 章把全书的判负口立死：一条收窄口（标准化预言），一条致命条款。

卷三　三属性发生的 SDE 方法论（第八编，第 50 至 61 章）。三方程、三原理、六路径一章一章讲，最后给出全书的方法总卡：三角卡。第九编是合论现

场：身体、橡胶手、人格解体、幻肢、被看见、复合主体，看同一团东西怎样一会儿被显成“我”，一会儿被显成“物”。

下部　应用（第十至十三编，第 68 至 102 章）。教育、健康、事业三个领域各十章，每章一个常见难题、一张三角卡。第十三编是 AI 时代总论：AI 的能力是谁的属性，基准测试为什么给人不变的错觉，算法画像怎样同时冻住三种属性。

结算（第十四、十五编，第 103 至 113 章，加结语）。第十四编和老对手逐一对账，其中第 103 章与束理论划界，是全书最要紧的一章；第 109 章与班杜拉、马丁、巴拉德和概化理论划界，回答“本书能不能被近邻还原”。第十五编判负与真跑：循环排除与三元谓词、证伪条款与致命条款、预注册八条预言、本书自认最弱处与死法。结语照实交代导言里写下的那条预言：写作时有没有真跑，没跑的话怎样跑。

五、为什么是这三个领域

下部挑了教育、健康、事业三个领域。挑它们，不是因为它们热门，是因为在这三处，先在化的代价最大，也最容易看见。

在教育里，属性一旦被挂到孩子身上，就会变成一张标签。“不是学数学的料”这句话，说的时候是一个判断，记下来以后是一个身份。孩子拿着这个身份去上下一节课，下一节课就更难上。改不动孩子，老师就加量；加了量还不动，就更确信是孩子的问题。这是内卷：只加量，三角不动。

在健康里，属性一旦被挂到身体上，就会变成一种宿命。“我体质差”“我年纪大了”“我就是这个病”，每一句都把病和药、把调治的方式，从句子里删掉了。于是人只剩一个选项：认。鲁晓帆在社区里见得最多的，就是认了的人。

在事业里，属性一旦被挂到员工身上，就会变成一个价钱。“能力强”值多少，“能力一般”值多少，绩效表上一格一格写着。可是闵策知道，他组里最慢

的那个人，换了一套工具、换了一个搭档之后，突然不慢了。表格记不下这件事，只好写成“他进步了”。

三个领域的错法是同一种：把一种属性先在化，挂在一个人或一样东西上，然后只改它。三个领域的出路也是同一种：先把三角画出来，看哪一角最松、哪一角被先在化得最深、哪一角的回写最快被看见，从那里起手。所以下部每一章都有一张三角卡，格式一样，你可以拿去用在自己的事上。

到了 AI 时代，这三处都在松动。AI 改的首先是互动：孩子和题之间多了一个会说话的帮手，病人和医生之间多了一块会报数的屏幕，员工和任务之间多了一个会写代码的同事。互动一改，原来挂在人身上的属性就挂不稳了。所以遇到 AI 的难题，先问互动这一角变了什么；但起点仍由选起点三问决定，互动、客体、主体都可能是最松的那一角。这是本书写在这个时候的理由，也是第十三编要单独讲的事。

六、读法路线

五十万字，不必一口气读完。下面五条路，按你来的目的选。

只有一个下午：读导言、第 43 章（一道坡、一双腿、一次爬）、第 49 章（标准化、不变性与纠缠度）、第 61 章（三角卡），再读结语。这五篇连起来，就是全书的骨架。

为孩子来的：先读导言和第 43 章，再读第十编教育十章。读到“这孩子不爱学习”那一章（第 70 章）时，回头翻第 34 章（挂错号位）。最后读第 55 章，看“我笨”和“新能力”是怎样从同一场相撞里分叉出来的。

为身体来的：读第 38 章（饿了而不知；腿力）、第 62 章（身体：我的身体与一个客体）、第 65 章（幻肢），再读第十一编健康十章。健康各章只谈看问题的视角，不作诊断，不给治疗建议。

为工作来的：读第 33、34 章（互动属性的三界；挂错号位），再读第十二编事业十章和第十三编 AI 总论。第 92 章（被替代的到底是什么）和第 93 章（人—AI 成果署谁的名）可以先看。

想检验本书的：从结算倒着读。先读第 113 章（本书自认最弱处与死法）、第 111 章（证伪条款与致命条款）、第 112 章（预注册八条预言），再读第 103 章（与束理论划界）和第 49 章。你如果是哲学或心理学的同行，这条路最省时间，也最不客气。

七、陪读的一家人

书里反复出现长沙河西的一家三代。枫林路旁的一个老小区，是他们常聚的地方。

鲁长庚，六十八岁，退休钳工，每天清早爬岳麓山。他说话短，手上有茧。全书的头号案例“我的腿力强大”是他的。健康那一编，他和女儿一起出场。

鲁晓帆，三十九岁，鲁长庚的女儿，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当护士，常值夜班。她每天见很多病人，见过很多“我体质差”。在家里，她是父亲和儿子之间的翻译。

闵策，四十二岁，鲁晓帆的丈夫，在一家做企业软件的公司当产品主管，带一个八人小组。公司正用 AI 改流程、重排岗位，他每天都在问：谁的能力强，谁的岗位会没。

闵小满，十三岁，他们的儿子，初二，数学不好。老师说过他“不是学数学的料”。他偷偷用 AI 写过作业。

偶尔出场的还有两位：闵小满的数学老师骆一鸣，三十五岁；闵策的上司韦东山，四十五岁。

他们是虚构的。他们不承担证据，只负责让每一个判断，落到同一家人的某一个早上或晚上。你会看见，同一种错法在同一个家里出现三次：父亲把腿力记成“我的”，儿子被老师记成“不是那块料”，女婿把组员记成“能力一般”。

八、随身三问

读这本书，也读你自己的日子，可以随身带三句问话。

> **第一问：这个属性挂在谁身上？**

“他脾气坏”，挂在他身上。“这题难”，挂在题上。“我们一说话就僵”，挂在中间。先听清楚，一句话把属性挂到了哪一角。

> **第二问：另两角是什么？**

挂在他身上的“脾气坏”，客体那一角是什么？是你们在吵的那件事。互动那一角是什么？是你们说话的方式、时间、场合。把另两角说出来，三角才齐。

> **第三问：撤掉另两角，它还在吗？**

换一件事、换一种说法，他的脾气还坏吗？如果答案是“不一定”，那这个属性就不是他独自的。如果你怎么换都换不掉，记下来：那正是本书最想要的反例。

这三问和三大创新一一对应。第一问对应创新一：属性挂在哪里，是一场发生被记下的结果。第二问对应创新二：三种属性一起在场。第三问对应创新三：改一角，看另两角怎么动。

九、判词怎样才算错

判词能被推翻，才配站在第一页。本书给自己写了两条判负的口子：一条只让本书收窄，叫标准化预言；一条会让全书放弃，叫致命条款。这里先用人话说一遍，第 49 章和第 111 章再写成严格的样子。第 113 章还会把本书可能的三种死法摆出来：被方差分解打死（就是致命条款被触发）、被掏空、被自己的词汇吞掉。

> **第一条：标准化预言。倒了，本书收窄。**

你会发现，有些属性看起来特别稳，怎么都不变。铁的熔点，你的身高，一个学生的智商分数。本书预言：**一种属性显得不变的地方，正是另两种属性被标准化固定住的地方。**

量身高，要脱鞋、靠墙、早上量，用同一把尺：主体被换成了仪器，互动被换成了标准程序。测熔点，要定气压、定纯度、定加热速度。考智商，要定题、定时、定指导语。标准化把另两角钉死了，剩下那一角就显得不动。

这个预言可以检验：把标准化撤掉，不变性就该松动。身高早晚不同；熔点随压力变；同一个孩子换一种考法、换一个考官、换一个时辰，分数会走。

先说一句公道话：人与人的读数不同，物与物的读数不同，实在论和本书都认，两边在这里没有分歧。分歧只在人与题、人与做法的“搭配”那一份：实在论预言它很小，本书预言它在真实的日子里不小，只在标准化的仪器和考场上才被压小。

它也可以被推翻。如果有人找到一种属性：主体和做法都大幅变化，又没有任何标准化，这份搭配仍然很小。那么创新二就要在那一类属性上收窄，至少要承认，有一类属性可以独自挂在一角。

> **第二条：致命条款。倒了，全书放弃。**

这一条更狠。它只管能力、倾向、禀赋这几类属性，身高这类形态不在内。挑一种属性，比如一群学生的数学成绩、一群病人的某项指标、一群员工的绩效。让同一批人做很多种任务，每种任务换很多种方式做。然后把读数的起伏拆开：多少来自人与人的不同，多少来自任务与任务的不同，多少来自做法与做法的不同，还有多少来自人与任务、人与做法的搭配。统计学里这叫方差分解。

如果拆出来，三件事同时成立：人与人的不同（统计上叫个人主效应）稳定地占到一半以上；人与任务、人与做法的搭配，低到事先登记的那条下限以下，

几乎不起作用；而且在教育、健康、事业三个领域各做一组，都是这样。那就是说：属性主要挂在人身上，三角里有一角独大。那时本书不是收窄，而是被推翻。人的份额大、搭配也大，不算推翻：那是封装，能力成了随身的本钱，本书自己的机制就预测会有这种事，只是要另外记一笔。

这两条写在最前面，是因为一本讲回写的书，必须允许世界回写它。结语会照实交代：导言里写下的那一条预言，写作时有没有真跑，没跑的话怎样跑。

还要说清楚：这两条倒下时，各退到哪里。

标准化预言倒了，倒的是创新二的普遍性：三种属性“总是”一起发生，要改成“在多数情况下”一起发生，并且把那一类不变的属性单独列出来研究。创新一不倒，因为那一类属性照样要经过显影、封装、回写才挂上名字；创新三也不倒，只是它的适用范围要画一条边。

致命条款倒了，倒的是全书。那时本书只能退回到一个小得多的说法：在少数场合，属性像是三方共有的；在大多数场合，它就是那个人的。这样一本书，就不配叫《属性纠缠论》了。

本书愿意把这两条写在第一篇，是因为它押了注：致命条款不会被触发。理由有三个，正文会一一摆出来。一是教育、健康、事业三个领域里，换题、换法、换搭档之后读数大幅走动的例子太常见；二是那些看起来“个人那一份很大”的数据，往往是在题和做法都被标准化以后测的，等于先把另两角钉死，再问哪一角在动；三是心理学里早有人发现，人的行为在不同情境里一致得并没有人们以为的那么高〔待核〕。这三条理由都可能错。错了，就照上面的话退。

十、怎样读一章

每一章的样子都一样，熟了以后会读得快。书中常见的“第 N 号”，指德麦国际站内的第 N 号专著，全表见参考书目第一类。

开头一段导语，点出这一章要交给你的那句判断。中间八到十来个小节，每节前面有一个“◆”。理论章里多半有一节叫“本书的说法”，把定义写准，并

且拿一个例子从头走到尾。应用章里总有一张三角卡，四行：三方程诊断、选定路径、三原理推进、追踪回写。

每章快结束时，有一节“放回日子里”，回到那一家人的某一个晚上，给一件明天能做的事。然后是一句“带走的话”，可以抄进本子；一句“本章判错句”，写明什么情况下这一章算错；一句“下一章从哪里进”。最后是“想一想”，问的是你自己的事，不是书里的知识点。

上部和结算两块，和大名字过招的章节，写法也有固定的次序。先复述他的话，复述到你能讲给别人听；再写他对在哪里，给出他完全成立的条件；然后才写他停在哪里，以及他缺三大创新中的哪一个。结算部分对账时，每一位都要记下这几笔：他看见了什么，他缺哪一个创新，本书多走的这一步能不能被检验。

这样排，是想让你在每一处批评之前，都先看到他的长处。亚里士多德的实体论统治了一千多年，不是因为人们笨，是因为它在日常生活里太好用：桌子是桌子，你是你，这一点在绝大多数时候都不出错。本书要找的，是它出错的那一小块地方，以及那一小块地方为什么在今天越来越大。

书里有些地方标着〔待核〕，那是原典出处、年份或实验数据还要再查；标着〔待验〕的，是本书自己的推断，还没经过检验。两种标记都是故意留下的门，欢迎你推门。

十一、三个容易起的误会

最后，先清三个误会。

第一个误会：本书是说，人没有本事，全看环境。不是这样。环境决定论把属性全挂到客体和互动两角上，同样是单极。本书说的是三角一起发生：鲁长庚的腿力是真的，是他快二十年一次次爬出来的；只是它从来不独自在场。说“腿力离不开坡”，并没有说“腿力是坡给的”。

第二个误会：本书是说，属性都是主观的，说有就有，说没就没。也不是。属性发生有它的规矩：三方程、三原理、六路径。一个属性反复亮、经过封装稳

定下来以后，它很硬，很难改，有的属性硬到几十年不变。本书不否认它硬，只问它是怎样变硬的，以及在什么条件下会松。

第三个误会：本书是说，知道了三角，问题就解决了。还是不对。知道了三角，只是知道了从哪里下手。下手以后，还要看两种属性怎样相撞，第三种怎样改变，改变之后怎样记回去。记回去的方向一错，同一场相撞会长出相反的东西：一个孩子在难题面前卡住，可能回写出“我笨”，也可能回写出一种新能力。分叉在回写，不在相撞。

这三个误会清掉，你就可以出发了。导言从一个早上开始：岳麓山脚，早上六点，鲁长庚正在系鞋带。

目　　录

前言 iv

导读 ix

导言　一道坡、一双腿、一次爬 1

上 部　缺 口

第一编　缺口（西）：两千五百年，一直在给属性找主人 13
第 1 章　苏格拉底晒黑了：亚里士多德的实体与偶性 15
第 2 章　一块蜡、一扇没有的窗：从阿奎那到莱布尼茨 24
第 3 章　一盆温水，两只手：洛克的两种性质 32
第 4 章　一束知觉，没有绳子：贝克莱与休谟 41
第 5 章　一副眼镜摘不下来：康德的实体范畴与物自体 50
第 6 章　一粒盐的“又”：黑格尔的实体即主体 59
第 7 章　一把锤子、一束花、一条河：二十世纪三条路 68

第二编　缺口（东）：看得更近，收得更快 79
第 8 章　梵我与无我：拆得最干净的一家 81
第 9 章　一块石头，为什么只能数到二 91
第 10 章　一盆湍水往哪里流 101
第 11 章　一只被改名的手，一把用了十九年的刀 111
第 12 章　一株深山花树，被放进了哪个家 121
第 13 章　中医：体质、病邪与证候 131
第 14 章　两条路同一个错：先在化 140

卷一　属性发生学 153

第三编　底盘：发生与意识的两层 157
第 15 章　总式：号位 × 维 × 界 158
第 16 章　一块石头也有三个号位：实体发生 168
第 17 章　为什么它像一直在那里：粒子化 177
第 18 章　饿了而不知的时候，“我”还在吗：持存与寿命 186
第 19 章　一锅粥里怎样长出“一种属性”：属性发生与三族属性 195
第 20 章　同样叫“有力”，为什么是三样东西：界 204
第 21 章　“我的”是怎样挂上去的：显影、成位、回写 213

第 22 章 从“饿了”到“我胃口好”：构成、侧重与阶梯.....222

第四编 客体属性发生学：最客观的那一下，“我”恰好没亮.....232
第 23 章 “石头硬”为什么不要主语：一号位无我.....234
第 24 章 一只旧搪瓷缸凭什么是“这一个”：粒子化与成位.....243
第 25 章 一块铁，三种说法：物质、物体、物理.....252
第 26 章 硬度为什么从一张排名表起家：客观感与两种性质的重判.....260
第 27 章 敌人、珍宝、垃圾：带着价值的物.....268
第 28 章 敲之前，石头在哪里：物自体重解.....277

第五编 互动属性发生学：“正在”也是长出来的.....285
第 29 章 二号位：“正在”.....287
第 30 章 梅洛-庞蒂的教训：互动不空，也是一种先在.....296
第 31 章 主体间性：河与两岸.....304
第 32 章 触、听、视三条路.....313
第 33 章 谈话很顺、关系很僵、市场很热.....322
第 34 章 挂错号位：“他脾气坏”其实是“我们俩一碰就僵”.....332

第六编 主体属性发生学：“我”最后才亮，“我的”是回写出来的.....341
第 35 章 主体发生：最后才亮.....343
第 36 章 “我要”之前没有我：三拍与谱系.....350
第 37 章 主体发生学的开启与三台机器：拉康、福柯、鲍德里亚.....358
第 38 章 饿了而不知；腿力：最硬的主体属性.....366
第 39 章 心理不是主体属性：知格、意格、情格.....374
第 40 章 创造力：三条律一起跑，由特征律收口.....382
第 41 章 “这孩子就是好奇”：五个名字和它们的回声.....393

卷二 三属性纠缠发生.....401

第七编 三属性纠缠论：属性没有独自的主人.....404
第 42 章 属性没有独自的主人.....405
第 43 章 一道坡、一双腿、一次爬.....415
第 44 章 一起亮，一起暗：互相关联.....426
第 45 章 抽掉一种会怎样：互相需要.....437
第 46 章 那条线是谁画的：互为条件.....448
第 47 章 改一种，动三种：互相影响.....459
第 48 章 只抓一角的人：单极中心主义谱系.....470
第 49 章 一公斤为什么总是一公斤：标准化、不变性与纠缠度.....481

卷三 三属性发生的 SDE 方法论.....493

第八编 三方程、三原理、六路径：属性怎样被看、被推、被起手.....496
第 50 章 同一种转法，为什么在属性这一层也要转一遍.....497
第 51 章 钉住一角，动一角，看第三角.....507
第 52 章 一个定理，一块石头，一段记忆.....517

第 53 章　腿不够，坡太陡，于是改了爬法 527
第 54 章　手和用法对不上，于是刀被重做 537
第 55 章　一道难题，一种硬讲，长出本事还是“我笨” 546
第 56 章　改了一次，算不算数：回写与属性层四结局 556
第 57 章　先看手里有什么：六路径（上），从主体属性起手 566
第 58 章　先动那样东西：六路径（中），从客体属性起手 575
第 59 章　先换做法：六路径（下），从互动属性起手 584
第 60 章　手先放哪一角：任务 DNA 与选起点三问 593
第 61 章　一张卡，两层用：内外两层全息与三角卡 602

第九编　合论现场：同一聚合体的三种显影 611
第 62 章　身体：我的身体与一个客体 613
第 63 章　橡胶手错觉：一只假手怎样成了“我的” 621
第 64 章　人格解体：当“我”被显成一件东西 629
第 65 章　幻肢：手没了，“我的手”还在 637
第 66 章　物化与被看见：别人的目光把我做成什么 645
第 67 章　复合主体与属性总表：属性在号位之间怎样搬家 653

下部　应用 662

第十编　教育：成绩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属性 665
第 68 章　一张试卷上的三个名字 667
第 69 章　“不是学数学的料” 675
第 70 章　“这孩子就是不爱学习” 684
第 71 章　“这一章太难了” 693
第 72 章　作文本上那个“优” 702
第 73 章　一张越来越准的画像 711
第 74 章　越用越强，还是越用越弱 720
第 75 章　知识免费之后，学什么 729
第 76 章　设计士，不设计孩子 738
第 77 章　预言：标签越精准，学生越被锁死 747

第十一编　健康：病人、病与药、调治互动，三角一起发生 756
第 78 章　健康的三角与三方程 758
第 79 章　“我体质差” 767
第 80 章　“我是高血压病人”：慢性病标签与病人身份 776
第 81 章　“年纪大了”：一个不用化验单的标签 785
第 82 章　药效是药的属性吗：安慰剂与反安慰剂 794
第 83 章　手腕上的分数：可穿戴与数字孪生 803
第 84 章　“系统提示”：AI 诊断标签的回写 812
第 85 章　量了又量：健康焦虑与过度监测 821
第 86 章　一张片子，两双眼睛：医术归谁 830
第 87 章　三双手，一张化验单：干预与预言 839

第十二编 事业：能力不是装在一个人身上的 848
第 88 章 一张白板，九个名字：事业的三角与三方程 850
第 89 章 换了一条产品线：他能力强 858
第 90 章 两张都填好的表：人岗匹配 867
第 91 章 凌晨一点的已读：职业倦怠 876
第 92 章 被替代的到底是什么 885
第 93 章 这份方案，署谁的名 894
第 94 章 四十份一样好的简历 903
第 95 章 一张五年规划，三个月作废 912
第 96 章 “我的”能被定价吗 920
第 97 章 预言：AI 改动协作之后，只考核个人的组织更留不住协作型的人 928

第十三编 AI 时代总论：机器先改动的常是互动，三种属性跟着一起松动 938
第 98 章 AI 的能力是谁的属性 940
第 99 章 排行榜上的分数为什么那么稳 948
第 100 章 算法画像：一次冻住三种属性 956
第 101 章 本领装进工具越快，属性老得越快 964
第 102 章 出了事，账记在谁头上 972

结 算

第十四编 对话总结算：每一家都看见了一角，本书多走的一步必须能被检验 981
第 103 章 与束理论划界：一束为什么会被感觉成有一个主人 983
第 104 章 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主人是怎样一步步被立起来的 993
第 105 章 与现象学和过程、生成哲学：离得最近，差在回写 1002
第 106 章 与佛家：造中含破，破中有造 1011
第 107 章 与儒道与中医：湍水、刀刃与一张方子 1020
第 108 章 与心理学和创造力科学：一篇把创造力拿走的论文 1030
第 109 章 与交互论划界：近邻全部到场，为什么仍拼不出本书 1038

第十五编 判负与真跑：一本书先写好自己怎样死 1052
第 110 章 循环排除与三元谓词：别让“纠缠”成了新的主人 1053
第 111 章 证伪条款与致命条款：每一条倒下，命题退到哪里 1061
第 112 章 预注册八条预言：结果出来之前先写下 1070
第 113 章 本书自认最弱处与死法 1079

结语 从“它是什么”到“它如何被显成它” 1087

附录 1097
附录 A 总式、发生与意识四格、两次回写速查 1098
附录 B 三角卡 1101
附录 C 四个“互相”检验卡 1104
附录 D 属性总表：三号位 × 三维 × 三界 1106
附录 E 六路径选择表 1108
附录 F 先在化诊断卡 1111

附录 G 测量禁用清单 1113
附录 H 八条预注册预言一览 1115
附录 I 术语表 1118

参考书目 1122

导 言

一道坡、一双腿、一次爬

一、六点钟的山脚

十月底的长沙，早上六点，天才发白。

鲁长庚在岳麓山脚下系好鞋带，把保温杯塞进挎包侧袋，开始往上走。他六十八岁，退休前在机械厂当了三十多年钳工，手上的茧到现在还没褪。爬山这件事，他从五十岁出头开始，雨天也去，算下来快二十年了。

前面一段是缓坡，石阶宽，人也多。打太极的、遛狗的、边走边放收音机的，他一路点头，一路超过去。这一段他不想腿，只想今天中午吃什么。

走到半山，路陡起来。石阶变窄，一级比一级高，有一截几乎要手扶着栏杆。同路的几个人慢下来，有的停在拐角喘气。鲁长庚没停，步子小了，节奏没乱，一口气上到了平台。

在平台上，他拧开保温杯，喝了一口茶，对旁边一个刚上来的年轻人说了一句：

“我的腿力还强大。”

年轻人笑着点头，说“您厉害”。

这句话，就是这本书的起点。

二、平地上没有这句话

先看一件很小的事：鲁长庚一辈子走过的路，绝大部分是平地。厂里的车间，菜市场，小区里的林荫道，枫林路的人行道。在这些地方，他从来没说过“我腿力强大”。

不是他的腿在平地上就弱了。是在平地上，这句话没有地方亮。

你在平地上走路，腿是什么感觉？多数时候，没有感觉。你只知道自己在去菜市场，或者在想事情。腿在干活，可是腿这件事，不在你心里。

到了陡坡上，事情变了。坡把腿顶了出来。每一级台阶都在问它：够不够？吃力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大腿前面发紧；不吃力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一种稳。正是在这种“够”与“不够”的边上，“腿力”这个词才出现。

再往前一步：光有坡还不够，还要有这一次爬。同一道坡，坐缆车上去，腿力也不会亮。慢慢挪、走走停停，亮出来的是“腿不行了”；一口气上去、节奏不乱，亮出来的才是“我的腿力还强大”。

所以这句话亮起来，需要三样东西同时在场：一双腿，一道陡坡，一次这样的爬。

> **少了坡，少了爬，“我的腿力强大”这句话就不会出现。**

你可以拿自己试一试。你最近一次感觉到“我的手很巧”，是在什么时候？多半不是在吃饭、刷牙的时候，而是在穿一根针、拧一颗很小的螺丝、给孩子剪一个歪了的刘海的时候。手一直在，巧也一直在练，可是“手巧”这个属性，只在一件难一点的事、一种细一点的做法里，才亮出来。

三、属性究竟是谁的

鲁长庚说的时候，句子里却只有一样东西：“我”。

“我的腿力还强大”，主语是我，属性是强大，挂在我的腿上。坡没有出现在句子里，爬法也没有。按这句话的语法，腿力是他的，就像他的身高、他手上的茧一样，是他随身带着的东西，走到哪里带到哪里。

这本书要问的就是这一句：**属性究竟是谁的?**

这个问题有三种现成的回答，每一种都有一大批人站着。

第一种说：属性在主体身上。腿力是腿的，聪明是脑子的，善良是心的。坡和爬只是让它露出来的场合，就像灯光照出桌上本来就有的杯子。中国古人说人性本善，现代心理学里说人格特质，都是这一路。

第二种说：属性在客体身上。坡陡是坡的，石头硬是石头的，药有效是药的。人只是去测量它、碰到它。科学实在论大体是这一路，三百多年前的洛克也是。

第三种说：属性在中间。没有单独的腿力，也没有单独的坡陡，只有腿和坡之间的一场关系。这一路的人看得最细，二十世纪的梅洛-庞蒂和各种关系主义，都往这边走。

三种回答，各对一半。第一种说对了：腿力是真的，二十年的爬山不是白爬的。第二种说对了：坡是真的陡，换一个年轻人上来照样喘。第三种说对了：腿力和坡陡，确实是在爬的那一刻一起出现的。

只是三种回答，都只挑了一角。本书把这种挑法叫作单极中心主义：属性只在人里，只在物上，或者只在中间。

本书的回答不在这三种里：**属性没有独自的主人**。腿力、坡陡、爬得吃力还是轻松，是三种属性；它们一起发生，互相纠缠。下面用鲁长庚这一个早上，把本书的三大创新各预演一遍。

四、一个两千五百年的老问题

“属性是谁的”，听上去像一个新问题，其实很老。

两千三百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在雅典讲课，用的是这一类例句：“苏格拉底是白的”。白会变：苏格拉底晒黑了，就不白了；可是苏格拉底还是苏格拉底。于是他说，世界上的东西分两类：一类是站在下面、始终同一的，叫实体；一类是挂在实体上、可以来可以去的，叫偶性。白是偶性，苏格拉底是实体。

这个分法太好用了，好用到它钻进了语法。我们今天说话，主语在前，谓语在后，“他很高”“这题很难”“我的腿力强大”，用的就是这个架子。主语是那个站在下面的东西，谓语是挂上去的属性。

后来的两千多年，很多聪明人去拆这个架子。有人说那个站在下面的东西根本找不到，往里看只能看到一束知觉；有人说它在，只是人永远摸不到它本身；佛家说一切都是缘起，没有自性。东方另有一条路：问的不是“实体是什么”，而是“人性是什么”，可是性善、性恶、天理、良知，也都在替属性找一个先在的主人。

本书上部的十四章，就是把这些人一个个请出来：他看见了什么，他把哪一种属性记成了先在的，他停在了哪里。

这条线还有一个近处的接头。王德生博士在他的思想历程里，曾经把知识写成一个式子：知识是主体、客体、互动三者的函数。式子写完，他看出了两处亏空。一处是客体：现象背后的那个来源者，究竟是什么？另一处更深：式子把主体和客体写成自变量，等于默认它们先于互动而在。可是，主体和客体真的先于互动而在吗？

本书接的就是第二处亏空，并且把它从“知识”挪到“属性”上：不只是知识，连“我的腿力”“坡的陡”“爬的稳”，也都不是哪一方先带着、再拿来碰的。它们是在碰的那一刻，一起发生的。

五、预演创新一：腿力是怎样亮起来的

创新一回答的是：属性从哪里来。

本书的说法是：属性是两种纠缠同时发生，中间是一个乘号。一边是某一维侧重、落在某一界的发生；一边是意识的某个位置被照亮，显成“它”或“我”。两边一起亮，谁也不在谁前面。这句话有点绕，拿鲁长庚走一遍就清楚了。

先说“发生”。鲁长庚的腿，在平地上也在干活：肌肉一收一放，膝盖一屈一伸，血往腿上走。这是发生，一直都在，只是不亮。就像一个人饿了而不知道：胃早就空了，可他正忙着，没有“饿”这回事。

再说“侧重”。到了陡坡上，所有的发生里，有一股被顶到了前面：腿要撑住身体往上送，这件事成了此刻最要紧的事。本书把这叫作某一维的侧重。腿力属于哪一维，第 19 章会细讲；这里只要记住，它属于“有力”的那一族，是禀赋：一股一次次爬出来、存在身上的劲。

再说“照亮”。那股发生被顶到前面的同一下，意识也有一个位置亮了，两边一起亮。意识有三个位置可以亮（本书叫号位，第 15 章细讲）。一个位置亮的是“那儿有”：那儿有一道坡，坡很陡。一个位置亮的是“正在”：正在爬，爬得稳。还有一个位置亮的是“我”。鲁长庚说“我的腿力还强大”，亮的是第三个位置。

最后说“记成我的”。照亮之后，还有一步：这一场发生被挂上一个名字，挂到“我”身上。这一步本书叫回写。回写之前，是“这一次爬得稳”；回写之后，是“我腿力强大”。

腿力也不是一次就成了属性。它有一道阶梯。最低一级是不显：在平地上，腿在干活，没人知道。第二级是状态：“今天爬得稳”，只说今天。第三级才是属性：同一道坡爬了几百次，次次都稳。这个“稳”被收拢、被打包，成了随时可以调用的东西。到这时，鲁长庚才会说“我的腿力强大”，而不说“我今天爬得稳”。

一个属性，就是从“今天”变成“我”的那一段路。

这段路走完以后，有一个副作用：人会忘掉它是走出来的。鲁长庚说“我的腿力强大”的时候，那二十年的坡、那几千次的爬，都退到了句子外面。本书把这个“走出来的被记成本来就有的”动作，叫作先在化。第 14 章会把它的样子写准。

六、预演创新二：三种属性一起亮

创新二回答的是：三种属性是什么关系。

还是这个早上。那一道陡坡，有一个属性：“陡”。这是客体属性。那一次爬，有一个属性：“稳”，或者“吃力”“轻松”。这是互动属性。鲁长庚的腿，有一个属性：“强大”。这是主体属性。

三者的关系，本书写成三个式子：

主体属性＝F（客体属性，互动属性）
客体属性＝G（主体属性，互动属性）
互动属性＝H（主体属性，客体属性）

用大白话说：腿力强不强，要看坡多陡、爬得怎样；坡陡不陡，要看谁的腿、怎么爬；爬得轻松不轻松，要看谁的腿、哪道坡。

第三个式子好懂，第一个式子大家也勉强同意，第二个式子会让人皱眉：坡陡不陡，难道还要看人？

看鲁长庚的二十年。他刚开始爬山那年，半山那一截台阶，他是说“陡”的，爬完要在平台上歇十分钟。现在，同一截台阶，他说“这一段不算陡，后面那段才陡”。台阶一级没变，量出来的角度也没变。变的是“陡”这个属性亮起来的位置：腿练强了，爬法练熟了，原来亮“陡”的地方，不亮了；“陡”往后挪到了更高的一段。

这就是三种属性的纠缠。它们互相关联：一起亮，一起暗。它们互相需要：没有坡，腿力亮不出来；没有腿，“陡”也无从说起。它们互为条件：多陡才算

陡，是腿力和爬法一起定的门槛。它们互相影响：改一样，另两样跟着动。这四个“互相”，第七编一个一个讲，每个都配一种检验办法。

> **属性显得属于某一方，只是因为另两方暂时没动。**

七、预演创新三：先改爬法，再选坡

创新三回答的是：知道三种属性纠缠以后，怎样判断，从哪里下手，怎样往前推。

先看推。鲁长庚刚开始爬山那年，有一回在半山那截陡台阶上，腿发软，上不去了。腿力不够，坡太陡，两样顶在一起。他没有回头，也没有硬冲，而是自己当场改了走法：不再正面一级一级往上蹬，而是斜着走，左一步、右一步，走之字形。

这一改，爬的方式变了，也就是互动属性变了。之字形让每一步的高度变小，他上去了。上去以后，还有一步最容易被漏掉：回写。他记住了“这道坡可以爬”，也记住了“我的腿够用”。下一次再来，他不再在那里腿软。

本书把这叫作三原理的第一条，原理一：主体属性和客体属性一矛盾，推动互动属性改变，改变再回写到另两角。矛盾在这里不是故障，是发动机。三原理还有另外两条，分别是另两对属性相撞、推动第三种改变，第八编一条一条讲。

再看从哪里下手。假如你是鲁长庚的女儿，想让父亲的腿力再好一点，你从哪里起手？

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练腿：深蹲、绑沙袋、多吃蛋白质。这是从主体属性起手。本书会说：可以，可是往往慢。更快的一条路，常常是从互动起手：先改爬法，比如先练之字形、练节奏、练换气；再选坡，先挑一段用新爬法刚好爬得上去的，再一段段换陡的；最后，腿力自己回写出来。这条路本书写作“互→客→主”。

三种属性两两排列，起手的路一共六条，本书叫六路径。选哪一条，看任务本身的样子；第 60 章给出三个选起点的问题：哪一角最松？哪一角被先在化得最深？哪一角的回写最快被看见？对鲁长庚，爬法最松，改了当天就看得见，所以先从爬法下手；腿力被先在化得最深，“我腿不行”说得最牢，留到最后读。

三方程讲结构，六路径讲切口，三原理讲推进和回写。这三样合起来，是本书的方法。第 61 章把它压成一张四行的卡片，叫三角卡。

把这个早上压成一张卡片，就是下面的样子。下部每一章都会有一张这样的卡，到时候你会觉得眼熟。

三角卡	内容
① 三方程诊断	主体属性：腿力；客体属性：坡陡；互动属性：爬得吃力还是轻松；被先在化的是：腿力（“我的”）
② 选定路径	互→客→主。理由（三问）：最松的是爬法，明天就能换；被先在化最深的是腿力，留到第三位读；回写最快被看见的是爬的吃力，当天可读，坡的“陡”次之，放第二位
③ 三原理推进	原理一：腿力不够与坡太陡矛盾 → 爬法改成之字形 → 回写“坡可爬”“腿够用”
④ 追踪回写	看同一截台阶中途歇几次、是否还说“陡”；每两周看一次；三个月不变即算失败，换起点

八、先清一个误会

讲到这里，你也许会担心：本书是不是在说，鲁长庚的腿力是假的，是坡和爬法“给”他的？

不是。腿力是真的。他快二十年爬出来的那股劲，长在他的肌肉、关节、心肺里，也长在他换气的节奏、落脚的习惯里。你把他和一个从不运动的同龄人放在同一道坡上，差别一眼就看得出来。本书不否认这个差别。

本书要说的是另一件事：这个差别，只有放在一道坡、一次爬里，才是“腿力”。放在一张床上，它什么都不是；放在一辆自行车上，它变成另一种东西；

放在一间诊室的测力仪上，它变成一个数。同一股劲，换一个三角，亮成不同的属性，甚至不亮。

所以“腿力是真的”和“腿力没有独自的主人”，两句话不打架。前一句说的是：有一场长期的发生，在他身上留下了很多东西。后一句说的是：这些东西被叫作“腿力”、被觉得“强大”，要靠另两角一起在场。

古人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本书要补一句：毛也不是只靠皮，它还要有风吹，才显得出是“毛”。

九、三个领域，三个难题

这个早上的事很小，同样的错法，在很多大事上天天发生。本书下部挑了三个领域，各从这一家人身上取一个难题。

> **教育：闵小满的“不是学数学的料”。**

鲁长庚的外孙闵小满，十三岁，初二。期中考试，数学老师骆一鸣发回试卷，他考了五十八分。老师当着全班说了一句：“你啊，不是学数学的料。”声音不大，也没有恶意。

这句话把一个属性挂在了孩子身上。那张卷子上，其实还有题的属性：一次函数图像题多，题干又长。还有课堂的属性：那一节课讲得快，他不敢问。三角删掉两角，只剩“他不行”。

更麻烦的是，这句话会回写：闵小满听到了，开始相信，下一次考试前先慌。难题和硬讲相撞，本来可以长出一种新能力，结果长出的是“我笨”。本书第十编要回答：怎样让同一场相撞，往另一个方向回写。

> **健康：鲁长庚和鲁晓帆的“年纪大了”。**

还是鲁长庚。今年夏天，他有两个星期没去爬山，因为膝盖疼。社区医生让他做了检查，说先观察，他自己却开始念叨：“年纪大了，腿不行了。”

他的女儿鲁晓帆是护士，听这句话听了很多年，在别的老人嘴里。“年纪大了”把一切都挂在了身体上：腿不行，是因为老。可是那两个星期，坡没变，变的是爬法：膝盖一疼，他就不去了；不去了，腿就更软；腿更软，他就更信自己老了。本书第十一编要回答：这样一个圈，从哪里切开最快。健康各章只谈看问题的视角，不作诊断，不给治疗建议。

> **事业：闵策的“他能力一般”。**

闵策带一个八人小组。公司今年用 AI 改流程，岗位要重排，他得交一份名单：谁留在核心组，谁调走。名单上要写的，是每个人的“能力”。

他组里有个年轻人，以前写需求文档最慢，被看成“能力一般”。换上新工具以后，这个人的文档变成全组最快、最干净的。他的能力变了吗？还是变的是他和任务之间的来往？名单上没有格子写这件事。本书第十二编要回答：在 AI 首先改动互动的时代，按个人属性排名单的组织，会遇到什么。

三个难题，同一个样子：把一种属性先在化，挂到一个人身上，然后只改他。

十、写死一条预言

最后，本书要在开头写死一条预言，让结语照实交代它。

你可能会反驳：腿力不就是腿的吗？医院里有一种测握力、测腿部力量的仪器，量出来就是一个数，今天量和明天量差不多。这个数，难道不是他一个人的属性？

这个反驳很有力。本书的回答写成一条可以检验的预言，叫标准化预言：

> **属性显得不变的地方，正是另两种属性被标准化固定住的地方。**

想一想那台仪器做了什么。它规定了坐姿、角度、发力的口令、发力的时长：互动被换成了一套标准程序。它让每个人对着同一块固定的负荷发力：坡被

换成了一个永远一样的负荷。另两角被钉死了，剩下的读数，当然显得只属于这个人。

本书预言：把标准化撤掉，这种不变性就会松动。不在仪器上，而在真实的坡上、真实的爬法里，同一个人的“腿力”读数，会随着坡和爬法的不同而大幅走动；那个看起来很稳的个人数字，在真实的日子里不那么稳〔待验〕。

这条预言也写明了怎样算它错。先说一句：人与人的读数不同，坡与坡的读数不同，实在论和本书都认，分歧只在人与坡、人与爬法的“搭配”那一份。实在论预言它很小，本书预言它在真实的日子里不小，只在标准化的仪器上才被压小。如果找到一种属性：主体和做法都大幅变化，又没有任何标准化，这份搭配仍然很小，那么本书的创新二就要在那一类属性上收窄。

还有一条更狠的，叫致命条款：让同一批人做很多种任务、换很多种做法，把读数的起伏拆开，看有多少来自人，有多少来自任务，有多少来自做法，有多少来自人与任务、人与做法的搭配。如果来自人的那一份稳定地占到一半以上，搭配那一份又低到事先登记的下限以下，几乎不起作用，而且在教育、健康、事业三个领域都复现，本书就被推翻了。它只管能力、倾向、禀赋这几类属性，身高之类的形态不在内。人的份额大、搭配也大，不算推翻，那是封装，能力成了随身的本钱，要另外记一笔。

这两条，第 49 章写成严格的形式，第 111 章列成证伪条款与致命条款；标准化预言再列进第 112 章预注册的八条预言。结语回到这里，照实交代：这条预言写作时有没有真跑，没跑的话，怎样跑。

十一、这本书怎样陪你走

全书从一个早上的一句话出发，往回走两千五百年，往前走到 AI 时代。

上部先往回走：东西方的大思想家怎样回答“属性是谁的”，各自看见了什么，又各自把哪一种属性先在化了。卷一、卷二、卷三立本书的三大创新。下部

回到这一家人的日子：一个孩子的数学，一位老人的膝盖，一个产品主管的名单。结算部分和老对手对账，把预言和死法写在明处。

走之前，回到岳麓山的那个平台上。

鲁长庚喝完茶，把杯盖拧紧，往上走了。后面那一段，才是他现在说的“陡”。他心里大概在想：还能爬几年？

这本书不能替他回答，不过它能换一个问法：不是“我的腿还能强大几年”，而是“这双腿、这些坡、这样的爬，还能一起长几年”。前一个问法里，只有一样东西在老。后一个问法里，有三样东西可以改。



第　一　编

缺口（西）：两千五百年，一直在给属性找主人

编　首

这一编七章，从亚里士多德走到二十世纪，看西方哲学怎样回答“属性是谁的”这个问题。

第 1 章写亚里士多德。他把世界分成站在下面的实体和挂在上面的偶性，又用形式和质料、潜能和现实把这个架子撑起来。第 2 章从阿奎那走到笛卡尔，再到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实体先被上帝托住，再被劈成心与物两块，又被收成唯一的一个，最后被关进没有窗户的单子。

第 3、4 章写洛克、贝克莱和休谟：实体先被说成“不知为何物的支撑者”，再被拆成一束知觉。第 5、6 章写康德和黑格尔：一个把亏空封住，一个把三种属性收进一个主体的运动。第 7 章写二十世纪的三条路：现象学、分析形而上学、过程与生成哲学。

你读每一章，都可以问同样三件事：他看见了什么，他把哪一种属性记成了先在的，他缺本书三大创新中的哪一个。

读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反差。两千五百年里，实体被一拆再拆，越拆越薄。“属性得有个先在的主人”这个念头，却一直没被拆掉，只是换了主人：苏格拉底，上帝，心灵，唯一的自然，物自体，绝对精神，意识，现成的属性粒子，过程。

> **主人一换再换，找主人的那个动作从来没换。**

为什么拆了两千五百年，这个动作还在？第 14 章会给出答案。

01

第 1 章

苏格拉底晒黑了：亚里士多德的实体与偶性

亚里士多德看见了属性会来会去，于是给它找了一个站在下面、始终同一的主人。这个主人，其实是一场发生在足够高的阈值上稳住以后，被记成了先在的东西。

◆ 一、白会走，人不走

夏天过去，苏格拉底在雅典的集市上晒了几个月，比春天黑了一圈。

熟人见了他，会说“苏格拉底晒黑了”，不会说“来了一个新人”。白走了，黑来了，苏格拉底还是苏格拉底。

这件小事，亚里士多德想得很认真。他在《范畴篇》里举的例子，就是这一类：同一个人，有时白，有时黑；有时热，有时冷；有时好，有时坏。可是这个人，在数目上始终是同一个（《范畴篇》第 5 章，4a10—21）。

他由此得出一个判断：**能在保持自身同一的同时，先后接纳相反的东西，这是实体最独特的标志**。白和黑不能同时在一个地方，可是它们能先后挂在同一个人身上。挂的东西在换，被挂的那个东西不换。

这就是西方两千多年实体论的起点。被挂的那个东西，叫实体；挂上去、来了又走的东西，后人统称为偶性。

◆ 二、站在下面的那个东西

“实体”这个词，希腊原文是 ousia，出自“是”这个动词，字面近于“是着的东西”。“站在下面”是后来的说法：拉丁传统把它译作 substantia，字面才是“站在下面的东西”，对应的是他另一个词 hypokeimenon，意思是“躺在下面的、承载者”〔待核〕。不管怎样译，画面是同一个：属性在上面换来换去，它在下面托着。

亚里士多德给第一实体下过一个定义，大意是：最严格、最首要、最根本意义上的实体，既不被用来述说某个主体，也不存在于某个主体之中，比如这一个人、这一匹马（《范畴篇》第 5 章，2a11—14）。

这句话里有两个“不”，要分开看。

第一个“不”：不被用来述说别的东西。“人”可以述说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是人”），所以“人”不是第一实体，只能算第二实体。苏格拉底本人不能拿去述说任何别的东西，你不能说“某某是苏格拉底”来给别人归类。他是句子里最后那个主语，再往下没有了。

第二个“不”：不存在于别的东西之中。这里的“在其中”有专门的意思：不是像手在身体里那样作为一部分，而是离开了它所在的东西就不能存在（《范畴篇》第 2 章，1a24—25）。他举的例子正是颜色：某一个白，存在于一个身体之中，因为一切颜色都在身体里（1a27—28）。白离开了苏格拉底的皮肤，就无处可在；苏格拉底离开了这一块白，照样在。

所以在这个架子里，属性和实体的关系是单向的：属性要靠实体才能在，实体不靠属性也能在。属性是租客，实体是房东。

◆ 三、十个范畴，关系最轻

亚里士多德没有只盯着白。他把一切能说一个东西的方式，分成十类，叫十范畴：实体、数量、性质、关系、地点、时间、姿态、状况、动作、承受（《范畴篇》第 4 章，1b25—27）。

这张表很了不起。它第一次告诉人：说一个东西“是什么”，和说它“怎么样”“多大”“在哪”“和谁比”，是不同种类的说法。“苏格拉底是人”“苏格拉底是白的”“三肘高”“在集市上”“比克里同高”，五句话五种说法，不能混在一起。

对本书来说，表里有两个范畴特别要紧。

一个是“关系”。“一倍”“一半”“更大”“是谁的奴隶”，这些说法离不开两头。亚里士多德看得很清楚：关系项是互相依赖的，有主人才有奴隶，有一半才有一倍（《范畴篇》第 7 章，6b28—7a5〔待核〕）。这已经很接近本书说的“互动属性”了。

另一个是“动作”和“承受”：切和被切，烧和被烧。这两样，单看一方都说不全，要放进一场来往里才成立。

只是这张表的排法本身就有一个次序：实体排第一，其余九类都要挂在实体上才能在。到了《形而上学》，他说得更直白，大意是：在所有范畴里，关系是最不像实体、最少“是”的东西〔待核：《形而上学》第十四卷第 1 章，1088a22—24〕。

于是，最接近互动属性的那两三类说法，在这张表里被放在了最轻的位置。它们被看见了，被命名了，可是被认定为依附的、次要的、最不实在的。

◆ 四、铜像与铜：形式和质料

《范畴篇》讲的是怎样说一个东西。到了《物理学》和《形而上学》，亚里士多德要回答一个更深的问题：这个站在下面的实体，本身又是由什么构成的？

他的回答是形式与质料。一座铜像，铜是质料，像的样子是形式（《形而上学》第七卷第 3 章，1029a3—5〔待核〕）。铜在铸成像之前就在，铸成以后还在；可是只有铜，不成其为像。像之所以是这一座像，是因为铜取得了这个形式。

人也一样。身体是质料，灵魂是形式。他在《论灵魂》里说，灵魂是一个潜在地有生命的自然躯体的第一个现实，大意如此（《论灵魂》第二卷第 1 章，412a27—28〔待核〕）。

形式和质料，让实体不再是一个光秃秃的“下面”，而有了内部的构造。它也带来一个有意思的推论。他做过一个思想实验：把一样东西身上的属性一层层剥掉，长、宽、高都拿走，剩下的是什么？剩下的是一个本身什么都不是、什么都没有的东西，那就是最底层的质料（《形而上学》第七卷第 3 章，1029a10—26）。

他自己不满意这个结果。一个什么都不是的东西，怎么能是最首要的实体？所以他最后把实体的头衔，更多地交给了形式：一个东西是它所是，靠的是形式。

◆ 五、不爬山的时候，腿力在不在

还有第三根柱子，最贴近本书的头号案例：潜能与现实。

在《形而上学》第九卷，亚里士多德和一派叫麦加拉学派的人吵了一架。麦加拉学派说：一个东西只有在实际做某事的时候，才有做这件事的能力；不在做的时候，就没有这个能力（《形而上学》第九卷第 3 章，1046b29—32）。

亚里士多德觉得这很荒唐。照这么说，一个建筑师不在盖房子的时候，就不是建筑师了；一个人闭上眼睛，就是瞎子了；他再睁眼，又不瞎了，一天里要瞎好几次（1046b33—1047a10，大意）。所以他坚持：能力在不用的时候也在，它是潜能；用起来的时候，它成为现实。

把这场争论搬到岳麓山上。鲁长庚坐在家里看电视，这时候他的腿力在不在？

麦加拉学派会说：不在，腿力只在爬坡时才有。亚里士多德会说：在，它作为潜能在，一上坡就成为现实。

这场两千多年前的争吵，正好压在本书的要害上。导言里说，“我的腿力强大”只在陡坡和一次爬时亮。这听起来像是站在麦加拉学派一边。本书要在这里把话说准：后面第七节会给出答案，它两边都不站。

◆ 六、他对在哪里

先把公道话说足。

第一，他对在：世界上确实有比属性更耐久的东西。苏格拉底晒黑了，还是苏格拉底；铜像被雨淋得发绿，还是那座像。日常生活里，绝大多数时候，“主语不变、谓语在换”这个架子都不出错。你认得出晒黑的朋友，靠的就是这个。

第二，他对在：说法有种类。“是什么”和“怎么样”是两回事，“在哪里”和“和谁比”又是两回事。不分这个，很多争论会变成鸡同鸭讲。

第三，他对在：能力不随用随生。鲁长庚坐在家里看电视，他的身体里确实留着快二十年爬山留下的东西：肌肉、关节、心肺、换气的习惯。麦加拉学派把这一切都抹掉了，亚里士多德把它们保了下来。本书在这一点上站在他这边：**在发生层，有东西持存；不亮，不等于不在**。

这三条在一个条件下完全成立：另两角足够稳。苏格拉底身边的雅典、他每天走的集市、他说话的方式，几十年变化不大；所以“苏格拉底”可以被当成一个不变的底座。铜像立在广场上，风吹日晒的速度很慢；所以铜可以被当成稳稳托着形式的东西。只要坡和爬法不怎么换，腿力就可以被当成腿自己带着的东西。

◆ 七、他停在哪里

正是在这个条件上，他停下了。

先看实体。亚里士多德说，实体是那种能在先后接纳相反属性时保持同一的东西。这个“保持同一”，是从哪里来的?

苏格拉底的身体每一刻都在新陈代谢，在呼吸，在和雅典的饭菜和阳光打交道。他晒黑以后还是苏格拉底，是因为这一整团发生，在整体性、稳定性、独立性上一直过线。本书把这叫作粒子化：一团东西在这三项上都过了线，就被感觉成“本来就在那里”（第 17 章细讲）。

亚里士多德看到的是结果：一个过线的、显得不变的底座。他把这个结果，记成了起点。

再看形式与质料。第 238 号《特征律》有一个判断，大意是：形式与内容的区分，本身就是差异稳定性的投影；所谓本质与偶性，其实只是不同阈值下对差异稳定性的不同确认。

把这句话落到铜像上。

铜的稳定，在很高的阈值上：它几百年不变。像的样子，在中间的阈值上：雨淋、碰撞、修补，会慢慢改。像上的一层灰，在很低的阈值上：一阵风就走。三样东西其实都是差异在不同时间尺度上稳住的程度。亚里士多德把最稳的那一层叫质料，把次稳的叫形式，把最不稳的叫偶性。他排出了一张阈值表，却把它读成了一张存在的等级表。

最后看潜能。他保住了“不用时也在”，这是对的。问题在他保住的方式，是把“在”的那个东西直接叫作“腿力”，放进腿里。而鲁长庚坐在家里时，持存的是一团肌肉、关节和习惯的聚合体，它在发生层一直在运行；“腿力”这个名字，是它在坡上、在一次爬里被照亮、再被记成“我的”以后才有的。

持存和属性的发生，都在发生层；“腿力”这个名字在意识层，是被显影、回写以后才挂上的。麦加拉学派只认显出来的那一下，把持存抹掉了；亚里士多德认了持存，却把显影、回写以后才有的名字，提前贴到了持存上。本书两边都不站：它把这两层分开。

◆ 八、缺的是哪一个创新

按全书的三大创新来对账，亚里士多德缺的主要是创新一：属性发生学。要说准：不是他没有看见，是他没有把它立成骨架。

他看见了属性会变，会来会去。他甚至看见了有些属性离不开两头（关系），有些离不开一场来往（动作与承受）。只是在他的实体论骨架里，没有把这些属性本身的发生立成一个问题：白是怎样在苏格拉底身上亮起来的？“腿力”这个名字，是怎样从一场爬里被记成“我的”的？

其实他离这个问题很近，近到有几处几乎已经走到了门口。《论灵魂》说，感觉的现实和被感觉者的现实是同一个现实（第三卷第 2 章，425b26），颜色要有光才显（第二卷第 7 章，418b）；《物理学》说，作用和承受是同一场运动（第三卷第 3 章）；《范畴篇》把性质分成易变的状态和稳固的品性，举过天生善跑的人为例（第 8、9 章）；《尼各马可伦理学》说，人是做了才成的，盖房盖多了才成建筑师（第二卷第 1 章）〔待核：以上各处节码〕。这几处，已经是“状态变成属性”和“做出来的回写成能力”的先声。

他没有做的，是把它们放进实体论的骨架。在骨架里，这些仍是实体身上的附属说法，白离不离得开阳光和看它的眼睛，没有被追成一个属性层的问题。

在他的架子里，这个问题不必追到底。实体先在，属性附着，一切都有地方挂。属性从哪里来，答案是现成的：从实体的潜能里来，在现实里显出来。后人读他，常把潜能读成一个仓库，把现实读成从仓库里取货。

本书要换掉的，正是这个仓库。腿力不是从腿里的仓库取出来的货，它是腿、坡、爬三样一起在场时，发生的一个侧重，被照亮，被记下。仓库这个说法本身，是反复记下以后留下的印象。

这里也要记一笔，留给后面的章：亚里士多德把关系放在最轻的位置，是“互动属性中心主义”（这个名字第 14 章才正式立）出现之前，最早、也最有分量的一次压低。两千年后，梅洛-庞蒂会把这一类重新抬到最高（第 7 章、第 30 章）。一个压低，一个抬高，都是单极。

◆ 九、语法里住着一个亚里士多德

最后说一件和每个人都有关的事。

你说“我的腿力强大”“这孩子笨”“这题难”“他脾气坏”的时候，你用的是主语加谓语的句子。主语是那个站在下面的东西，谓语是挂上去的属性。这个架子在希腊语、拉丁语、英语里都很硬；在汉语里软一些，可是“主谓”的习惯一样在。

亚里士多德不是凭空造出这个架子的。有一种很有影响的读法认为，他是从希腊语的句子里读出这个架子，又把它读回了世界；也有学者不同意这一读法〔待核〕。照前一种读法，语法里的主语，变成了世界里的实体。

这就是为什么“属性是谁的”这个问题，平时根本不会被问起：句子已经替你回答了。骆老师说“你啊，不是学数学的料”，把一个属性挂在了孩子身上；没有人会觉得这句话里漏了什么。

汉语在这里倒是留了一道缝。说“天下雨了”，可以说“下雨了”，不要主语；说“这道坡好陡”，也常常只说“好陡”。第 23 章会讲，这种不要主语的句子，正是一号位“那儿有”的样子。语法自己就知道，有些属性亮的时候，并没有一个站在下面的东西在托着。

本书后面会一直做一件事：每遇到一个主语加属性的句子，就把句子外面的另两角找回来。

◆ 放回日子里

周末傍晚，一家人吃晚饭。饭桌上，鲁长庚又说起早上爬山：“那截陡的，我一口气上去了，腿力还行。”

闵小满低头扒饭。他想起骆老师发期中卷时当着全班说的那句“你啊，不是学数学的料”。外公的腿力是外公的，他的笨是他的，句子都是这么说的。

鲁晓帆给父亲夹了一筷子菜，问：“爸，你第一年爬那截台阶，是一口气上去的吗？”

鲁长庚想了想：“哪里。第一年在那截台阶上腿发软，当场改成斜着走，才上去。”

这一问，把“腿力”从外公身上请下来了一半：还有那截台阶，还有斜着走。明天能做的一件小事：听到家里谁说“我就是怎样怎样”，别急着反驳，只问一句“第一次是什么样的”。主语后面那个属性，往往在第一次的故事里，露出另两角。

带走的话 ：**一个东西能在变化里保持同一，不是因为它下面有个不变的底座，是因为它和周围一起，长期稳在了一条线上。**

> 本章判错句：如果能找到一个实体，它在整体性、稳定性、独立性都不过线时，依然被稳定地认作“同一个”，那么本章把实体读成粒子化结果的说法就算错。
>
> 下一章从哪里进：中世纪把实体交给上帝托住，笛卡尔又把它劈成心与物两半，互动属性从此只剩一个说不清的座位。

想一想 ：你身上有哪一个属性，你觉得是“一直都有”的？它第一次被人说出来，是在什么场合、做什么事的时候？

02

第 2 章

一块蜡、一扇没有的窗：从阿奎那到莱布尼茨

从中世纪到十七世纪，实体被上帝托住，被劈成心与物，被收成唯一的一个，又被关进没有窗的单子。每一次重新安排实体，互动属性都被挤到了更没有地方站的角落。

◆ 一、一块蜡在炉边化了

1641 年出版的《第一哲学沉思集》里，有一段很有名的文字。你可以跟着它想象一个画面：屋里生着火，笛卡尔拿起一块刚从蜂巢里取出的蜡。

它还带着蜂蜜的甜味，有一点花香。颜色、形状、大小都看得清清楚楚。它又冷又硬，用手指一敲，会发出声音。

他把蜡凑近炉火。香味散了，颜色变了，形状没了，它变大，变成液体，烫手，敲不出声音了。

他问：这还是同一块蜡吗？他自己答：是，没有人会否认（《第一哲学沉思集》第二沉思〔待核：AT VII 30—31〕）。

你一定觉得眼熟。这就是苏格拉底晒黑了的那道题，只是换了一样东西，而且换得更狠。苏格拉底只换了肤色，蜡把能感觉到的属性全换了一遍。

亚里士多德的答案是：下面有一个实体托着。笛卡尔的答案往前走了一步，也往旁边拐了一步。他说，留下来的那个“同一块蜡”，不是靠眼睛、鼻子、手

认出来的，是靠心灵认出来的。它是一个有广延的东西，可以弯曲，可以变形。所有能感觉到的属性都走了，剩下的是广延。

这一步，把亚里士多德的实体，换成了一种只有心灵才看得见的东西。这一章就从这一步，往前往后各看一段。

◆ 二、阿奎那：属性的“在”，借自实体

往前，先看中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

他接过了亚里士多德的架子，又加了一刀：把一个东西“是什么”和它“在不在”分开。他在《论存在者与本质》里说，大意是：我可以知道人是什么、凤凰是什么，却不知道它们在不在世上；所以，“是什么”（本质）和“在”（存在）是两回事〔待核：《论存在者与本质》第 4 章〕。

这一刀切得很漂亮。它告诉人：知道一个东西的定义，不等于这个东西就在。

在属性这件事上，阿奎那守住了亚里士多德的单向关系。实体是“在自身中”的，偶性是“在他者中”的；偶性的“在”，是借来的，借自它所附着的那个实体（《神学大全》第一部，第 45 题第 4 条〔待核〕）。他还有一句常被引用的意思：偶性与其说是“存在者”，不如说是“属于存在者的东西”〔待核〕。

属性的“在”既然是借来的，那么借给它的那个实体，它的“在”又是从哪里借来的？阿奎那的答案是：从上帝那里。上帝是唯一一个本质就是存在的东西，其余一切的“在”，都是被上帝赋予、被上帝托住的。

第 174 号《普通人都能懂的阿奎那》把这个体系叫作“整体性黑团”：一个只出不进、看不进去、也不被外面任何事改变的东西；为了能填住一切缺口，它必须先被抽空。那本书还有一个判断，大意是：存在与本质这一刀切得有用，可是本质那一半仍然先在，形式不被这一次结合改写。

放到本书的问题上，这句话的意思是：属性靠实体，实体靠上帝，一路往上，每一层都有主人，最上面的主人谁也不靠。

◆ 三、一个奇怪的例外：没有主人的属性

阿奎那的体系里，有一个地方很奇怪，值得停一下。

天主教的圣餐礼，讲面饼和酒在祝圣后变成基督的身体和血。饼看起来却还是饼，酒尝起来还是酒。颜色、味道、形状、重量，一样没变。

那么，这些颜色和味道，挂在谁身上？饼的实体已经不在了，它们又不能挂在基督的身体上。阿奎那的回答是：它们在那里，不再挂在饼的实体上，也不能挂在基督的身体上；阿奎那让“量”先充当其余偶性的承载，量本身则由上帝的大能托着（《神学大全》第三部，第 77 题第 2 条〔待核〕）。

这是一个神学问题，本书不评判它的信仰内容。只看它的形状：在整个西方实体论里，这是少有的一处，正式承认属性可以没有实体这个主人。这个例外，却要靠上帝亲手托住才成立。主人从实体换成了上帝，找主人的动作一点没松。

◆ 四、笛卡尔：一刀劈成两块

回到笛卡尔。

他给实体下的定义，大意是：实体是那种不需要别的东西、就能自己存在的东西（《哲学原理》第一部分第 51 条）。他自己马上补了一句：严格说来，合乎这个定义的只有上帝；被造物只是在“只需要上帝的帮助”这个意思上，才叫实体。

于是被造的实体分成两种。一种以思维为主要属性，叫心灵；一种以广延为主要属性，叫物体（《哲学原理》第一部分第 53 条）。一个实体有一个主要属性，其余的属性都是它的样式：想象、感觉、意愿，是思维的样式；形状、运动、位置，是广延的样式。

这一刀，在属性的历史上分量很重。

它第一次把“主体属性”和“客体属性”劈到了两个实体上。疼、甜、红，被归到心灵那一边，是心灵的样式；长、宽、动，被归到物体那一边，是广延的

样式。这条缝不是笛卡尔一个人划的，伽利略、博伊尔也在划。半个世纪以后，洛克把它写成第一性质与第二性质的正式区分（第 3 章），一直影响到今天的科学。

把这个看法放回你自己身上试一试。你说“我的腿力强大”，照笛卡尔，腿力是广延那一边的事：肌肉多粗，关节怎样转，可以量。“强大”的感觉是思维那一边的事：你心里觉得稳。一句话里的两半，被分到了两个实体上。那道坡呢？坡也是广延，和腿同在一边。只有那一次爬，哪一边都不收。

◆ 五、他们对在哪里

先把公道话说足。

阿奎那对在：知道一个东西是什么，和它在不在，确实是两回事。今天一个人被测出“有数学天赋”，这只是一个定义层面的判断，不等于他在每一张卷子上都显得出来。阿奎那这一刀，正好可以用来提醒：名在了，不等于发生在了。

笛卡尔对在两处。

第一，蜡的例子说得对：一样东西能感觉到的属性可以全换掉，人仍然认它是同一个。认同一，靠的确实不只是感官，还有一套更稳的东西在起作用。

第二，他把“我在想”和“那块蜡有多长”分开，让人看清：感觉到的东西，和被感觉的东西，不能随便画等号。疼在手上，疼却不是手的形状。

这两条在一个条件下完全成立：只看一方，不看两方之间。只问蜡，蜡是广延；只问我，我是思维。两块各自清楚，各自稳定。

◆ 六、劈开之后，中间站不下人

问题出在两块之间。

鲁长庚爬坡时，腿发紧，心里说“这段真陡”。腿的用力是广延的事，“真陡”的感觉是思维的事。两件事明明在同一刻、互相推着发生。照笛卡尔的劈

法，它们分属两个实体，各有各的主要属性，彼此不需要对方就能存在。那么，它们是怎样碰到一起的？

笛卡尔自己的学生已经问过这一句。1643 年，波希米亚的伊丽莎白公主写信给他，大意是：一个只会思想、没有广延的灵魂，怎样推动一个只有广延的身体？推动需要接触，接触需要广延〔待核：1643 年 5 月 6 日信〕。

笛卡尔的回答，后来的不少读者觉得没有答到点子上。他在回信里把“心身结合”列为第三个原初观念：除了心灵和物体，还有结合，只能在日常生活里体会，不能靠清楚分明的思考去把握〔待核：1643 年 5 月 21 日、6 月 28 日回信〕。《第六沉思》又说，疼和饿这类感觉，正是心身“混合”的样子〔待核〕。这是他给互动留的一个座位，只是座位上写的是“说不清”。他又在别处把交汇点放在脑中的松果腺〔待核：《论灵魂的激情》第 31—32 条〕。

本书不评判这场争论的胜负，只看它留下的形状：**劈开主客两个实体之后，互动属性没有被当成一种可以追问的属性，只得到一个“说不清的结合”的座位。**“爬得吃力”“谈话很顺”，这一类属性既不是广延的样式，也不是思维的样式；它挂不到任何一块上去，只好被说成一个“原初的、说不清的结合”。

这条缝的后果，到今天还看得见。医院里，一个人说“我膝盖疼”，检查单上写的是关节间隙、软骨厚度，那是广延那一边；“疼”写在主诉栏里，那是思维那一边。两栏之外，没有一栏写“他下楼梯的方式”。鲁晓帆在社区里见过很多这样的单子：影像一样的两个老人，一个天天下楼买菜，一个已经不敢出门。差别不在片子上，也不全在心里，在他们和楼梯之间。

◆ 七、斯宾诺莎：收成一个，“之间”也就没了

斯宾诺莎看出了这个毛病。他的办法很彻底：既然两个实体碰不到一起，那就只有一个实体。

他在《伦理学》开头给实体下的定义是：实体是在自身之内、并通过自身而被认识的东西（《伦理学》第一部分，界说三）。按这个定义推下去，他证明只

能有一个实体，就是神，也就是自然（第一部分，命题十四〔待核〕）。思维和广延不再是两个实体，而是这一个实体的两种属性（他还说属性有无限多，人能认识的只是这两种）；你、我、这块蜡、那道坡，都是它的样式。

这一下，笛卡尔的难题好像消失了。心和身不用互相推动，因为它们是同一件事的两种表达。他说，观念的次序和联系，与事物的次序和联系是同一个（第二部分，命题七）。腿用力和心里觉得陡，不是两件事在碰撞，是一件事在两种属性里平行地展开。

这是一个很深的看见。斯宾诺莎看到了：主与客，不必是两个先在的东西。第 238 号《特征律》目录里给他一章起的题目，叫“实体的铁笼”。

铁笼在哪里？先要公道：斯宾诺莎有互动论。有限的样式彼此制约（《伦理学》第一部分命题二十八），身体怎样被外物触动、情感怎样升降，第三、四部分写得很细〔待核〕。所以不能说他没有互动。他的缺口在另一处：互动全在同一个实体之内、样式与样式之间，没有被立成与主、客并列的第三种属性。鲁长庚和那道坡之间的来往，成了同一个实体内部的变化：所有的“之间”，都成了“之内”。

◆ 八、莱布尼茨：每个主人都装下了一切

莱布尼茨走了另一个方向。他不收成一个，而是分成无数个：世界由无数单子组成，每一个单子都是一个单纯的、不可分的实体。

他说，单子没有窗户，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从窗户进出（《单子论》第 7 节）。一个单子不受另一个单子的影响，它身上发生的一切，都出自它自己的内部。

那么，为什么我推门，门就开了？为什么鲁长庚的腿用力，人就往上走了？莱布尼茨的答案是“前定和谐”。上帝在创世时，把每一个单子的全部历程都安排好，让它们像一群各自上好发条的钟，步调一致〔待核：《新系统》，1695〕。

更进一步，他说，一个个体的概念，已经包含了将要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凯撒会渡过卢比孔河，这一点早已包含在“凯撒”这个概念里（《形而上学论》第 8、13 节〔待核〕）。

先把公道话说给他。莱布尼茨对在：每一个“我”都带着自己的历史，从里面展开，不是一块白板被外面随便涂写。

可是他在这里走到了头。这是主体属性先在化的一个极端：一个人一生所有的属性，连同他和别人、和世界的每一次来往，都事先装在他自己里面。互动属性不是被溶掉了，而是被拆成两半，分别装进双方，再由上帝对表。

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都在“之间”这一处收了手：一个把它收进唯一的实体，一个把它交给上帝的钟表匠手艺。

◆ 九、缺的是哪一个创新

把这四个人排在一起看。

阿奎那：属性靠实体，实体靠上帝，层层有主人。笛卡尔：主客属性劈到两个实体上，互动属性悬空。斯宾诺莎：只剩一个实体，互动被溶成内部变化。莱布尼茨：无数个没有窗的实体，互动被拆进双方，靠事先对表。

四种安排，方向各异，在互动属性上落到同一个结果：它要么只得到一个“说不清”的座位，要么被收进“之内”，要么被拆掉。

所以，这一段历史缺的，主要是创新二：三属性纠缠发生。他们各自看见了主体属性和客体属性，有的还把两者看得很深；只是没有一家把“之间”立成第三种属性，和前两者同等真实、同时发生。笛卡尔的蜡化了，他问的是“蜡还是不是蜡”，没有问“蜡在炉边化掉”这一场来往，本身有没有属性。

当然，创新一他们也缺：属性仍然是挂在主人身上的，主人仍然先在。只是在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三人这里，缺口最大的地方在中间，所以主缺记在创新二。

阿奎那要单记一笔。他还没有走到劈开主客这一步，属性靠实体，实体靠上帝，连那几样没有主人的圣餐偶性也要上帝托住。他这一段，缺的仍是创新一。

◆ 放回日子里

周四晚上，闵策加完班回家，在饭桌上说起组里的事。韦东山让他下周交名单，写清每个人的“能力等级”。

“小周写文档慢，可是跟汤雯搭档的时候，两个人一个说一个写，比谁都快。这算谁的能力？”

鲁晓帆说：“算他俩的。”

闵策苦笑：“表格上没有‘他俩’这一格。”

这张表，就是笛卡尔那一刀在今天的样子：每个人一格，每格一个能力，格与格之间不留位置。明天能做的一件小事：交名单之前，在表格最下面自己加一行，写“组合”，把哪两个人搭在一起时，读数明显变了，记下来。它进不了正式的表，可是它会让你在排岗时，多想一步。

带走的话 ：把世界劈成人和物两块，每一块都会很清楚；可是人和物碰在一起时发生的那件事，就没有地方记了。

> 本章判错句：如果能证明，“爬得吃力”“谈话很顺”这一类属性，都能不留余数地拆成一方的主体属性加另一方的客体属性，那么本章说互动属性没有被立为可追问的一角就算错。
>
> 下一章从哪里进：洛克把笛卡尔那条缝写成了两种性质，又承认下面托着的东西“不知为何物”。

想一想 ：你的工作或家里，有没有一件事，是两个人一起时做得很好、分开就做不好的？它被记在了谁的名下？

03

第 3 章

一盆温水，两只手：洛克的两种性质

洛克把物的性质劈成两半：一半留在物里，一半交给人与物的相遇。他看见了属性要靠相遇才显，却又在所有性质底下安了一个“不知为何物的支撑者”，把属性的主人重新请了回来。

◆ 一、一盆水，两种温度

先做一个洛克自己做过的小实验。

一只手在热水里泡一会儿，另一只手在冷水里泡一会儿。然后两只手同时伸进同一盆温水。

泡过热水的那只手说：这水凉。泡过冷水的那只手说：这水暖。

同一盆水，同一个时刻，两句相反的话。洛克在《人类理解论》第二卷第八章第 21 节写下这个例子〔待核〕，用它说明：暖和凉不在水里。

你可以想一想这句话的分量。水的温度，是人最常挂在水身上的属性之一。“这水暖”，主语是水，谓语是暖，暖好像就是水的。可是两只手一起伸进去，暖就从水身上掉了下来。

它掉到哪里去了？洛克的回答是：掉到人这边来了。本书的回答会多走一步：它掉进了手与水相遇的那一下里。

这一章就从这盆水开始。

◆ 二、他接手的是哪道题

洛克（1632—1704）写《人类理解论》，出版年署 1690 年。他接手的题，是笛卡尔留下的。

笛卡尔把世界劈成两种实体：会想的心灵，占地方的广延。第 2 章已经讲过，这一劈，主体属性归了心灵，客体属性归了广延，中间那一块没有地方放。

洛克反对“天赋观念”。他的出发点很朴素：心里的一切观念，都来自经验，来自感觉与反省。人一出生，心像一张白纸。

白纸上的字是外面写进来的。那么外面的东西，到底把哪些字原样写进来，又把哪些字改了样？

这道题逼出了两种性质的区分。

◆ 三、第一性质与第二性质

洛克说，物体有一类性质，不管你怎么切，怎么磨，都跟着它走。一粒麦子切成两半，每一半仍有体积、形状、硬度，仍在动或静，仍能数出个数。这一类他叫第一性质：坚实、广延、形状、运动或静止、数目（第二卷第八章第 9 节）。

另一类是颜色、声音、滋味、气味、冷热。这一类他叫第二性质。

还有一处区分要记下：洛克把“坚实”和“硬”分开。坚实是占着地方、不让别的东西进来，列在第一性质里；硬则是“不肯让步于我们身体的压力”，他自己就说它是相对于我们身体而言的（第二卷第四章第 4 节）〔待核：未逐字核〕。本书后面常说“石头很硬”，说的是后一种；它离公孙龙的“坚随手而显”更近（第 9 章）。

两类的差别在哪里？洛克的判断是：第一性质在我们心里留下的观念，与物体本身相像；第二性质的观念，与物体本身毫不相像。物体里只有一种能力，能

借它那些微小部分的体积、形状和运动，在我们身上产生颜色、声音这些感觉（第二卷第八章第 10 节、第 15 节）。

他还举过一个杏仁的例子。把杏仁捣碎，清亮的白色变成了浊色，甜味变成了油味。捣杵改变的只是杏仁各部分的组织，颜色与滋味却跟着变了（第二卷第八章第 20 节，大意）。

> **洛克的第二性质，是近代实体论第一次把这件事讲成系统：有一类属性离开相遇就不成立。**

更早已有先声。柏拉图《泰阿泰德》里有一段（153d—157），说白既不在眼里也不在物里，是两者相遇的运动生出来的；德谟克利特说甜苦冷暖是“约定俗成”；伽利略、博伊尔也在洛克之前讲过类似的话〔待核：各处出处〕。洛克的分量，在于他把它放进了实体论的正中。

◆ 四、还有第三种：太阳把蜡晒白

很多人读洛克，只记得两种性质。其实他在同一章里数了三种。

第三种，是一个物体改变另一个物体的能力。火能把铅熔化，太阳能把蜡晒白（第二卷第八章第 10 节、第 23 节，大意）。洛克说，太阳里并没有“白”，蜡里原本也没有；白是太阳的能力作用在蜡上，蜡的组织变了以后才有的。

这一段常被跳过，在本书看来却最有意思。

第二性质，是物与人相遇才亮。第三种性质，是物与物相遇才亮。也就是说，洛克已经看见：不止人参与的属性要靠相遇，物与物之间也有一类属性，只在“作用到对方身上”的那一下里存在。

“太阳晒白蜡”这句话，主语是太阳，宾语是蜡，真正的属性却落在“晒”上。太阳的热（一方的读数），蜡的组织（另一方的读数），日头底下摆了多久（那一下的过程），三份一起，才有“白”。

洛克没有给这一类属性单独起一个家。他把它记作太阳的“能力”，挂回了太阳名下。挂的方向，正是全书要追的那个动作：一场相遇里发生的东西，被记成一方本来就有的东西。

不过要公道：在洛克那里，“能力”这个词本身就带着相遇的意思。他没有说太阳“本来就白”，只说太阳“能使蜡白”。他把门留了一道缝。

◆ 五、他对在哪儿

先把公道说足。

洛克看见的这一层，在他的土里是真看见。一盆水两只手，说明“暖”的读数跟着手的来历走。杏仁的颜色跟着捣碎的那一下走。他没有把冷热硬塞回水里，而是老老实实说：水那边只有一种“能力”。

“能力”这个词值得停一下。一种只在相遇时才兑现的能力，已经不是一块躺在物里的东西了。它需要另一端：一只手，一条舌头，一双眼睛。它还需要那一下：伸进去，尝一口，看一眼。

用本书的话说，洛克的第二性质已经把三种属性的影子都画了出来。水有它的一份（客体属性），手有它的一份（主体属性），伸进去的那一下有它的一份（互动属性）。暖，是三份一起亮出来的。

保底的话要说在前头：只要你问的是“同一盆水为什么一只手说凉一只手说暖”，洛克的解释完全成立，不需要本书来补。

◆ 六、第一性质被留在了物里

可是洛克只拆了一半。

第二性质被他交给了相遇，第一性质却原封不动留在物里。形状、体积、运动，他认为是物体本来就有、离开人也一样有的。

为什么这一半就能留下？洛克的理由是“不可分离”：怎么切都还在。

请你换一个角度看这个理由。形状“怎么切都还在”，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人拿去量它的那一套东西几乎不变：一把尺，一个规定好的量法，一双受过训练的眼。

暖和凉之所以乱，是因为每只手的来历不同。手就是测量者，而手没有被标准化。

形状之所以稳，是因为量它的尺子被标准化了，量的程序也被标准化了。主体被换成了仪器，互动被换成了标准程序。剩下来的读数，自然显得只跟物有关。

这里先埋一个伏笔（它就是导言第十节那条标准化预言落在洛克身上的样子），第 26 章先在客体这一边收一半，第 49 章正式收：**洛克的第一性质，不是比第二性质更“客观”的另一类属性，只是另两种属性被标准化固定得更彻底的那一类属性**。

一个可检验的推论跟着就来：要是把尺换成手掌，把量法换成目测，形状、大小的读数也会像冷热一样乱起来〔待验〕。木匠用拃量，裁缝用指量，各人的“一尺”不一样，这在日子里常见。

反过来也一样。冷热一旦被标准化，也会变得和形状一样稳。温度计把手换成了水银柱，把“伸进去试一试”换成了“插进去等一分钟”。从那以后，“这盆水三十四度”就不再随人而变。冷热并没有从第二性质搬家成第一性质，变的只是量它的那一边。

所以两种性质的界线，不画在物的身上，画在测量被固定了多少的地方。

这是本书的读法。洛克自己的理由还有一条：第一性质能解释第二性质是怎样产生的（第二卷第八章第 14、15 节）〔待核〕，这一条本书不否认。实在论者还会反驳：尺子换成手掌读数就乱，只说明测量有误差，物仍有自己的长度。这个反驳要认，因为两家都预言“不标准化，读数会乱”，单凭这一点分不出谁对谁错。能分开的是另一条：用两套互不共享校准链的标准化去量同一个性质，读

数是否收敛。收敛，实在论得一分；两套标准化各自内部稳、彼此之间不收敛，本书得一分〔待验〕。

◆ 七、不知为何物的支撑者

洛克留在物里的，还不只第一性质。

他在第二卷第二十三章谈实体。人看见一组简单观念总是一起出现，比如某种颜色、某种重量、某种硬度总在一起，就给它们起一个名字，叫“金”。人又想不出这些性质怎样自己待着，于是假定底下有一个托住它们的东西。

这个东西是什么？洛克老实承认：说不出。他用了一个后来很有名的比方：有人问一位印度哲人，世界由什么托着，答是大象；大象由什么托着，答是乌龟；乌龟又由什么托着，答是某种他不知道的东西（第二卷第十三章第 19 节、第二十三章第 2 节，大意）。

于是实体就成了“某种不知为何物的支撑者”。

这一步要看清楚。洛克刚刚承认，暖、甜、白要靠相遇才亮。转过身来，按传统的读法，他又在一切性质的底下安了一个先在的主人（学界也有人把它读成物体的内部构造，而不是一块空底座〔待核〕）。主人是什么说不出，位置却必须留着。

> **属性一旦被想成“要有东西托着”，主人就一定会被请回来，哪怕是一个说不出名字的主人。**

◆ 八、本书怎样重看这盆水

用本书的说法，重新走一遍那盆温水。

“这水暖”是一句客体属性的话。它由三份一起发生：水的读数（客体属性），手刚才的来历（主体属性：这只手刚从冷水里出来），伸进去那一下的对比（互动属性：从冷到温，是一次变暖）。三份缺一份，“暖”都说不出来。

这正是三属性三方程的一个小样：客体属性＝G（主体属性，互动属性）。水暖不暖，看手，也看伸进去的那一下。

洛克说暖不在水里，这只说对了一角。暖也不全在手里：没有那盆水，冷过的手什么也说不出。暖更不在一个说不出的托底者里。

再看那个“支撑者”。本书第 16、17 章会说：一组性质总一起出现，是因为它们是同一束特征纠缠聚合体（一群特征缠在一起、稳定下来的一团）的不同侧面。它们一起亮，一起暗，一起被捣碎改变。这团东西够整、够稳、够独立，就被感觉成“本来就在那里”，这就是粒子化（第 1 章已说，第 17 章细讲）。

所以“不知为何物的支撑者”，是粒子化在哲学里留下的一个签名。洛克感觉到了那份“整”，又说不出它的来历，就给它造了一个底。

◆ 九、“金”这个名字指着什么

洛克在第三卷又往前走了一步，这一步常被忽略。

他区分两种本质。一种叫名义本质：人挑出黄色、很重、能锤成薄片、能熔化这几样观念，把它们捆成一束，叫“金”。另一种叫实在本质：金之所以有这些性质，靠的是它内部那些微小部分的组织；这个组织，人并不知道（第三卷第三章第 15 节、第六章第 2 节，大意）。

所以在洛克看来，“金”这个名字真正指着的，只是人自己捆起来的那一束观念。哪几样算进去，哪几样不算，各人捆法可以不同。他甚至说，有人认为能溶于王水也该算进“金”里，有人不认为〔待核〕。

这已经很接近本书第 20 章要立的“名是指针”：一个名，指向一束特征纠缠聚合体。洛克只差了一句话没有说：那一束为什么会被捆在一起？他把“捆”交给人的心，把“为什么捆得住”交给不知道的实在本质。

本书的答案是：捆得住，是因为这几样特征在反复的相遇里一起变、一起稳，已经纠缠成一团。黄与重一起出现，不是人随手配的，是金块与眼、手、秤一次次相遇沉下来的。

捆这一边，有主体的份；捆得住，有客体的份；一次次掂、看、熔，有互动的份。名义本质与实在本质之间那道缝，正好是三种属性一起发生的地方。

◆ 十、他缺的是哪一个创新

按全书三大创新查一次账。

洛克看见了互动的影子：第二性质只是“能力”，要相遇才兑现。这是近代以来，离互动属性最近的一步。

他也收回了两样。第一样，他把第一性质留在物里，开了客体属性中心主义（这个名字第 14 章正式立）的头：最硬的那几种属性，只属于物。第二样，他给一切性质安了先在的托底者。

后一样最要紧。它说明洛克缺的是创新一：他不知道属性从哪里来，只知道属性要挂在某处。属性是一场发生，和号位显影一起亮，一个乘号连着两边，再经封装、回写挂上“它的”；这一整条来路，他那片土里长不出。

前一样则留给第二编和第七编去算：洛克是客体属性中心主义在近代的一位开山者。第 48 章的谱系表里，他会和公孙龙的坚白之辩、和科学实在论站在同一列。

◆ 放回日子里

周六早上，鲁长庚从岳麓山下来，满头汗，进门就把手伸进洗脸盆。“这水怎么是凉的？”

鲁晓帆刚下夜班，手冻得发白，伸进同一个盆里：“不凉啊，温的。”

两个人对着盆争了两句。闵小满在一旁看热闹，拿出水温计往水里一插：三十四度。

三个人愣了一下，都笑了。水温计不出汗，也没值过夜班，所以它的话两边都认。

明天你可以试一件事：找一样你一直认定“本来就是那样”的东西，问自己一句，我平时是用什么去量它的？是用手、用眼、用心情，还是用一个大家都认的标准？量的那一边一换，那样东西的属性会不会跟着换。

带走的话 ：**暖不在水里，也不全在手里；一样东西显得最稳的性质，往往是量它的那一边被固定得最死的性质。**

> 本章判错句：要是在撤掉尺子、量法与训练之后，形状、大小这类第一性质的读数，仍和冷热一样稳，不随量的人与量的方式而变，那么“第一性质只是标准化程度更高的属性”这一判断就算错。
>
> 下一章从哪里进：一位爱尔兰的年轻人读了洛克，问得很干脆：颜色、冷热要靠被感知才有，形状、大小凭什么例外？那个从没被感知过的支撑者，凭什么说它在？他叫贝克莱，他把洛克留在物里的另一半也拆掉；休谟再拆掉心里的那个“我”，拆到最后，剩下一束一束的知觉。

想一想 ：你身上有没有一种“属性”，是别人用一把固定的尺量过之后才说出来的？换一把尺，它还剩多少？

04

第 4 章

一束知觉，没有绳子：贝克莱与休谟

贝克莱拆掉了物的托底者，休谟又拆掉了心的托底者。拆到最后，世界只剩一束一束的知觉。他们拆对了“实体先在”，却说不出束与束为什么牵连，为什么总是一起亮、一起暗。

◆ 一、一只苹果，拆到见底

你手里拿着一只苹果。

它是红的，你是用眼看到的。它是香的，你是用鼻子闻到的。它是脆的，咬下去那一声，你是用耳朵听到、用牙感到的。它是圆的、沉的，你是用手掂出来的。

现在请你做一件事：把看到的、闻到的、听到的、尝到的、摸到的，一样一样拿走。拿到最后，还剩下什么？

洛克会说：剩下一个托住这些性质的东西，说不出是什么。

贝克莱说：什么也不剩。那个说不出的东西，你从来没有碰到过它，它只是一个空名。

这是本章的起点。一只苹果，拆到见底，底是空的。

◆ 二、贝克莱：存在就是被感知

贝克莱（1685—1753）是爱尔兰人，后来做了克洛因的主教。他二十五岁出版《人类知识原理》（1710 年），书里有一句后来人人都会背的话：对于不会思想的东西，它们的存在就是被感知（esse is percipi，《人类知识原理》第 3 节）。

他从洛克停下的地方接着走。

洛克说颜色、冷热离开感知就不在。贝克莱问：形状、大小、运动凭什么例外？你看见一张桌子是方的，这个“方”也是看见的。你从远处看它小，从近处看它大；你从斜处看它不方，从正面看它才方。广延和形状，同样随着看的人、看的位置而变（《人类知识原理》第 9—15 节，大意）。

所以洛克那一刀砍得不对。第一性质和第二性质站在同一边：都是被感知的观念。

第 3 章刚刚说过，洛克的第一性质只是被标准化得更彻底的那一类属性。贝克莱没有用“标准化”这个词，可是他指出的正是同一件事：一旦你不再把量的那一边固定住，形状和颜色一样会动。

◆ 三、没有剩渣，没有架子

贝克莱接着拆托底者。

洛克说，一切性质底下有一个“不知为何物的支撑者”。贝克莱问：支撑是什么意思？“托住”是一个借来的比方，柱子托住房梁，那是两样看得见的东西。一个看不见、摸不着、说不出的东西，怎么“托住”颜色和形状？

他的结论是：物质实体是一只空架子。把被感知的性质拿走，不剩一块自己躺着的渣。

第 197 号《普通人都能读懂的贝克莱》把这一条压成一句话：“没有剩渣，没有架子。”

> **在近代西方实体论里，贝克莱是第一个把客体端的先在主人整个拆掉的人。**

这一步本书完全接受。一只苹果的红、香、脆、圆，没有一样是先挂在一个底座上、再被人看见的。它们都在被看、被闻、被咬、被掂的那一下里亮出来。

◆ 四、他对在哪儿，又托给了谁

公道先说足。

贝克莱还写过一本《视觉新论》（1709 年）。他在那里说，远近不是眼睛直接看到的，是学会的。看到的东西和摸到的东西，本来是两套观念；人是经过一次次伸手、走近、碰到，才学会从看到的模样读出“有多远”（第 197 号判决二：“路是走出来的”）。

这一条，和本书要说的属性发生几乎贴着走。“那棵树离我很远”，听上去是一句客体属性的话。贝克莱指出：它是眼与手在一次次相遇里沉下来的。没有那一次次走近，就没有“远”。

所以只要你问“一个物的颜色、形状、远近，是不是先挂在物上、再被人看见”，贝克莱的回答在他自己的土里完全成立：不是。

他接着碰到一个缺口。人会睡，会走开，会死。我不看这张桌子的时候，它还在不在？

贝克莱的回答是：在，因为上帝一直在看。

第 197 号把这一步叫“托看”：“他看见了存在就是显露，却把看托付给了一双永不眨眼的眼睛。”

客体端的托底者被拆掉了，主体端却立起一个更大的托底者：一个无限的、从不眨眼的精神。这是同一个动作的另一种样子。物不再有先在的主人，看却有了先在的主人。

这一托，在贝克莱的土里有它的道理。他是主教，世界的连续在他看来本来就该由神来担保。他也确实碰到了一个真问题：显露有断处。眼一闭，桌子就不在眼前了；人一走，屋里的东西就没人看了。断处之间，世界凭什么接得上？

本书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到第 18 章讲“持存”时才完整给出：持存在发生层，不在意识层。桌子在没人看的时候，作为一团聚合体仍在运行，只是没有被哪一个号位显影。饿了而不知的时候，饿在，“我饿了”不在；屋里没人的时候，桌子在，“那儿有一张桌子”不在。

所以断处不需要一双永不眨眼的眼睛来补。需要分清的，是“在运行”与“被显出来”这两层。贝克莱只有一层，所以缺口只能往上托。

◆ 五、休谟：心也是一束

休谟（1711—1776）是苏格兰人。他二十多岁写成《人性论》，第一卷出版于 1739 年。

贝克莱拆掉了物的底，留下了心的底，因为总得有一个心去感知。休谟把这个底也拆了。

他说，每当我最亲密地进入我称为“我自己”的东西，我总是碰到这个或那个具体的知觉：冷或热，明或暗，爱或恨，痛或乐。没有知觉，我在任何时候都抓不住我自己，除了知觉也观察不到任何东西（《人性论》第一卷第四章第六节，大意）。

所以，心不过是“一束或一组不同的知觉”，这些知觉以想象不到的速度相继，处在永远的流动和运动之中（同上）。

他还用了一个比方：心像一座剧场，各种知觉在上面相继登场、走过、溜走、混在一起。紧接着他又提醒：别被比方骗了，台上的知觉就是全部，我们并不知道这座剧场在哪儿，用什么搭成（同上，大意）。

至于物的实体，休谟在第一卷开头就说过。实体的观念，不过是一组简单观念的集合；想象把它们联在一起，再配上一个名字（第一卷第一章第六节，大意）。

到这里，两头都拆完了。物是一束，心也是一束。

◆ 六、拆对了的那一半

先承认：这一拆，拆对了。

本书的第一个创新说，属性不是被拥有的，是发生的；实体是粒子化的聚合体（粒子化第 1 章已说，第 17 章细讲）。

贝克莱和休谟看见的，正是这一团“东西”底下没有另一块更硬的东西。一只苹果就是那些红、香、脆、圆在一起；一个“我”就是那些冷热、爱恨在一起。拿掉它们，后面没有一个先在的主人。

休谟看到的“我找不到我”，在本书的语言里也有对应。第 194 号《意识的奥秘》说，“我”是三号位（主体意识亮起的那个位置）的显影，而且最后才亮。休谟往里找，找到的总是“冷”“热”“痛”，这些是一号位和二号位上亮的东西（“那儿有”“正在”）。他找不到“我”，因为他用来找的那一下，本身就是一次侧重看对象的显影。

保底的话：只要你问的是“把一切知觉拿走，后面还剩不剩一个先在的心”，休谟的回答在本书看来完全成立：不剩。

◆ 七、束是什么绳子扎的

可是一束花，得有绳子扎。

休谟自己也看见了这个难处。他在《人性论》第一卷正文里讲完人格同一性，过了一年，在第三卷后面的附录里回过头来，承认自己陷入了一个迷宫。

他说，有两条原则他放不下，又无法让它们相容：一条是我们所有不同的知觉都是不同的存在；另一条是心从来觉察不到不同存在之间有任何真实的联系（《人性论》附录，大意）。

说白了：每一朵花都是单独的一朵。那它们凭什么是一束？

休谟给出的绳子是“想象的联结”：相似、接近、因果。几朵花长得像，挨得近，一朵总跟着另一朵出现，想象就顺手把它们捆在一起。这条绳子却是事后的，是心里的习惯。它解释了人为什么会把它们说成一束，没有解释它们为什么总是一起出现，一起变。

> **休谟拆对了实体，却只剩下彼此独立的知觉；独立的东西之间，长不出牵连。**

◆ 八、因果也是一束习惯

休谟对因果的分析，是同一个缺口的另一种样子。

一个台球撞上另一个，后一个动起来。你看见的是什么？休谟说：你只看见前一个在先，两个相碰，后一个跟着动；看了很多次，总是这样。你从来没有看见过一种“力”从前一个球流到后一个球里（《人性论》第一卷第三章，《人类理解研究》第四、七章，大意）。

所以，按通行的读法，因果的必然性是心在看惯了“恒常会合”之后养成的期待。（近年也有学者主张，休谟并不否认世上有真实的因果力，只是认为人认不到；争论至今未完〔待核〕。）

这一步同样拆对了一半。“这一撞必然推动那一个”，确实不是挂在前一个球身上的一种先在能力。

它也把“那一下”拆没了。在本书看来，撞，是两个球之间的一次互动；推动，是那一下的互动属性。它不住在第一个球里，不住在第二个球里，也不只住在看的人的习惯里。它在两个球、一张桌子、一根球杆一起构成的那一场相遇里发生。

休谟只留下了两头：一头是一个个分开的事件，一头是看的人的习惯。中间那一下，正好是他那张图上的空白。

◆ 九、本书怎样重看这一束

用本书的话重看一遍苹果。

红、香、脆、圆，不是几朵各自开着、碰巧捆在一起的花。它们是同一束特征纠缠聚合体（第 3 章已说）的不同侧面。

证据很朴素：它们一起变。苹果放坏了，红变暗，香变酸，脆变软，几样同时走。苹果被切开，四样又同时换一副样子。如果它们彼此独立，就不该这样步调一致。

这份“一起变”还只是一个雏形。红、香、脆、圆都是苹果这一边的性质，它们一起变，是客体内部的共变。本书第 44 章要立的第一个“互相”（互相关联，检验办法是看共变），说的是另一层：苹果的红、看它的那双眼、看的那一下，三种属性一起变。

休谟会反驳：一起变，也只是我看惯了的恒常会合。

这个反驳要认真接。本书的回答是：恒常会合确实是在看的人那边记下来的，可是它能被记下来，要三方一起配合。苹果那边得真的一起变，看的人那边得有一双能分辨红与暗红的眼，看的那一下得反复发生。三方少一方，“一起变”都记不下来。

所以共变不是心单方面养成的习惯，也不是苹果单方面藏着的秘密。它本身就是一种纠缠的读数。休谟把它整个算给了心，这是把一场三方的发生，记成了一方的习惯。

再看那根绳子。苹果的红，要有光、有眼、有看的那一下；苹果的脆，要有牙、有咬的那一下。每一样性质，都是客体、主体、互动三份一起发生的。所以束里的每一朵花，本来就有三根根须伸到另外两边。束与束之间的牵连，不必等心事后去扎，在发生的时候就已经缠上了。

这是创新二的雏形：主体、客体、互动三种属性互相关联、互相需要、互为条件、互相影响。

◆ 十、他们缺的是哪一个创新

按全书三大创新查账。

贝克莱看见了：存在就是显露，物的性质都在被感知的那一下里亮。他收回了：把一切的看，托给一双永不眨眼的眼睛，看被先在化了。

休谟看见了：物与心后面都没有先在的主人，“我”只是一束知觉。他收回了：束里的知觉被他判成彼此独立，牵连只能由想象事后补上。

两人一起，把创新一要推翻的“实体先在”拆得最彻底。他们缺的是创新二：三种属性互相纠缠。没有纠缠，束只是一堆；有了纠缠，束才是一团。贝克莱另兼缺一笔创新一：物的主人拆掉了，看却被托给了一个先在的主人。

还有一样留给后面。他们拆掉了托底者，却没有说一束知觉为什么会被感觉成“有一个主人”。本书第 17 章用粒子化回答；第 103 章与束理论划界时，还会专门回到这件事（第 103 章◆五）。

◆ 放回日子里

晚上九点，闵小满趴在桌上写数学。闵策走过来，看他写了半页又擦掉，随口说：“你就是不细心。”

鲁晓帆在厨房听见，探出头说了一句：“他刚才写英语可细心了。”

“不细心”像休谟那一束里的一朵花，被单独拎出来，挂到孩子身上。它开在哪里？开在这道题、这个晚上、这一页草稿纸上，开在爸爸站在背后看的那一下里。换一门课，换一个人站在旁边，那朵花就不开了。

明天你可以试一件事：家里有人被说成“马虎”“急躁”“不细心”的时候，先问一句，这个说法在哪几件事上亮过，哪几件事上没亮。把“它亮的时候，旁边还有什么”写下来，你会看到那根扎束的绳子。

带走的话 ：**拆掉先在的主人只是一半；另一半是看清那一束为什么总是一起亮、一起暗。**

> 本章判错句：要是苹果的红、看它的那双眼、看的那一下，三样里改动任何一样，另两样的读数都毫不跟着变（光换了、眼换了，“红”照旧；看法换了，眼与苹果也全不受影响），那么“束里的每一样都有根须伸到另两边”的判断就算错，休谟的独立知觉说就站得住。
>
> 下一章从哪里进：康德看见了休谟留下的断口，他的办法是把绳子装进人心的结构里；可是这一装，又在心外封进一个永远够不着的物自体。

想一想 ：你身上哪一个“性格”，其实总是和某一种场合、某一个人一起出现？把那个场合拿走，它还在不在？

05

第 5 章

一副眼镜摘不下来：康德的实体范畴与物自体

康德替休谟找回了那根绳子，办法是把绳子装进人心本来就有的框架里。这一装，属性有了秩序，属性的来源却被封进一个永远够不着的物自体。亏空被封住了，没有被补上；而主体、客体被默认先于互动而在，这是知识论的第二处亏空。

◆ 一、一副摘不下来的眼镜

讲康德的书，常用一个比方：一个人天生戴着一副蓝色眼镜，而且摘不下来。

他看出去的一切都是蓝的。他会说：天是蓝的，树是蓝的，水是蓝的。他说得没错，在他能看到的一切里，蓝从来没有缺席过。

可是他永远不能知道，眼镜外面的东西本来是什么颜色。

这个比方不是康德自己的，用来入门还算贴切。只是有一处要小心：康德的“眼镜”不只是一层颜色，还包括时间、空间，以及实体、因果这样的框架。人用这些框架看出去，看到的叫现象；镜片外面那个本来的样子，叫物自体。

本章就从这副眼镜说起。它帮人把属性看得井井有条，也把属性的来源者永远关在了镜片外面。

◆ 二、他接手的是哪道题

康德（1724—1804）一辈子住在东普鲁士的柯尼斯堡。他说过，是休谟把他从“独断论的迷梦”里唤醒（《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序言，大意）。

第 4 章讲过休谟留下的断口：知觉一个一个分开，彼此之间看不出真实的联系；因果的必然，只是看惯了的习惯。

要是这样，科学就危险了。牛顿说物体受力必然加速，要是“必然”只是习惯，物理学就成了一门记录习惯的学问。

康德要救的是“必然”。他的办法，是一次被他自己比作哥白尼式的转向：以往认为，知识必须符合对象；不妨试试反过来，让对象符合我们的认识方式（《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B XVI，大意）。

这一转，把主体推到了舞台中央。

◆ 三、绳子装进了人心

康德的回答分两层。

第一层是感性。人接受外来材料，总是在空间和时间里接受。空间和时间不是从外面学来的，是人接受任何东西的形式（《纯粹理性批判》“先验感性论”，大意）。

第二层是知性。光有材料还不成知识，还要用概念把它们联起来。康德列出十二个最基本的概念，叫范畴，分四组：量、质、关系、模态。“实体与偶性”和“原因与结果”都在关系那一组里（A 80／B 106，范畴表）。

他还有一句很有名的话：思想没有内容是空的，直观没有概念是盲的（A 51／B 75）。

于是休谟那根找不到的绳子，被康德装进了人心本来就有的框架里。一束知觉为什么能被看成“一个东西带着它的几种属性”？因为人心带着“实体—偶

性”这个范畴去看。一件事为什么能被看成“必然引出另一件事”？因为人心带着“原因—结果”这个范畴去看。

他在“经验的类比”里说：在现象的一切变化中，实体常住，它在自然中的量既不增也不减（B 224，第一类比，大意）。

> **康德把“实体”从世界的家具，改成了人看世界的框子。**

“实体常住、量不增不减”这一句，你会觉得耳熟。它很像物理课上的守恒：质量守恒、能量守恒。康德确实想替牛顿物理学的这类原理找一个不会动摇的根。

本书在这里只记一笔，到第 49 章再算：这份不变，是仪器、单位、程序被一代代固定下来的结果（第 3 章、导言第十节），康德却把它记成了人心先天的框架。

◆ 四、他对在哪儿

公道先说足。

康德看见了一件洛克、休谟都没有看清的事。洛克看见了感觉有主体的一份（第 3 章）；康德看见的是，连秩序（实体、因果）也有主体的一份。

“这块石头很硬”，看起来是石头自己的事。康德提醒你：你能把“硬”挂在“石头”上，先要会把一团感觉看成“一个东西”，再把“硬”看成“它的”。这个“看成”，不是石头送给你的，是你带去的。

用本书的话说，康德发现了属性意识里主体那一份的形状。号位显影、“它的”被挂上，确实要有主体那一份参与。

第 238 号《特征律》对康德的判词很重：“康德把‘差异稳定性’偷换成‘先验范畴’”。这句话的意思是：人能把一团感觉认成“一个东西”，确实要靠一种稳定性；康德看对了稳定性在起作用，却把它说成人心先天带着的形式。

保底的话：只要你问的是“一个属性被说出来的时候，说的那一方有没有参与”，康德的回答完全成立：有，而且参与得很深。

◆ 五、他其实留了一个“交互”的格子

讲到这里要补一笔公道，因为它常被漏掉。

康德的关系范畴有三个，不是两个。除了“实体与偶性”“原因与结果”，还有第三个：共联性，也译作“交互作用”（A 80／B 106）。对应的第三类比说：一切同时并存的实体，都处在普遍的交互作用之中（B 256，大意）。

这一格，是西方近代哲学给“互动”留下的最正式的一个座位。

康德的论证其实更进一步：我们能把两样东西知觉成“同时并存”，恰恰要靠它们之间有交互作用，所以交互是并存得以被知觉的条件。他在《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1786）里还把物质建立在引力与斥力的相互作用上〔待核〕。这些都要认。

可是请看这个座位怎么摆。在范畴表里，交互作用是“实体与实体之间”的一格。两个实体先在，然后才交互。交互本身不生出自己的属性，它只说明为什么两样东西能被看成同时在场。

用本书的话说：康德看见了互动，把它排进了范畴表，却把它排在实体之后。互动是实体之间的一条关系，不是能和主体、客体平起平坐、自己带属性的一角。

这一排序，和下面要讲的两处亏空连在一起：先有主客，后有相遇。

> **康德的交互作用，是给互动留了座位，却让它坐在两个先在者的中间。**

◆ 六、物自体：被封住的亏空

可是框架装进人心，就有一个问题躲不开：框架外面是什么？

人看到的是现象，现象是经过时间、空间和范畴整理过的。整理之前的那个来源，康德叫物自体。他说，物自体可以被思想，却不能被认识（B　XXVI，大意）。

导言第四节讲过王德生博士的那个式子：知识是主体、客体、互动三者的函数。式子本身不假，亏空出在变量上。第一处在客体：客体究竟是什么？

康德走到的正是这一步。知识是现象的特征，那就必有一个“现象的来源者”，也就是物自体；同时他宣布，它不可知。

> **亏空被封住了，没有被补上。**

封住的意思是：位置留着，门锁上，钥匙扔了。和洛克那个“不知为何物的支撑者”相比，康德多做了一件事：他证明了为什么必然说不出。可是“必有一个先在的来源者”这一点，他一步也没有让。

第 2 章讲到笛卡尔劈开主客，第 3 章讲到洛克的托底者，第 4 章讲到贝克莱的托看。到康德这里，客体那一端的主人被锁进了一间永远进不去的屋子。

◆ 七、第二处亏空：主客先于互动

亏空还有第二处，藏得更深。

那个式子把主体和客体写成了自变量，等于默认二者先于互动而在，这一点从没被证成过。康德正是这样安排的：一边是带着框架的主体，一边是框架外的物自体，两边先在，然后才有相遇，相遇的产物叫现象。他封住了第一处，又原样默认了第二处。

本书第 35 章会讲，婴儿先有客体意识（“那儿有”），再有互动意识（“正在”），最后才有“我”。那个带着十二范畴的主体，并不是一开始就整整齐齐坐在那里的。它是一场发生的后来者。（这是本书所取的读法；发展心理学对婴儿何时有“物”这个框还有不同意见，第 104 章把它列为一条检验。）

客体端呢，被康德锁进了物自体。主体端呢，近几十年的哲学一直在把它打碎（第 37 章讲拉康、福柯、鲍德里亚）。两个自变量同时失去依托，知识论由此进入一场很深的危机。

这一处亏空，本章只把它挑明，交给第二编末尾的第 14 章再登一次账，然后交给卷一去补。本书接的，正是这第二处；第一处，第 28 章只给出一个方向，不算补上。

◆ 八、本书怎样重看物自体

本书不去敲那间锁着的屋子。本书换一个问法。

康德问：现象背后，那个先在的来源者是什么？本书问：凡是被说成“它本来就在那里”的东西，是怎样被显成“本来就在那里”的？

第 28 章会正面回答，这里先给一个轮廓。“那儿有一块石头”这一类现象，是客体意识，是一号位（显出“那儿有”的那个位置）上侧重的显影。来源者，不是一个躲在现象背后、自己待着的物，而是客体发生：一团特征纠缠聚合体在运行，它自己也是一场显露、差异序列、特征纠缠。

这一团够整、够稳、够独立，就被粒子化，被感觉成“本来就在那里”。康德感觉到的“必有一个来源者”，是粒子化留下的那份先在感；他没有错在感觉到它，错在把它记成了一个先在的、躲起来的实体。

> **现象的来源者，不是一个先在的客体，是一场还在运行的客体发生。**

这一换，屋子就不必锁了。来源者是一场发生，发生是可以被追踪的：看它在什么条件下更稳，什么条件下松动。第 24 章会讲怎样一项一项去追。

◆ 九、一块石头走一遍

拿一块石头，把康德与本书各走一遍。

康德的走法：一团感觉材料进来，被时间、空间排好，被“实体—偶性”范畴整理，于是你看到“一块石头，它是硬的”。石头本身是什么，不可知。

本书的走法：石头那边，是一团矿物颗粒缠在一起、稳了很久的聚合体，这是客体发生。

你这边，是一只手，有它的力气和来历，这是主体那一份。中间，是按下去的那一下，用多大力、按多久，这是互动那一份。“硬”在三份一起的时候亮起来，同一下，一号位也亮了，显成“那儿有一块硬的”；再被回写挂上“它的”。

两种走法里，有一处是重合的：康德也会同意，“硬”不是一块躺在石头里、原样送进你眼里的东西。

分叉在两处。第一处，康德把主体那一份说成先天的、不变的框架；本书说那一份也是发生的，手会练、会累、会老。第二处，康德把客体那一份锁进不可知；本书说那一份也是一场可以追的发生。

主体也动，客体也动，互动当然更动。三份都动，“硬”才会有时候硬，有时候不那么硬。

你可以自己验一下。一块常见的砂岩，在钳工鲁长庚手里，用锤一敲就酥；在刚学走路的孩子手里，是一块怎么也掰不动的硬东西；在地质队员的显微镜下，是一堆松松粘着的颗粒。三个人说出的“硬”，读数各不相同，石头却是同一块。

康德会说：这是同一个现象被不同的经验条件影响了。本书说：这是同一团客体发生，与三种主体、三种互动纠缠出了三种客体属性。差别不在用词，在于主体那一份能不能动。

◆ 十、他缺的是哪一个创新

按全书三大创新查账。

康德看见了：属性的秩序有主体的一份；现象背后必有来源。他收回了：主体那一份被固定成先天框架，来源被封成不可知的物自体，主客被默认先于互动。

他缺的是创新一。属性从哪里来，他给的答案是“从主体的框架加上一个不可知的来源”，而不是“从三份一起的发生”。

他还连带缺了互动那一份的位置。在他的图上，相遇只是两个先在者之间的一道工序，自己没有属性。这一缺，要到第 6 章黑格尔那里，才会被一种很大的办法收进来：把主体、客体、互动统统收进一个主体的运动里。

◆ 放回日子里

闵小满的期中数学卷子发下来，五十八分（满分一百）。发卷子那天，骆一鸣老师当着全班对他说：“你啊，不是学数学的料。”

闵策拿着卷子看了很久，说：“这孩子脑子里就缺那根弦。”

这句话很像一副摘不下来的眼镜：“缺那根弦”被说成孩子心里本来的框架，不可改，也看不见。可是同一张卷子上，有一道题他做对了，那是一道讲坐公交车换乘的应用题。

明天你可以试一件事：拿出孩子的一张卷子，或者你自己一份被打了低分的东西。把做对的那几道单独圈出来，再和做错的那几道比一比：题是怎么出的，什么时候做的，旁边有谁。你会发现，那根“弦”不是一副焊死在眼睛上的眼镜，它在某些题、某些时刻是在的。

带走的话：被说成“本来就那样”的东西，先别急着把它锁进不可知；问一问它在什么条件下更稳，什么条件下会松。

> 本章判错句：要是能证明主体那一份（康德的框架）在任何训练、任何互动方式下都不变，并且客体那一份在任何条件下都无法被追踪，那么“来源者是一场可追踪的客体发生”这一判断就算错，康德的封口就是唯一的出路。

> 下一章从哪里进：黑格尔不肯接受一间锁着的屋子，他把物自体、主体、互动全部收进一个自己展开的精神里；办法很大，起点却只有一个。

想一想：你心里有没有一句“我天生就是这样”？它是一副摘不下来的眼镜，还是一副你很久没有试着摘过的眼镜？

06

第 6 章

一粒盐的“又”：黑格尔的实体即主体

黑格尔不肯接受康德那间锁着的屋子。他把物、人、相遇统统收进一个自己展开、自己认出自己的精神里：实体即主体。三种属性第一次被放进同一场运动，可是这场运动朝一个方向走，没有按任务选起点的说法。

◆ 一、一粒盐，白、方、刺舌

拿一粒粗盐放在掌心。

它是白的。它又是有味的，舔一下刺舌头。它又是方的，小小的立方体。它又有一定的重量。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第二章“知觉”里，正是拿一粒盐来讲“物与它的属性”。他说，这粒盐是一个单纯的“这里”，同时又是多样的。它是白的，又有刺舌的味道，又是立方形的，又有一定的重量（《精神现象学》第二章，Miller 英译第 113 节，大意）〔待核〕。

请留意那个反复出现的字：“又”。白，又刺舌，又方，又重。几种属性彼此不相干，白不妨碍味道，味道不妨碍方，它们只是在同一个地方并排待着。黑格尔把这个并排的场所叫作“又”（德文 Auch）。

可是盐又是“一个”。是一粒盐，不是一堆并排的属性。

一粒盐，既是“又又又”，又是“一”。这个矛盾，就是黑格尔讨论“物”的起点。本章也从这里进。

◆ 二、他接手的是哪道题

黑格尔（1770—1831）比康德晚生四十多年。《精神现象学》出版于 1807 年。

第 5 章讲过康德的安排：人心带着框架，框架外面是不可知的物自体。黑格尔对此很不耐烦。他的意思大致是：说有一个东西在一切认识之外，又说它不可认识，这个“之外”本身就是认识划出来的；把界限说出来，人其实已经站在界限那一边了（《哲学全书》第 60 节附释一带〔待核〕）。

他接手的题，就是把康德留在门外的东西请进门。物自体、主体、两者的相遇，能不能放进同一场运动里讲清楚？

◆ 三、属性在哪里统一

回到你掌心那粒盐。

白、刺舌、方，这几种属性怎么统一成“一粒盐”？黑格尔把知觉的意识怎样来回摇摆写得很细，这里只取它的骨架。

一种办法，是把“一”放在物那边，把“又”放到人这边。盐本来是一个，只是它的白落在眼里，味道落在舌头上，方落在手里，所以才显得多。这近乎洛克的办法。

另一种办法，是把“又”放在物那边，把“一”放到人这边。盐本来就是几种属性并排，是意识把它们收成一个。这近乎休谟和康德的办法。

黑格尔的观察是：意识在这两种办法之间来回摇摆，每摆一次，都要把一部分推给物、一部分留给自己（Miller 英译第 117—122 节，大意）〔待核〕。

这一段在本书看来很珍贵。你回想一下自己争过的“这到底怪谁”，多半也是这样来回推的。**黑格尔第一次把“属性归谁”写成了一场来回推的过程，而不是一道一次性的判决。**

◆ 四、力与力的表现：中间那一下

《精神现象学》第三章“力与知性”往前又走了一步。

属性不再只是并排待着，它们被理解成“力”的表现。一个力，要有另一个力来“诱发”它，才会表现出来；而那个诱发者本身，也要被诱发才成为诱发者。两边互相诱发，谁也不是先在的（Miller 英译第 136—141 节，大意）〔待核〕。

黑格尔把这叫作“力的交互作用”。

这一步，正好补上了第 5 章康德那张图上的空位。康德的交互作用，是两个先在实体之间的一条关系。黑格尔的力的交互作用里，两边都是在交互之中才成其为两边的。

用本书的话说：黑格尔看见了互动属性的地位。一种属性（“能溶于水”）要在一次相遇（盐落进水里）里才表现；而“水能溶盐”，也要在同一次相遇里才表现。两边的属性，在同一下里一起发生。

保底的话：只要你问“一个物的能力，是不是在它与另一物的相遇里才显出来”，黑格尔的回答完全成立：是，而且两边一起显出来。

◆ 五、主人与奴隶：被承认的“我”

主体那一端，黑格尔也没有放过。

《精神现象学》第四章有一段后来极有名的分析，常被叫作“主人与奴隶”。它的出发点是一句话，大意是：自我意识只有在被另一个自我意识承认时，才存在（Miller 英译第 178 节，大意）。

两个人相遇，各自想被对方承认为“我”。斗争之后，一个成了主人，一个成了奴隶。可是事情接着翻过来：主人靠奴隶的劳动过活，自己反倒什么也不做；奴隶在对物的加工里，在对死亡的畏惧里，一点一点把自己做了出来（同上，第 178—196 节，大意）。

这段分析有两处和本书贴得很近。

一处是：主体属性（“我是主人”“我能干”）不是先在的，是在两个人的互动里、在人对物的加工里一起发生的。

另一处是：它有回写。奴隶加工物，物的样子被改变；被改变的物，又回过头来把奴隶塑成一个有手艺、有自我的人。

在第一编的七章里，黑格尔是把回写写得最系统的人。（亚里士多德讲习惯，也有回写的影子，第 1 章已记一笔。）他的“扬弃”（德文 Aufheben），意思是既取消，又保存，又提升。走过的路不是白走，它被收进后来的形状里。

◆ 六、扬弃和回写，差在哪一步

既然黑格尔给回写留了位置，就要问一句：他的扬弃，和本书的回写，是不是一回事?

你会觉得两者很像。相近的地方确实很多。扬弃说，走过的阶段不是被扔掉，而是被收进后来的形状里。本书说，所得会回写两次：慢的一次沉进土壤，快的一次挂进号位，变成“它的”“我的”。

差别有两处。

第一处在去向。黑格尔的扬弃，一律朝上收，收进一个更高、更全的阶段，最后收进绝对精神。本书的回写，去向不定：可以回写成新能力，也可以回写成“我笨”。第 55 章讲原理三的分叉，说的就是这件事：同一场“难题与硬讲相撞”，可以回写出“我会了”，也可以回写出“我不是这块料”。

第二处在结局。扬弃在黑格尔那里是一条上升的路，终点已经定下。本书的属性层有四种结局：跃迁、内卷、轮回、耗散。改了又被旧三角吸回去的事，在日子里比一路上升的事多得多。

所以你可以这样记：本书接收黑格尔“走过的路被保存”这一半，不接收“保存必然是提升”那一半。

◆ 七、实体即主体

说完这些好处，再来看那句总纲。

《精神现象学》序言里有一句话。大意是：一切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的东西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Miller 英译第 17 节，大意）。

序言还有一句：真的东西是全体（第 20 节，大意）。

这两句合起来，意思大致是：世界不是一块静止的底，它是一场运动；这场运动会走出自己，变成他者，再从他者那里回到自己，认出自己。走完这一圈的那个东西，黑格尔叫精神，到了最后，叫绝对精神。

序言开头有一个比方：花蕾在花开时消失，可以说花蕾被花否定了；果实出现，花又被说成植物的假存在。这些形式彼此排斥，又都是一个有机统一体里的环节（第 2 节，大意）。

于是盐、水、主人、奴隶，物的属性、人的属性、相遇的属性，全都成了一个精神在展开自己时经过的环节。

◆ 八、三种属性收进了一个主体

这一收，收得很大。

洛克把属性留给物，康德把框架交给人，休谟只剩一束。黑格尔说：不必选，物、人、相遇本来就是同一场运动的不同环节。

用本书的话说，主体、客体、互动三种属性，第一次被放进了同一场发生。在这一点上，黑格尔比本编前面任何人都走得远。

可是“一场运动”的主语是谁？是精神。精神是“主体”。物是精神外化出去的样子，相遇是精神认出自己的方式，最后回到的，还是精神。

所以三种属性被收进了一个主体的辩证运动。互动属性、客体属性都有位置，它们的位置却是精神的环节。走到终点，客体与互动都要被扬弃，回到一个认出了自己的主体。

第 238 号《特征律》对黑格尔有一句判词：“黑格尔更进一步，把特征的生成神秘化为‘绝对精神的辩证运动’。”它说的正是这一收：生成被看见了，生成的主人又被请了回来，这一次是一个最大的主人。

◆ 九、没有按任务选的起点

本书要指出的，是这场运动的路形。

黑格尔的运动是一条大圆：从精神出发，走进他者，再回到精神。路可以很长，弯可以很多，起点和终点却是同一个，方向也是同一个。

这样说要公道。黑格尔自己讲过，体系是“圆圈的圆圈”，起点本身也是结果；《哲学全书》的结尾（第 575—577 节）还写了三个推理，让逻辑、自然、精神轮流站在中间〔待核〕。这已经有了“轮流居中”的影子。可是轮流居中，仍是精神自己的三个环节在绕，没有“按这件事的样子，从哪一角起手最快”这回事。

本书的第三个创新，要的是六条路：主→客→互、主→互→客、客→主→互、客→互→主、互→主→客、互→客→主。起点不同，推进的次序就不同，见效的快慢也不同。哪一条先走，看任务的样子，第 60 章给出选起点的三个问题。

拿鲁长庚那道坡说。想练强腿力，你可以从腿起手（先练腿，再选坡，再改爬法），也可以从坡起手，还可以从爬法起手。全书导言说过，从互动起手（先改爬法，再选坡，最后回写腿力），往往比只练腿快。

在黑格尔的大圆里，这个比较没有位置。一切起点都已经被认定为精神，一切路都被认定为精神回家的路。客体起手、互动起手，都只是精神绕的一段弯。

> **黑格尔给了三种属性一场共同的运动，运动里有轮流居中，却没有按任务选起点的说法；他缺的是创新三里的六路径。**

◆ 十、矛盾是引擎，可是谁和谁矛盾

还有一处，黑格尔和本书离得最近，也最容易被看成一回事，所以要单独分清。

黑格尔说，矛盾不是思想的失败，是一切运动的根。一个东西包含着自己的否定，于是不能安于自己，于是动起来（《逻辑学》本质论“矛盾”一节，大意）〔待核〕。

本书的三原理也说：矛盾是引擎，不是故障。两种属性相撞，推动第三种改变，改变再回写，生出新的矛盾（第 50 章讲它在属性这一层怎样转起来）。

两句话放在一起，像是同一句。差别在“谁和谁矛盾”。

黑格尔的矛盾，是一个东西和它自己的否定之间的矛盾。它发生在同一个主体内部：精神否定自己，外化成他者，再否定这个否定，回到自己。矛盾的两头，都是精神。

本书的矛盾，是两种属性之间的矛盾，推动的是第三种属性。原理一：主体属性与客体属性矛盾，互动属性改变。原理二：主体属性与互动属性矛盾，客体属性改变。原理三：客体属性与互动属性矛盾，主体属性改变。

拿那道坡走一遍：腿力不够（主体属性），坡太陡（客体属性），两样相撞，被推动的是第三样，爬法改成之字形（互动属性）。之字形一爬，回写出“坡可爬”“腿够用”。这里没有一个东西在否定它自己，是三样东西两两相撞，轮流推动第三样。

所以黑格尔的矛盾只有一种摆法，本书的矛盾有三种摆法，每一种推动的那一角不同。这和上一节说的“没有按任务选起点”是同一件事的两面。

◆ 十一、缺的是哪一个创新

把账并起来。黑格尔缺的是创新三：三种属性他都看见了，也看见了它们一起发生；缺的是“从哪一角起手、矛盾怎样推进、所得回写到哪里”的方法。主缺在六路径，兼缺三原理（矛盾只有一种摆法）。

他看见了：属性归谁，是一场来回推的过程；物的能力在相遇里与对方一起显出来；“我”在被承认、在加工物的过程里长出来；走过的路会被保存进后来的形状，也就是回写。

他收回了：这一切都被收进一个精神的自我展开，三种属性成了一个主体的环节；运动没有按任务选起点的说法，扬弃的去向也一律朝上。

为什么会这样收？用“公道在前”的话说：黑格尔生在一个要给整个世界找一个统一的理由的时代，康德留下的裂缝在他看来是不可忍受的。他那片土里长出来的，是一个能把裂缝统统收进去的大主体。

本书多走的一步，是不让任何一角做唯一的起点。三种属性一起发生，从哪一角起手，看任务的样子，由第 60 章的选起点三问来定：可以是主体，可以是客体，也可以是互动。

◆ 放回日子里

闵策带的小组这一周要交一个新功能，进度卡在一处接口上。韦东山在周会上说：“这件事要靠闵策这个人的能力扛住。”

晚上闵策回家，在饭桌上说起这事。鲁长庚听完，只说了一句：“你一个人扛，扛得住也扛不长。”

韦东山的那句话，很像一场只认一个起点的运动：任务、协作、接口，统统被收进“闵策的能力”这一个主体里。卡住了，就回头加码这个人。

明天你可以试一件事：碰到一件卡住的事，先别急着问“是谁的能力不够”。在纸上画三个角：人、事、人和事之间的做法。再问一句：如果从“做法”那一角起手，先改一个步骤，会怎样？

带走的话 ：**把三样东西放进同一场运动，是一大步；不让其中一样做唯一的起点，是下一步。**

> 本章判错句：要是在大量任务里，从主体起手始终和从客体、从互动起手一样快，起点的选择对结果毫无影响，那么“黑格尔缺的是六路径”这一判断就算错，一条大圆就够用。
>
> 下一章从哪里进：黑格尔之后，二十世纪的哲学不再相信一个大精神，它分成了三条路：现象学、分析形而上学、过程与生成；三条路各押一种重心，都没把回写写成引擎。

想一想 ：你最近一次说“这事得靠某某人”，是不是只给了一件事一个起点？换一个角起手，会不会更快？

07

第 7 章

一把锤子、一束花、一条河：二十世纪三条路

黑格尔的大精神退场之后，二十世纪的哲学分成三条路。现象学盯住东西怎样向人显出来，分析形而上学盯住属性怎样拼成一个东西，过程与生成哲学盯住一切怎样在变。三条路各押一种重心，主缺并不相同；可是有一环三条路都缺：没有把回写写成属性层的必经一环。属性的发生会改动发生它的那三角，这一步没人写进图里。

◆ 一、锤子太重了

先看一把锤子。

你在钉一块木板。锤子在你手里，你几乎感觉不到它，你的注意力全在钉子上。一下，两下，三下。

忽然你停下来，掂了掂，说：“这锤子太重了。”

这句话是什么时候冒出来的？不是你拿起它之前，也不是你钉得顺手的时候。它是在活儿不顺、手腕发酸、钉子打歪了的那一刻冒出来的。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1927 年）里，正好用过“锤子太重”这个例子（第 33 节）。他还讲过：顺手的锤子不显眼，用坏了、不见了、碍事了，它才作为一个摆在那里的东西跳出来（第 16 节，大意）。

这一把锤子，可以领你走进二十世纪的第一条路。

◆ 二、现象学：东西怎样向人显出来

现象学的开山者是胡塞尔（1859—1938）。他的口号是“回到事情本身”。

他看见：意识总是关于某个东西的意识，这叫意向性。一个杯子，你永远只能看见它朝你的一面，看到的却是“一个杯子”，不是“一个杯子的一面”；其余各面以“可以转过来看”的方式一起被给出。他把这叫“侧显”。

第 149 号《普通人都能懂的胡塞尔》的判词说：在胡塞尔那里，显露第一次成了哲学的第一个问题。

海德格尔（1889—1976）把这一步从“看”拉到了“用”。锤子首先不是一个被看的对象，是一件“上手”的用具；它的“重”不是先挂在锤子身上的性质，是在钉的那一下里才有意义的。

萨特（1905—1980）把它推到人身上：人没有先定的本质，人是自己做出来的。他在《存在与虚无》里还写过一块岩：我想把它搬开，它是阻力；我想爬上去看风景，它是助力〔待核〕。岩是障碍还是助力，要看我的计划和我的身体。这离本书的坡与腿很近。第 153 号把萨特压成一句话：“存在与本质都不在先，在先的是发生。”

梅洛-庞蒂（1908—1961）推到了身体。他在《知觉现象学》（1945 年）里写过一个有名的场景：你的右手摸你的左手，被摸的手和摸的手来回换位，永远不会完全重合（大意；这个“双重感觉”最早见于胡塞尔《观念》第二卷，梅洛-庞蒂晚期《可见的与不可见的》写得更多〔待核〕）。第 154 号的判词是：“肉身的定义，就是互动。”

> **现象学把属性从物的身上请下来，放回到“向谁显出来、在什么动作里显出来”那一下里。**

◆ 三、现象学停在哪里

先说公道：现象学这一路，是二十世纪离属性发生学最近的一路。锤子的重、手的触、杯子的侧面，都被放回了相遇里。只要你问“一个属性是不是总在某种朝向、某个动作里显出来”，现象学的回答完全成立：是。

它停在三处，三位各停一处。

胡塞尔停在“看的人”。第 149 号说，悬搁把世界放进括号，却把看的人留在括号外。属性的显出都被收进一个先验主体的院子里。

萨特停在虚无的自由。第 153 号说，康德封的是客体端，他封的是主体端：那个能自己做出自己的“自为”，来历被封进一次“绝对事件”。

梅洛-庞蒂停在互动本身。第 154 号说，他把主和客都拆空了，唯独互动不空；手就是正在握的那一下，可是握的人不见了。这是互动属性中心主义（名字第 14 章立）最清楚的一个样子，第 30 章会专门讲这一课。

三处合起来看，现象学押的是“显出来”。它把显出写得极细，可是显出之后，所显的东西怎样回过头来改动看的人、被看的物和那一下的做法，它写得很少。

胡塞尔晚年在《几何学的起源》里谈过“沉积”：前人的发现沉下来，成为后人可以接着用的底子。第 149 号认为，这是他看回写看得最清楚的地方；可是回写只准朝回走，临帖之后没有出帖。

◆ 四、分析形而上学：一束花，还是一根针

第二条路在英语世界。它不爱讲故事，爱问精确的问题：一个东西和它的属性，到底是什么关系？

答案大致分三家。

第一家是束理论，接的是休谟。一个东西就是一束属性，没有另外一个托底者。第 4 章讲过它的难处：束靠什么扎在一起。

第二家是特普理论（也译“个例属性”“殊相属性”）。美国哲学家威廉斯在 1953 年的论文《论存在的要素》里提出这一说，斯托特早在 1921 年已谈过“抽象殊相”〔待核〕。这只苹果的红，和那只苹果的红，不算同一个“红”出现了两次；它们是两个各自独立的小个体，各占一处。世界就由这样一粒一粒的属性个例拼成。

第三家是本质主义。克里普克在 1970 年的讲演（后来成书为《命名与必然性》）里主张，有些属性是一个东西必然带着的，比如水必然是 H_2O，换了就不是水。

还有一位绕不开的人，奎因（1908—2000）。他在《论何物存在》（1948 年）里给了一条判断“什么存在”的办法，大意是：存在，就是作为约束变元的值。他还有一句常被引用的话：没有同一性，就没有实体。第 5 号《特征纠缠解码》有一章“从奎因到特征纠缠”，讨论的正是这一路。

分析形而上学把属性磨得最精确，磨的多半是定型之后的属性：一粒一粒，彼此独立，先在那里，再被拼起来。这一路里也有走向另一边的人，见下一节。

◆ 五、一盐溶于水：倾向属性的难处

分析这一路里，有一个小题目和本书贴得很近，值得单独拿出来。

盐是“可溶的”。那么一粒干干的盐，放在罐子里，它在溶吗？没有。那么“可溶”这个属性，此刻在哪里？

这一类属性叫“倾向属性”：易碎、可溶、有弹性。玻璃在没被敲的时候也“易碎”，盐在没下水的时候也“可溶”。

赖尔在《心的概念》（1949 年）里拿玻璃的易碎讲过这件事；“可溶”的条件句分析，卡尔纳普 1936 年已讲过〔待核〕。分析哲学为它争了几十年：倾向是一种藏在物里、等着被触发的实在属性，还是只是一句“如果放进水里，它就会溶”的条件句？

本书看这道题，会先问一个更朴素的问题：“可溶”什么时候被人说出来？

它是在盐与水一次次相遇之后，被说出来的。说出来之后，被封装成一个可以整体调用的属性，挂在盐的名下。第 22 章会讲封装：反复试用、检测之后，一段历史发生成为可整体调用的能力。

这场争论里有人走得离本书很近，比如马丁说，盐的可溶要有水这个“伙伴”才显（近邻见第 109 章）。差别在于：他们多半停在“倾向在不在、是哪一种”，不问这个倾向怎样被号位显影、被回写成“它的”。

倾向属性的难处，在于它把一场相遇（盐、水、放进去的那一下，还有看它溶不溶的人）记成了盐一方的储备。按本书的读法，这正是先在化。

◆ 六、过程与生成：一条河

第三条路，干脆不相信有定型的东西。

柏格森（1859—1941）在《创造进化论》（1907 年）里说过一个例子：你想喝一杯糖水，就得等糖溶化（大意）。这一等，是时间本身的分量，钟表量不出来。他把这样的时间叫“绵延”，把推动生命向前的力叫“生命冲力”。

怀特海（1861—1947）在《过程与实在》（1929 年）里说，世界的基本单位不是东西，是一次次的“实际事态”，每一次都在吸收前面的际遇中生成自己，然后又成为后面际遇的材料。他还提醒过一种常见的错：把抽象当成具体，叫“误置具体性的谬误”。

德勒兹（1925—1995）写《差异与重复》（1968 年），要让差异先于同一。西蒙东（1924—1989）写个体化，讲一个东西怎样从一种过饱和、尚未定型的状态里结晶出来。

第 145 号《普通人都能明白的柏格森》的判词说：他站在一次发生的里面，看见了它的时间、它的路、它的劲。

> **过程哲学把“实体先在”拆得最干净：没有先在的东西，只有正在成形的过程。**

◆ 七、过程哲学停在哪里

公道先说：只要你问“一个东西是不是从来没有停下来过”，过程哲学的回答完全成立。鲁长庚的腿力，三十岁和六十八岁不一样，今天早上和昨天早上也不一样。

它停在两处。

第一处，是押了路，看轻了定型。第 145 号说柏格森“查出出生证，就判它假”：钟表、概念、形状一有来历，就被降格成对绵延的扭曲。可是在本书看来，定型不是假的，是发生的一个阶段。腿力会被封装成“我的腿力强大”，这份稳定是真的，它会回过头来改变你敢不敢上那道坡。

第二处，是回写的缺口。第 292 号《发生哲学中的同路人》判德勒兹押路、西蒙东押土，并指出：他们都没有把回写写成引擎。德勒兹教人逃出落点，回写被他拒绝；西蒙东把回写交给机器，“记在物上”。

一条河一直在流，这是对的。河床却会被河水冲出形状，形状又回过头来决定下一段水往哪里流。只看流，不看河床被冲成了什么、又怎样改动水，就少了半条河。

◆ 八、三条路，各押一种重心

把三条路摆在一起看。

现象学押的是“显出来”：东西怎样向人显出。它最接近本书的号位与显影。

分析形而上学押的是“定型”：属性作为一粒一粒现成的东西，怎样拼成一个物。它最接近本书说的粒子化之后的那一端。

过程与生成押的是“路”：一切怎样在变。它最接近本书说的差异序列（一步一步走出来的那条路）。上一节说西蒙东押土，是这一路里的一个偏向；整条路的重心仍在“变”。

这样分，是为了看清各家的重心，不是说各家只看见一样。第 292 号说得好：他们每人都借了另外两样的力。现象学讲侧显，也讲时间；过程哲学讲路，也讲土。

> **三条路都兼缺的一环，不在哪一样没看见，在于三种属性之间那一圈“矛盾—推动—回写”没有被写成引擎。**

按全书判法，三条路的主缺不同：现象学停在只押一个显的源头（缺二），分析一路把属性粒子当成先在（缺一），过程与生成一路才是把回写漏成主缺（缺三）。

这就是本书三原理要补的东西。两种属性相撞，推动第三种改变，第三种的改变再回写前两种。拿锤子说：手腕的力（主体属性）和锤子的分量（客体属性）相撞，推动握法往后挪一寸（互动属性改变）；握法一改，回写出“这锤子还行”“我的手够用”。下一次再拿起它，“太重”那句话就不出来了。

现象学看见了“太重”冒出来的那一刻。分析哲学会争“重”是锤子的哪一种属性。过程哲学会说一切都在变。可是“太重”怎样经过一次握法的改变，回写成“还行”，这一圈，三条路都没写进图里。

还有两处近邻要认。吉布森（1979）的“可供性”主张，一样东西能不能被爬、被坐，要看它和这个动物身体的比例；据通行介绍，沃伦 1984 年量过楼梯，能不能爬的临界踏高约为腿长的 0.88 倍。杜威和本特利 1949 年写的“交互往来”（transaction）也主张，先有往来，才有往来的两头〔待核：杜威、本特利的表述〕。它们多停在知觉与行动，没有往下问“我的腿力”怎样被挂成属性、再回写。

◆ 九、为什么偏偏漏掉回写

这不是粗心，是三条路各自的土。

现象学从看的人出发，回写在它那里只能是“看的人”的沉积，于是只准朝回走。分析哲学研究定型的属性，它要的是不随时间变的答案，回写一来，答案就不定了。过程哲学讨厌定型，回写恰恰要靠一点定型才能落下，它便不肯给回写落脚的地方。

要公道，三条路里都有回写的影子：梅洛-庞蒂写过习惯，盲人的手杖变成身体的延伸；晚年胡塞尔写过习性与沉积；怀特海写过过去的事态“客观地不朽”、被后来者承袭；柏格森《物质与记忆》写过记忆回过头来作用于知觉〔待核：各处出处〕。可它们多是一条向前或向后的线，没有写成“两种属性相撞、推动第三种改变、再回写，而且回写有分叉”的引擎。

本书讲三原理时有一句话：回写最易漏写。二十世纪三条路，是这句话的三个样子。

◆ 放回日子里

周日下午，鲁长庚在阳台修一把旧椅子，借了邻居的锤子。钉了几下，他嘟囔：“这锤子太重。”

闵小满凑过来要试，抡了两下就放下了：“外公，这锤子明明是太轻，钉子都不动。”

鲁长庚把锤柄往后握了握，又钉了两下，钉子下去了。他说：“不重，是我拿太前了。”

同一把锤子，一会儿太重，一会儿太轻，一会儿刚好。它的分量没有变，变的是谁拿、怎么拿；怎么拿一改，“重不重”这句话就被改写了。

明天你可以试一件事：找一样你常说“太难用”“太重”“太麻烦”的东西，先别换掉它，试着换一种拿法、用法、顺序，用三次。三次之后，再听一听自己嘴里那句话变没变。

带走的话：一件东西“太重”，不只是它的事；换一种握法，再用三次，那句话常常自己就变了。

本章判错句：要是在大量的人与物的相遇里，互动方式改变之后，主体与客体属性的说法都毫不随之改写（握法改了，“太重”照旧，“我手不够劲”也照旧），那么“三条路都兼缺回写”这一判断就算错，回写并不是属性发生的必要一环。

下一章从哪里进：西方的账到这里结完，东方走的是另一条路吗？第二编从印度与佛家进入，那是把“无自性”拆得最彻底的一家。

想一想：你有没有一个“我做不好某件事”的说法，是在一次不顺的经历之后留下的？那之后，你换过做法吗？

◆ 本编总账

七章走下来，把每一家看见了什么、收回了什么、缺三大创新里的哪一个，并成一张表。

章	人物	看见	收回	缺
第1章	亚里士多德	属性会来会去而实体不走；关系与动作离不开两头；形式与质料其实是差异在不同阈值上的稳定	第一实体先在，偶性依附于它；潜能被做成一个仓库	创新一
第2章	阿奎那至笛卡尔，兼斯宾诺莎、莱布尼茨	心与物两种属性分得清清楚楚；斯宾诺莎看见万物同属一体	思维、广延劈开主客属性；互动属性只得“说不清的结合”一个座位，在唯一实体与无窗单子里又被收进“之内”或拆开	创新二（阿奎那单记创新一）
第3章	洛克	第二性质与第三种性质：一类属性要相遇才亮	第一性质留在物里；一切性质底下安一个“不知为何物的支撑者”	创新一
第4章	贝克莱、休谟	物与心后面都没有先在的主人，只剩一束知觉	贝克莱把看托给上帝；休谟把知觉判成彼此独立，牵连只靠想象事后补	创新二

章	人物	看见	收回	缺
第5章	康德	属性的秩序有主体的一份；现象背后必有来源	主体一份固定成先天框架，来源封成物自体；主客默认先于互动	创新一
第6章	黑格尔	属性归谁是一场来回推的过程；力在交互中两边一起显；扬弃留下了回写的位置	三种属性收进一个精神的自我运动；有轮流居中，无按任务选起点之说	创新三（六路径）
第7章	现象学一路	属性要放回“向谁显、在什么动作里显”那一下	各把一个显的源头封成底（先验主体、自为、在世之中、交织）	创新二
第7章	分析形而上学一路	属性与物的关系被问得最精确；倾向属性的难处被摆上桌面	属性粒子与倾向先在，一场相遇被记成一方的储备	创新一
第7章	过程与生成一路	没有先在的东西，只有正在成形的过程	押路、看轻定型，回写无落脚处	创新三（三原理）

表里有一条线，从上往下读就看得出来：属性的主人一直在搬家。从物（亚里士多德的实体、洛克的支撑者），搬到上帝（阿奎那的托底、贝克莱的托看），搬到心与物两个实体（笛卡尔），搬到唯一的自然（斯宾诺莎），搬到人心的框架和锁起来的物自体（康德），搬到绝对精神（黑格尔）。休谟拆得最干净，剩下一束知觉，束却没有绳子。到了二十世纪，又搬到意识的朝向、现成的属性粒子，或者一刻不停的过程。

“先给属性找一个先在的主人”这个动作，全书叫作先在化，第 14 章把它的定义写准。

还有两笔账，本编只记下，不结算。

一笔是康德留下的知识论两处亏空：客体是什么，主客是否先于互动。另一笔是梅洛-庞蒂押出来的互动属性中心主义，它和洛克的客体属性中心主义、康德以来的主体属性中心主义，合起来正好是三种单极中心主义，这个名字由第 14 章正式立。两笔都交给第 14 章并表。本书接的是第二处亏空，交给卷一。

> **西方两千五百年，属性的主人从物搬到上帝、搬到心、搬到精神，再搬到意识、粒子与过程，搬了七八次家，先在化这个动作一次也没有换；第二编要问，东方是不是走出了另一条路。**

第　二　编

缺口（东）：看得更近，收得更快

编　首

第一编走的是西方的路，从亚里士多德的“苏格拉底是白的”，走到二十世纪各押一种重心的三条路。这一编转向东方，走印度、佛家与中华这一路，共七章。第 8 章写印度与佛家：梵我把“我”推到最先在，佛家中观把一切先在拆得最干净。第 9 章写名家：公孙龙用一只眼、一只手，把一块石头拆成坚与白。第 10 章写先秦性论：孟子、荀子、告子围着一盆湍水争“性”往哪里流。第 11 章写老庄：一只伸出去的手被改名叫“自然”，一把刀用了十九年还像新的。第 12 章写宋明：理、心、气三家各给属性找了一个家。第 13 章写中医：体质、病邪、证候本来是合看的。第 14 章把东西两条路并表结账。

这一编的反差在这里：东方几家离“属性是发生的”，往往比西方更近。告子看见了决口，庄子看见了刀、牛、手一起用了十九年，佛家干脆说没有一样东西有自性。可是看得越近，收回的那一步也越快。近处看见的流动，到了落笔处，又被放回一个梵、一颗心、一个理、一团气里。中观是例外：它不收回，只破不立。

所以你读这一编时，可以一直带着一个问题：看见之后，他把看见的东西放到了哪里？每一章都带出一笔小账，和第一编同一个问法：看见了什么，把哪一种属性记成了先在，缺三大创新中的哪一个。第 8 到 13 章各有一节“缺的是哪一个创新”专记这笔账，第 14 章再把东西两边并成一张表。

08

第 8 章

梵我与无我：拆得最干净的一家

印度这条路两头最远：一头把“我”推成最先在的东西，一头把一切先在拆到一样不剩。本章要交给你的判断是：**佛家看见了三种属性都没有自性，拆得比任何一家都彻底；它停在破，本书从这里接着立。**

◆ 一、一句话里的大我

在印度的奥义书里，有一句被背诵了很多代的话：“汝即彼。”（《歌者奥义书》，通行汉译又作“彼即汝”〔待核译本〕）这个“彼”，指梵，宇宙万有的根底；这个“汝”，指每个人最里面的那个我，叫阿特曼。

这句话的意思不复杂：你最深处的我，和宇宙的根底，是同一个。

先说它对在哪儿。人确实会有这样的时刻：坐在山顶，风一吹，觉得自己和整座山连成一片，分不出边界。奥义书的传统把这种时刻认真对待，并且给它找了一个名字。这种体验不是瞎编的，许多文化里都有记录。

可是，看它把这种时刻放到了哪里。它不说“这一刻，我和山的边界松开了”，它说“那个大我本来就在，你只是认出了它”。一次松开，被记成一次认出。

用本书的话说，这是**主体属性被先在化到了极点**：不光“我的腿力”“我的性情”被当成我本来就有的，连“我”本身也被放到了天地之前。

◆ 二、数论：看的人永远不动

印度六派哲学里，数论派走得更细。它把世界劈成两块：一块叫神我，是纯粹的观看者，只看不做；一块叫自性，是一切变化的原料，由三种德（通行译名萨埵、罗阇、多磨，大意是明、动、暗）混合而成〔待核译名〕。

这个分法很像笛卡尔的劈法，只是方向更彻底。笛卡尔的心至少还会想，数论的神我连想都不参与，想、感、动全归自性那一边。

它对的地方在于：它看见了人一旦专注地看，那个“看的人”好像会退到后面，不动、不染。这和本书说的一号位（显影为“那儿有”）很接近：“下雨了”不需要主语。

它停下的地方也在这里。它把这个“退到后面”的感觉，记成了一个永远在后面的实体。于是自性那边所有的变化，人的勤快、懒散、明白、糊涂，都成了原料自己在翻，和神我无关。

主体被抬成一个不动的观众，客体被做成一锅自己翻滚的原料，**中间那一下“看”和“被看”的往来，没有地方放**。这是第 2 章笛卡尔遇到的同一道缺口，在印度提前出现了一千多年〔年代待核〕。

◆ 三、胜论：把德挂在实上

如果要在印度找一家和亚里士多德最像的，是胜论派。

胜论把一切能被说出来的东西分成几大类，叫“句义”。最常讲的六类是：实、德、业、同、异、和合〔各本句义数目不一，玄奘所译《胜宗十句义论》列十类，待核〕。

实，是实体，地、水、火、风、空、时、方、我、意九种。德，是性质，颜色、味道、数量、大小、苦乐之类。业，是动作，上举、下放、屈、伸、行走。

看这个次序：先有实，德和业都要依附在实上才能有。一块泥是实，泥的黄是德，泥被捏扁是业。黄不能自己飘在空中，它得有一个主人。

这和第 1 章“苏格拉底是白的”几乎同一个架子：实体先站着，属性是挂上去的。胜论的贡献是把这个架子列得特别整齐，整齐到可以一类一类数。

更有意思的是第六类，和合。胜论问：黄怎么挂到泥上的？总得有个东西把它们连起来。于是它把“连起来”本身也立成一类，说和合是实在的，而且只有一个、常住不变〔待核〕。

这一步值得停下来看。**胜论看见了属性与实体之间有一场“连”，只是它把这场连也做成了一个先在的东西**。互动属性没有被忽略，它被收进了一个永远在那里的范畴。

用本书的话说：泥的黄，原本要靠泥、光和看的那一眼一起起来；胜论把泥立为实，把黄立为德，把三者之间那一下立为和合，三样都先在。三角的三个角一个不少，只是每一个都被钉死了。

◆ 四、佛陀换了一个问法

佛陀不问“那个真我是什么”，他问“这个东西靠什么起来”。

阿含经里有一组话，后来被当成缘起的标准表述：“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杂阿含经》，具体卷次〔待核〕）

这四句话没有主语，只有“此”和“彼”。没有哪一样东西先站在那里、再去拥有别的。每一样都是靠别的一起起来的，别的散了，它也散。

这一步，在属性问题上意义很大。

拿“石头很硬”来说。缘起的眼光会问：硬，是靠什么起来的？靠石头，也靠敲它的手，靠手当时的力气，靠此前摸过的软东西。撤掉手，“硬”还在吗？撤掉对比，“硬”还在吗？

佛家的回答是：没有一样单独留得住。这就是“无自性”：没有一样东西有它自己独立的、不靠别的的本性。

佛家拆“我”，用的是五蕴：色、受、想、行、识。色是身体与形体，受是苦乐的感受，想是认出、取相，行是意志与造作，识是分别了知。

它的意思是：你说的“我”，拆开来只有这五堆东西在流动，找不到第六样叫“我”的东西坐在中间收账。

这和第 4 章休谟的“一束知觉”很像，两边都把“我”拆成了一束。佛家却比休谟多拆了一层：休谟拆完“我”，桌子、石头大体还放在原处；佛家连色蕴也拆，桌子和石头一样无自性。

《心经》里那句话，很多人能背：“照见五蕴皆空。”后面接着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玄奘译《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这里的“空”，不是“什么都没有”。它说的是：有，但不是自己有；有，是缘起地有。

主体属性、客体属性、互动属性，在佛家眼里一样无自性。这是很早的一次彻底放手：三种属性同时从“先在的主人”那里放了出来。

◆ 五、拆完了，又攒成颗粒

佛家内部也不是一拆到底的。

佛陀之后几百年，部派佛教里势力很大的一支，说一切有部，做了一件很认真的事：既然“我”拆成五蕴，那五蕴还能再拆，一直拆到不能再拆的最小单位，叫“法”。色法、心法、心所法，一条一条列清单，数目到了七十五种〔待核〕。

拆到这一步，有部说了一句后来被概括为“三世实有，法体恒有”的话〔概括语，待核原句出处〕：过去、现在、未来，这些最小的法，它们的体一直都在，只是作用时有时无。

看出来了吗？“我”被拆掉了，拆下来的碎片却每一片又被当成了自己独立在那里的东西。

这正是本书说的**粒子化**：一束东西在整体性、稳定性、独立性上达标，就被感觉成“本来就在那里”。有部把“我”这颗大粒子打碎，又把每一块碎片当成小粒子供了起来。

后来的中观就是冲着这一步来的。所以佛家内部本身就上演过一次“破了又立、立了再破”。这个内部的来回很要紧：它说明先在化不是某一家的毛病，是拆的人拆到半路最容易停下的地方。

还有一路，走得更远也更靠里。中国佛教里讲如来藏、佛性、“本来面目”的那一支，把“本来清净”放回了每个人的心里，只待认出、擦亮。这个架子和孟子的“求其放心”同型：长出来的，被记成了找回来的。所以本章下面说“佛家三角全破”，只指中观；唯识想立，立成了一个仓；有部和如来藏要另记一笔。

◆ 六、与梅洛-庞蒂相遇

第 154 号《普通人都能明白的梅洛-庞蒂》专设了一编，叫“相遇：五蕴皆空”。它让一位法国哲学家和佛家碰了一面。

那本书的判决里有一条：梅洛-庞蒂把主体空了，把客体也空了，唯独互动不空。手只在握的那一下是手；可是这“握的那一下”被他写成了不需要来历的底，像一种元素。

佛家在这里比梅洛-庞蒂多走了一步。阿含经讲“三事和合生触”〔待核经文出处〕：根、境、识三样凑在一起，才有一次“触”。触是互动。佛家不停在触上，它接着说：和合本身也空。三样凑起来的那一次，也没有自性。

第 154 号的说法是：人无我，是他（梅洛-庞蒂）走到的地方；法无我，和合也空，是他停下的地方。

把它换成本书的话：梅洛-庞蒂是互动属性中心主义，他把“握”立成了新的底；佛家连“握”也不给底。**三角里没有任何一角被允许成为主人**。

◆ 七、中观：拆到连“空”也拆

龙树的中观学派，把这种拆法推到了尽头。《中论》里有一偈：“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无，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中论·观四谛品》24:18，鸠摩罗什译；偈作“无”，紧随其后的长行释文作“即是空”，后世多引作“我说即是空”）

这四句的分量在后两句。因缘生的东西是空的；而“空”这个字，也只是一个借来用的名字，不能把它当成一个新的东西供起来。

这一步非常干净。很多学派拆掉旧的底，立刻立一个新的底。中观不许：你说“一切皆空”，那“空”自己也空。

第 20 章会把它立成一条三界通则，“名是指针”：名字指向一束纠缠在一起的特征，名字本身不是那束东西。中观在两千年前就守住了这条线。

◆ 八、唯识的种子：一份被读成库存的谱系

佛家后来又出了唯识一系。它要回答一个中观没有专门回答的问题：既然一切无自性，为什么一个人的脾气、习惯，今天和昨天大致还是一样？

唯识的回答是：心的最深处有一个阿赖耶识，像一座仓库；人每一次的作为，都会熏出一颗“种子”存进去；条件一到，种子又生出新的作为。后来常被概括成两句：“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待核原句出处〕

这两句话里有一个回路：做过的事回到底下，再从底下长出下一次的事。这正是本书说的回写。

再看“仓库”这个比喻。种子被说成一颗一颗藏着、等条件来的东西。它们藏在哪里？藏在一个识里。那个识虽然被说成刹那生灭、不是常我，却承担了“库存”的位置。

第 326 号《“我要”之前没有我》提出：所谓“我”，不是常驻的主体，而是一次次侧重显影、回写叠起来的谱系。把这句话借过来读唯识，种子就不必是

库存，可以是谱系。每一颗“种子”，都是一次发生的回写痕迹。它的“潜在”不在仓里，在下一次的土、坡、手凑在一起时。

本书把唯识种子重读为谱系，不是说唯识错了。是说它离“回写”只差一步：**回写不落进一个仓，落进土，也落进号位**。

◆ 九、六家一张账

把这一章走过的六家排在一起，看得更清楚。

学派	看见了什么	先在化了哪一角	三角里缺什么
奥义书梵我	人与天地边界会松开	主体：大我先于一切	客体与互动都被吸进“我”
数论	专注时看的人退到后面	主体：不动的神我；客体：自翻的原料	互动无处安放
胜论	属性与实体之间有一场“连”	三角全钉死：实、德、和合	三角不会动
说一切有部	“我”可以拆成更小的单位	碎片被粒子化，法体恒有	拆到半路又立
中观	一切缘起无自性，连“空”也空	不先在化任何一角	来路图朝解脱排，不朝“稳下来”排
唯识	做过的事会回到底下再长出来	回写的落点被做成仓	回写只落一处

这张表从上往下读，是一条先立后破的线：从“我”最先在，到三角都钉死，再到一样也不钉。中观站在这条线的尽头。

从下往上读，又是另一条线：唯识在中观的“不立”之后，重新面对一个朴素的事实，人确实会被自己做过的事改变。它想立，立的地方选在了一个仓。

本书要接的，正是唯识想立而中观不许立的那一块：既承认无自性，又把发生与回写画成可以走的路。这两条要求看上去相反，下一节说它们为什么可以同时满足。

◆ 十、佛家为什么只破不立

佛家拆得这么干净，为什么本书还要另立？

因为佛家拆的目的不在这里。它要解脱，要人不再被“我的”“它的”拴住而受苦。对这个目的来说，破就够了：看清没有自性，执着就松了。

这个目的完全正当，也完全成立。如果你的问题是“我为什么总放不下”，佛家的回答是对的，而且有用。

可是，如果你的问题是“我父亲的腿力怎样练起来”“这孩子数学怎样好起来”，光知道“腿力无自性”还不够。你需要知道：它靠哪几样起来？哪一样最容易先动？动了之后，怎样回写成一个稳定的、可以再调用的东西？

佛家看见了缘起，十二因缘也画过一张来路图，可那张图朝解脱排，不朝“让一个属性稳下来”排。三种属性怎样互相牵制，从哪一角起手，矛盾怎样推出新的东西，这些是另一种“立”的工作，佛家没有朝这个方向走。

那么，“立”会不会又把先在请回来？

只要守住两条，就不会。第一条，立的是路，不是主人：本书立三方程、六路径、三原理，说的是三种属性怎样一起起来、怎样互相推，没有说哪一种属性有独自的主人。第二条，立的东西本身也会被回写改掉：今天画的这张图，明天的发生可以把它改写。

这两条，和中观“亦为是假名”的守法是同一个方向：名字可以用，地图可以画，只是不许把它供起来。

所以本书说：**佛家（这里指中观）破，本书立**。破的部分，本书全收；立的部分，是那片土里本来没有朝这个方向长的东西。

◆ 十一、他们缺的是哪一个创新

按全书三大创新查一次账。这一章六家，缺口分在三处。

梵我、胜论、有部、唯识，缺的主要是创新一。梵我把一次松开记成一次认出，主体先在到了极点。胜论把实、德，连同中间那场“和合”，都钉成常住。有部把拆下来的碎片当成小粒子供起来，“法体恒有”。唯识看见了回写，却让阿赖耶识坐上了“库存”的位置。四家都给属性留了一个先在的去处。

数论缺的是创新二。它把看的人抬成不动的观众，把客体做成自己翻滚的原料，中间那一下“看”与“被看”没有地方放。这和第 2 章笛卡尔是同一道缺口，记的也是同一笔。

中观不缺创新一：缘起、无自性，没有哪一样东西有先在的主人。它也不缺创新二的看见：“三事和合生触”，和合本身也空，三角里没有一角被允许当主人，比梅洛-庞蒂多走了一步。

中观缺的是创新三：三种属性怎样互相牵制，从哪一角起手，矛盾怎样推出新的东西，所得回写到哪里。上一节说过，十二因缘那张来路图朝解脱排，不朝稳下来排。

所以佛家破，本书立，立的就是创新三：三方程、六路径、三原理。守住上一节那两条，立的是路不是主人，立的东西也会被回写改掉，立就不会把先在请回来。

◆ 放回日子里

清早，鲁长庚爬到岳麓山半腰的麓山寺，在门口歇一口气。他常说：“我这腿，是年轻时在车间站出来的。”

鲁晓帆有一回接了一句：“爸，你那腿也是这条山路爬出来的。”

两句话都对，又都不全。腿力靠车间那些年，靠这条路的坡，靠每天一步一步的爬法。拆开任何一样，“我的腿力强大”这句话都说不出来。

明天爬山时，你可以试一件小事：在最陡的那段停一下，问自己，此刻觉得“腿有力”，有几分是腿，有几分是坡，有几分是刚才走的那几步？不必算出数，只要发现这三样分不开。

带走的话：中观拆掉了属性的主人，却没有朝“属性怎样稳下来”画图；本书要做的，是把这张来路图画出来。

> 本章判错句：如果能找到一种属性，在中观的缘起分析里确实留下了不靠别的、独自成立的一角，本章“中观三角全破”的判断就不成立。
>
> 下一章从哪里进：中国这边，公孙龙用一只眼和一只手，把一块石头拆成了两半。

想一想：你身上哪一个“我本来就这样”的说法，其实是某一次体验被记成了认出？

09

第 9 章

一块石头，为什么只能数到二

两千三百年前，公孙龙出过一道题：一块又白又硬的石头，是三样东西，还是两样？他的答案是两样。本章要交给你的判断是：**公孙龙看见了“硬”和“白”随手与眼而显，这是先秦名家里离互动属性最近的一步；可是他把显不出来的那一半说成“藏着”，于是两种属性又各自成了不靠任何人的东西。**

◆ 一、一块石头的算术

先把题目摆出来。《公孙龙子·坚白论》开头是一段问答：

> 坚白石三，可乎？曰：不可。曰：二，可乎？曰：可。

问的人说：坚、白、石，三样，行吗？公孙龙说不行。问：两样行吗？他说行。

这看上去像抬杠。一块又白又硬的石头摆在桌上，坚、白、石，明明是三个字，为什么只能数到二？

公孙龙接下去给了理由。大意是：用眼睛看，看得到白，看不到坚；用手去摸，摸得到坚，摸不到白。看的时候只有“白石”，摸的时候只有“坚石”，所以每一次举出来的都只有两样〔原句“无坚得白，其举也二；无白得坚，其举也二”，待核字句〕。

> **他数的不是石头上有几样东西，是一次看、一次摸里能出现几样东西。**

这是整章最要紧的一点，后面每一节都会回到这里。

《坚白论》里有两句，把这个意思说得更直白：

> 视不得其所坚，而得其所白者，无坚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坚者，无白也。

“拊”，是用手摸。看，得不到它的坚，只得到它的白，那么此刻没有坚。摸，得不到它的白，只得到它的坚，那么此刻没有白。

先说公道话。这一步走得很准。只问一次看、一次摸里能得到什么，在这个条件下，公孙龙完全成立。

日常说“石头又白又硬”，好像白和硬一直一起贴在石头上，等你去读。公孙龙把这句话拆回到它发生的地方：你什么时候知道它白？睁眼看的时候。你什么时候知道它硬？伸手碰的时候。没有那一眼，“白”不出现；没有那一下，“硬”不出现。

用本书的话说：客体属性“白”离不开互动属性“看”，客体属性“硬”离不开互动属性“摸”。这是三属性三方程里的第二条：客体属性＝G（主体属性，互动属性）。公孙龙抓住了括号里的后一半。

在先秦传下来的文字里，很少有人把这件事说得这么清楚。

◆ 二、白马不是马

公孙龙更出名的是另一篇，《白马论》。开头也是问答：

> 白马非马，可乎？曰：可。曰：何哉？曰：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马非马。

“命”是命名。“马”这个字是给形状起的名，“白”是给颜色起的名；给颜色起名的那个字，不是给形状起名的那个字，所以说“白马”不等于“马”。

他还举了一个很实在的例子：要一匹马，黄马、黑马都可以牵来；要一匹白马，黄马、黑马就不行〔原句“求马，黄、黑马皆可致；求白马，黄、黑马不可致”，待核字句〕。

这个例子是在一次“求”里说话的。同一匹黄马，在“求马”这件事里是合格的，在“求白马”这件事里不合格。合不合格，不在黄马身上，在你提出的那个要求上。

一样东西够不够格，是在一次互动里被定的。这一点，公孙龙其实已经摸到了。

◆ 三、他接着说了什么

如果公孙龙停在第二节，他就是先秦的互动属性论者。可是他没有停。

《坚白论》后半段，问的人反驳：天下明明有又坚又白的石头，你看不到坚，不等于坚不在。公孙龙的回答，是全篇最关键的转身。

他的意思大致是：坚不必和石头在一起才坚，也不必和任何东西在一起才坚；天下没有显出单独的坚，那是因为坚藏起来了〔原文有“坚藏”一语，前后字句待核〕。学界对这个“藏”另有读法，有人把坚、白读成可以独自成立的共相，那是更重的一种先在〔待核〕。

注意这个“藏”字。

前面说，摸不到白时，“无白”，此刻没有白。现在说，看不到坚时，坚没有消失，它“藏”了。藏，就是还在，只是不露面。

这样一来，坚和白都成了可以离开石头、离开手、离开眼、自己待着的东西。不露面时也在，露面时只是从藏处出来。

这就是先在化：**一场“摸的时候才有的硬”，被记成了一个“一直在、只是藏着的坚”**。

所以本书把公孙龙放在客体属性中心主义那一列。他的起点是互动，他的落点是属性各自独立、先于一切接触而在。

◆ 四、“离”字的两种读法

公孙龙的学说常被叫作“离坚白”。这个“离”字可以读成两样。

第一种读法：坚和白在发生上是分开的。看的那一次，有白无坚；摸的那一次，有坚无白。它们靠不同的互动显出来，所以彼此离开。

第二种读法：坚和白在存在上是分开的。它们各自独立，可以不和石头、不和彼此在一起，只是有时藏着。

《坚白论》末尾有一句被常引的话，大意是：离，是天下万物各自独立而得其正的样子〔原句“离也者天下，故独而正”，断句与字句待核〕。这句话支持的是第二种读法。

第一种读法，是本书接得住的。第二种读法，是本书要退回的。

区别在于“离”落在哪里。**落在发生上，离是互动的分路；落在存在上，离是属性的独立**。前者说“白”和“坚”各有各的来路，后者说“白”和“坚”各有各的家。

公孙龙从前者出发，落在了后者。

◆ 五、墨家的反驳：坚白相盈

与公孙龙同一时代，墨家后学在《墨经》里专门反驳过“离坚白”。他们的说法后来被概括为“坚白相盈”或“坚白不相外”：坚与白同在一块石头里，彼此充满，不相排斥〔《经上》《经说上》相关条目，原句待核〕。

墨家说对了一半。石头确实是一块，白和硬确实在同一块石头上被说出来，日常的话不该被拆得说不出口。

可是墨家的“相盈”，是把两种属性一起放回石头里。石头成了一个盛着坚、又盛着白的容器。互动这一角，又被收走了。

两家吵了一场，各占一边：公孙龙说属性彼此离开、各自独立；墨家说属性彼此相盈、同在物中。**两家都把属性放进了“物”这一角，只是一个放成散的，一个放成合的**。

那一眼、那一下，在两家的争论里都没有被当成属性的一部分。

◆ 六、本书怎样读这块石头

现在用本书的话，把这块石头从头走一遍。

一块白石头放在桌上，在发生层，它是一团特征纠缠聚合体（一束彼此牵连、一起成形的特征）。它有亮暗、软硬，受压时变形多少、被敲时反弹多少，重量和色斑在它身上怎样摊开。

你睁眼去看，光、眼、石头一起起来，一号位（显影为“那儿有”）亮了：“那儿有一块白的。”这时“白”作为客体属性显出来。它靠三样：石头表面的亮暗，光的照法，你这一眼。

你伸手去按，手、力、石头一起起来，同一个一号位又亮了一次：“那儿有一块硬的。”这时“硬”显出来。它也靠三样：石头受压几乎不变形，手按下去的力，按的这一下。

看的时候，“硬”不显。它没有藏在哪里，它只是这一回的三样凑不成“硬”。

等到看过很多次、摸过很多次，两种显影一再回写，挂到同一个名字“这块石头”上，你才说出“这块石头又白又硬”。这句话是回写的结果，不是起点。

> **坚和白不住在石头里，也不藏在天下某处；它们是两种互动分路显出、又被回写挂到同一个名下的客体属性。**

◆ 七、标准化的伏笔

第 3 章提过洛克把物体的“坚实”放进第一性质，把“白”放进第二性质；至于“硬”，他自己说是相对于我们身体软硬而言的〔待核：《人类理解论》II.iv.4〕，这反而更近公孙龙的“坚随手而显”。第一性质被说成物体自己的，第二性质被说成在人那边的。

公孙龙给这个分法提供了一个反例。在他的石头上，“白”和“坚”是对称的：一个靠眼，一个靠手。没有哪一个更“客观”。

为什么后来的人觉得“硬”更像石头自己的？本书的回答，留到第 26 章与第 49 章展开，这里先给一个线头：硬度后来有了标准的测法，有固定的压头、固定的力、固定的读数；颜色在日常里很少这样被固定。**哪一种属性被标准化得更彻底，哪一种就越像是物自己带着的。**

公孙龙那时还没有标准化。所以他眼里，坚和白一样，都要靠一次接触才露面。

今天有一个更彻底的场面，可以替他的题目再加一问。

材料实验室里有一种仪器，叫硬度计。一个压头按进石头表面，再看压痕的深浅或者表盘上的读数。实验员说“这块石头硬度是多少”，靠的是眼睛读表，不是手去摸〔仪器原理按通行介绍，细节待核〕。

公孙龙自己其实已经碰到过工具。《坚白论》说白是“以目、以火见”，坚是“以手，而手以捶”：光和锤子，都在见与触里出过力。他没有把这一点立成一角。

按他一次看、一次摸的算法，眼睛得白不得坚。可是在硬度计这里，眼睛得到了“坚”。

这并不说明公孙龙错在“眼不能得坚”。它说明的是另一件事：**“坚”能不能显，看的是这一次凑起来的是哪几样**。手按下去，是一种凑法；压头按下去、眼睛读表，是另一种凑法。凑法换了，显出“坚”的路就换了。

如果坚是“藏”着的，那么硬度计只是换了一把钥匙去开同一扇门。如果坚是“凑出来”的，硬度计就是造了一条新路，让原本只能靠手的那种显影，改由仪器和眼睛来完成。

本书取后一种说法。理由是：换了凑法，读数本身也会跟着变。压头的形状、按的力度、按多久，不同的测法给出的硬度并不完全一样，所以才要规定标准〔待核〕。如果坚是一个藏着的定数，换钥匙不该换出不同的数来。

◆ 八、名是指针，不是口袋

《白马论》还留下一个更深的线头，关于名字。

公孙龙说“马”命形、“白”命色，是把名字当成一个一个分开的标签：每个字贴住一样东西。贴“马”的那一样，和贴“白”的那一样，各自独立。

第 20 章会把它立成一条三界通则：名是指针。一个名指向一束纠缠在一起的特征，不是一个装着现成东西的口袋。

拿“白马”来试。你在马场里喊“牵那匹白马来”，伙计牵来的那一匹，身上有颜色、有形状、有性子、有脚程，这些特征一起起来，一起被这个名字指着。“白”和“马”两个字，是从两个方向对同一束特征下的两次指认。

所以白马当然不是“马”这个字的全部所指，公孙龙说对了这一层；可白马也不是“白”加“马”两件东西拼起来的，它是一束先纠缠、后被两个字分头指认的特征。

名字分得开，被指的那一束分不开。名家精于分名，于是常常把名的可分，当成了物的可分。

◆ 九、这不只是古人的抬杠

坚白之辩听起来离今天很远，其实每天都在发生。

闵小满的数学卷子上，有一道题被全班叫作“难题”。这个“难”，像极了公孙龙的“坚”：大家说起来，好像它就长在题目上，题目一印出来就带着。

可是“难”在什么时候出现？在一个学生、一种讲法、一次做题凑在一起的时候。同一道题，换一个讲法，或者在学生学过某个前置概念以后再做，它就可能不“难”了。

如果像公孙龙那样说“难藏在题里，只是有时不露面”，你能做的事只剩一件：换题，或者换学生。

如果说“难”是在学生、题、讲法三样一起时显出来的，你能动的地方就多了两处：讲法可以改，学生的前置可以补。第 71 章会拿一整章公认的“难”，把这件事完整走一遍。

坚白石的争论，归根到底是在争：**一种属性显不出来的时候，它在哪里？** 回答“藏着”，你就只能等它出来；回答“这一次凑不成”，你就可以去改那一次。

◆ 十、名家留下的东西

名家在后世名声不好。《庄子·天下》评“桓团、公孙龙辩者之徒”，说他们“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很多人把他们当成诡辩家。

本书不这样看。名家做的事，是把日常说话里那些自动挂上去的“它的”一个一个摘下来，看看它们原来挂在哪里。白马非马，摘的是“马”这个名和一次“求”之间的关系；离坚白，摘的是“坚”“白”和一次“看”“摸”之间的关系。

这些摘法，在本书看来是先秦看“属性随互动而显”看得最清楚的一组材料。

名家的局限，在于摘下来以后，它把每一样摘下的东西都单独供了起来，不再问它们是怎样牵连着一起起来的。离开之后，没有纠缠。

◆ 十一、他缺的是哪一个创新

按全书三大创新查一次账。公孙龙缺的主要是创新一。

他看见的东西是真的。他数的是“一次看、一次摸里能出现几样东西”，抓住了“客体属性＝G（主体属性，互动属性）”括号里的后一半。在先秦名家里，这是把“属性随互动而显”看得最清楚的一步。

他转身在“坚藏”。拿先在化的三个标记去对（第 14 章会把它们立准）：摸的时候才有的硬，被说成一直都在，这是时序倒置；摸的那一下，被换成“坚”自己在那里，这是主语转移；眼和手退到了背景里，这是两角隐去。三样一起出现，所以记创新一。“离”字的两种读法也在这里分路：他从“互动分路”出发，落在了“属性独立”上。

墨家的“坚白相盈”，把两种属性一起放回石头里，互动那一角也被收走，同样记创新一。两家一个放成散的，一个放成合的，都放进了“物”。

公孙龙还兼缺创新二：摘下来的东西被单独供起来，不再问它们怎样牵连着一起起来。硬度计那一节已经说明，凑法一换，读数跟着换，“藏着的定数”站不住。

本书多走的一步：不让显不出来的那一半去“藏”，只问这一回的三样凑不凑得成。

◆ 放回日子里

晚饭后，闵小满蹲在阳台上翻一块从山上捡来的石头，问外公：“这块是白的还是灰的？”

鲁长庚把石头拿到灯下，又拿到窗边：“灯下发黄，窗边发灰。白天在山上，它是白的。”

小满不服气：“那它到底是什么颜色？”

这是一个好问题。你可以和孩子一起做一件事：把石头放在三个地方，各看一眼，再闭上眼摸一摸。说出每一次你得到了什么，再说出这几次的“它”，是怎样被你们叫成同一块石头的。

带走的话 ：**坚和白不住在石头里，也不藏在别处；它们是一眼、一摸分路显出，又被回写挂到同一个名字下的。**

> 本章判错句：如果能找到一种客体属性，不靠任何感官或仪器的接触，也能被直接确认它“藏着时仍在”，本章对“坚藏”的判负就不成立。
>
> 下一章从哪里进：从一块石头转到一个人：人的“性”，是种子里带来的，还是水往哪流、要看决口？

想一想 ：你说“这道菜咸”“这件衣服贵”的时候，哪一次的尝、哪一次的比，被你记成了菜和衣服自己身上的东西？

10

第 10 章

一盆湍水往哪里流

两千三百多年前，孟子和告子拿一盆水打比方，争了一场。告子说水往哪流看决口，孟子说水总往下流。本章要交给你的判断是：**在性论三家里，离互动一角最近的，不是赢了的孟子，也不是反着说的荀子，是输了的告子；可是告子也只看见了决口，没看见地势。**

◆ 一、一盆水，两种说法

《孟子·告子上》记下了这段对话。告子先说：

> 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

湍水，是打着旋的急水，注家多训为回旋之水〔待核：赵岐、朱熹注〕，哪个方向都不是预先给定的。往东边开个口子，它往东流；往西边开个口子，它往西流。人性没有善不善的分别，就像水没有东西的分别。

孟子回答：

> 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

水确实不分东西，难道也不分上下吗？人性向善，就像水往低处流。人没有不善的，水没有不往下流的。

这一来一回，是中国思想史上关于“性”最有名的一次交锋。后人多半判孟子赢。

你不妨换一个看法：先不判输赢，看两人各自把“水往哪流”这件事，算在了谁头上。

◆ 二、孟子的种子

先说孟子，公道在前。

孟子讲性善，有凭有据。他有一个很具体的画面：“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孟子·公孙丑上》）一个人忽然看见小孩要掉进井里，心里一惊，一揪。这一揪，没想过和孩子父母攀交情，也没想过名声，是当下自己冒出来的。

他从这一揪推出四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同上）端，是线头，是苗头。

这个看见是真的。人确实会在某些场面里，不经盘算就先动了心。任何一种说“人心只是一张白纸”的理论，都得解释这一揪从哪里来。

第 215 号《普通人都能懂的孟子》给孟子的第一项判决是“站得住”：人心里有能长的线头。

可是孟子接着说：“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不是从外面熔铸进来的，是我本来就有的，只是没去想罢了。

“固有”两个字，是全部转折所在。线头长成什么样，被他预先写进了线头里。第 215 号的判词是：**长出来的，被记成了找回来的**。他自己的说法正是“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学问，只是把跑掉的心找回来。

◆ 三、孟子自己写下的地势

有意思的是，孟子在同一篇里，写下了不少和“固有”并不完全合拍的句子。

最出名的是牛山：

> 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孟子·告子上》）

牛山的树本来很美，因为挨着大城，天天有人砍；夜里长、雨露润，也会冒新芽，偏偏牛羊又来啃，于是成了光秃秃的样子。

孟子用这段话说：人看见光山，以为山本来不长树，其实是被砍、被啃成这样的。人心也一样。

你可以把这段话当成一张三角图来看。山，是一角；斧头和牛羊，是另一角；“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砍与长、啃与冒之间来来回回的那一场，是第三角。山美不美，三角一起定。

同一篇还有一句：“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丰年子弟多懒散，荒年子弟多凶暴，不是天给的材料不同，是使他们心陷下去的那些东西不同。

孟子亲手写下了地势、斧头与年景，也写了“苟得其养，无物不长”（同在牛山章）；同篇论麦子，他把收成的差别归给地有肥瘦、雨露、人事。可是这个“养”，养的是早已固有的苗：土只算养，不算造，“长”还是算给种子。第340号《一的传心网络》注意到“孟母三迁”是在传心之前先改环境；本章从属性这一角看同一件事：孟子看见了土，也说土能养，只是土在他那里不参与“造”。

◆ 四、告子的决口

再回到告子。告子的话留下来的不多，都靠孟子转述，所以本书读他时要格外小心：我们看到的告子，是对手笔下的告子。

除了湍水，还有两句：“性犹杞柳也，义犹桮棬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桮棬。”杞柳是一种柳条，桮棬是用柳条编的杯盘。拿人性做成仁义，就像拿柳条编成杯盘。

还有一句更短：“生之谓性。”另一句是“食色，性也”（均见《孟子·告子上》）。

把这几句合起来看，告子的意思大致是：性只是生下来就有的那些材料和冲动，本身不往善走，也不往恶走；成善成恶，看后来怎样被“决”、被“编”。

公道地说，这比孟子少了一层先在化。孟子把方向写进了种子；告子不写方向，只承认有一团会动的水。

用本书的话说，告子把“性”当成了一团没有预定去向的水（湍水），把“善不善”当成了张力找到出口之后的样子。**方向不在水里，在水和决口相遇的那一下**。

◆ 五、孟子的反驳里藏着什么

孟子那句反驳，其实也值得一读再读。

“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水不分东西，却分上下。孟子抓住的，是一个告子没说的东西：地势。

孟子接着说：

> 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

拍打水，可以让它溅过额头；堵住它让它倒流，可以让它上山。这难道是水的本性吗？“势”让它这样罢了。人能被弄得不善，也是这样。

这里出现了一个字：“势”。

孟子用“势”解释不善，用“性”解释善。水往下，算性；水上山，算势。

可是从水的立场看，往下流也有它的势：重力，地面的倾斜。离开地势，水没有“下”可言。一盆水放在完全平的桌上，它不往任何方向流。

孟子把一种地势叫作“性”，把另一种地势叫作“势”。被他叫作“性”的那一种，恰好是最常见、最稳定、最不需要人去做的那一种。

这和第 3 章埋的伏笔是同一件事：另两角被固定得最彻底的那一种，最容易被记成东西本来的样子。

◆ 六、荀子：一块弯木头

荀子站在孟子对面。《荀子·性恶》开篇就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伪，不是虚伪，是人为，是做出来的。

他有一个和湍水一样有名的画面，在《劝学》：“木直中绳，輮以为轮，其曲中规，虽有槁暴，不复挺者，輮使之然也。”一根直得合墨线的木头，用火烤弯做成车轮，弯得合圆规；就算再晒干，它也不会再挺直，是烤弯的工夫让它这样。

《性恶》里还有：“故枸木必将待檃栝烝矫然后直。”弯木头要靠夹板、蒸烤、矫正，才能直。

荀子对在哪儿？他把“做”这件事认真对待了。善要一下一下矫出来，等不出来，靠学，靠师，靠礼，靠积。这在先秦是一个硬朗的看见。

第 216 号《普通人都能懂的荀子》给他的判词是：**做出来的，被记成了照着做的**。荀子讲积，讲学，讲“化性而起伪”，做成什么样，却主要交给了先王已经做成的那一套。学的人主要是照着矫正，少有改写的位置。

还有一层。荀子把性和伪切得很清楚：“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荀子·性恶》）性是天成的，学不来，也做不来。

这一刀切下去，“性”这一角就成了现成的原料。荀子并非不讲变：他说“化性”，也讲“注错习俗，所以化性也”〔待核篇目〕，习是有位置的。只是改的力气，主要被他放在外面的夹板、师法与礼义上。**木头这一角主要被矫正，很少被当成一同变化的一方**。

◆ 七、三家各抓住了一角

其实先秦论性，不止这三家。《孟子·告子上》借孟子的学生公都子之口，把当时的说法列了一张单子：

> 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也。”或曰：“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是故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尧为君而有象，以瞽瞍为父而有舜。”

第一说是告子。第二说是：性可以变善，也可以变不善，看在位的是文王武王，还是幽王厉王。第三说是：有人性善，有人性不善，尧做君主，照样有象那样的坏弟弟；瞽瞍那样的父亲，照样生出舜。

这张单子很像一份民意调查。第二说看重年景与君主，是客体那一角；第三说看重个人生来的差别，是主体那一角，而且是把差别冻在每个人身上；告子看重决口，是互动那一角。

孟子在这张单子之后，拿出了第四说：性善。他没有逐条驳倒前三说，他把前三说都看见的那些差别，收进了“放心”与“陷溺”里。

现在把孟子、荀子、告子三家放到一张三角图上。

一个人的善或不善，在本书看来，是一种主体属性。按三属性三方程：主体属性＝F（客体属性，互动属性）。这里的客体属性，是那个人遇到的处境、规

矩、师长、年景；互动属性，是他和这些东西碰在一起时，一次一次的往来：被打、被教、被罚、被看见、被原谅。

孟子抓住的是主体这一角：线头在人身上，而且他把方向也写进了线头。土和斧头被他放在“损”与“养”的位置上，不算“造”。

荀子抓住的是客体这一角：夹板、礼法、先王之道。人身上的那一角被冻成“恶”，只等外面来矫。

告子抓住的是互动这一角里最显眼的一处：决口。水往哪流，看口子开在哪。

三家各抓住一角，各丢下两角。这正是后面第 14 章要立的三种偏法：孟子是主体属性中心主义，荀子偏向客体属性中心主义，告子最接近互动属性中心主义。

◆ 八、告子还差一步

那么，告子是不是就对了？

还差一步。告子的湍水，有一个他自己没说出的前提：水是“湍”的，打着旋，本来就在动。这一股动从哪来，他不问。

他也不问地势。决口开在东边，如果东边地势高，水并不往东流。决口开在西边，西边是一片洼地，水就冲进去，冲出一条河道；下一次再开口子，水会更快地找到这条旧河道。

这三样，正是本书说的三角：水的劲（主体属性）、地势（客体属性）、决口与冲刷的那一场（互动属性）。

告子看见了决口，没看见地势；也没看见冲刷过的河道会回写成新的地势。水流过一次，地形就改了一次。**下一次的“性”，是上一次流过留下的河床**。

这一步，就是本书说的回写。湍水章里，三家都没有写到它。

◆ 九、为什么孟子赢了两千年

既然告子离互动一角更近，为什么后世几乎一致判孟子赢？

一个原因在书写：这场辩论只留在《孟子》里，告子没有自己的书传下来。对手替你说话，你很难赢。

另一个原因更值得你想一想。孟子的说法给了人一个可以回去的地方：“求其放心”，心丢了，找回来。这在受挫的时候是很大的安慰：你本来是好的，只是暂时被弄脏了。

告子的说法不给这种安慰。性无分于善不善，你成了什么样，就是被怎样决、怎样编出来的。这句话听上去冷，好像人的好坏全由外面摆布。

可是本书要指出：这两种感觉，都来自同一个没被说出的前提，即“属性总得有一个主人”。孟子把主人定在种子里，于是安心；告子拒绝定主人，于是显得冷。

如果属性本来就没有独自的主人，三角一起发生，那么告子的冷也不必冷：**你不是被外面摆布，你是那场冲刷里的一角，你的劲、你每一次的流法，都会回写进下一次的河床**。人可以参与修自己的河道。

这一层，告子没有说出来，孟子也没有。

◆ 十、一个孩子的“性”

把湍水搬到今天。

闵小满数学不好，老师骆一鸣说过一句“不是学数学的料”。这句话落下来的时候，孟子式的读法会说：他心里本来有学的线头，只是丢了，要找回来。荀子式的读法会说：他天生散漫，要靠规矩和刷题矫过来。告子式的读法会说：他本无所谓好不好，看你往哪边引。

三种读法，各自给出一种做法：鼓励他找回兴趣；给他加规矩；换一个引导的方向。

本书的读法是：小满对数学的那股劲（主体）、他碰上的题和讲法（客体）、他每一次做题时的卡与通（互动），三样一起定“他是不是学数学的料”。而且，每一次卡住之后，被说了什么、自己怎样记下，会回写成下一次的河床。

“不是学数学的料”这句话，正是一次回写，挂在了他身上。第 69 章会把这个三角完整走一遍。

◆ 十一、他们缺的是哪一个创新

按全书三大创新查一次账。孟子、荀子缺的是创新一；告子不缺创新一，缺的是创新二，还兼缺创新三的回写。

孟子说“我固有之”，线头长成什么样，被预先写进了线头，长出来的被记成找回来的。他亲手写下了牛山、斧斤、年景，可是土在他那里只算“养”，不算“造”。属性有一个先在的来处，所以记创新一。

荀子把“做”认真对待，这一步看见了发生。可是“性者天之就，不可学”，善又交给了先王做成的定式，做出来的被记成照着做的。属性的来源安在一个现成的样板上，所以仍记创新一；人那一角被冻成“恶”，只等矫，兼缺创新二。

告子比孟子少一层先在化：方向不在水里，在水与决口相遇的那一下。所以他不缺创新一。可他只看见了决口，水的劲从哪来不问，地势也不问，三角只抓了互动一角，记缺创新二。冲过的河道回写成新的地势，他也没写，兼缺创新三。

三家共同的前提，是“属性总得有一个主人”。本书多走的一步，是把三角和河床的回写一起放进来。

◆ 放回日子里

周六早上，鲁长庚在小区花坛边给一排辣椒浇水。浇得急了，水顺着上次冲出的一道小沟流走，大半没进根。

闵小满在旁边看，说：“外公，水不听话。”

鲁长庚用铲子把沟口拨了两下，又在根边挖了个浅窝。再浇，水就停在根下面了。

你明天可以试一件事：在孩子或者自己身上，找一个“他就是这样”“我就是这样”的说法。别急着鼓励，也别急着加规矩；先找一找，最近一次，这股劲是顺着哪一道旧沟流走的。

带走的话 ：**水往哪流，不只看水，也不只看决口，还看地势和上一次冲出的河床。**

> 本章判错句：如果能证明一个人的善或不善，在处境与往来大幅变化、又无任何规范固定时，仍稳定不变，本章“三家各抓一角”的判断就要收窄为“孟子大体对”。
>
> 下一章从哪里进：老子教人松手，自己却先伸出了一只手；庖丁的刀用了十九年，像新的一样。

想一想 ：你身上哪一个“我天生就这样”，其实是一道被冲了很多年的河床？

11

第 11 章

一只被改名的手，一把用了十九年的刀

老子说万物会自己长，庄子说庖丁的刀十九年还像新磨的。本章要交给你的判断是：**道家看见了属性在关系里互相生出，在先秦各家里，这是很接近“纠缠”的一种看见；可是老子把那只先伸出去的手改名叫“自然”，庄子笔下“刀若新”的那一份，又常被读成庖丁一个人的“技进乎道”。**

◆ 一、难与易，是一起生的

《老子》第二章有一段，读的人多半当成辩证法的格言滑过去：

> 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

有和无互相生出，难和易互相成就，长和短互相显形，高和下互相依靠，音和声互相应和，前和后互相跟随。

请你停在“难易相成”这四个字上。

一道题难不难，日常说法是“它很难”，好像难长在题上。老子说，难和易是一起成的。没有易，难无从说起。一道题之所以难，是和别的题、和做题的人、和做题时的那一番卡顿一起比出来的。

再看“长短相形”。一根竹竿长，是在另一根旁边才长；放到一座塔边，它就短了。

老子把属性从一样东西身上摘下来，放回到两样东西之间。在两千五百年前，这一步走得很远。

用本书的话说，老子看见属性在两样东西之间比出来。难和易、长和短，都还是同一类属性的两个值；第 44 章会把这一看见推到主体、客体、互动三种属性之间，叫“互相关联”，并配上一个检验：共变。

《老子》第十一章还有一组画面，更具体：

> 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三十根辐条凑到一个车毂上，正因为毂中间是空的，车才能用。揉黏土做成器皿，正因为中间是空的，器皿才能用。开门窗造房子，正因为里面是空的，房子才能用。

一只碗“能盛水”，这是碗的属性吗？老子的回答是：盛水靠的是碗中间那块空。泥和空凑在一起，人往里倒水的那一下，“能盛”才显出来。只有泥没有空，是一块泥饼；只有空没有泥，什么也盛不住；有泥有空而从来没人往里倒，“能盛”也不显。

“用”不在泥上，也不在空上，在两者和一次使用的相遇里。这是老子离“互动属性”最近的一处。

◆ 二、万物自己长

《老子》最有名的一句之一，在第二十五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自然，在这里不是今天说的“大自然”，是“自己这样”。道效法的，是事物自己这样的样子。

这一句后面，是老子对世界的一个整体看法：万物不必人去推，它们自己生、自己长、自己回去。人最好的做法，是不去添乱。第三十七章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通行本字句；帛书本此处作“道恒无名”）

先说他对在哪儿。在一种属性正在三角里慢慢成形、外面的手只会改一角的条件下，老子的“无为”完全成立。

很多事情，确实是越管越坏。孩子长个子，不是被拔出来的；伤口愈合，不是被命令出来的。一种属性在三角里慢慢成形的时候，外面一只手猛地插进来，常常会打断它。《孟子》里揠苗助长的那个宋人，正是老子要劝的那种人。

所以老子说“无为”，说“损之又损”，说“知止”。这是对“一只手只改一角”的有力警告。

◆ 三、毫末处的那只手

《老子》里还有另一组句子，在第六十四章：

>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局面安稳时容易把持，事情没露苗头时容易谋划；脆的容易破，细的容易散。要在事情还没有成形时去做，在乱子还没有起来时去治。

这里不是“无为”，是“为之于未有”。有一只手，在事情还很小的时候，先伸了出去。

第 290 号《普通人都能懂的老子》抓住的就是这一点。它的判词是：**他教的是松手，他靠的是在事情还小的时候先伸手**；他看见了万物会自己长，却把自己那只在毫末处先伸出去的手，改名叫了“自然”。

第十七章有一句话，把这个改名的机制写得最明白：“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事情办成了，百姓都说：我们本来就是这样的。

一只手做成了事，大家把它叫作“自然”。

◆ 四、改名，就是先在化

为什么本书要在这里停下来？

因为“改名叫自然”，正是本书说的先在化的一个最干净的样子。

本来是一场发生：一只手在毫末处轻轻拨了一下，事物顺着这一拨，在它的土里长成了现在的样子。三样一起：拨苗的那个人（主体），那株苗、那块土（客体），以及那只手轻轻一拨（互动）。人对这件事的看法，是后来回写上去的。

等事情成了，人们回头看，只看见树长得很好，说“它自己长的”。拨的那一下不见了，被收进“自然”两个字。

> **一场互动，被记成了一个先在的属性：自然。**

第 290 号还注意到老子自己用字里的破绽。他骂“强”，却在第二十五章说“强为之名曰大”，在第十五章说“故强为之容”。连给道起名字、给古代善士画像，他都承认是“强”着来的。这只手，他自己没有完全藏住。

◆ 五、濠上：鱼的快乐是谁的

庄子留下了另一段关于属性归属的对话，在《秋水》篇末。庄子和惠施在濠水的桥上散步。

> 庄子曰：“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

庄子说：白鲦鱼游得从容，这是鱼的快乐。惠施说：你不是鱼，怎么知道鱼快乐？庄子说：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快乐？

两人又来回了几句，最后庄子说了一句：“我知之濠上也。”〔原句前有“请循其本”一段，字句待核〕我是在濠水桥上知道的。

这一段常被当成机智的抬杠。从属性的题目看，它在争一件很实在的事：“快乐”这一种属性，是谁的？

惠施的意思是：快乐是鱼的主体属性，只有鱼自己知道，外人够不着。这是把属性关进主体里。

庄子的最后一句很妙。他不说“我能钻进鱼心里”，他说“在濠上”。快乐是在这座桥上、这片水边、这一刻的看里，被知道的。**鱼的从容，桥上人的闲适，鱼与人之间那一番看与被看，一起把“鱼之乐”显出来。**

这句对答有玩笑的成分：“安知”既能问“怎么知道”，也能问“在哪里知道”，庄子最后取的是后一种问法。庄子没有把这句话展开成一套学说。可是它指向的地方，和本书第五编说的“主体间性：河与两岸，间先于人”是同一处。

◆ 六、庖丁的那一把刀

庄子在《养生主》里讲了一个厨师。

> 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响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

手碰的地方，肩靠的地方，脚踩的地方，膝盖顶的地方，哗哗作响，刀进去刷的一声，没有一处不合音律。

文惠君看呆了，问他技术怎么这么好。庖丁放下刀说了一段话，其中最常被引的是这几句：

> 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

好厨师一年换一把刀，因为他是割的；一般厨师一个月换一把刀，因为他是砍的。我这把刀用了十九年，解了几千头牛，刀刃还像刚在磨刀石上磨过。牛的

骨节之间有空隙，刀刃薄得几乎没有厚度；用没有厚度的东西进入有空隙的地方，宽宽绰绰，刀刃运转起来一定有余地。

◆ 七、“刀若新”是谁的属性

现在问一个问题：“这把刀十九年若新”，是谁的属性？

日常的回答有两种。一种说是刀好：钢好，磨得好。另一种说是庖丁好：手艺高，“技进乎道”。

庄子自己写下的理由，却两种都不是。他说的是：节者有间，刀刃无厚，以无厚入有间。

有间，是牛的属性：骨节之间本来就有缝。无厚，是刀的属性：刃薄。以无厚入有间，是二者相遇的那一下：刀走在缝里，不碰骨头。

“刀若新”不在刀上，不在牛上，也不在庖丁上，在刀、牛、手三样一次一次正好对上的那一场里。良庖年年换刀，族庖月月换刀，他们的刀和庖丁的刀也许差不多，牛也差不多，差的是那一下怎么进。

这是本书说的三属性纠缠，在道家这一路里最清楚的一幅画。客体属性，是牛的“有间”、刀的“无厚”；主体属性，是庖丁“以神遇”的手；互动属性，是“游刃有余”的那一种进法。三样互相需要。抽掉任何一样，十九年若新就不成立：换一头冻硬的牛，换一把厚背的砍刀，换一只只会砍的手，刀都会坏。

◆ 八、十九年是怎样练出来的

庄子并没有只写结果。庖丁那段话里，还写了来路：

> 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

刚开始解牛时，眼里看见的全是一整头牛。三年之后，就没再看见过整头的牛了。到了现在，我是用心神去碰它，不用眼睛去看，感官停下来，心神在走。

这是一份属性发生的记录。

最初，牛是一整块客体：“那儿有一头牛。”三年里，一刀一刀，牛在他眼里被拆成了缝与节、筋与骨。客体属性变了：从“一整头”变成了“处处有间”。

与此同时，他的手变了，进刀的路变了。等到“以神遇”的时候，看的那一层已经退场，手和刀和牛的缝直接对上。这和本书说的二号位（显影为“正在”）最亮的时刻很像：心流中，“我”退场，只剩“正在”。

三年不是庖丁一个人的三年，是牛在他眼里变、刀在他手里变、进法在两者之间变的三年。三样一起变，一起回写。

◆ 九、“每至于族”：难处还在

第 274 号《逍遥是怎样长出来的》提醒读者注意这段话的后半，很多人记得“游刃有余”，却漏掉了下面这几句：

> 虽然，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

就算这样，每碰到筋骨交结的地方，我看出它难弄，就小心起来。目光停住，动作放慢，刀动得很轻，哗啦一下就解开了，像一摊土落在地上。

这几句很要紧。

它说明“刀若新”不是一个已经被锁定、从此不用管的属性。每到“族”处，客体属性（交结的筋骨）和主体属性（平时顺手的那股劲）就起了矛盾。矛盾推动庖丁改了进法：止，迟，微。改完，才过得去。

这正是第 53 章要讲的原理一：主体属性与客体属性相撞，互动属性改变，再回写。庖丁的手和“族”的硬一撞，进法变慢；过去之后，“这种地方要慢”被回写进他下一次的进法。

第 274 号的说法是：从容并非始终轻松，是在困难处的谨慎。本书补一句：这份谨慎，正是三角在每一处难点重新纠缠的样子。

◆ 十、庄子停在了哪里

庄子写下了三角，写下了来路，写下了难处。他停在哪里？

停在那句最出名的话上。文惠君听完，说他从庖丁的话里“得养生焉”。后世再把庖丁开口那一句“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拎出来。于是这个故事被记成了：一个人的技艺到了极处，就通了道。

“道”被放回到庖丁身上，成了他个人修到的境界。刀、牛、进法，退成了衬托。

本书不说庄子错了，《养生主》本来就是讲养生，讲一个人怎样在世上不受伤。从这个题目出发，把故事收回到“人”这一角，是顺理成章的。可是从属性的题目看，**庄子写下的材料，比他收回的那一句要大**。

老子把手改名叫“自然”，是把互动收进了客体那一角：万物自己这样。庖丁故事常被读成“技进乎道”，是把互动收进了主体那一角：这个人到了。两种收法方向相反，丢掉的是同一样：中间那一场。

把这一章的道家材料排成一行，你会看到一条清楚的线：难易相成、当其无有器之用、濠上之知、刀十九年若新，每一处都把属性放在两样东西相遇的地方。可是每一处落笔时，又各自找了一个家：道、自然、至人、技进乎道。**看见是纠缠的，落款是单极的**。这是道家在本书这张账上的位置：在道家这一路里离三角最近的是庖丁那一段，却没有把三角画成一张可以照着走的图。

◆ 十一、他们缺的是哪一个创新

按全书三大创新查一次账。老子缺的是创新一；庄子写下了三角，缺的是创新三。

老子看见“难易相成”“当其无，有器之用”：属性在两样东西相遇的地方显出来。这是道家这一路里离互动最近的一处。可他在毫末处先伸了手，事成之后，这只手被改名叫“自然”。一场互动被记成一个先在的属性，是先在化最干净的样子。所以记创新一。

庄子不一样。“刀若新”那一段，牛之有间、刀之无厚、以无厚入有间，三样互相需要，抽掉一样就不成立。他又写了三年的来路，写了“每至于族”那一次原理一。属性是一场发生，三种属性一起发生，这两样看见他都有。

他停在落款上。“技进乎道”把“道”放回庖丁身上，刀、牛、进法退成衬托。更要紧的是，他没有把三角画成一张可以照着走的图：从哪一角起手，矛盾怎样推进，所得回写到哪里，都没写成方法。所以记创新三；落款偏向主体，只作一笔兼注。

上一节说过，两种收法方向相反，丢的是同一样：中间那一场。本书多走的一步，是把那一场画成可以照着走的图。

◆ 放回日子里

晚上，闵策在厨房切一块冻过的牛腱子，刀卡在中间，他使劲一压，刀刃崩了一个小口。

鲁长庚在旁边看了一眼，说：“冻的，要先缓一缓。顺着纹路下刀。”他自己做了几十年钳工，对刀刃最心疼。

闵策笑：“爸，这刀不行了。”

鲁长庚把刀接过去看了看：“刀没问题，肉没缓开，你也太急。”

明天，你可以挑一件自己常说“这工具不好用”“这活儿太难”的事。在下一次做之前，先问三句：东西这一边，哪里本来有缝？我这一边，手是不是太急？两者之间，那一下是怎么进的？

带走的话：刀十九年若新，不在刀上，也不只在手上，在刀、牛、手一次一次对上的那一场里。

> 本章判错句：如果能证明同一把刀交给不同的人、用在不同的牛上，刀刃磨损的差别几乎全部来自持刀人一方，本章“刀若新是三角纠缠”的判断就要收窄。
>
> 下一章从哪里进：宋明的儒者给属性找了三个家：理、心、气。

想一想：你最得意的哪一项本事，其实是你和某样东西、某种做法一起练成的？

12

第 12 章

一株深山花树，被放进了哪个家

宋明儒者给属性找了三个家：朱熹放进理，王阳明放进心，张载、王夫之放进气。本章要交给你的判断是：**三家各自看见了属性的一种来路，理看见了稳定，心看见了显影，气看见了流动；可是三家都给属性找了一个先在的家，岩中那株花树，正好可以把三个家同时拆开。**

◆ 一、深山里的一株花

先看一个画面。王阳明的学生记下了一次郊游，在《传习录》下卷：

> 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字句以通行本为准，待核〕

朋友指着岩石间的一株开花的树问：你说天下没有心外之物，可这花树在深山里自己开、自己落，和我的心有什么关系？

王阳明说：你没看这花的时候，这花和你的心一起归于寂静；你来看这花的时候，这花的颜色一下子明白起来，就知道这花不在你的心外。

这段话被引了五百年，多半被当成“主观唯心”的标本。本章想换一个读法。不过先要把三个家都摆出来，再回到这株花。

◆ 二、朱熹：改出来的理

朱熹是南宋人，他把属性放进“理”。

他有一句话说得极硬，在《朱子语类》卷一：“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待核卷次与字句〕天地还没有的时候，也已经有理了。

理是什么？大致说，是一样东西所以是这样、应当这样的那个道理。舟有舟的理，能行水；车有车的理，能行陆〔朱熹常举舟车之例，具体出处待核〕。一样东西的属性，在朱熹那里，是它的理在气上落出来的样子。

先说朱熹对在哪儿。第 253 号《普通人都能懂的朱熹》认为，他最站得住的一点，是“理一分殊”：一个道理，落在不同的东西上，各成不同的样子。而且他真的去格物，研究过螺蚌壳、浑仪、社仓，“用力之久”写得很细。

他也小心。《语类》卷一里同时有一句“理与气本无先后之可言”〔待核〕。所以第 253 号只判他“逻辑先在、不许回写”，不把理写成时间上更早。

第 253 号的总判词却是：**朱熹看见知识是一遍一遍改出来的，却把改出来的东西写成了天地之前就在的理**。他一辈子改书稿，从“中和旧说”改到“中和新说”；他给《大学》补了一段“格物致知”的传，一百三十多个字，补完又说道统“有自来”。

改，是一场发生；“有自来”，是把这场发生记成了先在。

在属性这件事上，朱熹的重心在客体那一角，而且是客体里最深的那一层：不是这块石头硬，是“硬之理”先于一切石头而在。（朱熹另有“性即理”，人的性也是理；这里取的是他格物的一路。）

◆ 三、王阳明：沉淀出来的心

王阳明从朱熹出发，又反过来。

他年轻时照朱熹的路去格竹子，《传习录》下卷记他自述：先是钱姓友人对着亭前的竹子格了三天，劳神成疾；他自己接着去格，到第七天也病倒了〔天数以《传习录》下卷为准，待核〕。格不出竹子的理，反而病倒。

后来在贵州龙场，他悟了一件事，后人概括为“心即理”：理不在外面的竹子上，在心里。《传习录》上卷有：“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

第 234 号《普通人都能读懂的王阳明》对这条路的判词是：**沉淀被记成了天赋**。他一生被格竹、廷杖、龙场这些风雨逼出一颗心，却把这颗心写成胎里带来的“良知”。

公道话也要说：王阳明看见了一件朱熹没有看见的事，属性要被“看”出来才算数。竹子的理，不经过人的一番格、一番悟，不会自己跳出来。这一步，把属性从客体那一角拉回到了人这边。

拉回来以后，他又把它放进了一个先在的心里：“良知者，心之本体”〔出处待核〕。家，从客体搬到了主体。

◆ 四、张载：聚散的气

第三个家是气。

北宋张载在《正蒙·太和》里说：“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太虚，无形无状，是气的本来样子；气聚起来、散开去，只是变化中暂时的样子。

这句话的分量在“客形”二字。客，是来客，住一阵就走。一块石头、一棵树、一个人，都是气暂时聚成的客形，迟早散回太虚。

这和本书说的实体有生命周期，聚合、粒子化、维持、解散，是同一个方向。张载在九百多年前就看见了：**东西不是先在的，是聚出来的**。

第 8 号《中华之气》说“存在不是实体，而是关系的呼吸”，把中华文明读成以触觉为主导的感知体系。在宋明三个家里，气这个字离发生最近。

◆ 五、王夫之：日生日成

明末清初的王夫之，把气论推得更远。

他说“天下惟器而已矣”（《周易外传》卷五〔待核〕）：天下只有具体的器物，道是器物的道，没有离开器物的道。这是对朱熹“理在先”的正面翻转。

他论性，有一句话对本书特别要紧。大意是：性是生的理，每天在生，也就每天在成。原句通常引作“夫性者生理也，日生则日成也”〔《尚书引义·太甲二》，待核〕。

性不是生下来就定了的，是一天一天生成的。这比孟子的“固有”、荀子的“天之就”，都更接近本书说的属性发生。

王夫之对在这里：他把“性”从一个先在的东西，改成了一场持续的生成。

他停在哪里？停在“气”这个总名上。日生日成的是什么？是气的聚散变化。人的性一天天在成，可成的方向由什么定？是人身上的气，还是遇到的事物，还是二者之间的往来？王夫之讲“习与性成”〔出处待核〕，承认了习的作用；张载则讲“一物两体”〔待核篇目〕，把对待与相感摆进了气里。可见气论分得出角；只是分出的角，没有记成账，都收在“气”一个总名下。

气看见了流动，也分得出角，缺的是分角之后的账：谁和谁相遇、哪一端先动、所得回写到哪里，都收在“气”一个总名下。家没有搬到主体或客体，搬到了一个包罗一切的底上。

◆ 六、三个家，三种先在

把三家并排看。

学派	看见了什么	把属性放在哪个家	先在化的样子
朱熹	属性有稳定的道理，可以一遍遍去格	理（客体最深处）	改出来的写成本来就在的理
王阳明	属性要被看出来才算数	心（主体）	沉淀被记成天赋
张载、王夫之	东西是聚出来的，性日生日成	气（包罗一切的底）	分得出角，没记成账，三角收在一个总名下

三家合起来，其实已经把本书要的三样都说到了：理说的是稳定，心说的是显影，气说的是流动。

麻烦在于三家各自只留了一样，另两样被交给对手。理学家说心学空疏，心学家说理学支离，气论者两边都不完全认。**三样被分在三个家里，于是哪一家都不能解释，一种属性为什么既会流动、又会稳定、又要被看见。**

放回第 14 章要立的三种偏法里看：朱熹的理，偏向客体属性中心主义，属性的根据在物之理；王阳明的心，是主体属性中心主义，属性的根据在良知；张载、王夫之的气，不属于三型中的任何一型，它是三型之外的一种收法（第 14 章叫它第四种收法）：不偏任何一角，分得出角，却没有把角记成账，三角一起收在一个底上。

这种收法，在宋明三家里看上去最接近“纠缠”，因为它不把三样分到三个家里。可是纠缠不只是不分家。纠缠是分得出三角，又记得下三角怎样互相牵制、互相推动。气论分得出角，却不记账，说不出哪一端先动、哪一端被推；三角卡上，必须说得出来。

◆ 七、回到深山那株花

现在回到岩中花树，用本书的话重新读一遍。

朋友问的是：花在深山自开自落，和我的心有什么关系？这句话里藏着一个前提：花的开落、花的颜色，是花自己的，先于任何人在那里。

王阳明的回答分两半。

前一半：“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本书读成：在发生层，花这团特征纠缠聚合体（一束彼此牵连的特征）一直在运行，开、落、受光、受雨；它持存。在意识层，它却没有被显影。本书的读法是：这个“寂”，不是没有，是不显。（阳明原意是花与心同寂，偏向花依于心；本书只取“不显”这一层。）

这和本书说的“饿了而不知”是同一个结构：饿的发生在，饿的显影不在。花在，花的颜色作为一种被看见的客体属性不在。

后一半：“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本书读成：人来了，光、花、眼一起凑上，一号位（显影为“那儿有”）亮了。“明白起来”的是颜色，是一种客体属性；亮的那一刻，人心里冒出的是“那儿有一树红的”，不是“我在看红”。

注意王阳明的用词：“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明白起来”的主语是花的颜色，不是“我”；这半句里亮的是颜色。

岩中花树这一段，在本书所取的读法里，是一号位显影很清楚的一条中文记录。属性在相遇时亮起，亮起时先无我，之后才被回写成“不在你的心外”。

◆ 八、王阳明多说了一步

那么，王阳明错在哪里？

错在最后一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前面两句是一份准确的观察：不看时寂，看时明白。最后一句是一个结论：所以花在心里。

从观察到结论，中间跨了一大步。颜色的明白，靠花、光、眼三样凑上；王阳明把三样里的一样，“你来看”，单独拎出来，又把这一“看”收进了“心”。

本书要退回的就是这一步。明白起来的那一刻，属于花的特征、光的照法、人的这一眼一起凑成的那一场，不属于其中任何一样。说“不在心外”，和说“花自开自落、与心无关”，是一个错的两面：**一个把颜色关进主体，一个把颜色关进客体，都没给相遇那一场留位置**。

再往回看朱熹与张载，同一株花也能拆开他们。朱熹会说花有花之理，所以红；同一株花，深山阴天与晴天正午，“红”并不一样。张载会说花是气聚而成；这说对了花的来路，却说不出为什么颜色要等人来看才“明白起来”。

一株花，三个家，都住不下。

◆ 九、“不在心外”是一次回写

还要再往前走一步。王阳明的最后一句，虽然跨得太大，却不是凭空来的。它记下的，正是本书说的回写。

花的颜色明白起来以后，人心里会留下一点东西：“我看过那株花。”下次再上山，没走到那块岩石，心里已经先有了一树红。这一点留下来的东西，被回写到了人这一边，挂上了“我的”：我的记忆，我的心里有它。

王阳明把这一份回写，读成了花本来就在心里。

本书的说法是：**回写确实会把所得挂到“我”这边，可是挂上去的是一次相遇的痕迹，不是花本身**。下一次上山，天阴了，那一树红就和记忆里的不一样。心里那份“红”要被这一次的花重新改写。

第 21 章会把“两次回写”讲清楚：所得回写进土，慢，不要“我”；再回写进号位，挂上“它的”“我的”，快，一句话就完成。王阳明只看见了后一次，于是把花请进了心里。朱熹只看见了前一次的稳定，于是把花的红写成了理。

◆ 十、为什么要绕这么远

你也许会问：争一株花的颜色归谁，有什么用？

用在这里：宋明三家的争论，一直落到今天的教室和诊室。

一个孩子学不好，理学式的说法是：学问有一定的理，他没格到。心学式的说法是：他心里本有良知，没被唤醒。气论式的说法是：他的气质禀赋如此。

“气质”这个说法，正是从张载来的。《正蒙·诚明》说：“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字句待核〕有了形体，才有气质之性；善于返回，天地之性就保存下来。后来朱熹接过这对说法，把人性分成两层来说：“天命之性”（也称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前者纯善，后者因气禀有清有浊〔用语以《语类》为准，待核〕。

这一分，在教室里的回响很长。一个孩子“气质偏浊”，听上去像是在说他身上那一团气天生如此，要靠“变化气质”慢慢澄清。张载自己讲“变化气质”〔出处待核〕，本意是承认它能变；可是只要“气质”被说成孩子身上的一团东西，能变的就只剩孩子一角，题与讲法不在账上。

三种说法，各自把孩子的“学不好”放进了一个家：放进学问那一边，放进孩子心里，放进一个笼统的气质。而一个孩子“学得好”的那一刻，像花的颜色明白起来一样，是他、题、讲法三样一起凑上的时候。

◆ 十一、缺的是哪一个创新

按全书的三大创新来对账，宋明三家分成两种缺法。朱熹、王阳明缺的是创新一；张载、王夫之不缺创新一，也分得出角，缺的是创新三，也就是分角之后的那本账。

朱熹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他一辈子在改书稿，却把改出来的东西写成了本来就在的理。属性有了一个先在的来源，所以记创新一。

王阳明把良知说成“心之本体”，沉淀被记成了天赋；“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又把花、光、眼三样里的一样单拎出来，收进了心。他只看见了第二次回写，就把花请进了心里。属性有了一个先在的主人，也记创新一。

张载说“客形”，王夫之说“日生日成”：东西是聚出来的，性每天都在成。这是看见了发生，不缺创新一。“一物两体”“习与性成”，说明气论分得出角，创新二的看见也有。它缺的是三问：谁和谁相遇，哪一端先动，所得回写到哪里。这三问，正是创新三。三角都收在“气”一个总名下，互相关联、互相需要、互为条件、互相影响这四个“互相”没有分开立起来，所以兼缺创新二。

理看见了稳定，心看见了显影，气看见了流动，三样被分在三个家里。本书多走的一步，是把三样放进同一张三角卡，并且记得下那本账。

◆ 放回日子里

周日，闵小满跟外公上岳麓山。半路，鲁长庚指着石缝里一丛开着的野花：“你看，那儿开花了。”

小满低头看手机，一边走一边说：“嗯。”走了十几步，他回头，那丛花在阳光里一下子很亮，他停下来：“外公，刚才那花这么红？”

鲁长庚说：“一直这么红。你刚才没看。”

小满想了想，又说：“可是太阳刚才在云里。”

祖孙俩都对了一半。你明天可以做一件小事：挑一样你天天经过、却从没“看见”的东西。在不同的光、不同的心情下各看一次，记下它哪一次“明白起来”，那一次凑上了什么。

带走的话：花的颜色不在花里，不在心里，也不在一团气里，在花、光、眼凑上的那一刻明白起来。

> 本章判错句：如果能证明一种颜色在无人观看、无仪器记录时，仍可以被确认“以某种明白的样子”存在，本章把“寂”读成“持存而不显”的说法就要退让。
>
> 下一章从哪里进：中医看病，体质、病邪、证候本来是三样合看的，后来体质被说成了生来定型。

想一想：你身上哪一种“本来就这样”，是被放进了理、心、气中的某一个家？

13

第 13 章

中医：体质、病邪与证候

看过中医的人都记得那几样：伸舌头、搭脉、被问一串怕不怕冷、睡得好不好的话。中医是东方各家里三角放得最齐的一家（远近的排序见第 14 章）：它看人、看病邪与药、看两者相搏的样子，三样一起看。本章要交给你的判断是：**中医看全了三角，却在主体这一端留了一个先在的底座，叫“体质”；先在化就落在这个底座上**。本章只谈看问题的视角，不作诊断，不给治疗建议。

◆ 一、一张方子上的三样东西

腊月里，鲁长庚咳了半个月。白天还好，一到清早上山，冷风一灌，就咳得弯腰。鲁晓帆带他去西医那边拍了片子，说没有大事。老人不放心，又去巷口一家中医诊所。

老中医让他伸舌头，看了一眼，又搭脉，问他怕不怕冷，痰是清的还是黄的，早饭吃什么，夜里起几次。问完，提笔写了两行：一行是“风寒袭肺”，一行是“素体阳虚”。然后开方。

回家路上，鲁长庚把方子折好揣进口袋，说了一句：“医生讲我体质寒。”

这张纸上其实写着三样东西。“素体阳虚”说的是人，是主体属性。“风寒”说的是外来的病邪，方子上那几味药也各有寒热，这些是客体属性。“袭肺”连同整个“风寒袭肺”，说的是病邪碰上这个人之后的样子，是互动属性。

老中医没有只看人，也没有只看病。他看的是两者撞在一起的那个局面。鲁长庚回家带走的，却只有一句：“我体质寒。”

三样东西写在同一张纸上，带回家的只剩挂在人身上的那一样。 本章要追的，就是这一路上发生了什么。

◆ 二、中医对在哪儿：三者合看

公道在前。中医在这件事上，有一个两千年前就站稳的位置：病不在人身上，也不在邪身上，在两者相争的局面里。

《素问·评热病论》有一句：“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待核篇目〕病邪能聚过来的地方，人身的正气一定有亏。反过来，后世常引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待核出处，一般归《素问》遗篇〕，说的是同一件事的另一面：同样的风寒，碰上正气足的人，进不来。

这两句话放在一起，就是一个小小的三方程。邪能不能伤人，看人；人会不会病，看邪；病成什么样，看两者怎么碰。

中医的治法也照这个格局走。它有一个老说法，叫“同病异治，异病同治”。同一个病名，两个人身上显出不同的证，治法就不同；不同的病名，显出同一个证，治法可以相同。病名是客体那一端的标签，证才是治疗瞄准的东西。

这在西医习惯里是反过来的。西医的诊断多半落在病名上，落在一样可以从人身上独立出来的东西上：一种细菌、一处病灶、一项指标。中医的诊断落在一个局面上。

先说清它完全成立的条件：如果一种病的走向确实主要由人和邪的相搏方式决定，而且这种相搏方式能从舌、脉、寒热、饮食、二便里读出来，那么“辨证”就是一个合理的、甚至更精细的看法。在这个条件下，中医三者合看的格局完全成立。本书后面健康编里的许多判断，都要借它的力。

◆ 三、体质：挂在人身上的那一角

再看“体质”。

中医说体质，常用寒热虚实来分：偏寒的人手脚凉、怕冷、喜热饮；偏热的人口干、怕热、易上火；虚的人乏力、易累；实的人壮实、邪来了反应也大。近几十年，国内还有学者把体质分成九类，并编成量表〔待核：通常归于王琦等人的体质分类研究及中华中医药学会的分类判定标准，年份待核〕。九类里有平和质、气虚质、阳虚质、阴虚质、痰湿质等。

这些说法有一个共同的语法：体质是“一个人的”。它跟着人走，不跟着季节走，也不跟着病走。今天来看病是阳虚，下个月来看别的病，还是阳虚。

在一张方子里，体质承担一个特殊的任务：它是不变的那一项。病邪在变，证在变，药在换，体质是底座。医生据它判断“这个人受了风寒会往哪边走”。

这个底座在临床上很有用。一个人过去许多次生病、吃饭、受冷受热，在身上留下了一份相对稳定的倾向；反复试用之后，历史发生成为可整体调用的能力，第 22 章把这叫“封装”，那里细讲。“体质”这个说法，就是给这份封装记的一笔账，医生和病人都可以随手调用。

问题出在封装之后的记账。封装了的东西，很容易被记成“本来就在”。

◆ 四、病邪与药性：挂在东西上的那一角

客体这一端，中医有两套说法。

一套说病邪。风、寒、暑、湿、燥、火，合称六淫。它们原本是天气，过了度，才叫邪。同一阵北风，对一个刚出汗的人是邪，对一个穿着棉袄的人只是风。

这句话很要紧。“风寒”作为病邪，从一开始就不是风自己的属性。它是风碰上了一个这样的人、在这样的时刻，才显成“邪”。六淫这个说法里，“淫”字本身就记着这一点：过了度，才成邪。过不过度，要看碰上的是谁。

另一套说药性。一味药有四气（寒热温凉）和五味（酸苦甘辛咸），还有归经，说它入哪一经。附子大热，黄连大寒，这像是药自己的属性。

药的寒热从哪里来？本草书里大体是按服后人身上的反应来定的：吃了身上发热、口干，记为热；吃了腹中发凉、泻下，记为寒〔待核：中药药性理论的通行说法，具体出处待核〕。药性先是一场互动，药与人身相遇之后的反应，然后才被写进本草，成了“这味药的性”。

药性是一场互动被记在了药的名下。 这一步本身没有错，它方便。错在记完之后，把它当成药独自带着的东西，忘了它是在谁身上、怎样吃下去才显出来的。

◆ 五、证候：中间那一角

现在看中医最独到的那一角：证。

“风寒袭肺”既不是风寒，也不是肺。它是两者相遇之后的那个态势：恶寒、发热、无汗、咳嗽、痰稀白、脉浮紧，这一组征象一起出现。中医把这一组叫“证”。

证有一个特点：它是“正在”的。它会变。《伤寒论》讲六经传变，病从太阳传到阳明，从表入里，证就跟着换〔待核：具体条文从略〕。今天是风寒，三天后可能化热，变成风热或痰热。证换了，方子跟着换。

所以证是一个典型的互动属性。它不在人身上独自待着，也不在病邪身上独自待着，它是两者正在相争的样子。拿本书的话说，它落在二号位（显影为“正在”的那个位置），显成的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样东西。

中医把诊疗的准星对在这里，是一个很深的看见。大多数医学传统的准星落在东西上，落在病灶或病原上。中医把准星对在“正在”上。

这也是为什么第二编要专门留一章给中医。印度、佛家、名家、孟荀、老庄、宋明，这些都是思想家；中医是一门每天要开方的手艺。它不能只说“一切无自性”，它得明天就决定附子用几克。手艺逼它必须同时看三样东西。

你可以拿自己试一下。你上一次感冒，是什么样子？是鼻塞流清涕、怕冷，还是喉咙肿痛、口干？如果你记得清，再想一想：那一次，你是在什么天气里、做了什么之后开始不舒服的？

多数人答第一个问题容易，答第二个问题难。你记得住身上显出来的样子，记不住它是怎样碰出来的。中医的证，偏偏就要从“怎样碰出来”里读。它问你怕不怕冷、出不出汗、想不想喝水，问的都是这一下碰撞正在怎样走。

所以你坐在诊桌前，医生问的那十几个问题，并不是闲聊。那是在读二号位：你和这阵风、这顿饭、这几夜的觉，正在怎样相处。

◆ 六、三样东西怎样互相要

把前面三节拼起来，中医自己的格局，可以写成本书的三方程：

体质（主体属性）＝F（病邪与药性，证候）；病邪与药性（客体属性）＝G（体质，证候）；证候（互动属性）＝H（体质，病邪与药性）。

第一条：一个人显成“阳虚”，要看他碰上的是什么邪，邪与他相争显出了什么证。夏天不受寒，阳虚很难被看出来。

第二条：同一阵风显不显成“邪”，同一味附子显不显成“大热”，要看碰上的是谁、正在什么证里。附子给一个阳虚寒盛的人，显成“温”，显成“救”；给一个阴虚火旺的人，显成“燥”，显成“伤”。

第三条：显成什么证，要看人与邪两头。

中医自己大体就这样用。它比本书早了两千年，它的格局里已经有三种属性的互相需要和互相影响。**中医是东方实体—属性之路上，三角放得最齐的一家。**

所以本章要说的并不是中医看错了。它看得很全。本章要说的是：看全之后，它怎样记账。

◆ 七、先在化落在哪里：“体质生来定型”

记账出问题的地方，是体质。

中医讲体质，有一层底子叫“禀赋”：先天之本在肾，父母给的精气多少，决定了一个人的底子。这层说法把体质往“生来”的方向推。一个人“天生就是寒底子”，“打娘胎里带来的”。

日常说话里，这层意思越走越重。鲁长庚说“我体质寒”，说的不是“这半个月我和北风相处得不好”。他说的是一件比他这次咳嗽更早、也会比这次咳嗽更久的事。体质在他嘴里，成了咳嗽的主人。

这就是第二编一路追下来的那个动作：把一场发生，记成一个先在的属性。体质原本是许多次相争的沉淀，一次次受寒、出汗、吃饭、劳作、睡觉，在身上留下的倾向。可它被记成了“生来定型”。

公道地说，中医内部并不都这样说。当代体质学说的定义本身就写着，体质是在遗传的基础上、受环境影响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特质〔待核：王琦一路的定义措辞〕，后天的部分早就在里面。体质学说里也有“体质可调”的一路，主张后天饮食起居、调治都能改体质〔待核：一般认为见于现代体质学说的基本原理表述〕。老中医开方时说“慢慢调”，也是这个意思。

“可调”在这里却是一句附言，挂在“体质”这个先在的名词后面。主语没有变：先有一个体质，然后它可以被调一调。本书的说法正好倒过来：先有一场场相争，体质是它们的沉淀。调，就是改那些相争。

> **“体质可调”和“体质是调出来的”只差一个主语，先在化恰好就落在这个主语上。**

◆ 八、缺的是哪一个创新

按第二编的统一问法，中医这一家可以这样结算。

它抓得最紧的是互动那一角，证。这在东西方实体论里都少见。它也抓住了客体那一角，病邪和药性，并且在“淫”字和“四气按服后反应定”里，留下了客体属性也随互动而显的痕迹。

它先在化的是主体属性，落点在“体质生来定型”。

三角它都看见了；记账时，主体一角被钉成底座。缺的那一步，是证变之后回写进体质。三方程它有，相争推动证变它也有，这是三原理的雏形：人与邪矛盾，证改变。证变之后，会回写进体质，改掉体质，这一步在它的格局里只叫“调理”，没有写进体质的定义。体质还是那个先在的底座，调理只是对它的修修补补。

所以，在本书的三大创新里，中医缺的是创新一：它没有把体质写成发生。它离创新二最近，已经三者合看。创新三它有一半：三方程有了，三原理有雏形，六路径也有影子。“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待核：一般归于《素问·标本病传论》一系的说法〕，讲的就是先从哪一角起手。

缺了创新一，后面两样也会被拖住。体质既是先在的底座，那么所有路径的终点都回到“调体质”，三角就又塌回了一角。

◆ 九、这一角为什么会塌

为什么一门三者合看的手艺，到了日常里会只剩“我体质寒”？

有三个原因，后面几编会一一展开，这里先点出来。

第一，证会变，体质不变，人记得住不变的东西。下次见医生，证早就换了，体质还是那句话。不变的那一项最容易被带回家。

第二，体质的说法挂在“我”上。它落在三号位（显影为“我”的那个位置），一旦挂上，就成了“我的”。“我的”是回写的落点，它会反过来改一个人怎么吃、怎么穿、怎么上山。鲁长庚说了“我体质寒”之后，夏天也不吃凉的。体质被他自己一次次再造。

第三，体质被量表标准化了以后，看起来更稳。可是那份稳，有一部分来自量表把问法固定住了：同样的问题，同样的选项。这正是本书写死的标准化预言要盯的地方：属性显得不变，常常是另两种属性被固定住了〔待验〕。

这三条合起来，就是一个人从诊所走到家的那条路。三样东西，一路掉了两样。你回想一下，你身上那句“我是易上火的体质”“我肠胃天生弱”，是从哪一次看病、哪一个人的嘴里带回来的？那一次，医生写下的，是不是也不止一行？

◆ 放回日子里

那天晚上，鲁晓帆下了夜班回家，看见父亲在灶台边煨姜汤，一边说：“我体质寒，以后冰箱里的东西少给我。”

她没有和父亲争体质是不是生来的。她做护士，知道那张方子写了两行，不是一行。她只是拿了一个小本子，跟父亲说：这一个月，每次咳得厉害，记三样东西。哪天、几点、在哪儿；那时候吃了什么、穿了什么；身上是什么反应，痰是清是黄。

明天你也可以试一下。把一句挂在自己身上的“我体质怎样”，拆成三栏记一个月：碰上了什么，正在做什么，身上显出什么。一个月后再看，那句话里有多少是“我的”，有多少是“那阵风的”，有多少是“那一下碰撞的”。

带走的话 **：体质是一场场相争的沉淀，不是生来的底座；中医看全了三角，却把体质记成了先在的主人。**

> 本章判错句：如果追踪一批人多年，在饮食起居、气候与调治大幅变化、又不用同一量表反复判定的条件下，他们的体质判定依然稳定不变，本章“体质是沉淀”的说法就要收窄。
>
> 下一章从哪里进：把第一、二编十三章并排摆开，把那个反复出现的动作的定义写准，给出三个标记：先在化。

想一想 ：你身上有没有一句“我天生就怎样”，其实是从某一类场合、某一类事情里反复长出来的？如果换一个场合，它还会显出来吗？

14

第 14 章

两条路同一个错：先在化

东西两条路走了两千五百年，各自看见了属性，又各自给它找了一个先在的主人。“先在化”这个词，前面各章已经一路在用；本章给它正式立名，把定义写准，并把十三章的账并到一张表上。本章要交给你的判断是：**东西两条路犯的是同一个错，把一场发生记成一个先在的属性或实体；认它，看时序倒置、主语转移、两角隐去三个标记同时出现。**

◆ 一、十三个人，一个手势

把前面十三章并排摆开，你会看见一件奇怪的事。

亚里士多德说“苏格拉底是白的”，白附着在苏格拉底这个第一实体上。洛克说坚实、广延是物体自己的，颜色、气味有一半在人这边。孟子说人性本善，善端是人本来就有的。朱熹说理在气先，事事物物都有一个本来就在的理。王阳明说良知人人具足。中医说体质，生来就是这个底子。

这些人隔着几千里、几百年，彼此大多没读过对方。他们关心的问题也不一样：有的问“什么是真正的存在”，有的问“人该怎样做人”，有的问“这副药该开多少”。

可是他们做了同一个手势。

这个手势是：看见一样东西正在显出某种样子，然后说，这个样子是它本来就有的。白是苏格拉底的，硬是石头的，善是人心的，寒是这副身子的。

一个人做这个手势，可以说是他的偏见。十三章里的这些人都做，就不是偏见了，是人看属性的一种默认方式。本书把它叫作先在化。

◆ 二、先在化：定义

先把定义摆在这里：

> **先在化：把一场发生记成一个先在的属性或实体。**

这句话里有三个词，每一个都要拆开。

“一场发生”：属性原本是一团特征纠缠聚合体里，某一维侧重、落在某一界，正在显出来的那一下。腿力，是这双腿碰上这道坡、这一次爬时，显出来的那一下。它有时间，有条件，有另两种属性在场。

“记成”：这是一次记账，不是一次观察。看见腿在爬坡时有劲，这是观察；把它写成“他腿力强”，这是记账。记账发生在显影之后，是意识层的回写，把所得挂上“它的”“我的”。

“先在的”：账记下来之后，时间顺序被倒过来了。本来是先爬、后显出腿力，记账之后变成先有腿力、所以能爬。属性从结果的位置，挪到了原因的位置。

所以先在化有三个可以认出来的标记：

第一，时序倒置。后来显出的，被说成先就有的。第 215 号《普通人都能懂的孟子》的判词“长出来的被记成找回来的”，说的就是这一条。

第二，主语转移。一个局面被换成一个持有者。“这次爬得轻松”是一个局面；“他腿力好”是一个持有者。第 234 号《普通人都能读懂的王阳明》的判词“沉淀被记成天赋”，主语从一次次的磨练，换到了“心”。

第三，两角隐去。三种属性一起发生，记账时只留一种，另两种退到背景，成了“条件”“场合”“偶然”。坡和爬法还在，可是不再算数。

三个标记同时出现，才算先在化。 只有一个，可能只是说话方便。

◆ 三、先在化不是说谎

先说公道话。先在化不是错觉的同义词，更不是谁在骗人。

它有用。一个人每天早上要决定今天爬不爬山，他不能每次都从头核一遍坡、腿、爬法三样。过去几百次的爬，已经让腿里的那份力气经过反复试用，成了可以整体调用的（第 22 章叫封装）；“我的腿力还强大”这一句，是它在号位上记下的账，随手就能拿出来用。没有这样的账，人寸步难行。

它也常常是对的，在一个条件下：另两种属性被固定住了。同一道坡、同样的爬法，“我的腿力还强大”几乎每次都兑现。这时把腿力当成先在的，不会出事。

先说清它完全成立的条件：只要坡和爬法不变，先在化的账就记得准，用它做判断，省力又可靠。东西方这些家，各自在自己那片土里，都有一大片这样的条件。亚里士多德的雅典、孟子的乡里、中医的诊桌，坡和爬法几百年没大变，账记成先在的，用起来一点不差。

先在化出事，是在条件变了的时候。坡换了，爬法换了，账上那句“他腿力强”“我体质差”“这孩子不是学数学的料”还在原地。账没跟着改，人却按账去活。

◆ 四、为什么人会这样记账

这一节只点出方向，卷一第 17 章会正式展开。

一个聚合体，在整体、稳定、独立三项上达标，就会被感觉成“本来就在那里”。本书承第 270 号《敌人发生学》与第 191 号《何谓物》，把这叫作粒子化。第 270 号的说法是：先在的错觉是粒子化的产物。

属性也一样。一种属性反复显、显得一样、不靠场合也能说出口，它就粒子化了。粒子化之后，它在意识里像一颗小石子，有边，有重量，能揣进口袋带回家。

所以先在化不是思想家的发明。它是每个人意识层的日常工作。思想家只是把它写进了体系，写成了实体、性、理、良知、体质。

◆ 五、同一个手势，三个落点

先在化落在哪一角，结果大不一样。

落在客体属性上：硬是石头的，药效是药的，难是这道题的。西方从亚里士多德到洛克一路，大体落在这里；中国的公孙龙落在这里，荀子的先王之道、朱熹之理，也偏这一边。

落在主体属性上：善是人心的，良知是我的，体质是我的，“不是学数学的料”是这孩子的。孟子、王阳明、印度的梵我、中医的体质，落在这里。西方的笛卡尔把思维劈出来，康德把范畴放进主体，也有一半落在这里。

落在互动属性上：这一角少见，可也有。梅洛-庞蒂把身体与世界的往返当作最先的东西（把关系当作最先的结构主义，见第 48 章）。东方最接近这一型的是告子：水往哪流，看决口。第 30 章会说，互动不空，也可以是一种先在。

三个落点，生出三种单极中心主义。本章给它们立名，并把它们和东西两条路对上：

客体属性中心主义：属性只在物上。洛克、科学实在论、公孙龙“坚白”。

主体属性中心主义：属性只在人里。天赋论、人格特质论、孟子性善、王阳明良知。

互动属性中心主义：属性只在中间。梅洛-庞蒂、关系主义（结构主义见第 48 章）。

三型之外，还有几种收法。佛家并非一口：中观看见三者都无自性，选择破，不立；说一切有部给每个“法”留了体；如来藏一路又把“本来清净”放回心里，是和孟子同型的“找回来”。本书说“佛家破”，只指中观；唯识想立，立成了一个仓。胜论反过来，三角一角不少，角角都钉成先在。张载、王夫之又是一种：气论分得出角，“一物两体”“日生日成”，三角的影子都在，缺的是分角之后的账。下一节的表里，中观、唯识、胜论、气论都单列，有部和如来藏只作附注。

◆ 六、东西方判词总表

下面这张表，是第一、二编十三章的总账。判词照各章原句或原意压成一句。每一家问五件事：先在化了哪种属性，抓住哪一角，丢了哪几角，缺本书三大创新中的哪一个，归在哪一型。

一家	判词（一句）	先在化了	抓住	丢了	缺	归列
亚里士多德（第 1 章）	稳住了的结果被记成起点；第一实体先在，偶性依附	客体（第一实体）	客体	主体、互动（关系压到最轻）	创新一	客体型
阿奎那（第 2 章）	属性靠实体，实体靠上帝，层层有主人	客体（实体，上托上帝）	客体	主体、互动	创新一	客体型
笛卡尔，兼斯宾诺莎、莱布尼茨（第 2 章）	劈开主客之后，互动无处安放；或被溶成“之内”，或被拆进双方，靠上帝对表	主、客各成实体（斯宾诺莎收成一个，莱布尼茨拆进单子）	主、客两角	互动	创新二	主客二分
洛克（第 3 章）	第一性质留在物里，一切性质底下安一个不知为何物的支撑者	客体（第一性质与支撑者）	客体	主体、互动	创新一	客体型
贝克莱、休谟（第 4 章）	拆掉了先在的主人，却把看托给上帝，把知觉判成彼此独立	主体（托看；一粒粒知觉）	主体	客体、互动	创新二	主体型

一家	判词（一句）	先在化了	抓住	丢了	缺	归列
康德（第 5 章）	给互动留了座位，却让它坐在两个先在者中间；亏空被封住，没有被补上	主体（先天框架），兼客体端（物自体）	主体	客体、互动	创新一	主体型
黑格尔（第 6 章）	给了三种属性一场共同的运动，却只给了它一个起点	主体（绝对精神）	主体	客体、互动（都成精神的环节）	创新三（六路径）	主体型
现象学一路（第 7 章）	把属性放回“向谁显”，又各把一个显的源头封成底	主体（胡塞尔、萨特）或互动（海德格尔、梅洛-庞蒂）	主体或互动	另两角	创新二	主体型／互动型（梅洛-庞蒂为互动型头号）
分析形而上学一路（第 7 章）	把属性磨成一粒粒现成的个例与倾向，三方的相遇被记成一方的储备	客体（属性粒子、倾向）	客体	主体、互动	创新一	客体型
过程与生成一路（第 7 章）	拆掉了一切定型，押住路，回写没有落脚处	路（生成立成底）	路	定型的主、客	创新三（三原理）	押维，不归三型
梵我（第 8 章）	大我先于一切，一次松开被记成一次认出	主体	主体	客体、互动	创新一	主体型
数论（第 8 章）	抬出不动的观众，又把客体做成自翻的原料，中间那一下无处安放	主体（神我）、客体（自性）	主、客两角	互动	创新二	主客二分
胜论（第 8 章）	看见属性与实体之间有一场“连”，又把这场连也立成先在的和合	三角全先在：实、德、和合	三角都在	不丢角（三角不会动）	创新一	三角全先在
佛家中观（第 8 章）	拆掉了属性的主人，连“空”也空；来路图朝“断”排，不朝“稳下来”排	不先在化任何一角	不立任何一角	不丢角（三角皆破）	创新三（立路）	破而不立

一家	判词（一句）	先在化了	抓住	丢了	缺	归列
唯识（第 8 章）	做过的事回到底下再长出来，回写的落点被做成仓	主体（仓）	主体	客体、互动	创新一	主体型
公孙龙（第 9 章）	摸的时候才有的硬，被记成一直在、只是藏着的坚	客体	客体	主体、互动	创新一	客体型
墨家（第 9 章）	坚白相盈，两种属性一起放回石头里	客体	客体	主体、互动	创新一	客体型
孟子（第 10 章）	长出来的被记成找回来的	主体	主体	客体、互动	创新一	主体型
荀子（第 10 章）	做出来的被记成照着做的	客体（先王之道）	客体	主体、互动	创新一	偏客体型
告子（第 10 章）	水往哪流看决口；没看见地势，也没看见河床回写	无（只押决口一处）	互动	客体（地势）、主体（水的劲）	创新二	最接近互动型
老子（第 11 章）	伸出去的手改名叫自然	客体（“自然”）	客体	主体（伸手者）、互动（那一拨）	创新一	客体型
庄子·庖丁（第 11 章）	刀十九年若新在刀、牛、手那一场里，却被落款成技进乎道	主体（落款与后世读法）	主体	客体、互动（落款时退成衬托）	创新三	读法偏主体型
朱熹（第 12 章）	改出来的写成本来就在的理	客体（理）	客体	主体、互动	创新一	偏客体型
王阳明（第 12 章）	沉淀被记成天赋	主体（良知）	主体	客体、互动	创新一	主体型
张载、王夫之（第 12 章）	气论分得出角，却没把分角记成账：谁和谁相遇、从哪端起手、所得回写到哪里	三角收在“气”一个总名下	三角都在	不丢角	创新三	第四种收法

一家	判词（一句）	先在化了	抓住	丢了	缺	归列
中医（第13章）	三者合看，体质却被记成生来定型	主体（体质）	互动（证）	不丢角（主体被钉成底座）	创新一	主体型

表外还有两家，只作附注：说一切有部，客体型，法体恒有，缺创新一；如来藏一路，主体型，与孟子同型，缺创新一。

读这张表，要注意四件事。

第一，“丢了”不是“没看见”。几乎每一家都看见过另两角：洛克有第二性质，孟子有“牛山之木”，中医有证。丢，是记账时没有把它们写进属性的定义。

第二，“缺”只写最要紧的一个。多数家缺不止一个；缺创新一的，后两个也会被拖住，因为属性既是先在的，三角就无从纠缠，方法也只剩“改那一角”。“缺”按最先断在哪一步记：没看见属性是发生，记一；看见发生而没看见三种一起，记二；看见三种一起而没有方法，记三。

第三，“归列”一栏，除了三种单极中心主义（带“偏”“最接近”字样的，是各章给的程度），还有四种三型之外的收法。依次是：主客二分（笛卡尔一系、数论，把两角各立成实体，中间那一角无处安放）；三角全先在（胜论）；破而不立（中观；有部与如来藏另当别论）；第四种收法（张载、王夫之）。二十世纪过程与生成一路押的是“路”这一维，不落在哪一角，表中单记，不另立收法。

第四，张载、王夫之那一种要多说一句。它分得出角，却把三角一起收在一个“气”的总名下、不记账，所以不属于三型中的任何一型。

它和三型的关系是：单极中心主义是分了角只留一角；第四种收法是分了角、三角都留，却不记账。**本书要的纠缠，是分得出三角，又记得下三角怎样互相牵制、互相推动。** 所以它看上去离“纠缠”很近，缺的却是创新三：谁和谁相遇、哪端先动、所得回写到哪里。

◆ 七、把表竖着读

横着读，是一家一家的账。竖着读，能看见两条路的不同。

西方的“缺”集中在创新一和创新二。它的先在化往两头走：要么落在物上，要么落在心上，中间那一角，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几乎没有坐过主位；康德给它留了座位，也只是让它坐在两个先在者中间。到二十世纪，互动才被当成最先的东西请上来，可又被当成了另一种先在。

两边的落点，都在物与人之间来回搬，大致对半：西方落在物的四家，落在人的三家半；东方落在人的六家，落在物的五家。真正的分别不在落点，在缺口和中间那一角。西方这一边，上一段已经说了。东方十六家里，十一家缺创新一，先在化最牢的几句“性善”“良知”“体质”都落在人身上，传得也最远；可是东方很早就碰到了中间那一角（告子的决口、老子的无之为用、庄子的刀、中医的证、佛家的缘起），三型之外的收法也多（西方只有主客二分一种，东方有数论的二分、胜论、中观、气论四家）。

> **西方长期丢了中间；东方看见了中间，却把说得最响的那几句钉在了人身上。**

还有一件事要在这里排定。前面几章各自说过某家“离互动最近”“离纠缠最近”，这里统一排一次。就本书所取的读法，离“三种属性一起发生、互相纠缠”的远近，东方各家依次是：第一，中医，三角放得最齐，三方程、原理、路径都有雏形，只差体质一处先在化；第二，庄子庖丁一段，三角写全，原理一出现一次，缺照着走的方法；第三，张载、王夫之，分得出角，不记账；第四，中观，三角都看见，都破，不立。西方一编里与之相当的是黑格尔：三角收进一场运动，只有一个起点。

另有一条线，量的是离“互动一角”的远近，不是离纠缠的远近：先秦性论里是告子，名家里是公孙龙（起点在互动，落点却在客体），道家里是老子的无之为用，西方是梅洛-庞蒂。这条线上的“最近”都是单角，最近到头，就是互动属性中心主义。

“最近”量的是三角放齐了多少，“缺哪个”量的是最先断在哪一步。所以中医最近，主缺却是创新一，这不矛盾。

◆ 八、两条路为什么犯同一个错

两条路互不相干，却犯同一个错，原因只能在两条路共有的地方找。

它们共有的，是记账的时刻：记账总在显影之后。一场发生先被某个号位照亮，然后回写进号位，挂上“它的”“我的”。石头的白和硬，是一号位亮起来之后，回写到“这块石头”名下；“我的腿力还强大”，是三号位亮起来之后，挂到“我”名下。账总是在发生过去之后才记下的。

思想家写体系，又多了一层：他们是在一个已经亮起来的“我”里写的。第15、21 章会讲到，三号位显影为“我”，是唯一带意向性的号位，“我”最后才亮。婴儿先有“那儿有”，再有“正在”，最后才有“我”。所有的思想家、所有的医生，都是站在这个最后才亮的“我”里，回头去记那一场发生。他们站在发生的下游，看上游。

站在下游，能看见的是已经定型的东西：一块已经硬了的石头，一个已经善了的人，一副已经寒了的身子。上游那场三种属性一起在走的发生，已经过去了。

这和第四节说的粒子化是两半，合在一起才是全貌：粒子化给出“本来就在那里”的感觉，回写给出“它的”“我的”那本账。感觉加上账，发生就被记成了在先。

先在化不是思想的失误，是记账时刻的结构性后果：记账总在显影之后，于是发生总被记成在先。 这一句是本书的推断〔待验〕，卷一的第三编会给它一个底盘。

◆ 九、交给卷一的那个亏空

第 5 章讲康德时，留下了一笔账：知识论的第二处亏空。“现象的特征＝知识＝F（主体，客体，互动）”这个式子，把主体、客体写成自变量，等于默认二者先于互动而在；这一问从来没有被证成过。

你现在可以看出来，这笔亏空就是先在化在知识论里的样子：把两场发生，记成了两个先在的实体。本书接的就是这第二处亏空。

所以卷一要做的事，就是把这两个自变量还原成发生。你会依次看到：主体是怎样发生的，客体是怎样发生的，互动是怎样发生的。然后是属性怎样从这三场发生里显出来，挂上“它的”“我的”。

◆ 放回日子里

周六晚饭后，闵小满在客厅里写数学作业，写到一半停下来，说：“反正我不是学数学的料。”

闵策没有接话。他想起这一年小满做不出题的那些晚上。“不是学数学的料”这句话，正好有先在化的三个标记：它把一年来许多次做不出题的局面，挪到了“原因”的位置；它的主语是闵小满，不是那些题，也不是那些课；骆老师讲题的方式、小满自己解题的方式，都退到了背景。

他只问了儿子一句：今天卡住的是哪一道？是在哪一步卡住的？卡住之前，你是怎么想的？

明天你也可以这样做一次：挑一句挂在某个人身上的“他就是怎样”，拿三个标记去对。时间有没有倒过来？主语有没有换？另两角有没有退到背景里？三个都对上了，就把那句话里的局面找回来。

带走的话：**先在化，是把一场发生记成先在的属性或实体；认它，看三个标记：时序倒了，主语换了，另两角退了。**

> 本章判错句：如果能在东西方实体论里找到一家，它把属性写成先在的，却同时把另两种属性的变化正式写进这种属性的定义，本章“两条路同一个错”的判断就要收窄。
>
> 下一章从哪里进：卷一开始，先搭底盘：一种属性的发生，要同时写出号位、维与界。

想一想 ：你最常对自己说的那句“我就是这样的人”，如果把它还原成一场发生，那场发生里，另外两样东西是什么?

◆ 本编总账

第二编七章，走了印度、佛家与中华的实体—属性之路。

看见清单。中观看见三者都无自性，拆得最彻底（有部与如来藏另当别论）。胜论看见属性与实体之间有一场“连”。名家看见坚与白随眼与手而显。告子看见水往哪流要看决口。老子看见难易相成、无之为用，庄子看见刀、牛、手十九年的纠缠。张载、王夫之看见气的流动，性日生日成。中医看见证，把诊治的准星对在了“正在”上。在本书所取的读法里，东方几家对互动一角的看见，来得很早。

收回清单。梵我把主体推到极端的先在。孟子把长出来的记成找回来的，王阳明把沉淀记成天赋，中医把体质记成生来定型，庖丁的刀被读成技进乎道：这一路收回在主体。

公孙龙把摸时才有的硬记成藏着的坚，墨家把坚白一起放回石头里，荀子把做出来的记成照着做的，老子把伸出去的手改名叫自然，朱熹把改出来的写成本来就在的理：这一路收回在客体。数论把看的人抬成不动的观众，中间那一下无处安放。胜论把三角连同那场“连”一起钉成先在。张载、王夫之把三角收在一个“气”的总名下、不记账，这是第四种收法。佛家中观不收回，因为它不立；唯识想立，立成了一个仓。

本编结论。东方看见了中间，却把说得最响的那几句钉在了人身上；西方的主人在物与心之间来回搬，长期丢了中间。逐家的账见◆六的表。两条路做的是同一个手势：先在化。

> **东西两条路看见了三种属性，又都把它记成先在的；要立住属性，得先说清主体、客体、互动是怎样发生的，这是卷一的事。**



卷　一

属性发生学

卷　首　语

上部走完了两条路。西方从亚里士多德到二十世纪，东方从梵我、孟荀到中医。十几家各自看见了属性，又各自给它找了一个先在的主人。本书把这个反复出现的动作叫先在化：把一场发生，记成一个先在的属性或实体。

上部交下来两笔账。

第一笔是先在化本身。它有三个标记：时序倒置，主语转移，两角隐去。认出它容易，拆掉它难。只说“属性不是先在的”不够，佛家已经这样说了两千年，说完就停在了破上。拆它，得说出属性是怎样发生的，而且说得能被检验。

第二笔是知识论的第二处亏空。“知识＝F（主体，客体，互动）”这个式子，把主体、客体写成了自变量。这等于默认二者先于互动而在。客体那一端，康德封成了不可知的物自体。主体那一端，近几十年正被打碎。两个自变量同时悬空。

卷一接这两笔账，回答本书的第一个问题：属性从哪里来?

先回到导言那个清早。鲁长庚一口气上到岳麓山半山的平台，拧开保温杯喝了一口茶，对旁边一个刚上来的年轻人说：“我的腿力还强大。”

这一句里，腿力是谁的？他会说是他的。可是这句话只在一道陡坡、一次爬之后才出口。平地上走一辈子，他不会这样说。腿力从哪里来，就是卷一要追的事。

压成一句话：**属性是某一维侧重的发生与某个号位的侧重显影同时发生，一个乘号连着两边，一起经封装、回写，挂上“它的”“我的”；实体是粒子化的聚合体。**

这句话里有两层。卷一的四编，就照这两层排。

一层是发生层。在这一层，主体、客体、互动是同一种东西：一束互相缠在一起的特征，正在运行，本书叫它特征纠缠聚合体。说得准一点，实体在发生层是三个号位所显的那些特征的纠缠聚合体；号位本身是意识层的位置。一块石头是这样，一场谈话是这样，一个人也是这样。

它们的不同在构成。客体聚合体，以现实界的感觉特征为主。互动聚合体，以变化与过程特征为主。主体聚合体，以自我界的内感与时间连续性特征为主。属性，就是这样一个聚合体里，某一维侧重、落在某一界的那一下发生。

另一层是意识层。在这一层，聚合体被某一个号位侧重地显影出来。一号位显成“那儿有”，二号位显成“正在”，三号位显成“我”。属性的发生和号位的这一下显影一起亮，一个乘号连着两边；再被回写挂上“它的”“我的”，属性意识才出现。

两层要分开写，因为它们不同步。你饿了而不知的时候，发生层的饿早就在，意识层的“我饿了”还没亮。你干活干到忘我的时候，“我”退场了，你照样在。

持存在发生层，不在意识层。 这是卷一的一根桩，后面许多判断都系在它上面。

先在化，正好落在两层的接缝上。发生层的聚合体在整体、稳定、独立三项上达标，就粒子化了，被感觉成“本来就在那里”。记账的那一下回写，又总在发生之后。两件事一凑，发生就总被记成在先。卷一把这道接缝拆开看，先在化就不再神秘。

卷一分四编。

第三编是底盘。它先立总式：属性发生＝号位 × 维 × 界。再依次写实体发生、粒子化、持存与寿命、属性发生与三族属性、界、意识层的显影与回写，最后是构成、侧重与阶梯。这是全书定义最密的一编。三个例子贯穿全编：石头很硬，谈话很顺，我的腿力强大。

第四编写客体属性。一号位为什么无我，物体怎样先粒子化、再被一号位显影成位，物质、物体、物理怎样是同一场发生的三种说法，客观感从哪里来。还有敌人、珍宝、垃圾这些带价值的物体，以及物自体的重解。

第五编写互动属性。“正在”是怎样显出来的，事件为什么不是基本存在，梅洛-庞蒂的教训，主体间性，触、听、视三条路。最后是最常见的一种错：挂错号位。

第六编写主体属性。主体为什么最后才亮，“我要”之前为什么没有我，饿了而不知，腿力，心理与人格，创造力。最后是判断力、好奇、天赋这些最容易被先在化的词。

后三编的次序，照婴儿亮起来的次序排：先有“那儿有”，再有“正在”，最后才有“我”。你若只关心“我的”能力是怎么回事，读完第三编可以直接跳到第六编。只是那样会错过一件事：主体属性的许多误会，要靠前两编先立好的东西才拆得开。

卷一只立一个新对象：作为发生的属性。三种属性怎样互相纠缠，是卷二的事。纠缠怎样按三方程、三原理、六路径运行，是卷三的事。卷一写完，三种属性还各站各的位置。那只是为了先把每一种看清楚。

卷一怎样才算错？如果能找到一种稳定的属性，它从没经过反复显影，一次显影就挂上了名字，而且长期断了供料、读数也丝毫不降，那么“属性是发生”在这一处站不住。导言写死的标准化预言，管的是另一件事：如果有一种属性，在主体与互动都大幅变化、又没有任何标准化把它们固定住的时候，读数依然不变，那么创新二要在这一类属性上收窄，承认有一类属性可以独自挂在一角；创新一不倒。

第　三　编

底盘：发生与意识的两层

编　首

这一编八章，搭卷一的底盘。第 15 章立总式：属性发生＝号位 × 维 × 界。三句话同时代入：石头很硬，谈话很顺，我的腿力强大。第 16 章写实体发生：主体、客体、互动，在发生层都是特征纠缠聚合体，一团缠在一起的特征，是三个号位所显的那些特征缠在一起；号位本身是意识层的位置。连一块石头，也是这样一团。第 17 章写粒子化：聚合体在整体、稳定、独立三项上达标，就被感觉成本来就在那里。第 18 章写持存与寿命：聚合、粒子化、维持、解散。

后四章转到属性与意识。第 19 章写属性发生与三族属性。第 20 章把界立为独立的第三条轴。第 21 章写意识层的显影、成位与两次回写。第 22 章写构成、侧重，以及从状态到属性的那道阶梯。

你说“这块石头很硬”时，先有石头，再有硬，对吗？

本编要你倒过来看一次。

> **在发生层，是一束特征纠缠早已在运行；“东西”和“它的属性”，都是后来才被显出、被记上的。**

15

第 15 章

总式：号位 × 维 × 界

说出一种属性，至少要同时说清三件事：它在哪一个号位上被显出来，它是哪一维侧重的发生，它落在哪一界。少说一件，属性就会被记成某样东西独自带着的。

◆ 一、三句话，一个问法

先摆三句话。

“这块石头很硬。”鲁长庚在岳麓山的石阶边歇脚，用鞋跟磕了磕一块青石，说了这一句。

“今晚谈得很顺。”闵策和上司韦东山在公司楼下吃了顿饭，回家对鲁晓帆说了这一句。

“我的腿力还强大。”鲁长庚一口气上到半山的平台，拧开保温杯喝了口茶，对旁边一个刚上来的年轻人说了这一句。

三句话，说的东西差得很远：一块石头，一场谈话，一双腿。日常语法里，它们是同一种句子：一个主语，一个属性。石头有硬，谈话有顺，我有腿力。

上部十四章已经说过，这个语法里藏着先在化：属性被记成了主语本来就有的。要拆它，光说“属性不是主语的”不够，得给出另一种说法，一种能把三句话都放进去、又不让属性有独自主人的说法。

本章给出的，是一个总式。它对三句话问同一组问题。

◆ 二、本书的说法：总式

先把定义摆在这里：

> **属性发生＝某号位侧重显影（承载者）× 某维侧重发生（属性）× E1 某界侧重的特征纠缠（界）。**

先看中间那个乘号。它说的是：属性是两种纠缠的同时发生。一种是承载者的发生，号位侧重显影，显成“它”“我”或“我们之间”；一种是属性的发生，某一维侧重，落在某一界。两种发生互为条件，一起亮。不是先有一个属性、再找一个主人；也不是先有一个主人、再长出属性。“我的腿力强大”里，“我”和“腿力强大”是同一场纠缠的两面。

这个式子有三个因子。

第一个因子是号位，它回答“在哪里被显出来”。号位是一场发生被意识照亮时的三个位置。三个位置，分别显成“那儿有”“正在”“我”。

括号里的“承载者”，说的是属性显出来时挂在谁身上。

第二个因子是维，它回答“是什么样的发生”。维就是 S、D、E 三维（显露、差异序列、特征纠缠，家常话叫形状、路、土）。一种属性，总是三维里某一维侧重的发生。

第三个因子是界，它回答“落在哪里”。界是 E1 三界：理念界、现实界、自我界。

三个因子之间用乘号，不用加号。这一点第六节专门说。

◆ 三、第一个因子：号位

三个号位，各有一个组合：

一号位＝对比 × 粒子 × 真，显影为客体意识：“那儿有”。它本身无我。“下雨了”“石头硬”，不要主语。

二号位＝变化 × 波 × 善，显影为互动意识：“正在”。人干活干到忘我时，它最亮，“我”退场。

三号位＝分布 × 场 × 美，显影为主体意识：“我”。它是唯一带意向性的号位。“我”最后才亮：婴儿先有客体，再有互动，最后才有“我”。

拿三句话来对。

“石头很硬”，侧重显影在一号位，那个只说“那儿有”的位置。鞋跟磕下去，那一下的对比被显成“那儿有一块硬的”。说这句话时，鲁长庚不需要想到自己。

“谈得很顺”，侧重显影在二号位。顺，是一场正在走的往来。闵策说这句话，想到的不是自己，也不是韦东山，是那顿饭的来回。

“我的腿力强大”，侧重显影在三号位。这句话的落点是“我的”。

承载者不是主人。 号位只说属性在哪一个位置被显出来、挂在哪里，不说它归谁所有。这一点要先钉住，不然总式本身就会变成一种新的先在化：把“那儿有”的位置当成石头的家，把“我”的位置当成腿力的家。

◆ 四、第二个因子：维

同一个场景，侧重的维不同，显出的属性就不同。

鲁长庚爬上那段陡坡，这一个场景，可以显出三种不同的属性。

侧重 S（形状），显出的是形态与身份：“他身板硬朗”“他是个爬山的老人”。本书把这一族叫形态与身份。

侧重 D（路），显出的是能力与倾向：“他会爬山”“他爱走陡路”。这一族叫能力与倾向，创造力、自由意志、幸福感都在这一族。

侧重 E（土），显出的是禀赋。E 有三层，第一层 E1 是下面要讲的三界，用来分族的是另两层：E2 信息三态（对符号、逻辑、数量空间各有多敏感），E3 真善美三股劲（内能维持，动能激发，势能吸引；第 19 章细讲）。注意这套真善美

和号位那套同名，说的不是一件事：号位的真善美是三个位置的名字，E3 的真善美是三股劲，不要混。毅力是内能，热心是动能，魅力是势能。“腿力强大”，本书读作 E3 侧重，内能与动能：一步一步撑住的是内能，把身子推上去的是动能。它是练出来的禀赋（归族的细讲见第 19 章）。

再看另两句。

“石头很硬”侧重的是 S：硬，是一个形态。它是这块石头被显出的一个稳定形状，不是它会做什么，也不是它有多少劲。

“谈得很顺”侧重的是 D：顺，是一条路走通了。话一句接一句，没有卡住，没有绕回去。

侧重哪一维，决定显成哪一族属性。 同一道坡上同一个人，可以是“身板硬朗”，可以是“会爬山”，也可以是“腿力强大”。三句话都对，它们是三种属性，不是一种属性的三个说法。

◆ 五、第三个因子：界

界是独立的第三条轴，不是属性的一种。第 20 章会专门写它，这里先看它怎样改动三句话。

“硬”在三界里都能说。现实界：“这块石头很硬”。理念界：“这个论证很硬”，推不倒。自我界：“他心肠硬”，不容易被打动。三个“硬”字，号位和维几乎一样，都显成“那儿有”、都是 S 侧重；不同的是界。于是它们是三种属性。

“顺”也一样。闵策那晚说“谈得很顺”，到底是哪一界的顺？现实界的顺，是那顿饭上没有冷场。理念界的顺，是两人对新流程的想法接上了。自我界的顺，是他心里不别扭，回家路上不再翻来覆去地想。

鲁晓帆问了一句：“是聊得顺，还是想法对上了？”闵策想了想，说：“聊得顺。想法其实没对上。”

这一问就是在问界。现实界顺，理念界不顺，这是一场完全不同的谈话。

“腿力强大”落在现实界：一道坡，一双腿，一次爬。同一个人在自我界说“我能扛”，那是另一种属性。

◆ 六、为什么是乘号

三个因子之间用乘号，意思是：任何一个因子为零，属性就显不出来。

号位为零。一场发生在运行，却没有任何号位侧重显影它。饿了而不知，就是这样：发生层的饿早就在，“饿”这个属性还没被显出来。本书第 18 章会说，持存在发生层，不在意识层。属性没被显影，不等于什么都没有，只是还没有“属性”。

维为零。号位亮了，界也有了，三维却没有哪一维侧重。那是一锅粥。你刚睡醒的头几秒，看见天花板，有“那儿有”，有现实界，可是什么属性都说不出来：不亮也不暗，不近也不远。

界为零。号位亮了，维也侧重了，却落不了地。闵策要是只说“顺”，不说是哪一界的顺，这个“顺”就是一句空话，没法拿去验，也没法拿去用。

三个因子缺一个，属性就显不出；三个因子都在，属性才是一场完整的发生。 加号说的是三样东西可以各自独立地出现，乘号说的是它们必须一起在场。

◆ 七、三句话完整代入

把三句话放进一张表。

三句话	号位（承载者）	维（属性）	界	属于哪种属性
这块石头很硬	一号位侧重：那儿有	S 侧重：形态	现实界	客体属性
今晚谈得很顺	二号位侧重：正在	D 侧重：路走通	现实界（理念界未必顺）	互动属性

三句话	号位（承载者）	维（属性）	界	属于哪种属性
我的腿力强大	三号位侧重：我的	E3 侧重：内能与动能（禀赋，见第 19 章）	现实界	主体属性

读这张表，要看两件事。

第一，三种属性在表里第一次有了一个共同的写法。在日常语法里，石头、谈话、我，是三种完全不同的主语。在总式里，它们只是三个因子取值不同。

第二，表里没有“主人”这一栏。日常语法里最要紧的那个位置，总式把它拿掉了。

◆ 八、三句话，从头走到尾

表只是一个截面。下面把三句话各从头走一遍，看三个因子怎样一个一个到场。先走腿力。

清早六点，鲁长庚从岳麓山脚下出发。平路那一段，他想着早饭，想着外孙昨晚的作业。腿在走，却没有“腿力”这回事。三个因子里，只有界在：现实界的路面、台阶、空气都在。没有哪一维被侧重，也没有哪一个位置显影它。空有界，什么也显不出。

到了爱晚亭后面那段陡坡，石阶一下子竖起来。他的步子慢了，呼吸重了，大腿前面开始发紧。这时候，差异出来了：这一步和上一步不一样，腿上的劲在一级一级地被用掉，又一级一级地被补上。E 被侧重了，内能在撑，动能在推。

他还说不出“腿力”。他正在爬，全副心思在下一级台阶上。这是“正在”最亮的时候：只有“正在爬”，没有“我”。如果这时候有人问他腿怎么样，他多半答不上来，只会说一声“等会儿”。

那一截陡台阶一口气上完，到了平台，他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那段坡。这一回头，“我”亮了。他拧开保温杯喝了口茶，对旁边一个刚上来的年轻人

说：“我的腿力还强大。”显影侧重落到了“我”的位置上，把刚才那一场 E 侧重的发生，挂成了“我的”。界是现实界：这道坡，这双腿，这次爬。

三个因子，到这一刻才同时在场。属性在这一刻才算显出来。

你会注意到，故事里的东西是陆续出场的：界一直在，E 的侧重在爬的时候就在缠着，可那时它显成的是“正在爬”，不是“我的腿力”。“我的腿力”这一个属性，是 E 的侧重和三号位的显影在平台上一起亮起来的：两种纠缠，一个乘号，缺一边都不成，谁也不在谁前面。属性是在这一刻成形的。可是他一开口，说的却是“我的腿力”，好像腿力在出发前就揣在他身上。这就是上一章说的时序倒置。总式让你看见：倒置发生在这一刻之后，回写把这一场一起亮的乘积，记成了一样早就揣着的东西。

再把“谈得很顺”走一遍，只看和腿力不同的地方。

那顿饭开头十分钟，闵策和韦东山说的都是客气话：菜点了没有，孩子上几年级。话在走，可是什么都没被侧重。说“顺”还早，说“不顺”也早。

后来韦东山提到公司今年的季度目标，闵策接了一句，讲了组里一个老问题。韦东山笑了，接着讲他自己当年遇到的一件类似的事。话一来一回，一句搭上一句，没有一处要停下来想怎么接。D 被侧重了：一条路正在被走通。

这一段里，两个人都没有想“我说得好不好”。显影侧重落在“正在”上。如果当时有人插进来问“你们聊得怎么样”，两人多半会愣一下，说“还行啊”。

散了之后，闵策走到地铁口，回想这顿饭，才说出“今晚谈得很顺”。注意他这一句的主语：不是“我”，也不是“韦东山”，是“谈”。属性被挂在了那场往来上，显影侧重仍在“正在”的位置，只是这一回，是回头看时的“刚才正在”。

到这里，总式三个因子都到场了。可是还差一件事，就是鲁晓帆那一问。界没有说清，这个“顺”就只成了一半。直到他说出“聊得顺，想法没对上”，这个属性才被落到了现实界，而不是理念界。

最后是石头。它看上去最不需要走一遍：硬就是硬，一直在那里。

鲁长庚歇脚时，那块青石在他脚边已经几十年。它在那里，和他什么关系也没有。这时候没有“硬”。界在，现实界的石头在。

他抬起鞋跟磕了一下。鞋底的软和石头的不让，一下子撞出一个对比。S 被侧重了：一个稳定的形状被显出来，磕上去不变，再磕还是不变。

这一下几乎同时完成了显影。“那儿有一块硬的”，不需要“我”，也不需要“正在”。所以他脱口说出“这块石头很硬”时，觉得自己只是报告了一件早就在的事。

石头的三个因子，到场几乎没有间隔，于是先在化在这里最难被察觉。第 17 章会说，这是因为石头这个聚合体在整体、稳定、独立三项上都达标得最高。

三次走下来，你会看见同一个次序：界先在，维先侧重，号位的显影最后到；说出口的那一句，又总把最后到的那一步写成了起点。

◆ 九、总式不说什么

先说公道话。总式并不新鲜到前无古人。

亚里士多德把“苏格拉底是白的”拆成实体和偶性，又列出数量、性质、关系、地点、时间等范畴，已经在问一句话里藏着几个维度（范畴表的完整列项以《范畴篇》为准〔待核〕）。他完全对的地方是：一句“它是怎样的”，不能只有一个轴。在他的土里，范畴表是够用的。

总式与范畴表的不同，在于它没有给实体留位置。范畴表里，其余九个范畴都挂在第一实体上。总式里，三个因子都不挂在任何东西上。

总式也不说三个因子从哪里来。号位怎样亮，第 21 章写。维怎样侧重，第 19 章写。界怎样侧重，第 20 章写。本章只立一个格子，让后面各章往里填。

总式还不说三种属性怎样纠缠。表上三行，各占一行，好像互不相干。那只是为了先看清。卷二会说：这三行，在同一道坡上，其实是一场。

◆ 十、拿总式去认一句话

总式最直接的用处，是认出一句话里被省掉的东西。

一句“这孩子不聪明”，按总式问三遍。哪一个号位？挂在“他”身上，挂成了“他的”。哪一维？说的是能力，D 侧重。哪一界？没说。

没说的那一界，正是这句话出事的地方。闵小满在理念界解方程卡住，在现实界修自行车链条却很利索，在自我界想清自己为什么不爱数学，也说得头头是道。“不聪明”把三界压成一界，又把一界里的一次卡住，挂成了他的。

所以总式要你每次说出一种属性，都把三个因子说全。说全了，那个属性就不再是一样东西独自带着的，而是一场有位置、有维度、有落点的发生。

◆ 放回日子里

那晚闵策说完“聊得顺，想法其实没对上”，自己愣了一下。他原本打算第二天跟组里说“老板那边沟通得很顺”。

他把这句话改了。第二天早会上，他说的是：饭桌上聊得顺，新流程的想法还没对上，周四要再约一次，只谈流程。

明天你也可以这样做一次。挑一句你常说的“它很怎样”“他很怎样”“我很怎样”，按总式问三遍：在哪个号位上显出来的？哪一维？哪一界？三问之后，那句话通常会变长，也会变准。

带走的话：说出一种属性，要同时说清号位、维、界；三个因子相乘，缺一个，属性就显不出来。

> 本章判错句：如果能找到一种属性，它在没有任何号位显影、或没有落在任何一界时，仍然能被说出、被检验，那么总式的乘号就要改成加号。
>
> 下一章从哪里进：总式里的“承载者”不是主人，那么在发生层，石头、谈话、我，各自是什么？

想一想 ：你说“我不擅长和人打交道”时，说的是哪一界的不擅长？换到另一界，这句话还成立吗？

16

第 16 章

一块石头也有三个号位：实体发生

上一章说，总式里的承载者不是主人。本章回答随之而来的一问：在发生层，石头、谈话、我，各自是什么？答案是同一种东西：一团互相缠住的特征，正在运行。它们的不同在构成，不在种类。

◆ 一、青石、饭局、一双腿

还是那三样东西。

岳麓山石阶边那块青石，灰里带青，一面长着苔，一面被人坐得发亮。

闵策和韦东山的那顿饭，一个半小时，四个菜，两瓶茶，几十个来回。

鲁长庚的一双腿，六十八年，膝盖在阴天会酸，大腿前面那块肉，清早爬山时会发紧。

日常语言把它们分成三类：石头是东西，饭局是事情，腿是“我”的一部分。哲学史把它们分得更细：实体、事件、主体。上部十四章看见，许多先在化，就是从这一分开始的。东西先被认定是现成的，然后它的属性才“附着”上去。

本章要把三类拉回到同一张桌上。这不是说石头和人没有区别。区别很大，只是区别不在它们是不是同一种存在，而在它们是怎样构成的。

◆ 二、本书的说法：实体发生

先把定义摆在这里：

> **实体发生：三个号位的特征纠缠聚合体在运行。主体、客体、互动在发生层都是聚合体；构成不同：主体聚合体以自我界内感与时间连续性特征为主，客体以现实界感觉特征为主，互动以变化与过程特征为主。**

“三个号位的”，意思是：三个号位照过去时能显出的那些特征，在发生层缠在一起。号位本身是意识层的位置，不在发生层。

再把这句定义拆成四个词。

“特征”：一种能被区分出来的差异稳定性。石头的灰，石头的凉，石头被敲时的那一声闷响，都是特征。

“纠缠”：这些特征不是各自独立地并排放着，而是互相牵连。灰和凉一起出现，凉和那一声闷响也一起出现。你改动一个，另几个跟着动。第 5 号《特征纠缠解码》有一句话，大意是：世界不是特征的集合，是特征缠在一起的生成。

“聚合体”：许多特征缠在一起，凑成一团，被一个名指着。名像一根指针（第 20 章细说）。“石头”这个名，指向的就是这样一团。

“在运行”：这一团不是摆在那里的，是正在发生的。它每一刻都在被重新纠缠。

> **实体不是先有一个东西、再有它的特征；实体是特征纠缠成团、正在运行的那个样子。**

◆ 三、三个号位，三组读法

为什么说“三个号位的”聚合体？

号位在上一章是意识层的东西：在哪里被显出来。第 15 章给三个号位各配了一个组合：对比 × 粒子 × 真，变化 × 波 × 善，分布 × 场 × 美。这三个组合是三种照法，照的时候各自能显出一组特征。

反过来读：一个聚合体之所以能被三个号位照出东西来，是因为它在发生层缠着够这三种照法显的特征。拿三组照法当三把尺子去读，就是：

对比、粒子、真这一组：它和周围有别，它成一团，它维持住自己。

变化、波、善这一组：它在变，它有起伏传开，它被激发、也激发别的。

分布、场、美这一组：它的各部分怎样摆开，它在一片场里占什么位置，它吸引什么。

三组一起在。缺了任何一组，那一团就散了，或者根本凑不成。

第 2 号的说法是：主体、互动、客体不是分立部分，而是同一生成整体的三个面向。本书在这里把话说准：实体在发生层，是三个号位所显的那些特征的纠缠聚合体；号位本身，是意识层的位置。对比、变化、分布这些名字，是照的时候才用得上的；在发生层，只有缠在一起的特征，不是石头自己揣着一份“对比”、一份“分布”。

◆ 四、一块石头，从头读到尾

这一节是本章的完整例子：把那块青石，按三组照法读一遍。

对比、粒子、真。青石和旁边的黄土有别：灰对黄，硬对软，凉对温。这是对比。它成一团，有边，从这里到那里是它，再过去就不是它了。这是粒子。它维持住自己：几十年风吹雨打，它还是这一块。这是真：维持。

变化、波、善。青石在变，只是变得慢。太阳出来，它朝阳的一面先暖，背阴的一面还凉；雨水渗进裂缝，冬天冻一冻，裂缝就宽一点。这是变化。鞋跟磕上去，那一下的震动从磕的地方往里传、又传回来，发出一声闷响。这是波。它

被激发，也激发别的：鞋跟磕它，它把鞋跟弹回去；苔藓长在它背阴的那一面，因为那一面留得住水。这是善：激发。

分布、场、美。青石的各部分怎样摆开：哪里致密，哪里有一道旧裂，哪一面被坐得发亮。这是分布。它在一片场里：它是石阶边的一块，压在坡上，挡住了一小片土不往下滑，雨水绕着它流。这是场。它吸引东西：苔藓、蚂蚁、走累了要歇脚的人。鲁长庚每天在它上面坐两分钟，不坐别的石头。这是美：吸引。

九样东西，没有一样是从石头“里面”拿出来的。灰是对着黄土才灰的，凉是对着手才凉的，挡土是对着坡才挡的，吸引是对着累了的人才吸引的。

九样东西却也没有一样是“别的东西”的。它们缠在一起，凑成了这一团。这一团，就是青石。

一块石头，三组照法都照得出东西：对比、变化、分布，粒子、波、场，真、善、美。本书把这叫做：石头是三个号位的聚合体。

◆ 五、一场谈话、一双腿，也这样读

同样的九样，可以拿去读那顿饭。

对比：这顿饭和平常的工作会不一样，没有会议室，没有投影。粒子：它有头有尾，七点开始，八点半散。真：它维持了一个半小时，没有中途散掉。

变化：话题从孩子转到季度目标，又转到组里的老问题。波：一句话说出去，对方的笑、接话、沉默，一波一波回来。善：一个人的话激起另一个人的话。

分布：两个人谁说得多，谁说得少，重要的话落在饭局的哪一段。场：这顿饭在公司这张大网里占的位置，上司请下属，周四晚上，新流程上线前。美：它吸引什么，两人散了之后，都还想着那一段对话。

再读那双腿。对比：左腿比右腿有劲，大腿前面比后面紧。粒子：它是这一双，从髋到脚。真：六十八年，撑住了。

变化：阴天膝盖酸，爬过山后发热。波：每一步的劲从脚底传上来，一级一级。善：它被坡激发，也把身子推上去。分布：劲落在哪几块肉上，多年的爬法让它怎样分。场：它在这个人的身子里占的位置，在这道坡上占的位置。美：它吸引什么，那道坡，每天清早，叫他去爬。

三样东西读完，你会发现：九样都读得出。**石头、谈话、腿，在发生层是同一种东西。**

◆ 六、不同在构成

它们明明不一样。石头不会累，谈话不会被风化，腿不会自己散场。

不同在构成。定义的后半句说得清楚：主体聚合体以自我界内感与时间连续性特征为主，客体以现实界感觉特征为主，互动以变化与过程特征为主。

客体聚合体，比如青石：九样里，最重的是现实界的感觉特征：灰、凉、硬、那一声闷响。它也有变化，可是变得慢，慢到在一个人的尺度上几乎看不出。

互动聚合体，比如那顿饭：九样里，最重的是变化与过程：话题的转、来回的波、一句激起一句。它也有粒子的一面，有头有尾，可是那个头尾一过，它就只剩下回忆。

主体聚合体，比如鲁长庚这个人：九样里，最重的是自我界的内感，以及时间上的连续。大腿发紧，是从里面感到的；昨天爬过、今天又爬，是同一个人在爬，这条线连着。那双腿处在中间：它既有现实界的感觉特征，可以被看、被摸，也有自我界的内感，可以从里面感到发紧。所以它有时被说成“我的腿”，有时被说成“一条腿”。

构成的比重不同，决定一个聚合体倾向于被显成什么。 本章在这里立一条口径：构成决定倾向，侧重决定显成什么。这一句，是它的前一半。

◆ 七、实体意识：侧重显成什么

后一半是：侧重决定显成什么。

这要先引入另一个定义：

> **实体意识：其中一个号位侧重显影。主体意识＝三号位侧重显影；客体意识＝一号位侧重显影；互动意识＝二号位侧重显影。**

实体发生在发生层，实体意识在意识层。一个聚合体在运行，这是发生；它被某一个号位侧重地显出来，被感觉成“那儿有一个东西”“正在发生一件事”“这是我”，这是意识。

两层不一定同步。青石在鲁长庚来之前就在运行，那时没有人在显影它。它不需要被显影才在。这一点第 18 章还要写：持存在发生层，不在意识层。

把两层合起来看那顿饭。饭局在运行，是发生层的事：话来话往，一个半小时，九样都读得出。闵策在地铁口说“今晚谈得很顺”，是意识层的事：这一团被侧重显成了“刚才正在的一场往来”。如果他那晚累了，回家倒头就睡，什么都没回想，饭局照样发生过，只是没有被显成一件“事”。

所以本书说“实体”，要分清说的是哪一层。说发生层，是聚合体在运行；说意识层，是它被感觉成一个东西、一件事、一个我。上部许多争论，吵的其实是两层，却以为在吵一层。

◆ 八、同一个身体，两种显法

构成决定倾向，侧重决定显成什么。最好的例子，是同一个身体。

鲁晓帆值完夜班回家，在沙发上靠着睡着了。醒来时，左手被压麻了。她看着那只手，抬起来，又落下去，像在看一件不是自己的东西。那几秒钟里，她的手被显成了“那儿有一只手”，一个客体。

几分钟后，血流回来，手指开始发胀、刺痛，然后能动了。她握了握拳，说：“我的手好了。”这时候，同一只手被显成了“我的手”。

手没有换。聚合体还是那一团，构成也没有变：现实界的感觉特征和自我界的内感都在。变的是侧重。压麻时，内感暂时退了，现实界的感觉特征占了上风，显影侧重落在“那儿有”的位置。血流回来，内感又亮了，显影侧重回到“我”的位置。

构成决定倾向，侧重决定显成什么。 一只手倾向于被显成“我的”，因为它的构成里，自我界内感很重；可是在内感退去的那几秒里，它被显成了一个客体。第 62 章会把这件事写全。

◆ 九、这是不是把石头说成了人

读到这里，你也许会有一个不舒服：说一块石头有“善”、有“美”，是不是把人的东西硬塞给了石头？

这个担心要认真对待。古人说“石不能言”，石头不会想、不会要、不会爱。如果本书说青石“想要”苔藓长在它身上，那就是拟人，是一个错。

本书没有这样说。这里的真、善、美，是号位三组照法里的名字：真是维持住自己，善是激发与被激发，美是吸引。它们说的是样子，不是心。青石维持住自己，它把鞋跟弹回去，它把歇脚的人吸过来，这三样在一块石头上，和在一个人身上，都读得出；不同的是比重，是构成。（第 15 章说过，这套真善美和 E3 那三股劲同名，不是一回事。）

同样，“分布”和“场”也不是只有人身上才读得出。石头的致密和裂缝怎样摆开，它在坡上压住哪一片土，这些缠在一起的特征，在没有任何人看它的时候，也在运行；只是要等被照的时候，才叫得出“分布”“场”这些名字。

反过来，有人会说：人也只是一团特征，这是不是把人说成了石头？

也不是。主体聚合体的构成，以自我界内感与时间连续性为主。石头没有自我界的内感：没有从里面感到的发紧，也没有“昨天的我”连到“今天的我”的

那条线。所以一块石头永远不会被三号位侧重显影成“我”。这一条，构成已经定死了。

同一种东西，不是同一个东西。 石头和人是同一种存在，都是聚合体在运行；可是它们的构成差得很远，远到一个只会被显成“那儿有”，一个最后会亮成“我”。本章只拿掉了两者之间那道“种类”的墙，没有拿掉构成的差别。

◆ 十、先在化在这里被拆掉一半

回到上部的那笔账。

先在化的第二个标记是主语转移：一个局面被换成一个持有者。持有者之所以站得住，是因为人默认它是一种特别的存在：东西是东西，人是人，属性挂在它们身上。

实体发生这一步，把持有者拉回到和局面同一种存在：都是聚合体在运行。青石和饭局是同一种东西，只是构成的比重不同。于是“属性挂在东西上”这句话里的“东西”，不再有特权。

公道地说，第 5 号已经说过这件事，大意是：实体之所以显得坚实，是因为许多特征在反复的互动中缠在一起、稳定下来，又在意识里被认成一个东西。本书在这里多走的一步，是说清一个聚合体缠着三个号位都照得出的特征，并且说清三类实体的不同在构成。

这只拆掉了一半。为什么一个正在运行的聚合体，会被感觉成“本来就在那里”？青石在运行，可是没有人觉得它在运行。这是下一章的事。

◆ 放回日子里

那天晚上，闵小满问外公：“你天天坐的那块石头，是不是一直都在那儿？”

鲁长庚想了想，说：“我小时候就在。”

鲁晓帆在一旁接了一句：“它朝阳那面，和背阴那面，不一样。背阴的那面长苔，朝阳的那面被你坐亮了。”

明天你也可以试一次：挑一样你天天碰、觉得“一直都是这样”的东西，一只杯子、一张椅子、一个同事，按这九样读一遍。对比、粒子、真；变化、波、善；分布、场、美。读完问自己：这九样里，有几样是对着你才有的？

带走的话 ：**石头、谈话、我，在发生层是同一种东西，都是三个号位的聚合体在运行；不同在构成，显成什么在侧重。**

> 本章判错句：如果能找到一个被公认是“实体”的东西，在九样里有一整组（如变化、波、善）完全读不出，它仍然稳稳地被感觉成一个东西，那么“实体是三个号位的聚合体”就要收窄。
>
> 下一章从哪里进：青石明明在运行，为什么没有人觉得它在运行？答案在三个指标上：整体、稳定、独立。

想一想 ：你身上有没有哪一部分，有时被你感觉成“我的”，有时被感觉成“一个东西”？是什么让它在两种显法之间换？

17

第 17 章

为什么它像一直在那里：粒子化

青石明明在运行，却没有人觉得它在运行。本章给出原因：一个聚合体在整体、稳定、独立三项上达标，就被感觉成“本来就在那里”。先在的错觉，是粒子化的产物。

◆ 一、“我小时候就在”

上一章末尾，闵小满问外公那块石头是不是一直在那儿。鲁长庚说：“我小时候就在。”

这句话是真的。他七八岁跟着大人上山，就在那块石头上歇过脚。六十年过去，石头还在原处。

这句话里还藏着另一句没说出口的话：它一直是它。好像六十年里，那块石头什么也没做，只是在那里待着，等着人来坐。

上一章已经读过：青石在变，朝阳的一面先暖，裂缝一冬宽一点，苔藓一年比一年厚。它每一刻都在被重新纠缠。这些，鲁长庚一样也没感到。他感到的，是“它一直在”。

一个正在运行的东西，为什么被感觉成一直在那里？ 这一问，就是第 14 章留下的那条线索：先在化有一个来源，在意识层每一个人的日常工作里。本章把这个来源找出来。

◆ 二、本书的说法：粒子化

先把定义摆在这里：

> **粒子化：聚合体在整体性、稳定性、独立性三指标上达标，就被感觉成“本来就在那里”；先在的错觉是粒子化的产物。**

“粒子”这个词，借自上一章那三组里的第一组：对比、粒子、真。第 270 号《敌人发生学》给了一个大白话的说法，大意是：一颗粒子，就是一个看起来有边界、自成一体、不随便变、不靠别的东西也能待在那里的小东西。整体、稳定、独立，这三个样子合起来，那本书叫它“粒子性”。

第 191 号《何谓物》给这三项各配了一个可以量的读数，第 24 章会写。

拆开三项。

整体：它是一个，不是几件事凑在一起。灰、凉、硬、那一声闷响，被感觉成同一块石头的灰、凉、硬、闷响，而不是四件各自发生的事。

稳定：今天的它和明天的它，是同一个。你不需要每次见到都重新认一遍。

独立：它好像自己站在那里，不靠谁。把周围的东西拿走，它还在。

三项都达标，一个聚合体就被感觉成一颗粒子：有边，有分量，自成一体，一直在那里。

◆ 三、“达标”是什么意思

定义里最要紧的两个字，是“达标”。

粒子化不是有或无，是一个阈值。三项指标各有高低，过了某个程度，那一团就被感觉成一颗粒子；没过，它就被感觉成一件事、一阵子、一片说不清的东西。

拿一阵风来比。风也是一个聚合体：空气的流动、温度、声音、方向缠在一起。只是风的三项都偏低。整体：这一阵和下一阵，分不太清是不是同一阵。稳

定：一会儿大一会儿小。独立：离了气压差，它就没了。所以没有人觉得风“本来就在那里”。人说“起风了”“风停了”，风是一件事。

青石的三项都高得出奇。整体：它的各部分牢牢连着，磕一下，整块一起响。稳定：在人的尺度上，几十年不变。独立：把苔藓、蚂蚁、黄土都拿走，它还是它。

青石之所以被感觉成“本来就在那里”，不是因为它不在运行，是因为它在三项上达标得太高，高到运行被盖住了。 风和石头，在发生层是同一种东西。不同在三项指标落在阈值的哪一边。

◆ 四、为什么要三项，不是一项

你也许会问：三项是不是重复？一个东西整体了，不就稳定了吗？稳定了，不就独立了吗？

三项可以分开高低。看三个例子，每个只缺一项。

一道彩虹。整体很高：一整条弧，七种颜色被感觉成同一个东西。独立也不低：它挂在天上，好像不靠谁。可是稳定很低：十几分钟就没了。所以人说“出彩虹了”，没有人说“那儿有一道彩虹，一直都在”。

一个影子。稳定很高：只要太阳在、你在，它就在，跟着你走，形状几乎不变。整体也不低：它是一团。可是独立很低：你一走开，它就没了；太阳一落，它也没了。所以人说“我的影子”，影子是挂在人身上的，从来不是一样自己站着的东西。

一堆沙。稳定可以很高：一堆沙放在工地角落，半年不动。独立也不低：它不靠谁，自己堆在那里。可是整体低：它是许多粒，不是一个。所以人说“一堆沙”，用的是量词“堆”。

三项各缺一项，就各差一点不被感觉成“本来就在那里”。 只有三项一起过了阈值，一团聚合体才粒子化。青石是三项全过的；彩虹、影子、沙，各卡在一项上。

这三个例子也说明，粒子化是可以被一项一项拆开查的。第 191 号《何谓物》给物体配了可以量的读数和装置，本书第 24 章会提到。这里只先记一句：粒子化是可测的，不是一句修辞。

◆ 五、一块石头，从头走到尾

把青石的粒子化走一遍，从它还不是一块石头的时候开始。

几十年前，或者更久，坡上这一片还是一整片岩体。那时候，没有“这块石头”。岩体是一团，“这一块”的边界却还没有出来。整体性在岩体那一级，不在这一块上。

后来，冻了又融，融了又冻，一道裂缝把这一块和岩体分开了。边界出来了。它还松，还会往下滚，今年在这里，明年可能在坡下。稳定性还低。

再后来，有人修石阶，把它挪到了台阶边，压在坡上。它不滚了。稳定性上去了。

又过了许多年，它周围的土被踩实，苔藓长上去，人在上面坐出一块亮面。它和这一片的关系越来越牢。这时候有一件有意思的事：它在现实界和周围缠得越紧，人越觉得它“自己在那里”。

这一点要停一下。独立性高，不是因为它和周围没有关系；恰恰相反，是因为那些关系稳到了不必被看见的程度。黄土、坡、雨水、坐它的人，都退成了背景。退成背景，它就像“自己”在那里了。

鲁长庚七八岁第一次坐它时，三项都已达标。他从来没见过它不是一块石头的样子。于是他说：我小时候就在。

粒子化把一段历史压成了一个“在”。 青石的几十年，聚合、分开、挪动、压实，全都被压进了一句“它一直在”。

◆ 六、谈话很少粒子化，却也会

拿第二个例子来比：闵策和韦东山那顿饭。

一场谈话，三项通常都偏低。整体：它有头有尾，散了之后，就只剩下几段记得住的话。稳定：今晚谈得顺，下周未必。独立：离了两个人，它什么都不是。所以谈话很少被感觉成“本来就在那里”。人说“那次谈话”，它是一件过去的事。

谈话也会粒子化。

如果闵策和韦东山此后每周四都吃一顿饭，一年下来，几十次。每次都顺。组里的人开始说：“闵策和老韦关系好。”再后来，新来的人一进组，就听说“闵策是老韦的人”。

这时候，“关系好”这个互动属性，三项都上去了。整体：几十次饭局被感觉成一段关系。稳定：一年都这样。独立：大家说起来，像是一样不靠具体哪顿饭、自己就在的东西。

于是它被感觉成“本来就在那里”了。等到哪一天两人在流程上吵了一架，组里的人会说“他俩关系出问题了”，好像有一个叫“关系”的东西，先在那里，然后出了问题。

> **互动也会粒子化，只是需要更多次的重复，才能把三项推过阈值。**

◆ 七、腿力的粒子化

第三个例子，回到头号案例：“我的腿力强大”。

上一章说，在发生层，鲁长庚的腿是一团聚合体。这一章要说的，是属性“腿力”本身怎样粒子化。

腿力起初只是一场发生：某一个清早，在爱晚亭后那段陡坡上，腿上的劲撑住了，人上去了，回头说一句“这腿还行”。这时候，“腿力”三项都低。整

体：它只是那一次的劲。稳定：明天爬不爬得上，还不知道。独立：它离不开那道坡和那次爬。

一年过去，三百多个清早。他每天都爬那段坡，每天都上去。“腿力”开始变了：

整体性上去了：三百多次的劲，被感觉成同一样东西，叫“我的腿力”。

稳定性上去了：天天都在，不用每次重新验。

独立性上去了：坡和爬法退成了背景。他说“我腿力好”，不再说是哪道坡、怎么爬。

三项都达标，腿力粒子化了。它被感觉成一样他揣在身上的东西，出门前就有，回家后还在。第 14 章说的先在化三个标记，这时候都齐了：时序倒置，后来显出的被说成先就有；主语转移，局面换成了持有者；两角隐去，坡和爬法退了。

先在化，常常就出在粒子化之后的记账上。 属性被感觉成“本来就在那里”，记账的人就把它写成“本来就在那里”。

◆ 八、敌人的例子

第 270 号《敌人发生学》拿粒子化去读敌人，读得很透，这里借来作一个对照。

那本书的总定义，大意是：敌人，是相对于眼下正在走的那场发生，一团起阻挡作用的聚合体，在整体、稳定、独立上的粒子性发生。它又说，大意是：敌人之所以显得那么真，就是因为它被体验成了有这三个特征的东西。

拿一个日常的例子。闵小满的数学，起初只是几次考试没考好。后来，老师说他“不是学数学的料”，他自己也开始这样说。再后来，“数学”在他那里成了一个敌人：整体，一提数学就一团糟；稳定，每次都这样；独立，好像跟哪道题、哪种讲法都无关，数学就是跟他过不去。

第 270 号的主轴操作，叫“去粒子化”：把一个看上去完整、稳定、独立的敌人，还原成它本来的样子。本书把这个操作推广到一切属性：把一个看上去完整、稳定、独立的属性，还原成它本来的样子，一场有坡、有爬、有回写的发生。去粒子化不是另一套手艺，它就是拆先在化时在意识层走的那一步：先把“一直在”的感觉拆开，时序倒置、主语转移、两角隐去三个标记才看得出来。

◆ 九、粒子化不是坏事

先说公道话。粒子化本身没有毛病。

人如果每次见到那块石头，都要重新认一遍它是不是同一块，就没法走路了。人如果每天都要重新验一遍自己的腿能不能爬坡，就没法过日子了。粒子化是一种极大的省力：它把一段历史压成一个可以随手调用的“在”。

说它对，要说到底：只要另两种属性不变，粒子化的感觉就是对的。坡还是那道坡，爬法还是那种爬法，“我腿力好”就几乎每次都兑现。这时候把腿力当成一样东西用，没有任何问题。

粒子化出事，是在另两角变了的时候。鲁长庚七十岁那年，如果膝盖开了一刀，那道坡对他就变了；如果他搬到外地，换了一座没有石阶的山，爬法就变了。可是“我腿力好”这颗粒子，还在他的意识里，原封不动。他会按这颗粒子去爬，然后出事。

这正是导言写死的那条标准化预言的另一面。属性显得不变的地方，正是另两种属性被固定住了的地方。被固定住的那两角，就是粒子化的独立性看不见的那片背景。

◆ 十、和上部的哪一笔账对上

回到第 14 章那张东西方判词总表。

表里每一家的先在化，都可以用三项指标重读一遍。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实体，是一个三项都达标得极高的聚合体，被当成了属性的主人。孟子的善端，是一种反复长出来、三项都上去了的倾向，被当成了找回来的。中医的体质，是许多次相争沉淀下来、三项都达标的倾向，被当成了生来定型的。

这些思想家没有一个看错了感觉。那块石头确实被感觉成一直在那里，良知确实被感觉成本来就有，体质确实被感觉成生来如此。他们记下的是粒子化之后的感觉，并且把感觉记成了存在。

本书多走的一步，是把感觉和存在分开：感觉在意识层，是粒子化的产物；存在在发生层，是一个正在运行、有生命周期的聚合体。第 270 号给了这个生命周期四个阶段：聚合、粒子化、维持、解散。粒子化只是其中第二步。下一章就写这四步。

再往前推一步。知识论的第二处亏空，在这里也露出了一个口子。主体、客体为什么会被写成先于互动的自变量？因为二者都是三项达标得极高的聚合体。一个人从早到晚都是同一个“我”，一块石头几十年都是同一块。它们粒子化得太好，好到看上去不需要任何互动就已经在。互动却多半三项偏低，一次一次来，一次一次散。于是在式子里，粒子化程度高的两样被放在了自变量的位置，粒子化程度低的那一样，被放在了它们中间。

这个排法，是按粒子化的高低排的，不是按发生的先后排的。卷一后面几编，要把这个排法拆开。

◆ 放回日子里

周日早上，闵小满跟着外公上山。到了那块石头边，鲁长庚照例坐下。

闵小满没坐。他蹲下来，看石头和地面接缝的地方，那里的土比别处深一块颜色。他问：“外公，这块石头是不是被人搬过来的？”

鲁长庚愣了一下，说：“修台阶的时候搬的吧，我也记不清了。”

明天你也可以试一次去粒子化：挑一样你觉得“一直都是这样”的东西，或者一句你觉得“我一直都这样”的话，问三个问题。它是怎样成为一个的？它从什么时候开始稳的？它离了哪些背景，就站不住了？

带走的话 ：**一样东西被感觉成一直在那里，是因为它在整体、稳定、独立三项上达标；先在的错觉，是粒子化的产物。**

> 本章判错句：如果能找到一个聚合体，它在整体、稳定、独立三项上都明显不达标，却仍被普遍感觉成“本来就在那里”，那么“先在的错觉是粒子化的产物”就要收窄。
>
> 下一章从哪里进：粒子化只是一生中的一步；一个聚合体怎样聚、怎样维持、怎样散，是下一章的事。

想一想 ：你身上哪一种“我一直都是这样”，三项指标里，最高的是哪一项？它是靠什么背景撑着的？

18

第 18 章

饿了而不知的时候，“我”还在吗：持存与寿命

一个实体在不在，和它有没有被意识到，是两本账。本章要交给你的判断是：**持存记在发生层，不记在意识层；凡是持存的东西都有寿命，属性也不例外**。

◆ 一、凌晨一点半的那碗面

闵策有个毛病。写方案写顺了，会忘记吃饭。

那天晚上他从九点坐到凌晨一点半，屏幕上的需求文档一页一页往下长。鲁晓帆值夜班，家里没人提醒他。一点半，他把最后一张流程图拖到位，往椅背上一靠，胃里忽然一阵空，空得发慌。他起身去厨房煮面，边煮边想：我饿了多久了？

这个问题答不上来。血糖什么时候开始往下走，胃什么时候开始收缩，他一概不知。可是身体那一边的账一直在记：能量在耗，信号在发，只是没有一处把它照亮。

再往前推一步。那四个半小时里，“我”在不在？

他没有想到自己，没有说过一句“我”。专注最深的那一段，连“我在写”都没有，只有文档在长。按日常的说法，“我”那几个小时好像不在场。可是谁会说闵策那几个小时不存在呢？他在呼吸，在打字，在挨饿。

这里有两件事被搅在了一起。一件是有没有一个主体在运行，另一件是有没有一个“我”被照亮。本章要把它们拆开。

◆ 二、两层账：发生层与意识层

卷一从第 15 章起就把世界分成两层来看。下面一层叫发生层，那里是聚合体在运行：几股特征缠在一起，互相供养，维持成一团。上面一层叫意识层，那里是号位（第 15 章立的三个位置，可以先理解成“照亮的三种方式”）把某一团照出来，照成“那儿有”“正在”或“我”。

闵策那四个半小时，发生层的账一笔没断。以自我界内感和时间连续性为主的那一团，照样在运行：心跳、体温、对文档的记忆、手指的节奏。意识层的账却几乎空着。照亮的光全打在文档上，没有落到“我”上。

本书把发生层那一笔叫作持存。

一个聚合体在发生层继续运行，就是持存。它不需要被显影，不需要被命名，不需要有人说“它在”。

所以，“饿了而不知”这句话说的是：主体在，主体意识不在。饿也在，饿的意识不在。

这个区分看起来细，后面整整一卷都踩在它上面。没有它，第 21 章的回写、第 22 章的阶梯、第 38 章的“饿了而不知”都站不住。一个人在专注时不感觉到自己，在睡着时不感觉到自己，在心流里把“我”让出去，这些都不等于他暂时不存在。

◆ 三、一团东西的一生：四段

持存说的是“在”。可是“在”不是一个点，是一段。

第 270 号《敌人发生学》给敌人画过一条生命线，分四段：聚合、粒子化、维持、解散。那本书说的是敌人，本书把它推到一切聚合体上。

聚合，是几股特征碰到一起，缠了起来。第 270 号的原话很朴素：“几股特征碰到一起，缠了起来。”

粒子化，是缠起来的这一团被感觉成一整块：完整、稳定、独立，好像它天生就在那里。第 17 章已经细讲过这三个指标。

维持，是这一团要靠不断地补给才能活下去。第 270 号把这叫作“供料”。它写道，一个敌人能维持下去，很少是因为最初那一下有多重，而是因为它在之后被一刻不停地重新发生。

解散，是这一团松开、散掉，不再被感觉成一整块。第 270 号特意补了一句：解散不等于特征消失。特征还在，只是不再缠成一团；条件凑齐了，它会复燃。

把这四段放在一块石头上，你会看见同样的形状。岩浆冷却、矿物结晶，是聚合。它在你手里显得坚硬、完整、和山分得开，是粒子化。它千百年不变，靠的是温度、湿度、压力都待在一个范围里，这是维持，也是一种供料，只不过供料的是环境，慢到你看不见。风化、冻裂、被河水磨成沙，是解散。沙里的石英还是石英，特征没有消失，只是不再缠成“这一块石头”。

◆ 四、“一直如此”是维持期的错觉

为什么我们很少觉得石头有寿命？

因为它的维持期太长，长过我们一生。我们碰见它时，它已经粒子化了；我们离开时，它还在维持。聚合和解散都发生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于是剩下的那一截，就被记成了“它本来就是这样”。

这是先在化在寿命上的样子。

先在化，本书指把一场发生记成一个先在的属性或实体。落在时间上，它的动作是：把维持期当成全部，把供料藏起来，把聚合和解散裁掉。

人对自己的属性也这样做。一个人说“我一直很能吃苦”，这个“一直”往往只覆盖了他记得的那一段维持期。他记不起这份能吃苦是从哪一年、哪一件事开始缠起来的，也想不到它要靠什么继续供料。

你可以拿一个问题试一试：你身上最“一直如此”的那个属性，它最近一次被供料是什么时候？

这种裁剪不只发生在个人身上。

第 6 号《西方哲学大解构》把这条线往上推到了思想史。它的核心判断是：同一性不是永恒的。第 6 号的判断是，任何同一性都有寿命，概念的、个人的、制度的、文明的都一样。它经由特定的生成条件涌现，抵达暂时的稳定，进入疲劳，最终要么更新，要么被替换。

这和第 270 号的四段可以对上。涌现，对应聚合与粒子化。暂时的稳定，对应维持。疲劳，是供料开始跟不上。更新或被替换，是解散的两种去向：一种是重新缠成一团新的，一种是被别的一团取代。

两本书一前一后，说的是一件事：凡是被感觉成“同一个”的东西，都是差异在一段时间里稳定下来的结果，不是永恒的底子。

本书在这里多走一步：属性也是这样的一团。

◆ 五、鲁长庚腿力的一生

鲁长庚的“我的腿力强大”，可以照四段写一遍。

聚合，是他五十岁出头那年开始爬岳麓山。起初每一道陡坡都喘，腿酸到第二天下楼都发抖。腿上的肌肉、爬的节奏、山路的形状、他每天五点半起床的习惯，几股东西开始缠在一起。

粒子化，是在爬得不再发抖之后。在半山的平台上停下来，回头看那段坡，心里冒出一句“我这腿还行”，这样的清早一个接一个。慢慢地，腿力在他嘴里成了一样东西，完整、稳定、属于他。

维持，是每天清早那一趟。这是腿力的供料。不只是腿的供料，也是坡的供料、爬法的供料：同一条路走熟了，哪一级台阶该迈大步，哪一段该走之字形，都缠进了这一团里。

解散会怎样来，可以先想。假如一个雨季连着下了一个多月，他一趟没爬。腿力那一团的供料断了。肌肉会慢慢回落，爬的节奏会生疏，山路的熟悉也会淡〔待验〕。等他再上山，第一道陡坡会告诉他：那一团松了。

可是你注意，雨季里那一个多月，他嘴上照样说“我腿力强大”。

◆ 六、名字比发生活得久

这就是持存与显影的错位。

发生层的那一团在松，意识层的那个名字还亮着。名字的寿命，和它所指的那一团的寿命，不一定一样长。

错位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发生在而显影不在：闵策饿了四个半小时而不知，鲁长庚爬到心流时腿在发力而“我的腿”不亮。另一个方向是显影在而发生已散：雨季后的“我腿力强大”，一个久不练琴的人还说“我会弹琴”，一个退了休的老师还被人叫“老师”。

第二个方向最容易惹麻烦。因为名字一旦挂上，它看起来比发生更稳。人会按名字去爬那道坡，结果坡比名字诚实。

第九编第 65 章会讲到幻肢：手臂已经不在，“我的手”还在疼。那是这种错位最极端的样子，显影比聚合体的持存活得更久。本章先把这条缝指出来。

◆ 七、三种聚合体，三种寿命

主体、客体、互动在发生层都是聚合体，所以三者都有一生。只是它们的一生长得不一样。

客体那一团，供料多半来自环境，慢而稳。一块石头的维持期可以长过一个朝代。

主体那一团，供料来自吃、睡、动，也来自记忆一天天接上。它的维持靠时间连续性：今天醒来的那一团，和昨晚睡着的那一团接得上，人才觉得“还是我”。

互动那一团最短命。闵策和韦东山开会，前二十来分钟谈得很顺，后来一句话没接好，顺就散了。“谈话很顺”这个互动属性，可能只活了二十来分钟。

三种寿命差得这么远，就埋下了一个常见的错：人总把最短命的那一团，挂到最长命的那一团上。谈崩了一次，就说“他这个人难沟通”。一场二十来分钟的互动，被挂到一个主体上，从此按几十年的寿命去算。第五编第 34 章会专门拆这种挂错。

◆ 八、散了，还会回来

第 270 号那句“解散不等于特征消失”，放到属性上，有一层很实在的意思。

假如雨季过后他重新上山，第一周会喘得厉害。可是他不用从刚开始爬山那年重新来过。哪一段该走之字形，哪一级台阶该迈大步，脚底下还记得。肌肉回来得也比第一次快（运动训练里常说重练比初练快，具体机制与幅度〔待核〕）。

这说明解散有深浅。浅的解散，是那一团松了，几股特征还挨在一起，供料一来，很快重新缠上。深的解散，是几股特征各奔东西：路改了，膝盖伤了，清早五点半的那个习惯被别的事占了。到这一步，“重练”其实是一场新的聚合。

所以“我腿力强大”这句话，在雨季之后不全是假的。它说中了一些东西：那几股特征还在附近，条件凑齐就能复燃。它说错的，是把“能复燃”记成了“一直在”。

属性的寿命，于是要看两个数：维持期有多长，解散有多深。前一个数靠供料，后一个数靠那几股特征彼此还挨得多近。只看名字，两个数都看不见。

◆ 九、本书的说法

把本章的说法写准。

持存：在发生层，不在意识层。饿了而不知时，主体在，主体意识不在。实体有生命周期：聚合、粒子化、维持、解散。

实体发生、粒子化两条，第 16、17 章已立。

在这几条之上，本章加一条推论：**属性也是聚合体，也有聚合、粒子化、维持、解散；属性的名字可以比属性的发生活得更久，也可以比它来得更晚。**

用一个完整的例子从头走到尾。

鲁晓帆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干了几年，同事开始说她“扎针稳”。这一句是属性。它的聚合，是几千次穿刺里手感、血管、病人的配合缠在一起。它的粒子化，是某一天她发现自己不再紧张，同事也开始把难扎的老人推给她。它的维持，是输液室每个班的那几十针。

有一年她被抽去做慢病随访，整整一年几乎没扎针。回到输液室的第一个夜班，她给一个老人扎了两次才进。她心里那句“我扎针稳”还亮着，手却告诉她：这一团在松。

她没有说“我手生了”，她说“今天这个老人血管不好”。这一句把松掉的那一块推给了客体。第 67 章讲属性在号位之间怎样搬家，这种推法是其中一种，叫客体化。这里只记住：持存与显影各走各的，属性的寿命要回到发生层去量。

◆ 十、量寿命的三个问题

既然属性有寿命，就可以量。不需要仪器，三个问题就够起头。

第一问：它最近一次供料是什么时候？腿力的供料是爬，扎针稳的供料是扎，“我会讲课”的供料是讲。很久没有供料的属性，多半在维持期的尾巴上。

第二问：它的供料只来自主体吗？鲁长庚的腿力，供料里有坡，有爬法，有清早的空气和那条熟路。只算腿，会把寿命估长；路一换，腿力会忽然“不够”。

第三问：名字和发生，哪个先到？名字先到，叫贴标签，第 55 章会看到“我笨”往往这样来。发生先到，叫后知后觉，饿了而不知就是。两者差得越远，越容易判错。

这三问后面会反复用到。第十三编第 101 章讲 AI 时代的封装加速，会问同一件事：一个属性被工具加速封装之后，它的寿命是变长了还是变短了。

◆ 放回日子里

那天凌晨，闵策吃完面，在便利贴上写了一行字：“饿了而不知，四个半小时。”他贴在显示器边上。

第二个星期，他又写了三张。一张是开会时发现自己一直在抖腿。一张是周日下午才意识到头疼了一整天。还有一张最让他发愣：儿子闵小满问他“爸你是不是很久没打球了”，他这才想起，自己以前常说“我球打得不错”。

明天你也可以做一件小事。挑一个你常挂在嘴上的“我的什么”：我能熬夜，我记性好，我脾气好。在本子上写下它最近一次真被用上的日期。如果你写不出来，这个名字可能已经比它的发生活得久了。

带走的话：在不在，看发生层；亮不亮，看意识层。属性有一生，名字常常比它活得更久。

> 本章判错句：如果能找到一种属性，长期完全断了供料，主体、客体、互动都不再参与它，它的读数却丝毫不降，本章“属性有寿命”的主张算错。
>
> 下一章从哪里进：既然属性是一团会聚会散的东西，它是怎样从一锅粥里缠成“一种属性”的？

想一想：你身上哪一个属性，名字还亮着，发生已经很久没有供料了？反过来，有没有一种能力早已长成，你却还没给它起名字？

19

第 19 章

一锅粥里怎样长出“一种属性”：属性发生与三族属性

上一章说属性有一生。本章往前追一步，看它怎样出生。本章要交给你的判断是：**属性是聚合体里某一维侧重、落在某一界的发生，它与某号位的侧重显影同时发生，两者是乘号，不是先后；按哪一维侧重，属性分成三族。**

◆ 一、一桌菜，三句话

周六晚上，鲁家吃饭。鲁长庚夹了一筷子红烧肉，说：“今天这肉炖得烂。”鲁晓帆说：“爸，你胃口一直好。”闵小满扒着饭，被外公一句“你小子该多吃点，长个子”堵了回去，嘟囔：“我又不矮。”

三句话，三个属性。“肉烂”挂在客体上，“胃口好”挂在外公身上，“不矮”挂在闵小满身上。

可是这三个属性不是一个样子的。

“肉烂”说的是一样东西的形态，你用筷子一夹就知道。“胃口好”说的是一股劲，一种倾向，不是一夹就能夹出来的，要看他一顿一顿地吃。“不矮”说的是一个人站在那里的样子，又带着一点身份的味道：十三岁的男孩，在这张桌上，被量成了“矮”还是“不矮”。

日常话把它们一律叫作“属性”。本章要问：它们是同一种东西吗？如果不是，差在哪儿？

◆ 二、属性不是先有一个格子

老的办法是先画格子。

亚里士多德列了十个范畴：实体之外，有数量、性质、关系、地点、时间等等。第 1 章已经讲过，这套格子的前提是：先有一个实体站着，属性往上挂。格子负责分类，不负责来历。

本书走的是另一条路。不先问“它属于哪一格”，先问“它是怎样发生的”。来历不同，就是种类不同。

这样一来，问题变成：一个聚合体在运行，里面三维（显露、差异序列、特征纠缠）同时在动。什么时候，其中一股会站出来，被叫作“一种属性”？

◆ 三、特征律的三个条件

第 238 号《特征律》给过一个答案的底子。那本书说，特征律断言：当主体、互动、客体这一个整体里的差异稳定性发生时，必然生成意识同一性，这就是特征。

它列了三个条件。第一，差异必须存在。第二，差异必须稳定。第三，稳定性必须通过复杂性机制生成：混沌、自组织、涌现。那本书把这三条叫作差异条件、稳定条件、机制条件。

第 238 号自己举的例子是苹果。吃一次苹果，甜，这只是一次差异。多次吃苹果，每次甜味的差异都落在一个范围里，“苹果是甜的”这个特征才形成。

拿这三条去看“胃口好”。

差异条件：鲁长庚吃饭和别人不一样，和他自己累的时候也不一样。没有差异，就没有“好”可说。

稳定条件：一顿吃得多不算。几十年饭桌上，这个差异一直在一个范围里，家里人才说他“一直胃口好”。

机制条件：这份稳定不是谁规定的。是他的消化、他每天清早爬山后的饿、晓帆做的菜、一家人一起吃饭的热闹，几股东西从一锅粥里自己组织起来，涌现成一个可以指着说的“胃口好”。

三条都满足，一个特征就出来了。可是特征还不等于属性。属性要比特征多两样东西：它侧重哪一维，它落在哪一界。

◆ 四、侧重：三维里哪一股站出来

一个聚合体里，三维一直同时在跑。哪一维都不会停。可是被说出来的那一个属性，往往是其中一维格外突出。

本书把这叫作某维侧重。

“肉烂”突出的是 S 这一维，可以理解成“现出来的形状”。肉现在是什么样子，筷子一夹就散，这是形态。

“胃口好”突出的是 E 这一维，可以理解成“土”，各种条件缠在一起的那片底子。它说的是一股持续的劲，一种禀赋，不在哪一刻的形态上，在长期的底子里。

再看第三种。闵策说他组里的一个年轻人“有想法”。这个“有想法”突出的是 D 这一维，可以理解成“路”，一步一步怎么走出来。它说的是能力和倾向：遇到一个问题，这个人会走出别人没走过的路。

侧重的意思，并非“只有”。肉烂也有它的路，也有它的土；胃口好也会现成形状。侧重的意思是：在这一次显影里，这一维被推到了前面，另两维退成背景。

◆ 五、三族：能力、禀赋、形态

按侧重的那一维，属性分成三族。

D　侧重，得到能力与倾向。创造力、自由意志、幸福感属于这一族。它们的共同点是：说的都是“能走出什么路”。D 的第一层是 D1 意义目标，里面有三律：特征律（目标的发生）、自由律（路径的发生）、幸福律（动力的发生）。能力与倾向这一族，多半就是三律运行的方式被凝成了名字。创造力怎样由三律一起跑、由特征律收口，第 40 章会主写，这里只记住它在哪一族。

E 侧重，得到禀赋。它又分两路。一路是 E2 信息三态：有人对符号敏感，有人对逻辑敏感，有人对数量和空间敏感。一路是 E3 能量三态，本书叫三股劲：毅力是内能，热心是动能，魅力是势能。内能对应真，管维持；动能对应善，管激发；势能对应美，管吸引。

S 侧重，得到形态与身份。高、硬、老师属于这一族。“高”是身子现出的样子，“硬”是石头现出的样子，“老师”是一个人在一张关系网里现出的位置。身份放在这一族，是因为它也是一种现出来的形状，只不过是在社会这片场里现出来的。

◆ 六、三族各有各的看法

三族分开，最直接的用处是：判断一个属性时，你知道该去哪里看。

看形态与身份，要看此刻。“肉烂不烂”，夹一筷子就知道。“他是不是老师”，看他此刻站在哪张关系网里。假如骆一鸣将来退休了，若干年后仍被学生叫“骆老师”，那时“老师”的形态还在，那张网已经换了。

看禀赋，要看长期。鲁长庚的“毅力”，看一天看不出来，要看他这快二十年里每个清早五点半出门，雨天也去。

看能力与倾向，要看路。闵策组里那个“有想法”的年轻人，要看他碰到卡住的问题时怎么走。一次走出来不算，几次都能走出新路，“有想法”才稳。

三种看法混用，就会出错。拿看形态的办法去看能力，一场考试定一个人“不是学数学的料”，就是这种错。拿看禀赋的办法去看形态，说一个孩子“天生就矮”，把此刻的形状当成了长期的底子。闵小满被老师说“不是学数

学的料”，第十编第 69 章会细拆。这里先记下：那句话把一种路（D 侧重）当成了一个此刻就能读出的形态（S 侧重）。

◆ 七、幸福感为什么算能力

把幸福感放进 D 侧重这一族，很多人会皱眉：幸福感不是一种心情吗?

日常话里，幸福是一阵一阵的感受。今天顺，就幸福；明天堵，就不幸福。按这个说法，它像天气，不像能力。

你看身边的人，会发现有人更“会”幸福。同样一件堵心的事，有的人憋了三天，有的人憋了半天就松开了，还从里面捡出一点劲来。差别不在事，在那一股张力怎样被接住、怎样转换、怎样释放。

这正是幸福律说的那条路：张力积累，转换，释放。本书把幸福律定为动力的发生。一个人“幸福感强”，说的不是他碰上的好事多，是他这条转换的路走得通。路走得通，就是能力。

自由意志也是这样。它更像一种本事：在约束里裁出原本不存在的新路，这是自由律。创造力则是三律一起跑的所得，第 40 章细讲。

三个名字摆在一起，你会看见这一族的共同点：**能力与倾向这一族，说的都是一条路走不走得通，不是一样东西有没有**。

◆ 八、三股劲落在一家人身上

E 侧重那一族，说三股劲最好落到人身上看。

鲁长庚的劲是内能，本书叫毅力。它的样子是维持：每天同一个钟点出门，同一条山路，这些年不大变。内能对应真。真在这里的意思不玄，就是“它一直是它”。

鲁晓帆的劲偏动能，本书叫热心。夜班里谁的点滴快完了，她会比呼叫铃先到。她的劲在激发，在推着事往前走。动能对应善。

闵小满身上有一点势能，本书叫魅力。他不爱说话，班上男生却下课总往他桌边凑，因为他画的漫画好看。势能对应美，管吸引。

你注意，这三股劲本书都没有说成“天生”。鲁长庚的毅力，是一辈子当钳工、守着钳台的日子缠出来的。晓帆的热心，是十几年夜班缠出来的。小满的魅力，是他画了几百页草稿、同学一页页传着看缠出来的。禀赋这个词容易让人想到“天给的”，本书用它，只取“长期底子”这一层意思。

◆ 九、本书的说法

把本章的说法写准。

属性发生：聚合体中某维侧重、落在某界的发生，与某号位侧重显影同时发生、互为条件（两种纠缠，一个乘号）。总式见第 15 章；本章填的是中间那个因子：某维侧重发生。

三族属性：D 侧重→能力与倾向（创造力、自由意志、幸福感）；E 侧重→禀赋（E2 信息三态、E3 真善美三股劲：毅力＝内能，热心＝动能，魅力＝势能）；S 侧重→形态与身份（高、硬、老师）。

总式里有三个因子。本章只细讲中间那一个：“某维侧重发生”。承载者由号位决定，第 21 章讲；界是第三条轴，下一章讲。三个因子要乘在一起，少一个，属性就说不全。

现在用“我的腿力强大”从头走一遍。

承载者：这句话里有“我”。它是三号位（主体意识）侧重显影出来的。同一双腿，体检医生看它，是一号位显影出来的客体：“这双腿肌肉量多少”。

维：腿力是哪一族？表面看像形态，腿粗了，肌肉硬了。可是鲁长庚说“我的腿力强大”，说的不是腿粗，是爬坡时那股撑得住的劲，是同一道坡反复爬都撑得住。这是 E 侧重，落在 E3 上，内能与动能：撑得住是内能，是维持；把身子推上去是动能，是激发。它的“强大”是练出来的：他会走之字形，会分配力气，这是 D 的路。路管的是“强大”这个读数怎样练出来，不改它的族别。

所以腿力的族别是：**腿力属于“有力”那一族，是禀赋，E3 侧重，落在现实界；它的“强大”读数靠 D 的训练路练出来。** 第 15 章表里那一格，到此讲完。

界：腿力落在现实界。它在山路上、在台阶上、在肌肉与骨头里兑现。下一章会看到，同样叫“有力”，落在理念界和自我界，是三样不同的东西。

三个因子乘起来，写成一行：

“我的腿力强大”＝三号位侧重显影（鲁长庚这个“我”）× E3 侧重发生（撑得住、推得上的劲，靠路练出来）× 现实界侧重的土（坡、腿、爬法）。

括号里的话展开说：号位是三号位，挂着鲁长庚这个“我”；属性是撑得住、推得上的劲，这股劲是靠会走的路练出来的；界是山路上缠在一起的坡、腿和爬法。

这一行看着长，用处却简单：三项里任何一项换掉，说的就不是同一个属性了。把“我”换成体检医生，是一条客体属性；把劲换成路，是“会爬”而不是“撑得住”；把山路换成跑步机，坡和爬法都变了样。

再用特征律三条件验一遍。差异存在：他和同龄人不一样，和刚开始爬山那年的自己也不一样。差异稳定：每天爬，每天都撑得住。机制条件：这份稳定不是练腿练出来的单方结果，是腿、坡、爬法从吃力的一锅粥里自组织起来，涌现成“撑得住”。

◆ 十、哪一族最容易被先在化；三族不是三块地

三族被先在化的难易不一样。

形态与身份最不容易被先在化，也最容易被先在化。说它不容易，是因为形态看得见变化：肉炖了才烂，孩子会长高。说它容易，是因为身份一旦挂上，会被当成天生的位置。“他是领导的料”，就是把一个关系网里的位置记成了一个人的形态。

禀赋最常被先在化。“天生毅力好”“天生有魅力”，这些话随处可见。因为禀赋看的是长期，长期的东西，人记不起它的聚合期，上一章说过：维持期被当成了全部。

能力与倾向被先在化，代价最大。“有创造力的人”“没天赋的孩子”，一旦这样说，路就被说成了库存。路本来是走出来的，说成库存，就只剩“有”和“没有”两种。第 21 章会立一句话：所得在土壤里结算，属性在号位里结算；第 40 章把它用到创造力上。这里先埋一句：能力这一族，最需要回到发生去看。

最后一个提醒：三族是侧重的分法，不是领地的分法。

同一个属性，在不同的时刻可以换侧重。闵小满做数学题，“会做”刚出现时，是一条路（D　　侧重）：他想了很久，换了三种办法，第三种通了。做多了，“会做”变成一种熟练，一股不用想就出来的劲（E 侧重）。再往后，班上同学都知道“闵小满这类题会”，它成了他身上的一个标签（S　侧重，带一点身份味）。

一个属性从 D 侧重走到 E 侧重、再走到 S 侧重，这条线本身就是一种发生。

> **属性的族别，是它此刻被哪一维推到前面，不是它永远住在哪一格里。**

◆ 放回日子里

那顿饭后，闵小满在房间里写作业，鲁晓帆进来送水果。他没抬头，说：“妈，我是不是真的不是学数学的料？”

晓帆没有马上答。她想起护士培训时学的一句话：先问在哪里疼，再问怎么疼。她坐下来，问：“你说的‘不是那块料’，是说你做不出题，还是说你做题时找不到路，还是说你一碰数学就没劲？”

闵小满想了想：“是找不到路。”

晓帆说：“那就是路的事，不是料的事。路可以一条一条找。”

明天你也可以这样做：挑一句别人加在你身上的属性评价，问它是哪一族。是说你此刻的样子，是说你长期的劲，还是说你能不能走出路。族别分清了，改法就不一样。

带走的话 ：**属性有三族：形态看此刻，禀赋看长期，能力看路；看错了族，就改错了地方。**

> 本章判错句：如果大量属性无法归入任何一维侧重，或者同一属性在任何情境下的侧重都完全固定、从不迁移，本章的三族分法算错。
>
> 下一章从哪里进：同一族的属性，落在不同的界，为什么会是三样东西？

想一想 ：别人最常说你“很怎样”的那一句，是形态、禀赋，还是能力？你自己平时是按哪一族去对待它的？

20

第 20 章

同样叫“有力”，为什么是三样东西：界

上一章按“哪一维侧重”把属性分成三族。本章加上第三条轴。本章要交给你的判断是：**界是独立的一条轴，不是属性的一种；同一族的属性落在不同的界，是三样不同的东西，练法也不同。**

◆ 一、三个“有力”

鲁长庚的手有力。他当了一辈子钳工，拧一个锈死的螺丝，别人用扳手加套管，他一只手就松开了。

鲁晓帆的话有力。科里有个病人家属闹，几个年轻护士劝不住，她过去说了三句，对方就坐下了。

闵策的一份方案有力。韦东山看完，说：“这个论证站得住，我没找到漏洞。”

三个“有力”，都像是 E 侧重，一股劲。可是你把它们换个位置试试。让鲁长庚去劝那个家属，让晓帆去拧那个螺丝，让闵策去拧也去劝，多半都不行。

问题不在劲大不大，在劲落在哪里。鲁长庚的劲落在铁和手上，晓帆的劲落在人和人之间、落在她自己稳得住的那份心上，闵策的劲落在一串推理上。

这个“落在哪里”，本书叫界。

◆ 二、三界：理念、现实、自我

E 有三层，第一层叫 E1，就是三界：理念界、现实界、自我界。（分族只用 E2、E3；E1 在这里作定位轴，不分族。）

理念界，是概念、推理、符号、数学住的地方。一个定理成不成立，一份方案的论证站不站得住，在这里结算。

现实界，是石头、肌肉、山路、螺丝住的地方。一道坡陡不陡，一只手有没有力，在这里结算。

自我界，是记忆、内感、“我”的连续性住的地方。一个人稳不稳得住，一段回忆沉不沉，在这里结算。

这里先立一个说法：名是指针。一个名指向一团特征纠缠聚合体，三界通用。“树”指现实界的一团，“素数”指理念界的一团，“我”指自我界的一团。名字本身不住在哪一界，它是一根指针，指过去而已。

所以“有力”这个名字，可以指到三界里任何一界去。它指到哪一界，说的就是哪一界里的那一团。

◆ 三、界为什么不是属性的一种

一个容易滑过去的问题：界和上一章的三族是什么关系？会不会“理念界的属性”也是一族？

本书的回答是：不是。界是另一条轴，和族交叉，不和族并列。

道理在于，三族的分法问的是“哪一维被推到前面”，界的分法问的是“在哪一片土里兑现”。这是两个问题。一个能力（D　侧重），可以落在理念界，也可以落在现实界、自我界。一股禀赋（E 侧重），也可以落在三界任一界。一个形态（S　　侧重）也一样：“高”可以是个子高（现实界），可以是立意高（理念界），也可以是心气高（自我界）。

两条轴交叉，就出来九个格。三族乘三界。再乘上承载者的三个号位，就是二十七格，也就是第 15 章总式的三个因子各取三个值、乘出来的全部格子（书末附录 D 有一张总表）。

本章只盯住界这一条轴。你要记住它是独立的：**把界当成属性的一种，会让人以为“思考能力”和“动手能力”是两种能力；其实它们常常是同一族能力，落在了两个界。**

◆ 四、创造力的三个界

先给一个例子：思考的创造力（理念界）、动手的创造力（现实界）、做自己的创造力（自我界）。

闵策在理念界有创造力。一个需求谁都说做不了，他换一种拆法，把它拆成三个能做的小需求。他的新路走在概念和结构里。

鲁长庚在现实界有创造力。车间里一个零件老是装不准，他用一块废铁磨了个小夹具，问题没了。他的新路走在铁和手上。

鲁晓帆在自我界有创造力。有一年社区连着缺人，她一个月排了十来个夜班，有一阵觉得自己要垮了。后来她给自己定了个规矩：每个夜班交接完，在走廊尽头站五分钟，什么也不想。

她没有改变外面的任何事。班还是那么多，人还是那么缺。她在自己身上裁出了一条原本没有的路。

三个人都有创造力。三种创造力都是 D 侧重：三律一起跑，由特征律收口。不同的只是落在哪一界。

日常的话常把第一种叫“有创造力”，把第二种叫“手巧”，把第三种叫“想得开”。三个名字，让人以为是三样东西。本书把它们放回同一族、三个界：族相同，土不同。

◆ 五、界决定在哪里供料

界最实在的用处，是告诉你一个属性靠什么活。

第 18 章说属性有寿命，要靠供料。供料从哪里来，由界决定。

现实界的属性，供料在身体和东西上。鲁长庚的手劲，靠的是天天摸铁。他退休后不摸了，手劲就在松，只是爬山把腿劲撑起来了。

理念界的属性，供料在推理和符号上。闵策的论证能力，靠的是一份份方案。他有半年忙着带人、开会，没写一份完整方案，再动笔时发现“脑子钝了”。

自我界的属性，供料在内感与记忆的连续上。晓帆那份“稳得住”，靠的是每个夜班后那五分钟，也靠一次次稳住之后留下的记忆：“上回也是这样，我过去了。”

供料走错了界，属性就养不起来。想练孩子的数学思维（理念界），只让他抄题（现实界的手在动，理念界的推理没动），练不出来。想让一个人“自信”（自我界），只给他夸奖（理念界的评价），也常常落不了地。

◆ 六、一个属性可以跨界

界是侧重，不是隔墙。一个属性常常主落一界，旁边牵着另两界。

鲁长庚的“腿力强大”，主落现实界：坡、腿、爬法。它也牵着自我界：他每次爬到半山腰停下回头看，心里那句“我这腿还行”，就是自我界里一次小小的结算。它还轻轻牵着理念界：他知道“走之字形省力”，这是一条道理。

跨界不是坏事。很多属性之所以稳，正是因为三界都在供料。一个只在现实界供料的腿力，一受伤就塌；一个三界都有供料的腿力，伤了，“我还能爬”的那份自我界的劲还在，“之字形省力”的道理还在，恢复起来快〔待验〕。

反过来，一个属性主落的界被误认，会出麻烦。“这孩子数学不好”常被当成理念界的事：推理不行。闵小满的卡点有时在自我界：一看到函数题，心里先

冒出那句“我不是学数学的料”，推理还没开始就收工了。这时候讲十遍思路，供料打在理念界，卡点在自我界，打不着。

◆ 七、界会迁移

一个属性主落哪一界，也不是一辈子定死的。

鲁长庚当钳工那些年，“手上有准头”主落现实界。锉一个平面，他眼睛一瞄、手一摸就知道差多少，说不出道理，手知道。

退休后，小区里的年轻人修自行车、装柜子，常来找他。人家问：“鲁师傅，为什么要这样锉？”他得开口讲。一开始讲不清，只会说“你手上感觉一下”。讲多了，他慢慢讲出了几条：先粗后细，先定基准面，力往前推不往下压。

这几条，是他的准头从现实界往理念界走了一步。手上的东西，被说成了道理。

再往后，有人夸他“鲁师傅是老师傅”，他听了不再只是笑笑，心里也认：我这一辈子的手艺，是有东西的。这一步，准头又在自我界落了一脚。

迁移不是搬家。现实界的准头还在，只是多了两处供料。一份本事从手上走到嘴上、再走到“我”里，三界都有了供料，它也就更稳。

◆ 八、“我”也住在一界里

讲到自我界，常有人问：自我界是不是就是“我”？

不完全是。自我界是一片土，“我”是一个名。按名是指针那一条，“我”这根指针指向自我界里的一团：内感、记忆、时间上的连续。那一团在发生层持存，第 18 章说过，饿了而不知时它照样在。

所以要分开两件事。一件是自我界里的一团在运行，这是发生层的事。另一件是这一团被三号位照亮，亮成“我”，这是意识层的事。

鲁长庚爬到心流的时候，自我界那一团在运行：他的节奏、他对这条路的记忆、他五点半起床的那份连续，都在。“我”却不亮，亮的是“正在爬”。等他停下回头，“我这腿还行”冒出来，三号位才接手。

这样分开，有一个好处：你不会把“自我界的属性”和“主体属性”当成一回事。一个客体也可以落在自我界：一段沉重的记忆、一张老照片带出的那股翻涌，是自我界里被一号位照成“那儿有”的东西。一个主体属性也可以主落现实界：“我的腿力强大”就是。界和号位，是两条不同的轴。

第 21 章会把号位这条轴讲透。这里先把界和号位分清，免得后面混。

◆ 九、本书的说法

把本章的说法写准。

界：独立的第三条轴，不是属性的一种。思考的创造力（理念界）、动手的创造力（现实界）、做自己的创造力（自我界）。

属性发生：聚合体中某维侧重、落在某界的发生。总式见第 15 章；本章填的是第三个因子：E1 某界侧重的特征纠缠。

名是指针：一个名指向一团特征纠缠聚合体；三界通用（“树”指现实界聚合体，“素数”指理念界聚合体，“我”指自我界聚合体）。

用一个完整的例子从头走到尾：闵小满的“我会画漫画”。

承载者：三号位侧重显影。他说的是“我会”，主体在场。同学说“小满的漫画好看”，那是一号位侧重显影，说的是一个客体：漫画本身。

维：主侧重在　D。他会构一个格子里的动作，会把一个笑话拆成四格。这是路。他也有 E 侧重的那一面：同学被吸引，是势能。

界：这一项最有意思。画漫画的手在现实界：笔、纸、线条。分镜的道理在理念界：先远景后特写，笑点放最后一格。可是他最在乎的，是自我界：画漫画是他在学校里唯一觉得“这是我”的时刻。

三界都在供料，所以这个属性稳。这也解释了一件事：骆一鸣老师有一次没收了他的漫画本，他难受了一个多星期。没收的是现实界的一个本子，伤到的是自我界的那一团。

把三项写成一行：

“我会画漫画”＝三号位侧重显影（小满）× D 主 E 次的侧重发生（路加劲）× 三界都有供料、自我界最重。

◆ 十、界与先在化

最后看界怎样被先在化。

先在化，是把一场发生记成一个先在的属性或实体。落在界上，它有一种特别的样子：把一个属性主落的那一界，当成它唯一的家。

“他是个理科脑子”，把一个人的能力全记进理念界，好像他天生就住那儿。“她是个实干的人”，把能力全记进现实界。“他心理素质好”，把一切记进自我界。

每一句都说中了一点：那个人在那一界供料最多，所以那一界最亮。可是每一句又都裁掉了另两界的供料。裁掉之后，人就只朝一界去养，另两界慢慢荒了。

第二编第 13 章讲中医时，已经遇到过“体质”这个词。体质常被当成现实界的一样东西：身体底子。其实一个人的体质里，有睡眠（现实界），有作息的道理（理念界），也有对自己身体的那份感觉（自我界）。只在一界里看体质，看不全。

◆ 十一、三界各有各的尺子；界问三句

界还有一个用处，和导言那条标准化预言有关。

导言写死过一条预言：属性显得不变的地方，正是另两种属性被标准化固定住的地方。三界里，标准化的程度差得很远。

现实界的尺子最硬。秤、尺、握力计，把主体换成仪器，把互动换成标准程序。所以现实界的属性最像“本来就在那里”：石头的硬度，好像谁量都一样。

理念界的尺子次之。一道证明对不对，有公认的规则可查。可是“这个论证有力”，换一个读者，读数就动。

自我界几乎没有公共的尺子。“我稳得住”，只有她自己知道那五分钟值多少。

这三把尺子的软硬，正好对上三界属性被感觉成“先在”的程度。尺子越硬，先在感越强〔待验〕。第 52 章会把它立成可以检验的推论。这里只请你记住：在哪一界看见“不变”，先去看那一界的尺子有多硬。

把本章收成三句可以随身带的问话。

听到一个属性，先问：它主落在哪一界？

再问：它的供料来自哪一界？和它主落的界是不是一个？

最后问：要改它，打算在哪一界下手？打的地方，和卡的地方，是不是一个？

这三问和上一章的“族”合在一起，一个属性就有了两个坐标：什么族，什么界。下一章加上第三个坐标：它被哪一个号位照亮，怎样挂上“它的”“我的”。

◆ 放回日子里

那个星期五，骆一鸣老师在家长群里说，下周要讲函数，请家长督促孩子多做题。

晓帆把这句话给闵策看。闵策想了想，说：“多做题是现实界的供料。小满卡在函数，卡的是哪一界？”

两个人去问小满。小满说：“一看到 y 等于什么什么 x，我就觉得完了。”

那就是自我界。晓帆没有让他多做题。她让他把一道函数题画成四格漫画：第一格，x 走进一台机器；第二格，机器咔嚓一下；第三格，y 出来了；第四格，x 换了，y 也跟着换。小满画完，笑了：“就这？”

明天你也可以做一件事：挑一个你想练的本事，问它卡在哪一界，再问你一直在哪一界供料。两个答案不一样，就换一界下手。

带走的话 ：**族说它是什么劲，界说它落在哪片土。卡在哪一界，就在哪一界下手。**

> 本章判错句：如果同一族属性在三界之间可以无损互换、练一界就等量长三界，界作为独立一轴就是多余的，本章算错。
>
> 下一章从哪里进：一个属性有了族、有了界，它还要被一个号位照亮，挂上“它的”或“我的”，这一步怎样发生？

想一想 ：你最得意的那个本事，主落在哪一界？你有没有一个本事，一直在错的界里供料？

21

第 21 章

“我的”是怎样挂上去的：显影、成位、回写

前三章都在发生层。本章上到意识层。本章要交给你的判断是：**一个属性被意识到，要走三步：显影、成位、回写；回写有两次，一次进土，一次进号位，“它的”“我的”是第二次回写的落点。**

◆ 一、半山腰那一句

鲁长庚爬岳麓山，有一段坡最陡。

他爬那段坡的时候，不想事。眼睛看着前面两三级台阶，脚下走之字形，呼吸跟着步子。那几分钟，没有“我”，也没有“腿”，只有“正在爬”。

爬上去，他在一块石头边停下，扶着膝盖喘两口，回头看那段坡。这时候，一句话冒出来：“我这腿还行。”

就这么一句。可是这一句里有很多东西。坡被看见了，是“那段坡”。爬被看见了，是“刚才那一趟”。腿被看见了，而且被挂上了“我”：不是“这双腿”，是“我这腿”。

爬的时候，腿力在发力，在发生层持存。那一刻腿力没有被意识到。停下回头的那一刻，腿力才亮起来，亮成“我的”。

本章要把这一亮拆开看。

◆ 二、意识不是一盏常亮的灯

日常的想法是：人醒着，意识就开着，像一盏常亮的灯，照到什么算什么。

第 194 号《意识的奥秘》换了一个看法。它说，意识不是显影本身，而是显影的成位：落进一号位是“那儿有”，落进二号位是“正在”，落进三号位才是“我”。

这句话分了两步。第一步是显影：某一团东西亮起来。第二步是成位：亮起来的东西落进一个号位，被照成某种样子。

号位这个词，第 15 章起已经用过多次。这里再说一遍大白话：它是照亮的三种方式。第一种照出“那儿有”，说的是一样东西；第二种照出“正在”，说的是一个过程；第三种照出“我”，说的是一个主体。

两步分开，有一个直接的后果：显影了，不一定成位。第 194 号举的例子是冥想。冥想里那种无物无我却异常清明的状态，那本书说，不是最小的意识，而是未成位的显影，是意识的底。

你可以这样想：灯亮了，可是光没有落到任何一样东西上。亮是亮的，只是没有“那儿有”，没有“正在”，也没有“我”。

◆ 三、成位：落进哪一个号位

成位决定一个属性被挂到哪里。

同一个“硬”，落进一号位（照出“那儿有”），是“石头很硬”：那儿有一块硬的东西，不要主语。第 15 章说过，这个号位本身无我，“下雨了”“石头硬”不需要“我”出场。

同一场爬，落进二号位（照出“正在”），是“爬得很轻松”：正在发生的一个过程，轻松是它的样子。心流时这个号位最亮，“我”退场。

同一份腿力，落进三号位（照出“我”），是“我的腿力强大”：一个主体，带着一份禀赋。这是唯一带意向性的号位，“我”在这里指向自己。

本书把这三种照法叫作三种实体意识，定义见本章第八节。这里的“侧重”要读准：三个号位都在，只是一个被推到前面。第 194 号对号位退出有一个新读法，大意是：号位退出，就是不再被侧重。

鲁长庚在陡坡上，“正在”那一位被推到前面，亮的是“正在爬”。停下回头，“我”那一位接手，亮的是“我这腿”。第 194 号说，心流最亮的时候过程极鲜明而“我”退场，受阻时三号位立刻接手。这一次不是受阻，是停下。停下也是一种断：过程断了，“我”就上来了。

◆ 四、回写：亮过之后留下什么

显影、成位之后，还有第三步：回写。

回写这个词，第八编讲三原理时还要正式立：两种属性相撞，推动第三种改变，改变再回写。这里先用它的意思：一场发生走完，所得写回去，改了下一次。回写是最容易被漏掉的一步，在意识层也一样。

鲁长庚那一句“我这腿还行”，说完就完了吗？没有。

第二天清早，他走到那段坡底下，心里不慌。前一天那一句，在今天的他身上留下了东西。坡在他眼里没那么陡了。他敢一口气走到半山腰，中间不歇。

前一天的显影，回写进了今天的发生。

这就是意识层与发生层接上的地方。第 18 章说持存在发生层；本章说，意识层的每一次亮，都会往下写回一点东西。两层不是各走各的，是一上一下来回走。

◆ 五、两次回写：一次进土，一次进号位

回写往两个地方去。本书把它分成两次。

第一次，所得回写进土壤。土，就是 E，特征纠缠，各种条件缠在一起的那片底子。鲁长庚爬过那段坡，腿上的肌肉、脚下的节奏、对那条路的熟悉，都往土

里多缠了一点。这一次回写不需要“我”，也不需要被意识到。他心流着爬的那几分钟，这一次回写照样在发生。

第二次，所得回写进号位。这一次留下的是一个挂钩：“它的”“我的”。鲁长庚停下说“我这腿还行”，就是腿力被写进了“我”那一位，挂上了“我的”。同一个下午，他对小区里的人说“那段坡不陡”，就是坡的某种样子被写进了“那儿有”那一位，挂上了“它的”。

两次回写，去处不同，快慢不同，看得见的程度也不同。

进土的回写，慢，看不见，可是实在。进号位的回写，快，一句话就完成，可是它会反过来影响下一次怎样进土。

这一点后面几章都要用：**所得在土壤里结算，属性在号位里结算。** 一个人有没有那份本事，看土；他觉得自己有没有，看号位。两者常常对不齐。

◆ 六、“我的”是回写的落点

第 194 号有一句要点：“我的”是回写的落点。那本书还说，“我”是最后到的，它不是等在那里的观众，而是最后显影出来、又把这一夜回写进去的那个落点。

本书把这句话接到属性上：一个属性挂上“我的”，不是因为它本来就是我的，是因为一次发生被回写进了“我”那一位。

这个看法和日常想法正好倒过来。日常想法是：我先有腿力，然后我说“我的腿力”。本书的看法是：腿、坡、爬在发生层缠出一团，这一团里那股劲亮起来的同一下，“我”那一位也亮了，两边一起亮；再回写，“我的腿力”这个挂钩才挂上。

挂钩挂上之后，它会被当成本来就有的。这就是先在化在意识层的样子：把一次回写，记成一个先在的所有权。

第 15 章说过，婴儿先有客体、再有互动、最后才有“我”。“我”那一位最后亮。放到属性上，就是：“我的”总是最后挂上的那个字。

◆ 七、三步可以停在任何一步

显影、成位、回写，是三步，不是一步。三步之间都可以停。

停在显影之前，是不显。闵策写方案那四个半小时里的饿，就停在这里：发生层在走，没有亮。

停在显影之后、成位之前，是第 194 号说的冥想：亮着，却不落在“那儿有”“正在”“我”任何一位上。

停在成位之后、挂钩之前，也常见。鲁长庚爬到一半，眼前那段坡亮着，“正在爬”亮着，可是他没给它们挂任何钩，爬完就忘了。这一趟只回写进了土，没有回写进号位。

这三种停法，在日常里都被叫作“没注意”。分开来看，它们差得很远。第一种，连亮都没有。第二种，亮了而无处落。第三种，落了而没挂钩。

> **一个属性要挂上“我的”，三步得一步不落地走完；任何一步停下，它都还只在土里。**

◆ 八、本书的说法

把本章的说法写准。

实体意识：其中一个号位侧重显影。主体意识＝三号位侧重显影；客体意识＝一号位侧重显影；互动意识＝二号位侧重显影。

属性意识：属性发生被号位显影并回写挂上“它的”“我的”的那一刻。“我的”是回写的落点（第 194 号也这样说）。

两次回写：所得回写进土壤（E）；所得回写进号位（“它的”“我的”）。

用一个完整的例子从头走到尾：闵策组里的“这次评审很顺”。

那天下午的方案评审，闵策讲了大半个钟头，韦东山只提了两个小问题。散会时，组里一个年轻人说：“这次评审好顺。”

显影：会开到一半，闵策忽然察觉到屋里的气氛。没人看手机，提问都往一个方向走。这一团东西亮了。

成位：它落进“正在”那一位，被照成“正在顺”。那半个多钟头里，闵策没想过“我讲得好”，他在讲，事在推，“我”退场。

第一次回写，进土：组里八个人对这套方案的理解多缠了一层；闵策和韦东山之间的默契也多缠了一层。下次再评审，大家起步就不一样。这一次回写，没有人说出来。

第二次回写，进号位：散会时那一句“这次评审好顺”，把这场互动写进了号位，挂上了“它的”：顺是这次评审的。到了晚上，闵策躺在床上，又冒出一句“我今天讲得不错”。这一句，是同一场发生被另写进了“我”那一位，挂上了“我的”。

同一场发生，挂了两个钩。一个说顺是评审的，一个说好是我的。第七编第 42 章会说，这两个钩都只说对了一部分：顺是主体、客体、互动三种属性一起发生的，哪一个钩都不独占它。

◆ 九、挂钩挂错的三种样子

回写进号位，是挂钩。挂钩会挂错。

第一种，把互动挂到主体上。闵策和韦东山有一次谈崩了，回家说“他这个人听不进话”。一场二十来分钟的互动，被挂到了对方一个人身上，成了“他的”。第五编第 34 章专讲这种挂错。

第二种，把土里的所得挂到“我”上，挂得太快。闵小满用 AI 写了一篇周记，语文老师给了个“优”，他心里冒出一句“我作文还行”。土里其实没缠上多少东西，号位却已经挂了钩。第十编第 72 章会讲这种情形。

第三种，土里已经缠上了，号位迟迟不挂。鲁晓帆的“扎针稳”，同事刚开始说的那几年，她自己一直不认，总说“运气好”。所得在土里，“我的”没有挂上。这种迟挂，看起来是谦虚，长期下去，会让她在难扎的病人面前先慌〔待验〕。

三种挂错有一个共同点：进土的回写和进号位的回写对不齐。**看一个属性，先分两本账：土里缠上了多少，号位里挂了什么钩。**

◆ 十、挂钩会改下一次怎样亮

进号位的那一次回写，不只是留一个名字。它会改下一次的显影和成位。

闵小满的例子最清楚。骆一鸣老师有一次当着全班对他说：“你啊，不是学数学的料。”这句话不是小满自己说的，可是它被写进了他的号位，挂成了“我的”：我不是那块料。

从那以后，一道函数题摆在他面前，最先亮起来的不是题，也不是“正在想”，是“我”：我又要不会了。“我”那一位抢先亮，“正在”那一位就亮不起来。他没进到解题的过程里去，就已经收工了。

这是回写往回咬的一口。前一次挂上的钩，决定了下一次先亮哪一位。先亮哪一位，又决定了土里这一次能缠上什么。小满那一晚没有真去解题，土里自然缠不上新东西；第二天，“我不是那块料”又多了一条证据。

鲁长庚那边是反过来的。“我这腿还行”挂上之后，第二天他到了坡底，“我”不抢着亮，他直接进了“正在爬”。土里又缠上一层。

两个人走的是同一个机关，只是回写方向相反。第八编第 55 章讲原理三时，会把这种分叉立成命题：同一场矛盾，可以回写出新能力，也可以回写出一个标签。

◆ 十一、别人也能替你挂钩；这一步为什么最容易漏

小满的例子还露出一件事：进号位的回写，不一定是自己做的。

老师的一句评语，父母的一句“你像你爸”，体检单上的一个箭头，都可以替一个人挂上钩。挂钩的人说完就走了，钩留在被挂的人身上。

这不是说别人的话都有害。晓帆那句“扎针稳”，也是同事替她挂的，挂了几年她才认。好的挂钩能让土里的所得被看见、被调用。

要紧的是分清：替你挂钩的那句话，背后土里有没有东西。土里有，挂钩只是迟到的承认。土里没有，挂钩就是一张先开的单子，人会照着单子去活。

第十编第 73 章讲精准画像时，会碰到这件事的放大版：一套系统，天天替孩子挂钩。

回写最容易被漏掉。为什么？

因为回写发生在亮过之后。人的注意力跟着亮走，亮完就转向下一件事。鲁长庚说完“我这腿还行”，转身下山，不会停下来想：这一句今天会往我身上写什么？

还因为进土的那一次回写，根本不亮。它在发生层，不在意识层。你感觉不到肌肉里多缠了一点，只会在第二天、第二个月发现“好像轻松了”。

所以本书在方法卷（第八编）里，会把“追踪回写”单列成三角卡的第④栏：看什么读数，多久看一次，怎样算失败。不单列，它就会被漏掉。

◆ 放回日子里

那天晚上，闵策把“我今天讲得不错”这一句又想了一遍。他想起本章的两本账，拿出手机记了两行。

土里：组里谁对方案多懂了一层？他写下两个名字。

号位里：我挂了什么钩？他写下“我讲得好”，又在后面补了一句：“其实是韦东山那两个问题问得准，大家刚好都在。”

明天你也可以做一件事：今天谁夸了你一句，或者你夸了自己一句，记两行。一行写土里缠上了什么，一行写号位里挂了什么钩。两行对不齐的地方，就是下一步要看的地方。

带走的话：**亮一下，落一个位，写回两处：一处进土，一处挂“我的”。两本账常常对不齐。**

> 本章判错句：如果能找到属性意识出现在显影之前，或者大量属性挂上“我的”之后，对下一次发生没有任何可追踪的回写影响，本章的三步与两次回写算错。
>
> 下一章从哪里进：同一团东西，为什么有时显成“我”、有时显成物？一个状态又怎样一步步变成一个属性？

想一想：最近一次你说自己“很怎样”，那一句是先有土里的所得，还是先挂了钩？有没有一样本事，土里早有了，你一直没挂上“我的”？

22

第 22 章

从“饿了”到“我胃口好”：构成、侧重与阶梯

第三编的最后一章，把前七章收成一道阶梯。本章要交给你的判断是：**状态是一次显影，属性是反复显影、由特征律收口、经封装稳定下来的东西；状态与属性的分界，就在这道阶梯上。**

◆ 一、一顿饭前的三句话

鲁长庚家的晚饭一般六点开。

有一天，晓帆下班晚，饭拖到七点半。鲁长庚坐在阳台上修一个收音机，拆了装，装了拆，一下午没起身。六点、六点半、七点，饭点一个个过去，他没觉得饿。

七点二十，最后一颗螺丝拧上，收音机响了。他放下螺丝刀，站起来，肚子里咕噜一声。他朝厨房喊：“晓帆，我饿了。”

晓帆端菜出来，笑他：“爸，你胃口一直好，今天怎么还能忘了吃？”

这一个晚上，有三句话，或者说，有三个台阶。修收音机的那一下午：饿了而不知。螺丝拧上之后：我饿了。晓帆嘴里那句：你胃口一直好。

第一级没有话。第二级是一句关于此刻的话。第三级是一句关于一个人的话。

本章要把这三级一级一级走一遍，看清楚一个属性是怎样从一锅粥里爬上来的。

◆ 二、先收一笔旧账：构成与侧重

走阶梯之前，要先把第 16 章立下的一条口径拿出来：构成决定倾向，侧重决定显成什么。

构成，是一个聚合体里各种特征的比重；侧重，是这一刻哪一个号位被推到前面。第 16 章用的例子是鲁晓帆压麻的那只手：构成没变，侧重变了，压麻时显成“那儿有一只手”，血流回来显成“我的手”。

阶梯要用到这条口径的两半。前一半，构成决定倾向：一个人身上的饿，倾向于被显成“我饿了”，因为饿这一团的构成里，自我界的内感很重。后一半，侧重决定显成什么：同一团饿，在修收音机时，侧重落在“正在修”上，饿不显；螺丝一拧上，侧重转到“我”上，饿才显成“我饿了”。

所以阶梯的第一步怎么迈，由侧重决定，不由饿有多重决定。

◆ 三、第一级：不显

修收音机的那一下午，鲁长庚的身体一直在饿。血糖往下走，胃在空转。这些都在发生层，一笔没少。

第 18 章说，持存在发生层，不在意识层。饿了而不知时，主体在，主体意识不在。

为什么不显？第 194 号写心流的那句话可以直接拿来：过程极鲜明而“我”退场。那一下午，“正在”那一位被推到最前面，拆、焊、装，一步接一步。“我”让开了。饿这一团找不到一个号位接住它。

这一级有两点要记住。

一是不显不等于没有。饿在攒，而且攒得越久，显出来时越急。鲁长庚站起来那一下“咕噜”一声，正是攒了一下午的结果。

二是不显这一级里，回写已经在走。第 21 章说，所得回写进土壤的那一次，不需要“我”，也不需要被意识到。那一下午，他手上的准头又缠深了一层，胃也在按它的节律走。土里的账，一直在记。

◆ 四、第二级：状态显影

螺丝拧上，过程断了，侧重转到“我”上。饿被接住，显成“我饿了”。

这是第二级：状态显影。

状态显影里，又可以分两小步。先是“饿了”：一阵空，一阵慌，还没有主语，像“下雨了”。紧接着是“我饿了”：主语上来，饿被挂到“我”上。鲁长庚喊那一声，两小步几乎同时走完。

状态有三个特点。

它是此刻的。“我饿了”只管这一顿饭前。吃完了，它就不算数了。

它是一次显影。它被照亮过一次，落了一个位，说了一句话。

它挂了钩，可是钩是活的。“我饿了”里的“我的”，第 21 章说是第二次回写的落点。这个钩挂上，饭一吃，钩就摘了。没有人会因为一句“我饿了”，就觉得自己从此是一个“饿的人”。

◆ 五、第三级：属性

晓帆那一句“你胃口一直好”，是第三级。

它和“我饿了”差在哪儿？

差在时间：一个说此刻，一个说“一直”。差在主语：一个说一顿饭，一个说一个人。差在钩：一个钩吃完就摘，一个钩挂上就不摘了。

这一级怎样来的？要满足三个条件：反复显影，由特征律收口，经封装稳定。三个条件缺一个，都只能停在状态。

反复显影：几十年里，鲁长庚的饭前“我饿了”出现过成千上万次，而且这些次之间差得不远：到点就饿，饿了吃得香，吃完不撑。

由特征律收口：第 19 章拿特征律的三个条件验过“胃口好”，差异存在、差异稳定、稳定是从一锅粥里自己组织起来的。三条满足，一个特征就凝成了：胃口好。

经封装稳定：这是下一节的事。

◆ 六、封装：历史变成可整体调用的东西

第 398 号《AI时代的判断力发生学导论》讲工具时，立过“封装”这个词。它说，封装是一种选择性的保留，不是把过去原封不动装进一件物体。它还提出一个历史命题，大意是：工具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把反复互动中获得支撑的取舍，组织成可传递、可调用的能力，使后来者不必重走全部试错史。

那本书举过一把中式菜刀。刃口的角度，承接的是“切得进”与“用得久”之间的折中。用刀的人不必知道这个折中是怎样一代代试出来的，拿起来就切。

它也讲过人身上的封装。王德生博士自述用 GPT 的经历：随着使用中感受到的稳定性提高，他逐渐形成封装，不再每句都去阅读。

本书在这里给这个词立定义，定义权在本章：封装，是反复试用、检测后，历史发生成为可整体调用的能力；它是属性稳定的机制。

“胃口好”被封装之后，会发生两件事。

第一件，它可以被整体调用。晓帆做饭不必每天问“爸今天饿不饿”，她按“爸胃口好”来下米。鲁长庚自己也是：出门爬山前喝一碗粥就走，他知道自己会饿、会吃得下，这件事不用再试。

第二件，它的历史退到看不见的地方。那成千上万次“我饿了”，被压成了一个词。没有人记得这个词是哪一年凝成的。第 18 章说过：维持期被当成全部，聚合期被裁掉。封装正是这一裁的机制。

第 398 号还有一句很要紧的话：刃口角度只在刀被定期磨过时才保持。刀在这里是借来打比方的，道理是同一个：封装不是一劳永逸，它要维护。属性也一样。

◆ 七、状态与属性的分界

把第二级和第三级并排放，分界就清楚了。

	状态	属性
例子	我饿了	我胃口好
时间	此刻	“一直”
显影次数	一次	反复
收口	无	特征律三条件满足
稳定机制	无	封装，可整体调用
号位里的钩	活钩，用完即摘	死钩，挂上不摘

第 48 号《三律心理学》对人格学有一个提醒，和这条分界相通。那本书说，必须区分行为特征与人格：行为特征是主体、互动、客体在表层呈现出来的特征、规律和结构；人格不是表象，是三律运行的深层方式。它还说，混淆两者，人格学就会退化成测评学、分类学和功利学。

搬到本书的阶梯上，那个提醒可以这样读：一次状态显影，只是表层的一次呈现；一个属性，是许多次发生由三律运行、由特征律收口凝成的东西。拿一次状态去读一个属性，是第 48 号说的那种退化。一场考试显出一次“不会”，就挂上“不是学数学的料”，走的就是这条错路：把第二级当成了第三级。

> **状态与属性的分界，不在说的是什么，在走过多少次、由什么收口、靠什么稳住。**

◆ 八、本书的说法

把本章的说法写准。

阶梯：不显（饿了而不知）→ 状态显影（“饿了”“我饿了”）→ 反复显影、由特征律收口、经封装稳定（“我胃口好”＝属性）。状态与属性的分界在此。

封装：反复试用、检测后，历史发生成为可整体调用的能力；属性稳定的机制。第 398 号讲工具时也用这个词，本书借它，定义以本章为准。

构成决定倾向，侧重决定显成什么：同一个身体可以被感觉为“我的身体”（三号位），也可以被感觉为一个客体（一号位）。

再用头号案例完整走一遍，看“我的腿力强大”怎样爬完这道阶梯。

不显：鲁长庚五十岁出头、刚开始爬山那年，腿上本有一个钳工二三十年站出来的底子。可是平地上走，这份底子从不显。它在发生层持存，没有一个号位接它。

状态显影：刚开始爬山那年，有一回在半山那截陡台阶上，他腿发软，上不去，冒出一句“我腿不行”。他没有回头，也没有硬冲，当场改了走法，斜着走之字形，上去了。后来有一天，同一段坡他一口气走上去，到平台回头，冒出一句“今天腿还行”。这两句都是状态，说的是那一趟。

反复显影：一年里，“今天腿还行”出现了几百次，而且越来越不需要停下才出现。

由特征律收口：差异存在，他和同行的年轻人不一样，和刚开始爬山的自己也不一样。差异稳定，几百趟都撑得住。机制条件，这份稳定是腿、坡、爬法从吃力的一锅粥里自组织起来的。三条满足，凝成一个特征：腿力强。

经封装稳定：他不再每次到坡底都掂量“今天能不能上”，直接上。哪一段走之字形，哪一级迈大步，不用想。几百趟的历史被压成了一句可以整体调用的话：“我的腿力强大。”

两次回写都走完了：所得回写进土壤，腿、路、节奏缠得更紧；所得回写进号位，“我的”这个钩挂上，不摘了。

◆ 九、阶梯也能往下走

阶梯不是只上不下。

往下走的第一种，是封装失修。第 18 章写过雨季：一个多月没爬，土里的那一团在松，号位里的钩还挂着。封装像刀的刃口，不磨就钝。钩不摘，人就照着钩去爬，坡会告诉他钝了。

往下走的第二种，是从属性退回状态。今年夏天，鲁长庚膝盖疼，有两个星期没去爬山，嘴里开始念叨“年纪大了，腿不行了”。那一阵，他想到那道坡就先掂量：“去了行不行？”整体调用断了，又变回一趟一趟地试。属性退回了状态。这一段的来龙去脉，第 81 章细讲。

往下走的第三种，是从状态退回不显。这不全是坏事。心流里，“我的腿力”不显，正是因为它被调用得最顺。不显有两种：一种是还没长出来，一种是长得太好、用不着亮。这两种在意识层看起来一样，在发生层天差地别。

> **一个属性的健康，不看它亮得多频，看土里的那一团还在不在被供料、号位里的钩和土里的东西对不对得齐。**

◆ 十、侧重与阶梯合起来看

最后把本章两条线并在一起。

构成决定一个聚合体倾向于被显成什么。侧重决定这一刻显成什么。阶梯决定显成的东西停在状态还是长成属性。

三样东西合起来，就能解释一个日常里常见、却说不清的现象：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场合，被挂上完全不同的属性。

闵小满在数学课上，侧重常落在“我”上，而且是那句被挂上的“我不是那块料”。一道题还没开始，“我”先亮了。在这个侧重下，“会做”这个属性永远爬不到第三级：每次显影都被“我不行”打断，反复显影攒不起来，特征律收不了口。

同一个小满，画漫画时侧重落在“正在画”上。“我会画漫画”这个属性，就是在这种不被打断的反复里，一级一级爬上来的。

两个属性，一个长成了，一个长不成。差的不是小满这个人，是侧重落在哪里、阶梯能不能连着爬。

◆ 放回日子里

那天晚饭后，鲁长庚收音机修好了，在阳台上听戏。闵小满凑过去，问外公怎么学会修收音机的。

鲁长庚想了半天，说：“修坏的多了，就会了。”

闵小满说：“那我数学错的也多啊。”

鲁长庚看他一眼：“你错了，是改，还是扔？”

小满没吭声。他每次错题都扔在一边，下次碰到再错。修收音机的人，拆坏一次，下次就知道那颗螺丝不能硬拧。错，是阶梯的一级；扔，阶梯就断了。

明天你也可以做一件事：挑一个你一直“不会”的本事，数一数，你在它上面有过多少次状态显影，又有多少次是连着爬的。如果每次都是爬一级、扔一级，它就永远停在状态。

带走的话：一次是状态，反复才是属性；中间隔着特征律收口与封装，还隔着一道能不能连着爬的阶梯。

> 本章判错句：如果能找到一种稳定的属性，它从未经过反复显影，一次显影就封装成型且不需维护，本章的阶梯与“属性靠封装稳定”的主张算错。
>
> 下一章从哪里进：底盘搭好了，第四编从三个号位里最“无我”的那一个开始，看客体属性怎样发生。

想一想：你身上哪一个属性，是被一两次状态硬挂上去的？哪一个属性，你已经长成了，却一直以为只是“那几次碰巧”？

◆ 本编总账

第三编八章，搭的是卷一的底盘。把它收成一张表：横着是发生层与意识层，竖着是主体、客体、互动，再加上属性一行。

	发生层（在不在）	意识层（亮不亮、挂什么钩）
主体	以自我界内感与时间连续性特征为主的聚合体在运行；饿了而不知时照样持存（第 16、18 章）	三号位侧重显影：“我”；最后才亮，唯一带意向性（第 21 章）
客体	以现实界感觉特征为主的聚合体在运行；整体、稳定、独立达标即粒子化（第 16、17 章）	一号位侧重显影：“那儿有”；本身无我（第 21 章）
互动	以变化与过程特征为主的聚合体在运行；寿命最短（第 16、18 章）	二号位侧重显影：“正在”；心流时最亮，“我”退场（第 21 章）
属性	某维侧重、落在某界的发生：D 侧重为能力与倾向，E 侧重为禀赋，S 侧重为形态与身份；三界是独立一轴；有聚合、粒子化、维持、解散（第 15、18、19、20 章）	被号位显影并回写挂上“它的”“我的”；两次回写，一次进土，一次进号位；经阶梯与封装，由状态长成属性（第 21、22 章）

看见清单。这一编看见了五件事。一，主体、客体、互动在发生层是同一种东西，都是聚合体在运行，差别在构成。二，先在的错觉是粒子化造出来的，“一直如此”是维持期的错觉。三，属性有族、有界，族看哪一维侧重，界看落在哪片土。四，意识是显影的成位，“我的”是回写的落点。五，状态与属性之间隔着一道阶梯，靠特征律收口、靠封装稳住。

放下清单。这一编放下了三个习惯。放下“先有实体，属性往上挂”：实体与属性都是发生，名字后到。放下“意识到了才算在”：持存在发生层，名字可

以比发生活得久，也可以来得晚。放下“一次显出就是本来”：一次是状态，属性要爬完阶梯。

本编结论。四格表里，左栏是一锅粥里正在缠的东西，右栏是被照亮、被挂钩的东西。两千五百年的实体论，大多只看见右栏，又把右栏的钩，记成左栏本来就有的主人。

> **发生在下，意识在上，“它的”“我的”只是回写挂上的钩；第四编从最像“本来就在那里”的客体属性开始，一格一格把钩取下来，看它底下的发生。**

第　四　编

客体属性发生学：最客观的那一下，“我”恰好没亮

编　首

第三编搭好了底盘：属性是一场发生，要同时写出号位、维与界。从这一编起，底盘一样一样落到三种属性上。先落客体属性，因为它最难拆。“石头硬”“这题难”“这药有效”，这几句话说出口，没有人觉得里面有自己。

本编六章。第 23 章从一句不要主语的话说起：“石头硬”里没有“我”，客体属性在一号位（显影为“那儿有”的那个位置）上显影，而一号位本身无我。第 24 章问一只旧搪瓷缸凭什么是“这一个”：一团特征纠缠聚合体先在整体、稳定、独立三项上达标，粒子化，这是发生层的事；再被一号位显影，成了位，这是意识层的事。两步分开说，“物体”就不再是出厂时刻好的。

第 25 章把物质、物体、物理看成同一场发生的三层解码。第 26 章重判洛克的第一、第二性质，顺手把公孙龙那块坚白石接回来：客观感有来路，可以查。第 27 章写三种带着价值的物：敌人、珍宝、垃圾。第 28 章收尾，重解康德的物自体，在唯物与唯心之间不站队，换一个问法。

这一编的反差在这里：客体属性最像物自带的行李，它显得客观，两个来由却都在人这一边。说它的那一下，说话的人没有被说进句子里；敲它的手、敲它的那一下，又被尺子和规程悄悄换成了标准件。拆开这两层，“石头硬”就和“我的腿力强大”一样，是一道坡、一双腿、一次爬的另一张脸。

23

第 23 章

“石头硬”为什么不要主语：一号位无我

客体属性显得客观，不是因为它与人无关，是因为它显影的那个位置本身没有“我”。“石头硬”这句话里，敲石头的手和敲的那一下都在，只是没有被说进句子里。

◆ 一、半山腰的一块石阶

清早，鲁长庚爬到岳麓山半腰，在一段石阶边坐下歇气。他顺手用指节敲了敲身边那块条石，咚咚两声，闷而实。

“这石头硬。”他说。

跟在后面的闵小满喘着气问：“外公，谁觉得硬？”

老鲁愣了一下：“什么谁觉得？石头硬就是石头硬。”

这一问一答，正好是本章的题。老鲁的话里没有“我”。他说的不是“我觉得这石头硬”，也不是“我敲着它挺疼”，他说的是“石头硬”。主语是石头，谓语是硬，人不在句子里。

他的手却在。那一下敲也在。他敲过几十年钢件，指节上的茧，对“硬”有一套自己的刻度。换闵小满来敲，他也许会说“疼”，不会说“硬”。

那么“硬”是谁的？本编要回答的，就是这类问题。本章先回答一个更小的：为什么这类句子天生就不要主语。

◆ 二、一种不带“我”的句子

汉语里有一大批句子不要主语，或者主语不是人。

“下雨了。”“水开了。”“门口来了一个人。”“墙上有一道裂缝。”“桌上有一本书。”

这些句子只说某处有了什么、出了什么。说话的人当然在场，他没有被说进去。这类句子可以叫无主的存在句（第 194 号《意识的奥秘》用过这个叫法）。英语的“There is a book on the table”里，那个 there 也不指任何人。

你可以自己试一试。把眼前看见的东西，用不带“我”的句子说一遍。“窗外有一棵树。”“桌角有一道划痕。”说得很顺。

再把心里的东西也这样说：“有一种被冒犯的感觉。”说得出来，可是马上觉得别扭：被冒犯总得有一个被冒犯的人。

这个小检验分出了两类经验。**凡是“那儿有”一类的经验，说起来都可以没有“我”；凡是“我”一类的经验，离了“我”就说不圆。**

“石头硬”属于前一类。它和“下雨了”是一家。

这不是汉语独有的怪癖。凡是说“那儿有什么”的句子，各种语言多半都备着一套不带经验者的说法〔待核：跨语言是否无一例外〕。这一点可以留作一条可查的旁证：要是找到一种语言，它的存在句在语法上非带一个经验者不可，这条旁证就要削弱。

◆ 三、三个位置，最先亮的那一个

第 15 章立过三个号位，也就是意识层里一场发生被照亮时的三个侧重位置。这里只用它们的三张脸。

一号位显影为客体意识：“那儿有”。二号位显影为互动意识：“正在”。三号位显影为主体意识：“我”。

三个位置都可能亮，亮的侧重不同。你敲一块石头，可以亮成“那儿有一块硬石头”，也可以亮成“正敲着，一下比一下顶手”，还可以亮成“我手疼”。

第 21 章说过一个次序：先“那儿有”，再“正在”，最后“我”。婴儿先认出东西，再会玩东西，最后才会说“我要”。日常的一次知觉也是这个次序，只是快到觉不出来。

所以“那儿有”是最先亮的，也是最常亮的。它为什么总占上风，有三个缘故（参第 191 号《何谓物》）。

第一条，视觉把连续的变化压成轮廓，压得极快，快的先显。第二条，稳定下来的东西，最顺手的说法是名词；名词又反过来让它更稳。第三条，多数日常动作以东西为落点，拿起、放下、避开，有一个“那儿有”就够用，另外两层常被省掉。

省久了，就成了“本来就没有”。“看到了客体”这件事不假，假的是被默认添上去的那半句：“客体本来就在”。

◆ 四、“那儿有”为什么无我

“那儿有”的显影里为什么没有“我”？理由很干净：这一层关系，两端是同类的。

图与底，这一块与那一块，石阶与山坡。对比在两样东西之间发生，没有哪一端是“我”。所以“那儿有一块硬石头”本身没有指向，也没有“谁在看”。

只有句子变成“我看见它”“我要坐它”，三号位把石头接住，“我”与“它”才分成两端。第 21 章说过，意向（意识朝着某物的那种指向）只属于这一层。

这里有一处要补准。“我”不是完全不管“那儿有”，它会挑。你在找钥匙，钥匙的形状就容易从一堆杂物里跳出来；你饿了，街上的食品招牌格外显眼。

被挑中之后跳出来的那一下，仍然是无我的。跳出来的是“那儿有钥匙”，不是“我的钥匙在那儿”。后半句是再下一步的事，是回写加上去的。

老鲁那一下也是这样。他歇气，手闲着，于是去敲。敲是有人在敲；“硬”跳出来的那一刻，是“那儿硬”，没有“我”。

◆ 五、无我，不等于无人

这句话最容易被读歪。说“那儿有”无我，不是说客体属性和人无关。

显影当然发生在一个有身体、有历史的人身上。视角是他的，光照是他所在处的，指节上的茧是他几十年磨出来的。老鲁能从两声闷响里听出“实心、硬”，靠的是他敲过成千上万块料。

无我说的是另一件事：在显影的那一下，“我”这张脸没有长出来。事后一想，“我”立刻回来，认领刚才那一下。这就是第 21 章说的第二次回写：进号位，挂上“它的”或“我的”，快，一句话就完成。第一次回写进土，慢，不要“我”：老鲁敲了几十年料，攒下的那套“硬”的刻度，就是一次次进土攒成的。

回写的方向有两种。写成“我手疼”，挂到“我”这边。写成“石头硬”，挂到“它”那边。**客体属性，是一场发生和一号位显影一起亮，再被回写挂上“它的”的那一种。**

挂上“它的”之后，句子里就只剩石头。手、茧、那一下敲，都退到了句子外面。

往哪边写，并不由石头决定。老鲁年轻时在车间第一次锉淬过火的钢件，锉刀打滑，手腕震得发麻，他当时说的是“我这手不行”。干了十年，同样的钢件，他说的是“这料硬，换把锉”。料没有变，手变了，那一下的往返也变了，回写的方向就从“我的”转到了“它的”。

这一转背后，还藏着一处分叉。第 55 章会讲原理三：客体属性与互动属性相撞，推着主体属性改变，分叉在回写方向，是长出新本事，还是写成“我笨”。

老鲁那十年走的是好的那一边：硬料与锉法一次次相撞，推着他的手变了，回写成“我会换锉”，没有一直写成“我这手不行”。手里有了这份新本事，“硬”才能放心挂回料上。

◆ 六、本书的说法：客体属性的定义

把第 15 章的总式代进来，可以把客体属性写准。

属性发生＝某号位侧重显影（承载者）× 某维侧重发生（属性）× E1 某界侧重的特征纠缠（界）。

“石头硬”代进去，一项一项看。承载者：显影为“那儿有一块石头”，侧重在“那儿有”的位置。属性：形态一族，显露（S，一样东西露出来的样子）侧重，第 19 章说的高、硬、老师属于这一族。界：现实界（E1 三界之一，手摸得到、脚踩得到的那一界）。

所以客体属性的定义是：**一场属性发生，在一号位侧重显影，并经回写挂上“它的”**。

这里要守住第三编的两条。

第一，石头作为一个实体，在发生层是三个号位所显的那些特征缠成的一团，叫特征纠缠聚合体（一束互相缠住的特征）；号位本身是意识层的位置，不是石头自己的性质。它的构成以现实界的感觉特征为主，所以通常被显成客体。

第二，构成决定倾向，侧重决定显成什么。同一个东西，侧重一换，显成的就换。

“这题难”“这药有效”也一样。题难，亮在“那儿有”的位置，界在理念界；药有效，亮在同一个位置，界在现实界。三句话都不要主语，都挂上了“它的”。

◆ 七、换一下侧重，就换一种属性

侧重决定显成什么，这一点在老鲁那一下里看得最清楚。

同样是指节敲条石，他可以说出三句话。

“这石头硬。”侧重在“那儿有”，挂“它的”，是客体属性。

“敲着顶手。”侧重在“正在”，说的是那一下正在发生的往返，是互动属性。

“我这指节还行。”侧重在“我”，挂“我的”，是主体属性。

三句话出自同一下敲。不是三件事，是一件事亮在三个位置上。这正是第七编要证的事：三种属性一起发生。本章只先看清一点：说成哪一句，看哪个位置亮，不看石头“本来”是什么。

还有一个顺手的例子。伸手去端一只保温杯，以为是满的，实际是空的，手一提，整个人晃了一下。那一刻，杯子从顺手用着的东西，跳成了“那儿有一只空杯”。

海德格尔讲锤子，大意是：用得顺手时它不作为对象出现，坏了、太重了，它才成了“在那儿的东西”。据此可以猜：工具失灵的一刻，“那儿有”一层的读数应当跃升。这条猜想不在附录 H 的八条预注册之内〔待验〕。

◆ 八、三句没有主语的话

“石头硬”是最好讲的一句。另外两句难一点，值得各走一遍。

“这题难。”闵小满有一回对着一道几何题说这句话。句子里没有他。可是这道题对隔壁桌的同学不难；对骆一鸣老师，这道题是“好题”，不是“难题”。“难”亮在题上，是因为闵小满碰它的那一下卡住了，卡住的结果被回写给了题。第 71 章会接着这句话往下走。

“这药有效。”鲁晓帆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听病人说过无数遍。句子里没有病人，也没有吃法。可是同一种药，空腹吃与饭后吃，按时吃与想起来才吃，显

出的“有效”并不一样〔待核〕。“有效”亮在药上，同样是回写的结果。第 82 章专门谈它。本章只谈看问题的视角，不作诊断，不给治疗建议。

三句话的形状一样：亮在“那儿有”，挂上“它的”，人和那一下退到句子外面。

不一样的只是退得多远。“石头硬”退得最远，几乎没有人想到去问“谁敲的”。“这题难”退得近一些，老师常会追问“你哪一步卡住了”。“这药有效”在两者之间：医生会问吃法，病人多半不问。

退得越远，那句话越像物自带的行李。

◆ 九、客观感的第一个来源

到这里，可以回答本编最先要回答的问题：客体属性为什么显得比主体属性客观？

“石头硬”与“我的腿力强大”，在发生层是同构的。腿力离不开坡与爬；第 26 章与第 28 章会证明，硬也离不开手与敲。

两句话的客观感却差得很远。说“我腿力强”，人人知道这是在说一个人。说“石头硬”，没有人觉得在说自己。

差在显影的位置。腿力挂在“我”上，“我”在句子里，于是人人看得见这是一个人在说话。硬挂在“那儿有”上，那个位置本来无我，于是说话的人消失了。

> **客观感的第一个来源，不在石头里，在一号位无我。**

这是本书与束理论划界时要用的一条（第 103 章）。束理论说得出物是一束性质。它说不出为什么“石头硬”那一束，比“我腿力强”那一束，感觉上更像没有主人。

客观感还有第二个来源：标准化。尺子与规程把手和那一下换成了标准件，读数于是谁来都差不多。那是第 26 章的事。

◆ 十、无我的好处，无我的代价

公道话要先说。“那儿有”无我，这件事本身很有用。

它让一句话可以交出去。老鲁说“这石头硬”，闵小满不必借老鲁的指节，也能照着这句话去做：别拿它垫桌腿上的玻璃，拿它压帐篷角正好。一句不带“我”的话，谁拿到都能用。人类能把手艺、工法、地图、配方一代代传下来，靠的正是这类句子。

它也让人省力。走山路，不必每一步都想“我的脚正在碰一块怎样的石头”；“那儿有一级台阶”就够了。注意力省下来，留给看路、看天、和外孙说话。

所以本书不说一号位无我是一种错觉。**错的不是“那儿有”里没有“我”，错的是事后把“没有说出来”记成了“本来不在场”**。

代价就出在这一记上。手和那一下退到句子外面，一退就容易退出账本。等到那句话不灵了，人只会去改石头、换题、换药，想不起去看那只手、那一下。

第十编的闵小满、第十一编的鲁长庚、第十二编的闵策，都会撞上这笔代价。“这题太难”“这药不管用”“这活儿没法干”，三句话都不要主语，三处毛病都可能出在退到句子外面的那一角。

◆ 放回日子里

那天下山后，闵小满在楼下的花坛边也敲了一块石头，说：“硬。”又敲了一下自己的膝盖，说：“也硬。”

鲁晓帆在旁边笑：“膝盖硬，你说是谁的？”

“我的。”

“那石头硬，是谁的？”

闵小满想了一会儿：“石头的。可是是我敲的。”

明天你可以试一件小事。挑三句你常说的、不带“我”的话，比如“这菜咸”“这屋子闷”“这题难”。在每一句前面补上半句：“在我用什么去碰它的时候”。补完再读一遍，看看那份“客观”还剩多少，又多出来了什么。

带走的话：**客体属性不要主语，不是因为没有人，是因为它亮在一个本来无我的位置上，人退到了句子外面。**

> 本章判错句：若在不依赖口头报告的读数上，“与我有关”的成分稳定地先于或伴随“那儿有”的成位出现，且不能用注意或任务解释，那么“一号位无我”就要修改，客观感的第一个来源也要另找。
>
> 下一章从哪里进：“那儿有”亮的是“一个东西”，可“一个”从哪里来？下一章拿一只旧搪瓷缸，看一束特征凭什么被判成“这一个”。

想一想：你最确信“与我无关、它本来就是那样”的一件东西，它在你眼里亮起来的那一刻，是你在找它，还是它自己跳出来的？

24

第 24 章

一只旧搪瓷缸凭什么是“这一个”：粒子化与成位

物体不是先在的“这一个”。一束特征先在发生层缠到整体、稳定、独立三项达标，这叫粒子化；再在一号位上被照亮，成位为“那儿有一个东西”。“这一个”可以被测，也可以被测错；测它的每一台装置，都要一只手、一次操作。

◆ 一、被换掉的那只缸子

鲁长庚有一只白底红字的搪瓷缸，是厂里早年发的劳保用品，缸身上印着车间的名字，缸口磕掉过一块瓷，露出黑铁。他每天早上用它泡茶，泡了三十多年。

有一年过年，闵小满在旧货市场看见一只几乎一样的缸子：同样的白底，同样的红字，连印的厂名都一样。他起了个坏心眼，买回来，趁外公不在，把新的换上了茶几。

第二天早上，老鲁端起缸子喝了一口，皱了一下眉，没说话。喝第二口，他把缸子转过来，看了看缸口：“这不是我的缸子。”

闵小满问他怎么看出来的。老鲁说不清楚。后来想了想，说了三样：拿起来轻了一点；缸口那块磕掉的地方，摸上去不对；茶的味道也有点不一样。

这件小事里有一个大问题。那只旧缸子之所以是“这一个”，而另一只一模一样的偏偏不是，凭的是什么？

按老习惯，答案很简单：它本来就是这一个，一出厂就是。本章要换一个答法。

◆ 二、“这一个”的老答案

亚里士多德把“这一个”放在第一实体上：这个人，这匹马。性质可以来来去去，第一实体是托底的那一个（第 1 章）。洛克说得更直白：一切性质底下，有一个“不知为何物的支撑者”（第 3 章）。

两人的说法都有它完全成立的地方。在日常尺度上，大多数东西确实一直是那一个。老鲁的缸子三十年没丢，天天在茶几上。说“它本来就是这一个”，管用，也省事。

停在哪里，也要说清。老答案把“这一个”放在最前面，当成不必解释的起点。可是老鲁认出缸子被换，靠的不是看见了那个“支撑者”，是靠轻了一点、缸口的手感、茶的味道。认出“这一个”的，全是可以一样一样说出来的东西。

第 191 号《何谓物》由此提出一个反问：要是“这一个”是靠这些东西撑起来的，那么撑起来的过程本身，就该能被拆开、能被测、也能出错。

◆ 三、本书的说法：粒子化与成位

本书的说法分两步，一步在发生层，一步在意识层。

第一步，粒子化。老鲁那只缸子，在发生层是一团特征纠缠聚合体：眼睛给的白底红字，手给的分量与缸口的缺，嘴给的那一口茶味，几路特征缠成一束（第 191 号把这样的一束叫束体，本书照第 16 章叫聚合体）。它不是特征的集合。集合不需要手续，往一个袋子里放东西就行；聚合体有手续，几路特征要互相担保、互相补位、互相牵动，才缠得成一束。还没缠到位的，只是几团零散的局部。

缠到整体性、稳定性、独立性三项都达标，就是第 17 章说的粒子化：一束东西被感觉成“本来就在那里”。

第二步，成位。粒子化了的这一团，在一号位（显影为“那儿有”的位置）上被照亮，成了位：“那儿有一个东西”。成位是意识层的事，第 21 章讲过；上一章说过，这一层本身无我。

前后连起来，是五步：运行在先；单个感官里先稳住一些同一；几路特征跨感官缠成一束；三项达标，粒子化；在一号位成位，“那儿有一个东西”。前四步在发生层，最后一步在意识层。

> **物体不是起点，是第五步。**

◆ 四、先测“同一”，再测“一个”

一句“三项达标”，要是测不出来，就只是一套讲法。第 191 号为此设计过一整套读数。本书只取它的意思，用大白话说，分两层。

第一层测特征：一样东西的某一路特征，稳没稳住。看三件事。

一是回得多快。给一次可控的扰动，比如换个角度、挡一下、换个光，记下“还是它”这个判断要多久回到原样。回得越快，这一路特征稳得越牢。

二是扛得多大。把扰动一点一点加大，看“还是它”在多大扰动时垮掉。垮得越晚，越稳。

三是复现得多齐。同一条件重复多次，判断给出同一结果的比例。重复要够多，二十次上下。

第二层测实体：一束东西，是不是“一个”。也看三件事，正好对上三项指标。

整体性：一样一样替换束里的部件或某一路特征，看还有多大比例被判为“同一个东西”。

稳定性：受控扰动之后，“是同一个”这个判断回到原样要多久。

独立性：在部分遮挡、背景同化、旁物贴近的时候，边界被正确认出来的比例。遮了几成，要写明。

两层为什么要分开？因为“认得出它的颜色”和“认得出它是一个”是两回事。老鲁端起新缸子，红字、白底这些特征都稳，第一层读数挑不出毛病；毛病出在第二层，那一束合起来“不是那一个”。一本只测特征、不测实体的书，看不见闵小满那次调包。

稳定性和反应快慢也要分开。反应快慢测第一次认出有多快，稳定性测被打断之后回到原判有多快。可以猜，后者与“实体感”的强弱有关〔待验〕。

◆ 五、读数有三条纪律

这些读数有几条硬规矩，本书采用。

第一条，判定由被试或系统自己给出。实验者觉得“这明显还是同一个”而替人记成肯定，读数作废。

第二条，问法要原样写进协议。“你还认得出吗”和“这还是刚才那一个吗”是两个问题，前者测识别，后者测同一。两问可以得到不同的答案。

第三条，单一读数不得单独报告，读数要和可调参数一起报告。独立性是一条曲线，至少报三个遮挡比例，才看得出拐点。

三项达标，也没有一条现成的线可越。要看三项一起怎么走：随着接触与操作增加，三项一起变好；三项对不同的操纵各自敏感，替换主要动整体性，扰动主要动稳定性，遮挡主要动独立性；三项与另外独立测得的“实体感”强弱有稳定关系。三条同时成立，才叫达标。

还要说一句诚实的话：到第 191 号成书时，还没有一组按这套定义直接施测的数据。现有的对象恒常性、遮挡补全一类研究，只当路线可行的旁证〔待验〕。

◆ 六、四台装置：每一台都要一只手

读数要靠装置测出来。四台装置都可以用日常材料搭。

替换台，测整体性，也找承重通道。逐一替换部件，看“同一个”的判断在哪一路一换就陡降。陡降的那一路，叫承重通道。

扰动台，测回得多快、扛得多大和稳定性。遮挡、换光、移动声源、改变接触点，记录回稳的时间与垮掉的临界。

遮挡台，测独立性那条曲线和它的拐点。

质料台，测三路质料的承重次序：触觉、声音、表面的样子，分别屏蔽，看判断准确率按什么次序下降。下一章细说。

四台装置有一个共同点，本书要把它点出来。**每一台都要一个判定者，每一台都要一次操作**。替换、扰动、遮挡、屏蔽，都是对这一团聚合体做的事；“还是不是它”，都要有人或系统来判。

这句话没有说物体是想出来的。它说的是：测“这一个”的每一个读数，本身就是主体、客体、互动三角里的一个读数。

◆ 七、把搪瓷缸放上替换台

拿老鲁的事对一对。下面是一次示意，并非实测。

闵小满换缸子，等于在替换台上做了一次“整束替换”：除了被换的那几样，别的都一样。老鲁说出了三处不对：分量、缸口的缺、茶味。这三处就是候选的承重通道。

要是把三路一路一路分开换，大概会看出次序。只换一只同样缺了口的新缸子，分量对了、缺口对了，茶味不对，他可能要喝几天才觉出来。只把缺口磨成一样，分量轻了，他端起来就觉出来。这只是对整体性在哪一路陡降的一个猜测，次序要靠替换台测〔待验〕。

再看扰动。老鲁在暗处摸到缸子，换了只手拿，隔了一夜，判断都很快回到“是我的”，回得快，也扛得住。换成闵小满来认外公的缸子，就慢得多，容易认错。

边界也一样。缸子放在一堆杯子中间、被报纸挡掉一半，老鲁一伸手就拿对，独立性高。还有一条可以立刻做的检查：同一个东西，只看与可以抓，两条链上的边界曲线应当不一样。要是一样，这套对边界的测法就失去了最直接的支撑。

同一只缸子，在老鲁那里是“这一个”，在闵小满那里只是“一只搪瓷缸”。差的不在缸子，在三十年的端、喝、摸、洗。

◆ 八、影子、雾、火焰、镜像

成位的说法要能处理难判的东西。下面四个边缘案例取自第 191 号，各自在不同的读数上失败。

影子：视觉上边界清楚，位置跟着物走；伸手过去，推不动也碰不着。视觉链上成位，抓取链上不成位。它的“同一”借自挡光的那个东西，可以叫借位成位。

雾：有湿凉，有边界的错觉，一走进去，边界退到别处。单次看，边界成立；隔一会儿再看，复现得极差。它更像一片弥漫开的东西，从没缠到粒子化，说“一团雾”是名词用过了界。

火焰：看得见，听得见，烫得到，三路俱全，可是形状每一刻都在变，稳定性极差。人多半把它显成一件正在发生的事，不显成一个东西。

镜像：视觉上什么都对，边界、深度、遮挡次序一应俱全。伸手一碰，顶回来的是镜面，不是像。它是伪物最精致的一种：稳定得极成功，往返却落在了另一个东西上。

四例合起来，问法就该换：不问“影子到底是不是物”，改问：它在哪条链上成位，哪一路读数失败。**“是不是一个东西”，不是开关，是一张按链、按读数分别填的表。**

◆ 九、成了位，也会散

最后补一条时间。物体一旦成了位，也会松。

第 18 章说过，一团聚合体有寿命，分四段：聚合、粒子化、维持、解散。放到“这一个”上看：聚合时，有什么东西，可说不清是不是一个。粒子化了、维持着的时候，一眼就是它。维持出了毛病，“怎么忽然不像它了”，读数上的标志是承重通道换了位置。解散时，那东西没了。

第 191 号把这四段叫生成、稳固、危机、瓦解，前两段对聚合与粒子化，危机落在维持的后期，瓦解就是解散。

老鲁那只缸子，在他那里稳了三十年。可这句话也适用于它：发生出来的东西始终在维持之中，维持停了，对象也就停了。哪天他不喝茶了，缸子还在柜子里，“我的缸子”却会一点点松回“一只旧缸子”。

◆ 十、每个读数里，三个角都在

把本书的三角放到这些读数上，可以看出这套测法多给了什么。

每一个读数，都要三样东西才读得出来。

一是一束特征，也就是被测的那只缸子。这是客体一角。

二是一个判定者，老鲁或闵小满，或一台系统。这套测法要求同时报告“判定给出者”，实验者代判作废。这是主体一角。

三是一次操作，替换、扰动、遮挡、屏蔽，外加问法。这是互动一角。

所以这些读数都不是缸子身上的数。**整体性的读数，是“这只缸子、这个人、这样换”一起给出的数。**换一个判定者，闵小满的读数与老鲁的不同；换一种操作，只看与可以抓，边界曲线不同。

这正好是三方程（第 42 章立，第 51、52 章细讲）在物体这一层的样子：客体属性“这一个”，是主体属性与互动属性的函数。第 191 号自己没有用这三个名字，可它的协议把三角都写进了报告格式：读数值、操纵条件、判定给出者，三栏缺一不可。

> **这套读数之所以能测，正因为它没有假装只测缸子。**

那么为什么做完一套实验，读数又显得像缸子自己的？因为在一份规范的报告里，判定者被换成一组按规程挑选的被试，操作被换成写死的程序。两角都被固定住，剩下会变的只有缸子。这是标准化预言在物体层的第一次露面，第 26 章先在客体这一边结算一半，第 49 章正式收。

◆ 放回日子里

那只旧缸子后来又回到了茶几上。闵小满认了错，老鲁也没怎么骂他，只把新的那只推给外孙：“你用这个。”

一个月后，闵小满说，他现在闭着眼也能摸出哪只是自己的：杯底有一道浅浅的划痕。他自己都没注意到是什么时候划的。

明天你可以试一件事。在家里挑一样你天天用的东西，杯子、钥匙、一支笔，闭上眼，请家人把它和一件相似的东西对调几次，让你摸着认。认对了，问自己一句：我凭的是哪一路？认错了，再问一句：那一路，是什么时候开始承重的？

带走的话：**“这一个”不是出厂时就刻在东西上的，是一束特征在你的手里稳到了整体、稳定、独立，才亮成了它。**

> 本章判错句：若能找到一个对象，它不依赖任何稳定化工序就被辨认成“这一个”，并且它的同一性强度不随工序被破坏而改变，那么“物体是聚合体粒子化之后的成位”就算错；这是定义层的错，要回炉，不打补丁。
>
> 下一章从哪里进：物体回答“这一个”；“这一类”质地从哪里来，“谁来都一样”的读数又从哪里来？下一章把物质、物体、物理看成同一场发生的三层。

想一想 ：你身边有没有一样东西，在你那里是“这一个”，在别人那里只是“一个”？它是从哪一天开始成了“这一个”的？

25

第 25 章

一块铁，三种说法：物质、物体、物理

物质、物体、物理不是三种东西，是同一场发生在三个层级上的解码：物体答“这一个”，物质答“这一类”，物理答“谁来都一样”。一层比一层客观，是因为一层比一层把主体、互动两角固定得更死；物理，就是把这两角标准化做得最彻底的一门手艺。

◆ 一、钳工台上的三句话

鲁长庚年轻时在钳工班，带他的老师傅姓什么，他至今记得，本书就不写出来了。老师傅教人认料，有三句话。

第一句，指着台虎钳上夹着的那一块：“这块不行，有砂眼。”

第二句，敲一敲料架上的一根：“这是 45 号钢，那根是铸铁，声音不一样。”

第三句，递过来一把游标卡尺：“别用眼睛估，量。差两丝就是废品。”钳工说的一丝，是百分之一毫米。

三句话说的都是铁，说的又是三件事。

第一句说的是“这一块”：它有一个砂眼，别的料没有。第二句说的是“这一类”：45 号钢是一类料，换哪一根都一样敲得出那种声音。第三句说的是“谁来都一样”：两丝，不管谁拿卡尺量，都得是两丝。

第 191 号《何谓物》专门拆过这三层。本书的说法是：**三个词不是三种东西，是同一场发生在三个层级上的解码。**

◆ 二、老说法：从小到大一层层叠

常见的说法是叠房子。物质是砖，最小的那一层：原子、分子。物体是用砖砌成的房子：一块铁、一张桌子。物理是研究砖和房子的学问。

这套说法管用，课本靠它讲了一百多年。在它管用的地方，本书不和它争。分子、原子的知识是真实成果；本书也从不主张科学只是社会建构。

它停在哪里，也要说准。叠房子的说法从一个已经成形的东西出发，默认那个东西的存在本身不需要解释。它解释得了“铁由铁原子构成”，解释不了老师傅那三句话。为什么一块料是“这一块”？为什么陌生的料也能一敲就分出钢与铁？为什么两丝在谁手里都是两丝？

这三问各有自己的答案，答案不在砖的大小，在发生走到了哪一层。

◆ 三、第一层：物体，回答“这一个”

上一章已经写过：一团聚合体在整体、稳定、独立三项上达标，是粒子化；粒子化了的这一团再在一号位上成位，就是物体。

老师傅那句“这块有砂眼”，是在这一层上说的。砂眼是这一块料的一路特征，和它的形状、分量、颜色缠成一束，成了“这一块”。换一块料，砂眼不跟着走。

这一层要答的是“何以有这一个”。读数就是上一章那几样：整体性、稳定性、独立性。

这一层是个人的事。老师傅认得这一块，徒弟可能还认不得。上一章的搪瓷缸也是：老鲁那里是“这一个”，闵小满那里只是“一只”。

◆ 四、第二层：物质，回答“这一类”

第二层是物质。本书的说法是：物质是一种可复现的纠缠质地，靠条件撑着，不靠哪一个人、哪一件东西撑着。

先看一件日常本事。闭上眼，敲一敲桌面，多数人能说出是实木还是贴皮板；摸一下，分得出玻璃和亚克力；掂一下，分得出铝和不锈钢。这件事有三处了不起：它快，往往一次接触就够；对没见过的那一块也有效；不同的人给出的判断高度重合。

叠房子的说法解释不了前两条：人不是在心里做成分分析。约定的说法解释不了后两条：没有哪条约定覆盖得了没见过的材料。

答法是：质料感由三路读数合成（参第 191 号）。触觉阻抗，按下去怎样回弹、划过去怎样抵抗、冷热流失多快，给出“它顶回来的方式”。声学响应，敲一下后起振多陡、衰减多快、频率怎样分布，给出“它怎样把一次冲击散掉”。视觉微结构，纹理的分布、反光随角度的变化，给出“光在它上面怎样散”。

三路互相担保、补位、牵动，缠成一束。这一束粒子化之后，在一号位上成位，指的不是“这一块”，是“这一类质地”。**同一套手续，两种成位：物体解码答“这一个”，物质解码答“这一类”。**

◆ 五、为什么“这一类”谁都认得

老师傅一敲就知道是 45 号钢，徒弟学半年也能敲出来。凭什么这件事能在人和人之间传？

回答是：在人和人之间复现的，不是感觉值，是先后的次序，谁硬谁软、谁响谁闷。

触觉阻抗的绝对数值，不同的手给出的不同，可是谁更硬、谁更弹，各人排出来的顺序一样。声学响应几乎全由被敲者与环境给出，人的差别只影响听得清不清，不改包络的形状。视觉微结构也一样，散射的统计由表面给出。

> **个体差异改变的是刻度，不是形状。**

所以徒弟学的，不是老师傅耳朵里的那个音，是一种声音和另一种声音之间的差。

这里有一条可查的预测：保持工程量不变，分别屏蔽声学、视觉、触觉一路，质料判断的准确率应当按三路的承重次序下降，而不是均匀下降。这就是质料台要测的东西。

判负的样子也写得出来：三种屏蔽的降幅没有差别，三路就该改成平等合成，承重次序一说要收回〔待验〕。

◆ 六、从一件物脱开：条件承载

物质这一层还有一步：质地怎样从一件件具体的东西上脱开。

千克的故事最好讲：质量单位从挂在一件实物原器上，改成用物理常数来定义，依赖的就不再是一件东西，而是一组任何合格实验室都能按条件重建的手续。第 49 章细讲。

怎样算“靠条件撑着”？第 191 号给过三条判据，这里转述一句：可重建，换地点、换人、换批次，按条件都能重做出同样的读数；可损毁，毁掉任何一件实物，不影响这层质地；可校验，有两条以上互相独立的路给出一致结果。放进本书来说，这三条就是“标准化能不能搬家”的条件：手和那一下被固定成了规程，换个地方照样固定得住。

这三条还有一个用处：可以拿去看一门手艺、一种工艺、一套诊断标准。关键人物一走就做不出来的东西，还停在个体承载上。

老鲁的钳工班后来就吃过这个亏。老师傅退休，有一种料的热处理火候没人拿得准，废了好几批件。火候那时还挂在一个人身上。

后来车间想了个笨办法：每一炉都记炉温、保温多久、出炉后怎样冷，再拿锉刀试一试、拿硬度计打一下，一炉一炉对。记满一本，火候从老师傅的眼睛

里，挪到了一张表、一台仪表和一把锉刀上。三条判据，那本记录凑齐了两条：换人能重建，老师傅不在也能做；能不能校验，还要等第二台硬度计来对。

这一挪，就是物质这一层“脱开”的样子。脱开的不是手艺里的人，是手艺对某一个人的依赖。

◆ 七、第三层：物理，回答“谁来都一样”

第三层是物理。本书的说法是：**物理是把主体、互动两角标准化做得最彻底的一门手艺**。第 191 号把这门手艺拆成四步：放大、过滤、固化、符号压缩。这里只转述一遍，看看手和那一下是怎样被一步步固定住的。测量不是读取，是一次受控的纠缠重写。

放大：把原本不入阈的差异推进阈域。显微镜、示波器、天平都在做这件事，不是让看不见的东西现身，是让原本构不成“同一”的差异开始构成“同一”。

过滤：把不需要的差异压出阈域。屏蔽、隔振、恒温、滤波，都是把竞争的划分方案削平。

固化：把由此稳住的划分写成可重复的操作步骤，交给别人照做。

符号压缩：定律是收敛形式的压缩。差异序列在一定条件下反复收敛，被共同体写成一个式子、一个常数、一行数。

老师傅那句“别用眼睛估，量”，四步全在。卡尺把手估不出的差放大到看得见的刻度；量具要在恒温下用，量前擦净，这是过滤；量法写进工艺卡，谁来都照做，这是固化；“差两丝就是废品”写成一个公差数，这是压缩。

◆ 八、“谁来都一样”是怎么做到的

第三层答的是公共性：物理学谈的不是“我的这一块”，是“谁来都一样的那一块”。

这一步可以说得很硬。测量的误差，在“读取”的图景里，是与真值的距离。可真值不可独立查验，手里永远只有另一次测量。在“重写”的图景里，误差有可查的定义：同一协议下重复测量的离散度，以及不同协议之间的不一致度。计量实践里的重复性、再现性、不确定度、溯源链，本来就都是这两类量。

> **单位不是自然刻在物上的，是共同体的共同协议；标准化是一群人一起做的三项达标。**

一项标准换厂家、换型号、换批次之后判断仍然保持，是一群人的整体性，也就是互换性；出现偏差后靠校准回到一致要多久、花多少，是一群人的稳定性；一项标准在相邻领域的交界处守不守得住自己的边界，是一群人的独立性。

所以“两丝”在谁手里都是两丝，原因不在钢件上。卡尺、量法、温度、公差表，把每一个人的手和每一次量，都换成了同一个标准件。

◆ 九、本书的说法：三层都在三角里

三层解码，本书的立论在这一节：把三角放进每一层里看。

物体这一层，“这一块有砂眼”，是这块料、老师傅的眼与手、那一次翻看，一起给出的。第 24 章已经说过：每一个读数，都要一个判定者、一次操作。

物质这一层，“这是 45 号钢”，是料、一双学过的耳朵、那一下敲，一起给出的。换一个没学过的人，它只是“一根铁”；换成用手掰而不是敲，它也显不出那种声音。

物理这一层，“两丝”，是钢件、按规程训练过的量具操作者、写死的量法，一起给出的。只是这里主体一角与互动一角都被标准化了：手换成了标准的手，那一下换成了标准的那一下。

> **三层解码，一层比一层更像物自带的属性，原因是一层比一层把另外两角固定得更死。**

这正是全书的标准化预言（第 49 章）在物这一边的样子。属性显得不变，正是另两种属性被标准化固定住的地方。物理学是这件事做得最成功的一门手艺。前面的放大、过滤、固化、压缩四步，就是把主体、互动两角标准化的具体工序；可重建、可损毁、可校验三条，就是标准化能搬家的条件。

◆ 十、四条防线：别把三层读歪

三层解码容易被读歪，要先挡几处。

第一，别读成“物理学是假的”。这里有一条红线：本书不给新的动力学方程，不替代任何物理理论，不预言任何物理量的数值。它谈的是对象怎样成位，不是动力学。卡尺上的两丝，照样是两丝。

第二，别读成“物是想出来的”。三层每一层都有推不动的那一侧。你不能靠想象把铁想成铝，也不能靠约定让一块有砂眼的料合格。说得更硬一点：发生学给出的约束，比“物本来就在”的假设更多，不是更少。

第三，别把“更稳”读成“更接近真值”。米与千克的几次改制，可查的都是重建所需的条件更宽、各实验室更一致、对环境扰动更耐受。这一条可以写成能打掉的形式：若某次单位改制只能以“更接近真值”为唯一可检验的理由，这一说就让步〔待验〕。

第四，别把“标准化”读成“主体与互动不在了”。尺子、规程、恒温室，都是把手和那一下固定住，不是把它们取消。固定得越好，它们越看不见；看不见，不等于不在。第 28 章的本编总账，会把这一句算到底。

◆ 放回日子里

那个周末，闵小满拿着物理作业来问外公：“密度是物质的属性，课本上这么写的，对吧？”

老鲁没说对，也没说不对。他从工具箱里摸出一块铝片、一块铁片，让外孙闭上眼，掂一掂。闵小满一下就分出来了。

“你凭什么分的？”

“铁的沉。”

“一样大，铁的沉。你掂的时候，手先估了一下多大，对不对？要是一块铝做得比铁大三倍呢？”

闵小满想了一会儿，说：“那就得量体积，再称。”

“对。所以课本上那个数，是量出来、称出来、大家说好了怎么量怎么称，才写上去的。”

明天你可以和孩子一起试一件事。找三样材料，木、铁、塑料，闭眼先敲、再摸、再掂，各猜一遍；再分别只许敲、只许摸、只许掂，看哪一种最准。你们会看见，“它是什么料”这句话，是哪一路先撑起来的。

带走的话：**物体答“这一个”，物质答“这一类”，物理答“谁来都一样”；一层比一层客观，是因为一层比一层把手和那一下固定得更死。**

> 本章判错句：若在保持工程量不变、分别屏蔽触觉、声学、视觉一路时，质料判断的准确率下降幅度毫无差别；或者能找到一项通行的误差处理制度，它的核心量无法用离散度与不一致度解释、非引入可独立查验的真值不可，那么三层解码中至少有一层的说法要收窄。
>
> 下一章从哪里进：既然物理层的客观是做出来的，那么洛克留在物里的第一性质，和公孙龙那块坚白石，都要重判一次。

想一想：你工作或生活里，有没有一件“全靠某个人拿得准”的手艺？它离“谁来都一样”，还差可重建、可损毁、可校验哪一条？

26

第 26 章

硬度为什么从一张排名表起家：客观感与两种性质的重判

洛克把硬、形状、大小留在物里，把颜色、冷热交给人。本书重判这条界线：第一性质与第二性质之间没有一道墙，只有一段标准化的坡。客观感有两个可查的来源：一是一号位无我（第 23 章）；二是标准化，读数跨人可复现，又与推不动的那一侧有往返（本章）。

◆ 一、一张十级的排名表

闵小满的物理书上，有一页课外阅读讲了一张表：莫氏硬度，从滑石到金刚石，十种矿物排成十级。

闵小满记下了，回家拿去考外公：“外公，硬度是不是石头自己的属性？”

“那还用说。”

“那莫氏硬度第七级的石英，比第六级的长石硬多少？”

老鲁答不上来。闵小满得意了：“书上说，答不上来是对的。这张表只排先后，不管差多少。谁能在谁身上划出道子，谁就排在前面。”

这件事小，题却大。最像物自带的那种属性，硬度，是从一张“谁划得动谁”的排名表起家的。莫氏硬度本来就是一张先后表（第 191 号《何谓物》专门提醒过这一点），这不是工程上的将就，是物性本来的样子露了出来。

排名表还有一处耐人寻味：它的读数是“序”，不是“量”。许多物性起初只能给出先后，而序是合法的读数，只要它能传递、能复现。石英划得动长石，长石划得动磷灰石，那么石英一定划得动磷灰石；这一条要是在同一操作条件下系统地不成立，“硬”就当不成一个物性的基量。

本章就从这张排名表重看洛克。

◆ 二、洛克的那条界线

洛克那条界线，第 3 章细讲过，连同那盆温水。这里只取一句：坚实、广延、形状、运动、数目是第一性质，在人心里的观念与物相像；颜色、声音、滋味、冷热是第二性质，与物毫不相像，物里只有产生它们的能力（《人类理解论》第二卷第八章，见第 3 章）。

先说公道话。这条界线在它的年代极有用。它把颜色、冷热这些最容易随人变的东西剔出去，把形状、大小、运动留下来，后者正好可以用数学去算。近代力学能起步，很大程度靠这一剔。

在它完全成立的条件下，本书不和它争：只要尺子、量法、温度、量的人都按同一套规程，形状、大小确实比冷热稳得多，稳到可以写进公式。

◆ 三、界线画在哪里，才是问题

问题出在洛克画线的理由上。他说第一性质“与物相像”，第二性质“不相像”。

拿什么去比“像不像”？要比，就得有一个不经过任何感觉、任何测量的物本身，放在旁边对照。这个比较项拿不出来，也没法独立查验。

于是本书换一个问法：**不问哪一类性质“像”物，问哪一类性质的读数，在换手、换法、换人之后还稳，以及靠什么稳。**

这样一问，界线就不在物里了。

冷热不稳，是因为皮肤的温度随人随时在变，而“凉”“暖”读的正是皮肤与水之间热流的方向和快慢。这一格的读数本来就是差值；温度计的价值不在更接近真相，在它把差值的一端固定了下来。

形状、大小显得稳，是因为尺子把差值的一端固定得更早、更死，而且固定的办法写进了每一本教材。

硬度正好卡在中间。手指敲、指甲划，读数随人；压头、载荷、保压时间一固定，读数就稳。所以说：**协议在先，数值在后**。不同的工程硬度体系之间，只能有条件地换算。

◆ 四、本书的重判：一段坡，不是一道墙

把三类摆在一起，可以写出本书的重判。

第一性质与第二性质，不是两种东西，是同一种发生在标准化程度上的两段。冷热是标准化最晚、最弱的一段；硬度在中间；形状、大小、数目是标准化最早、最强的一段。

第 3 章埋过的伏笔，本章先在客体这一边兑现一半，第 49 章再正式收：**第一性质，是标准化程度更高的属性**。

这句话不说形状、大小是主观的。它说的是：形状、大小之所以几乎不随人变，是因为量它们的手和那一下，几乎被换成了标准件。尺子替了手，规程替了那一下。

这就是全书的标准化预言在洛克身上的样子：属性显得不变的地方，正是另两种属性被标准化固定住的地方。撤掉标准化，不变性就松动。

撤掉尺子，大小立刻随人：同一段路，背着重物的人觉得长；同一个房间，小时候觉得大。撤掉量法，形状也会松：同一枚硬币，正看是圆，斜看是椭圆，人要靠“知道它是圆的”才说它圆。第 49 章会把这条预言写成可以做的最小实验〔待验〕。

◆ 五、客观感从哪里来

可是“石头硬”的客观感，不会因为这番话就消失。它确实比“我觉得硬”硬得多。这份硬从哪里来，要说出来源。

第 23 章给了第一个来源：一号位无我。说“石头硬”的那一下，“我”本来就没亮，人退到了句子外面。

本章给第二个来源：标准化。它有两半，合起来写是：**客观性＝读数跨人可复现＋与推不动的那一侧有往返。**（第 191 号把前一半叫“盆地的形状”；它和第 49 章的“深盆”不是一回事，本书正文不用这个比喻。）

前一半是可复现。第 25 章说过：在人和人之间复现的不是感觉值，是次序。老鲁的手和闵小满的手敲同一块石头，“硬”的程度说法不一，可是石头、木头、海绵谁硬谁软，两人排出的顺序一样。次序稳，就是可复现。

后一半是往返。光靠大家一致还不够。以太就是例子：它当年满足一切共识标准，众多一流研究者共享、理论自洽、可以拿来计算，最后还是死了。所以客观性还要加一条：有一个推不动的那一侧，你推它，它以不由你决定的方式顶回来。

石头的硬，两半都齐。谁来敲，序关系都稳；敲下去，它都顶回来，而且顶回来的方式不由你说了算。这两半合起来，就是标准化这一个来源；再加上第 23 章的一号位无我，就是“石头硬”那份客观感的全部来路。

◆ 六、往返的四种样子

“往返”这个词要拆开，才不只是一句口号。它有四种形态（参第 191 号附录 H）。

施力与响应：你推它，它以不由你决定的方式回应。石头的硬，最直接就是这一种。

改变条件与系统性变化：推不动的东西，就改条件看它怎么变。换光、换温度、换角度。

持存与可回访：你离开再回来，它还在原处，而且带着该有的变化，落了灰、晒热了、磨了一点。

代价与可回收：押在它上面的事，长期看能不能兑现。拿它垫的桌脚稳不稳，拿它砌的墙倒不倒。

四种形态有分工。前两种测“它现在顶不顶得住”，第三种测“我不在场时它算不算数”，第四种测“押在它上面值不值”。

往返的每一种形态，都要一次操作。施力要有手，改条件要有人去改，回访要有人回来，押注要有人去押。客观性最硬的那一半，恰恰离不开互动一角。

◆ 七、坚白石再来一次

现在可以把公孙龙那块石头接回来。

第 9 章讲过：公孙龙说，用眼睛看，得到白，不得坚；用手摸，得到坚，不得白。所以坚白石只能数到二。那一章说他看准了“硬”“白”随手与眼而显，这是先秦名家里离互动属性最近的一步；他又把显不出来的那一半说成“藏”着，属性于是各自独立了（见第 9 章）。

本章用三层读数，把这块石头再走一遍。

“坚”读的是两物相互作用时的相对抵抗序，谁划得动谁（第 191 号有一张物性九格表，把它放在“局部 × 对比”那一格；那是第 191 号的物性表，不是本书的号位 × 维表）。它要一次摸、一次压、一次划才读得出。

“白”落在视觉一路：光在表面上怎样散。它要一次看才读得出，还要看光照。

“石”呢？石，是这几路特征互相担保、补位、牵动之后，在整体、稳定、独立三项上达标、粒子化了的那一束。看到白，手会预先配好力去拿；摸到坚，

眼会自动补上它的样子。任一路线索一点火，整束被召回并带出预期，这就是特征纠缠。

所以公孙龙数到二，不算错：在一次只看、或一次只摸里，确实只出来两样。他错在把第三样，那一束的牵连，当成了不存在；又把没出来的那一样，当成了“藏着”。

> **白和坚不是藏着，是要等另一次互动；石也不是数不出来，是那一束在两次互动之间牵着。**

◆ 八、墨家说“相盈”，对了一半

墨家的反驳，第 9 章◆五讲过：坚与白同在一块石头里，彼此充满，后人概括为“坚白相盈”〔待核〕。

墨家这一边，守住了“一块石头”。它在日常里完全成立：你拿起一块白石头，手上的硬和眼里的白，确实是同一样东西给的。

它停下的地方，是把“相盈”放进了石头里，好像坚和白本来就在那块石头里互相充满，不管谁来看、谁来摸。

本书的说法介于两家之间，又不是折中。坚和白相盈，盈在束里，不盈在石头“本身”里；束靠一次次看、一次次摸缠成，缠成之后，一路点火，整束就来。公孙龙看见了分路，墨家看见了合束，两家都没有给那一下互动留一个正式的位置。

◆ 九、两种性质的新表

把本章的重判压成一张表。

读法	洛克	本书
第一性质（形状、大小、硬）	在物里，与物相像	标准化程度高，手和那一下被尺子与规程固定

读法	洛克	本书
第二性质（颜色、冷热）	在心里，物只有产生它的能力	标准化程度低，差值的一端随人随时在变
两者之间	一道墙	一段坡，硬度卡在坡中间
客观感来源	与物相像	一号位无我（第 23 章）；标准化：跨人可复现＋与推不动的那一侧有往返
坚白石	未论及	白与坚分路而显，石是两路之间的牵连

表里最要紧的是第三行。墙的两边，只能分属物和心；坡的两端，是同一种发生，标准化走得远近不同。

◆ 十、客观感也要维持

客观感有来路，就也有寿命。这一点最容易被忘。

讲校准，有一句很有用的话（参第 191 号）。在“读取”的图景里，校准是一项道德要求：为了准，应当定期校准。在发生的图景里，校准是一项维持要求：稳住的读数会随时间和条件松动，不维持就会塌。

两种说法平时看不出差别。差别出在两种时候。

一种是长期没出过错。按读取的看法，可以松一松了。按发生的看法，这恰恰是最该小心的时候：读数可能在悄悄漂，因为没有不一致来提醒，所以没人察觉。

一种是出了不一致。按读取的看法，要找出“谁错了”。按发生的看法，要问“哪一段往返松了”，并且先查最久没被扰动的那一环。

老鲁在车间见过这件事。一把用了多年的卡尺，从来没出过问题，大家信它像信自己的眼睛。有一回一批件装不上，查了半天人、查了半天料，最后才想起去校那把尺，尺的零位早就偏了。那批件的“尺寸”，客观得不能再客观，其实是一只偏了的手。

> **客观感最稳的地方，往往是那只手被固定得最久、也最久没人去看的地方。**

◆ 放回日子里

那晚闵小满做完作业，老鲁从工具箱里翻出一块磨刀石、一枚铁钉、一块玻璃，摆在桌上。

“按你那张表，排一排。”

闵小满拿钉子去划玻璃，划不动；拿玻璃角去划磨刀石，划出一道白印；拿磨刀石去蹭钉子，钉子上亮了一道。他排了半天，最后说：“排出来了。可是外公，我划的时候用多大劲，会不会排得不一样？”

老鲁说：“会。所以厂里有硬度计，劲儿是定死的。”

明天你可以试一件事。在家找三样你觉得“一看就知道哪个更硬”的东西，不许看，只许划，排一次；再请家人也排一次，比一比顺序。顺序一样，那是可复现的那一半；用劲不一样，那是你们各自的手。两样都记下来。

带走的话 ：**第一性质和第二性质之间没有墙，只有一段坡；越往坡顶，量它的手和那一下被固定得越死，属性就越像物自己的。**

本章判错句：若撤掉硬度计与统一的划法，换人、换劲儿去划，读出来的不只是先后，连“硬多少”也和用硬度计时一样一致，那么“硬度卡在坡中间”就算错，“第一性质是标准化程度更高的属性”要收窄；若能找到一种公认的客观对象，它完全满足跨人复现，却与推不动的那一侧没有任何一种往返，客观性的第二个来源要收窄。

下一章从哪里进：石头的硬对谁都差不多；可同一只狗，对一个孩子是敌人，对另一个孩子不是。下一章写带着价值的物：敌人、珍宝、垃圾。

想一想 ：你心里最“客观”的一个数，体重、分数、工资，哪一部分是可复现的形状，哪一部分是尺子替你固定住的那只手？

27

第 27 章

敌人、珍宝、垃圾：带着价值的物

有一类客体属性，一说出口就带着价值：“这是个祸害”“这是个宝贝”“这是堆破烂”。它们和“石头硬”一样，是一束特征以整体、稳定、独立的样子显影；不一样的是，缠进去的每一股特征，都只相对于一场正在做的事才算数。敌友按事不按人，宝和废也按事不按物。

◆ 一、同一只搪瓷缸，三个名字

老鲁的旧搪瓷缸，不止第 24 章那一只。

那年小区清理楼道杂物，物业贴了通知。鲁晓帆收拾阳台，翻出一只缸口磕得更厉害、缸底锈穿了的旧搪瓷缸，是老鲁更早用坏、早就不用的那一只。她顺手扔进了门口的纸箱：“这个是垃圾了。”

晚上老鲁看见，又从纸箱里拣了回来，擦干净，摆上书架：“这个不能扔，是宝贝。”缸身上印着的车间名字，那个车间早就没了。

闵小满在旁边插了一句：“那我上次拿它装钉子，被它划破了手，它算什么？”

老鲁说：“那它那天算个祸害。”

一只缸子，一家人，一个星期之内，被叫成了垃圾、宝贝、祸害。缸子没变，锈还是那些锈，缺口还是那个缺口。

这三个名字，都是客体属性。都不要主语，都挂上了“它的”。本章要问的是：这类带着价值的客体属性，是怎样发生的。

◆ 二、第 270 号的一步：价值性物体

第 270 号《敌人发生学》先走了这一步。它开篇写一个苹果怎样发生：看到的红和圆、摸到的沉和硬、咬下去的脆响，几股感觉缠成一团，以一个东西的样子出来。接着它问：敌人和苹果，一样在哪里，不一样在哪里？

一样的地方：都是几股特征缠成一团，以整体、稳定、独立的样子发生。第 270 号把这叫作粒子性，正是本书第 17 章粒子化的三项。

不一样的地方：苹果的红，不管谁想干什么，都是红的；敌人的那几股特征，只有相对于某一场正在做的事，才算阻抗。第 270 号举的例子是一只咬过小孩的狗。同一副牙，对想上去摸它的孩子是阻抗；对从小养狗、知道怎样和狗打交道的孩子，只是一个要读懂的信号。

于是它给敌人一个说法：**敌人是一种价值性物体**。它的定义逐字如下：敌人，是相对于当下正在进行的 SDE，一团阻抗特征纠缠聚合体的粒子性（整体、稳定、独立）发生。（SDE 在这里指一场正在走的发生，也就是一件正在做的事；第 270 号说的粒子性，本书叫粒子化。）

本书把这一步放进客体属性的家谱里，下一节给出本书自己的说法。

◆ 三、本书的说法：价值性物体

先把本书的说法摆在这里。**价值性物体，是客体属性里带着价值的那一支：一团特征纠缠聚合体粒子化之后，在一号位显影、回写挂上“它的”；不同的是，缠进去的每一股特征，都只相对于一场正在做的事才算数**。那场事有人在做，有做的方式。

为什么要单列一章？因为价值性物体比“石头硬”多出来一项，这一项让三角看得更清楚。

“石头硬”里，手和那一下退到句子外面，要费点力才找得回来。第 26 章用了一张硬度排名表、一套往返的形态，才把它们请回来。

“这是个祸害”里，那一场事就写在定义的第一个字之前。第 270 号说：离开了“相对于哪一场发生”，就谈不上谁是敌人。它把这半句叫作钉在定义前面的一根桩。

用本书的三角来读：一场正在做的事，有人在做，有做的方式。人是主体一角，做的方式是互动一角。“敌人”这个客体属性，是这两角相对一团特征给出的读数。

> **价值性物体，是三角最外露的一种客体属性：主体与互动两角，直接写进了它的定义。**

所以它是一个很好的入口。看懂了“敌人”为什么离不开那一场事，回头再看“石头硬”，就容易看见那一下敲。

◆ 四、敌友按事不按人

第 270 号有一章，题目就是本章要借的那句话：敌友按事不按人。

它的例子是社区药房里两位竞争店长的店员。在“谁当店长”那件事上，两人互为阻抗；一个傍晚来了个闹着退药的顾客，两人没商量就一起上，一个倒水稳住人，一个调出记录讲清楚。在“把这位顾客的事处理好”那件事上，对方成了最要紧的助力。

第 270 号的判断是：两场事在同一个人身上、同一家店里同时在走；哪一场在上面，此刻对方就是敌或是友。它还往前走了一步：连“你”都是按事发生的，没有一个站在所有事背后、一成不变的“你”。

本书把这一步收进三方程。这里要先说清一点：“他是我的对头”挂在“他”这个人身上，按本书算主体属性，不算客体属性；它还常常是挂错，把两人在一件事上的来回整个挂到了一个人身上（第 34 章细讲）。按三方程（第

42 章），主体属性＝F（客体属性，互动属性）。换一件事，就是换了互动一角；互动一换，挂在他身上的那个“对头”跟着换。

第 270 号给了一个很小的习惯，本书采用：每当心里冒出“这个人跟我不对付”，就在后面补半句：“在哪件事上”。补得上，它还是一团有边的、按事发生的阻抗；补不上了，只剩“这个人”三个字，它就已经蔓延开了。

◆ 五、珍宝：相对于一场事的吸引

第 270 号写的是敌人。本书顺着它的思路，把价值性物体往另外两边推一推。下面两节是本书的推断，不是第 270 号的原话〔待验〕。

老鲁那只锈穿了的缸子，为什么是宝贝？

它缠进去的特征，一样一样数得出来：车间的名字，那个车间已经没了；缸口的缺，是他三十岁那年碰在台虎钳上磕的；缸底的锈，是多年茶水泡出来的。这些特征缠成一团，以整体、稳定、独立的样子显影：“这是我的宝贝”。

可是它们只相对于一场事才算数：老鲁一辈子手艺人的日子，还在他这里接着过。离开这场事，车间名字只是几个红字，缺口只是一个缺口。

拿 E3 能量三态（内能、动能、势能，本书对应真、善、美）来说，可以说得更准一点。

敌人缠进去的是阻抗，挡住正在做的事，还往回顶。珍宝缠进去的是吸引，把那场事往自己这边拉，拉得人想守着它、看着它、讲它的来历。势能对应美，对应吸引；所以珍宝是一团吸引特征的粒子化发生〔待验〕。

> **宝贝不是贵，是相对于一场还在做着的事，它把那场事往回拉。**

◆ 六、垃圾：一场事结束之后

鲁晓帆那一句“这个是垃圾了”，也有来路。

垃圾是什么？日常的答案是：没用的东西。可是“没用”是相对于什么？

那只缸子作为喝水的器具，用处早就结束了：缸底锈穿，盛不住水。在“喝水”那一场事里，它已经出局。在“收拾阳台”那一场事里，它只占地方。所以在鲁晓帆那里，它亮成了垃圾。

第 270 号讲敌人的解散，说第一种解散是：它所阻抗的那一场事结束了。本书顺着推：**垃圾，是一束特征在它所属的每一场事都结束之后，仍然以粒子的样子留着的那个东西**。它还整体，还稳定，还独立，可是不再相对于任何一场正在做的事。

所以垃圾不是没有价值属性，是价值属性失了主场。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垃圾”会翻身。缸子被老鲁拣回去，接进了另一场事，就从垃圾成了宝贝。旧货市场、废品站、博物馆，做的都是同一件事：给一束失了主场的特征，找一场新的事。

◆ 七、三种价值性物体的对照表

把三种摆在一起。

看哪一点	敌人	珍宝	垃圾
缠进去的特征	阻抗：挡住，还往回顶	吸引：把那场事往回拉	失主场：不再相对于任何一场事
相对于什么	一场正在做的事	一场还在做着的事	所属的事都已结束
显影的样子	整体、稳定、独立	整体、稳定、独立	整体、稳定、独立
换一个人	可能不是敌人	可能只是旧物	可能是宝贝
怎样松开	那场事结束，或几股被抽走	那场事断了，没人再讲它的来历	接进一场新的事

第一列取自第 270 号；第二、三列是本书的推断〔待验〕。

三列的第三行完全一样。**带着价值的客体属性，和“石头硬”一样经过粒子化；它们比“石头硬”更容易松开，只因为它们的那一场事更容易换**。

◆ 八、为什么价值看起来长在物上

既然价值按事，为什么人总觉得它长在物上、长在人上？

第 270 号给过四条原因，本书取三条。

第一，人比事好记，这是第 270 号的原话；物也一样。事来了又走，人和物有一张脸、一个名字，天天在眼前。一件事上缠出来的价值，最省事的存放办法，就是挂在那个样子、那个名字上。

第二，粒子化会倒着往回写。第 270 号写过一位老人在菜市场被少称了二两鱼，从此认定那个摊主“骨子里就是那样”，还回想起“我早就觉得这个人眼神不正”。本来平平常常的几次买卖，在记忆里被重新上了色。第 270 号把这叫先验错觉：它不是粒子化的原因，是粒子化的产物。

第三，它会蔓延。被狗咬过一次的孩子，怕的是所有的狗，连楼上的狗叫都怕。第 270 号把这叫敌意的泛化。宝贝也会泛化：一只缸子是宝贝，同一个车间出的东西，样样都成了宝贝。

这三条，加上第 23 章的一号位无我，是价值看起来长在物上的几条主要原因；第 270 号另有一条，讲的是人，不讲物，这里不取。价值性物体在一号位（显影为“那儿有”的位置）上显影，说“这是个祸害”的时候，说话的人和那一场事，一起退到了句子外面。

◆ 九、价值性物体的两层全息

价值性物体还有一处值得看：它自己里面，也是一场显露、差异序列、特征纠缠。

拿第 270 号那只狗来说。显露，是“狗”在那个孩子那里亮成的样子：危险。差异序列，是一件件事的先后：被咬，打针，远远看见狗就躲，奶奶把她搂紧，加快脚步走开。特征纠缠，是牙、疼、血、针、大人的紧张缠在一起，一股出现，整团被带出来。

第 270 号特别写了一笔：被咬只有一次，孩子却怕了将近一年。撑着它的，不是那一口，是后面几百次的躲开。它把这叫“供料”。每躲一次，就往那一团里又缠进去一股。

这正是本书第 61 章要讲的内层：每一种属性自身，也是一场显露、差异序列、特征纠缠。外层是三种属性之间的三方程、三原理、六路径；内层是“敌人”这一个客体属性，怎样靠一次次重新发生维持住。

价值性物体靠供料活着；停了料，它就慢慢松开。第 270 号记下的松开办法，没有一样是讲道理：先看绘本里没牙的狗，再隔着窗看，再蹲在纸箱边看一窝刚出生的小狗，最后伸出一根手指让它舔一下。一股一股缠进新的特征，让旧的那几股慢慢松开。

◆ 十、用三角卡试一次

价值性物体是三角最外露的一种，正好拿来试第 61 章那张三角卡。下面拿闵小满那次划破手试一遍。

三角卡	内容
① 三方程诊断	主体属性：闵小满手快，图省事；客体属性：“这缸子是个祸害”；互动属性：拿一只缺了口的缸子装钉子，伸手进去抓；被先在化的是：客体属性，“缺口伤人”被记成缸子的本性
② 选定路径	互→主→客。理由（三问）：最松的一角是拿法，先倒出来再拣，下回就能换；被先在化最深的一角是缸子，“缺口伤人”留到第三位读；回写最快被看见的一角是闵小满自己，说“我笨”还是“我会了”，当天就出口，放第二位
③ 三原理推进	原理三：缸口的缺与“伸手抓”矛盾 → 闵小满用这只缸子的本事改变 → 回写“我知道怎么用它”，不回写“我手笨”；缸子也从“祸害”松成“缺口那边要小心”
④ 追踪回写	看什么读数：他下次拿缸子时，是不是先把东西倒出来，嘴里管它叫什么；多久看一次：每次用时看，看一周；怎样算失败：一周内再划手，就重问三问，可以改从客体起手，把缺口磨平

试完你会发现，“它是个祸害”这句话，在一张卡上被拆成了三行。第三行最要紧：同一次划手，可以写成“它危险”，可以写成“我笨”，也可以写成“我会了”。分叉在回写方向，第 55 章会细讲。

◆ 十一、垃圾分类，是一张换主场的清单

最后看一件人人每天都在做的事：垃圾分类。

长沙的小区这几年也在推分类〔待核〕。鲁晓帆家门口摆着几只不同颜色的桶。一只用完的玻璃瓶，扔进哪只桶，决定它接下来进哪一场事：进了可回收那一只，它接进“回炉再做”那场事，下一回可能是另一只瓶子；进了别的桶，它多半就此出局。

所以分类做的事，正是本章说的那一步：给一束失了主场的特征，找一场新的事。“这是垃圾”与“这是可回收物”，说的是同一只瓶子，挂上的是两个不同的客体属性。差别不在瓶子，在它被接进了哪一场事。

> **一样东西是不是垃圾，要看有没有一场事还在等它。**

这句话也适用于人。第十二编的闵策会撞上它：一个岗位被 AI 改掉之后，被说成“没用了”的，常常不是那个人，是那个人原来所属的那一场事结束了。第 92 章会细讲。

◆ 放回日子里

那只锈缸子后来一直摆在书架上。闵小满有一回问外公，等他不在了，这个缸子怎么办。

老鲁想了想，说：“那就看你了。你要是还记得它是怎么磕的，它就还是个宝贝。不记得，就扔了吧。”

鲁晓帆在厨房里听见，没吭声。那天晚上她把缸子拿下来，用手机拍了几张照片，让老鲁讲了一遍那个缺口的来历，录了下来。

明天你可以试一件事。在家里找一样你觉得“是个宝贝”的东西，和一样你觉得“早该扔了”的东西。对每一样，补上半句：“在哪件事上”。补得上，写下来；补不上，问问家里人，它在他们那里是不是另一个名字。

带走的话 ：**敌人、珍宝、垃圾都是缠出来的；它们不长在物上，长在那一场事上，事一换，名字就换。**

> 本章判错句：若在一个人所做的事、做事的方式都大幅改变，又没有任何外在标准把价值固定住的条件下，他对某样物的“敌”“宝”“废”判断仍然稳定不变，并且这种不变在多人、多物上普遍出现，那么“价值性物体按事不按物”就要收窄。
>
> 下一章从哪里进：价值按事，硬度按手与那一下；那么在一切事、一切手之外，还剩什么？下一章重解康德的物自体。

想一想 ：你心里有没有一个“这人就是个祸害”？在后面补上“在哪件事上”，补得上吗？补上之后，那件事现在还在做着吗？

28

第 28 章

敲之前，石头在哪里：物自体重解

康德说，我们只认识现象，现象背后的物自体不可知。本书重解这一刀：现象是客体意识，也就是一号位的侧重显影；现象的来源者不是一个藏在后面的物，是客体发生，即那一束聚合体的运行。唯物、唯心两边都不站，把“什么第一”换成“在这一条操作链上，同一由谁承担，与推不动的那一侧还有没有往返”。

◆ 一、夜里的石阶

闵小满睡前问了外公一个问题。

“外公，今天半山腰那块石头，现在天黑了，没人去敲它，它还硬不硬？”

老鲁正在泡脚，想了一会儿：“硬啊。明早去敲，还是那个声。”

“可是没人敲的时候，你怎么知道它硬？”

老鲁答不上来，笑着骂了一句：“读书读傻了。”

这个问题一点也不傻。它是两百多年前康德问的那道题的家常版：一样东西不被任何人感知、测量、碰触的时候，它是什么？

本编前五章，一直在把客体属性还给三角：一号位无我，粒子化与成位，三层解码，两种性质，带着价值的物。走到最后一章，必须正面回答这一问。不然前五章随时会被读成一句话：“物是想出来的。”

◆ 二、康德的那一刀

第 5 章已经讲过康德，这里只取他那一刀。

康德的意思，大意是：我们认识到的，只是物向我们显现的样子，叫现象。时间、空间是我们感性的形式，因果、实体这些范畴是我们知性的形式，现象要经过它们才成为可以认识的对象。

至于物在不向我们显现时本身是什么，叫物自体，它不可知，我们只能设想它在〔待核〕。

先说公道话。这一刀切得极准。

他看见了：对象不是白捡的。你看到的红、摸到的硬、算出的因果，都要经过认识这一边的形式才成形。洛克以为第一性质与物相像，康德一刀把这个“像”切断了。本书的第 26 章，其实走在他开的这条路上。

在他完全成立的条件下，本书不和他争：只要问的是“不经过任何感知与操作的物，能不能被我们直接读出来”，答案确实是不能。

◆ 三、亏空被封住，没有被补上

他停在哪里，第 5 章◆六、◆七写过，这里只收一句。知识写成式子，是现象的特征＝F（主体，客体，互动）。亏空有两处：第一处在客体这个变量上，客体究竟是什么，康德把它封成不可知的物自体，**封住了，没有补上**；第二处藏得更深，式子默认主体、客体先于互动就在那里。第 14 章把这个动作叫先在化。

本书接的是第二处。本章的重解，对第一处只给出一个方向，不算补上。

康德的物自体，是先在化在客体这一端最干净的一个样子：现象可以讲发生，来源者不讲，它先在，而且不可问。

◆ 四、本书的说法：现象与来源者

本书的重解分两句，每一句都要写准。

第一句：**现象是客体意识**。按第 21 章的定义，客体意识是一号位的侧重显影。康德说的“物向我们显现的样子”，在本书里就是一束聚合体在一号位上亮成“那儿有一块硬石头”的那一下。第 23 章说过，这一层本身无我。

第二句：**现象的来源者是客体发生**。按第 16 章，实体发生是三个号位所显的那些特征缠成的聚合体在运行；客体这一端的聚合体，构成以现实界的感觉特征为主。所以来源者不是一个藏在现象背后、一动不动的物，是那一束聚合体正在运行这件事本身。

这一句只是给第一处亏空指了一个方向：客体不是先在者，是一场客体发生。它还不算把第一处补上，“客体发生”怎样一路追到底，本书没有做完。它真正落脚的，是第二处：既然客体是一场发生，它就不是先于互动等在那里的自变量。

两句合起来：现象与来源者，不是一前一后两样东西，是同一场发生的两层。一层在意识里：显影、成位、回写挂上“它的”。一层在发生里：那一束特征在差异中稳住、互相担保、一路被扰动又一路回稳。

这就是第三编立的两层：发生层与意识层。持存是发生层的事，显影是意识层的事。**饿了而不知时，主体在，主体意识不在；没人敲时，石头在，“石头硬”这一下显影不在**。

◆ 五、两边都不站

说到这里，一定有人问：本书到底是唯物还是唯心？第 191 号《何谓物》专门写过一篇附录对这笔账，本书只取结论，用自己的话说。

和唯物论一边，本书同向的地方不少：承认有不依赖意识的那一侧，承认身体与物质条件在推，承认世界先于每一个人，承认科学的成果是真实成果，承认可复现是硬标准。分歧在三步：“物是一个个自存的单位”，“认识是反映”，“真理是符合”。

和唯心论一边，也有同向的地方：性质不在物里，“一个”是被做出来的，量法参与了读数的构成。分歧也很硬：发生不等于心造；取消了推不动的那一侧，就无从谈往返；大家一致不等于客观，以太就是反例；成位会失败，失败不由心决定。

两句话收住。对唯物论：**它把成果当成了前提**，“一个个自存的物”是粒子化、成位一整套工序的产物，唯物论把它写在了第一页。对唯心论：**它把往返的一端砍掉了**，成位确实是意识层的事，可成位需要往返，往返需要一个推不动的那一侧。

◆ 六、换一个问法

不站队，就要换问法。原来问“什么第一”，现在问：在这一条操作链上，同一由什么承担；它与推不动的那一侧之间，还有没有往返。

换了问法，三句话就能说准。

存在的判据，不是“被感知”，也不是“自存”，是可被往返改动：施力有响应，改变条件有系统性的变化，而且变化不能全由预期解释。

对象是聚合体粒子化、再在一号位成位的结果；粒子化有工序，成位也会失败。

客观性有两个来源，一号位无我与标准化（第 23、26 章）；不是符合，也不是共识。

拿康德那一问来试。本书与康德分两处。康德的形式是先天固定的，这里的成位是生成的、可失败的、可测的；康德把不可知封在物自体里，这里把它换成可测的往返。**没有不可知的那一侧，只有还没测的那一侧**。

◆ 七、月亮还在吗

闵小满那一问，有一个大号版本：没人看的时候，月亮还在吗？

回答是：在，但要分清在的是什么。推不动的那一侧不依赖任何人的意识，月亮那一束由物理过程持续维持，有没有人看都一样。不在的是成位这件事：“那儿有一个东西”是一号位的事件，没有承担者就不发生。消失的不是月亮，是“那儿有一个东西”这句显影。

再进一步：要是人类灭绝了，世界还在吗？在。可是那时不再有成位，也不再有物理学，世界还在，“物”这一显影不再发生。这句话听上去像唯心，其实相反：它把“世界在”与“物显影”分开了，而唯物、唯心两边都把这两件事绑在一起。

把闵小满的石头放进来。夜里没人敲，石阶那一束还在运行：它照样受热冷缩，照样压着下面的土，照样在山坡上占着那一段。这是客体发生。“石头硬”这一下显影，不在；它要等明早一只手、一次敲。

所以老鲁的回答，只对了一半，又对得很准。“明早去敲，还是那个声”，这句话说的正是往返的第三种形态：持存与可回访。你离开再回来，它还在原处，而且带着该有的变化。

◆ 八、客体发生也不是孤零零的

最后要堵一个口子。说来源者是客体发生，会不会又把客体发生写成一个新的物自体，一个不靠主体、不靠互动、自己运行的东西？

不会，理由在第 16 章的定义里。实体发生是三个号位所显的那些特征缠成的聚合体在运行；石头这一束，也缠着够三个号位照出东西来的那些特征（第 16 章◆三），只是对比、变化、分布这些名字，要等照的时候才用得上。它的“运行”，就是它在差异中与周围一切相互推动、相互约束。山坡、雨水、温差、踩上去的脚，都在它的纠缠里。

这也回答了上一节那句“不依赖任何人”。它说的是不依赖哪一个人的意识，不是不在纠缠里；发生层的聚合体在运行，不等于有一个先在的主人。

所以本书不说“来源者是一个运行着的物”。本书说：**来源者是一场客体侧重的发生，它本身就在纠缠里**。物自体被拿掉了，留下的不是一个更深的物，是一场更宽的发生。

这也是本书比第 191 号多走的一步。第 191 号只做物这一边，答“对象怎样成位”。本书把同一把尺子放到三种属性上。客体属性的来源者是客体发生，主体属性的来源者是主体发生，互动属性的来源者是互动发生，三者互相纠缠。第五、第六编各接一角，第七编合起来。

◆ 放回日子里

第二天清早，闵小满跟外公又爬到半山腰，第一件事就是去敲那块石头。咚咚两声，还是那个声。

“它昨晚硬不硬？”老鲁逗他。

闵小满想了想：“它昨晚在。硬，是我今天敲出来的。”

“那你今天不敲，它就不硬了？”

“不是。是它昨晚没在谁手里硬。”

老鲁没再说话，敲了敲自己的膝盖，往上走了。

明天你可以试一件事。挑一样你确信“不管我在不在都一样”的东西，家里的冰箱、楼下那棵树、你常走的一段路。问两句：我不在时，它在做什么？我回来时，凭什么知道它还是它？第一句问的是客体发生，第二句问的是往返。两句都答得出来，就不需要一个看不见的物自体了。

带走的话：现象是那一下亮在“那儿有”上的显影，来源者是一场一直在缠着的客体发生；没有不可知的物，只有还没测的往返。

> 本章判错句：若存在一种“在”，与任何操作链之间既无施力响应、也无条件变化、也无回访、也无代价回收，却仍可被判定为在，那么“来源者是客体发生”就要退回，物自体的位置要重新空出来。
>
> 下一章从哪里进：一号位上亮的是“那儿有”，二号位上亮的是“正在”；第五编转到互动属性，先从半山腰那一句“今天爬得轻松”讲起。

想一想 ：你最放不下的某个“本来就是那样”，比如一个人的脾气、一份工作的难处，它在你不在场时，还在和哪些东西缠着？

◆ 本编总账

第四编走了六章，从一句不要主语的话讲起，到物自体为止。

看见清单。

“石头硬”不要主语，是因为客体属性亮在一号位，而一号位本身无我（第 23 章）。

“这一个”是一团聚合体先在发生层粒子化、再在一号位成位的结果，可以用几组读数、四台装置去测，也可以测错（第 24 章）。

物体、物质、物理是同一场发生的三层解码，一层比一层把主体、互动两角固定得更死；物理是把这件事做得最彻底的手艺（第 25 章）。

第一性质与第二性质之间没有墙，只有一段标准化的坡；客观感有两个可查的来源：一号位无我，标准化（跨人可复现，又与推不动的那一侧有往返）（第 23、26 章）。

敌人、珍宝、垃圾是带着价值的物，按事不按物（第 27 章）。现象是客体意识，来源者是客体发生，唯物唯心两边都不站（本章）。

放回清单。这一编把最像物自带的客体属性，逐个放回到三角里。硬放回到手与敲。“这一个”放回到判定者与操作。“这一类”放回到学过的耳朵与那一

下敲。“谁来都一样”放回到被规程固定的手与量法。“祸害”“宝贝”“破烂”放回到那一场事。物自体放回到客体发生与往返。

本编结论：**石头硬＝G（敲的手，敲这一下）**，也就是客体属性＝G（主体属性，互动属性）。用“石头硬”把这条式子最后结算一次，三步。

先抽掉敲它的手，也就是主体一角。没有一只手、一个判定者，“硬”无处读数：硬度从一张“谁划得动谁”的排名表起家，排名要有人去划、有人去判；第 24 章的每一个读数都要报“判定给出者”，代判作废。

工程上有硬度计，看上去不要人；可硬度计的压头、载荷、保压时间，是一群人定下的协议，读数靠受过训练的人去读，协议在先，数值在后。手没有被取消，是被换成了标准件。

再抽掉敲这一下，也就是互动一角。没有一次敲、一次压、一次划，“硬”同样显不出：硬读的正是两物相互作用时的相对抵抗序，谁划得动谁。夜里没人敲，石阶那一束照样在运行，“石头硬”这一下显影却不在。客观性最硬的那一半，往返，四种形态没有一种不要一次操作。

最后看看剩下什么。剩下的是客体发生：那一束特征在山坡上与雨水、温差、土和脚一起缠着。它不是一个硬的物，是一场等着被敲的发生。硬，是三角在这一场发生上亮出来的那一下。

> **“石头硬”离不开敲它的手，也离不开敲这一下；客体属性最客观的地方，正是另两角被固定得最死、退得最远的地方。**

这句话把问题交给第五编。手和那一下一直在，只是退到了句子外面；那么那一下本身，“正在敲”“正在爬”“正在谈”，是怎样被显成一种属性的？

第　五　编

互动属性发生学：“正在”也是长出来的

编　首

第四编写的是“那儿有”：石头硬，这题难，这药有效。这一编写夹在人与物中间的那一种属性：谈话很顺，关系很僵，爬得很轻松，在二号位上显影为“正在”。

它的承载者既非人，也非物，是“这一次爬”“这一场谈话”。这种属性最常见，也最常被忘记。为什么？因为“正在”一过去，它就找不到主人了。

本编六章。第 29 章立二号位：互动意识是“正在”，事件也是聚合体，可事件不是最基本的存在。第 30 章读梅洛-庞蒂：他把主体和客体都写成从互动里长出来的，却把互动本身立成了不需要来历的底，本书把这一处当作本编的戒律。第 31　章读主体间性：河与两岸，“间”先于人，可“间”也有源头，还要河床托着。

第　32　章写触、听、视三条路：互动属性走哪条路发生，名字就不一样。第 33　章把互动属性放进三界：谈话很顺、关系很僵、市场很热，各自侧重在哪一

界，改法就不同。第 34 章写挂错号位：一句“他脾气坏”，常常是两个人一碰就僵，被挂到了一个人身上。

这一编的反差只有一句：**互动属性比“我”先发生，却常常最后才被认领；人们最常把它挂错，纠正时又最容易把它抬成新的主人**。

29

第 29 章

二号位：“正在”

“爬得很轻松”既不在腿里，也不在坡上，它在“这一次爬”里。本章要立的判断是：互动属性的承载者是一场事件，事件也是一个聚合体；可事件不是最基本的存在，它是从一股更深的洪流里切出来的一段。

◆ 一、半山腰的那一段

清早五点四十，鲁长庚从岳麓山东门进山。头一段是石阶，他走得不快，鞋底一下一下踩实。到了半山腰那段陡坡，他照老办法走之字形，左一斜，右一斜，呼吸和步子慢慢对上了。

这一段路上，他脑子里没有话。没有“我在爬”，也没有“这坡真陡”。只有脚下一级一级往后退，膝盖一屈一伸，汗从后背往下走。

到了平台，他停下来，扶着栏杆喘了几口气，掏出手绢擦脸。这时候，一句话才冒出来：“今天爬得轻松。”

这句话有意思。它说的不是“我”，也不是“坡”，说的是“爬”。它冒出来的时刻，也不在爬的当中，而在爬停下来之后。

互动属性常常在“正在”过去之后才被说出来；说出来的那一刻，它已经开始找主人了。

本章先不管它找到了谁，先问：在半山腰那一段没有话的时候，发生的是什么？

◆ 二、中间那一位

第 15 章的总式里讲过三个号位（可以先当成三种“亮法”）。这里再领一遍，只说跟本章有关的那一面。

一号位显影为客体意识，说的是“那儿有”。“下雨了”“石头硬”，这类话不需要主语，本身无我。三号位显影为主体意识，说的是“我”，它是唯一带意向性的号位，也是最后才亮的那一个。

夹在中间的是二号位。它是变化、波、善这一组的侧重显影，显出来的是“正在”。

“正在下雨”和“下雨了”不是一回事。“下雨了”是一个被看见的事实，雨在那儿。“正在下雨”是一个还没完的过程：你站在屋檐下，听着雨点一阵密一阵疏，它还在往下落。

汉语里有一个很小的字，专门管这件事：“着”。“走着”“说着”“爬着”。一个“着”字一挂，话就从“那儿有”换成了“正在”。日常说话里，人们早就分得清这两种亮法，只是没给它们起名字。

所以第一件要立住的事是：互动意识是二号位的侧重显影，它的口头禅是“正在”，而不是“那儿有”或“我”。

◆ 三、“我”退场的时候

二号位最亮的时候，“我”往往退场。

一个人做事做到最顺手的时候，心思全在事情的起伏里，没有工夫想“我在做”。心理学把这种状态叫心流（契克森米哈伊的说法，大意是：全神贯注、忘了时间、也忘了自己〔待核：原著用语〕）。鲁长庚在半山腰那一段，正是这个样子：爬在亮，“我”没亮。

这一点和婴儿的次序对得上。按本书底盘的口径，婴儿先有“那儿有”，再有“正在”，最后才有“我”（第 35 章细讲）。一个几个月大的孩子，抓、松、再抓，玩得起劲，“正在”已经亮了很久；他说出“我”，还要等上一两年。

“正在”比“我”亮得早，也比“我”更容易在专注时独自亮着。

这也说明了一件事：互动意识不需要一个先在的“我”来点亮。它亮的时候，“我”可以完全不在场。

◆ 四、一次爬，也是一个聚合体

二号位显出来的东西，背后有一个承载者。在鲁长庚这里，是“这一次爬”。

一次爬，看上去只是一段时间里的动作，好像算不上“东西”。可是按第 16 章的口径，它和一块石头一样，是一个聚合体：三个号位所显的那些特征，在它身上缠在一起。聚合体，就是一束互相缠住的特征，缠得稳了，能被一个名字指着。

拿第 16 章那三组照法当尺子，把这一次爬读一遍。先看对比、变化、分布。这一次爬比昨天快了几分钟，这是对比。它从慢到快、从喘到匀，这是变化。它在哪一段吃力、哪一段省力，铺在整条山路上，这是分布。

再看粒子、波、场。每一级台阶是一下一下的落脚，这是粒子。呼吸和步子起伏成一个节律，这是波。人、坡、清早的凉气、肚子里那碗稀饭，合起来是一个场。

再看真、善、美。这一次爬能撑下去，靠的是腿上那份底子，这是真。它一步一步往上推，这是善。它有一个让人想爬到顶的劲头，这是美。

三组特征都在，差别在构成。主体聚合体以自我界的内感和时间连续性为主。客体聚合体以现实界的感觉特征为主。事件聚合体以变化与过程的特征为主。所以一次爬最自然的亮法，是“正在”。

◆ 五、事件为什么难“成个”

第 17 章讲过粒子化：一个聚合体在整体性、稳定性、独立性三个指标上达标，就会被感觉成“本来就在那里”。

拿这三个指标量一量“这一次爬”。

整体性还行：从东门到平台，有头有尾。独立性差一些：它和昨天的爬、和早饭、和夜里睡得好不好，缠得很紧，切不干净。稳定性最差：爬完它就没了，第二天再爬，已经是另一次。

所以事件很难“成个”。你很少觉得“一次爬”像一块石头那样，本来就摆在那里。

也有例外。有些事件被人一遍一遍地讲、一遍一遍地纪念，就粒子化了。“那年高考”“那场婚礼”“那次手术”，在记忆和说法里有了边界，有了名字，好像成了一样东西。

名是指针（第 20 章）。“那场婚礼”指向的，是一束已经结束、却被反复调出来的特征。事件一旦被命名，就从“正在”往“那儿有”挪了一步。

这一挪，后面几章还要用到：被挪成“那儿有”的事件，最容易被当成先在的东西。

◆ 六、事件不是最基本的存在

既然事件也是聚合体，会有人往前再迈一步：那世界是不是就是由事件组成的？

这个想法有很体面的来历。二十世纪的过程哲学和生成哲学，有人说实在的单位是“发生”，有人说存在就是事件（第 7 章已述其大概）。

先说他们对在哪儿。他们看对了一件大事：不该把世界看成一堆静止的块头，变化在先，块头是变化里稳下来的样子。说他们对，要说到底：如果你要描

述的东西变得很快、边界很松，比如一场谈判、一阵风、一段旋律，把它当事件来看，比当物来看准得多。这是公道话，本书接着用。

可是本书不走到“存在即事件”那一步。本书用一个画面来说：一个人一天从起床到睡觉，是一串事件；而每一个事件，又是一股洪流。

拿鲁长庚的一次爬来说。眼睛在看路，看石阶的高低、坡的斜度。耳朵在听，听自己的喘、听林子里的鸟。脚底和膝盖在感，感石头的硬和腿上的酸。看、听、触各是一场形状、路、土（显露、差异序列、特征纠缠）的运行，三股缠在一起，才托出“这一次爬”。

这里面没有一条单一的推动链条。不是“脚推膝，膝推呼吸”这样一节接一节，是很多股一起推很多股。很多时候，路还在一锅粥里，根本说不上链条。

所以事件不是最基本的存在；事件是在洪流里切出的一段，切口由二号位的侧重显影来定。 形状、路、土三维的运行，才是更底下的那一层。

◆ 七、互动属性从哪里来

到这里，可以回答本编的头一个问题：互动属性是怎样发生的？

把第 15 章的总式拿来：属性发生＝某号位侧重显影（承载者）× 某维侧重发生（属性）× E1 某界侧重的特征纠缠（界）。

代入“今天爬得轻松”。承载者：二号位侧重显影，“这一次爬”。属性：路这一维侧重，爬法和身体合上了，阻力小，路走得通。界：现实界，坡是实的，腿是实的。

三项合起来，就是一个互动属性的发生。

它也走第 22 章的阶梯。最底下一级是不显：半山腰那一段，爬得轻松正在发生，可是没有一句话。往上一级是状态显影：到了平台，“今天爬得轻松”冒出来。

再往上一级，是反复显影，由特征律收口，经过封装，成为一句属性。特征律，就是差异里稳下来的东西凝成可指向的特征。这时候说的话变了：“这条路我爬惯了，一向轻松。”

状态与属性的分界，就在这一级。“今天顺”是状态，“一向顺”才是属性。

◆ 八、“正在”一过，它去哪儿

有一件事，二号位比另两个号位吃亏。

“那儿有”显出来的东西，有一个“那儿”可以待：石头在那儿，硬就挂在石头上。“我”显出来的东西，有一个“我”可以待：我累了，累就挂在我身上。“正在”显出来的东西，只有一个“正在”。“正在”一过去，它就没地方待了。

所以互动属性被回写的时候，常常不回写到“这一次爬”上，而是被挂到别处去。

鲁长庚在平台上说的是“今天爬得轻松”，这一句还挂在“爬”上。下山路上，碰见老邻居问他，他说：“我这腿还行。”到了晚上，女儿问他累不累，他说：“那坡也不算陡。”

同一场“轻松”，一天之内换了三个主人：爬，腿，坡。

这不怪他。三句话都有道理，因为三种属性本来就缠在一起。只是这一换，“爬”这个承载者就从话里消失了。第 34 章要写的“挂错号位”，起点就在这里。

还要分清两次回写。第 21 章讲过：一次是所得回写进土壤，慢；一次是回写进号位，快。

回写进土壤，是看不见的那一次。之字形走了快二十年，膝盖记住了斜着落脚的角度，呼吸记住了在哪一级换气，山路上也被他和别的老人踩出了一条斜斜的浅痕。这一次回写不挑主人，它同时落在腿上、路上、走法上。

回写进号位，是说出来的那一次。它要挑一个“它的”或“我的”挂上去。挑中谁，话就归谁。

> **互动属性的麻烦，不在第一次回写，在第二次：土里记得是三家合伙，嘴上只给一家署名。**

◆ 九、怎样认出一个互动属性

既然它容易换主人，就得有一个办法，在它被挂走之前认出它。

本书给一个家常的试法，叫“认互动三试”。它和后面要讲的“选起点三问”不是一回事。

第一试：这句话能不能加一个“着”？“爬得轻松”可以说成“正爬着，很轻松”；“石头硬”加不上“着”，“石头正硬着”不像话。能加“着”，说明它的承载者是一段过程。

第二试：换一个人来做，它变不变？同一道坡，换闵小满来爬，“轻松”多半没了。会变，说明它离不开主体。

第三试：换一样东西来做，它变不变？同一个鲁长庚，换到一段他没走过的野路上，“轻松”也多半没了。会变，说明它离不开客体。

三试都答“是”，它就是一个互动属性：承载者是过程，读数随人变，也随物变。

拿另一句话再试一遍：“这场谈话很顺。”能说“正谈着，很顺”；换一个人来谈，可能就不顺；换一个话题来谈，也可能不顺。三试全中。

这个试法很粗，不是测量。它的用处只有一个：在一句话被说成“他会说话”或“这话题好聊”之前，先把它按在“这一场”上。第七编会把后两试做成

正式的检验：换着看叫共变（第 44 章），伸手去改再追着看叫干预追踪（第 47 章）。

◆ 十、本书的说法

把本章的定义收一收。

二号位：变化、波、善这一组的侧重显影，显出来的是“正在”。心流时它最亮，“我”退场；它比“我”亮得早。

事件聚合体：三个号位所显的特征都缠在里面、以变化与过程特征为主的聚合体。它很难粒子化；一旦被反复命名，就从“正在”挪向“那儿有”。

事件不是基本存在：事件是在看、听、触多股洪流里，由二号位的侧重显影切出来的一段。洪流里多股推多股，没有单一的推动链条。

互动属性：二号位侧重显影 × 某维侧重发生 × E1 某界侧重的特征纠缠。它按阶梯从不显、到状态、到封装成属性。

还要补一句，免得把本编读偏：互动属性有自己的承载者，可它并不独自发生。按三属性三方程，互动属性＝H（主体属性，客体属性）。“爬得轻松”离不开腿，也离不开坡。下一章要讲的，正是一位哲学家看准了互动、却在这里立错了底的地方。

◆ 放回日子里

那天晚饭，鲁晓帆问父亲今天爬到哪儿了。

鲁长庚说到了平台，还说“那坡也不算陡”。闵小满在旁边扒饭，插了一句：“外公，是你腿厉害。”

老人没接话，筷子顿了一下，说：“是走法对了。”

一句“走法对了”，把那场“轻松”挂回了“爬”上。明天你也可以试一回：遇到一件做得特别顺的事，先别急着说“我行”或“这事简单”，先说一句“这一回做得顺”。只多说这一句，那个最容易丢的承载者，就留下来了。

带走的话：爬得轻松，不在腿里，也不在坡上，在这一次爬里；“正在”一过，先替它记住承载者，再问它离不开谁。

> 本章判错句：如果能找到一种互动属性，它在正当发生时就稳定地被说出，而且说出后承载者始终挂在事件上、从不迁移到人或物上，那么本章“正在一过就找主人”的说法要收窄。
>
> 下一章从哪里进：一位把主客都写成从互动里长出来的哲学家，怎样把互动本身封成了不需要来历的底。

想一想：你最近一次说“今天特别顺”，后来又把这份顺挂到了谁身上：自己、别人，还是那件事？

30

第 30 章

梅洛-庞蒂的教训：互动不空，也是一种先在

梅洛-庞蒂把主体和客体都写成了从中间那一下里长出来的，这是二十世纪对互动看得最准的一次。本章要立的判断是：他空了主，空了客，唯独没有空互动；把互动立成不需要来历的底，同样是先在化，只是换了一个位置。

◆ 一、压麻的那只手

早上醒来，你侧着睡了一夜，右手压在身子底下。你想拿床头的手机，手却不听使唤。它在那儿，沉沉的，像一截别人的东西。你用左手把它拎起来，放在被子上，它软软地躺着。

过了一会儿，麻劲退了，针扎一样的刺痛过去，手指能动了。你一把抓起手机，手又是你的手了。

这个早上里有三样东西。一样是被左手拎起来的那截“东西”，它像一个客体。一样是“我的右手”，它要等麻劲过去才回来。还有一样，是抓起手机的那一下，手指和机身合上，一握就稳。

第 154 号《普通人都能明白的梅洛-庞蒂》用的就是这只手。那本书的判断是：手不是照片里的那只，也不是“我的”那只，手是正在握的那一下。

本章要读的这位哲学家，一辈子都在替“那一下”说话。

◆ 二、他看见了什么

莫里斯·梅洛-庞蒂（1908—1961），法国哲学家。他的第一本大书《知觉现象学》出版于 1945 年；晚年没写完的书，后来以《可见的与不可见的》为名整理出版。

他接手的是一场吵了几百年的架。一家说，感觉是一粒一粒进来的，心里再把它们拼起来；另一家说，感觉本身什么也不是，要靠心里的判断才成形。他说：两家都先把人和世界拆开了，然后再想办法拼回去。

他的办法是退一步，回到拆开以前。人总是已经在世界里，带着身体，带着习惯，和别人缠在一起。没有谁站在外面干干净净地看。

他最有名的例子来自胡塞尔：右手摸左手。右手在摸，左手被摸；注意力一换，左手成了摸的，右手成了被摸的。他由此说，摸者与被摸者用的是同一种“料子”，晚年给这种料子起名叫“肉”。肉说的既非肌肉，也非物或心，是比物与心都更早的一层〔待核：《可见的与不可见的》“交织—交错”一章〕。

第 154 号把这一路的看见压成一行式子：主体从中间那一下来，客体也从中间那一下来。用本书的话说：“我”和“那儿有”，都由“正在”生出。

◆ 三、先说对在哪儿

这是真正的看见，要说足。

西方两千多年，底下总要挑一个：要么是物，要么是心。笛卡尔把世界劈成思维实体和广延实体两块（第 2 章），之后几百年，人们一直在问这两块怎样碰上。梅洛-庞蒂说：底下既非物也非心，是两边一起长出来的那一片。这是一次真松动。

而且他不是空口说。他读格式塔心理学，读脑损伤病人的病例，读儿童心理学，在讲台上讲了好几年儿童。他写过孩子怎样先在一片“混融”里，后来才分出“我”和“你”〔待核：索邦儿童心理学讲义〕。这是把“我”写出了童年。

他也写了物的童年。桌子的坚实，是手和它碰熟了的稳定；科学里的客观世界，是建在知觉之上的第二层。这是把“物”写出了童年。

说他对，要说到底：如果你要描述的是一个已经长成的人，在一个熟悉的世界里做熟悉的事，梅洛-庞蒂的描述几乎处处成立。木匠的手和刨子，盲人的手杖，钢琴家的指头，在这些地方，“中间那一下先于两边”是对的。

本书在第 7 章已经认过这门亲，把现象学这一路算作二十世纪离属性发生学最近的一路。这里再补一句：他的肉，很接近本书说的“土”。

◆ 四、同一支笔，两种语法

可认亲的地方，就是分家的地方。

第 154 号在他那里找到一个接缝。全书前大半，他一次又一次对别人说：你以为本来就在的东西，其实是长出来的。经验论的感觉颗粒，是事后拆出来的；笛卡尔的“我思”，底下还有一个沉默的身体。每一刀都在问：它从哪里来？

到了肉，他换了语法。他说，要称呼肉，得用古希腊人说水、火、土、气时的那个词，“元素”；同一章里，他还说肉是一个“最终的概念”，可以凭它自己来思考〔待核：两处原文、页码与语气〕。

一个可以凭它自己来思考的东西，就是一个不需要从别处来的东西。

第 154 号给这个动作起了名字：“封元素”。他把一切都放回了那一下里，然后把那一下封成了元素。先在的主体没有了，先在的客体也没有了，先在的位置还在。现在坐在那个位置上的，是肉。

那本书还老实写下了一条〔待核〕：他原文的语气，可能是“恐怕得用”一类的试探，而不是斩钉截铁的宣布。如果核下来确是试探，这个接缝要降级。本书照录这条保留。

◆ 五、写了主客的童年，没写互动的童年

第 154 号把整件事压成一句：**他写了主客的童年，没写互动的童年。**

“我”从混融里分出来，混融是起点。物从一次次碰里显出来，碰是起点。起点自己，从来不是被写的那一个。

可是互动明明有童年。

一个婴儿要一次次地抓空、抓到、松开、再抓。要把奶瓶打翻，把妈妈的头发扯住，把饼干捏碎。要被妈妈握着手指，一遍遍放到嘴边。几个月、一两年，那只手才不再被他看着玩，而开始替他做事。

“正在握”的那一下，是从这几个月、几年里长出来的。它有土：子宫里十个月被碰、被托、被摇。它有路：一先一后，喂、抱、抓，顺序乱不得。它有回写：每握一次，下一次就对得更准。

用本书的话说：“正在”不能只由“正在”自己来解释。它也由“那儿有”、由“我”，和已经发生过的“正在”，一起长出来。

他其实离这一步很近。他写过习惯：一个人学会打字，手指记住了键盘，键盘也就成了身体的延伸〔待核：《知觉现象学》论习惯一节〕。第 154 号认为，习惯正是他书里的回写。

只是这一回写，只落进了身体。打字的手记住了键盘，可键盘的排法是怎样一代代被手改出来的，办公室里谁教谁打字、谁替谁改错，这些他写得很少。回写落进一个身体，还像是“我”的童年；回写同时落进物、落进别人、落进下一次相处，才是互动自己的童年。

◆ 六、最硬的一句辩护

这里要请替他辩护的人上台，把话说足。

辩护人会说：你问肉的来历，是问错了层次。肉不是经验里的一样东西，它是一切经验得以可能的条件。胎儿、喂饭、抓握，都是发生在肉“里面”的事。用肉里面的事去解释肉，就像用一场球赛去解释球场。

这句辩护很硬，要认真答。

本书的回答分两层。第一层：一样东西，在一个人的一生里几乎不变，看起来就像“条件”而不像“发生”。可是把时间拉长，它也在变。对成年人来说，“能摸也能被摸”稳定得像个常数；对一个婴儿，它正在长；对一位中风的老人，它正在断，又正在重新长。会长、会断、会重新长的条件，算不上元素，只是一个慢变量。

第二层：谁宣布“这是最终的”，这一句宣布本身就是下一次回写的材料。反身的发生不能自己给自己封顶。

所以辩护人说对了一半：肉确实比一场一场的具体经验更深、更稳。可更深、更稳，不等于没有来历。

◆ 七、互动不空

第 154 号还从佛家那边看了一眼这件事（本书第 8 章◆六已述）。

佛法说人无我：人没有一个固定的自性。又说法无我：一切东西、一切规律，都没有一个自足、自生、自持的本来。缘起本身也没有自性，叫“空亦复空”。

拿这把尺量梅洛-庞蒂。主，他空了；客，他也空了。可“那一下”呢？“元素”就是自足，“最终的概念”就是第一原理，“凭它自己来思考”就是自明。

主和客都空了，唯独互动不空。这就是本章题目里那句话的意思。

本书在第 14 章立过三种单极中心主义：客体属性中心主义，主体属性中心主义，互动属性中心主义。梅洛-庞蒂是第三种的头号代表。他没有把属性挂在物上，也没有挂在人里；他把属性挂在“中间”，再把中间立成主人。

先在化不只会把发生记成一个先在的人或物，也会把发生记成一个先在的“之间”。

◆ 八、立错了底，日子里会怎样

这不是只在书斋里要紧的事。

如果“那一下”是一种不空的元素，它好的时候是天分，坏的时候就修不回。第 154 号收过一句话：“回不来了。”一个厨师中风后再拿不稳勺，一个钢琴家手伤后再找不回手感，周围人常说的就是这一句。

日子里还有更常见的版本。“我们俩就是没缘分。”“这个团队就是没默契。”“我跟数学就是不对付。”

这几句话的共同点，是把一场互动说成了一个底。不是“我不行”，也不是“它太难”，而是“我们之间就是这样”。听起来很公道，谁也没被怪罪。可它和“我天生笨”一样，把一个能长、能修的东西封住了。

还有一层，后面几章要用。互动属性中心主义最容易在纠错时冒出来。一个人刚明白“不全怪他，也不全怪事”，下一句很容易是“那就全怪关系”。第 34 章会看到，这正是挂错号位改对了一半、又挂歪了的样子。

◆ 九、换他来读“谈话很顺”

把本书的另一句头号例子交给他，看他会怎样读。

“这场谈话很顺。”梅洛-庞蒂多半会说：对，顺在你我一来一回的那个节律里。说话的人没有先想好一句话再说出来，话是在说的当中长出来的；听的人也没有先听完再去理解，理解就在听里。这一段，他讲得比谁都好〔待核：《知觉现象学》论言语一章〕。

本书全收。谈话的“顺”，承载者确实是“这一场谈话”，是二号位（“正在”那一位）的显影。

可是再往下问一步：为什么和老同学谈就顺，和新上司谈就别扭？为什么谈装修顺，谈钱就僵？

按他的路子，答案只能落回节律本身：“这一场没对上。”至于为什么没对上，节律之外的东西他不太愿意请进来。请进来，就像又回到了先有两个人、再有一场谈话的老路。

本书的答法不同。顺不顺，离不开两人的性情，也离不开话题。老同学之间有大学四年加上这二十来年磨出来的默契，那是主体属性在这场谈话之前的回写；钱这个话题自带分量，那是客体属性。三样一起，才托出“这一场顺”或“这一场僵”。

这样答，并没有回到“先有两个现成的人”。两人的性情本身也是一场场谈话回写出来的，话题的分量也是一次次谈出来的。三者都在发生，只是快慢不同：一场谈话快，一个人的性情慢，一个话题的分量更慢。

> **他看准了快的那一个，就把慢的两个当成了不必问的背景；本书要把三个快慢不同的发生放回同一张桌上。**

◆ 十、本书的说法

把本章的收获写准。

互动属性和主体属性、客体属性一样，是发生的，不是先在的。它的承载者是事件聚合体（第 29 章），它自己也有土、有路、有回写，也就是内层的一场形状、路、土的运行。

它也不独自发生。三属性三方程里写得清楚：互动属性＝H（主体属性，客体属性）。“正在握”离不开一只手的底子，也离不开手机的重量和形状。

梅洛-庞蒂写对了前两个方程的一半：主体属性和客体属性离不开互动属性。他没写第三个方程：互动属性也离不开主体属性和客体属性，而且三者谁也做不了谁的底。

> **互动属性有承载者，没有主人；把它立成主人，就是落在互动上的先在化，也就是互动属性中心主义。**

◆ 放回日子里

周末，闵小满在书桌前做数学，做到第三道就停了，笔帽咬在嘴里。

鲁晓帆路过，看了一眼，没说“你怎么又不会”，也没说“这题太难”。闵小满自己先开口了：“妈，我跟数学就是八字不合。”

这句话听上去很懂事，谁也不怪。鲁晓帆想了想，说：“那你跟哪种题合得来？”

闵小满说，画图的题还行。

明天你也可以试一回：听见自己说“我跟某某就是不对付”，先别把它当成命，问一句“跟哪一种合得来”。这一问，就把那个被封成元素的“之间”，重新拆成了可以长的东西。

带走的话：空了主，空了客，别把“之间”立成新的主人；互动也有童年，所以它也能长、能修。

本章判错句：如果能找到一种互动属性，它在主体与客体都大幅改变时仍稳定不变，又没有任何标准化把它固定住，那么“互动不空”这条判断要收窄，梅洛-庞蒂的“元素”说得到支持。

下一章从哪里进：把“之间”放到两个人身上：河与两岸，间先于人，可河也有源头。

想一想：你有没有一句“我们之间就是这样”的话？它是从哪一年、哪几次相处里长出来的？

31

第 31 章

主体间性：河与两岸

两个人合得来，好像是因为两个人各自合适。本章要立的判断是：在“我”与“你”站好之前，来回已经在流；“间”先于人，可“间”也有源头，也有河床，它和两岸、和地势一起长，不能被立成新的主人。

◆ 一、抬一只衣柜

那年鲁晓帆家换房子，有一只老樟木衣柜要搬。搬家公司的人还没到，闵策和岳父鲁长庚商量着，先把它从卧室挪到门口。

两人一人一头，蹲下，抬起。头两步不顺：闵策往前冲，老人往后坠，衣柜一歪，磕在门框上。

谁也没说话。第三步起，闵策的步子慢了半拍，老人的腰往前送了一点。到了走廊拐角，老人说了一声“起”，两人同时侧身，衣柜斜着过去了，一点没碰。

放下柜子，闵策擦汗，笑了：“爸，你比搬家公司的还稳。”老人说：“是你会让。”

两句客气话，各把功劳挂到了对方身上。可是挂到谁身上都不太对。头两步，他们还是“两个各自用力的人”；第三步起，他们成了“抬柜子的两个人”。配合不是谁先发了令，是在抬的当中长出来的。

第 316 号《主体间性的发生学入门》开篇用的就是这类场面：抬一张桌子上楼。那本书的结论是：不是先有两个站好的人再配合，是配合让两个人成了抬桌子的两个人。

◆ 二、一个问了一百多年的问题

哲学给这件事起了一个名字，叫“主体间性”。大白话说：我知道你也是一个“自己”，你也知道我是，我们之间有一个彼此认得的“间”。

这个“间”是怎么来的?

最常见的答法是搭桥。先有两个人，各站一岸，再想办法在中间架一座桥。胡塞尔用“类比”架：我看见一具像我的身体，就把它当成另一个我。萨特用“目光”架：你看我，我才知道有你。哈贝马斯用“交谈”架：两个人讲道理，才算真碰了面〔待核：以上三家均为大意，原著未核〕。

桥的样子各不相同，想法却一样：两岸先在，桥后到。

后来有人说，这样想从头就错了。海德格尔说，人一来到世上就和别人“共在”，用不着搭桥。布伯说，太初有关系。梅洛-庞蒂说，身体和身体之间原本就连着（上一章）。这几位把“间”放到了“人”的前面。

这是一个大看见。可它也留下一个问题：既然“间”在人之前，“间”自己是怎么长出来的?

第 316 号把全书的判词落在这里：哲学家们看见了“间”在人之前，却没有给“间”一条长出来的路。

◆ 三、先有水，后有岸

第 316 号换了一幅画。

搭桥的人心里是：左边一块地，右边一块地，中间一条沟，桥是后来架上去的。

那本书的画是：先有水。水一路冲，把两边的土冲成了岸；岸有了形，又反过来引着水往哪儿拐。不是先有两岸再搭桥，是先有水，水把两岸冲了出来。

河要有源头。第 316 号把源头放在子宫里。一个在里面动，一个在外面回应；一碰一动，一唱一听。那本书的前言写过一个画面：外婆的手放在女儿隆起的肚子上，里面顶了一下。一边已经是一个“自己”，另一边还不是，来往却已经开始了。

这就把上一章的缺口补上了一块。梅洛-庞蒂写了主客的童年，没写互动的童年；第 316 号给了互动一个童年，而且这个童年早于出生。

本书全收这幅画，并且要在这幅画上再添一样东西。

◆ 四、两个号位，两件事

添之前，先对一下口径，免得两本书的说法在读者那里打架。

第 316 号把主体间性放在三号位，说它是“场中之我”的发生，看的是三号位这一个号位的三个成分：分布、场、美。这一放是对的，因为主体间性最后长成的，是两个能说“我”和“你”的人。那是岸。

本编看的是冲出两岸的那股水：来回本身，“正在”抬、“正在”谈、“正在”碰。那是二号位的事。

两说不打架。水是“正在”的事，岸是“我”的事；主体间性这个词，说的是水把岸冲出来的整个过程。

放回衣柜。“这一抬很稳”，是互动属性，承载者是“这一次抬”。“爸很稳”“女婿会让”，是两个主体属性，承载者是两个人。两人后来说的客气话，正是把水的功劳挂到了岸上。

◆ 五、心理学也在搭桥

先别急着往画上添东西。还要看一眼另一群搭桥的人：心理学家。

心理学有一道很有名的小测验。给孩子看一场布偶戏：小熊把糖放进红盒子，出去玩了；兔子进来，把糖挪到蓝盒子。问孩子：小熊回来，会先去哪个盒子找？

大约三岁的孩子多半答“蓝的”，按自己知道的事实答；到四岁前后，多数孩子开始答“红的”，想到小熊“以为”糖还在原处〔待核：Wimmer 与 Perner 1983 年的原型，及 Baron-Cohen 等 1985 年的布偶版；比例因研究而异，只写大意〕。

心理学把这种本事叫“心智理论”：我能想到别人心里有东西，而且和我心里的不一样。

围绕它怎样长出来，有两派说法。一派说孩子像小科学家，看人的行为，一点点攒出一套关于人心的理论。另一派说用不着理论，我把自己放到你的位置上，让自己的心空转一遍，就知道你在想什么〔待核：两派均只写大意〕。

两派都有看对的地方。可是它们共有一幅画：一个已经站好的孩子，站在外面，对着一堆行为，去推后面那颗看不见的心。这还是两岸先在，桥后到。

第 316 号在这里提了一个很朴素的反问：一个三个月大的婴儿，已经会对着母亲的脸笑了，他是在做理论吗？

本书顺着这一问往下说。四岁的那道测验，测的是一座桥架得怎么样；在桥之前，水已经流了四年。

◆ 六、还少一样：河床

现在添那样东西。

一条河，不只有水和岸，还有河床和地势。水往哪儿拐，看岸，也看地势。山在那里，水就绕；坡往下走，水就急。

第 10 章读过告子的一句：“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孟子·告子上》）本书在那里说过，水往哪流，看决口，也看地势。

搬到主体间性上：两人之间的来回，离不开两人（岸），也离不开两人之间的那样东西（地势）。抬衣柜，衣柜本身有重量、有长短、有一个容易磕的角。换一只纸箱，两人用不着配合，“间”根本起不来；换一台钢琴，两人怎么配合都不够，得叫第三个人。

谈话也一样。同样两个人，谈天气，谈孩子，谈钱，水流得完全不同。话题就是河床。

所以本书在第 316 号的画上添一句：**水冲出岸，岸引着水，河床托着水也托着岸；三者一起长，谁也不是谁的源头。**

这正是三属性三方程在主体间性上的样子：互动属性＝H（主体属性，客体属性）。水离不开岸和河床；反过来，岸是被水冲出来的，河床也会被水一年年冲深、冲改。

◆ 七、“间先于人”，先在哪一层

这一句要说得准，否则会滑回上一章的错。

“间先于人”，说的是发生层的先后：来回在“我”亮起之前已经在流。胎儿没有“我”，来回已经有了；婴儿说出“我”，要到两三岁。这一层，本书同意。

可是“间先于人”不等于“间是人的主人”。来回之所以能流，是因为两边各有一个会动、会回应的身体，中间还有羊水、腹壁、一只手的温度。这些都是来回的条件，也都在来回里被改变。

如果把“间先于人”读成“间是底，人是间的产物，间自己不需要来历”，那就是上一章的封元素，换了一张脸。

第 316 号自己防着这一点。那本书说，他者“是我长出来的条件”：那只手、那把嗓音、那阵心跳，不是你的，也不听你的。来回之中，总有一端不归你管。

> **不归你管的那一端，就是互动不能被任何一方独占、也不能被立成独立主人的理由。**

◆ 八、长大以后，水还在不在动

两岸长成以后，河还在流吗?

第 316 号的第六编专门看这件事。成年人的来回，是三条感知的路缠在一起，随情境轮流居中，还会走偏、会修复（下一章细讲）。

那本书引过一组母婴互动的研究，大意是：面对面玩的时候，母婴状态对得上的时间，占比其实很小；月龄越大，占比越高〔待核：Tronick 与 Cohn 1989 年《儿童发展》，编码细节与数字未核〕。

这个结果放到本书里，意思很清楚：对上，靠的并非两个人本来就合，是一次次错开又补回来长出来的。

成年人也是这样。闵策和鲁长庚头一回抬柜子，头两步就错开了。可是两人这些年一起过年、一起修水管、一起包饺子，早有了一层底。所以第三步就补回来了。

这层底，是以往无数次来回回写进两岸、回写进土壤的结果。没有它，第三步补不回来；有了它，补得很快，快到两人都以为是对方本来就稳、本来就会让。

◆ 九、一个反例：和谁都合得来的人

河床这一笔，会遇到一个很顺手的反例。

鲁晓帆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里，有一位快退休的老护士长。全中心的人都说她“跟谁都合得来”：新来的实习生、脾气急的老医生、来量血压的老人，跟她说上几句，气就顺了。这像是一个人自带一条河，走到哪儿流到哪儿。如果真是这样，“间”的好坏，就主要看岸，河床和水都不要紧了。

这个反例要认真对待，因为它在日子里很常见。

本书的处理分三步。

第一步，看她“合得来”的那些场面，河床是什么。鲁晓帆留心了一阵，发现老护士长合得来的场面，几乎都在中心里：量血压、换药、排班、安抚家属。这些事她做了三十多年，每一样东西她都熟到不用想。换句话说，她不是在任何河床上都流得顺，她是在一张她自己踩熟了的河床上流得顺。

第二步，换一张河床再看。有一回，中心让她去区里开一个关于信息系统的会。会上谈的是数据接口、上报字段，她一句也插不上。散会时她自己说：“今天这会，跟谁都说不到一块儿。”同一个人，岸没变，河床一换，水就不顺了。

第三步，问她的“岸”是怎么来的。她那份让人放松的本事，是三十多年里一次次被病人骂、被医生催、被家属拉住哭，一次次接下来、回过去，才磨出来的。那是无数场来回回写进一个人的结果，本身也有来历。

三步走完，这个反例没有推翻河床，反而成了河床最好的证据：**“跟谁都合得来”，常常是“在一张熟河床上，跟谁都合得来”**。

◆ 十、在家里就能做的检验

河床这一笔，要能被检验，不能只靠一个护士长的故事。本书给一个家里就能做的小检验，写成可以照着做的样子。

找两个人，比如夫妻俩，或者父母和一个大孩子。准备三样要一起做的事，难度相近，可“东西”不同：一起把一床被套套上；一起拼一个二十来块的小拼图；一起商量下个周末去哪儿。三样分别落在触、看、说上。

每做完一样，两人各自在纸上写一个数，从 1 到 5，回答一个问题：“刚才这一场顺不顺？”写完再对，不商量。

连做三个晚上，每晚把三样的顺序换一换。

怎样读结果？如果同一对人，三样事的分数差得很多，有一样总是顺、有一样总是别扭，那就是河床在起作用：人没换，事一换，水就换了。如果三样事分数几乎一样，三晚也几乎一样，那么这一对人之间，岸的分量远大过河床。

这不是研究，样本只有一对人，分数也是各自的感觉。它的用处，是让你在自己家里看一眼河床。第七编会把这一类做法写成正式的检验：第 44 章看共变，第 49 章的最小实验先把人和做法固定、再放开，看读数从哪一角松动。

◆ 十一、本书的说法

把本章写准。

主体间性：在发生层，来回先于“我”与“你”的分开。来回是二号位的“正在”；被冲出来的“我”与“你”，是三号位的显影。主体间性指的是整个冲刷过程。

河的三样东西：水是互动属性（这一抬很稳，这一谈很顺）；岸是两人的主体属性（他稳，她会让）；河床是两人之间那样东西的客体属性（柜子沉、话题重）。三者按三方程互相生成。

“间先于人”的准确意思：发生层上，来回早于“我”的显影；它不意味着来回没有条件、没有来历，更不意味着来回是两人的主人。

本书比第 316 号多走的一步：把河床请回画里。第 316 号已给了“间”一个源头；本书再给它一张三方程，让它和两岸、河床一起被追问。

◆ 放回日子里

衣柜搬完那天晚上，鲁晓帆值夜班回来，听说两人把柜子挪出来了，问：“没磕着吧？”

闵策说：“磕了一下门框，后来就顺了。”

她又问：“谁领的？”

两个男人互相看了一眼，谁也说不上来。

明天你也可以留意一回：和别人一起做一件要配合的事，搬东西、铺床单、一起做顿饭。做完先别急着说“你真会配合”，先回想一下：哪一步开始顺的？那时手里拿的是什么？说不清谁领的，就对了。

带走的话 ：**先有水，水把两岸冲出来；可水还要河床托着，岸也会把水引弯。合得来，是三样东西一起长出来的。**

> 本章判错句：如果能证明两人之间的配合程度，只由两人各自的稳定特点决定，换任何任务、任何话题都几乎不变，那么本章“河床也参与生成”的说法要退回到第 316 号的两项画。
>
> 下一章从哪里进：河靠什么流？靠手上碰的、耳朵听的、眼睛看的三条路。

想一想 ：你和谁“一直合得来”？换一件事、换一个话题，你们还一样合得来吗？

32

第 32 章

触、听、视三条路

汉语里说一样东西合得上，有三个现成的词：顺手、顺耳、顺眼。本章要立的判断是：互动属性总要走一条感知的路才发生；走哪条路，它就叫什么名字，也就落在哪一处被人记住。三条路各有侧重，缠在一起，缺一条时另两条会加厚，可加厚的那条也离不开人与物。

◆ 一、一个晚上的三句话

周五晚上，闵策下班回来，饭桌上说起公司换的新办公软件。

“难用。”他说，“按钮全换了地方，看着就别扭。”

鲁晓帆在给儿子盛汤，接了一句：“你下午打电话，我一听就知道你烦。”

鲁长庚在旁边剥蒜，手上的蒜皮一捻就掉。他说：“这头蒜好剥。”

三句话，三种合不合得上。闵策说的是看：软件和眼睛合不上。鲁晓帆说的是听：丈夫的声音一出来，她就听出不对。鲁长庚说的是触：手指和蒜皮合得上。

换成汉语现成的词：不顺眼，不顺耳，顺手。

这三个词有一个共同点：都说的是“之间”。“顺手”不是手的属性，也不是蒜的属性，是手和蒜碰在一起的那一下。**汉语早就把互动属性按感知的路分了家：顺手、顺耳、顺眼。**

◆ 二、三条路从哪里来

上一章说，“间”像一条河，先有水，水把两岸冲出来。那么，水靠什么流？

第 316 号《主体间性的发生学入门》的回答是三条路：手上碰的，耳朵听的，眼睛看的。而且三条路不是同时开的：子宫里先有碰和听，出生以后才有看。

那本书把三条路放在胎儿的身体时间表上看。皮肤是最早醒的感官之一，耳朵随后开门，隔着羊水和肚皮，母亲的心跳、嗓音、脚步一起进来。

眼睛要用的是清楚的光、有轮廓的脸、有距离的东西，这些在羊水里基本没有，所以看的那条路，要等出生以后才有大量材料可走。感觉发生的这个先后，在好几种动物里相当一致〔待核：第 316 号所标〕。

搬到本书里，意思是：互动属性最早的样子，不是看出来的，是碰出来、听出来的。

“顺眼”是后来的词。“顺手”“顺耳”更老。

◆ 三、九格表

第 316 号做了一张九格表。三条路，乘三个词：统一、多样、和谐。这三个词是第 316 号自己的工具，用来看每条感知的路做成了什么；它不是本书总式里的号位或维，本书只借它看三条路各自的长处，不另立一套框架。

统一，是把零碎收成一个整体，比如认出“这是一张脸”“这是那一把嗓音”。多样，是在整体里分出不同，比如这一抱紧、那一抱松，这一句高、那一句低。和谐，是不同的东西之间合得上拍子，比如你停我出声、你扭一下我松一点。

那本书的判断是：三条路各有完整的三格，一格不缺；只是各自站得最稳的那一格不同。视觉侧重统一，听觉侧重多样，触觉侧重和谐。

这里要防一个误读，第 316 号自己就防着：侧重不是只有。右利手写字，左手一直按着纸；三条路里哪一条是主力，不等于另两条不上场。

那本书还有一句推断，标了〔待验〕：最先领悟的，是子宫里触觉的和谐。碰的时候同时被碰，你没法只碰不被碰。这一来一回，是“合得上”最朴素的样子，早于分出不同，也早于收成整体。

本书照收这张表，连同它的〔待验〕。

◆ 四、对上互动属性

把九格表放到本编的问题上：互动属性走哪条路发生？

先说触。触这条路，天生就是双向的。你摸蒜，蒜也“摸”你；你握手，对方的手同时握你。所以触这条路上的互动属性，最容易被说成两边都有份：“这一握很紧”“这头蒜好剥”“这把刀顺手”。这类话里，人和物常常同时出场。

再说听。听这条路，侧重多样，最会分出起伏和差别。所以听这条路上的互动属性，多半落在节奏和语气上：“谈得很顺”“说话很冲”“一问一答对得上”。鲁晓帆听丈夫一声“喂”就知道他烦，听出来的是这一场电话的起伏，不是丈夫这个人。

再说视。视这条路，侧重统一，最会把东西收成一个整体，摆在“那儿”。所以视这条路上的互动属性，最容易被收成一个对象的属性：“这软件丑”“这人看着凶”。闵策说“看着就别扭”，一转口就成了“难用”，难用就挂到软件身上去了。

> **三条路里，看这一条最容易把“之间”收成“那儿有”；碰这一条最难。**

这是本书的推断，〔待验〕。它的意思是：挂错号位的事（第 34 章），在看的那条路上最常见。第 316 号也有一个相近的观察：哲学里那些“搭桥”的理论，大多站在“看”上，所以桥的问题在视觉里最尖〔待验：该书所标〕。

◆ 五、三条路也离不开人与物

三条路说的是互动走哪里。可是走哪里，从来不只由路自己定。

“顺手”要两样东西：一只手，一把刀。鲁长庚做了一辈子钳工，手上有茧，掌心的劲道和别人不同。同一把锉刀，他拿着顺手，闵策拿着别扭。这是主体属性在触这条路上的分量。

同一只手，拿一把磨好的锉刀和一把锈了的锉刀，也不一样。这是客体属性的分量。

听也一样。“谈得很顺”，离不开说话两人的嗓音、语速、脾气，也离不开话题本身好不好谈。看也一样。“看着顺眼”，离不开看的人见过什么，也离不开东西本身的形状和颜色。

所以每一条路上，都还是那张三方程：互动属性＝H（主体属性，客体属性）。路只是决定了，这个互动属性从哪一处显出来，带着什么口音。

◆ 六、缺一条路

如果一条路不在了，会怎样？

第 316 号用了整整一编看这件事：盲童、聋童、又盲又聋的人。那本书的大意是：缺一条路，不等于缺一份“间”；另一条路会加厚，替那条路把一部分活干了。这一句，那本书标了〔待验〕。

那本书也摆出了几条证据较稳的事：手语是一门完整的语言；第一语言接触得太晚，后果长久〔待核：均为该书所列，本书未逐一核对〕。

放到本书里，要多说一层。另一条路加厚，不是自己加厚的。

一个看不见的孩子，触这条路要加厚，得有一个大人学会读他的手，得有一些东西让他摸，摸出轻重、冷暖、粗细。换一个不会读手的大人，换一个什么都不让碰的屋子，补不上。

所以“缺一条路，另一条加厚”这句话，要改写。缺一条路时，另一条路上的互动属性能不能加厚，看对面的人怎样回应，也看手边的东西给不给它机会。补偿也是三角里长出来的。〔待验〕

◆ 七、长大以后，轮流居中

长大以后，三条路缠在一起，再也拆不回三份。

第 316 号有一个读法：成年人身上，三条路里总有一条站在前面，比例各人不同，场合不同也不同。打电话时听在前面，开视频时看在前面，抱孩子时触在前面。那本书把这叫“中心轮转”，并说没有哪一条永远占着特权。

这件事给互动属性带来一个后果：同一场来往，换一条路走，属性会变。

鲁晓帆和闵策白天打电话吵过一回，听那条路上，“吵得很冲”。晚上两人在厨房一起洗碗，没说话，肩膀挨着，触那条路上，“还挺和气”。哪一个才是他们之间“真正的”属性？

两个都是。互动属性不是一个藏在两人中间、等着被测出来的数，它随着路换。问“我们之间到底怎么样”之前，先问“走的是哪条路”。

◆ 八、一道题，三条路

把三条路放进一个最常见的场面：一个孩子做不出一道题。

闵小满的数学老师骆一鸣，讲函数图像时，习惯在黑板上画。画一条线，写一个式子，转过身问：“看懂了吗？”这是看这条路。对一部分学生，这条路很顺。对闵小满，不顺：他看着黑板上的线，觉得它们和那串式子各管各的。

有一回课后，骆一鸣没再画，拿了一根橡皮筋，让闵小满两手捏住两端，一头不动，另一头往上拉。“拉得越高，斜得越陡，”他说，“这就是那个数变大了。”闵小满手上一紧，脸上松了。

这一回走的是触这条路。同一道题，同一个孩子，同一位老师，换了一条路，“讲得通”这个互动属性就出来了。

还有第三条。闵小满回家，跟外公一边择菜一边念那道题，念着念着自己说出了答案。这是听这条路：把题说出声，一问一答，节奏对上了。

这件事放到教育编（第十编）还要细讲。这里只立一条：一个孩子“不是学数学的料”，常常是一条路被当成了唯一的路。路没换，“讲不通”就被回写成孩子的属性；路一换，同一个孩子就不一样了。

> **一条路走不通，先换路，再下关于人的结论。**

◆ 九、屏幕改的是路

到了今天，人与人之间的路，被屏幕大面积地改了。

电话拿掉了看和触，只剩听。视频还了看，拿掉了触。文字聊天连听也拿掉了，只剩看，而且看的不是脸，是字。和会说话的机器来回，是另一种路，第 316 号把它留作开放问题：对面有没有身体，有没有共同的时间，有没有一端不由你控制。

有一项研究常被引来谈这件事。大意是：九个月左右的美国婴儿，跟一位真人用普通话玩了十来次，就能分辨普通话里的一组语音差别；只看同样内容的录像、只听录音的孩子，没有学到〔待核：Kuhl、Tsao、Liu 2003 年；第 316 号标为已对摘要，本书未见原文〕。

那本书给这项研究划了边：它说了真人在场时有某种东西起了作用，没说是哪一样起了作用，身体、回应还是眼神；也没说屏幕本身有害。本书照这条边用它。

放到本书里，这件事的分量在别处。AI 和屏幕首先改动的，不是人，也不是物，是路，是互动。所以遇到 AI 带来的难题，第十三编会建议你先看一眼互动这一角变了什么。这只是一个倾向，不是规定：真要动手，从哪一角起，还得照第

60 章的选起点三问来定。路先变了，互动属性就先变；人和物的属性，跟着被回写。

◆ 十、一个反例：鲁长庚的电话

“看这条路最容易挂错”这一句，有一个现成的反例，就在这家人身上。

鲁长庚不爱打电话。女儿值夜班时打电话回家问他吃了没有，他总是“嗯”“吃了”“挂了吧”，三句话不到一分钟。有一阵，鲁晓帆认定父亲“不爱说话、对人冷”。

这一挂，走的不是看，是听。电话里只有声音，没有脸。可它照样把一场互动挂到了一个人身上。所以“看最容易挂错”并不是说别的路不会挂错。

本书的处理是这样的。先承认反例成立：听这条路同样会挂错，只要它是唯一的那条路。再看这个反例里少了什么。电话把看和触都拿掉了，只剩一条路。路一少，来回能显出来的东西就少，剩下的那一点，很容易被收成一句关于人的话。

后来有一个周末，鲁晓帆休班在家，陪父亲在阳台上修一个漏水的龙头。父亲蹲着拧扳手，她递工具。两个钟头里，老人说的话比一个月电话加起来都多：“这垫圈老化了”“你看，这里要缠生料带”“你小时候也蹲这儿看我修”。

同一个人，换到触这条路上，又有一样东西托着，他的话就出来了。“对人冷”不是他的属性，是一条窄路上的一场来回。

所以本章那句推断要改得更准：**路越少，越容易挂错；只剩一条路时，哪一条都会挂错，看这条路只是在路齐全时最容易挂错**。〔待验〕

◆ 十一、一周的路线记录

这一章的说法，可以在一个家里先试一回。本书给一份一周的记录法，照着做就行。

准备一张纸，画四列：哪一场来往，走的是哪条路，顺不顺，事后说给别人听时挂到了谁身上。

每天晚上睡前，记两场。一场是当天最顺的，一场是当天最别扭的。路那一栏，只写主路：碰、听、看；电话写听，视频写看，一起干活写碰。顺不顺写一个字就够。最后一栏最要紧：你跟别人说起这件事时，说的是“他怎样”“那东西怎样”，还是“我们那一下怎样”。

一周下来，你会有十四行。读法有两个。

第一，看别扭的那几行，主路集中在哪一条。如果集中在某一条，下周试着把同样的事换一条路来做，看别扭会不会少。

第二，看最后一栏。数一数挂到“他”或“那东西”身上的有几行，挂在“我们那一下”上的有几行。再看挂到人身上的那几行，主路是不是更多是看，或者是只剩一条路的场合。

这个记录不给任何人下结论。它只做一件事：让你看见，自己的“顺”和“不顺”，有多少是被路定的。

◆ 十二、本书的说法

把本章写准。

三条路：触、听、视，是互动属性显出来的三条感知通道。子宫里先有触和听，出生以后才有视（第 316 号）。

九格表与侧重：每条路都有统一、多样、和谐；视觉侧重统一，听觉侧重多样，触觉侧重和谐；侧重不是只有（第 316 号）。

本书的添笔有三条。第一，路给互动属性定了口音：顺手、顺耳、顺眼。第二，看这条路最容易把“之间”收成“那儿有”，是挂错号位的高发地；更准地说，路越少越容易挂错，只剩一条路时哪一条都会挂错，看这条路是在路齐全时

最容易挂错（◆十）〔待验〕。第三，每条路上都还是三方程；缺一条路时的补偿，也是对面的人与手边的物一起长出来的〔待验〕。

◆ 放回日子里

那天夜里，闵小满在房间里打游戏，戴着耳机，跟队友语音。他赢了一局，摘下耳机跑出来说：“今天跟他们配合得太顺了。”

鲁晓帆问：“你们见过面吗？”

“没有。就听声音。”

一个十三岁的孩子，靠一条路，就和几个陌生人长出了一场“顺”。这件事不必担心，也不必夸。明天你可以和孩子一起试一回：同一件事，先打电话说，再当面说，看哪一次说得更顺。说完一起想一想：顺在哪条路上。

带走的话 ：**顺手、顺耳、顺眼，说的都是“之间”；走哪条路，它就叫什么名字，可每条路上都站着一个人、一样东西。**

> 本章判错句：如果研究发现，同一场来往换一条感知的路，互动属性的读数几乎不变；或者看这条路上的互动属性，并不比触这条路更常被归到人或物身上，那么本章的前两条添笔要收回。
>
> 下一章从哪里进：路之外，还有界：谈话很顺、关系很僵、市场很热，各落在哪一界。

想一想 ：你和家里人最顺的那一条路是哪条：碰、听，还是看？最容易吵起来的，又是哪一条？

33

第 33 章

谈话很顺、关系很僵、市场很热

同样是“之间”的属性，“谈话很顺”、“关系很僵”、“市场很热”说的却不是一回事。本章要立的判断是：互动属性也落在三界里，侧重哪一界，就决定了它从哪里长出来、靠什么维持、该从哪里动手改；把一界的病放到另一界去治，是改不动的常见原因。

◆ 一、同一个周末，三句话

周六上午，闵策和老同学在茶馆坐了两个钟头。回来他说：“今天谈得真顺，好多年没这么聊过了。”

周六下午，鲁晓帆打电话给科室里一位老同事，商量下个月夜班怎么换。挂了电话，她说：“跟她说话，一开口就僵。”其实这通电话前后不到十分钟，也没吵。

周六晚上，鲁长庚看新闻，说了一句：“这阵子楼市又热起来了。”

三句话都是互动属性。顺，僵，热，都不在一个人身上，也不在一样东西上，在“之间”。

可是这三个“之间”不一样。

闵策说的“顺”，是那个下午两人坐在一张桌前，话一来一回接得住：一个说上半句，一个接下半句，两个钟头没冷过场。鲁晓帆说的“僵”，是两个人心里的东西碰不得：一开口就有一股劲顶着，跟今天说了什么关系不大。鲁长庚说

的“热”，是成千上万次买卖的来回在现实里滚起来了：看房的人多，挂牌的价往上走。

第 20 章讲过，界是独立的第三条轴，不是属性的一种。现在把这条轴用到互动属性上。

◆ 二、三界的口径

先把三界领回来（第 20 章）。E1 三界：理念界，是概念、道理、数与形住的地方；现实界，是手摸得到、钱付得出、东西搬得动的地方；自我界，是一个人内里的感受、记忆、对自己的看法住的地方。

主体属性有三界：思考的创造力在理念界，动手的创造力在现实界，做自己的创造力在自我界（第 20 章）。客体属性也有三界：这个定理美，这块石头硬，这段记忆沉（第 52 章还会展开）。

互动属性同样有三界，只是很少有人把它分开说。

同一个“之间”，可以侧重落在理念界、现实界、自我界的任一界；落在哪一界，它的名字就换一套。

◆ 三、现实界的互动，路走通了：谈话很顺

先看闵策那场茶馆里的谈话。

他和老同学聊什么？聊这几年行业怎么变，AI 进来以后哪些岗位会先动，聊大学时一位老师讲过的一道题。话里有不少概念和判断，看上去像是理念界的事。

可“谈得顺”，顺在哪里？顺在一来一回没卡住。闵策说“流程会被拆碎”，老同学接“拆碎以后，谁来拼”，闵策再接“拼的人才是新岗位”。一句接一句，茶续了三回，两个钟头没冷过场。

这个“顺”，落在现实界：两个人真坐在一张桌前，真在你一句我一句地说，嗓音、停顿、接话的快慢，都是实的。至于那几句话在理念界站不站得住，“拼的人才是新岗位”到底对不对，是另一回事。回家细想，可能漏洞不少。谈得顺，理念界未必顺。

它的承载者是“这一场谈话”，二号位。它的属性侧重在路这一维：一句话顺着上一句走下去，路走通了，没有被堵住。

它离不开谁？离不开两人的主体属性：两个人都在这一行里待过很多年，说话的节奏、接话的习惯磨得相近。也离不开客体属性：话题本身要有嚼头，“行业怎么变”比“今天天气”好接。

所以：谈话很顺＝H（两人说话的底子，话题的分量），侧重路这一维，落在现实界。

改法也就跟着定了。想让一场谈话更顺，在来回上动手：换一个双方都接得住的话题，先把一个关键的词说清楚，少打断，给对方留出接话的空。

◆ 四、自我界的互动，定了形：关系很僵

再看鲁晓帆和那位老同事的电话。

说的是换班，是现实界的事：哪天换哪天、谁顶谁的夜班。可是这些事一项也没谈崩。僵在哪里？

僵在一开口。她叫一声“喂”，对方回一声“嗯”，她就听出那一声里有东西。那东西不是今天的，是好几年前的：有一年评先进，两人都报了名，最后名额给了鲁晓帆。从那以后，每次商量事，她觉得对方像在挑刺，对方觉得她像在发号施令。

这些都住在自我界：两个人各自对自己、对对方的感受和记忆。

“关系很僵”，是自我界侧重的互动属性。它的承载者不是这一通电话，而是这几年无数次交班、换班、打电话缠成的那一个聚合体，“我们俩”。它的属

性，侧重在形状这一维（S，形态与身份）：两人之间的样子已经定了形。在她那里，对方是“那个爱挑刺的”；在对方那里，她是“那个拿了先进、爱发号施令的”。这两个身份一立住，每一句话都先被套进这个形状里去听，一股暗里的张力积着，没处释放。

它离不开谁？离不开两人各自的自我界：她觉得委屈，对方觉得被看低。也离不开客体：那个先进名额、夜班这件苦差，在两人那里分量不一样。

所以：关系很僵＝H（两人的自我界，两人之间那几样东西的分量），侧重形状这一维，落在自我界。

这一条有一个要紧的后果。自我界的僵，拿现实界的办法去改，多半改不动。两人把排班表做得再公平，换班规则写得再清楚，下一通电话照样一开口就僵。因为僵不在表格里。

◆ 五、现实界的互动，起了劲：市场很热

再看鲁长庚说的“楼市热”。

市场很热，是一个人能说的吗？不是。一个人买一套房，热不起来。热，是成千上万次看房、出价、还价、签约，在一段时间里的来回加快了、加密了。

这是现实界侧重的互动属性。承载者是“这一阵的买卖”，一个巨大的事件聚合体。属性落在土这一维，属禀赋一族：热，就是动能，一股推着来回加快、加密的劲。成交量和价格往上走，是这股劲显出来的读数。

它离不开谁？离不开买卖双方的主体属性：手里的钱，对未来的预期。也离不开客体属性：房子的位置、数量、政策给它定的价码。

所以：市场很热＝H（买卖双方的现实界条件与预期，房子与政策的客体属性），侧重土这一维（动能），落在现实界。

三个例子摆在一起看：谈话很顺，是现实界里路走通了；市场很热，同在现实界，却是土里起了劲；关系很僵，换到自我界，是形状定死了。同样叫“之间”，维换了，界换了，就不是一回事。

可这里有一处特别：市场的“热”，自我界的成分很重。人们心里觉得“要涨了”，就去买；去买的人多了，就真涨了。经济学里有人把这叫作自我实现的预期〔待核：用语出处〕。这说明三界之间也在纠缠：自我界的一股劲，回写进现实界的一个读数。

所以“侧重”二字要咬住。市场很热侧重现实界，不等于只有现实界。

◆ 六、三界也纠缠

谈话很顺、关系很僵、市场很热，各有侧重的那一界，可三界从不各管各。

闵策和老同学那场谈话，现实界顺，自我界也在暗处帮忙：大学四年同住一屋，后来这二十来年也没断过来往，两人彼此不设防，这才敢把半成形的想法说出来。如果换成两个互相提防的人，同样的话题，话就接不下去了。

鲁晓帆和老同事的僵，自我界侧重，可现实界的事一桩一桩回写进去：哪年谁多值了几个大夜、谁替谁顶过春节班、那个名额最后给了谁。每一桩都是现实界的来回，沉下去就成了自我界的土。

所以本书的说法是：**互动属性是二号位侧重显影 × 某维侧重发生 × E1 某界侧重的特征纠缠；“侧重”说的是哪一界站在前面，另两界都在场。**

这就是第 15 章立的总式，主体属性、客体属性用的也是它。互动属性没有另开一套账。

◆ 七、错界：把一界的病拿到另一界去治

把界分清，最大的用处是看出一种常见的错：错界。

鲁晓帆和老同事的僵，在自我界。可两人每次想“改善关系”，做的都是现实界的事：分工表、轮流排班、谁欠谁一个班一笔一笔记清楚。这些事本身都对，也都该做。可它们改的是现实界的来回，自我界那股暗里的张力，原封不动。

反过来的错也常见。闵策的小组开会，讨论一个技术方案，几个人争得面红耳赤。会后韦东山找他谈，说团队“气氛不好”，建议搞一次团建。可是那场争，侧重在理念界：方案本身有两条路，谁也说服不了谁。团建改的是自我界的气氛，方案上的分歧原封不动，下次开会照样争。

市场也一样。一个城市的楼市过热，如果主要是自我界的预期在推，光加供应，现实界的数字变了，心里的那股劲未必下来〔待验〕。

> **错界不是改错了人或物，而是在错的一界里改互动；力气花了，那一界的“之间”没动。**

◆ 八、找到那一界的三试

怎样判断一个互动属性侧重在哪一界？本书给一个家常的试法，叫“找界三试”，和选起点三问不是一回事。

第一试：它在说什么的时候最明显？说道理、算账、讲方案时最明显，多半在理念界；搬东西、付钱、排时间时最明显，多半在现实界；一开口、一照面就有，跟说什么关系不大，多半在自我界。要留心：说的是道理，不等于顺在道理上；茶馆那场谈话说的全是道理，顺的却是一来一回（◆三），所以落在现实界。

第二试：换一个话题，它变不变？理念界的顺与不顺，换话题就变。自我界的僵，换什么话题都在。

第三试：过一夜，它还在不在？现实界的热，看第二天的数字。自我界的僵，常常隔了十年还在。理念界的顺，下次见面要重新起一回。

三试不是测量，只是指路。它们的用处，是在动手改之前，先找对那一界。第八编的三角卡（第 61 章）里，“三方程诊断”那一栏要写清楚三种属性各是什么；卡的格式不变，填第①栏时可以顺手注明它落在哪一界。

◆ 九、一个反例：错界也改动了

“错界改不动”这句话，会碰到一个反例。

闵策组里有一阵，两位工程师互相看不顺眼，开会时一个说话，另一个就低头看手机。韦东山没找他们谈心，只做了一件现实界的事：把两人的工位从面对面换成并排，又把一个接口模块交给两人一起负责。两个月后，两人中午会一起去吃饭了。

这像是用现实界的办法，治好了自我界的僵。如果是这样，“错界”之说就要打折扣。

本书的处理是看清这一换，改动的到底是什么。

换工位、合做一个模块，表面上是现实界的安排。可它改动的，是两人之间来回的样子：从隔着桌子对着看，变成并排看同一块屏幕；从各干各的、在会上互相挑错，变成一起卡在同一个 bug 上，一起熬到晚上九点把它修好。并排看向同一个方向，本身就是一种小小的同步。

这些新的来回，一天天回写进自我界：原来“他就是爱挑刺”，变成“他挑的那几处确实有问题”。现实界的安排之所以起了作用，是因为它换出了一种新的来回，新的来回又一点点沉进了自我界。

反过来看鲁晓帆和老同事。排班表再公平，两人之间的来回一点没变：照样隔着电话，照样一开口先谈分工。现实界改了，来回没改，自我界也就没动。

所以本章的说法要写得更准：**现实界的安排能治自我界的僵，前提是它换出了新的来回；只改账面、不改来回，才叫错界。**

◆ 十、一个完整的晚上：小满的作业

把三界放进陪读一家的一个具体晚上，从头走一遍。

周三晚上九点，闵小满的数学作业写到一半，父子俩在书桌前僵住了。闵策讲一道一次函数的题，讲了两遍，儿子还是摇头。闵策声音高了：“这有什么难的？”闵小满把笔一扔：“你讲的我听不懂。”

这场“僵”，先问它落在哪一界。

用第一试：它在说什么的时候最明显？在讲题的时候。像是理念界。

用第二试：换一个话题，它变不变？鲁晓帆把闵策叫出去，换她来讲。同一道题，她讲得不比丈夫好，可儿子不扔笔了，母子俩磕磕绊绊做完了。题没换，人换了，僵没了。说明这场僵不全在理念界。

用第三试：过一夜，它还在不在？第二天晚上，闵策一走近书桌，儿子的肩膀就缩了一下，题还没开始讲。这一缩，跟今天什么题无关。自我界已经有一层了：上学期期中考后，闵策在饭桌上叹过一口气：“你这数学，怎么就是上不去。”闵小满记住了。

三试走完，诊断出来了：这场僵侧重在自我界，理念界那一道题只是它冒出来的地方。

那就别在理念界使劲，不必再讲第三遍、再换一种解法。也别在现实界使劲，不必买一套新练习册。本书的建议是在自我界挖一条小沟：第二天晚上，闵策先不讲题，坐下来说一句“上学期我那句话说错了”，然后请儿子讲一道他会做的题给自己听。

这一晚讲得怎样，本书不替这家人编结局。可是三角卡的第一栏，可以这样写：互动属性“父子讲题很僵”，落在自我界；主体属性一端是父亲一急就提高声音、儿子一被说就缩；客体属性一端是一次函数这一章本身不好懂；被先在化的是：主体，“这孩子数学就是不行”被当成了定数。三样一起，才有这场僵。

第十编第 69、70 章会接着写这个孩子。这里只留一句：**同一张书桌，僵在哪一界，要先问出来，再动手。**

◆ 十一、本书的说法

把本章写准。

互动属性的三界。理念界侧重的：这次推演顺。现实界侧重的：今晚谈得很顺（路走通，理念界未必顺），市场很热（土里起了劲，热＝动能），这一下敲得准。自我界侧重的：关系很僵（形状定了），这次回想翻涌。

总式：互动属性发生＝二号位侧重显影（承载者）× 某维侧重发生（属性）× E1 某界侧重的特征纠缠（界）。和主体属性、客体属性同一个式子（第 15 章）。

三方程照旧：每一界里的互动属性，都离不开那一界里的主体属性和客体属性；三界之间也在纠缠，一界的回写会沉进另一界。

错界：在错的一界里改互动属性，力气花了，那一界的“之间”不动。

◆ 放回日子里

那天晚上，鲁晓帆坐在床边，手机拿起来又放下。

闵策问她：“又要给你那位同事打电话？”

她说：“想打，不知道说什么。换班的事都说完了。”

闵策想了想，说：“那就不说换班。说说你们刚进中心那年，一起被老护士长骂的那回。”

她愣了一下，笑了，拨了号。

明天你也可以试一回：和一个人“一开口就僵”，先别再去理现实界的那堆事。找一样只属于你们俩、和对错无关的东西，一段一起吃过的苦、一首老歌、一个都去过的地方，说上三分钟。这是在自我界里，挖一条小沟。

带走的话：顺、僵、热，都在“之间”，可落在不同的界里；先找对那一界，再动手改，别拿账本去治心里的僵。

> 本章判错句：如果在大量配对里，理念界、现实界、自我界侧重的互动属性，对同一种干预的反应几乎一样，看不出“对界干预”比“错界干预”更有效，那么本章“错界”之说要收回。
>
> 下一章从哪里进：最常见的一种错，不是错界，是挂错号位：“他脾气坏”，其实是“我们俩一碰就僵”。

想一想：你身边哪一段关系“一开口就僵”？你们最近一次努力改善它，改的是哪一界的事？

34

第 34 章

挂错号位：“他脾气坏”其实是“我们俩一碰就僵”

“他脾气坏”听上去说的是一个人，常常说的却是两个人之间的一场来回。本章要立的判断是：互动属性在回写时，最常被挂到一个人身上，变成那个人的主体属性；这一挂，号位从“正在”换成了“他”，改法也就从改来回换成了改人。挂错可以纠正，纠正时却不能把它整个挂回“关系”上，那是另一种挂错。

◆ 一、“韦总脾气不好”

周一上午，闵策的组里开周会。上司韦东山进来坐了十分钟，听到一个进度拖了三天，脸一沉，说了两句重话，起身走了。

会后，组里一个刚来半年的年轻人小声说：“韦总脾气是真不好。”

闵策没接话。他跟韦东山共事六年，知道这位上司在另一些场合是另一个样子：年底聚餐时会挨桌敬酒，有人家里出事，他第一个批假。可是他也知道，自己每次在周会上汇报，两人说不上三句，空气就紧了。

年轻人说的是“他”。闵策心里想的，是另一句：“我们俩在周会上一碰就僵。”

这两句话，差的不只是措辞。前一句把一场来回挂到了一个人身上；后一句把它留在了来回里。

> **“他脾气坏”是一句关于他的话；“我们俩一碰就僵”是一句关于“这一场”的话。前一句只能等他改，后一句谁都能动一动。**

◆ 二、心理学看见的那件事

心理学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件事。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有一个常被引用的实验，大意是：让人读一篇文章，文章替某个政治立场说话；告诉读者，作者的立场是被指定写的，不是他自己选的。结果读者还是倾向于认为，作者心里就持这个立场〔待核：Jones 与 Harris 1967 年的研究，细节只写大意〕。

后来有心理学家给这类现象起了名字，叫“基本归因错误”，大意是：人们解释别人的行为时，常常高估性格、低估处境〔待核：Ross 1977 年的命名〕。

还有一个相近的说法，叫行动者与观察者的差异，大意是：解释自己的行为，人们多讲处境；解释别人的行为，多讲性格〔待核：Jones 与 Nisbett 1971 年的提法〕。闵策在周会上紧张，他会说“那会儿进度压着”；看韦东山发火，他组里的年轻人会说“他脾气差”。

这里要老实写下两条保留。一条：后来的研究对“基本”二字有争议，这种倾向有多强，在不同文化里是否一样，各家说法不一〔待核〕。另一条：本书不引任何具体的效应大小和比例，因为没有核到。

本书取的，是这批研究公认的大意：人们倾向于把一场来回的结果，挂到一个人的性格上。

◆ 三、心理学停在哪里

先说对在哪儿。这批研究把一件日常的偏差，第一次放到了实验里，让人看见：自己以为的“看人很准”，有一部分是挂错。这是大功。

说它对，要说到底：如果一个人的行为在各种处境里都很稳定，那么用性格去解释他，误差不大。这一条在很多场合是成立的，心理学也从不否认性格的存在。

再说停在哪里。心理学给的对立，是“性格”对“处境”。两栏：一栏归人，一栏归外面。

这两栏里，少了一栏。

“处境”在心理学里，多半指外面的东西：任务难不难，时间紧不紧，有没有人在看。可是周会上那一场“僵”，既不全是韦东山的性格，也不全是“进度拖了三天”这件事。它是两人碰在一起的那一下：闵策一汇报就先解释原因，韦东山一听解释就觉得是推托；推托感一起，语气就重；语气一重，闵策解释得更多。

这一圈来回，是互动属性。它不在“性格”那一栏，也不完全在“处境”那一栏。它在中间。

用本书的话说：心理学把一个三项的式子，写成了两项。它看见了主体属性被高估，却把客体属性和互动属性并成了一栏“处境”。

◆ 四、挂错，是号位换了

本书给这件事一个更准的说法：挂错号位。

第 29 章说过，互动属性是二号位侧重显影，承载者是“这一场”。它在回写时，要挑一个“它的”或“我的”挂上去。挑中谁，话就归谁。

“他脾气坏”，是把这一场“僵”挂到了三号位上：不是“我”的三号位，是“他”的。一句“他脾气坏”，号位从“正在”换成了“他”。

“这项目太难搞”，是把同一场“僵”挂到了一号位上，挂成了一样东西的属性。

“我就是不会跟领导打交道”，是挂到了说话人自己的三号位上。

同一场“僵”，可以挂成三句话：他脾气坏，这事难搞，我不会打交道。三句各有一点道理，又都把那一场来回弄丢了。

第九编会讲属性在号位间搬家的三种方式：客体化、主体化、挂错，三者并列（第 67 章）。挂错，是一个本来三角共有的读数，被整个挂到某一个号位上，不限于互动属性。本章讨论的，是起点为互动属性的挂错；其中最常见的落点，是挂到别人的三号位上。第 27 章那句“他是我的对头”也是这样：它挂在“他”身上，算主体属性，常常是两人在一件事上的来回，被整个挂到了一个人身上。

◆ 五、为什么偏偏挂到“他”身上

为什么挂到人身上，比挂到事上、挂到来回上更常见？本书给三条理由，都是推断，〔待验〕。

第一条，来回没有地方待。第 29 章说过：“正在”一过，互动属性就没地方待了。人却一直在那儿。挂到一个一直在那儿的东西上，最省事。

第二条，看这条路最容易收成整体。第 32 章说过，视觉侧重统一，最会把东西收成“一个”。周会上，年轻人看见的是韦东山那张沉下来的脸，一张脸很容易被收成“一个脾气坏的人”。来回却看不见：闵策先解释、韦东山再加重，这个圈要靠听、靠前后几分钟的记忆，才拼得出来。

第三条，挂到别人身上，不用改自己。“他脾气坏”，下一步就是“那没办法”。“我们俩一碰就僵”，下一步是“那我能不能换个碰法”。前一句省力，后一句费力。

三条合起来，就是本书对基本归因错误的读法：它是二号位的属性在回写时，被挂到了一个“他”上。这个“他”，最稳，最好看见，也最不用自己动。

◆ 六、一挂上去，就开始回写

挂错还不止是说错一句话。它一挂上去，就开始回写。

年轻人说“韦总脾气不好”，下次周会，他汇报时会先绷紧，说话更小心，能少说就少说。韦东山看见一个人支支吾吾，会觉得“这人没准备好”，语气更冲。下一次，年轻人的那句话就更有底气了：“你看，他就是脾气坏。”

这是第 22 章的阶梯在别人身上走了一遍：一次状态显影（今天他发火了），反复显影，再经封装，成了一句属性（他脾气坏）。只是这一回，封装用的材料，有一半是说话人自己添的。

第 41 章会讲属性沉为自我符号后的自我应验。这里是它的镜像：属性被挂到别人身上，再经来回，在别人身上应验。

韦东山本人也会被回写。一个组里的人都觉得他脾气坏，都绷着跟他说话，他听到的永远是支支吾吾、先解释后汇报。久了，他自己也会说：“我这人急。”一场来回，就这样从“之间”迁进了一个人的自我界。

挂错号位的代价，不只是看错了一个人，是把一个人慢慢改成了那句话说的样子。

◆ 七、挂回去，挂到哪里

那么，把它挂回“关系”上，就对了吗？

这里要防第 30、31 章都防过的那个错。“他脾气坏”是挂错；如果改成“我们俩就是犯冲”，看上去公道了，谁也没怪，可它把一场能改的来回，又封成了一个改不动的底。第 30 章说过：把互动立成主人，是落在互动上的先在化，也就是互动属性中心主义。

所以本书的挂法，不是挂回“关系”这个新主人，而是挂回三方程：

> **这一场“僵”＝H（两人各自的主体属性，两人之间那件事的客体属性）。**

拆开写，是三样东西一起：韦东山一听解释就急，这是他的一份；闵策一汇报先讲原因，这是闵策的一份；进度拖延这件事、周会这个场合、当着全组的面，这是客体的一份。三样碰在一起，才托出“一碰就僵”。

挂回三方程，有一个直接的好处：三样东西里，至少有一样是你现在就能动的。

◆ 八、闵策的一次试法

这件事，闵策后来试过一回。

他没去改韦东山的脾气，那改不动。他也没去改项目的进度，那一时也改不了。他改的是来回：下一次周会，他先说结论和下一步，最后才说原因，而且原因只说一句。

那天韦东山听完，没沉脸，只问了一句“周四能不能到”。闵策说能。会就过去了。

这件事不能当证据，只是一个晚上的样子。可它让组里那位年轻人看见了一件事：同一个“脾气坏”的人，换了一种碰法，就不那么坏了。

这在六路径里叫“互→客→主”：最松的是汇报的次序，明天就能换，所以从互动起手；回写最快被看见的是那件事，周会上进度谈不谈得下去，当场就知道，放第二位；被先在化最深的是“他脾气坏”，留到第三位，看韦东山在大家嘴里怎样被回写。这一试，对的是第 112 章预注册的第六条：只改互动、不改人，“他脾气坏”一类的归因会下降〔待验〕。至于按三问选起点是不是比随手起手见效快，那是第七条要验的事，这一个晚上说明不了。

◆ 九、本书的说法

把本章写准。

挂错号位：一个本来是三角共同的读数，被整个挂到某一个号位上，挂的人还以为它本来就住在那里（附录 I）。本章讨论的是起点为互动属性的那一类：承载者从“这一场”换成了“这样东西”或“这个人”。最常见的落点，是挂到别人的三号位上，心理学称之为基本归因错误〔待核文献〕。

本书比心理学多走的一步：心理学的两栏“性格对处境”，少了“互动”这一栏；本书把它补成三栏，并指出挂错是号位的迁移，而且一挂上去就开始回写。

纠正的方向：不是挂回“关系”这个新主人，而是挂回三方程，找出三样东西里此刻能动的那一样。

可检验的说法（第 112 章预注册第六条）：只干预两人之间的来回、不去劝说任何一方，事后“他脾气坏”一类的归因应当下降。如果干预了来回，归因纹丝不动，本章的说法要收窄。

◆ 放回日子里

那天晚上，闵策回家，在饭桌上说起这事。

闵小满听完，突然说：“骆老师也是。我一举手他就皱眉。”

鲁晓帆问：“你举手说什么？”

闵小满想了想：“说‘我不会’。”

一家人都笑了。闵策说：“那下回你举手，先说你会的那一半。”

明天你也可以试一回：心里冒出“他就是那样的人”时，把这句话改写成“我们俩一碰到某某事，就怎样”。改完以后，看看这三样东西：他，你，那件事。挑一样你明天就能动的。

带走的话：“他脾气坏”常常是“我们俩一碰就僵”；别把来回挂到他身上，也别挂到关系上，挂回三样东西里。

> 本章判错句：如果只改两人之间的来回、不劝任何一方，事后“他脾气坏”一类的归因稳定不降；或者一个人的“坏脾气”在一切对象、一切话题面前都一样，那么“挂错号位”在这一类话上的解释要退让，性格说占上风。
>
> 下一章从哪里进：互动属性被挂到人身上，挂上去的那个“人”，那个“我”，又是怎么亮起来的？

想一想 ：你说过谁“就是那样的人”？换一个话题、换一种碰法，他还是那样吗？

◆ 本编总账

第五编六章，写的是互动属性。收一收。

先列看见清单。

第 29 章：互动意识是二号位的侧重显影；事件也是聚合体，可事件不是最基本的存在，它是在洪流里切出来的一段。

第 30 章：梅洛-庞蒂写了主客的童年，没写互动的童年；互动不空，也是一种先在。

第 31 章：先有水，水把两岸冲出来；本书添上河床，水、岸、河床一起长。

第 32 章：三条路给互动属性定口音，顺手、顺耳、顺眼；看这一条最容易把“之间”收成“那儿有”。

第 33 章：互动属性也落三界，也分维；错界改不动。

第 34 章：挂错号位，“他脾气坏”其实是“我们俩一碰就僵”。

再列放下清单。本编放下了两种先在化。一种是把互动属性挂到人或物上，当成人或物先在的属性（第 34 章）。一种是反过来，把互动本身立成不需要来历的底（第 30 章、第 31 章）。两种看上去相反，同一个动作：给一场发生找一个先在的主人。

现在把本编立的东西，放在本书最常用的那句话上算一遍账：“谈话很顺”。

第一问：顺不顺，离得开两人的性情吗？

离不开。闵策和老同学谈得顺，和韦东山在周会上谈得僵。话题如果换成同一个，比如“AI 进来以后岗位怎么变”，换了人，顺与僵照样不一样。

老同学之间有大学四年加上这二十来年来回磨出的默契，彼此不设防，才敢把半成形的想法说出来（第 33 章）；闵策与上司之间有六年周会磨出的那一圈“先解释、再加重”（第 34 章）。人一换，读数就换。所以谈话的顺，离不开主体属性。

第二问：顺不顺，离得开话题吗？

也离不开。同样是鲁晓帆和那位老同事，谈换班就僵；一想起刚进中心那年一起挨骂，她就笑了，拨了号（第 33 章）。同样是闵策和老同学，聊行业聊得顺，换成谈一笔借款，多半就不顺了。话题一换，读数也换。所以谈话的顺，离不开客体属性。

第三问：两样都在，顺是不是两样的简单相加？

不是。闵策和韦东山的性情、周会的议题都没换，只换了汇报的次序，先说结论，后说原因，“僵”就松了（第 34 章）。人没变，事没变，变的是来回。所以谈话的顺有它自己的承载者，是“这一场”；可这一场离不开那两样。

三问合起来，就是第三条属性方程在本编的兑现：

谈话很顺＝H（两人的性情，话题）。

主体属性，客体属性，缺一样，“顺”显不出来；改一样，“顺”就变。而“顺”一旦反复显影、封装成属性，又会回写进两人的性情，回写进话题的分量：老同学越谈越投缘，那个话题越谈越有嚼头。

> **互动属性有承载者，没有主人：谈话的顺长在这一场来回里，离不开两人的性情，也离不开话题；它回写给谁，谁就以为那是自己本来就有的。**

那个最常被回写、最常以为“本来就有”的，是“我”。第五编结在“他脾气坏”这一句上；第六编要问的是：那个被挂上属性的“他”，那个说“我的腿力强大”的“我”，又是怎样亮起来的？

第　六　编

主体属性发生学：“我”最后才亮，“我的”是回写出来的

编　首

第四编写客体属性，第五编写互动属性，这一编轮到最难拆的一种：主体属性。“我的腿力强大”“我笨”“我胃口好”“我有创造力”，这些话说出口时，好像那个“我”早就站在那里，属性只是它口袋里的东西。这一编七章，要把这份“早就站在那里”一层层拆开。

第 35 章从婴儿讲起：客体先亮，互动居中，“我”最后才亮；同时立下一条贯穿全编的分界，主体发生在发生层持存，主体意识在意识层可以间断。第 36 章借欲望的三拍讲“我”怎样被一次次“要”回写出来，叠成谱系。第 37 章请出拉康、福柯、鲍德里亚三位，他们看见了“我”是显出来的，又把显出“我”的那场过程做成了一台本来就在的机器。

第 38 章回到头号案例：饿了而不知，说明主体在而主体意识不在；腿力这种最硬的主体属性，“我的”是回写的落点，“强大”是对比的结果，要靠持续的发生维持。

第 39 章拆心理学最老的三件事：知、意、情不是主体装在脑袋里的三台机器，知格、意格、情格是三律运行沉下来的形状。第 40 章写创造力：三律一起跑，由特征律收口。第 41 章收拢判断力、好奇、情商、人性、天赋，看属性沉成自我符号之后怎样自我应验。

本编的反差只有一句：我们一向以为属性是“我”的，到头来属性和“我”是一起亮的，一个乘号连着两边；“我的”是这一场稳下来的样子，不是它的源头。

35

第 35 章

主体发生：最后才亮

一个婴儿要在世上活一年半左右，才第一次在镜子前摸自己的鼻子。“我”最后才亮；可在它亮之前，那个会哭、会饿、会蹬腿的小身体，早就在发生了。本章要交给你的判断是：**主体发生在先，主体意识在后；前者持存在发生层，后者在意识层，可以亮，也可以灭。**

◆ 一、镜子前那一摸

先看一个在发展心理学里做过无数遍的实验。趁孩子不注意，在他鼻尖上点一个没有触感的红点，再把他抱到镜子前。

一岁以内的孩子，会对镜子里那个“小朋友”笑，伸手去拍镜面，咿咿呀呀打招呼，就是不摸自己的鼻子。在他眼里，镜子里那个带红点的，是“那儿的一个孩子”。

大约一岁半，个别要到两岁，某一天他看着镜子，忽然把手伸向自己的鼻子。第 349 号《婴儿：SDE 活体发生学》第三编把这一摸当作“我”亮起来的清楚标志。书里还交代了实验的来历：1970 年盖洛普先在黑猩猩身上做，1972 年阿姆斯特丹搬到婴幼儿身上，1979 年刘易斯与布鲁克斯-冈恩做得更系统。

实验的设计有三道关：标记必须无感，孩子只能从镜子里得知；点红之前要先数他平时摸不摸鼻子；算数的只有一种动作，手伸向自己的脸，不是伸向镜面。三道关合起来，才把“镜子里有个有趣的东西”和“镜子里那个就是我”分开。

这一摸来得很晚。在它之前，孩子早已会追视、会笑、会哭着叫人、会认出妈妈的脸。最晚亮的，偏偏是“我”。

◆ 二、先“那儿有”，再“正在”，最后“我”

把一岁半之前的日子按先后排一排，能看出一个次序。

出生不久，孩子的目光会追一张凑近的脸、一个晃动的光影。世界对他来说，先是“那儿有个东西”。这是一号位（对比、粒子、真这一束，显影为“那儿有”）先亮。

两个月前后，他开始对人笑；对方忽然不回应，他会加倍招引，屡试不成就扭头哭。第 349 号引特罗尼克等人 1978 年的“静止脸”实验：妈妈的脸还在原处，客体一点没少，少掉的只是一来一回。孩子为之不安的，是一个过程断了。这是二号位（变化、波、善这一束，显影为“正在”）亮了。

一岁半前后，镜子前那一摸，三号位（分布、场、美这一束，显影为“我”）才亮。

第 349 号把这三阶并成一句话：客体在先，互动居中，主体殿后。第 194 号《意识的奥秘》用意识的语言再说一遍：先“那儿有”，再“正在”，最后“我”。

第 349 号特意提醒：这些月份只是多数孩子的大概范围，不是一张时刻表，要紧的是先后，不是哪一天。三阶也不是一阶关掉、下一阶才打开。“我”亮了以后，“那儿有”和“正在”照样亮着，成年人一天里在三种显影之间来回换。次序说的是谁先能亮起来，不是谁取代了谁。

> **“我”是这座屋子最后封上的屋顶，不是第一块打下去的地基。**

◆ 三、连自己的手，也先走了一号位的门

有一个场面，带过孩子的人大多见过。

三四个月大的婴儿仰面躺着，忽然把一只手举到眼前，定定地看，翻过来，再翻回去。那神情同他盯着床头摇铃没有两样。有时这只手落下来打到自己脸上，他反倒吓一跳，哭了。

第 349 号拿这个场面说明：他的手，最初也是作为“那儿的一个东西”被发现的。这只手后来变成“我的手”，靠的是千百次举起、够取、落空、再够，眼睛看到的动和手上用的劲一次次对上。

这件事对本书要紧。同一只手，先被显成客体，后被显成“我的”。**构成决定倾向，侧重决定显成什么**（第 16 章立过这句，第 22 章用它搭阶梯）。手这团聚合体，构成上是身体的一部分；可哪个号位侧重显影，它就显成什么。三四个月大时它显成“那儿有”，是一个东西；一岁半以后“我”能接住它，它才成了“我的手”。第 62 章还会回到这只手，看成年人压麻了胳膊时，它怎样短暂地退回去，变回一个客体。

◆ 四、镜子之前，身体早在做功课

反对的声音要让它说完，因为它很有分量。

认知心理学家奈瑟 1988 年区分过几种自我知识，最早一种叫“生态自我”：一个有机体只要在环境里活动，就已经在知觉上把自己的身体同周围分开了。罗沙等人的实验给了证据：新生儿的脸颊被别人手指碰到，会转头去寻；被自己的手碰到，转头少得多（第 349 号转引）。

这不就说明“我”从一开始就在？

本书接受这些实验，并且认为它们把事情说得更细了。新生儿分得出两种触碰，靠的是一个信号差别：自己碰自己，手上脸上同时有感觉；别人碰自己，只有脸上有。这是身体稳稳标出的一条差异，属于互动经验里最贴身的那一层。

可是“分得出两种触碰”，同“把自己当成一个对象认出来”，中间隔着长长一段路。罗沙本人也把这段路画成几级台阶〔具体台阶与年份以原文为准，待

核〕。第 349 号的判读是：身体做的这些功课，是主体在发生层的运行；镜子前那一摸，是主体意识第一次侧重显影。两件事都真，只是不在同一层。

◆ 五、本书的说法：主体发生与主体意识

到这里可以把定义写准了。

主体发生：一团特征纠缠聚合体在发生层运行，构成上以自我界的内感与时间连续性特征为主。饿、困、疼、呼吸的节律、昨天和今天连着的那份身体感觉，都是它的料。它在发生层，持存，不靠被意识到才算数。

主体意识：三号位侧重显影，显成“我”。它在意识层，可以亮，也可以灭。心流正盛时它退场，睡着时它退场，饿了而没察觉时它也不在；一受阻、一停下，它一步就回来。第 194 号第 36 章写心流：顺的时候“我”可以整段不在，一出问题它一步就到，说明“我”是随时待命的一种侧重。

两层之间的关系，用一句话说：**主体发生是主体意识的料，主体意识是主体发生被三号位接住的那一下**。

第 15 章立过的总式，在这里正好用得上：属性发生＝某号位侧重显影（承载者）× 某维侧重发生（属性）× E1 某界侧重的特征纠缠（界）。主体属性的承载者一栏，填的是三号位。这就推出一个关键结论：发生层的运行可以先于“我”，主体属性不能。婴儿的腿一天天有劲，是发生层的事，早在他会说“我”之前就在走；“我的腿有劲”这个主体属性，要等三号位亮了，和那股劲一起亮，回写有了落点，才说得出来。

◆ 六、一团肉身，凭什么叫主体

还有一个问题要先答：一块石头也是一团纠缠在一起的特征，凭什么婴儿这一团叫主体？

答案在构成，不在号位（第 16 章）。石头这团以现实界的感觉特征为主：硬、凉、灰、沉。婴儿这团以自我界的内感和时间连续性为主：肚子空了的那种

绞，困意涌上来的那种沉，昨天被抱过的那种熟。这些只从里面来，别人替不了：外公看得见小满在哭，看不见他饿的那一下绞。

构成上以内感和连续为主的聚合体，才倾向于被三号位显成“我”。这只是倾向。第 62 章会看到，构成并不锁死显影：同一个身体，被体检单写成一行行数字时，也会被显成一个客体。

它也有第 18 章讲的寿命：聚合、粒子化、维持、解散。维持要靠吃、睡、动、与人往来；这些一断，它会松。

◆ 七、一个例子走到底：小满的第一个“我”

把定义放进一个具体的孩子身上走一遍。

闵小满一岁之前，鲁晓帆值夜班回来，常把他抱到卫生间的镜子前。那时他对着镜子笑，拍镜面，把镜子里的孩子当玩伴。他的主体在发生：饿了会哭，困了会揉眼，抱他的手换成外公的，他会扭身。这些都在运行，“我”还没亮。

一岁多一点，他在镜子前变得犹豫，有时探头去镜子背后找。第 349 号说这段过渡期是猜想与评估在拉锯：那个孩子的动作和自己分秒不差，“另一个孩子”的猜想越来越撑不住。

一岁半前后的一天，他看着镜子里鼻头上沾的饭粒，伸手去自己脸上抠。“我”亮了。再往后，他开始说“宝宝要”，然后是“我要”“我的”。

第 349 号还记了一个细节：有些孩子这时会把“你”和“我”用反，想喝水时说“你要喝”，因为大人总对他说“你要不要喝水”。这个错误很有分量。它说明“我”指的是谁，取决于此刻是谁在说话；要用对这个字，孩子得先看懂一来一回的对话，再在来回里找到自己站的位置。“我”要靠一来一回托着，才亮得起来。

◆ 八、为什么成年人觉得“我”最先在

既然“我”最后才亮，为什么从笛卡尔起，那么多人认定“我”是地基？

第 349 号给了一个解释：一个成年人的“我”这层屋顶早已封好，稳到他忘了它当初是怎么一点点砌上去的。从成年的位置往回看，最稳的东西被当成了最先的东西。

还有一层更直接的原因。成年人能回想起来的事，几乎都发生在“我”亮了以后。三岁以前的事大多记不起来，心理学叫婴儿期遗忘。第 349 号转述豪与卡里奇 1993 年的解释：自传体记忆要成立，先得有一个“认知上的自我”，经历才有可以归档的户头。所以每个成年人翻自己的记忆，翻到的第一页上就已经写着“我”。没有“我”的那一年半，在自己的档案里是空白，于是被当成了不存在。

这正是先在化在主体身上的第一个样子：**看不见的发生，被记成了本来就在**。

◆ 九、替笛卡尔说一句最强的话

公道要放在前头。

替笛卡尔辩护的人会说：他讲的“我在先”，是论证次序上的先，不是时间上的先。一个成年人要为全部知识找一个经得住彻底怀疑的支点，只有“我在思”这件事怀疑不掉。婴儿一岁半才认出自己，动不了这个论证。

这一半本书承认。作为成年人反思里的一个论证，它站得住。

本书要动的是从它悄悄滑出来的另一半：“所以我是一切知识的地基”。要当地基，就得不靠别的东西立住。可第 349 号摆出的事实是：认出妈妈的脸、知道盖住的玩具还在，都在八个月前后就亮了，比镜子前那一摸早将近一年。那时还没有“我”，知识已经在发生。是“我”立在它们上面，不是它们立在“我”上面。

◆ 十、这个次序会不会错

本书在这里写死一条判错的口子。

第 349 号也交代了边界：点红测试的数据多来自欧美城市家庭；凯勒等人发现喀麦隆恩索族农村的孩子通过得更晚；布罗施等人 2011 年在肯尼亚、斐济等地的研究里，不少学龄前孩子看到镜中标记只是僵住，并不伸手。这些材料只说明“哪一天亮、亮成什么样”随土壤而变，不动摇先后次序。

真正能推翻本章的，是另一类发现。假如有可靠证据表明：客体意识与互动意识都还没有的阶段，婴儿已经稳定地把自己当作一个对象来认。那么“最后才亮”就要退让。本书目前没有见到这样的证据〔待验〕。

◆ 放回日子里

周六早上，鲁晓帆下了夜班回家，看见小满蹲在阳台上给外公的那盆辣椒浇水。十三岁的人，蹲在那里一动不动看了很久，水从盆底漏了一地也没发觉。她喊了一声“小满”，他一下子回过神：“啊？我在看蚂蚁。”

那几分钟里，他在。腿蹲麻了，脚底湿了，蚂蚁的路线在眼前一条条亮着；只是“我”没有亮，退在后面。她一喊，他一应，“我”就回来了。

明天可以做一件小事：看孩子或者看自己专心做事的时候，留意“我”是在哪一下回来的。是被人叫了，是出了岔，还是手停下来的那一刻。记下一两次就够。

带走的话：**“我”是最后才亮的屋顶；在它亮之前，主体早已在发生层走了很长的路。**

> 本章判错句：若可靠证据表明，婴儿在客体意识与互动意识出现之前，已稳定地把自己当作对象来认，本章“最后才亮”的次序就要改写。
>
> 下一章从哪里进：“我”亮了之后又是怎样一次次被生出来的？从一句“我要”说起。

想一想：你最早能想起的一件事里，有没有“我”？在那之前的日子，你凭什么相信自己“一直都在”？

36

第 36 章

“我要”之前没有我：三拍与谱系

上一章看见“我”在婴儿身上最后才亮。这一章看成年人：“我”亮过以后，并不是从此常驻，它在每一次“要”里重新被生出来，有的当夜就散，有的一层层叠上去。本章交给你的判断是：**“我要”这句话里，“要”在先，“我”在后；一个人稳定的样子，是一次次回写叠起来的谱系，不是一颗藏在背后的核。**

◆ 一、零点那一单

周四夜里十一点半，闵策终于把版本推上线。整整三周，他每天十点以后才进门，小满早睡了，鲁晓帆在值夜班。

上线成功的提示弹出来，他靠在沙发上，打开购物软件，盯着一副降噪耳机看了大半个钟头。家里已经有一副，还能用。零点一过，他下了单。下单那一刻，心里一松，像喝了一大口凉水。

第二天早上鲁晓帆问他，他想了想，说：“就是突然很想要。”

这句“我想要”，按常识的读法，主语在前：先有一个闵策，他心里早就有一份对好耳机的喜欢，那天夜里冒了头。本章要换一个读法。

◆ 二、常识怎么说：先有我，再有要

常识的读法有它的道理，要先说清楚。

一个人的喜好确实相当稳定。闵策喜欢做工精细的电子产品，这一点同事都知道。按这个读法，那天夜里不过是一份老喜欢找到了出口。心理学里按需要分层、按动机分型的各种说法，大意也相近：先列出人“想要的东西”，再归成几类，背后站着一个挑选对象的“我”。

这个读法在一个条件下完全成立：只问“他通常会买什么”，不问“为什么偏偏是那天夜里”。在这个条件下，把稳定的偏好当作一个人的属性来用，又省事又准。

它停在这里：它答不出时刻。同一个闵策，平常路过那家店十几次都没进去；偏偏是那天夜里，偏偏是零点。偏好是稳定的，时刻却不是。决定时刻的那样东西，不在“我”里面。

◆ 三、第 326 号的口述：欲望是张力临近阈值

第 326 号《“我要”之前没有我：欲望发生学与弗洛伊德学派的解构》（王德生、李佳城）把全书的地基压在一句口述上：

> 欲望是幸福律的张力增长到一定程度，离忍耐的阈值很近了，产生了一种转换和释放的必要性感知。

这句话里没有“我”，只有张力、阈值和一个“必要性感知”。幸福律（D1 的三律之一，管动力：张力积累、转换、释放）在一天天往上攒劲：累、闷、委屈、憋着的那口气。攒到离忍耐的那条线很近，就有了“不能再这样了”的感觉。

第 326 号由此立下几条承重命题，这里只取本章用得着的三条：欲望不是缺，是张力；欲望发生在阈值，忍耐阈值因人而异，欲望的个体性在阈值，不在对象；对象是出口，不是原因。

回到闵策。三周深夜加班、回家只看得见熟睡的背影、整整三周没有一件“为自己”的事，张力是这样攒起来的。上线成功那一下，绷了三周的弦一

松，他离那条线反而最近。耳机只是那一刻恰好在手边的出口。换成一双跑鞋、一台相机，大概也一样。

◆ 四、三拍：张力、显影、回写

第 326 号把一次“要”拆成三拍。它和“矛盾推动改变、改变再回写”是同一个形，但不是本书第 53—55 章的三原理，别把两套对上号。

第一拍，张力积累。这一拍里还没有欲望，只有越来越绷的弦，没有方向。

第二拍，三号位侧重显影。张力碰到阈值那一刻，三号位的分布、场、美三面里，有一面或两面忽然亮起来。场亮了，人要一桌人、一个热闹；美亮了，人被一个完整的样子吸住；分布亮了，人要的是下一个、再下一个。第 326 号说，欲望就在这一拍：张力本来没有方向，是侧重显影给了它方向。

第三拍，回写出“我”。显影过后，落下一个痕迹：一个“配得上好东西的我”，一个“终于对自己好一回的我”。第 326 号的原话是：这个“我”不是要的起点，是要的产物。

闵策那一夜，美在亮：耳机金属外壳的光，试听视频里那一下安静。三拍挤在不到一个钟头里完成。**“我想要”里的那个“我”，是第三拍才落下来的。**

为什么第三拍最容易被看漏？第一拍人人有感觉：累，烦，憋。第二拍人人也有感觉：那一下被吸住，那一阵停不下来。第三拍却很安静。

第 326 号说，从弗洛伊德到他的学生们，大多盯着前两拍：张力怎样积，怎样被压抑，怎样改道去找替代的对象。他们在这张图的最左边，在一切开始之前，先放了一个主体，一个本我，一个力比多的仓库，说一切从这里发出。第 326 号的判语是：弗洛伊德学派看见了欲望的全部发生现象，却把它们安放在一个先在的主体上。

用本书的话说，这是先在化落在欲望上的样子：一场三拍的发生，被记成了一个先在主体的冲动。

第三拍安静，是因为它回写的方向朝里。张力往外冲，显影往外亮，回写却悄悄落回号位，落成“我是这样一个人”。落得多了，人就以为那个“我”一直在。

◆ 五、释放与转换：同一拍，两条路

第三拍有两种走法。第 326 号叫它们释放与转换。

释放：张力泄掉，回写出来的“我”随即散了。那副耳机到货以后，闵策戴了两天，就放进了抽屉。“终于对自己好一回的我”只活了一夜。

转换：张力交给创造，回写进入谱系，“我”长大。同一个月，闵策组里要给新流程写一份说明，没人愿意接。他那几天憋着的劲没地方去，干脆把它接了下来，熬了两个周末，写成了组里后来人人在用的那份文档。从那以后，组里有事先问他“这块你看看”。一个“能把乱事理顺的我”，一层层叠了上去。

两条路的差别不在对象，也不在张力大小，在第三拍接上了什么。第 326 号的建议很实在：真正能下功夫的地方，不是第二拍去忍，是第三拍让回写出来的那个“我”有接下去的路。它还有一条承重命题：压抑不消除欲望，只推高阈值。忍住只是把那条线往上推，张力还在，下一次冲得更猛。

◆ 六、本书的说法：谱系就是主体属性的来路

把第 326 号的谱系放进本书的框架，主体属性的来路就清楚了。

第 326 号的第九条承重命题说：“我”不是常驻主体，而是一次次侧重显影回写叠起来的谱系；侧重习惯塑造一个人的样子。一个人如果每次张力临界多半是美在亮，久而久之他长成一个“挑剔、敏感、容易被打动”的人；多半是场在亮，他长成一个“离不开人”的人。第 326 号自己说明，这是一个可错的判断，性格的来处还有身体、家庭、时代。

本书在这里接上第 22 章的阶梯。一次“要”回写出一个“我”，是状态显影；同一种侧重反复显影、反复回写，由特征律（D1 里管“稳定下来、凝成可指

向的特征”的那一律）收口，经封装稳定，就成了属性。“闵策看不得乱”“我胃口好”“她爱买衣服”，都是谱系上写得最重的那几笔，被当成了一个人的全部。

所以主体属性有一个时间上的前身：**属性是谱系上反复写重的笔画，不是藏在笔画背后的那支笔**。

这条说法也给主体属性划出了寿命。笔画会淡，谱系的下一页还空着。第 326 号说，档案是写死的，谱系是活的。

◆ 七、主体发生与主体意识，在一次“要”里怎样分工

上一章立了两层：主体发生在发生层持存，主体意识在意识层可以间断。放到三拍里，分工一目了然。

第一拍完全在发生层。张力攒着，闵策并不知道。他只是加班，只是累，只是回家看一眼孩子就睡。这时没有“我要”，也没有“我累”，主体照样在发生。

第二拍是三号位侧重显影，主体意识亮了。第三拍的回写，有两个落点：一个落进土壤，加班的劲换成了一份文档，土壤厚了一层；一个落进号位，挂上“我的”，成了“我能理顺乱事”。这就是第 21 章说的两次回写。

一次“要”，把主体的两层从头到尾串了一遍：**张力在发生层攒，“我”在意识层亮，回写再分两路：一路慢慢写进发生层的土，一路一句话就挂上号位**。

◆ 八、谱系不是一个人写的

还有一层，第 326 号点到了，本书要把它说足。

同一个月里，闵策有两次“要”。耳机那一次散了，文档那一次长了。差别真的只在他自己吗?

再看一遍那份文档。它长起来，靠的不只是闵策憋着的那股劲。流程本身乱，这是客体属性，乱得正好需要有人理；组里的人真的拿去用，用的时候来问“这块你看看”，这是互动属性，一来一往地接住了他。假如那份文档写完没人看，压在共享盘里，那个“能把乱事理顺的我”多半也只活一夜。

耳机那一次正相反。耳机是个现成的东西，没有什么要他去理；买完之后，也没有谁接着来问他。客体不需要他，互动没接住他，第三拍落下来，无处可去。

所以转换能不能发生，不只看一个人肯不肯，还看那件事有没有给他留活、身边的人有没有接。**谱系上每一笔写得重不重，三种属性都在握笔。**这正是第七编要立的三属性纠缠：主体属性的回写，要客体属性和互动属性一起托着才落得稳。

这也给第 326 号那句建议添了一个下手处。想让第三拍接上路，除了问“我接下去做什么”，还可以问：哪一件事正好缺人理？谁会接着来问？

◆ 九、阈值也是发生出来的

第 326 号说，欲望的个体性在阈值，不在对象。这句话很容易被读回先在：好像每个人生来带着一条高低不同的线，有人忍得住，有人忍不住，于是又成了一种主体属性，“他自制力强”。

本书要把这条线也放回发生。第 326 号自己给了线索：压抑不消除欲望，只推高阈值。线能被推高，就说明它不是生来定好的。它是被一次次忍、一次次放挪出来的。

闵策忍了三周，线被推高；上线那一下，弦一松，人离线反而最近。阈值在他身上一个月里就挪了好几回。挪它的，有他自己咬牙的那几回，有那份版本的难易，也有这三周家里没人等他回去吃饭。客体与互动都在挪这条线。第 46 章会把这件事立成全书的一条命题：一种属性的阈值，由另两种属性设定。

◆ 十、算法替你攒好了第一拍

第 326 号写死了一条可错预言：算法推荐越精准，分布侧重的欲望就越多，“我”就越难成形。

这条预言放在本书里，读法很直接。刷不完的推荐把一个人的张力切得很碎，每次都刚碰到阈值就给出一个出口，三拍挤成几秒，回写出来的都是“一夜的我”。分布单显的“我”最容易散，因为它要的就是下一个。谱系上于是叠满了很淡的笔画，没有一笔写得重。

这条预言能被检验：比较推荐精准度不同的使用者，看他们自述的稳定偏好、长期投入的事情多寡（可观察量与阈值待定）〔待验〕。若推荐越精准的人反而谱系越厚，这一节就要撤回。第 100 章会把它放回 AI 时代的新先在化里再看一次。

◆ 放回日子里

周日晚饭后，闵策把抽屉里那副新耳机拿出来，递给小满：“你上网课用。”小满戴上试了试，说比旧的好。

鲁晓帆在旁边看着，笑了一下。她知道那副耳机是怎么来的。她没说破，只问了一句：“你那份流程文档，后来还有人改吗？”闵策说有，组里新来的两个人在上面加了好几页。

那天夜里小满睡前问他：“爸，你那份文档写了多少页？”闵策说三十几页。小满说：“比我作文还长。”他说这话的时候，是笑着的。

明天可以做一件小事：下一次夜里突然很想要一样东西的时候，先别急着忍，也别急着买。问自己三句：这股劲是从哪几天攒起来的？此刻亮的是哪一样，一桌人、一个样子，还是下一个？要完之后，留下的那个“我”有没有一件接下去的事？

带走的话：“我要”里的“我”是第三拍才落下的；让它散还是让它长，看第三拍接上了什么。

> 本章判错句：若大量观察表明，一个人的侧重习惯与他稳定的样子之间没有关联，或者同一种侧重反复回写并不让相应的主体属性变稳，本章“属性是谱系上写重的笔画”就要修正。
>
> 下一章从哪里进：有三位思想家早就看见了“我”是显出来的，却又把显出“我”的那场过程做成了一台机器。

想一想：你最常说的那句“我就是这样的人”，是谱系上哪几笔写重了？最近一次让你“长了一点”的，是哪一次“要”？

37

第 37 章

主体发生学的开启与三台机器：拉康、福柯、鲍德里亚

二十世纪有三个人，从镜子、场、符号三个方向说出了同一件事：“我”不是起点，是显出来的；又在同一处停下，把生出“我”的过程写成了一台本来就在的机器。本章交给你的判断是：**三人开启了主体发生学，又把发生的机制做成了发现学；要把机器放回过程，只需问三句：它有没有生日，“我”能不能回头改它，它有没有外面。**

◆ 一、一块“一直是这样”的牌子

先看一个小区门口的场面。这是第 156 号《主体发生学的开启：普通人都能懂的拉康、福柯和鲍德里亚》里的例子，本书照用。

小区门口立着一块牌子：外卖车不许进，骑手在门外等。有一天一个骑手问保安：“这是谁定的？”保安说：“一直是这样。”

后来有人在业主群里问了一句，才知道牌子是两年前立的。那年小区里一辆电动车撞了一个孩子，物业开了一次会，第二天牌子就立起来了。开会时没有骑手在场，大多数住户也不知道有这个会。

“一直是这样”，其实是“两年前那样定的”。

这块牌子是一台小小的机器：它安排人走哪里，停哪里，怎样拿到一份饭。它有来历，有定它的人，有当时的理由。可到了保安和骑手那里，它成了一直就

在的东西。第 156 号给这件事起了一个名字，也是那本书唯一新立的词：**发现学机制**，意思是生出“我”的那场过程，被当成了一台本来就在的机器。用本书的话说，这是先在化落在“机器”上的样子，第四节再细说。

◆ 二、他们打开了什么

公道放在前头。三个人对本书的贡献，比批评要大得多。

第 156 号记下了王德生博士的口述判断，照原话是：

> 三人合起来都在论证：主体性是三号位侧重显影，在三界证明主体发生学，但是都最后做成了“发现学”。

前半句是三人的功劳。在他们之前，西方近代哲学大体默认“我”在先：笛卡尔的我思，康德那个能伴随一切表象的“我思”。三个人各自把这块地基撬开了。“我”是在镜子里、在别人的话里显出来的；“我”是在一片场里被安排出来的位置；“我”是在一套符号里被排出来的一格。

这正是上两章从婴儿和欲望那里得到的结论，换了一个来源。“我”是结果，不是起点。三个人从成年人的世界走到了这里，第 349 号从婴儿那里走到了这里，第 326 号从欲望那里走到了这里。三条路通到同一个地方，这份结论就比任何一条单独走时更结实。

◆ 三、三块地，三张脸

三人各有侧重。第 156 号用分布、场、美三张脸，对上三界三块地。王德生博士的口述特别交代：这种对应只能是侧重对应，不是分类。

拉康侧重自我界那块地，那张“美”的脸。镜子里那个完整、顺眼的形象，让一个连路都走不稳的孩子欢喜地认了下来。“美”在这里不是化妆品广告里的好看，是“完整、合适、顺眼”，一个人在自己和别人眼里站成一个囫囵的样子。

福柯侧重现实界那块地，那张“场”的脸。第三排靠窗的座位，12 床，流水线第四个工位。学校、兵营、医院、监狱，把人放在一片摆开的空间和人群里，一个位置就是一个“我”。

鲍德里亚侧重理念界那块地，那张“分布”的脸。年级第十二，职级 P3，会员金卡。一个人是谁，看他在一整套排开的符号里落在哪一格。

三张脸合起来，正是第 15 章写的三号位：分布、场、美这一束，显影为“我”。**三个人各自看清了三号位的一张脸**。

第 156 号还提醒一层：拉康不只讲镜子，他分别从三界都论证过“我”是显出来的，镜子只是他看得最亮的一块。读拉康最常见的偏差，是只记住了镜子。

◆ 四、他们又关上了什么

后半句是三人停下的地方：他们都把生出“我”的那场过程，做成了一台机器。

第 156 号说，拉康叫它结构，福柯叫它权力，鲍德里亚叫它代码。三台机器各有形状：结构是语言的秩序先于每个人，没有作者；权力无处不在，没有生日；代码自己跟自己转，不可逆，没人签收。

第 156 号给三人各压了一句判词，这里照录：

> 他看见了“我”是在镜子里、在别人的话里显出来的一个完整形象，却把生出这个形象的那场认同，做成了一套先于每个人就在那儿的结构。（拉康）

> 他看见了“我”是在一片权力的场里被照出来的一个位置，却把那只打光的手，做成了一盏本来就在、永远开着的探照灯。（福柯）

> 他看见了一个人是谁，由他在符号的分布里占哪一格来定，却把符号一来一往的交换，做成了一条不可逆、没人签收的代码。（鲍德里亚）

第 156 号还把这件事写成一个式子：主体＝F（机制），机制＝机制。前一半没错，“我”确实由机制做出来；毛病在后一半，机制只由它自己决定，谁也不参与，关成了一个圈。

用本书的话说，这是**先在化往上挪了一层**。三人没有把“我”先在化，他们把生出“我”的那台机器先在化了。

◆ 五、三句问：发现学机制怎样打勾

第 156 号把“发现学机制”立成三句能一条条打勾的问句：

机器有没有生日？
“我”能不能回头改它？
它有没有外面？

第一问问来历。有生日，是说它在某一片土里、为了某一件事、由某些人一步步做出来，这段来历说得出、查得到。那块牌子有生日：两年前，一次事故，一次会议。第 156 号举过一台更大的机器：一考定终身。今天这种全国统一的高考，1952 年开始，中间停过十年，1977 年冬天恢复，此后又改过许多次。说得出这些生日，一句“命”就变回了一段历史。

第二问问回写。第 156 号分了两种：照着字帖描红，越描越工整，是加固型回写；发现字帖上印错了一个字，写信让出版社下一版改过来，是改写型回写。第二问要问的是后一种：被机器做出来的“我”，有没有一个口子能让机器改一点。

第三问问边界：有没有一个站在机器外面的地方，可以查它，可以说它错，而且说了算数。

三句问对着那个式子的三个方向下手：从时间下手，从被做出来的人下手，从边界下手。打开的是同一个圈。

◆ 六、三台机器的勾怎样打

第 156 号先给了一份预判，三人各编再逐格去核。预判是这样的。

拉康：生日答不上，语言的秩序先于每一个人；能不能改，答了半句，改得了人和结构的关系，改不了结构；有没有外面，答不上，他说没有一个大他者的大他者。

福柯：生日答了半句，具体的权力都有生日，“一切关系里都有权力”这一句没有；能不能改，答了半句，反抗一直在，却不改那条总的判断；有没有外面，答不上，反抗不在权力外面。

鲍德里亚：生日答了半句，拟像的时代有来历，却被写成回不了头；能不能改，答不上，没人签收，无处递意见；有没有外面，答不上，走出迪士尼乐园，外面的美国也是一座迪士尼。

第 156 号为此写死了一条预言：三人九格，没有一格答得上；第三问三格全答不上。它同时守了一条判读的纪律：没找到只能写“本轮没有找到”，不能写“他从来没有写过”。本书照这条纪律转述，不另下结论；三人主要著作里的具体出处，以第 156 号各编所核为准〔待核〕。

◆ 七、本书的说法：机器是一团被先在化的互动属性

第 156 号的判断，放进本书的三属性框架里，还能多走一步。

三台机器做的事是同一件：在人和人、人和物之间安排一来一往。镜子与抱孩子的大人之间的来回，座位与作息之间的来回，符号与符号之间的交换。按本书的分法，这些都是互动属性：“这套规矩很严”“这片场很紧”“这套排名很硬”。

三人看见了“我”是这些互动做出来的，于是写下了主体属性＝F（互动属性）。这一步对。随后他们让互动属性自成一个圈，不再受主体属性与客体属性的牵制。按第 50 章立、第 51 章写成可测形式的属性三方程，互动属性＝H（主体属性，客体属性），它本该被被做出来的人、被摆进来的物反过来改写。

所以三台机器，在本书里有一个统一的读法：**一团互动属性被先在化了，抽掉了它的两个自变量**。这正是第 30 章在梅洛-庞蒂那里见过的事：互动不空，也会被做成一种先在。也是第 48 章要排进谱系的互动属性中心主义的一种样子。

第 73 章在教育里用到这一章，把精准画像读成一台没有生日的机器。

◆ 八、婴儿那面镜子有生日

拿上两章的材料，可以替拉康那台机器查一次生日。

第 326 号转述过拉康的镜像阶段：1936 年首次提出，1949 年改定，说六到十八个月大的婴儿在镜子前认出自己的完整形象，欢喜地认同了它，“我”就这样诞生。第 349 号用的是发展心理学里那面镜子：一岁半前后摸鼻子。

两面镜子说的是同一个现象，读法却分了岔。拉康把那一次认同写成一套先于每个孩子就在的结构，一个人一辈子都在这套结构里认错。

第 349 号却记下了另一组事实：喀麦隆恩索族农村的孩子通过点红测试更晚；肯尼亚、斐济的不少孩子看见镜中标记只是僵住。哪一天亮、亮成什么样，随养育的土而变：面对面逗弄多一些，还是背在身上贴着身体多一些；家里有没有镜子；大人把孩子当一个小人儿来对话，还是当家里的一员来带。

同一面镜子，在每个孩子身上都有自己的生日，也有自己的土。这正是第一问要的答案。拉康看见了镜子；第 349 号看见了镜子底下那片会变的土。

◆ 九、把机器放回过程

第 156 号给的方子很小，三件替换，各对一种缺法。

结构换成一套会改版的约定：有起草的人，有版本，有重议的场合，有作废的可能。

权力换成一条回照的通道：有入口，有期限，回音里必须写明改还是不改、不改的理由是什么，并且留痕。

代码换成一份可签收的记录：本人知道有这回事，看得见理由，能说一句“这一条我不认”并且有地方接，改了留痕。

三件替换都没有拆机器。第 156 号说得清楚，拉康说对了：一个人出生之前，那些话、名分、规矩确实已经在等他。要改的只是那一句：它们不是从来就在，也不是不能问。按本书的话说，三件替换做的是同一件事：**把被抽掉的两个自变量接回去**，让被做出来的“我”，重新能回写那台做它的机器。

◆ 十、这把尺子也要量自己

三句问是一把尺子，尺子也会变成机器。

第 156 号自己写下了这层提防：如果“发现学机制”成了一顶帽子，随手扣在任何不喜欢的东西上，这把尺子就成了一台没有生日、没有外面的机器。所以它给自己也过了三句问：生日写在书里，是作者口述一步步定下的；读者量出不合理的结果，可以回来改它；它只量“我”和那台机器，出了这个范围不说话。

本书照这个规矩办。本书的三方程、三原理、六路径，也是一台机器。它的生日，也就是三方程的转法从哪里来，写在第 50 章；它能被改，第 111 章列了证伪条款；它有外面，就是第 49 章先立、第 111 章列成条款的致命条款，一旦在三个领域被事实撞上，全书放弃。

◆ 放回日子里

闵策的公司这个季度上了一套新的绩效系统，每个人一个分数，一个等级。他组里的一个年轻人拿了 C，来问他为什么。他打开系统看了半天，只看到一行：“综合评定”。

他想起韦东山开会时说的那句话：“系统是总部定的，一直这么评。”

明天可以做一件小事：拿那三句问，去量一量你身边一台给你打分、排位、定格子的机器。它是哪一年、谁定的？被它打了分的人，有没有一个地方说“这

一条我不认”，而且有人回话？出了这台机器，有没有一个地方能说它错？三句里答得上一句，它就还是一场过程。

带走的话：三人看见了“我”是被做出来的，却把做“我”的机器当成本来就在；问一问它的生日、它的口子和它的外面。

> 本章判错句：若在拉康、福柯、鲍德里亚任何一人的主要著作里，找到他把机器的来历、被做出来的“我”回头改写它、机器之外的判错位置，当作常规机制来写，那么他在本章的判词就要收窄。
>
> 下一章从哪里进：回到身体，回到鲁长庚的那道坡。主体在而主体意识不在，最硬的主体属性是怎样挂上“我的”的。

想一想：给你打分的那些机器里，有哪一台你从没想过它也有生日？你上一次说“这一条我不认”，有没有人接？

38

第 38 章

饿了而不知；腿力：最硬的主体属性

肚子空了一下午，人却没觉得饿，一停下手才发现饿得发慌。这件小事能把主体的两层分开：饿一直在发生，“我饿了”要等三号位亮了才出现。本章用它做刀，去剖一种最硬的主体属性：鲁长庚的腿力。本章交给你的判断是：**“我的”是回写的落点，“强大”是比出来的读数；最硬的主体属性，也要靠持续的发生来维持**。

◆ 一、一个忘了饿的下午

鲁晓帆值完夜班的第二天，常在家里补社区的随访表。有一回她从中午坐到下午四点，一张接一张地填，填完最后一张，站起来去倒水，腿一软，胃里一阵绞：她这才想起来，午饭没吃。

这四个钟头里，她的身体一直在饿。血糖在往下走，胃在空转，手有点抖，这些都在发生。可是“我饿了”这句话，一次也没有出现过。这是一次观察，不是做法：需要按时进食的人，别学。

杯子刚端起来，饿就一下子涌上来，而且来得很急，好像是这一刻才饿的。

这个场面每个人都经历过。它小，可是它把一件常被混在一起的事干净地劈成了两半：**饿在发生层，“我饿了”在意识层**。

◆ 二、专注时不显，停下即显

第 194 号《意识的奥秘》写心流时说：全神贯注于一件难度恰好的事时，过程极其鲜明，“我”退场；一受阻，“我”一步就回来。它的读法是，心流时侧重落在“正在”上，二号位亮着；显影为“我”的三号位让开。

鲁晓帆填表的那个下午，正是这种状态。表一张张往下走，字一行行往上填，“正在”占满了。

饿在发生层照样走着，却没有一个号位接住它。

站起来倒水那一下，手上的活停了。“我”不再被挤着，饿就被接住了，显成“我饿了”。来得急，是因为发生层那边已经攒了四个钟头。

本书的口径，在这里得到一个日常的样子：心流正盛时，没有“我”的侧重显影，只有差异在运行、纠缠在暗处攒着；肚子饿了，并不每次都会有“我饿了”的意识发生。

第 112 章预注册的八条预言里，第四条就从这里来：饥饿在专注时不显，停下即显。它也写明了怎样算错：生理读数相当时，任务中自发提起“饿”的比例不比任务结束时低；或者根本没有“有饿的动作、没有饿的话”这回事，只是注意力分了心。真到那一步，退也只退一步：发生与意识两层之分不必撤，“饿了而不知”不再当头号例子，另找例子（判负与退让照第 112 章第四条）〔待验〕。

◆ 三、饿的阶梯：从不显到“我胃口好”

饿还能往上走一层。

第 22 章立过一道阶梯。第一级是不显，饿了而不知，鲁晓帆那四个钟头。第二级是状态显影，“饿了”“我饿了”，倒水那一下。第三级是属性：同一种显影反复出现，由特征律收口，经封装稳定下来，于是有了一句关于人的话：“我胃口好”“她饭量大”。

状态和属性的分界就在这里。“我饿了”说的是此刻，明天就不算数；“我胃口好”说的是一个人，像是一直都在。

“我胃口好”这句话，是在许多次“我饿了”之后才长出来的；可它一长出来，就被说成是先于那许多次的。这是先在化在一顿饭上的样子。

◆ 四、最硬的主体属性：腿力

饿的属性还软，换一个硬的。

鲁长庚今年六十八，退休前当了三十多年钳工，从五十岁出头开始爬岳麓山，快二十年了。问他身体怎么样，他只说一句：“我的腿力强大。”

在各种主体属性里，腿力大概是最硬的。它不像“我聪明”“我脾气好”那样要靠别人的评价，它看得见，量得出，能用秒表和台阶数来核。按族别，它属于“有力”的那一族，是禀赋（E 侧重，内能与动能）；“强大”这个读数是靠一年年的爬练出来的，可练出来的仍是禀赋，不是一门本事（第 19 章）。

它显得硬，有它的来由。“我聪明”要靠别人点头，“我脾气好”要看跟谁相处，离开一群人就站不住。腿力不一样：坡是石头砌的，不会因为你今天心情好就矮一截；爬是一个人自己的事，不用谁来配合。客体那一角硬，互动那一角又几乎只剩自己，两角都显得稳，剩下的腿力就显得最像一样自己的东西。

这说明的是腿力被托得稳，不是它不需要托。所以拿它来试刀最合适：连腿力都拆得出发生的来路，软一些的主体属性就更好办了。

◆ 五、平地上不会有这句话

导言第二节说过：平地上没有这句话。他在菜市场、林荫道上走一辈子，腿一直有劲，可没有人在平地上想起“我的腿”。这句话只在一道陡坡、一次爬之后亮：十月底那个早上，他一口气上到平台，拧开保温杯喝茶，对一个刚上来的年轻人说：“我的腿力还强大。”第 43 章会把这一幕全程走完，这里只取主体这一角。

它要出现，至少得有三样同时在：一道够陡的坡，这是客体属性“陡”；一次爬，爬得吃力还是轻松，这是互动属性；还有那双腿，这是主体属性。三样缺一样，这句话就没有地方落脚。这正是第 50 章要立、第 51 章写成可测形式的第一条属性方程：主体属性＝F（客体属性，互动属性）。

◆ 六、本书的说法：“强大”是比出来的，“我的”是回写的落点

先看“强大”两个字。强大，是跟什么比？鲁长庚心里有三把尺子。一把是那道坡：这段石阶，他能一口气上去。一把是旁人：刚上来的年轻人还在喘，他已经在喝茶。一把是过去的自己：快二十年前刚开始爬山那年，他说半山那截台阶“陡”，爬完要在平台上歇十分钟；如今他说“这一段不算陡，后面那段才陡”。

三把尺子，量出来的都是一个差。没有坡，没有旁人，没有当年那个要歇十分钟的自己，“强大”就无从说起。腿上的劲是发生层的事；“强大”是这份劲被拿去跟别的东西比过之后，显出来的那个读数。

同一双腿，换一道坡，读数就变。在岳麓山上他是强的；去年跟着旅行团去爬一座高得多的山，走到一半他就让导游给他找了根竹竿。那次他没说“我的腿力强大”，他说的是“这山太陡”。腿没换，“强大”没了，客体属性“陡”冒了出来。**属性挂在谁身上，看的是拿什么去比。**

再看“我的”两个字。第 194 号第 34 章的标题就是：“我的”是回写的落点。“我”不是先站在那里去认领一样东西；是显影一次次回写进同一个三号位结构，回写得多了、稳了，才有一个稳定的“我”，“我的”才成立。本书把这句话接到属性上（第 21 章）：属性意识，就是属性发生被号位显影、并回写挂上“它的”“我的”的那一刻。**“我的”是回写的落点。**

放到腿力上。他的腿一天天有劲，是发生层的事，在土里走：每天清早那一趟，快二十年下来，肌肉、关节、呼吸、步子的节奏，连同那道坡的每一级石阶，缠在一起。这是第一次回写，所得回写进土壤，慢。在平台上说出那句话的

那一刻，“我”亮了，这份所得被接住，挂上了“我的”。这是第二次回写，所得回写进号位，快，一句话就完成。

> **挂上“我的”只要一句话，可那句话接住的，是快二十年的发生。**

◆ 七、体检表上的腿力为什么不变

有人会反驳：腿力明明测得出来，体检让老人在固定的台阶上走几个来回、掐表、数心率，一年测一次，读数很稳（具体测法各地不一）。读数确实稳，测量也确实有用，鲁晓帆天天靠这类读数判断谁该多注意。可那道台阶是统一的，走法是规定的：客体与互动两角被钉住了，剩下的那一角当然显得不变。这就是导言第十节写死的标准化预言，第 49 章把它立成操作定义。**测得稳，是因为另两角被钉住了，不是因为腿力自己站得住。**

◆ 八、腿力自己也是一场发生

上面拆的是外层：腿力离不开坡，离不开爬。还有内层，腿力自己也能拆。

第 61 章要立两层全息：外层是三种属性之间的三方程、三原理、六路径；内层是每一种属性自身也是一场显露、差异序列、特征纠缠。写成式子，腿力的显露＝F（训练的差异序列，身体、坡与习惯的纠缠）。

先看差异序列。鲁长庚快二十年来的每一个清早，都不一样：哪天下过雨，石阶滑；哪天膝盖有点紧，步子收小一点；哪天跟着一个走得快的老伙计，被带着多上了一段。这一串有先后、会修正的不同，才是腿力的路。没有这一串，这些年就只是同一天重复了几千次。

再看纠缠。他的腿力缠着的不只是腿：钳工几十年站出来的那副腰背，退休后定下来的早睡早起，那道坡每一级石阶的高低，路边那家早点铺几点开门。这些缠在一起，才让“每天清早上山”这条路走得下去。早点铺搬走那一年，他有好一阵上山晚了，走得也懒。

显露这一头，就是“我的腿力强大”这句话说得出口的那个样子。内外两层是同一个形状：外层看，腿力被坡和爬托着；内层看，腿力自己也是被一串清早和一团习惯托着。第 61 章会把这两层收成全书的方法总卡。

◆ 九、“腿是我练出来的”

常识还有一句更硬的反驳，要让它说完：就算腿力离不开坡和爬，快二十年的清早是鲁长庚自己起的床，自己迈的步，没有人替他爬。练出来的东西，难道不该算他的？

这句话对。本书从不说腿力不是他的。本书说的是“他的”这两个字怎么来的。

这些年的清早，每一次起床、每一步，确实都是他。可每一步都踩在那道坡上，每一次起床都在那种早睡早起的日子里。把这些年的所得全数记到“他”一个人名下，就是把坡和爬这两份功劳，记成了他生来带着的东西。练出来的属于他，这没有错；练出来的只属于他，才是先在化。

> **“我的”可以照说；要记得“我的”是一个落点，落点后面连着坡，连着爬。**

◆ 十、硬属性也要靠发生维持

最后一个问题：既然腿力这么硬，它是不是一旦有了就一直在？

今年夏天，鲁长庚膝盖疼，有两个星期没去爬山。社区医生让他做了检查，说先观察。回到坡上的头几天，那截陡台阶他走得比从前吃力。

两个星期不爬，土壤里那一份就松了一点。腿力不是一样存在仓库里的东西，它是一场一直在跑的发生；发生一停，它就开始散。第 18 章讲过实体的生命周期，聚合、粒子化、维持、解散；属性也一样，维持这一段，要靠持续的发生撑着。

有意思的是号位上那一份。土里只松了一点，快二十年缠下的东西大半还在；可他嘴里的话一下子换了：“年纪大了，腿不行了。”进号位快，进土慢：土里松了一点，号位上的钩已经整个换了一个。这句话第 81 章还要专门讲。

这一点要记下来，后面几章会用到。号位上的话和土壤里的所得，不一定同进同退：它可以抢在所得前面先变，也可以比所得活得更久。第 41 章会看到，这正是属性沉为自我符号之后自我应验、也自我蒙蔽的地方；第 65 章的幻肢，是它最极端的样子：显影比聚合体持存得更久。

◆ 放回日子里

周六早上，鲁晓帆陪父亲上山。走到那段陡石阶前，她没有像往常一样说“爸你慢点”，而是说：“今天换个换气的法子试试，两步一吸，两步一呼。”

鲁长庚哼了一声，还是照着走了。到上面平台时，气比平时匀。他回头看了一眼，说：“这坡今天不怎么陡。”

明天可以做一件小事：挑一样你最确定的主体属性，“我体力好”“我记性好”“我酒量大”都行。问自己三句：它是在哪一种坡上、哪一种爬法里亮出来的？“强”是拿什么比的？最近一段时间，撑着它的那场发生，还在跑吗？

带走的话：“我的”一句话就挂上，接住的是快二十年的发生；发生一停，属性就开始散，挂在号位上的话却不一定跟着走。

> 本章判错句：若生理读数相当时，专注任务中自发提起“饿”的比例不低于任务结束时（第 112 章第四条）；或者一个人的主体属性在长期停用、又无标准化固定的条件下读数不变，本章“主体属性要靠持续发生维持”就要退让。
>
> 下一章从哪里进：腿力是身体的属性，心理呢？知、意、情是不是装在一个人脑袋里的三台机器。

想一想 ：你最近一次“忽然饿了”，之前在做什么？你最确定的那个“我的什么什么强”，上一次被一道换过的坡改写，是什么时候？

39

第 39 章

心理不是主体属性：知格、意格、情格

“我脑子笨”“我意志薄弱”“我情绪化”，这三句话里藏着一个老分法：知、意、情，认识、意志、情感，好像一个人脑袋里装着三台机器，各有各的马力。本章要把这三台机器放回发生。本章交给你的判断是：**知、意、情不是主体装在脑袋里的三台机器，是三律在整团聚合体里运行；知格、意格、情格是运行沉下来的形状，挂到“我”身上是后来的事。**

◆ 一、同一个孩子，两间教室

闵小满在数学课上是另一个人。

骆一鸣讲函数的时候，他坐在第三排，眼神发直，笔记本上一个字没有。被叫起来答题，他站着不说话，脸慢慢红起来。下了课，同学说他“脑子转不过来”，他自己也这样信了。

可是同一个孩子，周末在外公的工具间里能待一下午。鲁长庚的旧台钳、锉刀、一盒大小不一的螺丝，他一样样摆弄。有一回家里的抽屉滑轨卡住了，闵策研究了半天没弄好，小满蹲下来看了几分钟，拆下一颗螺丝，换了个方向装回去，抽屉就顺了。

一个孩子，一间教室里“脑子转不过来”，另一间屋里“手巧心细”。到底哪一个是他的“知”？他的“知”，是不是本来就该只有一个？

第 48 号《三律心理学》（王德生、刘春华，作者早年的一本书）第 12 章举过同一类例子：一个学生在数学课上表现出色，因为他与老师同学互动良好；在

文学课上表现平平，因为他与那里的环境互动不佳。那一章的判语是：智力表现是互动的结果，不是他固定的内在特征。

◆ 二、知意情这个老分法

先把老分法说公道。

把心灵的功能分成知、意、情三面，在西方近代心理学与哲学里由来已久（最早系统提出者与年份）〔待核〕。知，管感知、记忆、推理；意，管动机、抉择、坚持；情，管喜怒哀乐、痛快与痛苦。第 48 号第 13 章说，这个三分几乎成了教科书式的常识，结构主义、机能主义、行为主义、认知主义、人本主义，研究方法各不相同，都没有离开它。

这个分法有它完全成立的地方。在一个固定的场合里，比方同一间教室、同一张试卷、同一套程序，它能把一群人的差别排得整整齐齐。学校用它分班，公司用它招人，医院用它评估，都有用处。这一点要先认下：**在客体与互动都被固定住的地方，把知、意、情当成个人的属性来量，又省事又准。**

它停在一个假设上。第 48 号第 13 章把这个假设点了出来：传统心理学把心理活动理解为主体对客体发起的三种互动，知是认知互动，意是意志互动，情是情感互动。主体在先，向外发三种力，三种力的大小，就是这个人的知、意、情。

◆ 三、三台机器的三个麻烦

第 48 号第 13 章顺着这个假设，找出了三个麻烦，本书用自己的话转述。

知被当成主体的加工厂。世界是原料，脑子是机器，知识是产品。可这样一来，新知识从哪里来就说不清了：加工厂只能按已有的规则加工，加不出规则以外的东西。

意被当成主体的“精神肌肉”。意志力强就有自由，意志力弱就没有。可一个人在这件事上坚持得住、在那件事上三天就放弃，肌肉会这样忽大忽小吗？

情被当成主体的内在心境。幸福等于积极情绪的总和，情绪是从心里冒出来的。可同一个人，在这一桌人中间开心，换一桌人就闷，心境不该这样认桌子。

三个麻烦是同一个麻烦：**一样东西随着场合大起大落，却被记成装在人身上的固定马力**。这是先在化落在心理上的样子。

◆ 四、第 48 号的改法：三律与三格

第 48 号的改法分两步。

第一步，把知、意、情换一个主人。知是特征律的运行，意是自由律的运行，情是幸福律的运行。三律是第 19 章写过的 D1 三律：特征律，差异里出稳定，凝成可以指认的特征；自由律，在约束里裁出原本没有的新路；幸福律，张力积累、转换、释放。第 48 号的原话是：这三律不是主体的能力，而是主体、互动、客体这一整团运行的规律（第 48 号用一组字母称呼这一团，本书不用，只说“这一整团”）。

第二步，立三格。第 48 号第 16 章把人格定义为：这一整团在发生发展过程中，三律运行的特征、规律和结构。全书金句里压成一句：

> 人格的本质，是知格、意格、情格在生命历程中沉淀的稳定性。知格来自特征律，意格来自自由律，情格来自幸福律。

知格，是一个人特征律长期运行沉下来的形状：他在什么样的混沌里、以什么样的节奏把差异稳住。意格，是自由律长期运行沉下来的形状：他在什么样的约束里、怎样裁出路来。情格，是幸福律长期运行沉下来的形状：张力怎样攒，往哪里转，怎样放。

第 48 号还特别分出两层：行为特征是表象，外向内向、谨慎冲动，可以观察、描述、分类；人格是三律运行的深层方式，不是表象的标签。把两层混在一起，人格学就退成了测评学和分类学。

这两步不是一下子走到的。第 48 号第 12 章先说“人没有智商、情商、意商”，把三商从一个人身上搬到主体、客体、互动这一整团上；第 13 章把三商对上三律；到第 16 章，“商”这个可测的量，换成了“格”这个慢慢沉下来的形状。

本书接着走第三步。第 48 号说人格不是主体的所有物，而是这一整团的所有物。本书同意前半句；后半句换一种说法：三种属性一起发生、互相纠缠，“所有”这个词本身就要放下。挂到“我”身上的，是一个名字；挂到“这门课”“这间工具间”上的，也是名字。

◆ 五、本书的说法：心理是一场运行，不是“我”的库存

把第 48 号接进本书的框架，要把一句话说准。

第 15 章的总式是：属性发生＝某号位侧重显影（承载者）× 某维侧重发生（属性）× E1 某界侧重的特征纠缠（界）。知、意、情落在“某维侧重发生”这一栏，是 D 侧重，属于三族属性里的能力与倾向一族。它们的运行，发生在整团聚合体里。小满拆螺丝那几分钟，特征律在跑；可它跑在手、螺丝、滑轨、那一下卡住与松开之间，不在小满脑袋里单独跑。

这里要分清一件事。意格说的是在约束里怎样裁路，是自由律的事，属于 D 侧重；常说的“毅力”，是坚持得住的那股劲，是 E 侧重的禀赋（内能，第 19 章）。“意志力”这个词常把两样混在一起说，本书把它们分在两族。

所以“心理不是主体属性”这句话，准确的意思是：**心理的发生不归“我”所有；归“我”的，只是它被显影、被回写之后挂上的那个名字。**

“我脑子笨”“我手巧”，都是这样挂上去的。三律在某一种客体、某一种互动里反复运行，沉下一个形状；“我”一次次把这个形状显影出来，回写，由特征律收口，经封装稳定，于是成了一句关于“我”的话。第 22 章的阶梯在这里同样适用：不显，状态显影，属性。

这样读，第 48 号的“三格”与本书的“主体属性”并不冲突。三格说的是运行沉下来的形状，在发生层；主体属性说的是这个形状挂到“我”身上的那一刻，在意识层。两层对得上，中间隔着一次回写。

◆ 六、一个例子走到底：小满的“知格”

把小满放进去走一遍。

在工具间里，客体是台钳、锉刀、螺丝，摸得着、拆得开、拧错了会卡；互动是一个人蹲着慢慢摆弄，错了就退一步再试，没有人在旁边等答案。在这样的土里，他的特征律跑得很顺：一次次试，差异一点点稳住，“螺丝反了”这个特征被他认出来。

在数学课上，客体是黑板上的符号，抽象，看不出哪里卡；互动是全班等着，一个人站着，答错了有人笑。在这样的土里，他的特征律几乎跑不起来。张力一攒高，“我”立刻抬起来：“我又不会”。第 194 号第 36 章说过这种受阻：失败之后“我”抬起，回写的是“我不行”，下一次还没开始，“我又要搞砸了”就先到了。

两间屋子，一个特征律。跑得顺的地方，沉下一层“手巧”；跑不起来的地方，沉下一层“脑子转不过来”。这两句话后来都挂到了小满身上，像是他生来就有的两样东西。

主体属性＝F（客体属性，互动属性），在小满身上就是这个样子。第 69 章会把这个孩子的“不是学数学的料”放进三角卡，从互动起手去改。

◆ 七、意格与情格，在闵策身上各走一遍

知格用小满走过了，意格与情格也各走一遍，看是不是同一个样子。

意格。闵策在公司里被韦东山评过一句“执行力强”。可他自己清楚，这份“执行力”只在一种土里长得好：任务的边界清楚，客体属性是“这件事能

拆”；组里有人随时接手，互动属性是“一推就有应”。去年总部派下来一个边界不清、谁也说不明白要什么的项目，他拖了一个月才动手。

自由律在约束里裁路，约束一旦糊成一锅粥，路就裁不出来。“执行力强”挂在他身上，其实一半挂在那种能拆的任务上，一半挂在那个一推就有应的小组上。

情格。闵策在家常被鲁晓帆说“闷”，在组里却是讲笑话最多的那个。幸福律的张力，在组里有地方转：一个难题解开了，大家一起松一口气。在家里，三周加班攒下的张力，回到熟睡的背影前，没有地方转。“闷”与“开朗”，是同一套幸福律在两张桌子上沉下的两个形状。

你身上大概也有这样两张桌子。三格各走一遍，都是同一个样子：沉下来的形状随土而变，挂到“我”身上的那个名字，只记住了其中一张桌子。

◆ 八、IQ、EQ 为什么测得稳

有人会问：智商测验几十年来读数相当稳定，这总说明“知”是一个人身上的东西吧。

这个问题和第 38 章体检表上的腿力是同一个问题：题目、程序、计时都统一了，客体与互动两角被钉住，剩下那一角当然显得稳。撤掉标准化，换成工具间里的螺丝、换成一桌陌生人，读数就松动〔待验〕。

第 48 号第 12 章的判断更直接：传统智商测试的结果常被拿去贴标签，一个孩子被早早定型，期望一降，表现也跟着平平，标签就这样自己应验了。第 41 章会专讲属性沉为自我符号之后的自我应验。

本书在这里只记一条可以判负的口子。假如找到一种心理读数，客体与互动都大幅改变，又没有任何标准化固定，它仍然稳定不变，怎么办？那么“心理不是主体属性”就要收窄，至少对那一种读数收窄。

◆ 九、心理健康的一个推论

这个读法还带出一个推论，要说得很小心。

第 48 号第四编的结语说：心理现象不是主体机能，而是三律发生；抑郁、焦虑、成瘾不是某个功能的单点故障，而是三律失衡，整团一起出了问题。

本书不作诊断，只取它的视角。如果知、意、情是三律在整团聚合体里的运行，一个人“情绪不好”，就不一定是他心里某个零件坏了。也可能是他所在的那一桌人、那一份工作、那一段关系里，幸福律的张力只攒不转。看问题时把客体与互动也放进来，至少不会只盯着一个人去修。第十一编会在健康里把这个视角展开。身体或情绪的难处若持续不退、越来越重，请尽快去看医生或心理专业人员。

◆ 放回日子里

周二晚上，骆一鸣给鲁晓帆打电话，说小满数学又没及格。鲁晓帆放下电话，没有去敲儿子的门。她想起上个月那只卡住的抽屉。

吃过饭，她把一道函数题抄在一张废纸上，拿到工具间，放在台钳旁边，说：“你外公说这题跟拧螺丝差不多，先找哪里卡住。”小满白了她一眼，还是拿起了笔。

明天可以做一件小事：把你最常说的那句关于自己脑子、意志或情绪的话写下来。然后找一个场合，客体换一样、互动换一种，看这句话还成不成立。成立，记下来；不成立，也记下来。

带走的话 ：**知、意、情是三律在整团里跑；跑出的形状挂到“我”身上，是后来的事。**

> 本章判错句：若找到一种心理读数，在客体与互动都大幅改变、又无标准化固定的条件下仍稳定不变，本章就要对那一种读数收窄；全书能不能被推翻，见第 49、111 章的致命条款。

> 下一章从哪里进：三律里还有一种更难拆的“我的”：创造力。它不是一律在跑，是三律一起跑、由特征律收口。

想一想 ：你说“我脑子笨”的那件事，是在哪一种客体、哪一种互动里？换一间屋子，你还会这样说吗？

40

第 40 章

创造力：三条律一起跑，由特征律收口

“他有创造力”，这句话说的是一个人；可是它记下的那件事，发生在一个人、一堆料和一段过程之间。本章要交给你的判断是：**创造力是三条律一起跑、由特征律收口的所得；所得在土壤里结算，属性在号位里结算。**

◆ 一、鲁长庚的那只夹具

鲁长庚三十出头时，在厂里的钳工班干活。有一阵子，车间接了一批小零件，要在侧面钻两个对称的孔。

活不难，难在多。每一件都要划线、打样冲、上台钻，一天下来眼睛发花，十件里总有一两件孔位偏了，要返工。班长急，鲁长庚也急。

急了半个月，鲁长庚拿边角料锉了一只小夹具。零件往里一卡，钻头顺着两个导孔下去，孔位就不会跑。划线那一步，省掉了。

这件事要是到此为止，只是一个工人给自己省了事。可是后来班里的人用熟了这只夹具，开始给别的活也做夹具：有人做了倒角用的，有人做了攻丝用的。那些夹具和鲁长庚那只长得并不像，做的也不是同一件事。

几年后，班里人说起鲁长庚，会说一句：“老鲁脑子活，有创造力。”

你看这段经过，“有创造力”四个字是最后才出现的。前面是一阵急，一只夹具，一个班的做法慢慢变了样。本章就从这个先后顺序讲起。

◆ 二、通常的说法：创造力是装在人身上的

通常的说法很简单：鲁长庚本来就有创造力，夹具只是它露出来的一次。

这个说法有它站得住的地方。同一个班，别人也急，别人没锉出夹具。人和人确实不一样。心理学几十年的研究，从 1950 年前后吉尔福特的发散思维测验算起，也确实发现：一些个人指标，能预测这个人日后的产品得分。

所以先替它说完公道话：如果只问“谁更常拿出新东西”，把创造力记在人身上，是一个够用的近似。

它停在哪儿？停在“拿出新东西”和“那件新东西后来怎样”之间。鲁长庚的夹具如果锉出来就扔进抽屉，班里的做法一点没变，还会有人说他“有创造力”吗？大概不会。这四个字等的，是后来那几年。

一个装在人身上的东西，为什么要等别人的做法变了，才被叫出名字？这一问，就是本章的入口。

◆ 三、本书的说法：三条律一起跑

本书的说法是：创造力是 D1 三律（意义目标那一层的三条律：特征律、自由律、幸福律）一起跑出来的所得。三条律各管一件事，缺一件，这只夹具就出不来。

先是幸福律受阻。活多、眼花、返工，劲憋在那里，放不出去。这股憋着的劲就是张力。第 32 号《原创动力学解码》说原创是“被逼”出来的，旧的先死，新的才长；第 74 号《创造的产程》把这段憋称作“备料”，备到极密，当期没有产出，却攒下了势能。张力是燃料。

再是自由律裁路。原来的路只有一条：划线、打点、钻。鲁长庚在这条路的约束里裁出一条原本没有的路：让零件自己“对准”，人不用对准。自由律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在约束中裁出新路。

最后是特征律收口。一条新路只走一次，是一次运气。要让它变成“那只夹具”，得有一个可以指着说“就是它”的东西：形状固定，下次还能用，别人拿去也能用。特征律做的正是这件事：把一锅粥一样的尝试，凝成可识别、可重复、可传播的新特征。

第 31 号《创造力发生机制解码》把三条律说成：从混沌中生出特征，在纠缠的路径中靠选择拓出可能，靠张力的转化与释放让新东西稳下来。三条连起来，正是鲁长庚那半个月。

三条律一起跑，为什么说由特征律收口，而不说由自由律或幸福律收口？

看三种落空就明白。只有张力，没有新路：人急得团团转，最后不是累垮，就是认命。有张力，也裁出了新路，可是没凝成特征：今天碰巧钻准了，明天自己都说不清是怎么准的。这两种都很常见，都不会被叫作“创造”。

只有到了第三步，一次走通的路被固定成一个可指认、可交给别人的形状，事情才落地。名是指针（第 20 章）：一个名，指向一束纠缠在一起的特征。“那只夹具”能被叫出名字，才能进到车间的料库里。

第 236 号《从六步到九步》讲过同一个道理的另一面：六步法能把活干得越来越精，可是只会优化，不会跃迁；要等迭代逼出旧框架的裂缝，再分化、升维，新形状才立住。书里有一句：“精益求精是创造力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鲁长庚锉夹具之前，那半个月的精细划线就是必要条件。

所以收口的意思是：前两条律可以跑很久而什么都不留下；**只有特征律把结果凝成形状，三条律的这一圈才算跑完**。

◆ 四、心理学把它放在两头

在往下讲之前，先看创造力科学把这件事放在了哪里。有一篇论文把七十年的主流理论梳理成三种做法：《创造力不是主体属性：差异对其发生土壤的回写》，下称 Fable 文。它是在 SDE 学派内部写成、却对 SDE 提出异议的一篇，

由王德生博士提供（作者与成文时间）〔待核〕。本书照它的梳理转述，你可以对照原文。

第一种放在人身上，当成库存。阿马比尔的成分模型说，领域技能、创造性的思考过程、做事的内在动机，三样在一个人身上汇合（1983 年原文表述）〔待核〕。斯滕伯格与鲁巴特的投资理论把资源扩成六样，汇合点仍是个人。

第二种放在人身上，当成一刻：顿悟、灵感、“啊哈”。第三种放在评审那一头，当成裁决。契克森米哈赖的系统模型说，个人造出变异，守门人从中挑出一部分纳入领域，创造力是整个系统的性质，不在一个人的脑子里（1988、1996 年原书措辞）〔待核〕。

这三种做法都有真本事。成分模型能解释为什么有的人新点子多；系统模型能解释为什么同一件东西，在这个圈子是杰作，在那个圈子没人理。

Fable 文指出，它们共用一个没说出口的前提：创造力要么在生产的一头，要么在接收的一头，中间那件产品是死的。鲁长庚的夹具不在这两头。它既不在鲁长庚的脑子里，也不在评委的打分表上；它在车间的料库里，改变了这个车间后来能做出什么。

本书在这里多走一步：生产那一头之所以有新点子，是三条律在跑；接收那一头之所以会点头，是三律跑出的形状落进了土壤，又被挂上了名字。两头各抓住了这一圈的一段。第 108 章另按三角重心把这几路分作库存、裁决、保留，看的是同一片地。

◆ 五、所得在土壤里结算

三条律跑完一圈，留下的“所得”放在哪儿？

本书的答案是：先放进土壤（特征纠缠，E；说白了，就是一个人、一个班组手边可用的料、技法、范例、工具与惯例的总和）。这一步，Fable 文帮我们量得很细。

Fable 文的承重命题是：创造力既不是主体的属性，也不是评审者的裁决，而是一个差异对它自身发生土壤的回写。它给了一个不用评委打分的量，叫回写度 R：一个新东西进了土壤之后，接触过它的人，后来的产出分布偏移了多少；而且要先把对它的直接照抄剔掉，再拿没接触过的人作对照。

拿鲁长庚的夹具来量。班里人照着鲁长庚那只再做一只钻孔夹具，这算照抄，剔掉。剩下的是：倒角夹具、攻丝夹具，以及班里人“遇到重复活先想夹具”这个新习惯。这些东西和鲁长庚那只不一样，又是在它之后才长出来的。R 量的就是这一块。

Fable 文据此分了五格。常规：不算新。扩散：被大量照抄，土壤不变。死巷新奇：很新，却没有后来。创造：剔掉照抄后，土壤仍然偏移。碎裂：新东西太重，土壤的多样反而塌了。它还拿孟德尔举例：1866 年的论文在当时的生物学土壤里找不到可挂的位置，三十多年后土壤变了，同一篇论文才开始回写。

这一套，本书整套吸收。所得的账，记在土壤上，用 R 来量。

◆ 六、属性在号位里结算

那么“老鲁有创造力”这句话，又是在哪里记下的？

在号位里。挂到一个人身上的这一句，落在三号位（主体意识亮起的那个号位，显影为“我”）。本书第 21 章讲过两次回写：所得回写进土壤，这是第一次；所得回写进号位，挂上“它的”“我的”，这是第二次。夹具改变了车间，这是第一次回写。班里人把这件事挂到鲁长庚名下，他自己也慢慢认了“我脑子还算活”，这是第二次回写。

第二次回写也按第 22 章的阶梯走。一次夹具，只是一个状态：“那回老鲁想了个好办法。”后来鲁长庚又改过量具、改过钻床的挡块，每一次都在别的料上跑通了三条律，人们反复看见，才收成一句稳定的话：“老鲁有创造力。”到这一步，状态才成了属性。

所以“有创造力的人”，是这一所得回写到三号位时留下的名字。名字是真的，挂得也不算错。错只错在把名字倒过来读：以为先有一个装在鲁长庚身上的创造力，再有那只夹具。

> **先在化在这里的样子是：把三条律在土壤上跑出的账，记成一个人生来带着的本钱。**

这个名字还带着一个界（E1　三界之一，本书当作独立的第三条轴）。鲁长庚的创造力落在现实界：动手的、锉出来的、能卡住零件的。同一个人，在理念界未必有同样的名字：让他推一道几何证明，三条律未必跑得起来。自我界又是另一回事：他五十岁出头开始爬岳麓山，头一年在半山那截陡台阶上腿发软，当场改走之字形，那是“做自己”的创造。

你常听人说“他在这方面有创造力，在那方面没有”。这句话本身就在说：创造力不是一样随身带着走的本钱，它在哪个界里、哪片土上跑通过，名字就挂在哪里。

◆ 七、可指向、可走、可承受

Fable 文给一个差异能不能回写，开了三个条件。可指向：土壤里有没有一个把手，让这个新东西能被当成“某个问题的回答”挂上去。可走：有没有一条通道，让它从一件东西变成一种惯例。可承受：它进来时，要土壤改掉多少旧做法；改得太少是常规，改得太多就碎。

Fable　文把这三条从主体条件改写成“差异—土壤”的配对条件。本书要指出：这三条正是三律的配对化。可指向，是特征律落在配对上：新东西能不能凝成一个可指的特征，要看土壤里有没有接住它的名和范例。可走，是自由律落在配对上：新路能不能被走成路，要看土壤有没有传授与记录的通道。可承受，是幸福律落在配对上：张力有多大、土壤接不接得住，决定它是转换释放，还是把土壤撑碎。

要老实说一句：读数是 Fable 文的，三个对三个的配对，换别的三元组也配得上；它说明三律可以被读，还不说明三律能预言 Fable 文那几个读数推不出的东西。这个“另外的预言”，眼下本书没有。

Fable 文最有用的一处，是把创造衰退分成三类，并且说它们的修法方向相反。

缺料：土壤太匀，人人训练同源、工具单一，很少有东西越过“新”的门槛。修法是加料，引进异质的人与做法。

停转：新点子很多，可是没有一个变成惯例，一个还没被接住，下一个已经把它盖掉。修法正好相反：少进料，开通道，把一个点子做成模板、写进流程。

碎裂：一个太重的新东西进来，土壤里的人要么全体照抄、多样塌掉，要么干脆散伙。修法是分段承接，把大变化拆成几次窗内的小变化。

放到三律上看，三类衰退各缺一律在配对上的那一半：缺料是特征律无料可凝，停转是自由律无路可走，碎裂是幸福律的张力超出了土壤的承受。Fable 文自己也把三类衰退对到三个条件上，所以这里两边是同一张表。

修法相反这一点，是本章最该带回家的东西：对一个停转的组织再开一场头脑风暴，只会让它更停转。

◆ 八、“所得”不是库存的后门

Fable 文对 SDE 最重的一条批评是：把创造力定位为“D1 中特征律运行后的所得”，“所得”二字把创造力又变回一样被拿到手的东西，库存论从后门溜了回来。

这条批评值得认真回答。它对的地方在于：如果 D1 是“主体的意义维度”，那么律跑出来的所得就归主体，库存论确实回来了。

问题在于三条律的运行不以意识为前提，也不只在主体里面跑。第 38 章讲过饿了而不知：主体在，主体意识不在，饿的那场发生照样在走。鲁长庚锉夹具最入神的那几个钟头，脑子里也没有“我在创造”这句话，三条律却一直在跑（这

是内省的画面，不是证据，读数要等第 112 章的预言去测）。它们跑在人、料、过程缠成的那一整团里，所得因此从一开始就不归单个的人，先落在土壤上，也就是 Fable 文的 R；等到第二次回写，才被挂到三号位，留下“有创造力”这个名字。名字是回写的落点，不是仓库。

所以本书与 Fable 文在这里的分歧，只剩一处措辞。Fable 文说要把创造力“挪”到路与土之间的回写上；本书说三条律本来就跑在路和土缠在一起的地方，回写是这一圈的最后一拍。挪与不挪，指的是同一个地方。

还有一处两边相近，又不一样。Fable 文最重的一条证伪条款，是拿个人那一份去跟土壤、配对那两份加起来比。本书不用这种比法。本书的致命条款看三样：个人主效应份额稳定过半、含个人的交互项份额低于登记的下限 δ、在教育健康事业三个领域都复现，三样齐了才推翻全书（见第 49 章、第 111 章）。创造力只是其中一个属性，这一例不能代替全书的判决。

这一注怎样下，你可以自己设想一个最小的做法。找几个班组，让每个人先后在两三个不同的班组里干一段时间，各段都记下 R。如果同一个人走到哪里 R 都高，而同一个班组换了谁都差不多，个人那一份（个人主效应）就大，交互项就小，本章退让。如果同一个人在缺料的班组里 R 平平，到了有把手、有通道的班组里 R 才起来，人与班组互相改变分量的那一份（交互项）就大，本章站住。这个设想的结果眼下没有数据，标为〔待验〕。

◆ 九、两个反例怎样处理

本章的说法要经得起反例。这里挑两个最硬的。

第一个是孟德尔。1866 年，他的豌豆论文发表，三十多年无人接续。照本章的说法，那三十多年里它算不算创造？算不算，要看窗口。

在那个窗口里，它是死巷新奇。三条律在孟德尔那片小园子里跑了大半，凝出了可指的比例；可是当时的土壤里没有可挂的把手，按“可指向是特征律的配

对”来读，特征律只收了一半，所得没能落进更大的土壤。等土壤变了，回写才开始，“孟德尔有创造力”这个名字才挂上去。

这个反例不推翻本章，反倒替本章作证：名字是事后、按土壤的账挂上去的。如果创造力是孟德尔身上的库存，它在 1866 年就该被叫出来。

第二个反例更难：有的人走到哪儿都能拿出新东西，换一个行当也一样。这难道不是装在人身上的?

本书的回答分两步。先承认现象：这样的人有。再问他带着走的是什么。他带着的，是一套被封装过的做法：遇事先拆、先找重复、先画草图。这些做法是他在一片片土壤里反复跑三律沉下来的，第 22 章叫它封装。封装让历史发生成为可整体调用的能力，所以看起来像随身的本钱。

可是封装有边界。把这个人放进一片没有可挂之处、没有通道的土壤，他的做法照样会落空。这就是上一节那个方差分解要检验的东西：如果他换到哪片土上，回写都一样高，本章退让。

◆ 十、一只夹具的三属性三角

最后把创造力放回本书的总图里看。“老鲁有创造力”是一句主体属性。按三属性三方程，它是另两种属性的函数：主体属性＝F（客体属性，互动属性）。

客体属性在这里是什么？是那批零件“重复、量大、两孔对称”，也是边角料“软硬合适、锉得动”。换一批每件都不一样的零件，夹具无从谈起；手边没有能锉的料，夹具也做不成。互动属性呢？是那半个月“钻得吃力、老返工”，后来变成“一卡就准、顺手”。

三者是一起显出来的。零件的“重复”在夹具出现之前只是“烦”；夹具一出来，它才被看成“可以卡住的规律”。钻孔从“吃力”变“顺”，鲁长庚的“脑子活”才有了凭据。你抽掉任何一角，另外两角都说不出口。

这正是三律在三属性层上的样子：幸福律受阻，在“吃力”这个互动属性上憋着；自由律裁路，改的是钻法；特征律收口，把新钻法凝在一只夹具这个客体

上。最后回写，才挂到鲁长庚这个主体上。顺序是互→客→主，和第 59 章要讲的那条从互动起手的路径同形。

所以本书说，创造力是主体属性里最容易被先在化、也最不该被先在化的一个。它看上去最像“人自带的”，可它的每一步都要另两角来供料、来接住。

◆ 放回日子里

周五晚饭，闵策叹气，说组里八个人这个月开了四次头脑风暴，白板拍了一堆照片，什么都没落地，“这帮人没创造力”。

鲁长庚没接话，过了一会儿，讲了那只夹具。讲完他说：“点子不缺。缺的是有人把一个点子做成夹具，让大家天天用。”

鲁晓帆替父亲把话翻译了一遍：你们组可能不是缺料，是停转。

闵策决定试一件事。下周一不开新会，只从上个月的白板照片里挑一个点子，花两周把它做成组里人人能直接调用的模板。然后看接下来一个月里，有没有人从这个模板出发，做出了和它不一样的东西。

明天可以做一件小事：从你手边一堆没落地的点子里挑一个，把它做成别人能直接拿去用的样子。要盯的读数不是“谁提了新点子”，是它落地之后，身边冒出了几样它之前不会有的东西。

带走的话 ：**创造力是三条律一起跑、由特征律收口的所得；所得先改土壤，再在“我”那里留下名字。**

> 本章判错句：以回写度为读数，在放开的条件下做方差分解，若个人主效应份额稳定过半、而含个人的交互项份额低于登记的下限 δ（这只推翻本章的主张，不等于推翻全书）；或向停转的土壤继续加料，回写反而上升，本章的主张算错。
>
> 下一章从哪里进：判断力、好奇、情商、人性、天赋，也都能照创造力的样子拆开看吗？

想一想 ：你说过谁“有创造力”？那句话出口之前，他手边的土壤先变了什么？你自己的组里，眼下是缺料、停转，还是碎裂？

41

第 41 章

“这孩子就是好奇”：五个名字和它们的回声

判断力、好奇、情商、人性、天赋，这五个词都被说成“人身上带着的”。本章把它们照上一章拆创造力的办法拆一遍，再看一件更要紧的事：**一个属性一旦沉成自我符号，它会反过来替自己作证**。

◆ 一、一把刀和一只冬瓜

先从厨房说起。鲁晓帆下了夜班回家，切冬瓜。刀落下去，哪里下刀、斜多少、用多大劲，她几乎不想。

你会说：她判断力好。可是第 398 号《AI 时代的判断力发生学导论》在这里多问了一句：这一刀的判断，只在她脑子里吗？刀的刃口、重量、角度，是无数前人取舍之后留下的；冬瓜皮的硬、瓤的软，在刀下一刻一刻返回差异。那本书的说法是：“人的判断＋刀的封装判断”，并且特意说明，这个加号不是两个心智相加，刀也没有被当成另一个裁判。

封装是本书第 22 章立的词：反复试用、检测之后，历史发生成为可以整体调用的能力，这是属性稳定下来的机制。第 398 号也用这个词；说刀“封装”了前人的取舍，是借喻：刀的结构把那些取舍保存了下来。

所以“她判断力好”这句主体属性，一拆就是三角：主体这边，是她手上封装好的下刀习惯；客体这边，是刀的封装与冬瓜的软硬；互动这边，是那一下“切得顺”。换一把钝刀，或者换一只冻硬的冬瓜，她的“判断力”当场就打折扣。

◆ 二、判断力：一个复合体的名字

第 398 号的核心判断是：判断力应当研究为在人与工具、对象及相关实践条件的互动中发生的复合能力，而不是一个已经完整的主体向外输出的一项孤立本领。它要守的，不是孤立的判断者，而是“持续生成能够判断的复合体”。

这和本书第六编一路讲下来的口径一致。判断力在发生层，是一个复合聚合体在跑；在意识层，是这场运行被三号位（显影为“我”的号位）侧重显影，挂上了“她的”。

替旧说法说句公道话：在条件稳定的厨房里，把判断力记在人身上，几乎不会出错。同一把刀、同一种菜、同一个灶台，几十年如一日，另两角被固定住了，读数就只随人变。这和第 38 章体检表上的腿力是同一回事。

一旦换了厨房，换了刀，判断力的读数就晃起来。

AI 进来以后，这种“换厨房”天天发生。你昨天还靠自己的眼力判断一份方案好不好，今天手边多了一个会先替你挑一遍的工具。工具这一角变了，你的“判断力”也就跟着变了样：有些地方你更快了，有些地方你开始拿不准。

所以判断力的先在化，在今天最容易出事。你若把它当成随身的本钱，就看不见它其实一直在跟着工具和对象一起变。

◆ 三、好奇：先认事，再认人

闵小满有一阵子迷上了拆旧闹钟。鲁晓帆说：“这孩子就是好奇。”

第 242 号《SDE 好奇发生学》正好对着这句话，原话大意是：我们不能因为某人探索，就说他有好奇心；也不能再拿他有好奇心，去解释他为什么探索（该书页面在，上述字句未查到原文）〔待核〕。

那本书还划了一条界：好奇相对于目标意义通路，“是尚未进入的前发生”；兴趣则“已经进入意义运行”。用本书的话说，好奇是一条还没走进去的路在牵人，兴趣是已经走在路上。

放回闵小满身上。闹钟（客体）有齿轮、有发条，拆开有东西可看；拆的过程（互动）一步一个惊讶，每一步都留下一个没看懂的地方。没看懂的地方牵着他往下拆，这就是好奇在发生。拆了三只以后，他知道发条怎么卸了，惊讶少了，那股牵引也就弱了。如果这时有人递给他一只机械表，牵引又会回来。

“这孩子就是好奇”，记下的是这一串事件被反复看见之后留下的名字。

名字是事后才来的。同一个孩子，面对一张数学卷子时，好奇可能一点都不亮。他身上的好奇并没有用完；是那张卷子和那种做题的方式，没给他留下一处会牵人的没看懂。

◆ 四、情商：三个函数，不是一个模块

第 282 号《情商的本体论革命》把“情”拆成三个函数：感觉、情感、心态。按它的说法，情感推动张力转换，又在转换中发生；心态往往在经过转换的释放中形成，并回写后续运行。它还说，情商、智商、意商是不可分离的三商，不是三个独立的心理模块。

转换、释放、回写，这几个词你在上一章见过：幸福律管的正是张力的积累、转换、释放。情商在三族属性里，属于 D 侧重的那一族，跟创造力是一家。

拿闵策举例。他在会上被上司韦东山当众挑了错，脸一热，想顶回去，又压住了，散会后单独去找韦东山把事说清。别人说：“闵策情商高。”

拆开看：主体这边，是他压住、转换那股热的习惯；客体这边，是韦东山这个人“能听进单独的话”，是这家公司“当众顶撞代价大”；互动这边，是那场会“僵”，和散会后那次谈话“顺”。换一个从不听解释的上司，同一个闵策，同一套转换，结果可能是憋到内伤。到那时，人们未必还说他情商高。

◆ 五、人性：相同显露，不等于相同发生

“人性”是这五个词里最大的一个。说“这是人性”，等于说：所有人身上都带着它，生来就有。

第 277 号《人性发生学导论》的主旨句是：“人不是已经完成的答案，而是永远开放的发生。”那本书里有一个区分对本章很要紧：相同显露，与相同发生。

两个人都在危险面前往后缩，显露相同。可是一个是因为小时候被狗咬过，一个是因为刚刚看见别人受伤；两场发生的路与土完全不同。把相同显露直接记成“人性如此”，就是把许多场不同的发生，合并成一个先在的东西。

本书不否认人与人之间有大量共性。问的是：共性从哪里来？第 277 号的回答是，共性也是发生的，在主体之间、在家族相似的网络里形成，而且要付维持的成本。照本书的口径，共性是三属性在许多人身上被相近的土壤、相近的互动反复固定的结果；土壤一变，“人性”的边界也会挪。

◆ 六、天赋：沉淀被记成生来

最后是天赋。骆一鸣老师说过闵小满“不是学数学的料”。这句话把一个孩子的数学属性，写成了生来如此。

本书第 12 章讲王阳明时用过一句判词：“沉淀被记成天赋。”天赋这个词的机关就在这里：一个人在某片土上反复跑通、封装下来的东西，回头看像是生下来就有。

替天赋论说句公道话：人生下来确实不一样。身高、听力、反应快慢，有差别。王德生博士谈婴儿与母亲的发生时有一个说法：基因只给器具（站内出处）〔待核〕。可是器具不等于属性。

一双手是器具；“手巧”是这双手在一堆料上、一次次干活中显出来的。没有那堆料、那些活，“手巧”无处显露。

> **天赋是封装的倒读：把一段看不见的发生史，读成一个起点。**

◆ 七、本书的说法：名字会回声

前面五个词都拆完了。还剩一件事，比拆开更要紧：这些名字一旦挂上，不会安安静静待着。

骆一鸣那句“不是学数学的料”，是期中卷发下来时当着全班对闵小满说的。之后再遇到难题，小满会更早放下笔：反正我不是这块料。放下得早，练得就少；练得少，下一次就更难；下一次更难，“不是这块料”就又被证明一次。

这就是**属性沉为自我符号后的自我应验**。自我符号，说的是一个属性名反复回写进三号位、挂成了不摘的死钩（附录　A　阶梯表），成了“我是什么样的人”的一部分。

这个名字一挂成死钩，就开始参与下一轮发生。它先改动主体这一角的投入，再改动互动那一角的样子，最后让客体那一角（那道题）显得更难。三角转了一圈，回到起点，名字被加固。

第 37 章借第 156 号讲拉康、福柯、鲍德里亚时说过同类的机器：发生的机制被做成发现学。在日子里，它的样子就是一个孩子对自己说“我就是笨”。

好的名字也会回声。“这孩子好奇”被说多了，孩子会更敢去拆、去问；“他判断力好”被说多了，他会更早出手。回声的方向不同，机关是同一个：名字从回写的落点，变成了下一轮的起点。

◆ 八、五个名字放进总式

拆完五个词，把它们放进第 15 章的总式里对一对：属性发生＝某号位侧重显影（承载者）× 某维侧重发生（属性）× E1 某界侧重的特征纠缠（界）。五个名字的承载者都是三号位，下表只列后两格。

名字	哪一维侧重	常落在哪一界	被先在化成什么
判断力	D 侧重：评估与修改的路	现实界居多，也有理念界	一个人独有的“眼力”
好奇	D 侧重：尚未进入的路在牵引	三界都有	一种性格

名字	哪一维侧重	常落在哪一界	被先在化成什么
情商	D 侧重：张力的转换与释放	自我界与人际的现实界	一种情绪管理技能
人性	不是单一族的属性，是许多场发生的合称	三界都有	所有人生来共有的本质
天赋	常被说成 E 侧重的禀赋	看哪片土跑通过	一个起点

这张表只是示意，要读出一件事。

前三个名字，判断力、好奇、情商，都是 D 侧重，跟上一章的创造力同属一族：能力与倾向。它们都是路在跑，跑通了才被挂上名字。所以它们的拆法也都一样：找那条路跑在什么料上，跑在哪一场互动里。

后两个名字不太一样。“人性”是一大群人身上相近的显露被合成一个名字；“天赋”是一个人身上封装的历史被读成起点。它们比前三个更难拆，因为一个是把许多场发生合并，一个是把一段发生倒读。可是机关相同：都把发生记成了先在。

还有一处要留心：界。同一个闵小满，拆闹钟时好奇亮在现实界，面对卷子时理念界那一路没被牵起来。说他“好奇”或“不好奇”之前，先问一句：哪一界？

◆ 九、反例：有没有一种走到哪儿都不变的属性

本章的说法有一个最直接的反例：有没有哪个人，换了刀、换了题、换了上司，判断力、好奇、情商都纹丝不动？

本书的处理办法有两步。第一步，先看那“不变”是怎么来的：是不是另两角其实也被固定住了。很多看似走到哪儿都一样的人，带着自己的一套“标准化”：固定的工具、固定的做事次序、固定挑的那类问题。他换了地方，却把客体与互动尽量调回熟悉的样子。

第二步，如果真找到一个人，客体与互动大幅变化、又没有任何标准化，读数仍然不变，那么本书的创新二要收窄。导言里写死的标准化预言，就落在这里。这类观察眼下没有可靠数据，结论标为〔待验〕。

◆ 放回日子里

周日下午，闵小满又在桌上拆东西，这次是一只坏掉的电动牙刷。鲁晓帆想起骆老师那句“不是学数学的料”，心里一堵。

鲁长庚在一旁看了一会儿，说：“他拆这个，要数齿，要量，要记哪个先卸。这不是数学？”

鲁晓帆决定试一件小事：下次闵小满拆东西，请他把拆的步骤和零件个数写在一张纸上，写完拿给骆老师看。不提“好奇”，也不提“料”，只看那张纸。

明天可以做一件小事：想一个别人常挂在你身上的名字，记下最近一次它“又应验了”的那件事。再问一句：那一次，是名字先到，还是事先到？

带走的话 ：**判断力、好奇、情商、人性、天赋，都是发生被挂上的名字；名字挂久了，会反过来替自己作证。**

> 本章判错句：若某种属性在客体与互动都大幅变化、又无任何标准化时，读数仍稳定不变，本章与创新二在这一属性上收窄。
>
> 下一章从哪里进：既然每一种主体属性都离不开另两角，那三种属性究竟是什么关系？

想一想 ：别人给你挂过哪个名字，后来你真的越来越像它？那个名字最初挂上时，你手边是什么样的料、什么样的一场互动？

◆ 本编总账

第六编走了七章，从“我”最后才亮讲起，到这一章的五个名字为止。

看见清单。主体最后才亮：婴儿先有客体、再有互动，最后才有“我”（第 35 章）。“我要”之前没有我（第 36 章）。三台机器把主体的发生做成了发现学（第 37 章）。饿了而不知：主体在，主体意识可以不在（第 38 章）。心理分出知格、意格、情格，不是一块主体属性（第 39 章）。创造力是三律一起跑、由特征律收口的所得，账先记在土壤上（第 40 章）。五个名字都会回声（第 41 章）。

放回清单。这一编把最硬的主体属性逐个放回三角里。腿力放回到坡与爬。创造力放回到料与过程。判断力放回到刀与冬瓜。好奇放回到闹钟，和没看懂的那一处。天赋放回到封装的历史。

用头号案例做最后一次结算，这回用本编新立的两样东西来算：落点和谱系。十月底那个早上，鲁长庚在平台上对那个刚上来的年轻人说“我的腿力还强大”。“我的”是回写的落点：快二十年缠进土里的所得，在那一句话里回写进号位，挂上了“我的”。“强大”有谱系：头一年在那截台阶上腿发软、当场改走之字形，那一回回写出“这道坡可以爬”“我的腿够用”；之后一年年，“陡”往上挪，“够用”写成了“强大”。谱系上每一笔，都是坡、爬法和那双腿一起写的。今年夏天膝盖一疼，号位上的话先换成了“年纪大了，腿不行了”，土里的所得却没那么快散。所以腿力这条最硬的主体属性，离不开坡，也离不开爬；连挂在它上面的那句话，也是跟着三角一起换的。

> **主体属性是三种属性里最像“自带”的一种，可它没有一次是独自显出来的。**

这句话把问题交给了卷二：既然每一种属性都要另两种在场，那么主体、客体、互动三种属性，到底是怎样一起发生、互相纠缠的？

卷　二

三属性纠缠发生

卷　首　语

卷一回答了一个问题：属性从哪里来。答案是，属性不是被拥有的，是发生的。某一维侧重的发生，落在某一界，和某个号位的侧重显影一起亮，一个乘号连着两边，再经回写挂上“它的”“我的”。石头的硬、谈话的顺、腿力的强，都是这样来的。

可是卷一是分开讲的。第四编讲客体属性，第五编讲互动属性，第六编讲主体属性，三编各占一块。分开讲是为了看清楚，就像拆一台钟，先把齿轮一个个摆在桌上。

摆完了，一个问题就冒出来：这三堆齿轮，在钟里是怎么咬在一起的？

你在卷一的每一章里，其实都已经撞见过这个问题。

讲客体属性，一块石头的“硬”，离不开那只敲它的手和那一下敲；讲互动属性，一场谈话的“顺”，离不开说话的两个人和他们谈的那件事；讲主体属性，鲁长庚的“腿力强大”，离不开那道坡和那一次爬。每一编讲到最后，都不得不把另外两编请进来。

卷一只把这件事当成线索，一路记下，没有正面回答。卷二要正面回答它。

> **卷二的判断是：主体、客体、互动三种属性没有独自的主人，它们一起发生，互相纠缠。**

这句话听起来像常识。谁不知道人和物、和事是连着的？

难在说出口之后。两千五百年的实体论，东西方都算上，几乎每一家都在这里选了边。洛克把属性放在物上，说第一性质是物体自己的。天赋论与人格特质论把属性放在人里，说一个人生来就是那样。梅洛-庞蒂与关系主义把属性放在中间，说一切都在关系里。各家都抓住了三角中的一角，都把另两角当成背景，或者当成杂音。

本书把这三种做法统称为单极中心主义。它们的毛病不在看错了那一角，那一角它们往往看得很准；毛病在于以为抓住一角就够了。

单极的代价，在日子里看得最清楚。孩子数学不好，就只改孩子：补课、刷题、换个更严的老师。病人总不见好，就只改病人：加药、换药、劝他想开点。组里出不了活，就只改员工：培训、考核、换人。三件事做的是同一个动作：把一种属性挂到一个人身上，然后只动那一个人。

如果三种属性真是纠缠在一起的，这种只改一角的办法就会常常落空。问题不在改得不够用力，在另两角没动，改过的那一角又被拉回原样。卷二要先把这个“拉回去”的机关讲清楚，卷三才好讲怎样从别的角起手。

卷二要立的，是本书三大创新里的第二个：三属性纠缠发生。它回答的是“三种属性是什么关系”。卷二用一编八章来立它。

先立命题，再把头号案例从头到尾走一遍：一道坡、一双腿、一次爬，旁边配上“石头硬”和“谈话顺”两个三角作对照。然后用四章把“纠缠”这个词拆成四个可以检验的“互相”：互相关联，看三种属性是不是一起变；互相需要，看抽掉一种另两种还显不显；互为条件，看一种属性的门槛是不是由另两种设

定；互相影响，看改一种是不是推动另两种。每个“互相”都配一个检验办法：共变、抽离、阈值位移、干预追踪。

再往后，把单极中心主义的谱系东西方合起来排一张总表。最后一章立全书的判负口：一条收窄（标准化预言），一条致命（致命条款）。

这一卷有一个写法上的约定，你读的时候可以留意。每一章讲完一个道理，都要交出两样东西：一个你自己能动手做的检验办法，和一个最可能推翻这一章的反例，以及这个反例怎样处理。

卷二也有它不管的事。它只立事实：三种属性一起显、缺一不显、互设门槛、牵一动三。至于矛盾怎样推动、从哪一角起手最快、回写往哪边走，这些动力学的问题，交给卷三的三方程、三原理、六路径。

为什么要这样写？因为“一切都相互联系”这句话太容易说，也太难错。一句无论什么情况都对的话，什么也没说。卷二要把“纠缠”说成一句有可能错的话：它要指出，在哪些读数上、什么条件下，你会看见三种属性一起动；又在哪些读数上、什么条件下，你如果看见只有一种在动、另两种纹丝不动，本书就要退让。

卷一说的是“属性如何发生”；卷二说的是“属性和属性如何一起发生”。卷三再往前走一步，回答“知道了这些，怎样判断、从哪里切入、怎样推进”。

鲁长庚每天清早爬岳麓山。卷二要做的事，说到底，就是陪他再爬一次那道坡，这一次，眼睛同时看着三样东西：他的腿、那道坡，和他正在爬的那一步。



第 七 编

三属性纠缠论：属性没有独自的主人

编 首

这一编八章，立本书的创新二。

第 42 章立命题，把卷一三编的线索收拢起来。第 43 章把头号案例走全程：一道坡、一双腿、一次爬，旁边配“石头硬”“谈话顺”两个三角。第 44 到 47 章把“纠缠”拆成四个“互相”：互相关联、互相需要、互为条件、互相影响，各配一个检验：共变、抽离、阈值位移、干预追踪。第 48 章排出单极中心主义的东西方谱系。第 49 章立全书的判负口：标准化预言倒下只让创新二收窄，致命条款倒下全书放弃。

你单看一角时，每种属性都像有个现成的主人：硬归石头，腿力归人，顺不顺归那场谈话。让其中一种动一动，另两种就跟着动。

> **单看一角时最像“自带”的东西，三角一起看时，没有一样是自带的。**

每一章都交两样东西：一个你能动手做的检验办法，一个最可能推翻本章的反例。这一编的话，能不能错？

42

第 42 章

属性没有独自的主人

卷一把三种属性分开讲完了。本章把它们放回一处，立本书的创新二：**主体、客体、互动三种属性一起发生，互相纠缠；没有一种属性有独自的主人。**

◆ 一、三张纸条

想象桌上有三张纸条。

第一张写着：“石头很硬。”第二张写着：“那次谈话很顺。”第三张写着：“我的腿力强大。”

请你给每张纸条找一个主人。几乎所有人都会这样分：硬归石头，顺归那次谈话，腿力归说话的人。第一张是客体属性，第二张是互动属性，第三张是主体属性。三张纸条，三个主人，各管各的。

这种分法很自然，也很好用。去五金店买锤子，你问的是“这锤头硬不硬”，不会问“我和这锤头的关系硬不硬”。

可是你只要追问一句，分法就开始晃。石头的硬，是在什么时候被说出来的？在手去敲、去捏、去拿它砸核桃的时候。谈话的顺，是谁在顺？是闵策和韦东山两个人，谈的是一件具体的事。腿力强大，是在哪里亮的？在岳麓山的一道陡坡上，在一次爬的时候。

每张纸条背后，都站着另外两样东西。这一章要问的就是：那另外两样，是背景，还是主人的一部分？

◆ 二、卷一留下的三条线索

卷一分三编讲了三种属性。每一编讲到最后，都不得不把另两编请进来。这里把三条线索收回来。

第四编讲客体属性。一块石头的“硬”，在发生层是一个聚合体（许多特征缠成的一团）在运行；在意识层，是一号位（显影为“那儿有”的号位）把它侧重显出来。

一号位本身无我，“石头硬”这句话不需要主语。正因为不需要主语，它最像是石头自己的。第 26 章重判客观性时说：客观感一半来自一号位无我，一半来自标准化；标准化又有两半，一是可复现，二是与推不动的那一侧有来有回。可复现，是因为敲的人、敲的办法都被固定住了。线索一：客体属性的“客观”，靠另两角被固定。

第五编讲互动属性。“谈话很顺”由二号位（显影为“正在”的号位）亮出。第 30 章借梅洛-庞蒂的教训说：互动不空，可是把一切都放进“之间”，也是一种先在。线索二：互动属性也不能独占，它要有两端，要有一件被谈的事。

第六编讲主体属性。“我”最后才亮。腿力是最硬的主体属性，可是第 38 章和第六编总账（第 41 章）都算过：离开坡，平地上走一辈子，“我的腿力强大”不会出现；离开爬，站在坡下看，也说不出口。线索三：主体属性最像“自带”，可它没有一次是独自显出来的。

三条线索指向同一处。每种属性单看都有主人，一追问就要另两种在场。卷一把这件事记下了，没有正面回答。本章正面回答。

◆ 三、本书的说法

本书的说法有三条，这里把定义写准。

第一条，三属性三方程。主体属性＝F（客体属性，互动属性）；客体属性＝G（主体属性，互动属性）；互动属性＝H（主体属性，客体属性）。三条方程写

在一起，说的是：三种属性里，没有一种是自变量的终点，每一种都是另两种的函数。它们互生，不是一条从因到果的直链。

这三条是 SDE 三大方程（S＝F(D,E)，D＝G(S,E)，E＝H(S,D)）在属性层的样子。S 是形状，D 是路，E 是土。三大方程说形状、路、土互生；三属性三方程说主体、客体、互动三种属性互生。第 50 章会讲为什么两套方程同构。

第二条，纠缠的四个“互相”。

互相关联：三种属性一起显露，检验看共变，对应 S。互相需要：缺一种，另两种显不出，检验看抽离，对应 E 作为土壤。互为条件：一种属性的阈值由另两种设定，检验看阈值位移，对应 E 作为条件。互相影响：改一种会推动另两种，检验看干预追踪，对应 D 的推进。本编第 44 到 47 章逐个拆开。

第三条，纠缠在发生层，主人在意识层。三种属性在发生层是同一场运行的三个侧面；到了意识层，某一个号位侧重显影，再回写进号位，挂上“它的”“我的”。所以纸条上看到的是三个主人，那是回写挂钩的结果；纸条背后的那场发生，只有一场。

合起来，就是卷二的命题：**属性没有独自的主人。主体、客体、互动三种属性一起发生，互相关联、互相需要、互为条件、互相影响。**

说三种属性一起发生，容易被听成“三者一模一样”。并不是。

在发生层，主体、客体、互动都是许多特征缠成的一团，谁也不比谁更“实在”；可三团的构成不同，构成又决定了它最容易被哪个号位显出来（第 16、22 章）。倾向不是命定：同一条腿压麻了，会像个不听使唤的客体，第 62 章会细讲。

所以纠缠不是把三样东西搅成一样。它是三团构成不同的东西，在同一场运行里互为函数。

◆ 四、“纠缠”这个词借的是什么

“纠缠”这个词容易被误读，先说清它借的是什么，不借什么。

它借的是本书一路在用的“土”：许多特征缠在一起，成一束，被一个名字指着。“树”指的是一束现实界的特征，“素数”指的是一束理念界的特征，“我”指的是一束自我界的特征。名字本身不是那一束，它只是指着那一束。

它不借量子物理里的那个“纠缠”。本书不主张腿和坡之间有什么超距的联系，也不拿物理学给自己撑腰。

它也不等于日常说的“相互作用”。相互作用这个说法，先假定有两个现成的东西，然后它们碰在一起。台球撞台球：两只球各自先在桌上，各有各的质量和速度，碰完各走各的。

纠缠要说的是另一回事。腿力、陡、吃力，并不是三只先摆在桌上的球，等着相撞。在鲁长庚第一次爬那道坡之前，“腿力强大”这个属性还没有，“这坡陡”对他也还没有，“爬得吃力”更没有。三样是在同一次爬里一起显出来的，又在一次次爬里一起改的。

这就是第 5 章留下的知识论第二处亏空：主体、客体被默认先于互动而在。相互作用的说法，把这个默认原样带了进来；纠缠的说法，不带。

◆ 五、它和“一切都有联系”有什么不同

你可能会说：这不就是“一切都相互联系”吗？谁会反对？

正因为没人会反对，这句话才没用。一句无论发生什么都对的话，等于什么都没说。

本书的命题和它有三处不同。

第一，它说得出是哪三样。不是“万物”，是三种属性：主体那一角的、客体那一角的、互动那一角的。

第二，它说得出怎么连。四个“互相”，每个都有一个能动手做的检验：共变、抽离、阈值位移、干预追踪。

第三，它说得出什么时候错。全书立了两道口子，一道会让它收窄，一道会让它整本作废。

一道是标准化预言：属性显得不变的地方，正是另两种属性被标准化固定住的地方。撤掉标准化，不变性就松动。若找到一种属性，在主体与互动都大幅变化、又无标准化时仍不变，创新二在那里收窄。收窄不是死。

另一道是致命条款，全书只有这一条会让本书放弃。用大白话说：同一批人，换各种对象、各种做法，看属性读数怎么变；如果“随人变”的那一份稳定占一半以上，而人和对象、人和做法互相改变分量的那一份又小到事先登记的下限以下，并且在教育、健康、事业各一组里都是这样，全书放弃。“随人变”的大、互相改变的那一份也大，不算输，那是本事封装成了随身的东西，另报。严格写法见第 49 章。

所以“属性没有独自的主人”不是一句客套的辩证法，它押了注。

◆ 六、先替单极说句公道话

在立命题的同时，要先替三种单极的看法把公道话说完。第 48 章会排出它们的谱系，这里只说它们在什么条件下完全对。

客体属性中心主义，从洛克的第一性质到科学实在论，说属性就在物上。它完全成立的条件是：主体与互动都被标准化了。实验室里，人换成仪器，敲换成标准程序，石头的硬度就成了一个稳定的数。在这个条件下，说“硬是石头的”，一点都不错。

主体属性中心主义，从天赋论到人格特质论，说属性在人里。它成立的条件是：客体与互动被固定住了。同一个厨房、同一把刀、同一种菜，几十年不变，读数就只随人变，把判断力记在人身上，几乎不出错。

互动属性中心主义，从梅洛-庞蒂到关系主义，说属性在中间。它成立的条件是：两端都还在快速变动、还没定型。婴儿学步时，你很难说那份“摇晃”是腿的还是地的，说它在“之间”，最贴切。

三家都对，各在一个条件下对。它们停下的地方是同一个：把自己成立的那个条件，当成了世界本来的样子。本书要做的，是把那个条件写出来，让三种看法回到各自的位置上。

◆ 七、为什么我们只看见一个主人

如果三种属性真是一起发生的，为什么日常语言总只给它一个主人？这个问题要回答，不然命题就只是在跟常识较劲。

回答在意识层。三种属性一起发生，可是显出来的时候，总是某一个号位侧重亮起。哪个号位亮，纸条上就写哪个主人。

“石头很硬”由一号位亮出。一号位的特点是无我：它只说“那儿有”，不带说话的人。于是手那一角、敲那一角，在句子里没有位置，硬就只剩下石头一个主人。

“我的腿力强大”由三号位亮出。三号位是唯一带“我”的号位，“我的”正是回写的落点。于是坡那一角、爬那一角，被挤到了句子外面，腿力就只剩下“我”一个主人。

“谈话很顺”由二号位亮出。二号位亮在“正在”的时候，谈话一结束，它就暗下去。所以互动属性最不容易被记住，日子一长，“那次谈话很顺”常常被改写成“老韦这人好说话”，挂到了一个人身上。第 34 章讲的挂错号位，就是这样来的。

再加上卷一讲过的粒子化：一个聚合体在整体、稳定、独立三项上达标，就被感觉成“本来就在那里”。石头达标了，于是硬像是石头生来的；一个人反复显出同一种属性，达标了，于是它像是这个人生来的。

所以只看见一个主人，不是看错，是显影的方式只给一个位置。**纸条上一个主人，是号位显影的结果，不是发生的样子。**

照这个办法，可以把开头那三张纸条重写一遍，让另外两方回到纸面上。

“石头很硬”，重写为：这块石头，在这只手、这种敲法之下，显得硬。换一把铁锤，同一块石头可能被说成“脆”；换成一只小孩的手，连“敲”都谈不上。

“那次谈话很顺”，重写为：闵策和韦东山两个人，谈那件事，在那个下午，谈得顺。换一件更敏感的事，同样两个人可能谈僵；换成闵策和另一个上司，同一件事也可能谈僵。

“我的腿力强大”，重写为：鲁长庚，在岳麓山那道陡坡上，用之字形的爬法，腿力显得强。换一座更陡的山，或者换回直上的爬法，同样一双腿，可能显得不够。

重写之后，每句话都从两个位置的句子，变成了三个位置的句子：谁、对着什么、在怎样的过程里。第 110 章会把这种三个位置的说法正式立为“三元谓词”，并用它排除循环论证。

你会发现重写后的句子啰嗦。日常说话不必这样啰嗦。可是一到要改变什么的时候，比如要让孩子的数学好起来、要让病人的身体好起来，就得把啰嗦的那一版拿出来。因为能动手的地方，往往就在那两个被省掉的位置上。

◆ 八、怎样检验：一张交叉记录表

命题押了注，就要给你一个能下注的办法。这里给最基本的一种：交叉记录。

拿腿力来说。找几位常爬山的人，选几段坡度不同的路，再规定两三种不同的爬法：直上、之字形、走走停停。每个人在每段路上用每种爬法各爬几次。三种属性，各记一个不靠另两种来定的读数：腿力，用平地上固定负重的深蹲；坡，用坡度仪量；爬法，记步频、步幅和走的路线。再加一个总的读数，比如用

时。爬的人自己说的“腿怎样”“陡不陡”“吃不吃力”，可以记下来作参考，不拿来定读数，因为同一个人打的三个分，可能被同一种心情一起拉高拉低（附录 G）。

有了这张表，就能把属性读数的变化拆成几块：多少随人变，多少随坡变，多少随爬法变，多少要几样合在一起才说得清。最后这一块，统计上叫交互项。

本书的预言是一条：在不加限制的日常爬法里，交互项不会小到可以忽略。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坡上，换同一种爬法，效果不一样；换一个人，效果又是另一个样。交互项越大，说明三种属性越不能各算各的。随人变的那一份再大，只要交互项也大，就按本事封装成了随身的东西来读，另报，不算输。

怎样算失败，也要事先说定。如果随人变的那一份稳定占到一半以上，而交互项又小到事先登记的下限以下，就该承认：至少在腿力上，三种属性可以各算各的，本章的命题在这里失效。要是教育、健康、事业各一组都是这样，那就是致命条款，全书放弃。严格写法见第 49 章。

这个设计眼下只是一个方案，没有现成数据，结论标为〔待验〕。你也不必等研究者来做。下一章（◆九）会把它缩成一个人能做的小本子。

◆ 九、反例：身高总归是我的吧

最直接的反例是身高。“我一米七五”，走到哪儿都是一米七五，这总该是只属于我的主体属性了吧?

本书的处理分三步。

第一步，看它为什么显得不变。量身高的时候，你脱鞋、贴墙、站直、目视前方，用一把标定过的尺子，最好还在固定的时间量。这一整套，就是把客体（尺子、墙）和互动（怎么站、怎么量）全部标准化。标准化预言说的正是这种情形：不变，是另两角被钉住的结果。

第二步，撤掉一点标准化，看它松不松。有说法认为，同一个人早上量和晚上量，身高会差一点，因为白天站久了，椎间盘被压（差值大小）〔待核〕。这

是身体这一角自己在变。再撤掉“贴墙站直”，让人随便站着估，读数就晃得更厉害。

第三步，看“高”这个属性本身。“一米七五”是一个数；“我个子高”才是属性意识。在一群初中生里，一米七五是高个；在一支篮球队里，一米七五是矮个。同一个数，被说成“高”还是“矮”，看的是和谁比、在什么场合比。“高”要靠对比才显得出来，而对比要有另一端。

所以身高不是反例，它恰好是标准化预言最干净的样本。身高这类形态属性，是最容易被标准化钉住的，所以最像“自带”。

如果哪一天有人找到一种属性，在客体与互动都大幅变化、又没有任何标准化的情况下，读数纹丝不动，那才是真反例，创新二要在它那里收窄。

◆ 十、这个命题不说什么

最后把边界划清，免得命题被说大。

它不说属性是幻觉。“石头很硬”是真的，你拿头去撞会疼。本书说的是：这份硬，是在一场纠缠里发生出来、又被回写挂到石头名下的。发生是真的，挂上去也是真的，只是不该倒过来读。

它不说主体不存在。鲁长庚就站在坡上，手上有茧，说话短。本书说的是：主体在发生层也是一个聚合体，以自我界内感与时间连续性的特征为主；它在，可它的属性要与另两角一起显。

它不说三角一样重。在一个具体的场合里，三种属性的分量可以差很多。称体重时，秤这一角被钉死，读数主要随人变；在陡坡上，坡这一角很重。纠缠说的是三者都在场、都有份，不是三者平分。

它也不说“什么都改不了”。恰恰相反：既然三种属性互为函数，改其中任何一角都可能推动另两角。从哪一角改起最快，是卷三六路径要回答的事。

◆ 放回日子里

晚上，闵小满写完作业，在本子背面画了一个三角，三个角分别写着：“我笨”“题难”“老师讲得快”。是鲁晓帆让他画的。

她没有讲大道理，只问了一句：“这三句话，哪一句是先有的？”

闵小满想了很久，说：“好像是一起有的。那天讲到函数，题一下子难了，老师讲得快，我就觉得自己笨。”

鲁晓帆又问：“那要是老师讲慢一点呢？”

闵小满说：“那题可能就没那么难了。我也没那么笨。”

明天你也可以试一下：找一句别人说你的、或者你说自己的话，比如“我不擅长开会发言”。在纸上画一个三角，把它写在一个角上，再把另两个角补上：那是对着什么、在什么场合下的事？

带走的话 ：**一个属性在纸条上只写一个主人，在发生里却总站着三方；只读纸条、不看三方，常常就出自先在化。**

> 本章判错句：以属性读数为因变量做方差分解，若放开轮里个人主效应份额稳定过半、且含个人的交互项份额低于事先登记的下限 δ，并在教育、健康、事业各一组中复现（第 49、111 章的致命条款，全书放弃），或找到一种属性在客体与互动都大幅变化、又无标准化时仍不变，本章命题被推翻或收窄。
>
> 下一章从哪里进：把头号案例从头到尾走一遍，看一道坡、一双腿、一次爬怎样在同一场发生里一起亮、一起改。

想一想 ：你最确信“就是我自己的”那个属性是什么？它在什么样的对象面前、在什么样的一场过程里最常亮起？

43

第 43 章

一道坡、一双腿、一次爬

鲁长庚说“我的腿力强大”，这句话里只有他一个人。本章把头号案例从头到尾走一遍，看清它其实是一道坡、一双腿、一次爬一起亮、一起改的事。**属性三角里，每一角都是另两角的函数；改得动的地方，常常不在说话人以为的那一角。**

◆ 一、岳麓山的那道坡

鲁长庚从五十岁出头开始爬岳麓山，雨天也去，到今年快二十年了。他退休前在机械厂当了三十多年钳工，手上的茧到现在还没褪。

刚开始爬的时候，他走的是平缓的大路，绕着山脚转。那时候他从没说过“腿力”两个字。腿就是腿，走路用的，跟筷子一样不值一提。

头一年里有一回，他想抄近路，拐进半山那一截石阶。那截石阶陡，一级比一级高。爬到一半，他腿发软，眼看上不去了，嘴里冒出一句：“我腿不行。”回家跟鲁晓帆说起，也是这一句。那一回他是怎么上去的，第三节再说。

这是“腿力”第一次被说出口。注意它是怎么被说出来的：在一道陡坡上，在一次爬到一半爬不动的时候。

那一年，他说那截台阶“陡”，爬完要在上面的平台歇十分钟。后来他不再歇了，嘴里的话也换了：“我的腿还够用。”到今年，那截台阶在他嘴里成了“这一段不算陡，后面那段才陡”；在平台上喝茶时，他说的是：“我的腿力还强大。”

同一个人，同一双腿，同一截石阶。三句话，三个时刻。本章要问：这二十年里，到底是什么在变？

◆ 二、三方程：三种属性各是什么

先用三属性三方程把这件事摆开。

主体属性，是“我的腿力”：从“不行”到“够用”再到“强大”。客体属性，是那段石阶的“陡”：从“太陡了”到“有点陡”，再到后来鲁长庚说的“这一段不算陡”。互动属性，是那一次次的爬：从“吃力，爬不上去”到“能爬，要歇两口”，再到“轻松”。

三条方程分别写出来：

腿力＝F（坡的陡，爬的吃力或轻松）。
坡的陡＝G（腿力，爬的吃力或轻松）。
爬的吃力或轻松＝H（腿力，坡的陡）。

先看第一条。腿力离不开坡：在平地上走一辈子，“我的腿力强大”这句话不会出现，因为没有陡，腿力无处显露。腿力也离不开爬：站在坡下看，说不出腿力强不强，因为没有吃力或轻松，腿力无从读数。

再看第二条。坡的“陡”，并不只是一个角度。对一个刚学走路的孩子，门口的一级台阶就是陡；对一个登山运动员，岳麓山那段石阶根本不算坡。同一段石阶被说成多陡，看的是谁在爬、怎么爬。

最后第三条。“爬得吃力”，是腿和坡碰在一起时那一段过程的样子。腿强一点，或坡缓一点，吃力就少一点。

三条方程合起来说的是一件事：**三种属性中，没有一种能离开另两种单独显出来。**

◆ 三、原理：矛盾怎样推动改变

三方程讲的是“三者互为函数”，还没有讲“三者怎样一起改”。改，要靠矛盾推动。这是三原理的事，第八编会逐条展开，这里只走头号案例用到的那一条。

鲁长庚刚开始爬山那年，有一回在半山那截石阶上腿发软，上不去。主体属性与客体属性撞上了：腿力不够，坡太陡。这是一个矛盾。

矛盾不会停在那里不动。它推动第三角改变：爬法变了。他没有回头，也没有硬冲，当场自己改了走法：不再正面一级一级往上蹬，而是斜着走，左一步、右一步，走之字形。直上一步要抬高一整级，之字形一步只抬高半级，路长了，每一步的劲小了。

这就是原理一：主体属性与客体属性矛盾，推动互动属性改变。

爬法一改，回写就来了。那一回他斜着走上去了。于是“这坡可爬”被写回到坡这一角；“我的腿够用”被写回到腿这一角。坡没有变缓一寸，腿也没有一夜变粗，可是两角的属性都已经改了名字。

回写最容易漏写。人们讲这件事，常常只讲“他练出来了”，好像是腿自己变强，坡和爬法只是陪衬。漏掉回写，就看不见：腿力“够用”这句话，是之字形爬法先改出来、再写回腿上的。

◆ 四、练强之后，坡也“变”了

接下来的十几年，鲁长庚的腿真的练强了。这时候，三角里发生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他开始说：“这一段不算陡，后面那段才陡。”

同一截石阶，在他嘴里从“太陡”变成“不算陡”。石阶一寸没动。变的是坡的“陡”这个客体属性：它是 G（腿力，爬的吃力或轻松）的值，腿力一变，它就跟着变。

爬也一样。从前爬是“吃力”，后来爬成了“轻松”。轻松是互动属性，是H（腿力，坡的陡）的值。

所以练强腿力，改动的不只是腿这一角。它同时把坡说成“不算陡”，把爬说成“轻松”。三角作为一整个，转到了一个新的位置上。

这正是本书说“属性没有独自的主人”的样子。如果腿力只是腿的属性，练强它就不该影响坡；可是在鲁长庚的话里，坡跟着变了。这句“不算陡”并不只是他嘴上谦虚，它是那道坡在他这一场发生里真实的显法。

◆ 五、六路径：想练腿力，从哪一角起手

现在换一个问题。假如有人想练腿力，该从哪一角起手？

最常见的回答是：练腿。深蹲、负重、跑步，在主体这一角上加量。这条路走得通，可是往往不是最快的。

本书的六路径说，三种属性各有起手处，排列起来一共六条。头号案例给出的建议是：互→客→主。先改爬法（互动），再选坡（客体），最后回写腿力（主体）。

为什么从互动起手？用第 60 章的选起点三问来看。

哪一角最松？腿这一角最紧：肌肉长起来要几个月。坡这一角也不松：山就在那里，搬不动。爬法这一角最松：今天就能从直上改成之字形。

哪一角被先在化得最深？腿这一角。人们最容易把腿力当成腿生来的东西，于是只盯着腿练。

哪一角的回写最快被看见？爬法一改，当天就能多爬几级，“这坡可爬”立刻回写。

所以先改爬法。爬法改了，再去选坡：先选一段刚好能用新爬法爬上去的坡，再一段段换陡的。最后，腿力在一次次“爬上去了”的回写里，被写成“够用”，再写成“强大”。

只练腿的那条路，相当于主→互→客：先改腿，指望爬法和坡自己跟上。它比互→客→主慢，原因在于它从最紧的那一角起手。这个“慢”眼下是推断，标〔待验〕；第 112 章会把它写成一条预注册的预言（预言七）。

◆ 六、内层：腿力本身也是一场发生

到这里讲的是外层：腿、坡、爬三种属性之间的纠缠。可是三角的每一角，自己也是一场发生。这是本书说的两层全息。

拿腿力这一角来说。它的显露，是“我的腿力强大”这一句话，以及能一口气爬到顶这件事。它背后的路，是二十年里一次次的爬：今天多走了五级，明天在第二个拐角少歇一口。它所在的土，是身体本身（肌肉、关节、心肺），是那道坡，也是每天清早出门的习惯。

写成式子：腿力的显露＝F（训练的差异序列，身体、坡与习惯的纠缠）。

注意这个式子里，坡又出现了一次。外层，坡是腿力的一个自变量；内层，坡是腿力那一场发生的土壤之一。两层是同一个结构，所以叫全息，第 61 章会细讲。

内层还有一件事要留心：习惯。鲁长庚出门的时辰、走的那条路、在哪里歇脚，久了都固定下来。固定，就是把客体与互动两角标准化。标准化一旦形成，腿力的读数就稳了，“我的腿力强大”就显得像一个生来的属性。

这就回到了标准化预言：属性显得不变的地方，正是另两种属性被标准化固定住的地方。

◆ 七、对照：石头很硬，谈话很顺

头号案例讲完一遍，拿另外两个三角来对照，看看结构是不是一样。

“石头很硬”。客体属性是“硬”；主体属性，是那只敲它的手：“手有劲”或“手疼”；互动属性，是那一下敲：“敲得准”“敲不动”“一敲就碎”。

三条方程照样成立。石头的硬＝G（手的劲，敲的方式）：鲁长庚当钳工时，同一块钢料，用手锤敲是“硬”，上了冲床就“一冲就透”。手的劲＝F（料的硬，敲的方式）：敲软木时他从不觉得自己手有劲，敲钢料时才觉得。敲得顺不顺＝H（手的劲，料的硬）。

可是这个三角和腿力三角有一处明显不同：它最常被一号位显影。“石头很硬”这句话不要主语，手和敲都被挤出了句子，硬就像是石头独自的属性。

这也是为什么洛克会把硬度算进第一性质：在他那里，敲的人和敲的办法早就被默认是标准的了。第 3 章埋下的那根伏笔，第 26 章已从硬度这一头收了一半，这里再露个头：第一性质，只是标准化程度更高的属性。第 49 章正式收它。

“那次谈话很顺”。这一次，被显出来的是互动属性。

那天下午，闵策去找韦东山谈组里岗位重排的事。谈了四十分钟，两个人越谈越顺，最后定了一个方案。闵策回来说：“今天谈得很顺。”

主体属性在哪里？在闵策这一角：“我准备得充分”“我今天状态好”；也在韦东山那一角：“老韦今天好说话”。客体属性在哪里？在那件事上：“岗位重排这件事，其实不难谈”，或者“这件事比想象的简单”。

三条方程照样成立。谈话的顺＝H（两个人的状态，那件事的难易）。换一件敏感的事，比如裁员，同样两个人可能谈僵。那件事的难易＝G（两个人，谈的方式）：同一件岗位重排，在部门大会上当众谈，可能就“难谈”。闵策的“状态好”＝F（那件事，谈的过程）：谈得越顺，他越觉得自己今天发挥得好。

这个三角最容易出的错，是挂错号位。过了一个月，闵策想起那次谈话，记得的常常不是“那次谈得顺”，而是“老韦这人好说话”。互动属性被挪到了一个人身上，成了主体属性。第 34 章讲过：二号位只在“正在”时亮，过后最容易被改写。

把三个三角并排放，可以看清它们的同与不同。

	主体属性	客体属性	互动属性	常被哪个号位显影	常被先在化成
腿力三角	我的腿力强大	坡陡／不陡	爬得吃力／轻松	三号位：“我的”	腿生来就强
石头三角	手有劲／手疼	石头很硬	敲得准／敲不动	一号位：“那儿有”	硬是石头本来的
谈话三角	准备充分／老韦好说话	这件事好谈	谈得很顺	二号位：“正在”	老韦这人好说话

同的地方是结构：每个三角都有三角，每一角都是另两角的函数，三条方程一条不少。

不同的地方有两处。第一，哪个号位亮，句子就只留哪一个主人。第二，先在化的方向不同：腿力三角把属性挂到人身上，石头三角挂到物身上，谈话三角最初挂在“之间”，过后又常被挪到一个人身上。

> **三个三角结构相同，只是亮的号位不同；纸条上的主人，是号位选出来的，不是发生定下来的。**

◆ 八、走错一角会怎样

头号案例还有另一种走法，本书也要讲，因为它在日子里更常见。

今年夏天，鲁长庚的膝盖疼了，有两个星期没去爬山。社区医生让他做了检查，说先观察。本节只谈看问题的视角，不作诊断，不给治疗建议。这是另一段事，和二十年前那一回之字形不是一回事。

那两个星期，他嘴里多了一句话：“年纪大了，腿不行了。”

矛盾还是出在那两角：膝盖报警的腿，对着那道陡坡。这一回，推动的方向却不同。二十年前，腿与坡一撞，他当场改了爬法；这一回，爬法也变了，变成了“不去”。不去了，腿就更软；腿更软，他就更信自己老了。坡没变，爬没了，所有的账都记到了腿这一角上。

更要留心的是回写的方向。二十年前那一撞，回写出“坡可爬”“腿够用”；这一撞，回写出“年纪大了，腿不行”。分叉不在矛盾本身，在回写往哪边走。第 53 章会回到这一回，说清它仍是原理一；回写往哪边走、走到什么结局，第 55、56 章细讲；第 81 章专讲“年纪大了”这一句。

两回摆在一起，你就看得出路径的差别。同一双腿，同一道坡，从最松的爬法那一角接住矛盾，推出了一个能力；只盯着腿这一角，推出了一个标签。

这也说明，头号案例并不只是一个顺利的故事。三角既能往跃迁那边转，也能往内卷、轮回那边转。往哪边转，不由腿一角决定。

把头号案例填进全书的方法总卡。导言给过它的简写版；这里照抄书末附录 B 的示范卡，方便对着读。

三角卡	内容
① 三方程诊断	主体属性：“我腿不行”；客体属性：“那段坡要命”；互动属性：“一口气冲上去，喘半天”；被先在化的是：主体，“腿不行”被当成定数
② 选定路径	互→客→主。理由：最松的是爬法，明天就能换；被先在化最深的是腿力，留到第三位读；回写最快被看见的是爬的吃力，当天可读，坡的“陡”次之
③ 三原理推进	原理一：腿力不够与坡太陡矛盾 → 爬法从直冲改成之字形 → 回写“坡可爬”“今天不费劲”，最后回写“腿够用”
④ 追踪回写	读数：每天记一句爬后的原话，每周记一次那段坡在嘴里的说法；三个月后看停练一周能否几天恢复。失败：三个月后三句话都没换（内卷），或者换了又回原样（轮回），或者恢复越来越慢（耗散），就重问三问

这张卡在第七编里只是一个样子。它为什么要这样填，第八编会逐条讲。你现在只需要记住：卡上四格，没有一格只写一种属性。

◆ 九、怎样检验：一个人的小本子

前一章给了一个研究者用的交叉记录表。这里把它缩成一个人能做的版本。

找一个你常做、又有点吃力的事。比如爬楼、跑步、背单词、写周报。准备一个小本子，每次做完，记三行：

第一行，主体：今天“我”怎样（腿力、状态、记性），打一到五分。

第二行，客体：今天那件事本身怎样（坡陡不陡、单词难不难、周报的事复杂不复杂），打一到五分。

第三行，互动：今天做的过程怎样（吃力还是轻松，顺不顺），打一到五分。

再记一个客观读数：用时、背会的个数、写完花了多久。

做三周以后，看两件事。其一，三行分数是不是常常一起动：哪天觉得“我状态好”，是不是也常常是“这事不难”“做得顺”的那天。其二，你有意改一下做法（比如爬楼改成每层歇十秒，背单词改成先读例句），三行分数会不会一起挪。

如果三周下来，“我”那一行自己高高低低，另两行纹丝不动，改做法也带不动“我”那一行，那么至少在这件事上，你的三角不太纠缠。本章在你身上不成立。这个结果请你照实记下。

这个小本子有一个明显的弱点：三行分数都是同一个人打的，可能被同一种心情一起拉高拉低。所以那个客观读数很要紧。它不跟着心情走，能帮你分辨：三行一起动，是事情真的一起动了，还是只是心情一起动了。

◆ 十、反例：坡度是量出来的，不会变

最直接的反例是：坡度可以用仪器量，比如二十度，量出来就是二十度，不会因为鲁长庚的腿练强了就变成十度。所以“坡陡”明明是坡自己的。

这个反例说对了一半。本书先承认它对的那一半：坡的倾角，用仪器量，是稳定的。

可是要看清倾角是怎么稳定下来的。用仪器量，就是把主体换成了仪器，把爬换成了标准的测量程序。主体与互动两角都被标准化了，剩下的读数当然只随坡变。这正是标准化预言的样子。

再看“陡”和“二十度”是不是同一件事。“二十度”是一个读数，“陡”是一个属性。说一段坡“陡”，说的是它在某个人、某种走法之下，难不难上。二十度的坡，对一个坐轮椅的人是天堑，对一个登山运动员只是散步。鲁长庚说“这一段不算陡”，说的是这个“陡”，不是那个“二十度”。

所以这个反例不推翻本章，它把本章的话说得更准了：一种属性的读数一旦被标准化，就只随一角变；“陡”“硬”“强”这样的属性意识，从来不只随一角变。

如果有人能找到一种属性意识，比如“陡”，在爬的人和爬法都大幅变化、又没有任何标准化时，人人说出的陡都一样，本章就要在这里收窄。

◆ 放回日子里

周六清早，闵小满被外公拉去爬山。到了那段石阶，他爬到一半就喘，说：“这也太陡了，我腿不行。”

鲁长庚没让他硬冲，教他走之字形，一步只抬半级。闵小满将信将疑地走了一遍，居然爬到了顶。

下山的时候，鲁长庚说：“你腿没变。变的是你怎么爬。”

明天你也可以试一件事：挑一件让你说过“我不行”的事，先别练“我”，先改一下做的办法，哪怕只改一处。做完，看看那件事是不是没那么“难”了。

带走的话 ：**腿力离不开坡，也离不开爬；先改爬法，坡会变得可爬，腿力也会被写成够用。**

> 本章判错句：若在爬的人与爬法都大幅变化、又无标准化时，“陡”的属性意识人人一致不变；或小本子上“我”那一行稳定自变、改做法也带不动它，本章在相应属性上不成立。
>
> 下一章从哪里进：三种属性一起显，究竟怎样看得出来？下一章拆第一个“互相”：互相关联，检验看共变。

想一想 ：你最近一次说“我不行”，是对着什么样的一道“坡”？那一次，你是怎么“爬”的?

44

第 44 章

一起亮，一起暗：互相关联

纠缠的第一个“互相”，是互相关联。它说的是：三种属性一起亮，一起变。**看三种属性是不是纠缠，第一步不看谁推动谁，只看它们是不是一起动；检验的办法叫共变。**

◆ 一、一盏灯下的三样东西

鲁晓帆值夜班，凌晨三点，护士站只亮一盏台灯。

那盏灯一开，桌上的三样东西同时被照出来：她自己的手、一本交班记录、她正在写字的那支笔的动作。灯一关，三样同时暗下去。你不会说灯先照亮了手，再照亮本子，最后照亮写字的动作。它们是一起亮的。

属性也有这个样子。第 43 章讲过：鲁长庚第一次说“腿不行”的那一刻，“坡太陡”和“爬得吃力”也一起亮了。在平地上，三样都不亮；到了那段石阶上，三样一起亮。

互相关联，说的就是这个“一起”。它是四个“互相”里最基本的一个，对应的是 S，也就是显露（事物被显出来的那个样子）。三种属性被显出来的时候，是一起被显出来的。

“一起”这个词有两种意思，要先分开。

第一种是同时出现。三样东西在同一个时刻都在场。这一种比较弱：桌上的茶杯和窗外的月亮也同时在场，可是它们没有关联。

第二种是一起变。一样变了，另两样跟着变；一样不变，另两样也不变。这一种强得多。茶杯换了位置，月亮不会跟着动；可是鲁长庚的腿力一变，他嘴里的坡就从“太陡”变成“这一段不算陡”，爬就从“吃力”变成“轻松”。

本章说的互相关联，是第二种。它不是说三种属性碰巧同时在场，是说它们一起变。

为什么要强调一起变？因为同时在场太容易满足，说了等于没说；一起变却可能不成立。如果腿力变了，坡和爬的说法纹丝不动，互相关联在这里就不成立。一句可能不成立的话，才是有内容的话。

◆ 二、本书的说法

本书对互相关联的定义写准如下。

> **互相关联：在一场属性发生中，主体属性、客体属性、互动属性一起显露；其中一种的读数发生变化时，另两种的读数也系统地变化。**

这里有三个词要说清。

“一起显露”：三种属性亮起与暗下的时刻相同。这是意识层上的关联。第42章讲过，意识层上，三种属性常常只有一种被侧重显出来，另两种被挤出了句子。被挤出句子，却不等于没亮。鲁长庚说“我的腿力强大”时，他心里同时知道那道坡、那种爬法；只是句子里只有“我”。

“读数”：每一种属性被说成什么、被打几分、被测出什么数。腿力的读数可以是“不行／够用／强大”，也可以是连爬几级不歇。坡的读数可以是“太陡／不陡”。爬的读数可以是“吃力／轻松”，也可以是用时。

“系统地变化”：不是偶尔碰上，是反复出现的规律。一次两次的一起变，可能是巧合；一百次里有八九十次一起变，才算系统。

和其他三个“互相”的分工也在这里说清。互相关联只问“是不是一起变”，不问“谁推动谁”，不问“缺了会怎样”，也不问“门槛在哪”。那三件事分别归第 45、46、47 章。

为什么说互相关联对应的是 S?

回到 S、D、E 三维：在土（E）中，经路（D），成形状（S）。形状是最后显出来的那个样子。三种属性一起显，是因为它们其实是同一个形状的三个侧面。

打个比方。一只杯子放在桌上，你从正面看，是一个梯形；从上面看，是一个圆；从侧面贴着桌面看，是一条线。三个样子各不相同，可是你把杯子转一下，三个样子一起变。它们一起变，因为它们是同一只杯子的三个投影。

三种属性也是这样。腿力、坡陡、爬得吃力，是同一场“爬岳麓山”的发生投出的三个样子。三号位显成“我的腿力”，一号位显成“那道坡陡”，二号位显成“正在吃力地爬”。这场发生一变，三个投影一起变。

所以互相关联不是三样独立的东西碰巧步调一致。它是一场发生，被三个号位从三个方向显出来。**共变，是同一场发生在三个号位上的回声。**

◆ 三、检验：共变怎样测

说了一起变，就要给一个能测的办法。基本做法是：同一场发生，同时记三种属性的读数，记很多次，看它们是不是一起动。

先说研究者可以怎样做。这是一个方案，没有现成数据，结论标〔待验〕。

找一群初二学生，一个学期里每周做一次数学小测。每次做完，让每个学生在一张卡上打三个分：

主体：今天“我”做数学的状态怎样，一到五分。
客体：今天这份题难不难，一到五分。
互动：今天做题的过程顺不顺，一到五分。

再记两个不跟着学生心情走的读数：题目本身的难度系数（由出题人事先定），以及学生的实际得分。

一个学期下来，每个学生有十几次记录。分析时看三件事。

其一，三个自评分在同一个学生身上是不是一起高、一起低。如果“我状态好”的那几周，也是“题不难”“做得顺”的那几周，这是共变的第一个信号。

其二，题目的难度系数不变时，三个自评分还会不会一起动。如果同一份难度的题，学生有时说“难”有时说“不难”，而说“不难”时恰好“我状态好”“做得顺”，那就说明“难”这个客体属性，跟着另两种属性在变。

其三，把三个自评分和实际得分对照。如果三分一起高的那几周，得分也高，共变就不只是心情的一起起落，而是事情真的在一起动。

◆ 四、三个要防的陷阱

共变检验看起来简单，有三个陷阱要防。

第一个陷阱：同一个人打三个分，三分可能被同一种心情一起拉高拉低。今天心情好，什么都打高分；心情坏，什么都打低分。这种一起变，只是打分的人的情绪，算不上三种属性的纠缠。

防的办法是加一个不跟心情走的读数。上面那个设计里的难度系数和实际得分，就是为这个准备的。还可以再加一招：让第三方来打其中一个分，比如让老师骆一鸣打“这节课的互动顺不顺”，让学生只打自己和题目。两方打的分如果仍然一起变，心情就解释不了。

第二个陷阱：三样都跟着第四样东西变。比如天气。下雨天人人都没精神，题也显得难，做得也不顺。三分一起变，它们却是一起跟着天气变的，彼此之间可能并没有关联。

防的办法是把这类共同的因素记下来，分析时拿掉它们的影响，看剩下的部分还一起变不一起变。

第三个陷阱：只看平均，不看个人。全班平均下来，三分也许一起变；可是放到每个人身上，有的人三分一起变，有的人只有“我”那一分在动。只看平均，会把两种人搅在一起。

防的办法是一个一个人地看。本书的命题，最终要落到每一个具体的三角上。

◆ 五、共变不是因果，这正是它的好处

共变检验有一个常被当成缺点的特点：它不告诉你谁推动谁。三分一起变，你不知道是“我状态好”让题显得不难，还是“题不难”让我状态好，还是“做得顺”让两样都好。

本书认为这不是缺点，是分工。

互相关联这一章，只立一个事实：三种属性是不是一起动。谁推动谁，是第47 章“互相影响”的事，那里要用干预追踪：主动改一角，看另两角怎样跟。把两件事分开立，各自都更容易检验。

更要紧的是：共变不需要先认定谁是因。单极中心主义的三种看法，各自先认定了一个因。客体中心主义说因在物上，题难，所以学生觉得自己笨、做得不顺。主体中心主义说因在人上，学生笨，所以觉得题难、做得不顺。互动中心主义说因在中间，讲法不对，所以两头都出问题。

三家在“谁是因”上吵个不停。

共变检验先不站队，只问一个三家都得面对的问题：三样是不是一起动？如果是，三家中任何一家说“只有我这一角是真的，另两角只是结果”，都得先解释两件事。为什么另两角的读数，跟着这一角系统地变？为什么换一个起手处，跟着变的方向也会换？

◆ 六、看一个教室

把共变放回闵小满的数学课上看。

初二上学期，骆一鸣老师讲函数。那几周，闵小满的三个分大致是这样的：我的状态，二分；题的难度，五分；做题顺不顺，一分。三分一起低。

到了下学期，骆一鸣换了一种讲法。他不再从定义讲起，而是先让学生拿手机计步器的数据画图：一天里走了多少步，随时间怎样变。画完图，再告诉他们，这就是函数。

那几周，闵小满的三个分变了：我的状态，三分；题的难度，三分；做题顺不顺，四分。

注意，变的不只是一分，是三分一起挪。题本身没有变简单：考的还是同样的知识点。闵小满也没有一夜之间变聪明。变的是讲法，也就是互动那一角。可是互动一角一动，“题难”和“我笨”一起松了。

你可以留意这个例子里的一个细节：骆一鸣并没有去改“闵小满”，也没有去改“函数”这个知识点。他改的是两样东西之间的那一段过程。可是三个分一起挪了，“我笨”这一分也跟着松了。如果三种属性各算各的，改过程只该让“过程”那一分变，“我”那一分不该动。

这个例子只起说明作用，不算证据。它说明了共变在一个教室里大概是什么样子；它是不是普遍成立，要靠前面那个设计去检验。

◆ 七、反例：有时只有一角在动

互相关联最直接的反例是：有时候明明只有一角在动，另两角纹丝不动。

比如闵策感冒了。那几天他做什么都没劲，“我状态差”这一分一路往下掉。可是他手上的活没有变难，组里的协作也照常顺。三分里只有“我”那一分在动。这不就是主体属性单独变化吗？

本书的处理分三步。

第一步，先承认现象。在短时间、小幅度的波动里，确实会看到某一角单独动、另两角暂时不动。感冒是一个例子，一夜没睡好是另一个例子。

第二步，看那另两角为什么没动。

闵策感冒那几天，他把难的活推后了，只做熟手的事；开会时少说话，让组员多说。客体（活的难度）被他调低了，互动（开会的节奏）被他调松了。另两角看似没动，其实是被他主动按住了。按住，本身就是一种标准化：把客体与互动固定在一个不会出事的位置上。

第三步，看时间放长以后。如果感冒拖了三周，难的活不能再推，开会不能再不说话，另两角就按不住了。这时你会看到“这活真难”“这个会开得真累”一起冒出来。短期的单独变化，常常是因为另两角被暂时按住；时间一长，共变就回来。

所以这个反例不推翻本章，它给本章加了一个条件：**共变要在另两角没被按住的时候才看得见。** 这和标准化预言是同一件事的两面：标准化把另两角钉住，属性就显得单独变、或者不变；撤掉标准化，共变就露出来。

如果有一天，你在另两角明明没有被按住、没有被标准化的情况下，长期看到某一角单独大幅变化，另两角始终不动，那就是真反例。本章在那种属性上要退让。

◆ 八、为什么客体那一角最难看出在变

做共变表的人常会发现一件事：三列里，客体那一列最不爱动。“我”那一列起起落落，“过程”那一列也常变，唯独“那件事本身怎样”那一列，总被打成差不多的分。

这并不说明客体属性真的不变。原因在显影的方式。

客体属性由一号位亮出，一号位无我（第 23 章）：“题难”“坡陡”“料硬”，这些话都不带说话的人。不带人的话，听起来就像不随人变。你给“题难不难”打分时，心里默认的是“这题本来有多难”，于是下意识地把它往一个固定的数上靠。

主体属性由三号位亮出，带着“我”，你本来就知道它会随自己起落，打分时也敢让它起落。互动属性由二号位亮出，亮在“正在”的时候，它本来就是过程，你也不觉得它该固定。

所以在自评表上，客体那一列的共变，常被打分的方式压扁了。这正是第 26 章讲的客观感：一号位无我，所以客体属性带着一种“本来就在那里”的感觉。

防的办法有两个。一是给客体那一列配一个具体的问题，不问“这题难不难”，问“这题你看了几遍才开始动笔”。二是让别人来记客体那一列，比如让老师记“这份题全班平均做了多久”。读数换成具体的、不由你一个人说了算的东西，客体那一列的起落就会显出来。

◆ 九、另两个三角里的共变

共变不只在腿力三角里有。把上一章的两个对照三角也拿来看一看。

石头三角。鲁长庚年轻时在车间里，同一批钢料，刀具新的时候，他说“这料不硬”，车得“顺”，自己“手稳”；刀具磨钝以后，同一批料变成“真硬”，车起来“打滑”，他开始怀疑自己“手生了”。三样一起变。那批钢料的牌号没有变，变的是刀，也就是敲法那一角里的工具。

谈话三角。闵策和韦东山，周一上午例会，常常“谈得僵”，闵策觉得“老韦今天不讲理”，也觉得“这事难办”；周五下午单独聊，常常“谈得顺”，“老韦好说话”，“这事其实不难”。同样两个人、同样的事，三样随着场合一起变。

三个三角放在一起，你会发现共变的样子是一样的：哪一天三角整个往好处挪，三种属性一起好；哪一天往坏处挪，三种属性一起坏。不一样的，只是句子里留下的是哪个主人。

这一点对你有用。下次你听见自己说“这料真硬”“老韦不讲理”“我笨”，可以先问一句：另外两样，今天是不是也一起变坏了？如果是，问题多半不在句子里那个主人身上。

最后说一件留给第 49 章的事：共变有强有弱。

有的三角，三样几乎总是一起动，像用一根绳子拴着。有的三角，三样大体一起动，偶尔各走各的。有的三角，被标准化钉得很死，几乎看不出共变。

这个强弱，还不能直接叫纠缠度。共变只是纠缠的第一道迹象：只有共变，只记“相关”；抽离或干预追踪至少一项成立，才能说“纠缠”（第 110 章）。腿力三角在退休老人爬山这件事上，共变可能很强〔待验〕；身高三角在医院量身高这件事上，几乎看不出共变，因为客体与互动都被钉住了。

纠缠度不是本章要定的。本章只立一个更基本的事实：只要另两角没被钉住，共变就该看得见。纠缠度的正式定义在第 49 章：不归本角的波动占全部波动的比例，分报标准化轮与放开轮；最小实验也在那一章。

◆ 十、一个人能做的共变表

研究者的设计太大，这里给一个你今晚就能开始用的版本。

挑一件你每天都做的、又常让你给自己下判断的事。比如开会发言、辅导孩子写作业、做饭、跑步。

画一张表，五列：日期、“我”今天怎样、那件事今天怎样、做的过程怎样、一个客观读数。前三列各打一到五分，最后一列写一个不跟心情走的数：开会说了几次话、辅导花了多少分钟、跑了几公里用了多久。

记两周。两周后，拿一支笔，在每一行旁边画一个记号：三分一起高或一起低，画一个圈；只有一分在动，画一个点；三分各走各的，画一个叉。

数一数圈、点、叉各有多少。

如果圈最多，说明在这件事上，你的三种属性大体是一起动的。下一步你可以去读第 47 章，试着主动改一角，看另两角跟不跟。

如果点最多，看看那一分是哪一分，另两角在那些日子里是不是被你按住了。

如果叉最多，而且客观读数也看不出规律，那么至少在这件事上，本章说的互相关联不明显。请你照实记下。

和后面三章一样，共变的做法也可以压成一张卡，拿去检验任何一句属性话。它是书末附录 C 里“互相关联”那一行的展开。

共变检验卡	内容
① 选定	一句属性话及其读数（如“我做数学状态差”，读数是自评分）
② 补全三角	写出另两种属性及其读数（题难不难；做得顺不顺）
③ 同记三读数	同一场发生里，三种读数一起记，记很多次
④ 加不随心情走的读数	至少一个不由当事人一人说了算的数（得分、用时、难度系数，或由第三方来记某一列）
⑤ 查共同因素	天气、睡眠、生病这类能把三样一起拉动的第四样东西，记下来，分析时拿掉
⑥ 判负	另两角没被按住、也无标准化时，长期只有一角在动；或三分的一起变动完全能被心情与共同因素解释

记住一条规矩：单有共变，只记“相关”，还不能说“纠缠”；要说纠缠，得等后面的抽离或干预追踪至少一项成立。

◆ 放回日子里

周三晚上，鲁晓帆下了中班回家，看见闵小满趴在桌上，作业本上一片空白。

她没问“怎么又不会”，而是拿出一张纸，画了三栏，让儿子各打一个分：今天你自己怎样，今天的题怎样，今天写的时候顺不顺。

闵小满打了：二、五、一。

鲁晓帆说：“好，明天写完再打一次。我们看两周，看这三个数是不是一起动。”

第二天晚上，题是同一个单元的，闵小满写得快了一点。他打了：三、四、三。

鲁晓帆没有夸他，只是把两张纸并排放着。三个数一起挪了。

那天晚上，闵小满第一次觉得，“我笨”不是一句定死的话，而是三个数里的一个。

明天你也可以这样做：拿一张纸，三栏，一个客观数，记两周。先不改任何东西，只看三个数是不是一起动。

带走的话 ：**三种属性若真纠缠，就会一起亮、一起暗；先别问谁推动谁，先看它们是不是一起动。**

> 本章判错句：若在另两角未被按住、也无标准化时，长期观察到某一种属性单独大幅变化而另两种始终不动，或三分的一起变动完全能被心情与共同因素解释，本章的互相关联在该属性上不成立。
>
> 下一章从哪里进：一起动还不够；下一章问更狠的一句：抽掉其中一种，另两种还显得出来吗？

想一想 ：你给自己下过的判断里，哪一个其实总跟某件事、某种场合一起出现？如果那件事、那个场合换了，那个判断还会出现吗？

45

第 45 章

抽掉一种会怎样：互相需要

上一章看的是三种属性一起变，多一点、少一点，彼此跟着走。本章往下挖一层，不问多少，只问有无：把其中一种拿走，另两种还显不显得出来？**三种属性互相需要：抽掉一种，另两种就失去显露的土，显不出来，或者显成了别的样子。**

◆ 一、把一角拿走

先看一张三条腿的凳子。锯掉一条腿，凳子倒了。

这个画面有用，也有一个毛病。凳子的三条腿是先做好、再装上去的，锯掉一条，另两条还是原来那两条木头。本章要说的需要比这更深：抽掉一种属性，另两种不只是“站不稳”，而是连“自己是什么”都显不出来了。

所以本章的检验叫“抽离”。做法分三步。

第一步，选定一种属性和它的读数，比如“坡很陡”，读数是爬的人说“陡”还是“不陡”。第二步，找出另两种属性，比如“腿力”和“爬得吃力不吃力”。第三步，把其中一种拿走，拿到零，不是调小。

调小是上一章的事，看的是共变。拿到零，才是本章的事。

三种属性，每一种都可以被拿走，于是抽离有三个方向：抽掉客体属性，抽掉互动属性，抽掉主体属性。下面三节一个方向一个方向地走，用的还是全书那道坡、那双腿、那次爬。

◆ 二、抽掉坡：平地上的一辈子

鲁长庚在车间里站了三十多年。车间的地是平的，水泥地，每天走几千步。

那三十多年里，“我的腿力强大”这句话一次也没有出现过。不是他的腿不好，是没有一样东西让腿吃劲。腿力要显出来，得有一个“陡”、一个“重”、一个“远”站在对面。

这就是抽掉客体属性的情形。腿还在，肌肉还在，走路也还在走，可是“腿力强大”没有地方亮起来。

你也许会说：腿力一直都在，只是没被看见。

这句话对了一半。本书把两层分开：发生层和意识层（第三编）。在发生层，那双腿作为一团特征纠缠聚合体一直在运行，这叫持存（第 18 章）。在意识层，“腿力强大”要被显成一个属性，挂上“我的”，就需要一道坡。持存不需要被看见，属性需要。

还有一层更慢的需要。抽掉“重”的时间够长，连持存也保不住。长期失重环境里的人，腿部肌肉会明显流失〔待核〕。这说明需要有两种速度：显露上的需要是当下的，坡一撤，腿力立刻不亮；持存上的需要是慢的，坡撤得久了，那个聚合体本身也开始松。

◆ 三、抽掉爬：坐在山脚看

换一个方向。今年夏天，鲁长庚膝盖疼，有两个星期没去爬山（导言）。有一天清早他还是走到岳麓山脚，在石凳上坐着，看别人上去。

这时候坡陡不陡？他会说：陡，我看得出来。

这是本章遇到的第一个硬反例：没有爬，“陡”照样显出来了。

可是仔细看，爬并没有被拿到零，它被换成了另一种互动：看。“看上去陡”和“爬起来陡”是两个属性，不是一个属性的两种读法。心理学里有一类研究报告过：人用眼睛估计坡度，常常比仪器量的大，而且疲劳、负重时估得更陡

（这类结论有争议）〔待核〕。即便只取最保守的读法，也够说明一件事：换了互动，“陡”就跟着换了样子。

真正把互动拿到零，是什么情形？坡不在任何一条通路里：没有爬，没有看，没有人提起它。这时候“陡”不显。坡作为一个聚合体还在那里持存，雨水照样顺着它往下流，可是“这道坡很陡”这个属性，没有亮的地方。

你可能还会追问：鲁长庚闭上眼睛，也能“想起”那道坡很陡。

想起也是一种互动，是自我界里的回想。它能亮，是因为过去的爬和看已经回写成了一个名字，名字指着一束特征纠缠聚合体：名字不是那一束，只是指着它。想起来的“陡”，是从前那些互动的沉淀，不是没有互动的“陡”。

◆ 四、抽掉腿：没有人爬的坡

第三个方向最难想。把主体拿走：一道坡，从来没有人、也没有任何动物去爬它，它陡不陡？

先问一句：对谁陡？

同一道坡，对一只山羊不算陡，对一只蚂蚁几乎是平的，对一辆满载的三轮车陡得上不去，对一张轮椅是一堵墙。“陡”一离开爬的那一方，就不知道该说多少。

你会说：可以用仪器量，二十度就是二十度。

对。可是请注意发生了什么：仪器顶替了主体的位置。倾角仪是一个被固定住的“爬者”，它没有累不累，没有今天和昨天，每次都用同一种方式和坡相碰。量出来的是一个读数，“二十度”。这个读数很有用，它把“陡”压成了一个可以传、可以比的符号。

可是“二十度”和“陡”不是一回事。抽掉主体之后能剩下的，是读数，不是“陡”。

修路的人深知这一点。同一个倾角，人行步道上叫“可以走”，无障碍坡道上就叫“不合规”，货车道上又是另一个说法。规范里写的坡度上限，每一条都预先设定了一个爬的人或一辆车〔待核〕。规范把主体写进了数字里，只是写得不显眼。

第 49 章会专门处理这件事：仪器顶替主体、标准程序顶替互动，正是属性显得不变的来历。这里先记一句：**凡是看起来“不需要主体”的客体属性，细看都有一个被固定住的主体顶在那里。**

◆ 五、缺一条路：手心里的名字

三个方向走完，再看一种特殊的抽离：不是拿走一整种属性，而是拿走一条感知通路。

第 316 号《主体间性的发生学入门》把人与世界、人与人之间的“间”分成三条路：触、听、视。三条路各有侧重，长大后缠在一起。那本书的第五编专看缺一条路的人：盲、聋，以及两样都缺的人。它的推断是：缺了一条路，另一条路会加厚，替那条路把活干了（这是第 316 号的推断）〔待验〕。

最常被讲起的是海伦·凯勒。她在大约十九个月大时因病失去视觉和听觉〔待核〕。后来她的老师安妮·莎莉文到了她家。据她自己的回忆，转折发生在井边。老师把她的一只手放在流出来的凉水下，在另一只手心里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拼“water”。她忽然明白了：这个拼法，就是这凉凉流过手的东西（凯勒《我的生活》）〔待核〕。

把这一幕放进本章的三角里看。客体属性是“凉的、流动的”。互动属性是手心里的拼写，加上井水冲过手背。主体属性是“我知道了”，后来是“我能学”。眼睛和耳朵那两条路缺着，三角没有塌：触觉这条路加厚了，把互动这一角顶住了。

这件事给“互相需要”划了一条要紧的边：**三种属性需要的是一个互动的位置，不是某一条固定的通路**。位置空了，属性显不出；通路换了，属性还能显，只是显成触觉版本的样子。

第 316 号还有一句更锋利的话，大意是：中心可以换，缺的往往是一个能回应的对面。光有通路不够，还要有人在通路那一头回应。莎莉文在凯勒手心里拼字，拼的人在，被拼的人也在，那条“间”才通。这一点本书照单接收：**互动这一角，要的是一个回应，而不只是一个器官**。

◆ 六、离开山，在三界里再抽

坡、腿、爬都在现实界。有人会担心：抽离只在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上灵，换到想法和心事上就不灵了。

先到理念界去试。一个学数学的人说：“这个定理很美。”客体属性是定理的美，主体属性是他能看懂，互动属性是他刚刚推了一遍证明，推得很顺。

拿走推演这一角：只把定理的结论念给一个从没推过的人听。他多半说不出“美”，最多说“哦，原来如此”。拿走能看懂的那个人：定理印在一本没人翻开的书里，美不美没有着落。拿走定理：那个人的“我会证明”就悬在半空，没有东西让它亮。

再到自我界去试。一个人说：“那段记忆很沉重。”客体属性是那段记忆的沉重，主体属性是他敏感，互动属性是这一次回想翻涌上来。

拿走回想：那段记忆在发生层还在，可是他忙了一整天，一次没想起，那天它不沉重。拿走那个敏感的他：同一段经历讲给一个旁人听，旁人听到的是一件事，不是一份沉重。

三界试下来，抽离的结果一样：哪一角被拿到零，另两角就显不出原来的样子。这说明互相需要不是现实界的特产，它跟着三种属性走，不跟着某一界走。

和上一章的分界，一句话：共变看多一点少一点，抽离看有和没有。四个“互相”的完整对照，留给第 47 章◆九和第 49 章的本编总账。

共变可以在没有需要的时候出现。夏天冰棍卖得多，溺水的人也多，两者一起变，谁也不需要谁，它们都跟着天热走。所以光看共变，说不出需要。要说需要，必须动手拿掉一种，看另两种是不是一起熄灭。

◆ 七、此无故彼无

“拿走一角、看另两角熄不熄”，这个办法并不新。两千多年前，佛家就用过同一个句式。

《杂阿含经》里反复出现一段话：“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待核〕这就是缘起。一样东西在，是因为别的东西在；别的东西没了，它也就没了。

佛家用这把刀，刀刀砍向“自性”：既然离开因缘就不在，那就没有一个自己撑着自己的本体。第 8 章说过，佛家拆实体拆得最彻底。

本书用的是同一把刀，落刀的方向不一样。佛家砍到“无自性”就停下，结论是空。本书砍到“无自性”之后再往前一步：既然三种属性离了彼此就不显，那么它们彼此是什么关系，能不能写准、能不能检验、能不能拿来做事？抽离检验，就是把“此无故彼无”从一句观法，变成一张能填的卡。

佛家破，本书立。破的那一半，本书全盘接收；立的那一半，本书要自己负责，所以要有判错句。

◆ 八、AI 拿走的是哪一角

抽离不只发生在实验里，日子里每天都在发生。最近几年最大的一次抽离，是 AI 做的。

闵小满初二。有一阵他的数学作业写得又快又对，骆一鸣老师在本子上批了一个“有进步”。

那段时间作业是 AI 帮他写的。题还是那些题，客体属性没动；闵小满还是那个闵小满，基础也没动。被拿走的是互动这一角：卡住、试、错、再试的那个过程，交给了机器。

抽离检验在这里给出的读数很清楚。“这题难”没有亮，因为没有人在那题面前卡住过。“我会做这类题”也没有亮，因为会不会要在做的过程里显出来。本子上的“有进步”，挂在一个没有发生过的三角上。

到了月考，AI 不在场，三角一下子补全，那个空出来的互动位置被一个真的过程填上。题显成了“难”，他显成了“不会”。

这件事第 72 章要专门写，那里追问能力归谁。本章只取一个事实：**AI 首先拿走的，往往是互动这一角；而互动一空，另两种属性就显不出原来的样子。**

◆ 九、反例：没人碰的石头不硬吗

现在处理本章最常听到的反对：一块石头埋在地下一万年，从来没人碰过，难道它不硬？

这条反对有分量，先给它保底。如果“硬”指的是石头那团聚合体在发生层的运行，它分子之间怎么连、受力时怎么回弹，那么这些运行不需要人在场，一万年都在。本书在这一点上和常识站在一边，也和第 191 号站在一边：物不是被看出来的，物是一场发生，它的持存不靠谁看见。

可是“石头很硬”作为一个属性，说的是另一件事。它说的是：这块石头被显成一个客体，带着“硬”这个特征，挂上“它的”。这一步需要有东西去碰它：一只手、一把锤子、一枚钻头、一台压力机。没有碰，就没有“硬”被显出来，只有持存。

所以这条反例落在本书划过的那条线上：**互相需要说的是属性的显，不是实体的持存。**这不是贝克莱的“存在即被感知”（第 4 章）。贝克莱让石头离开感知就不在，本书让石头一直在发生，只是“硬”要等一次碰才亮。

还有一个陷阱要堵住。有人会说：照你这么讲，永远可以说“其实还有某种互动”，那就永远驳不倒了。

这个陷阱是真的。本书的堵法是：替身必须写出来，并且替身要留下痕迹。看替代了爬，“陡”就该变成视觉版本的陡；触替代了视，“水”就该变成手心版本的水。如果换了替身，属性的样子一点不变；换了三个、五个替身，读数还是一模一样，那么“需要”就弱了，只剩“关联”。这一条写进判错句。

◆ 十、本书的说法与检验卡

把本章的主张写准：

互相需要：在主体属性、客体属性、互动属性三者中，任意一种被抽离到零（不是减弱，也不是被替身顶替），另两种就不能被显成原来的属性；若有替身顶替，被显出来的属性会带上替身的痕迹。它在 SDE 里对应特征纠缠，也就是土：另两种属性是这一种属性显露所需要的土。它管的是意识层的显，不管发生层的持存。

用头号案例从头到尾走一遍。

鲁长庚说“我的腿力强大”。主体属性：腿力强大。客体属性：岳麓山那段石阶陡。互动属性：清早爬上去，先吃力，后来轻松。

抽掉坡：他在平地上走了三十多年，这句话一次没出现。抽掉爬：今年夏天膝盖疼那两个星期，他坐在山脚，说的是“看着陡”，不是“我腿力强”。腿力这一角没有亮，因为没有爬去碰它。抽掉腿：坡对山羊、蚂蚁、轮椅各陡各的，换上倾角仪，只剩“二十度”这个读数。

三个方向都拿走过一次，三次都没能留下原来那个三角里的属性。这就是“互相需要”的意思。

抽离的做法可以压成一张卡，拿去检验任何一句属性话。它是书末附录 C 里“互相需要”那一行的展开。

抽离检验卡	内容
① 选定	一句属性话及其读数（如“这题难”，读数是做题人说难不难、做没做出来）
② 补全三角	写出另两种属性（做题人的基础；讲法与做题过程）
③ 逐角拿到零	每次只拿走一角，拿到零，不调小
④ 查替身	拿走后有没有别的东西顶上（仪器、回想、另一条通路），写下来
⑤ 记显不显	另两种属性还显不显；若显，带没带上替身的痕迹
⑥ 判负	真正拿到零、无替身时属性照样显；或换了多个替身属性读数纹丝不动

这张卡最容易出错的是第③步。人很容易把“少”当成“无”。少了是共变，回第 44 章；无了才是抽离。

第④步其次。替身往往藏得很深，最深的一种是“名”。你以为没有互动了，其实是从前的互动回写成一个名，还在替你显。

拿“这题难”把卡填一遍。

选定：闵小满说“这道几何题难”，读数是他做没做出来、花了多久。补全三角：主体属性是他的几何基础，客体属性是这道题本身的结构，互动属性是他怎样读题、画图、试辅助线。

先拿走做题人。题印在练习册上，没有人做，它难不难？只剩一个替身：出题人在题号旁标的星号，三颗星。星号是一个被固定住的“平均做题人”，它说的是“对多数初二学生难”，不是这道题自己的难。

再拿走过程。闵小满看了一眼就把练习册合上，没读题、没画图。他说“难”，这个“难”是从封面、从星号、从上次的分数借来的，替身是名和回想。他说得出口，可那是借来的难。

最后拿走题。没有题，“他几何基础差”这句话在什么地方亮？只能在别的题、别的考试上亮。题换了，主体属性就换了说法。

三次抽离，三次都找得到替身，三次替身都留下了痕迹。这道题的“难”过了抽离检验。

这张卡还有一个用处：它会把人从一种常见的急躁里拉出来。家长一听“这题难”，第一反应是换一个更好的孩子，或者换一本更简单的书。填完卡，你会看见那个空着的互动位置：他没有真的跟这道题碰过。

◆ 放回日子里

那年梅雨季，岳麓山上山的那条路有一段塌方，封了九天。鲁长庚雨天都去，这回去不成，九天没上山。

第七天晚饭时，他放下碗，说了一句：“腿是不是不行了？”

鲁晓帆听出了这句话的来历。腿没有变，变的是那道坡和那次爬九天没来。腿力这个属性失去了显露的土，于是从“强大”滑到了“是不是不行”。这正是抽离会给出的样子：抽掉一角，另一角不是保持原样，而是显不出原样。

她没有劝父亲放宽心，给了他一个替身：楼道。老小区的楼梯六层，每层两段。第二天清早，鲁长庚在楼道里上下走了四趟。

回来他说：“楼梯跟山不一样，没那么带劲。”

这句话说明替身起了作用，也留下了痕迹：腿力又亮了，亮成了楼梯版本。

明天你可以试一件事：找一句你常说自己的话，比如“我记性差”。把它的三角补全：它在什么东西面前亮（客体），在什么做法里亮（互动）。然后想一想，有没有哪一天，那一角缺席了，这句话也就没有出现。

带走的话 ：**拿走一角，另两角不是原样留下，而是显不出原样；属性要的是一个位置，不是一个零件。**

> 本章判错句：如果一种属性在另一角真正被拿到零、且找不到任何替身时仍然照原样显出；或者换上多种替身后，它的读数纹丝不动，那么“互相需要”不成立，三种属性之间只剩共变。
>
> 下一章从哪里进：既然三种属性互相需要，那么一种属性究竟在哪个点上亮起来，这个点又是谁定的？

想一想 ：你身上哪一个“属性”，是在某样东西不在场时悄悄消失的？那时候你以为是自己变了吗？

46

第 46 章

那条线是谁画的：互为条件

上一章问有无：拿走一角，另两角显不显。本章问在哪里：一种属性在哪个点上亮起来，那个点由谁定。**一种属性亮起来的那条线，由另两种属性画；人和人的不同，大半在这条线上，不在对面那样东西上。**

◆ 一、同一级台阶，两个说法

岳麓山有一段石阶，本地人叫它“陡坡”。鲁长庚第一年爬到那里，要停下来喘气，爬完还要在平台上歇十分钟，他说：“这段陡。”

后来，他到那里不停了。如今别人问他，他说：“这一段不算陡，后面那段才陡。”

台阶没有被重新修过。同一个倾角，从“陡”挪到了“不算陡”。

这件事可以有两种说法。一种说：坡是不变的，变的是他的感觉。另一种说：坡的“陡”有一条线，过了线叫陡，不过线叫不算陡；这条线挪了。

第一种说法把“陡”当成坡自己带着的，人只是感觉得准不准。第二种说法把注意力放到那条线上，问它是怎么挪的、被谁挪的。本章走第二种。

这条线，本书叫阈值：一种属性从不显到显、从“不算陡”到“陡”的那个点。

◆ 二、第 326 号的阈值命题

阈值这个词，本书接自第 326 号《“我要”之前没有我》。那本书写的是欲望。它有一句承重的话：“欲望发生在阈值；忍耐阈值因人而异，欲望的个体性在阈值，不在对象。”

它的意思可以用一件大衣说明。商场里挂着同一件大衣，有人看一眼就走，有人站在那儿非买不可，同一个人换一天来，又不想要了。第 326 号说，大衣没变，变的是人，变的是那一刻。欲望发生的那一刻，由张力和阈值之间的距离决定，不由对象决定。

这个命题有两半。前一半说：欲望在阈值处发生。后一半说：人和人的不同落在阈值上，不落在对象上。

本书要用的是后一半，并且把它从欲望推广到一切属性。

“这题难”的个体性，在难的那条线上，不在题上。同一道题，有人觉得难，有人觉得不难，题是同一道。“我体质差”的个体性，在扛不住的那条线上，不在病菌上。“他脾气坏”的个体性，在一碰就僵的那条线上，不在那一句话上。

第 326 号还说过一句：压抑不消除欲望，只推高阈值。这句话说明阈值是会被推动的。它没有直接回答的是：阈值从哪里来。

这一问，留给本章。

◆ 三、阈值从哪里来

本书的回答是：**一种属性的阈值，由另两种属性设定。**〔待验〕

回到那段石阶。“陡”是客体属性。它的线画在哪里，看两样东西：一样是鲁长庚的腿力，主体属性；一样是他怎么爬，互动属性。

腿力弱，线就低，小坡也算陡。腿力强，线就高，大坡才算陡。

爬法也在挪线。直着往上冲，每一步都要把全身抬高一级，线很低。走之字形，一步只抬一点，线就往上挪。下山时同一段台阶，膝盖吃的是另一种劲，“陡”又是另一条线。

所以这些年里那条线的挪动，不是“他的感觉变准了”。是他的腿力变了，他的爬法也变了，两样合起来，把客体属性“陡”的阈值推高了。

反过来看主体属性。“我的腿力强大”什么时候亮？它的线也是另两种画的：坡要陡到一定程度，爬要吃劲到一定程度，这句话才说得出口。平地画不出这条线，坐缆车也画不出。

再看互动属性。“爬得轻松”什么时候亮？坡不能太平，太平了只是在走路；腿力要够，不够就只剩吃力。这条线一头连着坡，一头连着腿。

三种属性，三条线，每一条都由另两种画。这就是“互为条件”。

◆ 四、线和量，不是一回事

动手检验之前，先把一件容易混的事说清楚。

第 44 章常说“多一点、少一点”，那是量。本章说的是线，是从“不”到“是”的那个拐点。两者不一样。

你拎一桶水上楼。第一层觉得还行，第三层觉得沉，第五层觉得“拎不动了”。“沉”的程度一层层加，这是量，量和楼层一起变，属于第 44 章讲的共变。“拎不动了”出现在第五层，这是线。

现在换一个提法：两只手各拎半桶。量的曲线变平了，每一层都没有原来沉。线也挪了，第五层还拎得动，第七层才说“不行”。

两件事常常一起发生，可是可以分开。有时候量变了，线没变：你今天比昨天更累，可是照样在第五层喊停。有时候线变了，量没怎么变：同样的沉，有人在楼下等着接，你就多撑了两层。后一种情形最能说明互为条件，因为挪线的是互动这一角，不是力气。

所以阈值位移的检验，要记的是拐点在哪里，不是读数有多大。

◆ 五、检验：让线挪一挪

一个说法要能检验。互为条件的检验叫“阈值位移”。

做法是：固定一种属性的判定方式，只动另两种中的一种，看阈值挪不挪。

拿“陡”来做。找一组人，让他们在不同倾角的坡上走，每人说出从哪个角度开始觉得“陡”。这是阈值。然后只改一样：让他们背上一个十公斤的包，或者让他们改走之字形。再测一次。

预言是：背包后线往下挪，改走之字形线往上挪。如果怎么改都不挪，互为条件就不成立。

这里有一个陷阱。人说“陡”的时候，混着两样东西：他真觉得多吃力，和他愿不愿意说陡。前者是感受，后者是一种判断上的松紧。

心理学里早就碰过这个问题。测“能不能听见一个很轻的声音”，人报告的阈值既跟耳朵灵不灵有关，也跟他倾向于多报“听见了”还是少报有关。信号检测论的办法，就是把这两样分开算，一个叫敏感度，一个叫判定标准（Green 与 Swets 的经典表述）〔待核〕。而判定标准会随奖惩挪动：报错了罚得重，人就少报；漏报罚得重，人就多报〔待核〕。

这件事对本章是好消息，也是一份提醒。好消息是：连“听没听见”这样看起来最个人的阈值，都被奖惩这种互动设定挪动。提醒是：做阈值位移的检验时，要分清挪的是哪一层。本书主张两层都会被另两种属性挪动，可是检验时要分开报。

◆ 六、两个反例：沸水与色觉

有人会问：人的阈值会挪，那物的阈值呢？水在一百度开，这条线总是水自己的吧。

这是一个好例子，因为它看起来最像“客体自己的属性”。

可是“一百度开”后面藏着一个条件：一个标准大气压。在高原上，气压低，水不到一百度就开了，饭煮不熟，要用压力锅。压力锅把锅里的气压加高，水要过一百度才开。

“水的沸点”这条线，由水以外的条件画。把气压固定住，它才显得是一个数。这一点第 49 章还要细说：一个属性显得不变，往往是另两角被标准化固定住了。

物的阈值和人的阈值，在这里落进同一个格式。人对“陡”的线，由腿力和爬法画；水对“开”的线，由气压和加热方式画（加热方式的影响较小）〔待核〕。区别只在于，物那边的条件更容易被一个“标准”冻住，冻住之后就被说成“它本来如此”。

再处理本章最硬的一个反例：天生的线。

有人天生分不清红和绿。不管怎么练、怎么换看法，有些颜色在他那里就是分不开。这条线好像是生来定好的，另两种属性挪不动它。

先给这条反例保底。它完全成立的条件是：在可以做到的范围里，换题、换做法都挪不动这条线。红绿色觉异常就是这样的情形，它和眼睛里感光细胞的构成有关〔待核〕。练习挪不动它。

本书不回避这一点，而是用第 16 章立过的一句话接住它：构成决定倾向，侧重决定显成什么。

聚合体的构成，给阈值画了一个能挪动的范围。范围的边，构成说了算。范围之内，线落在哪里，由另两种属性说了算。色觉的那条线，范围很窄，几乎挪不动。腿力的那条线，范围很宽，几年就能挪一大截。

所以这条反例给“互为条件”划了边界，没有推翻它。它要求本书把命题说得更准：**另两种属性设定的，是阈值在构成所允许的范围里落在哪里；范围本身，由构成定**。

还要往前追一步。这个范围本身，也不全是死的。今天有一种眼镜，能让某些色觉异常的人在部分场合分出原来分不出的颜色（效果与适用范围）〔待核〕。眼镜不改眼睛，它改的是光进眼睛之前的那一段，也就是互动。连最硬的范围，边上也能被互动撬动一点。这一步本书只标〔待验〕，不多说。

◆ 七、线也有来历

第 326 号说压抑推高阈值。本章说另两种属性设定阈值。两句话合起来，会引出一个更深的问题：线是此刻画的，还是从前画好留下来的？

答案是两样都有。

鲁长庚今天到那段石阶，说“不算陡”。那条线一部分是今天画的：今天睡得好不好，鞋合不合脚，走得急不急。另一部分是这些年一次次爬留下的：每一次爬完，腿力长一点，爬法熟一点，线就往上挪一点，下一次从挪过的地方起步。

这就是回写。一次互动的所得，回写进土里，下一次的阈值从回写过的土上画。

所以一条线有两层来历。当下那一层，由此刻的另两种属性画；沉淀那一层，由过去无数次的另两种属性画，一层层叠上去。第 326 号讲“我”是一次次侧重显影回写叠起来的谱系；本书照着这个说法讲：阈值也是一份谱系。

这件事有一个直接的推论：想挪一条线，不能只靠一次。一次挪动只动当下那一层，沉淀那一层要靠重复去叠。那段石阶上的“不算陡”，是一个个早晨叠出来的。

◆ 八、三界里各有一条线

到这里，例子多在现实界。你可以拿自己的日子在另两界各找一条线。

理念界的线。你读一段论证，读到哪一步开始觉得“绕”？同一段话，换一个先给例子、后给结论的写法，那条“绕”的线就往后挪。你的理解力没变，客

体属性“这段难懂”的线被写法挪了。反过来，你已经熟了的那门学问，书一翻开，“绕”的线就很高。这是主体那一角在画线。

自我界的线。你回想一件旧事，回想到哪里开始“难受”？一个人在深夜想，和白天跟一个信得过的朋友一起说，那条线落的地方不一样。旧事没变，回想的方式变了。

现实界的线，本章已经讲了许多：石阶、沸水、周会。

三界的线各画各的。一个人在现实界的线很高，在自我界可能很低。这正是“界”作为第三条轴的用处：同一个人，三界里三条线，不能用一个刻度概括。说一个人“能扛”，要问在哪一界扛。

◆ 九、线被冻住的时候

线有来历，这件事很容易被忘记。一忘，线就被说成“天生的”。

闵小满在小学五年级时数学考过一次很差的分数。那一次之后，他每次看见应用题，那条“难”的线都比别人低一截。到了初二，期中卷发下来，五十八分，骆一鸣老师当着全班对他说：“你啊，不是学数学的料。”

这句话把一条有来历的线，说成了一个先在的属性。线是五年级那次考试、之后几百次带着“我怕”去碰题的互动叠出来的。说成“不是那块料”，来历就被抹掉了。

本书把这个动作叫先在化：把一场发生记成一个先在的属性或实体（第 14 章；时序倒置、主语转移、两角隐去三样同时出现才算，这里三样都在）。放在阈值上，先在化的样子就是：**把一条被另两角画出来、又被回写叠高的线，说成是这个人自己带来的刻度**。

一旦被冻住，人就不再去挪它。不去挪，它就真的不动了，于是“天生的”这句话自己给自己作了证。这是第 41 章讲过的自我应验在阈值上的样子。

解冻的办法，要回到那两层来历上去：当下那一层，换一个讲法、换一道起点低一点的题，先让线挪一次；沉淀那一层，让挪过的线被重复，叠成新的谱系。

被冻住的线，最常去的地方是“个人差异”这个说法。

平常说两个人不同，是说他们身上带的东西不同：这个聪明，那个笨；这个能扛，那个娇气。差异被放在人里面。

阈值命题说：差异在线上。线由另两种属性画，所以差异也有一半在人外面。

骆一鸣教两个班的数学。一班的孩子听完一遍例题就会，二班要讲三遍。他一开始想的是“一班孩子底子好”。

后来他把一道题拆成三小步，在二班讲。讲到第二步，好几个孩子就自己往下算了。那条“听懂”的线，不是孩子身上的一个固定刻度。讲法一变，线就挪了。

这不等于说两个班的孩子一样。他们的线落在不同的地方，这个不同是真的。本书只是说：这条线的位置，一半写在孩子身上，一半写在题和讲法上。

只看见前一半，就会去换孩子；看见后一半，就会去挪线。

健康里也是这样。鲁晓帆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值班，见过不少老人说“我怕冷，体质差”。同一个老人，屋里有人陪着说话、手里有事做的那几天，喊冷的次数少；一个人闷在屋里那几天，喊得多。这只是她的观察，不是统计。“怕冷”那条线，一半写在身体上，一半写在屋里的那段日子上。本书只谈看问题的视角，不作诊断，不给治疗建议。

◆ 十、本书的说法

把本章的主张写准：

互为条件：三种属性中，任意一种属性从不显到显的阈值，由另两种属性设定；构成给阈值画出可挪动的范围，另两种属性决定它在范围内落在哪里。它在 SDE　里对应特征纠缠中的条件：土不只决定苗出不出，还决定苗在什么时候、什么高度出。检验是阈值位移：动另两种中的一种，看阈值挪不挪。

用头号案例从头走到尾。

主体属性“我的腿力强大”的线：坡要陡到多少，爬要吃劲到多少，这句话才亮。坡太平、坐缆车上山，线画不出来。

客体属性“陡”的线：由腿力和爬法画。腿力从弱到强，爬法从直冲到之字形，这些年里线被推高，那段石阶从“陡”变成“这一段不算陡”。

互动属性“爬得轻松”的线：坡不能太平，腿力要够。第一年这条线他够不着，后来够着了。

三条线互相画，任何一条挪动，都要去另两角找原因。

这正是三属性三方程在阈值上的写法。主体属性＝F（客体属性，互动属性），落到阈值上就是：主体属性的那条线，是客体与互动的函数。另两条方程照此类推。第 51 章会把方程写成可测的形式：固定一个自变量，改另一个，看因变量的读数。本章给方程添了一个更锋利的读数：不看因变量多大，看它在哪里亮。读数多大，容易被说成“程度不同”；在哪里亮，一挪就看得见，不好赖给“程度”。

下面这张卡，用来做阈值位移检验。

阈值检验卡	内容
① 选定属性与阈值	一句属性话从“不”到“是”的那个点（如从哪个倾角起说“陡”）
② 分层	分开报感受层与判定层（吃力多少；愿不愿说陡）
③ 只动一角	只改另两种属性中的一种（背包；改之字形；换讲法）
④ 测位移	阈值往哪边挪、挪多少
⑤ 查构成范围	动到极端仍挪不动处，记为构成的边

阈值检验卡	内容
⑥ 判负	另两种在大范围内变化，阈值两层都不挪，且找不到构成上的原因

最后，本章和上一章挨得很近，要分开。

互相需要问零点：拿走一角，另两角显不显。互为条件问拐点：另两角都在，这一角在哪里由不显变显。

可以有需要而几乎没有条件。比如一个开关，有电才亮，没电不亮，电压在很宽的范围里变，它都在同一个点上亮。这时候“需要”很强，“条件”很弱。

也可以条件很明显，需要却难以检验。比如一个人对噪音的忍耐线，随着睡没睡好、手上的活紧不紧，一天能挪好几次。可是你很难把“噪音”真拿到零来看他的忍耐还显不显。

所以两个检验要分开做，分开报。本书主张三种属性之间两者都有，而且都不弱。如果某个三角只过得了一个检验，就只说那一个“互相”，别把四个一起说。

◆ 放回日子里

闵策的小组里有个年轻组员（不是导言里那个写需求文档的），叫他在周会上讲方案，每次都讲得磕磕巴巴。闵策私下跟鲁晓帆说：“这孩子不太能讲。”

鲁晓帆值完夜班回来，听了一句，问：“他跟你一个人说的时候也磕巴吗？”

闵策想了想，不磕巴。一对一的时候，那个年轻人讲得挺清楚。

那条“讲得清楚”的线，在一对一的时候低，在八个人的周会上高，在韦东山也在场的周会上更高。线是被场合和听众一起画的。

第二周，闵策试了一件事：周会前一天，让那个年轻人先给他一个人讲一遍，再到会上讲。会上，年轻人还是有点紧，可是那条线挪了。

明天你可以试：挑一个你认定“不太行”的人，找出他在哪个场合是行的。两个场合放在一起看，中间差的那几样，就是在画线的东西。

带走的话 ：**人和人的不同，大半在那条线上，不在对面那样东西上；而那条线，是另两角一起画的。**

> 本章判错句：如果另两种属性在大范围里变化，一种属性的阈值无论在感受层还是判定层都不挪动，而且找不到构成上的原因，那么“互为条件”不成立。
>
> 下一章从哪里进：线既然能被另两角挪动，那么动其中一角，另两角会怎样跟着动？

想一想 ：你说自己“不擅长”的那件事，在什么场合、跟什么人、用什么做法时，那条线是低的？

47

第 47 章

改一种，动三种：互相影响

前三章分别看了共变、零点和拐点。本章看的是一件更朴素的事：伸手去改其中一种属性，另两种会不会跟着动。**改一种属性，另两种属性跟着动；在同一个三角里，没有一种属性能被单独改动而另两种原地不动。**本章只把这件事立成事实，并给出追踪的办法；它为什么这样动、往哪里动、动到哪里停，交给第八编。

◆ 一、一副老花镜

鲁长庚六十出头那年，开始看不清药盒上的小字。

他先说的是：“这字印得太小了。”那是一句客体属性。过了一阵，他改口说：“我眼睛不行了。”那是一句主体属性。看说明书的时候，他要把盒子拿得很远，眯着眼，看一行停一下。那是互动属性：“看得费劲”。

后来鲁晓帆给他配了一副老花镜。

改的是哪一种？是互动这一角：光进眼睛之前那一段被改了。眼睛本身没变，药盒也没变。

结果三种属性一起动了。“字太小”不说了，药盒上的字变成了“看得清”。“我眼睛不行了”也少说了，变成“戴上眼镜就行”。“看得费劲”换成了“一看就看完”。

一个人改的是一角，嘴里三句话一起换。这个画面，就是本章要立的事实。

◆ 二、三个入口，各走一遍

三种属性，就有三个可以伸手的地方。把头号案例的三个入口各走一遍。

改客体。有一年，山上那段最陡的石阶旁边装了一道扶手。坡的倾角没变，“这段陡”的说法少了。客体属性先动，而且是被人改的那一角先动。接着，爬法跟着变了：他会在那段借一下力，步子迈得更匀。再接着，他的“腿力强大”在那一段亮得没那么响，因为那段有一部分劲交给了扶手。

改主体。他有一阵在小区的健身角练腿，每天压几组。腿力先动。接着，爬法变了：他敢于一口气上一段，不在半路停。再接着，那段石阶说起来“不算陡”了。

改互动。刚开始爬山那年，他在那段台阶上腿发软，当场改了走法，斜着走之字形。爬法先动。接着，那段石阶不那么陡了，第 46 章说过，是线被挪了。再接着，腿力也被回写：原来爬完要在平台上歇十分钟，后来不歇了，“我的腿还够用”这句话开始出现。

三个入口，起点不同，三种属性最后都动了。

你会注意到，三次变动的先后不一样。改客体，客体先动，主体最后动；改互动，互动先动，客体和主体随后。先后不同，这是第八编讲六路径的材料。本章只记一个事实：**从哪一角起手都可以，起手之后，三角都会动**。

◆ 三、只立事实，先不讲道理

这里要守一条界线。

改一种、动三种，这是一句事实话。它说的是：干预之后，另两种属性的读数变了。它不说为什么变，不说往哪个方向变，不说变到哪里停。

为什么不说？因为那三件事各有一套道理，要一起讲才讲得清，放在一章里会讲乱。

为什么动，要讲矛盾怎样推动改变：腿力不够、坡太陡，两者相撞，爬法被逼着改。这是三原理的事，第 53 章到第 55 章。

往哪个方向动，要讲回写：同样被一道难题卡住，有人回写出新能力，有人回写出“我笨”。这是第 55 章的分叉。

动到哪里停，要讲结局：新属性稳住了，或者只是加量，或者改了又被拉回去，或者磨损到走不下去。这是第 56 章的四结局。

本章只做一件事：确认“动”这件事本身是真的，并且给出一个能把它追踪出来的办法。道理留给第八编，事实先立在这里。

为什么要先把事实单独立起来？因为一旦道理和事实搅在一起，反对的人就可以只驳道理、顺手把事实也带走。有人不信三原理，这没关系；只要他肯配一副老花镜、记三个月三句话，他就会碰到同一个事实。事实先站稳，道理才有地方落脚。这也是本编四章的共同做法：每一个“互相”，先给一个谁都能做的检验，再谈它在体系里的位置。

◆ 四、检验：干预追踪

互相影响的检验叫干预追踪。做法分四步。

第一步，事先写下三种属性各自的读数，以及打算看多久。读数要能被别人复看：说过的话、做到的事、量得出的数都可以，最好三样都记。

第二步，只改一角，并且写清楚改的是哪一角。这一步最容易作弊。配眼镜，改的是互动；换一本字号大的药盒说明书，改的是客体；做眼部手术，改的是主体（这里只作分类举例，不作医疗判断）。三件事都能让人看清字，可是起手的那一角不同，要分开记。

第三步，按事先定的时间，去看另两角的读数。不是只看被改的那一角有没有变好，那是任何干预都会看的；要看的，是没被碰的那两角。

第四步，判。另两角都动了，影响成立。只有被改的那一角动了，另两角纹丝不动，先查窗口够不够长、改动有没有过线。查完仍不动，这个三角在这次干预里就不过“互相影响”的检验。

这个办法的要点在第三步。平常评价一项干预，眼睛只盯着改的那一角：练腿就测腿，换教材就测教材好不好，买新工具就看工具快不快。干预追踪要你把目光挪开，去看那两样你没有碰的东西。

◆ 五、课堂里和岗位上

把干预追踪搬到课堂里试一次。

骆一鸣有一阵发现，闵小满一碰到几何证明题就放弃。他的三句话很整齐：“这种题太难”，“我不会证明”，“做这种题很烦”。客体、主体、互动，三角齐全。

骆一鸣没有去改题，也没有去劝闵小满“你要相信自己”。他改的是做题的过程：先不要求写证明，只要求把题目里给的条件，一条一条标在图上，标完就算完成。

改的是互动。

两周后再看。“做这种题很烦”先变了，变成“标图还挺快”。接着，一部分题在标图的过程中自己露出了思路，闵小满有几道题顺手写出了证明。“这种题太难”开始变成“有的不难”。最后，“我不会证明”的口气松了一点，变成“我会一点”。

你看，三句话动的先后，和石阶上改爬法的那次一样：互动先动，客体随后，主体最后。

本章不推断这个先后是不是规律。它是两个例子里的一个巧合，还是从互动起手的通常次序，要到第 59 章讲“互→客→主”时，配上更多的材料去看。

再搬到工作里。

闵策的公司今年给他的小组换了一套带 AI 助手的开发工具。改的是哪一角？表面看是改了“工具”，一样客体。细看，工具改动的首先是做事的过程：谁先写、谁来查、一个需求从提出到交付经过几道手。这是互动。

三种属性跟着动了。

任务的属性变了。原来“写一个报表模块要一周”，现在“半天能出一版”；可是“需求说不清”这件事，从一个小麻烦变成了最大的难点。同一件任务，难的地方挪了位置。

人的属性也变了。组里原来“代码写得最快”的那个人，不再显得最强；那个以前写需求文档最慢的年轻人，换上新工具以后，文档变成全组最快、最干净的，开始被说成“能力强”。韦东山在评估会上说了一句：“这次重排，看的是谁会用工具问对问题。”

一次改工具，三角都动了，连“谁能力强”的名单都换了。这件事第 89 章和第 92 章还要细看。这里只取事实：改的是一角，动的是三角。

◆ 六、起手的那一角怎么认

干预追踪要求“只改一角”。有人会说这做不到：任何一次改动，都同时碰到了好几样东西。

这话对。配一副眼镜，眼镜是一样东西，戴眼镜是一种做法，戴上之后人也多了一个习惯。三角好像一下子全碰到了。

本书的办法是认“起手角”：改动最先、最直接落在哪一角上，就记哪一角。认的时候问一句：撤掉这次改动，哪一角最先回到原样？

摘下眼镜，药盒上的字还是那么小，眼睛还是那双眼睛，最先回到原样的是“看”这个过程，所以配眼镜的起手角是互动。拆掉扶手，石阶还是那个倾角，最先回到原样的是“这段陡”的说法，起手角是客体。停练一个月，坡和爬法都没碰，最先退回去的是腿力，起手角是主体。

这个问法不完美。有些改动撤掉以后，三角一起退回去，分不出先后。碰到这种情形，就老老实实记“起手角不明”，不硬分。不明的个案，不拿来支持第八编的路径判断。

还有一种情形要防：把起手角认错，然后用错误的起手角去解释结果。工具换代那个例子就差一点认错。表面上换的是一样客体，可是撤掉新工具，最先回到原样的是“谁先写、谁来查”的流程。起手角是互动。认对了，第 59 章讲 AI 时代先问互动变了什么，才有材料。

◆ 七、决诸东方则东流

改一种、动三种，这件事中国古人早就碰到过，碰到之后吵了一架。

《孟子·告子上》记下了告子的话：“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

把这句话放进三角里看。水是一种东西，决口是一次改动，地势是水所在的土。告子说：在东边开口，水就往东流；在西边开口，水就往西流。改的是决口，动的是整条水流的方向。这是一个干预追踪的画面，比本章的老花镜早了两千多年。

孟子当场回了一句：“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水确实不分东西，难道也不分上下吗？水总往低处流，人性向善也是这样。

先给孟子保底。他看到了一件告子没说出来的事：水往哪里流，不全由决口定，还由地势定，水往下走这一点，换哪个决口都改不了。这正是第 46 章讲的构成画出的范围。

两个人各抓了一半。告子抓住了互动这一角（决口），孟子抓住了一个被他说成先在的方向（就下）。两个人都没有把三样东西放在一起：水、决口、地势，改其中任何一样，另两样跟着显成不同的样子。水被引到高处的水车

里，“就下”就要借水车的力；地势被挖成一条渠，决口在哪里就不那么要紧了。

第 10 章说过，告子在性论三家里离互动一角最近。本章补一句：它最接近的，是“互相影响”这一个“互相”。第 48 章会把孟子的那一半，放进主体属性中心主义的谱系里。

◆ 八、反例：刷漆的石头

现在处理本章最直接的反例。

你把一块石头刷成红色。客体属性变了：它从灰的变成红的。可是“石头很硬”不动，你敲它的那一下也不动，你的手劲更不动。改了一种属性，另两种原地不动。

先给这个反例保底。它在一个条件下完全成立：改动的那个特征，不在正在亮着的这个三角里。

“石头很硬”这个三角，是由敲、压、碰显出来的：客体属性是硬，互动属性是敲下去的那一下，主体属性是手劲。颜色不在这个三角里，它属于另一个三角：看。在“看”的三角里，刷漆一样会改一种、动三种：石头变成了“显眼的”，看的那一眼从扫过变成停留，看的人说“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所以这条反例要求本书把命题写准：**改一种属性，动的是同一个三角里的另两种；换了三角，就要到那个三角里去追。**

还有第二个反例更难缠：鲁长庚在健身角练了一个月腿，爬山时那段石阶照样“陡”。

这一条要用第 46 章去接。改动有了，只是还没把线推过去：腿力涨了一些，还没涨到让“陡”变成“不算陡”的那条线上。这时候要看的不是“陡不陡”这句结论，是更细的读数：在那段停不停，停多久，喘到什么程度。结论没换，读数常常已经在动。

如果细读数也一点没动，而且窗口已经够长，那就老老实实判这次干预没过检验。不能用“还没到时候”无限往后推。判错句里写死这一条。

◆ 九、和前三个“互相”放在一起

四个“互相”到这里都立起来了。把它们放在一起看，彼此的分工就清楚了。

互相关联，看的是三种属性一起显露成一个样子，检验是共变：多一点、少一点，另两种跟不跟着走。它对应显露。

互相需要，看的是缺了一种另两种显不显，检验是抽离：拿到零。它对应土。

互为条件，看的是一种属性在哪里亮起来，线由谁画，检验是阈值位移。它对应土里的条件。

互相影响，看的是伸手改一种，另两种动不动，检验是干预追踪。它对应差异序列，也就是路：改动沿着一条路往下传。

共变是看出来的，影响是改出来的。这句话是本章与第 44 章的分界。共变只要在旁边看着记，就能记下来；影响必须有人动手，而且只动一角。夏天冰棍和溺水一起多，这是共变；你去禁冰棍，溺水不会少，这说明两者之间没有影响。三属性之间的关系，要经得起动手。

◆ 十、本书的说法，与白干的错觉

把本章的主张写准：

互相影响：在主体属性、客体属性、互动属性组成的同一个三角里，人为改动其中一种，另两种属性的读数随之改变；起手可以是三角中的任一角，变动有先后。本章只确认变动的发生，不规定变动的原因、方向与终点，这三者分别由三原理、回写与属性层四结局处理（第 53 章至第 56 章）。它在 SDE 里对应差异序列，也就是路：一处改动沿路传到另两处。检验是干预追踪。

用头号案例从头走到尾。

起点是他刚开始爬山那年的三句话：主体属性“我腿不行”，客体属性“那段坡要命”，互动属性“一口气冲上去，喘半天”。

只改互动：他在那截陡台阶上当场改走之字形。追踪照导言的简写：看同一截台阶中途歇几次、是否还说“陡”，每两周看一次，三个月不变就算失败，换起点。

互动先变：那段歇得越来越少，后来不再歇。接着客体变：那截台阶从“陡”变成“这一段不算陡，后面那段才陡”。主体最后变：先是“我的腿够用”，多年以后，成了那句“我的腿力还强大”。

被改的只有爬法，三句话却都换了。这就是“互相影响”。

干预追踪卡	内容
① 事先记录	三种属性各自的读数（说的话、做到的事、量得出的数），以及追踪多久
② 只改一角	写清改的是主体、客体还是互动；一次只改一角
③ 盯住没碰的两角	按时看另两种属性的读数，记先后
④ 查三角	改动的特征在不在正在亮着的三角里；不在就换到对应的三角
⑤ 查细读数	结论句没变时，看更细的读数有没有动（第 46 章：未过线）
⑥ 判负	窗口够长、改动落在同一三角、细读数也不动：此次干预不过检验

立了这个事实，回头就能看懂一种常见的挫败：为什么只改一角的人，总觉得自己白干。

一位家长花了很多钱给孩子补课，补的是孩子的基础，改的是主体。半年后，他看的读数还是主体：孩子考得怎么样。考得没起色，他说“这孩子补不上来”。

他没看另两角。补课期间，孩子对题的感觉也许已经从“全不会”变成“有几道会”，做作业的过程也许已经从“一坐就躲”变成“能坐半小时”。这两角在动，只是没人记。

只盯着被改的那一角，常常两头落空：被改的那一角往往最晚见效，因为它常要等另两角动起来、再回写给它；另两角动得快，却没人看。于是人觉得自己白干了，在最接近转机的地方停手。

干预追踪卡的第③步，就是为这件事设的。它不保证干预一定有用，它只保证你不会在有用的时候以为没用。

反过来也有一种错觉，同样要防：被改的那一角一下子变好了，就以为大功告成。一个孩子补了一个月课，分数涨了一截。

题对他却仍然“全是难的”，做题仍然“一坐就躲”。另两角没动，被改的那一角是被硬撑上去的。窗口一拉长，常常被另两角拉回原处。这是第 56 章要讲的“轮回”。本章只提醒一句：干预追踪看另两角，既是为了不错过转机，也是为了不被一时的好读数骗过去。

◆ 放回日子里

那副老花镜配好以后，鲁长庚有一阵把它丢在抽屉里，说戴着不习惯。

鲁晓帆没有劝。她换了一件事：把父亲常吃的几种药，分进一只分早晚、分七天的药盒，每一格贴一张大字的小纸条。

改的是客体。

一周后，鲁长庚自己从抽屉里把眼镜拿出来了。他要核对纸条和药盒上的原名是不是一样。戴了几次，他说：“这眼镜也还行。”

客体一改，互动跟着变了，主体那句“我不习惯”也松了。

明天你可以试：挑一件你一直只盯着一角在改的事。拿出一张纸，把另两角写下来，定一个日子，那天专门去看那两角动没动。

带走的话：改一种，动三种；评价一项改动，要去看那两样你没有碰的东西。

> 本章判错句：如果在窗口足够长、改动落在同一个三角里的条件下，改动一种属性后另两种属性的读数（包括细读数）都纹丝不动，那么“互相影响”在这个三角里不成立；若这种情形在多数三角里出现，本章的主张被推翻。
>
> 下一章从哪里进：既然三种属性互相关联、互相需要、互为条件、互相影响，两千五百年来为什么总有人只抓住其中一角？

想一想 ：你最近做的一次改变，改的是哪一角？那两样你没碰的东西，你看过它们吗？

48

第 48 章

只抓一角的人：单极中心主义谱系

前四章立了四个“互相”。本章回头看两千五百年：东西方那么多聪明人，为什么总是只抓住其中一角？**单极中心主义不是笨，是把三角中的一角先在化，再把另两角降成条件、噪声或窗口；而它们彼此接替，像钟摆，不像台阶。**

◆ 一、三个人看同一碗汤

一碗汤端上桌，三个人各说一句。

第一个说：“这汤咸。”咸在汤里。第二个说：“我口重，吃什么都觉得淡，这汤对我正好。”咸淡在人的舌头上。第三个说：“刚吃完糖醋排骨再喝，就显得咸。”咸在喝的先后里。

三句话都对，各对一部分。汤里的盐、舌头的口味、喝的先后，三者一起，才有“这汤咸”。

可是如果每个人只肯说自己那一句，并且坚持另两句“只是条件”，那就有了三种中心主义。第一个人是客体属性中心主义：属性在物上。第二个人是主体属性中心主义：属性在人里。第三个人是互动属性中心主义：属性只在中间。

第 14 章给这三种立场立过名，叫“单极中心主义”。“单极”是说它只认一个主人。本章排它们的谱系。

◆ 二、它们共有的那个动作

三种中心主义看上去互相反对，其实做的是同一个动作。

第一步，从三角中选一角，把它当成先在的：它本来就在那儿，有它自己的样子。第二步，把另两角降格：一种降成“条件”（只是让属性显出来的场合），一种降成“噪声”（干扰读数的东西），或者降成“窗口”（看见属性的那个开口）。

拿“这汤咸”来说。客体中心主义把盐当主人，把舌头降成窗口，把先后降成噪声。主体中心主义把舌头当主人，把盐降成刺激，把先后降成条件。互动中心主义把“先后”当主人，可是它常常还有第三步：宣布另两角是空的，什么都不是。

第 14 章立过的名字，这里用得上：这个动作叫先在化。三种中心主义，是先在化落在三个不同位置上的三种样子。

◆ 三、客体那一列：属性在物上

先看西方。

德谟克利特留下一句被反复引用的话，大意是：甜是约定的，苦是约定的，热是约定的，冷是约定的，颜色是约定的；真实存在的只有原子和虚空〔待核〕。在他那里，物有真的属性（原子的形状、大小、排列），其余都是人那边添上去的。

更早，亚里士多德把第一实体立为属性的托底者（第 1 章）；二十世纪分析一路的特普论与倾向实在论，也站在这一边（第 7 章）。伽利略在《试金者》里也有相近的意思：味、香、色只在感觉者那里，物体本身只有形状、数量、运动〔待核〕。到了洛克，这条线被写成了两种性质：第一性质在物上，第二性质是物在我们身上引起的能力（第 3 章）。科学实在论把它推到今天：科学说出的那些属性，就是物自己的属性。

再看东方。印度胜论派立“实、德、业”等范畴：实是实体，德是附着在实体上的性质，业是运动〔待核〕。胜论把德、业附在实上，看上去属这一列；只是它连“和合”也立成常住的东西，第 14 章把它单列为“三角全先在”，不进本列。

《墨经》里有“坚白相盈”的意思：坚和白都在石头里，互相充满，不相分离〔待核〕。公孙龙的“坚白石”另立一说，主张坚与白相离，各自“藏”着（第 9 章）。他拆开了坚与白，却仍把它们当成各有其所在的东西（此读法有争议）〔待核〕。荀子把善交给先王做成的定式，朱熹把改出来的写成本来就在的理，老子把伸出去的手改名叫“自然”（第 10、12、11 章），也都偏在这一列。

这一列看对了什么？看对了物这一角是真的、是顽强的。你说“我觉得汤不咸”，盐不会因此少一粒。保底的话要说足：**凡是另两角被固定得很好的地方，客体中心主义几乎总是对的**。第 49 章要专门讲这一条。

它停在哪里？它把主体降成一个被动的窗口，把互动降成测量误差。于是“同一碗汤，为什么有人喝着咸”这件事，只能算成窗口不干净。

◆ 四、主体那一列：属性在人里

西方的这一列很长。柏拉图在《美诺篇》里让一个没学过几何的童仆一步步答出一道几何题，用来说明学习就是回忆，知识原本就在灵魂里〔待核〕。

笛卡尔讲天赋观念（笛卡尔的整体落点，第 14 章记为主客二分）。康德把空间、时间和范畴放到认识者这一边：我们看到的世界，带着我们自己的形式（第 5 章）。到了二十世纪的心理学，人格特质论把“外向”“尽责”做成可测的维度，默认它们是人身上稳定带着的东西〔待核〕。

东方的这一列更长。孟子说：“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王阳明讲良知，说它是心的本体，不假外求（第 12 章）。印度的梵我之说，把一个常住的“我”放在一切变化底下（第 8 章）。禅

宗有个风幡的故事：两个僧人争论是风在动还是幡在动，慧能说，不是风动，不是幡动，是你们的心在动（《坛经》版本与原文）〔待核〕。

这一列看对了什么？看对了人这一角不是一块白板。同一碗汤，口重的人和口淡的人确实说得不一样；同一道题，有基础的人和没基础的人确实做得不一样。这些差别是真的。

它停在哪里？它把题、汤、坡降成“刺激”，把做法、过程降成“表现”。

于是“同一个孩子换了一种讲法就会了”这件事，只能算成他“本来就会，只是被激发出来”。第 10 章引过第 215 号的判词：长出来的被记成找回来的。

◆ 五、互动那一列：属性只在中间

这一列出现得最晚，在西方是二十世纪才成气候。

索绪尔讲语言，大意是：语言里只有差别，没有正面的项〔待核〕。一个词的意思，不在它自己身上，而在它和别的词的差别里。结构主义把这个想法推到神话、亲属、时尚上。梅洛-庞蒂讲身体和世界的交织，主体和客体从交织里长出来（第 30 章）。海德格尔讲“在世之中”，锤子的“重”在钉的那一下里才有意义（第 7 章）。各种关系主义说：先有关系，后有关系项。

东方这一列，主例是告子。“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孟子·告子上》）方向不在水里，在水与决口相遇的那一下（第 10 章）。他只认决口这一角，水的劲、地势都不问。近处还有几句说法：《庄子·齐物论》“彼出于是，是亦因彼”，《易·系辞上》“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它们只作旁证，不进表。

这一列看对了什么？看对了中间那一角不是空的通道。“这汤咸”确实可以只因为先吃了糖醋排骨。“他脾气坏”常常是“我们俩一碰就僵”（第 34 章）。这是前两列都看不见的东西。

它停在哪里？第 30 章说过一句话：互动不空，也是一种先在。互动中心主义推翻了物和人的主人地位，却常常顺手把它们说成空的、只是关系的节点。于

是“盐放多了”这件事，没法说；“他这几年确实练出来了”这件事，也没法说。

◆ 六、钟摆，不是台阶

三列排开，会看见一件有意思的事：它们往往一个接着一个出现，后一个是对前一个的反弹。

在哲学里，实体与属性的传统先站在物这一边；康德把重心挪到认识者这一边；二十世纪的现象学和结构主义又把重心挪到中间。在心理学里，钟摆摆得更快，也更好查。

二十世纪中期，人格特质论把行为归到人身上。

1968 年前后，米歇尔发表了一部很有影响的书，大意是：同一个人在不同情境里的行为一致性，比特质论预期的低得多〔待核〕。于是情境论兴起，把行为归到环境。再后来，交互论出来调和：行为是人与情境的交互。米歇尔本人后来与 Yuichi Shoda（1995）提出“如果某情境，那么某行为”的行为签名。它的意思是：一个人的稳定之处，不在他总是怎样，而在他在什么情境下怎样。

这条线走到最后，很接近本书。可是交互论多半把“人”和“情境”当成两个先给定的变量，交互只是统计里的一个乘积项。第 5 章说过知识论的第二处亏空：主客被默认先于互动而在。交互论没有补上这个亏空，它把两个先在的变量乘在一起。

> **钟摆每摆一次，换一个被先在化的角；它从来没有停在三角同时发生的那个中点上。**

钟摆为什么会摆？因为每一列都靠自己的成功积累反例。

客体那一列越成功，测得越准，就越多地碰到“同一样东西，不同的人、不同的做法读出不同的数”。这些读数先被当成误差，误差攒多了，就有人站出来说：问题在人那一边。主体那一列越成功，越多地碰到“同一个人，换一个场合

就不一样”。这些例外攒多了，就有人站出来说：问题在情境，在关系。互动那一列越成功，越多地碰到“关系没变，可是盐确实放多了”“人确实练出来了”。于是又有人回到物和人那一边。

每一列的反例，都来自它降格的那两角。降格的角不会因为被降格就不动，它们照样在动，动出来的读数，被记成“例外”。

这就是为什么本书说钟摆不是台阶。台阶是一级比一级高，后一级包含前一级。钟摆是从一边甩到另一边，后一摆把前一摆的那一角又降回去。要让钟摆停下来，不能再找一个更好的主人，要把三角一起放进来，并且说清它们之间怎样关联、需要、互为条件、互相影响。

王德生博士自己的思想历程里，也走过一段钟摆。他在 321 智慧那一站，曾取尼采的视角论回答“为什么不同的人对同一个存在得出不同的看法”，那是把重心放到主体的视角上。后来他判定这条答案听起来对、其实有亏空：照它走下去，答不出“这份知识是谁的”。本书的三角，就是从这道亏空里长出来的。

◆ 七、佛家：三列之外的一家

有一家不在三列里，要单独说。

佛家讲缘起、讲无自性。汤的咸，离不开盐、舌、先后，所以咸没有自性；盐也没有自性，舌也没有，先后也没有。中观把三列的主人一起拆了（第 8 章）。

这是两千五百年里对单极中心主义最彻底的一次拆。本书在拆的这一半上，和佛家站在一起。

分开的地方在后面。这里说的佛家，限于中观。唯识想立，立成了一个仓，第 14 章记在主体型；说一切有部给每个法留了体，如来藏一路又把本来清净放回心里，不在此列。中观拆完，选择不立：既然无自性，就不必再说三者是什么关系、怎样做事。本书拆完，要立：三种属性互相关联、互相需要、互为条件、互相影响，并且每一条都给出检验。第 106 章会细谈：造中含破，破中有造。

在下一节的表下，佛家单列一行，限于中观，标为“三角皆破，不立”。

◆ 八、三列对照总表

把东西方三列排在一起，佛家作为三列之外的一家附在表下。表中凡标〔待核〕的，以原典核对为准。

对照项	客体属性中心主义	主体属性中心主义	互动属性中心主义
一句话	属性在物上	属性在人里	属性只在中间
西方代表	亚里士多德第一实体、德谟克利特、伽利略、洛克、分析一路的特普论与倾向实在论、科学实在论	柏拉图回忆说、康德先天框架、人格特质论	梅洛-庞蒂、海德格尔“在世之中”、索绪尔、结构主义、关系主义
东方代表	公孙龙“离坚白”（坚藏）、《墨经》“坚白相盈”、荀子先王之道（偏）、朱熹之理（偏）、老子“自然”	孟子性善、王阳明良知、梵我、禅宗风幡〔待核〕	告子“性犹湍水”（决口）
先在化了哪一角	物	人	关系
另两角被降成	人＝窗口；互动＝误差	物＝刺激；互动＝表现	物与人＝空的节点
看对了什么	物这一角顽强、可复现	人这一角不是白板	中间那一角不是空道
缺哪个创新	创新一（兼缺二）	创新一（兼缺二）	创新二（承认中间在发生，不记缺一；常把另两角说空）
典型干预	换东西：换药、换教材、换工具	换人或练人：补课、培训、筛选	只调关系：沟通课、流程重组
判负读数	主体与互动大幅变化时，读数仍稳	换物、换做法时，读数仍稳	关系不变而物或人大改时，读数仍稳

三列之外的一家：佛家（限中观）。三角皆破，不立；看对了无自性；缺的是立起来以后的方法（创新三）。

第 14 章另记的三型之外的收法，不进本表：主客二分（笛卡尔一系、数论；交互论是它的统计式）、三角全先在（胜论）、第四种收法（张载、王夫之），以及押在“路”这一维上的过程与生成一路。

“缺哪个创新”一行要说明一下。三种单极中心主义里，客体、主体两列都不认属性是发生的，所以主缺创新一；又只认一个主人，所以兼缺创新二。互动一列承认中间那一角在发生，不记缺一；可它把中间立成新的底，把另两角说空，所以缺创新二。佛家中观三角都看见、都破，不缺一、二，缺的是立路的创新三。

◆ 九、三列落到日子里

三列不只在哲学书里，它们每天都在家里、学校里、医院里、公司里替人做决定。

在学校里。孩子考不好，客体那一列说“这套教材太难，换一套”；主体那一列说“这孩子底子差，补课”或者“他不是这块料”；互动那一列说“师生关系没处好，换个老师”。三种办法都有人用，也都有人用了没效果。没效果的时候，每一列都会说：是另外那两样没配合好。

在医院里。客体那一列看病和药：找到病原，选对药。主体那一列看体质：这人底子弱，先调养。互动那一列看医患：病人不信医生，药吃不进去。中医把体质、病邪药性、证候放在一起合看（第 13 章），在这件事上比单列走得远，可是“体质生来定型”那一句，又把主体那一角先在化了。本书只谈看问题的视角，不作诊断，不给治疗建议。

在公司里。客体那一列改岗位和工具；主体那一列招人、裁人、培训；互动那一列改流程、改沟通。闵策的公司这两年三样都做过，每做一样，都有一份报告说“这一样是关键”。

单列的办法不是没用。它的毛病在于：做完以后，只盯着自己那一角的读数，于是另两角的动静被当成了“配合不好”。第 47 章的干预追踪卡，就是给这种时候用的。

◆ 十、反例：单极的东西明明很好用

现在处理本章最有力的反对：药理学按“药效是药的属性”做研究，造出了无数好药。这不说明客体中心主义是对的吗？

保底先说足。在一个条件下，它确实对：另两角被固定得足够好。一项严格的药物试验，要筛选病人、规定剂量和服法、用双盲去掉医患之间的期待，还要设安慰剂对照〔待核〕。这些步骤，每一步都在固定主体或互动这一角。另两角被固定住之后，读数的差别就只能归到药上。

所以这条反例说明的是：单极的读法，在另两角被标准化之后很好用。它没有说明另两角不参与。恰恰相反，试验设计花了那么大力气去固定它们，正说明它们会动读数。安慰剂效应本身就是一个证据：药片里什么有效成分都没有，读数也会动〔待核〕（第 82 章细谈）。

单极中心主义的成功，是标准化的成功；把标准化撤掉，它的成功就松动。这正是下一章要写死的那条收窄口。

还有一条反对，冲着本书自己来：三角纠缠说来说去，最看重的是“之间”，这不就是互动中心主义换了个名字吗？

这条反对要正面接。区别在两处。第一，互动中心主义把物和人说成关系的节点，本书不这样说：物和人在发生层都是聚合体，各有自己的持存与寿命（第 16 章、第 18 章），盐放多了就是放多了，腿练出来了就是练出来了。第二，互动中心主义只立一个主人，本书立三个方程：主体属性、客体属性、互动属性各是另两者的函数，没有哪一个是自变量的总源头。

检验的办法也有：如果本书在实际分析里，一碰到难题就把原因推给“互动”，从不承认客体或主体一角单独先动，那它就退成了互动中心主义。第 47 章

的三个入口，就是为了防这一条：从物起手、从人起手、从互动起手，三条都要走得通。

◆ 十一、本书的说法

把本章的主张写准：

单极中心主义：在主体属性、客体属性、互动属性三者中，只承认一种是属性的主人，并把另两种降为条件、噪声或窗口的立场。它有三型：客体属性中心主义、主体属性中心主义、互动属性中心主义。三型共有的动作是先在化；三型在思想史上交替出现，呈钟摆状。佛家看见三者无自性，选择破而不立，不属于任何一型。

怎样检验一种说法是不是单极中心主义？看它敢不敢做两件事。第一，让它预言：在另两角大幅变化、又没有标准化时，属性的读数稳不稳。单极论预言稳。第二，让它说明：干预另两角时，读数为什么会动。单极论只能说“噪声”或“条件”。

用头号案例走一遍。

“我的腿力强大”：主体中心主义说腿力是他身上本来就有的，坡和爬是让它显出来的场合；客体中心主义说陡是坡的，他的腿只是一台测坡的仪器；互动中心主义说“爬得轻松”才是真的，腿和坡只是这次爬的两个端点。三种说法各对一部分，各丢两角。前四章的检验，三种说法都过不全：抽掉坡，腿力不亮；挪了爬法，陡的线挪了；改了腿力，爬和坡都跟着动。

◆ 放回日子里

周末一家人吃饭，鲁晓帆炖了一锅汤。闵小满喝一口说“咸”，鲁长庚说“正好”，闵策说“我刚吃了一块腊肉，喝什么都淡”。

三个人差点争起来。鲁晓帆说了一句：“你们三个都对，盐、嘴、先后，各占一份。”

闵小满想了想，说：“那我说‘我数学不好’，是不是也只说了一份？”

那天晚上，他把那句话拆成了三句写在作业本背面：“这几道题对我难”，“我基础有几块没补”，“我做题时一卡就跳过”。写完他说，第三句最好改。

明天你可以试：挑一句你常听人用来下结论的话，比如“这个人不行”“这东西不好用”“这关系没救了”。问一句：说这话的人，站在哪一列？他把哪两角降成了“条件”？

带走的话 ：**只认一个主人的说法，总是把另两角降成条件；钟摆摆了两千五百年，没有停在三角同时发生的那个中点上。**

> 本章判错句：如果某一种单极中心主义，在不依靠标准化的条件下，跨领域地比三属性纠缠的说法预言得更准，那么本章把它判为“只抓一角”就错了。落到主体那一列，量法就是第 49 章的致命条款：在放开轮里，个人主效应份额稳定过半，含个人的交互项份额低于登记下限 δ，并在教育、健康、事业三个领域都复现。
>
> 下一章从哪里进：单极论的成功是标准化的成功。那么，质量、长度、温度这些看起来最不变的属性，是怎样被“固定”出来的？

想一想 ：你最常用的那种解释别人的方式，站在三列里的哪一列？它让你看不见的是哪两角？

49

第 49 章

一公斤为什么总是一公斤：标准化、不变性与纠缠度

第 44 至 47 章一直在说三种属性互相纠缠。可是有一类属性，看起来一点也不纠缠：一公斤就是一公斤，一米就是一米，零度的冰水就是零度。本章正面处理这一类。**属性显得不变的地方，正是另两种属性被标准化固定住的地方；撤掉标准化，不变性就松动。**这句话是全书的一条收窄口。本章把它写死，连同全书唯一的致命条款一起立下，再给出纠缠度的操作定义，并设计两个最小实验。

◆ 一、菜市场的一杆秤

鲁长庚年轻时在菜市场见过一种事：同一斤肉，在这家称是一斤，到那家称只有九两。

后来市场门口摆了一台“公平秤”。谁觉得缺斤少两，拿过去复称。

你也许在菜市场见过类似的事。这个画面里藏着一件大事。“这块肉一斤重”，看起来是肉的客体属性。可是它的读数，跟着秤走、跟着称的人走、跟着称法走：秤砣磨没磨过，秤杆准不准，称的人手往哪边压。一斤之所以成了一斤，是因为有人把秤、把称法、把称的人都管住了。

公平秤做的事，就是把主体（谁来称）换成一台被校准过的仪器，把互动（怎么称）换成一套固定的程序。另两角一被固定住，“一斤”就稳了。

本章要说的，是把这个菜市场的画面推到物理学最硬的那几个量上去。

◆ 二、一块锁在柜子里的金属

质量是最像“物自己的属性”的属性。一块铁，你搬到哪里都是那么多铁。

可是“一千克”这个读数，长期依赖一样具体的东西。1889 年起，国际上把一块铂铱合金圆柱定为千克的标准，存放在巴黎附近，层层罩着。世界各国的千克，都要追溯到它，经过一道道比对链传下去。

后来人们发现一件麻烦事：这块原器和它的几件官方复制品，在一百多年里彼此比对，差了大约几十微克〔待核具体数值〕。差的是原器变了，还是复制品变了，说不清，因为原器按定义永远是正好一千克。

这件事本书只取它的结构，不取数字。如果连一块被层层保护的金属都在最细处松动，那么“不变”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一千克的不变，是用一块被锁住的金属做出来的：主体换成一台台比对用的天平，互动换成一套严格的比对程序。连原器本身也要被固定住：不许随便取出、不许乱擦。三角里能固定的，全固定了。

即便如此，读数还是在最细的地方松动了一点。

◆ 三、从一块金属到一个常数

2019 年 5 月起，国际单位制改了千克的定义：不再依靠那块金属，改为把普朗克常数定为一个精确的数，再由此导出千克。同一次修订里，开尔文改由玻尔兹曼常数定义，此前它依靠水的三相点。

米走得更早。它先是一根金属尺上的两道刻线，后来改成某种原子发出的光的波长。1983 年起，它又改成光在真空里一段固定时间内走过的距离。

这条历史线有一个共同方向：把标准从一样会老化、会磨损、会被碰到的东西身上，挪到一个被约定为固定不变的常数上。

本书怎么读这个方向?

标准化越做越深。从前固定的是一块金属；现在固定的是一个数，以及一整套能在任何合格实验室里复现这个数的装置和程序。主体这一角，换成了能复现常数的仪器；互动这一角，换成了写进规范的测量程序；连“对照的那一样东西”都不再是一样东西，而是一个被写死的数。

所以，物理量的不变性是被工程化出来的，而且工程化得极好。这句话不贬低物理学。第 191 号《何谓物》说，物理是对发生的工程化：放大、过滤、固化、符号压缩。国际单位制的历史，就是这四个动作的一部教科书。

回头看第 3 章埋下的那根伏笔，它在本章收。洛克把形状、大小一类叫第一性质，把颜色、味道一类叫第二性质（第 3 章）；第 26 章已经从硬度那一头重判过。这里把话说完：**第一性质只是标准化程度更高的属性**。长度、质量很早就有了尺和秤，有了比对链和定义；颜色、味道直到很晚才有色度计和标准品尝程序，而且至今没有冻得那么死。洛克看到的那道分界是真的，只是它划在标准化的深浅上，不划在物与心之间。

◆ 四、温度：一锅开水的教训

温度这个量，把标准化的来历暴露得最清楚。

早期的温标，常用两个固定点：冰水混合和水沸腾，把中间分成若干份〔待核〕。第 46 章说过，水在哪里开，要看气压。一个以“水沸腾”为固定点的温标，偷偷带着一个“标准大气压”的条件。

你的身体也有一支温度计。冬天从屋外进来，摸一下自来水，觉得暖；从热被窝里伸出手，摸同一龙头的水，觉得凉。一只手先泡在热水里，另一只手先泡在冷水里，再一起放进温水，两只手报出两个温度〔待核，这是常被引用的演示〕。

你身体那支温度计，三角全没固定：主体（手刚才在哪里）、互动（接触多久、多大面积）都在动。于是“这水几度”在它那里一点也不稳。

玻璃温度计把主体换成一根被校准的液柱，把互动换成“放进去，等到不再变”这样一道程序。另两角固定住了，“这水二十度”就稳了。

两支温度计量的是同一盆水。一支稳，一支不稳。差别不在水上，在另两角有没有被固定住。

◆ 五、标准化预言，写死

把前四节压成一条预言。

先用人话说一遍。人和人读数不同，东西和东西读数不同，实在论和本书都认，两边在这里没有分歧。分歧只在“搭配”那一份：同一个人碰上不同的东西、换一种做法，读数会不会变得不一样。实在论说这份搭配很小；本书说在真实的日子里它不小，只在标准化的仪器和程序下才被压小。写严格了，是这样：

标准化预言：本书与实在论对主体、客体的主效应没有分歧，两方都预言：不同的人、不同的东西，读数不同。分歧只在一处：同一批对象在放开轮（主体与做法在事先登记的日常范围内变化，无统一程序）里，人×客体与人×做法的交互项份额。实在论预言它接近零；本书预言它不低于事先登记的下限 δ，而在标准化轮里降到 δ 以下。δ 与范围须在开跑前登记，由不知假设的人记录。撤掉标准化以后（放开轮）纠缠度仍低、且不共享校准的读数，记为深盆，本书只在该类属性上收窄，不算被驳。

这条预言有两个方向可以被打败。

第一个方向：找到一种属性，在主体和互动都大幅变化、又没有任何标准化时，含个人的交互项份额仍低于 δ。找到一个，创新二就要在那一类属性上收窄：承认那一类属性的读数不靠另两角。

第二个方向：撤掉标准化以后，交互项份额纹丝不动。比如让未经训练的人、用各自的办法去估重量，估出来的数和天平一样稳。

这条预言倒了，本书只收窄，不放弃。会让全书放弃的，只有下面这一条，全书共用，叫致命条款。先说人话：把同一批人的读数拆开，如果人与人的不同

占了一大半，而“搭配”那一份小到可以不计，并且在教育、健康、事业三处都这样，那就是属性主要挂在人身上，本书被推翻。写严格了：

致命条款，适用于能力、倾向、禀赋三族属性；形态与身份属性（身高之类）不在内。在放开轮对同一批人做人×客体×做法的方差分解，分别报告个人主效应与两个含个人的交互项份额。若个人主效应份额稳定超过一半，且含个人的交互项份额低于登记下限 δ，并在教育、健康、事业各一组中复现，全书放弃。个人主效应大而含个人的交互项也大，按封装读（能力成了随身的本钱），另报，不判负。残差单列，不计入任何一侧。标准化预言管的是“不变”的来历；致命条款管的是“个人”这一角能不能独占属性。两条一起，把三属性纠缠夹在中间。

◆ 六、纠缠度：一个能算的数

光说“纠缠”，没法检验。要给它一个能算的操作定义。

设一种属性的读数为 Y，比如“这块石头硬不硬”的评分，或者“这段坡陡不陡”的判断。这个读数站在一个三角里，三角的三个角是主体、客体、互动。

做一个交叉设计：几样客体、几个主体、几种做法，交叉排开，每一格都测 Y。测完以后，把 Y 的总波动拆开：多少来自客体，多少来自主体，多少来自做法，多少来自它们之间的交叉。交叉，就是“这个人碰上这样东西、用这种做法时特别不一样”的那一部分。

纠缠度定义为：在一种属性的读数里，不能归到这种属性自己那一角的波动，占全部波动的比例。

说得更具体：如果 Y 是一个客体属性（“石头硬”），那么纠缠度＝（主体带来的波动＋互动带来的波动＋三者交叉带来的波动）÷ 全部波动。纠缠度接近零，说明读数几乎只看石头；接近一，说明读数几乎全被另两角和交叉决定。主体属性、互动属性照此换位计算。

这里有一个前提，必须写进定义：另两角是在它们“日常会变的范围”里变，而不是被人为收窄。范围收窄，纠缠度就被压低，这正是标准化在做的事。所以同一个属性要报两个纠缠度：标准化下的，和撤掉标准化后的。

纠缠度是辅报。按上面的定义，它的分子里含另两角的主效应，也就是各自那一份、各加一份而不互相改变的那部分；所以判负不看它，看上一节的交互项份额，也就是“搭配”那一份。主效应另报。

还要说清一件事：交互项份额高，是纠缠在方差分解里留下的痕迹，不是纠缠的定义。照附录 C 的用卡规矩，只在抽离或干预追踪至少一项成立时，才说“纠缠”；单有共变，只记“相关”。

> **不变性，就是标准化之下的低纠缠度；纠缠度在撤掉标准化后回升多少，量的就是那份不变性有多少是被固定出来的。**

◆ 七、反例：天平、弹簧和摆

现在处理本章最硬的反例。

质量可以用好几种完全不同的办法量：放在天平上和砝码比；挂在弹簧上看伸长；推一下看它加速多快。三种做法，三种互动，读出来的质量却彼此吻合〔待核：在各自精度范围内〕。互动大变，读数不变。这不正是第一个打败方向吗？

先给这个反例保底，而且要说足。它是真的。几种独立的做法读出同一个数，是物理学最硬的成就之一，也是人们相信“质量是物自己的”最好的理由。

可是要看清这三种做法各自是什么。天平要校准，弹簧要校准，加速度的测量要有标准的时间和长度。三种做法表面上独立，底下接在同一条校准链上，都追溯到同一套单位定义。它们的吻合，是“在共同标准化之下，不同互动彼此吻合”。这还在标准化预言之内。

真正能打败预言的，是另一种情形：几种做法既不共享任何校准，又没有共同的单位，读数仍然彼此吻合。

本书在这里要老实认账。有一类读数很接近这种情形：数一小堆东西。

三个苹果，换谁来数、怎么数，多半是三个。你自己数，你家孩子数，一台扫码机数，都是三个。这类读数要不要算作反例，取决于“数”这个做法本身是不是一种被文化标准化过的互动；有研究报告过，一些语言里没有精确的大数词，说这些语言的人在精确对应较大数目时表现不同〔待核文献与结论〕。这件事本书不下结论，只标〔待验〕。

处理办法写进条款：凡找到不共享校准、又跨主体跨做法吻合的读数，就把它记为一个“深盆”，专指撤掉标准化以后纠缠度仍低、又不共享校准的读数（它和第 26 章提过的第 191 号那个比喻不是一回事）。深盆是三角里最难被挪动的地方。在深盆上，创新二收窄：承认那一类属性的纠缠度很低，而且不是标准化压出来的。收窄不等于推翻；推翻要看致命条款。

◆ 八、六个读数，各管一角

第 24 章借第 191 号《何谓物》讲过，怎样测“一样东西还是不是这一个”。读数分两层，一层三个：第一层测特征，看回得多快、扛得多大、复现得多齐；第二层测实体，看整体性、稳定性、独立性。测的时候用四台可以拿日常材料搭的装置：替换台、扰动台、遮挡台、质料台。第 24 章用它们看一团聚合体怎样粒子化。

本章借这六个读数看纠缠度。具体的做法照第 24 章，本章不另造。

借来的好处在于：这六个读数，本来就是在问“这样东西被碰、被换、被挡、被打扰之后，还是不是它”。碰、换、挡、打扰，都是改动另两角。所以每个读数都可以分两轮测：一轮把碰它的人和碰它的方式固定住，一轮放开。

你可以这样想六个读数各自盯哪里。

复现得多齐，盯的是“换个人、换个时候再测，还是那个数吗”，主要看主体那一角放开以后的松动。回得多快、扛得多大，盯的是“推它一下，它多久能回来、多大的推它扛得住”，主要看互动那一角放开以后的松动。整体性、稳定性、独立性，盯的是那样东西自己作为一个聚合体能不能保持成一个“这一个”，它们是客体那一角的底子。

这样分工以后，纠缠度就不只是一个总比例，还能看出松动是从哪一角来的。一块石头的“硬”，在放开主体时可能松动很小，在放开做法（压、敲、划）时松动很大。这告诉你：它的不变性主要靠固定做法撑着，而不是靠固定人。

◆ 九、最小实验：两块桌子、一间教室

纠缠度要真跑。下面设计两个最小实验，一个测客体属性，一个测主体属性。

实验甲：硬不硬。材料用第 24 章四台装置里的扰动台与替换台（见上一节）。客体取三块：一块木头、一块硬塑料、一块石头。主体取四类：成年人空手、成年人戴厚手套、十岁孩子、一台推拉力计。做法取三种：拇指压、用指节敲、用一根钉子划。每一格请参与者给出“硬不硬”的评分，仪器给出数值。

分两轮。第一轮是标准化轮：只用推拉力计、只用一种做法，按第 24 章的读数记录复现得多齐与稳定性。第二轮撤掉标准化：人、做法全部放开。两轮各算一个纠缠度。

预言：第一轮纠缠度低、复现得齐；第二轮纠缠度明显回升、复现变差，含个人的交互项份额不低于登记下限 δ。判负：若第二轮含个人的交互项份额仍低于 δ，纠缠度也和第一轮一样低，标准化预言在“硬”上失败，创新二在这一属性上收窄。

实验乙：会不会想办法。这是主体属性，用 Fable 文（《创造力不是主体属性：差异对其发生土壤的回写》，见第 40 章）的回写度 R 做读数。R 量的是一个

新做法放进一片土里之后，这片土此后的产出有没有被它改变，且剔除了照抄。取几个学生，放进几个不同的课堂小组（不同的题、不同的讲法），在每一组里记录他们拿出的新做法，算 R。然后以 R 为因变量做方差分解：个人主效应、小组主效应，以及个人与小组的交互项，也就是“搭配”那一份。

预言：不会出现“个人主效应份额稳定过半、同时搭配那一份低于登记下限 δ”的局面。判负：若个人主效应份额稳定过半、且个人×小组交互项份额低于 δ，就是致命条款在本实验里的一次触发证据；全书放弃，仍须教育、健康、事业三组都复现。Fable 文自己也有一条以 R 做方差分解的证伪条款，形状和本书的致命条款相近，表却不是同一张（第 40 章）；两者可以共用一套数据。

实验乙还有一层用处。第六节说，同一属性要报两个纠缠度。如果把学生换到同一套题、同一种讲法下反复测，个人主效应的份额会显得更大，因为另两角被收窄了。这时候“有创造力的人”就被标准化成了一个看起来稳定的主体属性。这一层，正好在主体属性上重演了一公斤的故事。

Fable 文还给了另外两个量：负载和可指向度。它说一个新做法能不能回写，要看三个条件：可指向、可走、可承受。

本书在第 40 章说过，这三个条件正是特征律、自由律、幸福律的配对化：可指向对应特征律，可走对应自由律，可承受对应幸福律。实验乙可以顺手记下这两个量，看它们是不是比“这个学生聪不聪明”更能预测 R。如果是，那就是主体属性被三角拉回土里的又一份读数。

◆ 十、本书的说法

把本章的主张写准：

标准化：把三角中的两角固定住，使第三角的读数可以被复现和比较的一组做法；测量中，主体被换成校准过的仪器，互动被换成写定的程序。

不变性：一种属性的读数在标准化之下呈现的低纠缠度。它是真的，也是做出来的。

纠缠度：一种属性的读数中，不能归到这种属性自身那一角的波动（另两角的主效应与三者交叉）占全部波动的比例；须分别报告标准化下与撤掉标准化后的值。

用头号案例从头走到尾。

“这段石阶陡”：用倾角仪测，主体是仪器，互动是“仪器贴在台阶面上读数”，读数是二十度〔示例数〕，天天一样，纠缠度接近零。撤掉标准化，换成人来说陡不陡：鲁长庚第一年说陡，现在说“这一段不算陡，后面那段才陡”；背包时说陡、走之字形时说不算陡；山羊不在乎、轮椅上不去。纠缠度回升。二十度没有骗人，“陡”也没有骗人，它们是同一道坡在两种标准化程度下的两个读数。

纠缠度检验卡	内容
① 选定读数	一种属性的读数 Y，写明它属于主体、客体还是互动
② 交叉设计	若干客体 × 若干主体 × 若干做法，每格测 Y
③ 两轮	标准化轮（仪器加程序）与放开轮（日常范围）
④ 算纠缠度	不归本角的波动 ÷ 全部波动，两轮各一
⑤ 查深盆	放开轮仍低、且不共享校准的读数，记为深盆，创新二在此收窄
⑥ 判负	看交互项份额：放开轮含个人的交互项份额低于登记下限 δ；纠缠度作辅报，主效应另报；致命条款见第五节

◆ 放回日子里

闵小满的体检单上有一行：身高一百五十八厘米。他拿着单子说：“我比班上一半人矮。”

鲁晓帆在卫生服务中心量过上千个人的身高。她告诉儿子：量身高要脱鞋、背贴墙、脚跟并拢、眼睛平视，早上量和晚上量能差一点〔待核幅度〕。

“所以一百五十八是哪一个一百五十八？”闵小满问。

“是按那套规矩量的一百五十八。”

这句话不是在安慰他。身高是最像“我的”属性的东西，可是它的那个数，也是被一套规矩固定出来的。闵小满后来没再说“我矮”，改说“按体检的量法，我一百五十八”。他笑着说这样说话很累。

明天你可以试：找一个你身上“板上钉钉”的数，分数、体重、工资。问一句：它是被哪一台仪器、哪一套程序固定出来的？撤掉那台仪器和那套程序，它还是那么稳吗？

带走的话 ：**一公斤总是一公斤，是因为人把秤和称法都管住了；属性的不变，是另两角被固定出来的稳。**

> 本章判错句：如果在放开轮、主体与互动都在登记的日常范围内变化时，含个人的交互项份额仍低于事先登记的下限 δ，而且读数不共享任何校准，那么标准化预言失败，使创新二在该类属性上收窄；如果个人主效应稳定过半、含个人的交互项又低于 δ，并在教育、健康、事业三组中复现，则致命条款触发，全书放弃。
>
> 下一章从哪里进：三种属性既然在四个“互相”上都设了检验，它们的纠缠按什么规矩运行？这是卷三要回答的。

想一想 ：你最相信的那个“客观的数”，背后站着几台仪器、几套规矩？

◆ 本编总账

第七编八章，把“三种属性纠缠”从一句口号，变成了四个可以动手做的检验。第 42 章立命题，第 43 章走三角全程，第 44 章至第 47 章各立一个“互相”，第 48 章回看只抓一角的两千五百年，本章立下一条收窄口（标准化预言）和全书唯一的致命条款。

四个“互相”	问的是	检验	读数	对应	判负
互相关联（第 44 章）	一起显露成一个样子	共变	一种多少变，另两种跟不跟	显露	三种属性各变各的，不共变
互相需要（第 45 章）	缺一种另两种显不显	抽离	拿到零，另两种显不显、带不带替身痕迹	土	拿到零且无替身仍照原样显
互为条件（第 46 章）	在哪里亮，线由谁画	阈值位移	只动一角，阈值挪不挪	土里的条件	另两种大幅变，阈值两层都不挪
互相影响（第 47 章）	改一种另两种动不动	干预追踪	没被碰的两角的读数	路	同一三角、窗口够长，细读数也不动

第 44、45、46、47 章各给过一张卡（共变、抽离、阈值、干预追踪），都是这张表对应一行的展开；书末附录 C 只收这张合表。四个检验之外，还有一张总的：纠缠度检验卡（本章）。它把四个“互相”压成一个能算的比例，并且把“不变”的来历一起交代清楚。

看见清单：三种属性互相关联、互相需要、互为条件、互相影响；属性的个体性在阈值；不变性是标准化下的低纠缠度。放下清单：属性有一个先在的主人；三列单极中心主义各自降格的那两角。

> **属性没有独自的主人：三种属性在四个“互相”上彼此纠缠，而它们显得不纠缠的地方，正是另两角被固定住的地方。**

卷二只立了“纠缠”这件事本身。纠缠按什么规矩运行：哪两种属性的矛盾推动第三种，从哪一角起手最快，回写往哪边走，结局有几种。这些交给卷三。

卷　三

三属性发生的 SDE 方法论

卷　首　语

一张试卷发下来，红笔在角上写着五十八分。家里人围着它，第一句话多半是：这孩子怎么回事？第二句话多半是：得给他报个班。

两句话都落在孩子身上。分数被读成孩子的属性，办法也只往孩子身上加。卷子出得怎样，课是怎样讲的，孩子拿笔那一刻和题目之间发生了什么，没有人问。

前两卷已经把这个习惯拆开了。卷一问属性从哪里来，答案是：属性是发生的。某个号位侧重显影，某一维侧重发生，落在某一界，两边一起亮，再经回写挂上“它的”“我的”。卷二问三种属性是什么关系，答案是：主体属性、客体属性、互动属性一起发生，互相关联，互相需要，互为条件，互相影响。

拆开以后，一个更急的问题就冒出来：那我该怎么办？

如果属性没有独自的主人，“只改孩子”就不够了。可是改什么，从哪一样改起？改了一样，另外两样会怎样跟着动？

动完了，那张五十八分的卷子，最后会在孩子心里留下什么？

卷三回答这些问题。它是全书三大创新里的第三个，也是最能拿到手里用的一个。

> **三种属性的发生，服从 SDE 的三方程、六路径、三原理。**

三方程说的是关系的形状：每一种属性，都是另外两种属性的函数（式子在第 50 章写全）。它告诉你，看一种属性的时候，眼睛要同时落在哪两处。

三原理说的是关系怎样动起来：两种属性相撞，矛盾推着第三种属性改变，改变再回写那两种。三种属性轮流做被推动的那一个，于是有三条。第三条最要紧。一个孩子的“我笨”和他的新本事，都从这一条里分叉出来，分叉处在回写的方向。

六路径说的是从哪里动手：三种属性轮流作起点，每个起点后面有两种排法，一共六种。起点由任务自己带着的特征和选起点三问决定（第 60 章），不由习惯决定。

三样合在一起，还要防两种用偏。

一种是只拿三方程来解释，解释完了不动手：三个角都画了，谁也没改。另一种是只拿六路径来动手，不看三方程，也不等回写：换了讲法、换了题，看一周没效果就换回去。

前一种是看完不动，后一种是动完不看。卷三各章都会给出判错句，写明在什么情况下这套方法算错，免得它变成一套怎么说都对的话。

这三样工具不是本书临时发明的，在作者的三视角和第 398 号里都跑过一遍。属性这一层为什么也必须这样跑，而不只是借来比方，第 50 章细说。

它们也不是三件分开的工具。三方程告诉你看哪里，三原理告诉你等什么，六路径告诉你先动哪里。一个人若只会其中一样，常常会犯一种固定的错：只会看的人，诊断做得漂亮，却迟迟不动；只会动的人，起手快，却不知道该等哪两样相撞、该盯哪一处回写。三样合用，才是一套完整的手势。

卷三只有一编，即第八编，十二章。前六章立方法：为什么必须服从，三方程怎样测、怎样在三界展开，三原理一条一条推。后六章讲回写与四种结局、六条路径、任务　　DNA，最后收成一张三角卡。下部教育、健康、事业三编的每一章，都要用这张卡。

卷三的写法和前两卷略有不同。前两卷多在拆：拆实体，拆单极中心主义。这一卷多在搭：每一条原理都配一个从头推到尾的例子，一个教育、健康或事业里的预演，一个看上去不服的反例，以及处理它的办法。陪读的一家人在这一卷里出场最勤：鲁长庚的陡坎和菜刀，鲁晓帆的夜班，闵策的八人小组，闵小满的动点题。

读这一卷，你可以带着一个自己的难题。它也许是孩子的一张卷子，父亲的一张化验单，或者你自己的一份绩效表。每读完一章，拿它试一次：三种属性各是什么，哪一种被你当成了先在，哪两种正在相撞。

还要说一句这一卷不做的事。它不给每种属性开出一个现成的配方，也不保证照着三角卡走一遍，难题就一定解开。它给的是看、等、动的次序，以及每一步该盯住的读数。读数不按预言走的时候，判错句会告诉你，该退让的是哪一层。

那张五十八分的卷子，也会在这一卷里被一章一章地重新读：先读出三个角，再读出哪两角在撞，最后读出它留在孩子心里的是一句话，还是一份本事。

说到底，**属性没有独自的主人，所以改变也没有独自的入口；只改一角的干预，常常把另外两角的矛盾推回到那一角身上**。



第 八 编

三方程、三原理、六路径：属性怎样被看、被推、被起手

编 首

第八编十二章，把卷二立下的“三属性纠缠”变成一套可以动手的方法。第 50 章先回答一个前提：属性为什么必须服从三方程、三原理、六路径，而不只是可以借来比方一下。第 51、52 章写三方程，先给可测的形式，再在理念界、现实界、自我界各走一遍。第 53 至 55 章写三原理，每条一章；新能力和“我笨”这样的标签，都从第三条里分叉。

后半编转向时间和起点。第 56 章写回写与时序，给出属性层的四种结局：跃迁、内卷、轮回、耗散。第 57 至 59 章把六路径按起点分成三组，并说明 AI 时代为什么先问互动这一角变了什么：起点仍由选起点三问决定，从互动起手是倾向，不是规定。第 60 章讲任务 DNA，以及起点选错的三种典型：只改学生、只改病人、只改员工。第 61 章收成全书方法总卡，三角卡。

属性既然没有主人，你还能从哪里下手？

这一编的回答是：正因为没有主人，下手的地方反而多了，而且有章法。

50

第 50 章

同一种转法，为什么在属性这一层也要转一遍

三种属性的纠缠，不是可以借三方程打个比方的东西；只要它们真的互相需要、互为条件、互相影响，三方程、三原理、六路径就会在它们中间完整地转一遍。这叫全息，不叫套用。

◆ 一、一张卷子，三种说法

周四晚上九点，闵小满的数学卷子摊在饭桌上，五十八分。

鲁晓帆刚下白班，看了一眼，说：“他就是粗心。”闵策从书房出来，翻了两页，说：“这几道题本来就偏难，班上平均分也不高。”闵小满自己低着头，过了一会儿才说：“骆老师那节课我根本没听懂，他讲得太快了。”

三个人说的，正好是三种属性。妈妈说的是主体属性：粗心，挂在孩子身上。爸爸说的是客体属性：偏难，挂在题上。孩子说的是互动属性：没听懂、讲得快，挂在那一节课里。

卷二已经说过，这三种说法不必争出一个对的。它们一起发生，缺一种，另两种都显不出来。可是饭桌上的人要的不是一个哲学结论，要的是：明天怎么办。

要回答“怎么办”，光知道三者纠缠还不够。还要知道纠缠的形状：一种属性究竟怎样由另两种决定；三者怎样动起来；从哪一角下手。这一章先回答一个前提。凭什么说三种属性的形状、动法和起手处，正好是 SDE（显露、差异序

列、特征纠缠，本书所用本体论的三根骨头）的那三样：三方程、三原理、六路径？

◆ 二、三视角早就这样跑过一遍

这件事有一个先例，比本书早了十年。

王德生博士的思想第一站是三视角。他从语言学家派克那里借来对比、变化、分布，又接上粒子、波、场，再加上真、善、美。三组三个，后来叫三根轴：怎样看、当作什么、好不好。第 212 号《三视角方法论与实践应用》就是从这三根轴写起的。

那本书的第一个发现，是三根轴互为函数。

好不好，由怎样看和当作什么决定。看出什么，由当作什么和要什么决定。当作什么，由怎样看和要什么决定。书里用一张奖状说明第一个方程：秀英和别的孩子比，把奖状当作一个结果，得出“不好”；婆婆和上学期比，把它当作一段路上的一步，得出“好”。两个人都没看错，代进去的东西不同。

那本书的第二个发现，是三根轴会打架。两根一对不上，第三根就被推着变，变完了再回头改那两根。三个方程各有两个起点，排出六条路径。

请注意一个细节。第 212 号的三根轴，并不是 S、D、E 三个字母各占一根。三根轴都在“看”这一侧，按当年的分法都属于显露里头的事。它们照样按三个方程、三条原理、六条路径在跑。

> **三方程的转法，不认字母，认的是三者之间的关系：只要三样东西互为函数、会相撞、会回写，这套转法就在里面转。**

◆ 三、一把刀又跑了一遍

第二个先例来自第 398 号《AI时代的判断力发生学导论》。

那本书从一个最家常的画面起手：一个人用刀切冬瓜。

我们通常说，判断在这个人的头脑里，刀只负责执行。这一刀，第 41 章拆判断力时已经细拆过：刃口、轻重、刀面，换一把刀，人停顿的位置、调整的次数、出错的类型都会变。这里只取那本书的结论。

它的结论是：切冬瓜的判断，是“人的判断＋刀的封装判断”，冬瓜也不是沉默的布景。（封装这个词，本书第 22 章另有正式的讲法；这里说刀里“封装”着取舍，是借喻。）人、刀、冬瓜三方共同组织了这一刀。那本书接着把三方程、六路径、三原理整套搬进判断力的研究，分别对应运行的真、善、美。

两个先例放在一起，你会看到一个规律。一次在“看法”里，一次在“判断力”里。领域不同，对象不同。可是只要三方互相需要，同一套转法就能用，而且用得出新东西。第 212 号由此看出了秀英家里那场争执的来路。第 398 号由此找到了一个错位：人说“今天的冬瓜特别硬”，其实是刀钝了。

◆ 四、借来比方，还是必须服从

到这里，有一个质疑必须正面回答。

两个先例都成立，不等于属性这一层也成立。也许三方程只是一个好用的比方，用在看法上、用在刀上，碰巧顺手。把它搬到属性上，会不会只是又一次“抽象到什么都能套”？

本书对这个质疑的回答，叫两层全息。三原理说的是：两种属性相撞，推动第三种改变，改变再回写，于是有新的相撞。这个转法不只在外面一层转。外层，主体、客体、互动三种属性之间，它在转；往里一层，每一种属性自身也是一场显露、差异序列、特征纠缠，它也在里面转。像全息底片，碎片里也有整张图。

这套学说给普适性开出的理由很硬：**普适不来自空洞，来自全息。** 一个框架能套一切，多半因为它什么也没说；一个框架能在每一层重新长出来，是因为每一层真的有同一种发生结构。

所以问题就从“能不能借”换成了“是不是同构”。如果三种属性真的构成一组互生的三元，三方程就不是比方，是这组三元自己的形状；三原理就不是建议，是它自己的动法。如果不构成，搬过来就是套用，应当停手。

◆ 五、必须服从的三个条件

怎样判断一组三元是不是真的互生？卷二留下了现成的检验，正好用在这里。

第一个条件，互相需要。抽掉一种，另两种显不出来。第 45 章做过这个抽离：没有坡，“腿力强大”这句话就不会出现；没有爬，“陡”也只是地图上的一个数字。只要抽离一种，另两种就塌，这三者就不是三个可以分开记账的东西。

第二个条件，互为条件。一种属性的阈值，由另两种设定。第 46 章说过：多陡算陡，要看腿和爬法；多强算强，要看坡和爬法。阈值会随另两角移动，说明每一角都是另两角的函数，这正是三方程的意思。

第三个条件，互相影响。改一种，另两种跟着动。第 47 章只立了这个事实，没讲它怎样动。一组三元如果改一角另两角纹丝不动，就谈不上原理；如果改一角另两角必动，而且动完还回过头来改这一角，那就有了三原理的转法。

卷二的第一个“互相”，互相关联（第 44 章），不算在条件里。单有共变，按附录 C 的用卡规矩只够记作“相关”，说不上服从。

三个条件和三样工具一一对上。第二个条件撑起三方程，第三个条件撑起三原理。第一个条件保证三者缺一不可，于是无论从哪一角起手，都绕不开另两角，起手处就有了讲究，这撑起六路径。

> **属性服从三方程、三原理、六路径，不是因为 SDE 规定了它，是因为卷二已经在属性身上设计了检验，去查互生三元的记号。**

◆ 六、本书的说法

把这一章要立的说法写准。

三方程（属性三方程）：主体属性＝F（客体属性，互动属性）；客体属性＝G（主体属性，互动属性）；互动属性＝H（主体属性，客体属性）。F、G、H只是占位的名字，表示“由这两样共同决定”，不是已经写好的算式。它们要在具体领域里一个一个落实。

三原理（属性层）：原理一，主体属性与客体属性矛盾，推动互动属性改变，再回写；原理二，主体属性与互动属性矛盾，推动客体属性改变，再回写；原理三，客体属性与互动属性矛盾，推动主体属性改变，再回写。三条有先后，是时序的循环，不是三件事同时联立。原理三是新能力发生的原理，也是标签发生的原理，分叉在回写的方向。

六路径（属性层）：主→客→互、主→互→客、客→主→互、客→互→主、互→主→客、互→客→主。起点由任务 DNA 决定，不由习惯决定。

两层全息：外层是三种属性之间的三方程、三原理、六路径；内层是每一种属性自身也是一场显露、差异序列、特征纠缠。两层同构。

还要防一个误读。不要把主体属性对上 S、客体属性对上 E、互动属性对上 D，好像三种属性就是三个字母换了名字。第 212 号的三根轴不是这样对的，第 398 号也明说过不能把 S 固定解释为主体。属性层服从的是同一种转法，不是同一张字母表。

卷二把四个“互相”对上 S、E、D，那是另一回事。对上字母的是三种属性之间的关系：一起显露对 S，互相需要与互为条件对 E，互相影响对 D。三种属性本身不对字母。属性不认字母，关系各有侧重，两句话不打架。

◆ 七、这是不是循环定义

读到三个方程，细心的人会皱眉：腿力由坡和爬决定，坡由腿力和爬决定，爬又由腿力和坡决定。绕了一圈，是不是什么也没说？

不是循环定义，是互生。区别在于能不能测。循环定义里，三个词只是彼此换个说法，改不动任何一个读数。互生的三元里，你可以把其中一个钉住，去动另一个，看第三个的读数怎样跟着走。

鲁长庚的例子里，这件事做得到。坡钉住，就是同一段台阶；爬法换一换，直冲和之字形各爬一次，看他喘几口、停几回。爬法钉住，换一道更陡的坡，再看。两次读数不同，三方程就有了内容。

说得更直白些：F、G、H 是要在具体领域里落实的生成算子，不是给好了的通用算式。写出“由另两样共同决定”，还没有指出是哪一样、怎样决定。这份义务，下一章接着还。

◆ 八、一个完整的例子：鲁长庚的腿力

拿头号案例从头到尾走一遍。

鲁长庚六十八岁，退休钳工，从五十岁出头开始爬岳麓山，快二十年了。他常说：“我的腿力强大。”在平地上走一辈子，这句话不会出现。它只在一道陡坡、一次爬的时候亮。

先看三方程。腿力是主体属性，它等于 F（坡陡不陡，爬得吃力还是轻松）。拿掉坡，腿力无处显；拿掉爬，坡只是坡。陡是客体属性，它等于 G（腿力，爬法）：同一段台阶，他刚开始爬山那年说陡，现在说“这一段不算陡，后面那段才陡”。吃力是互动属性，它等于 H（腿力，坡）：腿力不够、坡又陡，就吃力。

再看三原理。刚开始爬山那年，他腿力不够，半山腰那段坡又太陡，两样相撞。矛盾推着第三种属性改变：他没有回头，也没有硬冲，自己当场改了走法，斜着走，左一步右一步，走之字形。这是原理一，互动属性变了。变完了回写：坡被重新说成“可爬”，腿被重新说成“够用”。练了几年，腿力强了，同一道坡被他说成“这一段不算陡”，爬成了“轻松”。

最后看六路径。如果他想练腿力，最快的走法不是在家深蹲，而是互→客→主：先改爬法，再选坡，最后让腿力回写出来。先改爬法，是因为爬法最松，明天就能换；坡放第二，是因为它的回写比腿快，以周计就看得见“陡”的说法变没变；腿力放在最后，因为它被先在化得最深，“我腿不行”说得最牢，又是回写出来的，不是直接练出来的。

三样工具在一个人、一段坡上全用上了。下面六章，会把这段事拆开，一样一样讲细。

◆ 九、两层全息：腿力自己也是一场发生

外层讲完，还有内层。

“腿力”这一种属性，单独拿出来看，也是一场发生。它的形状，是腿在坡上那一刻的样子：步子稳不稳，喘不喘，停几次。它的路，是这几年一次一次爬出来的：哪天多爬一段，哪天膝盖疼了少爬，哪一回改成之字形。它的土，是身体、那道坡、他每天五点半起床的习惯、退休后空出来的时间，缠在一起的土。

写成式子：腿力的显露＝F（训练的差异序列，身体、坡与习惯的纠缠）。

内层和外层是同一种转法。外层里，腿力由坡和爬决定；内层里，腿力的样子由爬过的路和缠在一起的土决定。坡和爬，在内层里正好成了土的一部分和路的一部分。

这就是两层全息落到属性这一层的样子：外面一层三方程，里面一层三方程，两层套在一起，不打架。第 61 章会把两层收成一张卡。

◆ 十、先说“一个变量”的做法哪里对

公道起见，要先说清楚一种很常见的做法哪里对。

科学实验里常讲控制变量：一次只改一个因素，别的都固定，看结果怎样变。学校里讲“找出学生的薄弱点”，医院里讲“找出病因”，公司里讲“找出短板”，都是这个思路的家常版本。

这个做法完全成立，条件也清楚：另外两角真的被固定住了。实验室里，题目是同一套，测量是同一个程序，操作的人被训练成同一种手法。客体属性和互动属性被标准化，主体属性的读数才显得稳定，才可以只改一个变量。

本书的标准化预言正是从这里来的：属性显得不变的地方，正是另两种属性被标准化固定住的地方。控制变量没有错，它只是把三方程里的两个自变量钉死了，于是看上去只剩一个。

它停在哪里？停在把“钉死”忘了。实验结束，走出实验室，坡不再是那道坡，爬法不再是那个爬法，可人们还拿实验室里的读数，当作这个人随身带走的属性。

◆ 十一、为什么正好是六条路

还有一个小问题值得单独回答：三种属性，为什么正好排出六条路径，不多也不少？

理由很干净。每个方程都是用两样去求第三样。要求的那一样是终点，不能同时又是起点；起点只能从另外两样里挑一样，所以每个方程有两个起点。三个方程，一共六条。

属性层照样如此。互→客→主，求的是主体属性，起点在互动，第二步在客体。主→互→客，求的是客体属性，起点在主体。每条路径的最后一站，就是这一次要改出来的那种属性。

这个理由还带出一条纪律。你若一开始就认定“这孩子就是粗心”，再去看题、看课，那还算在求主体属性吗？那是在给一个现成的结论找理由。这是一种误用：把终点当成了起点。这种误用常常出自先在化，结论先被记成一个先在的属性，于是被当成了起点。

鲁长庚想练腿力，腿力就是终点。他若从“我腿不行”起手，接下来看坡、看爬法，看到的都会是腿不行的证据。从爬法起手，腿力才有机会在最后被回写出来。

◆ 十二、什么时候不必动用这一套

方法也有边界，常见的有六处：来不及、没材料、情绪大、只有一个人肯用、方法自己没把握、拿分析拖延。在属性这一层，还要加一处：另两角确实稳定，而且这种稳定对你的任务够用。

比如一个木匠只在自己熟悉的工坊里，用自己那把刨子，刨同一种木料。坡和爬都被他的日子标准化了。这时候说“他手艺好”，当作他的主体属性来用，误差很小，不必每次都画三角。

三角要画，是在三种时候：换了坡，换了爬法，或者一句“我不行”“它太难”“我们处不来”卡住了一个人。闵家饭桌上那张卷子，就属于第三种。

◆ 放回日子里

回到周四晚上那张五十八分的卷子。

那晚闵策没有接着争“粗心还是太难”。他拿过一张草稿纸，画了一个三角，三个角上分别写：小满、这张卷子、骆老师那节课。然后问儿子：“你挑一道错得最冤的题，我们一起看看，它在三个角上各卡在哪里。”

小满挑了第 17 题。三个人看了十分钟，发现那道一次函数图像题本身不难，孩子也不是不会。卡在题干长，要把一段话变成一张图；课上骆老师讲得快，他没跟上，又不敢问，考场上一个人卡住就空着。

明天你可以试一件事：挑一句让你烦心的“他就是粗心”“它就是太难”，在纸上画一个三角，把另两个角补上。不急着改，先看三个角上各写着什么。

带走的话：三种属性一旦真的互相需要，三方程就是它们自己的形状，不是借来的比方。

> 本章判错句：如果在足够多的任务里，抽掉客体或互动，主体属性照样显得出来，阈值不随另两角移动，改一角另两角也不动，那么三种属性不构成互生三元，本章所说的“必须服从”降为“有时可以借用”。

> 下一章从哪里进：三方程既然是属性自己的形状，就该能测；下一章给出它的可测形式。

想一想 ：你最常挂在自己身上的那个属性，抽掉哪一个角，它就说不出口了？你平时想改它，是从哪一角起手的？

51

第 51 章

钉住一角，动一角，看第三角

三方程要想不只是一句好听的话，就得能测：钉住一种属性，改另一种，看第三种的读数跟不跟着走。这一章把三个方程写成可测的形式。

◆ 一、同一段台阶，爬了两次

岳麓山上有一段台阶，鲁长庚管它叫“陡坎”。从山脚上去，过了一座小亭子就是它，一百来级，坡度比前后都大。

有一年秋天，鲁晓帆陪父亲爬山，带了一块会测心率的手表，本来是想看看父亲的身体。她请父亲帮个忙，做一次对照：同一段坎，今天直着往上冲一次，明天按他走惯的之字形走一次。直冲那天，到坎顶停了三次，心率表跳得很高，坐下来喘了好一阵。他说：“这一段还是陡。”

第二天，父亲照老走法，一步斜着一步，走之字形。同一段台阶，同一个人，只隔了一天。这一次他停了一次，坐下来很快就缓过来。他说：“今天这坎倒不怎么陡。”

晓帆是护士，习惯看数字。她注意到一件事：两天里，坎没变，父亲的腿也不可能一夜之间变强，变的只有爬法。可“陡不陡”这句话，跟着爬法变了。

这就是三方程里的一个方程，在一段台阶上被测了一次。

◆ 二、本书的说法

三方程（属性三方程）在第 50 章已经写全，这里再摆一次，后面各节要反复用：

主体属性＝F（客体属性，互动属性）

客体属性＝G（主体属性，互动属性）

互动属性＝H（主体属性，客体属性）

每个方程的左边，叫因变量，是这一次要看的那种属性。右边两样，叫自变量，是决定它的那两种属性。F、G、H　　只是名字，意思是“由这两样共同决定”；在每个具体领域里，它们长什么样，要一个一个查。

晓帆那两天测的是第二个方程：陡（客体属性）＝G（腿力，爬法）。腿力两天里差不多，相当于被钉住了；爬法变了；陡的读数跟着变了。

◆ 三、可测形式：钉一个，动一个

每个方程有两个自变量，测法就有两种：钉住第一个、动第二个；或者钉住第二个、动第一个。三个方程，一共六种基本测法。

把它们排出来：

测主体属性：钉住客体，动互动；或者钉住互动，动客体。

测客体属性：钉住主体，动互动；或者钉住互动，动主体。

测互动属性：钉住主体，动客体；或者钉住客体，动主体。

每一种测法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被动的那一样变了，因变量跟不跟着走？跟着走，说明它在方程里真有分量；不跟着走，说明至少在这个范围里，它的分量很小。

这和科学实验里的控制变量是同一个手势，只差一处。控制变量常常默认因变量是某一个人或某一样东西身上的属性，只是被别的因素干扰。三方程不这样

默认。它说因变量本来就是另两样的函数，没有一个不受干扰的“本来的读数”在后面等着。

> **钉住，不是找到了它的真值，是暂时让一个自变量不动，好看清另一个自变量的分量。**

◆ 四、两层读数，加一项回写追踪

测之前，还要讲清楚读什么。属性这件事只有两层，发生层和意识层，读数也各有一种；再加一项回写追踪。三样混在一起就会测糊涂。

第一样是发生层的读数。腿在坡上怎样动：用了多少分钟，停了几次，心率多高，多久缓过来。题在孩子手里怎样被做：用时、卡在哪一步、错在哪一类。这一层不需要任何人开口说话，摄像机和手表都能记。

第二样是意识层的读数。那句话有没有出现，什么时候出现：“陡”“难”“我腿力强大”“这节课太快”。它记的是属性意识，就是第21章说的某个号位侧重显影、挂上“它的”“我的”的那一刻。这一层要靠人说出来，或者靠问卷问出来。

第三样是回写追踪。它不是另一层，追的是第二次回写，也就是回写进号位、挂上“它的”“我的”之后，这句话过一段时间有没有沉下来，成了一个人随口就用的自我说法、对象说法、关系说法。“我胃口好”“这孩子数学不行”“我们俩一碰就僵”，都属于这一层。

三样读数的快慢不一样。发生层当场就有，意识层要等那句话冒出来，回写追踪要等那句话挂上以后再过几周、几个月，看它沉没沉下来。所以一次测量常常只拿得到前两样，第三样要留一张卡片，过一阵再回来看。

三样也常常对不齐。一个孩子发生层已经不卡了，嘴上还说“我不会”，那是号位上还挂着旧的说法；一个人嘴上说“不难”，发生层却停了五次，那是意识层那句话被面子改写了。对不齐的地方，往往就是下一步要动手的地方。

晓帆那两天，三样都读到了一点。停几次、心率，是第一样；“陡”“不怎么陡”，是第二样。第三样在父亲身上早有一份：刚开始爬山那年，他说那截台阶陡；现在他说“这一段不算陡，后面那段才陡”。这是快二十年回写沉下来的样子。

◆ 五、测主体属性：闵小满的一个下午

再拿教育来测第一个方程：主体属性＝F（客体属性，互动属性）。

骆一鸣老师说过闵小满“不是学数学的料”。这是一句挂在孩子身上的主体属性。如果它是孩子随身带着的东西，那么换题、换讲法，它的读数应当不怎么变。

一个可行的测法是这样的〔待验〕。钉住互动：同一位老师，用同一种讲法，先讲三遍题型相同、难度分三档的题，记下小满每档的用时与卡点。再钉住客体：同一道中档题，换三种讲法，一种照课本推，一种先画图，一种让他自己先猜，再记用时与卡点。

如果两轮里，小满的读数在三档难度和三种讲法之间几乎一样平，“不是学数学的料”就有了一点道理。至少在这个范围里，主体属性的分量大。如果读数随讲法明显起落，比如先画图时他卡得少得多，这句话就该改写成一个三元的说法：“他在这种题、这种讲法下卡住。”

后一种结果本书预期更常见，可它是预期，不是事实。测之前，不该替孩子写好答案。

◆ 六、测客体属性：石头很硬吗

第二个方程，客体属性＝G（主体属性，互动属性），最容易被当成不必测。

石头很硬，这话似乎不用问谁、不用问怎样碰。可是第 26 章已经说过，客观感除了第 23 章说的一号位无我，还有一个来源：标准化。它有两半：一半是可复现，同一块石头，换许多人、许多碰法，“硬”都复现；一半是与推不动的那一

侧有往返，你敲它，它以不由你决定的方式顶回来。两半都在，再加上说“硬”的那一下“我”没亮，人就感到它本来就硬。

可测形式在这里照样用得上。钉住互动：都用指甲去划，换小孩、换钳工，看“硬”的说法会不会变。钉住主体：鲁长庚一个人，先用手指按，再用锤子敲，再用錾子凿，看他说的“硬”怎样变。

钳工出身的人对这件事很熟。鲁长庚说过一句话：同一块铸铁，錾子刃口好的时候是“脆”，刃口钝了是“硬”。在他的行当里，客体属性一直跟着手和工具走。

所以石头的“硬”照样服从三方程，只是它的两个自变量被标准化得太好：一般人碰石头的方式差不多，人与人的差别在这个范围里又不大。读数复现得很稳，于是显得不必测。第 49 章的标准化预言就落在这里。

◆ 七、测互动属性：谈话很顺

第三个方程，互动属性＝H（主体属性，客体属性），测起来最有画面。

闵策带一个八人小组。每周一的站会，有时很顺，有时很僵。他的上司韦东山问过他：“你们组的会，怎么时好时坏？”

把“顺不顺”当作因变量，可以这样测。钉住主体：同一班人，换议题。一周谈排期，一周谈复盘上个月的事故，一周谈 AI 工具怎样改流程，看哪一周僵。钉住客体：同一个议题，换人的配置，比如让平时不说话的两位先讲，或者把主持的人换掉，再看。

闵策后来照这个办法记了一个月。他发现，会僵不僵，跟议题关系很大：一谈到岗位要不要重排，所有人都收着说。换人主持，只改善了一点。

这个结果说明，在他的组里，“会很僵”的分量主要压在客体那一边，在议题上，不在某个“脾气不好”的组员身上。第 34 章说的“挂错号位”，在这里被一张表纠正了。

◆ 八、两个自变量会不会缠在一起

前面的测法，一次只动一样。还有一种更要紧的读数，要两样一起动才看得见。

回到那段陡坎。设想晓帆把测法做全：两种爬法（直冲、之字形）乘两种身体状态（睡足了、前一晚没睡好），一共四种组合。

如果“陡”的读数只是两样各加一份，那么爬法带来的差别，在睡足和没睡好时应当差不多大。这叫可加：两个自变量各管各的，加起来就是总数。

如果爬法带来的差别，在没睡好时大得多，睡足时几乎看不出，那就不可加了。爬法的分量要看身体，身体的分量要看爬法。两样缠在一起，才定下了“陡”。

第 398 号在切冬瓜上提过同一种检验。如果对许多使用者与许多把刀，表现都能由人与刀各自的贡献相加预测得很好，切冬瓜就是一项可加任务：人和刀各出一份，不必说复合发生。只有在登记过的位置出现偏离相加的差异，复合发生才有证据。

属性层照搬这条纪律。**两个自变量只是各加一份，那是主效应；两个自变量互相改变对方的分量，这一份叫搭配，也就是交互项。** 交互项是纠缠在方差分解里留下的痕迹，不是纠缠的定义。什么时候才说“纠缠”，照附录 C 的用卡规矩：抽离或干预追踪至少一项成立，才说纠缠；单有共变，只记“相关”。第 49 章给“纠缠度”的操作定义，比这里的区分更宽一些：纠缠度＝不归本角的波动 ÷ 全部波动。分子里有两样：另两角各自的主效应，加上三者的交叉。标准化轮与放开轮要分开报。

两种说法并不冲突，只是问的事不同。纠缠度问的是：一种属性的读数，有多少不归它自己那一角；哪怕另两角只是各加一份，那一份也不归本角。主效应与搭配的区分问的是：在不归本角的那部分里，有多少是各加一份，有多少是互相改变分量。前者是主效应，另报；后者是搭配，落在交互项里。

这也给全书留了一道诚实的门。如果大量任务都测成可加，只剩各加一份的主效应，交互项低于事先登记的下限，创新二就要收窄。收窄不等于推翻；会让全书放弃的，只有第 49 章那条致命条款。

◆ 九、一张测法总表

把本章的测法收成一张表，下部应用各章查用。

要测的属性（因变量）	测法一	测法二	两样一起动看什么
主体属性（“不是学数学的料”）	钉住讲法，换题的难度	钉住题，换讲法	讲法的效果是否随难度而变
客体属性（“这段坎陡”）	钉住腿力，换爬法	钉住爬法，换不同的人	爬法的效果是否随人而变
互动属性（“这会很僵”）	钉住人，换议题	钉住议题，换人的配置	议题的效果是否随配置而变

表上每一格都要配上三样读数：发生层看动作与用时，意识层看那句话何时出现，回写追踪看那句话过一段时间是否沉下来。

◆ 十、先说“测一个人”的办法哪里对

心理学里有大量量表，测一个人的智力、性格、韧性。它们背后有一个朴素的想法：属性在人身上，测人就够了。

这个办法有它完全成立的地方。量表的题目是同一套，施测的程序是同一种，评分是同一个标准。客体和互动都被钉住了，主体的读数当然稳。在这个范围里，它测出的差别是真的差别，用来比较人与人，有用。

它停在一个地方：把“钉住以后的读数”当作“人本来的读数”。钉子拔掉，题目换成生活里的题，程序换成课堂、饭桌、会议室，读数还剩下多少，量表自己回答不了。

三方程的可测形式，可以看作把量表的手势推广出去：不只钉住两样测一样，而是轮流钉、轮流动，六种测法都做一遍。哪一样的分量大，读数自己说。

“个人那一角能不能独占属性”，正是第 49 章第五节那条致命条款要测的东西。它不怕被测，反而要求被测。

◆ 十一、测完以后，读数归谁

测出来的读数，也会被人挂错号位。

晓帆那张卡片上写着：“之字形那天，停一次。”这是一个三元的读数：这段坎，这种爬法，这个人。可是卡片一贴上冰箱，家里人看了说的却是：“爸的腿还可以。”读数被悄悄挂回了主体。

所以每一个读数，都要连同它的两个自变量一起记、一起说。说“小满先画图时卡得少”，不说“小满其实挺聪明”；说“议题一涉及岗位，会就僵”，不说“组里有人难相处”。这不是说话的讲究，是不让测量本身变成又一次先在化。

◆ 十二、一个反例：身高

公道起见，要找一个三方程看上去最不灵的例子。身高最合适。

闵小满一米五八。换一道题，换一个老师，他不会变高变矮。看上去，身高是一个纯粹的主体属性，客体与互动的分量为零。

可是要看清是在哪一层。在发生层，身高的读数确实不随题目和讲法变，因为题目和讲法不是身高的两个自变量。身高这种形态属性，它的客体是量它的东西和它周围的人，它的互动是怎样量、跟谁比。

钉住量法，换参照：在初二班上，他算中等；到了篮球队，他是“矮的”。钉住参照，换量法：早上量和晚上量，读数会差一点〔待核〕。“高”这个字，在意识层，一直跟着参照走。

所以处理这个反例，要分两句说。第一句：选错了自变量，三方程就测不出东西，这是测的人的错，不是方程的错。第二句：形态属性在发生层确实被标准化得很稳。三方程对它的用处，主要在意识层和回写追踪上：“我矮”这句话怎样亮、怎样沉下来，才是它值得测的地方。

◆ 十三、测的时候最容易犯的错

最后，把三个常见的错列出来，下一章要避开它们。

第一个错，读数混层。拿发生层的停顿次数，去证明意识层的“他觉得难”；或者拿一句“我不行”，去推断他发生层真的卡住了。这两层常常对得上，可也常常对不上：饿了而不知，就是发生层有、意识层没有。

第二个错，钉不住还说钉住了。说“同一个老师”，可老师那天心情不同；说“同一道题”，可孩子前一天刚好做过类似的。钉住，只能是近似的，要写明近似到什么程度。

第三个错，只动一种。只换讲法、不换题，然后说“主体属性不重要”；或者只换题、不换讲法，然后说“互动属性不重要”。每个方程有两种测法，只做一种，结论只能算一半。

还有一句话必须说清楚，免得测法被用反：测出来的分量，只在测过的范围里算数。

一次测量告诉你的，是在这几道题、这几种讲法、这一个月里，三样属性各占多少分量。换一个范围，分量可能完全不同。

鲁长庚在陡坎上测出来，爬法分量大。可是到了平地上，爬法几乎不起作用，怎么走都不吃力。到了一段要手脚并用的石壁，爬法的分量又会被腿力和那道石壁本身压下去。分量不是属性随身带的常数，它本身也是一个读数，跟着坡走。

这句话对两边都是提醒。说“这孩子就是不行”的人，拿一个月的成绩当一辈子的分量；说“全是方法问题”的人，拿一道陡坎上的结果当所有坡的结果。两边犯的是同一个错：把一个范围里的读数，写成了不分范围的属性。

所以每次测完，读数旁边要写上三样东西：在哪些客体上测的，在哪些互动里测的，测了多久。少了这三样，读数就会被人拿去先在化。

◆ 放回日子里

那个周末，鲁晓帆把父亲的心率表记录抄在一张卡片上，分成两栏：直着冲那天，之字形那天。卡片贴在冰箱上。

闵小满看见了，问外公：“那我做题，是不是也能换个爬法？”

外公说：“你问你老师去。”

晓帆想了想，跟儿子说：“你下回做错一道题，先别写‘我粗心’，写三行：这道题哪里难，那节课哪里没跟上，你自己哪一步卡了。”

明天你可以试一件事：拿一句你常说的“它很难”或“我不行”，想一想，如果钉住其中一样，只换另一样，这句话还说得出口吗？最好真去换一次，记两个读数。

带走的话：钉住一角，动一角，看第三角；三个方程六种测法，哪一样分量大，让读数自己说。

> 本章判错句：如果按六种测法测下去，因变量的读数在几乎所有任务里只随某一种属性变化，另一个自变量怎么动都不影响它，那么该方程在这些任务里退化成单变量的函数，三方程的可测形式就只剩下三分之一有用。
>
> 下一章从哪里进：前面的例子大多在现实界；下一章把三个方程搬进理念界和自我界，各走一遍。

想一想：你身上哪一个属性，从来没有被换过坡、换过爬法测过？

52

第 52 章

一个定理，一块石头，一段记忆

三方程不只在山坡上成立。把它搬进理念界、现实界、自我界，各走一遍，你会看到什么？同一种形状：每一界里，主体属性、客体属性、互动属性都各由另两种决定，只是土不一样。

◆ 一、三句话，三个世界

同一个星期，闵家三个人各说了一句话。

闵小满在作业本上做出一道几何证明，说：“这个定理真美。”

鲁长庚在楼下帮邻居修自行车，用錾子凿开一颗锈死的螺母，说：“这螺母真硬。”

鲁晓帆值完夜班回来，翻到一张旧照片，坐了很久，说：“这段日子想起来，还是沉。”

三句话都是客体属性：“美”“硬”“沉”，都挂在一个对象上。可三个对象住在三个不同的地方。定理住在理念界，螺母住在现实界，那段日子住在自我界。

第 20 章说过，界是独立的第三条轴，不是属性的一种。属性发生的总式里，界是一个因子：属性发生＝某号位侧重显影 × 某维侧重发生 × E1 某界侧重的特征纠缠。这一章要做的，是把三方程放进这个因子的三个取值里，看它是否每一界都站得住。

◆ 二、先列一张三界三属性表

把三界与三种属性交叉，先列出九个家常的说法。这张表不分维，只示三界，所以同一列里的例子可能落在不同的维上：

界	客体属性	主体属性	互动属性
理念界	这个定理美	我会证明	这次推演顺
现实界	石头硬	手有力	这一下敲得准
自我界	这段记忆沉重	我敏感	这次回想翻涌

每一行是一个三角。每一个三角里，都应当写得出三个方程。下面一行一行走。

◆ 三、理念界：一个定理为什么美

先走第一行。

“这个定理美”是客体属性，因变量。按第二个方程，它等于　G（“我会证明”，“这次推演顺”）。

闵小满做的是一道很基础的几何题：三角形内角和等于一百八十度。课本上的证法是过一个顶点作对边的平行线。他第一次读，只觉得是规定好的步骤，一点也不美。

那天晚上不同。他自己试着把三角形的三个角撕下来，拼在一起，拼成了一条直线。然后他才去看课本那条平行线，突然明白它在做同一件事：把三个角搬到一处。他说：“原来是这样，真美。”

钉住定理，变的是两样。一样是主体属性：他从“不会证”变成“自己能拼出来”。一样是互动属性：推演从一步一步照抄，变成了一次顺下来的看见。两样一变，“美”才出现。

再看第一个方程：主体属性“我会证明”＝F（定理美不美，推演顺不顺）。一个定理如果在他眼里全是死步骤，“我会证明”这句话很难亮起来；推演如果一路磕绊，也很难亮。

第三个方程：互动属性“这次推演顺”＝H（我会不会，定理本身的结构）。同一个孩子，换一个结构更绕的定理，推演就不顺了。

理念界里有一件容易被忽略的事：客体虽然是一个“定理”，它在发生层同样是一个特征纠缠聚合体。素数、三角形、平行线，在第 16 章的口径里，都是聚合体；放到第 20 章的界里，是理念界里的特征纠缠聚合体，三个号位所显的特征都缠在它身上。它们的“美”不是挂在纸上的，是在一个人一次推演里被显出来的。

◆ 四、先说“数学之美在数学本身”哪里对

很多数学家说过，数学之美是客观的，不随人走。这句话要先说它对在哪里。

它对在稳定性。一个好的证明，被一代一代不同的人读，许多人都说美。这种复现，在第 26 章的口径里，正是标准化那个来源的前一半：可复现，换许多人、许多读法都复现。在一个定义系统里面，定理复现得很稳，因为定理不会生锈。

它也对在约束。一个人再会证明，推演再顺，也没法让一个错的命题变美。客体那一边，确实有它推不动的部分。这是第 26 章说的后一半：与推不动的那一侧有往返。

它停在把可复现读成了主人。一个定理被许多人说美，是因为许多人的“会证明”和“推演顺”被数学教育训练得相近，两个自变量被标准化了。换一个没学过平面几何的人，“美”就不一定亮。

> **定理显得很客观，是因为“会证明”和“推演顺”被数学教育标准化了，定义系统又把它钉住，不是因为它没有自变量。**

◆ 五、现实界：螺母、手、一下

再走第二行。这一行，第 51 章已经测过一种，这里换一个钳工的画面。

鲁长庚凿那颗锈死的螺母。“螺母真硬”是客体属性，它等于　G（手有没有力，这一下敲得准不准）。

他先用一把小锤敲錾子，敲了好几下，錾子打滑，螺母纹丝不动，他说“真硬”。后来他换了个角度，让錾子刃口卡进螺母的一个棱，用大锤一下敲准，螺母裂开了。邻居说：“鲁师傅手真有力。”他说：“不是力，是这一下敲准了。”

一个老钳工嘴里，三种属性一直是分得清又分不开的。“硬”跟着那一下走：敲不准，什么都硬；敲准了，硬也只是一句话。“手有力”也跟着那一下走：同样的力，打在刃口没卡住的錾子上，全散掉了。

第三个方程在这里最显眼：互动属性“敲得准”＝H（手，螺母）。这一下准不准，要看他的手能不能稳住錾子，也要看螺母的棱在哪里、锈在哪一侧。换一颗螺母，同一只手，未必一下就准。

现实界的三角，是全书最熟悉的三角。鲁长庚的腿力、陡坎、之字形，就是这一行的另一个版本。

◆ 六、自我界：一段记忆为什么沉

第三行最难写，也最需要写。

鲁晓帆翻到的那张照片，是十几年前她刚当护士、头一回值夜班时和带教老师的合影。那段日子她常常哭。现在想起来，她说“沉”。

一段过去了十几年的日子，凭什么今天还压人？

“这段记忆沉重”是客体属性。它的客体，是自我界里的一个聚合体：那几个月里的夜班、病房、一位后来去世的老病人、带教老师的一句骂。第 20 章说过，自我界是记忆、内感、“我”的连续性住的地方，一段沉重的记忆，可以是自我界里被一号位照成“那儿有”的东西。

按第二个方程，“沉”＝G（“我敏感”，“这次回想翻涌”）。

那天晚上她刚下夜班，很累，一个人坐着，回想一下子翻涌上来，一段一段停不住。如果是周末上午，一家人在客厅，她翻到同一张照片，可能笑一笑就放下了。钉住记忆，回想的方式变了，“沉”的读数就变。

再看第一个方程：主体属性“我敏感”＝F（记忆沉不沉，回想翻不翻涌）。晓帆的同事说她敏感，她自己也这么说。可她在病房里处理急症时，手很稳，一点也不敏感。“敏感”这句话，只在某些记忆、某种回想方式下才亮。

第三个方程：互动属性“这次回想翻涌”＝H（我，那段记忆）。翻不翻涌，要看她那一刻的状态，也要看被碰到的是哪一段往事。

自我界里，三种属性挤在同一个身体里，最容易被统统挂到“我”身上：“我敏感，所以我想起来就难受。”三方程把它们拆回三处：一处在她这个人，一处在那段往事，一处在今晚这一次回想。

◆ 七、三界之间，土不一样

三行走完，三界之间有什么相同、有什么不同？可以说一个共同点和一个差别。

共同点：每一界里，三个方程都写得出来，也都能用“钉住一角、动一角”的办法去看。这说明三方程不挑界。界是第三条轴，三方程是三种属性之间的关系，两样互不替代。

差别在土。现实界的土，是身体、工具、物件，秤、尺、握力计把主体和互动都换掉了，标准化最彻底，客体属性最像“本来就在”。理念界的土，是符号、定义、推理规则，有公认的规则可查，标准化次之，读数靠规则稳住。第四

节说定理很稳，说的是定义系统里面那一份；放到一个个人的“会证明”“推演顺”上，理念界的标准化就不如秤和尺那样彻底了。自我界的土，是内感、往事、时间的连续性，标准化最弱，几乎每一次回想都不一样。

于是有一个可以检验的推论〔待验〕：同一个人身上，自我界的属性最不稳定，现实界的属性最稳定，理念界居中。量一量一个人在三界里的属性读数随两个自变量起伏的幅度，排序应当是：自我界最大，现实界最小。

这个推论如果错了，比如现实界的读数起伏反而最大，那就说明本节对三界的土的描述有误，要改写的是这一节，不是三方程本身。

自我界最难测，也要说一说怎样测。现实界可以用手表、录像；理念界可以看用时和卡点；自我界的读数，大多只能靠本人说出来。说出来的东西又会被说的场合改写，这正是自我界的土松的地方。

一个朴素的办法是写日记式的记录〔待验〕：每次那段记忆被碰到，记三样，在哪里、跟谁、当时多累；再记一个零到十的数，有多沉。记一个月，钉住同一段记忆，看“沉”随场合与疲劳怎样起落。它粗，可它至少把一句“我就是放不下”拆成了几个可以比较的读数。

◆ 八、一个跨界的例子：闵小满的“我会证明”

属性也会跨界。

闵小满拼出三角形内角和那晚，“我会证明”在理念界亮了。第二天，他在作业本上写证明，写得很顺，这是同一个主体属性在现实界的样子：手和纸。

可是星期五数学课上，骆老师点他上黑板。他站在讲台上，全班看着，脑子一下空了，一个字也写不出来。

同一句“我会证明”，到了这一刻，被自我界的土压住了：被看着的紧张、“不是学数学的料”那句旧话、黑板前一个人站着。三方程照样成立，只是两个自变量都换到了自我界：客体成了“全班的目光”，互动成了“站在台上被看”。

第 20 章说，思考的创造力、动手的创造力、做自己的创造力，是同一维在三界的三种侧重。这里看到的是它的反面：同一个“会”，在三界里各有一副样子，一处亮了，另一处不一定亮。

三界走完，还可以回头看一眼卷一的总式。属性发生＝号位 × 维 × 界。本章的三张三角，钉住的是界这一个因子，在同一界里看三个号位上的三种属性怎样互相决定。换一界，土变了，三方程的形状不变，F、G、H 的具体样子却要重新查。理念界里的“推演顺”，和自我界里的“回想翻涌”，同样是互动属性，查法完全不同。

◆ 九、一个反例：纯粹的理念属性

公道起见，再找一个看上去不服三方程的例子。

“7 是素数。”这句话，似乎不随任何人、任何推演改变。主体是谁、推演顺不顺，7 都是素数。客体属性看上去不需要两个自变量。

处理这个反例，要分清两件事。“7 是素数”的真，是在一个定义系统里被约束住的，那个系统本身就是一次彻底的标准化：数是什么、整除是什么，事先都钉死了。在系统里面，它不随人变。这一点本书完全承认。

可是“7 是素数”作为一个属性被显出来、被挂上、被一个孩子记住，仍然服从三方程。一个刚学除法的孩子，要自己试 2、3、4、5、6，一个一个除，“素数”这个属性才在他那里亮。没有这次互动，对他来说，7 只是一个数。

鲁长庚小时候学算术，老师让他背“一百以内的素数”。他背得很熟，可他说，那时候“素数”在他嘴里只是一串声音。后来当了钳工，要把一圈螺孔平均分布在法兰盘上，十三个孔怎么也分不成几组对称的，他才第一次觉得“十三是素数”这句话有了分量。

所以这个反例划出了一条边界：**在一个被定义钉死的系统内部，客体属性的真值不随两个自变量变；它的显影、挂上与回写，仍然随两个自变量变。** 本书的三方程管的是后一件事，前一件交给数学自己。

◆ 十、在三界里动手，先动哪一处

三界各走一遍，还要回答一个实际的问题：在每一界里，三种属性哪一处最好动？

现实界里，最好动的常常是互动。鲁长庚换个錾子角度，一下就准了；他刚开始爬山那年，在陡台阶上当场改走之字形，就上去了。手和螺母、腿和坡都没变，变的只是那一下、那一步。

理念界里，最好动的常常是客体被呈现的方式。同一个定理，换一种证法，换一张图，换一个拼角的小实验，它在孩子眼里就从死步骤变成了美。定理本身一个字没改，被改的是它被递到孩子面前的样子，这已经落在客体与互动的交界上。

自我界里，最好动的常常是回想发生的那个场合。晓帆不必去改那段往事，也不必先把自己改得“不敏感”。她可以换一个时间、换一群人在场，让那张照片在一个不那么翻涌的回想里出现。

这三条只是常见的情形，不是定律。第 57 至 60 章会把“从哪一处起手”写成六路径和任务 DNA。这里先记住一点：**三界的土松紧不同，最松的那一角也跟着不同；先找最松的一角，是选起点三问的第一问，也是三方程留给动手的人的第一个提示。**

你在自己的哪一界里，一直在动最紧的那一角？

◆ 十一、界和号位，别混成一回事

讲到三界，常有人把它和三个号位混在一起，以为自我界就是三号位，现实界就是一号位。这要分开。

号位说的是在哪个位置亮：一号位亮，显成“那儿有”；二号位亮，显成“正在”；三号位亮，显成“我”。界说的是土在哪里：理念、现实、自我。两样是两根轴。

晓帆那段记忆，土在自我界；可是“这段日子沉”这句话，亮的是一号位，它被显成一个对象，“那儿有一段沉的日子”。到了她说“我敏感”，土还在自我界，亮的换成了三号位。到了“这次回想翻涌”，亮的是二号位，“正在翻”。

同一界里，三个号位都能亮；同一个号位，在三界里也都能亮。九个说法的那张表，就是这两根轴交出来的。三方程管的是同一界里三个号位上的三种属性怎样互相决定，它不替你判断土在哪一界。

◆ 十二、机器进来以后，三界先变的是哪一角

最后看一眼今天。

闵小满有一阵偷偷用 AI 写作业。机器替他把证明写得很漂亮。在理念界的那张三角里，客体没变，定理还是那个定理；主体也没变，这一道他还不会证；变的是互动，推演这一步被机器接走了。结果是“这个定理美”不再在他那里亮，因为推演不是他走的。

现实界里，闵策组里的人用机器写代码，“这段代码写得干净”常常是机器和人一起写出来的。自我界里，有人睡前跟机器聊往事，回想的方式被一个从不疲倦的对话者改写。

三界里，机器先动的常是互动那一角。这和全书在第 59 章要讲的判断一致：AI 首先改动的常是互动，所以遇到 AI 难题，先问互动这一角变了什么；可是从哪一角起手，仍由选起点三问决定，从互动起手是倾向，不是规定。这里先在三界里各看到一次。

◆ 放回日子里

那个星期天晚上，闵小满把“三角形内角和”拼角的那张纸拿给外公看。外公看了半天，说：“跟我凿螺母一个道理，找准那个棱。”

鲁晓帆在一旁听着，想起自己那张旧照片。她没再说话，把照片放回了相册最后一页，打算周末上午，一家人都在的时候，再拿出来看一次。

明天你可以试一件事。挑一句你在自我界里常说的话，比如“我太敏感”“这件事一想就难受”。把它拆成三处写下来：那件事是什么，你是在什么状态下想起的，你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三处写完，看看哪一处最容易换。

带走的话 ：**三方程不挑界；理念界、现实界、自我界的三种属性都由另两种决定，只是土的松紧不同。**

> 本章判错句：如果在某一界里，三种属性中有一种在另两种大幅变化时读数始终不动，又找不到任何标准化在钉住它，那么三方程在这一界不完整，本章“三方程不挑界”的说法要收窄到另外两界。
>
> 下一章从哪里进：三方程说的是静的形状；下一章开始写它怎样动起来，第一条原理：主体属性与客体属性相撞。

想一想 ：你在哪一界里的“我会”，到了另一界就不灵了？那一刻，变的是客体，还是互动？

53

第 53 章

腿不够，坡太陡，于是改了爬法

三原理的第一条：主体属性与客体属性相撞，矛盾推动互动属性改变，改变再回写主体与客体。之字形就是这样被逼出来的，“坡可爬”“腿够用”也是这样被写回去的。

◆ 一、半山腰那一次

鲁长庚五十岁出头那年，开始爬岳麓山。

头一年里有一回，前半段很顺。过了小亭子，到了半山那段陡坎，他照年轻时的习惯，直着往上冲，一级一级踩。冲到一半，腿发软，胸口发紧，上不去了。

腿不够，坡太陡，两样顶在一起。他没有回头，也没有硬冲。站着喘了几口，他自己当场改了走法：一步斜着向左，一步斜着向右，走成一个之字。走得慢，可是上去了。到了坎顶的平台，他歇了十分钟，说了一句后来常说的话：“这坎能爬。”

那一年他还歇过几回。后来不再歇了，他说：“我腿够用。”

这一章就讲那一个早晨里发生的事。它是三原理中的第一条，也是三条里最容易被看见的一条。

◆ 二、本书的说法

先把形式写准：

> **原理一：主体属性与客体属性矛盾 → 推动互动属性改变 → 回写主体属性与客体属性 → 新的矛盾。**

拆成四步看。

第一步，相撞。主体属性与客体属性对不上。腿力是这样，坡是那样，两样放在一起，原来的爬法走不通。

第二步，推动。矛盾不停在原地，它推着第三种属性，也就是互动属性改变。爬法变了，“吃力”变成“慢而不停”。

第三步，回写。互动属性改变以后，回头改写另两种属性。坡被重新说成“可爬”，腿被重新说成“够用”。改写说法，就是第二次回写：所得进了号位，挂上“它的”“我的”，一句话就完成。底下还有第一次回写：所得进了土壤，腿上的劲、脚下的节奏一点一点缠进去，慢，不要“我”。这一步最容易漏写。

第四步，新矛盾。回写之后，三角换了一个样子，新的对不上又会从别处长出来。

四步里，第一步和第二步当天就能看见；第三步的话说得快，土里的变化却要几周、几个月；第四步要等下一次相撞。所以看原理一，不能只看那一个早晨。只看早晨，你会以为是一个窍门；看满一年，你才看得见一个人和一段坡怎样被一起改写。

这四步有先后，是一个时序的循环，不是三件事同时成立。这就是第 50 章说的三原理在属性层的样子：两种属性相撞，推动第三种改变，改变回写，再有新矛盾。

◆ 三、谁和谁撞了

回到半山腰。先认清相撞的是哪两种属性。

主体属性：腿力。那年他五十岁出头，几十年在车间里站着干活，腿有劲，可没有爬过长坡，心肺跟不上。说得准确些，他的腿力在平地上够，在长陡坡上不够。

客体属性：陡。那段坎的坡度比前后都大，台阶又高。

两样一放到一起，就对不上。直着冲这种爬法，要求腿力跟得上坡度；他的腿力跟不上。这是矛盾。

这里要注意一件事。矛盾不在腿上，也不在坡上，在两者之间。同一双腿，换一段缓坡，不撞；同一段坡，换一个年轻人，也不撞。所以原理一不说“腿不行”，也不说“坡太陡”，它说：这双腿和这段坡，在直着冲这种爬法里撞了。

◆ 四、矛盾推着爬法变

换一个人，可能把矛盾当成故障。停一下，歇一会儿，再用原来的爬法硬冲；或者干脆回头下山。矛盾被压住了，可没被用上。

鲁长庚那一回，矛盾当场就开始推东西。推的不是腿，腿一下子变不了；推的也不是坡，坡不会自己变缓。被推动的是第三样，最松的那一样：爬法。

之字形做了一件事：把一段陡的直线，拉成一段缓的折线。每一步的升高变小了，步数变多了。腿力不必一下顶上去，坡的陡被分摊到许多步里。

> **矛盾不是故障，是发动机；原理一里，它常推动最松的那一角：互动。**

这句话在第 212 号里有一个前身。

那本书讲第一原理时，讲过一个婆婆：她一直把孙子吃饭当作一顿一顿的饭来看，看到的却是孩子一顿比一顿吃得好。看到的和当作的打架，她的好不好变了。那本书说，人碰到对不上的时候，第一反应是把矛盾消掉，要么不去看，要

么硬塞进原来的框。婆婆塞了大半年，塞不下了，才真的变。鲁长庚一回都没塞，当场就改了。

◆ 五、回写：坡与腿被重新说了一遍

之字形走通以后，事情没有完。最要紧的一步，在后面。

先回写客体属性。那天到了坎顶，他说“这坎能爬”。坡度一度没变，可“陡”这个客体属性被改写了：从“太陡”改成“可爬”。以后再到坎下，他不再站着犯怵，抬脚就斜着走。

再回写主体属性。话说得快，土里的变化慢。之字形让他天天能爬完整段坎，腿在这一天天里被练着。头一年过去，他不再在平台上歇了，说“我腿够用”；又过了些年，他说“我的腿力强大”。主体属性被改写，不是因为他专门练了腿，是因为新的爬法让坡能被天天爬，腿在爬里长出来。

再往后，回写又改了互动属性本身。腿强了，到了这一段，他步子小了、节奏没乱，一口气就上到平台。同一段坎，被他说成“这一段不算陡，后面那段才陡”，爬成了“轻松”。

回写一漏，事情就只剩一次。如果他只记住“那天之字形走上去了”，却没有让坡被说成“可爬”，下一回他可能又站在坎下犯怵；如果腿没有在天天爬里被改写，之字形就只是一个应急的走法，永远离不开。

◆ 六、新的矛盾从哪里长出来

回写之后，三角换了样子，新的矛盾就来了。

鲁长庚的腿强了，开始嫌那段坎太短，想试后山那条更长的路。那条路坡缓，可是长；在一段坎上管用的那套节奏，到了长路上就不够用，什么时候歇、歇多久，又得重新摸。这是新的对不上。第 57 章会从主体那一角起手，把这一步再走一遍。

还有一个矛盾，是今年夏天的事，和之字形不是一回事。他膝盖疼，两个星期没去爬山；社区医生让他做了检查，说先观察。他开始念叨“年纪大了，腿不行了”。膝盖疼，是主体属性的一个新读数；它和那段坡重新撞上，仍是主体属性与客体属性相撞，仍是原理一。它推着什么变？头两个星期，爬法变成了“不去”（第 43 章细讲过这一撞）；膝盖好些、重新上山以后，下一轮又是爬法：晓帆劝他下山别太赶，他下山放慢，侧着身一级一级走（第 78 章）。

所以原理一不是一次性的修好，是一圈一圈往前转。每一圈，互动属性先变，主体与客体被改写，然后在新的地方再撞。

◆ 七、教育预演：基础与题目相撞，讲法改了

把同一条原理搬进课堂。

骆一鸣老师带初二数学。期中前，他讲一元二次方程的配方法。闵小满那一组学生，基础薄，分数乘法还常出错。题目是课本上的标准题，系数都带分数。

主体属性：小满这一组的基础，在分数运算上不够。客体属性：这批题，系数都是分数，配方要先把二次项系数化成一，满纸分数。两样一撞，照课本一步一步推的讲法走不通。讲了两遍，一半学生还在第二步卡住。

骆老师原来的反应，是鲁长庚那一回没走的那条路：再讲一遍，讲慢一点。这是把矛盾当故障，用原来的讲法再冲一次。

第三遍，他换了讲法。他先拿一道系数全是整数的题，用一块方形纸片演示：一块正方形，补上一个角，变成更大的正方形。学生看懂了“配方”是在补一个缺角。然后才回到带分数的题，告诉他们，分数只是让缺角的边长难算一点，要补的仍是那个角。

被推动的是互动属性：“讲得太快”“听不懂”变成了“看懂了在补什么”。题没换，学生的基础一节课里也没变，变的是讲法。

然后是回写。题被重新说了一遍：从“这批题太难”变成“难在分数，不在配方”。学生被重新说了一遍：小满那一组从“没基础”变成“配方会了，分数

要补”。下一周，骆老师单独给他们留了二十分钟练分数。新的矛盾，又从分数那里长出来。

◆ 八、事业预演：新人和新系统

再看一个事业里的例子，短一点。

闵策的组里来了一个新人，做事踏实，可对公司新上的一套 AI 工单系统很不熟。系统要求每张工单按一套固定格式写清上下文，否则机器就分错类。

主体属性：新人对这套格式不熟。客体属性：这套系统对格式很挑。一撞，工单天天被分错，新人挨了两次说。

闵策没有先去“提升新人能力”，也没有先去申请改系统。他改的是两者之间的那一步：让新人每写一张工单，先用一个老员工写好的样板填空，再提交。互动属性变了，“天天出错”变成“照样板写，错得少”。

回写：系统被组里重新说成“格式严，但有样板就好用”；新人被重新说成“熟得很快”。两个月后，新人自己改出了一个更好的样板，这是又一圈。

◆ 九、先说“补短板”哪里对

很多人碰到主体与客体相撞，第一反应是补短板：腿力不够就练腿，基础不够就补基础，不熟就培训。

这个办法完全成立，在一个条件下：时间够，而且那个“短板”真能直接补。腿力可以练，分数运算可以补，格式可以背。补够了，原来的爬法、讲法、写法自然走得通。

它停在两处。一处是慢。补主体属性，往往要几个月；在这几个月里，人天天在原来的爬法里撞，撞多了，回写的不是“腿够用”，是“我不行”。另一处是它只看见两角。补短板默认矛盾在主体身上，看不见互动那一角其实最松。

原理一说的是：先动最松的那一角，让主体在新的互动里被天天用着，短板常常就在用里补上了。补短板不必放弃，它常常是原理一回写出来的结果，不必当作第一步。

还要补一句为什么叫“第一”。三条原理在形式上是对称的，哪一条都不比另一条更根本。原理一排在最前，只因为它最常被看见：互动属性在三角里常常最松，矛盾最容易先推动它。这是常见的情形，不是默认；一件具体的事从哪一角起手，仍由选起点三问来定。爬法、讲法、吃法、写法，换起来都比换一个人、换一道坡便宜。

可是“最常被看见”也有代价。人们看见了之字形，常常就只记住之字形，以为问题是靠一个技巧解决的。其实之字形只是矛盾推出来的第一个结果，后面那一年又一年的回写，才让一个人的腿和一段坡真正换了说法。

◆ 十、一个反例：爬法改不动的时候

原理一有一个看上去不灵的情形。

设想鲁长庚有一天想爬一段垂直的岩壁，没有台阶，没有坡道，只有一面石墙。腿力和这面墙一撞，矛盾很大。可是爬法几乎改不动：之字形没有用，慢一点也没有用，墙就是墙。

处理这个反例，先要看清，原理一说的是“矛盾推动互动属性改变”，没有说“一定能改成功”。互动属性能改多少，有它的余地。余地大，像陡坎上的之字形；余地小，像一面石墙。

余地小的时候，矛盾会怎样？有三种去向。第一种，转去推别的角：他不爬墙了，换一面有岩点的墙，这是客体属性被改，已经是原理二的事。第二种，引入新的东西：绳索、岩钉、教练，这等于给互动属性造出新的余地。第三种，矛盾停住，什么也不变，他站在墙下，回写出“我爬不了这种墙”。

所以这个反例不推翻原理一，它给原理一划出一条边：**互动属性的余地，决定了原理一能走多远；余地不够时，矛盾会转去推另一角，或者停下来回写成一个标签。** 后一种去向，第 55 章会细讲。

◆ 十一、健康预演：药与胃

本节只谈看问题的视角，不作诊断，不给治疗建议。

鲁长庚有一阵要按医嘱吃一种药，饭后吃，可他一吃就胃里不舒服。主体属性：“我胃弱。”客体属性：“这药伤胃。”两样一撞，他开始偷偷少吃。

照原理一，先看两者之间那一步能不能换。晓帆是护士，她没有自己改药，也没有劝父亲忍着。她带父亲回去问医生，问的是吃法：什么时候吃，和什么一起吃，一次吃还是分开吃。医生在允许的范围里调了吃法。

被推动的是互动属性：“一吃就难受”变成“这样吃还行”。回写也跟着来：药被重新说成“要讲吃法”，胃被重新说成“没那么弱”。这里的每一个调整都要医生定，本书只借它看清原理一的形状。

◆ 十二、原理一最常走偏的两处

原理一用多了，有两处容易走偏。

第一处，把互动的改变当成永久的拐杖。之字形本来是让腿在爬里长起来的。如果一个人一辈子只敢走之字形，从不回到直冲去试，回写就停在“坡可爬”这一半，“腿够用”那一半一直没写上。教育里也一样。讲法换了，学生听懂了；可如果一直只给他这种讲法，从不让他回到课本原来的推法上去试，他的“会”就只挂在那种讲法上。

第二处，只改互动，不看回写往哪边走。同样是换爬法，有人换完说“坡可爬”，有人换完说“我只能走这种窝囊的路”。前一种回写向外，把坡和腿都写宽了；后一种回写向内，把“我”写窄了。原理一照样转了一圈，结局却相反。回写的方向这件事，在原理三里最要紧，第 55 章会把它当成主角。

所以用原理一，要盯住两个读数：互动改了以后，有没有回到原来的难度上再试；回写出来的那句话，是把三角写宽了，还是写窄了。

◆ 十三、怎样看出原理一正在转

最后给一张识别的办法，免得把什么改变都算到原理一头上。原理一正在转，要同时看到三个读数。第一，相撞的读数：主体与客体放在一起，原来的互动走不通，有停顿、有出错、有一句“太难”“不行”。第二，推动的读数：被改的是两者之间的那一步，爬法、讲法、吃法、写法，而主体与客体在这一段时间里大体没变。第三，回写的读数：过一段时间，客体被重新说了一遍，主体也被重新说了一遍。

只有第二个读数，没有第三个，那是一次应急，还没成原理。只有第三个，没有第二个，那可能是别的原理在转：客体先被改了，是原理二；主体先被改了，是原理三。

鲁长庚刚开始爬山那年，三个读数都齐了：直冲上不去，当场改走之字，后来不再歇、说“腿够用”。骆老师那节课，前两个读数当天就有，第三个要等期中考试以后看。

还要澄清一个常见的误读。有人会把原理一说成“先学走，再学跑”：先用简单的办法，再慢慢加难。

两者看上去像，其实不同。“先学走再学跑”是一份事先排好的课表，难度一级一级加，矛盾被设计得尽量小。原理一说的是矛盾已经来了，腿和坡已经撞上，这时被推着改的是爬法。它不回避相撞，它用相撞。

课表可以写进原理一的回写里：之字形走通以后，下一步该去哪段坡，可以排。可是第一步不是排出来的，是撞出来的。

◆ 放回日子里

那个星期六早上，闵小满又跟外公去爬岳麓山。到了陡坎下，他想直着冲，外公拉住他：“斜着走。”

小满走了几步，问：“外公，你第一次也这样走吗？”

外公说：“头一年我直着冲，冲到一半上不去了，就在那儿改成这样走。”

回家的路上，小满说起骆老师那节补缺角的课，说自己现在懂了配方，就是分数老算错。晓帆说：“那你就先别在配方上较劲，每天做五道分数题。”

明天你可以试一件事。找一处你和某件事“撞了”的地方，别急着补自己，也别急着换掉那件事，先问一句：两者之间那一步，能不能换个走法？换完了，过一周回头看，你对自己、对那件事的说法有没有变。

带走的话 ：**腿与坡相撞，先改爬法；改完别忘回写，坡变成可爬，腿才会慢慢变成够用。**

> 本章判错句：如果在互动属性有足够余地的情形里，主体与客体相撞后，改变互动属性既不比只补主体更快减轻矛盾，回写后坡与腿的说法也不随之改变，那么原理一在属性层不成立，至少不比“补短板”多说什么。
>
> 下一章从哪里进：原理一推动的是互动；下一章换一对相撞者，主体属性与互动属性，被推动的成了客体。

想一想 ：你最近一次“撞了”，是先改了自己，还是先改了中间那一步？

54

第 54 章

手和用法对不上，于是刀被重做

三原理的第二条：主体属性与互动属性相撞，矛盾推动客体属性改变，改变再回写主体与互动。工具被重做、题目被改写、表格被重画，多半走的是这一条。

◆ 一、一把总粘冬瓜的刀

鲁家厨房里有一把用了很多年的菜刀，窄身，薄刃，轻。鲁长庚年轻时用它，切什么都顺手。

六十五岁以后，他开始嫌它。最烦的是切冬瓜。冬瓜皮硬，轻刀劈不开，要靠手腕一下一下连着使劲；进了瓜肉，湿冬瓜片又一片片粘在刀面上，切两刀就得停下来用手指拨一次。他说：“这刀不行了。”

晓帆说：“刀没变，是您手腕没以前有劲。”

两个人说的都有一半对。

那年冬天，鲁长庚这个退休钳工自己动手，在旧货市场挑了一把刀身宽、分量重的厨刀。他又把刃口重新磨了一遍，磨得比原来稍厚一点。新刀开冬瓜，抬起来落下去，靠刀自己的重量破皮，手只管方向；宽刀面贴着指节，片厚好控制。粘刀的毛病少了一些，没断根。

他说：“这刀好用。”过了一阵，晓帆发现，父亲又开始自己做饭了。

这一章讲的，就是这把刀怎样被换掉、被磨过，又怎样回过头改了一个人的手和一顿饭。

◆ 二、本书的说法

先把形式写准：

> **原理二：主体属性与互动属性矛盾 → 推动客体属性改变 → 回写主体属性与互动属性 → 新的矛盾。**

和原理一相比，相撞的一对换了：这次是人和“怎样做”撞，不是人和“那样东西”撞。被推动的也换了：这次变的是那样东西。

四步依旧。相撞：主体属性与互动属性对不上，人的手、习惯、基础，和他正在用的做法合不拢。推动：矛盾推着客体属性改变，工具被换、被改、被重做，题目被改写，表格被重画。回写：新的客体回头改写人和做法；改写说法，就是第二次回写，所得进了号位，挂上“它的”“我的”，底下还有进土壤的那一次，慢。新矛盾：换了的客体又在别处和人、和做法对不上。

这一条在第 212 号里也有前身。

那本书讲第二原理：当作的和要的打架，就看出了新东西。书里的阿杰做一个给家长用的软件，老板却要孩子自己愿意打开；一打架，阿杰去翻记录，看出了一颗不起眼的小星星。原理二在三视角那一层，推出来的是“看出一个新的对象”；在属性这一层，推出来的是“对象被改成新的样子”。

◆ 三、谁和谁撞了

先认清相撞的是哪两种属性。如果你家里也有一把总跟你别扭的刀，你可以跟着一起认。

主体属性：鲁长庚的手腕。说得准些，是“手腕连续发力”这一项比年轻时弱了。握力还在，钳工的手茧还在，可连着使劲的耐力不行了。

互动属性：切冬瓜的用法。轻刀开硬皮，用法就是“手腕连续发力”；薄窄刀面切湿瓜肉，用法里又夹着“切两刀拨一次”。这种用法，原来是顺的，现在一刀一顿。

两样一撞：这只手腕，配这种用法，切一个冬瓜要停十几次。

注意，这次和原理一不同。原理一里，腿和坡撞，最松的是爬法，于是爬法变了。这里，手腕和用法撞，最松的一角是哪一个？手腕变不回去，用法本来就是被那把轻刀定死的：轻刀只能靠手腕发力。剩下最松的，是刀。

> **原理二最常走的时候，是互动被客体定死了，人又改不动：这时最松的一角，就是那样东西本身。**

◆ 四、矛盾推着刀变

刀怎样变？分三处。

第一处，换刀。从轻刀换成重刀。重刀借惯性，抬起一段高度落下，硬皮靠刀的重量就能劈开，手只负责引导方向；轻刀省力灵活，可劈硬物要靠手腕额外发力。换刀，等于把“破皮”这件事从手腕上挪到了刀身的重量上。

第二处，磨刃。刃口磨得稍厚。刃口角度里有一个折中：薄刃切入阻力小，可单薄，碰硬皮容易卷口；厚一些的刃切入时阻力大，却耐用，碰到硬皮不易损坏。鲁长庚要的是一把能天天开冬瓜而不卷口的刀，他选了耐用这一头。

第三处，刀面。宽刀面能托起切好的瓜块，能给指节一个贴靠的平面，代价是湿冬瓜片更容易粘。这一项他没法完全改好，只是在实际用里找到了一个办法：切几片就把刀在砧板边上轻轻一磕。

三处合起来，客体属性被改了：从“这刀不行了”，改成“这刀好用”。一把刀的结构里，保存着一组被反复试用、检测过的取舍。本书第 22 章把“历史发生成为可以整体调用的能力”叫封装；第 398 号也用这个词，说刀里封装着取

舍。用在刀上是借喻，说的是同一个机制落在客体这一角。鲁长庚做的，是把他这只手腕需要的取舍，装进一把新刀里。

◆ 五、回写：手和用法被重新说了一遍

刀换好了，事情才走了一半。

先回写互动属性。新的用法不再是“手腕连续发力”，而是“抬起，落下，手管方向”。“一刀一顿”变成了“切得顺”。这是用法被改写。

再回写主体属性。这一步有意思。晓帆原来说“您手腕没以前有劲”，这句话挂在父亲身上，有点像一张诊断书。换刀以后，同一只手腕切得顺了，“手腕不行”这句话就说不出口了。父亲自己的说法变成：“刀对了，手就够用。”

这一步有一个提醒。刀上的结构，只有遇到会读它的手，才变成被承接的判断；同一把重刀，在熟练者手里省力，在新手手里可能是危险的，新手还没学会在破皮的一瞬间接住惯性。所以回写到主体，不是自动的。鲁长庚是钳工，手对重量和惯性很熟，他接得住；换一个从没用过重刀的人，同一把刀回写出来的可能是“我拿不动这把刀”。

回写之后，还有一层。父亲又开始自己做饭了。一把刀，改写的不只是切冬瓜这一个动作，还有一个老人在厨房里的那一整片日子。这一层，第 21 章叫它“回写进土壤”，第 56 章会细算。

◆ 六、新的矛盾从哪里长出来

客体一换，新的对不上就从客体那里长出来。

重刀开冬瓜好用，片薄片就麻烦。用重刀片薄片，要额外控制，防止刀在自重下切厚。鲁长庚有一次想把冬瓜切成薄片做汤，片出来厚薄不匀。他的手和“片薄片”这种用法，又和这把重刀撞上了。

这一次，他没有再换刀。他把旧的那把轻刀也留着，开皮用重刀，片薄片用轻刀。客体被拆成了两件，各管一段。

原理二的一圈就是这样：人和做法撞，推着东西变；东西变了，又和别的做法撞，再推着东西变，或者推着别的角变。厨房里两把刀并排挂着，就是两圈原理二留下的样子。

◆ 七、教育预演：习惯与节奏相撞，题被改写

骆一鸣老师那个班，有一个现象让他头疼。

一批学生有个习惯：做几何题要先画图，画得很细，画完才动笔算。这是他们的主体属性，说是好习惯也可以。可是骆老师的课堂节奏很快，一节课讲一个知识点、练八道题，每道题留三四分钟。这是互动属性。

两样一撞：爱画图的学生，三四分钟只够把图画完，题还没开始做，下一道就来了。他们被说成“做题慢”“跟不上”。

骆老师先想过改学生，让他们少画图；也想过改节奏，可教学进度压着，节奏很难慢下来。最后被推着变的，是题。他把练习卷重新编了一遍：每道几何题都附一张画好的底图，学生只需要在图上添一两条线；八道题里拿出两道，专门练“自己从零画图”，给足时间。

客体属性变了：练习卷从“题太多、太赶”，变成“图给了，题能做完”。

然后是回写。主体那边，爱画图的学生不再被说成“慢”，他们被说成“图感好，需要底图”；那两道从零画图的题，又让他们的长处有地方用。互动那边，课堂节奏照旧快，可在新卷子上，快变得跟得上。

新的矛盾也来了：底图给惯了，有几个学生考试时拿到没有底图的题，一下子慌了。下一圈，又得改题，或者改节奏。

◆ 八、事业预演：口头习惯和异步流程

闵策的组原来靠口头沟通。有事站起来走到对方桌边说两句，十分钟解决。这是组员身上的一个共同习惯，也是他们的主体属性：“我们组沟通快。”

公司推了一套 AI 协作流程，要求每个任务先写成文档，机器读文档、拆任务、派工单。这是新的互动属性：异步、按文档走。

两样一撞：组员嫌写文档慢，常常口头说完就干，机器读到的文档残缺，派出来的工单乱七八糟。

闵策没有先培训组员“养成写文档的习惯”，也没有去说服公司撤掉流程。被推着变的，是任务说明这个对象。他和两个组员一起，把任务说明的模板重写了一遍。一张要写满的长表，改成了五个短问题，每个问题一行就能答。

客体属性变了：“文档太繁”变成“五行能写完”。回写：组员被重新说成“口头快、落笔也不慢”；流程被重新说成“能用”。新的矛盾是，五行写得太省，机器有时还是拆错，模板又得改。

◆ 九、健康预演：一只药盒

本节只谈看问题的视角，不作诊断，不给治疗建议。

鲁长庚每天要吃三种药，早晚各不相同。他的主体属性是“记性差了”；互动属性是“每天自己从三个药瓶里数药”。两样一撞，常常漏吃一顿，或者吃重。

晓帆没有先劝父亲“多留个心”，那是改人；也没有替父亲天天数药，那等于把互动整个接走。被推着变的是一样东西：她买了一只分早晚、分七天的药盒，每周日晚上一起把一周的药分好。

客体属性变了：“药太多、太乱”变成“一格一顿，一眼看清”。回写：父亲不再说“我记性差”，改说“看一眼盒子就行”；每天数药的动作，变成每周日一次的分药。新的矛盾是出门旅行时药盒太大，下一圈又得改。

◆ 十、先说“改人适应工具”哪里对

碰到人和做法对不上，很常见的一种说法是：工具是好的，人要适应它。培训，考核，养成习惯。

这个办法有它完全成立的地方。有些工具确实是许多人、许多年反复试出来的，结构里封装着大量不容易看见的取舍。工具承接了历史上的判断，后来者不必重新经历每一次被淘汰的尝试。对这样的工具，先学会读它，常常比急着改它更划算。

它停在把工具当成了不可改的那一角。第 398 号同时提醒过：历史承接提供解释，不直接提供正当性；一件工具来历再久，也不能因此免除检验。如果一线使用者能看出缺陷，却没有路把反馈送到改工具的环节，工具就成了只许继承、不许修订的权威。

原理二说的是：你和做法撞了，那样东西也在三角里，它也可以被推动。先学会读它，再判断它该不该改；该改的时候，改它往往比改人更快。

◆ 十一、一个反例：东西改不动

原理二最常见的反例，是客体被定死了，谁也改不动。

中考试卷就是这样一个对象。闵小满明年要中考，他的习惯和考场的节奏对不上：他做几何要画图，考场上没有底图，时间也紧。骆老师可以改练习卷，可改不了中考卷。

处理这个反例，先要分清两种“客体”。一种是作为对象本身的客体：中考卷，确实改不动。另一种是这个对象被递到人面前的方式：练习时用哪些题，按什么顺序练，模拟考怎样安排。后一种还能改。骆老师能做的，是在期末前几周，逐步把底图撤掉，一张卷子撤一点，让练习卷一步一步变得像中考卷。

客体本身改不动的时候，原理二的推动力会转向。转去推互动：练出更快的画图手法，这是原理一。转去推主体：让孩子在一次次没有底图的练习里长出新本事，或者回写出“我考场上就是不行”，这是原理三，下一章会细讲。

所以这个反例划出一条边：**客体有一部分是被制度、自然或别人定死的，原理二只能推动它可以被改的那一部分；定死的那一部分，会把矛盾转交给另外两条原理。**

◆ 十二、改了东西，能力挂到哪里去了

最后，原理二留下一个小问题，它在全书后面要用很多次：东西被改了以后，能力挂到了哪里？

鲁长庚换刀以后，切冬瓜切得顺。这份“会切”，有一部分在他的手上，有一部分在那把刀的重量和刃口里。第 398 号的说法是“人的判断＋刀的封装判断”，那个加号不是两份能力简单相加，是一场复合。

你会发现，属性在这里悄悄迁移了。原来挂在主体身上的“我会切”，一部分被挂到了客体身上，“这刀好用”。只要刀还在，这份迁移不碍事。刀一丢，或者到了一个只有轻刀的厨房，他会发现原来“手不行”的那一半又回来了。

教育里的底图也是这样，闵策组里的模板也是这样。原理二推得越成功，越要记一笔账：哪一部分能力被装进了东西里。这本账，第 67 章讲复合主体时会接着算，第 72 章讲 AI 代写之后能力归谁时会正面算。

◆ 十三、怎样看出原理二正在转

和上一章一样，给一张识别的办法。原理二正在转，要看到三个读数。相撞的读数：一个人做某件事，用的是某种做法，两者合不拢，出现一句“我跟不上”“这流程别扭”。推动的读数：被改的是那样东西，刀、卷子、模板、表格，而人和做法在这段时间里大体没变。回写的读数：过一段时间，人被重新说了一遍，做法也被重新说了一遍。

你若只看到东西被换了，人和做法的说法却一点没变，那多半只是一次采购，还不是原理二。比如公司换了一套更贵的软件，组员照旧说“我们不会用”，照旧口头沟通，矛盾没有推动任何回写。

反过来，你若看到人和做法的说法变了，却说不出是哪样东西先变的，就要往回查。也许先变的是做法，那是原理一；也许先变的是人，那是原理三。三条原理的区别，不在最后谁变了，在谁先被推着变。

还有一点要补上。原理二推得太顺，人会开始只改东西：遇到什么别扭，都去换工具、换模板、换卷子。东西换得越勤，人和做法越不必变，回写就只停在客体那一角。鲁长庚的厨房里如果挂满了十把刀，每把只管一种切法，那他手上的本事反而会越来越少。改东西，要看它回写到人和做法上没有。

◆ 放回日子里

那个星期天，晓帆炖冬瓜排骨汤。她拿起父亲那把重刀，第一刀落下去，刀一下子冲到砧板上，吓了一跳。

父亲在旁边说：“抬起来，落到皮上那一下要接住。”

晓帆试了三次，才找到那一下。她笑着说：“原来这刀好用，是您手会读它。”

明天你可以试一件事：找一件你天天在用、天天跟它别扭的东西，一个表格、一个软件、一把椅子。先别怪自己，也别怪用法，问一句：这件东西本身，能不能改一点点？改完了，记下你对自己、对那个做法的说法有没有变。

带走的话 ：**人和做法对不上时，那样东西也在三角里；改了它，别忘了记下哪一份能力被装进了它。**

> 本章判错句：如果在客体可以被改的情形里，主体与互动相撞后，改客体既不比只改人、只改做法更快减轻矛盾，改完之后人与做法的说法也不随之改变，那么原理二在属性层不成立，工具与题目的重做只能算作外部条件的调整。
>
> 下一章从哪里进：剩下最后一对相撞者，客体属性与互动属性；被推动的是主体，新能力和“我笨”都从这里分叉。

想一想 ：你身上哪一项“会”，其实有一半装在一件东西里？

55

第 55 章

一道难题，一种硬讲，长出本事还是“我笨”

三原理的第三条：客体属性与互动属性相撞，矛盾推动主体属性改变，改变再回写。新能力从这里发生，“我笨”也从这里发生；两条路在同一个岔口分开，岔口在回写的方向。

◆ 一、两个孩子，同一节课

初二下学期，骆一鸣老师讲一道压轴题：动点问题，一个点沿着三角形的边移动，问它走到哪里时，某个面积最大。

题很难，这是客体属性。骆老师讲得很硬：他把解法一步一步写上黑板，设变量，列函数，分三段讨论，四十分钟讲完。他没有画动态的图，也没有停下来问学生卡在哪里。这是互动属性。

难题撞上硬讲，全班大半人听不懂。

下课后，两个孩子走出教室，各说了一句话。

闵小满说：“我就是笨，这种题我永远不会。”

他同桌说：“我卡在分三段那里，不知道为什么要分。”

一个月后，闵小满见到动点题就跳过。同桌在一次课后问了骆老师那三段是怎么来的，又自己拿一张纸剪了个三角形，让一枚硬币沿着边走，看面积怎样变。期末，同桌做出了一道类似的题。

同一道难题，同一种硬讲，在两个孩子身上推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主体属性。这一章就讲这个岔口。

◆ 二、本书的说法

先把形式写准：

> **原理三：客体属性与互动属性矛盾 → 推动主体属性改变 → 回写客体属性与互动属性（所得进土壤、进号位）→ 新的矛盾。**

这一次，相撞的两样都不在人身上：一样是那道题、那件事、那个对象，一样是正在发生的做法。被推着变的，是人。

原理三是新能力发生的原理，也是标签发生的原理。两者走的是同一个原理的前两步：都有相撞，都推动主体属性改变。分开的地方在第三步：回写往哪个方向走。

和前两条原理比，原理三有一个特别之处。前两条里，被推动的是互动或客体，人可以站在旁边看着它们变；原理三里，被推动的就是人自己。人既是被推动的那一角，又是给这次推动下结论的那一个。于是回写最容易出错，也最要紧。

第 212 号的第三原理，在三视角那一层也有这个特点。

那本书说：看到的和要的打架，就换一种当作，换一个场；它最常见的样子，是一个人卡住了。书里的小林在行政部做了五年，想去市场部，申请被退回。看到的事实和要的东西一直对不上，逼着他把自己从“一个做行政的”，改当作“一个做了五年对外沟通和活动组织的人”。当作一换，同样的事实在别人眼里也变了样。

属性层的原理三，被推着变的不是“当作”，是主体属性本身。小林的故事里，变的是他怎样看自己；闵小满的故事里，变的是他是一个怎样的学数学的人。

◆ 三、谁和谁撞了

先认清相撞的是哪两种属性。

客体属性：难。动点问题难在一个点在动，图形跟着变，面积是一个随位置变的量。这对初二学生是一个新东西：他们之前处理的图形，都是不动的。

互动属性：硬讲。四十分钟，写满黑板，一步接一步，没有让学生自己先摸一摸那个点怎样动。

两样一撞，矛盾在哪里？难题要求学生先在心里看见“一个会动的图”；硬讲只给了“一串不动的式子”。题要的是一种看法，讲给的是另一种东西。两者对不上，学生就被夹在中间。

注意，这次矛盾不在学生身上。闵小满和他同桌在那节课上，并不比别的日子笨。是题和讲法之间裂开了一道缝，学生站在了缝上。

◆ 四、矛盾推着主体变

站在缝上的人，会被推着变。怎样变，有两个方向。

一个方向，是人去补那道缝。同桌做的正是这个：他先认出缝在哪里，“卡在分三段”；然后自己造一个会动的图，纸三角加一枚硬币，把讲法没给的那种看法补上。补的过程中，他身上长出一样东西：遇到会动的图形，先让它动起来看。这是一项新的主体属性。

另一个方向，是人退出那道缝。闵小满做的是这个。他没有去认缝在哪里，而是把整道缝收到自己身上，“我就是笨”。这也是一种主体属性的改变：原来他只是“这道题不会”，现在他成了“永远不会这种题的人”。

> **两个方向都是原理三：矛盾都推动了主体属性改变。差别不在有没有改变，在改变被写回到哪里。**

◆ 五、岔口在回写的方向

这是本章最要紧的一节。先回到第 21 章的两次回写：所得回写进土壤，所得回写进号位。

同桌的那一次改变，先回写进了土壤。他拿纸三角做的那个小实验，留在了他的手上和他的草稿本里。下一次碰到动点题，他又做了一次；再下一次，他不用剪纸，在心里就能让点动起来。

反复用过、试过、做对过，这份本事被封装住了。第 22 章说过，封装就是历史发生成为可以整体调用的能力。然后，才回写进号位，挂上一个名字：“我会做动点题。”顺序是：先土壤，后号位。

闵小满的那一次改变，直接回写进了号位，跳过了土壤。他没有任何一次做通的经历，没有留在手上的东西，只有一句话：“我笨。”这句话直接挂上了“我的”，成了一个自我符号。顺序是：没有土壤，只有号位。

这就是分叉的所在。**新能力是所得先在土壤里结算、后在号位里留名；标签是矛盾不经土壤，直接在号位里结算。**

还可以说得更细一点。标签之所以是一种先在化，是因为它把一场正在发生的相撞，记成了一个先在的属性。“我笨”说的不是“这节课我被夹在缝上”，而是“我本来就是这样”。全书的总机关，在这里落成了一个孩子的一句话。

◆ 六、回写方向从哪里决定

岔口既然在回写方向，就要问：是什么把回写推向这一边或那一边？

附录 H 第八条已经登记了两个预测变量：替代互动是否在场，负面标签是否先到（见第 112 章第八条）。下面把它们放到这节课上看，再加一个辅助观察〔待验〕。

第一个读数，负面标签是否先到。下课后的第一句话最能看出来。同桌说“卡在分三段”，矛盾被挂在题和讲法之间那道缝上；闵小满说“我笨”，矛

盾被挂在他自己身上。标签抢在任何一次做通之前到了，回写就往号位那边滑。第 34 章讲过挂错号位，这里是同一件事的入口。

第二个读数，替代互动是否在场。硬讲之外，有没有另一种打交道的方式，让他摸到那个会动的图：自己剪纸三角，有人陪他拆小问。替代互动一在场，就可能有一次“通”。哪怕一次很小的通，一枚硬币在纸三角上走了一圈，看见面积先变大后变小，也会给土壤里留下第一粒东西。完全没有通过的人，土壤里是空的，回写只能去号位。

还有一个辅助观察，不在登记之内：回写之前，有没有人来得及插一句。闵小满那句“我笨”说出口以后，如果当晚有人问他“你卡在哪一步”，回写还有机会改道。

如果第二天又被骆老师在全班面前点名“这都不会”，那句“我笨”就被别人再写一遍，沉得更深。第 41 章说的自我应验，就从这里开始：属性沉为自我符号以后，人会按它去挑题、去躲题，标签于是一次次被证实。

两个读数加一个辅助观察，都不在孩子“天生”的东西里。它们都在三角里：一个在标签先不先到，一个在有没有另一种互动，一个在别人的那一句话。

◆ 七、一个完整的例子：闵小满的第二次

把头号的教育例子从头推到尾，看回写方向怎样被改道。

那天晚上，闵小满跟父母说了一句“我就是笨”。鲁晓帆没有劝他“你不笨”，那只是用另一句话去抢同一个号位。闵策拿出一张纸，画了一个三角，问他三个问题：那道题难在哪里？那节课是怎么讲的？你是在哪一步听不下去的？

小满答不上第三个问题。他只记得黑板写满了，他就不想看了。

第二天，闵策没有替他讲题，也没有去找骆老师。他把同一道题拆小，只留第一问：点走到中点时，面积是多少。小满算出来了。再问：点再往前走一点，面积变大还是变小？小满想了想，拿手比画了一下，说“变小”。他自己让那个点动了一次。

这是替代互动在场带来的一次通。很小，可它在土壤里留下了第一粒。

一周后，小满在骆老师的课后自己问了一句：为什么要分三段？这是负面标签在松动：矛盾从“我”身上挪回到了题和讲法之间。骆老师那天正好有空，给他画了一个会动的图。

两个月后，小满碰到动点题不再跳过，常常能做出前两问，第三问时对时错。他说的话变成：“这种题我会一半。”

这句话，已经不是“我笨”，也还不是“我会做动点题”。它是一个正在成形的主体属性：在土壤里有了几次做通的经历，在号位上挂了一个诚实的名字。

回写还没完。题被重新说了：从“永远不会的那种”，变成“前两问能拿”。讲法也被重新说了：小满开始在课上自己画图，跟骆老师的板书对照着听。原理三的一圈，回写到了另外两角，新的矛盾在第三问那里等着。

◆ 八、先说“认清自己”哪里对

有一种很常见的说法：每个人要认清自己，有些事就是不擅长，别跟自己较劲。

这句话有它完全成立的地方。主体属性不是可以任意改写的。一个人在某件事上，反复在不同的题、不同的讲法、不同的老师那里试过，都做不通。土壤里实在长不出东西，他把力气挪到别处去，是明智的。

它成立的条件是：试过的三角足够多。不同的客体，不同的互动，都换过了。在这个条件下说“我不擅长”，是一个有来路的判断。

它停在一个地方：把一次相撞当成了“试过很多”。闵小满只撞了一节课，就说“永远不会”。那不是认清自己，是一次相撞被直接结算进了号位。认清自己要靠土壤里的许多次，标签只需要一次。

◆ 九、健康预演：“我体质差”

本节只谈看问题的视角，不作诊断，不给治疗建议。

鲁晓帆常值夜班。有一年冬天，她连着感冒了三次，每次都拖很久。她跟同事说：“我体质差。”

客体属性：那个冬天流感多，科里病人多，是一个难的冬天。互动属性：她的排班，连续夜班之后只隔一天又是夜班，睡眠被切成碎片。难的冬天撞上碎的排班，矛盾推着她这个人改变：身体在发生层被拖累，意识层浮出一句“我体质差”，挂上了“我的”。

如果这句话直接沉下去，第二年冬天一开始，她就会先认定自己要病，少动、多睡、不敢运动，那句话会被自我应验。

另一种回写方向，是先回到土壤：换一换排班，夜班之间多隔一天；夜班后的那天固定做一件能睡着的事。这样过一冬，看一看。如果第二年冬天少病了，她挂上的名字可能变成：“排班顺的时候，我身体还行。”

第 79 章会把这个例子写满。这里只看清一点：同一个难的冬天、同一种碎的排班，可以在她身上留下一个标签，也可以留下一份关于自己的、有来路的知识。

◆ 十、事业预演：“我跟不上了”

闵策组里有一位做了十年测试的老员工。公司上了 AI 自动测试，原来他手写的测试用例，机器几分钟就生成一大批。

客体属性：测试这件活变了样，难的不再是写用例，是判断机器生成的用例哪些靠不住。互动属性：公司的推法很硬，一个月内全组切换，没有过渡。两样一撞，矛盾推着这位老员工改变。

他第一周说的话是：“我跟不上了，这活不需要我了。”这是往号位直接结算。

闵策给他换了一个活：专门挑机器用例里漏掉的边界情况。第一周他就挑出了三处机器没测到的地方。这是一次通。三个月后，他的说法变成：“机器写得快，漏什么我比它清楚。”新能力先在土壤里结算，再在号位里留了名。

◆ 十一、一个反例：没有相撞，主体也变了

原理三说，客体与互动相撞，推动主体改变。有人会举一个反例：一个孩子暑假什么也没学，开学后数学忽然好了。没有难题，没有硬讲，主体属性照样变了。

处理这个反例，先要看清原理三说了什么、没说什么。它说的是：只要客体与互动相撞，主体就会被推着变。它没说：主体只会这样变。主体在发生层还有别的变法，长大、休息、身体发育，都会改变它，这些不必经过相撞。

再看那个暑假。孩子“忽然好了”，通常有两种情形。一种是相撞发生在看不见的地方。他暑假玩一种要算数的游戏，或者帮家里记账，客体与互动在另一个场合撞过，只是大人没看见。另一种是发生层的成熟：注意力、工作记忆随年龄变化〔待核〕，原来那道缝变窄了。

前一种仍是原理三，只是发生在别处。后一种不是原理三，原理三也不必管它。

所以这个反例给原理三划了一条边：**原理三说的是相撞足以推动主体改变，不说相撞是主体改变的唯一来路；它管的是有相撞的那一部分，而那一部分恰好包括了标签和新能力的分叉。**

◆ 十二、为什么说它是全书最要紧的一条原理

三条原理在形式上对称。可是在本书里，原理三被看得最重，理由有两个。

第一个理由，它是主体属性的发生原理。卷一第六编讲主体属性发生学，讲了“我”最后才亮，讲了饿了而不知，讲了创造力是三律一起跑、由特征律收

口。原理三把这些都连到了一个动态的入口上：一个人身上的属性，是在他所面对的东西和他所处的做法相撞时，被推出来的。

第二个理由，它是先在化最常发生的地方。前两条原理里，被推动的是互动或客体，人站在旁边，不太会把结果挂到自己身上。原理三里，人就是被推动的那一角，结果最容易被直接挂上“我的”。全书说两千五百年的实体论总给属性找一个先在的主人，那个主人最常被找到的地方，就在原理三的回写处。

下部教育、健康、事业三编，标着“原理三”的章最多。第 69 章的天赋与差生，第 79 章的“我体质差”，第 89 章的“他能力强”，都用到这一条原理，落在一个个具体的晚上。

◆ 放回日子里

那个周末，闵小满在草稿本最后一页写了一行字：“动点题：前两问会，第三问时对时错。”写完，他看了一会儿，又在下面加了一行：“卡在分段。”

鲁晓帆看见了，没说话，只是把那一页折了个角。

明天你可以试一件事：下一次你或你的孩子说“我笨”“我不行”“我就是这种人”，先别反驳，也别安慰，问一句：“你是卡在哪一步？”答得出来，矛盾就挪回到了三角里；答不出来，就把那件事拆小，找一次最小的“通”。

带走的话：难题撞上硬讲，人一定被推着变；变成本事还是变成“我笨”，要看所得先进了土壤，还是直接进了“我”。

> 本章判错句：如果在相撞之后，先回写进土壤（有过至少一次做通、反复试用）与直接回写进号位（第一句话即自我标签、无做通经历）的两组人，在之后数月里该项主体属性的走向没有可辨认的差别，那么“分叉在回写方向”不成立，原理三只能说明主体会变，说明不了怎样变。
>
> 下一章从哪里进：三条原理都写完了，每一条都以回写收尾；下一章专讲回写与时序，给出属性层的四种结局。

想一想 ：你身上哪一个“我不行”，是在一次相撞之后直接写进去的，从来没有经过土壤？

56

第 56 章

改了一次，算不算数：回写与属性层四结局

一次改变算不算数，不看改的那一刻有多热闹，看回写落在哪一角、留不留得住。三角改完之后只有四种走向：跃迁、内卷、轮回、耗散，本章把它们一一认清，并给出判别的读数。

◆ 一、推动之后还有一步

前三章讲了三条原理。每一条都是两种属性相撞，推着第三种属性改变。鲁长庚的腿力不够，岳麓山那段坡又太陡，两者一撞，爬法从直上改成了之字形。这是原理一。

故事并没有停在“改成之字形”那一刻。

第二天早上，他还会不会走之字形？一个月后，那段坡在他嘴里还“陡”不“陡”？一年后，他说起自己，会不会多一句“我腿还行”？这些都发生在改变之后。它们决定那次改变是一次性的，还是留下来了。

第 53 章说过，三原理的四步是有先后的：相撞、推动、回写、新矛盾，不是四件事同时摆在那里。先有矛盾，再有改变，再有回写，回写又造出新的矛盾。前三章写的多是前两步，本章写第三步：回写。

> **回写是一次改变留在三角里的痕迹；没有回写，改变就只剩一次。**

第三步最容易漏写。原因很朴素：改变是看得见的事件，回写是慢慢沉下去的东西。之字形爬那天，旁边晨练的人都看得见；坡在他心里慢慢“不陡”了，谁也看不见那一天。

◆ 二、回写落进两个地方

第 21 章说过两次回写，这里把它们放回属性三角里。

第一处是土。所得回写进土壤：之字形走多了，那段坡上被踩出一条斜斜的小路；膝盖记住了一种步幅；早上几点出门、在哪棵樟树下歇脚，也慢慢定下来。这些都不挂在谁的名下，它们是下一次爬的条件。

第二处是号位，也就是“它的”“我的”挂上去的地方。坡被说成“可以爬”，挂在客体上；爬被说成“现在顺了”，挂在互动上；腿被说成“还够用”，挂在主体上。这三句话一出口，三种属性就各自换了样。

两处回写不一定同步，各有各的钟。进号位快，一句话就完成；进土慢，要一次一次缠上去。所以话先变、土后跟是常态：一时兴起说“我腿好得很”，第二天腿酸得下不了楼，土里还没缠上多少，号位先挂了钩。反过来也会发生：路已经踩出来了，他嘴里还说“那段坡要命”，土已缠上，话迟迟不改。

所以追踪回写，要两处一起看。只看话，会被一时的说法骗；只看土，会漏掉“它的”“我的”已经悄悄换了名字。

◆ 三、跃迁：新属性稳下来了

现在可以给四结局下定义。四结局是诊断一场发生走向的四个词，本书把它落到属性三角上。

跃迁：三种属性都动了，而且在新的位置上互相撑住，新的三角能自己维持。

鲁长庚的那段坡，从他刚开始爬山那年改走之字形算起，一年以后，三句话都换了。坡：那段“还行”。爬：上去“不费劲”。腿：“够用”。更要紧的是

第四件事：他中间停了一周，回来之后几天就恢复了。新的三角被打扰之后能回到原位，说明它稳了。

跃迁有三条读数。三角都动了，不是只动一角。新的位置在打扰之后能回来。新三角能当下一次改变的起点：他开始想试后山那条更长的路。

第三条最容易被忽略。跃迁不是到达，是换了一个能继续往上走的平台。

第三条也是跃迁和“稳住了”的分界。你会发现，一个三角稳下来，不一定是跃迁。“我不是学数学的料”也可以很稳：题一来就躲，躲了就更生，生了就更躲，三角牢牢撑住，打扰也打不散。它满足前两条，却不满足第三条，它不能当下一次改变的起点，只能把下一次改变挡在门外。

所以本书说的跃迁，是稳定加上开放：新的三角既能自己回原位，又给下一场矛盾留出了口子。只有稳定、没有开放的三角，不算跃迁。它常常是一场内卷走到头留下的：量加过了，三角没动，最后凝成了一个标签（下一节）。

◆ 四、内卷：量加了，三角没动

内卷：投进去的力气越来越多，三种属性的关系纹丝不动。

闵小满的数学是一个例子。期中考砸了，家里给他加了一套练习册，每晚多做二十道题。题还是那类题，讲法还是那种讲法，他做题时的样子也没变：卡住、翻答案、抄过去。一个学期下来，做的题翻了一倍，分数原地不动。

这里动的只是量。主体被要求多做，客体只是加了份数，互动的形状一点没改。新加的力气全被旧三角吸收了，像往一个漏底的桶里多倒水。

内卷有一个危险的副产品。量加了而结果不动，回写最容易落到主体上：“练了这么多还不会，我就是笨。”第 55 章讲原理三的分叉，就在这里结算：同一场矛盾，回写落向“我笨”，标签就长出来了。内卷的终点，常常是一个被做实的主体标签。

判内卷的读数：投入在增加，三角的三句话一句也没换；或者换了的只有主体那一句，而且是往坏处换。

◆ 五、加量什么时候是对的

说内卷，容易被听成“多练没用”。这要先把公道说在前面。

多练有它完全成立的时候。三角已经动过一次，新的爬法、新的讲法、新的分工都已经出现，这时要的正是重复。重复让新三角被反复显出，由特征律收口，经过封装，从一次状态变成一个属性。鲁长庚走之字形的头一个月，每天都去，这份坚持本身就是跃迁的一部分。

所以加量本身没有错。错在加量的时机：三角还没动，就先加量。那样加进去的，全是旧三角的重复，它只会把旧三角封装得更牢。

同样是多练，三角动过之后是封装，三角没动之前是内卷。

这条分界给了一个很简单的检查：加量之前，先问三句话里有没有哪一句已经换了。一句都没换，先别加，先换一角。

◆ 六、轮回：改了，又被吸回去

轮回：一角改了，甚至两角都改了一阵，没等稳下来，被旧三角整个吸回去。

闵策的小组去年试过一回。大家说好，用 AI 先出方案草稿，人只负责挑错和拍板，站会从半小时压到十分钟。头两周效率明显上去了，组里也说“顺多了”。第三周，季度考核表发下来，表上的格子还是按“个人交付了几个功能”计分。没有一格记“挑错”，也没有一格记“拍板”。大家慢慢又回到各写各的，站会又长回半小时。

互动改了，可是客体（考核表、任务的切法）没动，主体那一角（“谁能力强”的老看法）也没动。旧的两角像两根桩，把改了的那一角又拉回原处。

轮回最让人泄气的地方，是它看起来像成功过。正因为成功过，人们会把失败归给“大家坚持不住”，下一次再从同一角起手，再被吸回去。年年立志，岁岁照旧，说的就是这个样子。

判轮回的读数：某一角的读数先变、后回到原值；回到原值的时候，另外两角从头到尾没有变过。

◆ 七、耗散：磨损大过修复

耗散：矛盾一直在推，三角也一直在动，可是动的代价大过修复的速度，最后不能继续。

假设鲁长庚换一种练法：不走之字形，每天硬顶着直线往上冲，越喘越要冲，冲到膝盖发紧也不停。头几周，他确实爬得更快。几个月后，膝盖开始抗议，一停就是一个月。这里不谈他的膝盖该怎么治，只看三角：腿力与坡的矛盾一直很尖，可是被选来化解矛盾的那种互动，磨的正是腿本身。

耗散和内卷不同。内卷是三角不动，耗散是三角在动，只是动的方向在拆自己的地基。耗散也和轮回不同。轮回能回到原处，耗散回不去：磨掉的东西要很久才长回来，有的长不回来。

判耗散的读数：每一轮改变之后，恢复所需的时间越来越长；或者某一角的承受余量越来越少。土里的修复余量被吃光，三角就散了。

◆ 八、回写有快有慢

三种属性的回写，被看见的快慢不一样。这里说的快慢，和上面两处回写的快慢不是一件事：上面比的是进土和进号位，这里比的是三角里哪一角的说法先稳下来。

互动属性回写最快。之字形爬的当天，“今天爬得没那么喘”就出来了。互动是“正在”的属性，它的读数当场可读。

客体属性次之。同一段坡要被说成“不陡”，得走过许多回，坡的“陡”才会在他嘴里松动。客体属性被感觉成“那东西本来如此”，它松动要等那份“本来”被反复的经验磨薄。

主体属性最慢。“我的腿力强大”这句话，要等腿力被反复显出、由特征律收口、经过封装（第 22 章）稳下来，才会成为一个属性。在那之前，它只是一个状态：“今天腿不软”。

这个快慢次序是本书的推断〔待验〕，附录 E 也照此标注；它不在第 112 章预注册的八条之内。它有一个直接的用处：看结果不能只看最快的那一角，回写要追到最慢的那一角才算数。

只看互动读数的人，最容易提前宣布成功。爬得顺了三天，就说“练好了”；第四天下雨停练，一周后又喘。互动先变了，客体和主体都还没跟上。

快慢不同，看的时窗也就不同。互动属性当天可读，看它要看连续几次，不看一次。客体属性要以周计，看的是同一样东西在嘴里的说法有没有松动。主体属性要以月计，看的是一句以“我”开头的话能不能经得起一次中断。

鲁长庚停练一周、回来几天就恢复，这次中断恰好成了主体那一角的检验。没有中断，“我腿够用”就只是一个说法；中断之后能回来，它才算由特征律收口、被封装稳了。中断不全是坏事，它是最便宜的一台检验装置。

具体用几天、几周、几个月，各领域不同，本书不给统一的数〔待验〕。能统一的只有次序：先看互动、再看客体、最后看主体，三处读数都过了时窗，才下跃迁的判断。

还有一条反向的提醒。耗散的读数常常在最慢的那一角先露头：恢复越来越慢，本身就是主体那一角在报警。只盯着最快的互动读数，会在耗散已经开始时还以为一切顺利。

◆ 九、同一个三角，可以先轮回后跃迁

四结局不是四种人，也不是一件事从头到尾只有一个结局。它们是一个三角在一段时间里的四种走向，同一个三角可以换着走。

闵策的小组那次轮回之后，他没有再在站会上做文章。他去找上司韦东山，谈的是考核表：能不能在表上加一格，记“替别人挑出的错”。韦东山答应试一个季度。这一回，客体那一角先动了，表上有了新格子；接着互动跟上，挑错这件事有了被看见的地方；最后主体那一角也松动了，组里有人开始被说成“眼睛毒”“拍板稳”，这些话以前不会落到一个只写代码的人身上。

同一个小组、同一个想法，第一次轮回，第二次有了跃迁的样子。差别不在大家这一回更能坚持，在起手的那一角换了。这件事要等到第 58 章，从客体起手的路径，才说得完整。

这里先记一句：**轮回不是失败的宣判，是一份情报，它告诉你上一次哪两角没跟上。**

◆ 十、四结局一张判决表

把四种结局放在一起看。

结局	三角读数	回写落在哪	典型的话	修复方向
跃迁	三角都动，打扰后能回来	土与三角三处都落定	“还行”“不费劲”“够用”	以新三角为起点再走
内卷	投入增加，三角不动	只落在主体，常往坏处落	“练了这么多还不会”	换一角起手，别再加量
轮回	一角先变后回原值	没落进土，只在话里停留	“坚持不住”	让另外两角跟着动
耗散	三角在动，恢复越来越慢	落进土的是磨损	“越练越伤”	先补修复余量，再谈推进

你拿这张表看自己的事，先别急着找跃迁那一行。多数时候，你会在内卷和轮回两行之间犹豫。分开它们只要一个问题：你的三句话里，有没有哪一句换过又换了回来？换过，是轮回；从没换过，是内卷。

这张表还有一个用法：它的修复方向四条各不相同，有的方向彼此相反。内卷要的是换一角，耗散要的是先停。用治内卷的办法治耗散，会让人更累；用治耗散的办法治内卷，会让人安心停在原地。

诊断先于干预：先判是哪一种结局，再决定往哪里用力。

◆ 十一、回写为什么偏爱“我”

四结局里有一个反复出现的现象：事情不顺时，回写最容易落到主体那一角。内卷的终点是“我笨”，轮回的解释是“我们坚持不住”，耗散的说法是“我身体不行了”。

这有一个号位上的来由。第三编说过，三号位显影为主体意识，是唯一带意向性的号位；“我”最后才亮，而且常常在卡住的地方亮。顺的时候，爬就是爬，“我”退场；卡住的时候，“我”被照亮，回写便就近落在它身上。

就近不等于落对了。卡住的原因可能在坡，可能在爬法，回写却只认那个此刻最亮的号位。这就是为什么同一场失败，最后总被记成一个人的属性：不是主体那一角真的最该负责，是它在卡住的那一刻最亮。

> **回写落在最亮的号位上，不一定落在矛盾真正所在的那一角。**

这条观察会在第 60 章变成一条选起点的纪律：被回写得最多的那一角，往往不是该先动的那一角。

◆ 十二、回写方向定成败

最后回到第 55 章留下的那个分叉。

难题与硬讲相撞，主体属性要改变。改变有两种方向。一种回写成新能力：小满被逼着换了一种看题的办法，后来说“这种题我有路子了”。一种回写成标签：小满被逼到墙角，什么都没换，最后说“我不是学数学的料”。

两种方向的起点完全一样，都是客体与互动的矛盾。分叉在回写。放进四结局里看：回写成新能力，三角就有了跃迁的可能；回写成标签，三角就落进内卷或者轮回，而且这个标签会反过来，让下一次的矛盾更早地被读成“我不行”。

标签为什么这么难改？因为它是一次回写，又被当成了一个先在的属性。“我笨”听起来像在说一个本来就有的东西，其实它记录的是一串没有走通的回写。这正是全书说的先在化。

◆ 放回日子里

周日晚上，鲁晓帆值完夜班回家补觉，醒来已是傍晚。她看见父亲在阳台上翻一本旧挂历，上面用铅笔记着每天爬山的时间。

她顺手问了一句：“爸，这些年，那段坡变了吗？”

鲁长庚想了想：“坡没变。我变了吧。”

她笑了一下，没有纠正他。她心里知道，坡在他嘴里确实变了，爬法也变了，他说的“我变了”只是最慢的那一句终于也跟上了。

明天你可以做一件事：挑一件你努力了很久的事，把它的三句话写下来，一句说那件事本身，一句说你做它时的样子，一句说你自己。再对照三个月前，看看换了几句。三句都换了，多半是跃迁；一句没换，多半是内卷；换过又换回来，就是轮回。

带走的话 **：改变只是推动那一步，回写才是落账。看结果要追到最慢的那一角，三句话都换了，才算数。**

> 本章判错句：如果在大量追踪中，在制度读数没有另设的情形下，三种属性回写被看见的快慢没有稳定次序，或者内卷与轮回在三角读数上分不开，本章的四结局判别就要收窄。
>
> 下一章从哪里进：知道了结局怎么判，接着问手先放在哪一角，先看从主体起手的两条路。

想一想 ：你最近一次“坚持不住”，是自己不够坚持，还是另外两角从头到尾没有动过？

57

第 57 章

先看手里有什么：六路径（上），从主体属性起手

三种属性互相纠缠，手却只能先放在一处。本章先讲六路径怎么读，再讲从主体属性起手的两条路：主→客→互、主→互→客。从主体起手是对的，前提是主体那一角真的最松；拿一个被做实的标签当起点，是这两条路最常见的误用。

◆ 一、一句公式，六条路

本书的存在公式只有一句：在土里，经过路，成为形状（在 E 中，经 D，成 S；第 44 章）。这一句讲的是三者互相生成，它没有规定判断时必须先从土说起。真要动手判断，三者可以排出六种先后，所以有六条路径。

三种属性也能排出六种先后：

主→客→互，主→互→客，客→主→互，客→互→主，互→主→客，互→客→主。

六条路不分高下。它们是同一个三角的六个入口。本章与后两章，每章讲两条，每条给一个适用的场景，一个误用的场景。第 60 章再讲怎样按任务 DNA（一件事自带的、决定从哪里下手的那几样特征）选起点。

◆ 二、一条路径怎么读

一条路径有三个位置，各管一件事。

第一位是起手处。手先放在这一角：先看它，先动它，或者先从它身上找可用的东西。

第二位是随后跟着调整的那一角。第一位动了，它要跟上，不然第一位的改变会被它拉回去。

第三位是回写落定、最后读数的那一角，也就是这一次要改出来的那种属性所在的角。一场改变算不算数，要在这一角看。

拿头号案例对一遍。鲁长庚想练腿力，走的是互→客→主：先改爬法，从直冲改成之字形（第一位）；再看坡，看那段坡的“陡”在他脚下松没松动（第二位）；最后看腿力，看“我腿够用”能不能稳下来（第三位）。

第三位为什么要单独立出来？因为人们常常在第一位就读数。鲁长庚改了爬法，第二天就问“腿力长了没有”，这是拿第一位的动作去第三位的地方要结果，要不到，就以为方法不对。路径先把读数的位置定下来，免得在错的地方、错的时候失望。

还要说清一件事：路径和原理是两个选择。原理说哪两种属性的矛盾在推，路径说手先放在哪、注意力按什么次序走。同一条路径可以配不同的原理，第十至十二编的应用章里，你会看到各种配法。本书不规定“某条路径必配某条原理”，那样会把一个判断做成一张查表。

◆ 三、从主体起手，先说公道

从主体起手，是人最自然的做法。事情不顺，第一个念头往往是“我得改改自己”，或者“这孩子得改改”。

这个念头有它完全成立的时候。主体那一角并不总是最硬的。一个人刚学会一样东西，刚从一场病里缓过来，刚换了一个环境，主体那一角就是新的、松的、还没被说死的。这时从它起手，阻力最小。

还有一种情况。一个人身上有闲置的东西：会，但没用上；有，但没被看见。从主体起手，就是先把这份闲置找出来，再给它找坡、找做法。

第三种情况是主体那一角的回写最快被看见。一个人自己就能读出变化，比如腿酸不酸、题卡在哪一步，读数握在他自己手里，不用等别人来量。这时从主体起手，每走一步都能当场校正。

所以从主体起手，正当的样子是“先看手里有什么”，不是“先看自己缺什么”。前一种从余量出发，后一种从标签出发。两者都写成“主”，走出来是两条相反的路。

> **从主体起手，起的是手里的余量，不是身上的标签。**

◆ 四、主→客→互：先认余量，再挑东西

这条路的意思是：先认主体那一角有什么新的、松的余量；再挑一样合适的客体；最后让互动在两者之间长出来，回写落在互动上。

适用场景，还是鲁长庚。

他刚开始爬山那年改走之字形，一年以后，三角已经跃迁过一次（第 56 章）。“我腿够用”刚刚稳下来，这是主体那一角最新、最松的时候。他开始想后山那条更长的路。这一步走的就是主→客→互：先认手里有了什么（腿够用了，停一周也能回来）；再挑客体（后山那条路，长，但坡缓）；最后看互动（在长路上，他会摸索出新的节奏：什么时候歇，歇多久）。

这次起手合适，有三个理由。主体那一角刚变过，最松。它被说成“够用”，没被说成“我就是腿好”，先在化得浅。它的读数他自己就能读：停一周能不能回来，他心里有数。

回写最后落在互动上：一年后，鲁长庚说起后山，说的不是“我能走”，是“那条路我走得匀”。一句“走得匀”，是互动属性回写定了。

◆ 五、主→客→互的误用：拿标签去挑题

同一条路，换一个起点，走出来的是另一回事。

骆一鸣发回期中卷子时，当着全班说过闵小满一句：“你啊，不是学数学的料。”声音不大，没有恶意。这句话后来在小满自己嘴里也落了地。骆一鸣是个好老师，他想照顾小满。他走的是主→客→互：先认定小满“基础弱”（第一位），再给他挑简单的题（第二位），最后看课堂上他跟不跟得上（第三位）。

每一步都出于好意。可是第一步认的不是余量，是一个已经被做实的标签。题挑简单了，小满做得出来；做得出来的都是简单题，课堂上难一点的讨论他就插不进去；插不进去，回写便落回“他果然基础弱”。三角转了一圈，回到出发点，而且更牢了。

这是主→客→互最常见的误用：**第一位放的是标签，第二位挑的客体就会去迎合标签，第三位的读数又回来证明标签。**

误用的毛病不在路径，在起点的成色。同一条主→客→互，从余量起手是开路，从标签起手是封路。

◆ 六、主→互→客：先认余量，再换做法

这条路的意思是：先认主体那一角的余量；再按这份余量改做法，也就是改互动；最后看客体那一角的读数变没变，回写落在客体上。

适用场景，还是闵小满。

骆一鸣后来注意到一件事。小满数学卷子一塌糊涂，课间却给同学讲游戏里的路线，讲得头头是道，哪一步先走、为什么先走，一清二楚。这是一份被闲置的余量：他会把一串步骤讲清楚。

骆一鸣没有改题，先改做法。一道几何题，不让小满写，让他讲给同桌听，讲到哪一步讲不下去，就停在那里，两个人一起看卡在哪儿。做法改了，题还是那道题。

几周以后，变化出在客体那一角。同一类题，小满不再说“这种题太难”，说的是“这种题得先讲清第一步”。题的“难”没有消失，它的阈值挪了：从“看了就怕”挪到了“卡在第二步”。第 71 章会把这个案例写全。

这次起手合适，理由和上一节一样：余量是真的，没被说死；改做法的成本低，当堂就能试；客体那一角的读数，用小满自己的话就能读出来。

◆ 七、主→互→客的误用：拿缺陷去改做法

这条路也有它的误用，常见于工作场合。

闵策的小组里有个程序员，话少，开会几乎不发言。上一任组长给他的评语是“内向，不适合对外”。闵策想帮他。他走的是主→互→客：先认定他“内向”（第一位），再安排他每周主持一次站会，算是锻炼（第二位），最后看他对“对外沟通”这类任务的态度（第三位）。

站会主持得很别扭。大家看着他念稿子，他看着屏幕念完。几周以后，回写落在客体上：组里开始说，“汇报这种活，不是他的活”。

起点又是一个标签。改互动，原意是改人；人没改成，互动的别扭回写给了客体，客体那一角多了一个新的先在：“这类任务不属于他”。原本只挂在他身上的标签，现在连任务也一起挂上了。

这正是从主体起手的第二种误用：把互动当成矫正主体的工具，互动一别扭，回写就把标签扩散到客体上。

这里还藏着一个更隐蔽的代价。标签扩散到客体以后，要撕掉它，就得同时动两角：既要让人改口说“他其实能讲”，又要让任务改口说“汇报也可以是他的活”。一个标签从一角扩到两角，修起来的成本不止翻一倍，因为两角会互相作证。

后来闵策换了个问法：他话少，那他手上有什么？答案是看日志很快，别人半天找不到的问题，他十分钟就指出来。这是余量。闵策没再让他主持站会，改成站会上专留两分钟给他讲“昨天日志里最怪的一条”。同一条主→互→客，起点换成余量，走法就顺了。

◆ 八、余量和标签怎么分

上面两对场景，路径一样，结果相反，差别都在起点的成色。怎样分辨主体那一角放的是余量还是标签？本书给三条读法。

第一，看句子的时态。余量多用“现在”“这阵子”“刚”“会”：“他刚学会”“我这阵子腿够用”。标签多用“就是”“从来”“天生”：“他就是内向”“我从来学不好”。时态是一个粗糙但好用的信号：越像在说一个先在的东西，越可能是先在化的结果。

第二，看它从哪里来。余量常常是自己看见的，或者是在一件具体的事上被看见的。标签常常是传下来的：上一任老师说的，上一任组长写的，体检单上印的。传得越远，离那场发生越远。

第三，看它允不允许被推翻。余量是可以被下一次读数修改的：腿够不够用，停一周就知道。标签不允许：哪怕他这次做对了，也会被说成“碰巧”。

三条读法都过了，主体那一角可以当起点。有一条没过，先别从这里起手，去看另外两角（第 58、59 章）。

◆ 九、主体那一角为什么最常被说死

读到这里，你也许会问：既然从余量起手是对的，为什么人们一再从标签起手？

一个原因在第 56 章已经说过：回写偏爱“我”。事情卡住时，最亮的是三号位，回写就近落在主体身上。一次一次落下去，主体那一角就积满了说法。这些说法不全是错的，可是它们大多记录的是卡住的时刻，很少记录顺手的时刻。顺手的时候“我”退场，没有人在场记账。

另一个原因是方便。主体属性好记、好传、好写进档案。“这孩子基础弱”一句话就能交接；“这孩子在这种题、这种讲法下卡在第二步”要一段话，下一任老师未必有耐心读完。三角被压成一个点，是因为一个点最好搬运。

这两个原因叠在一起，主体那一角就成了三角里先在化最深的一角。余量还在，只是被压在标签底下。从主体起手的第一项功夫，是把余量从标签底下翻出来。

◆ 十、换一界看，路还是这两条

上面的例子多在现实界：坡、题、站会。主体起手的两条路，在另外两界也走得通。

理念界里，一个研究生说“我不擅长理论”。他手上的余量是什么？也许是对反例很敏感，别人的证明他一眼能看出哪一步不严。走主→客→互，先认这份余量，再挑一个以找反例为主的题目，最后看他在讨论班上的那种参与能不能稳下来。走主→互→客，题目不换，先换他读论文的办法，从“读懂再说”改成“先找漏洞”，最后看那个题目在他嘴里还“难不难”。

自我界里，一个人说“我太敏感”。余量也许是：别人情绪一变，他最先察觉。走主→互→客，先换他和这份察觉相处的办法，从压下去改成记下来；最后看那些让他难受的场合，在他嘴里有没有换个说法。这里只谈看问题的视角，不作诊断。

三界不同，路径的骨架不变：第一位放余量，第二位动一角，第三位读回写。界是另一条轴（第 20 章），它不改变路径，只改变余量长什么样。

◆ 十一、起手于主体，不等于只改主体

还有一种误读要先防住。

“从主体起手”很容易被听成“只改主体”。两者差一整条路。从主体起手，主体只是第一位，后面还有第二位、第三位，回写最后落在别处。只改主体，是在第一位就停下，指望主体一变，另外两角自己会变。

第 56 章说过，只动一角的改变，结局多半是内卷或者轮回。第 60 章要讲的三种典型误用，“只改学生”“只改病人”“只改员工”，都是把一条路径截成了一个点。

所以从主体起手的人，要在起手前就想好：第二位是哪一角，第三位在哪里读数。想不好这两件事，就还不算选了路，只是挑了一个人来改。

> **一条路径要走完三位才算一条路；只走第一位，是挑了一个人来改。**

◆ 十二、两条路一张表

路径	适用：起点是什么	适用场景	误用：起点是什么	误用场景	回写在哪读
主→客→互	新出现、未说死的余量	鲁长庚腿够用后挑后山长路	传下来的标签	按“基础弱”给小满挑简单题	互动：“走得匀”“跟得上”
主→互→客	被闲置的余量	小满会讲步骤，改成讲题	被定性的缺陷	按“内向”让程序员主持站会	客体：“这题卡在第二步”“这活归谁”

两条路的分别在第二位。主→客→互先动客体，适合余量需要一块新的地方去用；主→互→客先动做法，适合客体暂时动不了，只能换个用法。教室里的题、单位里的任务、岳麓山的坡，往往不是一个人说换就能换的，这时主→互→客更顺手。

两条路之间怎么挑，还可以问一句：余量需要的是一块新地方，还是一种新用法？鲁长庚的腿够用了，需要的是一条更长的路，余量要地方，走主→客→互。小满会讲步骤，题却换不了，余量要的是用法，走主→互→客。

要是两样都不缺，余量既有地方可去，也有用法可换，那就先挑回写看得最快的一条。第 60 章会把“哪一角的回写最快被看见”列为选起点的第三问。在主体起手的这两条路里，互动的回写通常比客体快（第 56 章），所以拿不准时，主→客→互往往更早给出读数，你也更早知道这条路走不走得通〔待验〕。这里比

的是两条路第三位的读数，和第 60 章默认排法里“第二位放回写最快被看见的一角”是两回事。

◆ 放回日子里

周三晚上，闵小满做完作业，在餐桌上给外公讲他新发现的一条游戏路线。鲁长庚听不太懂，只是点头。

鲁晓帆在厨房听了一会儿，忽然想起骆老师上周在家长群里说的一句话：“小满讲题讲得比做题好。”她当时没在意。现在她想，这句话也许比“不是学数学的料”有用。

明天你可以做一件事：找一个你身边被贴过标签的人，也可以是你自己。别问他缺什么，问他手上有什么，而且要用“现在”“这阵子”开头来回答。找到一样，再想一想：它该先配一块新地方，还是先换一种用法。

带走的话 ：**从自己起手，先看手里有什么，别先看身上缺什么。起点是余量，路才走得开；起点是标签，路会走回原处。**

> 本章判错句：如果从主体余量起手的路径，在可比较的任务上并不比从主体标签起手的路径更快见到第三位的回写，本章对“起点成色”的区分就要收回。
>
> 下一章从哪里进：主体那一角被说死了，手就换到客体，看从客体起手的两条路。

想一想 ：你最常用来描述自己的那句话，是用“现在”开头，还是用“就是”开头？

58

第 58 章

先动那样东西：六路径（中），从客体属性起手

人被说死的时候，手可以先放到东西上：一道题、一张表、一段坡、一件工具。本章讲从客体属性起手的两条路：客→主→互、客→互→主。从客体起手的好处是不用先改人；它的误用，是把那样东西当成自带属性的尺子或灵药，让它替人做了判决。

◆ 一、为什么常常先动东西

第 57 章说过，主体那一角最容易被说死。回写偏爱“我”，档案偏爱一个点，一个人身上很快就积满了说法。在这种时候还从主体起手，第一步就要和一整摞说法较劲。

东西不一样。题可以改，表可以加一格，坡可以换一段，工具可以换一把。改东西不用先说服谁“你其实不笨”，也不用先让谁承认“我得变”。手放在东西上，阻力常常最小。

教育里有一句老话，本书在第 76 章会把它说完整：设计土，不设计孩子。这句话的前半段，很大一部分就是先设计孩子周围的东西和做法，从客体起手是其中一条。

东西也会被说死，只是说法换了样子。“这题难”“这药有效”“这工具好用”“这个岗位要求高”，这些话听起来都在说东西本身，好像难、有效、好用都长在东西身上。第 26 章和第 49 章讲过：一种属性显得不变的地方，正是另两种属性被标准化固定住的地方；落在客体上，就是东西显得“本来如此”。从客

体起手的人，要先分清手里那样东西，是一样可改的东西，还是一把被当成中立的尺子。

> **从客体起手，动的是一样可改的东西，不是一把不许动的尺子。**

◆ 二、先说东西的公道

讲误用之前，先把从客体起手的公道说足。

客体那一角有一个主体那一角没有的长处：它可以被许多人同时看见、同时检验。一张考核表改了，全组都看得见；一道题改了，全班都做得到。改人只能一个一个改，改东西一次就改了一片。

所以在人多、时间紧的场合，从客体起手常常是唯一现实的起手。一个老师带四十个学生，不可能先把四十个人一个一个重读一遍；他能先改的，是明天那张练习纸。

东西还有一个长处：它不会因为被改而受伤。说一个人“你得变”，那个人会难受，会辩解，会把回写落向“我不行”。说一张表“你得变”，表不会难受。在主体那一角已经积满了伤痕的时候，先绕到东西上，是一种体贴。

东西可以一次改一片，而且不会因为被改而受伤，这是从客体起手的两份公道。

◆ 三、客→互→主：先改东西，再改用法，最后看人

这条路的意思是：先改客体；客体一变，互动跟着调整；最后在主体那一角读回写。

适用场景，接第 56 章闵策小组的第二次尝试。第一次从互动起手、三周后被考核表吸回的那场轮回，第 56 章已经讲过。

第二次，闵策换到客体起手：先改考核表，加一格“替别人挑出的错”，试一个季度（第一位）。表变了，挑错这件事有了被看见的地方，组里的协作方式

跟着改，大家开始愿意把草稿拿出来让人挑（第二位）。一个季度以后，主体那一角松动了：组里有人被说成“眼睛毒”“拍板稳”（第三位）。

这次起手合适，理由有三。上一次轮回已经说明，卡住的是客体：只要表不变，互动改了也会被拉回去。考核表是一样可改的东西，它是人定的，也可以由人改。表的改动立刻改变了互动的激励，回写一路传到主体那里。

还要补一句：这条路的第三位落在主体上，这是它的要紧处。最后被改变的，是人们对彼此的说法。这一次，说法不是被劝出来的，是从表和协作里长出来的。

◆ 四、客→互→主的误用：把工具当灵药

同一条路，闵策的公司在更早的时候走歪过一次。

那年公司统一采购了一套 AI 编程助手。采购的理由写在通知里，大意是“这套工具能把开发效率提高一大截”。在这句话里，“能提高效率”被写成了工具的属性，就像“这药有效”被写成药的属性。

于是路是这样走的：先换工具（第一位）；再要求所有人按工具的要求改流程，提交格式、评审节点都跟着工具走（第二位）；最后看人，看谁用得好、谁用不好（第三位）。几个月后，回写落在主体那一角，而且落成了标签：“老员工学不会新工具”“他们组不适应 AI”。

这里的毛病出在第一位的成色上。工具没被当成一样可改、可试的东西，被当成了一份自带疗效的灵药。灵药不会错，那么效果不好，就只能是用药的人错了。客体先在化了，回写就会绕一圈，最后把账记到人头上。

这是从客体起手最常见的误用：**把一样东西的效果说成它自己的属性，效果不出来时，账就会算到人身上。**

第 82 章会在药效与安慰剂上讨论同样的结构，这里只先记住它的形状。

◆ 五、客→主→互：先看东西变了，再重读人

这条路的意思是：先看客体那一角变了什么；再按变了的客体，重新读主体那一角有什么；最后把互动重新排过，回写落在互动上。

它和上一条的分别在第二位。上一条是东西变了，先改用法；这一条是东西变了，先重读人。适用于客体那一角已经大变、而主体那一角的旧说法跟不上的时候。

适用场景，还是闵策。

今年公司重排岗位，AI 接走了“写需求文档初稿”这件事。闵策小组的任务一下子变了形状：初稿不用写了，核对、取舍、对客户解释为什么这么取舍，比以前更多。这是客体那一角先变了（第一位）。

闵策没有直接排人。他先把新任务拆开，拆成“核对”“取舍”“解释”三块；再拿这三块去重读组里每个人（第二位）。

旧说法里，组员甲“文档写得好”，这句话在新任务下几乎作废了；重读之后，甲对客户的业务最熟，“取舍”那一块最适合他。组员乙以前被说“太较真、拖进度”，重读之后，他拖是因为每个数都要核，“核对”那一块正好是他。最后，闵策按三块重排了协作，谁先看、谁拍板、谁对外说（第三位）。

回写落在互动上：两个月后，组里说起新流程，说的是“现在交接顺多了”。

这次起手合适，是因为客体那一角确实变了，而且变得很具体，可以拆。主体那一角的旧说法是按旧客体量出来的，客体一换，旧说法就该重量。

◆ 六、客→主→互的误用：拿一张卷子当尺子

这条路的误用，在学校里很常见。

闵小满的学校每学期开学有一次摸底测验，按分数分层：A 层、B 层、C 层，各上各的课。这条路也是客→主→互：先有一张测验卷（第一位），按卷子读学生，读出“C 层”（第二位），再按层排课堂，C 层讲得慢、练得多（第三位）。

每一步看起来都很讲道理。毛病在第一位：那张卷子被当成了一把中立的尺子。尺子量出来的数，被当成学生本来的高低。可是卷子本身是一样东西，它出了哪些题、用什么方式考、在什么时候考，都会改变量出来的结果。一个会讲步骤、但写得慢的孩子，在限时的笔试里，量出来就偏低。

尺子一旦被当成中立的，量出来的读数就成了先在的属性：“他是 C 层的”。C 层的课堂又按“慢”来设计，慢的课堂养出慢的读数，下一次摸底，读数又回来证明分层没错。三角转一圈，锁得更紧了。第 77 章的预言，“标签越精准，学生越被锁死”，说的就是这个机关。

客→主→互用歪了，是把一样东西当成尺子去量人，量出来的数被当成人本来的样子。

◆ 七、尺子为什么越来越多

还有一个时代的背景要交代：今天，被当成尺子的东西越来越多。

测验、量表、绩效分、体检指标、各种评分，都是为了让读数可比较而造出来的。第 49 章讲过它们的来历：标准化把主体换成仪器，把互动换成标准程序，于是客体属性显得不变。这本来是一件好事，没有标准化，许多事情根本没法比较。

麻烦在于，读数一旦可比较，就特别容易被拿去给人分类。分类分久了，人们就忘了那份不变性是靠固定另外两角换来的，以为它是东西本身的样子，甚至是人本身的样子。

所以在一个测量越来越密的时代，从客体起手的人，手里拿到的东西，越来越多是尺子而不是东西。这不是要你扔掉尺子，是要你记得尺子的来历：**一把尺**

子之所以准，是因为它把另外两角固定住了；拿它去量另外两角会变的场合，它就不准了。

这一句，是第 49 章标准化预言落到路径选择上的样子。

◆ 八、可改的东西和不许动的尺子怎么分

两对场景，路径相同，结果相反，差别还是在起点的成色。分辨客体那一角放的是什么，本书给三条读法。

第一，看它能不能换。考核表、工具、坡、题，换一个试试，代价多大？换得了，又不会被说成“不公平”“不科学”，它就是一样可改的东西。一换就被说成“破坏标准”，它多半已经被当成尺子了。

第二，看它的效果写在哪里。“这工具能提高效率”“这药有效”“这题难”，效果被写成东西自己的属性，这是客体先在化的信号。写成“这工具在这样的流程里、对这样的人，效率高”，效果才放回了三角里。

第三，看它的读数被用来干什么。读数用来改东西，比如这题太多人卡在第二步，下一次就改题，东西是活的。读数用来给人分类，比如这题错了就进 C 层，东西就成了尺子。

三条都过了，客体那一角可以当起点。有一条没过，从客体起手之前，先要把这样东西从尺子降回东西：承认它也是三角里的一角，它的属性也是发生的。

◆ 九、换一界看，东西长什么样

客体起手的两条路，在另外两界一样走得通，只是“东西”长得不一样。

理念界里，客体是一个定理、一套理论、一份方案。一个学生觉得“这个定理太抽象”，走客→互→主：先换定理的呈现，从符号推演改成一张图（第一位）；再换学习的做法，从背结论改成拿图去试几个特例（第二位）；最后看学生那一角，看他还说不说“我抽象思维差”（第三位）。

自我界里，客体是一段记忆、一个旧物件、一封信。一个人说“那段日子太沉重了”，走客→主→互：先看这段记忆在今天被什么新东西碰到了，比如一张老照片（第一位）；再重读自己，今天的自己和那时的自己哪里不一样（第二位）；最后看回想这件事本身的样子，是翻涌，还是平静了一些（第三位）。这里只谈看问题的视角，不作诊断。

东西在三界里样子不同，读法不变：先问它是可改的东西还是不许动的尺子，再决定第二位先动用法还是先重读人。

◆ 十、东西也有回写

最后补一个容易漏的地方。

从客体起手的人，常常把客体当成只会被改、不会回写的那一角。其实客体那一角也一直有回写落进来。考核表加了一格，用了一个季度，这一格本身会被说成“这一格很有用”或者“这一格是走形式”。工具用了一年，会被说成“离不开”或者“鸡肋”。

这些说法又会反过来影响下一轮。被说成“很有用”的那一格，下一次改表时没人敢动；被说成“鸡肋”的工具，再好的版本来了也没人试。客体那一角一旦被回写成“本来如此”，它就从一样东西变回了一把尺子。

所以从客体起手，起手时要问它是不是尺子，走完以后还要再问一次：这一轮的回写，有没有把它又做成了一把新尺子?

从东西起手的人，要防的不只是旧尺子，还有自己亲手做出的新尺子。

◆ 十一、东西动不了的时候

最后说一种从客体起手不合适的情形：东西本身动不了。

岳麓山那段坡，鲁长庚改不了它。他能挑另一段坡，可是如果他就想爬这一段，坡就是一个给定。药物的成分、一门考试的大纲、一个行业的法规，常常也是这样：在一个人手里，它们几乎是给定的。

东西动不了，不等于它不在三角里。坡的“陡”仍然是发生的，它仍然随爬法、随腿力在变，只是手放不到它身上。这时从客体起手就不合适，手要换到另外两角，多半是先换做法。鲁长庚改不了坡，改得了爬法，所以他的头号案例走的是互→客→主。

怎么分？看它不动是靠什么撑着。坡不动，靠的是山本身，没有人需要为它辩护。考核表不动，靠的是“一直这么考”“别的组也这么考”“改了不公平”，靠的是一串说法。靠说法撑着不动的东西，多半是被先在化了的东西。

分清“动不了”和“被当成不许动”，是选起点的一项基本功。前者是事实，后者是先在化。前者要绕开，后者要拆开。

◆ 十二、两条路一张表

路径	适用：起点是什么	适用场景	误用：起点是什么	误用场景	回写在哪读
客→互→主	一样可改、卡住全局的东西	闵策改考核表，加“挑错”一格	被当成灵药的东西	统一采购 AI 工具，按工具改流程	主体：“眼睛毒”“拍板稳”
客→主→互	已经大变、可以拆开的东西	AI 接走初稿，拆任务重读组员	被当成尺子的东西	一张摸底卷分 A、B、C 三层	互动：“交接顺多了”

两条路怎么挑，看第二位。东西变了以后，先要改的是用法，还是先要改的是对人的看法？用法跟不上，走客→互→主；看法跟不上，走客→主→互。闵策改考核表时，大家对彼此的看法还没变，先变的必须是协作方式，所以走前一条；AI 接走初稿时，旧看法已经量不准了，不先重读人，协作没法排，所以走后一条。

◆ 放回日子里

周五晚上，鲁晓帆收到学校的通知：下周一开学摸底，按成绩分层。她把通知转给闵策，加了一句：“又要分层了。”

闵策想了一会儿，回她：“卷子是一样东西，不是一把尺子。”他打算周一去问骆老师一个问题：这次摸底，除了分数，能不能把每道题错在哪一步也记下来。分数用来分人，错在哪一步可以用来改题、改讲法。同一张卷子，记下来的东西不同，它就从尺子变回了东西。

明天你可以做一件事：找一样你生活里被说成“本来就是这样”的东西，一张表、一个工具、一条规定都行。用三条读法问它：换得了吗？效果写在它身上，还是写在一个三角里？它的读数是用来改它自己，还是用来给人分类？

带走的话 ：**人被说死时，先动东西。可是要先看清，手里拿的是一样可改的东西，还是一把被当成中立的尺子。**

> 本章判错句：如果在同样的任务里，把客体当成可改之物起手，并不比把它当成中立尺子起手更少产生主体标签，本章对客体起点成色的区分就要收回。
>
> 下一章从哪里进：人和东西都难先动时，手还可以放在两者之间，看从互动起手的两条路，以及 AI 时代为什么要先问互动变了什么。

想一想 ：你身边哪一样东西，最常被用来给你打分？它自己有没有被谁改过？

59

第 59 章

先换做法：六路径（下），从互动属性起手

人和东西都难先动的时候，手可以先放在两者之间：换一种做法、一种节奏、一种来往。本章讲从互动属性起手的两条路：互→客→主、互→主→客，并说明 AI 时代为什么要先问互动变了什么。它的误用也很具体：把一次新鲜的互动当成改变本身，或者把互动里长出来的东西记到错的人名下。

◆ 一、手放在两者之间

鲁长庚的头号案例，走的就是从互动起手的路。

他刚开始爬山那年，腿改不了，坡也改不了，能当场改的只有爬法：从直着往上冲，改成之字形。手放在腿和坡之间。先改爬法，再看坡，最后看腿，这条互→客→主第 57 章已经对过，第 60 章还会用三问再排一遍。

> **从互动起手，是在人和东西都难先动的时候，先动它们之间那一段。**

◆ 二、互动那一角的三个特点

为什么互动常常是好起点？互动那一角有三个特点，正好对上选起点的三问（第 60 章）。

第一，它常常最松。互动属性是“正在”的属性，显影在二号位（显影为“正在”，第三编）。它每一次都在重新发生，没有像主体、客体那样被一遍遍回写成“本来如此”。“我笨”可以说十年，“这次讲得顺”只说今天。

第二，它常常被先在化得最浅。人们很少把互动当成一个属性来看待。“谈话很顺”听起来像一句天气预报，没人会把它写进档案。正因为它不被当回事，它也没被说死。

第三，它的回写最快被看见。第 56 章说过：互动的读数当天可读，客体要以周计，主体要以月计。从互动起手，你最早知道这条路走不走得通。

三个特点合起来，互动那一角像三角里的一扇侧门。正门堵住了，侧门往往开着。

这三个特点也说明了互动起手的一个风险：正因为它松、浅、快，它的改变也最容易散。互动当天就变，也可能当天就变回去。从互动起手的人，要准备好让另外两角尽快跟上，不然侧门开了，人还是会从正门退回去。

◆ 三、互动也会被说死

先说公道，也要说限度。

互动那一角并不总是最松。第 30 章讲过梅洛-庞蒂的教训：互动不空，也会被先在化。“我们俩一碰就僵”说久了，也会变成一个先在的东西，好像那份“僵”就长在两个人中间，谁也动不了。第 34 章讲过另一种情况：互动属性被挂错号位，“我们俩一碰就僵”被记成“他脾气坏”，挂到了一个人身上。

所以从互动起手，也要先看成色。互动那一角如果已经被说成“我们就是合不来”“这个行业就是这么干的”，它就和标签、尺子一样，是被说死了的一角。

从互动起手的正当样子，是换一种具体的做法，而且明天就能试。抽象的“改善关系”“优化流程”不算，它们还没落到一个能试的动作上。

◆ 四、互动起手的三种做法

“换一种做法”说起来容易，落到手上，常见的有三种。

第一种是换次序。同样的几件事，先做哪件、后做哪件。小满先讲后写，题一道没少，次序变了。换次序成本最低，常常最先试。

第二种是换节奏。快慢、长短、中间歇不歇。之字形爬，路程变长了，每一段的坡度变缓了，节奏就变了。站会从半小时往下压，也是换节奏。

第三种是换来往的对象。原来一个人对着题，现在两个人对着题；原来人对着需求，现在人和 AI 一起对着需求。来往的对象一换，互动的形状整个变了。AI 时代多数的互动改变，是这一种。

三种做法可以叠着用，可是起手时最好只试一种，不然一周后读数变了，你说不清是哪一种在起作用。互动的回写快，这是它的长处；一次换太多，这个长处就浪费了。

◆ 五、互→客→主：先换做法，再看东西，最后看人

这条路就是头号案例的路。意思是：先改互动；互动一变，同一样东西在新做法下换了样子；最后在主体那一角读回写。

适用的另一个场景，是鲁晓帆的夜班。

她值夜班总说“我熬不住了”。主体那一角已经积了不少说法：年纪上来了，身体不如从前。她没有先跟自己较劲，先改了夜班的做法：和同事商量，把最费神的核对工作挪到上半夜，下半夜做体力上的巡视；中间留出一小段空档，不看手机，在值班室坐一会儿（第一位）。

做法变了，同一个夜班换了样子。原来是一整段“熬”，现在是两段不同的活，中间有个歇脚处。夜班的“长”没变，“难熬”松动了（第二位）。过了一两个月，她说起自己，说的是“夜班我还扛得住，就是下半夜不能再做细活”（第三位）。这句话比“我熬不住了”准得多，也有用得多。

这里只谈看问题的视角，不作诊断，不给健康建议。

这次起手合适。主体那一角被说得越来越重；客体那一角（夜班的长度）她改不了；互动那一角（夜里怎么排活）在她和同事手里，第二天就能试。

◆ 六、互→客→主的误用：在被卡住的地方改做法

这条路的误用，第 56 章已经见过一次。

闵策的小组第一次改流程（第 56 章），走的就是互→客→主：先改协作做法，再看任务那一角会不会变样，最后看人。三周以后被考核表吸了回去，是一场轮回。

毛病不在做法本身。做法是好的，头两周效率确实上去了。毛病在起点选错了一角。真正卡住全局的是客体那一角：考核表只记“个人交付了几个功能”。只要表不动，新做法就没有地方被看见、被奖励，大家迟早回到旧做法。这一次，互动并不是最松的那一角，它只是看起来最容易动的那一角。

这是从互动起手最常见的误用：互动最容易动，就以为它是该先动的一角；其实另外某一角像桩一样钉着，互动改了也会被拉回去。

这个误用的信号很清楚：互动的读数先变、后回到原值，另外两角从头到尾没有动过。第 56 章的判决表里，这是轮回那一行。遇到它，别再加大互动的改动，换到那根桩上起手。闵策第二次走客→互→主，改的就是那根桩。

◆ 七、互→主→客：先换做法，再重读人

这条路的意思是：先改互动；按新的互动重新读主体那一角；最后客体那一角跟着换样，回写落在客体上。

它和上一条的分别在第二位。上一条是做法变了，先看东西换了样子；这一条是做法变了，先看人换了样子。适用于新的互动里长出了一种新能力，需要先认清它归谁、是什么，再决定东西怎么改。

适用场景，是闵小满和 AI。

小满偷偷用 AI 写过作业，被骆一鸣发现了。骆一鸣没有没收手机，换了一个做法。数学作业里专留一道题，允许用 AI。交上来的不是答案，是他和 AI 的来回记录，外加一段话：AI 哪一步说得不对，他是怎么看出来的（第一位）。

做法一换，主体那一角被重读了。头几次，小满只会抄答案；后来他发现 AI 在一道几何题里把一条辅助线画错了，他是靠讲给自己听才看出来的。这个“看出来”，是他自己的。骆一鸣在记录本上写的是：“能找出机器推理里的错步”（第二位）。

又过了一阵，客体那一角换了样子：那类几何题，在小满嘴里从“太难”变成了“要先检查辅助线”（第三位）。题的“难”没有消失，它的阈值挪到了一个可以下手的地方。第 72 章会在一篇 AI 代写的周记上，把同一条路走全。

这次起手合适，是因为互动那一角已经被 AI 改过了：小满本来就在用它，不承认这件事，只会把它赶到地下。骆一鸣做的，是把这段已经发生的互动拿到桌面上，换一个能长出能力的做法。

◆ 八、互→主→客的误用：把互动里的产物记到人头上

这条路的误用，也和 AI 有关，方向正好相反。

闵策公司里，有个新人入职三个月，交出来的方案又快又全，很快被说成“能力很强”。他的工作方式是：几乎每一份方案都和 AI 来回十几轮，最后整理成稿。这一路走的也是互→主→客：新的人机互动（第一位），读出一个“能力强”的人（第二位），然后给他派更难的任务（第三位）。

第三位出了事。更难的任务需要在客户现场当场判断，没有时间和 AI 来回。他在现场接不住，回来后被说成“高估了”。

毛病出在第二位。那份又快又全，是在一段人机互动里长出来的。它的一部分属于他：他会提问、会整理。一部分属于那段互动：来回的轮数，机器补上的那些面。重读主体时，整份产物被记到了他一个人头上。第 67 章会讲属性在号位间的迁移，这里是其中一种：互动属性被主体化了。

这是互→主→客的典型误用：新互动里长出的东西，被整份记到人头上，派给他的下一件事就会超出他真有的那一份。

防这个误用，要在第二位重读主体时问一句：这份能力，离开这段互动还剩多少？剩下的那一份，才是可以拿来派活的那一份。

这一问不是要贬低人机合作里的人。那段互动本身也是一份能力，只是它不归一个人独有。把它看成“他和 AI 一起能做到的”，派活时就会连那段互动一起派过去：给他留出和 AI 来回的时间，或者在现场给他配一个能当场查证的办法。账记对了，活也就派对了。

◆ 九、AI 时代：先问互动变了什么

前面说了互动那一角一般的三个特点。到了 AI 时代，多了一个要先问的地方。

AI 首先改动的，是互动。它没有先改变一个学生的脑子，也没有先改变一道题；它先改变的，是学生和题之间那一段：怎么查、怎么问、怎么写、怎么核。闵小满的题还是那道题，他做题的方式变了。闵策的需求文档还是那份文档，写它的方式变了。

互动先变了，主体和客体的旧说法就落后了。旧的“这孩子会不会做题”，是在没有 AI 的互动里量出来的；旧的“这份工作要什么能力”，也是。互动换了，旧说法量的是一个已经不存在的三角。

闵策公司的岗位重排是一个现成的例子。人事部门先做的，是按旧的岗位说明书给每个人重新评级。说明书上写的“熟练撰写需求文档”，正是 AI 接走的那件事。拿它来评级，评出来的是一个人在旧互动里的样子。

这时若直接从主体起手，可能是在一个过时的标签上用力；直接从客体起手，可能是在一把过时的尺子上用力。所以先看清互动变了什么，再用三问定起点。

本书的判断是：**AI 首先改动的是互动，所以遇到 AI 难题，先问互动这一角变了什么；但起点仍由选起点三问决定，从互动起手是倾向，不是规定。**三问答下来，起点落在互动、客体、主体的都有。这是一个经验性的判断〔待验〕，第 112 章会把“按任务 DNA 选的起点比随意起点见效快”写成可检验的预言。它不是说主体、客体两角不重要，是说先看清互动怎么变了，另外两角才读得准。

◆ 十、两条路怎么挑

互→客→主和互→主→客，分别在第二位。做法换了以后，先跟着变样的是东西，还是人？

鲁长庚改了爬法，先变样的是坡，坡在他脚下分成几段斜路，所以走互→客→主。鲁晓帆改了夜班排法，先变样的是夜班这件事，也是互→客→主。小满换了用 AI 的方式，先被看见的是他身上一种新的“看出来”，所以走互→主→客。

还有一个更简单的问法：新做法试了一周，你最先想换个说法的，是“那件事”，还是“那个人”？先想改口说“那段坡没那么陡了”，走前一条；先想改口说“这孩子能找出错步了”，走后一条。

两条路的误用也可以对着看。互→客→主怕的是卡住的那根桩不在互动上；互→主→客怕的是互动里长出的东西被整份记到人头上。前一种是起点放错了一角，后一种是第二位读错了账。

◆ 十一、互动的读数怎么记

从互动起手，回写快，可是快也有快的麻烦：读数一闪就过，不记下来，一周后就只剩一个模糊的印象。

互动属性的读数，多半是一句当场说出口的话：“今天爬得没那么喘”“这次讲得顺”“下半夜没那么难熬”。这些话第二天就忘了。所以从互动起手的人，最好当天就记一句，记原话，不记评价。

鲁长庚在旧挂历上用铅笔记时间，是一种记法。小满交给骆一鸣的人机来回记录，也是一种记法，而且是最好的那种：它记下的不是“我会了”，是那一段互动本身的样子。

记互动的读数，还有一个附带的好处：它让人看见互动是一个属性。平时没人把“这次讲得顺”当回事，一旦一周记下七句，你就会看见它在变，有走向，有起伏。互动被看见了，它才不会在出问题时被整份挂到某个人头上。

◆ 十二、两条路一张表

路径	适用：起点是什么	适用场景	误用：起点是什么	误用场景	回写在哪读
互→客→主	明天就能试的具体做法	鲁长庚改之字形；鲁晓帆重排夜班	看起来最好动、其实被桩钉住的做法	闵策小组第一次改流程，被考核表吸回	主体：“腿够用”“夜班还扛得住”
互→主→客	已经发生、需要摆上桌面的新互动	骆一鸣让小满交人机来回记录	产物被整份记到人头上的互动	新人靠多轮 AI 出方案被说“能力强”	客体：“这题要先查辅助线”

◆ 放回日子里

周六早上，鲁长庚爬山回来，看见外孙在阳台上对着平板跟 AI 争一道题。小满说：“它又把辅助线画错了。”

鲁长庚看不懂题，只问了一句：“你怎么知道它错了？”小满讲了一遍。讲到一半，他自己停下来：“不对，这一步是我错了。”

鲁晓帆在旁边听着，想起父亲当年在厂里带徒弟，也是让徒弟先讲一遍再动手。做法不一样，道理差不多：先换做法，人和东西会跟着换样子。

明天你可以做一件事：找一件你卡了很久的事，先别改自己，也别换东西，只改你和它之间的一个做法，要具体到明天就能试。试一周，再看先想换说法的是那件事，还是你自己。

带走的话：人和东西都难动时，先换它们之间的做法。AI 时代先变的就是这一段，手放在这里，才放在真正在变的地方。

本章判错句：如果在 AI 已经深入改变做法的任务里，从互动起手并不比从主体或客体起手更早见到稳定的回写，本章“AI 难题先问互动”的判断就要收窄。

下一章从哪里进：六条路都摆出来了，接着要问的是：一件具体的事，怎样知道该从哪一角起手。

想一想：你最近一次被说“能力强”或者“不行”，那份能力有多少是你的，有多少是那段互动的?

60

第 60 章

手先放哪一角：任务 DNA 与选起点三问

六条路摆在面前，一件具体的事该走哪一条，不靠偏好，靠这件事自己带着的几样特征，本书叫它任务 DNA。本章给出选起点的三问，再拆三种最常见的选错：只改学生、只改病人、只改员工。三种选错是同一个动作：把三角截成一个点，再把那个点挂在一个人身上。

◆ 一、一件事自己带着起点

本章守一条纪律：起点错了，后面走得再深也是浪费；先认清一件事的任务 DNA，再选路径起点。第 212 号《三视角方法论与实践应用》在三视角上也是这样做的：三个方程各配两条路，先认题，再选路。认题时问三件事：要求的是哪一根轴，手里先有哪一根，哪两根在打架。本书把这一步搬到属性层。

任务 DNA，是一件事自带的、决定从哪里下手的那几样特征。它不是做事的人的偏好，也不是哪个学派的习惯。它是这件事在此刻的三角里长成的样子：哪一角松，哪一角被说死了，哪一角的变化能最早被看见。

同一个人，面对不同的事，起点会不同。鲁长庚练腿力，从互动起手；他想试后山那条长路，从主体起手（第 57 章）。同一件事，换一个时候，起点也会不同。闵策的小组第一次从互动起手，轮回了；第二次从客体起手，才动起来（第 58 章）。

所以任务 DNA 不能一次认定、永远照用。它是对一个三角此刻状态的读法，三角变了，要重读。

起点不归做事的人挑，归那件事此刻的三角长成什么样。

◆ 二、第一问：哪一角最松

选起点的第一问：三种属性里，哪一角最松？

松，指的是动它的阻力小：明天就能试，试了不会伤人，试错了能退回来。鲁长庚的爬法是松的，第二天早上就能换；他的腿力不松，那要几个月；那段坡根本动不了。问松紧时还要补一句：动了之后会不会被拉回来。若另一角像桩一样钉着，动它也会被拉回原位，那一角才是真正的紧；松，是动它而不被拉回。

读松紧，可以借第 57 至 59 章的几条读法。

主体那一角，看它放的是余量还是标签：用“现在”“刚”说的，松；用“就是”“从来”说的，紧。客体那一角，看它是可改的东西还是不许动的尺子：换得了、效果写在三角里，松；一换就被说成“不公平”“不科学”，紧。互动那一角，看它是不是一个明天能试的具体做法：能，松；只剩“改善关系”“优化流程”一类的空话，或者已经被说成“我们就是合不来”，紧。

第一问有一个常见的偷换：把“最松”换成“最近”。离做事的人最近的，往往是主体那一角，人手边能抓到的第一个东西就是人自己，或者自己负责的那个人。可是最近不等于最松。

◆ 三、第二问：哪一角被先在化得最深

第二问：哪一角被先在化得最深？

先在化，是把一场发生记成一个先在的属性或实体（第 14 章）。被先在化得最深的那一角，说法最多、最牢、传得最远。“这孩子不是学数学的料”从老师嘴里传到了孩子嘴里，“我体质差”说了十几年，“这个岗位就要这种人”写进了岗位说明书。

这一问的用处有两面。

一面是避开。被先在化得最深的那一角，通常不宜当第一位。从那里起手，要先和一整摞说法较劲，阻力最大，而且最容易走成第 57、58 章的误用：拿标签去挑题，拿尺子去量人。

另一面是瞄准。被先在化得最深的那一角，常常是最后要读回写的那一角，也就是第三位。练腿力的人，最后要改的是“我腿不行”；带差生的老师，最后要改的是“他不是这块料”。手不从这里起，眼睛却要一直看着这里。

第 56 章说过回写偏爱“我”：卡住的时候三号位最亮，回写就近落在主体身上。所以在多数难题里，被先在化得最深的是主体那一角。这是一个经验观察〔待验〕，不是规律；遇到客体被当成尺子、互动被说成“就是合不来”的事，第二问的答案会落在别处。

◆ 四、第三问：哪一角的回写最快被看见

第三问：哪一角的回写最快被看见？

这一问管的是校正。一条路走下去，要尽早知道走得通不通。回写最快被看见的那一角，是这条路的第一块路标。

第 56 章给过一个一般的次序：互动当天可读，客体以周计，主体以月计〔待验〕。具体的事会改写这个次序。闵策小组改考核表，客体那一角的读数（表上那一格有没有人填）当周就能看见，比互动还快。小满用 AI 的记录，互动那一角每一次作业都留下一份，读数握在骆一鸣手里。

第三问还有一个用法：它常常决定第二位。第一位放在最松的那一角，第二位放在回写最快被看见的那一角，第三位留给被先在化得最深的那一角。这是一个默认的排法，不是规定。三问的答案常常有重合，排起来要按事情调整。

◆ 五、三问一起用：头号案例再走一遍

把三问放回鲁长庚的那段坡上，走一遍。

第一问，哪一角最松？爬法最松，明天就能换。腿力要几个月才动，坡动不了。

第二问，哪一角被先在化得最深？主体。那年在半山腿发软，“我腿不行”这句话一出口，就被他当成了定数。

第三问，哪一角的回写最快被看见？互动当天就有读数，“今天爬得没那么喘”。坡的“陡”会在几周后松动，腿力要更久。

三问之外还有一个对照：要是鲁长庚只改腿，会怎样？他会去练深蹲、举沙袋，和“我腿不行”较劲几个月，那段坡还是那么陡，爬法还是直冲。这就是只改主体。腿也许会强一点，可是在那段坡上，他多半仍然喘得厉害，回写仍然落向“我腿不行”。

三问的答案排起来：第一位放最松的互动；第三位留给被先在化得最深的主体；剩下的客体放在第二位。互→客→主。这正是头号案例的路径，它不是凭感觉挑的，是三问排出来的。

三问	主体：腿力	客体：坡	互动：爬法
哪一角最松	紧，要几个月	动不了	最松，明天就能换
哪一角被先在化最深	最深：“我腿不行”	浅	浅
哪一角回写最快被看见	最慢	以周计	当天
排进路径	第三位	第二位	第一位

◆ 六、三问会打架

三问的答案并不总是排得这么整齐。常见的打架有两种。

一种是最松的那一角，回写最慢。比如一个人刚换了工作，主体那一角是新的、松的，“我适合这份工作”这句话却要几个月才稳。这时第一问指向主体，第三问指向别处。处理的办法是：第一位仍放主体，第二位挑一个回写快的角做路标，免得在漫长的等待里失去校正。

另一种是被先在化得最深的那一角，同时也是最松的那一角。这不常见，却会有：一个标签刚贴上不久，还没传开，说它的人自己也没把握。这时从那一角起手反而合适，趁它还没被说死，先把余量翻出来，但要像本章末尾反向检查第二条那样，说出它为什么偏偏最松。比如“不是学数学的料”刚从骆一鸣嘴里出来那几天，小满自己还半信半疑，余量还翻得出来。

三问打架时，本书的默认是：第一问优先。先保证手放得下去，再谈别的。一条路如果第一步就迈不出去，后面排得再整齐也没用。

◆ 七、三种典型选错，是同一个动作

下面拆三种最常见的选错：只改学生，只改病人，只改员工。

它们分属教育、健康、事业三个领域，样子各不相同，动作却是同一个：**把三角截成一个点，再把那个点挂在一个人身上。**

截成一个点，是说路径只剩第一位，没有第二位，也没有第三位的读数（第 57 章：只走第一位，是挑了一个人来改）。挂在一个人身上，是说那个点总是主体那一角，而且总是那一角里被先在化得最深的那句话。

换成三问的语言：这三种选错，都是把第二问的答案当成了第一问的答案。被先在化得最深的那一角，被当成了最松的那一角。

为什么人们一再这样选？一是回写偏爱“我”，卡住时最亮的是人。二是人最好搬运，一句标签就能交接。三是改人看起来最省事，不用动制度、不用动东西、不用动两人之间的来往。三个原因叠起来，主体那一角就成了默认的起点，哪怕它是三角里最紧的一角。

◆ 八、只改学生

闵小满数学不好。家里和学校的第一反应，都是改他：加练习册，报补习班，谈话，要他“上点心”。

这是只改学生。路径只有第一位，主体；动作只有一个，加量。第 56 章已经算过这笔账。题还是那类题，讲法还是那种讲法，他做题的样子也没变。加进去的量全被旧三角吸收，结局是内卷，终点常常是一个被做实的标签：“练了这么多还不会，我就是笨。”

用三问重读这件事。第一问，哪一角最松？小满会讲步骤（第 57 章），讲题的做法明天就能试，互动最松；题和讲法在骆一鸣手里，也不算紧。第二问，哪一角被先在化得最深？主体，“不是学数学的料”已经从老师嘴里传到了小满自己嘴里。第三问，哪一角回写最快被看见？互动，讲一次就知道卡在哪一步。

排出来，起点多半在互动或客体，主体留在第三位。第 69 至 71 章会按不同的事分别走互→客→主、客→互→主、主→互→客。第 71 章从小满起手，起的是他从没被人看过的强项，不是那句旧标签。三条路都不从“改他”起手，每一条的最后都要回到他身上读数。

只改学生的错，不在学生不该变，在他应当最后变，而且应当是被一条路带着变，不是被单独拎出来改。

◆ 九、只改病人

本节只谈看问题的视角，不作诊断，不给治疗建议。

鲁晓帆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值班，常听到一种对话。一位老人血压控制不好，得到的嘱咐几乎都落在他自己身上：要按时吃药，要少吃盐，要多走动，要“有点自觉”。这些嘱咐每一条都对。可是如果全部的努力都只落在这一角，它就成了只改病人。

只改病人的三角里，另外两角也在。客体那一角：药的服法、复诊的间隔、家里饭菜的做法。互动那一角：他和医生每次见面谈些什么，他和家人怎么一起吃饭，他每天的作息怎么排。这两角很少被拿来调整，于是嘱咐一次次落空，回写落到他身上：“他就是不配合”“我体质就是差”。第 79、80 章会写这个标签怎样一步步长出来。

用三问重读。最松的一角，常常是互动：一家人吃饭的做法，一周一次和护士的简短通话，这些明天就能试。被先在化得最深的，是主体：“不配合”“体质差”。回写最快被看见的，常常也是互动：家里那一桌菜的咸淡，当天就尝得出。

健康领域的路径怎么具体走，交给第十一编。这里只立一条：从病人起手不一定错，只把病人当成唯一可改的一角，就是起点选错了。

◆ 十、只改员工

闵策的公司正在重排岗位。管理层的第一反应，是改人：培训、考核、末位调整，“跟不上的就换”。

这是只改员工。它和前两种同一个形状：路径只剩第一位，第一位放在主体，主体里放的是一句被先在化的话：“他不适应 AI”“老员工转不过来”。

第 58、59 章已经从另外两角看过这件事。考核表还按旧的“个人交付了几个功能”计分，客体那一角像桩一样钉着；AI 先改变的是互动，旧的岗位说明书量的是一个已经不存在的三角。在这样的三角里只改员工，员工改得再快，也会被另外两角拉回去，或者被量成“不合格”。

用三问重读。最松的一角，可能是客体：考核表是人定的，一个季度就能试改一格。被先在化得最深的，是主体：“他能力不行”。回写最快被看见的，可能是客体，也可能是互动，看这家公司的制度改起来有多快。第十二编会按不同的事分别展开。

只改员工的代价，比只改学生、只改病人更容易被看见，因为它直接写进了离职率。第 97 章的预言就落在这里：AI 改动协作之后，只考核个人的组织更留不住协作型的人〔待验〕。

◆ 十一、任务 DNA 会变

最后补一件容易忘的事：任务 DNA 会变，而且常常是被你自己的路径改变的。

一条路走下去，三角在动。原来最松的那一角，走过一轮之后被回写定了，就不再松；原来被说得最死的那一角，被一路带着改变，可能松了下来。鲁长庚刚开始爬山那年改走之字形，走了一年，腿力那一角从最紧变成了最新、最松的那一角，于是他下一步换成了从主体起手（第 57 章）。

所以选起点不是开工前做一次的事。每走完一轮，看一次第 56 章的四结局，再把三问问一遍。跃迁了，按新三角重选起点；轮回了，换到那根桩上；内卷了，别再加量，换一角；耗散了，先停下来补余量，再问三问。

> **任务 DNA 是三角此刻的样子，路走一轮，就要重读一次。**

◆ 十二、选起点的反向检查

三问是往前选的。选完了，还有一道反向检查，防止又落回“只改一个人”。

第一，写出完整的三位。第一位放哪一角，第二位放哪一角，第三位在哪里读数。写不全，说明还没选路，只是挑了一个点。

第二，问第一位放的是不是被先在化得最深的那一角。如果是，要给出理由：为什么这一角在这件事里偏偏最松？说不出理由，换一角。

第三，问三位里有没有一位放的是一个人。路径的三位是三种属性，不是三个人。“先改学生，再改老师，最后改家长”不是一条路径，是三个点。属性路径里，人可以出现在每一位上，可是每一位动的都是一种属性：学生的余量，题的难度阈值，课堂的讲法。

三道检查之外，还有一个时代的提醒。第 59 章说过，AI 首先改动的是互动。所以在 AI 已经进来的事情里，三问有一个值得先查的地方：互动那一角可能

最松（新做法刚出现，还没被说死），主体和客体两角的旧说法可能落后（它们是在旧互动里量出来的）。所以先问互动那一角变了什么，但起点仍由选起点三问决定；从互动起手是倾向，不是规定，还要一件一件地问。

三道检查都过了，起点才算选定。这时也就可以把选好的起点填进下一章那张三角卡的第②栏。

◆ 放回日子里

周日晚饭，一家四口难得坐齐。鲁晓帆说起社区里那位血压控制不好的老人，说完叹了口气：“什么都跟他讲了，他就是不听。”

鲁长庚放下筷子，说了一句：“你们跟他讲，跟教徒弟一样，光讲没用。”

闵策想起白天开的会，也想起小满的补习班。三件事，三个领域，开会时大家说的话几乎一样：这个人得改。

明天你可以做一件事：找一件你正在为之发愁的事，先别想该改谁。拿三问各答一句：哪一角最松？哪一角被说得最死？哪一角的变化你最快能看见？三句写完，再看看你原本打算先动的那一角，排在第几位。

带走的话 ：**起点不归人挑，归事情此刻的三角。被说得最死的那一角，多半该最后动，眼睛却要一直看着它。**

> 本章判错句：如果按三问选出的起点，在可比较的任务上并不比随意起点或“只改一个人”的起点更快见到稳定回写，本章的任务 DNA 读法就要收回。
>
> 下一章从哪里进：起点选定之后，还要一张卡把诊断、路径、推进、回写四件事放在一起，并说明这张卡为什么在属性里外两层都用得上。

想一想 ：你最近一次说“这个人得改改”，另外两角是什么？它们有没有被谁动过？

61

第 61 章

一张卡，两层用：内外两层全息与三角卡

三种属性之间按三方程、三原理、六路径运行，这是外层；每一种属性自身，又是一场完整的发生，有它自己的形状、路和土，这是内层。两层同构，所以一张三角卡在两层都用得上。本章先把两层说清，再交出全书的方法总卡：一张空白卡，一张填满的示范卡。

◆ 一、一张底片的碎片

全息照片有一个出名的性质：把底片打碎，每一块碎片仍然能显出整幅图像，只是暗一些、糊一些。

本书把这个性质借来，叫两层全息。两种东西相撞，推动第三种改变，改变再回写：这个循环在主体、客体、互动三种属性之间完整地转一次，这是外层；到每一种属性自己里面，形状、路、土之间，它又完整地转一次，这是内层。只有这两层，不再往下数。

这套说法能用到许多领域的事上，不是因为它抽象到什么都能套，是因为同一个发生的样子在两层里重复出现。普适不来自空洞，来自全息。

本编前十一章，其实一直在外层工作：三种属性之间。本章要做的，是把外层和里面那一层对齐，看清每一块碎片为什么也带着整幅图像。

> **每一种属性不是三角的一个零件，它自己里面也是一场完整的发生。**

◆ 二、外层：三种属性之间

外层，是三种属性之间的关系。本编已经把它写全了，这里只把它收拢成三句。

三方程回答三种属性是什么关系。主体属性＝F（客体属性，互动属性）；客体属性＝G（主体属性，互动属性）；互动属性＝H（主体属性，客体属性）。腿力离不开坡和爬，坡的“陡”离不开腿和爬，爬的“吃力”离不开腿和坡（第51、52章）。

三原理回答这关系怎样自己往前推。两种属性相撞，推着第三种改变，再回写。原理一，主体与客体矛盾，互动改变；原理二，主体与互动矛盾，客体改变；原理三，客体与互动矛盾，主体改变（第53至55章）。回写落在哪里，决定了四结局中的哪一种（第56章）。

六路径回答手先放在哪里。主→客→互，主→互→客，客→主→互，客→互→主，互→主→客，互→客→主；起点由任务DNA决定，用三问来选（第57至60章）。

三件事各管一层意思：三方程管“是什么关系”，三原理管“怎样自己推进”，六路径管“判断从哪里起手”。三者不能互相替代。只有三方程，三角是静的；只有三原理，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只有六路径，选了起点，却说不出它为什么会推动另外两角。

◆ 三、内层：一种属性自身也是一场发生

内层，是每一种属性自身。

鲁长庚的腿力，从外层看，是三角里的一角。往里看，它自己也是一场完整的发生，有形状（显露，被认出来的样子）、有路（差异序列，一次次不同排成的路）、有土（特征纠缠，撑着它的条件）。可以写成这样一句：腿力的显露＝F（训练的差异序列，身体、坡与习惯的纠缠）。

拆开来读。腿力的形状，是“我腿够用”这个可以被说出、被认出的样子。它从哪里来？从一条训练的路：第一天走之字形，第三天多走一段，停一周又回来。每一次和上一次都有一点不同，这些不同排成一条路。

这条路又是在一片土里走出来的：他的身体，那段坡，几点出门、在哪棵樟树下歇脚的习惯，还有家里人那句“爸，别逞强”。

形状、路、土之间，也有同样的循环。训练的路和身体的土矛盾，比如想多走一段而膝盖发紧，推着腿力的形状改变，从“今天还行”变成“这段得慢点”；这个新的形状又回写，改了下一次的走法，也改了土：他开始提前十分钟出门，给慢走留出时间。

> **每一种属性，在里面都是一个完整的发生；在外面，又是另一个发生的一角。**

◆ 四、客体属性和互动属性的内层

内层不只属于主体属性。客体属性和互动属性，往里看也一样。

那段坡的“陡”。它的形状，是“那段要命”或者“那段还行”。它的路，是一次次被爬过的历史：直冲时它是一整块墙，之字形时它是几段斜路，雨后它又滑一些。它的土，是山本身的坡度，路面的石阶，季节，还有爬它的那双腿。坡的“陡”＝F（被爬过的差异序列，山体、路面与腿的纠缠）。

那次爬的“吃力”。它的形状，是“今天喘”“今天不费劲”。它的路，是一次爬里每一步的节奏变化：快了，慢了，歇了。它的土，是那天的身体、那段坡、那天的天气和心情。

三种属性往里看，都是同一个样子：一个形状，一条路，一片土。往外看，它们又各是三角里的一角。

这就是两层全息：外层三角里，每一角都含着一个完整的内层三元组；内层三元组里的每一维，又牵着外层的另外两角。腿力的土里有坡，坡的土里有腿。

◆ 五、两层同构有什么用

两层同构，听起来像一个理论上的漂亮话。它有三个实际的用处。

第一个用处：外层卡住时，可以往里看。一个三角怎么改都是轮回，问题常常不在三角之间，在某一角的内层。

鲁晓帆说“我熬不住了”，外层三问选了互动起手；可是如果她的内层土壤里，有一样东西长期透支着，比如连续几个月睡不够，外层怎么排活都会散掉。这时要往里看，看那一角自己的土。这里只谈看问题的视角，不作诊断。

第二个用处：内层的工具，外层也能用。第 56 章的四结局，本来是诊断一场发生走向的四个词；它能直接搬到外层三角上用，正因为两层同构。第 60 章的三问，同样可以拿来问内层：腿力这一场发生里，形状、路、土，哪一维最松？

第三个用处：两层互相作证。一条外层路径如果走通了，内层应当留下痕迹：腿力的路上多了一段新的走法，土里多了一个新习惯。外层说跃迁了，内层却什么都没变，那多半是一次只在话里发生的跃迁，要再看。

◆ 六、内外两层，别把它们搅在一起

两层同构，不等于两层可以混着写。

最常见的混法，是把内层的一维和外层的一角对上号：把形状对上客体，把路对上互动，把土对上主体，好像三种属性就是三个维度换了名字。这样对是错的。外层的三种属性，每一种自己都有完整的形状、路和土；它们不是三维被分给了三个人。

另一种混法，是把内层的回写和外层的回写当成一件事。内层的回写，是腿力的新形状改了下一次的走法和土；外层的回写，是腿力、坡、爬三者的说法一起换了。前者发生在一角里面，后者发生在三角之间。两者常常同时发生，可是追踪时要分开看，不然读数会互相冒充。

所以本书的纪律是：用三角卡时，先在外层填满，再在需要的那一角往里看一层，看完回到外层。一次只在一层里工作。

◆ 七、三角卡：一张空白卡

下面是全书的方法总卡。第十至十二编的每一个应用章，都要用它。

三角卡	内容
① 三方程诊断	主体属性：____；客体属性：____；互动属性：____；被先在化的是：____
② 选定路径	__→__→__。理由（三问）：最松的一角____；被先在化最深的一角____；回写最快被看见的一角____
③ 三原理推进	原理__：____与____矛盾 → ____改变 → 回写____
④ 追踪回写	看什么读数：____；多久看一次：____；怎样算失败：____

这张卡你可以抄在一张白纸上，四栏，一栏一行。它不需要什么工具，要的只是你肯把三角都写出来。

四栏各管一件事，也各有一个最容易犯的错。

第①栏要把三种属性都写成一句具体的话，用当事人自己的说法，比如“我腿不行”“那段坡要命”“爬一次喘半天”。最容易犯的错，是只写一种，另外两种空着；或者三种都写成了人的毛病。

第②栏要写完整的三位，并且用三问说出理由。最容易犯的错，是只写第一位，或者第一位放的正是第①栏里被先在化的那一角，又说不出理由（第 60 章的反向检查）。

第③栏要写清哪两种属性在相撞。最容易犯的错，是写成“加强某某”，那是加量，不是矛盾；或者只写到“改变”，漏了回写。

第④栏要写读数、时窗和失败条件。最容易犯的错，是没有失败条件，那张卡就永远不会错，也就没用了。

◆ 八、示范卡：鲁长庚的那段坡

把头号案例填进去。填的是他刚开始爬山那年、在半山腿发软的那一回。

三角卡	内容
① 三方程诊断	主体属性：“我腿不行”；客体属性：“那段坡要命”；互动属性：“一口气冲上去，喘半天”；被先在化的是：主体，“腿不行”被当成定数
② 选定路径	互→客→主。理由：最松的是爬法，明天就能换；被先在化最深的是腿力，留到第三位读；回写最快被看见的是爬的吃力，当天可读，坡的“陡”次之
③ 三原理推进	原理一：腿力不够与坡太陡矛盾 → 爬法从直冲改成之字形 → 回写“坡可爬”“今天不费劲”，最后回写“腿够用”
④ 追踪回写	读数：每天记一句爬后的原话，每周记一次那段坡在嘴里的说法；三个月后看停练一周能否几天恢复。失败：三个月后三句话都没换（内卷），或者换了又回原样（轮回），或者恢复越来越慢（耗散），就重问三问

这张卡有两处要看仔细。

第③栏用的是原理一，路径却从互动起手。这并不矛盾：原理说哪两种属性在相撞，路径说手先放在哪里。腿和坡相撞，被推着改变的是爬法，手也恰好放在爬法上。第 57 章说过，路径和原理是两个选择，不是一张查表。

第④栏的失败条件，直接用了第 56 章的四结局。卡上写了怎样算失败，这张卡才能被事实推翻。

还有一处不在卡上，却同样要紧：第①栏里的三句话，是三个月后拿来对照的原件。鲁长庚的三句原话，“我腿不行”“那段坡要命”“喘半天”，三个月后要拿出来一句一句对。换了几句、换成了什么，就是第④栏最直接的读数。所以第①栏一定要用原话写，不要替当事人改写得好听，改写过的话，三个月后就对不上了。

◆ 九、在示范卡上往里看一层

示范卡填的是外层。要是第④栏三个月后出现了耗散的读数，恢复越来越慢，就该在主体那一角往里看一层。

腿力的内层：形状是“腿够用”还是“腿发紧”；路是这三个月的走法，哪几周加了量、加得多快；土是身体、睡眠、膝盖的旧伤，还有那段坡的石阶。往里看，可能会发现路推得太快，土跟不上。

内层也可以用三问：哪一维最松？多半是路，走法可以明天就放慢。哪一维被说得最死？可能是土里的一句“膝盖本来就不好”。哪一维的变化最快被看见？还是路，放慢一周就知道。

看完内层，回到外层，把示范卡的第③栏改成更慢的推进，第④栏加一个读数：膝盖发紧的天数。这里只谈看问题的视角，不作诊断，不给健康建议。

一张卡，两层用，就是这个意思。外层管三角往哪里走，内层管某一角为什么走不动。

◆ 十、三角卡的边界

最后，把这张卡不能做的事说清楚。

它不是诊断书。它只给出看问题的视角：把一个人身上的问题，放回一个三角里看。教育、健康、事业里那些需要专业判断的事，这张卡不替代专业判断，健康尤其如此。

它不保证见效。它只保证你的努力至少落在一条完整的路上，不再只落在一个点上。走得通走不通，要靠第④栏的读数说话，读数说不通，就重问三问。

它也不替你挑起点。三问给的是读法，答案要你自己在那件事里看。同一张空白卡，两个人填，第②栏可以不同；不同不要紧，要紧的是两个人都写出了理由，而且都写下了怎样算失败，让事实来判谁选得对。

它也会被先在化。一张卡用久了，最容易被当成一份标准答案：“这种事就是走互→客→主”。第 60 章说过，任务 DNA 会变，路走一轮就要重读。卡上的每一栏，都只是这件事此刻的样子。

◆ 放回日子里

周一晚上，闵策在餐桌上铺开一张白纸，照着书里那张空白卡画了四栏。鲁晓帆问他画什么，他说：“小满的数学，先填第一栏。”

小满在旁边看了一会儿，拿过笔，在“主体属性”那一格写了“我不是学数学的料”，想了想，又划掉，改成“我讲题比做题强”。

明天你可以做一件事：拿一张白纸，画出这四栏，挑一件你正在发愁的事填进去。第①栏用原话写，第②栏写满三位，第④栏一定写上怎样算失败。填不满的那一栏，就是你还没看清的地方。

带走的话 ：**三种属性之间是一个三角，每一种属性里面又是一个完整的发生。一张卡先在外层填满，走不动时往里看一层。**

> 本章判错句：如果外层路径走通之后，被改变的那一角在内层的差异序列与土里看不到任何对应的变化，“两层同构、互相作证”的说法就要收回。
>
> 下一章从哪里进：方法齐了，第九编回到一个最贴身的现场，看同一个身体怎样被显成“我的”，又怎样被显成一个客体。

想一想 ：你最常用来说自己的那一句话，往里看一层，它的土里都有些什么？

◆ 本编总账

第八编十二章，把三属性纠缠从一个事实，推成了一套能用的方法。它看见了三件事：三种属性的关系可以写成三个方程；这关系自己往前推，靠的是两种

属性相撞、第三种改变、再回写；手先放在哪里，有六条路，起点由事情自己带着。它也推翻了一件事：只改一个人的干预，不再被当成默认的起点。

方法	内容	回答什么	所在章
三方程	主体属性＝F（客体属性，互动属性）；客体属性＝G（主体属性，互动属性）；互动属性＝H（主体属性，客体属性）	三种属性是什么关系	第 51、52 章
原理一	主体属性与客体属性矛盾 → 互动属性改变 → 回写	关系怎样自己推进	第 53 章
原理二	主体属性与互动属性矛盾 → 客体属性改变 → 回写	同上	第 54 章
原理三	客体属性与互动属性矛盾 → 主体属性改变 → 回写（新能力与标签在回写方向上分叉）	同上	第 55 章
四结局	跃迁、内卷、轮回、耗散	一轮改变算不算数	第 56 章
从主体起手	主→客→互；主→互→客。起点须是余量，不是标签	判断从哪里起手	第 57 章
从客体起手	客→互→主；客→主→互。起点须是可改的东西，不是不许动的尺子	同上	第 58 章
从互动起手	互→客→主；互→主→客。起点须是明天能试的做法；AI 时代先问互动变了什么，起点仍由三问定	同上	第 59 章
任务 DNA	三问：哪一角最松，哪一角被先在化最深，哪一角回写最快被看见	怎样选起点	第 60 章
两层全息与三角卡	外层三角，内层每一角各是一场发生；四栏：诊断、路径、推进、回写	怎样把方法落到一件事上	第 61 章

> **本编总判断：三种属性的发生，有方程可写、有原理可推、有路径可选；只改一个人，是把三角截成了一个点。**

这张卡交出去以后，要在现场里受检验。第九编先回到一个最贴身的现场，同一个身体被显成“我的”和被显成一个客体，看三角卡在两层之间怎样用；下部第十至十二编，教育、健康、事业各章，每章一张三角卡，把本编的方法逐件落到闵小满、鲁长庚与鲁晓帆、闵策的日子里。

第　九　编

合论现场：同一聚合体的三种显影

编　首

卷一到卷三（第三至八编）把三件事分开立住了：属性是发生的（卷一），三种属性互相纠缠（卷二），纠缠按三方程、三原理、六路径运行（卷三）。分开立，是为了讲得清。

日子里的事从不分开来。一只压麻的手，同时是“我的手”不灵了、“手机”变沉了、“握”变笨了；三件事在同一个早上一起发生。你会在这一编里一次次碰到同一个问题：这只手、这张脸、这句话，此刻到底是谁的？这一编把三大创新放回同一个现场，看它们怎样一起出场。

本编六章，都从身体和身边的东西写起。

第 62 章写自己的身体：同一具身体，可以被感觉成“我”，也可以被感觉成一件东西。第 63 章写橡胶手错觉：一只假手被显成了“我的”。第 64 章写人格解体：反过来，“我”被显成了一件东西。

第 65 章写幻肢：手已经没了，“我的手”还在；镜子若能帮上忙，可以读成重建了一场互动。第 66 章写被人看见：别人的目光怎样把人做成物，又怎样把人

认出来。第 67 章把前五章收成一张属性总表，并写属性在号位之间迁移的三种方式：客体化、主体化、挂错。

这一编的反差只有一句：**同一个聚合体，换一个号位显影，就成了另一样东西；而换号位的那一刻，三种属性总是一起换**。

62

第 62 章

身体：我的身体与一个客体

同一具身体，有时是“我”，有时是一件东西。本章要交给你的判断是：身体没有变，变的是哪一个号位在亮；而号位一换，主体、客体、互动三种属性总是一起换。

本章只谈看问题的视角，不作诊断，不给治疗建议。

◆ 一、压麻的那只手

第 16 章写过鲁晓帆值完夜班、在沙发上压麻的左手。这一回轮到她父亲。

清早五点半，鲁长庚醒了。右胳膊压在身下一夜，抽出来，整条手臂像别人的。

他伸手去拿床头的手机。五根手指都在，就是捏不拢。手机像一块滑溜的铁，碰一下就往外溜。他看着自己的手，第一句话是：“这手不是我的了。”

这只手，到底是谁的?

这句话说得不准，又准得出奇。手还长在他身上，血还在里面走，一根也没少。可是在那一刻，它不再是“我”伸出去的那一部分，它成了床单上搁着的一件东西：沉、木、冷，要靠左手把它搬到枕头边。

第 154 号《普通人都能明白的梅洛-庞蒂》就是从这只压麻的手开篇的：五指俱全，拿不起手机，于是“不是手了”。本书借这个画面，往前多问一步：**那只手“不是我的了”的那一刻，到底是什么换了?**

◆ 二、照镜子：先看见一张脸

再换一个早上。鲁长庚刷完牙抬头，镜子里有一张脸。

这一下其实分两拍。第一拍是“那儿有一张脸”：灰白的鬓角，眼袋，左眉上一道小疤。这时候镜子里的东西，和墙上的挂历、窗外的樟树站在同一排，是一样被看的东西。第二拍才是“这是我”。

两拍之间通常只差一眨眼，所以你很少察觉。可是早上没睡醒、住在陌生的旅馆，或者隔了很多年第一次细看自己，那一眨眼会被拉长。你盯着镜子，觉得那张脸既熟又生，像在看一个亲戚。

第 35 章讲过，婴儿是先有客体、再有互动、最后才有“我”。照镜子的那一眨眼，是这条发生顺序在一个成年人身上的一次快放。先亮的是“那儿有”，最后亮的是“我”。

◆ 三、体检单上的身体

第三个画面是一张纸。鲁长庚每年在社区做体检。今年开春这一回，拿回的单子上：收缩压 150，空腹血糖 6.4，尿酸偏高，旁边打着上箭头。

体检前那几天，他只觉得累，爬山腿沉。单子一来，“我累”就成了“血压高”。后来医生复测了几次，开了药（第 80 章）。

这张单子上的身体，是彻底的一件东西。它被切成一行一行的读数，每一行都可以和参考范围比，可以和去年比，可以和别人比。它不疼，不累，也不爬山。

女儿鲁晓帆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当护士，看单子很快。她看的是一个客体：读数高了几格，复查时间定在哪天。这样看是她的本事，不是冷漠。一位护士如果每看一张单子都先把它当成“一个人的一辈子”，夜班根本值不下来。

三个画面放在一起：压麻的手，镜子里的脸，体检单。同一具身体，三次被显成了一件东西。**身体被显成客体，本身不是病，也不是错；它是号位换了一下。**

◆ 四、爬坡时，身体不见了

还有第四个画面，也是鲁长庚最熟的一个。

岳麓山清早的石阶上，他爬到半山腰那一段最顺的时候，是想不起自己有腿的。他不想膝盖，不想小腿，也不想“我在爬”。他只看着前面三级台阶，脚自己落下去，气自己匀着走。

这时候身体既不是“我”，也不是“一件东西”。它退到动作后面去了，只剩下一个“正在”：正在上，正在换气，正在找下一个落脚。这是二号位（显影为“正在”）最亮的时候。心流的时候，正是这一位最亮、“我”退场的时候。

一旦哪里卡住，身体马上回来。右膝一阵刺痛，腿立刻被显成一件东西：“这膝盖怎么了。”再往上，一抬头看见还剩多少台阶，“我”又亮起来：“我今天不太行。”三十秒里，同一双腿走过了三个号位。

同一具身体，一个早上可以轮流被显成“我”、“它”和“正在”。 这是本章最要紧的一句。前面三个画面是“我”和“它”之间的翻转，这个画面补上了第三个号位。

◆ 五、本书的说法：一个聚合体，几种显影

把前八编的定义拿过来，这几个画面就能写准。

在发生层，鲁长庚的身体是一个特征纠缠聚合体（一束互相牵连、一起运行的特征），三个号位所显的那些特征都缠在里面。号位本身不在发生层，它是意识层的位置。这是第 16 章说的实体发生。

它的构成偏向主体聚合体：自我界的内感多，时间连续性强。昨天爬山的酸，今天还在小腿里；三十多年钳工的茧，还在掌心里。构成决定倾向，所以多数时候，身体被感觉成“我的身体”。

可是侧重决定显成什么。哪一个号位侧重显影，身体就被显成哪一种实体。三号位（显影为“我”）侧重时，身体是“我”；一号位（显影为“那儿有”）侧重时，身体是“一只手”“一张脸”“一行读数”；二号位侧重时，身体退到动作后面，只剩下“正在爬”“正在握”。

用第 15 章的总式代进去：

> **属性发生＝某号位侧重显影（承载者）× 某维侧重发生（属性）× E1 某界侧重的特征纠缠（界）。**

“手麻了”：承载者是一号位显成的那只手，属性是 S 侧重的发生（形态：木、沉），界在现实界。“我的手不灵了”：承载者换成三号位显成的“我”，属性换成 D 侧重的能力，界还在现实界，可已经搭上了自我界的一层，变成“我老了吗”的那一点担心。同一只手，两个句子，号位不同，属性的主人就不同。

◆ 六、梅洛-庞蒂对在哪儿

梅洛-庞蒂对在哪儿、停在哪里，第 30 章已经整章讲过：手是“正在握的那一下”，这在大部分日子里成立；可他把那一下写成了不需要来历的底，于是压麻的手、镜子里的脸、体检单这一类时刻，在他那里只能算从活的身体滑落成了物。

本书的看法是：被显成物不是滑落，是另一个号位亮了；它有它的来历，也有它的用处。

◆ 七、三种属性一起换

回到压麻的手。如果只说“主体属性变了”，账是不全的。

那一刻，三种属性一起换了。主体属性：从“我的手有劲”换成“我的手不灵”。客体属性：手机从“顺手的小东西”换成“一块滑溜的铁”。互动属性：从“一抓就起”换成“怎么也捏不拢”。

三者没有先后。不是手先麻、再让手机变沉、再让握变笨；三件事是同一场发生的三个读数。拿第 51 章的属性三方程来写：

主体属性“手不灵”＝F（客体属性“手机滑沉”，互动属性“握不拢”）；
客体属性“手机滑沉”＝G（主体属性“手不灵”，互动属性“握不拢”）；
互动属性“握不拢”＝H（主体属性“手不灵”，客体属性“手机滑沉”）。

你可以做一个抽离检验（第 45 章）：把手机拿走，让他只是躺着。这时手还是木的，可“手不灵”这句话不会出现；只剩下“麻”，一个状态。要有一样东西去握，有一次握的动作，“不灵”才作为属性亮出来。这就是第 45 章说的互相需要：缺了客体和互动，主体属性显不出来。

体检单也一样。“血压高”看上去是身体的客体属性，可它同时挂着两样东西。

一样是仪器：读数的不是人的感觉，主体那一角被换成了校准过的仪器。另一样是“坐下、静五分钟、袖带绑好”这一套互动，互动那一角也被标准化了。第 49 章的标准化预言在这里很好检验：在家里刚爬完楼梯就量，在诊室里紧张地量，读数会跟着变〔血压随情境波动的幅度待核〕。**一个读数显得稳定的地方，正是另两种属性被固定住的地方。**

◆ 八、往哪边换，可以推出来

三种属性一起换，还不够；本书第三个创新要求说出往哪边换、从哪里切进去。

压麻的手是原理三的一个小样：客体属性“手机滑沉”与互动属性“握不拢”矛盾，推动主体属性改变，再回写。回写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手麻了，一会儿就好”，回写得很轻，只挂一个状态。压麻的手多半几分钟就缓；若麻木不退，或同时嘴角歪、说话含糊、一侧手脚无力，就不是本章的事，请立即就医，不要等。另一个方向是“这手不行了，我老了”，回写得很重，挂上一个属性，再沉进自我界。分叉就在回写方向，这正是第 55 章写的。

六路径告诉你从哪里切。鲁长庚本能地做了对的事：他没有盯着手发愁，他甩了甩胳膊，又用左手把手机推到右手指缝里，让它先“夹住”而不是“捏住”。这是从互动起手（互→主→客）：先换一种握法，让握重新成立；握一成立，“我的手”就回来了；手回来了，手机也重新变回一个顺手的小东西。

假如换一条路，从主体起手，躺着反复对自己说“我的手没事”，往往没用，因为主体属性需要另两种属性给它读数。假如从客体起手，把手机换成一只大杯子，也许能抓起来，可那只是绕开了，“手”并没有回来。

所以，**路径不是随便挑的：哪一角最松，就从哪一角进**。压麻的那几分钟里，最松的是握法。

◆ 九、手里也有一场发生

三种属性之间的账算完了，还有一层账在手里面。

“握”这件事，本身也是一场有形状、有路、有土的发生。它的形状是那一下抓稳；它的路，是从指尖碰到、到指节收拢、到掌心贴合的一串小差异；它的土，是神经、肌肉、皮肤，也是手机的重量与表面，还有几十年握东西的习惯。压了一夜，土里少了一样：神经传上来的信号是乱的。路还在，土坏了一块，形状就出不来。

这就是第 61 章说的两层全息。外层是三种属性之间的三方程，内层是每一种属性自己也是一场有形状、有路、有土的发生。两层同构。鲁长庚甩胳膊，是在

修内层的土；他把手机夹进指缝，是在外层换一条路。两层一起动，手回来得最快。

还有一件小事值得记下。压麻之前那一夜，他的手一直在。血在流，细胞在换，它照样是个聚合体，照样在持存。只是没有一个号位去显影它，所以他不知道自己有一只手。这和第 38 章“饿了而不知”是同一个道理：持存在发生层，不在意识层。**手不是醒来才有的，“我的手”是醒来才亮的。**

◆ 十、身体当物看，有时正好

读到这里，也许你会觉得：身体被显成客体，总归不如被显成“我”好。这个结论下得太早。

外科医生在手术台上，必须把病人的身体显成客体：组织、血管、层次。运动员看自己比赛录像，要把自己的腿当成一件器械去看：落脚点偏了三寸，膝盖内扣。鲁长庚当了三十多年钳工，锉一个零件时，他得把自己的手腕当成卡具的一部分去调，力道和角度都要像量过一样。

在这些时刻，身体被显成一号位，恰恰是能力的来源。看得见，才改得了；改了，再回写进三号位，成为“我的手法”“我的落脚”。这条回路，就是第 22 章说的阶梯和封装：先被当成物去调，调稳了，再回写进号位，挂上“我的”。

反过来，只被显成“我”的身体，也有它的盲处。一个人若从不把自己的腿当一件东西去看，膝盖内扣了十年也不知道，只会说“我腿不好”。三号位亮得太久，一号位就没机会把毛病照出来。两个号位轮流亮，身体才既是“我的”，又改得动。

难处在于卡在半路：只被当成物，却回不来。体检单看多了，有人开始只认读数，不认自己爬山时的那口气。第十一编会专门写这条路，这里先记一笔。

◆ 放回日子里

体检单拿回来那天晚上，鲁长庚把单子摊在饭桌上，一行一行看，看得眉头越来越紧。鲁晓帆过来说，爸，你别光看这张纸。

本书能给的建议很小：下一次拿到体检单，别只在纸上待着。第二天清早爬山时，留意三个读数：爬到第几个弯开始喘（主体），哪一段坡你觉得陡（客体），步子是一口气走还是走走停停（互动）。连着记一周，再把单子拿出来对一对。

这样，同一具身体，你在一张纸上把它显成客体，在一道坡上把它显成“我”，两边的账就能对上了。

带走的话 ：**身体没有变，变的是哪一个号位在亮；号位一换，“我的”“它的”“这一下的”三种属性一起换。**

> 本章判错句：如果能找到一种情形，身体从“我的”被显成“一件东西”时，只有主体属性变了，客体属性与互动属性都纹丝不动，本章的主张就算错。
>
> 下一章从哪里进：一只橡胶做的假手，怎样被显成了“我的手”。

想一想 ：你最近一次觉得“这身体不像我的”，是在什么时候？那一刻，你手里正拿着什么，又正在做什么？

63

第 63 章

橡胶手错觉：一只假手怎样成了“我的”

一只橡胶做的假手，几分钟里就能被感觉成“我的手”。本章要交给你的判断是：让它变成“我的”的，不是手，也不是你，是一场同步的互动；同步一断，“我的”就撤。

◆ 一、桌上的两只手

先把场景摆出来。这是心理学里一个流传很广的实验，最早的报告通常记在博特维尼克（Botvinick）与科恩（Cohen）名下，1998 年发表在《自然》杂志上（391 卷 756 页）。

你坐在桌前，左手平放在桌上。一块竖着的挡板把你的左手挡住，你看不见它。挡板这一侧，正对着你的眼睛，放着一只橡胶做的假左手，摆的姿势和你的真手差不多。一块布盖住假手的手腕，让它看上去像是从你袖子里伸出来的。

实验者拿两支小毛刷，同时刷两只手：一支刷你看不见的真手，一支刷你看得见的假手。刷同一根手指，同一个方向，同一个节拍。

你看着假手被刷，感觉着真手被刷。过了一会儿，许多人报告一件怪事：感觉好像是从那只橡胶手上来的。再过一会儿，有人说：“那只手像是我的手。”

实验后的公认大意有三条。

第一，同步地刷，许多被试报告触感落在假手上，假手被感觉成“我的”。第二，让被试闭眼指出自己真手的位置，指的位置会往假手那边偏一点；这叫本

体感觉漂移〔漂移的幅度待核〕。第三，两支刷子不同步，一快一慢、一前一后，这种感觉就明显变弱，甚至不出现〔具体比例待核〕。

后来的研究还做过一件事：错觉起来之后，拿东西去“威胁”那只假手，比如作势要砸它。有人测到皮肤电反应升高，像是身体真的在怕（阿梅尔与拉马钱德兰，2003 年）〔读数待核〕。

本书不需要更多的数字。三条大意已经够用：**“我的手”可以落到一只橡胶手上，条件是同步**。

◆ 二、它推翻了什么

这个实验让很多人吃惊，是因为它碰到了一个从未被怀疑过的前提：我的手是我的，这还用问吗。

按实体先在、属性附着的老路，“我的”是手本来就有的一个属性。这只手长在我身上，所以它是我的；那只是橡胶做的，所以它不是。归属由材料和连接决定，从一开始就定好了。

可是实验里，材料没变，连接也没变。橡胶还是橡胶，没有一根神经通到它。变的只有一样：刷子的节拍对上了。节拍一对上，“我的”就挪了过去。

所以“我的”不是手的先在属性。**“我的”是一场发生被三号位（显影为“我”）显影、再回写挂上去的标签**。 第 21 章把“我的”叫作回写的落点，这个实验把落点拆开给你看：落点可以落到一只假手上。

◆ 三、本书的说法：物被显成了我

用第 15 章的总式写一遍。

在实验开始之前，那只橡胶手是一个客体聚合体。它的构成以现实界的感觉特征为主：颜色、形状、硬度、摆放的位置。它被一号位显影，就是“桌上有一只假手”。

刷子一动，聚合体变了。视觉里“假手被刷”的那串差异，和触觉里“真手被刷”的那串差异，节拍一致、位置相近。两串差异纠缠到了一起，成了一个新的聚合体：一只“被刷着的、我感觉得到的手”。

这个新聚合体，构成里多了自我界的内感：触感，痒，一点点温度。构成一变，倾向就变。它开始往三号位那边偏。偏到一定程度，三号位侧重显影，它就被显成了“我的手”。

> **属性发生＝三号位侧重显影（承载者“我”）× S 侧重的发生（属性“被刷到”：触感落在这只手的形状上）× 自我界与现实界的特征纠缠（界）。**

同一个橡胶聚合体，几分钟前被一号位显成物，几分钟后被三号位显成我。这正是创新一在一个实验桌上的现场：它被感觉成“物”还是“我”，并非先定的，看的是这个聚合体被哪个号位显影。

◆ 四、三种属性一起换

只说“假手变成了我的”，账也不全。在错觉起来的那几分钟，三种属性是一起换的。

主体属性换了：“我的手”从挡板后面那只，换成了眼前这只；连“我的手在哪儿”都变了，这就是本体感觉漂移。客体属性换了：橡胶手从“一个道具”换成了“一只会被刷到的手”，被威胁时甚至成了“会疼的东西”。互动属性换了：刷子从“刷在一只假手上”换成了“刷在我手上”，这场刷的互动有了一个新的落点。

三种属性谁也不先。按第 44 章的共变检验看：主体属性“这是我的手”出现的时候，客体属性“会被刷到”和互动属性“刷在我身上”也一起出现；一个撤，另两个一起撤。

按第 45 章的抽离检验看：把刷子拿走（抽掉互动），只让你看着假手，几乎没有人会觉得它是自己的。把假手拿走（抽掉客体），只刷真手，“我的手”还在原处，不会漂。抽掉哪一角，另外两角都显不出来。

按第 46 章的阈值检验看：多同步才算同步？节拍差多少就不行？这个阈值不是手定的，也不是人定的。它由视觉与触觉两串差异的对位程度、假手摆放的角度和距离一起设定〔角度与延迟阈值的研究待核〕。**一种属性的阈值，由另两种属性设定。**

◆ 五、推进的是哪一条原理

三种属性一起换，还要说出它是怎么被推着换的。

实验刚开始时，有一个矛盾：互动属性“刷子正刷在那只手上，节拍和我感到的完全一样”，和客体属性“那只是一只橡胶手”，两样对不上。眼睛说刷在那儿，皮肤说刷在这儿。

这正是原理三：客体属性与互动属性矛盾，推动主体属性改变，再回写。矛盾要一个出口。出口不在客体（橡胶手不会长出神经），也不在互动（刷子还是那样刷），出口落在主体：把“我的手”挪过去，眼睛和皮肤就对上了。挪过去之后，回写开始：假手被挂上“我的”，真手的位置感被往那边拉。

原理三在第 55 章有一个分叉：同一场矛盾，回写可能长出新能力，也可能贴上一张标签。橡胶手是一个极小、极快的样本。它回写出的是一次“主体化”：把一样东西收进“我”。第 67 章会把这种迁移记作属性搬家的一种。

◆ 六、预言：同步一断，“我的”即撤

一个理论能说清已经发生的事，不算本事；要能说出还没发生的事，并且说清怎样算错。

本书在这一章写下一条预言，第 112 章把它登记为预注册八条里的预言五：

错觉起来之后，在不改变假手、不改变被试的条件下，只把刷子的节拍打乱，“这是我的手”的报告与本体感觉漂移会在登记的时间窗内一起回落。〔待验〕

同步起错觉、不同步就弱，这是公认的大意，已经被许多研究反复看到。本书多走的一步，在“错觉已经起来之后再切断”：“我的”是一次回写，回写要靠互动持续供读数；供读数的同步一停，三号位就没有东西可显影了。

怎样算错：如果节拍打乱后，归属的报告在登记的时间窗内不回落，本章关于“我的由互动供读数”的说法就要退让一层。退让到哪里？退回到“同步只负责建立，维持另有机制”，也就是说“我的”有一定惯性，互动属性在维持期的分量比本书写的轻。

还有一个附带的观察，不在登记之内：撤，会不会比来得快？照上面的读法，建立时要两串差异慢慢纠缠，聚合体才偏过去；撤时只要读数一停。所以撤应当比来快〔待验〕。这一句只是本章的推断，第 112 章没有登记它。

◆ 七、从哪一角起手：互→主→客

六路径在这里很好看清。

实验者没有去改橡胶手（客体不动），也没有对被试说“请把它当成你的手”（主体不动）。实验者只改了一样：刷的方式。这是从互动起手。

互动一改，先动的是主体：“这是我的手。”主体一动，客体跟着改写：那只橡胶手从道具变成了会被刷、会被吓的东西。路径是互→主→客。

为什么这样排？用第 60 章选起点的三问来看。哪一角最松？互动最松，刷子的节拍随手可调；橡胶手的材料和人的神经都很难动。哪一角被先在化得最深？主体：“我的手是我的”被当成天经地义，从主体硬改，几乎改不动，所以不能从它起手。哪一角的回写最快被看见？也是主体：互动一变，几分钟就有“这是我的手”的报告。第二问和第三问落在了同一角。第一问优先，第一位给互动；

剩下两位里，主体的回写最快被看见，排第二，正好拿它的报告当第一块路标；客体放最后，橡胶手的材料不动，它的属性只是跟着被改写。

> **橡胶手错觉是一份六路径的小样：互动最松，就从互动进；主体被先在化最深，不从它下手，等互动把它带动。**

◆ 八、换一块木头会怎样

阈值还有另一面：那只“手”得像一只手到什么程度。

后来有研究把假手换成别的东西，比如一块木头，或者把假手转一个别扭的角度，再同步地刷。公认的大意是：越不像手、摆得越别扭，错觉就越弱（察基里斯与哈格德，2005 年）〔读数待核〕。

这件事很要紧。它说明客体属性也在参与。光有同步的互动不够，那个客体聚合体得带着几样“手的特征”：五根指头的轮廓，摆在胳膊该在的地方。缺了这些，同步刷得再准，三号位也偏不过去。

于是你看见了三角的另一条边。主体那一角要一个可被收进的身体图式，客体那一角要一个像手的形状，互动那一角要一个对得上的节拍。三角里少了哪一样，“我的”都挂不上。

> **“我的”不是一样东西的标签，是三角同时到位时的一个读数。**

这也是第 45 章说的互相需要：同一个“我的手”报告，同时依赖三角，每一角都只是必要条件，没有哪一角能单独说了算。

◆ 九、它和工具有什么关系

一只假手被收进“我”，看上去是实验室里的奇事。可是日子里，同样的事每天都在发生。

鲁长庚当了三十多年钳工。新学徒刚拿锉刀时，锉刀是一件东西，沉，不听话，手和锉刀是两样。锉了半年，锉刀“长”到手上了：他锉的时候不想锉刀，只觉得手指尖就在零件表面上。第 41 章借第 398 号《AI时代的判断力发生学导论》问过同一件事：判断只在人的头脑里，还是也在刀承接的取舍里。

学徒的锉刀和实验里的假手，是同一条路：同步的、反复的互动，让一个客体聚合体偏向三号位，被收进“我的”。不同之处只在速度和寿命。假手几分钟来，几分钟走；锉刀要半年来，可来了就很难走，因为它被反复试用、检测，封装成了可整体调用的“我的手艺”。这就是第 22 章的阶梯：从状态到属性，中间隔着反复显影与封装。

◆ 十、三种看法各看到一半

最后把三种单极的看法放上来，看它们各自怎样读这个实验。

客体属性中心主义会说：归属是由身体的物理连接决定的，错觉只是大脑被骗了。这句话的公道之处在于，橡胶手确实没有神经，真手确实没挪。它的成立条件是：只问“哪只手连着你的神经”。可是它答不了，为什么“被骗”会有那么稳定的规律，同步就来、不同步就走。

主体属性中心主义会说：是大脑里有一个“身体图式”，它主动把假手纳了进去。这句话也有对的地方，人和人的易感程度确实不同〔个体差异的研究待核〕。可是如果“我的”全由主体决定，为什么换一下刷子的节拍，它就撤了。

互动属性中心主义会说：身体就是互动本身，手是“正在被刷的那一下”。这一句离本书最近，可它说不出“我的”为什么会被挂上、又为什么会被撤下，因为它没给回写留位置。

还有一种更省事的说法：这只是“注意力被吸过去了”。可是注意力解释不了漂移的方向，也解释不了威胁时那一下皮肤的反应。注意力只是二号位亮了，它说明互动在起作用，却没有说清互动起作用之后，“我的”是怎么被挂上去的。

三家各看到三角的一角。本书的读法是：三角一起转，转的方向由矛盾推，转完了有回写。

还要说一句这个实验的分寸。它是在实验室里、几分钟内、对一小块身体做的。它说明“我的”可以被一场互动挂上，并不说明一个人的整个“我”都这样随手可换。整个“我”牵着几十年的谱系与自我界的沉淀，挂上和撤下都慢得多。本书从这里推出的，只是机制的样子，不是一切归属都同样轻。

◆ 放回日子里

闵小满玩一款要戴手柄的电子游戏，玩到半夜还不肯摘。鲁晓帆值夜班回来，看见他对着屏幕咧嘴，说：“你手都不是你的了。”

这句玩笑说中了一半。玩久了，屏幕里那只挥剑的手，确实被收进了“我的”；手柄的震动和画面的动作节拍一致，就是一把同步的刷子。

明天能试的事：让孩子玩到一半，把画面延迟或者把手柄的震动关掉几分钟，问他一句“现在那只手还像你的吗”。多半他会说“怪怪的”。这不是为了吓他，是让他亲身看见一件事：“我的”可以被一场互动挂上，也可以被一场互动撤下。知道了这一点，挂上去的东西就不那么容易把人吞掉。

带走的话：一只假手成了“我的”，靠的不是手，也不是你，是一场同步的互动；节拍一断，“我的”就撤。

> 本章判错句：如果在假手、被试都不变的条件下，打乱刷子节拍后，“这是我的手”的报告在登记的时间窗内不回落，本章关于“我的由互动持续供读数”的说法就算错。
>
> 下一章从哪里进：反过来，“我”被显成了一件东西，会是什么样子。

想一想：你用得最顺手的那件工具，是从哪一天开始觉得它“长在手上”的？那之前，你和它之间发生了什么？

64

第 64 章

人格解体：当“我”被显成一件东西

上一章，一只假手被显成了“我”。这一章反过来：明明是自己，却被感觉成一件东西，像在隔着玻璃看自己。本章要交给你的判断是：那一刻“我”并没有消失，是显“我”的那一位暗下去、显“那儿有”的那一位亮上来；而且三种属性一起换了位置。

本章只谈看问题的视角，不作诊断，不给治疗建议。如果你或身边的人长时间有这样的感觉、并为此困扰，请去找精神科或心理专业人员。

◆ 一、隔着玻璃的那个早上

鲁晓帆连值了三个夜班。第三天清早交完班，她骑电动车回家，在枫林路的红灯前停下来。

她看见自己的手搭在车把上。手是她的，她知道。可那双手看上去像一副手套，里面空着。她听见自己跟旁边的熟人打招呼，声音也是她的，可像从别处放出来的录音。红灯、车流、早点摊的蒸汽，全都像隔了一层玻璃，清楚，却不真。

她没有慌。做护士的她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太累了。回家睡一觉，醒来就好了。（本书提醒一句：极累、又有这种感觉的时候，别骑车开车，先停下来歇一歇。）果然，下午醒来，手是手，声音是声音。

这几分钟的感觉，有一个名字：人格解体。常常和它一起出现的，是现实解体，也就是“外面的世界像布景”〔两者在精神医学分类中的具体条目待核〕。

本章只借这几分钟的经验来看一件事：**一个人可以清楚地知道“这是我”，同时却感觉不到“这是我”**。

◆ 二、它不是失去现实感

先把最容易误会的地方说清楚。

许多描述里都有一个共同之处：经历人格解体的人，现实检验通常是完好的。他们知道手是自己的，知道世界是真的；他们只是感觉不到。他们会说“好像”“像是”“仿佛”，而不会说“那不是我的手”〔待核〕。

这一点和幻觉、妄想很不一样。幻觉里，人确信看见了不存在的东西；人格解体里，人看见的都在，确信的也都对，差的是一种“这是我的”的感觉。

公认的大意还有两条。

其一，短暂的、一过性的这种体验并不罕见，常在极度疲劳、睡眠不足、受了大惊吓之后出现〔人群中的比例待核〕。其二，少数人会长期、反复地陷在里面，并且很痛苦，这时它就需要专业的帮助〔诊断标准待核〕。本书只写第一种日常的样子，用来看号位；第二种不在本书能谈的范围里。

◆ 三、本书的说法：我被显成了物

还是用总式。

在发生层，鲁晓帆那天早上什么都在。她的身体是一个主体聚合体，在持存：血在流，手在握车把，眼睛在看红灯。她的声音、她的记忆、她的名字，一样不少。持存在发生层，不在意识层。

变的是意识层。平时，这个聚合体被三号位（显影为“我”）侧重显影，于是手被显成“我的手”，声音被显成“我在说”。那天早上，三号位暗了下去，一号位（显影为“那儿有”）亮了上来。同一个聚合体，于是被显成：“那儿有一双手”“那儿有一个声音”。

一号位本身无我。第 23 章讲过：“下雨了”“石头硬”不需要主语。人格解体的那几分钟，一个人看自己，也像看下雨、看石头：没有主语，只有“那儿有”。

> **属性发生＝一号位侧重显影（承载者“那双手”）× S 侧重的发生（属性“像手套”“空的”：形态）× 现实界侧重的纠缠（界）。**

对照上一章，你会看见一个干净的对称。橡胶手：客体聚合体被三号位显成了“我”。人格解体：主体聚合体被一号位显成了“它”。**构成决定倾向，侧重决定显成什么。** 第 16 章立下的这句话，在这两章里各被验证了一次，方向相反。

那么，是谁在“看”那双手？如果“我”不在，看的又是谁？

这个问题常让人害怕。本书的回答很平：看的那一下，本身就是一场发生。它被一号位显影，所以只有“那儿有”，没有“谁在看”。就像你说“下雨了”，并不需要先找出一个“谁”在感觉下雨。看照样在发生，只是没有被挂上“我在看”。**看的人没有丢，只是这一次没有被显成“我”。**

◆ 四、三种属性一起换

如果只说“她的自我感没了”，那是主体属性中心主义的记账法，账不全。

那几分钟里，三种属性一起换。主体属性：从“我在骑车”换成“有一个身体在骑车”。客体属性：红灯、车流、早点摊，从“我要穿过的那条街”换成“一层玻璃后面的布景”。互动属性：打招呼从“我们在说话”换成“一段录音在播放”；骑车从“我在走”换成“车在走”。

这里正好是第 44 章的共变：人格解体与现实解体常常一起来，并非巧合。主体那一角暗下去，客体那一角就一起变得“不真”；互动那一角也一起变得像“自动的”。三种属性同涨同落，因为它们本来就是同一场发生的三个读数。

如果三者真是各管各的，人格解体时世界应当照样真实，只是“我”淡了。可是许多人描述的恰恰相反：自己一淡，世界也跟着淡〔待核〕。这个“跟着”，就是纠缠。

还可以把它和第 62 章的三个画面放在一起看。压麻的手，是身体的一小块被显成物；照镜子那一眨眼，是一张脸短暂地被显成物；体检单，是身体被一张纸显成物。人格解体，是整个“我”被显成物，而且拉长到几分钟、几小时。

它们在一条连续的线上，差别在范围与时长，不在种类。这样看，人格解体就不是一件离奇的、完全陌生的事。它是每个人每天都在经历的号位翻转，被放大、被拉长了的样子。

◆ 五、为什么偏偏是累的时候

鲁晓帆的那几分钟，出现在连值三个夜班之后。这不是偶然。

用第 61 章的内层全息来看，“我在骑车”这个主体属性，本身也是一场有形状、有路、有土的发生。它的形状是“我”的那一下亮；它的路，是从感觉到动作、再从动作回到感觉的一串小差异，节拍对得上，“我”才亮；它的土，是睡眠、体力、熟悉的街，也是这几天的心事。

连续熬夜，土薄了一层。感觉传上来慢半拍，动作跟上去也慢半拍。路的节拍一错开，显“我”的那一位就拿不到它要的读数。这和上一章的橡胶手正好相通：同步一断，“我的”就撤。橡胶手撤的是一只假手的“我的”；鲁晓帆撤的是自己整个身体的“我的”。

这一段是本书的推断，不是医学结论〔待验〕。它说的只是：人格解体的那种感觉，可以被读成“我”拿不到同步读数的结果，而不必读成“自我”这件东西坏掉了。

◆ 六、推进的是哪一条原理

三种属性一起换，是被什么推着换的？

那天早上的矛盾在主体与互动之间。主体属性“我得骑回家、得跟人打招呼”，和互动属性“每一个动作都慢半拍、对不上”，两样顶着。这是原理二：主体属性与互动属性矛盾，推动客体属性改变，再回写。

客体属性怎么改的？世界被推远了一层，成了玻璃后面的布景。这是一种极省力的出口：既然对不上，就让外面变得“不必对上”。布景不需要你去回应，录音不需要你去接话。矛盾暂时被松开了。

回写有两个方向。

轻的方向是“太累了，睡一觉”，回写只挂一个状态。鲁晓帆走的是这一边，因为她有一个现成的解释，第二天也真的好了。重的方向是“我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回写挂上一个属性，再沉进自我界，变成反复的担心；而担心本身又会让人更多地盯着自己看，把自己更多地显成一件被检查的东西。

同一场矛盾，回写到“状态”就过去了，回写到“属性”就可能留下来。 第55章把回写方向的分叉写在原理三上；回写分叉不只原理三有，这里是原理二上的一例〔待验〕。这一段也是本书的读法，不是疗法。

◆ 七、从哪一角起手

本书不给治疗建议，只说看问题的视角。从视角上看，六路径能告诉你一件事：只从主体起手，往往最难。

对着自己说“这是我，这是我”，几乎没有用。因为主体属性需要另两种属性给它读数；读数不来，空喊不能让“我”亮起来。这和压麻的手是同一个道理：躺着反复说“我的手没事”，手不会回来。

日常的样子里，人们自己摸索出来的办法，常常是从互动或客体起手，路径多是互→客→主或客→互→主。用冷水洗把脸，咬一口很酸的东西，用力握一握扶手，或者跟一个熟人认真说几句话〔这些自助做法的效果待核〕。

拿本书的话说，它们是在给互动补一个强的、对得上的读数，或者给客体补一个鲜明的特征。读数一补上，“我”就有东西可显影了。

鲁晓帆最省事的路，干脆不在外层三角上挑起点：回家，拉上窗帘，睡。那是在补内层的土。土一厚，路的节拍就对上，“我”自己就回来了。

再说一遍：如果这种感觉长期、反复，或伴着惊恐发作、头痛抽搐，或冒出不想活的念头，请尽快找专业人员或身边可信的人。本节只是解释，为什么日常的短暂体验，往往从“做一件事”比从“想一件事”更快过去。

◆ 八、一张体检单也能把人推远

人格解体的那种“隔着玻璃”，不只在极累时才有。它还有一个温和得多的近亲，就在日常里。

第 62 章写过体检单：鲁长庚拿着一张满是箭头的纸，眉头越皱越紧。纸上的身体被切成读数，是彻底的一件东西。看久了，有人会说出一句很像人格解体的话：“我现在都不知道自己是好是坏，得看单子。”

这句话里，“我”还在，可“我好不好”这件事，已经从自己的感觉挪到了一张纸上。主体属性被交给了一个客体去读。这不是病，是一种号位上的习惯：一号位替三号位记账，记久了，三号位就懒得亮了。

第十一编会写这条路走到头的样子：监测越密，而互动不改，“体质差”的自我属性越重。这里只先点一句：**把“我”显成一件被检查的东西，不必等到耗竭；一套每天都看的读数，也能慢慢做到。**

◆ 九、这不是一种缺陷

有人读到这里会想：被显成物，总归是坏事。第 62 章已经说过，身体被显成客体，有时正好。“我”被显成物，也不全是坏事。

外科医生、急救员、拆弹人员，常常描述过一种“抽离”的状态。在最紧急的几分钟里，自己像是在旁边看着自己操作，手很稳，心不慌〔相关研究与描述待核〕。“我”暗下去，“那儿有”亮上来，人反而能把自己当成一件工具去用，不被“我怕”拖住。

鲁晓帆早年在医院急诊轮转时，也有过这样的时刻。病人大出血，她的手在按压，眼睛在看监护仪，“我”几乎不在。事后她才腿软。那几分钟里，把自己显成物，是她能做对事情的原因。

所以人格解体式的体验，并不只是缺陷。它是号位轮转的一种极端样子：平时显“我”的那一位亮着，紧急或耗竭时显“那儿有”的那一位接管。难处只在于接管之后回不来，或者回来时被回写成了“我有毛病”。

◆ 十、三家怎么读它

客体属性中心主义会说：这是大脑某处的功能出了问题，看片子、查指标就是。它的公道之处在于，确有研究在找相关的神经过程〔待核〕；它的成立条件是只问“身体里发生了什么”。可它难以解释，为什么一盆冷水、一句熟人的话，常常也能把人拉回来。

主体属性中心主义会说：这是“自我”脆弱，是性格问题。这句话最伤人，也最不准。它把一场三角里的发生，整个挂到一个人的性格上，正是第 34 章说的挂错号位。

互动属性中心主义会说：是人和世界的联系断了。这一句离本书最近。可它说不清联系为什么会断，断了以后“我”和“世界”为什么一起变淡，又为什么有时睡一觉就接上。它没给推动与回写留位置。

本书的读法是：三角一起换了位置，由主体与互动的矛盾推动，回写的方向决定它是一次过去的状态，还是一个留下来的标签。

最后补一句分寸。本章借来的，只是日常里一过性的那种体验。真正的临床情形牵涉更多因素，有的和焦虑、抑郁、创伤一起出现〔待核〕，本书的三角读法替代不了专业判断，只能帮你在等待帮助的时候，少给自己贴一张错的标签。

◆ 放回日子里

那天下午醒来，鲁晓帆在饭桌上跟丈夫闵策说起早上的事。闵策有点紧张，问要不要去医院。

她说，这回不用，是累的。可她也说了一句很准的话：“要是不累也这样，或者老这样，那就得去看。”

本书能给的，是一个小小的看法：下次你在极累的时候，觉得自己“像个外人”，先别急着给自己下判语。先做一件有分量、有节拍的事：认真洗把脸，慢慢喝一杯热水，或者跟身边的人说几句完整的话。然后去睡。醒来看看，它是不是一个过去了的状态。

如果它不过去，就把它交给专业的人。这不是软弱，是把一场三角里的事，交给能看清三角的人。

带走的话 ：**“我”被显成一件东西时，“我”并没有消失；是显“我”的那一位暗了，三种属性一起挪了位置，回写的方向决定它是否留下。**

> 本章判错句：如果短暂的人格解体中，“自己不真”与“世界不真”并不相关，一个淡了另一个照样鲜明，本章“三种属性一起换”的读法就算错。
>
> 下一章从哪里进：手已经没了，“我的手”却还在。

想一想 ：你有没有在极累的时候，觉得自己像在看一部关于自己的电影？那时，是你先觉得自己不真，还是先觉得外面不真？

65

第 65 章

幻肢：手没了，“我的手”还在

一只手被截去了，许多人却仍然感觉得到它：会痒，会冷，会攥紧了松不开。本章要交给你的判断是：显影可以比聚合体活得更久；镜像疗法起作用，可以读成它重建了一场互动，让三种属性重新对上了账。

本章只谈看问题的视角，不作诊断，不给治疗建议。

◆ 一、车间里的那位老师傅

鲁长庚年轻时在机械厂，带他的是一位老师傅。老师傅四十多岁那年，左手被冲床压了，从手腕往上截掉一截。

伤好之后，老师傅常说一件怪事。夜里躺着，他觉得左手还在，五根手指搭在被子上。有时候它痒，他伸右手去挠，挠到的是床单。最难受的是冬天，那只不在的手攥成一个拳头，指甲像抠进掌心里，怎么也松不开。

那时车间里的年轻人以为老师傅是想多了。鲁长庚后来才知道，这种感觉很常见，有一个名字：幻肢。

公认的大意是这样的：截肢之后，相当多的人会在一段时间里，甚至很多年里，感觉被截去的肢体仍在；其中一部分人会感到幻肢痛，比如痉挛、攥紧、烧灼〔发生比例与持续时间待核〕。这不是想象出来的，也不是装出来的。神经科医生很早就记录过它，十九世纪美国内战之后已经有人系统描述过〔待核：常记在米切尔（S. W. Mitchell）名下〕。

手已经不在了，“我的手”还在。 本章就从这一句开始。

◆ 二、它推翻了什么

老路上的读法是：手是一个实体，“我的手”是它的一个属性。手没了，属性就跟着没了。主人走了，附着在主人身上的东西也就没了着落。

幻肢把这条路打断了。主人走了，属性还在。不光“我的”还在，痒、冷、攥紧这些属性也都还在，并且有位置、有姿势、有疼。

如果属性真是附着在一个先在实体上的，这就说不通。可如果属性本来就是一场发生，和号位显影一起亮，再回写挂上“我的”，这就说得通了：聚合体解散了，显影的习惯和回写的落点却还在运行。

这就是第 18 章讲的持存与寿命，被拆成了两条不一样长的线。**聚合体有它的寿命，显影有它的寿命，两条寿命可以不一样长。**

◆ 三、本书的说法：显影比聚合体活得久

把总式代进去。

截肢之前，老师傅的左手是一个主体聚合体。里面有骨头、肌肉、皮肤，有几十年握锉刀、扳扳手、端饭碗的动作序列，还有手和工件、和饭碗、和右手之间无数次的互动。这个聚合体被三号位（显影为“我”）侧重显影，就是“我的左手”。

截肢之后，聚合体在现实界散了一大块：骨肉没了。可是它在别的地方留下的那部分还在。身体里管这只手的神经通路还在，大脑里关于这只手的地图还在〔关于皮层手区重组的研究待核〕，几十年动作的谱系也还在。这些是这个聚合体在自我界和神经里的残部。

残部还在运行，三号位还在给它显影。于是显出来的，还是“我的左手”。

> **属性发生＝三号位侧重显影（承载者“我的左手”）× S 侧重的发生（属性“攥紧”“痒”：姿势与感觉的形态）× 自我界侧重的纠缠（界）。**

对照第 62 章的压麻的手：那时聚合体全在，只是一号位亮了，手被显成“不是我的”。幻肢正相反：聚合体在现实界缺了，三号位却照旧亮着，显出“是我的”。**持存与显影是两件事，第 62 章是持存在而显影换，这一章是持存缺而显影留。**

◆ 四、为什么偏偏攥紧

幻肢最折磨人的，常常是一种卡住的姿势：攥紧，扭着，抽筋。为什么偏偏是这些?

用三方程来看。平时，“我的手攥紧了”这个主体属性，是三角里的一个读数：客体那一角有一样东西在手里，互动那一角有一个“握”的动作；想松开，就发出“松”的指令，手指张开，眼睛看见，皮肤感到，账对上了。

截肢之后，三角缺了两条边。互动那一角：“松”的指令发出去，没有手指去执行，眼睛看不见张开，皮肤也感不到。客体那一角：手里没有东西，也没有一只手可以碰到别的东西。

主体属性“攥紧”还在被显影，可是另两种属性不给它读数。它想变，变不了；它要一个“松开了”的回报，回报永远不来。这就是第 45 章的抽离检验在一个人身上的真实样子：**抽掉客体与互动，主体属性不会消失，却会卡死。**

这一段是本书的读法。神经科学对幻肢痛有自己的几种解释，比如大脑地图的重组、发出的运动指令得不到反馈等〔各家学说的具体内容待核〕。本书的读法和“指令得不到反馈”那一路最相近，只是换了一套记账法：把它记成三种属性之间的账没对上。

◆ 五、一面镜子，一只盒子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神经科学家拉马钱德兰（V. S. Ramachandran）和同事做了一件极简单的事〔通常记在拉马钱德兰与罗杰斯-拉马钱德兰名下，1996 年前后，期刊待核〕。

他们做了一只盒子，中间竖一面镜子。病人把完好的那只手伸进镜子的一边，把截去手的那一侧对着镜子的另一边。从病人的角度看过去，镜子里完好的手的映像，正好落在那只不在的手原来的位置上。看上去，两只手都在。

然后，请病人两只手“一起”做动作：一起握拳，一起张开。完好的手真的在动；镜子里，“那只不在的手”也在动。

公认的大意是：有一部分病人报告，看着镜子里的“那只手”张开，攥紧的幻肢也松开了，疼痛减轻；有人反复练习后，幻肢本身变淡、缩短〔效果的大小、比例与可重复性待核；后续临床研究的结论并不一致〕。

还要补一句公道话。镜像疗法后来被许多人试用、改良，也被认真地质疑过：有的研究看到了效果，有的没看到；有人认为对照做得不够〔待核〕。这正是一个疗法该有的样子，要在反复检验里站稳或者退场。

本书不评价它作为疗法的效果。

本书只问：如果它起作用，它是靠什么起作用的。

◆ 六、镜子重建的是一场互动

镜子没有把手还回来。客体那一角，现实界的骨肉仍然没有。

镜子也没有对病人说“你的手已经没了，别再想了”。主体那一角，“我的左手”的显影，并没有被劝走。

那它改了什么？

镜子改的是互动那一角。它给“松开”这个指令，补上了一份读数：眼睛看见了张开。指令发出去，有了回应；动作做出来，看得见完成。这一份读数是借来的，借的是另一只手的影子。可它节拍对得上，位置对得上。

这和第 63 章的橡胶手是同一条路。橡胶手是同步的刷子，让一个客体被收进“我的”；镜子是同步的动作，让一个卡死的“我的”重新动起来。两处都是：**互动一补上读数，主体属性就松动了。**

所以本书把镜像疗法重读为：**重建互动属性。** 它不修客体（手回不来），不劝主体（显影赶不走），它补的是三角里最松、也最容易补的那一角。

这一读法有一个好处：它能说出镜子在什么时候该不起作用。如果镜中的动作和病人发出的指令节拍对不上，比如完好的手被固定住不动，或者映像慢了一拍，那么照本书的读法，效果应当明显变弱〔待验〕。这和第 63 章橡胶手“同步一断，‘我的’即撤”是同一个道理，换了一个场合；它不在第 112 章登记的八条之内，是留待以后登记的设想。

◆ 七、推进的原理与路径

把它放进第三个创新的框里，原理和路径都能说清。

原理是原理三：客体属性与互动属性矛盾，推动主体属性改变，再回写。镜子里，客体属性是“那儿有一只手”（映像），互动属性是“它随着我的指令张开了”。两者和原来卡死的主体属性“攥紧了、松不开”顶在一起。矛盾的出口落在主体：攥紧的幻肢松开了。松开之后回写：那只手“能动了”，疼就有了下降的余地。

路径是互→主→客。从互动起手（让两只手一起做动作），先动主体（幻肢松开），再回写到客体（镜中的影子从“一面镜子里的反光”变成“一只能动的手”）。

用第 60 章的三问选起点：哪一角最松？互动，一面镜子就能改。哪一角被先在化得最深？主体，“我的手”是几十年显影出来的，硬劝劝不走，所以不从它

起手。哪一角的回写最快被看见？也是主体，几分钟里有人就报告“松了”。和第 63 章的橡胶手一样，第二问和第三问落在同一角；第一问优先，互动放第一位，主体的“松了”是第一块路标，排第二；客体最后跟着改写。

假如从客体起手，装一只假肢，会怎样？假肢对一部分人有帮助，尤其是能动、能用的那一种〔相关研究待核〕。拿本书的话说，它不只补了客体，也带来了一整套新的互动：用它拿东西，用它扶东西。如果假肢只是挂着，不和任何动作对上节拍，它对幻肢的作用就会弱。这一句是本书的推断〔待验〕。

◆ 八、显影也会老

幻肢还有一个常被描述的现象：时间久了，有人觉得幻肢在缩短，手像是慢慢退到了残肢的断端里〔常称“套叠”，待核〕。

这一点很好读。显影有寿命，靠的是读数不断供养。截肢之后，现实界不再供读数，只剩残部在空转。空转得久了，显影一点点变弱、变短，最后可能退场。

这是第 18 章生命周期的最后一段：聚合、粒子化、维持、解散。聚合体的解散是一刀切下去的，显影的解散却是慢慢退去的。两条寿命不一样长，中间那一段，就是幻肢活着的那些年。

镜像疗法如果起作用，它做的事和“套叠”正好可以对照。不供读数，显影慢慢退场；供上一份对得上的读数，卡死的显影就先松开，再慢慢重排。**一个显影是被饿死，还是被理顺，看互动给不给它读数。**

◆ 九、不只是手：三种属性都会留下幻影

幻肢是最醒目的例子，可“显影比聚合体活得久”并不只发生在主体那一角。

客体属性也有它的幻影。一个家里的老物件被扔了，几个月里你还会伸手去它原来的位置拿东西；搬了新家，半夜起来还会朝旧房子的厕所方向走。东西没了，“那儿有”的显影还在。

互动属性也有它的幻影。退休的第一个月，鲁长庚每天早上七点二十还会醒，醒了就想往车间走。车间没了，那场“上班”的互动也没了，可“正在上班”的节拍还在身上转。一对老同事分开多年，再见面时一开口，还是当年配合干活的那种口气。

三种幻影并排放在一起，你会看见同一件事：**一个聚合体解散了，它在三个号位上留下的显影，各有各的寿命。** 主体的幻影叫幻肢，客体的幻影叫“手往空处伸”，互动的幻影叫“老习惯”。

这也是创新二在时间上的一个样子。三种属性互相需要，所以一角解散，另两角的显影也会跟着空转一阵；三种属性又各有各的回写落点，所以它们退场的快慢不一样。

◆ 十、三家怎么读幻肢

客体属性中心主义会说：手没了就是没了，剩下的只是神经的残余信号。这句话的公道之处在于，它守住了现实界的事实；它的成立条件是只问“手在不在”。可它解释不了，为什么一面镜子会让“残余信号”松开。

主体属性中心主义会说：那是心理上还没接受失去。这句话常被用来安慰人，却常常让人更难受，因为它把一场三角里的卡死，挂到了人“想不开”上。第 34 章说的挂错号位，在这里又出现一次。

互动属性中心主义离本书最近：手是“正在握的那一下”，没有了握，手就该没了。可它说不清，没有握了，为什么“我的手”偏偏还在，而且偏偏卡在最后一个姿势上。它缺的，正是显影与回写的那一段寿命。

本书的读法：三角缺了一条边，主体属性被留在原地空转；补上互动那条边，空转就有了出口。

◆ 放回日子里

鲁长庚跟外孙闵小满讲过老师傅的事。闵小满问：“那老师傅后来还疼吗？”

鲁长庚说，后来少了。他退休以后天天用右手做木工，做得很起劲，左边那只“不在的手”就很少来找他了。

这句话不能拿来当疗法，它只是一个老人的记忆。可它和本章的读法对得上：一个人有了新的、天天都在做的互动，旧的显影就少有机会出来空转。

本书能给的，是一个看问题的角度。家里如果有人身上有一处“不在了还疼”的地方，比如截过肢、拔过牙、做过手术，先别急着说“是你想多了”。可以问一句：那个地方，现在还有没有什么动作能对上它？然后，把具体怎么办交给医生。

带走的话 ：**手没了，“我的手”还在，是因为显影比聚合体活得久；镜子补上一场互动，卡死的“我的”才有了出口。**

> 本章判错句：如果镜像练习只在病人“相信它有用”时起作用，而镜中动作与指令的同步与否毫无影响，本章“重建互动属性”的读法就算错。
>
> 下一章从哪里进：一个人被别人看成一件东西，又被别人认出来。

想一想 ：你身上有没有一个早已改变、可你仍然按旧样子去感觉的地方？比如一颗拔掉的牙，或者一个早已改掉的习惯。是什么让那个旧的“我的”还在？

66

第 66 章

物化与被看见：别人的目光把我做成什么

一道目光可以把人钉成一件东西，另一道目光可以把人认出来。本章要交给你的判断是：被物化与被看见，是同一个聚合体在别人那里被不同号位显影；目光不是一个人的属性，是一场互动的属性，所以它改得动。

◆ 一、“不是学数学的料”

初二上学期的一节数学课上，骆一鸣老师发回期中卷子。轮到闵小满，他看了一眼分数（五十八分），当着全班说了一句：“你啊，不是学数学的料。”

声音不大，也没有恶意。骆一鸣说完就去发下一张了。可闵小满觉得全班都在看他。那几秒钟，他坐在座位上，像一块被摆在讲台上的标本：分数是贴在上面的标签，同学们的目光是灯。

那天晚上，他把卷子塞进书包最底层。第二天上数学课，他坐得笔直，一动也不敢动，生怕再被看见。

这几秒钟，是本章要讲的事：一个人被别人的一句话、一道目光，做成了一件东西。

◆ 二、萨特的钥匙孔

这件事最有名的写法，出自萨特。

他在《存在与虚无》里写过一个场景，大意是：一个人出于嫉妒，趴在门上从钥匙孔往里偷看。这时他全神贯注，没有“我”，只有门里的那场戏。忽然，背后的走廊里响起脚步声。他意识到有人在看他。那一刻，他一下子成了一个“正在偷看的人”，羞愧涌上来〔原书章节与页码待核〕。

萨特从这里推出一个判断：他人的注视，把我从一个自由的、往前投出去的主体，凝固成一件有固定本质的东西。在别人的目光里，我成了对象。

后来他在剧本《禁闭》里，让一个角色说出了那句被传遍的话：“他人即地狱。”〔剧本年份与译法待核〕三个死去的人被关在同一个房间里，谁也走不了，每个人都在别人的目光里受刑。

萨特的公道之处很大。他看见了一件实实在在的事：别人的目光确实能把人凝固。闵小满那几秒钟，就是萨特写的那种凝固。他还看见了，凝固之前人是全神贯注、“无我”的，凝固之后“我”才被逼出来，而且是以一件东西的样子被逼出来。

◆ 三、钥匙孔前，三个号位轮流亮

萨特的场景，正好可以用三个号位读一遍。

趴在钥匙孔前，全神贯注时，亮的是二号位（显影为“正在”）：“正在看。”心流般的专注里，“我”退场了，这和第 62 章鲁长庚爬山爬到最顺时是同一个样子。

脚步声一响，三号位（显影为“我”）猛地亮起来：“我在偷看。”可是这个“我”，是带着别人的目光亮起来的。别人的目光里，他被一号位显成了“那儿有一个偷看的人”。于是他自己的“我”，一亮就亮成了这件东西的样子。

所以羞愧是一种很特别的显影：**自己的“我”，借了别人眼里的“那儿有”来显影自己。**我在别人眼里是一件东西，我又不得不认下这件东西是“我”。

这一读法比萨特多出一样东西：它说得出羞愧什么时候不来。如果脚步声是一个和你一起偷看的同伴，三号位照样会亮，可亮成的是“我们在看”，没有羞愧，也许还有一点兴奋。看的人一换，同一个偷看的动作就被显成了另一样东西。可见凝固人的，并非“有人在看”这件事本身，而是谁在看、看的是哪一场事、两人之间是什么关系，三样一起。

这正是第 64 章人格解体的反面。人格解体是“我”自己暗下去，自己把自己显成物；羞愧是“我”被别人点亮，却是被点亮成一件物。两处都是同一个聚合体，被不同号位显影。

◆ 四、第 270 号怎样解构“他人即地狱”

萨特停在哪里？第 270 号《敌人发生学》给“他人即地狱”做过一次解构，本书沿用它的判词。

第 270 号保留了萨特的一半：他人的注视确实会把人凝固。可它不同意另一半：地狱不是他人。**地狱是没有出口的场，不是他人本身。** 《禁闭》里三个人受刑，是因为房间没有门、目光没有出口、关系没有下一步；把这三个人放回一个有门的世界，同样的目光未必是刑罚。

第 270 号还有一条要紧的话：敌友按事不按人。同一个人，在这件事上是敌，在那件事上是友。一段关系里常有几场发生叠在一起，哪一场居于上位，此刻就决定了敌或友。

把这两句拿到本章：目光也一样。同一个人的目光，在这件事上把你钉成标本，在那件事上可能把你认出来。目光算不上这个人的属性。**目光是一场互动的属性：看的人、被看的人、在看什么事，一起决定它是钉子还是灯。**

萨特那片土里长不出这个看见，是因为他把注视写成了他人这个主体的一种能力，一种天生就会凝固人的东西。这是把一场互动，先在化成了他人的主体属性。

◆ 五、本书的说法：三种属性一起换

回到闵小满。那句“不是学数学的料”之后，三种属性是一起换的。

主体属性：从“我数学不太好”（一个状态，一次考试），换成“我不是学数学的料”（一个属性，一辈子）。客体属性：数学从“一门有难有易的课”，换成“一门不属于我的东西”。互动属性：数学课从“听不懂就问”，换成“坐直别动，别被看见”。

三方程在这里清清楚楚：

主体属性“我学不了数学”＝F（客体属性“数学不属于我”，互动属性“别被看见”）；
客体属性“数学不属于我”＝G（主体属性“我学不了数学”，互动属性“别被看见”）；
互动属性“别被看见”＝H（主体属性“我学不了数学”，客体属性“数学不属于我”）。

骆一鸣那句话，是从互动这一角打进来的。可是它一打进来，三角整个换了形状。如果只看主体那一角，你会以为闵小满是“自卑了”，然后去给他打气。这正是第 60 章说的起点选错：只改学生。

◆ 六、一句话怎样把人粒子化

为什么一句“不是学数学的料”有那么大的力气？第 17 章讲过粒子化：一个聚合体在整体、稳定、独立三项上达标，就被感觉成“本来就在那里”。第 270 号用这三项读敌人，本书用它读标签。

那句话一出口，三项一次达标。整体：“料”是一整块，不分哪一题、哪一章。稳定：“不是这块料”说的是从前到以后，一次期中考被拉成了一辈子。独立：它挂在闵小满一个人身上，和讲法、题目、那天的状态都切断了联系。

一场发生，就这样被做成了一颗粒子。粒子化之后，它显得先在：“他本来就不是。”这就是全书说的先在化在一节数学课上的样子：一次期中考被说成了“从来”，时序倒了过来；账从讲法和题目挪到了孩子身上，主语换了；那天的讲法、那张卷子的题，都从句子里隐去了。

标签有力，不是因为它说得准，是因为它一次就把整体、稳定、独立三项做满了。 拆标签，也就从这三项拆起：把“整体”拆回到哪一种题，把“稳定”拆回到哪一次，把“独立”接回到讲法和题目上。

◆ 七、推进的原理：标签是怎么长出来的

一句话怎么就把“一次考不好”变成了“一辈子学不了”？这要看原理。

期中那张卷子，是客体属性“这道题难”和互动属性“老师在这样讲、我在这样听”之间的一场矛盾：题难，讲法又没对上他。这是原理三的条件：客体属性与互动属性矛盾，推动主体属性改变，再回写。

第 55 章说过，原理三有一个分叉，分在回写方向。往一个方向回写，矛盾推出新能力：“原来这样讲我就懂了。”往另一个方向回写，矛盾推出一张标签：“我笨。”

骆一鸣那句话，恰好在分叉口替闵小满选了方向。一道带权威的目光，加上一句定性的话，把回写引到了标签那一边。回写一落进三号位，挂上“我的”，就沉进自我界，成了“我是谁”的一部分。第 41 章说的自我应验从这里开始：一个人认下了“我学不了数学”，就会少问、少试、少碰，于是真的越来越不会。

> **物化不是一次看，是一次回写：别人眼里的“那儿有”，被收进了自己的“我”。**

◆ 八、被看见：同一道目光的另一种用法

物化的反面也算不上“不被看”。不被看，人也会枯掉。物化的反面是被看见。

什么叫被看见？用号位说，是别人在看你时，没有只把你显成“那儿有一件东西”，也给你留了“我”的位置：你是一个正在发生的人，你的“我”还在长。

这可以落到很具体的动作上。骆一鸣如果那天换一种说法：“这次错得最多的是一次函数图像题，题干长，你没读懂它在问什么，下回单练这个。”他看的还是同一张卷子，同一个分数。可是这句话把错误挂在了“读题”这场互动上，没有挂在“这个孩子”身上。它也给了下一步，让回写往“新能力”那边走。

还要说一句公道话：把人看成一件东西，并不总是坏事。

鲁晓帆给病人量血压时，要把那只胳膊看成一件东西：袖带绑在哪，高度对不对。骆一鸣批卷子时，也要把每一道答案看成一件东西：对，错，错在哪一步。不这样看，事情做不准。第 62 章说过，身体被显成客体，有时正好。人被显成客体，也一样。

物化出问题，不在“看成东西”那一下，在于看完之后没有转回来。护士量完血压，抬头跟病人说一句话，人就回来了。老师批完卷子，把错误挂在那一步上、而不挂在这个孩子身上，人也回来了。**看成东西是一号位的本事；只看成东西、再也不转回来，才是物化。**

第 270 号说地狱是没有出口的场。被看见，就是目光里带了一个出口。

◆ 九、从哪一角起手

闵小满的三角，从哪一角改起来最快？

用第 60 章的三问。哪一角最松？互动。讲法、练法、谁来讲，都能换。哪一角被先在化得最深？主体。“学不了数学”已经被挂成了一个天生的属性。哪一角的回写最快被看见？还是互动，一节课的讲法一变，当天就能看到他敢不敢举手。第一问和第三问落在同一角，互动放第一位；第二位给回写次快的客体，那一种题型会不会，一两周就看得出；被先在化最深的主体留到第三位，最后读它的回写。

所以路径是互→客→主：先改互动：换一种讲法，比如从他熟悉的东西讲起；或者换一种练法，比如每次只练一种题型。再让客体属性跟着变：数学从“不属于我的东西”变回“一门有难有易的课”，那一种题型先变成“我会的”。最后回写到主体：“我好像也能行”。

假如从主体起手，天天跟他说“你很聪明，你能行”，往往收效甚微。主体属性需要另两种属性给它读数，空口的打气算不上读数。这和第 62 章“躺着说我的手没事”、第 64 章“对着自己说这是我”，是同一个道理，在三个场合里出现了三次。

第十编第 69 章会把闵小满的这张三角卡完整写出来，这里先把路径定下。

◆ 十、看人的人，也被看着

还有一层，常被漏掉：骆一鸣自己，也在一场目光里。

他三十五岁，带两个班，期中排名要上墙，家长群里天天有人问“我家孩子怎么样”。在学校的目光里，他也被显成了一件东西：“平均分”“及格率”。他那句“不是学数学的料”，有一部分是这场目光压出来的：要尽快把孩子分成两类，好把力气花在“有希望的”那一类上。

这不是替他开脱，是把账算全。物化常常是一条链：上面的目光把一个人做成读数，这个人再用同样的目光，把下面的人做成读数。每一环都只看见自己被物化，看不见自己也在物化别人。

所以改目光，不能只改一个人的眼睛。第 76 章会写到，要设计土，而不只是设计人。

三种单极的看法，各看到这条链的一段。主体属性中心主义说，是孩子自尊心太弱，扛不住一句话；它看见的是被看的那一端。

客体属性中心主义说，是考试和排名这套制度在作怪；它看见的是土，却看不见人在其中还能怎么动。互动属性中心主义离本书最近，说问题在师生关系；

可它说不清关系为什么会沉成“我学不了数学”这样一个挂在孩子身上的标签，因为它没给回写留位置。

这条链也可以反过来走。一个老师若在学校的目光里被认出来，被当成一个正在长的老师，而不只是一行平均分，他看学生的目光也更容易留出口。这一句是本书的推断〔待验〕，第十编会把它落到“设计土”的具体做法上。

◆ 放回日子里

那天晚上，鲁晓帆在闵小满的书包底下发现了揉皱的卷子。她没有先问分数，先问了一句：“这张卷子，哪一道你最不服气？”

闵小满愣了一下，指了一道一次函数图像题，说他其实会算，就是题干太长，没看懂在问什么。

这一问，就是把目光从“这个孩子”挪到了“这一道题、这一次读”。明天你也可以试：孩子或同事带回一个坏消息时，先别评价人，先问一句“哪一处你最不服气”。这一问给目光开了一个出口，让回写有机会往“新能力”那边走。

带走的话 ：**目光不是看人者的属性，是一场互动的属性；它把人钉成标本还是认出来，看那场互动有没有出口。**

> 本章判错句：如果在讲法、练法都改变之后，被贴过标签的学生在那门课上的表现与自评仍长期不动，而同样处境、未被贴标签的学生却明显变化，本章“目光是互动属性、改得动”的说法就要退让。
>
> 下一章从哪里进：把这一编的五个现场，收成一张属性总表。

想一想 ：最近一次有人用一句话把你“定了性”，那句话是从哪一角打进来的？如果当时那场互动有一个出口，它会是什么？

67

第 67 章

复合主体与属性总表：属性在号位之间怎样搬家

一把刀、一辆车、一个 AI，都能被收进“我的”；一个“我”，也能被做成一件东西。本章要交给你的判断是：属性不住在哪一个号位里，它会搬家；搬家只有三种方式，客体化、主体化、挂错，而每一次搬家，三种属性都一起搬。

◆ 一、刀切冬瓜：判断在谁那里

先看一个厨房里的画面。

鲁长庚家晚饭要做冬瓜排骨汤。他拿起那把厚背的厨刀，就是第 54 章他从旧货市场挑回来、自己磨过刃口的那一把，一刀下去，冬瓜皮开了，刀刃在瓜瓤里走得又直又稳。厚薄、角度、力道，他都没想，刀自己就知道。

刀和冬瓜，第 41、54 章都用过。那里借第 398 号得出的话是：判断力不是单一主体的先在本领，是在人、刀、瓜之间发生的复合能力。

本书把这个回答放进属性三角里读。“切得准”这件事，至少有三种属性。主体属性：“我的刀工好。”客体属性：“这把刀快，刃口正。”互动属性：“这一刀走得顺。”三者是一起亮的。换一把新刀，“我的刀工”会打折扣；换一个老得发硬的冬瓜，“这一刀”会别扭；换一个从没切过冬瓜的人，这把刀也快不起来。

刀工不住在手里，也不住在刀里，住在手、刀、瓜三者的纠缠里。 只是用久了，它被回写挂到了“我的”上。

同一把刀，两头都在搬。第 54 章写的是客体化那一半：手和用法对不上，刀被重做，“这刀好用”挂到了刀上。这里写的是主体化这一半：用顺了，“我的刀工”挂到了人上。两个方向同时发生，并不打架。

◆ 二、本书的说法：复合主体，我里面有一把刀

那么，这个“我的刀工”里的“我”，是谁?

如果“我”只是鲁长庚的身体，那刀工就有一大半不是他的；如果“我”把刀也算进去，那这个“我”就是一个人加一把刀。第 398 号把这样的东西叫作复合的判断者；第 278 号《AI越强，人就越弱吗? 》讨论能力封装与复合主体时，也是这个意思。

本书给它一个发生学的写法：**复合主体，是一个客体聚合体经过反复同步的互动，被主体化、并被封装进“我”之后，形成的新的主体聚合体**。

这个说法是本书在这一章新立的，只指这一种现象，不另起一套术语。它比第 278、241 号的用法窄：那两本书说的复合主体，包括人和 AI、人和一群人一起做事的种种样子；本书只取“一样东西被收进‘我’”这一段发生。

你在第 63 章已经见过它的雏形：橡胶手几分钟就被收进了“我的”。锉刀要半年，菜刀要几年。速度不同，路是同一条：同步的、反复的互动，让一个客体偏向显“我”的那一位；再经过试用、检测、修复，封装成可整体调用的能力（第 22 章的阶梯）。

所以，复合主体不是一个比喻。它是本书总式的一个直接推论：既然“我的”是回写挂上去的标签，它就可以挂在任何一个经常被同步使用、并被封装的聚合体上。

◆ 三、腿与车：工具改的是什么

第二个例子，是腿与车。

第 278 号有一句话，大意是：工具没有让双腿变成发动机，却改变了我们能够组织的生活。

闵策每天开车上班。从枫林路到公司，开车二十五分钟。他不会说“我的腿能一小时跑四十公里”，可他会说“我上班不远”。“不远”是什么属性？它不在腿上，也不全在路上，它是腿、车、路、城市排出来的一张三角。

主体属性：“我上班方便。”客体属性：“那段路不远。”互动属性：“开车顺。”三者一起成立。车坏了的那一天，三种属性同时变：路变远了，“我”变得不方便了，“上班”这场互动变成了挤地铁、换乘、赶点。

这就是第 278 号说的意思：腿的属性没有变，变的是三角。工具改的不是哪一个号位里的东西，它改的是整个三角的形状。

◆ 四、我和我们：复合主体的另一种样子

第三个例子，是“我”和“我们”。

第 241 号《我和我们》讨论 AI 时代的“我”与“我们”如何发生。它的一个判断，大意是：同一个人与 AI 构成的复合体，既可以表现为一个持续成长的“复合的我”，也可以表现为共同探索、共同创造的“我们”。

这句话在本书的号位框里很好读。同一个人加 AI 的聚合体，显“我”的那一位侧重时，它显成“我”：“我写了这份方案。”显“正在”的那一位侧重时，它显成一场正在发生的合作：“我们在改这份方案。”而当它被别人看时，显“那儿有”的那一位侧重，它又显成一件东西：“那个团队的产出。”

闵策带的八人小组，正碰到这件事。一份方案，三分之一是 AI 起的草，三分之一是同事改的，三分之一是他拍板的。到底是谁的？这不是一个可以一次算清的问题。它是同一个复合聚合体，在不同的场合被不同的号位显影：评功劳时被显成“我”，开会时被显成“我们”，交给客户时被显成“那份产品”。第十二编第 93 章会专门写署名的事。

◆ 五、属性总表：三号位 × 三维 × 三界

把这一编五个现场和前八编的定义合起来，可以排出一张总表。

表的三条轴，就是第 15 章总式的三个因子：号位（主体、客体、互动），维（D 侧重出能力与倾向，E 侧重出禀赋，S 侧重出形态与身份），界（理念界、现实界、自我界）。三乘三乘三，二十七格。

下表每格给一个例子，例子是示意，不是穷举。

号位 · 维	理念界	现实界	自我界
主体 · D 能力与倾向	我会证明	我会修机床	我敢做自己
主体 · E 禀赋	我对数字敏感	我的腿力强大	我敏感
主体 · S 形态与身份	我是学数学的	我六十八岁	我是个老钳工
客体 · D 能力与倾向	这条定理推得出很多结论	这药有效	这段回忆总把我拉回去
客体 · E 禀赋	这个定理美	这块玉温润	这段记忆沉重
客体 · S 形态与身份	这是一道几何题	石头很硬	这是我小时候住的房子
互动 · D 能力与倾向	这次推演顺	这一下敲得准	这次回想翻涌
互动 · E 禀赋	这场讨论有劲	市场很热	这段关系很暖
互动 · S 形态与身份	这是一次证明	这是一场比赛	关系很僵

这张表有两种读法。

横着读，同一号位、同一维，换一个界，属性的样子就变了：同是主体的能力，“我会证明”在理念界，“我会修机床”在现实界，“我敢做自己”在自我界。这是第 20 章说的：界是独立的第三条轴。

竖着读，才是本编要的读法：同一界里，同一件事，被不同号位显影，就成了三种属性。拿现实界那一列的“我的腿力强大”来说，它从不单独亮：同一列的客体行里，总有一格“这道坡陡”；互动行里，总有一格“这一次爬得吃力”。三格合起来，是一张三角。表上看是三格，日子里是一场发生。**总表的每一格都不是一个孤立的属性，它总是和同一列里另两个号位的某一格一起亮。**

◆ 六、迁移之一：客体化

总表不是静止的。属性会在号位之间搬家。

第一种搬家，是客体化：一个原本被显成“我的”的属性，被搬去显成一件东西的属性。

本编已经见过两个样子。第 62 章：体检单把“我累”搬成了“血压高”，一个主体的状态被做成了客体的读数。第 64 章：人格解体把“我在骑车”搬成了“有一个身体在骑车”。第 66 章那句“不是学数学的料”也沾到一点客体化：它先在别人眼里把闵小满做成一件东西；可它回到闵小满身上，走的是原理三，账记在后面的挂错一栏。

客体化的推进，常走原理二：主体属性与互动属性矛盾，推动客体属性改变。“我要好好的”和“每天都在被测量”对不上，矛盾的出口落在客体：干脆交给读数去说。

客体化不全是坏事。第 62 章说过，身体被显成物，医生才能下刀，运动员才能改落脚。它的毛病只在于搬过去了、搬不回来。

◆ 七、迁移之二：主体化

第二种搬家，是主体化：一个原本被显成“它的”、或被显成“这一下的”属性，被搬进“我”，显成“我的”。

本编的样子：第 63 章的橡胶手，几分钟里被主体化；本章的菜刀、锉刀、车，几个月、几年里被主体化，并封装成“我的刀工”“我上班方便”。第 65 章的幻肢，可以读成一次主体化留下的余温：聚合体散了，“我的”还在。

主体化的推进，常走原理三：客体属性与互动属性矛盾，推动主体属性改变。眼睛说刷在那儿、皮肤说刷在这儿；刀说要这样走、瓜说要那样受。矛盾的出口落在主体：把那样东西收进“我”，账就对上了。

主体化是能力的来源。第 21 章说，所得在土壤里结算，属性在号位里结算（第 40 章把它用在创造力上）；主体化，就是属性回写进号位、挂上“我的”的那个动作。它的毛病，是收进来的东西被记成了“本来就是我的”，这就又是先在化。

◆ 八、迁移之三：挂错

第三种搬家，是挂错：一个本来是三角共同的读数，被整个挂到某一个号位上，而且挂的人以为它本来就住在那里。

第 34 章最先写过它：“他脾气坏”，其实是“我们俩一碰就僵”。一个互动属性，被挂到了对方的主体上。本编也有：第 66 章，“不是学数学的料”把讲法与题目的一次错位，挂到了孩子身上；萨特把“注视会凝固人”挂到了他人身上。

挂错和前两种不同。客体化、主体化，搬家的那一方确实在场：体检单确实读出了一个数，刀确实被收进了手艺。挂错是一种记账错误：三角在动，账却记在一个角上。

挂错最常见的方向，是把互动属性挂到主体上。原因第 60 章讲过：回写偏爱“我”，卡住时最亮的是人；人最好搬运，一句标签就能交接；改人看起来最省事。于是“关系僵”变成“他脾气坏”，“讲法没对上”变成“孩子笨”，“岗位排得不合理”变成“他能力差”。下部三编的大多数难题，都从这里开始。

挂错也不只往人身上挂。第 18 章写过，鲁晓帆一年没扎针，回到输液室扎了两次才进，她说的是“今天这个老人血管不好”：手、血管、那一针三角共同的读数，被整个推给了客体。方向反了，动作是同一个。

◆ 九、三种迁移，三种属性一起搬

还有一句要紧的话：不管哪一种搬家，三种属性都是一起搬的。

客体化的时候，主体属性被搬成客体读数。客体那一角跟着变，体检单成了“我”的代言人；互动那一角也跟着变，爬山成了“为了降血压”的任务。主体化的时候，菜刀被收进“我的刀工”，冬瓜也跟着变成“好切的东西”，切这个动作也跟着变成“顺手的一下”。挂错的时候，“他脾气坏”一挂上，“那件事”就变成“他惹的事”，“我们说话”也就变成“跟他没法说”。

所以，改一次搬家，得三角一起看。这就是第三个创新的用处：用三原理判断搬家的方向，用六路径选从哪一角搬回来。

客体化搬不回来，多从互动起手，给主体补读数（第 62、64 章）。主体化搬过头，多从客体起手，换一把刀、换一个场合，看“我的”还剩多少（第 63 章的对照组就是这么做的）。挂错，几乎总是从互动起手，因为挂错本来就是把互动的账记丢了（第 66 章）。

◆ 放回日子里

周日晚饭，冬瓜排骨汤端上桌。闵小满喝了一口，说外公切的冬瓜比妈妈切的好吃。鲁长庚笑，说那是刀好。

鲁晓帆说，刀是你自己挑的、自己磨的。

一家人说的都对，又都只说对了一角。明天能做的一件小事：挑一件你觉得是“我的本事”的事情，比如做一道拿手菜、写一份报告、开一段熟路，换一样工具去做一次。换一口锅，换一个编辑器，换一辆车。做完记一笔：这次哪里别扭了，别扭在“我”、在“东西”、还是在“那一下”。

这一笔，就是你自己的属性总表里的一行。

带走的话 ：**属性不住在哪一个号位里，它会搬家；客体化、主体化、挂错三种搬法，三种属性总是一起搬。**

> 本章判错句：如果找到一种属性迁移，比如一样工具被收进“我的手艺”，而客体那一角与互动那一角都没有任何可测的变化，本章“三种属性一起搬”的说法就算错。

> 下一章从哪里进：带着这张总表，进入教育、健康、事业三大领域。

想一想 ：你身上哪一样“我的本事”，其实有一半住在一样工具或一群人那里？如果明天把它们拿走，你还剩多少？

◆ 本编总账

这一编走了六个现场，三大创新在每一个现场里同时出场。

看见清单。

第 62 章看见：同一具身体，一个早上可以轮流被显成“我”、“它”和“正在”。第 63 章看见：一只橡胶手被显成“我的”，靠的是同步的互动，三角缺一角就挂不上。第 64 章看见：“我”可以被显成一件东西，而“我”没有消失，是显“我”的那一位暗了。

第 65 章看见：显影可以比聚合体活得久，镜子补上的是一场互动。第 66 章看见：目光是一场互动的属性，一句话能把一个孩子粒子化。第 67 章看见：属性会在号位之间搬家，搬法只有三种。

三个创新，各压成一句。

创新一压成一句：同一个聚合体，换一个号位显影，就被感觉成另一样东西；在发生层运行的只是聚合体，“一个人”“一件东西”“一场事”是显影给它的样子。

创新二压成一句：每一次换号位，主体、客体、互动三种属性都一起换，没有哪一种单独先动。

创新三压成一句：换的方向由三原理推动，回写的方向决定它留成状态还是留成标签；从哪一角改回来，由六路径选。这一编的几个现场里，三问多半指向互动，这是这几件事的情形，不是规定。

这一编留下一条要真跑的预言，交给第 112 章预注册：橡胶手的“同步一断，‘我的’即撤”（预言五）。另有两处只是本编的推断〔待验〕，不在八条之内：橡胶手撤得比来得快，是第 63 章的附加观察；镜像练习的“镜中动作与指令一旦不同步，效果应明显变弱”，是留待以后登记的设想。

> **同一个聚合体被哪个号位显影、三种属性往哪边一起搬，是可以推出来、也可以改回来的；下部三大领域里那些挂在一个孩子、一个病人、一个员工身上的难题，大多是一次没被看见的搬家。**



下　部

应用

部　首

前面六十七章，本书一直在问一件事：一个属性，到底是谁的。

答案已经立住了。属性没有独自的主人。“我的腿力强大”离不开一道陡坡和一次爬；“石头很硬”离不开敲它的那只手；“谈话很顺”离不开说话的两个人和他们谈的那件事。主体、客体、互动三种属性一起发生，互相纠缠，按三方程、六路径、三原理运行。

下部把这个答案带出书房，带进三个每个人都绕不开的地方：学校、身体、工作。

先看三个场景。

一位老师当着全班说：“你啊，不是学数学的料。”一位老人在体检单前叹气：“年纪大了，没办法。”一位主管在绩效表上写：“他能力强，可以多扛一点。”

三句话出自三个行当，句式却是同一个：把一种属性挂到一个人身上，好像它本来就在那里，然后围着这个人想办法。老师给孩子补课，老人给自己吃补

品，主管给能人加担子。孩子、老人、员工被改了又改，题、药、岗位，还有课堂、调治、协作这些互动，原封不动。

> **三大领域的难题，大多出在同一个动作上：把一种属性先在化，挂在一个人或一样东西上，然后只改它。**

“先在化”是全书的总机关：把一场发生记成一个先在的属性或实体。上部说过它在哲学史上的样子，卷二说过它怎样遮住三种属性的纠缠，卷三说过它怎样让人选错起点。到了下部，它换了一身日常的衣服。在学校里，它叫“天赋”“差生”“不爱学习”“这门课太难”。在医院和家里，它叫“体质差”“年纪大了”“这药有效”。在公司里，它叫“能力强”“人岗匹配”“这个岗位被替代了”。

这些说法都有它对的地方。孩子之间确实有差别，药确实有药性，岗位确实有要求。本书不否认这些读数，只问一句：这个读数是在什么样的题、什么样的课堂、什么样的互动里读出来的？把那两角固定住，读数当然显得只属于一个人。一旦那两角松动，读数也跟着动。这正是第 49 章立下的标准化预言，下部要在三个领域里一一结算它。

下部分三编。

第十编写教育，十章。陪读的是闵小满，十三岁，初二，数学不好，被数学老师骆一鸣说过“不是学数学的料”，偷偷用 AI 写过作业。

第十一编写健康，十章。陪读的是鲁长庚和他的女儿鲁晓帆。这一编每章都声明：只谈看问题的视角，不作诊断，不给治疗建议。

第十二编写事业，十章。陪读的是闵策，一家软件公司的产品主管，正面对 AI 改流程、岗位重排。

三编之后，第十三编用五章把 AI 时代单独拿出来总论：AI 的能力是谁的属性，基准测试为什么会制造不变性的幻觉，算法画像怎样同时冻住三种属性。

下部每一个难题章都用同一张工具：三角卡。它的四栏（三方程诊断、选定路径、三原理推进、追踪回写）怎样填，第 61 章和附录 B 已经讲过。

第四栏最容易被跳过，也最不能跳。不写追踪回写，三角卡就只是一张漂亮的诊断书；写了，它就成了一条可以被现实推翻的预言。每章末尾的判错句也是为此而设：本书愿意在什么情况下认错，要提前说清楚。

还有一个约定。六条路径——主→客→互、主→互→客、客→主→互、客→互→主、互→主→客、互→客→主——在这三编中每一条至少用一次。这不是为了凑齐。三个领域的难题，任务 DNA（这件事本身的结构，决定从哪一角起手最顺）各不相同，起点也就各不相同。只用一条路径，等于又立了一种单极中心主义。

你会看到，AI 首先改动的往往是互动：孩子写作业的方式，老人量血压的方式，员工交付成果的方式。所以遇到 AI 的难题，先问互动那一角变了什么，但起点仍由选起点三问决定；从互动起手是倾向，不是规定。三问问下来，互动、客体、主体都可能排第一：有的难题要先改题，有的要先从人的强项出发。

读下部，你不必按顺序。为孩子来的，从第十编读起；为身体来的，从第十一编；为工作来的，从第十二编。每一编的第一章都先把那个领域的三角和三方程摆出来，后面各章可以单独读。

只有一件事请你带着走：下次听见“他就是这样”“它本来就难”“我天生如此”，先别急着点头，也别急着反驳。拿出三角卡，问一句：另外两角在哪里？

第　十　编

教育：成绩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属性

编　首

这一编十章，陪读的是闵小满。他十三岁，读初二，数学不好。数学老师骆一鸣说过他“不是学数学的料”。他偷偷用 AI 写过作业。这些事，家里人都知道一点，又都不全知道。

第 68 章先把教育的三角摆出来：学生、题与课、课堂互动，三种属性，三条方程。第 69 至 73 章逐个拆五个难题：天赋与差生，“这孩子不爱学习”，“这门课太难”，AI 代写之后能力归谁，精准画像怎样把学生做成客体。

第 74、75 章写 AI 时代的两个新问题：能力越用越强还是越用越弱，知识免费之后学什么。第 76 章写干预与评价，第 77 章立一条可以被推翻的预言。

本编的反差在一句话里。

教育最常说“因材施教”，最常做的，却是把一次发生记成孩子身上的“材”，然后只改孩子。

你家里那句“他就是不行”，是在什么样的题、什么样的课堂里说出来的？本编要把另外两角请回来：题会变难也会变易，课堂会僵也会顺，孩子的“能”与“不能”，是在这两角里一次次长出来、又一次次被写进“我”的。

68

第 68 章

一张试卷上的三个名字

一张五十八分的数学试卷，看上去只写着一个名字：闵小满。本章要交给你的判断是：**这张卷子上其实写着三个名字——学生、题与课、课堂互动；分数是三者一起发生的读数，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属性。**

◆ 一、五十八分落在谁头上

初二上学期期中，闵小满数学考了五十八分。

卷子是周三下午发的。当晚鲁晓帆从他书包底下翻出了这张揉皱的卷子（第66章）；第二天晚上她值夜班，闵策下班回家，看见卷子摊在餐桌上，红笔的“58”写得很大。他没有骂，只问了一句：“哪儿不会？”小满说：“都不太会。”

这一问一答，三个人心里都已经有了答案。闵策想：这孩子数学不行。小满想：我数学不行。发卷那天，骆一鸣已经当着全班说过那句话。第二天他又在班级群里发了分数段，心里大概也是同一句话。

三个人说的是同一句话，主语都是小满。

本章不急着说这句话错。它有它的根据：同一张卷子，同一间教室，同一个老师，别的孩子考了九十多分，小满考了五十八分。差别总得落在什么地方，落在孩子身上，看起来最省事，也最公道。

本章要问的是：这份“公道”是在什么条件下成立的。

◆ 二、教育里的三种属性

先把教育里能听到的说法分成三堆。

第一堆说的是学生：“他聪明”“他马虎”“他不是学数学的料”“他不爱学习”。这是主体属性，挂在一个人身上，主语是“他”或“我”。

第二堆说的是题与课：“这题难”“这章抽象”“这本教材跳得太快”“这次卷子出得偏”。这是客体属性，挂在一样东西上，主语是“它”。

第三堆说的是课堂里正在发生的事：“这节课很闷”“他俩一讨论就顺了”“老师一提问全班就僵”“这道题讲着讲着就通了”。这是互动属性，挂在一段过程上，主语是“这节课”“这一次”。

三堆说法，每天都在学校里出现。可是一到要想办法的时候，大家几乎只记得第一堆。成绩不好，是孩子的事；改，就改孩子。补课、刷题、谈心、换座位，全是冲着孩子去的。

第二堆偶尔被想起来，多半是在抱怨：卷子出难了。第三堆最少被当真。“这节课很闷”听起来像一句感受，不像一个可以动手去改的东西。

◆ 三、三条方程

卷二立过一个命题：三种属性互相关联、互相需要、互为条件、互相影响（第 42 至 47 章）。第 42 章已把它写成三条方程，卷三又写成可测的形式（第 51 章）。放进教育，就是：

学生属性＝F（题与课属性，课堂互动属性）
题与课属性＝G（学生属性，课堂互动属性）
课堂互动属性＝H（学生属性，题与课属性）

第一条说：一个学生“会不会”“行不行”，是在某种题与课、某种课堂互动里显出来的。

第二条说：一道题“难不难”，取决于是谁在做、在什么样的互动里做。同一道一次函数题，对刚学过的人难，对复习了三遍的人不难；在老师一步步引着的时候不难，在考场上一个人对着它就难。

第三条说：一节课“顺不顺”，取决于坐在下面的是谁、讲的是什么。同一个老师讲同一章，在这个班顺，在那个班僵。

这三条方程，不是说三种属性“都有关系”这样一句宽话。它们说的是一件更硬的事：**单独拿出一种属性，它的读数是说不清的；只有固定住另外两种，它才显得像是一个人或一样东西自己的。**

◆ 四、四个“互相”在课堂上的样子

三条方程背后，是卷二立下的四个“互相”（第 44 至 47 章）。怎样检验，那几章已经讲过，这里只看它们在一间初二教室里的样子。

四个“互相”	检验	在课堂上的样子
互相关联	共变	讲一次函数那一周，课堂一沉，作业空题一多，小测分数跟着往下走，三样一起变
互相需要	抽离	从不做数学题的孩子，没人说他数学差；题摆着没人做，它“难”给谁看
互为条件	阈值位移	先带着画两个点、连一条线，图像题的门槛就低；一上来要求看图列式，门槛就高
互相影响	干预追踪	提问从“谁会”改成“同桌先互相讲一遍”，课堂先顺，题的难度和那句“我不行”可能跟着动〔待验〕；第 71 章会再说到同桌互讲

这四样，本编每一章都会用到。它们是三角卡第①栏背后的四把尺子。

◆ 五、考试是一台标准化机器

回到五十八分。

为什么这个分数看起来只属于小满？因为考试把另外两角固定住了。

题是同一张卷子，这把客体属性固定了。互动是同一种：一个人、一支笔、两个小时、不许说话、不许问。这把互动属性也固定了。两角都钉死，剩下唯一会变的，就只有坐在桌前的那个人。读数的差别，于是全部落到他头上。

第 49 章立过一条标准化预言：属性显得不变的地方，正是另两种属性被标准化固定住的地方。考试是它在教育里最干净的样子。

这不是对考试的指责。考试要做的事，本来就是把别的变量钉住，好比较人。钉得越牢，比较越公平。可是公平的代价，是把三方程临时压成了一方程：分数＝F（学生）。

麻烦出在考完以后。考试只在那两个小时里把两角钉住，人们却把这个读数带出考场，当成小满在一切题、一切课堂里都会显出来的样子。这一步，就是先在化：把一场在特定条件下的发生，记成一个先在的属性。

◆ 六、他对在哪里

在往下拆之前，先替“分数是孩子的”这一边说完它对的地方。

孩子之间有差别，这是真的。同样坐了一年课，有人能把一次函数和生活里的事连起来，有人连斜率是什么都说不清。这些差别不是凭空来的。它们是这个孩子过去所有遭遇沉淀下来的东西：做过多少题，在什么样的课堂里卡住过，被怎样讲通过，家里有没有人跟他聊过数。

这些沉淀，本书在卷一叫作封装：反复试用、检测之后，历史发生成为可以整体调用的能力（第 22 章）。封装是真的。一个封装好的能力，换一张卷子、换一个老师，读数也不会大起大落。

所以在一个保底的条件下，“分数是孩子的”完全成立：题型和互动都在孩子熟悉的范围内变动，变动又不大。这时候孩子身上的封装，确实是读数最主要的来源。

它停在哪里，也就清楚了：它把封装当成了起点。封装是发生的结果，不是发生的前提。它是怎么来的，还能不能改，往哪里改，“分数是孩子的”这句话一概不问。

◆ 七、三种难题，三种挂法

用三方程看，教育里常见的难题，几乎都能找到一个“挂错”的动作。本编后面几章，会一个一个拆。

第一种，把主体属性挂得太死。“天赋”“差生”“不是学数学的料”。这是把一段发生记成孩子生来的东西（第 69 章）。

第二种，把互动属性挂到孩子身上。“这孩子不爱学习”。学的时候很僵、很拖，本来是孩子与某种作业方式碰在一起的样子，却被记成孩子的性格（第 70 章）。

第三种，把客体属性挂得太死。“这门课太难”。难度被当成课本身的属性，其实它的阈值由谁来学、怎样讲一起设定（第 71 章）。

AI 进来以后，又多了两种新挂法。作业是 AI 写的，好评挂到了孩子身上（第 72 章）。系统给孩子做了精准画像，孩子本人被挂成一个客体，一个可以被读取的薄弱点集合（第 73 章）。

五种挂法，有一个共同的后果：只改一角。挂在孩子身上，就只改孩子；挂在课上，就只换课；挂在 AI 上，就只禁 AI。另外两角原封不动，被改的那一角很快又被它们拉回原样。卷三把这种结局叫作轮回（第 56 章）。

◆ 八、“因材施教”里的那个“材”

说到这里，你也许会想：教育界早就讲因材施教了，看清每个孩子，按他的样子教，这不就是在照顾三角吗？

因材施教反对一刀切，要老师看人、看差别，这一点和本书站在一边。它停在那个“材”字上：先有材，再施教，“材”像是孩子身上一样现成的东西。用

三方程说，它把主体属性当成了自变量；可主体属性同样是因变量，今天看准的“材”，是昨天那片土的收成，不是明天的边界。这件事第 76 章会细说。

◆ 九、三角卡怎样用

本书给每一个难题配一张三角卡（第 61 章），四栏。下面先用五十八分示范一次。后面九章，每章都会按自己的难题重填。

三角卡	内容
① 三方程诊断	主体属性：“数学不行”“不是学数学的料”；客体属性：期中卷偏重一次函数图像题，题干长；互动属性：课上听不懂不问，回家对着答案抄，考场上一个人卡住就空着。被先在化的是：主体属性
② 选定路径	互→客→主。理由（三问）：最松的一角是互动，今晚怎样写作业、明天课上怎样问，一周之内就能改；被先在化最深的一角是主体，“不是学数学的料”，最不能先碰，留到第三位；回写最快被看见的一角也是互动，题次之：互动改了，再挑合适的题，一两周内看得出卡点挪没挪，所以题放第二位，最后让“我能”回写
③ 三原理推进	原理三：一次函数图像题的难（客体）与“不问、抄答案”的做法（互动）矛盾 → 主体属性改变 → 回写分叉：写成“我笨”，或写成“我会画图了”；分叉在回写方向
④ 追踪回写	看什么读数：每周能独立讲清的题数；作业里空着不写的题数；他自己说“我数学”后面跟的是什么词。多久看一次：每两周一次，八周为期。怎样算失败：八周后三样都不动，说明起点选错，改从题起手

这张卡只是示范，路径的理由在第 69 章写全。

◆ 十、起点是选出来的，不是预设的

三角卡的第②栏，起点靠三问来选：哪一角最松？哪一角被先在化得最深？哪一角的回写最快被看见？

在教育里，这三问有时指向互动，有时不指向。本章的小满家里，互动一角确实最松，所以示范卡从互动起手；后面几章会看到，换了处境，答案就换。

孩子一角被先在化得最深。“不是学数学的料”一旦说出口，就会被老师、家长、孩子自己一起记住。从这里起手，等于直接去撬最硬的那块。

题与课一角，常常不归一个家庭、一个老师说了算。教材是统一的，考纲是统一的，能动的余地小。

互动一角最松。今晚怎样写作业，明天课上怎样问，下周怎样跟同学讨论，都可以马上换。换了，第二天就能看见读数有没有动。

AI 的到来，让这一角更松了。AI 首先改动的是互动：孩子怎样问问题，怎样被回答，怎样交作业（第 59 章）。所以遇到 AI 带来的难题，先问互动这一角变了什么。

可是起点由那三问来定，不由“AI”两个字来定。常见的结果是互动、客体、主体各占其一：本编十章里，从互动起手的是第 68、69、72、76 章；第 70 章从作业起手，第 71 章从孩子的强项起手，第 73 章从画像这样东西起手，第 74 章从孩子一角起手（先取一次撤掉 AI 的读数），第 75、77 章从题起手。三角卡不预设起点，它要你每一次重新问那三问。

◆ 十一、分数自己也是一场发生

还有一层，留到这里说。

三条方程讲的是外层：学生、题与课、课堂互动三种属性之间的牵连。可是每一种属性自己，往里看，也是一场发生（第 61 章，两层全息）。

拿“小满的数学能力”来说。它的形状，是他至今做过的题、听过的课、卡住又被讲通的那些时刻，一点一点叠出来的；它的路，是这些时刻的先后次序；它的土，是他的身体、他的家、他的班、他的手机。三者纠缠，才显出今天这个“五十八分的小满”。

所以，改外层的一角，也就是在改内层的土。今晚换一种写作业的方式，改的不只是“今晚的互动”，也是小满这个能力将来要从中长出来的那片土。

◆ 放回日子里

那个周四晚上，闵策没有再追问“哪儿不会”。他把卷子翻过来，指着第一道空着的大题问：“这道题，你在考场上卡在哪一步？”

小满想了一会儿，说：“它画了个图，我不知道图上那条线是干什么的。”

这一句话里，三个名字都在。“我不知道”是主体，“那条线”是题，“考场上一个人对着它”是互动。闵策没有说“你再多做几道”，他记下了这一句。

明天你可以做的事很小。下次孩子拿回一张卷子，别先问“怎么才考这么点”，先挑一道错题，问他“卡在哪一步，那一步你在跟什么打交道”。听他的回答里，三个名字各出现了几次。

带走的话 ：**分数是孩子、题和课堂一起交出的读数；只在孩子身上找原因，等于只读了三个名字中的一个。**

> 本章判错句：如果同一个孩子在题型、讲法、作答方式都大幅变化而又没有统一标准时，成绩读数仍然稳定不动，而且人与题、人与讲法互相改变分量的那一份（交互项），在放开条件下仍低于事先登记的下限，本章“分数是三者的读数”一说就该收回。
>
> 下一章从哪里进：从“不是学数学的料”这一句进，看天赋怎样被说成先在。

想一想 ：你小时候被说过“不是学某某的料”吗？说这话的时候，那门课是怎样上的，你又是怎样跟它打交道的？

69

第 69 章

“不是学数学的料”

“不是学数学的料”这句话，说的像是一件早就在孩子身上的事。本章要交给你的判断是：**“天赋”和“差生”都是一场发生被回写进“我”之后留下的名字；它们在题与课堂相撞的那一刻分叉，分叉在回写的方向上。**

◆ 一、一句话是怎样落下来的

期中考试，卷子发回来的那天，骆一鸣当着全班，对闵小满说了一句：“你啊，不是学数学的料。”声音不大。

过了一周，骆一鸣在课后把小满留下来，讲一道没交的作业。讲到第三遍，小满还是没说出斜率是什么。骆一鸣叹了口气，说得不重：“别急，别的科目补一补也行。”

他没有恶意。三十五岁，带两个班，一百多个学生，晚上还有教研。他看过很多孩子，觉得自己看得准。这句话在他那里，更像是一句体谅：别逼自己了。

可是这句话在小满那里，落成了另一样东西。他回家没有告诉父母，只是从那以后，每次数学作业卡住，心里都会先响起这一句。卡住不再是“这道题我还没弄懂”，而是“果然，我不是这块料”。

一句话，从老师嘴里到孩子心里，走了不到一分钟；课后那一遍遍讲，又把它加固了一次。本章要做的，是把这一分钟放慢。

◆ 二、“天赋”说对了什么

先替“天赋”一说把话说完。

孩子之间的差别是真的。同样第一次见到函数图像，有的孩子一眼看出“线越陡，变得越快”，有的孩子盯着看一刻钟也连不起来。这种差别在很小的时候就能看见，也能被反复看见。

它也有身体上的来由。记忆的快慢，对图形的敏感，注意力能持续多久，这些在不同人身上确实不同，有一部分跟着身体来。本书不否认这一点。若一个孩子在多门课、多种任务上都长期吃力，或总是情绪低落、不想上学，那就不止是三角的事，本书只谈看问题的视角，不作诊断；孩子的学习与情绪若持续不退、越来越重，或出现突然的、从没有过的变化，请尽快带他去看医生，或请学校心理老师、专业人员评估，用药请遵医嘱。

所以，在一个保底的条件下，“天赋”一词完全成立。拿同样的题、同样的讲法、同样的时间去比，一批孩子里总有人先懂、有人后懂；这个先后，在一段时间内相当稳定。

它停在哪里，在“生来”两个字上。天赋论把这个先后当成了起点：孩子身上本来就有一样东西，叫“数学的料”，有的人多，有的人少，老师的任务是看出来。

卷一第 41 章写过天赋，结论是：天赋是一场沉淀被记成了先在。第 12 章讲王阳明时那句判词，在这里正好用得上：“沉淀被记成天赋。”

◆ 三、主体属性被先在化得最深

用三角卡第①栏看这件事，三种属性各是什么？

主体属性：“不是学数学的料”，后来在小满自己嘴里变成“我数学不行”。

客体属性：一次函数这一章。它第一次要求学生把一个式子、一张图、一段生活里的变化三样东西对上号。对很多初二学生，这是数学从“算”走到“看关系”的第一道坎〔待核：教学研究中常把函数概念列为初中数学的难点，具体文献待查〕。

互动属性：课后留下来，老师讲，学生听；讲到第三遍，是同一种讲法讲了三遍。小满不问，因为他不知道该问什么。老师越讲越快，因为下一个学生在门口等。

三种属性里，被先在化得最深的是主体属性。它被老师说出来，被孩子听进去，被孩子自己再说出来。说出来一次，就加固一次。

◆ 四、为什么不从孩子起手

主体属性被先在化最深，按理说该先改它？

恰恰相反。三角卡第②栏选起点有三问：哪一角最松？哪一角被先在化得最深？哪一角的回写最快被看见？被先在化最深的那一角，往往最不该先碰。

原因很朴素。你去跟小满说“你其实是学数学的料”，他不会信。他手里有一大把证据：五十八分，三遍没听懂，老师的那句话。你的一句鼓励，对着这一大把证据，几乎没有分量。

从孩子起手，常见的做法是补课、刷题。若只是把课上那种讲法再讲一遍、把考场上那种互动再演一遍，补课和刷题就没有碰到另外两角。三角里的另外两角没动，小满再一次在同样的题、同样的互动里卡住，“我不行”又被印证一次。卷三把这叫轮回：改了又被旧三角吸回（第 56 章）。

所以本章选的路径是：互→客→主。

◆ 五、互→客→主：先换打交道的方式

第一步，从互动起手。

互动一角最松：今晚怎样写作业，明天课上怎样问，都可以马上换。它的回写也最快：换了，当晚就能看见小满是卡得更久，还是动起来了。

换成什么？别只是“讲得更慢”。同一种讲法放慢，还是同一种互动。要换的，是打交道的方式本身。

比如，不先讲斜率的定义，先让小满做一件事：用手机记一周每天放学后走回家用的分钟数和走的距离，自己在纸上点出来。点多了，他会自己问：“为什么这几个点连起来是斜的？”

这时候，“斜率”不是一个老师要他记住的词，是他自己点出来的那条线的一个样子。他从“听”变成了“做”，从“被问”变成了“问”。

第二步，再动客体。

互动一变，题的难度也就跟着变了。同一道一次函数题，对一个自己点过一周点的孩子，门槛已经低了一截。这时候再挑题：先挑那些和他点过的东西长得像的题，再一点点挪远。题没有变容易，是题的“难”的阈值被互动挪动了。这正是卷二说的互为条件（第 46 章）。

第三步，才轮到主体。

等小满连续几次自己做出了题，“我数学不行”这句话才第一次有了反证。这个反证不是谁告诉他的，是他自己手里的。主体属性在这时才开始松动，回写的方向才有可能改。

◆ 六、原理三：分叉在回写的方向

第三步为什么最要紧？这里要用卷三的原理三（第 55 章）。

原理三说：客体属性与互动属性矛盾，推动主体属性改变，然后回写。

放在小满身上：一次函数图像题的难（客体），和“听三遍同一种讲法”的做法（互动）撞在一起。撞不过去，这一撞的力就要找地方落下。它只能落在第三角上：主体属性要变。

变成什么，有两个方向。

一个方向，回写成“我笨”。撞不过去的经验被写进三号位（显影为“我”的那个号位，第 21 章），挂成“我的”。下一次再遇到难题，这个“我笨”先亮，人还没开始做，已经认输了。

另一个方向，回写成一个新能力。换了互动之后撞过去了，撞过去的经验也被写进三号位，挂成“我会画图了”“我能看出线的意思了”。

同一个原理，两个方向。分叉不在题，不在孩子，在那一撞之后，回写朝哪边走。“天赋”和“差生”，就是这两个方向各自写久了以后留下的名字。

> **同一道题，可以把一个孩子写成“差生”，也可以写出他一种新的能力；分叉在回写的方向，不在孩子生来是什么。**

◆ 七、一道坡上的同一件事

这个分叉，本书在头号案例里已经见过一次。

鲁长庚从五十岁出头开始爬岳麓山，快二十年了。刚开始爬山那年，有一回在半山那截陡台阶上，他腿发软，上不去了。他没有回头，也没有硬冲，自己当场改了走法：斜着走，左一步、右一步，走之字形。他上去了，回写了“这道坡可以爬”“我的腿够用”。改了爬法，坡就“没那么陡”了；如今同一截台阶他一口气上到平台，才说得出那一句：“我的腿力还强大。”（导言；第 43 章）

把这一段和小满的一次函数并排放，有一处一模一样。坡对应题，爬法对应作业和课堂的打交道方式，腿力对应“我数学行不行”。鲁长庚先改的是爬法，不是先练腿，也不是先换一座山。

也有一处不同，要说清。鲁长庚那一回走的是原理一：腿和坡顶在一起，推着爬法变。小满这里是原理三：题和讲法顶在一起，推着他自己变。原理不同，相同的是：动手处都在打交道的方式上，结局都落在回写上。

结局也不同。鲁长庚撞过去了，回写成“我的腿够用”。小满没撞过去，回写成“不是这块料”。

如果有人在鲁长庚第一回腿发软、上不去的时候对他说“你不是爬山的料”，又只让他天天练深蹲，他大概也会信。

◆ 八、标签为什么会自己应验

教育研究里有一组很常被提起的发现，大意是：老师对学生的期待，会经由日常互动影响学生后来的表现。最有名的，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罗森塔尔与雅各布森在小学做的研究，后来被称作“皮格马利翁效应”。原研究的设计、效应大小与后续重复研究的争议，都要查原文献〔待核〕；本书只取大意。和它相近的，还有“标签效应”的一类讨论〔待核〕。

这些研究的结论，常被讲成“老师的期待会变成学生的能力”。用三方程看，这个说法还差一步。期待不会直接钻进孩子身上。下面是本书的推断〔待验〕：它先改的是互动，老师对“有希望的”学生多等两秒，多问一句，多给一次机会；对“没希望的”学生少等、少问、少给。

互动一变，题的难度也就跟着变了：多等两秒，题变容易了一点；少给一次机会，题变难了一点。于是原理三开始运行，客体与互动的新矛盾，推动主体属性往某一边回写。

按本书的读法，“标签自己应验”走的可能是这条路：标签→互动→题的阈值→回写。每一步原则上都可以被看见、被追踪〔待验〕；也正因为可以被追踪，它也可以被反着走。

◆ 九、三角卡

三角卡	内容
① 三方程诊断	主体属性：“不是学数学的料”，在小满自己嘴里成了“我数学不行”；客体属性：一次函数第一次要求把式子、图、生活变化对上号；互动属性：同一种讲法讲三遍，学生只听不问，老师越讲越快。被先在化的是：主体属性
② 选定路径	互→客→主。理由（三问）：最松的一角是互动，今晚怎样写作业、明天课上怎样问，都能马上换；被先在化最深的一角是主体，从它起手必被旧证据驳回，留到第三位；回写最快被看见的一角也是互动，当晚可见，题次之：互动改了，题的难度阈值随之移动，所以题放第二位，最后才让主体回写
③ 三原理推进	原理三：一次函数图像题的难（客体）与“只听不做”的打交道方式（互动）矛盾 → 主体属性改变 → 回写分叉：写成“我笨”，或写成“我会画图了”
④ 追踪回写	看什么读数：一周里他主动提出的问题数；自己独立做出的同类题数；他说“我数学”后面接什么词。多久看一次：每周记一次，八周为期。怎样算失败：互动换了四周，主动提问仍为零，说明互动并没真换，只是讲法放慢

◆ 十、“差生”这个词

最后说一说“差生”。

这个词比“不是学数学的料”更重。它不挂在一门课上，挂在整个人上。一个孩子数学不好、语文不好、英语也不好，就被叫成“差生”，好像“差”是他身上的一种成分。

用三方程看，“差生”是三次挂错叠在一起。先把几门课的读数各自挂到孩子身上；再把这几个属性合成一个；最后把合成的东西当成孩子的身份。从属性到身份，这一步是卷一说的“沉为自我符号”（第 41 章）：属性一旦沉成“我是谁”，就开始自己应验。

所以，对一个被叫作“差生”的孩子，比补哪一门课更急的事，是把这个词拆回去。拆回到具体某一门、某一章、某一种讲法下的读数。拆开了，三角才能一个一个地填，路径才有地方起手。

◆ 十一、说这句话的人也在三角里

还要替骆一鸣说一句。

“不是学数学的料”这句话，并非从他心里凭空冒出来。他也在一个三角里：他是主体，一百多个学生和一本进度很紧的教材是他的客体，四十五分钟一节、课后一点答疑时间是他的互动。在这个三角里，他能给一个卡住的孩子的，只有“同一种讲法再讲一遍”。讲了三遍还不通，这一撞的力也得落下来。它落在了孩子身上，挂成“不是这块料”。

所以本章不主张去责怪说这句话的老师。责怪老师，是把同一个动作换了个对象：把属性挂到老师身上，“他不会教”，然后只改老师。

更有用的问法是：骆一鸣的那个三角里，哪一角最松？那点答疑时间能不能换成让学生先动手、他再问？这一问本章不展开；第 76 章讲学校能改的土时，课堂互动的规矩是其中一样。

◆ 放回日子里

那天晚上，鲁晓帆下了晚班回到家，已经十一点。小满屋里的灯还亮着，桌上摊着一次函数的作业，他在用橡皮擦一道画了三遍的图。

她没有说“早点睡”。她拿过一张草稿纸，说：“明天你放学走回家，看着表，每走五分钟记一下走到哪了，回来我们一起点在纸上。”

小满愣了一下，问：“这跟作业有什么关系？”

“不知道。”她说，“先点出来看看。”

明天你可以做的事：如果你的孩子说过“我不是学某某的料”，别先反驳他。挑这门课里最卡的一个概念，找一件能让他用手做、用脚走、用眼睛量的小事，先换打交道的方式，再谈题，最后再谈“你行不行”。

带走的话：天赋和差生，是同一种撞击回写向两边留下的名字；先换互动，再挪题，最后才轮到“我”。

本章判错句：如果互动方式真正换了（有记录可查），题也按阈值重新挑过，八周后“我不行”一类的主体回写仍然毫无松动，而同类孩子普遍如此，本章“分叉在回写方向”一说就要退回到“分叉主要在孩子生来的差别”。

下一章从哪里进：从“他就是不爱学”这一句进，看一种互动属性怎样被挂到孩子身上。

想一想：你身上有没有一个“我不是那块料”？它最早是在哪一次卡住之后被写进来的，那一次你是用什么方式在跟那件事打交道？

70

第 70 章

“这孩子就是不爱学习”

同一个孩子，对着练习册磨蹭两小时，对着一段篮球视频的剪辑却能钻研到半夜。本章要交给你的判断是：**“不爱学习”多半是一种互动属性，是孩子和某种作业方式碰在一起的样子，被挂到了孩子身上；要解开它，先改那份作业。**

◆ 一、两个晚上

周二晚上七点半，闵小满坐到书桌前。数学练习册翻到第四十三页，三十道一次函数计算题。

八点，他写了四道。八点二十，他去倒了一次水。八点四十，他在草稿纸上画了一个篮球架。九点，闵策推门进来，看见第四十三页还剩二十三道，手机屏幕朝下扣在桌角，还是热的。

闵策没吭声，关上门，对客厅里的鲁晓帆说了一句：“这孩子就是不爱学习。”

周六晚上，同一个孩子，同一张书桌。小满要把班级篮球赛的一段视频剪成一分钟的集锦，发到班级群里。他从八点弄到十一点半：找剪辑软件的教程，试了三种转场，为了让一个投篮慢放和背景音乐的鼓点对上，前后调了不下二十次。

鲁晓帆晚班回来，看他还在弄，问：“这么晚了还不睡？”他头也不抬：“马上，就差一点点。”

两个晚上，说的是同一个人。一个晚上叫“不爱学习”，一个晚上，没有人想起来给它起名字。

◆ 二、“不爱学习”说对了什么

先说“不爱学习”对的地方。

小满在数学作业上确实拖。这不是闵策的错觉，第四十三页摆在那里。拖了一个学期，也确实拖出了后果：作业越欠越多，课上越听越不懂。

而且，有的孩子在同样的练习册前不拖。同一个班，有人七点半坐下，八点一刻写完。所以“小满在这件事上比别人拖”是一个有根据的读数。

在一个保底条件下，“他不爱学习”也说得通。假如小满在一切学习上都拖，数学拖，剪视频也拖，学投篮也拖，换什么任务、什么方式都拖，那么“拖”大概真是他身上一个稳定的东西，值得往他身上去找原因（比如睡眠、身体，这些本书不谈）。

它停在哪里，在“学习”两个字的范围上。周六晚上那三个半小时，找教程、试错、对节拍、反复调，按任何定义都是学习。所以“不爱学习”这个说法，至少要改成“不爱某一种学习”。一改，它就不是一个挂在孩子身上的性格了，是一种孩子与某种任务、某种做法碰在一起的样子。

◆ 三、挂错了号位

卷一第 34 章讲过“挂错号位”：一件本来属于互动的事，被挂到了一个人身上。“他脾气坏”，很多时候是“我们俩一碰就僵”。

“这孩子不爱学习”是同一种挂法。

用号位的说法（第 21 章），“爱学”“不爱学”本该是二号位（显影为“正在”的那个号位）的读数：正在学得起劲，正在学得发僵。它说的是一段过程的样子，不是一个人的样子。

可是闵策站在门口看到的，是一个孩子和一页没写完的练习册。过程看不见，人看得见。于是这段过程的样子被挪到了人身上，挂成“他不爱”。

小满自己也会跟着挪。他听过很多次“你就是不爱学习”，有一天写作业又拖了，他心里冒出来的也会是：“我就是不爱学习。”这时候，二号位的读数被写进了三号位，成了“我的”。

> **一种互动属性一旦被说成孩子的性格，就会被孩子自己接过去，成为他用来解释下一次拖延的理由。**

◆ 四、三种属性各是什么

把三角卡第①栏填一填。

主体属性：“不爱学习”，以及这两个晚上读出来的小满：在数学作业上容易被手机拉走，在能动手、看得见结果的事上钻得深，对重复的事坐不住。这是这两晚的读数，不是他的定论。

客体属性：第四十三页，三十道同型计算题。题本身不难，难在重复：做到第十道，和做第一道一样，没有一点新东西。做完了，也看不见它变成了什么。

互动属性：一个人，一张桌子，晚上两小时，没有人问他，他也不问谁；做完交上去，第二天老师打个勾或叉，就没下文了。

三样放在一起，“拖”就不难理解了：一个喜欢看得见结果的孩子，对着三十道没有结果可看的题，在一种没有回应的互动里。拖，是这三样相撞的样子。

周六晚上的三样，恰好各换了一个：剪视频，每改一次就看得见变化（客体）；有教程可问，有班级群在等（互动）；“喜欢看得见结果”这个主体倾向，在这里成了顺风。

◆ 五、原理二：矛盾推着作业变

本章用卷三的原理二（第 54 章）：主体属性与互动属性矛盾，推动客体属性改变，再回写。

小满的倾向（主体），和“一个人对着练习册两小时、没有回应”的做法（互动），撞在一起。撞的结果是拖。

拖是一种力，它要找个地方落下。在很多家庭，它落回了孩子身上：被骂、被罚、被收手机，主体被强行压低，矛盾暂时停住，第二天再来一遍。这是轮回。

原理二给出的出口是另一个：让这股力去改客体，改作业本身。

第 54 章的主例子是刀：鲁长庚的手与切冬瓜的用法相撞，刀被换、被重磨。那一章的教育预演（◆七）里也有课堂：爱画图的习惯与快节奏的课相撞，练习卷被改写。在一个家庭的晚上，能被改写的客体，就是那一页作业。

这就是本章的路径：客→互→主。

◆ 六、客→互→主：先改那一页

第一步，从客体起手：改作业。

不是减少作业，也不是换成游戏。改的是作业的形状，让它带上周六晚上剪视频的那几个特点：每做一步看得见变化，做完有一样能拿出来给人看的东西。

比如，第四十三页的三十道一次函数计算题，核心是练“已知两个点，求解析式”。可以把其中二十道换成一件事。

小满拿出他剪的那段视频，在投篮那几帧上标出篮球的位置。先看球往篮筐飞的时候，每一帧往前走了多少。如果每帧走的差不多一样，就挑两帧，用两个点写出一条直线。再看球往上升的那段，每帧升高的是不是也一样；如果不一样，就记下来，带去问老师〔待验：视频帧率与拍摄角度是否适合做此练习，要按实际视频判断〕。

剩下十道原题照做，作为对照。

这份作业，题还是一次函数，难度没有降。变的是它的形状：有变化可看，有结果可交，还连着他自己在意的东西。

第二步，改互动。

作业的形状一变，做的方式也跟着变。他不再是一个人对着一页纸，他要回去看视频、截图、标点，卡住了会去问，做完了会想发给谁看看。闵策可以在这里接一手：晚饭后花一刻钟听小满讲他标出来的点，不评对错，只问“这个点是怎么找的”。

第三步，才回写到主体。

做过几次这样的作业，小满对“学数学”的那句“我不爱”，会第一次碰到一个反例：那天晚上，数学作业我做到了十点，没拖。

◆ 七、为什么从客体起手

这一章没有像上一章那样从互动起手，原因在选起点的三问里。

哪一角最松？在小满家，互动一角其实不松。作业要一个人在家写完，这是学校定的；父母晚上一个上夜班、一个常加班，也没法天天坐在旁边。相比之下，那一页作业的形状最松：跟老师说好，今晚就能改，改错了明天还能改回来。

哪一角被先在化得最深？“不爱学习”挂在孩子身上，挂得很深，从孩子起手又会撞上上一章说的那堵墙。

哪一角的回写最快被看见？作业。改了作业的形状，当晚就能看见他是拖了两小时，还是一个半小时做完了。

所以三问合起来：第一位放最松、回写又快的作业；第二位放跟着作业一起变的做法；第三位留给挂得最深的孩子。

这里还藏着一个更一般的道理。很多家长觉得作业是学校的事，碰不得。

可是作业的“形状”里，有不少是家长能动的：换一种记录方式，加一个能拿出来给人看的结果，把重复的题换成一件连着孩子自己在意的事。教材统一，考纲统一，不等于今晚这一页只能用一种方式做。当然，改动作业要先和老师说好，这在第 76 章另谈。

◆ 八、研究里怎么说

关于“爱学”与“不爱学”，心理学有一条被广泛引用的思路，常被称为自我决定理论，代表人物是德西与瑞安。它的大意是：人在感到自己有选择（自主）、做得到（胜任）、和别人连着（关系）的时候，更容易对一件事生出内在的兴趣。理论的具体表述与实证研究，要查原文献〔待核〕。

这条思路和本章说的事情可以对上。可是对的方式，要用三方程重新说一遍。

自主、胜任、关系，常被讲成“孩子的需要”。这一派自己也强调环境要去支持它们，本书只是把话说得更满：三样东西里，没有一样是孩子一个人能有的。自主，要看任务给不给选择；胜任，要看题的难度阈值落在哪里；关系，要看做这件事时身边有没有人回应。三样都是在主体、客体、互动的三角里发生的。

所以本书不说“满足孩子的三种需要”，本书说：改那一页作业和那个晚上，让这三样有机会在三角里长出来。

◆ 九、三角卡

三角卡	内容
① 三方程诊断	主体属性：“不爱学习”；另有真实倾向：喜欢看得见结果、讨厌重复；客体属性：三十道同型计算题，做完看不见变化；互动属性：一个人、两小时、无人回应、第二天只得勾叉。被先在化的是：互动属性被挂到了主体身上

三角卡	内容
② 选定路径	客→互→主。理由（三问）：最松的一角是作业的形状，跟老师说好今晚就能改，改错了还能改回；互动一角受作息与学校规定所限，并不松。被先在化最深的一角是主体，“不爱学习”挂在孩子身上，留到第三位。回写最快被看见的一角也是作业，当晚就看得出拖多久；做法跟着作业一起变，放第二位，最后让“我不爱”遇到反例
③ 三原理推进	原理二：小满“要看得见结果”的倾向（主体）与“一个人无回应地刷题”（互动）矛盾 → 作业（客体）改变，被改写成有变化可看、有成果可交的形状 → 回写：作业被老师接受后成为新做法；小满写进“数学作业我也能做下去”
④ 追踪回写	看什么读数：同量作业从坐下到写完的分钟数；改写过的那部分作业里他主动发问的次数；他自己说“我不爱学”的次数。多久看一次：每周记一次，六周为期。怎样算失败：改写的作业他也拖，且拖的时间与原题相当，说明客体改得不对，或者问题不在这一角

◆ 十、一个提醒

这一章容易被读成“让孩子做他喜欢的事就好了”。不是这个意思。

剪视频那一晚让人看见的，不是“他喜欢剪视频”，而是“在什么样的三角里，他会钻进去”。周六晚上的那个三角里，有可见的变化、可交的结果、有回应的互动。本章拿走的是这个三角的形状，不是剪视频这件事。

所以改写后的作业里，题还是一次函数，难度一点没降。如果把数学作业换成剪视频，那是把客体整个换掉了，三角里的数学就没了。那不是改作业，是逃作业。

还有一处要说清楚：并不是每个“不爱学”都是互动挂错。睡眠不足、身体不适、家里出了事，都会让一个孩子在一切事上拖；情绪低落、注意力长期涣散，也可能是原因。判错句就是为这种情况写的：先看他是不是在一切任务上都拖。拖得久、拖得重，先请专业人员看看，提醒同第 69 章。

◆ 十一、“爱”也是长出来的

最后回到“爱学习”这个词本身。

人们常把“爱学习”当成一种品格，好像有的孩子生下来就带着它。用本书的话说，这又是一次先在化。

“爱”一件事，说穿了，是同一种三角反复出现、反复撞过去之后，回写进三号位留下的名字。小满并不是生来爱剪视频。他第一次剪的时候也卡，也烦；只是那个三角里，每卡一次都很快看见变化，有人在群里等着看，撞过去的次数多了，“我喜欢剪视频”才被写了进去。

所以“爱学习”不是一个可以先要求、再学习的东西。它是学过很多回、在合适的三角里撞过去很多回以后，才会出现的一句话。先要孩子“爱”，再让他学，次序是倒的。

◆ 放回日子里

下一个周二晚上，闵策没有再站在门口。

吃完饭，他问小满：“你周六剪的那段视频，能给我看看投篮那几下吗？”小满有点意外，打开了。闵策指着屏幕：“这个球往篮筐飞的时候，每一帧往前走的一样多吗？”

小满没回答，把视频拖回去，一帧一帧地看。过了一会儿，他拿草稿纸画了几个点。

那天第四十三页他只做了十道原题，另外的部分，他交上去的是一张画着几个点、几条线、还有一个问号的纸。闵策在纸角写了一句给骆老师的话，说明这是家里试的一种做法。

明天你可以做的事：先找一个你的孩子愿意钻研到很晚的晚上，看看那件事有哪几样特点；再找一页他最拖的作业，问自己能不能把其中一部分改成带着那几样特点的形状，难度不降，形状变一变。

带走的话：说孩子“不爱学习”之前，先看他在什么样的作业、什么样的晚上里拖；改那一页，比改那个孩子更快。

本章判错句：如果一个孩子在作业形状、做法都换过之后，在一切任务上（包括他原本愿意钻研的事）都同样拖延，“不爱学”就不再是挂错的互动，本章的路径对他不适用，应先查身体、睡眠与家庭这些土壤。

下一章从哪里进：从“这一章太难了”进，看难度怎样被挂到课本身上。

想一想：你自己最拖的一件事，和你最能钻进去的一件事，在任务的形状和做的方式上，差在哪里？

71

第 71 章

“这一章太难了”

全等三角形的证明题，班上一大半孩子都说难。难，好像是这一章自己的脾气。本章要交给你的判断是：**一门课的“难”不是课自己的属性，它的门槛由谁来学、怎样讲一起设定；从学生的强项出发改讲法，门槛就会移动。**

◆ 一、一章公认的难

初二上学期，十一月，全等三角形。

骆一鸣在班级群里提前打了招呼：“这一章是初中几何的第一道坎，难，大家做好准备。”家长们回了一排“收到”。

第一次小测，全班平均分比上一章低了一截。小满那张卷子上，五道证明题空了三道。他在第一道题下面写了两行，“因为 AB＝DE，所以三角形 ABC 全等于三角形 DEF”，旁边一个红叉。

晚上闵策问他哪里不会，他说：“我知道它们是一样的，可是不知道怎么写出来。”

这句话本章会反复回来。它里面有两件事：一件是“知道它们一样”，一件是“不知道怎么写”。难，究竟难在哪一件上？

◆ 二、“这章难”说对了什么

先替“这章难”说话。

全等证明确实是一道坎。教过初中数学的人，多半都会同意这一点〔待核：几何证明学习困难的教育研究文献〕。

它第一次要求学生做一件以前没做过的事：不只算出一个答案，而要一步一步说明“为什么”。每一步都要有依据，依据还得按一定的格式写。

这个要求本身是有分量的。它不会因为谁讲得好就消失。一道要五步推理的证明，总比一道两步就能算完的题，多了要记住的东西、要连起来的东西。

所以在一个保底条件下，“这章难”完全成立：拿一群学生、一种讲法去比，这一章的错误率比上一章高，换一批学生、换一年再教，还是高。这个“难”在相当程度上是稳定的，跟着章走，不跟着人走。

它停在哪里，在“一种讲法”四个字上。所有那些“这一章错误率高”的读数，都是在某种讲法、某种作答方式下读出来的。把讲法和作答方式钉住，难度当然显得是这一章自己的。这又是标准化预言在课堂里的样子（第 49 章）。

◆ 三、难是一道门槛

卷二第 46 章说过“互为条件”：一种属性的阈值，由另外两种属性设定。

“难”就是一个阈值。它说的是：要跨过这一章，需要多少东西。需要多少，不是这一章单独说了算的。

拿全等证明来看，它的门槛至少由三样东西叠起来：看出两个三角形对应的边和角（看）；知道哪几组条件够用，比如“边角边”（知）；把看到的、知道的按格式一步步写出来（写）。

这三样里，哪一样卡人，因人而异。有的孩子看得出、写不出；有的孩子写得很规矩、却看不出哪条边对哪条边。同一章，对这两种孩子，难在完全不同的地方。

讲法也在设定门槛。如果老师从“写”起讲，先给格式、再套题目，对一个“看得出、写不出”的孩子，门槛就被抬到了最高处：他最弱的那一样，被放在了第一步。

小满正是这样的孩子。“我知道它们是一样的，可是不知道怎么写出来”，说的就是：看，他过了；写，他卡了。

◆ 四、为什么从孩子起手

这一章选的路径是：主→互→客。从主体起手。

这里要分清楚。第 69 章说过，被先在化最深的那一角，往往最不该先碰。在那一章，被先在化的是主体，所以不从主体起手。

在这一章，被先在化得最深的是客体：“这章难”，全班都这么说，老师在群里先说了。主体一角当然也压着那句“不是学数学的料”，可是本章不碰那句话，碰的是小满身上另一样从没被人看过的东西：他的强项。

更要紧的是，从主体起手，不是从孩子的短处起手，是从他的强项起手。小满有什么强项？剪视频时，他能把一个动作拆成一帧一帧，还能把两段画面对齐。打篮球时，他能跟队友比画清楚一个挡拆的走位：你站这儿，我从这边绕。

这两样，一个是看图形怎样移动、怎样对齐，一个是用身体和手势把一件事讲清楚。它们恰好都靠近全等证明里“看”的那一样，也靠近“把看到的说出来”这一步。

强项是一个比短处松得多的起点。从短处起手，孩子手里全是失败的证据；从强项起手，他手里有一把已经撞过去很多回的经验。

选起点三问在这里的答案是：最松的是主体的强项；被先在化最深的是客体，暂时不碰；回写最快能被看见的，是讲法一换之后，他能不能把一道题说出来。

◆ 五、主→互→客：从强项改讲法

第一步，主体：找强项，找它和这一章的接口。

小满的接口，就是“把两个东西对齐”和“比画给别人看”。

第二步，互动：照着这个接口改讲法。

不先讲格式。先发两张纸，让他把两个三角形剪下来，试着叠在一起。叠得上，就问他：“你是怎么叠上的？先对哪条边？”他会说：“先把这条长边对上，再转一下，这个角就对上了，另外一条边也就对上了。”

这一句话里，“边角边”已经在了：一条边，一个夹角，另一条边。

接着，请他像跟队友比画走位那样，对着两个三角形，用手指着一步一步说：“这条对这条，这个角对这个角，所以叠得上。”说三遍，每一遍说得更短一点。

最后，才把他说的话，一句一句改写成格式。“这条对这条”写成“AB＝DE”，“这个角对这个角”写成“∠B＝∠E”，“所以叠得上”写成“所以△ABC≌△DEF（SAS）”。

到这时，格式不是一层要先翻过去的墙，而是他自己说过的话的一种写法。

还要补一步，免得叠纸变成“看着像就写相等”：叠完之后，请他回到题目，指出这三组相等哪些是题目已经给的，哪些是自己叠出来的。证明里的相等必须来自“已知”，叠出来的只是线索。他最初写的“因为　　AB＝DE，所以全等”，缺的正是这一步。

第三步，客体：门槛移动了。

同样五道证明题，题一个字没改。对于一个先叠过、先说过的小满，“写”这一步的门槛低了很多：他不再需要凭空生出一串步骤，只需要把说过的话翻译一遍。这章还是这章，它对小满的“难”，已经不是原来那个“难”了。

◆ 六、原理二：矛盾推着门槛移动

为什么改讲法能挪动门槛？这里用卷三的原理二（第 54 章）：主体属性与互动属性矛盾，推动客体属性改变，再回写。

在原来的讲法里，小满“看得出、写不出”的特点（主体），和“先给格式、再套题目”的讲法（互动）是相撞的。撞的结果，是这一章在他面前显得特别难：门槛被抬高了。

换了讲法以后，矛盾不是消失了，而是换了一个方向用力。讲法顺着他的强项走，“看”和“说”先被接住；剩下“写”这一样，在他面前变成了一个可以够得着的距离。门槛往下挪，客体属性“难”变了。

然后是回写。回写照例有两次（第 21 章）：叠过、说过、写过的那些回合，先慢慢沉进土里，这是第一次，不挂“我”；再挂进号位，一句话就挂上，这是第二次。第二次挂在两个号位上。

一处挂在客体那一号位：下一次遇到证明题，这一类题在小满那里已经不是“那一章最难的题”，而是“先叠一叠、说一说，再写”的题。这一章的“难”，在他那里被重新标定了。

一处挂在三号位，挂成“我的”，这一处要小心。如果他做顺了，会写进“我会做证明题”；可是如果讲法只换了这一次，下一章又回到“先给格式”，他也可能写进“那次是运气”。所以回写这一步，要追。

> **一章课的难度，不是挂在课本上的一个数；同一章，从学生的强项改讲法，门槛就挪了位置。**

◆ 七、“降低难度”不是本章的意思

这一章很容易被误读成“把题出简单一点”。不是。

降低难度，是直接去改客体：删掉难题，换成容易的题。这条路走得通，付出的代价是：这一章本来要教的那种能力，也一起被删掉了。

本章说的是另一件事：题不动，让门槛动。门槛是三角里的一个读数，它可以在不删一道题的情况下移动。移动的力，来自主体的强项和讲法之间重新对齐。

两条路的区别，可以用一个简单的读数看出来：如果过一段时间，拿五道结构相同、换了图形和字母的新题给小满做，他能做出来，门槛是真的挪了；原题重做不算，那里面掺着记忆。如果新题他还是做不出来，那只是题被换简单了，三角没动。

◆ 八、一个班，不止一个小满

骆一鸣可能会问：一个班四十多个孩子，强项各不相同，难道要讲四十多种法？

不需要。本章的道理落到一个班上，至少有两条可行的路。

一条是：给“看”“知”“写”三样各开一个门。同一道题，先让大家剪纸叠一叠，再说出依据，最后写。看得出写不出的孩子，在第一和第二个门就跨过去了；写得规矩看不出的孩子，在第一个门得到帮助。讲法不是四十种，是一种讲法里留了三个进口。

另一条是：同桌互讲。让一个“看得出”的孩子，给一个“写得出”的孩子比画；再反过来，让写得出的帮看得出的把话写成格式。两个人的强项，各自成了对方的讲法。

这两条做法有没有效，要在班上追踪才知道〔待验〕。本书只说它们在三角里是合理的路。

◆ 九、“这章难”这句话本身

回到开头那条群消息：“这一章是初中几何的第一道坎，难，大家做好准备。”

骆一鸣说的是实话，用意也好：让家长和孩子心里有数。可是这句话一出口，它自己也进了三角。

它先改的是互动。家长收到消息，晚上辅导时多了一分紧张；孩子听说“难”，一卡住就更快地停下来，因为“本来就难”。它再改的是主体：还没开始学，“我可能学不会”的念头已经先亮了一下。

于是，“这章难”不只是一个对客体的描述，它也是一次对门槛的预先抬高。描述和干预，在这里分不开。这是第 49 章说的标准化之外的另一种固定：用一句话，把一种属性先挂好，再让人去遇见它。

更稳妥的说法，或许是把“难”拆开说：“这一章要学一样新本事：把看到的一样，一步步写出来。看，有的人一眼能看出，有的人要慢慢找；写，要多练几遍。”同样是实话，门槛被拆成了几级台阶，孩子知道自己卡在哪一级。

◆ 十、三角卡

三角卡	内容
① 三方程诊断	主体属性：小满“看得出、写不出”；强项：把画面对齐、用手势讲清走位；客体属性：“全等证明这一章太难”；互动属性：先给格式、再套题目，课上只听不说。被先在化的是：客体属性
② 选定路径	主→互→客。理由（三问）：最松的一角是主体里从没被人看过的强项，不碰旧标签，手里有大量撞过去的经验；被先在化最深的一角是客体，“这章难”全班都在说，暂不碰题，留到第三位；回写最快被看见的一角是互动，讲法一换，当晚就看得出他能否先把一道题说出来，放第二位
③ 三原理推进	原理二：“看得出、写不出”（主体）与“先格式后题目”（互动）矛盾 → 客体属性“难”的门槛移动（讲法顺着强项改为“叠、说、写”之后）→ 回写：此类题被重新标定为“先叠后写”的题；主体写进“我会做证明”
④ 追踪回写	看什么读数：同构新题（结构相同、换图换字母）两周后的完成数；每道题他能否先口头说出依据；下一章（若讲法又回到先格式）他的空题数。多久看一次：每两周一次，一学期为期。怎样算失败：讲法换后同构新题仍做不出，或一换回旧讲法空题数立即回到原样，说明门槛只是被临时托住，主体没有回写

◆ 十一、门槛也有一份历史

最后补一层：一章课的“难”，在学生之外、讲法之外，还有它自己的来历。

全等证明为什么要按那样的格式写？这套写法是几何这门学问几千年里一点点定下来的：从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起，用公理和已证的命题一步步推出新命题，成了几何的标准做法。教材里的格式，是这份历史被压缩、被标准化以后的样子。

这就是本书说的内外两层全息（第 61 章）。外层看，“这章难”是客体属性，被学生和讲法牵着；内层看，这个客体属性自己也是一场发生：它的形状是今天课本上的那套格式，它的路是几千年的推敲与修订，它的土是一代代数学家、教师、考试制度的纠缠。

看到这一层，就不会把格式当成天生的墙，也不会轻易把它当成可以随手拆掉的东西。借第 22 章“封装”一词打个比方，它像一份被封装好的历史。学生学它，是在接一份长长的回写。从强项进去，是给这份回写找一个他接得住的接口。

◆ 放回日子里

那个周四晚上，闵策从公司带回两张废弃的打印纸。他画了两个三角形，递给小满一把剪刀。

“先剪下来，叠一叠。”

小满剪好，叠了几次，叠上了。闵策问：“你先对的哪条边？”小满指给他看，又用手比画了一下转的方向，说：“先这条，再转过来，这个角就对上了。”

“那你把刚才的话，一句一句写下来。”

小满写了三行，自己看了看，说：“这不就是边角边吗？”

明天你可以做的事：如果孩子说“这一章太难”，先问他“难在看、难在知道，还是难在写”。再找一件他最拿手的事，看看它和这一章哪一步挨得最近，从那一步开始讲。

带走的话：一章课难不难，要看谁在学、怎么讲；从孩子的强项改讲法，题一字不改，门槛也会挪。

> 本章判错句：如果从学生强项改了讲法、题目不变，两周后同构新题的完成数没有提高，而且这种情况在不同学生、不同章节反复出现，那么“难度门槛由主体与互动一起设定”就要收窄：这一章的难，主要是它自己的。
>
> 下一章从哪里进：从小满的 AI 作业进，看一份不是他写的好作业，好评挂到了谁身上。

想一想：你学过的哪一门课，你曾经觉得特别难，后来却觉得不过如此？中间改变的，是那门课本身，还是你和它打交道的方式？

72

第 72 章

作文本上那个“优”

闵小满交上去的一篇周记，得了一个“优”，旁边批着“思路清楚，有自己的见解”。那篇周记是 AI 写的。本章要交给你的判断是：**AI 代写之后，作品的好被挂成了孩子的能力；能力到底归谁，要从人和 AI 打交道的方式改起，再看它能不能在撤掉 AI 之后留在人身上。**

◆ 一、一个“优”

十二月第一周，语文老师布置周记，题目是《我身边的一次改变》。

周日晚上九点，小满还没动笔。篮球赛刚打完，他累，也不知道写什么。他打开手机里的一个对话程序，打了一行字：“帮我写一篇初二周记，题目《我身边的一次改变》，六百字，写小区里的事。”

半分钟后，一篇周记出来了。写小区门口新装了智能快递柜，看门的老大爷从忙得团团转，变成了常在柜子旁帮老人取件。最后一段落在“改变的是工具，不变的是人心”。小满改了两个词，抄到本子上。

周四，周记发回来，一个“优”，批语是“思路清楚，有自己的见解”。

他没告诉任何人。那天晚上，他盯着那个“优”看了一会儿，心里不是高兴，是一种说不清的别扭。

本章要拆的，就是这个别扭。

◆ 二、“优”挂到了谁身上

用三角卡第①栏看。

客体属性：这篇周记本身。结构完整，有细节，有转折，最后一段收得稳。说它“思路清楚”，对这篇周记是准确的。

互动属性：一行指令、半分钟生成、改两个词、抄一遍。整个过程不到二十分钟，中间没有一次“我想写什么”的停顿。

主体属性：“思路清楚，有自己的见解”。这本是对周记的评语，可是写在小满的本子上，就成了对小满的评语。下一次老师想起小满，记住的可能是“这孩子作文有想法”。

三样摆在一起，挂错的地方就清楚了：一件产物的属性，被挂到了交出它的那个人身上。

这一步挂法，在 AI 出现以前就有，只是没有这么干净。从前抄一篇范文，老师多半能看出来；家长代笔，字迹也会露馅。现在的 AI 能写出一篇有点小毛病、像初二学生写的周记，这一步挂法第一次变得几乎看不出来。

◆ 三、“作品见人”说对了什么

先替“作品见人”说话。

在很长的时间里，看作品是读人最可靠的办法之一。一篇作文，写的人要选材、要组织、要找词，每一个环节都要动脑子。好的作文，背后多半有一个会想、会写的人。老师从作品读人，是有道理的。

所以在一个保底条件下，“作文优就是作文能力强”成立：作品是这个人独立完成的，而且同样的水平能在不同的题目、不同的时候反复出现。

它停在哪里，在“独立完成”四个字上。第 351 号《AI时代大学毕业生的核心竞争力》说得很直接，大意是：AI 进来以后，论文、成绩单、考试这些产物还在，甚至更精致。可是，从一件产物推出“这个人有什么”，不再自动成立。

用本书的话说，作品是三角的产物，不是主体一角的产物。在过去，三角里的互动是“一个人对着一张纸”，几乎是固定的，所以作品的好坏大体可以落到人身上。AI 把互动这一角整个改了。互动一变，作品和人之间的那根线就断了。

◆ 四、能力是谁的：三种可能

那个“优”背后，至少可能有三样不同的东西。

第 400 号《AI时代教育的新典范》把它们分得很细。大意是：工具的能力进入了作品，学生学会了一种新操作，人和工具组成的整体有了新的样子。三样都有价值，却不能互相冒名。那本书的一句话说得最准：“'机器把事情做得更好'与'人发生了新的自己'，不是同一句话。”

放到小满这篇周记上：

第一种，周记好，是 AI 的能力。小满几乎没有参与。

第二种，周记好，是小满加 AI 这个组合的能力。如果小满花了一小时，跟 AI 来回改了五轮，删掉了它编的老大爷，换成了自己小区里真有的事，那么“思路清楚”至少有一部分是这个组合的。

第三种，周记好，是小满的能力，AI 只是帮他找了几个词。

这三种情况，交上去的周记可能看起来一模一样。从作品倒推，是推不出来的。要分清，只能去看那一场互动。

◆ 五、为什么从互动起手

这一章的路径是：互→主→客。

先看选起点三问。

哪一角最松？互动。小满下一次写周记，怎样和 AI 打交道，今晚就能换。

哪一角被先在化得最深？主体。“思路清楚，有自己的见解”已经写进了老师的印象，可能也开始写进小满心里。

哪一角的回写最快被看见？还是互动。换了打交道的方式，周记写出来是什么样，小满自己第一个知道。

还有一层：AI 首先改动的就是互动（第 59 章），所以先问互动这一角变了什么；这一回三问的答案也正好指向它。从互动起手是倾向，不是规定，换一件事，三问可能指向别处。禁掉 AI，是去改客体，把工具拿走；骂孩子作弊，是去改主体。两样都没有碰到问题冒出来的那个地方。

不过先要看规矩。教育部基础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发布的《中小学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指南（2025年版）》写明，禁止学生直接复制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作为作业或考试答案；小学阶段还禁止学生独自使用开放式内容生成功能。各学校另有自己的要求，对话程序也各有年龄条款。家长先看这些，再谈怎样换用法：这里说的“先别急着禁”，是不急着只禁，不是放行抄写。

◆ 六、互→主→客：先改打交道的方式

第一步，改互动。

不是禁用，是换用法。原来的用法是“帮我写一篇”，AI 是作者，小满是抄写员。新的用法要把这两个位置换过来。

比如，写下一篇周记前，小满先不打开 AI，自己用十几分钟写一个最粗的草稿：哪怕只有三行，写他想写的那件事。然后才打开 AI，只问一个问题：“这三行里，哪一句最没意思？为什么？”AI 给出它的看法，小满决定改不改，怎么改。

这一换，AI 从作者变成了一个提意见的人。周记里每一个决定，都要经过小满。

第二步，看主体。主体排在第二，不是因为它松，而是因为互动一换，最先该读的回写就在人身上：那段过程里有没有长出东西。作品排在最后，因为作品的好可以借来，最不能拿来作数。

互动改了几次以后，可以看小满身上有没有长出东西来。看什么？不是周记好不好，而是那些只有经过小满才会出现的东西：他能不能说出自己为什么删了一句，为什么选这件事来写；他有没有开始在动笔之前就问自己“这件事哪里有意思”。

第三步，最后才看客体，看作品。

这时候的周记，未必比 AI 代写的那篇“优”。它可能粗一些，结尾也没有那么漂亮。这篇周记，和小满之间那根线是连着的。

◆ 七、原理一：人与作品的矛盾，推着互动变

本章用卷三的原理一（第 53 章）：主体属性与客体属性矛盾，推动互动属性改变，再回写。

小满那天晚上的别扭，正是这个矛盾。“我写不出这样的周记”（主体）和“这篇周记思路清楚”（客体），两个读数对不上。

这个矛盾要往哪里去，有几条路。

一条是压下去：不去想，下一次接着用 AI 写。这时候矛盾没有推动任何改变，主体与客体的差距越拉越大，“优”越来越多，小满心里越来越虚。卷三把这叫内卷：只加量，三角不动（第 56 章）。

一条是翻过来：被发现了，挨了批评，从此再也不碰 AI。这时候矛盾被一刀切断，互动回到了“一个人对着一张纸”，可是 AI 时代的作文能力，也不会在这种互动里长出来。

原理一给出的是第三条：让这个矛盾去推动互动改变。别扭本身就是信号，它说的是：人和作品之间，缺了一段打交道的过程。补上这一段，矛盾就有了去处。

然后是回写。互动换了以后，作品的好坏和小满之间重新连上了线，“我的周记”这句话里的“我的”，才第一次有了实在的东西。

> **作品的好可以借来，能力不能借来；能力只在人和作品之间那段打交道的过程里长出来，也只能在那里被认出来。**

◆ 八、撤掉 AI 看什么

怎么知道小满真的长出了东西，而不是换了一种更巧的方式让 AI 写？

第 400 号提出过一条很严的判据，大意是：撤去人工智能满四周以后，在新的任务上，人的表现不回落到原来的样子，才能认定改变属于人。那本书也说明，这是要接受检验的研究约束，不是已经验证的定律，“回落”怎样界定、允许哪些一般支持，都要先说清楚。

国外有人在高中数学课上做过类似的试验，大意是：直接拿 AI 要答案的一组，练习时成绩涨得多，撤掉 AI 一考，反倒比没用过的一组差；用的是只给提示、不给答案的 AI 的一组，撤掉以后的亏大体没有出现〔待核：Bastani 等，2025，PNAS，具体数字以原文为准〕。这正说明，撤掉之后看什么，比用着的时候看什么更要紧。

本书借这条判据的思路，不借它的具体数字。落到小满身上，可以做得很简单：每隔几周，有一篇周记不用 AI，就在课堂上当场写。看两样：第一，他能不能自己找到一件“有意思的事”；第二，他能不能在写完以后，说出自己哪一句写得最好、为什么。

这两样都不要求他写得和 AI 一样好。它们只问：在人和 AI 之间来回的那些回合里，有没有一些东西，沉进了小满自己。

◆ 九、三角卡

三角卡	内容
①三方程诊断	主体属性：老师批语“思路清楚，有自己的见解”被挂到小满身上；客体属性：周记结构完整、收尾稳妥；互动属性：一行指令、半分钟生成、改两个词抄一遍，无一次“我想写什么”的停顿。被先在化的是：产物的属性被当成了主体属性
②选定路径	互→主→客。理由（三问）：最松的一角是互动，问题从 AI 改动的这一角冒出，今晚就能换用法；被先在化最深的一角是主体，正被新的好评加固，不先碰；回写最快被看见的一角也是互动，换了用法，周记写成什么样，小满自己第一个知道。主体放第二位，不因为它松，而是互动一换，最先该读的回写就在人身上；作品放最后，因为它的好可以借来。禁用 AI（改客体）或批评孩子（改主体）都没碰到问题的发源处
③三原理推进	原理一：“我写不出这样的周记”（主体）与“这篇周记思路清楚”（客体）矛盾 → 互动改变：先自写草稿、再让 AI 提意见、由小满决定改法 → 回写：周记与小满重新连线，“我的周记”有了实在的内容
④追踪回写	看什么读数：每篇周记前他自写草稿的行数；他能说出的“我为什么这样改”的条数；不用 AI 的当堂周记能否自选题材并说出最好的一句。多久看一次：草稿与改法每篇记，当堂周记每四周一次，一学期为期。怎样算失败：用 AI 的周记越来越好，当堂周记毫无变化，且他说不出任何修改理由，说明互动只是换了说法，AI 仍是作者

◆ 十、老师那一边

最后说一说语文老师。

她批“优”的时候，并没有做错什么。她面对的是一篇作品，按作品打分，这是她一直以来的做法，也是这个做法在过去几十年里可靠的原因。

麻烦是，她批的是作品，写的却是对人的评语。“有自己的见解”，主语是人。在 AI 进来以前，这一步跨越没什么问题；现在这一步跨越，正好让好评挂错了号位。

第 76 章会专门谈评价，这里先留一个念头：评语可以分成两栏。一栏写给作品：结构、细节、收尾。一栏写给人，而写给人的那一栏，只能根据老师亲眼看

到的那段过程来写：当堂写作、面谈、他讲自己怎么改。没看到过程，那一栏就空着，不急着填。

◆ 十一、那个别扭值得保留

回到小满盯着“优”的那一晚，心里的那点别扭。

这点别扭，在三号位上（显影为“我”的那个号位，第 21 章）是一次没能落下的回写。“优”想挂上来，挂成“我的”；可是小满自己知道，那一场发生里没有他。于是“我的”这个落点卡住了，卡出了一点别扭。

这是一件好事。它说明在小满那里，属性意识还没有被产物完全骗过去。一个孩子要是看到别人写的“优”毫无别扭，坦然收下，那才更麻烦：产物的属性已经顺顺当当地挂进了“我”，下次再要他自己写，他会真以为自己能写出那样的东西，然后在考场上撞墙。

所以家长和老师碰到孩子用 AI 代写，先别急着把别扭变成羞耻。羞耻会让孩子把这件事藏起来，互动就再也看不见了。更好的是接住这点别扭，问他：“那篇里，哪一句你觉得自己也能写出来？哪一句你写不出来？”这一问，就是互动的第一步。

◆ 放回日子里

那个周日晚上，下一篇周记的题目是《一个我从没注意过的人》。

小满打开 AI 之前停了一下，从书包里撕了一张草稿纸，写了三行：小区门口修自行车的人，每天下午四点出摊，左手少了一根手指。写完他自己看了一会儿，在第三行下面画了一条线。

然后他才打开 AI，打了一句：“这三行里哪一句最没意思？”

AI 说第一行太像说明书。他想了想，把第一行划掉了，留着第三行。

明天你可以做的事：如果你知道孩子在用 AI 写作业，先别急着禁。坐下来，请他演示一次他是怎么用的。听他打出的第一句话：如果是“帮我写”，就和他商量换成“我先写三行，你告诉我哪句最弱”。

带走的话：AI 能借给孩子一篇好作品，借不来一种能力；能力长在他和 AI 来回的那几个回合里。

> 本章判错句：如果互动方式真的换了（自写草稿、由他决定修改，有记录可查），一学期后不用 AI 的当堂写作在选材与自述修改理由上毫无变化，而这类结果在不同孩子身上反复出现，那么“能力在互动回合里长出”一说就要收窄，至少在这个年龄段的写作上不成立。
>
> 下一章从哪里进：从一份越来越精准的学生画像进，看孩子怎样被做成一个可读取的客体。

想一想：你最近一次被人夸“做得好”的东西里，有多少是工具做的，有多少是你做的？你能说出哪一个决定是你自己的吗？

73

第 73 章

一张越来越准的画像

学校的学习平台给闵小满生成了一张画像：数学“函数图像理解”薄弱，“计算准确率”中等，“学习专注度”偏低。画得越来越细，也越来越像。本章要交给你的判断是：**精准画像读取的是孩子已经留下的痕迹，却被当成孩子是什么；它把一个正在发生的人做成了一个可读取的客体。解它要从画像这样东西改起：让它可改版、可签收、可以被孩子说一句“我不认”。**

◆ 一、一张画像

初二下学期，学校开始用一个学习平台。作业在平台上交，小测在平台上做，每一道题做了多久、错在哪一步、改了几次，平台都记着。

三月中，家长端收到了第一份“学情报告”。闵策点开看，是一张雷达图，几条线伸向不同方向。数学一栏下面列着：函数图像理解，薄弱；计算准确率，中等；几何推理，中等偏下；学习专注度，偏低（平均单题停留时间短、切换频繁）。下面一行推荐：“建议加强函数图像专项训练，每日推送十道基础题。”

闵策看完，觉得挺准。函数图像，那是小满的老毛病；专注度低，他晚上拖作业的样子还在眼前。

从那天起，小满的平台作业里，每天多了十道函数图像基础题。

◆ 二、画像说对了什么

先说画像的好。

它看得比人细。骆一鸣一个人看一百多个学生，记得住的只有几个印象；平台能记下每个孩子每一道题在哪一步卡住。这些细节，是一个忙碌的老师怎么也记不全的。

它也看得比人公平。老师的印象会被一两次突出的事带偏，平台不会因为谁在课上顶过嘴就给谁打低分。

第 240 号《从因材施教到超材创造》里有一句话，把两种看说得很清楚，大意是：老师看见的，常常是孩子没有说出口的东西；系统看见的，是孩子已经留在记录里的东西。前者靠碰巧，后者靠留下痕迹，两种看各有盲点。

所以，在一个保底条件下，画像完全成立：它说的是“到这个时间为止，在这个平台上，这个孩子留下的记录是这样”。只要这句话完整地说出来，画像就是一份诚实的、有用的记录。

它停在哪里，在后半句上。画像生成以后，人们说的不再是“到目前为止，在这个平台上，他的记录是这样”，而是“他函数图像薄弱”“他专注度低”。前面那一串限定，在第一次被转述时就掉了。

◆ 三、记录被说成了人

第 240 号还有一句：越像过去，越容易被认出来。机器认得出的，是已经长成样子的东西；一个人身上还没成形的东西，要靠别的办法去遇见。

这句话点到了画像的结构。画像读的是记录，记录是过去的发生留下的痕迹。用本书的话，它读的是一号位（显影为“那儿有”的那个号位，第 23 章）上的东西：对比出来的、可以计数的、本身不带“我”的读数。

一号位读数本来没有错。“这道题他错了”“他在这道题上停了四十秒”，都是实打实的。可是这些读数一被汇总成“函数图像理解薄弱”，就有了一个主语：小满。一号位的读数被挂回了一个人身上，而且挂成了一个稳定的属性。

更要紧的是挂的方式。从前老师说“不是学数学的料”，是把主体属性先在化：把“他”说死。画像做的事更彻底：它把这个人本身变成了一个客体，一张可以被读取、被比较、被推送的图。这是客体化推到了头：平常的客体化，是把一种“我的”属性搬去显成一件东西的属性；这里是三种属性连同这个人一起，被搬成了一样东西。小满在平台面前，不再是一个会说话的人，而是一组指标上的数值。

> **精准画像的先在化，不止挂死了一种属性，它把整个孩子挂成了一样东西：一个由薄弱点组成、可以被读取的客体。**

◆ 四、越准越封闭

这里有一个看起来矛盾的地方：画像越准，为什么越危险？

因为准，是对过去准。

平台按画像推题。“函数图像薄弱”，就推函数图像基础题。小满每天做这十道题，做得快、做得对，平台的记录会说：在基础题上，正确率上升了。这些新记录又流回画像，画像变得更准，推荐也更准：继续做基础题，也许再加一点难度。

整个过程里，有一样东西从来没有出现过：小满会怎样用一种平台没想到的方式，去理解函数图像。比如他剪篮球视频时，一帧一帧地看球的位置；比如他自己点出来的那些“走回家的分钟与距离”。这些不在平台的题库里，平台就看不见；看不见，就不会推；不推，就不会在记录里出现；不在记录里，画像里就永远没有它。

第 240 号书中有一章，题目就叫“越精准越封闭”。本书在这里给它一个三角的解释：画像把客体（题库）和互动（推送—作答）两角都锁住了，剩下的变

化只能沿着画像自己划好的槽走。三角被锁住的地方，主体属性显得最稳定，这正是标准化预言（第 49 章）在算法上的样子。

◆ 五、为什么从画像起手

这一章的路径是：客→主→互。从客体起手。

这里的“客体”，指的就是画像本身。画像是一样东西：一份报告，一张雷达图，一套推荐规则。它可以被改。

选起点三问：

哪一角最松？画像。它是人做出来的，数据怎么汇总、话怎么写、推荐怎么出，都可以改。比起去改一个已经被画像影响了好几周的孩子，改一份报告的写法要松得多。

哪一角被先在化得最深？表面上是孩子，深处是画像自己：人们把它当成一面镜子，忘了它是一张画。它偏偏又是最松的：被当成镜子的日子还短，才上线几周，规则还握在做它的人手里，改它不伤孩子，改错了也能退回来。所以要从它起手，把它从“镜子”还原成“画”。

哪一角的回写最快被看见？画像改了写法，家长读报告时的第一句话就会变，第二天就能听出来。

所以本章不从互动起手，也不从孩子起手。先改那张画。

◆ 六、三件替换：画像要能改版、能签收、能说不

怎么改？第 156 号《主体发生学的开启》解拉康、福柯、鲍德里亚三台机器时，提出过三件替换。它们原本针对的，是结构、权力和代码这三样“没有生日、改不动、没有外面”的东西。本书把它们借过来，落到一张学生画像上。

第一件：可改版。

第 156 号的原话是把“结构”换成“一套会改版的约定”：有起草人、有版本、有重议的场合、有作废的可能。落到画像上：每一张画像都标明生成日期、依据了哪些数据、哪些题没被纳入；它有版本号，下个月会重画；旧版本过了期就作废，不跟着孩子走。

第二件：可签收。

第 156 号把“代码”换成“一份可签收的记录”：知道有这回事、看得见理由、能说一句我不认、改了留痕。落到画像上：画像不只发给家长和老师，也要给小满本人看，用他看得懂的话；每一条判断后面写清楚依据了哪几道题。

第三件：可以说“我不认”。

这一件对着的是“权力”。第 156 号对福柯那台机器的办法，是把打光的那只手请回到灯前（第十节再细说）；落到画像上，就是让被照的人能开口。它和“可签收”连着，可签收里本来就有“能说一句我不认”；单拎出来，是因为三件里它最要紧。小满看到“函数图像理解薄弱”，可以在下面写一句：“我不认。我用篮球视频点过线，你们没出过这种题。”这句话要留在画像里，和平台的判断并排放着，下一版画像要回应它。

三件替换做完，画像还是那张画像，数据一个没少。变的是它的身份：从一面照出“他是什么”的镜子，变回了一份“到目前为止，记录是这样”的草稿，而草稿的另一位作者，是小满自己。

◆ 七、原理三：画像与推送相撞，推着孩子变

本章用卷三的原理三（第 55 章）：客体属性与互动属性矛盾，推动主体属性改变，再回写。分叉在回写方向。

原来的三角里，客体是一张越来越准的画像，互动是每天推送十道基础题。二者其实也有矛盾：画像说“薄弱”，推送的题却越做越对；可是这个矛盾被系统自己吸收了，它只会让画像更新成“薄弱，在改善”。这股力最后落到小满身上，回写成：“我是一个函数图像薄弱、需要每天补十道题的学生。”

改了画像以后，矛盾换了一个样子。画像说“薄弱”，下面并排写着小满的“我不认，我用视频点过线”。客体本身带着一处裂缝。这时，推送的互动若还是十道基础题，就和画像里那句“我不认”撞上了：为什么不出一道用视频点线的题?

这一撞，力落到主体上，回写有两个方向。

一个方向，小满写进“我说的话有人听，我可以证明给他们看”。他会去找办法，把自己点线的那套做法拿出来，让它进入下一版画像。

另一个方向，如果“我不认”写了却没人回应，下一版画像照旧，他会写进“说了也没用”。这比原来更糟：他不但被画成了客体，还学会了自己不必开口。

所以第三件替换不能只做一半。能说“我不认”，就必须有人回应。

◆ 八、改完画像，再改推送

路径的第三步是互动。

画像改成可改版、可签收、可说“我不认”以后，推送的规则也要跟着改。最简单的改法，是在每天的推送里，留一道题给小满自己出。用他自己的方式，比如视频里的点、走路的记录，出一道函数图像题，自己做，再交给平台。

这道题，平台不一定能自动批改。它要老师看，或者同学互看。可是它留下的记录，是画像原本永远看不见的那一种：一个孩子怎样用自己的方式进入一个概念。

第 400 号把这样的东西叫作“种子”：为这块土壤生成的一份问题、路径、反馈的序列，可以交给别人试用，也接受检验。那本书还有一句话正好接在这里：画像为理解与设计服务，不是一张必须先取得的通行证。

◆ 九、三角卡

三角卡	内容
① 三方程诊断	主体属性：小满被读作“函数图像薄弱、专注度低”；客体属性：一张越来越准的画像，被当成镜子而非草稿；互动属性：按画像每日推送十道基础题，作答记录再流回画像。被先在化的是：孩子整个人被做成一个可读取的客体，画像本身被当成“他是什么”
② 选定路径	客→主→互。理由（三问）：最松的一角是画像，它是人做的东西，写法、版本、推荐规则都能改；被先在化最深的一角，表面是孩子，深处是画像自己，被当成了镜子。画像偏偏最松，是因为它刚上线、规则还握在人手里，所以从它起手，先把“镜子”还原成“画”；回写最快被看见的一角，是画像改了写法以后家长与老师的第一句话。主体放第二位：画像一交到小满手里，他签不签收、写不写“我不认”，当周就看得见；推送规则牵涉平台，放最后
③ 三原理推进	原理三：带着“我不认”裂缝的画像（客体）与仍按旧规则推送的基础题（互动）矛盾 → 推动主体属性改变 → 回写分叉：写进“我说的话有人听，我可以证明”，或写进“说了也没用”
④ 追踪回写	看什么读数：小满在画像下写“我不认”或补充说明的次数；下一版画像是否回应了他的话；他自出题目的数量与质量。多久看一次：每月一版，看一学期。怎样算失败：他写了“我不认”而下一版毫无回应，或者他从不写，说明替换只做了形式，画像仍是镜子

◆ 十、福柯那盏灯

第 156 号说福柯打开的东西是：“我”是一片权力场里被安排出的位置；冻住的东西是：那只打光的手被做成了一盏本来就在、永远开着的探照灯。

一张学生画像，很像一盏小小的探照灯。它照在小满身上，把他照成“薄弱”“偏低”，而照的那只手——谁定的指标、谁选的题库、谁写的推荐规则——藏在灯后面，看不见。看不见手，人就只看见被照亮的那个孩子，以为“他就是这样”。

三件替换做的，正是把手请回到灯前：这一版是谁画的，依据了什么，什么时候作废，小满能在哪里说话。手一出现，灯就不再是“本来就在、永远开着”的，它有了生日，有了改版，也有了外面。

本书在这里比第 156 号多走的一步，是把它放进三方程：画像这盏灯，是一个客体；它照亮孩子的方式，是一场互动。孩子被照成什么，要看灯和照法一起怎么动。所以改灯不够，还要改照法；改照法不够，还要让被照的人能开口。三角的三个角，一个都不能少。

◆ 十一、给家长的一句提醒

画像报告往往先到家长手里。家长读它的方式，本身就是一场互动。

闵策第一次读报告时说“挺准”。这两个字，等于在家里替画像签了收，而签收人不是小满。从那天起，“函数图像薄弱”就成了家里饭桌上的一个事实。

更好的读法，是先把报告里的每一个判断，还原成它原本那句完整的话：“到三月中，在这个平台上，他做的函数图像题错得比别的题多。”然后拿着这句话去问小满：“你觉得是这样吗？你自己怎么看？”

这一问，就是第三件替换在一个家庭里的样子。

◆ 放回日子里

四月的一个晚上，闵策把学情报告打印出来，放在小满桌上，用红笔在“函数图像理解，薄弱”下面画了一条横线，旁边留了一块空白。

“这一条，你认不认？不认的话，写下来为什么。”

小满看了很久，在空白处写：“不全认。基础题我错得多，是因为我做得快、不检查。我自己用视频点过线，那个我会。”

第二天，闵策把这页纸拍照发给了骆一鸣，请他在下次排推送时看一看。

明天你可以做的事：如果你的孩子也有一份平台画像或测评报告，找出其中最重的一条判断。先把它还原成一句带时间、带范围的完整话，再拿给孩子看，问他认不认，请他写下理由。

带走的话：画像读的是孩子留下的痕迹，不是孩子本人；让它能改版、能签收、能被孩子说一句“我不认”。

本章判错句：如果画像做到可改版、可签收、可说“我不认”，而且每一句“我不认”都有回应，一学期后孩子的自出题目、主动补充与学习读数，和不做替换的对照相比毫无差别，本章“从画像起手松动客体化”的路径就要收回。

下一章从哪里进：从“越用越强还是越用越弱”进，看能力怎样被当成一份个人库存。

想一想：有没有一份关于你的报告、评级或档案，你从来没机会说一句“我不认”？如果能说，你会写什么？

74

第 74 章

越用越强，还是越用越弱

用 AI 写数学作业，孩子是越用越强还是越用越弱？这一问把能力当成孩子身上的一笔库存，只问它在涨还是在掉。本章要交给你的判断是：**能力不是库存，是一道题、一个人、一种用法三角上的读数；强弱要按三角去读，改也要按三角去改。**

◆ 一、一张饭桌上的两种担心

周四晚上九点，闵小满的数学作业二十分钟就写完了。

鲁晓帆上夜班前看了一眼，心里发紧。她知道儿子开着一个 AI 对话框，题目拍进去，步骤出来，他照着抄。她的担心很朴素：脑子不动，就会越用越笨。

闵策不这么看。他白天带的八人小组，正在把一半的文档和测试交给 AI。他说：工具是用来放大人的，会用工具的孩子，只会越用越强。

两个人争的是同一件事的两个方向。可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孩子身上有一笔叫“数学能力”的东西，用 AI 就是往里存或从里取。

本章先不站任何一边，先看这个前提。

◆ 二、腿和车：问“强弱”之前先问“哪一层”

先离开饭桌，回到鲁长庚的那道坡。

鲁长庚每天清早爬岳麓山，“我的腿力强大”这句话，只在那道陡坡、那一次次爬里才亮出来。假如从明天起他每天坐车上山，三个月后再爬，那道坡会重新变陡，“爬”会重新变吃力。腿上的那一部分，确实弱了。

可是同一辆车，让他一个上午能去三座山。去的地方多了，看到的东西多了，他能安排的日子也宽了。

第 263 号《教育的新使命》用车与腿作比：车来了，腿不用再一步一步地走，人的心思换到路线、时刻、换乘上，那是一个更大的层，叫交通。第 278 号《AI越强，人就越弱吗？》有一章题为《汽车没有让双腿成为发动机》，讲的是同一层意思。

两本书指向同一处：问“越用越强还是越用越弱”，先要问强弱说的是哪一层。腿力是一层，出行是一层。车让前一层退场，让后一层出场。但这个比方有边界：走路不是后面任何事的台阶，而一元一次方程的移项，是后面分式、函数的台阶。台阶上的东西，不能当成“腿”让给车。

所以这道题在“哪一层”没说清之前，没有答案。鲁晓帆说的是腿，闵策说的是交通。两个人都对，也都只说了一层。

◆ 三、库存想象从哪里来

为什么人们一开口就把能力想成库存？

原因在第 22 章讲过的阶梯。一种状态反复显影、由特征律收口、经封装稳定下来，就被叫作属性：“他会算”“他数学好”。叫惯了，这个名就像一个指针，指向一束特征纠缠的聚合体，被感觉成“本来就在他身上”。

于是“数学能力”被粒子化了。它看起来整体、稳定、独立，像一只装满东西的罐子。用 AI，就被想成往罐子里加水或从罐子里舀水。

这正是全书说的先在化：把一场发生记成一个先在的属性。罐子是记账的结果，不是发生本身。

库存想象有它的道理。它省事：老师、家长、考试都只需要看一个数。在考试题型固定、课堂节奏固定、没有外部工具的年代，这个数相当稳。按第 49 章的标准化预言，属性显得不变，正是因为另两种属性被固定住了。

AI 一来，固定住的东西松了。题目的属性变了，用法的属性变了，“能力”这个数就开始晃。人们看见数在晃，就以为罐子在漏。

◆ 四、本书的说法：能力是三角上的读数

按三属性三方程，闵小满的数学能力（主体属性），是题与课的属性（客体属性）和他做题方式的属性（互动属性）的函数：

主体属性＝F（客体属性，互动属性）。

具体到这张饭桌：

他的主体属性，是他离开 AI 时，在哪几步能自己走下去，在哪几步走不下去。

题的客体属性，是这份作业要交什么：只交最后答案，还是要交每一步；题目能不能被 AI 整道吞下。

互动属性，是他和 AI 之间那一来一回的样子：是“拍题—抄步骤”，还是“自己写第一步—卡住—问一句—再自己写”。

三者一起发生。抄步骤的用法，在“只交答案”的作业上，会让“他会做”的读数显得很高；撤掉 AI，读数掉回原处。同一个孩子换一种用法、换一种作业，读数可以朝相反方向走。

> **按本书的读法，越用越强还是越用越弱，不由“用不用”单独决定，更要看“怎样用、用在什么题上”〔待验〕。**

怎样知道 AI 替他走的那几步，是让他变强还是变弱?

第 263 号给了一个干脆的分界：“压缩的大颗粒拆得开，省略的大颗粒拆不开。”

意思是：AI 替你把五步合成一步，你看着这一步，能把五步重新拆出来，这是压缩，你站在了更高一层；你拆不出来，这是省略，那五步从来没有在你这里发生过。

同一本书还有一句：“人不必处处会做，只需在抽查的那几处钻得到底。”

这两句合起来，给了本章一个读数：抽查展开率。随手指一步 AI 给的步骤，请孩子把它拆开讲。拆得开，那一步在他这里是压缩；拆不开，是省略。

这个读数比“越用越强”四个字有用。它不问罐子里有多少，只问这一个三角此刻是什么样子。

它也提醒一件事：同一个“产出变好”，可能底下是压缩，也可能底下是省略。第 263 号提醒过一种幻觉：“作业交得漂亮，不等于学会了。”

◆ 五、原理一：腿力撞上陡坡，爬法先变

按第 53 章的原理一：主体属性与客体属性矛盾，推动互动属性改变，再回写。

鲁长庚的例子里，刚开始爬山那年，腿力不够而坡太陡，他当场把爬法改成之字形，上去了，回写出“坡可爬”“腿够用”。

闵小满这里，矛盾在哪？

他的主体属性，是一元一次方程的移项还不稳，分式一出现就乱。题的客体属性，是每道题都把移项和分式捆在一起。两者相撞，他卡住。

卡住之后，互动属性有两种改法。一种是把整道题交给 AI，矛盾被绕过去，作业交上了，那一处卡点从未被撞开。另一种是只把卡住的那一步拿去问，问清楚以后自己往下写。

前一种，矛盾被外包，回写的是“我交了作业”；后一种，矛盾被利用，回写的是“移项我会了一点”。

矛盾本来是引擎。拿 AI 绕过矛盾，就是把引擎熄了火。

◆ 六、路径主→客→互：先取读数，再改题，用法随之改

本章按第 57 章的路径主→客→互起手。

为什么从主体起手？这一章里被先在化得最深的，正是主体：大人都把能力当成孩子身上的罐子。按选起点三问，这一角本该留到最后。这里偏偏从它起手，是因为主体这一角里有一处最松的地方：不是“他行不行”那个标签，是“他现在在哪一步停”这个读数。撤掉 AI 做三道题，明天就能做，做了不伤孩子，做错了也能再做。不先把罐子打破，后面改什么都会被读回“他到底行不行”。

打破罐子的办法不是训话，是取一次读数。撤掉 AI，请他做三道题，看他在哪一步停住。第 400 号《AI时代教育的新典范》保留的候选判据里，就有“撤去 AI”这一条。读数出来，“数学能力”就不再是一个数，而是一张卡点清单。

第二步改客体。卡点清单出来以后，题目的属性跟着调：作业不再只交答案，改成“交答案，加上你自己拆开的一步”。也可以请老师在每份作业里指定一处抽查点。

第三步，互动属性会随着前两步改变。作业要求变了，“拍题—抄步骤”就交不了差，用法自然往“卡住处问一句”那边挪。

这条路的好处是顺：先看清，再改题，用法不用硬管就会动。

◆ 七、三角卡

把这一章收成一张三角卡：

三角卡	内容
① 三方程诊断	主体属性：撤掉 AI 时，移项与分式两处走不下去；客体属性：作业只交答案，整道题能被 AI 吞下；互动属性：拍题一抄步骤，卡点从不被撞开；被先在化的是：主体，“数学能力”被当成孩子身上的一罐库存
② 选定路径	主→客→互。理由（三问）：最松的一角是主体里的一个读数，撤掉 AI 做三道题看停在哪一步，明天就能取、取了不伤人；被先在化最深的一角也是主体，“能力是一罐库存”，偏偏从它起手，是因为动的不是标签，是取一次读数，把“能力”从一个数改成一张卡点清单；回写最快被看见的一角是题，作业要求一改，下一份作业就看得出用法变没变；用法随题改，放第三位
③ 三原理推进	原理一：他的移项与分式基础，与“移项、分式捆在一起”的题矛盾 → 用法从整道外包改成“卡住处问一句、再自己写” → 回写“这一步我拆得开”
④ 追踪回写	看什么读数：抽查展开率（指定一步，拆得开的比例）与撤掉 AI 时的停步位置。多久看一次：每周一次，看四周。怎样算失败：四周后展开率不升、停步位置不前移，就回到第二步重改作业要求

◆ 八、哪里会越用越弱，必须说清

公道起见，要把真问题说出来。

第 278 号把问题分成两类：一类是不成立的自我否定，要解除；一类是学习、可靠性、依赖这些真实问题，要正视。本章同意这个分法。

在一种三角上，越用越弱是真的：题能被 AI 整道吞下，用法是整道外包，而撤掉 AI 的读数从来不取。三角这样跑一学期，“不会”会被回写成“我就是不行”，那已是第 55 章原理三的坏分叉。

在另一种三角上，越用越强也是真的：题有抽查点，用法是卡住才问，读数每周取一次。这样跑，AI 承担的那一层是压缩，孩子站上的那一层是新的。

所以本章不说“用 AI 好”或“用 AI 坏”。本章说：同一个工具，放进两个三角，读数走向相反〔待验〕。

◆ 九、讲台那一边也在三角里

这道题不只在饭桌上，也在讲台上。

骆一鸣老师批作业时，会看见一种新现象：全班的作业越来越整齐，测验的分数却没有跟着走。他要是只看作业，会以为全班都强了；只看测验，又会以为全班都被 AI 弄弱了。

两种读法犯的是同一个错：把一张作业或一张卷子上的读数，直接记到孩子身上。作业的读数里有 AI 那一份，测验的读数里有“撤掉工具、限时、独自”这套标准程序那一份。两份读数在两个三角上取，不能直接相减，算出一个“孩子退步了多少”。

第 72 章讲过，产物被当成主体属性，是 AI 代写之后最常见的挂错。本章要补一句：**反过来，把测验分当成“真实能力”、把作业分当成“假能力”，也是挂错**。两个都是真的读数，只是三角不同。老师能做的，是让两个三角之间有一座桥：作业里留抽查点，测验里留一道“把这一步拆开”的题。

把这两个三角并排一放，有人会说：这不就是“看情况”吗？

不是一回事。“看情况”不告诉你看什么。本章告诉你看三样：撤掉工具时他在哪一步停，作业要交什么，他和工具之间那一来一回长什么样。

本章也告诉你先动哪一样：先动读数，再动题，用法随之动。

本章还告诉你怎样算错。设想撤掉 AI 的读数，在不同作业要求、不同用法之下都几乎不动，只随孩子本人稳定变化。那么“能力是三角读数”在这里就收窄了，库存想象更接近事实。这是本章的判错句，也是第 49 章那条标准化预言在一张饭桌上的样子：它倒下，只让这一处收窄，不是全书的死法。

◆ 十、往里看一层：能力自己也是一场发生

上面说的是外层：主体、客体、互动三种属性之间的牵连。第 61 章讲过，还有内层。

内层是说，闵小满身上那一点“移项会了”，本身也是一场显露、差异序列、特征纠缠。

它的显露（形状），是他能把一个等式两边挪来挪去而不出错。它的差异序列（路），是一次次做错、被指出、再做的那条顺序。它的土，是他的草稿纸、骆一鸣老师讲题的方式、他那天困不困、旁边那个对话框。

内层的路要是被 AI 整段跳过，形状就长不出来。不是因为孩子“笨”，是那条路上的步子根本没有落在他身上。

内层的土里多了一个对话框，并不一定坏。土变了，路可以换一种走法。要紧的是路还在他身上走。

所以外层改作业、改用法，最后都要落到内层：那条差异序列有没有在孩子身上真的跑起来。抽查展开率，就是在外层取一个能看见内层的读数。

◆ 十一、四种结局，提前认得

按第 56 章，属性层有四结局。放到“用 AI 学数学”上，样子很好认。

跃迁：抽查点一处处拆得开，撤掉 AI 时停步的位置往后挪，几周后他自己说“分式我会了”。新属性稳定下来。

内卷：每天作业越写越多，AI 用得越来越熟，可是作业要求没改，用法没改，读数也没动。只加了量，三角不动。

轮回：家长突击一个月，规定“不许用 AI”，读数上去了一点；规定一松，又回到拍题抄步骤。改了，又被旧三角吸回去。

耗散：孩子和家长天天为手机吵架，作业磨到半夜，谁都累，读数还往下走。三角在磨损，而且已经不可继续。

不少家庭在“越用越强还是越用越弱”上吵的，其实是内卷与轮回；真正要找的是跃迁那一条路。找它，不靠立规矩，靠一次次取读数，看三角往哪边走。

◆ 放回日子里

周六上午，闵策没有收走儿子的手机，只做了一件事：撤掉 AI，请闵小满做三道题。

第一道做完。第二道在分式那一步停住。第三道写到一半，他自己说：“这步我上周问过，可是我讲不出来。”

闵策把这一步记在一张纸上，写的是“分式通分——拆不开”。晚上他给骆一鸣老师发了条信息，问能不能每份作业指定一处让孩子自己拆开写。

鲁晓帆下班回来，看了那张纸。她说，原来不是越用越笨，是有几步从来没在他身上走过。

明天你可以做的事：随手指一步 AI 给的步骤，请孩子拆开讲给你听。拆得开的记一栏，拆不开的记一栏。

带走的话 ：**不问孩子用了 AI 是强了还是弱了，问那一步他拆得开还是拆不开。**

> 本章判错句：若撤掉 AI 后的读数在不同作业要求与不同用法下几乎不动，只随孩子本人稳定变化，本章“能力是三角读数”的主张在这一领域收窄。
>
> 下一章从哪里进：AI 把知识送到手边以后，孩子到底还要学什么。

想一想 ：你自己最常交给工具的那一步，现在还拆得开吗？你说“我会”的时候，指的是罐子里的东西，还是某道题、某种用法下的那一个读数？

75

第 75 章

知识免费之后，学什么

AI 把知识免费送到手边，很多人以为学习就只剩“会问”。本章要交给你的判断是：**知识被当成一仓库客体，搬来搬去就算学；可是“我会”不在仓库里，它只在卡住处亮起，学的是去撞那一处卡。**

◆ 一、一道问三秒就有答案的题

闵小满初二下学期有一道物理预习题：一块木块浮在水面，露出水面的体积是总体积的几分之几，问木块的密度。

他拍照问 AI，三秒钟，答案和步骤都出来了，还附了一段浮力原理的讲解，写得比课本清楚。

他抄下来，交了。第二天课上，物理老师在走廊碰见他，随口问：要是把木块换成冰块、把水换成盐水，露出来的会多还是少？

闵小满答不上来。不是不知道浮力公式，公式他抄过，讲解他也看过。他是从来没有在这道题上卡过。

这件事里没有任何知识是缺的。知识都在，而且是免费的、讲得很好的。缺的是另一样东西。

◆ 二、知识仓库的想象

老式的学习观里，学习的样子像搬货：知识在课本里、在老师脑子里，学习就是把它搬进学生脑子里。考试检查仓库里有没有货、货摆得对不对。

这个想象把知识当成客体属性：它在那里，有它的分量和难度，等人去取。“这门课的知识很多”“这一章知识点难”，说的都是客体。

AI 来了以后，这个想象没有被推翻，反而被推到了头：既然货随取随有，何必自己囤？于是有人得出结论，学生只要会问就够了。

第 343 号《卡路》开篇一句话把局面说得很准：“当知识被AI免费送到手边，教材只剩一件事：告诉你在哪里卡住。”

这句话的分量在后半截。它没有说知识不重要，它说的是，知识的搬运已经不稀缺，稀缺的是卡住的位置。

◆ 三、仓库想象对在哪里

公道起见，先说仓库想象对在哪里。

在知识难找的年代，搬货本身就是大事。一本好教材、一位好老师，把散在各处的东西整理成一条顺路，学生沿着走，省掉很多弯路。仓库想象在那个年代完全成立：货少、路远，先把货运到。

它还有一个优点：可以检查。货在不在、摆得对不对，一张卷子就能看出大概。学校这台大机器，靠的就是这种可检查。

它停在哪里？它把“货进了仓库”和“人会了”当成一回事。在货难运的年代，这两件事往往一起发生，因为运货的过程本身就逼人卡、逼人撞。路远，就一定有坑。

AI 把路缩成了三秒。坑没了，货照样到。两件事这才第一次被拆开，人们才看见：原来“会”不是从仓库里来的。

◆ 四、本书的说法：“我会”是主体属性的显影

按三属性三方程：主体属性＝F（客体属性，互动属性）。

“我会浮力”是闵小满的主体属性。它的客体一角，是这道题的属性：木块、水、露出的体积，一个比例。它的互动一角，是他和这道题打交道的方式：拍照、读答案、抄。

三种属性一起发生。题是好题，讲解是好讲解，可是互动是“读—抄”，主体那一角就亮不起来。他抄完的那一刻，没有“我会”出现；有的只是“作业交了”。

第 343 号还有一句：“卡只能人自己撞，'我'只在卡上亮起。”

拿本书的口径读这句话：三号位（“我”的那个位置）是最后才亮的号位。它不在顺利的时候亮。心流时二号位最亮，“我”退场；一路顺下去，人只觉得“正在做”，没有“我在做”。只有路被堵住、旧办法走不通、人必须自己找一条新路的时候，“我”才被推到前面来。

> **“我会”不是从答案里搬来的，是在卡住又撞开的那一下亮起来的。**

◆ 五、原理三：题与做法相撞，主体被推着改

本章按第 55 章的原理三推进：客体属性与互动属性矛盾，推动主体属性改变，再回写。

木块那道题，客体属性没有难到哪里去，互动属性也很顺：拍照、读、抄。两者没有撞上，主体就不动。

物理老师在走廊上那一问，制造了一次碰撞。冰块换木块、盐水换清水，题的属性变了一点，而闵小满原来那种“读—抄”的做法，在走廊上用不上。新题与旧做法一撞，他卡住了。

卡住以后，主体属性有两条去路，这正是原理三的分叉。

一条是回写成新能力。他回家把三种情况自己画出来，比了一晚上，弄明白“露多露少看的是两个密度之比”。第二天他说：“这个我会了。”这一句是主体属性的回写，挂上了“我的”。

另一条是回写成标签。他卡住，没有人接，他自己也没撞，第二天就对自己说：“我物理不行。”这一句也是主体属性的回写，也挂上了“我的”，可方向相反。

同一次卡，两种回写。第 55 章说分叉在回写方向，在这里看得最清楚。

◆ 六、路径客→互→主：先改题，再改撞法，“我”随之亮

本章按第 58 章的路径客→互→主起手。

为什么从客体起手？这一章里被先在化得最深的是知识，即客体：大人和孩子都把知识当成仓库里的货，以为货到了，事就完了。按选起点三问，这一角本该留到最后。这里偏偏从它起手，是因为客体这一角里有一处最松的地方：不是“知识”这个大想象，是手边这一道题。题是人出的，老师、家长当晚就能改一个条件，改了不伤孩子，改坏了换回原题就是。要动仓库想象，最快的办法是改题本身。

第一步改客体。不再给“标准题＋标准答案”这种一问就通的题，而是在题里预埋一处卡。

第 343 号把这个想法推到了教材层面，说教材应是“带口卡序列”：真实失败卡点按不可逆顺序排开，每个卡旁一个回写口。放到初二的一道物理题上，就是在常规题后面加一个“换一个条件”的变式，像物理老师在走廊上问的那样。

第二步改互动。有卡的题，“读一抄”走不通。互动要改成：先自己做到卡住，把卡住的那句话写下来，再去问 AI 或问人，问完自己把卡口那一步补上。

第三步，主体属性随之改。卡被撞开，“我会了”就有了落点。第 343 号的原话是“AI 不能替你卡”。AI 可以帮忙把卡点捞出来、把路面铺好，撞卡的只能是人自己。

◆ 七、三角卡

三角卡	内容
① 三方程诊断	主体属性：浮力公式抄过、讲解看过，可题一换条件就答不上；客体属性：一问就通的标准题，AI 三秒给出答案与讲解；互动属性：拍照—读—抄，全程不卡；被先在化的是：客体，知识被当成仓库里的货，“货到了”被当成“会了”
② 选定路径	客→互→主。理由（三问）：最松的一角是题，老师、家长当晚就能改一个条件，改坏了换回原题；被先在化最深的一角也是客体，知识被当成仓库里的货，偏偏从它起手，是因为动的不是“知识”这个想象，是手边一道题；回写最快被看见的一角是互动，题里一有卡，“读—抄”当晚就走不通，用法被迫改；主体留第三位，“我”要在撞开卡之后才亮
③ 三原理推进	原理三：预埋了卡的变式题，与“读—抄”的做法矛盾 → 主体属性被推着改 → 回写方向二选一：“这个我会了”（新能力）或“我物理不行”（标签）；有人接住卡口，回写才往前一个方向走
④ 追踪回写	看什么读数：一是卡口记录（每周写下的“我卡在哪一句”条数，内容是否在往后移）；二是变式题首答率（换一个条件后，不问 AI 能否答出方向）。多久看一次：每周一次，看一个月。怎样算失败：一个月后卡口始终停在同一句、变式题首答率不动，或孩子开始说“我就是不行”，就回到第一步把卡调小

◆ 八、卡要多大，才是好卡

有人会担心：故意让孩子卡住，会不会卡出一个“我不行”来?

会。原理三的两条去路都是真的。卡太大，又没有人接，回写往标签那边走，这是本章最要防的事。

所以卡有大小。好卡有三个样子。

第一，撞得动。卡在他刚好够不着、跳一下能够着的地方。木块换冰块，是一个好卡；直接问他阿基米德原理怎么推出来，对一个初二的孩子就太大了。

第二，有口。卡旁边要有一个回写口：撞开以后，他能在什么地方写下“我明白了什么”。没有口的卡，撞开了也留不下东西。

第三，有人接。卡住的那一晚，要有一个人或一个工具问他：“你卡在哪一句？”而不是直接把答案递过来。

第 343 号自己也划了边界：这套办法只适用于失败代价低、可以返工的技术，高危的领域要停用。放到学校里，意思是一样的：数学题、物理题卡一晚上，代价低，可以撞；一个孩子已经连续几周说“我不行”，就不是再加卡的时候，是先把卡调小、先让他撞开一个的时候。若他同时情绪低落、不想上学，或在多门课上都长期吃力，请照第 69 章的提醒，找专业人员看一看。

◆ 九、那知识还学不学

读到这里，会有人追问：那课本上的知识，还要不要学？

要学。本章说的不是知识没用，是知识不能单独成为学的对象。没有浮力公式，冰块那道题连卡都卡不住，因为他不知道该往哪里想。知识是路面，卡是路上的坎。第 343 号的比喻是：两卡之间是被耗尽的理论“路面”。

只铺路面不设坎，人一路滑过去，哪里都没有“我”。只设坎不铺路面，人撞得头破血流，回写成“我不行”。

所以知识免费之后，学的是三样合在一起的东西：知识当路面，卡当坎，撞开卡的那一下当学。这三样分属客体、客体、互动，而“会”是它们一起推出的主体属性。

> **知识免费之后要学的，是自己去撞那一处卡；路面可以借，坎得自己过。**

这件事在三界里各有一个样子。第 20 章说过，界是独立的第三条轴。

在理念界，卡是一道推不下去的推理：盐水和清水，到底哪一个量变了。撞开它，亮起的是“我会想这个”。

在现实界，卡是一次动手的失败：把冰块真的放进一碗盐水，看它露出来的比预想的多还是少。撞开它，亮起的是“我会做这个”。

在自我界，卡是一次对自己的判断被打断：他原以为“我是不会物理的人”，那天晚上却自己补上了一步。撞开它，亮起的是“原来我可以”。

三种卡可以出现在同一道题上，也可以各在一处。一个只在理念界撞过卡的孩子，到了实验室可能照样手足无措；一个在自我界从没撞开过“我不行”的孩子，理念界的卡再小，他也不肯去碰。所以出卡时，也要看这一次卡在哪一界。

◆ 十、卡点是三角上的位置，不是孩子的缺陷

还有一处容易读偏，要说清。

卡点很容易又被先在化。从“他物理不行”改成“他卡在浮力”，看起来细了。可只要把它当成孩子身上的一个洞，就仍是主体属性中心主义。

本书的口径是：卡点也是三角上的读数。同样是浮力，换一种讲法（比如先让他把三块不同的东西放进水里看），卡的位置会往后移；换一种题（比如只问“木块和冰块谁露得多”，不问数字），卡的位置也会变。卡在哪里，由他、题、做法三者一起决定。

这一点要紧，因为它决定卡点清单拿来做什么。拿来给孩子贴标签，清单就成了一份更精细的“差生档案”，那是下一章和第 77 章要讨论的危险。拿来改题、改做法，清单才是一张路线图。

◆ 十一、AI 在这张三角上站哪儿

最后要回答一个实际的问题：AI 在这里是敌人还是帮手？

都不是。它是三角里的一样东西，站哪一格，由怎样用决定。

站在客体那一格，它可以帮忙出题。给它一道做对了的题，请它改一个条件、出三个变式，这件事它做得又快又好。它把“一问就通的题”变成“有卡的题”，正是本章要的那一步改客体。

站在互动那一格，它可以当那个“接卡的人”。孩子卡住时，请它不给答案，只问“你卡在哪一句”、只给一个提示。这样用，它守在卡口旁边，不替人撞。

站错了格，它就替人撞了。孩子一卡就请它给完整解答，卡被它撞开，“我会”亮在屏幕上，不亮在孩子身上。

第 343 号第六编专门讨论“AI 站在哪一格”〔待核：该编具体分格〕。本章只取最粗的一条：**让 AI 去出卡、去守卡口，别让它去替人撞卡。**

这一条也可以反过来检验孩子的用法。看他问 AI 的话，是“这题怎么做”，还是“我卡在这一句，给我一个提示”。前一种问法，把卡交了出去；后一种问法，把卡留在了自己手里。问法变了，往往是三角在动的第一个信号。

◆ 放回日子里

周日晚上，闵策和儿子玩了一个游戏。

他从闵小满的物理作业里挑出一道做对了的题，自己动手改一个条件。递回去时他说：“先别问 AI，做到卡住为止，把卡住的那句话写下来。”

闵小满做到一半停住了，写下一句：“我不知道盐水和清水哪个密度大有什么关系。”

闵策没有给答案，只问：“你觉得在盐水里游泳和在游泳池里游泳，哪个更容易浮起来？”

闵小满想了一会儿，自己把那一步补上了。他在那句话下面写：“密度大的液体，托得更多。”

鲁晓帆在旁边看着，把那张纸夹进了儿子的物理书。她说，这一页比抄的十页有用。

明天你可以做的事：从孩子做对的题里挑一道，改一个条件，请他做到卡住，把卡住的那句话写下来。

带走的话 ：**答案可以问来，“我会”问不来；它只在自己撞开那一处卡的时候亮起。**

> 本章判错句：若在其他条件相同时，“预埋卡＋写卡口”的一组与“标准题＋读讲解”的一组，在变式题首答率上没有可信差异，本章“我只在卡住处亮起”在学校学习中不成立。
>
> 下一章从哪里进：既然卡、题、做法都能改，学校该改的是什么，评价又该怎样跟着改。

想一想 ：你最近一次说“这个我会了”，是在哪一处卡住又撞开之后？你给孩子的帮忙，是在帮他铺路面，还是在替他过坎？

76

第 76 章

设计土，不设计孩子

第 69 至 75 章，每一章的难题都落在一个被先在化的角上。本章转向干预与评价，要交给你的判断是：**学校能直接设计的，是题与课、课堂互动这两角，以及记账的方式；改它们，就是在改孩子那一角长出来的土。孩子那一角只能被土推着长，不能被直接设计。成绩单要分三栏记，才不会把三角的读数全记到孩子头上。**

◆ 一、一张成绩单上的一个数

期中考试后，闵小满拿回一张成绩单。数学一栏写着 58，旁边一行评语：“基础薄弱，学习态度有待端正。”

鲁晓帆看了这一行，没说话。她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值夜班，天天看化验单。她知道一张化验单上的数，是人在某一天、某种状态下、用某台仪器测出来的。她从来不会拿一个血糖数直接说“这个人体质差”。

可是这张成绩单就是这么写的：一个数，一句话，全记在孩子名下。

这个 58 里，有闵小满函数图像还不稳的那一份。有这张卷子一次函数图像题多、题干又长，他越往后做越赶的那一份。也有这半学期课堂上讲得快、他不敢举手问的那一份。三份读数被加在一起，记成了一个人的“基础薄弱”。

一张只写一个数的成绩单，是把三角的读数整个记到一角上。这是先在化在学校里最日常的样子。

◆ 二、因材施教为什么走到这一步

先说公道话。

因材施教是一个好传统。它承认孩子各不相同，反对一刀切。它要求老师看清每个孩子，再给每个孩子合适的教法。在一个老师面对几十个孩子、手里只有一支粉笔的年代，这已是最体贴的办法。

第 240 号《从因材施教到超材创造》对这个传统下了一个准确的判语：“因材施教是发现学的教育，把材找出来，养成器。”它的前提是：材先在，老师的事是发现它。

AI 时代，这个“发现”可以做到极致。每一次答题、每一次停顿都能被记下，画像可以细到每一个知识点。第 240 号说，AI 正在把“看清材、养成器”做到极致。

做到极致以后，问题出来了：如果材是被发现的，画像越准，孩子越被固定在画像里。第 73 章写过精准画像把学生做成客体，第 77 章还要接着写标签越精准越锁死。本章只问一件事：不去设计孩子，那学校设计什么？

◆ 三、本书的说法：能设计的是三角里的另两角

回到第十编的三方程：

学生属性＝F（题与课属性，课堂互动属性）。

这个式子已经回答了“设计什么”。学生属性是因变量，它由另两角推出。学校、老师、家长手里能直接动的，是题与课、是课堂互动。

第 240 号的结论只有一句：“设计土，不设计孩子。”它还有一句更长的话：“材不是等着被发现的，是在结构里长出来的。”

放进本书的语言，要分两层说。外层，是题与课、课堂互动这两角，它们和孩子那一角一起发生。内层，每一种属性自己也是一场发生（第 61 章）；孩子那一角的土，就是它内层特征纠缠的那一层，里面缠着题、课、讲法、同伴、工

具、时间这些条件留下的东西。所以改外层的两角，也就是在改孩子那一角内层的土（第 68 章说过）。孩子的属性，是在这片土里、沿着一条差异序列、显露出来的形状。你不能直接把形状捏出来，你只能改土、改路，让形状自己长。

第 400 号《AI时代教育的新典范》从另一头说了同一件事：“为我造种，不是把更多工作交给教师，而是重建工作的组织。”种子交给谁、土怎么翻、水怎么浇，是组织的事。

> **设计土，意思不是不管孩子，是承认孩子那一角只能间接地改。**

◆ 四、土有几样，能改的是哪些

把“土”说得太大，等于什么都没说。落到一间初二的教室，至少有五样能改。

第一样是题。同一个知识点，可以出一问就通的题，也可以出预埋一处卡的题（第 75 章）。题的属性一变，孩子撞卡的机会就变。

第二样是课的顺序。先讲公式再做题，和先让人卡住再讲公式，是两条不同的差异序列。

第三样是讲法。骆一鸣讲分式，可以从代数式讲起，也可以从切蛋糕讲起。第 71 章写过：从学生强项出发改讲法，难度阈值会移动。

第四样是课堂互动的规矩：谁可以举手，问错了会不会被笑，卡住时找谁，AI 什么时候可以开、怎么开。

第五样是时间：一道题给多少分钟，一个单元给几周，卡住之后有没有回头的机会。

这五样里，前三样偏客体，后两样偏互动。哪一样都不是“孩子”，可每一样都在推着孩子那一角。严格说，它们是外层的两角；叫它们“土”，是因为动了它们，孩子那一角内层的土就跟着变。

◆ 五、成绩单分三栏

记账的方式也是土的一部分。只记一个数，就只能读出一个人；分三栏记，才读得出一个三角。

下面是一张样表。它不是现成的制度，是本书按三方程给出的一个格式〔待验〕，任何一所学校要用，都得自己试、自己改。

栏目	主体栏：学生这一角	客体栏：题与课这一角	互动栏：课堂互动这一角
本期读数	撤掉 AI、独自做题时的停步位置：从图上读出变化、列出式子那一步；卡口记录 6 条，后 3 条比前 3 条往后移了一步	期中卷一次函数图像题多、题干长；本单元讲练顺序：先公式后练习；变式题占练习的一成	本单元主动提问 1 次；AI 用法以“整题提问”为主；小组讨论中多听少说
与上期比	停步位置前移一步（自比）	无变化	提问次数由 0 到 1
这一栏谁来改	学生自己，在有人接卡的前提下	老师与教研组	师生一起，家长配合
下期要改的一件事	每周写下两条卡口	函数单元改为“先卡后讲”，变式题加到三成	规定 AI 只用“我卡在这一句，给一个提示”的问法
判失败的读数	四周后停步位置不动，或自评出现“我不行”	改后全班图像题首答率不动	四周后整题提问的比例不降

这张表有四个要点。

第一，每一栏都有读数，而且是能看见的读数，不是“态度”“基础”这种形容词。

第二，每一栏都写明谁来改。主体栏由学生改，但前提是有人接卡；客体栏由老师和教研组改；互动栏要师生一起改。责任跟着角走，不再全压到孩子身上。

第三，三栏默认只给学生本人、家长和任课老师看，不排名、不张榜、不进档案；谁能看、看多久，要事先写明，否则三栏也会变成新标签。

第四，主体栏用自比。第 400 号保留的三条候选判据里第一条就是“自比”。和自己的上一期比，读的是一条路；和别人比，读的是一张排名，排名会把三角重新压回一个数。

◆ 六、三角卡：给一间教室，不给一个孩子

本章的三角卡，对象是一间教室的一个单元。路径照第 60 章的选起点三问来选。

哪一角最松？课堂互动最松：谁可以举手、卡住找谁、AI 怎么问，老师下一节课就能改规矩，改了不伤人，不行就退回来。题与课也松，可要教研组坐下来改，还牵动整个单元，次一等。哪一角被先在化得最深？学生，58 分被记成“基础薄弱”。哪一角的回写最快被看见？互动，下一节课就能看见有没有人举手；其次是题，一个单元内看得出首答率。

三问的答案指向互动起手、经客体、回到主体，即互→客→主：第一位放最松的互动，第二位放回写次快的题，被先在化最深的学生留在第三位。

三角卡	内容
① 三方程诊断	主体属性：看图列式那一步停住，自评偏向“我不是学数学的料”；客体属性：一次函数图像题多、题干长，讲练顺序先公式后练习，变式少；互动属性：课堂少提问，AI 多用于整题提问；被先在化的是：主体，三角的读数被记成“基础薄弱，态度有待端正”
② 选定路径	互→客→主。理由（三问）：最松的一角是课堂互动，老师下一节课就能改规矩与 AI 问法；被先在化最深的一角是学生，“基础薄弱，态度有待端正”，留到第三位，在主体栏读自比；回写最快被看见的一角是互动，当堂看得见有没有人举手，题的回写次之，一个单元内看得出，所以题放第二位
③ 三原理推进	原理三：预埋了卡的题（卡住才算做到了这一步）与“卡住先自己写、AI 只给提示”的新规矩矛盾：题把他卡住，规矩又不让 AI 替他过 → 主体改变，他只能自己去撞那一处 → 回写“这一步我撞开了”；没人接卡时会回写成“我不行”，这时回到第二位的题，先把卡调小

三角卡	内容
④ 追踪回写	看什么读数：三栏成绩单。多久看一次：每两周一次，一个单元为期。怎样算失败：客体栏、互动栏已改而主体栏四周不动；这时先查题是否卡得太大，再查互动是否真的改了，最后才查孩子

最后一栏的顺序要紧。读数不动时，最后才查孩子。这个顺序就是“不设计孩子”在操作上的意思。

◆ 七、“不设计孩子”不是什么都不做

有一种误读要先挡住。

“不设计孩子”不是放任，不是说孩子怎样都行、大人不用管。它说的是大人用力的地方要换：从直接改人，换到改人所在的土。

改土比改人累。改人只要一句话：“你要端正态度。”改土要改题、改顺序、改讲法、改规矩、改时间，还要每两周看一次三栏的读数。第 400 号说得清楚：这是重建工作的组织，不是把更多活压给老师。一个老师改不动五样土，教研组、学校、家长要一起改。

它也不是说孩子那一角没有份。主体栏里那一行“学生自己来改”，是实在的：写卡口、去撞卡、在自比里看见自己的路。孩子要出力，只是他出力的地方，是土给他留出来的地方。

◆ 八、三栏会不会变成三份标签

还有一个担心：分成三栏，会不会变成三份更细的标签，把孩子、老师、课堂都锁住？

会，如果三栏只记不改。

每一栏的读数都可以被先在化。主体栏的“停步在看图列式”会被记成“他就是图像不行”；客体栏的“变式少”会被记成“这个老师不行”；互动栏的“少提问”会被记成“这个班风气差”。三栏照样可以变成三张标签。

所以样表里有两行不能删：“下期要改的一件事”与“判失败的读数”。有了它们，三栏就不是一张判决书，是一张下一步的工单。第 400 号的一句话可以挂在这张表上方：“一次所得，只有改变下一次的条件，才接上持续发生。”

> **三栏成绩单的用处不在分得细，在于每一栏都带着下一步要改的事。**

◆ 九、三栏不能相加

分了三栏，马上会有人想把三栏再加回一个总分。这一步要拦住。

三栏的读数不是同一种东西。主体栏读的是停步位置，客体栏读的是题的排法与变式比例，互动栏读的是提问次数和 AI 的问法。它们的单位不同，也没有一个公认的换算。硬把它们折成分数再相加，等于又造了一个 58。

更要紧的是，三栏之间不是相加的关系，是三方程的关系：一栏变了，会推着另两栏变。第 47 章说的“改一种，动三种”，在成绩单上就是：客体栏改了，下一期的主体栏和互动栏才有得读。把三栏加成一个数，这层牵连就看不见了。

那升学怎么办？中考最后仍按分数录取。本章不假装能改中考。本章说的是：在中考那一天之前，学校和家里还有几十次记账的机会；这几十次，可以按三栏记。

中考的那个数，是在一个高度标准化的三角上取的读数：题统一、时间统一、互动被压到最小。按第 49 章的标准化预言，它显得稳，正是因为另两角被固定住了。它有用，可它只读得出一角。

> **一个数可以拿去升学，三栏要拿来育人；两本账，不要记成一本。**

AI 在这里可以帮一个实在的忙。三栏记账费事，一个老师四十个孩子，手记不过来。

停步位置、卡口记录、提问次数、AI 问法，这几样读数，大部分都能由工具帮着收。要守的一条是：工具收上来的读数，进三栏，不进画像；进下期要改的那件事，不进孩子的标签。下一章要讲的，正是这一条守不住时会发生什么。

◆ 十、评价也是土

最后回到鲁晓帆的那张化验单。

化验单之所以不让她直接说“体质差”，是因为她知道仪器、时间、状态都写在那个数里。她读数的时候，三角是在场的。

成绩单也一样。评价不只是从外面看土的结果，评价本身就是土的一部分。只记一个数的成绩单，会教孩子把自己读成一个数；分三栏记的成绩单，会教孩子把自己读成一个三角里的一角。

一个孩子每学期拿一次成绩单，从小学到高中拿二十几次。二十几次回写，足够把“我是一个数”写进自我界。换一种记账方式，就是换一次回写的方向。

◆ 放回日子里

家长会后，鲁晓帆找骆一鸣聊了十分钟。

她没有争那个 58 分，只拿出一张自己画的三栏纸，说：“我在家里这样记了两周，您看主体这一栏，看图列式那一步，他停的位置往后挪了一步。客体那一栏我不懂，想问问您，下个单元的题能不能多几道换条件的。”

骆一鸣看了很久。他说班上有四十个孩子，三栏全记做不到。可是“判失败的读数”那一行，他愿意先在下一个单元试一试，看全班首答率。

回家的路上，鲁晓帆把那句评语“学习态度有待端正”折起来，夹进了抽屉。

明天你可以做的事：拿出孩子最近一张成绩单。在那个数旁边画两栏，一栏写这张卷子的样子，一栏写这段时间课堂和作业的样子。

带走的话 ：**孩子是在土里长出来的；要改孩子，先改土，再三栏记账，最后才查孩子。**

> 本章判错句：若一个单元里客体栏与互动栏确实改了、且改动被读数证实，主体栏的自比读数仍在多数学生身上长期不动，本章“设计土即可推动孩子那一角”的主张收窄。
>
> 下一章从哪里进：标签做得越精准，为什么孩子的属性反而越被锁死；这条预言怎样被检验。

想一想 ：你手里那张记着孩子的单子，是一个数还是三栏？你最近一次想“改孩子”时，有没有先问过题和课堂改过没有？

77

第 77 章

预言：标签越精准，学生越被锁死

教育编的最后一章，把前面九章押成一条可以被检验的预言。

本章要交给你的判断是：**一个标签贴得越精准、越被反复使用，题与课、课堂互动就越被按它固定，学生那一角也越被锁在标签里；撤掉标签对另两角的固定，锁就松**。这条预言写明看什么、到哪里算错、错了由哪一层退让。

◆ 一、一张越来越细的画像

闵小满所在的学校，三月起用的那套学习平台，每次作业、每次小测都记下来，生成一张画像。

三月中的第一份报告，就是第 73 章那一份：“函数图像理解，薄弱”，旁边还列着计算、几何、专注度几项。到了学期末，更细了：“代数运算薄弱，分式模块掌握度 31%”，再往下：“分式通分—异分母—含字母分母，错误类型：漏乘”。

画像越来越准。平台随之推题：每天的十道函数图像题换成了分式通分的基础题，又加到一天二十道，难度按掌握度自动下调。骆一鸣在后台看到闵小满被分进“基础巩固组”，课上小组讨论，也按这个分组坐。

三个月后，掌握度从 31% 涨到 44%。平台显示“进步中”。

闵小满自己的说法是：“我是基础组的。”

这三个月里，画像一直在变准，题一直在变得更贴合。可是有一样东西一直没动：他被放在一个越来越窄的格子里，只做那个格子里的题，只跟那个格子里的人坐在一起。

◆ 二、精准为什么本身是好事

公道起见，先承认精准的好处。

把“数学薄弱”细化到“含字母分母时漏乘”，是一大进步。前者是一个判决，后者是一个能下手的地方。第 74 章用的卡点清单、第 76 章用的三栏成绩单，本身就在追求这种细。

精准也让帮忙变得有效。一个老师面对四十个孩子，不可能逐个看清每人卡在哪儿。平台能看清，能推对路的题。对一个连分式是什么都还糊涂的孩子，二十道基础题可能正是他需要的那一段路面。

所以本章不反对精准，也不反对平台。本章要找的是：同一份精准，在什么条件下变成了锁。

◆ 三、锁是怎样合上的

按三属性三方程走一遍。

画像是对主体属性的一次读取。读取本身不锁人。锁合上，是因为读取之后，另两角被按读数固定了。

客体那一角：题按掌握度推，掌握度低就推低难度、同类型的题。题的属性被画像固定住。

互动那一角：分组按画像分，讨论只在同组里讨论；平台的一来一回是“做题—判对错—再推同类题”。互动的属性也被画像固定住。

另两角都被固定，主体那一角就只剩一条窄路可走。按第 49 章的标准化预言：属性显得不变的地方，正是另两种属性被固定住的地方。画像让另两角按它自己固定，于是主体属性显得越来越稳，稳到像本来就是这样。

最后，回写挂上了“我的”：“我是基础组的。”这就是第 55 章原理三的坏分叉：客体属性（低难度同类题）与互动属性（同组、刷题）相撞得太少，矛盾不足以推出新能力；回写朝标签那边走，而且一旦挂上，下一轮画像会读到更低的主动性，再推更窄的题。

> **画像本身是读数；把另两角按读数固定，读数就变成了锁。**

◆ 四、为什么越准锁得越紧

还要解释“越”字：为什么越精准，锁得越紧？

粗标签有缝。“数学薄弱”这个标签太粗，题没法完全按它推，分组也只能大致分。粗标签管不到的地方，孩子还有机会撞上别的题、遇上别的人，三角在缝里还能动。

细标签把缝补上了。“含字母分母漏乘”细到每一道推来的题都能对准它，细到小组可以按它分。另两角被固定得越彻底，主体那一角能动的余地越小。

第 240 号说 AI 把“看清材、养成器”做到了极致，第 73 章写过画像把学生做成客体。本章把它们推成一条可比较的命题：在其他条件相同时，标签的精细度、标签被用来固定题与互动的程度，与学生属性的可变性成反比〔待验〕。

这里有两个量要分开：标签有多细，和标签被拿来固定另两角有多深。本章的预言押在两者的乘积上。只细、不拿来固定，锁不合上；拿来固定、又很细，锁合得最紧。

◆ 五、预言写死：假设

下面把预言写成第 112 章的格式。

假设：在学生、学科、学段相近时，比较两种班级。一种按精细标签同时固定题（推题按标签）与互动（分组按标签）；另一种只拿标签作参考，题与互动不按标签固定。前一种班级的学生属性可变性，低于后一种。两种班级须随机分配，或在同一年级内分单元交错轮换，否则“按标签固定”的往往本来就是基础更弱的班，结果会被起点差异掩盖。能力分组、分层教学已有大量研究，本预言要在那些结论之上说话（EEF《教学与学习工具包》“分组或分流”条：平均 0 个月进步，对低成就学生有小的负效应，证据强度很有限；Slavin 1990 的综述〔待核：结论未读原文〕）。这条预言不在附录 H 的八条预注册之内，是本编另立的应用预言〔待验〕。

这里的“学生属性的可变性”，不是平均分高低。平均分可能被刷题刷上去，第一节里 31% 涨到 44% 就是。可变性问的是另一件事：换一个条件，他还能不能动。

◆ 六、可观察量

预言要落在看得见的读数上。本章给三个。

读数一：变式迁移率。给学生一道与标签所在模块相邻、但换了条件的题（第 75 章的变式题），不提示，看能否答出方向。标签锁得紧的学生，会在原模块里越做越熟、一出模块就停。

读数二：跨组流动率。一个学期内，被分在某一组的学生，有多少人因为自己的表现移到了别的组。锁得紧的班级，流动率低。

读数三：自我归类句。在不提示的情况下，请学生写一句“我在数学上是一个怎样的人”。统计其中直接复述标签或分组名的比例（“我是基础组的”“我是分式不行的”）。这是回写挂上“我的”的直接痕迹。要提防的是：这是当事人关于“我”的自述，按附录 G，它不能拿来判定“我”何时亮，只能部分排除问话本身的影响。所以这里只数句子里复述标签的比例，不用它给属性下定义；问法事先写定，由不知道分组的人来数。

三个读数里，第一个看主体属性还动不动，第二个看另两角放不放人，第三个看回写朝哪边走。

◆ 七、判负阈值

预言要写明到哪里算错。

若在一个学期、样本足够的比较里，按标签固定题与互动的一组，在三个读数上都不劣于对照组，本章预言判负。

具体到可以操作：变式迁移率不低于对照组；跨组流动率不低于对照组；自我归类句中复述标签的比例不高于对照组。三项都满足，判负。

阈值的具体数字（差多少算“可信差异”、多少人算“样本足够”）本章不编，要由预注册时按学段与样本量定〔待核：需教育测量方面的标准做法〕。本章只立判负的方向与三项都满足才判负的规矩。

另有一种情形，要预先承认。锁可能只在一部分学生身上出现：在本来就自评低的学生身上明显，在自评高的学生身上不明显。那样，预言不判负，而是收窄为“标签对自评低的学生锁得更紧”。这样写，是为了不让预言在失败时偷偷改口。

◆ 八、失败时哪一层退让

预言判负，不等于全书倒下。要预先写明退让到哪一层为止。

最外一层，先退本章这条应用命题：“精准标签锁死学生”在教育领域收回。可能的原因是：学生的回写比本书估计的更有弹性，或者平台的推题本身含有足够的变式。

第二层，看同类预言在别的领域是否也一起判负：健康编的第 87 章（“体质差”越监测越重），事业编的第 97 章。若一起判负，就要退到卷三：原理三的分叉方向，可能不像本书说的那样受另两角固定程度的支配。第 55 章要改写。

第三层，最深的一层，是全书的致命条款：对能力、倾向、禀赋三族属性，在放开轮对同一批人做人×客体×做法的方差分解，若个人主效应份额稳定过半、且含个人的交互项份额低于事先登记的下限 δ，并在教育、健康、事业各一组中复现，全书放弃（第 49、111 章）。本章的预言不直接检验这一层；它只在这一层还站着的前提下才有意义。

这样排，是为了让每一次失败都有一个明确的落点，不让一次失败把所有东西一起冲走，也不让一次失败被说成“没关系”。

◆ 九、三角卡：解锁的那一张

三角卡	内容
① 三方程诊断	主体属性：分式模块掌握度上升，可一出模块就停，自称“我是基础组的”；客体属性：题按画像推，低难度同类题一天二十道；互动属性：按画像分组，讨论只在同组，平台的一来一回是“做—判—再推同类”；被先在化的是：主体，画像读数被当成孩子本来的样子，另两角被按它固定
② 选定路径	客→互→主。理由（三问）：最松的一角是题，推题规则里按比例加入相邻模块的变式，下周就能改，改了不伤人；被先在化最深的一角是学生，画像读数被当成他本来的样子，留到第三位读回写；回写最快被看见的一角是互动，分组改为按任务临时组队，当堂就看得出他跟谁说话，放第二位
③ 三原理推进	原理三：放开后的题（含相邻模块的变式）与“我是基础组的”那套旧互动矛盾：题超出了基础组，跨组讨论又把他放到强化组的人中间 → 主体改变 → 有人接卡，回写“我会了一点别的”；没人接，回写仍是“我是基础组的”
④ 追踪回写	看什么读数：变式迁移率、跨组流动率、自我归类句中复述标签的比例。多久看一次：每月一次，看一学期。怎样算失败：题与互动放开后三项都不动；这时先查放开是否真的落实，再按第八节的退让次序处理

◆ 十、给平台与学校的一条守则

把这一章压成一条可以挂在平台后台的守则：**画像只给人看，不直接驱动题与分组；凡是按画像固定另两角的操作，必须同时留出放开的比例与撤销的期限。**

这条守则不反对画像，只要求画像留缝。留缝的办法很朴素：推题里留三成相邻模块的变式；分组按任务、每单元重组；每个标签都有到期日，到期不续就作废。

第 73 章提过第 156 号里的三件替换：可改版、可签收、可说“我不认”。放在这里，就是画像要有版本号，学生能看见并签收，也能对某一条说“我不认”，而且说了有用。一个学生能对标签说“我不认”，回写才有机会朝另一边走。

◆ 十一、为什么不干脆不要标签

读到这里，有人会说：既然标签会锁人，干脆不要标签，不就好了？

这条路走不通，也不该走。没有标签，老师就看不清谁卡在哪儿，帮忙变成撒胡椒面，最需要路面的孩子拿不到路面。第 74 章的卡点清单、第 76 章的三栏，都是一种标签，只是带着下一步要改的事。

而且标签不会真的消失。平台不给，老师心里也会给；老师不给，孩子之间也会给。名是指针（第 20 章），人总要给一束特征起个名字，才能去指它。

所以要管的不是“有没有标签”，是标签和另两角的关系。一个标签，若只被拿来看，它是一面镜子；若被拿来定题、定同桌、定一个孩子明年进哪个班，它就成了一把锁。镜子和锁可以是同一张纸，区别在它被接到哪里去。

◆ 放回日子里

周五晚上，闵小满在平台上做完二十道分式题，全对。

闵策坐过来，没看对错，问了一句：“要是让你跟强化组的人坐一桌，做一道他们的题，你觉得会怎样？”

闵小满说：“我是基础组的，做不了。”

闵策没有反驳，只从强化组的题里挑了一道和分式相邻的方程题，放到桌上，说做到卡住为止。闵小满做了一半，卡在去分母那一步，可前一半是对的。

他自己看着那半张纸，过了一会儿说：“原来前面这些我会。”

那天晚上，闵策在平台的意见栏里写了一条：能不能每周推几道相邻模块的题，分组能不能每单元换一次。

明天你可以做的事：找一个孩子身上贴着的标签，问自己它是用来看的，还是已经用来固定他做什么题、跟谁坐。

带走的话 ：**画像可以准，锁不能合；读数只给人看，别拿它把题和同桌一起钉死。**

> 本章判错句：若按精细标签同时固定题与互动的班级，在变式迁移率、跨组流动率、复述标签比例三项上都不劣于对照组，本章预言判负，按第八节次序退让。
>
> 下一章从哪里进：同一套三角，从课堂搬到身体上：一张体检报告，一家三个人读成三样东西。

想一想 ：你身上有没有一个越说越准、也越说越死的标签？它固定住的，是你做的事，还是陪你做事的人？

◆ 本编总账

教育编十章，从第 68 章的三方程起，到本章的预言止。把看见的与立起的各记一笔。

看见的。天赋与差生，是把三角的读数记成了主体的天生（第 69 章）。“不爱学习”，是把课堂互动挂到了孩子身上（第 70 章）。

“这门课太难”，是把难度当成了题的固有分量，其实难度阈值会随讲法移动（第 71 章）。AI 代写之后，产物被当成能力（第 72 章）；精准画像把学生做成了客体（第 73 章）。

越用越强还是越用越弱，问错了对象，能力是三角上的读数（第 74 章）。知识免费之后，“我会”只在卡住处亮起（第 75 章）。

立起的。学校能直接设计的是题与课、课堂互动和记账方式，改它们，就是在改孩子长出来的土（第 76 章）。成绩单分三栏，每栏带一件下期要改的事、一条判失败的读数。标签与画像可以准，但不能拿来把另两角钉死；本章把这一条写成了带可观察量、判负阈值与退让次序的预言。

十章用到的路径，六条都齐了：互→客→主（第 68、69、76 章），客→互→主（第 70、75、77 章），主→互→客（第 71 章），互→主→客（第 72 章），客→主→互（第 73 章），主→客→互（第 74 章）。起点每章由三问选出，不由“这是教育”来定（附录 E 第五表）。

十章合起来，回到第十编开头的那一组三方程：学生属性是因变量，题与课、课堂互动是另两个变量。教育的难题，多半是把因变量当成了一个先在的东西，再只去改它。

> **教育里被说成“这个孩子怎样”的话，大多是一个三角的读数被记到了一角上；改的地方在另两角，记账要记三栏，而同一个错，下一编会在身体上重演。**

第 十 一 编

健康：病人、病与药、调治互动，三角一起发生

编 首

这一编十章，把教育编里看见的那个错，搬到身体上再看一遍。

第 78 章立健康的三角与三方程，接第 13 章的中医三者合看。照第 13 章：体质是主体属性，病邪与药性是客体属性，证候是互动属性；落到日常，就是病人、病与药、调治互动三角。第 79 至 86 章各拿一个日常说法开刀：体质差、慢性病人、年纪大了、药效、手环、AI 诊断、健康焦虑、医术。第 87 章收在干预与预言上。

陪读的是鲁长庚与鲁晓帆父女。一个每天清早爬岳麓山，一个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值夜班。父亲说“我的腿力还强大”，女儿说“我体质差”。两句话用的是同一个句式：我是怎样的。

你会问：身体总该是一个人自己的吧？

本编的反差就在这里。身体看起来最像一个人自己的东西，“体质”“病”“药效”也最像各自本来就有的属性。可正是在身体上，三种属性缠得最紧。

> **身体上的属性，看起来最先在，其实缠得最深。**

本编只谈看问题的视角，不作诊断，不给治疗建议。身体或情绪的难处若持续不退、越来越重，或出现突然的、从没有过的变化，请尽快去看医生或心理专业人员，用药请遵医嘱；任何身体上的决定，都请交给面对面的医生。

78

第 78 章

健康的三角与三方程

本章只谈看问题的视角，不作诊断，不给治疗建议。

“他身体好”“这药管用”“这病难治”，三句话各自把健康记在一个地方：人、药、病。本章要交给你的判断是：**健康不在其中任何一处，它是病人、病与药、调治互动三种属性一起发生的读数；中医早就三者合看，先在化的那一处，在“体质生来定型”**。

◆ 一、一张化验单，三个人读

鲁晓帆下夜班回家，把父亲的体检报告摊在饭桌上。

鲁长庚看了一眼，只问一句：“有没有事？”

鲁晓帆看的是一行一行的数。哪一项在参考范围外，哪一项和去年比动了，抽血那天他是不是刚爬完山、是不是空腹。

闵策在旁边，看的是另一样：报告最后那一页的“健康建议”，五条，条条都是“注意”“适量”“定期复查”。

三个人读的是同一张纸。鲁长庚把它读成一个判决：我身体好不好。鲁晓帆把它读成一次测量：某一天、某种状态、某套仪器下的一组读数。闵策把它读成一份说明书：照着做就行。

这三种读法，正好对着健康三角上的三角。你家里多半也有这三种人。本章把三角摆出来。

◆ 二、健康最容易被记在哪一处

日常说法里，健康几乎总被记在一处。

记在人身上：“他身体底子好”“她体质差”“我年纪大了”。这是把健康当成主体属性。

记在药或病上：“这药效果好”“这病是治不好的”“这是富贵病”。这是把健康当成客体属性。

记在中间的也有，可少得多：“这次调理很顺”“他和这个医生合得来”“这阵子作息乱了”。这是互动属性。

三种说法都在日子里出现。问题在于，人们一说出其中一种，就容易把另两种忘掉。说“她体质差”，就不再问她最近值了几个夜班、吃的是什么药、和哪位医生怎样打交道。说“这药有效”，就不再问是谁在吃、怎么吃、吃的时候信不信它。

这就是第 14 章说的先在化，落在身体上的样子：把一场三方一起的发生，记成其中一方本来就有的东西。

◆ 三、健康编的三方程

按第 42 章立下、第 51 章写成可测形式的三属性三方程，本编把三种属性落到身体上：

病人属性＝F（病与药属性，调治互动属性）。

病与药属性＝G（病人属性，调治互动属性）。

调治互动属性＝H（病人属性，病与药属性）。

病人属性，指“我体质差”“我睡眠不好”“我扛得住”这类挂在一个人名下的说法。

病与药属性，指“这病缠人”“这药温和”“这个指标高”这类挂在病名、药名、指标上的说法，以及身体所处的环境与器物：那段石阶，那双鞋。

调治互动属性，指“这次调理很顺”“吃药总是忘”“一到医院就紧张”“跟这位医生说得上话”这类挂在过程上的说法。

三条式子说的是同一件事：任何一角的读数，都要从另两角那里得到解释。没有哪一角能单独说清。

◆ 四、中医三者合看，本书接着往前走一步

第 13 章已经把中医放进三角里看过：体质是主体属性，病邪与药性是客体属性，证候是互动属性。

本章接着说一句公道话：在三者合看这件事上，中医走得很早。同一个病名，不同的人开不同的方，这就是承认病人那一角会改变病与药那一角的读数。“辨证”辨的不是病名，是此刻这个人和这个病缠成了什么样子，这已经是在读互动。

中医看见了三角。它停在哪里？第 13 章已经指出：先在化处在“体质生来定型”。

把体质分成几型，本来是为了读得快；而且体质的定义本身就含后天的一半：在遗传基础上，受环境影响而形成〔待核：以体质学说的定义文献为准〕。真正的问题在记账：分久了，型就被记成了人本来的样子：一个人一旦被说成某型，往后他的乏力、怕冷、睡不好，都被读成那一型的表现。型从读数变成了出处。

> **中医三者合看是对的；把“体质”一角读成生来就定的型，是它的先在化。**

本书在这里多走的一步，不是否定体质，是把体质也放回三方程：体质＝F（病与药，调治互动）。它会被长期的病、长期的药、长期的作息与调治慢慢回写。第 79 章专讲这一句。

◆ 五、西医也在三角里

公道起见，也要把西医放进来。

西医看起来最“客体”：病有病名，药有成分，指标有参考范围。可它也在三角里。

参考范围是怎么来的？是在一批人身上、按一套标准程序测出来的。按第 49 章的标准化预言：指标显得稳，正是因为测量把主体换成了仪器、把互动换成了标准程序。同一个人，紧张时测血压和安静时测血压，读数可以不一样。所以才有“静坐几分钟再测”这类要求〔待核：具体测量规范请以医疗机构为准〕。

这条要求本身就是在固定互动那一角。

药效也一样。临床试验用对照组、用盲法，就是为了把病人那一角（信不信、期待什么）和互动那一角（谁给药、怎么给）尽量拉平，单独读出药那一角的分量。这套办法非常有用。它恰好也说明：不拉平，另两角会进到读数里。第 82 章会专门谈这件事。

所以本书不说西医“只看客体”。它是用标准化把另两角压住，好让一角读得清。它在急症、在需要守红线的地方，正需要这样。第 49 号《互动医学入门》对三者有一个分工的说法，大意是：西医守红线，中医扶场，互动医学承担中段的修复。本编第 87 章再展开。

◆ 六、一个完整的例子：鲁长庚的膝盖

把三方程从头走一遍。

今年夏天，鲁长庚有两个星期没去爬山，因为膝盖疼。社区医生让他做了检查，说先观察。他自己开始念叨：“年纪大了，腿不行了。”这是一句主体属性：问题记在他自己身上。本章不谈诊断，只看这句话。

再往下看，另两角都在场。

病与药那一角：下山那一截石阶又陡又窄，膝盖受力最重；那一个月他还换了一双新鞋，鞋底比旧鞋硬。坡和鞋，都是客体属性。

调治互动那一角：他下山步子急，一级一级往下冲；膝盖一疼，他就停下来硬撑着站一会儿，再接着冲。疼得厉害了，干脆不去。不去了，腿就更软；腿更软，他就更信自己老了。

三角一摆，“腿不行了”就不只是一句话。主体属性（膝盖疼），客体属性（陡石阶、硬鞋），互动属性（急着冲下山、硬撑，再到干脆不去）一起发生。

后来医生说可以慢慢恢复活动，他换回旧鞋，下山放慢，侧着身一级一级走，先爬半程。一个多月后，他说：“膝盖还行。”

本书不说是哪一样起了作用，也不说这对别人有用。本书只指出：那句“年纪大了，腿不行了”，若被当成一个先在的属性，后面这些可以动的地方就看不见。第 81 章会接着写这句话。

◆ 七、三原理在身体上的样子

三角不只是并排的三样东西，它们会互相推。第 53 至 55 章的三原理，在身体上各有一个样子。

原理一：病人属性与病药属性相撞，推动调治互动改变，再回写。膝盖疼（病人）撞上陡石阶（客体），下山的走法被迫改（互动），改顺了，回写出“膝盖还行”。这和头号案例里腿力撞陡坡、爬法改成之字形是同一个结构，只是那是他刚开始爬山那年的事，这是今年夏天的另一段事。

原理二：病人属性与调治互动相撞，推动病药属性改变，再回写。一个人总记不住每天三顿吃药，这是病人与互动相撞。医生把药换成一天一顿的剂型，这是客体改变〔待核：此为常见做法的举例，不针对任何药〕。吃药这件事就顺了。

原理三：病药属性与调治互动相撞，推动病人属性改变，再回写。

一个指标总也降不下去（客体），每次复诊都只听到“再注意一点”（互动），两者相撞得久了，病人那一角被推着改。往好的方向，是他改了作息；往坏的方向，是回写出一句“我就是体质差”。分叉在回写方向，第 79 章接着写这一支。

◆ 八、三角卡：读一张体检报告

本章是健康编的总论章，不针对一个难题。下面这张卡，给的是一种读体检报告的办法，只是看问题的视角。

三角卡	内容
① 三方程诊断	病人属性：报告里异常或变动的项，以及本人的说法（“我身体好”“我年纪大了”）；病与药属性：指标本身的参考范围、正在用的药、身体所处的环境与器物（石阶、鞋一类）；调治互动属性：抽血那天的状态、作息、与医生的沟通、用药是否按时；被先在化的常常是：病人，报告被读成“我身体好不好”的判决
② 选定路径	互→客→主（默认排法，各难题仍按第 60 章三问重选，见第 79 至 86 章）。理由：最松的多半是互动，作息与走法明天就能改；回写最快被看见的，互动当天可读，病药一角的读数以周计；被先在化最深的多半是病人，留到第三位读
③ 三原理推进	先找哪两角在相撞，写成一句“某某与某某矛盾 → 第三角改变 → 回写什么”。例如原理三：指标总降不下去（病药）与复诊只听到“再注意一点”（互动）矛盾 → 病人一角被推着改 → 回写“我改了作息”，或回写“我就是体质差”；若要动病药一角（原理二），请交医生判断
④ 追踪回写	看下一次报告时，三角中哪一角的说法变了；以一年为期；若年年只有“我身体好不好”这一种读法，三角没有被看见，算失败

这张卡不替代医生。它只是让你在拿到报告时，多问两句：这个读数里还有谁的份，还有什么过程的份。

这张卡里有一处要多说两句：第四格的“一年为期”。

身体的三角，回写比教室慢得多。一间教室，改一种讲法，两周就能看见读数动不动；一个人的作息、走法、吃药方式，改了以后，要过好几个月才在报告上留下痕迹，有的根本不在报告上留痕迹，只在“能吃、能睡、能动”上留。

所以健康这一边，追踪回写要更有耐心，也要更留神。耐心，是别因为一个月没动静就回到“我体质就这样”。留神，是别因为一个月感觉好了就自己停掉医生开的东西。两头都要交给医生一起看。

◆ 九、年轻也是三角上的读数

健康编还要用到一把尺子，先在这里立好。

第 29 号《重返年轻》给年轻下过一个定义：“年轻不是今天不累，而是累了能回来。”它的日常判据只有三条：能吃、能睡、能动。

这个定义有一个好处：它不把年轻放进一个人身上。累了能不能回来，要看累是从哪里来的（客体：多重的活、多长的夜班），也要看回来的过程是什么样子（互动：怎么歇、怎么吃、有没有人帮着分担）。能吃、能睡、能动，每一条都是一个人和他的饭、他的床、他的路一起发生的。

第 49 号《互动医学入门》说得更直接：“慢性病不是'某一个点坏了'，而是'运行方式坏了'。”它给健康下的定义，大意是：主体、互动、客体三方在变化中能继续，在波动中能恢复，长期看阻力在降。运行方式、可继续、可恢复，说的都是过程，都在互动那一角最亮。

把这两本书放进三方程，你会看见同一件事：年轻和健康，都不是一个人手里的库存，是三角能不能一次次跑回来的读数。第 81 章写“年纪大了”，会把这把尺子用足。

要说清的是：两本书的这些说法，是作者的理论探索；第 49 号自己也注明，其中的主张未经临床对照研究验证，不能作为自行停药的依据。本书引它们，只取看问题的视角。

◆ 十、为什么身体最容易被先在化

还要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在身体上，先在化特别容易发生？

第一，身体离你太近。第 62 章写过，同一个身体，可以被感觉成“我的身体”，也可以被感觉成一个客体。疼的时候、累的时候，三号位最亮，“我”冲到前面。人一疼，第一句话就是“我怎么了”，很少是“我和这个坡、这双鞋、这个走法怎么了”。

第二，时间太长。一种作息、一种走法、一种用药方式，持续十年二十年，另两角被固定住的时间比任何一间教室都长。按标准化预言，固定得越久，主体那一角显得越不变，越像“生来如此”。

第三，话太省事。“体质差”三个字，替你省掉了一长串的追问。说的人省事，听的人也省事。

> **身体上的先在化最深，不是因为身体真的最先在，是因为它的另两角被固定得最久、最不被看见。**

◆ 放回日子里

那天晚上，鲁晓帆把父亲的体检报告翻到最后一页，在那五条“健康建议”旁边，画了三个圈。

第一个圈写“爸”：他自己的感觉，膝盖、睡觉、胃口。第二个圈写“山和鞋，还有药”：他每天走的那条路，穿的鞋，正在吃的那一种降压药。第三个圈写“怎么走、怎么吃”：下山的走法，吃药是不是按时，看病时有没有把话说全。

鲁长庚看了一眼，说：“搞这么复杂。”

鲁晓帆说：“不复杂。下次复查，您把这三个圈里的事都跟医生说一遍。”

明天你可以做的：拿出家里最近一张体检报告，在旁边画三个圈，各写一两句。

带走的话：读一张化验单，别只问“我怎么样”；也问是什么病药、什么过程，和我一起出了这个数。

> 本章判错句：若在不作标准化的日常条件下，健康读数的变化主要随病人本人稳定变化，而几乎不随病药与调治互动的改变而改变，本章三方程在健康领域收窄。
>
> 下一章从哪里进：鲁晓帆自己常说“我体质差”，这句话是怎样被说出来、又怎样被回写进她身上的。

想一想：你身上有没有一个“生来如此”的说法？它被另两角固定住了多少年？

79

第 79 章

“我体质差”

本章只谈看问题的视角，不作诊断，不给治疗建议。

“我体质差”是一句很常见、很省事的话。本章要交给你的判断是：**“体质差”多半不是一个先在的身体底子，是长期的病与药、长期的作息与调治两角相撞，回写到“我”身上留下的名字；要松动它，从互动起手，再改客体，最后才读主体。**

◆ 一、一句挂在嘴边的话

鲁晓帆三十九岁，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当护士，常值夜班。

同事问她怎么又感冒了，她说：“我体质差。”父亲问她怎么吃这么少，她说：“我体质差，胃口一直不好。”闵策劝她周末跟父亲去爬山，她说：“我体质差，爬不动，你们去。”

这句话她说了十几年。说的时候，语气平平的，像说自己的身高。父女俩各有一句：第 13 章里，父亲从老中医那里带回来的是“我体质寒”；她自己挂在嘴边的，是“我体质差”。

她是护士，比谁都清楚：任何一个读数都有测量条件，任何一个症状都要问前因。可是一落到自己身上，她只用了三个字，就把这一切都收起来了。

这正是本章要看的东西：一句话怎样把一个三角收成一个点。

◆ 二、“体质”这个词做了什么

先看这个词本身。

日常说“体质”，大致指一个人身体的底子：抗不抗病，耐不耐累，怕冷还是怕热。中医有体质分型的说法，现代医学也讲个体差异。这些说法都有它们的道理，本书不评判任何一种分型的医学内容，医学上的事一律以专业意见为准。

本书只看这个词在日常语言里做了什么。

它做了一件事：把一大串可以追问的东西，压成一个名字。乏力、怕冷、易感冒、胃口差、睡不沉，各有各的时候、各有各的条件。说成“体质差”以后，这些都成了同一个底子的表现。追问就停了。

第 22 章讲过阶梯：不显—状态显影—反复显影、由特征律收口、经封装稳定成属性。“今天乏力”是状态，“我最近老是累”是反复显影，“我体质差”已经是封装好的属性，可以整块拿出来用，一用就省掉所有解释。

> **“体质差”的力量就在省事，它的代价也在省事：省掉的，正是另两角。**

◆ 三、先说它对在哪里

公道起见，先说这句话对在哪里。

人和人确实不同。同样一个夜班，有人第二天照常，有人要缓两天；同样一场流感，有人三天好，有人拖两周。这些差异是真的，不是想出来的。把它们记在一个人名下，在很多时候是合理的近似。

这句话还有一个保护作用。说“我体质差”，等于给自己一个不去硬撑的理由。对一个连轴转的护士来说，这三个字有时是她能找到的唯一一个歇一歇的借口。

所以本章不劝人不说这句话。本章只问：这句话把什么当成了先在？那个先在，是真的先在，还是被固定住的另两角留下的影子？

◆ 四、本书的说法：体质是三方程的因变量

按健康编的三方程：

病人属性＝F（病与药属性，调治互动属性）。

“我体质差”是病人属性。放进式子，就要问另两角各是什么。

病与药那一角，在鲁晓帆身上，至少有这些：夜班本身，一周两到三个，打乱的是睡眠的钟；中心里来来往往的病人，季节一换，感冒的人多；她自己备着的那几样常用药，一感冒就吃，吃了就上班。

调治互动那一角，有这些：下夜班回家睡到中午，下午又被家里的事叫起来；饭是在护士站扒两口，回家再随便吃点；感冒了从不请假，吃药顶着；身体不舒服，她自己判断，自己处理，很少去看别的医生。

三角一摆，“体质差”就有了另一种读法。一个人的身体，长期处在打乱的睡眠、凑合的饭、带病上班的过程里。它长期接触季节性的病，长期只用自己的一套办法处理。十几年下来，乏力、易感冒、胃口差，一次次显影，被反复回写成“我”的底子。

本书不说她的体质“其实很好”，那也是一种先在化，只是方向反过来。本书说的是：在这个三角没被改过之前，没有人知道她“本来”的体质是什么样子，包括她自己。

◆ 五、原理三：客体与互动相撞，主体被推着改

本章按第 55 章的原理三推进：客体属性与互动属性矛盾，推动主体属性改变，再回写。

矛盾在哪里？夜班这一客体，要的是一套能补觉、能规律吃饭的过程；而她的互动，是补不上觉、吃不好饭、带病硬撑。两者长期相撞。

相撞以后，主体属性被推着改。原理三的分叉在回写方向。

一个方向，是回写成新能力。有些夜班护士在长期相撞中摸出一套自己的办法：固定的补觉时段、提前备好的饭、感冒初起就调班。这样过了几年，她说得出的是：“我知道怎么扛夜班。”这是一个新的主体属性，是能力。这只是对常见经验的概括，不是统计结论。

另一个方向，是回写成标签。相撞一直没有被处理，身体一次次以乏力、感冒、胃口差的方式显影，最后被收成一句“我体质差”。这也是一个主体属性，可它不推人往前，只给后面的一切一个解释。

鲁晓帆走的是后一个方向。这不是她不够聪明，是那两角相撞的时候，没有人、也没有一个制度，接住过这次矛盾。

> **同样的夜班与同样的凑合，回写出的可以是“我会扛夜班”，也可以是“我体质差”；分叉不在她身上，在有没有人接住那次相撞。**

◆ 六、路径互→客→主：为什么从互动起手

本章按第 59 章的路径互→客→主起手。

按第 60 章的选起点三问来选。

哪一角最松？互动最松。睡觉的时段、吃饭的方式、感冒时请不请假，虽然受夜班约束，可每一样都还有可以挪的余地。夜班本身（客体）由排班表定，她一个人改不了。

哪一角被先在化得最深？主体。“体质差”已经说了十几年。直接去改“我体质差”，只会得到一句“我就这样”。

哪一角的回写最快被看见？互动。补觉的时段改了，一两周内她自己就能说出累不累。

三问都指向从互动起手，所以是互→客→主。

第一步改互动。不碰“体质”两个字，只改过程里能改的一两样。比如下夜班后的那一觉，改成一个固定时段，家里人约好那几个小时不叫她；比如在护士站吃的那顿饭，改成前一晚备好带去的。

第二步改客体。互动改了一阵，再去动客体里能动的部分：和护士长商量，夜班尽量不连排；家里的常用药，换季时请医生看一看是否合适，用药听医生的。

第三步读主体。过两三个月，再问她一次：“你体质怎么样？”看那句话变没变。

◆ 七、三角卡

三角卡	内容
① 三方程诊断	病人属性：“我体质差”，包括乏力、易感冒、胃口差，说了十几年；病与药属性：一周两到三个夜班打乱睡眠，换季时接触感冒病人多，自备常用药一感冒就吃；调治互动属性：补觉被打断，饭在护士站凑合，带病上班，不舒服只自己处理；被先在化的是：病人，长期的作息与夜班留下的读数被记成“底子差”
② 选定路径	互→客→主。理由：互动最松，补觉时段与吃饭方式自己能挪；主体先在化最深，直接改“体质”会被一句“我就这样”挡回；互动的回写最快，一两周就能自己感觉到。另：乏力、易感冒已十余年而从未系统查过，起手前先做一次常规体检，这是安全前提，不算路径的一位
③ 三原理推进	原理三：夜班这一客体与“补不上觉、吃不好、带病撑”的互动长期相撞 → 推动病人属性改变 → 回写方向二选一：“我会扛夜班”或“我体质差”；改互动、改客体，是为了让下一次相撞有人接住，回写往前一个方向走
④ 追踪回写	读数：一周内自评“累”的天数、一个月内感冒或请假的次数、“体质差”这句话被说出的次数；每两周看一次，看三个月；若互动确实改了而三个读数都不动，先查改动是否被夜班冲掉，再请医生看看是否有需要就医的情况，而不是回到“我就是体质差”

最后一格里那一句要特别说清：读数不动时，第一步是查过程，第二步是请医生，第三步才轮得到“体质”。这个次序，就是健康编里“不先在化”的操作意思。

◆ 八、“体质差”还会回写到哪里

一句话一旦挂上“我的”，它不会只停在一个人身上。

它会回写进互动。说了“我体质差”，就不去爬山；不去爬山，能动的那一项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动，下一次累得越快。第 78 章立的那把尺子是“能吃、能睡、能动”；“体质差”一句话，就能同时让这三条都往后退。

它也会回写进客体。“我体质差”的人，更容易被家人、同事安排得轻一点，也更容易被推荐各种“调体质”的东西。客体那一角被这句话改了。

它还会回写进身边的人。闵小满从记事起就听妈妈说“我体质差”，他对“身体”这件事的第一印象，就是一个人生来有好有坏。

一个主体属性一旦被先在化，它就开始反过来固定另两角；固定得越久，它越像真的。这是标准化预言在一个家里的样子。

◆ 九、和护士身份的一个小缝

还有一个细节，要单独说。

鲁晓帆是护士。她在工作里，每天都在读别人的三角：病人说“我胃不好”，她会问吃了什么、睡得怎么样、最近有什么事。她知道一个症状不能只记在一个人头上。

可是她对自己，只用三个字。

这条缝不是她一个人的。第 62 章写过：同一个身体，可以被感觉为“我的身体”，也可以被感觉为一个客体。看病人时，她看的是一个客体，一号位亮，三角清楚；看自己时，“我”在三号位上最亮，“累”“不舒服”都直接挂上“我的”，三角就暗下去了。

所以，一个可以先试的小办法是：用看病人的眼光看自己一次。把自己当成一个来找护士的病人，问一遍那几样她每天问别人的话。

◆ 十、“体质差”落在哪一界

第 20 章说，界是独立的第三条轴。“体质差”这句话，在三界里各有一个落点，分开看更清楚。

在现实界，它落在身体的读数上：一个月感冒几次，爬几级台阶会喘，夜班后几天缓过来。这些是能数的。

在理念界，它落在一套说法上：某种体质分型、某篇养生文章、某个“易感人群”的说法。人读了这些，会把自己的读数套进某一型里。

在自我界，它落在“我是一个怎样的人”上：一个“身体不行的人”，一个“不能跟大家一起爬山的人”。

三界的落点互相推。现实界的读数被理念界的说法收编，再沉进自我界成为“我”的一部分；自我界的“我体质差”，又让人在现实界里少动、少试，读数更难看。

所以，松动“体质差”，三界都可以下手，可起手最好在现实界的互动上：睡一个整觉、爬半程山，留下一个能数的新读数。自我界里那句话，往往是最后才跟着变的。

◆ 十一、本章不说的几件事

最后，把本章不说的东西说清楚。

本章不说“体质”这个概念没有用，也不评判任何体质分型的医学内容。

本章不说乏力、易感冒、胃口差都是作息问题。它们可能有需要就医的原因，那要由医生判断。

本章不说只要改作息，“体质”就一定会变。改了互动而读数不动，是完全可能的；那时要去看医生，而不是怪自己没改好。

本章也不说“体质差”的人是在找借口。第三节说过，这句话常常是一个累坏了的人唯一能找到的歇脚处；拿走它之前，要先给她一个真正能歇的地方。

本章说的只有一件事：在三角没被看见之前，“体质差”三个字不应该被当成最后的答案。它更像一个提醒：这里有一个三角，很久没人动过了。

◆ 放回日子里

那个周末，鲁晓帆下夜班回家，发现卧室门上贴了一张纸，闵小满写的：“妈妈 9 点到 2 点睡觉，谁都别吵。”

闵策没提“体质”两个字，只是前一晚在冰箱里备好了一盒饭，贴着她的名字。

鲁晓帆那天睡到了下午两点。起来以后，她破天荒地说了一句：“今天还行。”

过了两周，她跟护士长商量，能不能尽量不连着排两个夜班。护士长说试试看。

一个月后，鲁长庚又叫她周末去爬山。她没说“我体质差”，说的是：“等我下个休息日，爬半程。”

明天你可以做的：听一听家里谁常说“我体质差”。先别反驳，问一句：“最近睡得怎样，吃得怎样？”

带走的话：说“我体质差”之前，先像护士问病人那样问自己一遍：睡得怎样，吃得怎样，最近在扛什么。

> 本章判错句：若在互动与客体确实改变、并维持数月之后，“体质差”相关的读数在多数人身上都不动，且不动与作息、负荷的改变无关，本章“体质差多为回写所成”的主张在健康领域收窄。
>
> 下一章从哪里进：当一个病名被贴上以后，人怎样慢慢变成“一个慢性病人”。

想一想 ：你有没有一句关于自己身体的话，说了很多年却从没追问过？如果用看别人的眼光看自己一次，你会先问哪一句？

80

第 80 章

“我是高血压病人”：慢性病标签与病人身份

本章只谈看问题的视角，不作诊断，不给治疗建议。

一个病名落到人身上，常常不只说“他有一种病”，还悄悄改成“他是一种人”。本章要交给你的判断是：病人身份是主体属性与调治互动相撞之后的一次回写；先动“我是谁”，再动日子怎么过，病在人眼里的样子才会跟着挪。

◆ 一、一张诊断单之后

鲁长庚是在今年开春的社区体检里查出血压高的。医生看了几次复测的读数，开了药，叮嘱他按时吃、按时量。

回家的路上他没说话。到了楼下，他说了一句：“以后我就是高血压了。”

这句话里有个小小的跳跃。医生说的是“你的血压偏高”，一个读数，挂在血管上。到他嘴里，变成了“我是”，挂在人上。

此后的变化很细。他把爬岳麓山的时间从清早挪到上午，说“早上不能猛”。他不再帮邻居搬煤气罐。吃饭时他先看盐罐子，再看菜。有人问他身体怎么样，他先报病名。

鲁晓帆注意到，父亲的话变少了，手上的活也变少了。她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做护士，这样的变化她见得多。很多老人拿到一张诊断单，过了半年，人像是缩了一圈。

缩下去的不是血管。是一个人在日子里占的地方。

◆ 二、病名怎样变成身份

病名本是一个指针。本书第 20 章的说法是：名是指针，一个名指向一束特征纠缠聚合体。“高血压”指向的是一束读数与风险：血管里的压力在一段时间里偏高，长期下去，心、脑、肾受累的可能变大〔待核：以现行临床指南表述为准〕。

可是这个名一旦被回写进三号位（显影为“我”的那个号位），它指向的就不再只是血管。它指向一个人怎样起床、怎样吃饭、敢不敢搬东西、跟别人怎样介绍自己。

这就是本章说的“主体被病名定义”。病名原本是客体属性：病有它的读数、它的进程。它被挪到主体那一角，成了主体属性：“我是病人”“我身体不行”。

挪过去的那一刻，先在化就发生了。一场正在跑的发生，被记成一个先在的身份。这几年血压怎样随吃、睡、动、情绪起落，本是一条有起伏的路；挂进“我”之后，好像他从那天起本来就是一个高血压病人，以后也只能是。

第 79 章拆过“我体质差”。那是一个没有病名的主体标签。本章这个更硬一些，因为它有化验单撑腰。

◆ 三、身份会自己找证据

身份一旦立起来，就会去找证据。

头疼一下，他想到血压。夜里醒一次，他想到血压。爬坡喘了，他也想到血压。原本各有来路的身体信号，都被挂到同一个名下。

这里不是说这些信号与血压无关。有些有关，有些无关，要由医生判断。本书要指出的是那个“挂”的动作。

> **名一旦挂进“我”，身体的每一次波动都会被读成名的证据；读得越多，名挂得越牢。**

这是第 41 章说过的自我应验在病上的样子：属性沉为自我符号，符号再去挑它读得懂的经验。挑出来的经验又回写进符号，一圈一圈加固。

鲁晓帆在门诊见过另一头的情形。有位阿姨查出糖尿病十几年，每次来都先说“我这个身子是废了”。她血糖控制得并不差，可她说自己的方式，十几年没有变过。

◆ 四、病名的功劳

先说公道。慢性病的诊断名有大用。

它让医生之间能对话，让治疗能按指南走，让风险能被提前看见。一个人知道自己血压高，按时用药，定期复查，这是正经事。本书没有任何理由劝人看轻它。

“我是病人”这个身份，在某些阶段也护人。它让人停下来，肯就医，肯吃药，家里人也肯让着他。刚诊断的头几个月，这个身份常常是必要的。

它完全成立的条件是：病在急性期，或风险正高，人需要先被护住。在这个条件下，把自己当病人，是对的。

它停在哪里？停在把一个阶段的身份当成一辈子的属性。第 49 号《互动医学入门》说，慢性病不是“某一个点坏了”，而是“运行方式坏了”。运行方式是一场发生，能变。身份一旦定死，变的那一头就没人去碰了。

那本书还说，常规的慢病管理常落在“可管理但难康复”。本书不评这句话在医学上的分寸，只借它的一个看见：管理的对象若只是那个数，人就只剩“被管”这一个位置。

◆ 五、三角里的三种属性

把这件事放进三角，三种属性各是什么，就清楚了。

主体属性：鲁长庚的“我是高血压病人”“我身体不行了”。

客体属性：病与药的属性。“高血压是一辈子的病”“降压药是压数的”。

互动属性：调治的那些往来。量血压的样子，吃药的样子，看病的样子，爬山的样子。现在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属性：小心、收缩、照章。

三方程写出来：病人属性＝F（病与药的属性，调治互动的属性）。他觉得自己“不行”，一半来自病被说成“一辈子的”，一半来自日子被过成了“守着”。

反过来也成立。调治互动＝H（病人属性，病与药的属性）：他把自己当病人，又把病当一堵墙，日子就只能过成守墙。

被先在化的是主体那一角。病名落进“我”，成了先于一切往来的身份。

用第 45 章的抽离检验试一下。把调治互动这一角抽掉：设想一个人有同样的读数，却从没被诊断，也从没吃过药、量过压。他会说“我是高血压病人”吗？不会。他也许会说“我最近头有点沉”，那是另一种属性。

再把病名这一角抽掉：同样的日子，同样的小心，却没有一个病名可挂。那份小心会散在各处，说不成一个身份。

两次抽离都说明一件事：**“我是病人”这个主体属性，离开病名与调治两角就显不出来；它不是先在的，是三角一起亮出来的。**

再看第 46 章的阈值。“能不能搬煤气罐”这道线，原本由他的腿、罐的重量、搬的法子一起定。病名进了“我”，线就被挪了：罐还是那个罐，腿还是那双腿，线却低了一截。阈值位移，本来就是另两角改了的读数。

◆ 六、为什么从主体起手

第 60 章讲过选起点的三问。放在这里一问一问过。

哪一角最松？病的读数要靠药与时间，还要医生来看；互动被身份管着，一时也挪不动。最松的反而是那句话本身：“我是高血压病人”。

这要多说一句，因为照第 60 章的读法，带“是”字的身份标签通常是紧的。这一句偏偏松，是因为它刚贴上：诊断才几个月，话只在他自己嘴里转，还没传到邻居、老伙计那里，也还没被他说成“从来就是”。标签刚贴上、还没传开，正是第 60 章说的那种例外，可以从这一角起手。再过几年，等这句话传开了、说牢了，起点就得换。

哪一角被先在化得最深？还是主体。病名进了“我”，所以先拆这里。

哪一角的回写最快被看见？身份一换，第二天的日子就不一样。

所以本章选主→互→客：先动“我是谁”的说法，再动调治的往来，最后看病与药在他眼里被改写成什么。

也可以想一想别的起点为什么不先选。从客体起手，等于先去改病与药的属性，那要靠医生调方、靠时间看读数，慢，也不归他管。从互动起手，等于先劝他多爬山、多出门；可身份不动，他会把每一趟出门都当成冒险，爬得提心吊胆，互动改了也站不住。第 79 章的“我体质差”从互动起手，是因为那个标签没有化验单撑着，松的是日子。这里撑着身份的是一张化验单，松的反而是那句话。

这和“只改病人”不是一回事。“只改病人”是要病人更听话、更有毅力，三角不动，压力全落在一个人身上。这里从主体起手，目的是让另两角跟着动。起点在主体，终点不在主体。

◆ 七、原理二：身份撞上日子

原理二说：主体属性与互动属性矛盾，客体属性改变，再回写。

鲁长庚的矛盾在哪？他的身份是“病人，要收着”。可他的日子里有一样东西收不住：爬岳麓山。那是他快二十年的习惯，腿还记得。

挪到上午之后，他爬得别扭。人多，太阳晒，他嫌吵。爬了半个月，他又偷偷在清早出门。回来只说一句：“也没事。”

“我是病人，要收着”与“我每天还在爬”撞上了。这一撞没有让他放弃哪一边。它让第三角松动：病不再只是“一辈子要守着的东西”，开始被他说成“有起伏、能看着它走的东西”。

这一松要靠一座桥：本子。鲁晓帆教他在家量血压，按医生说的时间量，记在一个本子上。本子上有爬山的日子，也有下雨没爬的日子，有睡得好的夜，也有没睡好的夜。

病第一次在他眼里有了起伏，有了走向。读数怎么解读、药怎么调，仍是医生的事。本子改的不是药，是他看病的眼光。

◆ 八、病被改写成什么

客体属性的改写，第 49 号给了一个看法：病是一场运行，药守边界，日子碰运行。那本书把降压药定位为“边界防护”。

本书只借它的看法，不借它的疗法。看法是：药与日子都是这场病的组成，谁也不替谁。药不是“让我变成病人”的标记，日子也不是“病人不配有”的东西。

这一改，回写就来了。

回写进土壤（E，特征纠缠，这里指一个人的日子、习惯、身边人）：家里的饭、爬山的点、量血压的本子，都换了用途。它们不再是“守病”的工具，成了“看病怎么走”的工具。

回写进号位：“我是高血压病人”慢慢退成“我在管我的血压”。

第二句的主语还是“我”，可“我”后面换了动词。前一句是“是”，一个身份。后一句是“管”，一场正在跑的往来。身份是一个点，往来是一条路。

这里还有一层，第 61 章叫它内层全息。“病人身份”这个主体属性，自己也是一场显露、差异序列、特征纠缠。它的形状，是“我是病人”这句话；它的

路，是诊断以后一天一天的收缩；它的土，是诊断单、家里人的照顾、邻居的问候、门诊里听来的故事。

所以身份能被改，靠的不是一句口号。路要换一条，土要换一些料。本子就是新料，清早那趟爬山就是新路。号位上那句新说法挂得快，一句话就挂上了；可要挂得稳，得等土里慢慢缠上新料。第 21 章说过，进号位快，进土慢，两本账常常对不齐。

◆ 九、三角卡

三角卡	内容
① 三方程诊断	主体属性：“我是高血压病人”“我身体不行”；客体属性：“一辈子的病”“药是压数的”；互动属性：量、吃、看、爬都“小心、收缩、照章”；被先在化的是：主体，病名被挂进“我”
② 选定路径	主→互→客。理由：主体一角被先在化最深，却偏偏最松：标签刚贴上几个月、还没传开，只是他嘴里的一句说法；身份一换，次日的日子就见变化；病的读数要靠药与时间，留到最后看
③ 三原理推进	原理二：“我是病人，要收着”与“每天还在爬”矛盾 → 病的客体属性从“一辈子守着”改为“有起伏、有走向的运行” → 回写：“我在管我的血压”
④ 追踪回写	看别人问起身体时第一句报病名还是报日子；看本子是否按医嘱记全；每月看一次；若身份更重、日子更窄，或拿新身份去顶医嘱，算失败，回到医生那里

追踪那一栏要多说一句。本书说的失败，不是血压降没降，那是医生判断的事。本书说的失败是三角没动：身份越来越重，日子越来越窄，病越来越像一堵墙。

◆ 十、三种失手

这条路有三种常见的失手。

一是只换说法。天天念“我不是病人”，日子照旧收着。那只是把主体换成另一种先在，三角还是一块铁。

二是拿新身份去顶医嘱。“我能管”变成“我不用吃药”。这一步越了界。第 78 章引过的那条提醒，说的正是这里。

三是让病人一个人扛。换身份不是他一个人的功课。家里人一直把他当“病人”护着，他的新说法就落不了地。互动这一角，有家里人的一半。

这三种失手对得上第 56 章的四结局。只换说法而日子不动，是内卷：话越说越多，三角一动不动。拿新身份顶医嘱，是冒着耗散的险：磨损可能不可逆。家里人把他拉回“病人”，是轮回：改了又被旧三角吸回去。

只有三角一起挪，才可能走到跃迁：一个新的、稳的主体属性，比如“我是个管着血压、还爬山的人”。这个属性要经过多次试用、多次检验，才会被封装，变得像是他本来就有的样子。到那一天，它也会被先在化。本书不怕这一点，只要它还留着回写的口子。

◆ 放回日子里

那天晚上，鲁晓帆下了夜班回来，看见父亲在阳台上翻那个血压本子。

她没劝他什么，只问了一句：“爸，下回别人问你身体，你说点别的试试？”

他想了一会儿，说：“那我说，我每天还爬山。”

明天能做的事很小：留意你家那位慢性病人，别人问起他时，他先报的是病名还是日子。如果是病名，下回你替他先说一句他今天做了什么。药照医生说的吃，话换一种说。

带走的话：病名是挂在血管上的读数，不是挂在人身上的身份；挂错了地方，病就成了一堵墙。

> 本章判错句：如果医嘱不变、身份与日子都换过之后，人对病的说法长期停在“一辈子守着”，从不出现“有起伏、有走向”，那么本章所说的“主体与互动相撞，改写客体属性”就算错。
>
> 下一章从哪里进：比病名更普遍的身份标签，是“年纪大了”，它连诊断单都不用。

想一想：你身上有没有一个诊断，已经从“我有”变成了“我是”？它让你少做了哪些事?

81

第 81 章

“年纪大了”：一个不用化验单的标签

本章只谈看问题的视角，不作诊断，不给治疗建议。

“年纪大了”是最省事的一句解释：膝盖疼，是年纪大了；睡不好，是年纪大了；记不住事，也是年纪大了。本章要交给你的判断是：年龄是一个数，“老”是一种属性；“老”在主体、任务与恢复的往来之间发生，看它最好的窗口，是累了以后能不能回来。

◆ 一、一级台阶的事

导言里留了一个圈。今年夏天，鲁长庚有两个星期没去爬山，因为膝盖疼；社区医生让他做了检查，说先观察。他开始念叨：“年纪大了，腿不行了。”膝盖一疼，他就不去了；不去了，腿就更软；腿更软，他就更信自己老了。第 78 章把那一回的三角摆过。本章要回答导言那一问：这样一个圈，从哪里切开最快。

那句话没有随着膝盖好转而散掉，反倒越用越顺手。鲁长庚家住老小区五楼，没有电梯。

六十八岁这年初秋，膝盖好些以后，有一回他提着两桶油上楼，到三楼歇了一次。到家他把油往地上一放，说：“年纪大了。”

这句话他以前不说。六十岁那年他还能一口气扛一袋米上五楼。他记得这件事，也记得那时候的自己。所以三楼那一歇，在他心里不是一次歇脚，是一个判决。

第二天，他让鲁晓帆以后买油买米叫外卖送上门。第三天，他早上爬岳麓山，走到半山的亭子就往回折了，说“不能逞强”。

一周之内，一次歇脚变成了三件事：少提重物，少爬坡，少逞强。每一件都有道理。合起来，他的日子小了一圈。

鲁晓帆看在眼里，没马上说什么。她在社区里见过太多这样的开头：一次歇脚，一句“年纪大了”，接着是一连串主动的退让。退让本身不坏，坏的是退让没有回头的读数，只有一个越来越小的圈。

◆ 二、年龄与“老”不是一回事

年龄是一个数。它从出生那天算起，一年加一，谁也改不了。

“老”不是一个数。它是一种属性，说的是一个人在日子里的样子：力气、精神、恢复、兴致。

两者常被当成一件事，因为它们大体同向。可“大体”二字里藏着很多东西。同是六十八岁，有人提两桶油上五楼不歇，有人走平路都喘。同一个人，冬天和春天也不一样，病了一场之后和养好了之后也不一样。

第 78 章立过一把尺子，借自第 29 号《重返年轻》：累了能不能回来，落在能吃、能睡、能动三件日常的事上。本章把它用足。

这个定义有一个好处：它把“老”从一个数，挪回到一场正在跑的往来。累，是一次负荷；回来，是一次恢复。年轻与老，看的是这一来一回。

◆ 三、“年纪大了”挂在哪里

鲁长庚说“年纪大了”的时候，他把三楼那一歇挂在了自己身上。

这是一个主体属性：“我老了。”它看上去最有底气，因为年龄是硬的，人人都会老。

可是三楼那一歇，至少还有两样东西在场。

一样是客体：两桶油，五层楼梯，没有扶手的那一段。那天油是满的，一桶五升（规格只是举例），比他平常提的东西重。

另一样是互动：怎样提，怎样上。他一手一桶，一口气往上冲，到三楼喘了。以前扛米，他是一袋扛在肩上，步子慢，一级一级走。

三楼那一歇，是这三样一起亮出来的。挂到“我老了”上，另两样就看不见了。

> **“年纪大了”这句话的力量，在于它把一次三方的事，记成了一个人的数。**

◆ 四、“年纪大了”的道理

先说公道。

人确实会老。很多生理功能随年龄有总体下降的趋势，这是公认的大意〔待核：具体指标与幅度以老年医学文献为准〕。一个六十八岁的人不该照着三十岁的样子用身体，这是常识，也是保护。

“年纪大了”这句话还有一层体贴：它让人放下。不必样样争先，不必事事逞强。它也让家里人知道该搭把手。

它完全成立的条件是：负荷已经明显超过恢复，人每次累了都回不来，或者回来得越来越慢。在这个条件下，减负是对的，而且要先请医生看。

它停在哪里？停在把“一次没回来”读成“再也回不来”。三楼那一歇是一次。它说明那天那种提法、那个重量，超过了他那天的余量。它不说明他从此提不动。

把一次读成永远，就是先在化：一场发生，被记成一个先在的属性。

◆ 五、别人嘴里的“老”

“老”还有一条来路，常被忽略：它是被别人说出来、再被自己接过去的。

公交车上，年轻人起身让座，说一句“大爷您坐”。小区门口，保安帮他拎菜，说“您老慢点”。体检时，医生把他的读数和“同龄人”比，说“这个年纪算正常”。每一句都是好意，每一句也都在往他身上挂同一个牌子。

这是互动属性在三号位（显影为“我”的那个号位）上的回写。一来一回之间，别人看他的方式，慢慢变成他看自己的方式。第 31 章说主体间性像一条河，间先于人；“老”这个属性，有一半是在这条河里流出来的。

所以“年纪大了”不全是他自己的判断。它是他的腿、他的楼梯、他的邻居、他的公交车，一起说出来的一句话。只改他一个人，改不动这句话；把河里的往来换一换，这句话才会松。

◆ 六、三角里的三种属性

放进三角看。

主体属性：“我老了”“我不能逞强了”。

客体属性：楼梯“太高”，油“太重”，岳麓山的坡“太陡”。这些说法本来跟着人变。他六十岁时，同一段楼梯并不“高”。

互动属性：提的法子、上的节奏、歇的时机、累了之后怎样缓过来。那天是“一口气冲”，冲完是“一歇就认输”。

三方程：主体属性＝F（客体属性，互动属性）。“我老了”一半来自楼梯和油，一半来自冲的那一下。

客体属性＝G（主体属性，互动属性）。“楼梯太高”一半来自他的腿，一半来自他上楼的法子。

被先在化的是主体那一角：年龄被挂成“我老了”，成了先于一切往来的属性。

◆ 七、为什么从互动起手

还是选起点的三问。

哪一角最松？年龄不能改，楼梯不能改。腿力也不是一周能练出来的。最松的是那一来一回：怎样提，怎样上，累了怎样回来。今天就能换。

哪一角被先在化得最深？主体。可是先在化最深的那一角，未必是最先该碰的那一角。直接去跟一个六十八岁的人说“你不老”，他不会信，因为他有三楼那一歇作证。

哪一角的回写最快被看见？互动。换一种上法，当天就知道歇几次。

所以本章选互→主→客：先改那一来一回，再让“我老了”松动，最后看楼梯与坡在他嘴里被改写成什么。

主体被先在化最深，照默认该留到第三位，这里却放在第二位，要说一句理由。楼梯和坡改不了，它们在他嘴里换说法，要等人先松了才跟着换，回写最慢；而“缓过来没有”这个读数长在人身上，换了提法当天就能看。第二位读的不是“我老不老”，只是“回没回来”这一个读数；“我老了”那句话本身，仍是最难换的。

第 59 章把互动比作三角里的一扇侧门：正门堵住了，侧门往往开着。从这扇门进，不跟人争辩。它不说“你不老”，它说“换个法子试试”。导言问的那个圈，也从这里切开最快：圈上转得最快的一环是“不去了”，那是互动；换一种去法，圈就断了一处。

上一章的“我是高血压病人”，是从主体起手的。两章同是主体被先在化，起点却不同。分别在于撑着那个标签的是什么。病人身份撑在一张化验单上，单子不能改，松的是那句说法本身。“年纪大了”撑在一个人亲身的一次喘上，那次喘他自己作证，说法反而最难换；能换的，是下一次喘的条件。

这就是第 60 章说的任务 DNA：同一种先在化，因为撑着它的东西不同，起点也跟着不同。选错了起点，最常见的样子就是苦口婆心地劝一个老人“你还年轻”。话是好话，可它要去推一个最不松的角。

还有人会说：人人都会老，何必这样较真？较真的不是会不会老，是什么时候、在哪件事上，把一次累记成了一辈子的老。记早了，日子会提前缩小。

◆ 八、原理一：腿与楼梯相撞

原理一说：主体属性与客体属性矛盾，互动属性改变，再回写。

矛盾就摆在三楼。主体这一角是“六十八岁的腿”，客体这一角是“两桶油、五层楼”。两者撞上了。

撞上之后，有两条出路。一条是认输：不提了，叫外卖。另一条是改互动：提法换了，节奏换了。

鲁晓帆陪他试了一回。一桶油分成两趟提，不冲，一级一级走，到二楼和四楼各停半分钟，喘匀了再走。到家之后不坐下就算完，记下自己多久缓过来：心跳平了没有，腿还酸不酸。这样试之前，有降压药在用、近期头晕心慌的人，先问过医生；试的时候一有胸闷、气短、头晕，马上停下，坐下，不要硬撑。

那天他上了两趟，没在半路认输。到家缓了几分钟，说腿不酸。

这就是“互动属性改变”。不是腿变强了，也不是油变轻了，是腿与油之间的那一来一回换了样子。换了样子之后，腿与楼梯的矛盾就被消化了一部分。

它像头号案例里那道坡：他刚开始爬山那年，腿力不够而坡太陡，他当场把爬法改成之字形。之字形也是互动属性的改变。

◆ 九、回写：从“老了”到“回得来”

回写分两次。

第一次回写进土壤。家里买油的规矩改了：小桶，分趟提。他爬岳麓山的法子也改了：上坡慢，过了半山亭子停三分钟，看自己能不能缓过来，缓过来再往上走。

第二次回写进号位。“我老了”慢慢退成另一句话：“我回来得慢一点，可还回得来。”

这句话里，“我”还在，年龄也还在。变的是谓语。“老了”是一个终点；“回得来”是一个读数，每天都可以再看一次。

这句新话也有它的限度。它不许诺腿会回到六十岁，也不许诺哪一天不会再歇。它只许诺一件事：每次歇下来，都看一眼自己回没回来，而不是先给自己判个“老”。看的次数多了，那个读数自己会说话。说的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都比一句“年纪大了”更有用。

接着轮到客体。楼梯在他嘴里从“太高”变成“分两趟就行”。岳麓山的坡从“太陡”变成“过了亭子要歇”。客体属性没有被说成“不陡”，它被说成了“怎样爬”。

> **一个人不再问“我还行不行”，开始问“我回不回得来”，“老”就从一个判决变成了一个可看的读数。**

◆ 十、三角卡

三角卡	内容
① 三方程诊断	主体属性：“我老了”“不能逞强”；客体属性：楼梯“太高”、油“太重”、坡“太陡”；互动属性：一口气冲、一歇就认输、累了不看自己回没回来；被先在化的是：主体，年龄被挂成“老”
② 选定路径	互→主→客。理由：最松的是互动，提法与节奏今天就能换；被先在化最深的是主体，直接争“你不老”会被三楼那一歇驳回；回写最快被看见的是互动，换法子当天就见歇几次，其次是人身上“缓过来没有”的读数，楼梯与坡的说法最慢，所以主体虽深仍排第二，读的只是“回没回来”

三角卡	内容
③ 三原理推进	原理一：“六十八岁的腿”与“两桶油五层楼”矛盾 → 提法与节奏改变（分趟、慢走、定点歇、记恢复）→ 回写：“回来得慢一点，可还回得来”；楼梯被改说成“分两趟就行”
④ 追踪回写	看三件事：能吃（饭后清爽否）、能睡（醒来是否被刷新）、能动（同一段楼梯、同一道坡，歇的次数与缓过来的时间）；每周记一次；若恢复越来越慢、或出现胸闷气短等异常，停止试，去看医生

读数那一栏，借的是第 29 号的三件事。本书不把它们当医学指标，只当看“老”的窗口。窗口看到的东西怎样解释，要交给医生。

◆ 十一、“老”的内层

按第 61 章的内外两层全息，“老”这个主体属性自己也是一场显露、差异序列、特征纠缠。

形状是“我老了”这句话和三楼那一歇；路是一次一次的负荷与恢复，恢复跟得上就往上走，跟不上，负担一层层积下来，路就往下走；土是吃什么、睡几点、身边有没有人一起动、家里有没有电梯。

看清这一层，就知道“老”不是一块石头。它是一条一直在走的路，石头只是路的一个截面被记成了全部。

还有一处值得拿第 49 章的标准化预言来照一照。体检单上的“同龄人参考范围”，先由仪器换掉了主体、标准程序换掉了互动，再由常模把个人换成一群人的平均。这样得到的读数显得很稳，年年都能拿来比。可是这份稳，是标准化给的。一离开体检室，回到五楼的楼梯、岳麓山的坡、提油的那双手，同一个人的“老”就随着那一来一回起起落落，远没有表上那样整齐。

这不是说参考范围没用，它对医生判断有用。本书要提醒的是：别把表上那份整齐，当成自己日子里“老”的样子。表上的数只往一个方向走，日子里的“回得来”却每天都可以重看一次。

◆ 放回日子里

周末，鲁晓帆陪父亲又爬了一回岳麓山。

到了半山亭子，他照例要往回折。她说：“歇三分钟，看你回不回得来。”

他坐下，喘匀，站起来，说：“回来了。”两人又往上走了一段。

明天能做的事：下回家里老人说“年纪大了”，别急着附和，也别急着反驳。问他一句：“歇一会儿，看回不回得来？”然后陪他看一次。有不舒服，先看医生。

带走的话 **：年龄只会往前走，“老”却看累了以后回不回得来；多看一次回来，就少一次判决。**

> 本章判错句：如果互动换过（分趟、慢走、定点歇）之后，在同样的负荷下恢复的读数长期毫无变化，而人对“老”的说法也一点不松，那么本章“老是三方往来中发生的属性”在这个人身上就算错，主体一角的权重要重估。
>
> 下一章从哪里进：鲁长庚每天吃的那片降压药，“有效”是药自己的属性吗？

想一想 ：你最近一次说“年纪大了”，是在什么事上？那件事里，除了年纪，还有哪两样东西在场？

82

第 82 章

药效是药的属性吗：安慰剂与反安慰剂

本章只谈看问题的视角，不作诊断，不给治疗建议。

“这药有效”听上去是一句最硬的客体属性，像“石头很硬”一样，说的是药自己。本章要交给你的判断是：药效的核心部分确实被严格地测成了药的读数，可它测得出来，正因为另两角被标准化固定住了；一回到家里那张饭桌，药效就重新落进主体、药、服药往来的三角里。

◆ 一、说明书上的那一栏

鲁长庚吃降压药的头一个月，出了一点小事。

他把药盒里的说明书展开，戴上老花镜，从头看到尾。看到“不良反应”那一栏，他念出声，念到“头晕”“乏力”几个字时停住了。说明书的内容只是举例，不指某一种药。

那天下午，他说头有点晕。第二天，他说腿没劲。第三天，他跟鲁晓帆说：“这药不能吃了，吃了人发飘。”

鲁晓帆没有顺着他，也没有顶他。她说：“晕不晕，得让医生看。药不能自己停。你先把哪天几点晕、晕了多久记下来，下回复诊带去。若晕到站不稳、眼前发黑、胸痛、说话不清，就不要等复诊，立即就医。”

后来复诊，医生问了情况，量了血压，看了他记的本子，做了处理。怎样处理是医生的判断，本书不述。

这件小事里藏着本章要问的问题。那几天的晕，是药的属性吗？是他读说明书的属性吗？还是“读完说明书再吃药”这件事的属性？

◆ 二、两个公认的现象

医学上有两个早被反复报告的现象。本书只写公认的大意，细节一律〔待核〕。

一个叫安慰剂效应。在一些研究里，服用不含有效成分的“假药”的人，也报告了症状的改善。这多见于疼痛、不适这类主观感受〔待核：以系统综述为准，各病种差异很大〕。

一个叫反安慰剂效应。在一些研究里，服用“假药”的人，也报告了不良反应，而且所报的不适，常和他被告知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相像〔待核〕。

两个现象合起来，说的是同一件事：一个人吃药时的期待、理解、处境，会参与他身上出现什么。

本书不由此推出“药没用”或“心诚则灵”。 那是另一种先在化：把药效全挂到主体上。本书只推出一件小事：药效这个属性，不只有药一个主人。

◆ 三、药效确实被测成了药的读数

先说公道，而且要说足。

现代药物的疗效，通常要经过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的试验，才算被认下〔待核：以各国药品审评规范为准〕。这套设计很聪明。

随机，是把病人的差异打散，让两组人的主体属性平均起来差不多。双盲，是让病人和医生都不知道谁吃的是真药，于是期待被拉平。安慰剂对照，是让两组人都经历同样的服药往来：同样的药片样子、同样的就诊、同样的叮嘱。

三样合起来，主体一角被平均掉了，互动一角被固定住了。剩下的那个差，才被记作“药效”。

在这个条件下，“这药有效”是一句完全成立的客体属性。它说的是：在主体与互动被拉平之后，药这一角还多出一截。这一截是真的，是药的贡献，也是病人可以信赖的东西。

◆ 四、标准化预言在这里被兑现

这正是本书第 49 章立下的标准化预言。

属性显得不变的地方，正是另两种属性被标准化固定住的地方。测量把主体换成仪器，把互动换成标准程序。

药物试验是这条预言最漂亮的一个现场。它不是靠否认主体与互动来测药效的。它是先承认主体与互动会参与，再用随机、双盲、对照把它们钉住。钉得越牢，药效越显得是药自己的。

所以本书和药物试验并不冲突。本书说的恰是它为什么要那样设计。**试验能测出“药自己的那一截”，正因为它先把另两角标准化了；这个设计本身，就是三属性纠缠的一个证词。**

预言的另一半也跟着来：撤掉标准化，不变性就松动。离开试验场，回到家里，没有双盲，没有对照，病人读了说明书，听了邻居的话，带着自己的担心吃药。同一片药，在不同的人、不同的吃法里，被感觉到的效果与不适，随人、随吃法变的那一份就冒出来了〔待验〕。

◆ 五、你家饭桌上没有双盲

你可以拿自己家里的药盒试着想一想。

试验场里，病人不知道自己吃的是真药还是假药。你家饭桌上，你知道得清清楚楚：药名、厂家、价钱，甚至邻居吃了它之后怎么说。试验场里，每个人拿到的叮嘱一模一样。你家饭桌上，叮嘱来自医生，也来自亲戚、短视频和说明书上那一栏小字。

试验场里，有人按表记录每一次不适。你家饭桌上，你会不会注意到一次头晕，取决于那天你是不是刚读过说明书，是不是正担心，是不是闲着。

所以你在家里感觉到的“这药有效”或“这药伤人”，和说明书上那份试验结论，不是同一个读数。前者是三角一起显出来的，后者是两角被钉住后的一角。

两者都是真的。错在把它们当成同一个东西：拿试验结论去否认你身上的感受，或者拿你身上的一次感受去推翻试验结论。前一个是客体中心，后一个是主体中心。你要做的，是把你身上的感受原样带给医生，由医生把它和试验结论放在一起看。

◆ 六、三角里的三种属性

放进三角看鲁长庚的那片药。

主体属性：他对药的期待与担心。“西药伤肝”“吃了就得一辈子吃”“说明书上写着头晕”。

客体属性：“这药有效”“这药有副作用”。

互动属性：服药的往来。怎样吃，什么时候吃，吃之前读了什么，吃之后盯着身上哪里，跟谁说，怎样跟医生说。

三方程：客体属性＝G（主体属性，互动属性）。他嘴里的“这药让人发飘”，一半来自药，一半来自他读完说明书、盯着自己头晕不晕的那几天。

被先在化的是客体那一角。药效与副作用被当成药片里装好的东西，吃下去就照单发生。

这个先在化有两面。信药的人把“有效”先在化，于是不看自己的日子；怕药的人把“副作用”先在化，于是一有不适就算到药上。两面都只看一角。

◆ 七、为什么从主体起手

选起点的三问。

哪一角最松？药不能自己改，剂量与品种是医生的事。服药往来一时也难改，因为它被担心管着。最松的是他的那份担心：它是一种理解，理解能被补全。

哪一角被先在化得最深？客体，药效被挂在药上。可是直接去跟他争“晕不是药的事”，既不负责，也说不通。晕可能真是药的，也可能不是，要医生看。

哪一角的回写最快被看见？主体。担心松一些，那几天盯着自己的方式当天就变。

所以本章选主→客→互：先补全他对药的理解，再让“这药让人发飘”这句客体属性松动，最后看服药的往来被改成什么。

被先在化最深的客体没有留到第三位，也要说一句理由。这里第二位读的不是药本身，药一点没动；读的是他嘴里那句“这药让人发飘”，担心一被医生答了，这句话在下一次复诊前就会换口气，回写比服药往来快。服药往来要按时吃、按时记，几个星期才定得下样子，所以放在最后看。

这里要守一条线。补全理解，不是劝他“别多想”，也不是告诉他“副作用都是心理作用”。那都是越界。补全，是把他的担心交给医生，把他的观察变成医生能用的记录。

◆ 八、原理一：担心撞上药

原理一说：主体属性与客体属性矛盾，互动属性改变，再回写。

矛盾在哪？主体一角是“我怕这药伤人”，客体一角是“这药要天天吃、长期吃”。两者撞上了。

撞上之后，常见三条出路。一条是偷偷停药，这是最危险的一条。一条是硬着头皮吃，每吃一次担心一次，越吃越像在受罪。还有一条，是改变服药的往来。

鲁晓帆帮他走的是第三条。

她没有去说服他药好，而是把他的担心原样写下来，带去问医生。医生回答了他关心的几件事：这个药常见的反应是什么，大概多久会适应，出现什么情况要马上来。具体内容是医嘱，本书不述。

回家之后，服药这件事的样子变了。原先是“吃完盯着自己哪里不对”。现在是“每天固定时间吃，有不适就记下时间与情形，复诊时一起给医生看”。

吃的还是那片药。变的是吃药这件事的往来。

◆ 九、回写：药被说成了什么

往来一变，回写就来了。

回写进土壤：药盒旁边多了一个本子。说明书还在，可它不再是一张“吓人的单子”，成了“复诊时对着问的单子”。邻居说“那个药伤肝”，他会说“我问过医生了”。

回写进号位：他嘴里的那句客体属性变了。“这药让人发飘”慢慢退成“这药我在吃，有事我记着”。

这个新说法里，药效没有被说成药自己的，也没有被说成他自己想出来的。它被说成了一场有人照看的往来：药在起作用，他在观察，医生在判断。

第 47 章说互相影响：改一种，动三种。这里改的是主体的理解，动的却是客体的说法与互动的样子。

再用第 46 章的阈值看一眼。“晕到什么程度算药的问题”，这道线原本不是药自己定的。他读说明书之前，一点轻晕他根本不会留意；读了之后，同样的轻

晕就过了线，被记到药的账上。药没有变，线挪了。挪线的，是主体的担心与服药的往来。

现在线又挪了一次。不适照样记，可“记下来交给医生”取代了“记到药的账上”。这一挪，让他身上的观察第一次有了去处：不再变成停药的理由，而是变成医生判断时多出来的一份材料。

◆ 十、药效的内层

按第 61 章的内外两层全息，药效这个客体属性，自己也是一场显露、差异序列、特征纠缠。

它的形状，是“这药有效”这句话，是说明书上那一栏结论。它的路，是一片药进入一个身体之后的一连串变化，以及这些变化被一次次读出来、被比较、被写进结论的过程。它的土，是药的成分，也是试验的设计、审评的规矩、医生的经验、病人的日子。

内层这样一看，就明白“有效”为什么能被说得那么硬：它的土里有一整套标准化的装置在托着。装置是人造的，托得很稳，所以那份硬是挣来的，也是可信的。只是你别忘了，托着它的是一整片土，不是药片自己。

◆ 十一、三角卡

三角卡	内容
① 三方程诊断	主体属性：“西药伤人”“说明书写着头晕”的担心；客体属性：“这药让人发飘”或“这药有效”；互动属性：读完说明书再吃、吃完盯着自己、不跟医生说；被先在化的是：客体，药效与副作用被当成药片里装好的东西
② 选定路径	主→客→互。理由：最松的是主体，担心是一种理解，能被补全；被先在化最深的是客体，直接争“晕不是药的事”既越界也说不通，第二位只读它嘴上的说法，不动药；回写最快被看见的是主体，担心一松，当天盯自己的方式就变，其次是“这药让人发飘”这句话，服药往来要几周才定型，放最后

三角卡	内容
③ 三原理推进	原理一：“我怕这药伤人”与“这药要长期吃”矛盾 → 服药往来改变（定时吃、记不适、带去问医生）→ 回写：“这药我在吃，有事我记着”
④ 追踪回写	看三样：是否按医嘱按时服药、不适是否被记下并带给医生、谈起这药时第一句是“它让人发飘”还是“我在吃，记着呢”；每次复诊看一次；若出现自行停药、或担心更重，算失败，交医生处理

这张卡里没有一个字说药该怎样调。那一栏永远属于医生。

◆ 十二、两个容易走偏的推论

安慰剂这个话题，最容易被拿去做两种推论。本书两种都不认。

第一种：既然假药也有效，那药效都是心理作用。这把主体一角先在化了，是主体属性中心主义。它忘了药物试验正是在主体被拉平之后，仍然测出了药自己的那一截。

第二种：既然药效经过了双盲试验，那病人怎么想无所谓。这把客体一角先在化了，是客体属性中心主义。它忘了试验里被钉住的那两角，在家里是松的。

本书的说法夹在两者中间，但不是折中。它说的是：药效在试验里被测成了药的属性，这份“属于药”是标准化挣来的；离开标准化，它重新回到三角里，由药、人、往来一起显出来。

还有一个大意可以提一句。有研究者报告过一种“明说是安慰剂”的做法，在部分症状上也观察到改善〔待核：开放标签安慰剂研究，结论仍有争议〕。如果它站得住，它说明起作用的不全是“被骗”，还有服药这场往来本身。本书只把它当作一个〔待核〕的旁证，不在此上立论。

◆ 放回日子里

那天晚上，鲁晓帆从夜班回来，看见父亲把说明书折好，夹在血压本子里。

他说：“医生说的那几条，我抄在后面了。”

她翻了翻，本子上记着几天的服药时间，有一天写着“下午三点，有点晕，坐了十分钟好了”。

明天能做的事：家里有人长期吃药，又对药有担心，别劝他“别多想”，也别替他决定停不停。把他的担心原样写下来，下回复诊带去问医生；吃药后的不适，记下时间与情形。药怎么调，听医生的。

带走的话 ：**药效在试验里属于药，那是把人与往来钉住后挣来的；回到家里，它又回到人、药和吃法三者之间。**

> 本章判错句：如果在服药往来与病人理解都大幅变化、又无任何标准化的家常条件下，一种药被感觉到的效果与不适仍几乎不随之起伏，那么本章“药效离开标准化即回到三角”的说法在这种药上要收窄。
>
> 下一章从哪里进：手腕上的表、手机里的数，把人自己也做成了一份数据，客体从药换成了人。

想一想 ：你对某一种药的“有效”或“伤人”的印象，是从哪里来的？那里面有多少是药，有多少是你读过、听过、盯过的东西？

83

第 83 章

手腕上的分数：可穿戴与数字孪生

本章只谈看问题的视角，不作诊断，不给治疗建议。

一块表戴上手腕，人就多了一个影子：步数、心率、睡眠分，一天一天积成一个“数据里的你”。本章要交给你的判断是：读数是一个客体属性，它和你过日子的往来相撞，会回写出两种相反的“我”。一种是“我睡眠差”，一种是“我会看自己的身体”。分叉在回写的方向，起点该放在那块表上。

◆ 一、六十二分

鲁长庚六十八岁生日那天，闵策送了他一块智能手表。

头一个星期，他很新鲜。爬岳麓山回来，他看步数；吃完饭，他看心率。第二个星期，他发现了睡眠那一栏。

那天早上，他坐在床边，盯着表盘上的一个数：六十二。下面一行小字，大意是睡眠质量偏低，深睡不足（表盘文字只是举例，各品牌说法不同）。

他说：“怪不得我这阵子没精神。”

可那天他起床时并不觉得没精神。他是看了那个数，才觉得没精神的。

此后一个月，他每天早上先看分数，再决定今天累不累。分数高，他去爬山；分数低，他就在家歇着。有一天分数只有五十几，他一整天说头沉。

鲁晓帆有一回下夜班回来，看见父亲在早饭桌上念叨深睡几分钟。她想起自己也戴着一块，也看过自己的分数，也被它说得心里一沉。

◆ 二、人被做成了一份数据

可穿戴设备做的事，说起来很朴素：在你身上贴一个传感器，把身体的一些变化变成数。

数一多，就能连成线，画成图，算出分。再往前一步，有人设想把一个人的大量数据装进一个模型里，让模型去模拟这个人：吃了这个会怎样，练了那个会怎样。这就是常说的“数字孪生”。它在医疗上的用法，眼下大多还在研究与试点之中〔待核〕。

不论是一块表还是一个孪生，它们都在做同一件事：把一个人显成一个客体。

本书第 67 章说过属性在号位间迁移的三种方式，第一种叫客体化。一个本来由三号位（显影为“我”的那个号位）显影的人，被挪到一号位（显影为“那儿有”的那个号位）上，成了“那儿有一份数据”。表盘上的六十二分，说的是“那儿有一个睡眠六十二分的人”。

这个人是谁？是你，又不全是你。

◆ 三、读数的功劳

先说公道。

把身体变成数，是现代医学的大功。心率、血压、血糖，一旦能被持续地读出来，很多原来看不见的变化就被看见了。医生能据此早一点发现问题，病人能据此知道自己的状况。

可穿戴设备把一部分读数从医院搬到了手腕上，这让很多人第一次愿意留意自己的身体。有的设备在提示某些异常方面被报告过用处〔待核：以具体设备的验证研究为准〕。

读数完全成立的条件是：它被放在一个能解释它的往来里。比如医生要看一段时间的心率，病人戴着设备，数据交给医生，由医生判断。在这个条件下，读数是一个好客体，它补了人眼与人感觉的不足。

它停在哪里？停在读数离开了能解释它的往来，直接落到一个人的早饭桌上，被他自己拿去判决自己。

◆ 四、分数为什么显得那么硬

六十二分为什么那么有说服力？

因为它是一个数，而且每天都有，看上去稳，像是从身体里直接量出来的。

第 49 章的标准化预言在这里又出现了一次。分数显得稳，是因为它把主体换成了传感器，把互动换成了算法。同一个人、同一块表、同一套算法，每天出一个数，可比，好排。

可是这个数背后至少有三样东西：传感器测到的信号，算法怎样把信号判成“深睡”“浅睡”，以及厂家给“好睡眠”定的那条线。三样都不是他的身体本身。消费级设备在睡眠分期上的准确度，和医院里的专门检查有差距，这是公认的大意〔待核：以睡眠医学的比较研究为准〕。

> **分数的硬，是标准化挣来的硬；它稳，只说明那套测法稳，不说明你的身体就是那个数。**

◆ 五、一家人的两块表

同一种表，在这家里戴出了两种样子。

鲁晓帆的那块，是她自己买的。她值夜班，作息乱，想知道自己到底睡了多少。她看分数，也不全信分数。下了夜班睡到中午，表上说深睡不够，她心里有数：白天睡觉，窗帘再厚也挡不住楼下的声音。她把分数当成一张便条，提醒自己哪天该早点躺下。

鲁长庚的那块，是女婿送的。他从没想过要知道自己睡了多少，一辈子都是倒头就睡、天亮就起。表来了，问题跟着来了。他原先没有“睡眠”这个关心，表给了他一个关心，还顺手给了一个分数。

两块表一样，读数的道理一样。差别在往来：一个是带着自己的问题去看表，一个是被表带出了问题。前者的读数落在一个已有的往来里，有地方放；后者的读数直接落进“我”，没有地方放，只好挂成标签。

这也是为什么本章不劝人摘表。表不坏。坏的是表进了门，却没有给它安排一个往来。

◆ 六、三角里的三种属性

放进三角看那个早上。

客体属性：表盘上的“睡眠六十二分”“深睡不足”。

互动属性：他看表、过日子的往来。起床先看分，按分决定去不去爬山，一整天回想那个数。

主体属性：正在形成的那句话，“我睡眠差”“我这阵子没精神”。

三方程：主体属性＝F（客体属性，互动属性）。“我睡眠差”一半来自那个分数，一半来自他每天早上先看分、再判自己的那个往来。

被先在化的是哪一角？表面上看，是主体，因为“我睡眠差”正在挂进“我”。往深里看，先被先在化的是客体：那个分数被当成了身体本身，被当成“本来就在那里”的事实。主体那句话，是跟着客体的先在化长出来的。

◆ 七、为什么从客体起手

选起点的三问。

哪一角最松？那块表。它的显示能改，看哪一栏、不看哪一栏能选，多久看一次也能定。比起“我睡眠差”这句已经挂上的话，表最好动。

哪一角被先在化得最深？客体，分数被当成身体。最深的一角偏偏也最松，并不矛盾：被当成身体的是那个数，可那个数是显在一块表上的，表怎么显、显不显，归人管。这句“分数就是身体”才挂上一个月，还没在他嘴里说死。所以可以先从这里拆。

哪一角的回写最快被看见？也是表。关掉一栏，第二天早上的往来就变。

所以本章选客→互→主：先改客体这一角，让读数回到它该在的位置；再改看表的往来；最后看“我”被回写成什么。

这条路与上一章相反。上一章药效被先在化，可药不能自己动，所以从主体起手。这一章读数被先在化，而读数恰恰是最能动的那一角。同一种先在化，起点因任务 DNA 不同而不同，这是第 60 章的意思。

◆ 八、原理三：分数撞上日子

原理三说：客体属性与互动属性矛盾，主体属性改变，再回写。这一条也是新能力发生的原理，也是标签发生的原理，分叉在回写方向。

矛盾在哪？客体一角说“你没睡好”，互动一角说的是另一件事：那些分数低的早上，他照样爬了山，回来照样能吃。

这一撞会往两个方向回写。

一个方向，是把矛盾判给客体：分数对，日子是硬撑。于是回写出“我睡眠差”“我是硬撑着的”。这是标签。往后每一个分数低的早上，都会加固这句话。

另一个方向，是让矛盾留着，去看它说了什么：分数和感觉不一致，说明分数只看到了一部分。于是回写出另一句话：“我会看自己的身体，分数是参考。”这是一种新能力。

两个方向的起点一样，都是那一撞。分在哪一步？分在回写落到哪里。

为什么回写容易落到标签那一头？因为分数有一个优势：它每天都在，每天都一样清楚。感觉却是模糊的，说不出几分，也记不住上周三是什么样。一个清楚的数和一团模糊的感觉放在一起，人往往信那个清楚的。久而久之，模糊的那一边就被当成“不准”，清楚的那一边被当成“真相”。

所以要让回写往能力那头走，光靠劝“别太信分数”不够。得给模糊的那一边也找一个能留下来的样子：写下来，按天记，能和分数并排放。两边都有了形状，矛盾才有地方待着，不至于一碰就被判给分数。

◆ 九、怎样让回写往能力那头走

鲁晓帆做的事，先动表，再动往来。

先动表。她帮父亲把睡眠分那一栏从首屏挪走，只留步数和心率。睡眠记录还在，只是不再每天早上第一眼看见。

再动往来。她和父亲约好：每周日晚上一起翻一次过去七天的记录，同时在本子上写下那七天自己感觉怎样。精神好不好，爬山顺不顺，饭吃得香不香。然后把两样对着看。

对了三个星期，他自己看出了门道：有几天分数低，他那天其实精神很好；有两天分数高，他却觉得乏。也有几天两样都低，那几天他前一晚喝了浓茶。

他说：“这表有时准，有时不准。浓茶那几天倒是准的。”

这句话就是回写。主体属性从“我睡眠差”退成了“我知道浓茶那天睡不好”。前一句是一个先在的标签；后一句是一个从往来里长出来的读法。

假如那些天他真有持续的睡不好、白天撑不住，或者表提示了异常，那就不是自己对着看的事了，要带着记录去看医生。

◆ 十、三角卡

三角卡	内容
① 三方程诊断	主体属性：正在挂上的“我睡眠差”“我没精神”；客体属性：“睡眠六十二分”“深睡不足”；互动属性：起床先看分、按分决定一天、整日回想那个数；被先在化的是：客体，分数被当成身体本身，主体标签随之长出
② 选定路径	客→互→主。理由：表最松，显示可改；被先在化最深的也是读数，它偏偏最松，因为数显在表上、显法归人管，且刚挂上一个月；改了首屏，次日早上的往来就变
③ 三原理推进	原理三：“分数说没睡好”与“日子照常过”矛盾 → 主体属性改变，回写分叉：判给分数则成标签“我睡眠差”，留着矛盾去看则成能力“我会看自己的身体” → 用每周对照把回写引向后者
④ 追踪回写	看三样：早上第一眼看的是表还是窗外、每周对照是否做了、谈睡眠时说“我睡眠差”还是“我知道哪天睡不好”；每周看一次；若对照后焦虑更重、或有持续不适，停止自看，带记录去看医生

◆ 十一、数字孪生是更大的一块表

把这一章的道理放大，就是数字孪生的问题。

一块表只把一个人的几项读数做成客体。一个孪生要把一个人的大部分读数都做成客体，再让这个客体自己运行、自己预测。

它的好处可能很大，比如在医生手里帮着比较几种方案〔待核：临床应用的证据仍在积累〕。它的风险，和那块表同一个形状，只是更大：一个人可能开始相信，那个孪生才是“真的我”，自己的感觉反倒是噪声。

本书第 23 章说一号位无我。“那儿有一个你”这个孪生，不管多精细，都显在一号位上。它没有“我”那一号位的意向性：它不想要什么，不在乎什么。三号位的“我”，只能在一个人自己的往来里亮。

所以孪生做得越好，越要守住一件事：让它回到往来里，被医生和本人一起看，而不是让人退到它后面，等它告诉自己是谁。

◆ 十二、读数的内层

按第 61 章的内外两层全息，读数这个客体属性自己也是一场显露、差异序列、特征纠缠。

它的形状，是表盘上那个六十二。它的路，是一夜的身体信号被传感器读、被算法分、被厂家的线判。它的土，是传感器的位置、表带的松紧、算法的版本，也是那一夜的浓茶、窗外的车声、白天爬的那趟山。

所以同一个人的分数会跳。跳，不全是身体在跳，也是那一整片土在跳。看明白这一层，你就不会被一个数判了刑。

◆ 放回日子里

那个周日晚上，祖孙三代都在。闵小满凑过来看外公的表，问：“外公，你昨天几分？”

鲁长庚说：“不看分了，看本子。”他翻到那一页，指着说：“这天喝了浓茶。”

明天能做的事：如果你也戴着一块会打分的表，试着把分数从首屏挪走一周。每周找一个晚上，把记录和自己写的感觉对着看一次。看出持续的不对，带着记录去看医生。

带走的话 ：**表盘上的分数是一面镜子，镜子稳，只说明镜子稳；你是谁，要在日子和读数的对照里看。**

> 本章判错句：如果读数的显示与看表的往来都改过之后，人对自己身体的说法长期仍只跟着分数走、从不出现“分数是参考”一类的读法，那么本章“原理三的回写方向可被引导”的说法在这类人身上要收窄。
>
> 下一章从哪里进：一块表打的是分，一个 AI 打的是诊断标签，回写的力道更大。

想一想 ：你手机或手表里，哪一个数最能左右你一天的心情？那一天，你是先感觉到了，还是先看到了？

84

第 84 章

“系统提示”：AI 诊断标签的回写

本章只谈看问题的视角，不作诊断，不给治疗建议。

一张报告上多了一行由 AI 辅助生成的提示，人读到的常常不是一个概率，而是一个名词。本章要交给你的判断是：AI 给出的标签是一个客体属性，它的力道来自速度、权威和“会被记下来”；它一旦与随访的往来相撞，就会在三号位回写出一个新的“我”，往标签那头还是往能力那头，要从标签本身先拆起。

◆ 一、报告上的一行字

今年秋天，社区组织老人做低剂量胸部 CT 体检。鲁长庚也去了。

一周后报告出来。他在手机上先看到了电子版。前面几行他看不懂，最后一段他看懂了：右肺有一个几毫米的小结节，建议定期随访（报告措辞只是举例）。报告旁边还有一个小标注，写着这份影像经过 AI 辅助阅片。

他一个人在客厅坐了很久。晚上鲁晓帆回家，他把手机递给她，只说了一句：“我肺上长东西了。”

报告上写的是“结节”，他说的是“长东西”。报告上写的是“建议随访”，他听成的是“等着看它变坏”。

那几天他话很少。他不去爬山了，说“肺不好，别喘”。有人问起，他说“我肺上有个瘤子”。

鲁晓帆知道，社区里拿到这类报告的老人不少。不少小结节在随访中变化不大，但是否如此，要看大小、密度、本人的情况等，由医生判断〔待核：以肺结节诊疗指南表述为准〕。可那一行字落到一个人身上，分量远不止一个概率。

◆ 二、AI 标签和一般的诊断有什么不同

第 80 章说过病名怎样变成身份。AI 给出的标签，走的是同一条路，可它多了三样东西。

一是速度。过去一张片子要等医生慢慢看，现在系统几秒钟就能把可疑的地方圈出来。标签来得快，人还没准备好，它已经到了。

二是权威。“机器看的”在很多人心里比“医生看的”还硬。人会犯错，机器好像不会。这份硬，一部分有根据：AI 辅助阅片在发现小病灶上被报告有帮助〔待核：以具体产品的验证研究为准〕。一部分没有根据：发现一个结节，和判断它是什么、要不要紧，是两件事。

三是“会被记下来”。一个标签一旦进了电子档案，就会被别的系统、别的医生、下一次体检读到。它不只回写进一个人的心里，还回写进一整套记录里。

> **AI 标签的力道，不在它说了什么，在它说得快、说得像真理、而且会被一直记着。**

◆ 三、先说 AI 的功劳

公道话要说在前头。

AI 辅助阅片能帮医生少漏掉一些东西。片子多、医生少的地方，它能分担很多重复的活。一个小结节被早一点看见，对随访有用，对少数需要处理的人可能更有用。

AI 标签完全成立的条件是：它被当成医生判断的一份材料，落在一个有医生解释、有随访安排的往来里。在这个条件下，它是一个好客体，补了人眼的不足。

它停在哪里？停在标签越过了医生的解释，直接落进一个人的“我”。报告到了手机上，医生还没来得及说话，“我肺上长东西了”已经先说出口了。

这不是 AI 的错，也不全是报告的错。错在那个往来少了一环：标签和人之间，少了一个把它翻译回概率与安排的人。

◆ 四、标签是怎样被先在化的

“结节”这个词，在医生嘴里是一个影像上的发现，有大小、位置、密度，还有一套随访的办法。

到了鲁长庚嘴里，它成了“东西”“瘤子”，成了一个先在的、正在长的、迟早要变坏的实体。

这一步就是先在化：一个由仪器、算法、阅片规范一起显出来的发现，被记成了一个早就在那里、自有命运的东西。

还有一步更隐蔽。概率被名词化了。系统和医生说的，其实是“这个发现需要隔一段时间再看一看”。这是一句关于往来的话：看、等、再看。到了人那里，它变成一句关于实体的话：“我有一个结节。”往来被收进了一个名词里。

第 29 章说事件也是聚合体，事件不是基本存在。“随访”本是一个事件，一段要走的路。名词一来，路就不见了，只剩一个点。

◆ 五、你读报告的那几分钟

你也许有过这样的几分钟：报告到了手机上，医生还没上班，你一个人对着屏幕。

那几分钟里，你会做三件事。先往下翻，找有没有“建议”“考虑”“可能”这类字。再把看不懂的词拿去搜，搜出来的第一页往往是最吓人的那几种情形。最后，你会在心里给自己起一个新名字。

这三件事，每一件都是互动。翻、搜、起名，都是你与那一行字之间的往来。报告本身没有变，变的是它在这几分钟里被怎样读。

本书第 32 章讲过触、听、视三条路。这几分钟里，你只有“视”这一条：一个人，一块屏，一行字。没有医生的声音，没有家里人的手。只剩一条路的互动，最容易把客体读成最硬的样子。

所以那几分钟里能做的最有用的事，也许就是先不起名字。把报告存好，等能问到医生的时候再问。不搜也行，搜了，记得搜出来的是别人的情形，不是你的。

◆ 六、三角里的三种属性

放进三角看。

客体属性：报告上的“结节”“建议随访”，以及那一行“AI 辅助阅片”的标注。在他心里，它已经变成“肺上的瘤子”。

主体属性：正在挂上的“我肺不好”“我不能喘”。

互动属性：他与随访这件事的往来。原本应该是“按医生说的时间复查，平常照常过日子”；现在是“不敢动，天天想着它”。

三方程：主体属性＝F（客体属性，互动属性）。“我肺不好”一半来自那个被名词化的标签，一半来自他把随访过成了“等坏消息”。

被先在化的是客体：标签被当成一个自有命运的实体。主体那句话，是跟着它长出来的。

◆ 七、为什么从客体起手

选起点的三问。

哪一角最松？标签本身。不是说结节能被说没，而是说“结节”这个词的意思能被补全：它多大、是什么样、医生打算怎样看它。这些都写在报告里或医生嘴里，只是他还没读到。

哪一角被先在化得最深？客体，标签被做成了实体。最深的一角偏偏也最松，是因为这个实体是他自己在客厅里一个人读出来的，才几天，还没传开；报告上本来写着的大小、类型、随访安排，一补上，它就松了。标签刚贴上的时候，可以从这一角起手。

哪一角的回写最快被看见？也是客体。意思一补全，当天晚上他嘴里的词就可能换掉。

所以本章选客→主→互：先把标签翻译回它本来的意思，再看“我”被回写成什么，最后把随访的往来安顿好。

上一章也从客体起手，可走的是客→互→主，先改看表的往来，再等“我”自己变。这一章换了次序，因为标签的力道太大，“我”挂得太快：不先把“我”从标签上解下来，他根本不肯动随访的往来，连爬山都停了。

◆ 八、原理三：标签撞上随访

原理三说：客体属性与互动属性矛盾，主体属性改变，再回写。分叉在回写方向。

矛盾在哪？客体一角说的是“肺上长东西了”，那是一个急的、凶的实体。互动一角，医生给的安排却是“一段时间后再复查”，那是一个慢的、可以等的往来。

一个凶的东西，为什么可以慢慢等？两者撞上了。

这一撞往两个方向回写。

一个方向，把矛盾判给标签：东西是凶的，医生只是没说破。于是回写出“我是个肺上有瘤子的人”。往后每一次咳嗽、每一次喘，都被读成它的证据。

另一个方向，把矛盾判给往来：医生让等，说明它眼下不急；随访，就是专门用来看它会不会变的。于是回写出另一个“我”：“我是个按时复查、照常过日子的人。”

> **同一个标签，同一个随访安排，回写出的“我”可以一个缩成病人，一个长出照看自己的能力；分叉不在标签，在回写落在哪一头。**

◆ 九、把标签翻译回去

鲁晓帆做的第一件事，是陪他去社区门诊找医生，把报告从头讲一遍；医生视情况会建议转呼吸科或胸外科，那也是随访的一部分。

医生讲了结节的大小与类型代表什么，讲了这次为什么建议隔一段时间再看。也讲了什么样的变化需要提前来。这些具体内容属于医疗判断，本书不述。也说了一句：AI 帮着把它圈出来了，看它是什么、怎样随访，是医生的事。

回家的路上，鲁长庚说：“原来是让我过一阵再去拍一次。”

这句话里，名词变回了动词。“长东西”变成了“过一阵再拍一次”。客体属性被翻译回了往来。

接着是“我”。那天晚上，有邻居打电话问他体检怎样。他说：“查出个小结节，医生让我过阵子复查。”没有说“瘤子”，也没有说“肺不好”。

这里要说清楚：翻译回去，不是把结节说没了，也不是保证它没事。医生没有保证，本书更不能保证。翻译回去，只是把一个被名词化的东西还原成它本来的样子：一个需要按安排去看的发现。它会不会变，要靠随访去回答，不靠他在客厅里坐着想。

这一步为什么非得医生来做？因为客体这一角的意思，只有能解释它的人才补得全。鲁晓帆是护士，她懂一些，可她知道这不是她该替父亲下结论的事。家里人能做的，是把人带到能解释的人面前。

最后是往来。复查的日子写进了挂历。爬山恢复了，“别喘”那条退让被拿掉了。

◆ 十、三角卡

三角卡	内容
① 三方程诊断	主体属性：正在挂上的“我肺不好”“不能喘”；客体属性：报告上的“结节”“建议随访”，被他读成“肺上的瘤子”；互动属性：把随访过成“等坏消息”、停了爬山；被先在化的是：客体，标签被名词化为自有命运的实体
② 选定路径	客→主→互。理由：最松的是标签，它的意思最容易补全；被先在化最深的也是它，它偏偏最松，因为是他几天前一个人读出来的、还没传开，医生一补全就松；回写最快被看见的也是它，意思一补全，当晚嘴里的词就换；标签力道大、“我”挂得快，须先把“我”从标签上解下来，才肯动随访的往来
③ 三原理推进	原理三：“肺上长东西”与“隔一段时间再查”矛盾 → 主体属性改变，回写分叉：判给标签成“有瘤子的人”，判给往来成“按时复查、照常过日子的人” → 由医生把标签译回往来，引向后者
④ 追踪回写	看三样：说起这事用“瘤子”还是“复查”、复查日子是否按医嘱记下、日常活动是否因它而收缩；每月看一次；若恐惧加重、或自己停了医嘱安排、或出现新症状，算失败，回到医生那里

◆ 十一、记录里的回写

还有一层回写，不在他心里，在档案里。

这次的标签进了他的电子健康档案。下一次体检，下一个医生，甚至下一套系统，都会先读到“右肺结节”这一行。它会影响下一次怎样看他、怎样排检查。这一部分多数是有用的：随访本来就要靠前后对照。

本书要指出的，是这里也有一个三角。档案里的标签是客体属性；系统与医生怎样读它，是互动属性；“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病人”，是被这两角一起定的主体属性。

第 100 章会说，算法画像可能同时冻住三种属性。这里已经能看见那个苗头：一个标签写进档案，下一次的往来先被它定了调；往来定了调，人在系统里的样子也跟着定了。

所以给一个 AI 标签安排好往来，不只是安慰一个人。它也是在照看一份记录：让下一次读到这一行的人，读到的也是“随访中”，而不是“瘤子”。

◆ 十二、标签的内层

上一章看过读数的内层，这里只说一句：报告上那一行字，是从采集、算法圈出、医生审核到写成报告，一串手一起写出来的，背后还有设备、训练数据、阅片规范和医院的流程。

看清这一层，就知道它值得认真对待，也不该被当成一个从天而降的判决。

◆ 放回日子里

挂历上，复查那天被鲁长庚用红笔圈了一下。圈旁边，他写了两个字：“照常。”

闵小满问他什么意思。他说：“就是那天去拍个片子，拍完照常爬山。”

明天能做的事：家里谁拿到一份带“系统提示”“AI 辅助”字样的报告，先别急着替他下结论，也别急着说“没事”。陪他去找医生，把那一行字从头讲一遍，记下医生说的随访安排。日子里本来在做的好事，若医生没说要停，就接着做。

带走的话：AI 给的是一个发现，不是一个判决；把名词翻译回“过一阵再看看”，人就从标签底下走了出来。

本章判错句：如果标签经医生完整翻译、随访往来也安顿好之后，人在三号位上的说法仍长期停在“我有瘤子”一类，从不出现“我在随访”一类，那么本章“回写方向可由客体一角的翻译来引导”的说法要收窄。

下一章从哪里进：标签不来，人自己也会去找；看得越勤，心越不安，那是健康焦虑与过度监测。

想一想：你有没有在一份报告上读到过一个词，回家的路上它已经变成了“我是”开头的一句话？那个词原本想让你做的，是一件什么事？

85

第 85 章

量了又量：健康焦虑与过度监测

本章只谈看问题的视角，不作诊断，不给治疗建议。

量得越勤，心越不安，这件事不只发生在不懂医的人身上。本章要交给你的判断是：过度监测是一种互动属性，它把身体的正常起伏读成了一串“异常”，再回写出“我身体有问题”这个主体属性；要松开它，先改监测的往来，再让读数回到正常起伏的样子，“我”才会跟着换。

◆ 一、护士的血压计

父亲查出肺结节之后的那个月，变得最不安的人，是鲁晓帆。

两章之前，她还是家里最清醒的看表人：看分数，也不全信分数。可那是她自己的分数。这回事落在父亲身上，那个不全信分数的她，变了。

她是护士，比谁都清楚那份报告说的是“随访”。可她夜班回来，睡不着，会去父亲房门口听一听他的呼吸。白天，她让父亲一天量三次血压，后来变成五次。每次读数一高一点，她就让他坐下歇十分钟，再量一次。

她自己手腕上也有一块表。夜班时，她隔一会儿就抬手看一眼心率。有一回心率快了一阵，她在护士站坐下，给自己量了血压，又做了一份简单的心电图（情节只是举例，不涉及具体诊疗）。结果没有问题。她松了口气，可第二天夜里，她又抬手看了好几次。

她跟同事开玩笑说：“干我们这行的，最容易把自己吓着。”

同事说：“你那不是吓着，是量出来的。”

◆ 二、量出来的不安

“量出来的”这三个字说得很准。

身体本来就是起伏的。血压一天里有高有低，心率随走动、说话、情绪而变，这些都是公认的大意〔待核：以生理学教材表述为准〕。一个人不量的时候，这些起伏照样在发生，只是没有被看见。

一量，起伏就被看见了。量得越勤，看见的起伏越多。看见的起伏越多，“异常”就越多，因为每一次读数总有一些偏离上一次。

于是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局面：身体还是那个身体，变化的是监测的密度。密度一上去，“异常”就一个接一个地冒出来。

这正是第 87 章要预言的那件事的前半截：监测越密而互动不改，“体质差”的自我属性越重。本章先把这一圈是怎么转的看清楚。

◆ 三、监测的功劳

先说公道。

监测有大用。慢性病的管理离不开读数，有些人确实需要按医嘱定期在家量。读数能让医生看见一段时间的走向，能早一点发现需要处理的变化。

担心也有它的道理。一个人家里刚有人查出问题，多留一份心，是爱，也是本能。

监测完全成立的条件是：它的频率和用途由医生的安排定下，读数有人解释，有去处。在这个条件下，量一次就是量一次，看完就放下。

它停在哪里？停在监测离开了医生的安排，变成了自己给自己的安慰。量是为了心安，心安不了就再量。这时候，量这件事已经不是在看身体，是在看自己的不安。

医学与心理学上对这种情形有专门的讨论。常说的大意是：反复检查与反复求证，短时间里可能缓解不安，长期却可能让不安更牢〔待核：以健康焦虑相关文献为准〕。本书只取这个大意，不作任何判断。一个人的不安到了什么程度、要不要求助，应当由专业人员来看。

◆ 四、被先在化的是哪一角

这一章的先在化，藏得比前几章都深。

表面上看，被先在化的是主体：“我身体有问题”“我爸身体很差”。这句话正在挂进“我”。

往下一层，是客体：读数被当成身体的真相，每一个偏离都被当成一个“异常”。

再往下一层，才是根子：监测的往来被当成了中性的。人们以为量就是量，量多了只是看得更清楚。没人觉得“量”这件事本身会改变看见的东西。

> **过度监测的先在化，是把“量”当成一面透明的玻璃；其实它是三角里的一角，它的密度和方式，参与决定了身体被显成什么样。**

这也呼应第 49 章。标准化的测量，靠的是把互动钉成标准程序。一个人自己在家五次十次地量，恰好是撤掉了标准化：时间不定，姿势不定，心情不定。撤掉标准化，读数里随往来变的那一份就冒出来，起伏跟着变大，这正是标准化预言指的方向。

◆ 五、三角里的三种属性

放进三角看鲁晓帆家这一个月。

互动属性：监测的往来。一天五次，读数高就再量，夜里抬手看表，一有起伏就求证。它的属性是“勤、急、不放下”。

客体属性：读数与身体信号。在这样的往来里，它们被显成“老是不稳”“时不时异常”。

主体属性：正在挂上的“我爸身体很差”“我心脏可能有问题”。

三方程：主体属性＝F（客体属性，互动属性）。“我身体有问题”一半来自那些被读成异常的起伏，一半来自那个一天五次的往来。

客体属性＝G（主体属性，互动属性）。读数显得“老是不稳”，一半因为身体本来会起伏，一半因为量的方式太勤、太乱、太带着不安。

被先在化最深的，是互动：量被当成中性的。

◆ 六、为什么从互动起手

选起点的三问。

哪一角最松？互动。量几次、什么时候量、量完怎样，这些今天就能定下来。读数自己不会听话，“我”也不是劝一劝就放下的。

哪一角被先在化得最深？互动，“量是中性的”这个看法藏得最深。

最深的一角怎么偏偏又最松？因为深的是那个看法，松的是那件做法。“量是中性的”藏在心里，没人去想；可一天量几次、几点量、量完做什么，是手上的事，明天就能改，改了不伤人，改错了也能退回来。所以这一回，第一位仍放互动。

哪一角的回写最快被看见？也是互动。频率一改，当天就少了几次心跳加速。

所以本章选互→客→主：先改监测的往来，再看读数被显成什么，最后等“我”跟着回写。

这条路的好处，在于从互动起手不跟人争辩。第 59 章把互动比作三角里的一扇侧门，正门堵住了，侧门往往开着。不去说“你别担心”，那句话对一个担心

的人几乎没用。也不去说“读数都正常”，那只会让人再量一次求证。只改那件事的做法。

◆ 七、改的是往来

鲁晓帆做的第一件事，是给自己定规矩。规矩不是她自己拍脑袋定的，是她拿着父亲的本子去问了医生，问清在家量血压该什么时候量、量几次、怎样量。

回来之后，父亲的血压按医生说的时间量，每次照同样的姿势，坐好、静一会儿再量，记下来就合上本子。读数高一点，不再追着量第二次，而是等下一个约好的时间。这条规矩不管急事：医生交代过“高到多少要处理”“出现什么情况要马上来”的，照医生的线办；头痛、胸痛、说话含糊或一侧手脚无力，立即就医，不等下一个时间。

她自己那块表，她把心率提醒关了，夜班时把表摘下来放进口袋。

这一改，有一段时间是难受的。她说头几天，手总想去摸口袋。不量的那几个小时，心里空落落的。这份难受，说明那个往来已经成了一种习惯，成了互动一角上的一种属性：它不只是她在做的事，也是她在过的日子。

第 22 章说属性经封装才稳定。“一不安就量”已经被她反复用过，在互动这一角上封装成了一个可以随手调用的动作。拆它，要用另一个同样能随手调用的动作来替：她把手伸向口袋的时候，改成去倒一杯水。

◆ 八、原理三：读数撞上新往来

原理三说：客体属性与互动属性矛盾，主体属性改变，再回写。分叉在回写方向。

新的往来定下来之后，矛盾就出现了。客体一角还带着旧的样子：“读数老是不稳，可能有问题”。互动一角却换了：“按时量，量完放下，不追”。

一个“可能有问题”的东西，为什么可以不追？两者撞上了。

这一撞让她很不舒服。头一周，每到约好的时间之外，她心里都有一个声音说：再量一次吧，万一呢。“万一”是过度监测最常用的一个词。它把一个很小的可能，说成一个必须马上排除的危险。新的往来要站住，就得容许“万一”留在那里一会儿，不去立刻消掉它。

这一撞往两个方向回写。

一个方向，判给旧的客体：“不追是在冒险”。于是回写出“我在逃避”“我不负责”，然后加倍地量回去。这是最常见的轮回：改了又被旧三角吸回去，第 56 章的四结局里叫轮回。

另一个方向，判给新的往来：“按时量，读数有了可比的样子”。头两周过去，本子上的读数在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姿势下，排成了一条有起伏、可也有走向的线。偶尔高一点，下次又回来了。

读数被显成了另一个样子：不再是一串异常，是一条会起伏的线。客体属性就这样改了。

◆ 九、回写到“我”

客体一改，“我”就有了松的余地。

鲁晓帆说起父亲，从“我爸身体很差”变成“我爸的血压按时量着，医生说走向还行”。说起自己，从“我心脏可能有问题”变成“我夜班累的时候心跳会快一阵，歇一会儿就回来”。

后一句话借的是第 78 章立、第 81 章用足的那把尺子：累了能回来。它不是说她心脏一定没事，那是医生的事。它说的是：她看自己身体的方式，从找异常变成了看回来。

回写进土壤的那一份，也看得见。家里的血压计放回了柜子，只在约定的时间拿出来。本子上多了一栏，写医生下次复诊要问的事。父亲那句“你别老让我量了”，再也没说过。

> **过度监测的回写，往标签那头走，是“我身体有问题”；往能力那头走，是“我知道身体会起伏，也知道什么时候该去问医生”。**

◆ 十、三角卡

三角卡	内容
① 三方程诊断	主体属性：正在挂上的“我爸身体很差”“我心脏可能有问题”；客体属性：读数被显成“老是不稳、时有异常”；互动属性：一天五次、高了就追、夜里看表、一起伏就求证；被先在化的是：互动，“量”被当成中性的透明玻璃
② 选定路径	互→客→主。理由：监测往来最松，今天可定；“量是中性的”先在化最深，它偏偏最松，因为深的是看法、松的是做法，做法明天就能改；频率一改当天即见
③ 三原理推进	原理三：“读数可能有问题”与“按时量、量完放下”矛盾 → 主体属性改变，回写分叉：判给旧读数则轮回加倍量，判给新往来则读数显成“有起伏、有走向的线” → 回写：“身体会起伏，什么时候该去问医生我知道”
④ 追踪回写	看三样：一天监测次数是否回到医嘱、不安时是否还去追量、谈起身体时说“异常”还是说“走向”；每周看一次；若不安加重、影响睡眠与工作，或出现新的身体症状，算失败，及时求助医生或心理专业人员；医生所定的就医线永远在这条规矩之上

◆ 十一、为什么懂医的人也会这样

鲁晓帆是护士，这一点值得多说一句。

人们常以为，懂得多就不会乱担心。她的经历说明，知识只是三角里的一样东西。知识让她知道读数会起伏，可她的监测往来照样能把起伏读成异常。知识在理念界，往来在现实界，不安在自我界。三界各走各的，知识不会自动管住往来。

第 20 章说界是一条独立的轴。同一件“健康焦虑”，在三界里各有各的样子：理念界里是“我知道这没事”，现实界里是“我手又伸向了血压计”，自我界里是“我心里还是悬着”。只改理念界，另两界不跟着动。

这也是为什么本章从互动起手，而不是从讲道理起手。道理她都懂。她缺的不是道理，是一个新的往来。

◆ 十二、监测的内层

按第 61 章的内外两层全息，“过度监测”这个互动属性，自己也是一场显露、差异序列、特征纠缠。

它的形状，是一天五次的量、夜里抬起的手腕。它的路，是一次不安、一次求证、一次短暂的心安、再一次不安，一圈一圈越转越快。它的土，是父亲的那份报告，是护士这份工作见过的病例，是手腕上随手可看的表，是夜班的疲惫。

这一圈转得快，靠的是那一下短暂的心安。每量一次，得到一点放心，这一点放心就是奖赏，奖赏又推着下一次去量。所以从路上拆它，要换掉奖赏的来源：心安不再从“又量了一次”来，改从“按时量了、记了、交给医生了”来。

土也要换一些料。夜班累的时候，表放进口袋；父亲的本子上，加一栏复诊要问的事。土换了，那条越转越快的路就慢下来。

◆ 放回日子里

又一个夜班结束，鲁晓帆早上七点到家。父亲刚量完血压，本子摊在桌上，笔还没合。

她瞄了一眼，没问数。父亲先开口：“按时量的，记了。”

她说：“好。今天天好，你去爬山吧。”

明天能做的事：如果你家里有人，或者你自己，一天量好几次、量完还不放心，先去问医生在家该怎样量、量几次。然后照着做，量完就合上本子。手想去拿血压计或看表的时候，换一个动作。不安一直下不去，就去找专业的人谈谈，这本身就是照看自己。

带走的话：量是三角里的一角，不是透明的玻璃；量得太勤，身体的起伏就会被读成病。

> 本章判错句：如果监测往来已改回医嘱的频率与方式、又持续了足够长的时间，读数在人眼里仍只显为“一串异常”、“我身体有问题”毫无松动，那么本章“过度监测的先在化在互动一角”的说法要收窄。
>
> 下一章从哪里进：医生拿着 AI 的结果下判断，那份医术，是医生的，是 AI 的，还是两者往来的？

想一想 ：你最常反复查看的那个数，是哪一个？如果一周只看医生要你看的那几次，你担心会错过什么？

86

第 86 章

一张片子，两双眼睛：医术归谁

本章只谈看问题的视角，不作诊断，不给治疗建议。

医生说“这张片子我一看就知道”，AI 说“这张片子异常概率很高”。两句话碰在一起，人们最想问的是：到底谁更准？本章换一个问法。本章要交给你的判断是：医术从来不是装在一个人脑子里的库存，它是医生、病例与工具、判断流程一起发生的属性；AI 进来以后，先变的是那条流程。

◆ 一、读片室里多了一块屏

鲁晓帆所在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去年添了一套辅助读图的软件。

心电图、眼底照片传上去，屏幕右边会多出一栏：可疑之处画一个框，旁边标一个概率。中心的全科医生姓程，五十出头，读了二十多年心电图。

头一个月，程医生几乎不看那一栏。他说：“它框的，我早看见了。”

第二个月，他开始先看那一栏，再看图。

第三个月的一个夜班，鲁晓帆注意到一件小事：一张心电图上，软件什么也没框，程医生扫了一眼就签了字。护士站的灯很亮，她站在旁边，心里咯噔了一下。

那一眼，和三个月前他读图的那一眼，不是同一种看法。三个月前，他的眼睛从左到右走一遍，在几个地方停一停。现在，他的眼睛先去找框。

程医生的医术变了吗？他的知识一条也没少。变的是他看图的那条路。

◆ 二、通常的两种答法

“医术归谁”这道题，常见的答法有两种。

第一种：医术是医生的。读得准，是因为他读过几万张图、见过几千个病人。软件只是一把尺子，用得好不好，看人。这种答法把医术当成主体属性，挂在医生身上。

第二种：准确率是机器的。软件在大规模数据上测过，某项任务的准确率可以写进说明书。医生再有经验，也会累、会漏。这种答法把“准”当成客体属性，挂在工具身上。

两种答法吵了好多年。它们看起来对立，其实做的是同一个动作：都先认定有一个现成的主人，然后比较两个主人谁的属性更强。

这个动作，本书叫先在化：把一场发生记成一个先在的属性。

◆ 三、它们各自对在哪里

先说公道话。

第一种答法对在：医生身上确实沉淀了东西。二十年读图，看见过的异常、吃过的亏、被上级纠正过的地方，一层层压进去。本书第 22 章把这种沉淀叫封装：反复试用、检测之后，历史上的发生成了可以整体调用的能力。第 398 号《AI时代的判断力发生学导论》也用这个词说医生和工具。程医生“一看就知道”，调用的就是这份封装。

第二种答法对在：工具身上也确实沉淀了东西。第 398 号用一把切冬瓜的刀说明，刃口的角度、刀身的重量，都承接着过去无数次的取舍；人拿起刀，那些取舍就进了这一次的切。说刀有“封装”，是借喻：刀自己不会试、不会检，是人一代代试出来、存在刀的样子里。软件里的模型同样如此，它承接的是大量已标注图像里的取舍。

所以两边都看见了封装。这是它们完全成立的地方：**在病例类型稳定、流程固定、反馈及时的条件下，把医术记在医生身上，把准确率记在工具身上，都是够用的近似。**

问题出在条件变了的时候。

◆ 四、加号不是相加

第 398 号有一句提醒，值得抄下来：在“人的判断＋刀的封装判断”里，那个加号不表示两份独立能力相加。

拿刀切冬瓜，换一把更钝的刀，人的手法会跟着改：落刀的角度、用力的方式、下刀前要不要先划一道。人的判断不是原封不动地加在新刀上，它被新刀重新组织了一遍。

读片也一样。程医生和软件一起看图的时候，他的判断不是“他原来的判断”加上“软件的判断”。他的眼睛先去找框，没有框的地方就走得快。他原来那套从左到右、在几处停顿的读法，被软件重新组织了。

这就是为什么“谁更准”问不出结果。医生单独读、软件单独读，各有一个准确率；两者合在一起读，又是第三个数，而且这个数不能从前两个算出来。它取决于两者怎样合：谁先看，谁后看，意见不一时听谁，出错之后告诉谁。

这一条“怎样合”，就是互动属性。

◆ 五、医术的三方程

把健康编的三方程套到这张片子上。这里的病例与工具，就是本编病与药那一角；判断流程，就是调治互动那一角。

医生的判断属性＝F（病例与工具的属性，判断流程的属性）。程医生“读得准”，离不开眼前是什么样的图（典型还是罕见、清晰还是模糊），也离不开他用什么流程读。

病例与工具的属性＝G（医生的属性，判断流程的属性）。“这张图难读”不全是图的事。同一张图，交给一位刚轮转来的医生是难图，交给程医生可能是一眼图。“软件准”也不全是软件的事，同一套软件放进一个从不核对的流程里，它的错会被原样签出去。

判断流程的属性＝H（医生的属性，病例与工具的属性）。“这套流程顺”，要看坐在屏幕前的是谁，也要看今晚来的是什么病例。

> **医术不在医生的脑子里，也不在软件的参数里；它是医生、病例与工具、判断流程三者一起发生时，回写到三号位、挂在医生这一角上的名字。**

国外已有研究关心一种现象：医生长期借助辅助工具后，撤掉工具时独立识别的表现可能下降〔待核〕。也有研究讨论人对自动化建议的过度依赖，常称为自动化偏差，参考书目所列 Parasuraman 与 Manzey 2010 年的综述就是这一路。本书不引用具体数字。这些研究在本书的框架里读作：互动属性变了，主体属性跟着回写了，只是回写的方向没有人设计过。

◆ 六、原理一：经验与病例相撞

本章的推进用原理一：主体属性与客体属性矛盾，推动互动属性改变，再回写。

程医生的经验是一种主体属性。新来的病例类型、新添的工具读数，是客体属性。两者相撞的时候，就会有矛盾：他的经验说“正常”，软件框了一个地方；或者软件没框，他心里觉得哪里不对。

矛盾本身不是故障，是引擎。它会推动判断流程改变。

可以往坏处改：既然常常不一致，干脆以软件为准，医生签字。也可以往另一处坏处改：既然软件常常框多，干脆不看那一栏。两种改法都把矛盾消掉了，也都把一方变成了摆设。

还可以这样改：每次不一致，都写一句理由。医生为什么不同意，软件框的是什么。一个月后把这些理由拿出来，和后续的结果对一对。

第三种改法让矛盾留在流程里，变成一条反馈。这时回写才开始：医生的经验被新病例校正了一遍，软件在哪类图上爱出错也被看清了一遍。**回写之后，医术挂到的位置变了：它不再挂在程医生一个人身上，而是挂在“程医生和这套流程”这个复合主体上**。复合主体是第 67 章说过的那种现象：一个“我的”，背后其实是人和别的东西一起在干活。

第 398 号的结语把这个意思说得很直：不是守住孤立的判断者，而是持续生成能够判断的复合体。

◆ 七、为什么从互动起手

选路径用三问。

哪一角最松？医生的经验二十年才攒下，一时改不动；软件是厂家的产品，基层中心也改不动；判断流程却是中心自己定的，明天就能改。互动最松。

哪一角被先在化得最深？是医生这一角。“医术高明”是对一个医生最高的称赞，人们很难想象它会随流程而变。

哪一角的回写最快被看见？是互动这一角。流程一改，不一致的记录第二天就有。

所以本章的路径是互→主→客：先改判断流程，再看医生的判断属性怎样回写，最后重新标定病例与工具的“难”和“准”。

照默认排法，被先在化最深的医生一角该留到第三位。这里把它放第二，是因为病例的“难”和软件的“准”，要等医生的读法变了才能重新量：医生一角回写出来，客体一角才有新的尺子。医生一角仍不放第一位。

这里有一条红线要说清。改判断流程，是医疗机构依照规范与监管要求去做的事，不是病人或家属能自己动手的事。本章只讲怎样看。第 398 号也提醒过：

不能把一个环节的通过标记，推广成全部目标都已实现。软件在一项任务上测过，不等于它在整条诊疗链上都可靠。

◆ 八、医生会不会越用越弱

这是许多医生真正担心的事。

它与第 74 章的问题同构：学生用 AI 写作业，越用越强还是越用越弱。那一章的答法在这里也适用：强弱不取决于用不用，取决于互动怎样排。

如果流程是“软件先框，医生看框”，医生的眼睛会慢慢学会只去框里找。框外的那部分看法得不到练习，封装会一点点松动。这时“医术下降”是互动属性回写到主体属性上的结果。

如果流程是“医生先独立读、写下判断，再打开软件那一栏，不一致处写理由”，医生的眼睛每天都在练，软件成了一面镜子。这时医生的封装在被检测、被修补，可能越用越精。

两种排法，同一位医生，同一套软件，回写方向相反。这正是原理一的要害：矛盾推动的是互动，主体属性怎样变，看互动改成什么样。

还有一层：封装要能拆开来查。第 398 号把这叫“拆封权”，意思是随时有权把装好的本事拆开，看看里面还剩什么。在这里，它就是一个朴素的要求：医生要保留不经软件、独立判断的时段，好让人知道封装还在不在。

◆ 九、签字的那只手

还有一个问题绕不过去：出了错，算谁的？

按现行的医疗规范，签字的是医生，责任也在医生；各地规定不一〔待核〕。这条规定有它的道理：总得有一个能被追问、能出庭、能道歉的人。本书不去改这条规定。

可是要看清它在属性层做了什么。签字这个动作，把一场复合判断的结果，回写到一个人的号位上，挂成“他的判断”“他的失误”。这一挂，在追责上是必要的；在理解医术怎样发生上，却会把另外两角藏起来。

藏起来的后果是：出了错，人们只追问医生“你怎么没看出来”，不追问流程“为什么那一栏没框时没人多看一眼”，也不追问病例“这类图本来就容易漏”。三角只剩一角被修，另外两角原样不动，同样的错过一阵又会回来。这就是第 56 章说的轮回。

所以本书的主张很窄：追责可以挂在人身上，复盘要摊回三角上。两件事分开做，各守各的位置。

◆ 十、医术的内层

再往里看一层。程医生“读得准”这个主体属性，自己内部也是一场发生。

它有一个显出来的样子：扫图的路线，停顿的位置。它有一条长出来的路：二十年里一次次被纠正、被印证。它有一片养着它的土：读过的病例，带过他的上级，科里的习惯。这就是第 61 章说的内层全息。

软件进来，同时动了两层。外层动的是流程。内层动的是土：他每天见到的“被框过的图”，本身就成了新的土。一年以后，他的读法会长成什么样子，要看这片新土里多的是什么、少的是什么。

这也是为什么本书不赞成笼统地说“AI 会让医生变强”或“AI 会让医生变弱”。两句话都把结果说成了工具的属性。结果其实是三角一起跑出来的。

◆ 十一、三角卡

三角卡	内容
① 三方程诊断	主体属性：“程医生读得准”；客体属性：“这张图难读”“软件准确率高”；互动属性：“读片流程顺不顺、分歧怎么处理”；被先在化的是：医术被当成医生个人的库存，准确率被当成软件自带的属性

三角卡	内容
② 选定路径	互→主→客。理由：最松的是判断流程，由机构自己定；回写最快被看见的也是流程，改动后第二天就有记录；医生一角被先在化最深，不宜先动；它放第二，因为病例的“难”、软件的“准”要等医生读法变了才能重新标定
③ 三原理推进	原理一：医生经验（主体属性）与新病例、软件读数（客体属性）矛盾 → 判断流程改为“先独立读、再看软件、分歧写理由、结局回馈” → 回写：医术挂到“医生＋流程”的复合主体上，病例的“难”与软件的“准”被重新标定
④ 追踪回写	读数：分歧记录里医生纠正软件、软件提醒医生各占多少，以及事后核实的结果；定期安排不看软件的独立读片时段，看独立判断是否稳定〔待验〕。按季度看。失败的样子：独立读片的表现持续下降而流程改不回来，或分歧记录流于形式、没人回看

这张卡给的是看法的骨架，具体流程怎样设，由医疗机构按规范定。

◆ 放回日子里

那个夜班下来，鲁晓帆没有去找程医生理论。她只在交班本上加了一栏，叫“软件没框、但我们多看了一眼的”。

一周后，那一栏里有了三条。其中一条，程医生后来在图上指给她看，说：“这种，它确实不爱框。”

那天晚上回家，鲁长庚问她中心新添的机器灵不灵。鲁晓帆想了想，说：“灵不灵，要看我们怎么跟它一起看。”

你明天可以做的一件事：想一想你工作里那件“一看就知道”的事，最近有没有换了一种看法，是你自己换的，还是工具替你换的。

带走的话：医术不在医生脑子里，也不在机器参数里；它挂在那个复合主体上，而复合主体的样子由流程决定。

> 本章判错句：如果在多种流程安排下，医生与软件合在一起的判断表现，始终能由两者各自单独的表现直接推出，不随流程改变，那么“医术挂在复合主体上”一说就多余，应退回“医生一份、工具一份”的相加说。

> 下一章从哪里进：西医、中医与互动医学各守一角之后，干预该怎样分工，监测越密会把“体质差”推向哪里。

想一想：你最信任的那位医生，他的准，有多少是他身上的，有多少是他所在的那条流程给的？

87

第 87 章

三双手，一张化验单：干预与预言

本章只谈看问题的视角，不作诊断，不给治疗建议。

一张化验单上的数字，西医看它有没有越线，中医看它背后的场还托不托得住，互动医学看那段让身体“跑得回来”的中间过程还转不转。本章要交给你的判断是：三双手各守一处，改三角，才不会只改病人。本章还要写死一条预言：监测越来越密，而互动一点不改，“我体质差”这句话就会越说越重。

◆ 一、又翻出来的那块表

第 83 章那块手表，鲁长庚一直戴着。睡眠分挪出了首屏，每周日对着本子看，他说过“不看分了，看本子”。后来查出肺结节，家里忙乱了一阵，周日的对照就停了。等血压按时量下来、日子回到原样，他又把表上那几栏一栏一栏翻了出来。

这回他看的不只是睡眠。每天早上爬完山，第一件事是抬手看表。没过多久，他开始在饭桌上报数：昨晚深睡只有五十分钟，心率比上周高了几下。再过一阵，他不太说话了。

有一天他对女儿说：“晓帆，我这身体是不是不行了？表上天天不及格。”

鲁晓帆拿过表看。数字确实有起有落，可是父亲每天照样爬岳麓山，照样上下楼不喘。她心里明白，表没有坏，父亲的腿也没有坏；变的是父亲每天看自己的那一下。

这一章，就从这块表、这句“我这身体是不是不行了”开始，把健康编收个账。

◆ 二、只改病人，为什么总是不够

前面九章，一个反复出现的样子是：问题被挂在病人身上，然后只改病人。

“我体质差”，那就补体质。“年纪大了”，那就认命。“病人不配合”，那就加强教育。每一种做法都先认定有一个现成的主人，主人身上缺了什么，就往里加什么。

这种做法不是全无用处。病人身上确实有要管的东西，有时还是要命的东西。可是第 78 章已经立了健康的三方程：病人的属性离不开病与药的属性，也离不开调治互动的属性。只改一角，另外两角原样不动，旧三角会把改动吸回去。这就是第 56 章说的轮回。

那么干预该怎样分？第 49 号《互动医学入门》给过一个分工，本书借来读成三角上的三双手。

◆ 三、第一双手：西医守红线

第 49 号说，西医在慢性病里的使命，是守住边界：设定风险红线、结构底线与监测底线，避免恢复的过程越界崩解。它还加了一句要紧的话：护栏要守边界，而不夺裁判。

这句话在三角上很好读。红线守的，大多是客体属性：血压超过多少要处理，某个指标到了哪一步不能再等，哪些药物不能自行停。这些线一旦越过，后果是硬的，没有商量的余地。

> **所以西医这双手先放在客体一角，它的位置是底，不是全部。**

本书在这里完全站在规范医学一边。任何用药、停药、改方案，都要由主治医师结合个人情况判断；第 49 号的说法不能作为自行减药或停药的依据，同第 78 章的提醒。

“不夺裁判”的意思是：红线告诉你哪里不能去，不告诉你整个人活得怎么样。把底线读数当成全部裁判，病人就只剩下一排数字。

◆ 四、第二双手：中医扶场

第 49 号说，中医在慢性病里的使命，是扶“场”。用大白话转述它的意思：让能长久过下去的那种日子更结实，让坚持一件好事更有吸引力，让波动来的时候有个缓冲，让日子里的几样安排彼此不打架。

“场”这个字，放进三角里，大致落在病人生活的那片土上：一日三餐怎么排，夜里几点睡，家里谁陪着，爬山有没有伴。这片土既不全是病人的，也不全是病的。它托着三种属性一起发生。

第 13 章说过，中医的长处是把体质、病邪与药性、证候三者合看。扶场这双手，接的正是这份合看。它不急着改某一个数，而是让人能把一件对身体好的事继续做下去。

鲁长庚每天爬山，本身就是场的一部分。山路、同伴、清早的空气、爬完那碗米粉，一起构成了一个他愿意回去的场。表上的数一时难看，场还在，人就还在往回走。

◆ 五、第三双手：互动医学修中段

第 49 号的母题是：慢性病的根因，既不在起始的那锅粥，也不在最后的结果，而在中间那一段运行失常。它用自己的三律说法，把中间段的毛病分成三处；转成大白话，一是身体自己理顺的劲不够，二是该换路时换不过去，三是好的变化接不成下一步。它还给了一个裁判：看身体的变化过程能不能继续、能不能恢复、阻力有没有在降。

用第 78 章立的那把尺子说，就是“累了能回来”。

这一段落在三角的哪里？落在互动一角。人与病、人与药、人与日子之间那一来一回，就是中段。爬一次山，累了，睡一觉，第二天又能爬，这一来一回转得动，中段就是好的。

> **互动医学这双手放在互动一角，它修的不是某个器官，是“跑得回来”的那段过程。**

这一段中段之说，同前，是理论主张，未经临床对照验证。本书借的是它的分工，不是它的疗效。

◆ 六、三双手在一张三角上

把三双手放到第 78 章的三角上，就是一张分工表。中医那一行不占三角的哪一角，它守的是托着三角的那片土。

落在三角的哪里	哪双手	守什么	不该越过去做什么
客体属性（病、药、指标）	西医	风险红线、结构底线、监测底线	不夺整个人的裁判
三角共同的土（生活场），最贴近病人一角	中医	场的可持续、坚持的吸引力、缓冲波动	不替代红线
互动属性（调治中的一来一回）	互动医学（理论主张，未经临床验证）	能继续、能恢复、阻力下降	不把理论主张当疗效

表里没有一行是专门去改病人的。这是故意的。病人的属性，“我体质差”“我年纪大了”“我是个病人”，是三双手一起干预之后，回写到三号位（“我”亮起来的那个位置）上的结果。

第 25 号《心血管健康的发生学重建》从指标、调节能力、生活意义三层重建健康理解。本书读来与此相近：指标近于客体一角，调节能力近于互动一角，生活意义落在主体那一角（这一对应是本书的读法）。

> **不直接改病人，改三角；病人的属性会自己回写出来。**

◆ 七、那块表做了什么

现在回到鲁长庚的表。

表是一件监测工具，它让客体属性的读数变密：原来一年体检一次，现在每天几十个数。第 83 章、第 85 章已经讲过，人被做成数据客体以后，健康焦虑会怎样起来。这里只问一件事：读数变密了，互动变了没有？

没有。鲁长庚的日子照旧：清早爬山，中午小睡，晚上看电视。他看表的那一下多了，看完以后却不知道该做什么。读数和日子之间，没有接上任何一来一回。

于是密起来的读数，只剩下一条出路：回写到三号位上。每天几十个数，总有几个不好看；不好看的数没有地方去，就一点点落成“我这身体不行”“我体质差”。

第 49 号有一句话正好用在这里：指标在发展阶段要成为反馈工具，而不是终极裁判。反馈工具的意思是：读数要接到一个动作上，动作的结果再回到读数上。鲁长庚的表，只有读数，没有动作，于是它成了裁判。

◆ 八、把表摘了行不行

你也许会想：既然表惹出这么多事，摘了不就完了？

摘表是一种改法，它改的是客体一角：读数变回稀疏。对有些人，这样做确实能让焦虑退下去。你要看清的是它没改什么。互动还是原样，下一次体检单来的时候，同一条路还会再走一遍。

还有一层：读数本身是有用的。西医守红线，靠的就是监测底线。有些读数越线了，越早知道越好。把表摘了，红线这双手也少了一只眼睛。是否需要监测、监测什么，要听医生的，不由本书说。

所以问题不在读数密不密，在读数落到哪里。读数接到动作上，它是反馈；读数什么也接不上，它就只能落到人身上。你可以把这句话当成看任何一种健康工具的第一问。

◆ 九、预言：监测越密，“体质差”越重

本章写死一条预言。它不另立在附录 H 那八条之外，是第 112 章八条预注册里预言一、七、八在健康领域的一根探针；退让的层次照那张登记表走〔待验〕。

假设：在监测密度上升、而调治互动不改的人群里，“我体质差”一类的自我属性陈述会加重；如果监测密度上升的同时，互动被改成“读数接动作、动作回读数”，这类陈述不加重，甚至减轻。

可观察量：一是监测密度（每天查看读数的次数）；二是互动是否改变（读数有没有对应的动作安排、有没有人和他一起回看）；三是自我属性陈述（在固定问卷或访谈里，“我体质差”“我身体不行”一类说法的频率与强度）；四是作为对照的客观指标，确认身体状况本身没有同步大幅变化。

判负阈值：前提是客观指标大体不变。在这个前提下，若“高监测、互动不改”组的自我属性陈述并不比“高监测、互动改变”组更重，本预言判负；若两组差异小到与低监测组无从区分，同样判负；具体阈值要在预注册时定〔待验〕。

失败时哪一层退让：若本预言失败，退让的是第十一编的应用层判断，也就是“监测读数会经由互动的缺席回写到三号位”这一条；卷二的三属性纠缠命题不会因这一条而倒，但要把健康领域记作一个反例候选，交第 49 章的方差分解去复核：看含个人的交互项份额，纠缠度只作辅报。

这条预言与第 77 章教育编的预言是一对：标签越精准，学生越被锁死。读数越密，病人越被锁死。两处的机关相同：客体一角的读数变精、变密，互动一角不动，回写只能落到主体身上。

◆ 十、三角卡

三角卡	内容
① 三方程诊断	主体属性：“我体质差”“我身体不行了”；客体属性：手表读数、化验指标、病名；互动属性：读数之后有没有动作、谁一起看、日子里的一来一回能不能继续；被先在化的是：主体，“体质差”被记成生来如此的库存
② 选定路径	互→客→主（与第 79 章同路）。理由：最松的是互动，家里明天就能改看表的方式；回写最快被看见的也是互动，看完表接没接上动作当天可读，读数在人眼里的样子以周计；被先在化最深的是主体，不宜先动，留到第三位，几周后从陈述里读回写
③ 三原理推进	原理三：客体属性（越来越密的读数）与互动属性（看完无事可做）矛盾 → 主体属性改变。回写有两个方向：一是落成“我体质差”；二是在互动改成“读数接动作”后，回写出“我能把它拉回来”
④ 追踪回写	读数：一周里说“我身体不行”的次数；看表之后接了什么动作；爬山、睡眠、吃饭这三件“跑得回来”的事是否照常。每两周回看一次。失败的样子：读数照看、动作照无、那句话越来越多。任何指标越线，按西医红线处理，交给医生

◆ 放回日子里

那天晚上，鲁晓帆没有收走父亲的表。

本子对照停了，她就换一个更省事的。她和父亲约了一件小事：每天只在爬完山回来看一次表，看完写一个字，“好”“平”“差”，就写在门后挂历上。写“差”的那天，晚饭后父女俩一起想一想昨天睡得怎样、吃得怎样，第二天爬山要不要少爬一段。

一个月后，挂历上“差”字没有少多少。鲁长庚却不再说“我这身体不行了”。他说的是：“昨天睡晚了，今天腿沉，明天早点睡。”

一句话从“我是什么”，变成了“我能做什么”。读数没变，互动变了，回写的方向就变了。

鲁晓帆把这件事讲给丈夫听。闵策听完笑了一下，说：“我们组里也有一块表，叫周报。”这句话，下一编会接着讲。

你明天可以做的一件事：如果家里有人天天看健康读数，问一句“看完以后，我们做什么”。

带走的话 ：**读数要接上一个动作，才是反馈；接不上动作的读数，迟早落成一句“我不行”。**

> 本章判错句：若在客观指标大体不变的条件下，监测加密而互动不改，并不会让“体质差”一类自我属性陈述加重，本章预言判负。
>
> 下一章从哪里进：离开诊室，走进办公室；“他能力强”与“我体质差”是同一种挂法。

想一想 ：你身上有没有哪一句“我就是这样”，其实是一串没处去的读数落下来的?

◆ 本编总账

第十一编十章，从一张体检报告走到这块表。

看见清单：体质、年纪、病人身份这些主体属性，都离不开病与药，也离不开调治的一来一回（第 78 至 81 章）；药效不全在药里，安慰剂与反安慰剂提示互动一角在场（第 82 章）；可穿戴、数字孪生、AI 诊断标签与过度监测，让客体读数变密变精（第 83 至 85 章）；医术挂在医生、病例与工具、判断流程的复合主体上（第 86 章）；西医、中医、互动医学可以读成三角上的三双手（本章）。

改过来的说法：“我体质差”改成“这些年的夜班、凑合的饭、带病上班，回写到了我身上”（第 79 章）；“我是高血压病人”改成“我在管我的血压”（第 80 章）；“年纪大了”改成“回来得慢一点，可还回得来”（第 81 章）；“这药让人发飘”改成“这药我在吃，有事我记着”（第 82 章）；“医术是医生的”改成“医生和流程一起读得准”（第 86 章）。另记一笔：本编不作诊

断，不给治疗建议，不评任何疗法的疗效；所借第 49 号的分工，是看问题的分工，不是医疗方案；预言与读数都标〔待验〕，要等预注册检验。

> **健康的难题大多出在把读数和病名挂在病人身上、只改病人；三双手各守一角、改动三角，“我是什么”才会回写成“我能做什么”。下一编，这条判断要走进办公室。**



第 十 二 编

事业：能力不是装在一个人身上的

编 首

办公室里最常听见的属性句，都挂在一个人身上：“他能力强”“她不适合这个岗”“我是不是倦了”。

这些话说得多了，组织就照着它们去招人、调岗、考核、裁员。哪个人缺什么，就换人，或者培训人。人、岗与任务、协作互动三者之中，只有人这一角被反复修理。你在单位里听到的那些评语，有几句说的是岗，有几句说的是协作？

本编十章，陪读的是闵策，四十二岁，一家做企业软件的公司产品主管，带一个八人小组；他的上司韦东山，四十五岁。AI 正在改他们的流程，岗位要重排。

第 88 章立事业的三角与三方程。第 89 至 91 章看三种最常见的主体先在化：“他能力强”、人岗匹配、职业倦怠。第 92 至 95 章看 AI 时代的新题：被替代的是什么，成果署谁的名，简历为何失灵，规划为何让位于预案。第 96 章谈“我的”能否定价与绩效分三栏。第 97 章写死本编预言。

本编的反差只有一句：组织以为自己在管理一群有属性的人，其实它每天都在制造这些属性。

岗位怎么设、任务怎么拆、协作怎么排，回写出来的就是谁“能力强”、谁“不适合”、谁“倦了”。

88

第 88 章

一张白板，九个名字：事业的三角与三方程

一个人在单位里被说成“能干”“不行”“适合”“不适合”，这些话听起来都在说他本人。本章把它们放回一张三角：人的属性、岗与任务的属性、协作互动的属性，三者一起发生，互相纠缠；只修人这一角，是事业难题反复回来的头一个原因。

◆ 一、周一早上的白板

开春前的一个周一，早上九点，闵策站在会议室的白板前。

白板上写着九个名字：他自己，加上组里八个人。名字后面原来各跟着一个负责模块。上周五，上司韦东山在管理层会上带回一句话：“AI 进流程以后，需求文档、测试用例、竞品整理这三块，人手要减；你们组重新排一下。”

闵策拿着马克笔，盯着八个名字看了很久。

他脑子里冒出来的第一批念头，全是关于人的：小钟能力强，留；老季年纪大了，学新东西慢；小葛最近状态不好，是不是倦了；阿珂性格内向，不适合对客户。

这些念头来得很快，也很自然。可是他写下第一个箭头之前，停了一下。他想起小葛去年还是组里最拼的一个。一年前的小葛和今天的小葛，是同一个人。变了的是什么？

◆ 二、事业话里的三种属性

把办公室里常听见的话分一分，会发现它们落在三个地方。

第一种挂在人身上：“他能力强”“她执行力差”“我不擅长沟通”“我倦了”。这是主体属性。

第二种挂在岗与任务上：“这个岗很重要”“这个需求太难”“这活没技术含量”“这个项目是个坑”。这是客体属性。

第三种挂在人与人、人与事之间：“这个组配合得好”“我和他一碰就僵”“评审会很顺”“这条流程卡”。这是互动属性。

三种话平时混着说，没人去分。分开以后，一件事就浮出来了：组织的决定，绝大多数是照着第一种话做的。招人看能力，调岗看适合，考核看个人，裁员也看个人。岗与任务、协作互动这两角，常常被当成背景，好像它们是固定的舞台，人在上面演得好坏，全看人。

你也可以拿自己做个小试验。回想上一次年终评语里写你的那几句，把每一句归到三处之一。你可能会发现，第一种占了大半，第二、第三种加起来只有一两句，而且往往写在“客观原因”那一栏里，像是替自己找的理由。

◆ 三、事业的三方程

照第 51 章的写法，把三方程写到办公室里：

员工属性＝F（岗与任务的属性，协作互动的属性）
岗与任务属性＝G（员工属性，协作互动的属性）
协作互动属性＝H（员工属性，岗与任务的属性）

第一条说：一个人“能力强”，离不开他手上的是什么任务，也离不开他和谁、用什么方式一起做。

第二条说：一个岗“重要”、一个需求“难”，离不开是谁在做，也离不开协作怎样排。同一份需求，交给一个熟悉这个客户的人，是一个下午的事；交给一个刚来的人，可能是一个星期。

第三条说：一个组“配合得好”，离不开组里是哪几个人，也离不开手上是什么活。同样八个人，做熟悉的版本迭代时很顺，换成一个陌生的新产品，可能处处卡。

> **三条方程合起来只说一件事：办公室里没有一种属性有独自的主人。**

◆ 四、为什么都挂到人身上

既然三角一起发生，为什么话总是挂到人身上？

第一个原因在号位。第 34 章讲过挂错号位：“他脾气坏”，其实常常是“我们俩一碰就僵”。人是看得见、叫得出名字的东西；协作互动是一来一回的过程，看不见，也没有名字。属性要找一个挂的地方，最方便的就是一个名字。

第二个原因在标准化。第 49 章立过一条预言：属性显得不变的地方，正是另两种属性被标准化固定住的地方。一家公司里，岗位说明书、工作流程、考核表，把岗与任务、协作互动两角大体固定住了。两角不动，读数的变化就只剩下人这一边能解释。于是“他能力强”看起来像是他自己的、稳定的、可以带走的东西。

第三个原因在追责。出了事，总要有一个人来负责。签字、考核、晋升，都要落到一个名字上。这是组织运转的需要，本书不反对。只是追责挂到人身上之后，理解也跟着挂了过去，另两角就从视线里消失了。

◆ 五、他们各对在哪里

公道话要先说。

把属性挂在人身上的做法，并不是错觉一场。人身上确实沉淀了东西：做过的项目、踩过的坑、练出来的手艺。本书第 22 章把这种沉淀叫封装（第 398 号也用这个词）：反复试用、检测之后，历史上的做法成了可以整体调用的能力。小钟三年里做过四个大客户的需求，那份熟悉是真的。

组织心理学里有大量关于个人差异的研究，如认知能力、责任心与工作表现之间的关联〔待核〕。这些研究说明个人一角确实有分量。

> **在岗位稳定、流程固定、协作方式多年不变的条件下，把属性记在人身上，是够用的近似。**

问题出在条件变的时候。AI　　进流程，正是条件大变的时候：任务被拆开重组，协作被插进一个新的参与者，原来固定的两角一起松动。这时还照旧只看人，就会把两角的变化，一股脑记到人的账上。

◆ 六、四个“互相”在办公室里

第七编的四个“互相”，到了办公室里都有现成的样子。

互相关联：小钟“能力强”的那几个月，正好也是他手上客户最熟、和设计同事配合最顺的几个月。三种属性一起亮，一起暗。检验的办法是共变：把一个人的表现读数，和他手上任务的难度、他所在协作的顺畅度放在一张表上，看它们是不是一起动。

互相需要：把小钟单独调去一个他完全陌生的产品线，没有熟悉的客户，没有熟悉的搭档，“能力强”往往要打折扣。抽掉一角，另两角显不出来。

互为条件：什么样的需求算“难”，阈值由做的人和协作方式一起定。组里有人能随时答疑，难的阈值就往上移。

互相影响：改一角，三角都动。韦东山把评审会从每周一次改成每天十五分钟，没换一个人，组里“谁拖后腿”的名单就变了。

◆ 七、三原理在白板前

三原理在白板前也能走一遍。

原理一：员工属性与岗与任务属性矛盾，推动协作互动改变，再回写。老季写需求文档很细，AI 来了，“写文档”这项任务变轻，他的细与新任务不匹配。矛盾推动协作改：让他去审 AI 起草的文档，挑错补漏。回写出来的，可能是“老季很会把关”。

原理二：员工属性与协作互动属性矛盾，推动岗与任务改变，再回写。阿珂不爱在会上说话，组里的协作却靠开会拍板。矛盾推动任务改：把一部分决定挪到书面评论里。岗没变名字，任务的样子变了。

原理三：岗与任务属性与协作互动属性矛盾，推动员工属性改变，再回写。任务越来越碎，协作越来越赶，夹在中间的人会变：可能练出新本事，也可能落成“我不行”“我倦了”。分叉在回写方向。第 91 章专门讲后一种。

◆ 八、每一种属性里面也有三角

上面讲的是三种属性之间的事。第 61 章还立过一层：每一种属性自己内部，也是一场显露、一条路、一片土。

拿“小钟能力强”来看。

它有一个显出来的样子：需求会上，客户一开口，小钟能接住，能当场说出这个需求和上个版本哪里冲突。这是显露，你看得见。

它有一条长出来的路：三年里，小钟做过四个大客户，每一次需求被打回、被改、被重写，都在这条路上留下一步。这是差异序列，一次一次的不同排成的序列。

它有一片养着它的土：那四个客户是公司的老客户，脾气熟；组里有一位设计同事和他搭了三年，彼此不用多说；公司的需求模板多年没改，他闭着眼都能填。这是特征纠缠，许多东西缠在一起托着他。

外层三角和内层三角是同一个样子。这就是第 61 章说的两层全息。

为什么要看内层？因为 AI 进来，动的常常是内层的土。需求模板被改成 AI 起草、人来审；老客户开始自己用 AI 先写一稿再来谈。土一换，小钟那条路上攒下的步子，有一部分就踩空了。外人看到的是“小钟怎么不如以前了”，其实是养着他那份能力的土变了。

> **一个人的能力，是一条路在一片土里长出来的样子；换土的时候，最先受累的往往是长得最好的那棵。**

你可以想一想：你身上最拿得出手的那份本事，是在哪片土里长出来的？那片土，最近有没有在变？

◆ 九、上司桌上的那张表

同一件事，换到韦东山的位置上看，又是另一番样子。

韦东山手下有五个组，四十多个人。他不可能每个人的任务、每条协作线都看清。他桌上有一张表：每人一行，几列数字，完成了多少需求、延期了几次、客户打了几分。季度末，他照着这张表给人分档。

这张表是一件测量工具。第 49 章说过，测量的办法，是把被读的那一角之外的两角固定住：称一公斤，把主体换成仪器、把互动换成标准程序；读人，就把任务和协作换成统一的口径。韦东山的表做的正是这件事：任务被换成“需求数”这个统一的单位，协作被换成“延期次数”这个统一的口径。一难一易两份需求，在表上都记一个；一份卡在别人手里、一份卡在自己手里的延期，在表上都记一次。

两角一被抹平，表上剩下的差别，就只能读成人的差别。于是“他能力强”在表上显得特别稳、特别像他自己的。这正是标准化预言在办公室里的样子。

本书不劝韦东山扔掉这张表。一个管四十多人的上司，没有表就没法管。要劝的只有一件事：知道这张表抹掉了什么。表上的名次是一个读数，不是一个人。

> **把一个读数当成一个人，是组织里最常见、也最贵的先在化。**

◆ 十、本编的路标

后面九章，各接三角上的一个难题。

第 89 章“他能力强”、第 90 章人岗匹配、第 91 章职业倦怠，看的是三种最常见的主体先在化。第 92 章问被替代的到底是什么，第 93 章问人与 AI 合作的成果署谁的名，第 94 章问简历为何失灵，第 95 章问职业规划为何让位于预案。第 96 章谈制度：绩效分三栏，换岗先看三角。第 97 章写死本编的预言。

每章一张三角卡。卡的四格，第 61 章已经立好：三方程诊断、选定路径、三原理推进、追踪回写。

◆ 十一、三角卡（示范）

下面这张卡，拿闵策周一早上的白板做示范。

三角卡	内容
① 三方程诊断	主体属性：“小钟能力强”“老季学得慢”“小葛倦了”“阿珂不适合对客户”；客体属性：哪些任务被 AI 减轻、哪些任务变重、新出现了哪些任务；互动属性：评审怎么开、谁和谁搭、AI 的产出由谁接手核对；被先在化的是：主体，八个人的属性被当成现成的库存，重排只在名字之间挪
② 选定路径	互→客→主。理由：协作方式是组长自己能定的，最松；人这一角被先在化最深，先动它最容易贴错标签；协作一改，哪些任务变轻、变重，一两周里就看得见，所以任务放第二；人留到第三位，几周后再读他们的属性怎样回写
③ 三原理推进	原理三：被 AI 改过的任务（客体属性）与旧的协作方式（互动属性）矛盾 → 员工属性改变；回写两个方向：落成“谁不行”，或练出“谁会把关、谁会提问”

三角卡	内容
④ 追踪回写	读数：每人每周在哪类任务上卡住、卡多久；协作中谁向谁求助；一个月后“谁能力强”的名单是否与重排前相同。每周回看一次，一个季度定一次。失败的样子：名单与重排前完全一样，或重排后仍只在名字之间挪

◆ 放回日子里

那天上午，闵策没有在白板上画箭头。

他把八个名字擦掉，换成十二项任务，一项一行。每一项旁边写两个字：AI来了以后，它是“变轻”“变重”还是“新出”。然后在任务和任务之间画线，标出谁要接谁的手。

画完以后，他才把名字一个个写回去。写到小葛的时候，他发现小葛手上的三项任务，全是“变重”的。

晚上回家，鲁晓帆问他重排的事怎么样了。他说：“先排事，再排人。”

你明天可以做的一件事：在说“某某不行”之前，先写下他手上的三件事，标一标这三件事最近是变轻了还是变重了。

带走的话：办公室里没有一种属性有独自的主人；先排事、再排协作，最后才排人。

> 本章判错句：如果在任务与协作方式大幅变化时，员工表现读数的排序依旧稳定不变，“谁能力强”的名单几乎不动，且这种稳定不能由考核表、流程一类标准化程序解释，那么本章的三方程在事业领域要收窄。全书的致命条款另在第 111 章，这里只引用，不改写。
>
> 下一章从哪里进：三角里最常被先在化的那句话——“他能力强”。

想一想：你在单位里被人说过的那个属性，是在哪一种任务、哪一种协作里第一次被说出来的?

89

第 89 章

换了一条产品线：他能力强

“他能力强”是办公室里最高的称赞，也是最难拆的一句。它听起来说的是一个人，其实说的是一个人、一类任务和一种协作在某段时间里碰得正好。本章从任务起手，经过协作，最后才回到人：先在化最深的那一角，要最后去动。

◆ 一、小钟调走以后

小钟是闵策组里公认的“能力强”。

三年里，他跟过四个大客户。客户开口说半句，他能接上后半句；需求评审上，他能当场指出新需求和老版本哪里打架。韦东山桌上那张表，小钟连续八个季度排在第一档。

今年春天，公司开了一条新产品线，做面向中小企业的轻量版。韦东山说：“把最强的人派过去。”小钟去了。

三个月后，新产品线的负责人来找韦东山，话说得很客气：“小钟人很好，就是好像没传说中那么强。”

同一个季度，闵策组里接手小钟老客户的阿珂，原本被认为“不太行”，却把两个老客户的需求做得出乎意料地顺。

小钟没有变笨，阿珂也没有突然开窍。三个月里，变了的是两人手上的任务和身边的协作。

◆ 二、通常的读法

这件事在办公室里通常有两种读法。

第一种：小钟其实没那么强，以前是运气好、客户好。这种读法把“能力强”从小钟身上摘下来，挂到客户身上。

第二种：小钟是强的，只是新环境需要适应期，过几个月就好了。这种读法把“能力强”牢牢留在小钟身上，新产品线的不顺被读成暂时的噪声。

两种读法看起来相反，做的是同一个动作：都假定“能力强”有一个固定的主人，争的只是主人是谁。

本书的读法是第三种：**“小钟能力强”是小钟、四个老客户、组里三年的协作三者一起发生的属性，挂在了小钟这个名字上。**

◆ 三、公道话：能力里确实有他的那一份

先替“他能力强”说几句公道话。

小钟身上确实有东西。三年里一次次被客户打回、改稿、再评审，他练出了一种手艺：听需求时先找冲突，写文档时先写边界。这份手艺被反复用、反复验，沉成了本书第 22 章说的封装（第 398 号也用这个词），可以整体调用。

这份封装是能带走的。小钟到了新产品线，先找冲突、先写边界的习惯还在。

组织心理学里，关于工作经验、一般认知能力与工作表现之间关系的研究很多。大意是：个人因素对表现有可测的贡献。也有研究讨论经验能迁移多少，与新旧任务像不像有关〔待核〕。本书只取这个大意。

> **所以本书不说“能力强”是错觉。本书说的是：这份能带走的封装，只是“能力强”的一部分；另一部分留在老客户和老搭档那里，带不走。**

◆ 四、带不走的那一部分

带不走的有两样。

一样在任务里。四个老客户的业务，小钟熟到闭眼能画流程图。新产品线的客户是几百家小公司，每家只买几个功能，需求散、变得快。“先找冲突”的手艺，在老客户那里一找一个准；在新客户那里，冲突还没成形，需求已经变了。

一样在协作里。老组里，小钟和设计同事搭了三年，一个草图丢过去，对方就知道他要什么。新产品线的设计是外包团队，每周开一次会，什么都要写清楚。小钟习惯的那种“半句话就懂”，在这里接不上。

把这两样放回事业的三方程：员工属性＝F（岗与任务的属性，协作互动的属性）。任务从“深而稳”变成“浅而散”，协作从“熟而快”变成“生而慢”，两个自变量一起变，因变量“能力强”当然要变。

这不是小钟的问题，也不是新产品线的问题。是三角换了。

◆ 五、阿珂那边发生了什么

再看阿珂。

阿珂原来负责内部工具，任务零碎，协作少，在韦东山的表上一直是中档偏下。大家说她“不爱说话，不太主动”。

小钟走后，她接了两个老客户。客户是熟客户，需求文档有小钟留下的三年记录，设计同事还是那位老搭档。阿珂的习惯是先把记录从头读一遍，再动手。读完以后，她提的问题，常常问到客户自己都没想清楚的地方。

三个月下来，客户说：“新来的这位挺细。”

阿珂“能力强”了吗？在这个三角里，是的。她的细心，碰上了一个有完整记录的任务、一个不靠嘴快的协作，三者正好扣上。原来那个零碎、少协作的三角里，她的细心没有地方亮。

同一个人，换一个三角，属性就换一个样子。这是第 45 章说的互相需要：抽掉原来那两角，换上新的两角，属性跟着换了样。

阿珂这边还有一层回写，值得多看一眼。

头一个月，客户夸她细，她自己不太信，觉得是客户客气。第二个月，设计同事开始主动找她对稿，说她的问题问得准。第三个月，她在周会上第一次先开口，讲了一个需求里的冲突。

属性从别人嘴里的一句“挺细”，走到她自己嘴里的“这个我来看”，中间隔了两个月。这就是第 21 章说的第二次回写：所得回写进号位，挂上“我的”。“我心细”这句话，阿珂过去不敢说，因为没有一个三角让它反复亮起来。

◆ 六、从任务起手

那么，想让一个人“能力强”起来，或者让一个“能力强”的人在新地方继续强，该从哪里起手？

用选起点三问。

哪一角最松？任务这一角。新产品线的需求怎么收、怎么拆、怎么记录，是负责人可以定的。

哪一角被先在化得最深？人这一角。“小钟能力强”已经被叫了三年，“阿珂不太行”也叫了三年。先去动这两个名字，只会换一个标签。

哪一角的回写最快被看见？剩下两角里是协作。改任务以后，协作会跟着变，看板上的来回一两周就看得出；人的表现要几周才有读数。

所以路径是客→互→主：先改任务，再看协作怎样跟着改，最后让人的属性回写出来。

具体到小钟：新产品线的需求太散，那就先把散的需求按行业归成几类，每类找一家代表客户，做深。任务从“几百家浅的”变成“几类深的”，小钟那份“先找冲突”的手艺就有了落脚处。

◆ 七、原理三：任务与协作相撞

本章的推进用原理三：客体属性与互动属性矛盾，推动主体属性改变，再回写。

新产品线上，矛盾在这里：任务散而快（客体属性），协作慢而生（互动属性）。需求一周一变，外包设计一周一会，两者一撞，就是永远对不上的节奏。夹在中间的小钟，属性一定会变。

往哪里变，看回写方向。

一个方向：变成“小钟没那么强”。新负责人这样说，韦东山这样记，最后小钟自己也这样想。这是标签的回写，第 55 章说过，原理三既是新能力发生的原理，也是标签发生的原理。

另一个方向：先把任务归类做深（改客体），再把外包会议改成每类需求一张共享看板、随时留言（改互动）。矛盾不再是“永远对不上”，变成“每周有几处要对一下”。小钟在这几处对得上，回写出来的就是一个新属性：他会把散的需求理成线。这份本事，在老组里从来用不上。

> **同一场矛盾，回写成“他不行”还是“他会了新的”，看组织先改了哪两角。**

◆ 八、一个思想实验

你可以做一个思想实验，看看“能力强”里各角占多少。

设想韦东山有足够的耐心，做一张三列的表。第一列，同一个人在不同任务、不同搭档下的表现差多少；第二列，同一类任务换不同的人、不同的协作来做，表现差多少；第三列，同一种协作方式下换人换活，差多少。

如果第一列几乎是零，也就是说，一个人不管做什么、和谁做，表现都一样，而人与人之间差得很远，那么“能力强”大体就是他自己的。本书的致命条款写的正是这件事：放开轮里个人主效应份额稳定过半、且含个人的交互项份额低于事先登记的下限 δ，并在教育、健康、事业三个领域各一组中复现，全书放弃（第 49、111 章）。

本书的预期相反〔待验〕：在任务和协作都在变的时期，第一列不会接近零，小钟这样的例子会很常见。只是平时没有人做这张表，因为平时任务和协作都被岗位说明书和流程固定住了，第一列的变化看不出来。

做这张表要防一个陷阱：好任务常常派给已经被叫作“强”的人，于是任务和人缠在一起，看上去像人的差别。所以要挑任务是轮流或临时分派的日子来比，比如轮值、顶班〔待验〕。

做这张表并不难。一个组长手上，就有组里每个人一两年的任务记录和协作记录。缺的不是数据，是把“能力强”拆开来看的那个念头。

◆ 九、“能力强”为什么那么难拆

还要说一句，“能力强”为什么那么难拆。

原因在第 49 章的标准化预言。小钟在老组三年，任务的类型、协作的方式，大体没变过。两角被固定住，他的表现就显得特别稳。稳，是属性被感觉成“本来就在那里”的条件之一，第 17 章叫粒子化：整体、稳定、独立三项一达标，聚合体就被感觉成一个现成的东西。

所以一个人“能力强”叫得越久，往往说明他所在的那个三角越久没动。叫得越久，这个属性越像他自己的。

到了新产品线，标准化一撤，不变性就松了。小钟的遭遇，是那条预言在办公室里一次很普通的兑现。

◆ 十、AI 进来以后更急

这道题在 AI 时代更急，原因很直接。

过去，一个岗位的任务与协作，往往几年才大变一次。“能力强”有足够的时间被固定、被叫熟。现在，AI 进一次流程，任务就被拆一次：写需求文档的那一段交给 AI 起草，人改成审；竞品整理也交给 AI 先出一稿，人改成审、改、补。协作也被插进一个新的参与者，谁先写、谁后审、谁对结果负责，都要重排。

两角同时动，而且一年动好几次。标准化撤得越快，“能力强”松得越快。去年第一档的人，今年可能在新三角里接不上；去年中档偏下的人，可能正好在新三角里扣上。

如果组织还照着去年的名次派人、留人、裁人，它就是在用一张过期的三角卡做今天的决定。第 97 章会把这件事写成预言：AI 改动协作之后，只考核个人的组织更留不住协作型的人。

> **AI 先动的是任务和协作；人的属性是最后才跟着变的那一角，也是最晚被看清的那一角。**

你身边要是有人突然“不行了”，或者突然“行了”，先别急着改名单。先去看他手上的活和身边的人，过去半年变了几回。

◆ 十一、三角卡

三角卡	内容
① 三方程诊断	主体属性：“小钟能力强”“阿珂不太行”；客体属性：老客户的需求深而稳，新产品线的需求浅而散；互动属性：老组里半句话就懂的搭档，新产品线每周一次的外包会；被先在化的是：主体，“能力强”被当成小钟随身带的库存
② 选定路径	客→互→主。理由：任务一角由负责人能定，最松；人一角被叫了三年，先在化最深，最后才动；改任务后协作会跟着变，几周可见读数

三角卡	内容
③ 三原理推进	原理三：散而快的任务（客体属性）与慢而生的协作（互动属性）矛盾 → 小钟的属性改变；先把需求按行业归类做深，再把外包会改成共享看板，回写出“他会把散的需求理成线”，而不是“他没那么强”
④ 追踪回写	读数：每类需求从提出到定稿的天数；看板上来回留言的轮数；新负责人对小钟的评语是“不如传说”还是“会理线”。每两周看一次，一个季度定一次。失败的样子：任务归类以后，小钟的定稿天数仍不下降，评语仍是“不如传说”

◆ 放回日子里

韦东山把小钟的事讲给闵策听，问他怎么看。

闵策没有替小钟辩护，只拿出一张纸，左边写小钟在老组时手上的三件事和两个搭档，右边写他在新产品线手上的三件事和两个搭档。

韦东山看了一会儿，说：“右边这张，换谁去都难。”

过了两周，新产品线的需求按行业归成了四类。小钟挑了制造业那一类，先跑了三家代表客户。月底的周报上，新负责人写了一句：“小钟把散的需求理顺了一条线。”

话还是在说小钟，可这一回，说的是他在新三角里长出来的一样东西。

那天晚上，闵策在家里对鲁晓帆说：“以后谁再跟我说某某能力强，我先问一句：在哪儿强？”

你明天可以做的一件事：想一个你认为“能力强”的同事，写下他最近最出彩的那件事里，任务是什么样的，他和谁一起做的。

带走的话 **：说一个人能力强之前，先问一句“在哪种活里、和谁一起”；问不出来，那句话就还没说完。**

> 本章判错句：如果大量“能力强”的人在任务与协作同时大幅变化时，表现排序几乎不变，且这种稳定不能由标准化程序解释，那么“能力强是三角一起发生的属性”在事业领域要收窄。
>
> 下一章从哪里进：既然人和岗都不是现成的，“人岗匹配”匹配的又是什么？

想一想 ：你最得意的那份本事，换一类活、换一组搭档，还剩几成？

90

第 90 章

两张都填好的表：人岗匹配

“人岗匹配”这四个字，默认有一个现成的人、一个现成的岗，要做的只是把两样东西对上。本章换一个看法：匹配不是对上，是磨出来的；人和岗各自的样子，都在一起做事的那段互动里重新长出来。所以要从互动起手，先改协作，再看人，最后才改岗。

◆ 一、两张表

韦东山把两张表推到闵策面前。

一张是岗位说明书，新设的“AI 流程协调”岗：负责把需求、设计、测试三段里 AI 能做的部分接起来，制定提示词规范，审核 AI 产出，对接各组。要求一栏写着：熟悉产品流程，懂一点技术，善于沟通，学习能力强。

另一张是老季的履历。四十八岁，在公司十一年，写需求文档出了名的细，三年前带过一个小组，后来因为“不善管理”退回做个人贡献者。去年考核中档。

韦东山说：“人事那边建议让老季转这个岗。他文档写得细，又熟流程。可我看他‘不善沟通’这一条，跟岗位要求对不上。你是他组长，你说呢？”

闵策盯着两张表。每一栏都填好了，每一项都可以打勾或打叉。可是他心里知道，这两张表都没写出最要紧的那件事：老季到了这个岗上，会和谁、怎样一起做事。

◆ 二、匹配论的样子

人岗匹配是管理里最老的想法之一。

它的样子大致是：先把岗位拆成一组要求，再把人拆成一组特质，两组一对，分数高的就是合适的人。组织心理学里有个人与岗位匹配、个人与组织匹配一类的研究传统，大意是匹配程度与满意度、留任等结果有关联〔待核〕。

这套想法有它完全成立的地方。**在岗位稳定、任务清楚、协作方式多年不变的条件下，先拆岗、再拆人、再对表，是一种省事又不太出错的办法。**流水线上，一个岗的动作十年不变，看手稳不稳、眼快不快，匹配起来就很准。

本书要指出的是它默认的两件事。

第一，它默认岗是现成的：岗位说明书上写的那组要求，就是这个岗的属性。

第二，它默认人是现成的：“善于沟通”“不善管理”，就是这个人的属性。

两件事一默认，中间那块“一起做事的互动”就被当成了结果，而不是原因：匹配好了，自然配合得好；配合不好，说明没匹配好。

◆ 三、岗不是现成的

先看岗。

“AI 流程协调”是一个新岗，说明书是人事和韦东山花一个下午写出来的。写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真的做过这件事。所以“善于沟通”这一条，与其说是岗的属性，不如说是他们对这个岗的一种猜。

岗位的样子，要等有人坐上去、和各组磨过几个月，才真正显出来。第 54 章讲过原理二：手与用法相撞，工具被重做。第 398 号讲过刀：刃口的角度，是无数次切的取舍沉下来的。一个岗也是这样，它真正的要求，是做的人和协作的方式一次次磨出来、沉下来的。

一个新岗在第一天，是一锅粥：几样任务搅在一起，边界不清，哪些是要紧的，谁也说不准。它还在正在成形的阶段。拿一张定型的说明书去配它，等于拿一件还没做好的衣服的尺码去找人。

◆ 四、人也不是现成的

再看人。

老季“不善沟通”，这句话是三年前那段带组经历留下的。那时他带五个人做一个赶工期的项目，每天站会、每天催进度。他不爱催，宁可自己加班把文档写完。项目延期了，评语是“不善管理，不善沟通”。

这句评语从那以后就跟着他。可是回头看，它说的是哪个三角？任务赶，协作靠催，人不爱催。三样碰在一起，“不善沟通”亮了。

闵策想起另一件事：每次需求评审，各组对文档有疑问，最后都是去找老季。老季不在会上抢话，可是会后他会一条条写回复，写得清清楚楚，连对方没问到的地方都补上。

在“催人”的互动里，老季不善沟通。在“把一件事讲清楚”的互动里，他是组里沟通最好的人之一。

> **“善不善沟通”不是挂在老季身上的一块牌子；它是哪一种沟通、和谁沟通、为了什么沟通，三者碰出来的。**

◆ 五、匹配是磨出来的

把两件事合起来看，人岗匹配就换了一个样子。

它不是两个现成的东西对上，而是一个还在成形的岗，和一个属性还没定死的人，在一段一起做事的互动里互相磨。磨的过程中，岗的样子显出来，人的某种属性也被唤出来。匹配是这一段互动的所得。

照事业的三方程写：

员工属性＝F（岗与任务的属性，协作互动的属性）：老季在新岗上“沟通好不好”，看这个岗要哪种沟通，看他和各组怎样配合。

岗与任务属性＝G（员工属性，协作互动的属性）：“AI　流程协调”到底要什么，看谁在做，看各组怎么用它。

协作互动属性＝H（员工属性，岗与任务的属性）：各组和这个岗之间顺不顺，看坐在上面的是谁，看这个岗被定成管什么。

三条方程里，人和岗都在等号左边出现过。没有一个是只当原因、不当结果的。

◆ 六、从互动起手

那么，要不要让老季转岗？匹配论会先把两张表对一遍，然后答“要”或“不要”。本书的建议是：先别急着答，先从互动起手。

用选起点三问。

哪一角最松？互动。新岗和各组怎样交接，是韦东山和闵策可以先定的；可以先试一个月，不用改任何人的职级。

哪一角被先在化得最深？人。“老季不善沟通”已经被写进档案三年。岗是新的，先在化还浅；但岗位说明书一旦定稿，它也会很快变硬。

哪一角的回写最快被看见？互动。交接方式一改，各组的反馈一周就有。

所以路径是互→主→客：先定协作方式，看老季在其中的属性怎样回写，最后再按磨出来的样子改写岗位说明书。

这里要交代一句。照三问的默认，先在化最深的一角该放在第三位，可这一回人排在第二位。理由有两条：一是交接方式一改，最先被看见的回写落在老季身上，各组一周里就会说“老季的说明清楚不清楚”；二是岗位说明书只是一个下午写出来的猜，现在去改它，改出来的还是猜，非得等人在新交接里磨过一

阵，岗的样子才显得出来。所以岗只能放到最后。人虽然被档案定了三年，但这一回不是去改他，是先看他在新交接里亮出什么，再让新的说法回写进号位。

具体是这样：这个岗和各组的交接，不用会议，用书面。AI 产出的每一份需求或测试用例，由这个岗审完后写一页“审核说明”，发给对应的组，各组在说明下面留言。老季最擅长的那种沟通，在这条流程里有地方落脚。

◆ 七、原理一：老季与新岗相撞

本章的推进用原理一：主体属性与客体属性矛盾，推动互动属性改变，再回写。

矛盾在这里：老季写得细、说得少（主体属性），新岗要接五个组、事情杂（客体属性）。照说明书上“善于沟通”的猜法，两者对不上。

这个矛盾不该被读成“不匹配，换人”，而该被读成引擎：它推动协作方式改变。会议式的交接对老季不利，那就改成书面式。书面式交接对各组也有好处：AI 产出哪里改过、为什么改，有据可查。

回写在两个方向发生。

回写到人：一个月后，各组说“老季的审核说明很清楚”。老季身上亮起来的，不是“善于沟通”这个笼统的牌子，而是一种更具体的属性：“他能把 AI 产出的问题讲清楚”。

回写到岗：一个季度后，“AI 流程协调”岗的说明书被改了。“善于沟通”一条，改成“能用书面方式把 AI 产出的问题讲清楚，并推动各组修改”。岗的属性，是被老季和这条协作流程磨出来的。

> **匹配的所得，同时回写进人和岗：人多了一个具体的本事，岗多了一个真实的样子。**

◆ 八、韦东山的顾虑

韦东山听完闵策的想法，提了一个顾虑：“试一个月，万一不行，老季面子上过不去。人事那边也要个说法。”

这个顾虑是实在的。组织里，一次调岗不只是一件事，还是一个信号：调上去的人被看成“合适”，调回来的人被看成“不合适”。信号一发出去，就会回写到人身上，挂成档案里的一句话。老季三年前那句“不善管理”，就是这样来的。

所以“先试一个月”要试得有讲究。

一是不改名分。老季的职级、汇报线都不动，只说“帮一个月忙”。这样即使不顺，回写到老季身上的也不是“转岗失败”，而是“那段试过的流程不顺”。

二是试之前写明看什么。不是看“老季合不合适”，而是看这条书面交接的流程转不转得动：各组留不留言，改不改稿。读数落在互动上，结论也落在互动上。

三是试完先改流程，再谈人。一个月后，即使要换人，也先把磨出来的流程和说明书留下，交给下一位。这样下一位接手的，已经是一个显出了样子的岗，而不是一个下午写出来的猜。

韦东山想了一会儿，说：“那就是说，这一个月，被试的是这个岗，不是老季。”

闵策说：“是三样一起试。只是先拿最松的那一样开刀。”

◆ 九、AI 让岗位变得更快

为什么这件事在今天特别要紧？

过去，一个岗位从设立到定型，往往要好几年。说明书写好了，可以用很久。人岗匹配那一套对表的办法，在这样的节奏里还算好用。

AI 进流程以后，岗位的节奏变快了。去年设的岗，今年可能有一半任务被 AI 接走；今年新设的岗，明年可能又要重排。闵策组里，“需求文档撰写”这个岗的任务，一年里变了两次：先是从写改成审，再是从审一份改成审一批。

岗变得越快，说明书过期得越快。拿一张过期的说明书去对人，对得再准，对上的也是一个已经不在了的岗。

> **在岗位一年变几次的时代，人岗匹配要从“找对的人”改成“设对的磨合”：先定一起做事的方式，让人和岗在磨合里一起显出样子。**

这也意味着，组织最要培养的，不是一批“刚好对上某个岗”的人，而是一套能让人和岗快速磨合的协作方式。

◆ 十、如果磨不出来

也要说清楚磨不出来的情形。

一个月里，如果书面交接也不顺：各组不看审核说明，老季写了也没人回；或者老季自己觉得这活和他不对路，一天比一天沉。这时三角里有一角动不了，原理一推不动。

推不动不等于“老季不行”。它可能说明这个岗被设得太早，各组还没准备好接 AI 产出；也可能说明老季手上的旧任务没卸掉，两头压着。第 56 章的四结局在这里也能用：只加活、三角不动，是内卷；改了又被旧的会议文化吸回去，是轮回；人磨损而不可继续，是耗散。

看清是哪一种，才知道下一步改哪一角。如果是岗设早了，就先把岗的活缩回一半，等各组准备好再放；如果是旧任务没卸，就先卸旧任务，再看新岗；如果是老季自己真的不愿意，那也是一种读数，说明这个三角里他那一角的劲源不在这里，换一个人来磨，并不丢人。直接把结论写成“不匹配”，等于把三角上的问题，又挂回了一个人身上。

◆ 十一、三角卡

三角卡	内容
① 三方程诊断	主体属性：“老季写得细”“老季不善沟通”；客体属性：新设的“AI 流程协调”岗，说明书写着“善于沟通、学习能力强”；互动属性：这个岗和五个组怎样交接，开会还是书面；被先在化的是：人与岗两边，人被当成一组现成特质，岗被当成一组现成要求
② 选定路径	互→主→客。理由：交接方式最松，可以先试一个月；人一角被档案固定了三年，先在化最深，却排在第二位，因为交接一改，最先看得见的回写落在老季身上，而且这一步不是去改他，是看他亮出什么；岗的说明书是一个下午写出的猜，要等磨出来再改，最后动
③ 三原理推进	原理一：老季的细而少言（主体属性）与新岗的多头事杂（客体属性）矛盾 → 交接方式由会议改成书面审核说明 → 回写：人身上亮起“能把 AI 产出的问题讲清楚”，岗位说明书按磨出来的样子改写
④ 追踪回写	读数：各组在审核说明下的留言数和修改采纳率；老季每周用在交接上的时间；一个季度后岗位说明书改了几条。每两周看一次。失败的样子：留言长期为零、采纳率不升，或老季的投入时间越来越长而产出不变，这时先查是哪一角动不了，再决定改哪里

◆ 放回日子里

那周五，闵策去找老季，没有提“转岗”两个字。

他说：“新岗那边，想请你先帮一个月忙，审 AI 写的需求，每份写一页说明发给各组。你看怎么样？”

老季想了想，问：“写多细？”

闵策说：“照你平时那样写。”

晚上回家，闵策在饭桌上讲了这件事。鲁晓帆说：“你这是先让他试试衣服，再决定改不改尺码。”闵小满在旁边插了一句：“那衣服也会被他穿成他的样子。”

你明天可以做的一件事：如果你正为一个新岗位找人，先别定说明书，先定这个岗和别人怎样交接，试一个月再写。

带走的话：人岗匹配不是对表，是磨合；先定一起做事的方式，人和岗的样子会一起显出来。

> 本章判错句：如果在新设岗位上，先改协作方式再看人的做法，并不比按岗位说明书对表选人见效快、留得住，那么“匹配是磨出来的”在事业领域要收窄为“只在新设或快速变动的岗位上成立”。
>
> 下一章从哪里进：磨不出来、人被磨损的那一头，就是职业倦怠。

想一想：你档案里那句关于你的评语，是在哪一种互动里写下的？换一种互动，它还成立吗？

91

第 91 章

凌晨一点的已读：职业倦怠

“我倦了”像是一句关于自己的话：电量用完了，要歇一歇，或者要换一个人。本章把它放回三角：倦怠常常是任务的样子与协作的节奏长期相撞，撞不出新路，最后回写到一个人身上的那句话。所以要先改协作，再改任务，最后才轮到“我”。

本章只谈看问题的视角，不作诊断，不给治疗建议；睡眠和心情的难处若持续不退、越来越重，或出现突然的、从没有过的变化，请尽快去看医生或心理专业人员，用药请遵医嘱。

◆ 一、小葛的工作群

小葛二十九岁，进组四年。去年，她是组里最拼的一个：周末自己琢磨竞品，周一带着一页纸来开会，大家都叫她“小发动机”。

去年入冬，组里开始试用 AI 出初稿。从那时起，她变了。

会上不再先开口。交上来的东西没有错，只是再也没有那一页多出来的纸。有一次闵策凌晨一点在工作群里发了一句话，第二天早上看见小葛凌晨一点零三分就已读了，却一直没回。

月底一对一谈话，闵策问她最近怎么样。小葛沉默了一会儿，说：“我可能是倦了。也许我不适合干这行。”

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属性已经挂好了：倦，是她的；不适合，也是她的。

闵策记起周一那张白板：小葛手上的三项任务，全是 AI 来了以后“变重”的。

◆ 二、倦怠研究说了什么

职业倦怠是组织心理学研究得最多的题目之一。这里只写公认的大意，细节一律〔待核〕。

一位常被提到的研究者是马斯拉克（Christina Maslach）。她和同事把倦怠描述为三个面向：精疲力竭，对工作的疏离或冷漠，以及觉得自己做不成事。她和莱特（Michael Leiter）后来还提出，倦怠与工作生活的几个领域不匹配有关，常被列出的有工作负荷、控制感、回报、群体、公平、价值观。

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疾病分类第十一版，把倦怠列为一种与职业相关的现象。它说明倦怠不是一种医学疾病，而是长期工作压力未能被成功管理的结果〔待核〕。

另有一类研究框架叫工作要求—资源模型，大意是：工作要求长期高于工作资源时，倦怠风险上升〔待核〕。

这些研究有一个共同的走向，值得先肯定：**它们早就不把倦怠只算在个人头上，而是把工作环境放进了原因里**。这是它们对的地方，也是本书愿意接着往下走的地方。

◆ 三、它们停在哪里

这些研究也有一个常见的落点：倦怠是一个人身上的状态，环境是它的原因。

量表测的是人：你有多累，多疏离，多觉得无力。环境被列成几个因素，像几块压在人身上的石头。干预也常分两头：要么减石头，要么让人更扛得住。

这个落点保留了一个先在：倦怠的承载者是那个人。环境再重要，也只是“作用于人”的外力。

本书多走一步：倦怠不只是“环境压在人身上的结果”。在属性层，它是三种属性一起发生、最后回写到主体号位上的那个名字。小葛的倦，不是先有一个小葛、再有一堆石头压上去；而是小葛、她手上的任务、她所在的协作，三者长期相撞而撞不出新路，“倦”才在三号位上亮起来，挂成“我的”。

区别在哪里？在于能不能在不动小葛的情况下，让“倦”退下去。如果倦怠只是她身上的状态，改环境只能减轻；如果它是三角的所得，改两角就可能让它不再在她身上亮。

◆ 四、小葛的三角

把小葛的三角摊开看。

客体属性，她的任务：竞品整理、需求初稿、测试用例。AI 进来以后，三项都没有消失，而是变了样：原来她自己做，现在 AI 先出一稿，她来审、改、补。量没少，节奏却快了一倍。AI 一个小时出十份初稿，审的人跟不上。

互动属性，她所在的协作：组里的规矩是“AI 出稿当天审完”。闵策和韦东山都习惯晚上在群里提新需求。各组对 AI 产出的问题，不找写提示词的人，直接找审的人。小葛成了所有问题的落点。

主体属性，她自己：去年的“小发动机”，她的劲来自那一页多出来的纸，来自自己琢磨出一个别人没看到的东西。今年的任务里，没有琢磨的位置，只有审。

三角上，哪一角先坏？不是小葛。是任务变成了“审不完的稿”，协作变成了“随时被找”，两者撞在一起，挤掉了她唯一的劲源。

◆ 五、原理三：任务与协作相撞

本章的推进用原理三：客体属性与互动属性矛盾，推动主体属性改变，再回写。

矛盾的样子很清楚。任务节奏被 AI 拉快了（客体属性），协作规矩还是旧的：当天审完、随时可找、晚上提需求（互动属性）。快任务碰上旧协作，就是一个人永远在追。

这场矛盾一定会推动小葛这一角改变。

第 55 章说过，原理三分叉在回写方向。一个方向是新能力：人在矛盾里裁出一条新路，比如学会把审稿拆成几类，学会对某些产出说“这类不用人审”。另一个方向是标签：路裁不出来，张力一直积，转不出去，最后落成“我倦了”“我不适合”。

小葛走的是后一个方向。不是她不想裁新路，是旧协作没给她裁的余地。当天审完、随时可找，这两条把她能用来想办法的那点空当，都占满了。

第 49 号《互动医学入门》讲慢性病时有一个判法，借来很贴切：问题不在开头那锅粥，也不在最后的结果，而在中间那段转不过来。张力积起来了，却转换不成动力，也释放不出去。这是幸福律那一段卡住了。幸福律是第 19 章讲过的三条律之一，管动力：张力怎样积起来、转出去、放出来。小葛的倦，就卡在这里。

> **倦怠不是电量用完，是那段把张力转成劲的过程，被任务和协作一起堵住了。**

◆ 六、从协作起手

那么从哪里起手？

用选起点三问。

哪一角最松？协作。“当天审完”“晚上提需求”“随时可找”都是组里的规矩，不是公司制度，闵策自己就能改。

哪一角被先在化得最深？主体。“我倦了”“我不适合”已经从小葛嘴里说出来了。先去动她，不管是劝她调整心态，还是安排她休假，都在确认那句话：问题在你身上。

哪一角的回写最快被看见？协作。规矩一改，第二周她回消息的时间、会上开不开口，就有变化。

协作占了前两问，第二位就看剩下两角谁的回写快。任务一分级，第二周各类稿件怎样排、周四下午有没有空出来，马上看得见；小葛嘴里那句话要等几周才会变，放最后。

所以路径是互→客→主：先改协作规矩，再改任务的样子，最后看小葛的属性怎样回写。

这不是说休假没用。人累了，歇一歇是好事。只是歇完回来，如果三角原样不动，同一场矛盾会把她再推到同一个地方。第 56 章叫它轮回。

◆ 七、改了哪几条

闵策改了三条协作规矩。

第一条，晚上九点以后不在群里提需求，有急事打电话。第二条，“AI 出稿当天审完”改成“按类别分级”：一类明显的格式问题，交给另一个 AI 先过一遍；二类内容问题，两天内审完；三类要琢磨的，留给周四下午专门的时间。第三条，各组对 AI 产出有疑问，先找写提示词的人，审的人只回答“审了什么、为什么改”。

这三条改完，任务的样子跟着变了。原来是一条没头的长队，现在分成三类，第三类里，又有了琢磨的位置。

周四下午那段时间，小葛第一次琢磨的东西是：哪类竞品资料 AI 总是整理错。她做了一张表，周一带来开会。

那一页多出来的纸，又回来了。

◆ 八、回写往哪边走

一个月后，小葛没说“我不倦了”。她说的是：“周四下午那段我还挺喜欢。”

这句话值得细看。它没有说“我”怎么样，说的是一段时间、一件事。属性还没有重新挂上，只是一段互动先亮了。第 29 章说二号位是“正在”：心流的时候，“我”退场，只剩事情在做。小葛在周四下午找回的，先是这样一段“正在”。

如果这样的周四下午反复出现，三号位上会慢慢回写出一个新属性，大概是“我会找 AI 的盲点”。这比去年的“小发动机”更具体，也更贴今天的活。

如果三条规矩一个月后又被冲掉：需求一急，晚上又开始在群里发；分级一忙，又变回当天审完。那么“我倦了”会回来，而且会更重，因为她试过了，以为是自己又不行了。

所以追踪回写，看的不是小葛的心情，而是那三条规矩有没有守住。

◆ 九、为什么先倦的是最拼的人

还有一件事常让人想不通：倦怠为什么常常先落在最拼的人身上?

小葛去年是“小发动机”。按“电量论”的说法，电量多的人应该最后才耗完。可是事情常常反过来。

放回三角里看就好懂了。小葛的劲，不是一块装在她身上的电池，而是一种互动：自己琢磨，琢磨出一个别人没看到的东西，带到会上被大家接住。这一来一回，就是她的劲源。张力在琢磨中积起来，在会上被接住时转出去，又在别人的回应里释放。

这条劲源，恰好长在旧任务和旧协作的缝里：旧任务给了她琢磨的空当，旧协作给了她被接住的场合。AI 一进来，任务改成审稿，协作改成随时被找，那道缝先被填平了。

所以先倦的是最拼的人，不是因为她用得多，而是因为她的劲长在最先被改掉的那个地方。

这也提醒组织：最拼的人突然“不行了”，最该查的是他那条劲源长在哪里，最近有没有被改掉。

◆ 十、上面那一头

还要说到韦东山。

晚上在群里提需求的习惯，闵策是从韦东山那里学来的。韦东山的习惯，又是从公司的节奏里来的：客户在晚上提，销售在晚上转，层层往下传。

闵策改了自己组里的规矩，韦东山那头却晚上十点照样会来消息。闵策能做的，是把消息接住，第二天早上再分给组里。

这说明一件事：协作这一角并不全在组里。它连着上面那一头，上面那一头又连着公司的节奏。一个组长能改的，只是自己这一段。第 97 章会看到这件事的下文：组里试过的三栏绩效，被公司退回一栏。只在组里改，三角会被更大的三角吸回去。

> **倦怠落在一个人身上，可是它的线常常一路通到组织的节奏里。**

◆ 十一、给自己的一句话

如果你正说着“我倦了”，本章不是要你别这么说。累是真的，倦也是真的，不用替谁辩护。

本章只想加一个问法：这句“我倦了”，是在哪种活、哪种节奏里亮起来的？换一种节奏，它还会这么亮吗？

如果答案是“会”，不管怎么换都一样，那就该认真对待身体和情绪本身，必要时找专业的人谈谈。这一点，本章不替任何人下判断。

如果你是组长，也可以把这个问法反过来问自己：组里那个说“我倦了”的人，他手上的活和他所处的节奏，有多少是你定的？如果换一种节奏，那句“我倦了”也许就不会这么亮，那么最该改的，可能不是他自己，而是你定的那些规矩。

◆ 十二、三角卡

三角卡	内容
① 三方程诊断	主体属性：“我倦了”“我不适合干这行”；客体属性：竞品整理、需求初稿、测试用例三项任务，AI 来后变成审不完的稿；互动属性：当天审完、晚上提需求、各组随时找审稿人；被先在化的是：主体，倦被当成她身上的电量问题
② 选定路径	互→客→主。理由：协作规矩是组长能改的，最松；“我倦了”已出口，先在化最深，先动她等于确认标签，留到第三位；规矩一改，一两周内回消息时间就有读数；任务分级第二周就看得见，放第二
③ 三原理推进	原理三：被 AI 拉快的任务（客体属性）与旧的协作规矩（互动属性）矛盾 → 主体属性改变；改规矩、给任务分级之后，回写方向从“我倦了”转向“我会找 AI 的盲点”
④ 追踪回写	读数：晚上九点后群里需求条数；三类任务各占的时间；周四下午有没有被挤掉；小葛会上先开口的次数。每周看一次，两个月定一次。失败的样子：三条规矩守住了，她的状态仍一路下沉；这时不再只改三角，应建议她寻求专业帮助

◆ 放回日子里

那天晚上，闵策回家比平时早。鲁晓帆值夜班前，问他组里那个小姑娘怎么样了。

闵策说：“我把晚上发群消息的毛病改了。”

鲁晓帆笑了一下：“原来倦的是她，改的是你。”

闵策想了想，说：“倦是在她身上亮的，可是那根线，有一头在我手里。”

你明天可以做的一件事：翻一翻你最近一周在工作群里发消息的时间，看有几条是在别人该休息的时候。

带走的话：“我倦了”是在一种活、一种节奏里亮起来的；先改节奏，再改活，最后才轮到改自己。

> 本章判错句：如果在任务分级、协作规矩改变并守住两个月以后，倦怠陈述与对应读数并无改善，且这种情形在多个组里普遍出现，那么“倦怠是三角的所得”要收窄为“只是诱因之一”。
>
> 下一章从哪里进：任务被 AI 接走以后，被替代的到底是什么。

想一想：你上一次觉得“我倦了”，那一周你的活和你的节奏，各是什么样子？

92

第 92 章

被替代的到底是什么

韦东山要闵策给组里八个人估一个“被 AI 替代的比例”。本章换一个问法：AI 先拆的不是人，也不是人身上那一串技能，是岗位里凝住的那一组互动；岗位先被记成了个人属性的总和，“替代”才看起来像在替换人。

◆ 一、一张八行的表

周一上午，闵策收到上司韦东山发来的一张表。

表有八行，一行一个名字，正是他组里的八个人。列只有三栏：岗位、核心技能、可被 AI 替代的比例。最后一栏空着，要他周五前填好。

闵策盯着这张表看了很久。

表上的逻辑很顺：一个岗位由几项技能组成，这几项技能长在坐这个岗位的人身上；AI 学会了其中几项，就替掉了这个人的几成。一个人，等于他那几项技能的和；一个岗位，等于坐在上面那个人的技能之和。

他填不下去，不是因为心软。他说不清哪里不对，只觉得填出来的数字会骗人。

这一章就从这张表开始，问一个老问题：被替代的，到底是什么？

◆ 二、这张表算对了什么

先替这张表说句公道话。

把岗位拆成一项项任务，再估每项任务能不能交给机器，这是研究自动化影响时常用的办法〔待核〕。它算对了一件事：机器接手的确实是一项项具体的活，不是一个人的全部。

这张表在一种条件下完全成立：岗位周围的协作被流程固定住了。流水线上，上一道工序递来什么、下一道工序要什么、多久递一次，全都写死了。这时候，一个岗位确实可以当成“一组技能的和”来算，因为协作那一角不动，它不参与变化。

换句话说，**岗位显得像个人技能之和的地方，正是协作互动被流程固定住的地方**。流程一松，这个“和”就算不准了，同一个岗位上谁强谁弱，会跟着任务和往返一起重排〔待验〕。

AI 进办公室，第一件事恰恰是让流程松动。

◆ 三、岗位是凝住的互动

看闵策组里的需求分析师汤雯。她做这个岗位六年了，岗位说明书上写着：需求调研、需求文档撰写、需求评审、变更管理。组里写文档最细的是老季，可老季管的是组内的文档，第 90 章已经去新岗帮忙；汤雯管的是客户那一头，客户和开发之间的话，都要从她手里过。

可是把她一天的时间摊开看，是另一幅画。

上午听客户在电话里讲了四十分钟，整理成一页纸，转给开发。开发看完问回来三个问题，她再去问客户。客户的回答又引出一个新问题，她再转回开发。下午写文档，晚上改文档，因为评审会上有人发现两处前后对不上。

她大部分的时间，花在“转述”和“往返”上。客户说的话要经过她，才能变成开发看得懂的话；开发的疑问要经过她，才能变成客户答得上来的问题。

这个岗位，是客户与开发之间一组固定往返，凝成了一个有名字、有工位的位置。

这里有两层先在化。第一层，一组互动被记成一个岗位，岗位成了一个客体，好像本来就在组织架构图上。第二层，岗位上的活又被记成坐岗之人的属性：“她沟通能力强”。互动先变成客体，客体再挂到人身上。

韦东山那张表，读的正是第二层的结果。

◆ 四、AI 先动的是哪一角

今年三月，公司上线了一个工具：会议录音进去，需求草稿出来。

接下来几周，变化最先出现在哪里？

不是她的技能。她听客户讲话、抓重点的本事一点没少。也不是岗位名称，组织架构图上汤雯还是需求分析师。最先变的，是往返：开发直接读草稿，有疑问直接问工具，工具答不上的才来找她。客户与开发之间，少了一个必经的中转站。

第 59 章说过，AI 首先改动的往往是互动，所以遇到 AI 难题，先问互动这一角变了什么；起点却由选起点三问决定，本章后面就从岗与任务起手。这里看得最清楚的，是前半句。

第 329 号《技术的“我”》有一句判断，大意是：能事先写成规程的那部分技术，已经进入了机器。规程写的是什么？多半正是“谁把什么在什么时候交给谁”。规程一进机器，被拆掉的就是这一段固定的往返。

所以本书在这个案例里的回答是：**被替代的，首先是岗位里的互动属性；人之所以被说成“被替代”，是因为岗位早先被记成了人的属性总和。**

这只是一个案例的读法，不是对所有岗位的断言。有的任务可以整块被接走，往返并不是先动的一环。分辨的办法是：被拆掉的那一段，能不能写成“谁在什么时候交给谁”。写得出来，本章的读法适用；写不出来，它只是一项被整块接走的任务，要按客体那一角另算〔待验〕。

这句话不是安慰。往返被拆掉，那个靠往返撑起来的岗位确实可能消失。可是消失的是位置，留在人身上的东西，要另外算。

“替代”这个词本身也值得停一下。

说 A 替代 B，先要有一个现成的位置，B 原来坐在上面，现在换成 A。座位不动，换的是人。这个词一出口，就默认了岗位是一个先在的座位，坐在上面的人是可以整块拿下、整块换上的东西。

可是 AI 坐不进那个座位。它没有接住客户的电话，没有去开评审会，也没有替谁背上线事故。它做的是把座位周围的一段往返抽走，剩下的往返重新接线。座位还在，形状已经变了。

第 21 章讲过两次回写：所得回写进土壤，所得回写进号位。“替代”这个词只看见了号位那一次：一个名字从表上划掉。它看不见土壤那一次：协作的线路被改了，新的空缺正从改过的线路里长出来。

所以，与其问“谁被替代”，不如问“哪段往返被抽走了，抽走之后线路怎样接”。前一问只能填百分比，后一问才能落到排期上。

◆ 五、三方程诊断

把第 88 章的事业三角搬过来。

三条方程说的是：人、岗与任务、协作互动，哪一角都离不开另两角。韦东山的表只有人那一栏。它把岗位当成一张固定的技能清单，再把清单加到人身上。岗与任务那一角被先在化得最深：岗位说明书六年没改过，好像岗位本来就长这样。协作那一角干脆没有出现在表上。

一张只有一栏的表，给出的比例看着精确，其实是把三角里另外两角的变化，统统记到了人的头上。

◆ 六、为什么从岗位起手

第 60 章给过选起点的三问：哪一角最松？哪一角被先在化得最深？哪一角的回写最快被看见？

拿这三问去问闵策的组。最松的是岗与任务：往返一被抽走，任务清单跟着松了，草稿已经不需要她来写第一版。先在化最深的也是岗与任务：岗位说明书被当成了现成的。回写最快被看见的，还是岗与任务：任务清单一改，第二周的排期就看得出来。

所以这一章走“客→主→互”。

先在化最深的一角，照三问的默认该放在最后，这一回却放在第一位，要说出它为什么偏偏最松。岗位说明书六年没改，看着最硬；可 AI 已经把它从里面掏空了一块：草稿不用汤雯写第一版，开发不用再等她转述。说明书上的字还在，底下的活已经松了，改任务清单不用等谁批准。协作放在最后，是因为新的往返要等任务和人重排之后才织得起来，先去织，织的还是旧线。

先从客体起手：把岗位拆回任务，再把每项任务拆回互动，逐项问一句“这一步是谁交给谁，为什么非要一个人在中间”。再看主体：任务洗牌之后，哪些差别仍然跟着这个人走。换任务、换伙伴、换工具之后，仍稳定跟着同一个人的那份差，就是第 49 章说的个人主效应（第 351 号《AI时代大学毕业生的核心竞争力》把它叫“常席差”）。最后看互动：把新的协作重新织起来。

◆ 七、原理二怎样推着岗位改

拆开之后，矛盾马上出来了。

汤雯的习惯是写得周全，每条需求核对三遍，评审会前一个字一个字过。这是她的主体属性，六年里一直被夸。新的节奏却是：工具一刻钟出草稿，开发当天就想动手，有问题边做边改。这是新的互动属性。

两者一撞，她被看成了“慢”。

原理二说的就是这一种：主体属性与互动属性矛盾，推动客体属性改变，再回写。

在闵策的组里，改变落在任务上。她的任务从“写一份完整的需求文档”，改成了“在草稿里挑出假需求，补上客户没说出口的约束”。客户随口说的“最好能导出”，到底是必须还是客套；客户没提的那条审批流程，会不会让整个功能上线即作废。这些，工具的草稿看不出来，她看得出来。

回写分两路。一路进土壤：组里的流程多了一个“挑假需求”的检查点，开发动手之前先过她这一关。一路进号位：组里开始说“她会挑假需求”，她自己也开始这样说。一个新的“我的”挂上去了。

要是岗位说明书锁死，任务不许改呢？原理二推不动客体，矛盾就无处可去，只能落回人身上，回写成“她跟不上了”。第 55 章讲过那道分叉。岗位锁得越死，人越容易被记成那个不行的角。

◆ 八、留在人身上的是什么

往返被拆掉以后，她身上还剩什么？这一问不能含糊。

韦东山的表默认，技能是一件件现成的东西，长在人身上，拆一件少一件。照这个算法，转述的活没了，她的“沟通能力”就该贬值。

可是她挑假需求的本事，从哪里来？

从六年的往返里来。客户说“最好能导出”，后来那个功能没人用；客户一句没提的审批流程，后来让一个版本整个返工。这些事一件件压下来，她才练出一种耳朵：听得出哪句话是要，哪句话是客气。

这就是本书第 22 章说的封装（第 398 号也用这个词）：反复试用、检测之后，历史发生成为一种可以整体调用的能力。转述是那段历史的外壳，挑假需求是封装在里面的东西。工具拆掉了外壳，封装还在。

这里要分清两样东西。一样是挂在岗位上的名字，“需求分析师”“沟通能力强”。一样是那场长期互动在她身上沉下的东西。前一样随着岗位一起松动，后一样要换一种互动才显得出来。

读法也简单：固定这个人，轮换任务、伙伴和工具，看哪一份差仍然跟着她走。挑假需求的耳朵若在新任务、新工具下仍然显出来，它就算进她的个人主效应；若一换环境就不见了，它原本就更多长在那组往返里，是人和那组往返缠在一起的那一份，而不在她一个人身上。

这一读，读的不是她“有”什么，是她在三角换了之后还能显出什么。

◆ 九、韦东山的反问

闵策把这套想法讲给韦东山听。

韦东山听完，反问了一句：“你说的我懂。可是公司要的是一个数，明年预算按人头批。你把表改成任务，财务那边怎么算？”

这个反问有分量。组织的账本是按人头记的，工资、编制、绩效，全都挂在一个个名字上。属性被挂在人身上，不只是哲学上的习惯，也是会计上的方便。

本书不否认这个方便。它在一种条件下够用：任务稳定、协作稳定，人头和产出之间有一条大致固定的比例。AI　进来之前，这个条件在很多岗位上大致成立。

AI　拆掉的，恰恰是这条比例赖以成立的那一段往返。比例还写在预算表上，它背后的三角已经变了样。按旧比例去裁人，裁掉的可能正是封装了“挑假需求”的那个人，留下来的是一张看着省了钱、上线后返工更多的排期。

闵策最后跟韦东山商量的是：数照样给，但给两个数。一个是按任务算出的工时变化，一个是新任务需要的人。两个数放在一起，预算才看得见三角。

◆ 十、那张表该怎么填

闵策最后没有填百分比。

他把表改了。行不再是人名，而是任务；每一行四栏：这项任务里的互动环节是什么，谁交给谁；AI 动了哪一环；动完之后留给人的是什么；由此长出的新任务是什么。

改完一看，八个人里没有一个可以写成“百分之几被替代”。有两项任务几乎整项消失了，都是纯转述的环节；有三项任务改了样；还冒出了两项从前没有人做的新任务。

> **问“谁会被替代”，答案总是一个比例；问“哪一环互动被拆了”，答案才是一张能动手改的图。**

◆ 十一、三角卡

三角卡	内容
① 三方程诊断	主体属性：汤雯的“周全”“沟通能力强”；客体属性：岗位说明书上的四项职责；互动属性：客户与开发之间经由她的固定往返；被先在化的是：岗与任务（一组往返被记成固定岗位，再记成她的技能）
② 选定路径	客→主→互。理由：岗与任务先在化最深，却偏偏最松，因为 AI 已把说明书底下的活掏空一块，改任务清单不用等批准；任务清单一改，回写第二周就看得见；协作要等任务和人重排后才织得起来，放最后
③ 三原理推进	原理二：她“核三遍”的习惯与“当天就改”的新节奏矛盾 → 任务由“写全文档”改为“挑假需求、补约束” → 回写进土壤（流程多一个检查点）与号位（“她会挑假需求”）
④ 追踪回写	读数：每月上线后才发现的需求错误数、经她挑出的假需求条数、汤雯自评“跟不上”的频次；每月看一次，连看三个月；若错误数不降、她自评“跟不上”上升，算失败，回到第一格重诊

◆ 放回日子里

周四晚上十一点，鲁晓帆下了小夜班回来，看见闵策还对着那张表。

她听他讲完，说了一句：“我们中心也是。交班本换成电子的那年，说要省掉一个人。后来省掉的是交班时念本子那一刻钟，人还在，活变成了查电子记录里没写的东西。”

闵策笑了一下。护士交班，也是一组凝住的往返。

你明天可以做的一件事：挑你手上最常被说“会被 AI 替代”的那个岗位，只挑一个，把它一天的时间摊开，标出哪些是“转述”和“往返”。标出来的那部分，才是 AI 先拆的那部分。

带走的话：AI 先拆的是岗位里凝住的往返，不是人；岗位被记成人的技能之和，“替代”才像在替换人。

> 本章判错句：若 AI 进入之后，被裁撤的岗位里交接、转述、核对这些互动环节并没有先变，而是个人技能被逐项替换、协作方式原样不动，本章的主张算错。
>
> 下一章从哪里进：岗位拆开、任务重排之后，人和 AI 一起做出来的东西，该署谁的名？

想一想：你的岗位里，有多少时间花在“把一个人的话变成另一个人听得懂的话”上？如果这一段被拆掉，留在你身上的会是什么？

93

第 93 章

这份方案，署谁的名

组里一份方案拿了季度评审第一，署名却成了难题：是写的人的，是 AI 的，还是闵策这个带组的？本章换一个问法：人—AI 合作的成果，署名记的是这一回谁在哪一处做了判断，用发生记录说清；这个人换了环境还能不能接着写，由另外的续签去看，两件事不要混成一件。

◆ 一、评审第一的那份方案

季度评审会上，闵策组里交上去的一份客户迁移方案拿了第一。

方案是组里最年轻的产品经理小严写的。他进公司两年，这份方案从提纲到成稿用了四天，其中大半的段落，第一版出自 AI。

评审会后，韦东山把闵策叫去，问得很直接：“这份方案，署小严一个人，合适吗？要不要写‘AI 辅助’？还是署你，算组里的？”

闵策没有马上回答。他知道这三个选项背后，分别站着三种说法。

署小严：方案是他的能力，AI 只是工具，像用了一个好用的文字处理软件。署“AI 辅助”：方案的一大半是 AI 写的，人只是改了改。署组里：方案是团队协作的产物，不归任何一个人。

三种说法各有道理，可是落到一个名字上，只能选一个。

◆ 二、三种署法各押一角

把这三种署法放进事业三角里看。

署小严，押的是主体属性：成果是“他的能力”的产物，能力在他身上。署“AI 辅助”，押的是客体属性：成果的一大半来自一件工具，工具的本事要单独记一笔。署组里，押的是互动属性：成果出自协作，协作不归个人。

这正是第 48 章那张单极中心主义谱系表，在一张署名页上的重演。每一种都对了一部分，每一种都把另外两角当成了背景。

先替每一种说句公道话。署个人，在一种条件下完全成立：工具是成熟的、透明的，用法人人会，产物的差别只来自人。用计算器算账，没人要在账本上写“计算器辅助”。署工具，在另一种条件下成立：人的介入少到可以忽略，只按了一个按钮。署团队，在第三种条件下成立：每个人的贡献交织得分不出来，硬拆反倒失真。

小严这份方案，三种条件一个也不满足。工具不透明，介入不少，贡献也拆得出来。所以三种署法放在这里都不准。

◆ 三、四天里发生了什么

闵策回去，把小严这四天的修改记录翻了出来。

第一天，小严让 AI 写出一个提纲。提纲很整齐，按“现状、目标、方案、风险、排期”五段排开。小严看完，把“风险”挪到了最前面。他的理由是：这家客户上一次迁移出过事故，客户最怕的不是慢，是再出事。

第二天，AI 按新提纲写了第一版全文。小严删掉了将近一半，删的多是讲道理的段落，换成了三张对照表，每张表一侧写“上次怎么出的事”，一侧写“这次怎么避开”。

第三天，小严拿着第二版去问客户那边的运维负责人。回来以后，他让 AI 把排期从四周改成六周，并补上一节“回滚预案”。这一节的要点是运维负责人随口提的，AI 不知道，小严记下来了。

第四天，他把全文交给 AI 统一语气，自己改掉了三处 AI 写错的系统名称。

> **一份方案的第一版来自谁，和这份方案凭什么站得住，是两件事。**

◆ 四、复合不是分工

第 268 号《人-AI 如何走向复合体的精益求精？》有一条判断，大意是：复合不是分工，而是人与 AI 两边的判断互相碰撞。那本书还给了一条走向：拼装、协作、复合。

拼装是你写一段、它写一段，拼起来交差。协作是分好工，各做各的，最后汇合。复合是另一回事：你的判断撞上它的产出，它的产出逼出你新的判断，来回几轮，出来的东西两边单独都做不出。

小严这四天，大部分时候在复合。把风险挪到最前面，是他的判断撞上了 AI 那份四平八稳的提纲。删掉一半、换成对照表，是 AI 的第一版逼他说清楚“客户真正怕什么”。

第 268 号还提醒过三种“熄火”：人退场、不用 AI、停留在拼装。第四天统一语气那一步，接近拼装；可是小严没有退场，他改掉了三处系统名称。

这样看，“署谁的名”这道题本身问歪了。它预设成果是一块，可以整块归某一方。复合出来的东西不是一块，是一场来回。

◆ 五、AI 那一角也不是现成的

还有一种说法常被拿来解题：AI 是工具，工具不署名，就像锤子不在房子上署名。

这句话对了一半。锤子的属性相当稳定，一把锤子在谁手里都差不多是那把锤子，它的“好用”被标准化固定住了。可是今天的 AI 不一样。同一个模型，小严问、韦东山问，问法不同、给的材料不同，出来的东西差得很远。它的“能写方案”，一大半显在提问与材料的那一角上。

这正是第 98 章要展开的那道题：AI 的能力是谁的属性。这里先说结论的方向：AI 那一角也不是一个先在的能力库，它的表现同样是“模型、任务、交互”三方的函数。

所以“AI 写了一半”这句话里，常常也藏着先在化：它把那四天来回里显出来的东西，记到了模型一个人的账上。

◆ 六、三方程诊断

事业三角在这里落成三句。

没有这份方案、没有这四天的来回，“小严能写好迁移方案”这句话不会亮；同一个 AI，换一个不知道客户上次出过事的人，写不出风险在前的方案；这四天的来回之所以“顺”，是因为小严手里有客户的往事，方案又恰好需要这段往事。三角哪一角都离不开另两角。

被先在化的是主体。韦东山那三个选项里，有两个把“能力”当成一件现成的东西：要么在小严身上，要么在 AI 身上，问题只是怎么分。

◆ 七、为什么从人起手

第 60 章的三问，这里给出的答案是主体。

哪一角最松？主体。小严进公司两年，“他能写方案”这句话还没有在组里定型，正是正在成形的时候。哪一角先在化最深？也是主体：“这是谁的能力”一问，就把能力先放进了某个人身上。哪一角的回写最快被看见？还是主体：署名一定，小严下个月在组里被怎么看，马上就变。

三问落在同一角，要多说两句。先在化最深的一角，通常不放第一位；这里偏偏能放，是因为被说死的是“能力归谁”这个问法，不是小严本人，“他能写方案”这句话还没人说过，正是标签没贴上的时候。主体的回写一般最慢，以月计；这里偏偏快，是因为署名本身就是一次挂钩，一落笔，“我的”就挂上去了。剩下两角里，互动那四天的来回，下一份方案就看得出能不能复现；模板和评审规则要等一个评审季，最慢。

所以本章走“主→互→客”。

先从主体起手：别急着问能力归谁，先问小严在这四天里做出了哪些 AI 单独做不出的判断。再看互动：这些判断是在怎样的来回里冒出来的，下一次能不能复现。最后落到客体：署名页、方案模板、评审规则，该怎样改。

◆ 八、原理二：署名规则被改写

原理二说的是：主体属性与互动属性矛盾，推动客体属性改变，再回写。

矛盾在这里。小严的主体属性，在旧的署名规则里只有一种读法：“这份方案是他写的。”可是新的人机互动是复合的，“他写的”这句话已经装不下那四天的来回。主体那一角的读法，与互动那一角的样子，对不上了。

这个矛盾若推不动客体，就只能落回人身上。韦东山要是坚持只在三个选项里选，最可能的结局是署“小严（AI 辅助）”。这个括号一挂，组里就会有人嘀咕“大半是 AI 写的”，回写进号位、挂到小严名下的，是一个打了折的“我的”。

闵策想办法推动了客体。他跟韦东山商量，把评审用的方案模板加了一页“发生记录”。这一页不写谁写了多少字，只写三类东西：哪几处判断是人在 AI 的第一版之后做出的、依据是什么；哪几处内容来自 AI、人核对过什么；哪几处来自第三方，比如那位运维负责人。

客体一改，回写跟着来了。进土壤的那一路：组里以后的方案都附一页发生记录，评审会开始问“这一处判断从哪里来”。进号位的那一路：小严被记住

的，不是“写了一份好方案”，而是“他知道客户真正怕什么，并且能让 AI 围着这一点写”。

◆ 九、署名要续签

第 351 号《AI时代大学毕业生的核心竞争力》有一个说法，在这里正好接得上：在自己作品的延长线上，不照旧稿、不照脚本，走出下一步（那本书叫它“脱稿步”）。照这个说法，署名成了需要续签的凭据，而不是一次性的认定。

拿这个读法去看小严。这份方案署他的名，凭的是四天里那几处判断，这是历史，不会因为后来的事改写。可是组织要不要把他当成“会写这类方案的人”，把下一份活交给他，就要看另一件事：下一次客户的情况一变，他能不能在这份方案的延长线上，不照着旧稿，走出新的一步。

> **署名记的是这一回谁做了什么；能不能把名字所代表的本事带到下一回，要靠续签去证，续不上，不改写署名，只记下这一回没有续上。**

同样的道理对 AI 也成立。今天的工具若换一个版本、换一套训练，同样的提问得出不同的方案，“AI 写了一半”这句话也站不稳。人和 AI 两边，都没有一个先在的能力可以一劳永逸地认领成果。

◆ 十、韦东山最后的担心

韦东山看了发生记录的样页，提了一个担心：“写得这么细，以后谁都会写。到时候发生记录本身也是 AI 帮着编的，怎么办？”

这个担心是对的。一页纸一旦成了必交的格式，它自己也会被标准化，变成第 49 章说的那种标准化：互动被换成写定的程序。标准化的发生记录，会让每个人的记录看起来都差不多，又回到读不出人的地方。

本书给不出一劳永逸的办法，只能指一个方向：发生记录不能只交一次，要配一个“续签”环节。方案上线三个月后，让署名的人在评审会上用十分钟讲：客户那边变了什么，方案该怎么改。讲得出来，记一笔续签；讲不出来，署名照样留着，记录里注明这一回没有续上。

这一步是〔待验〕的设计，没有数据。它的道理只有一条：署名是否站得住，要在下一次互动里才看得出来。

◆ 十一、责任跟着谁走

署名还有一面：出了事，谁负责？

假如这份迁移方案上线后出了事故，追责会追到谁？追到 AI，AI 不会出庭；追到闵策，他只是带组的；追到小严，他会说“那一段是 AI 写的，我核对过了”。

这一问把署名的另一半翻了出来。署名在评审会上是荣誉，在事故报告里是责任。荣誉愿意按复合来分，责任却总想找一个先在的主人。

本书在这里只立一条：**谁在那一处做了判断，那一处的责任就跟着谁走；判断没有落在人身上的地方，正是组织最该补洞的地方。**签字的人另担回写的义务，见第 102 章。

小严的发生记录里，“回滚预案”那一节标明来自运维负责人，经小严核对；“系统名称”三处标明 AI 写错、小严改过。这样一来，哪一处是谁做的判断，事前就有了落点。没有落点的那些段落，比如 AI 写、小严照收的语气调整，出事概率低，要是出了事，暴露的是组里的检查流程有洞，而不是某个人。

署名与追责的更完整讨论，交给第 102 章。这里只要记住：署名和责任是同一张三角的两面，只认领荣誉、不安放责任的署名办法，迟早会在第一起事故里失灵。

◆ 十二、三角卡

三角卡	内容
① 三方程诊断	主体属性：“小严会写迁移方案”；客体属性：评审第一的方案、署名页与评审规则；互动属性：四天里人与 AI、人与客户运维的来回复合；被先在化的是：主体（“能力”被当成现成之物，只问归小严还是归 AI）
② 选定路径	主→互→客。理由：小严的“能写方案”还没被说死，最松；被先在化最深的是“能力归谁”这个问法，不是小严本人，所以主体仍可放第一位；署名一落笔，“我的”当月就挂上，回写快过一般次序；评审规则要等一个评审季，放最后
③ 三原理推进	原理二：小严“他写的”这种旧读法与复合式人机互动矛盾 → 方案模板与评审规则改变（加“发生记录”页与三个月续签） → 回写进土壤（组里流程多一页发生记录），也回写进号位（“他知道客户怕什么”）
④ 追踪回写	读数：发生记录中“人在初稿后做出的判断”条数、三个月续签时能否讲出改法、上线后事故能否在记录里找到判断落点；每季度评审看一次，连看两季；若续签讲不出、或记录沦为千篇一律的套话，算失败

◆ 放回日子里

周五晚上，闵策在饭桌上把这件事讲给家里听。

闵小满听得很认真。他上学期偷偷用 AI 写过一篇周记，还拿了个“优”（第 72 章）。他问：“那我要是写个发生记录，是不是就算我的了？”

鲁晓帆看了儿子一眼。闵策想了想，说：“记录是一半。另一半是下次没有 AI 在旁边，老师换一道题，你能不能接着往下写一步。”

你明天可以做的一件事：找一份你最近和 AI 一起完成的东西，在旁边写三行：哪一处判断是你在 AI 给出初稿以后做的，依据是什么；哪一处你只是照收了。写完看一眼比例。

带走的话：署名记的是这一回谁在哪一处做了判断；换了环境能不能接着走一步，另有续签去证，别把两件事混成一件。

> 本章判错句：若发生记录里“人在初稿后做出的判断”的条数，与方案日后在新情境里被人顺利续写、修改的程度毫无关联，而只看初稿来源同样预测得准，本章的主张算错。

> 下一章从哪里进：署名靠发生，那么求职时那份写满成果的简历，还证明得了什么？

想一想 ：你最得意的一份成果，如果明天情况一变，你能不脱稿地接着走一步吗？那一步，算不算你真正的署名？

94

第 94 章

四十份一样好的简历

闵策要招一个产品经理，收到四十份简历，份份写得漂亮，看不出谁是谁。本章换一个看法：简历失灵，是因为它把产物当成了能力；能力证明要从“做出过什么”转向“在一场新的发生里，显出了多少别人和工具给不了的差”。

◆ 一、四十份一样好的简历

组里空出一个产品经理的位置。招聘启事挂出去一周，闵策收到四十份简历。

他一份份翻。每一份都条理清楚，项目经历按“背景、行动、结果”排开，结果都带数字：转化率提升多少，用户留存提高几成，上线周期缩短几周。措辞干净，没有错别字，连格式都很像。

翻到第二十份，闵策发现自己已经记不住前面任何一份了。

五年前他招人，简历里总有几份让人皱眉：错字多、写得乱、经历说不清。那些皱眉，本身就是一种信息。现在皱眉的理由没了，信息也跟着没了。

他问人事，人事说：“现在谁不用 AI 改简历？”

◆ 二、简历曾经读对了什么

先替简历说句公道话。

简历这个东西，几十年来一直管用。它管用，靠的是一条隐含的连线：写得出这份简历的人，大致就做得出简历上写的事。文字整齐，说明这个人做事有条理；项目写得清楚，说明他真的做过、真的懂。

这条连线在一种条件下完全成立：产物的生产成本，跟人的能力大致成正比。写一份好简历要花力气，力气从能力里来，所以简历的质量能回推能力的高低。

第 49 章的标准化预言在这里换了个样子：简历显得能读人，是因为“写简历”这场互动被固定成了高成本、人人自己写；这一层一撤，简历质量与入职后表现的相关就该降下来〔待验〕。

AI 把写简历的成本压到了接近零。连线断了，简历还在，只是读不出人了。

◆ 三、有用，却分不出人

第 351 号《AI时代大学毕业生的核心竞争力》说过一件事，正好落在这四十份简历上：合格的产出里，有一块已经分不出是谁做的了（那本书叫它“零判份”）。它和“有用”不是一回事：一段内容可以很有用，却不能单独区分是谁做的。拿本书的话说，这一块读数里，跟着这个人走的那一份几乎是零，换谁来做都差不多。

四十份简历里，“背景、行动、结果”的格式分不出人，干净的措辞分不出人，带数字的结果也有一大块分不出人。它们都有用，读起来舒服，可是放在一起，分不出人。

分不出人的那一块越大，产物离能力就越远：产物还在说话，说的已经不是这个人。

闵策后来数了数，四十份里，他能凭简历说出“这个人跟别人哪里不一样”的，不到五份。那五份的共同点，是某一段经历写得有点“不规矩”：说了一个失败的项目，说了一个跟上司意见相左的决定，说了一处自己至今没想通的地方。这些“不规矩”，恰恰是 AI 改简历时最容易抹平的。

◆ 四、三方程诊断

把这件事放进事业三角。

候选人的主体属性，等于任务这个客体与协作互动两者的函数。简历上写的“转化率提升三成”，是那个人、那个产品、那支团队、那个市场时机一起显出来的。简历却把它写成“我的能力”，一个主体属性。

被先在化的，是主体：一组在特定三角里显出的产物，被记成了一个人身上现成的能力，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兑现。

韦东山看简历的习惯是先看结果数字，数字大的进面试。这个习惯在旧条件下大致可用，在新条件下，等于拿分不出人的那一块去筛人。

◆ 五、为什么从候选人起手

第 60 章的三问，这里指向主体。

哪一角最松？候选人这一角。面试只有一两个小时，一个人在陌生的题、陌生的人面前怎样显，正是没有定型、最好看清的时候。哪一角先在化最深？也是主体：“这个人有什么能力”，是招聘的头一问。哪一角回写最快被看见？还是主体：面试当场，候选人怎样应对，立刻就看得到。

三问又落在同一角，这里也要交代。先在化最深的一角通常不放第一位；可是面试这一小时里，候选人是一个还没被组里说过任何话的人，“他有什么能力”只是一个问题，还不是一个标签，所以这一角既深又松。主体的回写一般以月计；面试却是专门造出来、让人当场显出来的场合，所以这一回反过来最快。题这一角改起来也快，可它要从组里挑一件真卡着的事，得先准备；互动要等题换了才跟着变，放最后。

所以本章走“主→客→互”。

先从主体起手：别读简历上的结论，读简历背后那个人的判断落在哪里。再改客体：把面试题从“讲讲你最成功的项目”，换成组里正在卡着的一个真问题。最后看互动：面试本身从问答，变成一场共同工作。

◆ 六、原理一：人与题相撞，面试改样

原理一说的是：主体属性与客体属性矛盾，推动互动属性改变，再回写。

闵策安排了两位候选人进入最后一轮。

第一位叫柯岩，简历是四十份里数字最漂亮的一份。第二位叫林舟，简历很平，只有一段写了一个“做砸了的项目”，写得很老实。

闵策没有让他们讲项目。他把组里正卡着的一件事摆出来：一个大客户要求把审批流程改成五级，组里觉得这会拖慢所有人，客户却坚持。他给每人一个小时，带一台装了 AI 工具的电脑，说：“你们想怎么弄都行，一小时后讲给我听。”

矛盾马上出来了。柯岩的主体属性是“会做漂亮的方案”，这道题却没有漂亮的解：客户的坚持背后有合规的压力，组里的抱怨背后有真实的成本，两边都对。林舟的主体属性看上去很平，可是这道题恰好要的就是“在做砸过的地方摸过的那种分寸”。

面试的样子跟着变了。柯岩用 AI 写出了一份四页的方案，结构完整，可是绕开了“客户为什么坚持”。林舟前二十多分钟没打字，一直在问闵策：这个客户是什么行业，五级审批里哪几级是法规要的，哪几级是客户自己加的。问完了，他才让 AI 帮他列出几种可能的拆法。

面试从“候选人讲、面试官听”，变成了“候选人问、面试官答”。互动属性改了。

这一改，读到的东西也跟着改了。旧的面试读的是候选人怎样讲一件已经做完的事，讲得越顺越好；新的面试读的是候选人怎样碰一件还没做完的事，碰的头几步最要紧。前一种读的是封装好的成品，后一种读的是正在成形的那一段。

◆ 七、回写落到哪里

这一轮面试的回写分两路。

一路回写进土壤。闵策把这种面试法留了下来，写进组里的招聘流程：最后一轮不讲项目，讲一道组里真卡着的题，可以用 AI，只看一小时里人怎样动。

一路回写进号位。林舟被录用了。三个月后，组里说起他，说的不是“他简历写得一般”，也不是“他面试表现好”，而是“他遇到卡住的事先问清楚是谁在卡”。这句话挂到了他身上，成了一个“我的”。

柯岩呢？闵策后来想过，柯岩未必比林舟差。也许换一道题，换一个更需要漂亮结构的场合，柯岩会显得更好。这一轮面试读到的，只是“这道题、这一小时、这台电脑”这个三角里两人各显出了什么。

> **一场面试读到的，永远是一个三角里的显，不是一个人身上的库存；所以要换几个三角，看哪一份差跟着人走。**

◆ 八、面试官也在三角里

还有一处容易漏看：闵策自己也在这个三角里。

林舟追问了二十多分钟，问的每一句，都要闵策来答。闵策答得清楚，林舟的追问就往深处走；闵策要是不耐烦，三句话打发了，林舟那份“先问清是谁在卡”的本事，可能根本显不出来。

所以这场面试读到的差，有一部分是面试官给的。同一个候选人，换一个只想听结论的面试官，显出来的可能是“他磨蹭”。

这正是第 34 章说的挂错号位，在招聘桌上的样子。“他面试表现不好”，有时候其实是“我们俩这一场没有对上”。旧的面试把面试官当成一台中立的读数仪，好像他只是站在旁边看。可是面试官问什么、怎样接话、给不给时间，都在改那场互动。

闵策后来给组里的面试加了一条规矩：最后一轮由两位面试官轮流当“被问的人”，两人问法本来就不同，事后各记一笔，不为候选人另设难堪。两笔对得上的地方，才算读到了候选人身上的东西；对不上的地方，多半读到的是面试官。

这条规矩粗糙，本书不保证它管用，只说它的方向：读一个人，要把读的人也算进三角里，否则读到的差，有一半是自己。

◆ 九、能力证明转向发生里的差

第 351 号的核心判断是：核心竞争力，是一个人在发生里显出的差。差要有个比照：跟背景相近的人比，跟 AI 工具通常能做到的比，也跟这个人自己过去比。拿本书的话说，这份差有两块，要分开看：一块是这个人碰上这道题、这件工具才显出来的（含个人的交互项），一块是换了题、换了工具也跟着他的（个人主效应）。

拿这几样去比柯岩那份四页方案。跟背景相近的人比，不差；跟 AI 工具比，几乎没有差，因为任何人让 AI 写，都能写到差不多的程度；跟他自己过去比，一小时里读不出来。

再看林舟那二十多分钟的追问。跟 AI 工具比，差很大：AI 在没有人要它问的时候，默认不会去问“哪几级是法规要的”。这一份差，才是能力证明该读的东西。

> **能力证明从产物转向发生里的差：读一个人在一场新的发生里，显出了多少别人和工具都给不了的差。**

闵策的面试法还有一点好处：题是组里出的，时刻是组里选的，候选人没法事先准备。读到的东西，不是他挑好了拿来给人看的。

◆ 十、这一招的边界

这种面试法也有它的限度，要说清楚。

一小时太短。一个人在一小时里的显，受当天状态、对行业是否熟悉、跟面试官是否投缘的影响都很大。林舟做过金融行业，对合规审批有直觉；换一个医疗客户的题，未必如此。所以单场面试读到的差，可能一大半是这道题、这个人、这一天碰巧凑上的。

第 92 章借第 351 号说过的“常席差”，在这里是更严的读法：换任务、换伙伴、换工具，仍然稳定跟着同一个人的那份差，也就是本书说的个人主效应。要读这一份，一场面试不够，要几场，或者要试用期里换几种任务看。

本书在这里只能说到方向：简历读产物，面试读一场发生，试用读几场发生。读得越多场，越接近一个人身上真的跟着走的东西。至于几场才够，本书没有数据，标〔待验〕。

还有一个代价要算在明处。共做一道真题，组里要拿出一个真问题、一位耐心的人、一个小时。四十份简历全这样面，组里吃不消。所以简历不会消失，它退回到一个更窄的用处：筛掉明显不合的人，不再负责分出谁好谁差。筛选交给简历，区分交给发生，两样各守各的那一段。

还有两条底线。其一，拿来当题的真问题要先脱敏，不能把客户的名字和内部数据交给还没入职的人；题是用来看人怎么动的，做出的东西不能拿去用，否则就成了变相的免费劳动。其二，每位候选人同一道题、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工具，别让条件的不同变成结果的不同。

招聘研究里，工作样本测验与结构化面试的预测力，一般认为高于随意聊天式的面试〔待核〕。本章的做法与它们同向，多出来的一步，是把 AI 放进了题里。

◆ 十一、三角卡

三角卡	内容
① 三方程诊断	主体属性：简历上的“转化率提升三成”等“我的能力”；客体属性：面试题与岗位任务；互动属性：写简历、读简历、面试问答这场互动；被先在化的是：主体（特定三角里的产物被记成随身带走的能力）
② 选定路径	主→客→互。理由：面试中候选人还没被组里说过任何话，“他有什么能力”只是一问、还不是标签，所以这一角虽先在化最深，却也最松；面试是专为当场显出来造的场合，主体回写反常地最快；题要先准备，互动随题而变，放最后
③ 三原理推进	原理一：候选人“会做漂亮方案”的主体属性与“没有漂亮解的真问题”这个客体矛盾 → 面试由“讲项目”改为“一小时共做一道真题” → 回写进土壤（招聘流程最后一轮改成共做真题），也回写进录用者的号位（“他先问清是谁在卡”）
④ 追踪回写	读数：新法录用者试用期内在三种不同任务上的表现差、与旧法录用者三个月后的留任与评价对照；每月看一次，看满一个试用期；若新法录用者与旧法无差，或只在面试那类题上好、一换任务就不见，算失败

◆ 放回日子里

周日下午，闵策陪闵小满在小区里散步。闵小满说，班上好几个同学的数学作业现在写得一样好，连解题步骤都一模一样，骆老师说他读不出谁是谁了。

闵策笑了，说：“爸爸这周也碰上一样的事。”

他把那道五级审批的题讲给儿子听，讲林舟先问了二十多分钟。闵小满想了想：“那骆老师是不是也该出一道我们没见过的题，看我们先问什么？”

你明天可以做的一件事：如果你在招人，最后一轮别让候选人讲最成功的项目，拿你手上正卡着的一件真事给他，可以用 AI，看他前一刻钟做什么。如果你在找工作，在简历里留下一处“不规矩”的真话，一个失败，一处没想通。

带走的话：简历读的是产物，产物可以由工具代写；能力证明要读一场新发生里，你显出了多少工具给不了的差。

> 本章判错句：若在 AI 普遍改写简历之后，简历质量对入职后绩效的预测力并没有下降，或者“共做一道真题”式面试的预测力并不高于简历筛选，本章的主张算错。
>
> 下一章从哪里进：简历读不准过去，职业规划又能不能管得住将来？

想一想 ：如果把你简历上所有的数字和漂亮话都去掉，只剩下你在卡住时会先问的那句话，那句话是什么？

95

第 95 章

一张五年规划，三个月作废

闵策三年前写过一份五年职业规划，三个月前它整页作废了。本章换一个看法：职业规划失灵，是因为它把“我”当成一个先定的起点，把岗位与协作当成会照着走的路；当岗位和协作回写得比规划更快，该做的不是规划一生，是备几套预案、立好路标，让“我”在回写里改。

◆ 一、抽屉里的那页纸

闵策的书桌抽屉里，压着一页纸。

那是三年前公司做人才盘点时，每人都要交的“五年职业发展规划”。他写得很认真：第一年带好八人小组，第二年把组扩到十五人，第三年升产品总监，第四年负责一条完整的产品线，第五年进入公司管理层。每一年后面，还列了要补的能力：带人、预算、跨部门协调、行业洞察。

今年三月，公司上线了一套 AI 辅助的需求与排期系统。三个月里，组里两个岗位合并，一个岗位消失，又冒出两项从没有人做过的新任务。公司不再扩组，而是缩编。产品总监这一级，整个被取消了。

闵策把那页纸拿出来看了一遍。第一年那一条他做到了；第二年那一条，组一直没扩成，早就落空了；往后三条，没有一条还挂得上。

◆ 二、规划曾经管用

先说公道话。职业规划不是一个笨办法。

在很长的年代里，它相当管用。一家公司的职级表十年不变，每一级要什么本事写得清清楚楚，从这一级到下一级，平均要几年，人人心里有数。这时候，把自己放在梯子的某一格上，往上数几格，算出每一格要补什么，是一件有用的事。

这一招在一种条件下完全成立：梯子不动。岗位和职级是稳定的客体，协作方式是稳定的互动，只有人这一角在长。三角里两角定住，第三角的路自然可以算出来。

换句话说，规划算得准，是因为职级表替它把岗位与协作钉住了；梯子一晃，算出来的路就悬在半空，写下的规划与实际走过的路，相符的比例该往下掉〔待验〕。

◆ 三、规划把“我”放在了起点

再看那页纸的写法。

每一条都以“我”开头：我要带好组，我要升总监，我要补预算能力。“我”是一个先定的起点，带着一组现成的属性，沿着一条预先画好的路往前走。岗位是路上的站牌，协作是路面，都被当成会原样在那里等着他。

这正是三角里主体那一角被先在化的样子。规划假设，五年后的闵策，是今天的闵策加上一串补齐的能力。

可是这三个月里发生的事说明，“我”那一角恰恰是最后才定的。岗位先变，协作先变，变完之后，闵策才发现自己原来那份“擅长带人扩组”的本事，在缩编的组织里不太有用；而另一样他从没写进规划的东西，“能把 AI 吐出来的排期跟客户的真实节奏对上”，突然成了组里最常找他的理由。

> **“我”不是规划的起点，是岗位与协作一轮轮回写之后，最后才挂上去的那个名字。**

◆ 四、回写剧烈

第 339 号《职场风云——每个人的预案科学》把今天的职场叫作“回写剧烈的战场”，而不是“熬年头的地方”。书里举的例子是：岗位被改写，领导一夜换人，本事一年就旧。岗位、处境与本事互相改写，改写的速度比人做总结的速度还快。

第 267 号《预案科学》把这一点立为预案知识的核心条件：回写剧烈，你做的事改变了你做事的条件。条件变得比回顾总结快，随机与突变就成了常态，不再是例外。书里给的次序是：知识先发生，后使用，再验证和修改。

把这两本书的说法放回闵策的三角里看：岗位这一角在动，协作这一角也在动，两者动得比“我”这一角快。规划要求“我”先定、两角后跟，现实是两角先动、“我”后定。次序反了，规划就失灵。

◆ 五、三方程诊断

事业三角落成三句。

“闵策擅长带人扩组”这句话，只在一个要扩组的组织、一种靠人力协作的流程里才亮；产品总监这个职位被取消，是因为 AI 改了协作；组里的协作从“他分活、大家做”变成“系统排、他校准”，又是闵策和新岗位一起磨出来的。三句各缺不了另两角，三方程的全式见第 88 章。

被先在化的是主体。规划把“我”当成三角里不动的那个原点，其余两角围着它转。

◆ 六、为什么从协作起手

第 60 章的三问，在这里给出的答案是互动。

哪一角最松？协作。AI 刚把协作方式整个改过一遍，组里还没有定型。哪一角先在化最深？主体，“我”被规划当成了原点。可是先在化最深的那一角，未必该先动：直接去改“我”，只会再写一页新规划。哪一角回写最快被看见？协作：一周里谁找谁、为什么找，马上看得出。

第 59 章说过，AI 首先改动的往往是互动。这一章的起点也落在互动上，是因为最松、回写最快这两问都指向它，不是因为 AI 这个名字。

所以本章走“互→客→主”。先看协作已经变成了什么样；再看协作变了之后，岗位与任务长出了哪些新的空位；最后，让“我”在新的空位里回写，而不是事先定好。

◆ 七、原理三：岗位与协作相撞，“我”在分叉口

原理三说的是：客体属性与互动属性矛盾，推动主体属性改变，再回写。这是新能力发生的原理，也是标签发生的原理，分叉在回写的方向。

矛盾在这里。岗位这一角，组织架构图上闵策仍然是“产品主管，带八人”。协作这一角，组里的活已经由系统排，他每天做的是校准：系统排出的节奏哪里跟客户对不上，哪里让开发白等。岗位说的是“带人”，协作要的是“校准”，两样对不上。

这个矛盾推着闵策这一角改，改的方向有两条。

一条是往下回写成标签：“我这个主管当得越来越没用了，带人带不了，扩组扩不了。”岗位与协作的错位，被记成了他身上的缺陷。第 91 章写过的倦怠，常常就是从这一条路上来的。

另一条是往前回写成新能力：“我擅长把机器排出的节奏和人的真实节奏对上。”同一个错位，被记成了一种正在长出来的本事。

> **原理三的分叉不在矛盾本身，在回写落向哪一边；同一场错位，可以写成“我没用了”，也可以写成“我会了一样新东西”。**

是什么决定了分叉？至少有一点：有没有人、有没有一套记录，让那个新东西被看见、被叫出名字。没人看见，回写只能走向标签。

闵策这一次运气不坏。韦东山在一次周会上随口说了一句：“这周排期没出乱子，是闵策在系统后面一条条对过。”这句话不长，却给那个正在成形的本事起了一个名字。有了名字，回写就有了落点。

要是那句话没人说呢？闵策每天照样校准，校准得再好，也只是“系统运行正常”。功劳记到系统上，挫败记到他身上：组织架构图上写着“带八人”，他却越来越不像在带人。第 21 章说的“我的”是回写的落点，在这里显得格外具体：没有一个人、一页记录把落点递过来，回写就会自己找一个旧落点，那个旧落点多半是“我不行了”。

◆ 八、预案怎样写

闵策没有再写一页五年规划。他照第 339 号的办法，写了三套预案，每一套都很短。

第 339 号的说法是：该做的不是规划一生，是为自己备几套预案。第 267 号把这个办法追溯到参谋作业：不押一个方案，先备几套，立好路标，条件一变就换。

闵策的三套是这样写的。

甲案：公司继续用 AI 压缩中层。路标：明年一季度再撤一级管理岗。到时候他转去做“人机排期校准”这件事，在全公司推。

乙案：公司把 AI 系统卖给客户，需要懂客户节奏的人去落地。路标：销售部开始招“实施顾问”。到时候他申请转岗。

丙案：两样都不发生，组织暂时稳定。路标：半年内无大调整。那就继续带组，同时把“校准”写成组里的一套做法。

三套预案的共同点，是都不从“我要成为什么”开头，而从“协作与岗位可能变成什么”开头；每套都有一个看得见的路标；“我”放在最后，作为在那个路口回写出来的东西。

> **规划先定“我”再找路，预案先看路标再让“我”在路口回写；回写剧烈的年代，后一种次序才对得上。**

◆ 九、韦东山的那一页

有一天开会前，闵策跟韦东山聊起这件事。韦东山笑了一下，说他也有一页，写于十年前，“第八年做到副总”。

他今年四十五岁，没有做到副总。他说，这十年里真正让他站住的，没有一样写在那页纸上：一次救回大客户的连夜谈判，一次把两个吵翻了的部门拉到一张桌上的周末。都是撞上了才会的。

韦东山的话里有一个容易滑过的地方。他把“站住”归给那几次撞上，可是说起来，又自然地把它们说成“我会谈判”“我能拉人”。几次互动里显出来的东西，回头被记成了一个早就在他身上的本事。

这就是先在化在职业史里的样子：回顾时，人总把一路撞出来的东西，记成自己本来就有的；于是下一次规划，又从“我有什么”出发。**规划的毛病不只在看不准将来，还在把过去读成了一份现成的库存。**

预案要求的是另一种回顾：不问“我有什么本事”，问“我在哪几场撞上里，被回写出了什么”。这样读过去，下一套预案才会从路口出发，而不是从库存出发。

◆ 十、预案的限度

预案也有它的边界，要写在明处。

第 339 号把全书的结论限定在一个条件下：你是兵，不是将，主场是自己的圈子与本事。闵策正是一个兵：他改不了公司要不要压缩中层，只能在公司改了之后选怎么走。若是韦东山这一级、要决定撤不撤一整层的人，他需要的就不只是个人预案，还有组织怎样排兵的另一套想法。

还有一个风险：预案写多了，会变成另一种焦虑。每天盯着路标，什么都像信号。第 267 号把预案的次序写成“先发生，后使用，再验证和修改”，重心在“发生”上：先在手头的协作里做出点东西来，再看它对得上哪一套预案。预案是路口的牌子，不是每天要背的功课。

还要老实说一句：这个次序并不是本书头一个想到的。职业发展研究里早有“先试再定”“计划性偶然”一类说法〔待核〕，提醒人别把一页规划当成地图。本章与它们同向，多出来的是把“我”放在回写的末端，并给出读数。

本书在这里补一句：预案管得住路，管不住分叉。路口到了，回写往哪一边落，还要看第七节说的那件事：有没有人看见。

◆ 十一、三角卡

三角卡	内容
① 三方程诊断	主体属性：“闵策擅长带人扩组”；客体属性：产品主管岗位、职级梯子与五年规划里的站牌；互动属性：由“他分活、大家做”变为“系统排、他校准”的人机协作；被先在化的是：主体（“我”被规划当成不动的原点）
② 选定路径	互→客→主。理由：协作被 AI 刚改过一遍、还没定型，最松，一周里谁找谁也最快看得见；岗位的新空位以周计，放第二；“我”被规划当成原点，先在化最深，留到第三位，让它在路口回写
③ 三原理推进	原理三：岗位“带人”与协作“校准”矛盾 → 闵策的主体属性改变，分叉为“我没用了”（标签）或“我会把机器节奏和人对上”（新能力）→ 回写：韦东山在周会上叫出“校准”这个名字，所得进号位，挂成“我会把机器节奏和人对上”；进土壤的那一路，是“校准”被写成组里的一套做法。分叉落向哪边，看有没有人看见、有没有记录
④ 追踪回写	读数：三套预案的路标是否出现、每周别人因“校准”找他的次数、他自评“没用了”的频次；每月看一次路标，每周记一次找他的事由；若半年内三个路标都未出现而他仍只靠旧规划行事，或自评“没用了”持续上升，算失败

◆ 放回日子里

周六早上，闵策难得跟岳父一起去爬岳麓山。

走到那截陡台阶，鲁长庚照例斜着走，左一步右一步，走之字形。闵策跟在后面，忽然问：“爸，你年轻时在厂里，想过五年以后干什么吗？”

鲁长庚喘了两口气，说：“想什么五年。台钻、量具换了型号，就学新型号。厂子要钳工就当钳工，要修模具就修模具。手上的本事是干出来的，不是想出来的。”

闵策没接话。那页纸，他回家后没扔，在背面写下了甲乙丙三行路标。

你明天可以做的一件事：找出你给自己写过的任何一份规划，在背面只写三行。每一行写一个“如果公司或行业变成这样”，再写一个你看得见的路标。“我”那一栏先空着。

带走的话 ：**岗位与协作回写得比规划还快的时候，别先定“我”，先立路标，让“我”在路口被回写出来。**

> 本章判错句：若在 AI 大幅改动岗位与协作的组织里，持守长期职业规划的人与改用多套预案、按路标调整的人，在三年内的职位稳定、收入与自评上并无差别，本章的主张算错。
>
> 下一章从哪里进：路走出来的那个“我的”，组织能不能给它定一个价？

想一想 ：过去一年里，有没有一样你从没写进任何计划、却开始常被人找上门的本事？它是在哪一场协作里长出来的？

96

第 96 章

“我的”能被定价吗

年终绩效表只有一栏：个人得分。闵策组里最让人离不开的那个人，在这一栏里排倒数第三。本章换一个看法：“我的”可以被定价，但定价的对象不是一个人身上先在的本事，是一场发生回写到他身上的那一段；所以绩效要分三栏，换岗要先看三角。

◆ 一、倒数第三的那个人

十二月，公司发下年终绩效表。

表很简洁：每人一行，一栏“个人得分”，按完成的需求数、上线的功能数、客户评分加权算出。闵策要在周五前给八个人打分、排序，排在后面的两名，明年不加薪。

他算完一看，愣住了。排倒数第三的是组里的测试主管老符。

老符今年交的东西确实不多。可是组里每个人都知道，一个版本能不能上线，最后要过老符那一眼。开发写完了，心里没底，会先拉老符过来看看；产品经理拿不准一个边界情况，会先问老符“这个会不会出事”。他一天里被打断十几次，自己的活经常留到晚上。

这些“被打断”，在个人得分里一分也没有。

◆ 二、一栏绩效算对了什么

先替那一栏说句公道话。

个人得分有它的道理。组织要发工资、要定级、要决定谁去谁留，钱和职级只能落到一个个名字上。一个能落到名字上的数，是管理上最省事的办法。

这个办法在一种条件下完全成立：每个人的产出是可以分开的，协作只是把各人的产出拼起来，拼法固定。流水线上一人一道工序，件数一数，就是各人的贡献。

一栏绩效能落到一个人身上，靠的是流程把协作钉住、各人产出拆得开。AI让流程松动，协作越来越多地发生在“被打断”的那一下里，那一下恰恰拆不开；流程一松，个人得分的排序就该随任务和协作的变动大幅重排〔待验〕。

◆ 三、一碗面多出的十五块

第 347 号《我的面条——AI时代新经济的猜想》里有一个画面：同一碗面，大众定价大约十五元，“我的面条”有人愿付大约三十元。多出来的那部分，书里说，买的是“我的新知识发生”：这一碗是照着你的口味、你今天的状态、你上次说过的话做的。

那本书还有一个判断：没有社区定价，就没有跳跃。也就是说，“我的”那部分值不值钱，要有人在一个圈子里认它、为它付钱，它才成为价格。

第 224 号《我经济》有一条“移动线律”，大意是：我的知识会流成我们的知识，价值只留在往前走的那个我身上。

把这两本书的说法放到老符身上。老符那一眼值钱，值的是“我的”那一段：他看过三百个版本出事的样子，对这一版的这一处有感觉。可是这份感觉一旦被写成检查清单，交给 AI 去跑，它就流成了“我们的”，不再值钱。价值只留在他还在往前走的那一段：新版本、新坑、新的说不清的“不对劲”。

◆ 四、“我的”是回写的落点

问“‘我的’能不能被定价”，先要问“‘我的’是什么”。

第 21 章借第 194 号《意识的奥秘》说过：“我的”是回写的落点。所得先回写进土壤，再回写进号位，挂上“它的”“我的”。

照这个说法，“老符的判断力”不是一件先在于老符身上的东西。三百个版本、几十个开发、一套测试流程反复纠缠，纠缠的所得回写进号位、挂到老符名下，才有了这个名字。

> **所以，能被定价的“我的”，不是一个人身上的库存，是一场发生回写到他名下的那一段；定价要连着那场发生一起看。**

定价的难处也在这里。一碗面的“我的”，吃面的人当场就尝得出，所以有人肯多付十五块。老符那一眼的“我的”，却往往在事后才显：版本上线没出事，没有人会想起是谁拦下了那一处。值钱的东西，显在“什么都没发生”里。

有一类价值，平时的尺子读不出来，只在少见的关口整笔兑现（第 351 号把它叫“峰兑”）。老符的价值正是这种：九十九个版本里看不出来，第一百个版本拦下一场事故，才整笔兑现。按月计件的绩效表，天生读不出这一类价值。

这句话有两个推论。第一，“我的”真的可以被定价，它不是虚的，三十块和十五块的差是真金白银。第二，单看一个人，定不准它的价，因为它有一半长在那场发生里。

◆ 五、三方程诊断

事业三角落成三句。

“老符判断准”，只在一个版本多、坑多、开发愿意来问的组里才亮；“测试主管”这个岗位的分量，是老符和大家一起撑出来的；组里“上线前心里有底”的气氛，离不开老符这个人，也离不开测试被放在流程最后一关。三角哪一角都不单独成立。

被先在化的是主体，而且是一种奇怪的先在化：绩效表把老符的价值记在他一个人身上，又只记了他能拆开的那一部分。拆不开的那部分，既没记到他身上，也没记到任何地方。它就消失了。

◆ 六、为什么从协作起手

第 60 章的三问，这一次指向互动。

哪一角最松？协作：一年里谁找谁、为了什么，只要愿意记，马上就能记下来。哪一角先在化最深？主体：个人得分把一切都挂到了人身上。哪一角回写最快被看见？还是协作：绩效办法一改，下个月谁愿意去问老符、老符愿不愿意被打断，立刻看得出。

协作占了前两问，第二位就看剩下两角谁的回写快。协作一被记下，组里嘴上对老符的说法当月就变；绩效表的格式要等明年的考核季才改得动。所以主体放第二，客体放最后。

所以本章走“互→主→客”。

先从协作起手：把“被打断”这件事看见、记下来。再看主体：记下来之后，老符身上挂的名字怎样变。最后改客体：绩效表的格式与定级规则。

◆ 七、原理一：老符与绩效表相撞

原理一说的是：主体属性与客体属性矛盾，推动互动属性改变，再回写。

矛盾在这里。老符的主体属性是“判断准、靠得住”，绩效表这个客体只认“交了多少”。两样一撞，年底他排倒数第三。

这个矛盾要是推不动协作，后果很快会来。老符明年会学聪明：别人来问，他说“我手上的活还没做完”。被打断的次数降下来，他的个人得分升上去。组里少了一个最后一关，上线后的事故多起来。事故不会记到老符头上，只会记到写代码的人头上。

这就是一栏绩效最隐蔽的害处：它不只记错了价，还会反过来改掉协作，让最值钱的那段互动自己消失。

闵策想办法让矛盾推动了协作。他在组里建了一个很简单的记录：谁在上线前找谁确认过什么，事后有没有出事。三个月下来，记录显示，经老符看过的版本，上线后的紧急修复明显少。这只是一个组三个月的记录，算不上统计结论〔待验〕。

协作一被看见，回写就来了。进土壤：组里开始把“上线前找老符”写进流程，而不是靠私人交情。进号位：老符身上挂的名字，从“交得少”变成“最后一关”。

◆ 八、绩效分三栏

闵策把这三个月的做法，整理成一张绩效样表，交给韦东山。

样表把一个人的年度绩效分成三栏：个人栏、任务栏、协作栏。个人栏记这个人独立完成的；任务栏记他所在岗位与任务本身的难度与变化，这一年任务是变难了还是变容易了，有没有被 AI 接走一块；协作栏记别人因为他而做成了什么，他因为别人而做成了什么。

栏目	记什么	读数举例	谁来记
个人栏（主体）	本人独立完成的产出与判断	交付的需求数、独立做出的关键判断及其依据	本人自报，主管核对
任务栏（客体）	岗位与任务本身这一年的变化	任务难度变化、被 AI 接走或新增的任务、所接项目的风险等级	主管记，跨组复核
协作栏（互动）	经由他而成的事，与他经由别人而成的事	上线前被找来确认的次数及事后结果、他发起的跨人协作及结果	协作对方记，汇总到本人名下

三栏不加总成一个数。韦东山问：“不加总，怎么排序？”

闵策的回答是：排序可以留着，但要分栏排；定级时三栏都要看，哪一栏高、哪一栏低，各有各的说法。个人栏低而协作栏高，像老符，说明这个人的价

值长在互动里，换岗要小心；个人栏高而协作栏低，说明这个人单干强，放进强协作的组未必合适；任务栏变动大，说明这一年的分数有一半是任务给的，不全是人给的。

> **绩效分三栏，不是为了多算一笔，是为了让“我的”连着它的那场发生一起被定价。**

这张表最容易被怎样误用？至少有三种。

第一种，给三栏各配一个权重，再加成一个总分。个人栏五成、任务栏两成、协作栏三成，看上去三角都顾到了，最后落到表上的仍是一个数。一加总，老符协作栏的高分就被个人栏的低分抵掉，他又回到倒数第三。三栏的用处，正在于不让三角被压回一个角。

第二种，把协作栏当成考勤。谁被找的次数多就加分，次数少就扣分，于是人人抢着去“帮看一眼”，看完不负责。协作栏要记的是经由他做成了什么、事后有没有出事，不是他被打断了几次。只数次数，记下的是热闹，不是协作。

第三种，把任务栏当成挡箭牌。分数低了，就说“今年任务太难”；分数高了，又不提任务变容易了。任务栏要由主管记、跨组复核，就是为了不让它变成本人的辩护词。

三种误用有一个共同处：都想把三角重新压回某一个角，要么压成一个总分，要么压成一个人能刷的数，要么压成一句推给客体的话。

◆ 九、换岗先看三角

三栏表还有一个用处：换岗。

明年公司要重排岗位，有人提议把老符调去带一个新的自动化测试组，理由是“他判断力强，带新组正好”。

闵策用三栏表看了一遍。老符的协作栏极高，个人栏偏低。这说明他的“判断力强”有一大半显在这个组的这套协作里：开发愿意来问，流程把他放在最后

一关，三百个版本攒下的坑都是这条产品线上的。整块挪到一个新组，个人那一栏未必撑得起来，协作那一栏要从零开始。

> **换岗之前，先看三角：这个人的“强”，有几成在人身上，几成在任务里，几成在协作中；只搬人不搬协作，搬过去的常常只剩一个名字。**

这不是说老符不能换岗。换可以，要连三角一起换：给新组配几个愿意来问的人，把“上线前找他”这一关写进新流程，并且接受头半年个人栏会掉下去。

◆ 十、三栏的限度

三栏表也会被玩坏，要说在前头。

协作栏由对方来记，就会有人互相记好话。任务栏由主管来记，主管偏心，难度就记得有偏。第 93 章担心的那件事这里一样会来：一张表一旦成了必填，它自己也会被标准化，填得越来越像。

本书给不出防弊的全套办法，只给一条方向：协作栏的读数尽量连着事后结果，“被找来确认过”要配“事后有没有出事”，记好话的空间就小一些。其余要靠组织在用的过程中改，标〔待验〕。

还有一条更深的限度：三栏仍是在给“我的”定价，用的还是组织的价。第 347 号说没有社区定价就没有跳跃；组织里的三栏表，只是一个小圈子的定价。它能让老符不被埋没，不能保证老符那一段“我的”在公司之外也值钱。

◆ 十一、三角卡

三角卡	内容
① 三方程诊断	主体属性：“老符判断准、靠得住”；客体属性：只有一栏个人得分的绩效表与测试主管岗位；互动属性：上线前大家找老符确认的那一段协作；被先在化的是：主体（价值全记在人身上，且只记了能拆开的部分）
② 选定路径	互→主→客。理由：协作最松、记下来最快；协作一被看见，组里对老符的说法当月就变，回写快于客体；绩效表要等考核季才改得动，放最后

三角卡	内容
③ 三原理推进	原理一：老符“判断准”与绩效表“只认交了多少”矛盾 → 协作被记录并写进流程 → 回写进土壤（上线前找老符成为一关）与号位（“最后一关”）；再由此推着绩效表改成三栏
④ 追踪回写	读数：协作栏记录条数及其事后结果、老符被打断次数是否维持、上线后紧急修复数；每月看一次，看一个完整年度；若三栏实行后被打断次数下降、事故上升，或协作栏沦为互记好话，算失败

◆ 放回日子里

周五晚上，闵策把三栏样表打印出来，放在饭桌上。

鲁晓帆看了一眼，说：“我们中心也该有这一栏。夜里谁帮谁顶过一个突发的病人，排班表上一个字都没有。”

闵小满凑过来看，问：“那我的成绩单能不能也分三栏？”闵策想起小满学校里提过的成绩单分三栏，笑了笑，没说话。

你明天可以做的一件事：给自己这一年列三栏，每栏只写三条。个人栏写你独立做成的；任务栏写你的任务这一年怎么变了；协作栏写谁因为你做成了什么。写完看哪一栏最空，那一栏多半是你最容易被低估、也最容易丢的地方。

带走的话：**“我的”值钱，值的是一场发生回写到你名下的那一段；定价要连着那场发生，换岗要连着那个三角。**

> 本章判错句：若在推行三栏绩效的组里，协作栏高的人在团队产出上的贡献并不大于个人栏同分的人，或者三栏与一栏对来年团队绩效的预测力无差别，本章的主张算错。
>
> 下一章从哪里进：如果一个组织坚持只考核个人属性，它在 AI 时代会怎样？

想一想：你身边有没有一个“老符”，交的不多，大家却离不开？如果明天他走了，最先坏掉的是哪一段协作？

97

第 97 章

预言：AI 改动协作之后，只考核个人的组织更留不住协作型的人

韦东山说，明年公司要换回老办法，一人一个分，简单明了。本章把第十二编压成一条可以被检验的预言：AI 改动协作之后，只考核个人的组织，比分栏考核的组织更留不住协作型的人，接着是协作本身。这条预言写明看什么、到哪里算错、错了由哪一层退让。

◆ 一、退回一栏的那次会

一月，公司开管理层会。闵策的三栏绩效在组里试了一个季度，韦东山把它带到了会上。

会开了两个小时，结论是不推广。人力部门的理由很实在：三栏太复杂，各组填法不一，没法跨组比较；明年公司还要再缩编，需要一个一眼能排出先后的数。会上有人说了一句：“AI 时代，个人能力更重要了，更要一人一个分。”

散会后，韦东山在走廊里跟闵策说：“你那一套我是信的。可是公司要的是一把尺子。”

闵策回到工位，打开组里的协作记录看了很久。他想知道，退回一栏之后，会先丢掉什么。

◆ 二、“个人能力更重要了”这句话

会上那句话值得先认真对待，因为它有一半是对的。

AI 接手了大量可以拆开的活，留给人的活变少了，每个人在剩下那部分上的差别，看起来就更显眼。有人用 AI 做出的东西，确实比旁人多得多。这时候说“个人能力更重要”，有它看得见的根据。

不过现场实验给出的图景，并不是差别越拉越大。一家客服公司的研究里，AI 助手使平均效率提高约 14%，新手提高约 34%，对资深者几乎没有帮助（Brynjolfsson 等，2023，NBER w31161）；一项写作任务的实验里，453 名受过大学教育的职业人用了 AI，用时约少 40%，质量约高 18%，人与人之间的差距也缩小了（Noy 与 Zhang，2023，Science）。个人之间的差别在这些场合是被压平的。

这句话在一种条件下完全成立：AI 放大的差别，主要长在个人身上，换了组、换了任务、换了伙伴，这份差别照样跟着人走。

本编前几章已经一路看到，这个条件很少成立；上面的实验也说，个人之间的差别在不少场合是被 AI 压平的。第 92 章：AI 先拆的是岗位里的往返；第 93 章：成果出自人与 AI 的复合；第 94 章：面试读到的是一个三角里的显；第 96 章：老符的价值有一半长在协作里。AI 放大的差别，有相当一部分显在互动那一角上。

> **个人能力看起来更重要，多半是因为 AI 先拆掉了能拆开的那部分，剩下的差别更多集中在拆不开的协作里〔待验〕；把这份差别记到个人头上，正是在 AI 时代最容易犯的先在化。**

◆ 三、预言本身

把本编压成一条预言，写成下面这样。

假设：同在一个组织里，各组的 AI 流程错峰上线。AI 上线以后，只用个人栏考核的组，“协作型”员工的离职与“缩手”（人没走，却不再接别人的事），比分栏考核的组增加得更多；上线以前，两种组之间没有这样的差。

它不另立在附录 H 那八条之外，是第 112 章八条预注册里预言一、七、八在事业领域的一根探针；退让的层次照那张登记表走〔待验〕。

这条预言有两层。表层是人走得快，深层是协作散得快。人走了，带走的不只是他自己，还有那一段只在他在场时才会发生的往返。

为什么偏偏是 AI 时代？因为 AI 改变了价值在三角里的分布。AI 接走的，多是个人可以独立做完、可以拆开计件的那部分；留下来要人做的，越来越多是“被打断”的那一下、“先问清是谁在卡”的那几分钟、“上线前过一眼”的那一关。只考核个人的组织，恰好看不见留下来的那部分。看不见，就不付钱；不付钱，那部分人就走，或者学会不再被打断。

◆ 四、三方程诊断

把这条预言放回事业三角。

组织里每个人的主体属性，等于考核制度这个客体与协作互动两者的函数。一个人被记成“绩效差”，是考核表与那一年的协作方式一起显出来的。

考核制度的属性，等于人与协作两者的函数：一栏表之所以“简单明了”，是因为过去的协作稳定到可以忽略。协作的属性，等于人与考核制度的函数：老符还愿不愿意被打断，取决于考核表认不认这一下。

被先在化的有两处。一处是主体：“个人能力”被当成先在于人身上、可以单独排序的东西。一处是客体：一栏考核表被当成一把中立的尺子，好像它只是读数，不会改动它读的东西。

第 96 章已经指出，这把尺子不中立：它会反过来改掉协作。

◆ 五、为什么从考核制度起手

第 60 章的三问，到了组织这一层，给出的答案是客体。

哪一角最松？考核制度：它一年一定，管理层一次会就能改。哪一角先在化最深？个人那一角被先在化得最深，可是一个组织没法去逐个改每个人。哪一角回写最快被看见？考核制度一改，下一个季度谁走谁留、谁还肯被打断，马上看得出来。

所以本章走“客→互→主”。从考核制度起手，看它怎样改动协作，再看协作的改动怎样回写到每个人身上：是留下，还是离开；是“我是最后一关”，还是“我交得少”。

◆ 六、原理三：制度与协作相撞，人在分叉口

原理三说的是：客体属性与互动属性矛盾，推动主体属性改变，再回写。分叉在回写的方向。

矛盾在这里。考核制度这个客体只认个人产出；AI 改过之后的协作，价值越来越多地落在人与人、人与 AI 之间那一下。制度要人“多交”，协作要人“多接”。两样对不上。

这个矛盾推着每个人改。改的方向有三条。

一条是离开。老符这样的人，协作栏高、个人栏低，在一栏表里年年排在后面。他在别的公司、别的圈子里能找到认这一下的地方，就会走。这是本章预言的“流失”。

一条是留下但缩手。不走，却学会了不再被打断，不再接。“我手上的活还没做完。”个人栏升上去，协作那一段悄悄消失。这一条不算在离职率里，却是更深的流失：人还在，“我的”那一段已经不再发生。

一条是留下并回写成标签。不走，也缩不了手，于是年复一年被记成“交得少”，最后自己也信了。第 91 章的倦怠，第 95 章说的“我没用了”，都从这里来。

> **只考核个人属性的组织，流失的不只是人，还有那一段只在协作里才发生的“我的”；后一种流失不进离职率，却可能更深。**

◆ 七、怎样读出这条预言

设计。这条预言要比的不是两种制度，而是三重差：一栏组与分栏组，AI 上线前与上线后，协作型与非协作型。公司里各组上线 AI 流程的时间本来就有先有后，这是现成的错峰。考核制度最好由试点按组随机分配；做不到随机，就取同一家公司里并行的两种组，并承认这样比混进了组的自选。

谁算“协作型”。用 AI 上线前两年的协作日志事先划定，例如评审里的回复次数、被转来答疑的次数、替别人补位的记录。不用离职后的回忆打分，那样会把“他走了”读进“他本来就是协作型”。

可观察量有三个。第一，协作型员工的离职，上线前后各算一次。第二，“缩手”：同一批人被打断的次数、主动帮别人看东西的次数，在两种组里怎样变。没有协作记录就读不出来，这一点本身就是本章的一个判断：不记协作的组织，连自己正在流失什么都看不见。第三，事后结果：上线后的紧急修复数、客户投诉数、新项目从立项到上线的时间。协作散了，这些读数会变坏，通常比离职晚一两个季度〔待验〕。

预言的形状：一栏或分栏 × 上线前或后 × 协作型或非协作型，三重项为正。也就是说，AI 上线以后，一栏组里协作型员工比非协作型多流失的那一截，要大于分栏组里的同一截，并且不能由上线前两种组已有的差别解释。

◆ 八、判负阈值与谁退让

这条预言什么时候算错？

判负阈值：连续观察至少八个季度。若三重项的置信区间包含 0，而且上界低于本预言事先登记的下限，本预言判负。这个下限是本预言自己的，不是致命条款的 δ。下限、检验方法和样本量在开跑前登记，由不知道假设的人整理数据；本书没有数据，不给数字〔待验〕。没有协作日志的公司，只能做探针：可以讲观察到什么，不能写“判负”或“成立”。

判负了，哪一层退让?

先退让的是本编的应用层：第 96 章“绩效分三栏”这个干预的效力要收窄，至少在某些行业、某种规模的组织里，它不值得那份复杂。

再往下，若进一步发现，协作栏高的人在任何考核制度下都没有特别的去留差别，那就说明：协作那一角的价值，并没有像本编假设的那样集中在人身上可以被认领的那一段，第 96 章“‘我的’是一场发生回写到他名下的那一段”这句话要重写。

最底下那一层，第七编的三属性纠缠命题，不因为这一条预言判负而倒下。它要靠全书唯一的致命条款来判（第 49 章先立，第 111 章列成条款）：在放开轮里，对能力、倾向、禀赋三族属性做方差分解，若个人主效应的份额稳定过半、含个人的交互项份额又低于事先登记的下限 δ，并在教育、健康、事业各一组中复现，全书放弃。本章的预言是那条条款在事业里的一个局部探针，不是它的替身。

◆ 九、预言也是一份预案

第 267 号《预案科学》在书末给自己写了一个路标，大意是：一本讲预案的书，自己也是一份预案。本章的预言也是这样。

它不说“只考核个人的组织必然垮”，它只说一个方向、几个读数、一条阈值。闵策能做的，是在公司退回一栏之后，自己组里照旧悄悄记协作，等一年以后，拿记录来对。

他也给自己写了一个路标：如果一年后，组里那几个协作栏高的人都还在、都还愿意被打断，而公司其他组也没有明显的流失，他就承认自己高估了这件事。

这样写，预言就不再是一个立场，而是一张可以被翻过来的牌。

◆ 十、三角卡

三角卡	内容
① 三方程诊断	主体属性：每个人的“个人能力”“绩效差”；客体属性：只有个人一栏的考核制度；互动属性：AI 改过之后人与人、人与 AI 之间“被打断”“过一眼”的协作；被先在化的是：主体（个人能力被当成可单独排序的库存）与客体（一栏表被当成中立的尺子）
② 选定路径	客→互→主。理由：考核制度最松，一次会就能改；它一改，下个季度的协作回写最快被看见，放第二；“个人能力”先在化最深，留到第三位读回写
③ 三原理推进	原理三：只认“多交”的考核制度与要人“多接”的协作矛盾 → 人的主体属性改变，分叉为离开、缩手、回写成“交得少”三条 → 回写：进号位，挂上“我交得少”或“我是最后一关”；进土壤，协作随之变薄，事后结果变坏
④ 追踪回写	读数：协作型员工的离职、改制前后被打断次数与主动帮看次数、上线后紧急修复数与客户投诉数；每季度看一次，连看八个季度；若三重项的区间包含 0 且上界低于事先登记的下限，预言判负，按第八节逐层退让

◆ 放回日子里

二月一个周末，鲁长庚到闵策家吃饭，听他讲公司退回一栏的事。

老人放下筷子，说起厂里的旧事：“八几年厂里搞计件，一人一个数。车间里有个老师傅，专门帮年轻人调机床，自己的件数总是倒数。搞了两年，他调走了。后来车间的废品率上去了，没人知道为什么。”

闵策问：“后来知道了吗？”

鲁长庚摇头：“没人去查。”

你明天可以做的一件事：不管你的组织怎样考核，你自己在组里悄悄记一本账，只记一件事：这周谁因为谁做成了什么。记满三个月，你会知道，你们组里那个“老师傅”是谁。

带走的话：只记个人分数的组织，看不见正在流失的协作；最先走的，常常是那个让大家都做得成事的人。

> 本章判错句：即第八节的判负阈值。连续八个季度，AI 上线以后，只考核个人的组与分栏考核的组相比，协作型员工多出的离职与缩手，三重项的区间包含 0 且上界低于事先登记的下限，本章预言判负。
>
> 下一章从哪里进：事业编到此结束，第十三编从三大领域退一步，直接问 AI 本身：AI 的能力，是谁的属性？

想一想：在你的组织里，有没有一个人走了之后，大家才发现很多事做不成了？他在的时候，考核表上记过他什么？

◆ 本编总账

第十二编十章，从闵策的一张八行表、一份评审第一的方案、四十份一样好的简历、一页作废的规划、一个排倒数第三的老符，一路走到这条预言。

看见清单。本编看见了五件事。

第一，事业里的“他能力强”“人岗匹配”，都是一个三角里显出来的东西，被记到了一个人或一个岗位身上（第 88 至 90 章）。

第二，倦怠与“被替代”，常常是岗位与协作先动、人后被记成“不行”（第 91、92 章）。第三，人—AI 的成果是复合出来的，署名记的是这一回谁在哪一处做了判断，换了环境还能不能接着走一步，要靠续签去证（第 93 章）。

第四，简历与规划这两样老工具，都把主体当成了先定的库存，AI 让它们失灵（第 94、95 章）。第五，“我的”可以被定价，定价要连着那场发生，绩效要分三栏，换岗要先看三角（第 96 章）。

改过来的说法。本编改掉了三句老话。一是“岗位等于人的技能之和”，改为“岗位是凝住的互动”。二是“能力证明看产物”，改为“能力证明看一场新发生里显出的差”。三是“职业规划从‘我’出发”，改为“预案从路标出发，‘我’在路口回写”。

六路径在三大领域里怎样用。下表列出第十至十二编各章所走的路径（编首章与干预章按章内所选；第 78 章给的是默认排法，各难题仍按三问重选）。

路径	教育（第十编）	健康（第十一编）	事业（第十二编）
主→客→互	第 74 章 越用越强还是越弱	第 82 章 药效是药的属性吗	第 94 章 简历失灵
主→互→客	第 71 章 这一章太难了	第 80 章 慢性病标签	第 93 章 人—AI 成果署名
客→主→互	第 73 章 精准画像	第 84 章 AI 诊断标签	第 92 章 被替代的是什么
客→互→主	第 70 章 不爱学习；第 75 章 知识免费之后；第 77 章 本编预言	第 83 章 可穿戴与数字孪生	第 89 章 他能力强；第 97 章 本章预言
互→主→客	第 72 章 AI 代写之后	第 81 章 年纪大了；第 86 章 医术归谁	第 90 章 人岗匹配；第 96 章 “我的”定价
互→客→主	第 68 章 教育的三角；第 69 章 天赋与差生；第 76 章 设计士	第 78 章 健康的三角；第 79 章 我体质差；第 85 章 健康焦虑；第 87 章 干预与预言	第 88 章 事业的三角；第 91 章 职业倦怠；第 95 章 规划失灵

这张表里有两件事值得留意。第一，六条路径在三大领域都用上了，没有哪一条只属于某个领域，这是第八编“起点由任务 DNA 决定”在应用层的兑现。第二，以互动起手的两条路径合起来，在三个领域里用得最多，约占一半；可是凡

是 AI 直接插进来的题，起点并不整齐：代写、规划、定价从互动起手，诊断标签从客体起手，署名、简历从主体起手。第 59 章那句“AI 首先改动的往往是互动”，管的是先问互动那一角变了什么；起点仍由选起点三问决定，从互动起手是倾向，不是规定。

三个领域还有一处共同的结构：每一编都以一条预言收尾。

教育编预言标签越精准、学生属性越被锁死；健康编预言监测越密而互动不改，“体质差”越重；事业编预言 AI 改动协作之后，只考核个人的组织更留不住协作型的人。三条预言说的是同一件事：**只读、只改、只考三角里一个角的制度，在 AI 时代会把另两角的变化统统记到这一个角上，并且记得越来越快。**

第十二编总判断：

> **事业里被 AI 拆掉、被简历漏掉、被绩效埋掉的，都是同一样东西：长在协作里、回写到人名下的那一段“我的”；看不见三角的组织，留不住它。**

教育、健康、事业三编，都绕着同一个新变量：AI。可是三编都只看了 AI 怎样改动学生、病人、员工的三角，还没有回头问 AI 自己。第十三编从这里进：AI 的能力，是模型的属性，还是模型、任务、交互三方一起显出来的？



第 十 三 编

AI 时代总论：机器先改动的常是互动，三种属性跟着一起松动

编 首

前面三编把三角放进了教室、病房和办公室。每一编都碰到 AI，每一次只碰一角：代写的作业，诊断的标签，署名的成果。这一编把 AI 单独拿出来，当成三种属性一起松动的总场景。

本编五章。第 98 章问 AI 的能力到底是谁的属性，给出模型、任务、交互的三方程。第 99 章把导言写死的标准化预言，拿到基准测试上直接检验。第 100 章看一种新的先在化：算法画像同时冻住三种属性。第 101 章看封装加速：本领装进工具越快，属性的寿命越短。第 102 章落到最硬的问题：出了事，账记在谁头上。

说“先改动的常是互动”，是一个倾向，不是规定：先问互动那一角变了什么，起点仍由选起点三问决定。本编五章的三角卡，就有从客体起手的，也有从互动起手的。

人们都在问 AI 会不会取代人。你不妨换一个问法：AI 最先改动的，是人，是物，还是人和物之间的那一下？

> **那一下一动，“人的能力”和“物的难度”就一起换了说法。**

98

第 98 章

AI 的能力是谁的属性

人们说“这个模型很强”，好像强是装在模型里的一样东西。本章要交给你的判断是：AI 的能力和鲁长庚的腿力一样，没有独自的主人；它是模型、任务、交互三种属性一起发生的读数。

◆ 一、同一个模型，两个晚上

闵策的小组上个月接入了一个写代码的模型。周一晚上，组里一个新人拿它写数据导出脚本，十来分钟跑通。周三晚上，另一个老员工拿同一个模型改一段十年前的结算逻辑，两个小时没改对。

第二天早会，两个人各说了一句。新人说：“这模型真强。”老员工说：“这模型不行。”

模型没有换，版本号都一样。两句话却都说得理直气壮。问题就出在这里：同一个东西，同一周，被说成强，又被说成不行。光凭这件事，还证明不了强不在模型里：两个任务难易不同，谁来做都会有差。要紧的是另一种情形：**换了任务或用法，两个模型的名次会不会互换**。这一点留到第 99 章去查。

◆ 二、“很强”是一号位的说法

“这模型很强”这句话，和“石头很硬”同一个句型。它不需要主语“我”，说的是“那儿有一个会写代码的东西”。

按本书第 23 章的口径，这是一号位（显影为“那儿有”）的显影。一号位本身无我，所以这类句子听起来格外客观。

可是“客观”只是号位的口气，不是属性的来历。石头的硬要靠一只手、一把锤、一次敲才显出来；模型的强也要靠一个任务、一次交互才显出来。显出来之后，它被记在模型名下，挂上“它的”。这一挂若顺手把任务和交互一起隐去，后来才显出的“强”又被说成模型先就有的，就是先在化：一场发生被记成了一个先在的属性（三个标记见第 14 章）。

◆ 三、模型、任务、交互的三方程

把第 51 章的属性三方程搬过来，换成 AI 的场景：

模型属性＝F（任务属性，交互属性）；
任务属性＝G（模型属性，交互属性）；
交互属性＝H（模型属性，任务属性）。

模型属性，是人们说的“强”“弱”“会推理”“爱瞎编”。任务属性，是“这题开放”“这题可验证”“这段代码牵连很多旧模块”。交互属性，是“这次提示写得清”“这次来回顺”“这次人接得住”。

周一的新人碰上的是一个边界清楚、能马上跑一跑验证的任务，交互里每一步都有回音。周三的老员工碰上的是一个牵连很深、没有测试可跑的任务，交互里人说不清旧逻辑，模型也问不出来。两个读数不同，至少有一部分差在任务和交互。差多少在模型、多少在三角，要看名次会不会交叉，第 99 章去查。

◆ 四、公认的现象：措辞一改，读数就变

这不是本书的发明。用过大模型的人都见过：同一个问题换一种问法，回答的质量会明显不同；让模型“一步一步想”，有些推理题的表现会变好；给它几个示范例子，和不给，结果也不一样〔具体研究与幅度待核〕。

研究界把这叫作对提示的敏感性。业内的通常说法是“模型能力还不稳定”，好像稳定之后，能力就会回到模型身上。

本书换一个读法：这种敏感性不是故障，是三方程在露面。交互属性一变，模型属性的读数就跟着动。所谓“能力稳定”，往往只是交互被固定住了。这句话留到第 99 章去检验。

◆ 五、能力从哪里来

再往里走一层。模型的本领，本身就像一场封装的所得。本书第 22 章把封装立为属性稳定的机制：反复试用、检测之后，历史发生成为可以整体调用的能力。第 398 号《AI时代的判断力发生学导论》也用这个词，说的是历史上的判断成为可以整体调用的能力。封装本是说属性的，用在模型这件工具上，是借喻。

模型训练用的是海量的人写下的文字和代码。那里面沉着无数次人和任务的交互：一个工程师改了一百遍的函数，一个老师写了二十年的解题步骤。训练把这些交互的所得压进一组参数里，让它能被整体调用。

封装有一个要紧的性质，第 398 号说得清楚：它是选择性的保留，不是把过去原封不动装进一件物体；一个结构曾经通过检验，只能在相应的任务与条件中提供使用依据。换成本书的话：封装下来的本领，带着它当年那些任务和交互的形状。任务一换，形状对不上，本领就打折。

周三晚上那段十年前的结算逻辑，也许正是训练材料里少见的形状〔待验〕。

所以“模型的能力”，在来历上就是一堆别人的三角，被封装成了一个看上去像客体的东西。这是内层全息：模型的“强”这一属性，自身也是一场形状、路、土的发生（显露、差异序列、特征纠缠）。

◆ 六、为什么它看上去像一块石头

既然来历是一堆三角，为什么人们还是愿意说“模型很强”，就像说“石头很硬”？

第 17 章给过答案：一个聚合体在整体性、稳定性、独立性三项上达标，就会被感觉成“本来就在那里”。模型恰好三项都达标。它有一个名字、一个版本号，是一个整体；固定的版本，参数不会自己变，看上去稳定；它装在服务器上，离开谁都照样运行，看上去独立。

这三项都是真的，可它们说的是模型这个聚合体的粒子化，不是“强”这个属性的粒子化。一个东西被感觉成“本来就在那里”，不等于它身上的每一个读数也“本来就在那里”。石头本来就在那里，“硬”照样要等一次敲。

先在的错觉，常常是把承载者的粒子化，错借给了属性。模型越像一块石头，人越容易把它的每一个读数都记在它名下。

◆ 七、四个“互相”在这里怎样露面

第七编立过四个检验。搬到模型、任务、交互上，每一个都能在日常里看见。

互相关联：同一次交互里，人说“这回模型聪明”，往往也会说“这题其实不难”“这次聊得顺”。三句一起亮，一起暗。

互相需要：拿走任务，模型的“强”无处显现；拿走交互，没人知道它答得对不对。

互为条件：一个任务算不算“难”，阈值由模型和交互一起设定。去年人做要三天的活，今年配上模型、配上会拆题的人，就被说成“简单活”。

互相影响：闵策改了任务的拆法，交互随即变顺，模型的读数随即变好。

这四个检验在这里只是日常印象，不是测过的结果〔待验〕。它们若成立，说明的是一件事：**AI 的能力不只在模型里，也不只在人手里，在三角里。**

◆ 八、人站在哪里

你也许会问：三方程里怎么没有人？

人在交互里。写提示的是人，判断回答对不对的是人，把回答接进项目的还是人。在“模型能力”这道题上，人被折进了交互这一角。

换一道题，问“闵策的组员会不会写代码”，三角就重排：组员占主体一角，模型和任务一起占客体一角，人机的来回占互动一角。同一群东西，问法一变，谁占哪个角也跟着变。

三角不是固定的座位表，是一道题的问法。问“谁的能力”，先要问清这道题把谁放在承载者的位置上。

◆ 九、饭桌上的三种说法

那个周末，一家人在鲁长庚家吃饭。闵策随口讲了周一、周三那两个晚上。

闵小满先接话：“那肯定是那个老员工不会用。我们班有人拿它讲题，比骆老师讲得清楚。”他把“强”挂在模型身上，把“不行”挂在老员工身上。

鲁晓帆想的是另一件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今年试了一个帮护士写交班记录的工具。她值夜班时用，病人多、话说得急，它常漏东西；白天的同事用，说它省事。她说：“我看不是它强不强，是那天的活好不好让它干。”她把读数挂在任务上。

鲁长庚不大用这些东西。他听完只说了一句：“跟爬山一样。同一双腿，换一截台阶，说法就不一样。”

三个人说的都有道理，又各自只抓住一角。闵小满抓的是模型和人，鲁晓帆抓的是任务，老人抓的是“一次一次地爬”那一下。把三句话摆在一起，才是一个完整的三角。**一家人吵不清，常常不是谁错了，是每人手里只捏着一个角。**

◆ 十、本书不回答的问题

本书不判断模型有没有“我”。第三编说过，三号位（显影为“我”）是唯一带意向性的号位，“我”最后才亮。模型有没有这一亮，本书没有证据，也不需要。

属性挂上“它的”，并不需要承载者自己有“我”。石头没有“我”，“硬”照样挂在石头上。模型的“强”也是这样挂上去的。本书只追问一件事：挂上去之前，那一场发生由哪几方一起完成。

◆ 十一、这个说法错在哪里会显出来

设想你拿几个模型，在大量不同任务、不同用法、不同使用者之间测它们。结果名次几乎不交叉：谁强谁弱，换了任务、换了人也不变。

那么本章的说法就要收窄：至少对这几个模型、这类能力，“强”可以近似看成模型自己的属性。

本书预期这种情况只在任务和交互都被标准化之后才出现。没有标准化时，起伏应当是常态〔待验〕。

有一个现成的反例，本书先认下来：计算器。算加减乘除，谁按都一样，哪道题都一样，几台计算器之间的名次不会因为换了人、换了题就颠倒。这时说“这台计算器算得准”，几乎就是计算器自己的事。

这不是本书的说法失效了，是这类任务本来就被钉死了：题的格式固定，按键的方式固定，对错的标准也固定。任务和交互两角都被标准化，剩下那一角的读数自然稳。下一章要问的，正是排行榜是不是也在做同样的事。

◆ 十二、三角卡

把周三晚上那件事填进一张卡。这道题问的是“老员工这回为什么卡住”，所以照第八节的第二种问法排角：老员工占主体一角，模型和那段结算逻辑一起占客体一角，人机的来回占互动一角。

三角卡	内容
① 三方程诊断	主体属性：老员工“我跟这东西合不来”；客体属性：“这模型不行”“这段旧逻辑牵连太深”；互动属性：一大段代码整个扔过去，人说不清旧逻辑，模型也问不出来；被先在化的是：客体，“不行”被当成模型自带的
② 选定路径	客→互→主。理由（三问）：最松的一角是客体，因为客体这一角里有两样东西，被先在化的是模型那一半，任务的切法这一半没人说死，组长明天就能拆，拆错了也能拼回去，所以第一位偏偏放在它上面，只动任务、不碰“模型不行”这句话；回写最快被看见的是互动，任务一拆，当天的来回就顺不顺一看便知，放第二位；被先在化最深的“模型不行”跟着客体一起看，老员工的“我合不来”回写最慢，以月计，放第三位读回写
③ 三原理推进	原理二：老员工懂旧逻辑却说不清（主体属性）与一大段扔过去的问法（互动属性）矛盾 → 任务（客体属性）被拆成三块、每块配一条测试 → 回写“这段旧账能改”“这模型在小块上管用”，最后回写“我能带着它改旧账”
④ 追踪回写	看什么读数：每一小块从第一次提问到跑通的来回轮数；早会上老员工说起这个模型，用的是“不行”还是“小块上行”。多久看一次：每周一次，一个月定一次。怎样算失败：拆块并配上测试之后，同一个模型在这类旧逻辑上仍跑不通、说法仍是“不行”——那就认下这类任务上模型这一角确实弱，重问三问，换起点或换工具

这张卡要看清一处。第②栏的第一位，正落在被先在化的那一角上，按规矩要说出理由。理由是：客体这一角装着两样东西，紧的是对模型的说法，松的是任务的切法。手放在松的那一半上，才放得下去。

◆ 放回日子里

周三晚上十点，闵策没有让老员工换模型。他让对方先做一件小事：把那段旧结算逻辑拆成三个能单独跑的小块，每块写一条测试。

这是改任务的属性，把“牵连很深、没法验证”改成“边界清楚、能马上验证”。第二天，同一个模型在同一个老员工手里，改对了两块。

第三块没改对。老员工没再说“这模型不行”，他说的是：“这一块里有个十年前的特殊折扣，我得先给它讲清楚。”他把那条折扣规则写成三行说明，贴在提问前头，又来回了四轮，才跑通。

闵策注意到，这句话的主语变了。从“这模型”变成了“我得先讲清楚”。不是老员工突然谦虚了，是任务一拆，来回一顺，读数自然落回了三角里各自的那一份。

明天你用 AI 卡住时，先别急着说“它不行”。先看任务能不能拆小、能不能验证，再看自己的问法有没有给出它需要的东西。

带走的话：模型的强，和腿力一样，是在一道题、一次来回里亮的；别只盯着模型，三角里还有任务和交互。

> 本章判错句：若几个模型在不同任务、不同交互、无标准化的条件下名次几乎不交叉，本章对这类能力的主张收窄。任务难易造成的整体高低，不算证据。
>
> 下一章从哪里进：排行榜上那些稳定的分数，是怎样被标准化做出来的。

想一想：你最近一次说“这个工具真好用”或“真难用”，那天的任务和你的用法，有什么特别之处？

99

第 99 章

排行榜上的分数为什么那么稳

导言写死过一条标准化预言：属性显得不变的地方，正是另两种属性被标准化固定住的地方。本章把它拿到 AI 基准测试上直接检验，判断是：**排行榜上稳定的分数，是任务与交互被冻住之后留下的读数；一松开，不同任务类型上的名次就会开始交叉。**

◆ 一、一张排行榜

闵策的上司韦东山在周会上投了一页幻灯片：几个大模型在几项公开测试上的分数，按高低排好。他指着最上面那一行说：“就选它，分最高。”

这页纸给人的感觉，和体检单上的身高一样硬：一个数，一个排名，童叟无欺。

闵策没有反对。他只是想起上周那个改不动结算逻辑的晚上。那一晚，没有人给模型打分。

◆ 二、基准测试做了什么

基准测试（业内常叫 benchmark）是一套固定的题，配一套固定的打分办法。所有模型做同一套题，按同一种方式提问，按同一把尺子算对错。

用第 3 章的话说，这是一种标准化：洛克的形状显得比冷热“客观”，是因为量形状的尺子和量法先被固定了（见第 3、49 章）。

体检单上的身高也是这样来的：脱鞋、靠墙、头顶压一块板。规程把“谁来量、怎样量”统统固定住，于是身高看上去只属于你自己。早上和晚上量，差一两厘米，大家都知道，只是规程不让这件事出现在单子上。

基准测试做的是同一件事。题库固定了任务属性，提问模板和打分脚本固定了交互属性。三角里两角被钉死，剩下那一角的读数，就被记成模型的属性。

◆ 三、预言怎样落到 AI 上

把标准化预言照搬过来，要先分清一件事。换题、换人，模型的整体分数当然会起伏，难题上谁都低；这是任务和使用者的主效应，实在论者和本书都预言它，不算证据。两方真正的分歧只有一处：**模型×任务类型的名次，会不会交叉**。

实在论预言：模型的强弱是模型自己的，换了任务类型、换了问法，名次基本不变。本书预言：标准化把任务和提问钉死之后名次最稳，放开之后，不同任务类型上会有成对的模型名次互换，而且比标准化轮多。

这是一条可以被事实打脸的话。设想放开之后，名次交叉的比例并不比标准化轮高，那么在这件事上，“模型的能力”就近似是模型自己的属性，本书的创新二要收窄。

有一份现成的数据须正面回应。Chatbot Arena 由大量用户各自提问，没有统一题库，仍给出相当稳定的名次（二十四万余票的众包投票，作者自称与专家评分高度一致，Chiang 等 2024，arXiv 2403.04132〔与基准的相关系数本书未核〕）。这至少说明模型的主效应很大。它也许还有另一层意思：把许多用户的投票汇成一个名次，是把用户平均掉了，这本身就近于一种标准化。所以它既不算驳倒本书，也不能凭“平均”一笔勾销：要看的是分任务类型之后，名次交叉有多少。本书把这一项列进了下面的设计。

◆ 四、业内已经看见的三件事

本书不编分数，只列业内公认的现象〔具体研究与数据待核〕。

第一件：题目泄进训练材料。公开题库挂在网上久了，题目和答案可能被收进下一代模型的训练材料。分数涨了，说不清是本领涨了还是背过了。这叫数据污染，业内一直在想办法查。

第二件：测试会饱和。一套题被做到接近满分后，就分不出高下，大家只好换更难的新题。旧题上的“强”，到新题上又从头排。

第三件：措辞敏感。同一道题，换一种问法、换一个示例、换答案选项的顺序，有些模型的成绩会明显变化。

三件事在业内通常被当成测试的毛病，要修。本书读作三处松动：第一件松的是任务（题目不再是“新的”），第二件松的是任务的难度阈值，第三件松的是交互。**每一处松动，都正好落在被标准化的那两角上**。

◆ 五、公道话：基准测试没有错

说到这里，容易把基准测试说成骗局。它不是。

标准化是人类最有用的发明之一。没有统一的尺，木匠没法合作；没有统一的考卷，你分不出两个模型在同一类题上谁更稳。基准测试在它设定的条件内，给出的比较是真的，也是有用的。

它完全成立的条件是：你要做的事，和题库里的事是同一类，你的用法，和测试里的提问方式相近。闵策组里那个写导出脚本的新人，基本落在这个条件里。

它失效的地方，是有人把“在这套题、这种问法下的读数”说成“它就是这么强”。这一步，把一场被钉住两角的发生，记成了一个先在的属性。

◆ 六、为什么人们这样信分数

一个分数为什么这样有说服力？

按第 17 章，一个东西在整体、稳定、独立三项上达标，就被感觉成“本来就在那里”。分数恰好三项都占：它是一个数，整体；同一套题重测，差不多还是这个数，稳定；它印在纸上，离开测它的人照样存在，独立。

分数于是被粒子化了，像一块小石头。人们拿着这块小石头，就不再问它是在哪道坡、哪一次爬里捡来的。

还有一层更隐蔽。分数是一号位（显影为“那儿有”）的说法：“那儿有一个八十几分的模型。”这句话里没有出题的人，也没有问话的人。**一号位天生不带主语，于是标准化的那两只手，在句子里一起隐了身。**

◆ 七、分数稳，正是因为两角被钉住

再看一次鲁长庚。在岳麓山同一条台阶上，每天同一时辰、同一步法爬上去，用时几乎一样。若有人只看这串数字，会说“他的腿力是一个稳定的数”。

换一条土路，换一个雨天，换成背着外孙的书包，读数立刻散开。

模型的分数也是这样。稳，本来就是标准化的产物；它说明测量做得好，不说明属性先在。把“测得稳”读成“本来就是这么多”，是先在化最常见的样子之一。

这里还有一个容易漏掉的回写。排行榜一公布，各家就照着题库的样子去调模型；调好了，分数再涨。分数先是读数，接着变成目标，最后回写进模型本身。

于是模型被题库一点点塑成题库的形状。这时分数越来越稳，可稳的来源，已经有一部分是测量反过来改了被测的东西。考试教出来的学生，大家都见过这个样子。本书把它记作第一次回写的一种：所得回写进土壤，在这里就是模型本

身，慢，看不见；土壤变了，下一轮测出来的分数，再一句话挂上“它的”，那是第二次回写，进号位，快。

◆ 八、最小的检验

正式的设计写在第 112 章预言二：不少于六个模型，不少于八类任务，标准化轮对放开轮，比较名次交叉的比例。一个组做不到，但可以做一个探针〔待验〕：

挑四到六个模型，一半在公开测试上分高，一半分低。从自己真实的工作里挑二十个任务，分成几类，事先不看测试题。请三个人各用自己的习惯问法，各做一遍；同一个任务由同一个人做时，先用哪个模型，在三个人之间轮着换。记下每人每题的结果，再请不知道模型身份的人评分。

然后看三样：分任务类型之后，成对的模型名次有没有互换；同一个模型在三个人手里差多少；同一个人用不同模型差多少。

这个探针样本很小，只能看出大的交叉，看不出小的。“换人的差大过换模型的差”也不能直接当证据，因为任何工具都是这样，它不区分名次会不会交叉。

照第 112 章预言二的格式写死：**判负阈值**是放开轮的名次交叉比例不高于标准化轮，或差值落在预先登记的范围之内〔待验〕，而且换不同使用者也不改变这一结果。

◆ 九、失败时哪一层退让

假如做下来，名次并不比标准化轮更容易交叉，本书怎样退？

退一步：若只是探针、或只在某几类任务上不交叉，那是标准化预言对这类模型、这类任务不成立，“模型强弱”在这一层可以近似看成模型的属性。创新二在这里收窄成“三属性纠缠在多数场景成立，在某些高度同质的任务里，名次几乎只随模型走、换任务换人都不交叉”。

再退一步，是第 112 章预言二本身被判负：正式设计做下来，放开轮的名次交叉比例不高于标准化轮，换了使用者也一样。那就照附录 H 写好的退让层退：本章的判断收回，第 98 章的三方程降为“模型为主，任务与交互为修正项”。任务难易造成的整体高低，照旧单列报告，不算进哪一边。本书把这个口子留着，不去堵。

退到这里，仍不是全书放弃。全书唯一的致命条款在第 49 章先立、第 111 章列成条款，管的是人身上的能力、倾向、禀赋三族：个人主效应过半，含个人的交互项低于登记下限，还要在教育、健康、事业三处都复现。AI 这一编不另设致命条款。

◆ 十、饭桌上：一张考卷和一张排行榜

那天晚上，闵策在饭桌上说起那页幻灯片。闵小满低着头扒饭，过了一会儿说：“那我那张五十八分，也算排行榜吧。”

一家人都愣了一下。期中那张数学卷，骆一鸣老师发卷时当着全班对他说：“你啊，不是学数学的料。”这句话他在家里提过一次，就再没提。

他说得不错。一张期中卷，也是一套固定的题，一种固定的问法，一把固定的尺子。同一个孩子，换一种题型，换一个肯等他把思路说完的人，换一次不限时的作答，读数会不会还是五十八，谁也没试过。分数是真的，它说的是“这套卷、这一回、这种考法”；那句“不是学数学的料”，是把这一回的读数，挂成了他本来的样子。

鲁晓帆接了一句。她说医院里也一样，护士的操作考核是按一张评分表打分的，同一个人在考场上和凌晨三点的病房里，手稳不稳，往往是两回事。表上的分数有用，可没人敢只凭那张表排夜班。

鲁长庚没插话。吃完饭，他对外孙说：“你外公刚爬山那年，半山那截台阶，腿一软就上不去了，是自己当场改成斜着走才上去的。要是那天有人在台阶底下给我打个分，也是不及格。”

排行榜冻住的是模型，考卷冻住的是孩子；钉子是同一种钉子。

◆ 十一、对选型的意思

这一章不是劝你别看排行榜。排行榜可以当第一道筛子，筛掉明显不合用的。

只是选定之后，真正决定“好不好用”的，是你的任务能不能被拆成它擅长的形状，你的人会不会和它来回。买一双好鞋，不等于会爬山；模型也是。

◆ 十二、三角卡

把“就选它，分最高”这件事填进一张卡。这道题问的是“哪个模型最强”，所以模型占客体一角，用它的组员占主体一角，人和模型之间的问法与来回占互动一角。

三角卡	内容
① 三方程诊断	主体属性：组员“我们会用”“这东西我用不顺”；客体属性：“它分最高，它最强”；互动属性：测试里那套固定题、固定问法，组里真活里各人各问的来回；被先在化的是：客体，“最强”被当成模型自带的
② 选定路径	互→主→客。理由（三问）：最松的是互动，从工单里抽二十件真活、换三个人各问一遍，明天就能试，试错了也不伤谁，放第一位；回写最快被看见的是主体，同一个模型在谁手里顺、谁手里不顺，一周内就写在小表上，放第二位；被先在化最深的是“它最强”，排行榜印着、上司说过，最牢，留到第三位读回写
③ 三原理推进	原理二：组员各自的拆题本事（主体属性）与放开之后各人各问的来回（互动属性）矛盾 → “哪个模型强”（客体属性）从一个总分改成按任务类型分开的几张小名次 → 回写“排第三的在旧系统任务上更顺手”“两个都留着，按任务分”
④ 追踪回写	看什么读数：按任务类型分开后，模型之间的名次有没有成对互换；同一个模型在三个人手里差多少；组里说起模型时，用的是“分最高的那个”还是“做这类活用它”。多久看一次：每两周一次，一个季度定一次。怎样算失败：放开试满一个季度，分任务类型的名次仍和排行榜一样不交叉，组里的话也没变——那就认下在这类活上排行榜够用，重问三问

这张卡的第③栏用的是原理二，第②栏却从互动起手，两者不打架：原理说哪两种属性在相撞，路径说手先放在哪里。从互动起手，在这里是三问排出来的，不是 AI 的事就一定从互动起手。

◆ 放回日子里

周会散了，闵策找韦东山要了半天时间。他从组里过去一个月的工单里随手抽了二十张，让三个组员分别用排第一和排第三的两个模型各做一遍。

结果写在一张小表上：排第三的那个，在两类旧系统任务上反而更顺手；而同一个模型，组里最会拆题的那位用起来，明显比另一位顺。

这张小表样本太小，当不了证据。韦东山看了表，没有改决定，只加了一句：“两个都留着，按任务分。”

明天你要挑工具时，也可以这样做：从自己手头的真活里抽几件，换几个人试，再看排行榜。

带走的话 ：**分数稳，是因为题和问法被钉住了；钉子一拔，“它有多强”要重新问一遍。**

> 本章判错句：若同一组模型在换任务类型、换问法、换使用者且无标准化时，名次交叉的比例不高于标准化轮，标准化预言在 AI 上不成立，创新二收窄。
>
> 下一章从哪里进：标准化钉住的是模型的读数；算法画像钉住的，是人。

想一想 ：你身上有没有一个“分数”，是在一套固定的题、固定的问法下测出来，后来却被当成了你本来的样子？

100

第 100 章

算法画像：一次冻住三种属性

旧的先在化，通常只冻住一角：说一个孩子“天生不是学数学的料”，冻住的是主体属性。本章要交给你的判断是：**算法画像是一种新的先在化，它同时冻住三种属性**。它给你贴标签，给你挑东西，也给你定下和东西相处的方式。

◆ 一、闵小满的推荐页

闵小满的手机上有一个学习软件。用了半年，它的首页越来越“懂”他：几何题少，计算题多；视频都在三分钟以内；每做错两道，就推一段鼓励的动画。

鲁晓帆有一晚翻他的手机，看见软件给他的一个小标签：“基础薄弱型，注意力短时型”。

她愣了一下。这两个词，和骆一鸣老师那句“不是学数学的料”，意思差不多，只是换成了更像科学的说法。

◆ 二、画像是怎样做出来的

算法画像，说白了，是一台机器根据你过去的点击、停留、作答、购买，给你算出一组特征，再用这组特征决定接下来给你看什么。

这件事本身不神秘。小卖部老板记得你爱买哪种汽水，也是一种画像。区别在三处：机器记得更全，算得更快，而且下一次给你什么、怎样给，都由它直接决定，不经过一个会犹豫的人。

正是这第三处，让画像不只是“看你”，还在“做你”。

◆ 三、冻住的第一角：主体

“基础薄弱型”是一句主体属性。它说的是闵小满这个人。

按第六编的口径，主体属性是聚合体里某维侧重的发生，与三号位（显影为“我”）的侧重显影一起发生，回写挂上“我的”。“我基础差”这句话，原本要等闵小满自己反复碰壁、反复显影之后才会成形。

画像把这一步提前做了，而且替他做了。标签先挂上去，再等他慢慢长成标签的样子。这就是第 41 章说的自我应验，只是这回下判断的换成了一台不会改口的机器。

◆ 四、冻住的第二角：客体

画像不只给人贴签，还替人挑题。

既然判定“基础薄弱”，就多推计算题、少推几何题。于是闵小满面前的“数学”，被裁成了一个特定的样子：短、碎、重复、每题都有现成步骤。

在三角里，这是客体属性被冻住。原本“这题难不难”要靠他和题相撞才显出来；现在，难度在推送之前就被定好，而且永远落在他“应该能做”的那一档。他碰不到会让他卡住、又可能让他长出新本事的题。

◆ 五、冻住的第三角：互动

最隐蔽的是第三角。

三分钟的视频，做错两道就弹出的鼓励，做对一道就加分的音效：这些不是题，是相处的方式。软件替他定下了怎样和数学相处：快进快出，随时被安抚，从不久留。

第五编说过，互动属性是二号位（显影为“正在”）的显影：“正在算”“算得顺”。这一角被冻住后，闵小满和数学之间，只剩一种节奏。至于“在一道题前久坐、越坐越清楚”那种互动，他没有机会经历。

◆ 六、三角一起冻，为什么更难化

一角被冻住，还有另外两角可以松动它。老师说孩子“不是学数学的料”，若换了一本书、换了一种讲法，主体那一角常常跟着松动。这就是卷三六路径的用处：从最松的那一角起手。

画像的麻烦，在于三角同时被同一个系统冻住，而且三角互相印证。标签说他基础差，所以推简单题；简单题做得顺，所以互动显得良好；互动良好又说明标签贴对了。三方程在这里还在运行，只是被锁成了一个小圆圈。

闵小满自己也说不出哪里不对。题都做对了，动画也看了，分数也涨了。他只是越来越不愿意碰课本上那些长题，觉得“那不是给我这种人做的”。

一句“我这种人”，就是三角被一起冻住之后，在三号位上留下的回声。

用第 56 章的属性层四结局来说，这里有两样东西缠在一起。题越刷越多、分数越涨越高，三角却一点没动，这是内卷：只加量，三角不动。偶尔有一晚他想碰一道长题，第二天首页照旧推来三分钟视频和计算题，他又被拉回原来的节奏，这是轮回：改了一下，又被旧三角吸回原处。画像这台机器，同时在做这两件事。

◆ 七、新在哪里

先在化是两千五百年的老动作，算法画像算不算新东西？

本书认为新在两处。

第一处，旧的先在化是一句话，新的先在化是一台在跑的机器。骆一鸣说“不是学数学的料”，说完就停了；那句话要靠闵小满自己记住、自己反复回

想，才会沉成“我笨”。画像不靠他记，它每天早上都把那句话重新执行一遍：重新挑题，重新定节奏。先在化从一次判断，变成了一条每天运行的路。

第二处，旧的先在化抓一角，新的先在化抓三角。天赋论只说人，科学实在论只说物，关系主义只说中间。第 48 章那张单极中心主义谱系里，各家都只钉住一角；三型之外，胜论在学理上把实、德与和合三角全钉成常住（第 8、14 章），可那是一套说法，没有哪一家在行动上把三角同时钉住。画像做到了，而且它自己并不持任何主张，只是按点击、停留一类的指标优化。

> **主张三角同时先在的，只有胜论那样的一套说法；一台按点击、停留一类指标优化的机器，却在行动上做成了这件事。**

◆ 八、第 326 号的预言

第 326 号《“我要”之前没有我》立过一条可以被推翻的预言：算法推荐越精准，分布侧重型的欲望越多，“我”越难成形。

那本书讲的是欲望。它的意思是：“我”不是常驻的主体，是一次次侧重显影回写叠起来的谱系；推荐太准，每一次欲望都被及时接住、及时释放，“我”来不及在卡住处叠起来。

本章把它推到属性层：画像越精准，三种属性被同时冻住得越深，主体属性越像先在的，越难被新的发生改写〔待验〕。这和第 77 章教育编的预言“标签越精准，学生越被锁死”是同一条线。

◆ 九、公道话：画像也有它的好

画像不是坏东西。一个刚开始学的孩子，确实需要从能做对的题起步；一个视力不好的老人，确实需要大字号的页面。画像让机器少犯许多粗笨的错。

它完全成立的条件是：画像被当作这一次的读数，可以被下一次推翻。只要标签能改版、推荐能被拒绝、本人能说一句“我不认”，画像就是一面镜子，不是一个笼子。这三件替换，第 73 章已经从第 156 号借来，这里不重复。

它变成先在化的那一步，是标签被存下、被沿用、被当成“这个人本来如此”。

◆ 十、不只在孩子身上，也不难看出来

这件事不只发生在初二学生身上。

闵策公司新上了一套协作平台，每个人的主页上有一张“能力雷达图”，由系统根据提交记录、评审意见和工单类型自动生成。有个组员的图上，“架构设计”一项一直偏低。于是系统派给他的工单，多是修小毛病；修小毛病的记录越多，那一项就越低。三角又是一起冻住的：人被标为“执行型”，活被裁成碎活，协作被定成“接单、交付”。

鲁长庚手上第 83 章那块手表，也给他做画像。连续几周晨爬数据好，它就把每日目标往上调；有一周下雨没爬，它推来一句“活动量下降，请注意”。老人看了半天，说：“我又没病。”这一句里有一个被冻住的主体属性正在抵抗。

三个人，三个领域，同一种结构：一个系统既给人定性，又替人挑对象，还替人定节奏。

怎样判断一个画像是不是在锁人？可以看三个读数〔待验〕。

一是推荐的多样性随时间怎样走：越用越窄，是锁的信号。二是标签多久变一次：半年不变，要警惕。三是本人有没有一个反驳的口子：能不能看见标签，能不能说“这不是我”，说了有没有用。

三个读数都坏，三角就在被冻住。推荐系统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把人锁窄，现有研究看法不一〔待核〕，这三个读数只是信号，不是定论。手表这类提醒若涉及血压、心率，照医生交代的线办，本章只谈标签怎样锁人。

◆ 十一、饭桌上：师傅的画像

那个周末，一家人在枫林路吃饭。鲁晓帆把那两个标签念给大家听。

闵策先替软件说了句公道话。他做的就是企业软件，知道这类系统怎样调：工程师给它定一个目标，比如用户每天停留多久、第二天还来不来，它就朝这个目标一点点改推荐。“它没想把小满定成什么样的人，”他说，“它只想让小满明天还打开它。”说完他自己也停了一下：让一个初二孩子明天还打开，最省事的办法，恰好是只给他做得对的题。

闵小满不服气：“它推的题我都做对了啊。”

鲁长庚放下筷子，讲了一件旧事。他当学徒的头几个月，师傅也给他“画像”：手生，先锉软料，先干粗活。这跟软件差不多。不一样的是，有一天师傅把一块硬料扔到他台子上，说：“今天锉这个，锉坏了算我的。”他锉坏了两块，第三块才像样。

“师傅心里也有个数，”老人说，“可他那个数，自己会改。”

这句话把两种画像分开了。师傅的判断也是一次画像，也先挑料、先定活法；可他会在某一天故意给一块不合画像的料，看徒弟碰上去会怎样。画像在他那里是一次读数，过几个月就作废重读。软件的画像没有那一天：它每天早上都照旧执行一遍，从不故意推一道“不该给他做”的题。**人画的像会故意破一回，机器画的像只会照着再画一遍。**

◆ 十二、三角卡

把鲁晓帆这一回要做的事填进一张卡。

三角卡	内容
① 三方程诊断	主体属性：软件标的“基础薄弱型，注意力短时型”，闵小满自己说的“那不是给我这种人做的”；客体属性：推来的数学被裁成短、碎、重复、有现成步骤的计算题，几何长题看不见；互动属性：三分钟视频、错两道弹鼓励、对一道响音效，快进快出、随时被安抚；被先在化的是：主体，“基础薄弱”被当成他本来如此

三角卡	内容
② 选定路径	互→客→主。理由（三问）：最松的一角是互动，三角被冻在软件里，可软件外面那一晚怎样和一道题相处，没人定死，明天就能试，坐不出来也不伤人，不行就退回；回写最快被看见的一角，剩下两角里是客体，一道长题对他“难不难”、他肯不肯碰，几个星期就会改口，放第二位；被先在化最深的是主体，“基础薄弱”有软件的标签、骆一鸣那句话两处撑着，第一位避开它，留到第三位读回写
③ 三原理推进	原理三：一道不合画像的几何长题（客体属性）与不限时、不提示的久坐（互动属性）矛盾 → 推动主体属性改变 → 回写分叉：写进“这题我快要懂了”，或写进“我果然不是这种人”；分叉往哪边走，看久坐时有没有人陪着、负面标签是不是先到
④ 追踪回写	看什么读数：每周那一晚，他在一道题前坐了多久才放下；坐完说的那句话，是“快要懂了”还是“不是给我这种人做的”；软件里的两个标签有没有变。多久看一次：每两周看一次。怎样算失败：三个月后那一晚坐得一次比一次短、话没变（内卷），或者那一晚被取消、他又只剩软件里的节奏（轮回），就重问三问，换起点

这张卡有一处要看清。画像冻住三角，靠的是三角在同一个系统里互相印证；所以手不必伸进系统里去拆它，只要在系统外面留一角不归它管。那一晚，就是留出来的一角。

◆ 放回日子里

那天夜班前，鲁晓帆没有删掉软件。她做了两件事。

她在软件的设置里找到“偏好”，把“难度自动调整”关掉，手动选了一组几何题。然后她跟闵小满约定：每周有一个晚上，只做一道题，不看提示，不限时间，做不出来也没关系。

第一个周四，闵小满在一道三角形的题前坐了二十五分钟，最后没做出来。他说了一句：“这题我好像快要懂了。”

第二个周四，换了一道题。他坐了四十分钟，做出来一半，卡在辅助线那里。鲁晓帆值夜班不在家，是闵策陪着，不提示，只在旁边看他自己的文档。快到十点，闵小满把草稿纸推过来：“爸，这条线要是从这儿连过去，是不是就行了？”闵策说：“你连连看。”

那一晚的题还是没全做完。可是两周下来，有一个读数已经变了：他放下题之前坐的时间，从二十五分钟变成了四十分钟；放下时说的话，从“快要懂了”变成了“差一条线”。话变得更具体，这是回写开始往“我”那一角走的样子。软件里那两个标签，倒是一个字没变；它看不见那一晚。

那句“快要懂了”，任何标签都给不了。明天你也可以看一眼自己常用的软件：它给你贴了什么签，替你挑了什么，又替你定了怎样的节奏。

带走的话 ：**画像不只看你是谁，还替你挑东西、定节奏；三角同时被冻住时，留一个晚上给“不被推荐的那道题”。**

> 本章判错句：若长期追踪发现，画像越精准的用户，推荐越多样、标签越易改写、主体属性的自我描述越灵活，本章的冻结说收窄。
>
> 下一章从哪里进：画像冻住属性；封装加速则相反，让属性来得更快、走得也更快。

想一想 ：你的手机里，哪一个软件最“懂”你？它懂的那个你，是你想继续当的吗？

101

第 101 章

本领装进工具越快，属性老得越快

属性稳定，靠的是封装：反复试用、检测之后，一段历史的发生成为可以整体调用的能力。本章要交给你的判断是：**AI 把封装的速度提到了前所未有的快，于是属性的寿命变短了；“我会”“我擅长”挂上去不久，就可能被一件新工具整体接走**。

◆ 一、鲁长庚的锉刀

鲁长庚当了一辈子钳工。年轻时，师傅教他锉一个平面：手腕要稳，推锉要匀，回锉不能压。他锉了三年，才敢说一句“我手上有准头”。

那句“我手上有准头”，就是一个被封装好的主体属性。三年的反复试用，几千次的检测，最后压成一个可以整体调用的本事：拿起锉刀，不用想，手就知道。

后来厂里来了数控机床。他那份准头，在他退休前的最后那几年里，被一台机器整体接走了。

他没有变差。他的手还在，准头也还在。只是“准头”这个属性，在车间里不再被显影，不再挂上“我的”。

◆ 二、封装是什么

先把词定准。本书第 22 章叫封装：反复试用、检测之后，历史上的发生成为可以整体调用的能力，是属性稳定的机制。定义以第 22 章为准。

第 398 号《AI时代的判断力发生学导论》也用这个词，补了一句本章用得上的话：只有封装而不能拆封，积累可能成为束缚。

封装本来说的是属性怎样稳下来。本章把它借到工具和流程上，说一份本事“装进”机床、“装进”工艺卡，是借喻：机床里装着的不是鲁长庚的准头，是另一条把“平”做出来的路。

◆ 三、封装可以装在哪里

同一份本事，可以封装在三个地方。

装在人身上，叫“我会”。鲁长庚的准头装在他手腕里，是主体属性。

装在工具上，叫“它好用”。数控机床没有复制他的准头，它走了另一条路径：程序和导轨把“平”保证下来，这份保证是客体属性。

装在流程上，叫“这样做顺”。厂里的工艺卡、质检规程，把一部分准头装进了做事的方式，是互动属性。

这就是第 67 章说的属性在号位间迁移：客体化、主体化、挂错。封装搬家，属性就换主人。**一份本事封装在哪一角，“它是谁的”就跟着改口。**

◆ 四、AI 改变了什么：搬家的速度

工具接走人的本事，从来都有。第 278 号《AI越强，人就越弱吗？》里有一句话说得准：汽车不是把腿复制进车壳；工具创造的可能是另一条通向位移的实现路径。

AI 和以往不同，在速度。从锉刀到数控，用了一代人；从人写一段代码到模型写一段代码，在一些岗位上只用了一两年。从前一份本事被工具接走，人有半辈子去换一种活法；现在，同一个人一生里可能要经历好几次。

不少人有这样的观察，具体的速度各行不同，也有现场实验发现，资深开发者在熟悉的大代码库里用 AI 反而慢了（METR，2025，arXiv 2507.09089：16 名有经验的开源开发者、246 项任务，随机允许或禁止 AI，允许时完成时间反而多约 19%，而开发者自己估计省了约 20%；样本小，工具是 2025 年初的版本）。本书只取它的形状：在一部分行当里，封装的周期变短，搬家的次数变多；并不是处处如此。

◆ 五、属性也有寿命

第 18 章说过，实体有生命周期：聚合、粒子化、维持、解散。属性也一样。

按这四阶看，“我手上有准头”这个属性，聚合于学徒的第三年，粒子化并维持了二十多年，数控机床进厂后开始解散。解散不是手变差，是显影它的那道坡没了：车间里不再有需要手锉的平面。

他退休那年，有一次去别的小厂帮忙修一台老设备，有个零件要手锉配合。那天下午，他又被人说了一回“老师傅手上真有准头”。手锉的活回来了，准头就又亮了一次。

所以属性的寿命，不只看承载者，也看三角里另两角还在不在。坡没了，腿力就不亮；活没了，准头就不亮。

也有一个反过来的例子。岳麓山上有观光车，坐上去十几分钟就到山顶。“到山顶”这件事，早就能交给一件工具；可是鲁长庚的腿力并没有因此被接走。他要的不是到山顶，是那一截台阶、那一次爬；观光车接得走位移，接不走那一场爬。腿力是练出来的禀赋，只要那道坡还在、那一下爬还在，它就照样亮。**工具接走的，是一条路通向的结果；属性老不老，看的是那一场发生还有没有地方发生。**

◆ 六、加速的代价：属性来不及沉

封装加速有一个容易忽视的后果。

一个属性要从“状态”沉成“属性”，按第 22 章的阶梯，要经过反复显影、由特征律收口、经封装稳定。这需要时间。一个年轻程序员写了半年代码，刚开始觉得“我好像会了”，工具就把这类代码整体接走了。

“我好像会了”还没来得及沉成“我会”，就被打断。第 278 号第六编有一章题目问得准：复合体更能干，为什么人可能没有学会?

本书的读法：所得第一次回写进了土壤（项目做成了，手上也缠上了一点东西），这一次慢，不要“我”；可是第二次回写，进号位、挂上“我的”，一直没有发生（他说不出“我会”）。两次回写只发生了一次。

◆ 七、反过来：新属性也来得快

不只是旧属性走得快，新属性也来得快。

闵策组里那位最会拆题的组员，半年前没有人说他“有这个本事”。模型进来后，拆题这件事第一次被反复显影：拆得好，模型就答得好；拆不好，就一晚上白干。几十次之后，组里开始说“任务交给他拆”。

“会拆题”是一个在人机互动里新长出来的属性。它是互动起手、回写到主体的一个完整例子：互→客→主。先改了和模型来回的方式，任务的形状跟着变，最后回写成“他会拆题”。

> **封装加速，不只是旧本事被接走，也是新本事更快地在互动里长出来；关键在回写有没有落到人身上。**

◆ 八、怎样让回写落到人身上

既然关键在回写落在哪一角，你就可以有意去安排它。

最简单的办法，是在每一次借工具做成事之后，留几分钟问自己三句：这一回，哪一步是我拆的？哪一步是工具接的？下回没有这件工具，我还剩哪一步？

三句问下来，所得就分了家。工具接的那部分，记在客体一角，写进“它好用”；你拆的那部分，记在主体一角，写进“我会”；两边来回的那套办法，记在互动一角，写进“这样做顺”。

你不必每次都问。可是一份本事若从来没被这样分过家，它多半只回写进了土壤，没有回写进你。

这和学开车有点像。坐在副驾驶上走一千遍同一条路，你未必认得路；自己握过一次方向盘、错过一次路口，路才开始挂上“我认得”。

◆ 九、两种误读

这里有两种常见的误读，各对一半。

一种说：“AI　　让人越来越弱。”它看见了旧属性被接走，没看见新属性在长。第 278 号整本书都在拆这种焦虑。

另一种说：“人加工具就是更强的人。”它看见了复合体更能干，却把复合体直接当成了一个已经成立的主体。第 278 号对此也有提醒：只有相关部分确实参与了相互制约与反馈，能够共同解释正在发生的行为，才有理由讨论复合行动的承担者。

本书的位置在中间：属性在三角里，封装可以装在任何一角。人要问的不是“我强了还是弱了”，是“这一回，所得回写到了哪一角”。

◆ 十、拆封：别让封装变成笼子

第 398 号那句“只有封装而不能拆封，积累可能成为束缚”，在加速时代更要紧。

封装太牢，人就只会整体调用，不会拆开看里面。工具一换，整个本事一起失效。所以真正耐用的，不是某一份封装好的本事，而是拆开、重装的能力。用三律的话说，是自由律还在跑：能在新的约束里裁出新路。

本书推断〔待验〕：在工具更替快的行当里，能把一份本事拆成几步、讲给新工具或新人听的那种人，属性寿命更长。

这一条有限度。默会的本事不是都讲得出来：鲁长庚讲到第五步“听声音”，已经是讲不全的部分了（默会知识的说法，波兰尼 1966）。还有一层：请人把本事拆成步骤，等于请他把它交给工具。这件事要出于本人愿意，并说明白拆出来的东西用在哪里；否则拆得越清楚，替他的机器越容易做。

◆ 十一、夜班的输液泵

鲁晓帆听了父亲那把锉刀的事，想起的是病房里的一件东西。

她刚当护士那几年，挂上一瓶药，要低头看着滴壶数一分钟，再拧调节器，一边数一边调。带她的老护士数得又快又准，扫一眼就知道快了还是慢了。那是一份封装好的本事：几千次的数和调，压成一眼。

后来科里配了输液泵，速度输进去，泵自己控。年轻护士进科就用泵，没有几个人练过数滴。这份本事从护士的手上搬到了泵里，“准”从“她数得准”改口成了“泵控得准”。

有一回值夜班，泵报警，备用的一时调不过来，只能先手调。几个年轻护士站在床边，都看鲁晓帆。她数了一分钟，调好了。那天下半夜，有人说了一句：“晓帆姐数滴是真准。”

这一幕和鲁长庚在小厂帮忙那天下午是同一个形状。本事没丢，只是平时显不出来；等工具出了岔子、三角里那一角空出来，它才又亮一回。她后来每带一个新人，都让对方在泵旁边数一次滴速，对一对泵上的数字。不是要人回到手调，是让这份本事留着能拆开的那几步。

这里只谈看问题的视角。输液的速度怎样定、怎样调，照医嘱和科里的规程办。

◆ 十二、三角卡

回到第六节那个年轻程序员。他借模型写了半年代码，项目一个个做成了，有人问他会不会写这类代码，他只说得出“我好像会了”。把这件事填进一张卡。

三角卡	内容
① 三方程诊断	主体属性：“我好像会了，又说不准”；客体属性：“这类代码模型都能写”，模型好用；互动属性：整段要、整段贴，跑通就交，中间哪一步是谁做的从来不分；被先在化的是：客体，“这类活本来就是机器的活”被当成工具自带的
② 选定路径	互→主→客。理由（三问）：最松的一角是互动，每次做完留几分钟问第八节那三句，明天就能试，试错了不耽误交活；回写最快被看见的一角是主体，第二次回写进号位一句话就完成，三句问下来他当周就能说出“这一步是我拆的”，放第二位；被先在化最深的是“这是机器的活”，组里都这么说，最牢，留到第三位读回写
③ 三原理推进	原理三：模型能整段写出这类代码（客体属性）与先自己拆步、写骨架、再让模型补的做法（互动属性）矛盾 → 推动主体属性改变 → 回写分叉：写进“这类代码我会拆”，或写进“离了它我什么都不会”
④ 追踪回写	看什么读数：每次做完，三句问里能写出几步是“我拆的”；不开模型时能独立写出骨架的比例；他说起这类活，用的是“它写的”还是“我拆、它补”。多久看一次：每两周看一次。怎样算失败：三个月后能写出的步数不涨、说法没变（内卷），或者一忙就又回到整段要、整段贴（轮回），就重问三问，换起点

这张卡里，手放在互动上，读的却是主体的回写。这正是本章的意思：封装加速时，要紧的不是挡住工具，是让那一份所得在第二次回写里落到人身上。

◆ 放回日子里

周末，闵策带闵小满回枫林路吃饭。饭后鲁长庚从柜子里翻出那把用了三十多年的锉刀，给外孙比划了几下。

闵策在旁边看着，忽然问岳父：“您那准头，要是讲给机器听，能讲成几步？”老人想了很久，讲出了五步，第五步是“听声音”。

前四步他讲得顺：夹料要正，站位要稳，推锉看锉纹，回锉不压。讲到第五步就慢了。他让闵小满拿锉刀在一块废铁上推几下，自己闭着眼听，说：“你听，这一下是平的；这一下，左边吃深了。”外孙听了半天，只听出一种沙沙声。老人笑了：“这一步，我也是听了两年才听出来的。”

闵小满不肯放下，又推了十几下，忽然说：“这一下跟刚才那下不一样。”老人没说对不对，只点了点头。前四步能讲给机器听，第五步只能让人自己去碰。**能拆开讲的那几步，是一份本事可以搬家的部分；讲不出、要自己碰的那一步，是它还长在人身上的部分。**

闵策回去后，把组里每个人最近半年新长出的本事列了一张表，每一项后面加一栏：“能不能拆成几步讲给别人。”表只给各人自己看，愿意讲的才讲。

明天你也可以问自己：我最近一年“会了”的东西里，有哪一件是能拆开讲的？

带走的话 ：**本领装进工具越快，属性老得越快；守住的不是哪一份本事，是拆开、重装的那双手。**

> 本章判错句：若追踪发现工具更替越快的行当，从业者的能力自评和他人评价反而越稳定、越不随工具更替起伏，本章的“属性寿命变短”收窄。
>
> 下一章从哪里进：属性搬家搬得这样快，出了事，账记在谁头上。

想一想 ：你有没有一个本事，是在用某个工具的过程中长出来的，自己却一直没说出口？

102

第 102 章

出了事，账记在谁头上

属性没有独自的主人，可责任似乎必须有。本章要交给你的判断是：**署名与追责要的不是一个先在的主人，而是一个回写的落点；在三种属性纠缠的地方，责任要按三角分栏记账，并且必须落到一个能说“这是我的”、也能说“这次我错了”的人身上。**

◆ 一、一行出错的代码

闵策的组上线了一个新功能。一周后，结算报表里出现一笔对不上的账。查下来，是一段由模型生成、经组员小周审过、由闵策签字合并的代码出了错。

韦东山在会上问了一句话：“这是谁的错？”

会议室安静了很久。小周说，代码是模型写的。闵策说，他看的是小周的审核意见。有人小声说，任务说明本来就写得含糊。

每个人说的都是真的。可是账总要记在某一处。

那天晚上闵策回到家，鲁晓帆还没去上夜班。他把会上的事讲了一遍，说：“韦总那一句问出来，屋里每个人第一反应都是往外推。我也是。”她问：“那你签字的时候，看的是什么？”他想了想：“看的是小周写了‘已审’两个字。”

◆ 二、两种省事的答法

省事的答法有两种。

一种是全归人：“工具没有责任，用工具的人负全责。”这把一场三角里的发生，整体挂到主体一角。它是主体属性中心主义在责任上的样子。

另一种是全归工具：“模型出错，人没法全查。”这把发生整体挂到客体一角，是客体属性中心主义的样子。

两种答法都有道理，又都漏了东西。前一种漏了：同样认真的人，换一个更含糊的任务说明、更快的上线节奏，出错的概率也会变。后一种漏了：模型的错之所以能进系统，是因为人和模型之间那套来回让它溜了过去。

◆ 三、出错也是一种属性

“这段代码有错”，听起来是代码的客体属性。按三方程，它也是一场纠缠的读数。

客体一角：模型写的这段代码，在这类结算逻辑上本来就容易出错。主体一角：小周对旧结算逻辑不熟，看不出问题。互动一角：任务说明含糊，审核只看了表面能不能跑，没跑真实账目。

三角一起，才让这个错发生。抽掉任何一角，比如小周熟悉旧逻辑，或者审核时跑一遍真实账目，这个错多半就出不来。这正是第 45 章的抽离检验。

可以把三角一角一角地抽掉，想一想结果。换一个熟悉旧结算逻辑的老同事来审，同样含糊的说明、同样的模型，他多半一眼看出那笔账不对：主体一角一动，错就出不来。小周不动，任务说明写清“按旧口径对一遍上月账目”，他照着跑一遍，也会撞上那笔差额：互动一角一动，错也出不来。人和流程都不动，换成手写这段代码，错可能出在别处，未必出在这里：客体一角一动，错换了个样子。三次抽掉，三次读数都变了，这才配说“纠缠”，不是三样东西碰巧同时在场。

所以“错”和“能力”一样，没有独自的主人。

这不是在替谁开脱。三角说清了，每一角该改什么也就清楚了；只说一句“小周粗心”，反倒谁也不用改，下回换个人再出一次。

◆ 四、可是责任为什么还要落到人身上

既然错是三角的，为什么不能只说“三角的责任”？

因为责任不只是一张诊断书，它还要带出下一次的改变。改变需要一个能接住它的地方。

第 21 章说过，“我的”是回写的落点（第 194 号也是这样说的）。一次失败要变成下一次的不同，必须有一处能把它回写为“我这次错在哪里”。本书不判断模型有没有三号位（显影为“我”）；至少在今天的用法里，没有一处机制能把“这次错在哪里”回写进它的下一次。流程只在有人去改它的时候才接得住。能稳稳接住的，是人。

> **责任落在人身上，不是因为人是错的唯一来源，而是因为人是目前最可靠的回写落点。**

◆ 五、第 386 号的提醒

第 386 号《隐私保护与“我”的诞生》有两处可以借来。

一处是那本书第 34 章的题目：可以保密，但不能以保密取消责任。那本书在为“我”留一块不被侵入的地方，同时把话说在前面：保护“我”，不等于让“我”从责任里退出。

另一处是那本书第 19 章的问题：失败怎样回到我，而不是永久变成我的标签？这正是追责最容易走偏的地方。追责若只做成一个标签，“小周粗心”，失败就被先在化成一个主体属性，回写的路就断了。

本书把这两处合起来：责任要回到人，却不能凝成标签；它要回到一个能继续发生的“我”那里。

“回到人”和“凝成标签”只差一步，差在第二次回写挂上的是什么。第二次回写快，一句话就完成。会上一句“小周粗心”，周报上一行“小周粗心”，回写就进了号位，挂上的是“他的毛病”。一句“小周这次没跑真实账目，结算这一块他还不熟”，同样快，挂上的却是这一回的一处余量。两句话都把错落到了小周身上，前一句把他钉住，后一句给他留了路。

◆ 六、署名也是同一个问题

署名和追责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出了事，问“谁的错”；做成了，问“谁的功”。第 93 章已经讨论过人与 AI 的成果怎样署名。这里只补一句：署名若只看产物，产物最好的那一次，功劳归模型；产物最坏的那一次，过错归人。两头都不公道。

署名和追责看的是同一件事：这一回的所得回写到了哪几角，谁在哪一角上做了判断。第 93 章的续签是另一件事：它不问这一回谁做的，问的是下一回谁还接得上。

◆ 七、三栏账

本书的建议，是把一次出事拆成三栏记账，和第 96 章绩效分三栏是同一个办法。三栏账落到手上，就是一张三角卡。

三角卡	内容
① 三方程诊断	主体属性：“小周粗心”，小周自己说的“代码是模型写的”；客体属性：“这类结算代码模型容易写错”；互动属性：任务说明含糊，审核只看能不能跑、没跑真实账目，签字只看审核意见；被先在化的是：主体，“小周粗心”被当成他这个人本来如此

三角卡	内容
② 选定路径	互→客→主。理由（三问）：最松的一角是互动，审核时加一步“跑一遍真实账目”、任务说明加一个模板，明天就能试，试了不伤人，不合适能退回；回写最快被看见的一角，剩下两角里是客体，结算模块配上测试以后，出错率和“这类代码靠不靠得住”的说法几周内就看得见，放第二位；被先在化最深的是主体，“小周粗心”会上有人说、周报上差一点就写了，最牢，第一位避开它，留到第三位读回写：小周说的是“我粗心”，还是“这一栏我认，结算我会审了”
③ 三原理推进	原理一：小周对旧结算逻辑不熟（主体属性）与模型在这类结算上易错（客体属性）矛盾 → 审核的做法（互动属性）改变：结算类必须跑真实账目、任务说明用模板写清口径 → 回写“这类代码跑过真实账目才算审过”“这模块有测试兜着”，最后回写到小周：“结算这一栏我认，也会审了”
④ 追踪回写	看什么读数：同类模块此后的出错率与审核用时；组里说起这次的事，用的是“小周粗心”还是“结算没跑真实账”；小周审结算类代码时自己补的测试条数。多久看一次：每两周看一次，三个月定一次。怎样算失败：三个月后出错率不降、说法没变（内卷），或者赶工一忙审核又退回只看能不能跑（轮回），或者“小周粗心”成了组里的口头禅（失败被先在化成标签），就重问三问，换起点

这张卡有两处要看清。

一处在第①栏。“被先在化的是什么”要先写出来。写出来，才不会顺手把一场三角的错，记成一个人的毛病。

另一处在第②栏。本章说责任要落到人身上，卡上的路径却从互动起手、把人放在最后，这不矛盾。路径说的是手先放在哪里，落点说的是回写最后挂在哪里。手若先伸到“小周粗心”上，伸进去的正是被先在化得最深的那一角，补课补成了处分，“我粗心”就挂牢了。先改审核的做法，再看模块稳不稳，最后才读小周那一句话，回写落到他身上时，挂上的是“我会审了”，不是“我粗心”。常见的那种“先找人、再改流程、最后换工具”的排法，正好把手放在了最紧的地方。

◆ 八、谁签字，谁是落点

三栏账不等于把责任摊薄。

闵策签了字。签字的意思，是他同意做这一次回写的落点。他不必是错的唯一来源，可他要负责让这次的错回写进三角的每一角。给小周补旧逻辑，给任务说明加模板，给模型的用法加一条“结算类必须跑真实账目”。

签字的人，承担的是回写的义务，不是全部的过错。这样的责任，人才担得起，也才担得长。

有一个陷阱要防。人在名义上签字，实际上管不住流程，出了事却由他一个人承受，有人把这叫作“道德缓冲区”（Elish，2019）。人与机器之间“谁来负责”的空档，也有人叫“责任缺口”（Matthias，2004）。审核的人面对一个多半答得对的系统，容易松懈，自动化研究里叫自动化偏见（Parasuraman 与 Manzey，2010）。所以签字的人至少要有三样东西：看得到过程的权限，改得动审核清单的权限，报错而不被当成认罪的渠道。

三栏账也不是本书头一个想到的。把一次事故拆成多层原因、不止追到最后那个人，是安全工程与事故分析里的通行做法（如 Reason 的“瑞士奶酪”说）。本书多出来的，是把原因收进三种属性，并问回写落在谁身上。

制度上这意味着〔待验〕：一个人若能凭签字承担回写义务，而不是凭签字承担全部过错，他就更愿意签，也更愿意报告错。

◆ 九、法律的事交给法律

本章只谈看问题的视角。法律上的责任怎样认定，各地法规不同，也在变化，本书不作判断。

本书只说一件事：无论法律怎样定，组织内部若只用“谁的错”一句话结案，三角就没动，同样的错会换一个人再出一次。用第 56 章的四结局说，这是内卷：力气全加在一个人身上，三角一点没动。

◆ 十、饭桌上：两本旧账

那个周末在枫林路吃饭，闵策讲了这件事。他没说名字，只说组里一个年轻人差点被写成“粗心”。

鲁晓帆说，护士站早就为这事吃过亏。她刚工作那几年，科里出了差错，比如发错一次药、漏记一次出入量，头一句问的就是“谁当班”，当班的人扣钱、写检讨。结果是，小差错没人报，大家都悄悄补上，同样的差错隔几个月又出一回。后来医院改了做法：差错和“差一点出错”都要报，报上来先查流程、查药品包装、查交接班，不先查人。她说：“报的人多了，同一种错就少了。原来那几回，根本不是哪一个人粗心，是两种药的包装太像，又赶在交班那十分钟。”

鲁长庚想起的是厂里。他年轻时出过一次废品，一批零件尺寸超差。车间主任没骂他，带他去量了那台机床的导轨，又翻了图纸，最后改了一道工序的检验。“那批料是我做的，我认，”老人说，“可主任要是只记我一笔，那台机床还会接着出废品。”

闵小满在旁边听着，冒出一句：“那骆老师说我不是学数学的料，算谁的账？”

饭桌上安静了一下。鲁晓帆说：“那一张卷子，也该分三栏。”

两本旧账，一本在病房，一本在车间，说的是同一件事：出了错只记到一个人头上，错就会换个人再出一次；三栏都记，那个人才认得下自己那一栏。**不怕认错的人，往往是知道自己只认一栏的人。**

这里只谈看问题的视角。医疗差错怎样报告、怎样处理，照各医院的制度办。

◆ 放回日子里

那次会后，闵策没有在周报上写“小周粗心”。他写了三栏，每栏一句，最后签上自己的名字，标注“回写负责人”。

小周那晚加班到十点，不是在赶工，是在给结算模块写测试。走之前他跟闵策说：“这次的错，我那一栏我认。”

“我那一栏我认”，比“我错了”多出一个东西：它说清了“我的”边界在哪里，也给了下一次一个改的地方。

明天你若要为一件事签字，可以先在纸上画三栏，看清自己那一栏，再签。

带走的话：**错是三角的，回写要落到人；签字的人，担的是让三角都改的义务，不是一个人吞下全部的错。**

> 本章判错句：若追踪发现按三栏记账的组织，同类错误重复率并不低于只问“谁的错”的组织，本章的追责建议不成立。
>
> 下一章从哪里进：AI 把三角逼到台前；接下来要和两千五百年的老对手一家家算账，先从最近的邻居束理论开始。

想一想：你上一次被说“这是你的错”时，你那一栏里实际有几成？另两栏有人记吗？

◆ 本编总账

看见清单。AI 的能力是模型、任务、交互三方程的读数，“模型很强”是一号位的口气，不是属性的来历（第 98 章）。

基准测试的稳定分数，正是任务与交互被标准化的产物；数据污染、测试饱和、措辞敏感，是三处松动，正落在被钉住的两角上（第 99 章）。

算法画像同时冻住三种属性，三角互相印证，锁成一个小圆圈；先在化从一次判断变成了每天运行的一条路（第 100 章）。

封装加速，旧属性被整体接走，新属性在人机互动里更快长出，属性寿命变短（第 101 章）。错与能力一样没有独自的主人，责任要按三栏记账，落到能做回写落点的人身上（第 102 章）。

五章的三角卡，四张从互动起手（第 99、100、101、102 章），一张从客体起手（第 98 章）。AI 进来的事，三问常常指向互动那一角，可起点每章仍由三问选出：从互动起手是倾向，不是规定。

改过来的说法。本编改掉了第 98 章的“模型自己的强”、第 99 章的“分数就是能力”、第 100 章的“画像只是看见你”、第 101 章的“人被 AI 削弱”、第 102 章的“谁的错就由谁全担”。五样都是先在化在 AI 时代换的新衣。

本编结论。导言写下的标准化预言，在 AI 上有了最直接的检验场：一个小组、二十件真活、三个人，可以先做个探针，看排行榜的名次会不会交叉；真正的判断要等第 112 章预言二的设计。本书把这条预言连同失败时的退让路线一起留在这里。

AI 把两千五百年来被先在化遮住的三角，一次性推到了每个人的桌面上；它还带来了速度与规模上的新难题：画像每天重算，封装每年换手，责任找不到落点。接下来，要和那些先在化的老主人逐家结算。



第 十 四 编

对话总结算：每一家都看见了一角，本书多走的一步必须能被检验

编 首

全书到这里，要和老对手们逐家算账。上部第一、二编已经把两千五百年的实体论走过一遍，那是“缺口”，看的是他们停在哪里。这一编是“结算”，看的是本书多走的那一步站不站得住。

本编七章。第 103 章与束理论划界，这是全书最要紧的一章：束理论和特普理论是本书最近的邻居，最可能说“你说的我们早说过了”。第 104 章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结算。第 105 章与现象学和过程、生成哲学结算。第 106 章与佛家结算：同样看见无自性，佛家破，本书立；可佛家的破里也有造，两边的界线是一个方向，不是一堵墙。第 107 章与儒道和中医结算，第 108 章与心理学和创造力科学结算。第 109 章与几家离本书最近的交互论划界：班杜拉的三元交互论、马丁的互显伙伴、巴拉德的内在作用、克龙巴赫的概化理论，看它们拼在一起，能不能还原本书。

每一家都按同一笔账算：他看见了什么；他缺创新一、二、三中的哪一个；本书多走的这一步，能不能被检验。

> **本书和每一家争的，与其说是谁看得更深，不如说是谁敢写下自己在什么情况下算错。**

103

第 103 章

与束理论划界：一束为什么会被感觉成有一个主人

束理论说：没有藏在属性背后的主人，一个东西就是一束属性。本书同意前半句。本章要交给你的判断是：**本书和束理论的分界，不在“有没有主人”，在四件事上**。三束彼此纠缠；一束为什么被感觉成有主人；主客属性为什么一个显得客观、一个显得主观；属性意识按什么时序出现。四件事，束理论一般不当题来处理，本书各给一个可以被检验的说法。

◆ 一、一只苹果，剥到最后

拿起一只苹果，把它的属性一样一样剥下来：红，圆，脆，甜，二百克，有一股清香。剥完之后，手里还剩什么？

一种回答说，还剩一个“承载者”，一个让这些属性有地方挂的底子。洛克把它叫作“不知为何物的支撑者”，第 3 章讲过。

另一种回答说，什么也不剩。苹果就是这些属性聚在一起，没有一个额外的底子。这就是束理论。

本书在这一点上站在束理论一边。卷一说过，实体是粒子化的聚合体，不是先在的底子。

所以本章不是去驳束理论，是去和它划界：同路走到哪里，从哪里开始分开。

◆ 二、束理论的最强版本

公道在前。先把束理论说到它最强的样子。

最早把这个想法说透的是休谟。他在《人性论》里谈人格同一性，大意是：往自己心里看，碰到的总是某个知觉，冷或热，爱或恨，从来碰不到一个光秃秃的“我”；所谓“心灵”，不过是一束知觉。第 4 章讲过这一段。

二十世纪，罗素在后期著作里把这个想法推到物上：一个具体的东西，是一组“共现”的性质〔待核〕。

束理论碰到过一个有名的难题。如果属性是“共相”，也就是同一个“红”可以同时在许多东西上，麻烦就来了。设想两个完全一样的铁球，所有属性都相同，按束理论它们就是同一束，也就是同一个东西。可它们明明是两个。这是布莱克提的思想实验（1952 年的文章《不可分辨者的同一性》）。

特普理论（trope theory）解开了这个结。它说：属性不是共相，是一个一个的殊相。

这只苹果的红，是这只苹果独有的一份红，和那只苹果的红相像，但不是同一份。这一份一份的属性，叫“特普”。两个铁球虽然一模一样，各自的特普是两组，所以是两个东西。这个词一般认为是威廉斯 1953 年的文章《论存在的要素》立的，坎贝尔 1990 年的《抽象殊相》做了系统阐述。

特普理论还有一个更精的版本。西蒙斯提过一种“核心说”〔待核〕：一个东西的特普分两层，里层是一小组彼此依存、不能单独存在的核心特普，外层是可以来去的偶性特普。这样，苹果从脆变软，核心还在，东西就还是这个东西。

这是束理论的最强版本：无底子，属性是殊相，靠“共现”关系聚成一束，内有核心、外有晕圈。本书下面所有的划界，都对着这个版本说。

◆ 三、它完全成立的地方

束理论在三件事上完全成立。

第一，它拆掉了底子。光秃秃的承载者，谁也没见过，也说不出它是什么。束理论用一句“没有它也行”把它请走，这一步干净利落。

第二，特普理论保住了个别性。“这块石头的硬”和“那块石头的硬”可以分开来谈，这和本书说属性是一场一场的发生，方向一致。

第三，核心说给“变化中的同一”留了位置。一个东西变了一部分，还是它；这和本书说的持存，也能对上。

所以本书和束理论是邻居，不是对手。邻居之间的界，要划在实处。

◆ 四、第一步：三束彼此纠缠

束理论一次只看一束。苹果是一束，吃苹果的人是另一束。两束之间若有关系，就再立一个关系特普，或者说这是两束之间的外在关系。

本书的第一步分界：**属性不在某一束里，是在三束之间一起发生的**。主体属性、客体属性、互动属性，按三方程互相设定。

束理论一般不当题处理的例子，是头号案例。

鲁长庚爬了几年岳麓山以后，同一截半山的陡台阶，他说“这一段不算陡”。坡的石头一块没动，坡度用尺量还是那个数。按特普理论，坡这一束里的“坡度特普”没变。可“陡”这个属性在他那里实实在在地变了。

特普理论有一个现成的回答：坡度不变，“陡”是一个关系，是坡和人之间的关系特普。这个回答不错，而且是束理论的通行答案：关系不是挂在某一个关系项上的，关系项一变，关系跟着变。本书不说它答不上，只说它没有把下面三个问题当作要答的题。

一问：这个关系特普挂在谁身上？（束理论家会说，关系不挂靠。这一点本书接受，要补的是为什么日常说法偏偏挂靠。）挂在坡那一束，还是人那一束，还是一个第三束？人们说“坡陡”，挂在坡上；说“腿软”，挂在人上；说“爬

得吃力”，挂在爬上。同一场发生，三种挂法，束理论没有规则说什么时候挂哪里。

二问：为什么改的是人那一束（腿练强了），变的却是坡那一束的说法（“不陡了”）？束理论里，一束的变化为什么会改写另一束的属性，没有机制。

三问：爬法从直上改成之字形，“陡”也变了。这时坡没变，腿也没变，变的是第三样东西。束理论里这第三样东西连一束都算不上，它只是“两束之间”。

本书的说法：三束本来就彼此纠缠，三方程就是这个纠缠的结构。先要承认一件事：固定坡、改爬法或腿力，“陡”的口头报告会变，实在论与关系特普理论也这样预言，所以这一变化本身分不开两边。能分开的是第 49 章的那个量：放开轮里，含个人的交互项份额是否稳定不低于事先登记的下限 δ。实在论预言它接近零，本书预言它不低于 δ。这就是第 112 章的预言一（标准化）。若它低于 δ，本书这一步就错了；按附录 H，这一条倒下只让创新二收窄，不是全书的死法。

◆ 五、第二步：一束为什么被感觉成有一个主人

束理论说：没有主人，只是一束。可它没有回答一个现成的事实：人人都感觉东西有主人。苹果的红“是苹果的”，我的腿力“是我的”。这种感觉从哪里来？

束理论通常把它交给心理学。这样分工本来也可以。可是本书认为，这恰恰是本体论该回答的那一半：先在的感觉是怎样被生出来的。

本书的说法有两层。一层是粒子化：一个聚合体在整体性、稳定性、独立性三项上达标，就被感觉成“本来就在那里”（第 17 章）。一层是回写：属性与某个号位的显影一起发生，再回写挂上“它的”“我的”（第 21 章）。主人不是先有的，是回写出来的落点。

束理论一般不当题处理的例子，是橡胶手错觉（第 63 章，具体实验细节〔待核〕）。

实验里，一只橡胶手放在被试眼前，真手藏在隔板后。实验者用两支笔同时轻刷橡胶手和真手。刷了一阵，不少被试开始感觉那只橡胶手“是我的手”。刷的节奏一旦错开，这种感觉就减弱或消失。

按束理论，橡胶手这一束，颜色、形状、质料、位置，一样也没变。被试身体这一束，也没多出什么特普。变的只是两个刷子同步不同步。可“我的”一下挂上去，又一下撤下来。

束理论能描述这件事：多了一个关系，少了一个关系。可它说不出为什么“同步”这种互动，会让一束东西长出一个主人。要老实说一句：异步刷触使错觉减弱，是这一领域的常见结果，本书的预言与它同向，不能单靠它分高下；多感官整合、注意等心理学解释也能说明这一现象〔待核〕。本书能多说的，只是把它放进号位显影的次序里，这一点要靠预言五的读数去分。本书的说法是：同步让橡胶手这个聚合体在三号位上被侧重显影，回写挂上“我的”；同步一断，显影撤，回写也撤。这一步可以检验，第 112 章写成预注册的预言五：“同步一断，‘我的’即撤。”

◆ 六、第三步：为什么石头的硬显得客观，我的笨显得主观

束理论把所有属性一视同仁：红是一份特普，硬是一份特普，“我笨”若算属性，也是一份特普。

可人的感觉不是一视同仁的。“石头很硬”听起来是事实，“我很笨”听起来像一个看法。同样是一束里的一份，为什么一个显得在外面，一个显得在里面？

本书的说法：差别在号位。

“石头很硬”是一号位（显影为“那儿有”）的显影，一号位本身无我，所以句子不要主语，听起来客观。“我很笨”是三号位（显影为“我”）的显影，

三号位带意向性，所以句子离不开“我”，听起来主观。**客观感与主观感的落差，不在属性本身，在它被哪个号位显影。**

束理论一般不当题处理的例子，是压麻的手（第 62 章）。

你侧着睡了一夜，早上醒来，一只手压麻了。你用另一只手去抬它，它沉、凉、像一块别人的肉。那一刻，“这只手很沉”是一个客体属性，说得就像“这块石头很沉”。过了几分钟，血流回来，手开始刺痛、发热，你说“我的手好麻”，它又回到了主体属性。

手这一束，特普前后差不多：同样的形状、质料、重量。可它的属性在客观感与主观感之间翻了一次面。束理论没有号位，就说不出这次翻面发生在哪里。本书说得出：同一个聚合体，先被一号位侧重显影，再被三号位侧重显影。构成决定倾向，侧重决定显成什么。

这一步也可以检验。在同一个身体部位上，记下“主体属性语句”和“客体属性语句”的比例，看它是否随感觉通路的通断而翻转〔待验〕。

◆ 七、第四步：属性意识按什么时序出现

束理论是一张静态的清单：这一束里有哪些特普。它不问这些特普什么时候被意识到，按什么次序。

本书说，属性意识有时序。第三编说过：婴儿先有客体意识（“那儿有”），再有互动意识（“正在”），最后才有主体意识（“我”）。成年人的一天里，这个次序也在小尺度上重复：专注时，属性意识不在；停下来，它才亮。

束理论一般不当题处理的例子，是饥饿与心流。

闵策加班写方案，一口气干到晚上十点。干的时候，他不觉得饿，也不觉得“我很专注”，他只在“正在写”里。合上电脑那一刻，饿了；再过一会儿，他才说“我今晚效率真高”。

按束理论，闵策这一束里，“饥饿”的生理条件早在八点就有了；“高效”的那份特普，干活时也一直在。可意识到它们，偏偏在停下来之后，而且是先饿、后“我高效”。

本书的说法：三条律在主体显影之前就在运行（第 40 章的创造力口径），持存在发生层，不在意识层。饿了而不知时，主体在，主体意识不在；心流时二号位最亮，“我”退场。停下来，二号位暗下去，三号位才亮，属性才回写挂上“我的”。

这一步写成了第 112 章的两条预言，预言三（心流）和预言四（饥饿）：“属性意识不在心流正盛时出现”，“饥饿在专注时不显、停下即显”。若测下来属性意识与心流强度无关，本书的时序说就错了。

◆ 八、结算：他看见了什么，他缺什么

现在可以按本编的表结算。

他看见了什么：束理论看见了底子是多余的，属性才是实在的那一层。特普理论看见了属性是一份一份的殊相，核心说看见了变化中的同一。这些，本书全部接受。

他缺创新一、二、三中的哪一个：

主缺创新一。束理论拆掉了主人，却把属性本身当成现成的原子。一份特普，是怎样来的，为什么稳，能活多久，它不问。先在化没有消失，只是从“实体”搬到了“特普”上。本书说的属性发生学，正是要把特普也拆成一场发生：号位 × 维 × 界，再经封装稳定。

兼缺创新二。束理论一次只看一束，束与束之间的关系是外加的。三束彼此纠缠、按三方程互相设定，这是它的框架里长不出来的。

兼缺创新三。束理论是一种关于“东西是什么”的说法，没有“从哪一角起手改变它”的方法。它也不需要，这不是它的题。

要分清一点：休谟本人，按第 4 章记的是缺创新二；本章说的缺创新一，指二十世纪的束理论与特普理论，先在化从实体搬到了特普上。

结算	他看见了什么，停在哪里	本书多走的一步	缺哪个创新	本书多走的一步如何检验
第一步	无底子；一束一束分开看	三束彼此纠缠，三方程互设	兼缺创新二	放开轮里含个人的交互项份额是否不低于 δ（预言一）
第二步	特普是殊相；主人感交给心理学	粒子化与回写生出主人	主缺创新一	橡胶手同步一断，“我的”即撤（预言五）
第三步	属性一视同仁	号位决定客观感与主观感	主缺创新一	同一部位的语句随感觉通路翻转〔待验〕
第四步	静态清单，无时序	客体→互动→主体；专注不显、停下即显	主缺创新一	心流与饥饿两条预言（预言三、预言四）
合计	拆掉了主人，属性本身仍是现成的	把特普也拆成一场发生	主缺创新一，兼缺创新二、三	四步分列，哪一步错只收回那一步

◆ 九、束理论可以怎样反驳

划界要给对方留出反驳的位置。

束理论家可以说：你这四步说的都是“感觉”和“意识”，是心理学，不是形而上学；形而上学问的是东西由什么构成，不问人怎样感觉它。

本书的回答分两层。

一层：本书在发生层与意识层分开说话。三束纠缠是发生层的主张，不是意识层的。“坡陡”的读数随腿力与爬法变化，这件事用仪器也能测，比如测心率、步频、用时，不靠被试说“我觉得陡”。这些测的是用力，不是坡度；它们说明互动与腿力在读数里起作用，并不单独证明“陡”是纠缠的。

另一层：把“东西由什么构成”和“它为什么被感觉成那样”切开，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论证的决定。本书认为先在的感觉也是被生出来的，所以它属于本体论的题。

若束理论家坚持分工，那么本书至少是它缺的另一半；若读数显示三角互设不成立，那么本书连这一半也不是。**本书和束理论的分界，最后落在一张可以填的表上，而不落在谁的直觉更好。**

◆ 放回日子里

周六晚上，闵策在饭桌上讲起束理论。鲁晓帆问他：“那你说，爸那句‘我的腿力还强大’，到底是腿的，还是坡的？”

闵策想了想，说：“你明早跟爸去爬一次，换一条他没走过的坡。”

第二天清早，鲁长庚在一条没走过的土坡上喘得厉害。下山时他自己嘟囔了一句：“这坡倒是有点陡。”鲁晓帆没说话，只把这句话记在了手机备忘录里。

明天你也可以做一个同样的小试验。挑一件你一直说“我擅长”的事，换一个从没做过的场合去做。听听自己嘴里冒出来的，是“我不行”，还是“这事难”。

带走的话：束理论拆掉了主人，本书多问一句：主人是怎样被回写出来的，三束又怎样彼此设定。

> 本章判错句：按步分列。第一步，放开轮里含个人的交互项份额低于登记下限 δ，第一步错；第二步，橡胶手同步一断而“我的”不撤，第二步错；第三步，同一部位的语句不随感觉通路翻转，第三步错；第四步，心流与饥饿两条预言失败，第四步错。哪一步错，只收回那一步，不牵连别步。
>
> 下一章从哪里进：束理论是一条较新的路；往回看，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先在化是怎样一步步被立起来的。

想一想 ：你身边有哪一样东西，你一直觉得它“本来就是那样”，可换一个人来用、换一种用法，它就不是那样了？

104

第 104 章

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主人是怎样一步步被立起来的

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两千多年，实体论换了许多说法，有一个动作没换：给属性找一个先在的主人。本章要交给你的判断是：**这条线上每一家都看见了一样真东西，又都把它记成了先在；本书多走的一步，是把那个“先在”拆回一场发生，并且写明拆错了会在哪里露馅。**

◆ 一、“苏格拉底是白的”

第 1 章从一句话开始：“苏格拉底是白的。”白会变，苏格拉底不变，于是有了实体和偶性的一分。这一分，分了两千年。这里不再重讲，直接算账。

◆ 二、亚里士多德：看见了什么

公道在前。亚里士多德看见的东西是真的。

他在《范畴篇》里说，最严格、最首要意义上的实体，是既不述说一个主体、也不存在于一个主体之中的东西，比如个别的人、个别的马（《范畴篇》2a）。这一句的力量在于“个别”：他不让一个抽象的“人”去当主人，主人是这一个人。

他还看见了变化里的同一。苏格拉底从小到老，样子全变了，人们仍叫他苏格拉底。总得有一样东西，在变化中撑住同一。

他还看见了形式与质料：铜像的铜是质料，像的样子是形式。同一块铜可以铸成别的像，同一种样子也可以用别的料。

在日常尺度上，这套说法完全成立。你认人、认物、认一只杯子，靠的就是这种“变中有不变”的直觉。

◆ 三、亚里士多德：缺了哪一个

他主缺创新一：属性从哪里来。

第 6 号《西方哲学大解构》有一句话说得准：“亚里士多德把这个‘互动涌现的结果’误解成了客体固有的先验内核。”那个在变化中撑住同一的东西，本书认为是粒子化的产物：聚合体在整体、稳定、独立三项上达标，就被感觉成“本来就在那里”（第 17 章）。

形式与质料，第 1 章已经借第 238 号的说法重读过：它们是差异稳定性在不同阈值下的投影。看铜像，样子稳、铜也稳，就分成两层；看一堆正在熔化的铜，样子不稳，形式与质料的分界也跟着化开。

亚里士多德看见了稳定，又把稳定记成了在先。稳定是一个结果，他把它放到了原因的位置上。

要公道：他论感觉、论作用与承受、论习惯，已经走到门口（第 1 章◆八）。所以这里说的“缺”，是没有把这些立成属性层的骨架，不是没有看见。

本书多走的一步能否检验：能，只是要选对预言。“相变点附近判断分歧”分不出本书与亚里士多德：边界情形的分歧，任何一家都预言。能分开的是：改变观察的时间尺度（看一个月，还是看十年），“质料”与“偶性”的分界应当整体平移〔待验〕。若分界不随时间尺度移动，这个重读就站不住。

◆ 四、阿奎那到笛卡尔：劈成两半

中世纪把亚里士多德接进神学。阿奎那用实体与偶性讲圣餐：饼的偶性还在，实体已变。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偶性和主人可以彻底分家〔待核〕。可就

连这些没了主人的偶性，也要上帝托住。所以阿奎那单记主缺创新一：属性靠实体，实体靠上帝，层层有主人。第 2 章用第 174 号《普通人都能懂的阿奎那》的说法，把这叫作“整体性黑团”：主人被做成一团谁也看不进去的整体。

笛卡尔把实体劈成两种。他在《哲学原理》里说，实体是不需要别的东西就能存在的东西（第一部分第 51 条）。他把世界分成两种实体：会思想的心灵，和占空间的物体。

这一劈，看见了一件真事：主体属性和客体属性确实不同。“我在想”和“石头有长度”，听起来就不是一类话。

一劈两半，互动只剩一个说不清的座位。心灵怎样推动手臂，手被烫了心灵怎样知道，笛卡尔只好去找一个连接点。**主客劈开之后，互动属性就成了只有一个“说不清”座位的那一个。**

主缺创新二，兼缺创新一。三种属性本来互相设定，笛卡尔把其中两种分进两个互不依赖的实体，第三种只好悬空；两个实体本身又都是先在的主人。

笛卡尔自己也看出了这个缺口：他在致伊丽莎白的信里添了第三个原初观念“心身结合”，疼和饿就是结合的样子（第 2 章）。所以单凭“互动一变，我的随之变”，还分不出本书和笛卡尔：他也会说，那是结合在起作用。

本书多走的一步能否检验：能。笛卡尔把结合当成说不清的一块；本书预言，结合的强弱可以拆成三角里三份的读数，并随其中任何一份的变动按序移动。第 63 章的橡胶手里，视觉、触觉与同步各动一份，“我的”的挂上与撤下随之变化〔待核〕。若这些变动只随“结合”整体变、拆不出三份，或被更严格的实验推翻，本书这一条要退。

◆ 五、斯宾诺莎与莱布尼茨：一个太大，一个没窗

斯宾诺莎说只有一个实体，他称为神或自然；实体是在自身之内、通过自身而被认识的东西（《伦理学》第一部分界说三）。一切具体的东西，都是它的样态。

莱布尼茨走到另一头：实体有无数个，每一个都是单子，单子没有可供东西出入的窗户（《单子论》第 7 节）。

两家的方向相反，结局相同。斯宾诺莎那里，只有一个主人，万物之间的互动都在同一个实体之内，没有被立成第三种属性；莱布尼茨那里，主人有无数个，彼此不通，所谓互动是事先调好的“前定和谐”。

他们看见的东西是真的。斯宾诺莎看见了万物的牵连，没有哪一样能单独成立；莱布尼茨看见了每一个视点都是独特的，每一个单子都从自己的位置映照全宇宙。

主缺的还是创新二，兼缺创新一。一家把互动收进一个大主人，一家把互动换成事先排好的钟表。真正在两个东西之间、一次一次发生的互动属性，两家都没地方放。

◆ 六、洛克：第一性质为什么显得更真

洛克把属性分成两种。第一性质，如形状、大小、运动，在物体身上；第二性质，如颜色、气味、冷热，是物体在我们身上引起的感觉（《人类理解论》第二卷第八章）。

他还碰到一个更深的难题。剥掉所有性质，剩下的承载者是什么？他的回答是“某种不知为何物的东西”（第二卷第二十三章）。

洛克看见的是真的：颜色确实比长度更依赖观看条件。黄昏里，红花看起来发暗；尺子量花茎，黄昏和正午一个数。

本书的重读在第 3 章埋过伏笔：第一性质可能只是标准化程度更高的属性。长度显得属于物，是因为量长度的人早就被尺子替换，量的方式早就被规程替换。颜色显得属于人，是因为看颜色的方式至今没有被那样彻底地替换。

主缺创新一，兼缺创新二。在本书所取的读法里，洛克把“标准化程度”读成了“属于谁”；他自己的理由还有一条：第一性质能解释第二性质怎样产生。

本书多走的一步能否检验：能，而且这就是全书的标准化预言（第 112 章预言一）落在洛克身上的样子。

撤掉标准化，长度也会松动（不同的人用不同的办法量，读数分歧）；给颜色加上标准化（统一光源、统一色卡、统一观察角度），颜色也会稳下来。可是这两条，实在论者同样预言（他会说那是测量误差），分不出谁对谁错。

能分开的是收敛：用两套互不共享校准链的标准化去量同一个性质。长度很可能收敛，那是实在论的一分；颜色在各套标准内部稳、彼此之间不收敛，才是本书的一分〔待验〕。若各种性质在互不相干的标准化之间一律收敛，第一、二性质的重判就收窄。

◆ 七、贝克莱与休谟：拆对了，牵不起来

贝克莱把洛克的第一性质也收回心里：存在就是被感知。休谟再往前走一步，连心灵这个主人也拆了：往里看，只有一束知觉。第 4 章和第 103 章都讲过这一段。

两家看见了先在的主人是多余的，这一步拆对了。

主缺创新二。束与束为什么牵连，休谟交给“习惯”；为什么这一束知觉被感觉成“我的”，他也坦白说解释不了（《人性论》附录〔待核〕）。第 103 章已经把这一笔细算过，这里不重复。

◆ 八、康德：亏空被封住了

康德站在这条线的终点。他接过休谟的拆，又想把被拆掉的东西救回来。

他把“实体”放进知性的范畴：人的认识天生带着这个框，看什么都看成“变化中有个持存的东西”。他在《纯粹理性批判》“经验的类比”里说，大意是：在现象的一切变化中，实体持存，它的量在自然中既不增加也不减少（B224）。

他还留下一个物自体：我们只能认识现象，现象背后的来源者是什么，不可知。第 6 号《西方哲学大解构》有一句话概括得清楚：“由于预设了不变的先验框架，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认知便永远只是‘现象界’，‘物自体’不可知。”

康德看见的是真的：属性显出来的样子，离不开认识者这一方。没有眼睛，就没有“红”这回事；没有某种框，就没有“一个东西”这回事。

他接着做了两件事，第 5 章称为两处亏空。

第一处，现象的来源者被封成物自体，宣布不可知。亏空被封住了，不是补上了。本书在第 28 章的重解是：现象是客体意识，来源者是客体发生，也就是客体这一端的聚合体正在运行。它不是不可知，是一直在发生，只是还没在一号位上被显成“那儿有”。这一解只给第一处亏空指了一个方向，不算补上；本书真正接的，是下面第二处。

第二处，更隐蔽。康德把认识者和被认识者都写成了先于认识的两方：一边是带着范畴的主体，一边是物自体。认识是两方相遇的结果，两方却被默认先于相遇而在。**主体与客体被当成互动的前提，没有被当成互动的产物**。这正是本书的创新二要推翻的那一层。

所以康德主缺创新一（来源者被封住），兼缺创新二（主客被默认在先）。他看见了主体一角的作用，把它放大成了先验框架，成了主体属性中心主义在知识论上的最高形态。

本书多走的一步能否检验：能。若主体的“框”是先在的，它就不应随互动方式改变。

这一步现在就有文献可对。皮亚杰（1954）认为“物会持存”这个框，是婴儿在一年多的伸手、抓、找的互动里一步步建起来的；斯佩尔克、贝亚尔容等人用婴儿注视时间做实验，认为三四个月的婴儿已有关于物体的“核心知识”（Baillargeon、Spelke 与 Wasserman 1985，《认知》20 卷；Spelke 等 1992，《心理学评论》99 卷）。后一派若成立，“框在一切互动之前就有”这一

点目前站在康德一边，本书这一步要退。争论的关键在于：那些早期表现算不算已经是互动里的发生（看与追视本身就是互动）。本书把它列为开放的一条。

◆ 九、黑格尔：一个大圆，轮流居中

黑格尔站在这条线的最后。他看见的东西是真的：属性归谁，是一场来回推的过程；力在交互中两边一起显（第 6 章）。他把三种属性放进了同一场运动。

本书说他缺六路径，要说准。他的体系有轮流居中的影子：《哲学全书》结尾的三个推理，让逻辑、自然、精神各做一回中项。可是轮流居中，仍是精神自己的三个环节在绕，没有“按这件事的样子选起点”的说法；扬弃的去向也一律朝上。

主缺创新三（六路径）。本书多走的一步能否检验：能。若在大量任务里，从主体起手始终和从客体、互动起手一样快，起点的选择就无关紧要，一条大圆够用（第 112 章预言七，路径）。

◆ 十、为什么两千年都在找主人

一条线走了两千年，换了那么多说法，为什么一直在找主人？

本书看到三个原因，在前面各章里都有了位置。

第一个原因在语言。“苏格拉底是白的”，主语在前，谓语在后。主语像一个座位，谓语像坐上去的人。说话的方式本身，就把一场发生排成了“先有一个东西，再有它的样子”。亚里士多德的范畴，很大一部分是从这种句子里读出来的〔待核〕。第 1 章◆九讲过：语法里住着一个亚里士多德。

第二个原因在粒子化（第 17 章）。一张桌子、一个人，在整体、稳定、独立三项上都达标，天然被感觉成“本来就在那里”。主人感不是哲学家编出来的，是每个人每天都有的感觉。哲学家只是把它写成了定理。

第三个原因在一号位（第 23 章）。一号位本身无我，它显出来的句子不带“我”：“石头很硬”“苏格拉底是白的”。不带“我”的句子，听起来最像事实。于是从一号位说出的属性，最容易被当成主人自己的。

三个原因合起来，先在化就不是某一位哲学家的错，而是一种几乎不可避免的看法。**这条线的人没有看错，他们只是把每个人都会有的那种看法，认真地写成了世界的结构**。本书要做的，是把这种看法拆回它的来历：一种语言习惯，一次粒子化，一个号位的口气。

◆ 十一、一张结算表

把这一章收成一张表。

结算	他看见了什么	他把什么先在化了	缺哪个创新	本书多走的一步如何检验
亚里士多德	个别的主人；变中的同一	稳定被记成在先	创新一	改变观察的时间尺度，质料与偶性的分界整体平移〔待验〕
笛卡尔	主客属性确有不同	两种互不依赖的实体	创新二（兼缺一）	结合的强弱可拆成三份读数，随任一份变动按序移动（第 63 章）
斯宾诺莎、莱布尼茨	万物牵连；每个视点独特	一个大主人／无窗单子	创新二（兼缺一）	同上
洛克	颜色比长度更依赖条件	标准化程度被读成归属	创新一（兼缺二）	两套互不共享校准链的标准化，读数收敛与否〔待验〕
贝克莱、休谟	先在的主人是多余的	束本身现成	创新二	见第 103 章四步
康德	显出离不开认识者	物自体被封；主客在先	创新一（兼缺二）	“持存”之框的发育时序
黑格尔	属性归谁是来回推的过程	三角收进一个精神，去向朝上	创新三（六路径）	第 112 章的路径预言（预言七）

这一整条线人人都兼缺创新三，因为他们的题大多是“它是什么”，不是“怎样改它”；可只有黑格尔走到了以创新三为主缺的地步，其余各家在创新一、二就停下了。亚里士多德论习惯、黑格尔让三个环节轮流居中，是最近的先

声，但都没有“按任务选起点”和回写的分叉。卷三的方法，在这条线上没有直接的对手。

◆ 放回日子里

周日下午，闵小满在做历史作业，要写一段“你最喜欢的哲学家”。他问外公：“外公，你说一样东西，到底是它本来就那样，还是被我们弄成那样的？”

鲁长庚把那把老锉刀递给他：“你拿着，闭上眼，摸一下这齿。”

闵小满摸了，说：“很利。”

外公说：“我年轻时摸，说它‘还行’。”

闵小满想了很久，在作业本上写：“亚里士多德说锉刀是锉刀，它的利是锉刀的。可是外公的手和我的手不一样。”

明天你也可以挑一件家里用了很久的东西，问问家里不同的人：它是“好用”还是“难用”？把答案记下来，看它们分歧在哪里。

带走的话：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每一家都看见了一样真东西，又都把它记成了先在；拆回发生，才看得见它是怎样被立起来的。

> 本章判错句：若改变观察尺度时形式与质料的分界不平移、各种性质在互不相干的标准化之间一律收敛、“持存的东西”之框在一切互动之前完整存在，本书对这条线的结算不成立。
>
> 下一章从哪里进：二十世纪有三条路想绕开实体，分析一路已在第 103 章算过；剩下两条，现象学各押一个“显”的源头，过程与生成哲学押变化，它们离本书最近，也最容易被当成本书的前身。

想一想：你有没有一个习惯的说法，“它就是这样的”，其实是你用得久了、看得多了，才变成这样的？

105

第 105 章

与现象学和过程、生成哲学：离得最近，差在回写

二十世纪有两条路想绕开实体：现象学回到“显出来的样子”，过程与生成哲学回到“正在变”。它们离本书最近，最容易被当成本书的前身。

本章要交给你的判断是：**这两条路各自看见了三角里的一角或一维，并且都把它写成了不需要来历的底；现象学一路主缺创新二，各押一个显的源头，没有让三角互相设定；过程与生成一路主缺创新三，回写没有被写成引擎。两路都漏了回写这一拍。**

◆ 一、一把锤子，一只手

先看两个画面。

一个是海德格尔的锤子。你用锤子钉钉子，用得顺的时候，锤子几乎不在你眼前；你看的是钉子，想的是这块板。锤子一断，它突然“跳出来”：这是一把锤子，木柄裂了，头是铁的。

一个是梅洛-庞蒂的两只手。你用右手去摸左手，右手是在摸的，左手是被摸的；再一转，左手也可以变成在摸的那一只。两只手在“摸”和“被摸”之间来回，没有哪一只固定当主人。

这两个画面，本书都爱用。它们说的正是：属性要在互动里才显出来。

那么本书和现象学的分界在哪里？

◆ 二、现象学看见了什么

公道在前。现象学看见的东西，有一大半本书是直接接过来的。

胡塞尔看见了意向性：意识总是关于某物的意识。没有一个空空的意识先在那里，再去找对象（具体表述以《观念》第一卷等为准）〔待核〕。这一看，把主客之间那道缝缩小了。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1927　年）里看见了“上手”与“在手”的区别：锤子在用的时候是一种存在样子，坏了被盯着看时是另一种。属性不是锤子身上现成挂着的，是在用、在断的时候显出来的。

萨特在《存在与虚无》（1943　年）里看见了注视：别人一看我，我就从“正在做的人”变成“被看的东西”。第 66 章借第 270 号讲过这一层。

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1945 年）里看见了身体：手不是一件工具，也不是一个“我”的容器，手就是正在握的那一下。第 154 号的判语是：“他看对了，肉身就是互动，手就是正在握的那一下。”

这四家合起来，本书的互动属性、号位翻面、“我的”挂上又撤下，几乎都能在他们那里找到苗头。

◆ 三、现象学停在哪里

可是第 154 号接着说了另一半：梅洛-庞蒂把那一下“封成了元素”，写成了不需要来历的底。那本书称为“典型的互动中心主义”，对应二号位（显影为“正在”）。

这一判可以推到整条现象学线上。

胡塞尔把意识的结构当成底，主体一角被做成先验的；海德格尔把“在世之中”当成底，互动一角被做成先在的；萨特把“自为”的虚无当成底，主体一角又被做成先在的；梅洛-庞蒂把肉身的交织当成底，互动一角被做成先在的。

每一家都找到了一个“显”的源头，然后让这个源头不再需要来历。这正是第 30 章的标题：**互动不空，也是一种先在**。

用本编的表说：现象学看见了属性在显中发生，这是创新一的要点；它兼缺创新一的后一半，那个“显”的源头本身也是发生的。它更缺创新二，这是它的主缺：每一家押一角，没有哪一家让三角互相设定。海德格尔另兼缺创新三：翻面的阈值没有拆成三份去推。

◆ 四、一个现象学答不上的例子

拿梅洛-庞蒂的两只手做例子。

在他那里，摸与被摸的来回是原初的。可本书问：为什么有时候来回得起来，有时候来回不起来？

压麻的手就来回不起来（第 62 章）。你用右手去抬压麻的左手，左手不会“变成在摸的那一只”，它只是一块沉东西。要等血流回来，它才重新加入来回。

梅洛-庞蒂能描述这个现象，可在他的框架里，“交织”是底，底不会坏。本书的说法：来回是一场三角的发生，主体一角（神经通路通不通）、客体一角（手作为物的沉、凉）、互动一角（摸的动作）互相设定；通路一断，三角重排，号位从三号位翻到一号位。

这一步能检验：若交织是不需要来历的底，那么它的强弱不应随通路、节奏、同步这些条件改变。橡胶手实验显示的正相反（第 63 章）〔待核〕。

海德格尔的锤子也可以这样重读。锤子“跳出来”，不只因为锤子断了。同一把锤子，一个老木匠用着有点松，照样不看它；一个新手用着，哪怕好好的，也时时盯着它。锤子跳不跳出来，阈值由手的熟练（主体一角）、锤头的松紧（客体一角）、钉的节奏（互动一角）一起设定。

这就是第 46 章的互为条件。海德格尔看见了“跳出来”这个翻面，翻面的阈值从哪里来，他没有往三角里找。这一步也能检验：同一把略有松动的锤子，在

熟手和生手手里，“跳出来”的频率应当明显不同〔待验〕。若不同的人、不同的节奏下跳出来的频率一样，只随锤子本身的损坏程度变化，本书这一条就错了。

◆ 五、过程哲学看见了什么

第二条路比现象学更彻底：不只绕开实体，连“东西”都不要了，世界是一场过程。

怀特海在《过程与实在》（1929　年）里，把世界的最后单位定为“实际事态”，每一个都是一次生成，生成完就消逝，留下的被下一次接过去。他早几年在《科学与近代世界》（1925　年）里提出“误置具体性的谬误”。大意是：把抽象出来的东西，当成了最具体的实在〔待核〕。

柏格森在《创造进化论》（1907　年）等书里看见了绵延。真实的时间是一股不断涌出的流；被切成一格一格的钟表时间，是理智为了行动做的剪裁。

这两家看见的，本书都接受。怀特海的“误置具体性”，几乎就是本书“先在化”的近亲：把一场发生里抽出的稳定读数，当成了先在的东西。柏格森的绵延，提醒人看到属性的寿命，看到每一个“是”底下都有一个“正在”。

◆ 六、生成哲学看见了什么

再往后，是第　292　号《发生哲学中的同路人》专论过的一组：德勒兹、西蒙东，加上一位经济学家熊彼特。那本书的总判词是：三人各想用一个维度的“0　到　1”完成整个发生的“0　到　1”，熊彼特押形状，德勒兹押路，西蒙东押土；每人都暗中借用另外两维，却没有给回写留位置。

德勒兹押路：差异先于同一，生成先于存在。第　292　号的判语是“德勒兹教逃，靠不动”：他教人逃出落点，书里却没有写逃出去的人靠什么落脚。他看见了差异序列，却把“逃逸”写成了不需要落点的底。

西蒙东押土：个体化之前有一个“前个体”的饱和场，个体从中结晶出来。第 292 号的判语是“教的是水自己会冻，他靠的是那一下磕”：他说底子满了自然成形，每一步其实都依赖一次外力。他看见了特征纠缠这片土，却漏了推动成形的那一下。

这两家对本书的帮助最大。本书说属性是“某维侧重的发生”。这一组人的偏重，正好可以和“侧重”这个说法互相印证：他们每人只押一维，正好把三维分开展示了一遍。

◆ 七、过程与生成停在哪里

这一组的共同停处，第 292 号已经说清：回写没有被写成引擎。

怀特海那里，实际事态生成完就消逝，被下一次“摄入”。摄入是向前的，下一次接过上一次。

可是一次生成的所得，怎样反过来改写生成它的那些条件？怎样回写成“它的”“我的”？怀特海的体系里有“主体—超体”的说法，也有过去的事态“客观地不朽”、被后来者承袭的说法〔待核〕，这已经很近。差别在于，承袭是单向地向前，没有本书意义上的两次回写：所得回写进土壤，所得回写进号位。

柏格森那里，绵延是一股流，切开是理智为行动做的剪裁；他也承认行动离不开这种剪裁〔待核〕，可在第 145 号看来，他的重心仍是把钟表、概念、形状降格成对绵延的扭曲（第 7 章）。他较少写的，是切开之后那一片怎样回过头来改变下一段绵延。人确实需要切开：腿力要被说成“我的腿力强大”，才能被继续练、被别人信、被拿来规划明天走哪条坡。**切开不全是错，切开是回写的一种**。切开也是发生的一拍。

德勒兹和西蒙东，第 292 号已经细算。

所以这条路主缺创新三，德勒兹、西蒙东还兼缺创新二。创新三要的是：哪两种属性的矛盾，推动第三种改变，再回写。过程与生成哲学有矛盾（差异），有推动（生成），唯独回写这一拍没有被写成引擎。

◆ 八、一个过程哲学答不上的例子

还是鲁长庚。

按柏格森，他爬坡是一段绵延，“腿力强大”是理智从这段绵延上切下的一片。切下来是一种损失。

可是这一切，改变了接下来的绵延。说出“我的腿力强大”之后，鲁长庚开始挑更陡的坡，开始在山顶多站一会儿，开始劝邻居一起爬。一句被切出来的属性，回写进了他的选择、他的路线、他和别人的关系。

过程哲学能说“生成在继续”，可说不出这一次的继续，恰恰是被那一次“切开”改了方向的。本书的说法：这是回写在起作用。腿力不够与坡太陡相撞，推动爬法改变（原理一），所得回写成“坡可爬”“腿够用”，挂上“我的”；这一挂，又回写进下一次选坡。

这一步能检验：比较两组人，练习量相同，一组被引导说出并记录“我的某某能力强了”，一组不说不记。看下一阶段他们选择的任务难度、坚持的时长有没有差别〔待验〕。若说与不说毫无差别，回写进号位这一拍就是多余的，本书的创新三要收窄。

◆ 九、拼起来够不够，又会怎样反驳

也许有人会说：现象学押“显”，过程哲学押变化，把两条路拼起来，不就是本书?

不够。这一点要说清，否则本书就成了一张拼贴。

拼起来，得到的是“在互动中不断生成”。这句话没有错，可它少三样东西。

第一样，少了三角。“在互动中”只说了一角，主体和客体被收进了互动里，没有各自的属性，也就谈不上三种属性互相设定。鲁长庚的腿力、坡的陡、爬的吃力，在这句话里只剩一个“爬着”。

第二样，少了号位。同一场发生，为什么有时显成“那儿有”、有时显成“正在”、有时显成“我”，两条路都没有地方回答。第 103 章那四步里的第三步，在这里同样空着。

第三样，少了起手处。“不断生成”没有说该从哪一角改起。教育编的闵小满、健康编的鲁长庚、事业编的闵策，若只听“在互动中生成”，第二天早上不知道先动哪一样。六路径和任务 DNA，在这两条路里没有对应物。

所以本书和这两条路的关系是：**借来了“显”和“正在”这两块料，自己补上了三角、号位、回写和起手处**。借来的要认，补上的要能被检验。

划界要给对方留出位置。

现象学家可以说：你说的号位、聚合体、粒子化，都是从“显”里抽出来的构造，又回过头来解释“显”，这是绕圈子。

本书的回答：确实，本书的定义是从显出来的样子里读出的，没有站在显之外。可本书给每一个定义配了一个可以失败的读数。橡胶手的同步、心流与饥饿的时序、说与不说对下一阶段的影响，这些读数不靠哲学家的直观来裁决，靠实验和追踪。绕圈子的理论不会这样把自己交出去。

过程哲学家可以说：你所谓的回写，在怀特海那里就是“摄入”，在柏格森那里就是记忆在绵延中的延续，你只是换了个名字。

本书的回答：摄入和记忆说的是“过去被现在接过去”。本书的回写多了一个方向和一个落点：所得不只被接过去，还被挂上“它的”“我的”，而且这一挂反过来改变下一次三角里每一角的读数。若这一挂可有可无，◆八那个实验就会显示“说与不说毫无差别”。到时候，本书愿意把回写降格为摄入的一个别名。

◆ 十、一张结算表

结算	他看见了什么	他押了哪一角或哪一维	缺哪个创新	本书多走的一步如何检验
胡塞尔	意识总是关于某物	主体（先验结构）	创新二（兼缺一后半）	“显”的源头随条件变化
海德格尔	上手与在手：属性在用中显	互动（在世之中）	创新二（兼缺三）	锤子何时“跳出来”随三角而变〔待验〕
萨特	注视把人变成物	主体（自为）	创新二	第 66 章
梅洛-庞蒂	肉身就是正在握的那一下	互动（交织）	创新二	交织强弱随通路与同步变化
怀特海、柏格森	过程先于东西；绵延	变化（路）	创新三	说与不说，下一阶段是否不同〔待验〕
德勒兹	差异先于同一	路	创新三（兼缺二）	第 292 号
西蒙东	前个体的饱和场	土	创新三（兼缺二）	第 292 号

◆ 放回日子里

晚上，闵策在书房修一把椅子。螺丝刀拧得顺，他根本不看它；一滑丝，他才低头盯着刀头：“这刀口磨平了。”

他想起岳父那把老锉刀。他笑了一下，在手机上记了一句：“刀口平了，是刀的事，也是我拧得太猛，也是这螺丝本来就软。”

记完，他把这句话发给了正在值夜班的鲁晓帆。她回了一句：“那你明天换个拧法试试。”

明天你也可以留意一次：一件平时“不在眼前”的工具，在哪一刻突然跳出来？跳出来之后，你嘴里说的是它的毛病，还是你的，还是你们之间的？

带走的话：现象学看见了“显”，过程哲学看见了“正在”；本书多问一句：显完、正在完之后，所得回写到了哪里。

> 本章判错句：若交织的强弱不随通路与同步改变，且“说出并记录能力”与否对下一阶段毫无影响，本书与这两条路的分界不成立。
>
> 下一章从哪里进：比这两条路更早、也更彻底地拆掉自性的，是佛家。

想一想：你有没有一句关于自己的话，说出口之后，真的改变了你接下来做的事?

106

第 106 章

与佛家：造中含破，破中有造

在“属性没有独自的主人”这件事上，佛家（尤其中观一路）比任何一家都拆得透。

本章要交给你的判断是：**本书和佛家看见的是同一件事，三种属性都无自性；佛家看见之后选择破，本书看见之后选择立**。可是本书的立里含着破，佛家的破里也有造，两边的界线是一个方向，而非一堵墙。

◆ 一、一只碗

先看一个画面。

鲁晓帆值完夜班，早上回家，桌上有父亲给她留的一碗粥。碗是白瓷的，边上有个小豁口，是她小时候摔的。她端起碗，说：“这碗还在。”

这只碗是什么？土、水、火烧成的瓷；匠人的手；她家用了三十年的习惯；那个豁口里的一段往事。把这些一样样拿开，“这只碗”在哪里？

佛家会说：碗是众缘和合，没有一个离开这些条件而独自存在的“碗性”，这叫无自性。

本书会说：同意。然后本书接着问：既然没有碗性，为什么她端起它时，会说“还在”？这一声“还在”，是怎样被生出来的，又会把她带到哪里去？

两种说法从同一个看见出发，往两个方向走。

◆ 二、佛家看见了什么

公道在前，而且这一节要说足。

佛家的根本看见是缘起。阿含经里反复出现一组句子：“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见《杂阿含经》多处，卷次）〔待核〕。一样东西有，是因为别的条件有；条件散，它也散。没有一样东西靠自己立着。

从缘起推出无自性。龙树在《中论》里有一偈，鸠摩罗什的译文是：“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无，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中论·观四谛品》24:18；偈作“无”，紧随的长行释文作“即是空”，后世多引作“我说即是空”）。由条件生出的东西，说它是空；空不是没有，是没有自性；人们给它起的名，是假名；不落有、不落无，是中道。

再推到“我”上，就是五蕴。色、受、想、行、识五样聚在一起，人们把这一聚叫作“我”。《心经》说：“照见五蕴皆空。”这五样里，没有哪一样是那个常住不变的主人，合起来也不是。

唯识再往里走一层。阿赖耶识里藏着种子，种子遇缘现起为现行，现行又熏习出新的种子。唯识家的说法是“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通行概括）〔待核〕。一个人的习性，是一轮一轮熏出来的。

这四层合起来，第 8 章已经说过：在拆实体这件事上，中观是拆得最彻底的一家。**主体属性、客体属性、互动属性，在中观那里都没有自性；没有一种被单独先在化**。这是第 48 章那张单极中心主义谱系里，中观不在任何一列的原因。佛家并非一口：说一切有部给每个“法”留了体，如来藏与佛性一路又把“本来清净”放回心里，是和孟子同型的“找回来”，这两路要另记一笔。唯识也要另记：它看见了回写，却把回写的落点做成了一个仓（第 8 章）。本章下面说“佛家破”，主要指中观。

◆ 三、佛家和本书相合的三处

在三处，本书和佛家几乎是同一句话。

第一处，缘起与三方程。“此有故彼有”，说的是一样东西靠别的条件有。三方程说的是：主体属性靠客体属性和互动属性才有，另两种同样。三方程可以看成缘起在属性层的一个具体结构：不是笼统的“众缘”，是三种属性的互相设定。

第二处，五蕴与主体聚合体。本书说，主体在发生层是一个聚合体，以自我界内感与时间连续性特征为主。“我”是三号位（显影为“我”）的侧重显影，最后才亮（第 35 章）。这和“五蕴和合，假名为我”方向一致。第 154 号把它和梅洛-庞蒂相遇的那一编，也是从“五蕴皆空”切进去的。

第三处，种子熏习与谱系、封装。第 326 号《“我要”之前没有我》有一条谱系命题：“我”不是常驻的主体，是一次次侧重显影回写叠起来的谱系。第 8 章借它把唯识种子重读为谱系。现行熏种子，正是回写；种子生现行，正是封装好的东西被整体调用。

三处合起来，本书在“看见”这一层，几乎全部承认佛家走在前头。

◆ 四、佛家停在哪里

那么本书多出来的是什么？

第 8 章给过一句判词：佛家破，本书立。这里要把它说准，不让它变成一句口号。

佛家看见无自性之后，修行的方向是破执。看破“我”，看破“碗”，不再把假名当真。目标是从执着带来的苦里出来。这个方向本身没有错，它对准的是苦。

本书看见无自性之后，问的是另一件事：既然属性是发生的，那么怎样让一个想要的属性发生，并稳下来？鲁长庚想要“我的腿力强大”，闵小满想要“我会做几何”，闵策想要“这个组协作得顺”。这些都是假名，可它们是人要过日子时离不开的假名。

用本编的表说，佛家不缺创新一的要点：属性是缘起的，无自性，没有先在的主人。缺的是朝“稳下来”排的那一段机制：属性怎样和号位显影一起发生、经封装稳定、经回写挂上“我的”。它有自己的机制：十二因缘画过来路，业与熏习管着做过的事怎样留下来。可那些机制朝“断”排，朝“放下这一挂”排，不朝“让一个属性稳下来”排。

它有创新二的底子：缘起，众缘和合，连和合也空；只是没有把缘起写成三种属性的四个“互相”。它真正缺的是创新三，这是它的主缺：从哪一角起手，让哪两种属性的矛盾推动第三种，再追踪回写。佛家有极精细的修行次第，可那些次第是朝“破”排的，不是朝“让一个新属性稳下来”排的。

◆ 五、一个佛家答不上的例子

闵小满被老师说“不是学数学的料”之后，心里落下一句“我笨”。

按佛家的看法，可以告诉他：“我笨”是假名，无自性，看破它。这句话是对的。若他真的看破，心里松一口气，那句“我笨”的压力会小很多。

可是，看破之后呢？第二天的数学课还在，那道不会的三角形题还在。“我笨”被看破了，“我会”并没有长出来。没有一个新属性来占那个位置，旧的标签很容易在下一次考砸时被吸回来。这是第 56 章说的轮回：改了又被旧三角吸回。

本书的说法：破一个旧属性，只做了一半。另一半，是让三角里的另两角动起来，好让一个新属性在原处发生。第 69 章给闵小满的路径是互→客→主：先改他和题的相处方式，再换题的形状，最后回写成“我会做这类题”。新属性立起来，旧标签才没地方回来。

这一步能检验〔待验〕：比较两种干预。一种只做“看破标签”的练习（认识到“我笨”只是一个说法），一种在此之外再改互动与题目。追踪半年，看“我笨”这类自我描述的回潮率。若只破不立的那一组回潮率并不更高，本书“立”的必要性就要收窄。

◆ 六、破中有造：佛家自己也在立

到这里，容易把佛家说成“只破不立”。这也不公道。

佛家的修行，本身就是一场一场的造。坐禅是在改一个人和自己呼吸的相处方式，是一种互动；持戒是在改日常的行为，是一条路；经年累月，一个修行人身上会长出定力、慈心、对苦的耐受。这些都是新的属性，是被反复显影、反复检测、最后封装下来的。

唯识说得更直白：修行是转识成智，用新的熏习去改种子。这正是一个有方向的回写：所得回写进土壤（种子），也回写进号位，挂成修行人自己的那一份“能”。

所以佛家并非不立，佛家立的是一种特殊的属性：能看破属性的那个本事。**佛家的破，本身就是一个被造出来的能力；破得越深，那份“能破”就封装得越牢**。

所以第 8 章那句“佛家破，本书立”，到这里要补上半句：佛家也立，只是它立的是“能破”这一种本事，不是三种属性的三角。

这是“破中有造”。佛家自己的说法里，也有“真空妙有”一类的话，提醒空不是断灭〔待核〕。

◆ 七、造中含破：本书自己也在破

反过来，本书的立，本身也含着破。

本书说属性有寿命（第 18 章、第 101 章）：聚合、粒子化、维持、解散。每一个立起来的属性，都要预备它被拆。鲁长庚的“手上有准头”立了二十多年，数控机床一来，就散了。立的时候若不知道它会散，散的时候就是苦。

本书说封装要能拆封（第 101 章借第 398 号的话：只有封装而不能拆封，积累可能成为束缚）。一个立得太牢、拆不开的属性，就是执。

本书的四结局里，“轮回”和“内卷”都是立得不对的样子：轮回是被旧三角吸回，内卷是只加量、三角不动。要走出这两种结局，先要认出被先在化的那一角。第 60 章的选起点三问里，第二问就是“哪一角被先在化得最深”：先认出它（第①栏写明），起手避开它，最后在第三位读它的回写。

所以本书的方法里，每一张三角卡的第一栏，“被先在化的是什么”，就是一个破的动作。**本书没有不破就立的路，只是破完不停，接着立。**

◆ 八、三种属性，佛家各怎样破

把三种属性分开看，佛家各有一把刀，刀刀都准。

对主体属性，刀是“无我”。“我笨”“我脾气急”“我体质差”，都是五蕴和合上的假名。这把刀对付的，正是本书说的主体属性中心主义：天赋论、人格特质论。

对客体属性，刀是“法无自性”。“这药有效”“这题很难”“这石头很硬”，药性、难度、硬度，都是因缘和合。这把刀对付的，是客体属性中心主义：洛克的第一性质、科学实在论。

对互动属性，刀是“缘起性空”本身。连“缘”也是空的，“关系”“交织”也不能被当成最后的底。这一刀，正是第 154 号对梅洛-庞蒂说的那句话：主与客都空了，唯独互动不空，这本身也是一种先在。中观不让互动不空，这是它比梅洛-庞蒂多走的一步。

三刀下来，三种单极中心主义都被拆了。你会发现，第 48 章那张谱系表里每一列的错，中观都早已指出。本书能做的，是在三刀之后，把三种属性重新接成一个三角，让你知道接下来从哪一角起手。

◆ 九、界线是一个方向，也留着反驳

这样看，本书和佛家的界线，不是“破”与“立”两堵墙，是同一条路上的两个方向。

佛家的方向，从立着的属性往“无自性”走，越走越松，终点是不再执着任何一种属性。本书的方向，从“无自性”往立着的属性走，越走越清，终点是知道每一种属性怎样发生、怎样稳下来、怎样在该散的时候散掉。

两个方向都经过同一个地方：看见三种属性都无自性。佛家在那里停下、安住；本书在那里转身、起手。

本编要问的第三栏：“本书多走的这一步能否被检验”。

佛家的方向，主要用修行者的体证来检验；本书的方向，把检验交给读数：三角卡第四栏，看什么、多久、怎样算失败。这不是谁高谁低，是两种不同的验法。本书选读数，是因为它要在教室、病房、办公室里用，要让一个没有修行背景的人也能对着一张表知道自己错没错。

划界要给对方留出位置。佛家至少可以有两种反驳。

第一种：你所谓的“立”，正是执着的开始。立起一个“我会做几何”，就是给“我”添了一样可以失去的东西；它散的那一天，苦就来了。

本书的回答：这一点佛家说对了，所以本书把寿命、拆封写进了立的方法里。一个属性立起来的时候，三角卡第四栏就要写“怎样算失败”，也就是先承认它会散。本书不教人立一个不散的属性，只教人知道它怎样来、怎样稳、怎样走。立而知其会散，和不立，是两种不同的安住。

第二种：你要的读数，看不见最深的那一层。心里松开的那一下，量表测不出来。

本书的回答：也对。读数只能测到属性的显影与回写，测不到一个人和自己和解的那一刻。本书不替佛家去验它的修行；本书只要求，凡本书自己说出的主张，都要配一个可以失败的读数。**佛家验的是心，本书验的是三角；两种验法可以并存，不必互相取代。**

◆ 十、一张结算表

结算	佛家	本书
看见了什么	缘起，无自性；五蕴非我；种子熏习	同左；三种属性都无独自的主人
创新一	不缺其要：无自性，没有先在的主人；它的机制（十二因缘、熏习）朝“断”排，没写号位显影、封装、回写挂上“它的”“我的”	补号位显影、封装、回写挂上“我的”
创新二	有底子：缘起、三事和合、和合也空	写成四个“互相”
创新三	缺（主缺）：修行次第朝“破”排	三方程、六路径、三原理、三角卡，朝“立”排
主缺	中观：创新三；唯识另记：创新一（回写落点做成仓）	—
破与立	破中有造：能破之能被封装	造中含破：寿命、拆封、先认出被先在化的一角
检验方式	体证	读数：可观察量、判负
可检验的分歧	只破不立	破而再立；比较两组旧标签回潮率

◆ 放回日子里

鲁晓帆喝完那碗粥，没有马上去睡。她把那只有豁口的碗洗了，摆回碗柜里原来的位置。

闵小满起床，看见她，问：“妈，这个破碗为什么不扔？”

她想了想，说：“它不是因为好才留着的。它是因为我们一直用，才成了‘我们家的碗’。哪天不用了，也就不是了。”

闵小满听不太懂，嘀咕了一句“那它到底是不是我们家的”，背上书包出了门。

明天你也可以试一下。挑一句你常对自己说的“我是怎样的人”，先承认它只是一句说法。再想一件这周你能做的小事，让一句新的说法有机会长出来。只做前一半，它多半会回来。

带走的话：佛家看见无自性之后停下安住，本书在同一处转身起手；破完不停，接着立，立的时候记得它也会散。

> 本章判错句：若只做“看破标签”的干预，与“看破加改三角”的干预相比，旧标签回潮率并不更高，本书“立”的必要性收窄。
>
> 下一章从哪里进：佛家是从外面来的那一支；中华本土的儒、道与中医，各自怎样先在化了一角，又各自看见了什么。

想一想：你有没有一个已经“看开”的毛病，过了一阵又回来了？那一阵里，三角中的哪一角始终没动？

107

第 107 章

与儒道与中医：湍水、刀刃与一张方子

中华思想没有亚里士多德那样的“实体—偶性”表格。可是它一样把属性挂在了主人身上：孟子挂给本心，朱熹挂给理，王阳明挂给良知，中医的一部分后学挂给“生来就定型的体质”。本章逐家结账，说清每一家看见了什么、缺三大创新中的哪一个，以及本书多走的那一步能不能被检验。

◆ 一、结账先定规矩

第二编第 10 至 13 章已经把儒、道、中医各讲过一遍。那是“找缺口”，本章是“结账”。

两件事不一样。找缺口时，本书只问他停在哪里；结账时，本书要反过来问自己：你多走的那一步，他那里真的没有吗？如果他早就有了，账就记在他名下。

所以本章每一家都走三格。第一格，他看见了什么，这一格要写足，写出他完全成立的条件。第二格，他缺创新一（属性从哪里来）、创新二（三种属性是什么关系）、创新三（从哪里切入、怎样推进）中的哪一个。第三格，本书多走的这一步，有没有一个可观察的读数可以把它判错。

还要先认一笔账。

中华思想在“属性随互动而显”这件事上，比实体—偶性的表格早。告子的湍水已经碰到了中间那一角，庄子的刀、中医的辨证更是把三种属性放在了同一

张桌上。本书在这一章要做的事情很窄：指出它们停在哪一步，又怎样把桌上的东西收回到一个主人手里。

◆ 二、告子的湍水：性论三家里离互动最近的一句

《孟子·告子上》记告子的话：“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

这句话的分量，要放回到画面里看。一股急水在两山之间打转。往东流还是往西流，不由水自己说了算，要看决口开在哪边。

用本书的话说：水往哪流，是互动属性；决口和地势，是客体属性；水本身的“性”，在没有决口之前说不出方向。三种属性的纠缠，在这里已经露了一角。

孟子的回答同样精彩：“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水确实不分东西，难道也不分上下吗？水总是往低处走。

这一问打中了告子的软处。本书在卷一立过一句口径：“构成决定倾向，侧重决定显成什么。”水往下流，是构成给出的倾向；往东还是往西，是互动与地势一起显出来的样子。

> **孟子说对了倾向，告子说对了显成；两人各守一半，争了两千多年。**

告子缺的是创新二：他只看见了决口，没看见地势。他看见了“显成”随决口而变，却没有问：那个“无分于善不善”的性，是怎样在一次一次决口之后，被沉淀成了一条河道？

河道一旦冲出来，下一次水就不再“无分东西”。这一步是回写，告子也没写（兼缺创新三）。告子的水没有记忆，所以他的说法只对第一场雨成立。

◆ 三、孟子与荀子：长出来的与做出来的

孟子的四端说，看见的是一件真事：人见孺子将入于井，会“怵惕恻隐”，不待思量。

第 215 号《普通人都能懂的孟子》把孟子的收回动作压成一句：“长出来的，被记成了找回来的。”他说“求其放心”，学问之道是把放出去的心找回来。可是那一念恻隐，要有井、有孩子、有一个正好路过的人，才会亮。没有井边那一刻，恻隐不显。

用三角看：恻隐（主体属性）＝F（井边的危险，路过与看见的互动）。孟子把这个函数的输出，写成了函数之前就有的“本心”。他抓住主体一角，丢了客体与互动两角。缺的是创新一：这正是先在化。

荀子反过来。他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善是人做出来的，要“化性而起伪”。这一步看见了发生，也看见了礼法这些客体条件。

第 216 号《普通人都能懂的荀子》的判词是：“做出来的被记成照着做的。”荀子把圣人“做出来”的礼义，又写成后人只需照着做的定式。发生到了圣人那里就停了，后人只剩复制。

> **荀子缺的是创新一：圣人做出来的礼义被写成后人照着做的定式，“性”又是“天之就，不可学”。**

他的重心还只在一个起点，这一点兼及创新三。礼义从外面压进来，客→互→主的那条路他走得极熟，互→客→主的那条路他没有位置。一个学生在一次好的对话里先改了说话的方式，再改了对礼的理解，最后才长出一点“善”。荀子并非没有习与积（“注错习俗，所以化性也”〔待核〕），可他的重心压在师法与礼义上，以习起手的路没有被当作正路来设计。

◆ 四、老子与庄子：伸出去的手，用了十九年的刀

第 290 号《普通人都能懂的老子》的判词是：“他看见了万物会自己长；却把自己那只在毫末处先伸出去的手，改名叫了‘自然’。”《老子》第 17 章说“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事做成了，百姓说这是我们自己本来如此。

这句话放到属性层，意思非常清楚。“自然”先被记成事物自己的样子，再由百姓一句“我自然”挂回自己身上，好像他们本来就会。可是事情之所以“自然”，是因为有人在事情很小的时候先动了手。那只手，属于互动一角。

老子看见了互动在起作用，却先把它的功劳记到了客体一角的账上（“自然”），再由百姓一句“我自然”挂回主体。这一来一回，一场互动被记成了先在的“自然”，他缺的是创新一，连带属性意识怎样挂上“我的”这一段也没写。他亲手演示了这一挂，却没有把它当作一个可以研究的环节。

庄子走得更远。庖丁说：“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

刀十九年还像刚磨的，不是刀好（客体属性），也不只是手巧（主体属性）。他说的是“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顺着牛的纹理，进大缝，走大空。刀、牛、手三者的纠缠，在这里写得几乎完整。

庄子缺什么？他缺“阶梯为何能爬”的账。他在“每至于族”那里写下了回写式的难处，却没有把回写写成一条可以照着走的规则。按全书判法，这是创新三：三角他写全了，缺的是照着走的方法。

庖丁说“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这是一条阶梯：从看见整头牛，到只看见缝。本书会说，这是互动属性“顺”反复显影之后，回写进号位，挂成了“我的手艺”。

庄子把这一步写成了“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归到一种近乎神秘的境界。阶梯的每一级都写到了，阶梯为什么能爬，没有写。（庄子自己主张忘我，“我的手艺”是本书借来的说法。）

◆ 五、朱熹与王阳明：理与良知

第 253 号《普通人都能懂的朱熹》的判词说，朱熹“看见了知识是一遍一遍改出来的”，却“把改出来的东西，写成了天地未生之前就已经在那里的理”。

朱熹一生改书，从《中和》旧说改到新说，还为《大学》补写了“格物致知”一章。他的做法是一场漫长的回写，他的学说却说理“无造作”，不受任何发生改写。

朱熹的理，可以看作客体属性中心主义在中华的一种形态：竹有竹之理，物有物之理，人去“即物而穷其理”。理挂在物上，人去取。

他缺的是创新一：改出来的，写成了本来就在的理。“用力之久”与“一旦豁然贯通”之间那一拍，正是主体属性与客体属性矛盾、推动互动属性改变的那一拍。第 253 号自问“三根梁里，哪一根最悬”，答的是这一根，本书同意。

王阳明恰好站在另一头。第 234 号《普通人都能读懂的王阳明》的判词是：“沉淀被记成了天赋。”格竹七天、廷杖、龙场，外面的风雨一次一次把一颗心逼出来，他却把这颗心写成“良知”，人人本有。这是主体属性中心主义。

《传习录》里有一段岩中花树的问答。友人指着岩中花树问：此花自开自落，与我心何干？

王阳明答，大意是：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你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时，花的颜色一时明白起来。

本书在第 12 章把这段话重读为一号位显影：“那儿有花，颜色明白”，这是客体意识亮起来的一刻。王阳明看见了显影，这是他比朱熹多走的一步。可是他把显影的功劳全数记给了“心”。花的那一角、“来看”这个互动的那一角，都被收进心里。他缺的也是创新一：沉淀被记成了天赋。

◆ 六、张载与王夫之：气离答案有多远

张载说“太虚即气”（《正蒙·太和》），聚散都是气，没有一个藏在背后的实体。王夫之说“性者生理也，日生则日成也”（《尚书引义·太甲二》〔待核〕）。性每天在生，每天在成。

如果只看这两句，气论几乎已经站到了本书的位置上：没有先在的实体，性是发生的。

第 8 号《中华之气》把存在读成关系的呼吸：吸是张力聚集，呼是释放，息是复位。这正是本书愿意承接的地方。

那么气论缺什么？它分得出角，缺的是分角之后的账。

气是一，是全体流行。张载讲“一物两体”，王夫之讲能所，三角的影子都在。可是一块石头的硬、一双腿的力、一次爬的吃力，在气论里都记作气的聚散，彼此之间没有写成方程。气论看见了“一锅粥里在成形”，也分得出几股劲，却没有把它们记成账。缺的是创新三（兼缺二）：看得见纠缠，说不出纠缠的格式；看得见流行，说不出从哪一角起手最快。

这里要守一条公道。

气论不分账，不是疏忽，而是它的目的不同。气论要说的是天人一贯，分账正是它要化掉的东西。本书分账，是为了能被判错。两者的目标不一样，评价也要分开。

◆ 七、中医：三者合看，与一处先在化

本章只谈看问题的视角，不作诊断，不给治疗建议。

中医是中华思想里把三种属性放得最齐的一处。体质，是病人身上的主体属性；病邪与药性，是客体属性；证候，是一场正邪相争的互动属性。

辨证论治看的不是病名，而是此刻这个人、这个邪、这场相争的样子。所以有“同病异治，异病同治”：同一个病，人不同、相争的样子不同，方子就不同。

《素问·评热病论》说“邪之所凑，其气必虚”。邪能凑上来，是因为正气虚了。

这句话把客体属性（邪）的作用，挂在主体属性（正气）与互动（凑）的关系上，三者缺一不可。用本书的式子，这正是“客体属性＝G（主体属性，互动属性）”：同一股邪，正气不虚的人身上不显。

药性也一样。地黄生用清热凉血，蒸制成熟地则补血滋阴。同一味药，经过炮制这一场互动，药性变了。配伍里的相须、相使、相畏、相杀，更是把药性写成了药与药之间的互动属性。

> **中医的炮制、配伍和辨证，已经把药效放进了关系里。**

那么中医的先在化在哪里？第 13 章已经点出：在“体质生来定型”这一读法上。

体质分类本来描述的是一个人反复显影的倾向。可是一旦写进量表、贴上标签，“我是某某体质”就容易被读成生来就有、终身不变〔待核〕。这是“状态—属性”阶梯上的一次封装，被误记成了出厂设置。

中医经典里有“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说法〔待核〕，正气是养出来的，经典本身并不主张体质天定。先在化发生在后来的读法里，不在辨证本身。

◆ 八、判表与可检验的一步

把各家并成一张表，账会清楚很多。

家	看见了什么	先在化了哪种属性	缺哪个创新	本书多走的一步如何检验
告子	性随决口而显	无（只押决口一角）	创新二（兼缺三：河床回写）	同一处反复决口之后，看下一次流向是否被先前冲出的河道牵住：回写方向可以事先写下（预言八的思路）
孟子	恻隐不待思量	主体属性（本心）	创新一	没有井边那一刻，恻隐不显：同一个人换掉场景与互动，看“本心”的读数是否跟着变
荀子	善是做出来的	客体属性（礼义定式）	创新一（兼缺二）	按三问选起点的一组与只从礼法一端起手的一组相比，看谁先见效（预言七）
老子	万物自己长	互动被记为客体的“自然”	创新一	记下毫末处那一拨由谁先动；拿掉这一拨，看“自然”还在不在
庄子	刀、牛、手纠缠	手艺被落款成神遇	创新三（阶梯为何能爬，没写成可照走的方法）	把“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拆成每一级的回写读数，看能不能照着走出来
朱熹	知识是改出来的	客体属性（理）	创新一	“用力之久”与“豁然贯通”之间，看主客矛盾是否先推动了互动的改变
王阳明	花的颜色一时明白	主体属性（良知）	创新一	“来看”这一场互动换了，看“明白起来”的是不是跟着换
张载、王夫之	性日生日成	三角收在“气”一个总名下	创新三（兼缺二）	分账之后按三问选起点，看是否比不分账的笼统调养见效快（预言七）
中医	体质、病邪、证候合看	体质被记成生来定型	创新一	调治方式大改之后，不用标准化问卷复测，看“体质”读数是否比同卷复测松动得更多

本书多走的一步，能不能被检验？可以挑一处最直接的。

中医已经承认证候随互动而变。本书再往前推一步，预言：调治方式（互动）大幅改变之后，若不用标准化问卷复测，“体质”这个主体属性的读数会比用同一份问卷复测时松动得更多。

这是第 49 章标准化预言在中医上的一个版本。如果体质读数在两种复测方式下一样稳，本书对“体质天定”的这一处判读就要收回〔待验〕。

◆ 九、破与立：本书从儒道中医拿走什么

结账之后，要说清楚本书拿走了什么，以免把这一章读成一份差评。

从告子拿走“决口”：属性随互动而显。从孟子拿走“水无有不下”：构成决定倾向。从荀子拿走“伪”：善可以做出来。从老子拿走“毫末处的手”：互动常常被记成主体。从庄子拿走“刀刃若新”：三者纠缠，可以一用十九年。

从朱熹拿走“用力之久”：回写要时间。从王阳明拿走“一时明白”：显影是一个时刻。从气论拿走“日生日成”：性每天在发生。从中医拿走“同病异治”：三角合看，按此刻下手。

本书在这些之上只加了三样东西：三种属性要分账（三方程），分账之后要知道从哪一角下手（六路径），下手之后要看回写往哪边走（三原理）。

中华思想看见了纠缠。本书试着把纠缠写成可以被判错的格式。

◆ 放回日子里

一个周六的早上，鲁长庚爬完岳麓山回来，小腿有点酸。鲁晓帆带他去社区中心隔壁的中医馆。

老大夫号完脉，说的不是“你体质差”，而是“这几天累着了，下山别走那么急”。

回家的路上，鲁长庚嘟囔：我腿力一直强的。鲁晓帆笑了：大夫没说你腿不行，他说的是“下山那一段走法”。

明天你可以试一件事。下一次你听到一句关于自己的“体质”“脾气”“天分”的话，问一句：这是说我这个人，还是说我和某样东西碰在一起的那一段？如果是后者，先改那一段。

带走的话 ：中华思想早就看见了三者合看；它停下的地方，是把纠缠又交还给一个主人。

> 本章判错句：如果能在儒、道、中医任一家的原典中找到三种属性分账、选择起点、追踪回写的完整格式，本章对该家所记缺口的判读即撤回。
>
> 下一章从哪里进：从中华走到今天的心理学实验室，看它怎样测“人格”与“创造力”，又怎样回应一篇把创造力从主体身上拿走的论文。

想一想 ：你身上有没有一个被说成“天生”的特点，其实只在某一类场合、某一种相处里才出现?

108

第 108 章

与心理学和创造力科学：一篇把创造力拿走的论文

心理学测了一百年“人有什么”，创造力科学测了七十年“谁有创造力”。最近一篇论文说：创造力不是主体的属性，是差异对其发生土壤的回写。本章先把公道给足心理学，再正面回应这篇论文。回应的要点只有一句：它测到的回写，正是本书两次回写中的第一次；它拒绝的三律，已经被它自己配成了可以测的样子。

◆ 一、心理学看见了什么

先说公道。

心理学最大的功劳，是让“人有什么”变得可以测。智力测验、人格量表、发散思维任务，都把一句模糊的“这孩子聪明”“那人有想法”，换成了可以重复、可以比较的读数。没有这一步，“属性是不是发生的”这个问题，连提都提不出来，因为没有读数可以拿来做方差分解。

人格心理学里的五大因素模型，在多个文化、多种语言里反复得到相近的结构（跨文化重复的具体研究）〔待核〕。这说明一件事：人的反复显影确实有稳定的倾向。本书不否认这一点。第 22 章的阶梯说的正是这个：状态反复显影、由特征律收口、经封装稳定，就成了属性。

所以心理学测到的稳定性是真的。你翻开自己小学的成绩单评语，大概也会认出今天的自己。本书要问的只是：这份稳定，是先在的，还是封装出来的？是人独有的，还是人、场合与相处一起稳住的？

◆ 二、心理学自己吵过的那一架

这个问题，心理学内部早就吵过。

1968 年，米歇尔（Walter Mischel）出版《人格与评估》（Personality and Assessment），大意是：人格特质对具体场合中行为的预测力，比人们以为的弱得多。这本书引发了延续多年的“人—情境之争”（争论中的具体相关系数）〔待核〕。

后来米歇尔与正田（Yuichi Shoda）提出“如果—那么”式的行为签名。大意是：一个人稳定的，不是“总是友善”，而是“如果被批评，那么退缩；如果被请教，那么热心”。稳定性落在人与情境的配对上。

更早，勒温（Kurt Lewin）写过一个式子：行为是人与环境的函数，B＝f(P,E)。

这几步，离本书已经很近。本书的三方程，可以看作勒温式子的一次展开：不只行为是人与环境的函数，“人的属性”本身也是客体属性与互动属性的函数；而且客体属性、互动属性也各自是另两者的函数。

> **勒温把人放在自变量的位置，本书把人的属性也放进因变量。**

你可以想一下：你在家里和在单位，是不是同一个“性格”？

这就是心理学停下的地方。它承认情境，却始终让“人”站在式子的右边当原料。主体属性中心主义在心理学里没有被推翻，只是被加了一个情境修正项。用本书的账：心理学有创新二的一半（主体属性受互动影响），缺创新一（属性从哪里来）。

第 48 号《三律心理学》已经从另一头走过这条路。它说心理不是主体的固有属性，主张用知格、意格、情格描述三律的运行状态，代替“智商、情商、意商”这类禀赋标签。本书第 39 章承接了这一判断。

◆ 三、创造力科学：供给、承认与保留

创造力研究从吉尔福特（J. P. Guilford）1950 年的美国心理学会主席演讲算起，大致走了三条路。

一条是库存的路。阿马比尔（Teresa Amabile）的成分模型说，创造力由领域技能、创造性过程、任务动机三种成分在个人内部汇合而成。斯滕伯格（Robert Sternberg）与鲁巴特（Todd Lubart）的投资理论列出六种资源，仍以个人为汇合点。

一条是裁决的路。契克森米哈赖（Mihaly Csikszentmihalyi）的系统模型说，创造力不在人的头脑里，而在个人、领域、场域三者的互动中，由场域的守门人选择哪些变异进入领域。

一条是保留的路。坎贝尔（Donald Campbell）与西蒙顿（Dean Keith Simonton）的盲变异—选择性保留，把创造写成变异加保留的累积。

三条路各有一份真。库存的路测到了供给端：有些人确实更常产出新东西。裁决的路测到了承认端：没有人接手，再新的东西也会消失。保留的路测到了累积：今天的新东西站在昨天的肩上。

用本书的三角看，三条路大致各押了一角（各家都有向别角让步的说法，这里只取其重心）。库存押主体属性，裁决押互动属性（人与守门人之间的往来），保留押客体属性（被保留下来的作品库）。这正好是单极中心主义的三型，在一个学科里排齐了；三条路的缺口，照第 48 章的三列记。第 40 章照 Fable 文的梳理，分的是库存、一刻（顿悟）、裁决三种做法；本章按三角的重心分，把“一刻”并进库存，把保留单列出来，两种分法看的是同一片地。

◆ 四、Fable 文说了什么

本书附带回应的论文，题为《创造力不是主体属性：差异对其发生土壤的回写》。它是一篇在 SDE 学派内部写成、却对 SDE 提出异议的论文，第 40 章已称

它 Fable 文，本章照用这个叫法。它由王德生博士提供（作者与成文时间）〔待核〕。它的承重命题是：

> 创造力不是主体的属性，也不是场域的裁决，而是差异对其自身发生土壤的回写。

它的意思，用一个画面说：一个作坊有一堆材料、技法、范例、工具，这堆东西叫“土壤”，决定了作坊此刻能做出什么。某天做出了一件不一样的东西，叫“差异”。差异有三种下场：被忘掉，被照抄，或者被回写。

被回写，指的是：作坊吸收了这件东西之后，开始做出以前不会做、也不是照抄它的新东西。Fable 文说，创造力就是这个回写的量。

它给了三个可以测的指数：回写度 R、负载 L、可指向度 P。它给了五格：常规、扩散、死巷新奇、创造、碎裂。它从三个条件导出三类衰退：缺料、停转、碎裂，并且指出三者的修复方向彼此相反。往一个停转的作坊里继续塞新点子，只会让它更停转。

如果你带过团队，这一句大概会让你想起某次“点子很多、什么都没变”的头脑风暴。

这些，本书第 40 章已经直接吸收（见第 40 章◆五、◆七）。本书认为，Fable 文是本书所读到的把“创造力不在人身上”说得最可测的一篇。

◆ 五、它对本书的三条批评

Fable 文对本书所在的框架（显露·差异序列·特征纠缠，本书常说“形状、路、土”）态度分三层：接受词汇，拒绝定位，修正类型学。接受的是词汇：差异就是本书的路，土壤就是本书的土，回写显出来的是形状（字母只在这里对照一次：路是 D，土是 E，形状是 S）。拒绝的有两条：三律在它的测量框架里没有独立的读数；说创造力是三律运行的“所得”，库存论就从后门回来了。修正的一条，是衰退要从缺料、停转两类补成三类，加上碎裂。

修正那一条，本书直接接受，第 40 章已用三类。拒绝的两条，第 40 章◆七、◆八已经回答过，下面两节只把要点收一收，篇幅留给第 40 章没做的那笔对账。

◆ 六、第一条回答：三律已经被它配对化了

Fable 文的三个回写条件是可指向、可走、可承受。第 40 章◆七已经逐条对过：可指向，是特征律落在“差异—土壤”配对上的读数；可走，是自由律的；可承受和承载窗，是幸福律的。缺料、停转、碎裂三类衰退，也各对上一律卡住。

> **Fable 文的可指向、可走、可承受，正是特征律、自由律、幸福律的配对化。**

所以第一条批评要改写：在 Fable 文之前，说三律没有读数是对的，本书照单认账；之后，三律有了配对形式的读数，读数是 Fable 文自己给的。三个对三个的配对，换别的三元组也配得上，所以这里说的只是“三律可以被读”，不是“三律另有预言”。

◆ 七、第二条回答：“所得”不是库存论的后门

第二条批评担心的是：说创造力是三律运行的“所得”，等于把创造力放回主体的口袋。第 40 章◆八的回答是：这个担心有一个前提，三律是主体的、在主体里面跑；本书不接受这个前提，因为三律跑起来不要“我”先亮。饿了而不知时，饥饿照样在发生（第 38 章）；心流正盛时，二号位（“正在”）最亮，“我”退场，差异序列照样在跑。意识没亮，不等于不在人身上；本书的意思是，结算的单位不是单个的人。

你自己也有过这种时候吗？做一件事做到忘了时间，回过神来才说“刚才那一下想得真好”。说“我”的那一刻，事情已经做完了。

再看“所得”二字。本书第 40 章的口径是：**所得在土壤里结算，属性在号位里结算**。所得先回写进土壤，作坊下一次能做的东西变了，这是第一次回写；在

某些时候、某些人身上，它又回写进号位，挂上“我的”：“我有创造力”，这是第二次回写。名字是回写的落点，不是产出的源头。后门没有开。

◆ 八、它的回写度，正是“回写”的一种测法

到这里，两边的关系可以说得很准。

Fable 文的回写度 R，测的是第一次回写：差异进入土壤之后，土壤的产出分布偏移了多少。本书完全同意这是创造力最该测的东西，也同意测它时不能用评审打分、不能用人格量表。

本书多走的一步，是第二次回写。Fable 文对它不感兴趣，因为它要把创造力从人身上拿走。本书对它感兴趣，因为“我有创造力”“我不是这块料”这两句话，正是在第二次回写里被写出来的。闵小满被老师说“不是学数学的料”，这句话本身就是一次第二次回写，而且是负向的。只测第一次回写，看不见这一刀。

还有一处分歧要说清。Fable 文把创造力放在“差异—土壤”配对上，这是一个以配对和窗口为空位的谓词（差异、土壤、窗口）。用本书的三角看，土壤偏客体一角，暴露与承接偏互动一角，产出者被放到了“供给端”。Fable 文自己说，主体是差异的产出者与土壤的承接者，只是不是创造力的承担者。

本书同意“不是承担者”，可是不同意把主体只留在供给端。按三方程，主体属性＝F（客体属性，互动属性）：产出者的能力本身，也是土壤与承接的函数，并且反过来设定土壤的阈值。Fable 文把一角从主人的位置上请下来，本书把三角都放回纠缠里。

最后，两边的生死线形状相近。Fable 文自己写明，它五条证伪条款中致命的是第三条：以回写度为因变量做方差分解，拿个人那一份去跟土壤、配对那两份加起来比，个人那一份稳定占上风，命题就放弃。本书的致命条款也押在方差分解上，比法却不同：放开轮里，个人主效应份额稳定过半，含个人的交互项份额又低于登记的下限 δ，并且在教育、健康、事业三个领域都复现，三样齐了全书才

放弃（见第 111 章）。两份命题各押一张表，表不是同一张；创造力在本书里只是一个属性。

◆ 九、一张结算表

按本编编首的体例，各家结三栏。

家	他看见了什么	缺哪个创新	本书多走的一步如何检验
人格特质论	人的反复显影有稳定倾向，可测、可重复	创新一：稳定倾向被当成人身上先在的原料	放开轮的方差分解：含个人的交互项份额是否不低于登记下限 δ（预言一）〔待验〕
交互论（勒温、米歇尔—正田）	稳定落在人与情境的配对上	创新二：人与情境仍是两个先给的变量，互动只成乘积项	同上；另看放开哪一角，名次就沿哪一角重排（第 109 章的交叉方向预言）〔待验〕
创造力库存论	供给端：有些人更常产出新东西	创新一	同一个人轮换几个班组，各段记回写度 R，看个人那一份与交互那一份谁大〔待验〕
创造力裁决论	承认端：没人接手，新东西会消失	创新二	同上
创造力保留论	累积：今天的新东西站在昨天的肩上	创新一	同上
Fable 文	第一次回写，回写度 R 可测	创新二：把主体从三角里拿出去，只留在供给端	第二次回写的读数：同一句“你有创造力”在所得进土之前说与之后说，长出能力还是标签（第 109 章的先后预言）〔待验〕

◆ 放回日子里

周日晚上，闵策在书房改一份流程方案，闵小满在旁边抄数学错题。

闵策问儿子：你们班谁最有创造力？闵小满想了想，说了一个同学的名字，又补一句：他想的题老师都没见过。

闵策说：那你下次看看，他想出来的那种做法，有没有别的同学拿去改着用，改出别的东西来。

你明天也可以这样问一次。别问“谁有创造力”，问“哪个做法被别人接过去，长出了别的东西”。前一问找一个主人，后一问找一次回写。

带走的话：创造力先回写进土，再回写进“我”；测第一次回写的人看见了土，本书还要看那一声“我”。

> 本章判错句：如果能证明三律只在三号位亮起（主体意识在场）时才运行（这一点眼下难以直接测，需靠行为读数，见第 112 章预言三、四），“所得不是库存”的回答即失效，本书须接受 Fable 文对定位的批评。
>
> 下一章从哪里进：心理学与创造力科学之外，还有几家离本书更近的交互论；下一章逐一划界，看本书能不能被它们还原。

想一想：你说一个人“有创造力”时，你看见的是他本人，还是他做的东西在别人手里长出的新东西？

109

第 109 章

与交互论划界：近邻全部到场，为什么仍拼不出本书

一位评审读完前面的章节，会问一句很硬的话：三种属性互为函数，这不就是班杜拉的三元交互论吗？倾向要靠伙伴才显，马丁说过；关系项不先于关系，巴拉德说过；人×任务的交互项，概化理论早就会算。

本章要交给你的判断是：**这四家，连同更近的凯利归因、能力—处理交互、可供性、互动论人格，各自拿走了本书的一块。八块拼在一起，仍然缺三样东西：属性回写进号位、挂上“它的”“我的”的那一场发生，两次回写的先后，标准化与不变性之间的换算。这三样带出八条区分预言，近邻合起来也给不全，所以本书不能还原成它们。**

◆ 一、那句很硬的话

先把质疑说足。

班杜拉（Albert Bandura）1978 年在《美国心理学家》上发表《交互决定论中的自我系统》，1986 年写成《思想与行动的社会基础》。他的说法是：个人因素、行为、环境三者互为因果，谁也不是唯一的起点（篇名与年份据通行文献，页码未核）〔待核〕。

马丁（C. B. Martin）1994 年写《倾向与条件句》，说倾向要有“互显伙伴”才显：盐的可溶要有水，水的能溶也要有盐。

巴拉德（Karen Barad）2007 年写《在半途与宇宙相遇》，用“内在作用”（intra-action）一词，主张关系项不先于关系，是在作用里才被切出来的。

克龙巴赫（Lee Cronbach）等人 1972 年写《行为测量的可靠性》，立了概化理论：一个分数可以分解成人、任务、评分者以及它们之间交互的方差。

把这四家摆在一起，评审的意思很清楚：三角互为函数，班杜拉有了；互相需要，马丁有了；没有先在的主人，巴拉德有了；交互项能算，克龙巴赫有了。本书还剩什么？

这句话值得认真回答，因为前面只在第 7 章点过马丁一家的名，没有正面划界。

◆ 二、什么叫“被还原”

先立一条标准，免得各说各话。

说某一家能把本书还原，要两件事都成立。第一，本书的每一句话都能翻成那一家的话，不丢东西。第二，在本书设计的每一个检验里，那一家给出的预言和本书一样。

反过来，说本书不可还原，只要找到一处：本书有一个变量，那一家没有，而且这个变量带出一条那一家不会给的预言。

有近邻，不等于被还原。近邻越多，越说明本书站在一条真问题上。要问的只是：近邻全部到场之后，还缺不缺东西。

下面一家一家看。每一家先说它拿走了本书哪一块，再说它缺哪一块，最后给一条能把两边分开的预言。

◆ 三、班杜拉：三个先在的角在互相推

班杜拉拿走的那一块：三角互为因果，没有唯一的起点。这一块本书全盘承认，第 42 章的三方程在形状上与它相近。

差别在于三个角是什么。

班杜拉的三角，是个人因素、行为、环境。这三样都是先在的项。个人因素里有信念、有预期，最出名的是自我效能：一个人相信自己做得成。它被当作一个原因，推着行为，行为再改环境，环境再回来改信念。

本书的三角，是三种属性：主体属性、客体属性、互动属性。它们都不是先在的项，是一场发生显成的。更要紧的是第一步：一样东西怎样被回写进号位、挂到“我”的名下（第 21 章）。

拿自我效能来说。在班杜拉那里，它是原因之一。在本书这里，它是一次结算的读数：一场做成，所得先在土壤里结算，后回写进号位，挂上“我的”，“我能”才亮起来（第 21、55 章）。自我效能是本书的输出，不是本书的输入。

本书能把班杜拉的“个人因素”生成出来；班杜拉却生不出本书的号位。他的式子里没有一个位置，记“这份本事挂在谁名下”这件事本身是怎样发生的。

还有一处。在班杜拉那里，行为是人的行为，它推环境，却不被当成一个自己带属性的承载者。本书的互动属性，是爬法的“省力”、讲法的“清楚”、配合的“顺”。它们有自己的值，并且会改坡的“陡”、改腿的“够”（第 43 章）。之字形爬法让同一段石阶从“上不去”变成“可以爬”（导言），这一笔账，班杜拉的三角里没有地方记。

> **能分开两边的预言：先后。**

班杜拉的掌握经验说：做成一次，自我效能就升一次。德韦克（Carol Dweck）一路的研究还发现，夸“你真聪明”会削弱孩子遇难题时的坚持；她的解释是孩子形成了“能力是固定的”信念（Mueller 与 Dweck 1998 年的实验）〔待核〕。两家都把账记在人的信念上。

本书多押一条：**同一句夸奖，先后不同，结果不同。**

设计要干净，两组只能差一样东西。

两组孩子都用叠纸法做出一道题，都把办法写下来，都教给同桌用一次。做成的次数一样，写和教一样，听到的话也一样，都是那句“你真聪明”。唯一的差别是这句话什么时候说。第一组，题一做出来，老师当场就说，然后再去写、去教。第二组，写完、教完、同桌用成了，第二天老师才说。

这样一来，班杜拉的四个来源在两组里一样多：成功经验一样，替代经验一样，言语劝说一样，情绪状态也没有理由不同。德韦克说的“夸聪明”两组也一样。两家都没有理由预言两组不同。

本书预言不同：第一组更容易长出标签，换一道结构不同的题时更容易放弃；第二组削弱小得多。理由是第 55 章的分叉：话先到，所得还没在土壤里结算，“聪明”就直接回写进号位、挂上了“我的”，长出的是标签；话后到，办法已经进了土，“聪明”挂在一个能用的办法上，长出的是能力。

所以这一条检验的只有一件事：**“聪明”回写进号位、挂上“我的”，是在土壤结算之前还是之后。** 这一步下面简称“挂名”：它就是第二次回写，把一份读数挂上“它的”“我的”。这是一条可以在一个年级里跑的检验，本书提出，未经实验，也不在第 112 章八条预注册之内〔待验〕。

◆ 四、马丁：伙伴到场，倾向才显

马丁拿走的那一块：互相需要。没有水，盐的可溶不显；没有盐，水的能溶也不显。这正是第 45 章“互相需要”的一种。

差别在两处。

第一处，倾向放在哪里。马丁的倾向是实在的，它在伙伴不在场时也在，属于承载者，伙伴只负责让它显出来。本书说，伙伴不在场时，承载者身上留下的是封装后的痕迹（第 22 章），是下一次更容易显成同一种属性的构成；属性本身只在三角里发生。构成决定倾向，侧重决定显成什么（第 22 章）。

第二处，更要紧：名字落在哪一方。马丁说互显伙伴是对称的，盐和水同样有份。可日常说法从来不对称：人说“盐可溶”，不说“水溶盐的本事”。为什么属性挂在盐上，不挂在水上？

马丁的理论对这件事没有说法。他只说两边都有倾向。

本书有说法：**属性落在没被标准化的那一方**。 化学课上，水是标准溶剂，被固定住、隐到背景里，变化的是被溶的东西，于是“可溶”挂在溶质名下。这是第 49 章标准化预言在命名上的一个推论。

> **能分开两边的预言：名字会迁移。**

换一种场合，把溶质固定、让溶剂变。比如油漆行里，固定一种污渍，试一排溶剂。本书预言：在这样的场合里，人会更多地说“这种溶剂溶解力强”，把属性挂到溶剂名下。

这在说法上可以测：设计两组材料，一组固定溶剂、换溶质，一组固定溶质、换溶剂，请受试者用自己的话描述结果，数属性被挂在哪一方。本书预言名字跟着“没被固定的一方”走；倾向实在论只说两边都有倾向，不预言名字会这样系统地迁移。本书提出，未经实验〔待验〕。

有人会说，这只是语用，只是说话习惯。本书的回答是：属性意识正是在这一层显影的（第 21 章），名字挂在哪一方，就是第二次回写（回写进号位，挂上“它的”）落在哪里。把它叫“只是语用”，等于先假定属性另有一个说法之外的主人，这一步正是第 14 章说的先在化。

◆ 五、巴拉德：关系项不先于关系

巴拉德拿走的那一块：没有先在的主人。本书把她看作最近的邻居。她说，在一次作用发生之前，没有现成的“这一方”和“那一方”；切口是在作用中被做出来的。这和本书“实体发生”的说法很近（第 16 章）。

差别在三处。

第一，切口由什么做出。巴拉德说切口由仪器做出：不同的测量装置，切出不同的现象。本书说，切口由号位侧重做出：一号位侧重显影，显成“它”；三号位侧重显影，显成“我”。切在哪里，取决于哪个号位亮、哪一维侧重、落在哪一界（第 15 章）。她的仪器站在客体一侧；“我的”是怎样亮起来的，她没有问。

第二，切口之后的账。巴拉德没有三方程，没有两次回写，没有标准化与不变性的换算，也没有四种结局。切口切出来之后，三方怎样互相改写、往哪个方向回写，她不记。

第三，可不可以错。巴拉德的框架，对任何一次方差分解的结果都能接受：个人方差大，是一种切法；小，是另一种切法。本书不行。放开轮里，若个人主效应份额稳定过半、含个人的交互项低于登记下限，并在三个领域复现，本书放弃（第 49、111 章）。

光说“本书可以错、她的框架不会错”，只分开了可证伪性，还没分开内容。内容上的区分，落在“我的”这一笔。

能分开两边的预言：仪器不动，“我的”会撤。

橡胶手实验里，桌上的东西一样不变：假手、隔板、刷子，都是同一套。变的只有刷的节奏：同步刷，受试者觉得假手是“我的手”；改成不同步，几十秒内，“我的”撤掉（第 63 章、第 112 章预言五）。

按巴拉德，切口由仪器做出；仪器不变，切法不变。她的框架里，没有一个变量记“这一块被挂在‘我’名下多久、何时撤”。本书说，这个“我的”是一次挂名，即回写进号位、挂上“我的”的那一次结算，跟着互动属性（同步）走，不跟着仪器走。本书预言：仪器全同，只改互动的节奏，“我的”随之亮、随之撤，撤的时间可以事先登记。同步一断“我的”即撤，是已知现象，也是第 112 章已登记的预言五；撤的时程事先登记这一条，是本书提出，不在八条预注册之内〔待验〕。

◆ 六、概化理论：本书借来的量尺

概化理论拿走的那一块：交互项能算。本书的纠缠度、致命条款、标准化预言，用的正是这一类方差分解（第 49 章）。这把尺子是借来的，本书照实说。

差别在于把哪一项当成信号。

概化理论定义一个“全域分数”：一个人在所有允许条件下的平均表现。它把这个分数当作要测的东西，把人×任务、人×评分者的交互当作误差，要靠多加任务、多加评分者把它平均掉。用本书的话说，这是方法层面的先在化：先假定人身上有一个分数，再把三角里的其余部分当作噪声。

本书把这一步倒过来。含个人的交互项，就是属性的一部分，不是噪声。人的主效应是封装后的读数，是交互稳定下来的结果（第 22、49 章）。

> **能分开两边的预言：交叉有方向。**

在概化理论里，交互项是误差，误差没有结构。放开条件之后，名次会乱一些，但乱是随机的，不同批次的交叉方向不必相同。

本书预言名次交叉有方向，而且可以事先写出来：放开的是哪一角，名次就沿那一角重排。

放开做法（允许各人用自己的方法），先前靠标准程序拿高分、而少有自创做法的人，名次下降；放开客体（换成没见过的题型），先前靠熟悉题型拿分的人，名次下降。按三角卡写下每一角放开后谁升谁降，然后跑。

若交叉方向与事先写下的不符，或在两批之间方向相反，本书这一处收回，交互项回到“无结构的误差”（第 112 章预言一、二的思路）〔待验〕。

◆ 七、更近的四家：凯利、能力—处理交互、可供性、互动论人格

上面四家之外，还有四家离本书更近。不点名，前面几条预言就可能被它们接过去。

凯利的归因理论。 凯利（Harold Kelley）1967 年提出共变原则：人把一个结果归给与它一起变的那个因素（篇名《社会心理学中的归因理论》，页码未核）〔待核〕。后来的因果选择研究也说，人在许多条件里挑那个“不寻常”的当原因。这几乎就是第四节的名字迁移：固定的一方隐去，变的一方得名。

本书承认，名字迁移这一条，归因理论也能预言。分开两边的，是迁移的快慢。

凯利的共变看的是眼前这批观察：换了固定方，看够几次，归因就跟着换。本书说，挂名是第二次回写，回写之后要封装（第 22 章）；被当作“标准”的一方，当得越久，封装越深，名字迁回来越慢。

> **能分开两边的预言：迁移有滞后，滞后随“当标准的年头”变长。**

找两群人：一群天天以水为标准溶剂（如化学实验员），一群很少接触这种设定。给两群人看同样多次“固定溶质、换溶剂”的结果。本书预言：前一群的名字迁移明显更慢，即使两群看到的共变证据一样多。共变原则只看证据，不预言这一条。本书提出，不在八条预注册之内〔待验〕。

能力—处理交互。 克龙巴赫与斯诺（Richard Snow）1977 年整理了一大批研究：同一种教法，对不同能力的学生效果不同，有时方向相反（书名《能力与教学方法》，页码未核）〔待核〕。这就是有方向的名次交叉，第六节的预言它们早已看见一半。

差别在于“能力”放在哪一边。能力—处理交互里，能力是事先测好的调节变量：先测一次，再看它和教法怎样交互。本书说，能力本身是三角的输出，一段教法用下来，它会被回写。

> **能分开两边的预言：调节变量会被处理改写。**

在交互研究里，处理结束后重测一次“能力”。本书预言：重测的能力分数，会朝着与这段教法相合的方向移动；而且移动幅度，可以用处理期间的互动

属性读数（比如来回次数、卡住后被接住的次数）预测。把能力当作稳定调节变量的读法，不预言这种系统移动。本书提出，不在八条预注册之内〔待验〕。

吉布森的可供性。 吉布森（James Gibson）说，台阶“可登”不在台阶上，也不在人身上，在两者的配合里。沃伦（William Warren）1984 年测过：台阶高度与腿长之比到了某个值，人就从“能迈上去”转为“得手脚并用”（第 7 章）。这离本书的“陡”只差一步。

差的这一步，是第三角。可供性用的是身体尺度的比值：人的腿，台阶的高。爬法不在式子里。本书说，坡的“陡”是 G（腿力，爬法），爬法是一角，而且会把账回写到另外两角。

> **能分开两边的预言：同一比值下，换爬法，两角一起改。**

台阶与腿长之比不变，教一种新的爬法（侧身、借扶手的节奏），本书预言三件事一起变：判断“能迈上去”的临界比移动；受试者说台阶“不那么陡”；受试者自评的腿力也上升。可供性理论会接受第一件，说那是换了动作就换了可供性；后两件，一件改客体的说法，一件改“我的”，它不预言。本书提出，不在八条预注册之内〔待验〕。

互动论人格。 马格努森（David Magnusson）与恩德勒（Norman Endler）1977 年主编《十字路口的人格》，主张行为来自人与情境的持续交互；米歇尔与正田 1995 年把它写成“认知—情感人格系统”，稳定的是“如果—那么”签名（第 108 章）。

差别在签名归谁。这一派把签名放在人的系统里：情境只是被编码的输入。本书说，签名的“如果”一侧，也有自己的属性，并且被对方的做法改写。

> **能分开两边的预言：情境类型不变，只换对方的做法，签名就变。**

同一个学生，在“被批评”这一类情境里退缩。情境类型固定为“被批评”，只换批评者的做法（先问再说，或先说再问），本书预言他的“如果被批

评，那么退缩”会松动，而且松动随做法的累计次数增长。签名理论会说情境被编码得不同了；本书的回答是：被重新编码的，正是互动属性回写到主体那一角。本书提出，不在八条预注册之内〔待验〕。

这四家，本书都欠它们一份情。它们离得这样近，本书的三样东西才更要说清。

◆ 八、八家拼起来，还缺什么

把八家放在一张表上。

近邻	他看见了什么	缺哪个创新	缺的那一块	本书多走的一步如何检验
班杜拉	三角互为因果	创新一（兼缺二）：自我效能被当成输入，本书视为输出	号位：属性怎样回写进号位、挂到“我”名下；互动属性的承载	写与教都一样，只差夸奖先后，结果不同〔待验〕
马丁	互相需要	创新一：倾向实在、属于承载者	名字落在哪一方	固定的一方换了，名字跟着迁移〔待验〕
巴拉德	没有先在的主人	创新三（兼缺一后半：号位）	切口之后的账；“我的”跟什么走	仪器不动，只改同步，“我的”会撤，撤的时程可事先登记〔待验〕
概化理论	交互项能算	创新一：先假定人身上有一个全域分数	交互是信号，不是误差	名次交叉有方向，可事先写出〔待验〕
凯利归因	名字归给变的一方	创新一：结果被归给一个先在的原因，挂名只当作推断	封装：当标准越久，名字越难迁走	证据一样多，迁移快慢随“当标准的年头”而变〔待验〕
能力—处理交互	交叉有方向	创新一：能力是事先测好的调节变量	能力也是输出	处理之后重测，能力朝与处理相合的方向移〔待验〕
可供性	属性在配合里	创新二：只看身体与环境两角，做法不在式子里	第三角：做法，及其回写	同一比值下换爬法，“陡”与“我的腿力”一起变〔待验〕
互动论人格	稳定在“如果—那么”	创新二：人与情境仍是两个先给的变量，签名放在人的系统里	签名的“如果”一侧也被改写	情境类型不变，只换对方做法，签名松动〔待验〕

现在把八块拼起来，假装组成一个“综合交互论”。它的内容是：三角互为因果，互相需要，没有先在主人，交互项能算，名字归给变的一方，交叉有方向，属性在配合里，稳定在签名上。

它仍然给不出三件事。

第一件，号位。 八家都没有一个变量记挂名本身怎样发生、何时撤、撤得多慢。凯利讲归给谁，不讲归了之后怎样封装；巴拉德讲切口，不讲“我的”。本书把挂名当作第二次回写（回写进号位，挂上“它的”“我的”），由它推出三条预言：名字迁移、迁移滞后、仪器不动而“我的”会撤。

第二件，两次回写的先后。 八家都只有一种回写，或者没有回写。班杜拉的回写进信念，德韦克的进心态，能力—处理交互把能力当作事先的调节变量。本书有两次：先进土壤，再进号位，先后决定长出的是能力还是标签；能力本身也被回写。夸奖先后的预言、调节变量被改写的预言，只能从这里推出。

第三件，标准化与不变性的换算。 马丁把不变归给承载者的实在倾向，概化理论把变动当成误差，可供性把它写成一个身体比值。只有本书说：显得不变，是因为另两角被标准化了；放开哪一角，交互项就沿哪一角回来，而且会回写到另外两角。名次交叉有方向、换爬法两角一起改，这两条只能从这里推出。

三样东西，八条区分预言。每一条都至少有一家近邻给不出；把八家合在一起，也给不全。这就是本书说“不可还原”的全部意思。

要交代一句：这八条区分预言都不在第 112 章八条预注册之内，眼下都是〔待验〕。巴拉德一节借用的“同步一断，‘我的’即撤”本身是已登记的预言五，本章另押的只是撤的时程。开跑之前，这八条须照附录 H 的四格（预言、可观察量、判负、退让）补登，才算数。

◆ 九、这一判断可以怎样被推翻

不可还原，不等于已经被证实。这一章的判断，押在这几条预言上，倒下哪一条，就收回哪一块。

夸奖先后预言倒下，即写与教都一样时两组损伤相同，两次回写的分叉就降为德韦克心态论的一个说法，创新一的后半段收窄。

名字迁移与迁移滞后两条都倒下，即名字不随固定方迁移，或迁移快慢与当标准的年头无关。那样，号位就降为凯利归因加语用的描写，“挂名是第二次回写”这一说收回。

仪器不动而“我的”会撤这一条，若撤的时程被证明可以由仪器读法完全预测，巴拉德一节收回。

名次交叉方向、能力重测、换爬法三条都倒下，即交叉随机、能力不被处理改写、换爬法只改临界比。那样，交互项就回到误差或身体比值，标准化预言只剩一半。

全部倒下，本书就可以还原成“综合交互论”，创新一与创新二退为术语的整理。这一句写在这里，供以后的人来查。

◆ 放回日子里

周三晚上，闵小满做出了一道几何题。他用的是外公教的笨办法：把纸对折，看两条边重不重。

闵策正要开口夸，想起这一章，把话咽了回去。他说：你把这个办法写下来，明天讲给同桌听，看他用不用得上。

第二天放学，小满说同桌用这个办法做出了另一道题。闵策这才说：“你这脑子，挺灵。”

同一句话，晚说了一天。晚的这一天，办法先进了土：写下来，被别人用过一次。话后到，落在一个已经能用的办法上。

你明天也可以试一次。下回想夸人“聪明”“能干”之前，先问一句：这次做成的办法，留下来了没有，有没有人接过去用？留下来了，再夸。

带走的话：近邻再多，只要有一条预言它们给不出，本书就没有被还原；它押上的，就是这几条预言。

本章判错句：写与教都一样、只差先后的夸奖，对孩子换题后的坚持影响无差别；属性的名字不随固定方迁移，或迁移快慢与当标准的年头无关；放开条件后名次交叉没有可事先写出的方向，处理后重测的能力不动，换爬法只改临界比。全中，本书可还原为综合交互论，创新一、二退为术语整理。

下一章从哪里进：本章用八条区分预言立住了“不可还原”；第十五编把本书自己放上判负台，先排掉循环定义的风险。

想一想：你最近一次被人夸“聪明”，是在你把事情做成、做法留下来之后，还是之前？那句话后来长成了什么？

◆ 本编总账

第十四编七章，把本书与两千五百年的对手一家一家结了账。

看见清单。束理论看见了没有底下的支撑者；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看见了属性要有挂处，康德还看见了挂处不可知；现象学看见了显影，过程哲学看见了生成。佛家看见了无自性；儒、道、中医看见了三者合看、随互动而显；心理学看见了稳定倾向与情境，创造力科学看见了供给、承认、保留，Fable　文看见了回写。

最近的八家近邻，三元交互论、互显伙伴、内在作用、概化理论、凯利归因、能力—处理交互、可供性、互动论人格，分别看见了三角互为因果、互相需要、没有先在的主人、交互项可算、名字归给变的一方、交叉有方向、属性在配合里、稳定在签名上。

收回清单。几乎每一家都在最后一步把看见的东西交还给一个主人：交给实体、交给物自体、交给主体、交给“间”、交给本心、交给理、交给良知、交给“体质”、交给人格、交给全域分数。佛家不交；它立的是“能破”这一种本事，不立三角，缺的是创新三。Fable 文不交给人，交给了“差异—土壤”配对，

三角中仍少了一角。最近的几家近邻不交给主人，却也不记名字挂在哪一方、不分两次回写、不做标准化的换算。

本书在每一家的停点上只多走了三步：属性从哪里来（创新一），三种属性是什么关系（创新二），从哪里切入、怎样推进（创新三）。每一步，本编都配了一个可以把它判错的读数；第 109 章另给出八条近邻合起来也给不全的区分预言，不在八条预注册之内〔待验〕。

> **账结完了，剩下的只有一件事：把本书自己放上判负台，看它会怎样死。**



第 十 五 编

判负与真跑：一本书先写好自己怎样死

编 首

上部两编和第十四编一直在给别人结账。亚里士多德把属性交给了实体，王阳明交给了良知，心理学交给了人格。这一编把账本翻过来，记本书自己。

你可以想一想：一个说“属性没有独自的主人”的理论，如果给自己找了一个永远不会错的主人，会怎样？比如“纠缠”两个字。那它就犯了它指控别人的同一个错。

这一编四章。第 110 章排除循环：本书的定义有六处可能绕回自己，逐一拆开；再把“属性”改写为三元谓词，并给这种改写立规矩。第 111 章按三大创新分列证伪条款，写明每一条倒下后命题退到哪里，并单列致命条款。第 112 章预注册八条预言。第 113 章自认最弱处，写下本书的三种死法。

> **前面几编拆的是别人的先在化，这一编要防本书把“纠缠”先在化。**

110

第 110 章

循环排除与三元谓词：别让“纠缠”成了新的主人

一个理论最容易死在自己手里的方式，是定义绕回自己：用 A 解释 B，再用 B 解释 A，于是什么都对。本章把本书六处可能的循环一一拆开。再说清“属性是三元谓词”这一改写的边界：它能化掉一批假反例，也可能被滥用成逃生门，所以要立规矩。

◆ 一、为什么先查循环

先看一个画面。

鲁长庚说“我的腿力强大”。本书说：腿力＝F（坡，爬法）。有人追问：你怎么知道坡陡？本书答：腿力不够的人爬着吃力。再追问：你怎么知道他腿力不够？本书答：坡陡，他爬得吃力。

这一圈转下来，三种属性互相解释，没有一个读数站在圈外。这样的理论永远不会错，所以也什么都没说。

第 108 章回应的 Fable 文，在提出“创造力是回写”之后，先排除了五处循环。本书照这个做法走一遍，而且多查一处，因为本书的圈比它大：它只有差异与土壤两端，本书有主体、客体、互动三角。

排除循环的总办法只有两条。一条是时间单向：任一时刻的定义，只引用更早的时刻。一条是读数独立：每一种属性，都要有一个不经另两种属性定义的测法。下面六处，都用这两条去拆。

◆ 二、第一处：三方程互相定义

风险：主体属性＝F（客体属性，互动属性），客体属性＝G（主体属性，互动属性），互动属性＝H（主体属性，客体属性）。三个式子互为自变量，看上去是一个圆。

排除办法：三方程是关于读数的关系，不是关于定义的关系。

每一种属性，先各自有一个独立读数。坡的陡，用坡度仪测，读数是度数。爬法，用步频、步幅和路线记录测，读数是每分钟步数与路线形状。腿力，用平地上的固定负重深蹲测，读数是次数。三个读数都不需要知道另两个是多少。要注意，这三个读数本身都是标准化下的读数：它们打破的是定义上的圈，不等于说腿力就是深蹲次数。

然后三方程说的是：固定其中一个读数，改另一个，第三个读数会变。这就是第 51 章说的可测形式。式子之间互为自变量，可是每一次测量都在某一时刻固定了两项、只动一项。圈在时间上被切开了。

◆ 三、第二处：用共变定义纠缠，再用纠缠解释共变

风险：本书说三种属性“互相关联”，检验是共变。如果看到共变就说“这是纠缠”，再用“纠缠”去解释为什么共变，就绕回去了。

排除办法：四个“互相”用四种不同的操作检验，彼此不能代替。

互相关联看共变；互相需要看抽离，抽掉一种，另两种是否显不出来；互为条件看阈值位移，一种属性的阈值是否随另两种移动；互相影响看干预追踪，改一种，另两种是否在时间上跟着变。

> **本书只在四种检验中至少有抽离或干预追踪一项成立时，才说“纠缠”。**

单有共变，只记作“相关”。这条规矩让“纠缠”不能靠共变一项自证，因为抽离和干预都要在时间上先动手、后读数。

拿鲁长庚走一遍。他爬得越轻松，嘴上说的“腿力强”越多，这是共变，只记“相关”。抽离：让他在跑步机上以同样坡度走，没有台阶、没有山路的起伏，看“腿力强”这句话还会不会出现。干预：只改他的爬法，比如让他把走了快二十年的之字形换回直上，坡不变、训练不变，看两周后他对自己腿力的评价与平地深蹲读数各动多少。

两项里有一项给出预测之外的结果，“纠缠”就要降级。比如换了爬法两周，他对坡的评价变了，对自己腿力的评价、深蹲次数都纹丝不动，那么在这一个三角里，本书只能说“互动影响客体”，不能说三者纠缠。

◆ 四、第三处：任何稳定都说成“被标准化了”

风险：标准化预言说，属性显得不变的地方，正是另两种属性被标准化固定住的地方。如果遇到任何稳定的属性，都事后去找一个“标准化”来解释，这条预言就永远不会错。

排除办法：标准化要先认定，再看稳定。

认定标准化，只看测量程序本身的记录：主体是否被换成了仪器或固定评分者，互动是否被换成了固定程序、固定指导语、固定时长。这份记录在看读数之前就写下，并且由不知道读数的人来写。凡写不进这样一份记录的稳定，比如数学教育训练出来的相近、定义系统里的钉死，可以拿来解释，但不算这条预言的标准化，不计入检验。

然后预言才去看：标准化程度高的测法，稳定性是否更高；撤掉标准化之后，稳定性是否下降。如果找到一种属性，在主体与互动都大幅变化、又没有任何标准化记录时仍然不变，就照标准化预言的判负口径办：创新二收窄。

◆ 五、第四处：回写方向事后说

风险：原理三说，客体属性与互动属性矛盾，推动主体属性改变，分叉在回写方向：可能回写出新能力，也可能回写出“我笨”。如果结果出来是新能力，

就说“往这边回写了”；结果是“我笨”，就说“往那边回写了”。两头都对，等于没说。

排除办法：回写方向必须事先预测，依据写在结果之前。

本书在第 55 章给出的分叉口径是：新能力是所得先在土壤里结算、后在号位里留名；标签是矛盾不经土壤，直接在号位里结算。

往哪边走，事先登记两个读数，就是附录 H 第八条的两项：替代互动是否在场，也就是有没有另一条打交道的路，让他有一次“通”；负面标签是否先到，也就是在任何一次做通之前，现成的标签有没有抢先挂上来。第 55 章另记的一项，回写之前有没有人来得及插一句，只作辅助观察，不在登记之内。闵小满卡在一道一次函数图像题上。如果这时骆一鸣老师换了一种讲法（替代互动在场），而“不是学数学的料”这个标签还没被说出口，预测回写偏向新能力。反过来，替代互动不在场而标签已到，预测偏向“我笨”。其余两个混合格，要在预测写下时一并写明偏向哪边，不留到结果之后。

这两个条件在结果之前就能记录。预测写下之后，再看回写往哪边走。第 112 章第八条预言就是这一条的检验。

◆ 六、第五处：见效就说起点选对了

风险：六路径说，起点由任务 DNA 决定。如果某次干预见效，就说“起点选对了”；不见效，就说“任务 DNA 读错了”。这又是一个永远不会错的圈。

排除办法有三步。

第一，任务 DNA 的三问（哪一角最松？哪一角的回写最快被看见？哪一角被先在化得最深？）在干预之前回答，答案写下来。第二，回答的人与评估效果的人分开，评估者不知道选了哪条路径。第三，必须有对照：同样的问题，随机选一个起点，或者按习惯从主体起手。

只有在这三步都做了之后，“按任务 DNA 选的起点比随意起点见效快”才是一个可以错的主张。

◆ 七、第六处：用“我”去测“我”何时亮

风险：本书说“我”最后才亮，三号位显影晚于一号位、二号位。可是测量“我”是否亮起，最常用的是自述，而自述本身就是一次三号位显影。用“我”去测“我”，读数会被测法污染：一问“你此刻意识到自己了吗”，“我”就亮了。

这一处本书不能完全排除，只能缩小。

办法一，用不带“我”的探针。经验取样时，不问“你在想自己吗”，只问“此刻最清楚的是什么”，让被试自由填写。

事后由不知道假设的人编码：答案是一个物（客体那一位），一个正在做的动作（互动那一位），还是一个关于自己的判断（“我”那一位）。办法二，用行为时间戳。比如婴儿镜像自我识别的出现时间，可以拿来对照客体恒存、联合注意等出现时间〔各发展里程碑的具体月龄待核〕。

剩下的那一点污染，第 113 章会把它列为本书的弱处之一。

◆ 八、三元谓词：属性的元数

现在说本章的第二件事。

日常语言里，属性是一元谓词：“石头是硬的”，硬（石头）。一个空位，填一个主人。两千五百年的实体论，都站在这个语法上。

本书的主张，改写成谓词，至少是三元：硬（石头，敲它的手或仪器，敲的方式）。也就是属性（客体，主体，互动）。再加上一个时间索引，因为属性在阶梯上有前后。第 108 章回应的 Fable 文也做过相似的区分，它说“新奇”是一元谓词，“创造”是三元谓词（差异，土壤，窗口）。两者的空位不同：它是差异、土壤、窗口，本书是客体、主体、互动，再加时间索引。

> **属性在语法上是一元的，在发生上是三元的。**

这个改写能化掉一批看上去的反例。“没人敲的时候石头也硬”，改写成：“在标准化的敲法与仪器下，石头的硬度读数稳定”。它不再是本书的反例，而正是标准化预言说会出现的情况。

◆ 九、给改写立规矩

可是这个改写最危险。

任何一个反例，只要说“你忘了另两个空位”，就能被化掉。这样一来，三元谓词就成了本书的逃生门，“纠缠”成了一个永远在场、永远不会错的新主人。本书指控别人把发生记成先在，自己也就把纠缠记成了先在。

所以立一条规矩：**改写只在另两个空位都能指出一个独立读数时才允许**。

“石头没人敲也硬”，能指出的读数是：硬度计的型号、压头、加载程序。指得出，改写允许。

为什么这条规矩管用？因为它把举证责任放回了本书身上。反驳者只需要说“石头就是硬的”，本书却要拿出仪器、程序、换掉它们之后的预计读数。举证不出，本书认输。“他天生聪明”，若改写为“聪明（他，题，课堂）”，就要拿出题的读数与课堂互动的读数，并且要能说出改变它们时，预计聪明的读数往哪边动、动多少。指不出，改写不许，这个反例原样记在本书的账上。

这条规矩让三元谓词只能用于有读数的地方。没有读数的地方，本书不说话。

要老实说一句：这是把本体论的话降成了操作的话。“没人敲也硬”的反事实问题，被换成了“硬度计下的硬”。判词“属性没有独自的主人”因此是本书押在读数上的一个主张，不是对读数之外的断言；读数之外，本书不替它作证。

◆ 十、排完之后还剩什么

六处查完，可以列一张小账。

循环处	排除办法	排除程度
三方程互相定义	各自独立读数，固定两项动一项	完全
共变自证纠缠	至少抽离或干预一项成立才说“纠缠”	完全
稳定都说成标准化	标准化记录先于读数、由盲者记录	完全
回写方向事后说	分叉条件先记录，再看结果	完全
见效就说起点对	三问先答、评估者盲、设对照	完全
用“我”测“我”	不带“我”的探针、行为时间戳	部分

前五处的办法有一个共同点：都把“先说”和“后看”在时间上分开。这正是三原理反复说的时序：先有矛盾，后有改变，再有回写。排除循环，用的就是本书自己的时序。

第六处排不干净，原因也在本书自己身上。本书说“我”是回写的落点。那么任何要“我”开口的测量，本身就是一次回写。测量工具与被测对象同属一类，这在物理学的测量问题里也出现过，本书不假装自己能绕过它。

你会发现，一个理论查循环的方式，往往暴露它真正相信什么。本书相信时序，所以用时序切圈；本书承认“我”是回写，所以承认测“我”的那一处切不干净。

◆ 放回日子里

晚饭后，闵小满拿着一张数学小测来找外公，说：老师说我粗心。

鲁长庚当了一辈子钳工，问了两句话：哪道题错的？那会儿你在干什么？

一问才知道，错的都是最后三题，那时候离收卷只剩五分钟，前桌在翻卷子。

明天你可以照这样做一次。听到一句“他就是粗心”“我就是笨”，别急着反驳，先把另两个空位填上：是哪道题，是什么时候、什么样的场面。填得出读数，再谈它是谁的；填不出，先别下判断。

带走的话：说一个属性是谁的之前，先把另两个空位填上读数；填不出，就先别说。

> 本章判错句：如果本书在任何一处只用共变就宣称“纠缠”，或在另两个空位指不出读数时仍用三元改写化掉反例，本章的循环排除就失效。
>
> 下一章从哪里进：圈切开了，下一章把能让本书收窄的条款按三大创新一条条列出来，再单列那一条会让全书放弃的致命条款。

想一想：你最近一次说别人“就是那样的人”，那句话的另两个空位，你能填出什么？

111

第 111 章

证伪条款与致命条款：每一条倒下，命题退到哪里

一个理论列证伪条款，最常见的毛病有两种：一种是只列不会发生的条件，一种是列了之后不说倒下会怎样。后一种更隐蔽：被驳倒一条就退一步，再驳一条再退一步，永远不死。本章按三大创新分列条款，每条写明倒下之后命题收窄到哪里，再把全书唯一的致命条款单独立出。

◆ 一、先说规矩：独立、可读、会退

鲁长庚在机械厂验零件，先看图纸上的公差：差多少还能返修，差多少直接报废。他说，图纸上不写报废线，一个零件就永远“差一点”，永远在修，永远交不了。

本章的条款守三条规矩。

第一，独立。每一条针对命题的一根柱子，一条倒下，不牵连别的条款。这样读者知道，打掉的是哪一根，而不是整本书一起糊掉。

第二，可读。每一条都要写出可观察量，写出阈值。阈值有些已能给数字，有些只能给方向，给不出数字的地方标〔待验〕，并说明数字要在真跑之前预先登记。

第三，会退。每一条倒下之后，本书要说清剩下什么。第 108 章讲过的 Fable 文这样做过：它五条条款中，四条是局部的，一条是致命的，并且明说“命题的生死系于这一条”。本书照样做。

下面先列创新一的三条，再列创新二的三条，再列创新三的三条，最后单列致命条款。

◆ 二、创新一·第一条：先在属性

柱子：属性是发生的：某维侧重的发生与号位显影同时发生，一个乘号连着两边，一起经封装、回写，才挂上“它的”“我的”。

条款：找到一种属性，在一个人或一样东西身上，在它与任何客体、任何互动接触之前，就已经能被独立读出。并且，此后所有接触都不改变它的读数。那么这根柱子在这一属性上倒下。

怎样算“接触之前就能读出”？必须是不经任何互动的读数。基因序列算不算？本书的回答是：基因序列是聚合体构成的读数，不是属性的读数。本书在第16 章说过，构成决定倾向，侧重决定显成什么。只有当一种属性的读数可以完全由构成读数预测，而且在所有已知的客体与互动变化下都不动，条款才成立。

倒下之后：创新一收窄为“大多数属性是发生的”，并承认存在一类“构成直出属性”。本书要把这一类单列出来，并在三族属性表中给它一个位置。

◆ 三、创新一·第二条：阶梯的顺序

柱子：属性意识沿阶梯出现：不显，到状态显影，到反复显影、由特征律收口、经封装稳定成属性。

条款：在追踪研究中，“我是一个粗心的人”这类属性陈述，系统地出现在对应的状态陈述（“我刚才看错了”）之前，而且不是由他人先告诉他的。那么阶梯的顺序倒下。

例：一个孩子从未有过“这题我做不出来”的经历，却先自发说出“我数学不好”，而且这句话不是听来的。如果这种情况是常态，阶梯就错了。

这一条有个陷阱要堵住。孩子从老师、父母那里先听到属性标签，再去对号入座，这不算反例，这正是第 69 章说的标签回写。条款只算“自发的、无人先说的”属性陈述。

倒下之后：创新一退为“属性发生说”，去掉“阶梯”这一层。属性仍是发生的，但从状态到属性的路径不止一条，本书须给出第二条路径的机制。

◆ 四、创新一·第三条：两层之分

柱子：只有发生层与意识层两层；发生层的运行可以不被显影，属性的发生与号位显影一起发生、互为条件，回写挂钩，成为属性意识。主体在，主体意识可以不在（饿了而不知）。

条款：所有可测的“饥饿发生”读数（血糖、胃部收缩等〔具体生理指标待核〕），都与“我饿了”的报告严格同时出现。在任何专注任务中，都找不到“发生在、显影不在”的时间窗。那么两层之分倒下。

倒下之后：本书退回一层论：属性发生与属性意识是同一件事。这时“阶梯”的第一级“不显”要删掉，号位显影理论要重写。这一条对卷一的冲击很大，可是它仍不是致命的，因为三种属性的纠缠（创新二）不依赖两层之分。

◆ 五、创新二·第一条：抽离

柱子：三种属性互相需要，缺一种，另两种显不出来。

条款：找到一种主体属性，在客体被抽掉（没有坡）、或互动被抽掉（不爬）之后，它的读数和它的意识都照旧显现。而且，不是靠记忆或标准化测验撑着。那么“互相需要”在这一属性上倒下。

头号案例本身就是这一条的试金石。平地上走一辈子，“我的腿力强大”这句话出不出现？本书说不出现。如果大样本调查发现，从未爬过坡、从未负重的人，同样频繁而自发地说“我腿力强”，本书在这个案例上就错了。

倒下之后：创新二从“四个互相”退为“三个互相”：保留关联、互为条件、互相影响，去掉互相需要。纠缠仍在，但三角不再是缺一不可。

◆ 六、创新二·第二条：标准化预言

柱子：属性显得不变的地方，正是另两种属性被标准化固定住的地方。

条款：本书与实在论对主体、客体的主效应没有分歧，两方都预言：不同的人、不同的东西，读数不同。分歧只在一处：同一批对象在放开轮（主体与做法在事先登记的日常范围内变化，无统一程序）里，人×客体与人×做法的交互项份额。实在论预言它接近零；本书预言它不低于事先登记的下限 δ，而在标准化轮里降到 δ 以下。δ 与范围须在开跑前登记，由不知假设的人记录。撤掉标准化后（放开轮）纠缠度仍低、且不共享校准的读数，记为深盆，本书只在该类属性上收窄，不算被驳。

用人话说：同一批人，换人测、换场合、换材料，看“这个人和这道题合不合”“这个人和这种做法合不合”那一份占多少。实在论说这一份几乎没有，本书说它至少有事先写好的那么多，而一旦把施测者、程序、材料都钉死，它就缩下去。深盆是另一回事：撤掉标准化后读数照样稳，又不是靠同一套校准撑出来的，本书就在那一类属性上认个窄。

放开轮的日常范围与 δ 要先登记，“无标准化”要按第 110 章的办法由盲者记录。条款要求的不是一个孤例，是一类属性，在多个独立样本中复现。

这一条与第 49 章第五节一字对齐。

并列一条收敛预言（见第 3 章、第 104 章）：用两套互不共享校准链的标准化去量同一个性质，实在论预言各种性质都收敛，本书预言收敛的程度随性质而异，长度这类很可能收敛，颜色这类在各套标准内部稳、彼此之间不收敛〔待验〕。若各种性质在互不相干的标准化之间一律收敛，第一、二性质的重判收窄，创新二在这类性质上同样收窄；收敛本身不算对交互项预言的驳斥，两条各自登记、各自判负。

倒下之后：创新二收窄为“多数属性纠缠，存在一类不纠缠属性”。本书要承认这一类属性是一元谓词，并找出它们的共同特征。第 3 章埋下的伏笔，第一性质只是另两种属性被标准化固定得更彻底的那一类属性，要相应修改。

◆ 七、创新二·第三条：挂错号位

柱子：许多主体属性其实是互动属性挂错了号位：“他脾气坏”常常是“我们俩一碰就僵”。

条款：只改互动、不改人（比如改变沟通格式、会议规则）。干预之后，“他脾气坏”这类人格归因的频率不下降，被归因者在其他互动中的行为读数也不变。那么“挂错号位”在这一类属性上倒下。

倒下之后：第 34 章的核心判断收窄：人格归因有一部分是挂错，但不是主要部分。互动属性发生学（第五编）保留，它对主体属性的解释力降级。

◆ 八、创新三的三条

第一条，三原理的时序。柱子：矛盾在先，改变在后，回写再后。条款：如果在追踪中，第三种属性的改变系统地早于另两种属性矛盾的出现，即先变后撞，那么三原理的时序倒下。倒下之后，创新三退为“三方程加六路径”，去掉推进的方向，只留结构与起点。

第二条，六路径的起点。柱子：按任务 DNA 选的起点，比随意选的起点见效快。条款：在对照实验中，按三问预先选定起点的一组，与随机起点组、习惯起点组相比，见效时间没有显著差异〔显著性标准与样本量须在真跑前登记，待验〕。倒下之后，六路径退为“描述性分类”：它能说清一次干预走了哪条路，不能告诉你该走哪条。

第三条，回写方向的分叉。柱子：原理三的回写方向，可由替代互动是否在场、标签是否先到来预测。条款：预先登记的方向预测，准确率不高于随机。倒

下之后，原理三保留“分叉存在”，撤回“分叉可预测”。教育编、健康编里所有依赖这一预测的建议，都要降为“可以试试”。

> **这九条之中，任何一条倒下，都只让本书变窄，不让本书死。**

◆ 九、九条一张账

把九条并成一张表，你可以一眼看出本书在哪里押得最重。

创新	条款	倒下后退到
一	先在属性	承认一类“构成直出属性”
一	阶梯的顺序	去掉阶梯，补第二条路径
一	两层之分	退回一层论，重写号位显影
二	抽离	四个“互相”退为三个
二	标准化预言（并列收敛预言）	承认一类不纠缠属性；若各性质一律收敛，第一、二性质的重判同收窄
二	挂错号位	互动属性对主体属性的解释力降级
三	三原理时序	只留三方程与六路径
三	六路径起点	六路径降为描述性分类
三	回写方向分叉	分叉存在，不可预测

看这张表，有两处值得你留意。

第一，创新一的第三条与创新二的第二条，一旦同时倒下，伤得最重。两层之分没了，“饿了而不知”就讲不通；标准化预言收窄，“属性显得不变”就有了本书解释不了的一类。两条一起倒，卷一与卷二都只剩半边。本书在第 113 章会把这种情形列为第二种死法：这两条同时倒下，或局部条款倒下三条以上而其中有创新二第二条，本书就自认被掏空。

第二，创新三的三条最容易倒，也最便宜试。它们都是干预实验，一个班、一个科室、一个小组就能做。本书把最容易被证伪的东西，放在了应用编里最常被用到的位置。这是有意的：用得最多的地方，最该最早被检验。

九条没有覆盖三根柱子：号位显影的顺序、一号位无我（客观感落差）、粒子化。前两根另有读数：号位显影的顺序看第 112 章的预言三与预言五，一号位无我看第 103 章第三步的语句翻转。粒子化（第 17 章）眼下还没有读数，第 113 章把它记进弱处。这几处倒下，只让对应的章收窄，不触及致命条款。

◆ 十、致命条款

全书只有一条致命条款。照全书口径写，与第 49 章第五节一字对齐：

适用范围：能力、倾向、禀赋三族属性；形态与身份属性（身高之类）不在内。在放开轮对同一批人做人×客体×做法的方差分解，分别报告个人主效应与两个含个人的交互项份额。若个人主效应份额稳定超过一半，且含个人的交互项份额低于登记下限 δ，并在教育、健康、事业各一组中复现，全书放弃。个人主效应大而含个人的交互项也大，按封装读（能力成了随身的本钱），另报，不判负。残差单列，不计入任何一侧。

为什么这样写？因为判词说“属性没有独自的主人”。如果大多数属性读数的变化，几乎全由“是谁”解释，换了客体、换了做法都不动，那么属性就有一个独自的主人，只是本书没认出来。个人主效应大本身不致命：本书自己的封装机制就预测，反复在多片土里跑通的能力会成为随身的本钱。致命的是个人主效应大，而且人与客体、人与做法的搭配（交互项）几乎不起作用。

怎样做？同一批人，在多种客体、多种做法下各测一次属性读数。比如同一批学生，在三种难度的题、三种讲法下各测一次“数学能力”。然后把读数的变化分成几块：人与人之间的差（个人主效应），题与题之间的差，讲法与讲法之间的差，再加上含个人的交互项。

“稳定”指什么？不是一次实验，是跨领域（教育、健康、事业至少各一组）、跨样本复现。δ、各领域的范围、交互项怎样记，都要在真跑之前登记，由不知假设的人记录。纠缠度（第 49 章）只作辅报，不替代这一条。

第 108 章说过，Fable 文的致命条款与此相近：它以回写度为因变量做方差分解，把生死押在个人那一份上。本书的判法不同，看的是放开轮里个人主效应与含个人的交互项两样一起，三个领域复现。两本书各自押在一张方差分解表上，表不是同一张。

> **这一条倒下，本书没有退路，应当被放弃。**

有人会问：为什么只立一条致命条款，不多立几条，显得更勇敢？

因为致命条款要打在命题的根上，根只有一处。三大创新都从同一句话长出来：属性没有独自的主人。九条局部条款打的是枝干，砍掉一根，树还活着。方差分解打的是根：它直接问，属性的变化是不是只归个人。多立几条“致命”，只会把枝干冒充成根，让读者以为本书押得很重，其实是在分散注意。

◆ 放回日子里

闵策的公司年底要做绩效评定。韦东山让每个组长给组员打“个人能力分”。

闵策翻出去年的项目表看了一遍。他问韦东山：能不能把每个人去年做的三个项目分开看，项目难度不同，配合的人也不同？要是一个人在三个项目里分数差很多，那这个分到底是他的，还是项目的？

韦东山说：太麻烦。闵策说：先试我们组八个人。

你明天也可以做一次小小的比较。挑一个你常说“他就是能力强（或弱）”的人，回想他做过的三件事，看三件事之间的差，和他与别人之间的差，哪个更大。

带走的话：一个理论可以退很多步，但要先写好哪一步退了就该死。

> 本章判错句：如果本章列出的九条局部条款中，有一条倒下后命题无法按所写的方式收窄，而只能整体放弃，那就说明本章把一条致命条款错记成了局部条款。
>
> 下一章从哪里进：条款是“若如此，则倒下”，下一章把它们换成“本书预言……”，并在真跑之前登记下来。

想一想：你给自己贴过的最重的一个标签，如果做一次方差分解，个人那一块能占多少？

112

第 112 章

预注册八条预言：结果出来之前先写下

预言要在结果之前写下，写清楚看什么、到多少算错、错了谁退。本章登记八条：标准化、基准测试、心流、饥饿、橡胶手、挂错号位、路径、回写方向。本书写作时这八条都还没有真跑；这里给出的是待跑方案，数字阈值凡是还给不出的，都标〔待验〕，并要求在开跑之前补登。

◆ 一、为什么要预注册

先看一个画面。

一个射手朝墙上开了十枪，然后走过去，围着弹孔最密的地方画一个靶心。他每一枪都“命中”。这个笑话有个名字，叫“德州神枪手”。

一个理论如果等结果出来再说“我早就预言了”，就是那个射手。预注册的意思是：先把靶画上墙，再开枪。

本章每一条预言都写四格，格名与附录 H 一致。预言：本书预言会发生什么。可观察量：看什么读数。判负：读数到哪里算本书错。退让：错了之后，哪一层收回。

八条预言分别挂在三大创新上。第一、二条挂创新二（标准化），第三、四条挂创新一（两层之分）。第五条挂在创新一与创新二的交界（号位显影），第六条挂创新二（挂错号位），第七、八条挂创新三（路径与回写）。

为什么是这八条，不是别的？挑选只看三件事。第一，常识会押相反的结果吗？如果常识与本书预言一样，验证了也不说明什么。预言一、预言四里有一部分常识也会押同样的方向，所以那两条另加了能分开两种说法的读数。第二，读数能不能不经“我”来读？第三，能不能在一年之内、用一般研究条件跑完？八条都过了第三关；第一关靠另加读数补齐；第二关心流、饥饿两条过得勉强，橡胶手的归属评分也有自述成分，第 110 章已经说过原因，第 113 章把它记作弱处二。

还有一条总规矩：八条预言的四格，一旦登记，不许在结果出来之后改写。要改，只能在开跑之前改，并且把改动和理由一起公开。改过的版本与原版本并排放着，让读者自己判断，本书是在修正，还是在挪靶子。

◆ 二、预言一：标准化

预言：本书与实在论对主体、客体的主效应没有分歧，两方都预言人与人、物与物读数不同。分歧只在含个人的交互项（人×客体、人×做法）：实在论预言它接近零，本书预言它在放开轮里不低于事先登记的下限 δ，在标准化轮里降到 δ 以下。

可观察量：同一批人，在若干客体、若干做法下重复测同一种属性（能力、倾向、禀赋三族之一）。一轮是标准化轮：固定施测者、固定指导语、固定材料、固定时长。一轮是放开轮：施测者、场合、材料在登记的日常范围内变化，只保留属性的名称。两轮各做方差分解，报告个人主效应与含个人的交互项份额，残差单列；重测相关与纠缠度（第 49 章）作辅报。

判负：放开轮里含个人的交互项份额低于　δ，或不比标准化轮高出登记的差值，预言失败。δ　与差值须在开跑前登记〔数值待验〕，与第　49　章第五节、第 111 章一字对齐。

退让：创新二收窄。本书承认这一类属性在这一范围内是一元的，并把它列入“不纠缠属性”一类。

常识会怎么押？常识会说：测得越严格，读数越准，换成随便测，只是误差变大。重测相关在放开轮下偏低，几乎是各家共有的预期，所以本条不拿它定输赢，只作辅报。本书押的是另一头：放开轮里，人与客体、人与做法的搭配（交互项）有一块稳定的份额，不是误差。两种押法在数字上可以分开：如果只是误差，放开轮的读数应当围着标准化读数随机散开；如果是交互项，散开会随场合、材料系统地偏向某一边。

本条另挂一个并列读数，登记在第 111 章：用两套互不共享校准链的标准化去量同一个性质，看是否收敛。收敛的程度随性质而异（长度这类很可能收敛，颜色这类未必），本书押这一点；各种性质一律收敛，则第一、二性质的重判收窄。它与交互项份额各自判负，互不替代。

鲁长庚的例子可以小规模先试：深蹲次数在固定器械上测，与在岳麓山不同坡段的爬升速度测，各测两周，看哪一种读数更稳。这一小试只能当示范，不能当证据。

◆ 三、预言二：基准测试

预言：AI　模型的“能力”在基准测试上显得稳定，是因为基准把任务（客体）与交互方式（互动）都标准化了。换成真实任务与真实交互，模型×任务类型的名次会交叉。

可观察量：取不少于六个模型、八类任务。标准化轮：固定基准与固定提示格式。放开轮：未公开的真实任务，由不同使用者自由交互。两轮各算模型×任务类型的名次交叉比例，即有多少对模型在不同任务类型上名次互换。任务难度的主效应不改变排序，不算证据；只有交叉才算。

判负：如果放开轮的名次交叉比例不高于标准化轮，或差值在预先登记的范围之内〔待验〕，而且换不同使用者也不改变这一结果，预言失败。

有一个现成的数据须正面回应：Chatbot　Arena　是二十四万余票的众包投票，由大量用户各自提问，无统一题库，名次相当稳定，作者自称与专家评分高

度一致（Chiang 等 2024，arXiv 2403.04132〔与基准相关系数本书未核〕）。它至少说明模型的主效应很大。这不同于本条要问的事：分任务类型之后，名次是否交叉。该数据按任务类型分层即可直接检验，本书须回应这一结果，不能绕开。

你用过几个 AI 工具吧？有没有发现，排行榜上第一的那个，到了你手上做你自己的事，未必最顺手？这只是一个印象，不是证据。

退让：第 99 章的判断撤回。本书承认 AI 能力在这一范围内主要是模型的属性，第 98 章的三方程降为“模型为主、任务与交互为修正项”。

◆ 四、预言三：心流

预言：属性意识（“我很擅长这个”）不在心流正盛时出现，在心流结束或被打断后出现。心流正盛时，“正在”最亮，“我”退场。

可观察量：在专注任务中随机打断，请被试写下“此刻最清楚的是什么”，按第 110 章的办法由盲者编码为物、动作或关于自己的判断。同时记录被试对当时专注程度的评分。看关于自己的判断出现的比例，与专注评分之间的关系。

这里有一个难处要先说。专注评分本身是事后自评，被打断那一刻，“我”可能已经被叫亮了。所以本条要求同时记录一个不经自评的读数，比如打断前一段时间的操作速度与错误率，用它来分档，自评只作参考。

判负：如果在专注评分最高的那一档里，关于自己的判断的比例，不低于专注评分低的档，预言失败。

退让：创新一的号位显影理论要改。“我”不必最后亮，心流中三号位可以与二号位同亮。第 21 章的显影顺序降为“常见顺序”，不再是必然顺序。

◆ 五、预言四：饥饿

预言：饥饿的发生，在专注时不显影，停下时才显影。“饿了而不知”是常态，不是例外。

可观察量：在长时间专注任务中，记录距上一餐的时间与可测的生理读数〔指标待核〕；在任务中随机打断时，问“此刻身体有什么感觉”（不提饥饿）；任务结束时同样问一次。看“饿”在两种时刻被自发提起的比例。

判负：如果在生理读数相当的条件下，任务中自发提起“饿”的比例，不低于任务结束时，预言失败。

专注压住身体感觉，注意资源的通行解释也预期这一点，所以本条单靠“任务中提得少”定不了输赢。要把本书的说法分出来，须加一个读数：打断时问“此刻最清楚的是什么”，看“饿”是否在尚未被提起时已改变了被试的行为（比如伸手去拿食物、操作变慢），而本人事后说“没觉得”。有这类行为而无报告，才算“发生在、显影不在”；没有，则只是注意分配，本书的两层之分在此例上不成立。

退让：第 111 章创新一第三条随之受压。两层之分不必整体撤回，但“饿了而不知”不能再作为本书头号的两层例证，须另找例证。

◆ 六、预言五：橡胶手

预言：橡胶手错觉中，“这只手是我的”，是同步互动让一号位上的物被显成了三号位的“我的”。同步一断，“我的”即撤。

可观察量：先用同步刷触诱发错觉，然后切换为不同步刷触，记录主观归属评分与本体感觉漂移〔测法细节待核〕随时间的变化。

判负：如果切换为不同步之后，归属评分在预先登记的时间窗内〔待验〕不下降，或下降幅度在误差之内，预言失败。

同步刷触起错觉、异步使之减弱，是这一领域的基本结果（Botvinick 与 Cohen 1998，《自然》391 卷 756 页；被后续研究多次重复），所以本条真正新的部分不在“异步减弱”，而在“已起了错觉之后切断”的时间进程，以及切断后“我的”撤得多快。

退让：路径互→主→客在这一例上失效。第 63 章的判读收窄：物被显成“我的”之后，可以脱离互动独立维持一段时间。本书须承认“我的”有一定惯性，并给出惯性的来源。

◆ 七、预言六：挂错号位

预言：“他脾气坏”这类人格归因，有相当部分是互动属性挂错了号位。只改互动，不改人，这类归因会下降。

可观察量：在一个工作小组里，干预前后各记录一次组员对彼此的人格评价，同时记录会议中打断、抢话、沉默的次数。干预只改会议规则（比如轮流发言、先写后说），不做任何个人辅导。对照组不改规则。另记被归因者在其他不受规则管的互动里的行为读数：归因下降而这些读数也变好，说明人真的变了，不能算“挂错”；归因下降而这些读数不动，才支持挂错。

判负：如果干预组的负面人格归因下降幅度，与对照组没有显著差异〔差异标准待验〕，预言失败。

退让：同第 111 章创新二第三条：互动属性对主体属性的解释力降级。第 34 章与第十二编中依赖“挂错”的诊断，降为可能性之一。

◆ 八、预言七与预言八：路径与回写方向

预言七，路径。预言：按任务 DNA 三问预先选定的起点，比随意起点见效快。其中“主体起手”的习惯组，同时是第 104 章检验黑格尔“只有一个起点”的对照。可观察量：同类问题（比如“孩子不爱学习”）分为三组，一组按三问选起点，一组随机选起点，一组按习惯从主体起手；三问的回答在干预前写下，评估者不知分组。看达到预先登记的改善标准所用的时间。判负：三组时间没有显著差异〔样本量与标准待验〕。退让：六路径降为描述性分类。

预言八，回写方向。预言：原理三中，客体与互动矛盾之后，主体属性回写成新能力还是“我笨”，可以由两件事预测：替代互动是否在场，负面标签是否

先到。只登记这两项；第 55 章另记的“回写之前有没有人来得及插一句”，只作辅助观察，不进判负。可观察量：在学习困难情境中，记录这两项，事先写下方向预测；四周后，看学生的自我陈述与任务读数往哪边走。判负：方向预测的准确率不高于登记的下限〔下限与样本量待验，须明显高于随机〕。预测规则事先写满四格：替代互动在场、标签未到，预测偏向新能力；替代互动不在场、标签已到，预测偏向“我笨”；其余两个混合格，事先写明预测哪边，不许事后补。退让：原理三保留分叉，撤回可预测。

这两条要防一个漏洞：评估者若知道哪个学生“被说过不是这块料”，读作业时就可能带着这个印象。所以预言八的方向预测由一个人写，四周后的读数由另一个人读，两人不通气。

预言七也有同样的漏洞。干预者知道自己是“按三问选的起点”，可能更卖力。办法是让三组的干预者都接受同样时长的准备，并且都相信自己的方案是好的。这一点做不干净，本书在登记时要写明。

这两条最便宜，一个年级、一个科室就能做。**本书最常被用到的建议，正挂在这两条最容易被打掉的预言上。**

◆ 九、八条一张登记表

应用三编另立的三条领域预言（第 77、87、97 章），是预言一、七、八在教育、健康、事业里的探针（第 97 章用 AI 上线前后的三重差，它的下限 δ 自己登记，与第 111 章的 δ 分别登记）：它们落在具体的人和单位身上，退让的层次照本章这张表走，不另立一套。第 109 章另写的八条区分预言（夸奖先后、名字迁移、迁移滞后、“我的”随同步而撤、名次交叉方向、能力重测、换爬法、签名松动）不在本章八条之内，眼下只是〔待验〕的设想，开跑前须照本章四格补登才算数。

编号	预言	挂在	失败时退让
一	标准化	创新二	承认不纠缠属性

编号	预言	挂在	失败时退让
二	基准测试	创新二	AI 能力以模型为主
三	心流	创新一	显影顺序降为常见
四	饥饿	创新一	另找两层例证
五	橡胶手	创新一、二	“我的”有惯性
六	挂错号位	创新二	互动解释力降级
七	路径	创新三	六路径降为描述
八	回写方向	创新三	分叉不可预测

真跑的次序也要先定。本书建议先跑第七、八条，因为它们最便宜，而且直接关系到应用编里给出的建议；再跑第一、六条，它们需要多场合施测，但不需要特殊设备；第三、四、五条需要实验室条件；第二条需要多个模型的使用权限，放在最后。

次序本身不影响判负。它只决定读者最早在哪里看到本书可能错。

八条都不是致命条款。致命条款只有第 111 章那一条方差分解。八条之中，最可能先倒的是第五条与第八条：橡胶手的错觉在不同步之后可能有拖尾，回写方向的预测可能受太多杂项干扰。本书先把这两处标出来，免得结果出来之后再说“本来就难”。

◆ 放回日子里

骆一鸣老师听闵策说起这一章，在班上试了预言八的一个小版本。

他挑了五个卡在一次函数图像题上的学生，包括闵小满，事先在本子上写下：谁这周会有换一种讲法的机会，谁已经被人说过“不是这块料”。然后他才开始讲。四周后，他翻开本子，对照每个人的作业与他们自己怎么说。

你明天也可以做一次小小的预注册。对一件你担心的事，先在纸上写下你预计会怎样，写清楚到什么程度算你猜错了。然后再去做。

带走的话 ：**先把靶画上墙，再开枪；结果出来之后才画的靶，打中多少都不算。**

> 本章判错句：如果本章八条预言中，有任何一条在开跑之前没有补登数字阈值，就按“判负阈值未登记”处理，视同该条预言作废，不得在结果出来后补写。
>
> 下一章从哪里进：八条预言是本书对外的赌注，下一章说本书对自己最没把握的地方，以及它可能怎样死。

想一想 ：你最近一次说“我早就知道会这样”，那句话是在事前写下的，还是事后才想起的？

113

第 113 章

本书自认最弱处与死法

一本书最该写清楚的，是它最没把握的地方。本章列出本书自认的五处弱点，按轻重排；再写下本书的三种死法：被方差分解打死，被两条条款一起掏空，被自己的词汇吞掉。弱处不是谦辞，每一处都配一个读者可以亲手去戳的地方。

◆ 一、为什么要自己说

鲁长庚做了一辈子钳工。他说过一句话：一个零件哪里最容易裂，做的人自己最清楚，不说出来，是坑后面用的人。

一本书也是零件。前面一百一十二章里，上部与第十四编的结算一直在指出别人的停点：亚里士多德停在实体，王阳明停在良知，Fable 文停在两端。要是本书不指出自己的停点，读者有理由怀疑：它是不是也给自己留了一个先在的主人？

下面五处，按“一旦坐实，伤得多重”排，最重的放前面。

先说一条分寸。弱处不等于错处。弱处是本书现在拿不出足够读数的地方，它可能最后被证明是对的，也可能被证明是错的。把它们写出来，是为了让读者知道该往哪里用力敲，而不是为了先认错、好让后面的话显得可信。一本书若把自认弱处写成了讨好读者的姿态，那也是一种不诚实。

◆ 二、弱处一：三方程还只是定性的

本书说主体属性＝F（客体属性，互动属性）。F 长什么样，本书没有给出。

它可能是相加的：腿力等于坡的作用加爬法的作用。也可能是相乘的。坡太陡时，爬法再好也没用，这像乘法。还是有阈值的？坡在某个度数以下，腿力根本不显，这像台阶。

本书在第 51 章给了可测形式：固定一个、改一个、看第三个。这能告诉你“有关系”，不能告诉你“什么关系”。**三方程现在是一个承诺，不是一个公式。**

这一处为什么排第一？因为致命条款看的是含个人的交互项。交互项大，说明 F 是乘法或阈值型，本书有利；交互项小，说明 F 近于相加，个人主效应就可能单独占大头。第 111 章因此把致命条款押在两样一起上：个人主效应份额稳定过半，含个人的交互项份额又低于下限 δ，并要求在开跑前登记 δ。δ 定多少，取决于 F 的形状，而 F 的形状本书还没有；这一处没有解决，只是把靶画在了墙上。

你可以戳的地方：任找一个三角，比如“孩子一题一讲法”，在三种难度、三种讲法下测，看交互项有多大。

◆ 三、弱处二：用“我”测“我”

第 110 章已经说过，这一处排除不干净。

本书说“我”是回写的落点，最后才亮。要知道“我”什么时候亮，最直接的办法是问；一问，“我”就亮了。本书给了两个办法缩小污染：不带“我”的探针，行为时间戳。两者都是间接的。

这一处伤的是创新一的号位显影理论，以及预言三（心流）、预言四（饥饿）两条；预言五（橡胶手）的归属评分也是关于“我的”的自述，伤到一部分。如果将来有人证明，任何对显影时刻的测量都不可避免地改变显影本身，那么“我最后才亮”就成了一句原则上不可检验的话。本书要么收回它，要么承认它是一条哲学主张，不是一条经验主张。

你自己就能感到这一处的难。现在问你一句：“你此刻意识到自己在读书吗？”你大概会说“是”。可是在被问之前的那一秒，你意识到了吗？那一秒已经回不去了。

你可以戳的地方：设计一个完全不需要被试开口、也不需要被试自评的显影时刻读数。如果设计不出来，本书的这一句就该降级。

◆ 四、弱处三：号位、维、界的读数还没有统一

本书的总式是：属性发生＝某号位侧重显影 × 某维侧重发生 × E1 某界侧重的特征纠缠。三项相乘，读起来很整齐。

三项各自怎样读？号位，靠探针编码；维，靠什么？本书说能力与倾向是 D 侧重，禀赋是 E 侧重，形态与身份是 S 侧重。这是分类，不是读数。界，靠任务的性质判定，思考的、动手的、做自己的。这也是分类。

所以总式现在是一张三维的分类表，不是一个可以算的式子。分类表有用，它让每一种属性都有一个位置，不至于乱放。只是分类表不能被证伪，只能被认为好用或不好用。

你可以戳的地方：拿任意二十种日常属性（勤快、敏感、脆、沉、热闹、可靠），让三位不知道本书的人独立按总式归类，看三人一致的比例有多高。一致率低，说明总式只是本书自己的分法。

◆ 五、弱处四：一号位无我，是一个时序假设

本书在第 23 章与第 103 章说：客体属性带着客观感，主体属性没有，是因为一号位本身无我，“下雨了”“石头硬”不要主语。这条用来解释束理论答不上的“客观感落差”。

这条依赖一个发展时序：婴儿先有客体意识，再有互动意识，最后才有“我”。这个时序本书引自第 349 号与发展心理学的一般叙述，细节有争议〔各里程碑的月龄与先后关系待核〕。如果发展研究最终表明，自我意识的某些

形式与客体意识同时甚至更早出现，那么“一号位无我”就要从“时序上先”改成“结构上无”，论证要另起。

这一处不致命，它却是第 103 章与束理论划界的四步之一（第三步）。桩子松了，那一章的力度就弱了。

同一类的还有粒子化（第 17 章）。整体性、稳定性、独立性三项达标，一团聚合体才像“一直在那里”；可这三项怎样读、读到多少算达标，本书还没有给出读数，第 111 章九条也没覆盖它。它和一号位无我一样，眼下只是一条说得通的描述，还不是一条可以错的主张。

◆ 六、弱处五：材料多来自本书自家

本书引站内专著很多：第 191 号、第 194 号、第 270 号、第 398 号，等等。这些书与本书同出一个框架。用它们支持本书，近于自己给自己作证。

本书在每一处引用时，都只把它们当作“先前已经说过”，不当作“已经证明”。读者会合理地问：这些先前的说法，有多少经过框架之外的检验？坦白讲，大部分没有。所以本书在第十五编立的条款与预言，有一半是在替这些先前的说法补一张欠条。

还有一层更难办。本书与这些专著共用一套词汇：号位、三律、回写、封装。词汇相同，就容易让一个说法在几本书之间来回引用，看上去证据很多，其实只有一处源头。读者若把引用关系画成一张图，大概会发现，许多箭头最后指回同一两本书。这种情形在任何学派里都会出现，本书不例外，也不该假装例外。

你可以戳的地方：挑本书任一处引站内专著的论断，去找框架之外的独立证据。找不到，就在那一处画一个问号。

◆ 七、五处弱点一张账

弱处	伤到哪里	读者可以怎样戳
三方程只是定性	致命条款的读法	测交互项大小
用“我”测“我”	号位显影、预言三与四（预言五的一部分）	设计不开口的显影读数
总式只是分类	卷一的总式	三人独立归类看一致率
一号位无我靠时序（粒子化同此，暂无读数）	与束理论划界；粒子化一章	查发展研究的先后；给三项指标定读数
材料多来自自家	各处引用	找框架外的独立证据

五处之中，第一处与第三处是同一种病：本书的式子还没有长成可以算的式子。第二处与第四处是另一种病：本书关于“我”的说法，绕不开“我”本身。第五处是第三种病：本书还没有走出自己的屋子。三种病，各需要不同的药，本书一样都还没吃完。

◆ 八、第一种死法：被方差分解打死

这是第 111 章写死的那一条：在能力、倾向、禀赋三族属性上，以属性读数为因变量做方差分解，若放开轮里个人主效应份额稳定过半、且含个人的交互项份额低于事先登记的下限 δ，并在三个领域复现，全书被推翻。

这种死法最干净。它不需要辩论，只需要数据。本书相信它不会发生，理由是标准化预言：人们看到的“个人方差大”，常常来自客体与做法被压得很窄的设计。这只是一个信念，没有文献清点作后盾，请读者当作待查。

可是相信不是证据。如果在放开轮里，跨领域、跨样本，个人主效应仍占大头，而含个人的交互项又低于登记的下限，本书没有话说。

死了之后，会留下什么？本书愿意先写清楚，免得到时候说不出口。

留下的是一批读数与一套查法。三角卡、四种检验（共变、抽离、阈值位移、干预追踪）、标准化记录的做法，都不依赖本书的结论成立。一个人即使不

信“属性没有独自的主人”，也可以拿这套查法去查“他脾气坏”到底是不是挂错。本书死了，查法还能用，就像一把尺子的主人走了，尺子还在。

留不下的是判词。“属性没有独自的主人”这句话，到那时应当被划掉，不许改成“属性大体上没有独自的主人”之类的软话继续用。判词后半句“按三方程、六路径、三原理运行”，随创新三的条款退让：条款倒下，就按第 111 章的退让表改写对应的词（比如六路径退为描述性分类，三原理只留“分叉存在”），不许保留原样。

◆ 九、第二种死法：被掏空

第二种死法不是一枪打死，是一点一点被掏空。

第 111 章说过，创新一第三条（两层之分）与创新二第二条（标准化预言）如果一起倒下，卷一与卷二都只剩半边。这时弱处一（三方程定性）与弱处三（总式只是分类）又补不上来，本书剩下的就只有一个说法：“属性和环境有关。”

这句话是对的，只是不新。勒温在上一世纪就写过 B＝f(P,E)，第 108 章已经讲过。被掏空之后的本书，就是勒温式子的一个哲学注脚。

这种死法比第一种更难察觉，因为每一步看上去都只是“收窄”。每一次收窄，作者都可以说“核心还在”；收到最后，核心只剩一句谁都会同意的话。所以本书给自己立一条线：**局部条款倒下三条以上，且其中包括创新二第二条；或者创新一第三条与创新二第二条同时倒下，本书应当自认被掏空，不再称三大创新**。第 111 章第九节记的是同一条线。

◆ 十、第三种死法：被自己的词汇吞掉

第三种死法最隐蔽：本书变成一套什么都能解释的说法。

任何属性，都可以说成三种属性的纠缠；任何稳定，都可以说成被标准化了；任何不稳定，都可以说成纠缠在动；任何回写方向，都可以事后说成分叉。

到那一步，本书就成了它在第 14 章批评过的东西：把“纠缠”先在化，给属性找了一个新的、永远在场的主人。

第 110 章立的规矩，就是防这种死法的：三元改写必须给出另两个空位的读数；共变不能自证纠缠；标准化要先认定、后看读数；回写方向要先预测。这些规矩一旦被松开，本书就开始自吞。

这种死法还有一个征兆，读者可以留心：当本书在应用编里给出的每一条建议，都能用“三者纠缠”四个字收尾，而没有一条建议说得出“这一次只动一角就够了”，那就说明词汇已经开始吞东西了。真正的纠缠理论，应当能指出纠缠弱的地方。

所以读者手里有一把最简单的刀：**每当本书说“这是纠缠”，问它要读数。**要不出来，就判它这一处自吞。

◆ 放回日子里

一个周末，一家人在饭桌上说起这本书。闵小满问外公：要是这本书错了怎么办？

鲁长庚放下筷子，说：错了就改。零件裂了，先看裂在哪，是料不行，是刀不行，还是车得太急。

鲁晓帆补了一句：最怕的是裂了还说没裂。

你明天可以对自己相信的一件事，做一次同样的检查：写下它最可能错在哪三处，以及哪一处错了你就放弃它。

带走的话：先说自己哪里最可能裂，再请人来敲；裂了不认，比裂了更糟。

> 本章判错句：如果真跑之后发现，本书最先被打掉的地方不在本章列出的五处弱点与三种死法之中，那就说明本书对自己的判断失准，本章须重写。
>
> 下一章从哪里进：判负台搭好了，结语回到那道坡，结算导言写下的那条预言。

想一想 ：你最相信的一个关于自己的说法，你愿意为它写下一条“若如此，我就放弃”的条款吗？

◆ 本编总账

第十五编四章，把本书自己放上了判负台。

账目	内容
循环	六处可能绕回自己的地方，前五处用“先说、后看”在时间上切开；第六处，用“我”测“我”，只能缩小，切不干净（第 110 章）。三元改写只在另两个空位都指得出读数时才许用
条款	三大创新各三条局部条款，倒下一条只收窄、不致死；全书只有一条致命条款：放开轮里个人主效应份额稳定过半，且含个人的交互项份额低于登记下限 δ，并在教育、健康、事业各一组中复现，全书放弃（第 111 章）
预言	八条预注册：标准化、基准测试、心流、饥饿、橡胶手、挂错号位、路径、回写方向；标准化预言倒下只让创新二收窄；八条都不是致命条款（第 112 章，附录 H）
弱处	三方程只是定性；用“我”测“我”；总式只是分类；一号位无我靠时序，粒子化暂无读数；材料多来自自家（第 113 章）
死法	被方差分解打死（致命条款触发）；被掏空（创新一第三条与创新二第二条同倒，或局部条款倒下三条以上且含创新二第二条）；被自己的词汇吞掉（第 113 章）

> **判负台搭好了：哪一条倒下退到哪里、哪一条倒下全书放弃，都先写在了结果之前。**

结 语

从“它是什么”到“它如何被显成它”

全书从一道坡开始，也回到这道坡。导言写死了一条预言，说结语要照实交代。本书照实说：写作时这条预言还没有真跑，结语交出的是一份待跑方案，不是一张成绩单。然后把三大创新各收成一句，回到那一家四口，最后把全书判词原样放下。

◆ 一、回到那道坡

清早六点，岳麓山的石阶还是湿的。

走到半山，路陡起来。鲁长庚没停，步子小了，节奏没乱，一口气上到了平台。在平台上，他拧开保温杯，喝了一口茶，对旁边一个刚上来的年轻人说了一句：“我的腿力还强大。”年轻人笑着点头，说“您厉害”。

导言就是从这一句开始的。“我的腿力强大”，平地上走一辈子不会出现，它只在一道陡坡、一次爬的时候亮。本书用了一百一十三章，只是想把这一亮说清楚：是谁的，从哪里来，怎样变。

现在走到了结尾，问题没有变，只是问法变了。开头问的是“腿力是什么”，结尾问的是“腿力如何被显成腿力”。前一个问法找一个主人，后一个问法找一场发生。

◆ 二、两种问法，三句话

“它是什么”与“它如何被显成它”，差别在哪里？拿第 15 章那三句话再走一遍。

“石头很硬。”问“它是什么”，答案是：硬是石头的属性，石头本来就硬。问“它如何被显成它”，答案要长得多：一块石头在手指、锤子或硬度计面前，被敲、被压、被划；在这场互动里，一号位侧重显影，“那儿有一个硬东西”亮起来；敲的次数多了，测的程序固定了，“硬”就被封装成石头的属性，挂上“它的”。

“谈话很顺。”问“它是什么”，答案是：两个人合得来。问“它如何被显成它”，答案是：两个人带着各自的习惯，碰上一个话题；话题的难度、两人的节奏、彼此的回应，在二号位上一起显出“正在顺着走”；事后回想，才说“那次谈话很顺”，再往后，可能被回写成“我们俩合得来”。

“我的腿力强大。”问“它是什么”，答案是：鲁长庚的腿有劲。问“它如何被显成它”，答案就是整本书。

你会注意到，第一种问法的答案都很短，第二种都很长。短的答案好记，好用，好贴标签。长的答案难记，可是它告诉你，如果想让石头不那么硬、谈话更顺、腿更有力，手该往哪里放。**本书愿意用长答案，换一个能动手的地方。**

◆ 三、导言写死的那条预言

导言写下的是标准化预言：属性显得不变的地方，正是另两种属性被标准化固定住的地方。严格的写法见第 49 章第五节：分歧只在含个人的交互项份额，本书预言它在放开轮里不低于事先登记的下限 δ；低于 δ，创新二在那一类属性上收窄。

照实交代：**本书写作时，这条预言尚未真跑。**

没有一组数据是为它专门采集的。书中所有关于它的例子，鲁长庚的深蹲与爬坡，闵小满的小测与课堂，模型的基准与真实使用，都只是示范，不是证据。第 49 章立的最小实验、第 112 章登记的预言一与预言二，都还停在纸上。

本书不打算用已有的文献来冒充结算。心理学里有不少研究显示，情境一变，人格读数就松动；也有不少研究显示，某些读数在多年之后仍然很稳。拿前

一类来支持本书，拿后一类说“那是被标准化了”，正是第 110 章说过的那种循环。所以本书不这样做。可是这不等于不必查：人与情境的方差分解、长期重测稳定性，现成的研究不少，真跑之前的第一件事，是把它们按本书的判负量清点一遍，看哪些已经够格，哪些根本没放开情境。这份清点本书没有做。

◆ 四、待跑方案

既然没跑，就把怎样跑写清楚，让任何一个读者都可以拿去跑。

第一步，选属性。挑三种属性，三大领域各一：教育选“数学能力”，健康选“体力”（以下肢力量为代表），事业选“沟通能力”。三种属性都有成熟的标准化测法，便于对照。

第二步，登记标准化程度。对每一种属性，由不知道假设的人先写下两套测法的记录。

标准化轮：固定施测者、固定指导语、固定材料、固定时长。放开轮（也可以叫自然测法）：施测者、场合、材料都换，只保留属性的名称与大致任务。比如“数学能力”的放开轮，是在三种不同的课堂、由三位不同老师、用三套不同的题来测。

第三步，登记阈值。在开跑之前写下：放开轮里含个人的交互项份额的下限 δ，以及它比标准化轮至少高出多少，才算预言得到支持；低于这个数，算预言失败。重测相关与纠缠度只作辅报。数字由预跑的误差估计来定〔待验〕，一经登记，结果出来后不许改。

第四步，同时跑方差分解。同一批数据，按第 111 章的办法分出个人主效应、客体、做法与含个人的交互项，残差单列。个人主效应过半而含个人的交互项低于 δ，三个领域都如此，致命条款触发；个人主效应大、交互项也大，按封装读，另报。

第五步，找反例。专门去找这样一种属性：主体与做法都大幅变化、又没有任何标准化，含个人的交互项份额仍低于 δ。找到一种，就照第 111 章的判负口径办，创新二收窄，并在下一版里写明是哪一种。

第六步，公开。原始数据、登记表、分析代码一起公开。改动过的地方，原版与改版并排放。

跑出来会是什么样子？本书先写下自己押的方向，免得事后改口。

本书押：三种属性里，“数学能力”从标准化轮到放开轮，含个人的交互项份额升得最多，因为课堂与题目最容易换；“体力”升得最少，因为身体的构成给出的倾向最强，第 107 章说过，水往下流，是构成给出的倾向；“沟通能力”居中。这里有一处紧张，须说在前面：体力若真是升得最少，个人主效应就可能最大，那是最容易碰到致命条款的一格。本书仍选它，因为靶要放在最险的地方。

这和导言那条预言对得上账。导言押的是：腿力读数离开仪器、到了真实的坡和爬法里，会大幅走动。这里押的只是：三种属性里，它走得最少。只要体力在放开轮里的交互项份额仍不低于 δ，两句话同时成立；要是它低于 δ，导言那条预言在体力上就错了，创新二在这一类属性上收窄。

如果结果正好反过来，体力松动最大、数学能力最稳，本书关于“构成决定倾向”的那半句话就要重新想。如果个人主效应占了一半以上，含个人的交互项又低于 δ，而且三个领域都如此，致命条款就到了门口。

这六步，一个大学的心理学系、一家社区医院、一家中等规模的公司，各出一组人，一年之内可以跑完〔待验〕。结语能交出的，只有这些。

◆ 五、为什么不先跑完再写

有人会问：既然没跑，为什么不等跑完了再出书？

这是一个公道的问题。本书的回答有两层。

第一层，预言要在结果之前公开，才算预言。先跑完再写，写下的就只能是“结果显示”，读者无从知道作者事先押的是哪一头。本书把预言连同判负阈值的规矩一起先放出来，等于把靶先画在墙上，谁都可以来看枪打在哪里。

第二层，本书要做的事，有一大半在跑之前：把一个问题问对。两千五百年的实体论问“属性属于谁”，问法本身就预设了一个主人。本书把问题换成“属性如何被显成属性”。问法换了，才知道该测什么：不是测一个人有多少，而是测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坡、不同的爬法下，亮出来的读数怎样变。没有这一步，再多数据也只是在旧问法里打转。

所以本书交出的是一个新问法，加一份可以把它判错的方案。数据，要交给真跑。

◆ 六、两处亏空，本书接的是哪一处

第 5 章写过，知识式里有两处亏空，康德走到了第一处。

第一处是物自体：现象背后的那个“来源者”，被宣布为不可知，亏空被封住，没有补上。第二处是知识论的默认：主体与客体被当作先于互动就已经在那里的两个自变量，然后再问它们怎样相遇。

王德生博士在提出 SDE 之前，走过一段这样的路。他把知识写成现象的特征，写成主体、客体、互动三者的函数，后来自己判定这个式子不假，亏空却出在变量上：客体究竟是什么？主体、客体真的先于互动而在吗？本书是这段追问的一个回答。

对第一处，本书在第 28 章只指了一个方向，不算补上：现象是客体意识，是一号位侧重显影；来源者是客体发生，是三个号位所显的那些特征缠成的聚合体在运行。来源者可以研究，因为它也是一场发生，本书设想它有读数，有寿命。要老实说一句：读数仍是显影，康德会问，经显影读到的，还是不是来源者本身。这一问本书没有答完。

本书接的是第二处，答案是三方程本身。主体属性、客体属性、互动属性，没有一个是先在的自变量，三者互为函数，一起发生。主客不是先在那里、然后互动；本书的主张是，主客与互动一起被显成主客与互动。三方程本身只表明互相依赖，不单独证明这一点，证明要靠第十五编的读数。

两处亏空，本书接的是第二处；第一处只指了一个方向。第二处的补法是否成立，仍要交给第十五编的条款去判。

◆ 七、创新一：属性从哪里来

卷一回答的是这个问题。

两千五百年的实体论说，属性附着在实体上，实体先在，属性后来挂上去。本书说，没有谁先谁后：属性是两种纠缠的同时发生，一个乘号连着两边。一边是某一维侧重、落在某一界的发生，一边是某个号位的侧重显影；两边互为条件，一起亮，一起经封装与回写而稳定，于是有了“它的”“我的”。实体本身，是一束特征纠缠聚合体被粒子化之后的样子：够整体、够稳定、够独立，就被感觉成“本来就在那里”。

收成一句：

> **属性与承载者是两种纠缠的同时发生，中间是一个乘号；“它的”“我的”不是先在的源头，是这一场乘积稳下来的样子。**

◆ 八、创新二：三种属性是什么关系

卷二回答的是这个问题。

主体属性中心主义说，属性在人里面；客体属性中心主义说，属性在物上面；互动属性中心主义说，属性在中间。本书说，三家各抓住了一角，丢了两角。腿力、坡的陡、爬的吃力，是一起亮的；抽掉一种，另两种显不出来；一种的阈值由另两种设定；改一种，三种都动。

收成一句：

> **主体、客体、互动三种属性互相关联、互相需要、互为条件、互相影响，没有一种能独自成立。**

◆ 九、创新三：从哪里切入，怎样推进

卷三回答的是这个问题，下部三编把它用在了教育、健康、事业上。

只改一角的干预，只改学生、只改病人、只改员工，常常失败，失败的方式各不相同：内卷、轮回、耗散。本书说，三种属性的发生服从三方程，起点由任务决定，推进靠两种属性的矛盾推动第三种改变，改变之后还要回写。AI 时代的难题，先问互动那一角变了什么，因为 AI 先改动的常是互动；但起点仍由选起点三问决定，从互动起手是倾向，不是规定。

收成一句：

> **先诊断三角，再选起点，让两角相撞推动第三角，然后盯住回写往哪边走。**

三句话要合起来读。单有创新一，属性是发生的，可是发生在哪里、和谁一起发生，说不清，容易滑回过程哲学的一锅粥。单有创新二，三者纠缠，可是纠缠从哪里来、往哪里走，说不清，容易滑回关系主义。单有创新三，有方法，可是方法作用在什么对象上，说不清，就成了一套管理技巧。新对象、新结构、新方法，三者要一起站住，本书才算立起来。

◆ 十、回到这一家

三句话收完，回到枫林路旁那个老小区。

鲁长庚还在爬山。说起半山那截台阶，他现在的话是：“这一段不算陡，后面那段才陡。”第一年，他说的还是“陡”，爬完要在平台上歇十分钟。台阶还是那截台阶。第 43 章说过，练强之后，同一道坡被说成“不算陡”，爬成了“轻松”。坡没有变，三角变了。他不知道这本书，身上却早走完了一整圈：刚开始

爬山那年，腿力不够与坡太陡矛盾，他当场把爬法改成之字形，回写出“坡可爬”“腿够用”，后来又回写出“不算陡”。

鲁晓帆下了夜班，回家的路上想起父亲。一入冬他又咳了几声，嘴里还是那句“我体质寒”（第 13 章）。

她没有反驳，只是问了一句：那几天穿得怎样、睡得怎样，爬完山是不是一身汗就站在风口里？第十一编说的就是这一问：先把“体质寒”这个主体属性，放回它的三角里去看。她自己说了十几年的“我体质差”（第 79 章），也是这样一点点松开的。本书没有教她治病，她本来也不需要本书教。本书只是给了她一句话，让她在父亲把咳嗽挂上“我”之前，先拦一下。

鲁长庚自己没有察觉的是，“不算陡”这几个字，至少有一部分也是标准化。他每天同一时间、同一条路、同一种爬法，把坡和爬法都固定住了，于是腿力显得稳，坡显得平。腿真的强了，和另两角被固定了，两个解释都在这一幕里，分开它们要靠换坡、换爬法的读数，不靠这个画面。哪天他换一条没走过的野路，或者感冒刚好，那句“我的腿力还强大”可能又要重新显一次。

闵策的小组在年底做完了第一轮绩效。他说服韦东山试了一次“三栏”：个人、任务、协作各记一栏。结果不意外，也不整齐。有两个组员的个人栏分数不高，协作栏却最高；有一个人在难任务上分数掉得厉害，在易任务上最好。韦东山看了说：这下更难打分了。闵策说：难打分，说明以前打得太容易。

闵小满呢？他的数学还是不太好。可是期中以后，骆一鸣老师换了一种讲一次函数的办法，先让他们在格子纸上一个点一个点地描，再连成线，最后才写式子。有一道图像题他描了三遍才看出来，写完式子，他在草稿纸角落写了一句：“原来是这样。”他没有写“我会了”，也没有写“我笨”。那一句没有主语。

本书在第 23 章说过，一号位无我：“下雨了”“石头硬”，不要主语。闵小满那一刻写下的，是一道题在他面前被显了出来。“我”还没有亮。下一次它亮

的时候，会挂上哪一个词，“我会”还是“我笨”，要看那时候手边有什么。第55章说，分叉在回写方向。

一家四口，四种属性：腿力、体质、能力、数学。没有一种是独自的。

这四个人也不是证据。本书在导读里说过，人物不承担证据，只把道理落到一个具体的人、一个具体的晚上。他们的故事是虚构的，可是你身边一定有一位每天爬山的老人、一位值夜班的护士、一位被流程改革追着跑的主管、一个被说过“不是这块料”的孩子。本书写他们，是为了让你在合上书之后，还能认出那道坡。

◆ 十一、本书没有说的

结语还要把几件本书没有说的事说清楚，免得被读成更大的主张。

本书没有说人没有差别。鲁长庚与他的老伙计，爬同一道坡，一个轻松一个吃力，差别是真的。本书只是说，这个差别是在坡与爬法里显出来的，换了坡、换了爬法，差别的大小、甚至方向都可能变。差别真实，不等于差别先在。

本书没有说“我”是假的。“我”是三号位侧重显影，是回写的落点。落点是真的，一个人可以在这个落点上做决定、负责任、被爱。本书只是说，“我”最后才亮，亮之前，发生已经在跑。

本书没有说标签都是坏的。“我腿力强”让鲁长庚每天早上愿意出门，这是一个好标签。本书只是说，标签是回写出来的，它也会继续回写回去；好标签与坏标签，走的是同一条路，方向不同。

本书也没有给出诊断与治疗。健康编只谈看问题的视角。教育编与事业编里的三角卡，是让你在动手之前多看两角，不是代替老师、医生、主管做判断。

◆ 十二、本书交给你的

本书不要求你相信它。第十五编把它可能死的方式都写下了，你可以去试。

本书只请你带走一个动作。下一次你听到一句“他就是那样”“我就是这样”“这东西就是这样”，先别急着同意或反驳，拿出导读里那随身三问：

这个属性挂在谁身上？另两角是什么？撤掉另两角，它还在吗？

三句问完，那个属性多半就从一个主人手里松开，回到它发生的那一刻。你会看到，它原来不是一个东西，是一场正在发生的事。

◆ 十三、全书判词

两千五百年，从亚里士多德的“苏格拉底是白的”，到王阳明的“花的颜色一时明白起来”，再到今天心理学实验室里的人格量表与创造力测验。人们一次又一次看见了属性，又一次又一次给它找了一个主人。本书没有推翻这些看见，只是在每一处停点上，多走了一步。

这一步，压成全书的判词：

两千五百年的实体论看见了属性，却总给它找一个先在的主人。属性没有独自的主人：主体、客体、互动三种属性一起发生，互相纠缠，按三方程、六路径、三原理运行。

岳麓山的那道坡，明天清早还在那里。鲁长庚还会去爬。坡会不会陡，腿够不够用，爬得吃力还是轻松，明天还要再显一次。

没有哪一个属性是等在山上的主人。每爬一次，它被重新说出来一次。

附 录

附录九件，供查、供填、供对、供跑。每一件都从正文里取，不另立新说；每一件都注明出自哪一章，拿不准时回到那一章去读。

读正文时忘了总式和两层，翻附录 A。要把书里的方法用到一件自己的事上，抄附录 B 的空白卡，选起点时翻附录 E。想知道一句“他就是这样”是不是先在化，用附录 F。要动手做实验，先看附录 C、G、H：怎样检验，哪些量不许用，哪些预言已经登记。碰到一个本书新立的词，查附录 I。

附录 A　总式、发生与意识四格、两次回写速查

一、总式（第 15 章）

> **属性发生＝某号位侧重显影（承载者）× 某维侧重发生（属性）× E1 某界侧重的特征纠缠（界）。**

三个因子用乘号连：缺一个，属性就显不出来。承载者不是主人，号位只说属性在哪个位置被显出来，不说它归谁所有。

三句话	号位（承载者）	维（属性）	界	属于哪种属性
这块石头很硬	一号位侧重：那儿有	S 侧重：形态	现实界	客体属性
今晚谈得很顺	二号位侧重：正在	D 侧重：路走通	现实界（理念界未必顺）	互动属性
我的腿力强大	三号位侧重：我的	E3 侧重：内能与动能（见第 19 章）	现实界	主体属性

三个号位速查（第 15、21 章）：

号位	组合	显影为	一句话
一号位	对比 × 粒子 × 真	客体意识：“那儿有”	本身无我，“下雨了”“石头硬”不要主语
二号位	变化 × 波 × 善	互动意识：“正在”	心流时最亮，“我”退场
三号位	分布 × 场 × 美	主体意识：“我”	唯一带意向性；最后才亮

三族属性与界（第 19、20 章）：D 侧重出能力与倾向（创造力、自由意志、幸福感）；E 侧重出禀赋（毅力＝内能，热心＝动能，魅力＝势能）；S 侧重出形态与身份（高、硬、老师）。界是独立的第三条轴，不是属性的一种。

二、发生与意识四格（第三编本编总账，第 22 章）

横着是发生层与意识层，竖着是主体、客体、互动，再加属性一行。

	发生层（在不在）	意识层（亮不亮、挂什么钩）
主体	以自我界内感与时间连续性特征为主的聚合体在运行；饿了而不知时照样持存（第 16、18 章）	三号位侧重显影：“我”；最后才亮，唯一带意向性（第 21 章）
客体	以现实界感觉特征为主的聚合体在运行；整体、稳定、独立达标即粒子化（第 16、17 章）	一号位侧重显影：“那儿有”；本身无我（第 21 章）
互动	以变化与过程特征为主的聚合体在运行；寿命最短（第 16、18 章）	二号位侧重显影：“正在”；心流时最亮，“我”退场（第 21 章）
属性	某维侧重、落在某界的发生；三界是独立一轴；有聚合、粒子化、维持、解散（第 15、18、19、20 章）	被号位显影并回写挂上“它的”“我的”；两次回写；经阶梯与封装，由状态长成属性（第 21、22 章）

左栏是一锅粥里正在缠的东西，右栏是被照亮、被挂钩的东西。两千五百年的实体论大多只看见右栏，又把右栏的钩，记成左栏本来就有的主人。

三、两次回写速查（第 21 章）

	第一次回写：进土	第二次回写：进号位
去处	土壤（E，特征纠缠）	号位，挂上“它的”“我的”
要不要“我”	不要，也不需要被意识到；心流时照样发生	要被显影，一句话就完成
快慢	慢	快
看得见吗	看不见，在发生层	看得见，在意识层
鲁长庚的例子	肌肉、节奏、对那条路的熟悉多缠了一点	“我这腿还行”；“那段坡不陡”
结算什么	所得	属性

一句口径：**所得在土壤里结算，属性在号位里结算。**　两本账常常对不齐。对不齐有三种样子：把互动挂到主体上（“他这个人听不进话”）；土里没缠上多

少，号位先挂了钩（AI　写的作文得了高分，“我作文还行”）；土里已缠上，号位迟迟不挂（“扎针稳”总说成“运气好”）。

四、阶梯速查（第 22 章）

不显（饿了而不知）→ 状态显影（“饿了”“我饿了”）→ 反复显影、由特征律收口、经封装稳定（“我胃口好”）。

	状态	属性
例子	我饿了	我胃口好
时间	此刻	“一直”
显影次数	一次	反复
收口	无	特征律三条件满足
稳定机制	无	封装，可整体调用
号位里的钩	活钩，用完即摘	死钩，挂上不摘

附录 B　三角卡

三角卡是全书的方法总卡（第 61 章）。导言先给了它的简写版，第 61 章给出完整版；下部第十至十三编每个应用章都用它。

一、空白卡

三角卡	内容
① 三方程诊断	主体属性：____；客体属性：____；互动属性：____；被先在化的是：____
② 选定路径	__→__→__。理由（三问）：最松的一角____；被先在化最深的一角____；回写最快被看见的一角____
③ 三原理推进	原理__：____与____矛盾 → ____改变 → 回写____
④ 追踪回写	看什么读数：____；多久看一次：____；怎样算失败：____

四栏各有一个最容易犯的错：

- 第①栏只写一种属性，另两种空着；或者三种都写成了人的毛病。要用当事人的原话写，三个月后拿来对照。
- 第②栏只写第一位；或者第一位放的正是第①栏里被先在化的那一角，又说不出理由。
- 第③栏写成“加强某某”，那是加量，不是矛盾；或者只写到“改变”，漏了回写。
- 第④栏没有失败条件。没有失败条件的卡，永远不会错，也就没用。

二、示范卡：鲁长庚的那段坡

三角卡	内容
① 三方程诊断	主体属性：“我腿不行”；客体属性：“那段坡要命”；互动属性：“一口气冲上去，喘半天”；被先在化的是：主体，“腿不行”被当成定数
② 选定路径	互→客→主。理由：最松的是爬法，明天就能换；被先在化最深的是腿力，留到第三位读；回写最快被看见的是爬的吃力，当天可读，坡的“陡”次之
③ 三原理推进	原理一：腿力不够与坡太陡矛盾 → 爬法从直冲改成之字形 → 回写“坡可爬”“今天不费劲”，最后回写“腿够用”
④ 追踪回写	读数：每天记一句爬后的原话，每周记一次那段坡在嘴里的说法；三个月后看停练一周能否几天恢复。失败：三个月后三句话都没换（内卷），或者换了又回原样（轮回），或者恢复越来越慢（耗散），就重问三问

导言里的简写版与此一致：第②栏同为互→客→主；第③栏同为腿力与坡相撞、爬法改成之字形、回写“坡可爬”“腿够用”；第④栏简写为“看同一截台阶中途歇几次、是否还说‘陡’；每两周看一次；三个月不变即算失败，换起点”。

读这张卡要看清两处。第③栏用原理一，路径却从互动起手，两者不矛盾：原理说哪两种属性在相撞，路径说手先放在哪里。第④栏的失败条件直接用第 56 章的四结局，卡因此能被事实推翻。

三、往里看一层

第④栏出现耗散的读数时，在主体那一角往里看一层（内层全息）：腿力的形状是“腿够用”还是“腿发紧”；路是这三个月的走法；土是身体、睡眠、膝盖与那段石阶。看完内层回到外层，把第③栏改成更慢的推进，第④栏加一个读数：膝盖发紧的天数。这里只谈看问题的视角，不作诊断，不给健康建议。

四、这张卡不能做的事

它不是诊断书，不替代专业判断；它不保证见效，只保证努力落在一条完整的路上；它不替你挑起点；它自己也会被先在化，用久了容易被当成“这种事就是走某条路”的标准答案。卡上每一栏，都只是这件事此刻的样子。

附录 C　四个“互相”检验卡

取自第七编本编总账（第 49 章）。四个“互相”用四种不同的操作检验，彼此不能代替。

四个“互相”	问的是	检验	读数	对应	判负
互相关联（第 44 章）	一起显露成一个样子	共变	一种多少变，另两种跟不跟	显露	三种属性各变各的，不共变
互相需要（第 45 章）	缺一种另两种显不显	抽离	拿到零，另两种显不显、带不带替身痕迹	土	拿到零且无替身仍照原样显
互为条件（第 46 章）	在哪里亮，线由谁画	阈值位移	只动一角，阈值挪不挪	土里的条件	另两种大幅变，阈值两层都不挪
互相影响（第 47 章）	改一种另两种动不动	干预追踪	没被碰的两角的读数	路	同一三角、窗口够长，细读数也不动

第 44—47 章各章的检验卡是本表各行的展开。

用卡的规矩（第 110 章）：**只在抽离或干预追踪至少一项成立时，才说“纠缠”**。单有共变，只记作“相关”。

纠缠度检验卡（第 49 章）把四个“互相”压成一个能算的比例：

纠缠度检验卡	内容
① 选定读数	一种属性的读数 Y，写明它属于主体、客体还是互动
② 交叉设计	若干客体 × 若干主体 × 若干做法，每格测 Y
③ 两轮	标准化轮（仪器加程序）与放开轮（日常范围）
④ 算纠缠度	不归本角的波动 ÷ 全部波动，两轮各一

纠缠度检验卡	内容
⑤ 查深盆	放开轮仍低、且不共享校准的读数，记为深盆，创新二在此收窄
⑥ 判负	看交互项份额：放开轮含个人的交互项份额低于登记下限 δ；纠缠度作辅报，主效应另报；致命条款见附录 H 末段

附录 D　属性总表：三号位 × 三维 × 三界

取自第 67 章。三乘三乘三，二十七格。每格一个例子，例子是示意，不是穷举。

号位 · 维	理念界	现实界	自我界
主体 · D 能力与倾向	我会证明	我会修机床	我敢做自己
主体 · E 禀赋	我对数字敏感	我的腿力强大	我敏感
主体 · S 形态与身份	我是学数学的	我六十八岁	我是个老钳工
客体 · D 能力与倾向	这条定理推得出很多结论	这药有效	这段回忆总把我拉回去
客体 · E 禀赋	这个定理美	这块玉温润	这段记忆沉重
客体 · S 形态与身份	这是一道几何题	石头很硬	这是我小时候住的房子
互动 · D 能力与倾向	这次推演顺	这一下敲得准	这次回想翻涌
互动 · E 禀赋	这场讨论有劲	市场很热	这段关系很暖
互动 · S 形态与身份	这是一次证明	这是一场比赛	关系很僵

两种读法。横着读：同一号位、同一维，换一个界，属性的样子就变了，界是独立的第三条轴（第 20 章）。竖着读：同一界里，同一件事被不同号位显影，就成了三种属性。“我的腿力强大”从不单独亮，同一列里总有“这道坡陡”和“这一次爬得吃力”。**总表的每一格都不是一个孤立的属性，它总是和同一列里另两个号位的某一格一起亮。**

属性在号位之间搬家的三种方式（第 67 章）：

迁移	是什么	常走的原理	例子	搬回来多从哪里起手
客体化	被显成“我的”的属性，被搬去显成一件东西的属性	原理二	体检单把“我累”搬成“血压高”（第 62 章）	互动，给主体补读数

迁移	是什么	常走的原理	例子	搬回来多从哪里起手
主体化	被显成“它的”或“这一下的”属性，被搬进“我”	原理三	橡胶手；菜刀被收进“我的刀工”（第 63、67 章）	客体，换一把刀、换一个场合
挂错	三角共同的读数，被整个挂到一个号位上	记账错误	“他脾气坏”其实是“我们俩一碰就僵”（第 34 章）	几乎总是互动

不管哪一种搬家，三种属性都是一起搬的。

附录 E　六路径选择表

一、选起点三问（第 60 章）

三问	问的是	怎样读
哪一角最松	动它的阻力小：明天就能试，试了不伤人，错了能退回来	主体看是余量还是标签（“现在”“刚”松，“就是”“从来”紧）；客体看是可改的东西还是不许动的尺子；互动看是不是一个明天能试的具体做法。别把“最近”当成“最松”
哪一角被先在化得最深	说法最多、最牢、传得最远的那一角	一面避开，通常不放第一位；一面瞄准，常常是最后要读回写的第三位。多数难题里它落在主体〔待验〕
哪一角的回写最快被看见	这条路的第一块路标	一般次序：互动当天可读，客体以周计，主体以月计〔待验〕；具体的事会改写这个次序

二、默认排法

第一位放最松的一角；第二位放回写最快被看见的一角；第三位留给被先在化得最深的一角。这是默认，不是规定。

三问打架时，第一问优先：先保证手放得下去。最松的一角回写最慢时，第一位仍放它，另挑一个回写快的角做路标。被先在化最深的一角同时最松时（标签刚贴上、还没传开），可以从那一角起手。

头号案例三问排法（第 60 章）：

三问	主体：腿力	客体：坡	互动：爬法
哪一角最松	紧，要几个月	动不了	最松，明天就能换
哪一角被先在化最深	最深：“我腿不行”	浅	浅
哪一角回写最快被看见	最慢	以周计	当天
排进路径	第三位	第二位	第一位

三、选完之后的反向检查（第 60 章）

1. 写出完整的三位。写不全，只是挑了一个点，还没选路。
2. 第一位放的若正是被先在化得最深的那一角，要说出它为什么偏偏最松；说不出，换一角。
3. 三位里不许有一位是一个人。“先改学生，再改老师，最后改家长”是三个点，不是一条路径。

AI 已经进来的事情里，先问互动那一角变了什么：互动那一角刚出现、还没被说死，主体和客体的旧说法是在旧互动里量出来的，所以三问常常指向从互动起手。但起点仍由选起点三问决定；从互动起手是倾向，不是规定。路走一轮，任务 DNA 就要重读一次。

四、常见误用（第 57 至 60 章）

路径	适用：起点是什么	误用：起点是什么	误用场景
主→客→互	新出现、未说死的余量	传下来的标签	按“基础弱”给小满挑简单题
主→互→客	被闲置的余量	被定性的缺陷	按“内向”让程序员主持站会
客→互→主	一样可改、卡住全局的东西	被当成灵药的东西	统一采购 AI 工具，按工具改流程
客→主→互	已经大变、可以拆开的东西	被当成尺子的东西	一张摸底卷分 A、B、C 三层
互→客→主	明天就能试的具体做法	看起来最好动、其实被桩钉住的做法	闵策小组第一次改流程，被考核表吸回
互→主→客	已经发生、需要摆上桌面的新互动	产物被整份记到人头上的互动	新人靠多轮 AI 出方案被说“能力强”

三种典型选错：只改学生、只改病人、只改员工。它们是同一个动作：**把三角截成一个点，再把那个点挂在一个人身上。** 换成三问的话说，是把第二问的答案当成了第一问的答案。

五、三大领域各章所用路径一览（第 97 章本编总账）

路径	教育（第十编）	健康（第十一编）	事业（第十二编）
主→客→互	第 74 章 越用越强还是越弱	第 82 章 药效是药的属性吗	第 94 章 简历失灵
主→互→客	第 71 章 这一章太难了	第 80 章 慢性病标签	第 93 章 人—AI 成果署名
客→主→互	第 73 章 精准画像	第 84 章 AI 诊断标签	第 92 章 被替代的是什么
客→互→主	第 70 章 不爱学习；第 75 章 知识免费之后；第 77 章 本编预言	第 83 章 可穿戴与数字孪生	第 89 章 他能力强；第 97 章 本章预言
互→主→客	第 72 章 AI 代写之后	第 81 章 年纪大了；第 86 章 医术归谁	第 90 章 人岗匹配；第 96 章 “我的”定价
互→客→主	第 68 章 教育的三角；第 69 章 天赋与差生；第 76 章 设计土	第 78 章 健康的三角；第 79 章 我体质差；第 85 章 健康焦虑；第 87 章 干预与预言	第 88 章 事业的三角；第 91 章 职业倦怠；第 95 章 规划失灵

附录 F　先在化诊断卡

先在化：把一场发生记成一个先在的属性或实体。（第 14 章）

一、三个标记

标记	是什么	一句认法	判词里的样子
时序倒置	后来显出的，被说成先就有的	先爬、后显出腿力，记成先有腿力、所以能爬	第 215 号：“长出来的被记成找回来的”
主语转移	一个局面被换成一个持有者	“这次爬得轻松”变成“他腿力好”	第 234 号：“沉淀被记成天赋”
两角隐去	三种属性一起发生，记账时只留一种，另两种退成“条件”“场合”“偶然”	坡和爬法还在，可是不再算数	第 14 章东西方判词总表各行的“丢了”一栏

三个标记同时出现，才算先在化。只有一个，可能只是说话方便。

先在化不是说谎。另两种属性被固定住时，先在化的账记得准，用它做判断省力又可靠；它出事，是在条件变了、账没跟着改、人却按账去活的时候。

二、三个落点

落在客体（硬是石头的，难是这道题的）、落在主体（良知是我的，“不是学数学的料”是这孩子的）、落在互动（关系就是一切）。三个落点生出三种单极中心主义：客体属性中心主义、主体属性中心主义、互动属性中心主义。

三、随身三问（导读）

问	问法	对应
第一问	这个属性挂在谁身上？	创新一：属性挂在哪里，是一场发生被记下的结果
第二问	另两角是什么？	创新二：三种属性一起在场

问	问法	对应
第三问	撤掉另两角，它还在吗？	创新三：改一角，看另两角怎么动

第三问若怎么换都换不掉，记下来：那正是本书最想要的反例。

附录 G　测量禁用清单

本书的检验，押在属性读数上（第 49 章的纠缠度，第 111 章的致命条款）。读数一旦借用了对手的工具，判负就会失灵：读数与那个工具的相关是人为造出来的。所以先写明哪些量不许进入属性读数的定义。清单承 Fable 文《创造力不是主体属性：差异对其发生土壤的回写》第 6.4 节，并按第 49、108、110 章扩到全书。

不进入读数定义的量	它原本是谁的工具	为什么不许进
专家对产品的评分（共识评估一类）	把属性放在评审一头的做法	评分本身是一次互动，评审者是另一个主体；用它定义属性，等于把两角藏进一个数里
人格量表、动机量表	把属性放在个人一头的做法（成分模型、投资理论、特质论）	量表先假定属性住在人身上，再用它去证明属性住在人身上
发散思维测验分数	库存论	同上；且多在一套固定题、固定指导语下测，是标准化的产物
奖项、录用、发表状态	系统模型的承认指标	记的是守门人的裁决，不是属性在三角里的发生
采纳者数量	扩散理论	被照抄多少，不等于土壤变了多少（Fable 文的“扩散差异”）
引用数、引用网络的位移	扰动指数一类	记的是承认网络的形状，混进了互动与客体两角
当事人关于“我”的自述，用来判定“我”何时亮	内省	一问“我”，“我”就亮了（第 110 章第六处）；只能部分排除

这些量不是废物。它们全部作为**竞争预测变量**出现：可以和本书的读数相关，也可以不相关，但不进入读数的定义（承 Fable 文第 6.4 节）。

允许进入读数的：

- 每一种属性各有一个不经另两种属性定义的独立读数。坡的陡用坡度仪，爬法用步频、步幅与路线记录，腿力用平地固定负重深蹲（第 110 章）。
- 测创造力的所得，用回写度 R：只用带时间戳的产出物、事先固定的特征表示、暴露关系与复制阈值（Fable 文第 6.1、6.4 节；本书第 40、49 章）。
- 测“我”何时亮，用不带“我”的探针（“此刻最清楚的是什么”）与行为时间戳，由不知道假设的人编码（第 110 章）。

配套纪律（第 110 章）：

- 标准化要先认定，再看稳定。标准化记录在看读数之前写下，由不知道读数的人来写。
- 回写方向要先预测，依据写在结果之前。
- 任务 DNA 三问在干预前回答，回答者与评估者分开，设对照。
- 三元谓词改写，只在另两个空位都能指出一个独立读数时才允许。

附录 H　八条预注册预言一览

取自第　112　章。每条写四格：预言、可观察量、判负、退让。四格一经登记，不许在结果出来之后改写；要改，只能在开跑之前改，并把改动与理由一起公开。凡数字阈值暂时给不出的，标〔待验〕，须在开跑之前补登。

编号	预言	挂在	可观察量	判负	退让层
一	标准化：本书与实在论对主体、客体的主效应没有分歧；分歧在含个人的交互项（人×客体、人×做法），放开轮里它不低于 δ，标准化轮里降到 δ 以下	创新二	同一批人，在若干客体、若干做法下重复测同一种属性（能力、倾向、禀赋三族之一），标准化轮与放开轮各做方差分解，报告个人主效应与含个人的交互项份额，残差单列；重测相关与纠缠度作辅报	放开轮里含个人的交互项份额低于登记下限 δ，或不比标准化轮高出登记的差值〔数值待验〕	创新二收窄：承认这一属性在这一测法范围内是一元的，列入“不纠缠属性”
二	基准测试：AI 能力在基准上显得稳定，是因为任务与交互被标准化；换成真实任务与真实交互，模型×任务类型的名次会交叉	创新二	不少于六个模型、八类任务；标准化轮与放开轮各算名次交叉比例（任务难度的主效应不算证据）	放开轮的名次交叉比例不高于标准化轮，或差值在预先登记的范围之内〔待验〕，且换使用者不改变结果	第 99 章判断撤回；第 98 章三方程降为“模型为主、任务与交互为修正项”
三	心流：属性意识不在心流正盛时出现，在心流结束或被打断后出现	创新一	专注任务中随机打断，“此刻最清楚的是什么”由盲者编码；以打断前的操作速度与错误率分档，自评只作参考	专注最高一档里关于自己的判断的比例，不低于专注低的档	号位显影理论要改：第 21 章的显影顺序降为“常见顺序”

编号	预言	挂在	可观察量	判负	退让层
四	饥饿：饥饿在专注时不显影，停下时才显影	创新一	长时专注任务中记录距上一餐时间与生理读数〔指标待核〕；任务中打断与任务结束时各问“此刻身体有什么感觉”（不提饥饿），并记录打断前后的行为（伸手拿食物、操作变慢）；有行为而无报告才算“发生在、显影不在”	生理读数相当时，任务中自发提起“饿”的比例不低于任务结束时；或无此类行为，只是注意分配	两层之分不必整体撤回，“饿了而不知”不再作头号例证，须另找例证
五	橡胶手：同步一断，“我的”即撤	创新一、二	同步刷触诱发错觉后切换为不同步，记录归属评分与本体感觉漂移〔测法细节待核〕随时间的变化	切换后在预先登记的时间窗内〔待验〕归属评分不下降，或降幅在误差之内	互→主→客在这一例失效；承认“我的”有惯性，并给出惯性来源
六	挂错号位：只改互动、不改人，“他脾气坏”一类人格归因会下降	创新二	工作小组干预前后的相互人格评价，会议中打断、抢话、沉默次数；干预只改会议规则，设不改规则的对照组；另记被归因者在不受规则管的互动里的行为读数（归因降而这些读数也变好，说明人真变了，不算“挂错”）	干预组负面人格归因的降幅与对照组无显著差异〔差异标准待验〕	互动属性对主体属性的解释力降级；第 34 章与第十二编的“挂错”诊断降为可能性之一
七	路径：按任务 DNA 三问预先选定的起点，比随意起点见效快	创新三	同类问题分三组：按三问选起点、随机起点、按习惯从主体起手；三问答案干预前写下，评估者不知分组；看达到预先登记改善标准所用时间	三组时间无显著差异〔样本量与标准待验〕	六路径降为描述性分类
八	回写方向：原理三的分叉，可由“替代互动是否在场”“负面标签是否先到”预测	创新三	学习困难情境中记录这两项，事先写下方向预测；四周后看自我陈述与任务读数的走向；预测者与读数者分开	方向预测的准确率不高于登记的下限〔下限与样本量待验，须明显高于随机〕；四格预测规则（含两个混合格）事先写满	原理三保留分叉，撤回可预测

建议的真跑次序：先跑第七、八条（最便宜，直接关系应用编的建议），再跑第一、六条，第三、四、五条需实验室条件，第二条放在最后。次序不影响判负。

八条都不是致命条款。全书唯一的致命条款在第 49 章先立、第 111 章列成条款：**适用于能力、倾向、禀赋三族（形态与身份属性不在内）：在放开轮对同一批人做人×客体×做法的方差分解，分别报告个人主效应与含个人的交互项份额；若个人主效应份额稳定超过一半，且含个人的交互项份额低于登记下限 δ，并在教育、健康、事业各一组中复现，全书放弃。个人主效应大而含个人的交互项也大，按封装读，另报，不判负；残差单列。**　八条之中，本书估计最可能先倒的是第五条与第八条。

附录 I　术语表

本书新立的术语，按拼音排序。每条一句定义，口径与全书统一；括号内为主讲章。

标准化：把三角中的两角固定住，使第三角的读数可以被复现和比较的一组做法；测量中，主体被换成校准过的仪器，互动被换成写定的程序（第 49 章）。

标准化预言：本书与实在论对主体、客体的主效应没有分歧；分歧只在含个人的交互项份额，放开轮里不低于登记下限 δ，标准化轮里降到 δ 以下（导言，第 49 章）。

不变性：一种属性的读数在标准化之下呈现的低纠缠度；它是真的，也是做出来的（第 49 章）。

持存：在发生层，不在意识层；饿了而不知时，主体在，主体意识不在；实体有聚合、粒子化、维持、解散的生命周期（第 18 章）。

创造力（本书口径）：D1　三律一起跑、由特征律收口的所得，在土壤里结算；“有创造力的人”是这一所得回写到三号位时留下的名字（第 40 章）。

单极中心主义：把属性只挂在一角的三种做法：客体属性中心主义、主体属性中心主义、互动属性中心主义（第 14、48 章）。

封装：反复试用、检测后，历史发生成为可整体调用的能力；属性稳定的机制（第 22 章）。

构成决定倾向，侧重决定显成什么：一团聚合体的构成决定它倾向被显成什么，此刻的号位侧重决定它实际显成什么；同一个身体可以被感觉为“我的身体”，也可以被感觉为一个客体（第 16、22 章）。

挂错：一个本来是三角共同的读数，被整个挂到某一个号位上，挂的人还以为它本来就住在那里（第 34、67 章）。

阶梯：不显 → 状态显影 → 反复显影、由特征律收口、经封装稳定成属性；状态与属性的分界在此（第 22 章）。

界：E1　三界（理念界、现实界、自我界）侧重，是属性的独立第三条轴，不是属性的一种（第 20 章）。

纠缠度：一种属性的读数中，不能归到这种属性自身那一角的波动占全部波动的比例；须分别报告标准化下与撤掉标准化后的值；是辅报，判负看交互项份额（第 49 章）。

客体化：一个原本被显成“我的”的属性，被搬去显成一件东西的属性（第 67 章）。

粒子化：聚合体在整体性、稳定性、独立性三项上达标，就被感觉成“本来就在那里”；先在的错觉是粒子化的产物（第 17 章）。

两层全息：外层是三种属性之间的三方程、三原理、六路径，内层是每种属性自身也是一场显露、差异序列、特征纠缠；两层同构（第 61 章）。

两次回写：所得回写进土壤（E），慢，不要“我”，在发生层；所得回写进号位，挂上“它的”“我的”，快，一句话就完成，在意识层（第 21 章）。

六路径（属性层）：主→客→互、主→互→客、客→主→互、客→互→主、互→主→客、互→客→主；起点由任务 DNA 决定（第 57 至 60 章）。

名是指针：一个名指向一团特征纠缠聚合体，名字本身不是那团东西；三界通用（“树”指现实界的一团，“素数”指理念界的一团，“我”指自我界的一团）（第 20 章）。

任务 DNA：一件事自带的、决定从哪里下手的那几样特征，即三角此刻的样子；用选起点三问来读，路走一轮就要重读（第 60 章）。

三方程（属性三方程）：主体属性＝F（客体属性，互动属性）；客体属性＝G（主体属性，互动属性）；互动属性＝H（主体属性，客体属性）（第 50 章立，第 51、52 章细讲）。

三角卡：全书方法总卡，四栏：三方程诊断、选定路径、三原理推进、追踪回写（第 61 章）。

三原理（属性层）：两种属性矛盾，推动第三种属性改变，再回写；原理一推动互动，原理二推动客体，原理三推动主体，原理三的分叉在回写方向（第 53 至 55 章）。

三元谓词：属性在语法上是一元的，在发生上至少是三元的，即属性（客体，主体，互动），另加时间索引；改写只在另两个空位都能指出独立读数时才允许（第 110 章）。

三种属性：主体属性（“我的腿力强大”）、客体属性（“石头很硬”）、互动属性（“谈话很顺”）（第 42 章）。

三族属性：D 侧重出能力与倾向，E 侧重出禀赋，S 侧重出形态与身份（第 19 章）。

深盆：撤掉标准化后纠缠度仍低、且不共享校准的读数；创新二在深盆上收窄（第 49 章）。

实体发生：三个号位所显的那些特征缠成的纠缠聚合体在运行（号位本身是意识层的位置）；主体、客体、互动在发生层都是聚合体，差别在构成（第 16 章）。

实体意识：一个号位侧重显影；主体意识是三号位侧重显影，客体意识是一号位，互动意识是二号位（第 16、21 章）。

属性层四结局：跃迁（新属性稳定）、内卷（只加量、三角不动）、轮回（改了又被旧三角吸回）、耗散（磨损而不可继续）（第 56 章）。

属性发生：聚合体中某维侧重、落在某界的发生，与某号位侧重显影同时发生、互为条件（两种纠缠，一个乘号）；总式为某号位侧重显影 × 某维侧重发生 × E1 某界侧重的特征纠缠（第 15、19 章）。

属性意识：属性发生被号位显影、并回写挂上“它的”“我的”的那一刻；“我的”是回写的落点（第 21 章）。

四个“互相”：互相关联（检验共变）、互相需要（检验抽离）、互为条件（检验阈值位移）、互相影响（检验干预追踪）（第 44 至 47 章）。

先在化：把一场发生记成一个先在的属性或实体；认法是时序倒置、主语转移、两角隐去三标记同时出现（第 14 章）。

选起点三问：哪一角最松？哪一角被先在化得最深？哪一角的回写最快被看见（第 60 章）？

致命条款：在放开轮对同一批人做方差分解，若个人主效应份额稳定超过一半，且含个人的交互项份额低于登记下限 δ，并在三领域复现，全书放弃；适用于能力、倾向、禀赋三族（第 49 章先立，第 111 章列成条款）。

主体化：一个原本被显成“它的”或“这一下的”属性，被搬进“我”，显成“我的”（第 67 章）。

参 考 书 目

书目分三类：德麦国际站内专著、古典与原典、近现代著作与研究。只列正文实际引到的。站内专著按书号排列，书名照正文引用处与站上详情页标题；古典按地区与年代排列；近现代按正文出场的门类排列，外文作者附原名，年份一般为初版年份。

正文凡标〔待核〕所涉的篇目，书目里同样标〔待核〕，不补本书没有核对过的出版信息。统稿与再版时，据此逐条查对原文。

一、德麦国际站内专著（按书号）

1. 第 2 号《SIO本体论》。
2. 第 5 号《特征纠缠解码》。
3. 第 6 号《西方哲学大解构》。
4. 第 8 号《中华之气》。
5. 第 25 号《心血管健康的发生学重建》。
6. 第 29 号《重返年轻》。
7. 第 31 号《创造力发生机制解码》。
8. 第 32 号《原创动力学解码》。
9. 第 48 号《三律心理学》。
10. 第 49 号《互动医学入门》。
11. 第 74 号《创造的产程》。
12. 第 145 号《普通人都能明白的柏格森》。

13. 第 149 号《普通人都能懂的胡塞尔》。

14. 第 153 号《普通人都能懂的萨特》。

15. 第 154 号《普通人都能明白的梅洛-庞蒂》。

16. 第 156 号《主体发生学的开启：普通人都能懂的拉康、福柯和鲍德里亚》。

17. 第 174 号《普通人都能懂的阿奎那》。

18. 第 191 号《何谓物》。

19. 第 194 号《意识的奥秘》。

20. 第 197 号《普通人都能读懂的贝克莱》。

21. 第 212 号《三视角方法论与实践应用》。

22. 第 215 号《普通人都能懂的孟子》。

23. 第 216 号《普通人都能懂的荀子》。

24. 第 224 号《我经济》。

25. 第 234 号《普通人都能读懂的王阳明》。

26. 第 236 号《从六步到九步》。

27. 第 238 号《特征律》。

28. 第 240 号《从因材施教到超材创造》。

29. 第 241 号《我和我们》（站上书架列有此书，页面在 /books/i-and-we/，数字阅读版 v1.1；站内标明书号、ISBN、定价尚未分配）。

30. 第 242 号《SDE 好奇发生学》（页面在 /books/curiosity-genesis/，修订版 v3.0；页在，正文所引字句在该版全文中未查到〔待核〕）。

31. 第 253 号《普通人都能懂的朱熹》。

32. 第 263 号《教育的新使命》。

33. 第 267 号《预案科学》。

34. 第 268 号《人-AI 如何走向复合体的精益求精？》。

35. 第 270 号《敌人发生学》。

36. 第 274 号《逍遥是怎样长出来的》。

37. 第 277 号《人性发生学导论》。

38. 第 278 号《AI越强，人就越弱吗？》。

39. 第 282 号《情商的本体论革命》。

40. 第 290 号《普通人都能懂的老子》。

41. 第 292 号《发生哲学中的同路人》。

42. 第 316 号《主体间性的发生学入门》。

43. 第 326 号《“我要”之前没有我：欲望发生学与弗洛伊德学派的解构》。

44. 第 329 号《技术的“我”》。

45. 第 339 号《职场风云——每个人的预案科学》。

46. 第 340 号《一的传心网络》。

47. 第 343 号《卡路》。

48. 第 347 号《我的面条——AI时代新经济的猜想》。

49. 第 349 号《婴儿：SDE 活体发生学》。

50. 第 351 号《AI时代大学毕业生的核心竞争力》。

51. 第 386 号《隐私保护与“我”的诞生》。

52. 第 398 号《AI时代的判断力发生学导论》（正文亦简称《判断力发生学》）。

53. 第 400 号《AI时代教育的新典范》。

另：Fable：《创造力不是主体属性：差异对其发生土壤的回写》（论文稿，正文称“Fable 文”）。这是一篇在 SDE 学派内部写成、对 SDE 提出异议的论文，由王德生博士提供〔待核：作者与成文时间〕。第 40、49、108、110 章与附录 G 引用。

二、古典与原典

（一）古希腊与中世纪

1. 柏拉图：《美诺篇》。
2. 柏拉图：《泰阿泰德》〔待核：所引处〕。
3. 亚里士多德：《范畴篇》。
4. 亚里士多德：《物理学》。
5.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待核：第十四卷第 1 章引文〕。
6. 亚里士多德：《论灵魂》〔待核：第二卷第 1 章 412a27—28；第三卷 425b26，418b〕。
7.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待核：1103a31 前后“习以成德”一句〕。
8. 欧几里得：《几何原本》。
9. 托马斯·阿奎那：《论存在者与本质》〔待核：第 4 章〕。
10. 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待核：圣餐一处为第三部 77 题 2 条；偶性与存在者一处为第一部 45 题 4 条，字句未核〕。

（二）近代欧洲

1. 伽利略：《试金者》〔待核〕。
2. 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1641〔待核：第二沉思所引段落〕。
3. 笛卡尔：《哲学原理》。
4. 笛卡尔：《论灵魂的激情》〔待核：第 31—32 条〕。
5. 笛卡尔与伊丽莎白公主往来书信，1643〔待核：伊丽莎白 5 月（旧历 6 日）来信，笛卡尔 5 月 21 日与 6 月 28 日两封回信，两封回信不宜混写〕。
6. 斯宾诺莎：《伦理学》。

7. 莱布尼茨：《形而上学论》〔待核：第 8、13 节〕。
8. 莱布尼茨：《新系统》，1695〔待核〕。
9. 莱布尼茨：《单子论》。
10. 洛克：《人类理解论》，1690〔待核：第二卷第八章节号〕。
11. 贝克莱：《视觉新论》，1709。
12. 贝克莱：《人类知识原理》，1710。
13. 休谟：《人性论》，第一卷 1739。
14. 休谟：《人类理解研究》。
15.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
16. 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
17.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1807〔待核：所引节号〕。
18. 黑格尔：《逻辑学》〔待核：本质论“矛盾”一节出处〕。
19. 黑格尔：《哲学全书》〔待核：§§575—577；§60 附释〕。

（三）印度与佛家

1. 《歌者奥义书》〔待核译本〕。
2. 胜论：《胜宗十句义论》，玄奘译〔待核：各本句义数目〕。
3. 《杂阿含经》〔待核卷次〕。
4. 龙树：《中论》，鸠摩罗什译（大正藏 T1564，卷四《观四谛品》24:18）：偈作“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无”，紧随其后的长行释文作“即是空”；后世多引作“我说即是空”（已据 CBETA 核）。
5.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玄奘译。
6. 《坛经》〔待核版本与原文〕。

（四）中国

1. 《易·系辞上》；《易传》〔待核〕。
2. 《老子》。
3. 《庄子》：《齐物论》〔待核〕、《养生主》、《秋水》、《天下》〔待核：字句〕。
4. 《孟子》：《告子上》、《公孙丑上》；赵岐注与朱熹《孟子集注》训“湍”〔待核〕。
5. 《荀子》：《性恶》、《劝学》、《儒效》〔待核：“注错习俗”所在篇〕。
6. 公孙龙：《公孙龙子》之《坚白论》（“白以目、以火见……”“坚以手，而手以捶……”一段已核；其余字句待核）、《白马论》。
7. 《墨经》：《经上》、《经说上》〔待核：相关条目原句〕。
8. 《大学》。
9. 《黄帝内经·素问》：《评热病论》〔待核篇目〕、《标本病传论》〔待核〕。
10. 张仲景：《伤寒论》〔待核：具体条文从略〕。
11. 张载：《正蒙》之《太和》〔待核原句〕、《诚明》〔待核：字句〕、《参两》“一物两体”〔待核篇目〕。
12. 朱熹：《朱子语类》〔待核卷次与字句〕；中和旧说与新说。
13. 王阳明：《传习录》。
14. 王夫之：《尚书引义·太甲二》“日生日成”〔待核原句〕。《尚书引义》论“能、所”，原句未核到，正文不引。
15. 王夫之：《周易外传》〔待核：卷五〕。

三、近现代著作与研究

（一）现象学、过程与生成哲学

1. 胡塞尔（Edmund Husserl）：《观念》第一卷〔待核：所引表述〕。
2. 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
3. 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存在与时间》，1927〔待核：节号〕。
4. 萨特（Jean-Paul Sartre）：《存在与虚无》，1943〔待核：原书章节与页码〕。
5. 萨特：《禁闭》（剧本）〔待核：剧本年份与译法〕。
6. 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知觉现象学》，1945〔待核：论言语一章〕。
7. 梅洛-庞蒂：《可见的与不可见的》〔待核：“交织—交错”一章〕。
8. 梅洛-庞蒂：索邦儿童心理学讲义〔待核〕。
9. 柏格森（Henri Bergson）：《创造进化论》，1907〔待核：具体表述〕。
10. 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科学与近代世界》，1925。
11. 怀特海：《过程与实在》，1929〔待核：具体表述〕。
12. 德勒兹（Gilles Deleuze）：《差异与重复》，1968〔待核〕。
13. 西蒙东（Gilbert Simondon）：个体化理论（正文只述大意，未引具体著作）。
14. 布伯（Martin Buber）、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正文第 31 章只述大意（以上均为大意）〔待核：原著〕。

（二）分析形而上学

1. 赖尔（Gilbert Ryle）：《心的概念》，1949。

2. 奎因（W. V. O. Quine）：《论何物存在》，1948；“没有同一性，就没有实体”一语出于其后期文章，字句待核。
3. 布莱克（Max Black）：《不可分辨者的同一性》，载 Mind，1952。
4. 威廉斯（D. C. Williams）：《论存在的要素》（“On the Elements of Being”），载 Review of Metaphysics，1953。
5. 坎贝尔（Keith Campbell）：《抽象殊相》，1990。
6. 斯托特（G. F. Stout）：《共相与命题的本性》，1921（殊相属性说的早期来源）。
7. 罗素（Bertrand Russell）：后期把物看成一组“共现”的性质，见《意义与真理探究》，1940〔待核：著作与年份〕（第 103 章）。
8. 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可检验性与意义》，1936（可溶条件句）。
9. C. B. Martin：《倾向与条件句》，1994（互显伙伴）。
10. 西蒙斯（Peter Simons）：特普理论的“核心说”〔待核〕。
11. 克里普克（Saul Kripke）：《命名与必然性》（据 1970 年讲演）〔待核〕。

（三）主体发生学：拉康、福柯、鲍德里亚

1. 拉康（Jacques Lacan）：镜像阶段，1936 年首次提出、1949 年改定（据第 326 号转述）。
2. 拉康、福柯（Michel Foucault）、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三人主要著作中的具体出处，以第 156 号各编所核为准〔待核原典〕。

（四）心理学：人格、归因、知觉与判断

1. 勒温（Kurt Lewin）：行为是人与环境的函数，B＝f(P,E)。

2. 米歇尔（Walter Mischel）：《人格与评估》（Personality and Assessment），1968；“人—情境之争”的相关系数数字待核。
3. 米歇尔（Walter Mischel）、Yuichi Shoda：认知—情感人格系统与“如果—那么”行为签名，1995，载 Psychological Review（日文汉字写法未核，正文宜用拉丁名）。
4. Jones, E. E., & Harris, V. A.：态度归因研究，1967。
5. Jones, E. E., & Nisbett, R. E.：行动者—观察者差异，1971。
6. Ross, L.：基本归因错误的命名，1977。
7. Green, D. M., & Swets, J. A.：《信号检测论与心理物理学》，1966。
8. 罗森塔尔（Robert Rosenthal）、雅各布森（Lenore Jacobson）：教师期待研究，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称“皮格马利翁效应”〔待核：原研究设计、效应大小与重复研究〕（第 69 章）。
9. 德西（Edward Deci）、瑞安（Richard Ryan）：自我决定理论（自主、胜任、关系）〔待核：具体表述与实证研究〕（第 70 章）。
10. 马斯拉克（Christina Maslach）、莱特（Michael Leiter）：职业倦怠的三个面向与工作生活六领域〔待核：表述与量表细节〕。
11. 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疾病分类》第十一版（ICD-11），倦怠条目，列为与职业相关的现象，不作医学疾病〔待核：条目原文〕（第 91 章）。
12. Demerouti, E., Bakker, A. B., Nachreiner, F., & Schaufeli, W. B.：工作要求—资源模型，2001，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待核：卷期页码〕（第 91 章）。

（五）创造力科学

1. 吉尔福特（J. P. Guilford）：美国心理学会主席演讲《创造力》，1950，载 American Psychologist。

2. 阿马比尔（Teresa Amabile）：创造力成分模型，1983〔待核：1983 年原文表述〕。
3. 斯滕伯格（Robert Sternberg）、鲁巴特（Todd Lubart）：创造力投资理论。
4. 契克森米哈赖（Mihaly Csikszentmihalyi）：创造力系统模型，1988；《创造力》，1996〔待核：原书措辞〕。心流概念〔待核：原著用语〕。
5. 坎贝尔（Donald Campbell）、西蒙顿（Dean Keith Simonton）：盲变异—选择性保留〔待核〕。
6. 孟德尔（Gregor Mendel）：豌豆杂交论文，1866（1865 年宣读，1866 年发表；1900 年前后被重新发现）。

（六）身体归属与幻肢

1. Botvinick, M., & Cohen, J.：橡胶手错觉，1998，Nature 391: 756（同步刷触起错觉，不同步则错觉减弱，为该文基本结果）。
2. 阿梅尔（Armel）、拉马钱德兰（V. S. Ramachandran）：橡胶手受威胁时的皮肤电反应，2003，Proc. R. Soc. B〔待核：读数〕。
3. 察基里斯（Tsakiris）、哈格德（Haggard）：橡胶手错觉的姿势与形状条件，2005，J. Exp. Psychol.: HPP〔待核：读数〕。
4. 拉马钱德兰、罗杰斯-拉马钱德兰：镜像箱疗法，1996 年前后〔待核：期刊〕。
5. 米切尔（S. W. Mitchell）：幻肢的早期系统描述〔待核〕。
6. 海伦·凯勒（Helen Keller）：《我的生活》（The Story of My Life），1903。

（七）发展心理

1. Tronick, E., et al.：静止脸实验，1978（据第 349 号转述）。

2. Tronick, E., & Cohn, J.：母婴互动的同步与修复，1989，Child Development 60: 85—92〔待核：编码细节与数字〕。

3. Wimmer, H., & Perner, J.：错误信念任务，1983，Cognition 13；Baron-Cohen, S., Leslie, A., & Frith, U.：布偶版，1985，Cognition 21。

4. Kuhl, P., Tsao, F.-M., & Liu, H.-M.：婴儿语音学习与真人互动，2003，PNAS 100: 9096—9101（仅据第 316 号转述，本书未见原文）〔待核〕。

5. 镜像自我识别（点红测试）的来历：盖洛普 1970、阿姆斯特丹 1972、刘易斯与布鲁克斯-冈恩 1979（据第 349 号转述）。

6. 奈瑟：几种自我知识的区分，其中最早一种为“生态自我”，1988。

7. 罗沙（Philippe Rochat）等：新生儿对“别人碰”与“自己碰”脸颊的不同反应（据第 349 号转述）〔待核：原文篇目、年份与台阶划分〕（第 35 章）。

8. 豪与卡里奇：婴儿期遗忘的解释，1993（据第 349 号转述）。

9. 凯勒等：喀麦隆恩索族儿童的点红测试；布罗施等，2011：肯尼亚、斐济等地的研究（据第 349 号转述）〔待核：跨文化重复的具体研究〕。

（八）计量与标准

1. 国际千克原器：1889 年起作为千克的标准；2019 年 5 月起改由普朗克常数定义；米的定义：1983 年起改为光在真空中一段固定时间内走过的距离。

（九）知觉可供性与发展起点

1. 吉布森（J. J. Gibson）：《视知觉的生态学方法》，1979。

2. Warren, W. H., Jr.：Perceiving affordances: Visual guidance of stair climbing，1984，J. Exp. Psychol.: HPP 10: 683—703（临界踏高约为腿长的 0.88，据通行介绍，未见原文）。

3. 皮亚杰（Jean Piaget）：《儿童现实的建构》（英译 1954）。

4. Baillargeon, R., Spelke, E., & Wasserman, S.：五个月婴儿的客体永久性，1985，Cognition 20: 191—208；Spelke 等：核心知识，1992，Psychological Review 99（页码未核）。
5. 杜威（John Dewey）、本特利（Arthur Bentley）：《认知与所知》，1949。

（十）人工智能、组织与教育研究

1. Brynjolfsson, E., Li, D., & Raymond, L.：《工作中的生成式 AI》，2023，NBER w31161：客服 5179 人，平均效率约 +14%，新手约 +34%，资深者影响很小（已核摘要）。
2. Noy, S., & Zhang, W.：生成式 AI 的生产率效应，2023，Science：453 名受过大学教育的职业人，用时约 −40%，质量约 +18%，人与人之间的差距缩小（已核摘要；卷页未核）。
3. METR：Measuring the Impact of Early-2025 AI on Experienced Open-Source Developer Productivity，2025，arXiv 2507.09089：16 名开发者、246 项任务，随机允许或禁止 AI，允许时完成时间反而增加约 19%（已核摘要）。
4. Chiang, W.-L. 等：Chatbot Arena: An Open Platform for Evaluating LLMs by Human Preference，2024，arXiv 2403.04132：二十四万余票，众包投票与专家评分“高度一致”（摘要所称）；与各基准的相关系数未核。
5. Elish, M. C.：Moral Crumple Zones: Cautionary Tales in Human-Robot Interaction，2019，Engaging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5（篇名已核）。
6. Matthias, A.：The responsibility gap，2004，Ethic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6〔待核：页码〕。

7. Parasuraman, R., & Manzey, D.：Complacency and Bias in Human Use of Automation: An Attentional Integration，2010，Human Factors 52（篇名已核）。

8. Reason, J.：“瑞士奶酪”事故模型（1990 年代著作）〔待核：具体著作与页码〕。

9. 波兰尼（Michael Polanyi）：《默会维度》（The Tacit Dimension），1966。

10. 教育研究：EEF Teaching and Learning Toolkit “Setting or streaming”（平均 0 个月进步，对低成就学生有小的负效应，证据强度很有限，已核页面）；Slavin, R. E.，1990，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60(3): 471—499（能力分组综述）。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基础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小学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指南（2025 年版）》，2025 年 5 月：小学阶段禁止学生独自使用开放式内容生成功能，禁止直接复制 AI 生成内容作为作业或考试答案（据中国新闻网 2025-05-12 报道核）。

12. Bastani, H. 等：生成式 AI 在高中数学课上的随机试验（直接给答案的一组练习成绩高、撤掉后考试反差；只给提示的一组无明显亏损），2025，PNAS〔待核：篇名、卷期与具体数字〕（第 72 章）。

13. Kristof-Brown, A. L., Zimmerman, R. D., & Johnson, E. C.：个人与岗位、个人与组织匹配的元分析，2005，Personnel Psychology 58〔待核：页码；正文只述大意〕（第 90 章）。

14. Schmidt, F. L., & Hunter, J. E.：人员选拔方法预测效度的综述（工作样本测验、结构化面试等），1998，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4〔待核：页码〕（第 94 章）。

15. Mitchell, K. E., Levin, A. S., & Krumboltz, J. D.：计划性偶然（Planned Happenstance），1999，Journal of Counseling & Development 77〔待核：页码〕（第 95 章）。

（十一）交互论近邻（第 109 章）

1. 班杜拉（Albert Bandura）：《交互决定论中的自我系统》（“The Self System in Reciprocal Determinism”），载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78〔待核：页码〕。
2. 班杜拉：《思想与行动的社会基础：社会认知理论》（Social Foundations of Thought and Action），1986。
3. 巴拉德（Karen Barad）：《在半途与宇宙相遇》（Meeting the Universe Halfway），2007。
4. 克龙巴赫（Lee J. Cronbach）、格莱瑟（G. C. Gleser）、南达（H. Nanda）、拉贾拉特南（N. Rajaratnam）：《行为测量的可靠性：概化理论》（The Dependability of Behavioral Measurements），1972。
5. Mueller, C. M., & Dweck, C. S.: Praise for Intelligence Can Undermine Children's Motivation and Performance, 1998,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待核：卷期页码〕。
6. 凯利（Harold H. Kelley）：《社会心理学中的归因理论》（“Attribution Theory in Social Psychology”），载 Nebraska Symposium on Motivation, 1967〔待核：卷期页码〕。
7. 克龙巴赫（Lee J. Cronbach）、斯诺（Richard E. Snow）：《能力与教学方法：交互研究手册》（Aptitudes and Instructional Methods），1977。
8. 马格努森（David Magnusson）、恩德勒（Norman S. Endler）编：《十字路口的人格：互动心理学的当前问题》（Personality at the Crossroads），1977。